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左传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上册】

中華書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译注

左传 上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传/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10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08833-5

Ⅰ.左… Ⅱ.①郭…②程…③李… Ⅲ.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编年体②《左传》-译文③《左传》-注释 Ⅳ.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0428号

书　　名	左　传(全三册)
译 注 者	郭　丹　程小青　李彬源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7¼　字数1100千字
印　　刷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833-5
定　　价	156.00元

前 言

中国史学的发轫期，根据现存的文献，当在西周、春秋时期。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仅是传说，是否史籍，真伪难辨。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才有完整的史书，如周王朝有《周书》《周志》，郑国有《郑志》《郑书》，楚国有《楚书》《杌梼》，晋国有《乘》。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篇引）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只是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亡佚，其体制与内容，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了。流传至今的，只有《尚书》、《春秋》等少数几部史书。

《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记事的史书为《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订。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最早的私家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就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按照这十二公的次序来记载历史大事，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春秋》的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作为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著作，《春秋》的首要特点是有了明

确的时间顺序。作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按时序将历史事件排列起来,有所取舍,有详有略。这一点,比之《尚书》是一大进步。《尚书》没有时序,为后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带来许多不便。《春秋》编年的记史方法,不但是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观的发展与进步。《春秋》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依据,客观上也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这是史学观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记事"谨严"。(韩愈《进学解》说:"《春秋》谨严。")所谓"谨严",指的是遣词用字一丝不苟。这个风格,源自于《春秋》的"书法"。举例来说,《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左传》中有一段解释《经》文的话: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为共叔段与兄争国,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经》文不称之为"弟段"。郑庄公与叔段之战,宛如两国之君交战,郑庄公打败了对方,所以说"克"。《经》文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意在讥讽郑庄公有失教弟之责,有意养成其恶。叔段败后逃亡共地,《经》文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公也有罪,史家又难以下笔,为尊者讳,所以不说"出奔"。可见《春秋》的用语是非常谨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要以一字之褒贬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因此特别重视遣词造句。这与孔子著《春秋》的目的是相统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通过历史事件尤其是人事的记载,达到"劝"与"惩"的目的,自古以

来就有这个传统。《春秋》中的“书法”，在孔子以前的史官中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只是到了孔子依鲁史记修《春秋》，把这种手法加以系统化和模式化，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惩恶劝善”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以至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春秋》谨严的特点，其弊在于记事过于简略。《春秋》所记之事，少者一事仅一字，最多者也不过四十余字。如此简略的记载，只类似于今天的标题新闻。作为一部史书，它无法使人们了解历史运动的全过程，更无法使人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乃是春秋初年发生于郑国的一件大事，但《春秋》隐公元年仅以上述六字记之。这样简略的记载，读者不但对于郑庄公兄弟阋墙、母子构怨的经过无法了解，更无从知道春秋初年的小霸郑庄公在暴兴于诸侯之前为巩固君位、肃清内部障碍而消灭共叔段势力所起的历史作用。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六经”之中，《春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孔子作《春秋》并非单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目的在于匡救时弊，惩恶劝善。但是，《春秋》经文隐晦难晓，又蕴含褒贬，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儒家经典，到了东汉前期，“经”的范围已经扩大，连解“经”的“传”、“记”、“诂”等也引进“经”内，上升到“经”的地位。“三传”也成为经书。唐代正定“五经”，实际上包含了“九经”，就是《易》、《书》、《诗》、三《礼》和三《传》。宋代以后，“十三经”这一套儒家经典著作基本形成，《左传》成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著作。

在西汉的今古文经学的分野之中，《左传》属于古文经学，《公羊传》、《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左传》进行的，特别是刘歆是否伪造《左传》之争。这一论争，不但在汉代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桩公案一直延续到清末。尽管如此，经

过汉代刘歆、贾逵、服虔、郑玄以及晋代杜预等学者的弘扬推崇，《左传》在“十三经”中已越来越被重视了。

关于《左传》，有几个问题需要谈谈。

一、《左传》书名

《左传》，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恐怕是有关《左传》的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也称为“左氏春秋”。又因为《左传》为秦火前遗书，所以又有“《春秋》古文”之称。《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春秋》古文”即指《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称“及（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歆传》），又称：“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又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同前引）班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时人又称为《左氏》、《左氏传》。在《汉书》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混用的情况。它如何变成《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呢？沈玉成先生认为：“经过一段时期，人们逐渐觉得《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要比《左氏春秋》准确，于是就为学人所习惯使用，简称《左传》。”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是左丘明（见前引）。班固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说：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此说并非盲目地附和史迁。大家知道，《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来自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所以向、歆父子也是持此看法的。此外，两汉至魏晋的一些大儒硕彦如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人，皆无异辞。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此后，持怀疑论者代不乏人。清代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是刘歆割裂《国语》伪造。但是，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变迁，聚散无常，加上古代转写流传印刷条件之限制，常有后人增损窜入，总会发现与原书抵牾矛盾之处。所以持怀疑论者虽然提出了一些证据，终觉文献不足征，难以使人信服。

三、《左传》的成书年代

《左传》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中前期。关于《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在春秋末期，有的认为应在战国中期，两说皆自古延续至今。实际上先秦史书与诸子著作一样，有一个口头传诵的授受过程。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把一部近二十万字、包融各诸侯国史实和史料的巨著划定于一个短时期内甚至若干年内编撰而成，是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的。有的学者认为，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

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而且《左传》的口头传诵，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授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和其中一些文字上的战国文风，也是在传授过程中加入的。这种看法，不妨可作为我们了解《左传》成书的时间和过程的参考。

四、《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即《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古者释经为之"传"。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左传》是解经之作。东汉刘歆、陈元、韩歆、贾逵、郑众等古文经学家也都认定《左传》为解经之作。但是西汉末今文学家出于政治功利上和争立博士官的需要，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此后，传经与否的争论，久讼未决。虽然桓谭、杜预、孔颖达以及近代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坚持传《经》之说。但是自两汉直至现当代，认定《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不存在互相依附关系的学者仍然大有人在。对于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本来不足为怪，也不必作出强制性的统一。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时提出的意见，颇值得我们重视。

杨伯峻先生指出：《左传》解释《春秋》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引《春秋》原文作说明，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句，《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二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如鲁隐公被杀，《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却详细记载了隐公被杀的经过。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订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四是《左传》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成一传。五是《春秋》不载的，《左传》也加以补充记载，等等(《春秋左传注前言》)。杨伯峻是主张《左传》解经说的，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他立论的根据。由此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左传》与《春秋》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与内在的关系。可以说，《左传》与

《春秋》的确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取折中之说,认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编成的编年史。

其实,《左传》解经与否只是经学史上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之间的分歧,如果偏离了《春秋》与《左传》作为历史著作本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纠缠不休,意义并不大。《春秋经》作为编年史,只是略具雏形的开端,还未能建立起编年史的健全的体制;而《左传》在历史编纂学上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左传》的特色:

> 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限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类,亦采集不遗。故能写出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这说明《左传》作者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所以,钱穆先生说:"《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

五、《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又《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观《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于是后人有认为《左传》与《国语》同为左丘明所作,且都为解释《春秋》的。《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大概即本之于司马迁。《左传》与《国语》又有"《春秋》内传、外传"之说。《汉书·律历志下》有"《春秋外传》曰:……"是为以《国语》为《春秋》外传之始。王充《论衡》也认为《国语》为"左氏之外传"。至韦昭作《国语》解序,以《左传》为"内

传”,《国语》为“外传”,又是本之于班、王二说。后世更有人发挥说,《国语》是左丘明作《春秋传》的稿本,“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巽岩李氏说)。所以,《国语》长期被目录学家列入“经部春秋类”中,以“准经典”的身份流传后世。

之所以称《左》《国》为内外传,除了上述的原因,还因为二书中之史事有很多相同之处。《国语》记史时间始于西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约前967—前453),在时间上与《左传》大体相同,而且有许多历史事件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国语》。因此后人疑《左》《国》本为同一书。到了晚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更认为《左传》《国语》本为一书,后经刘歆割裂《国语》,乃一分为二。

驳《左》《国》非一人所作,自晋代傅玄开始,至唐、宋以迄清代、近代,皆有说者。如隋代刘炫,唐代柳宗元,宋代叶梦得、陈振孙,清代崔述等,皆有论述。这里且以崔述之论为代表。崔述《洙泗考信录》论“《国语》非左氏作”云:

> 《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献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辞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

崔述从事辞之风格、材料之来源及体裁之差异来论述《左》《国》作者非同一人,识见实为精邃。

崔述比较《左》《国》二书之差异,不但可以说明二书非一人所作,也可以说明二书本非同一书之分化。对于后一个问题,近代有许多学者已有详细论述。如杨向奎先生《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一文从《左》《国》体裁的差异，记事的分歧，以及在先秦典籍中名称的不同，证明二者不是同一书的分化。嗣后，孙次舟先生发表《〈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之文，从刘向、歆父子校书的实际情况以及《左》《国》内容的比较，否定《左传》为刘歆割裂《国语》而成。刘节先生的《〈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一文，则认为《左传》《国语》乃共同依据一种原始史料，然后按不同的目的加以改编，《国语》注重保存掌故制度，而《左传》注意政治和战争方面的史事，再次反驳割裂说。

争论虽然存在，但关于《左传》《国语》的关系，较多的研究者对比后的看法是：《左传》《国语》是在战国时就已存在的两部书，它们都参考过相同的原始史料，但各自独立成书。《左传》晚于《国语》，《左传》可能参考了《国语》中的史料，甚至改编了《国语》中的某些记载，但《左传》并不是割裂《国语》而成的。

在《春秋》三传之中，《公羊传》和《穀梁传》是以义理解说《春秋》的，而《左传》则是以史料阐述《春秋》的，所以《左传》又是一部历史著作。《左传》自成书之后，便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历史著作，《春秋》的记事过于简洁，许多事件只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事与事之间只是机械地按年、月、日编排，很难从中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具体内容。《左传》则不同。《左传》的记事内容、取材范围和描写的社会面都要比《春秋》丰富和广阔得多。它博采旧文简册，以及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的历史面貌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左传》一书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如以"爱民"为内容的民本思想，以反抗强暴、爱护国家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对那个时期为国家和历史的进步作过贡献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对暴君佞臣的恶品邪行进行了批判。而且《左传》对于后代历史著作体裁体例的形成，也具有开创之功。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左传》可以说是"集古史之大成，留给后人以无尽的宝藏"。《左传》对后代的史学影响是巨大的，司马迁

作《史记》,有关春秋时代的历史,就大量采用《左传》的内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与《左传》也不无关系。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无不从《左传》中吸取营养。

《左传》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朱自清先生说:"《左传》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章叙述完整,文笔严密,创造了许多精彩的篇章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左传》善于描写人物,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得生动细致,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创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春秋五霸、子产、叔向、楚灵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左传》善于用委曲尽致、谨严而分明的笔调来叙述战争,把复杂的战争描绘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左传》的应对辞令之美,又是它的一大特色。《左传》的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有力,许多记述辞令的篇章,成为脍炙人口的佳构。正因为如此,《左传》成为先秦时期最优秀的叙事散文著作。后代的古文家取法先秦,多模仿《左传》。所以,《左传》对于后代叙事散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师从刘方元、刘世南二位先生攻读研究生,得到二位业师的悉心指导。特别是师从刘世南先生研读《春秋左传》,毕业论文就以《左传》为选题。此后,在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一直没离开过《春秋》和《左传》。并由此扩大到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先后出版过《春秋左传直解》、《左传国策研究》、《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等书。今天,在《春秋左传直解》的基础上再做《左传》的全本全注全译,感慨良多。一是刘方元先生在前年以94岁的高龄离我们而去。刘世南先生也已90岁高龄,值得欣慰的是世南师身体依然康健,且每天仍然看书写作不辍。笔者时有疑难,仍可向世南师请益。二是对于《春秋左传》,还有许多疑难没有弄清楚,也还有许多可以做的课题,可惜总是力不从心而望洋兴叹!

本书以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原文为底本，参考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有的原文依杨注亦有所校正。此外，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辞典》、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和《春秋左传学史稿》等书，亦为作者所参考和引用。全书由笔者和博士生程小青、李彬源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李彬源：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成公部分；

郭丹：僖公、文公、宣公部分；

程小青：襄公、昭公、定公、哀公部分。

最后由笔者审定全书。博士生林小云、尹雪华也参与了前期工作。

限于我们的学力和水平，本书的谬误与疏漏一定不少，敬祈专家读者不吝批评赐教。

郭　丹

2012年4月10日于福州适斋

总　目

上册目录 …………………………………… 1—5

前言 …………………………………… 1—11

隐公 …………………………………… 1—95

桓公 …………………………………… 96—185

庄公 …………………………………… 186—291

闵公 …………………………………… 292—315

僖公 …………………………………… 316—569

文公 …………………………………… 570—720

中册目录 …………………………………… 1—3

宣公 …………………………………… 721—864

成公 …………………………………… 865—1054

襄公 …………………………………… 1055—1534

下册目录 …………………………………… 1—4

昭公 …………………………………… 1535—2081

定公 …………………………………… 2082—2213

哀公 …………………………………… 2214—2426

左传上

上册目录

前言 …… 1

隐公 …… 1

元年 …… 3

二年 …… 20

三年 …… 24

四年 …… 35

五年 …… 42

六年 …… 52

七年 …… 58

八年 …… 63

九年 …… 71

十年 …… 76

十一年 …… 81

桓公 …… 96

元年 …… 96

二年 …… 99

三年 …… 113

四年 …… 118

五年 …… 120
六年 …… 127
七年 …… 139
八年 …… 141
九年 …… 145
十年 …… 148
十一年 …… 152
十二年 …… 157
十三年 …… 161
十四年 …… 165
十五年 …… 168
十六年 …… 172
十七年 …… 175
十八年 …… 181
庄公 …… 186
元年 …… 186
二年 …… 189
三年 …… 190
四年 …… 193
五年 …… 196
六年 …… 197
七年 …… 201
八年 …… 203
九年 …… 209
十年 …… 212
十一年 …… 218
十二年 …… 221

十三年 …… 224
十四年 …… 226
十五年 …… 232
十六年 …… 233
十七年 …… 237
十八年 …… 238
十九年 …… 242
二十年 …… 245
二十一年 …… 247
二十二年 …… 250
二十三年 …… 257
二十四年 …… 260
二十五年 …… 264
二十六年 …… 266
二十七年 …… 268
二十八年 …… 272
二十九年 …… 278
三十年 …… 281
三十一年 …… 284
三十二年 …… 285
闵公 …… 292
元年 …… 292
二年 …… 300
僖公 …… 316
元年 …… 316
二年 …… 321
三年 …… 326

四年 …………………………………… 329
五年 …………………………………… 339
六年 …………………………………… 351
七年 …………………………………… 355
八年 …………………………………… 361
九年 …………………………………… 365
十年 …………………………………… 375
十一年 …………………………………… 380
十二年 …………………………………… 383
十三年 …………………………………… 387
十四年 …………………………………… 390
十五年 …………………………………… 393
十六年 …………………………………… 414
十七年 …………………………………… 418
十八年 …………………………………… 423
十九年 …………………………………… 427
二十年 …………………………………… 432
二十一年 …………………………………… 435
二十二年 …………………………………… 440
二十三年 …………………………………… 449
二十四年 …………………………………… 463
二十五年 …………………………………… 483
二十六年 …………………………………… 492
二十七年 …………………………………… 499
二十八年 …………………………………… 506
二十九年 …………………………………… 535
三十年 …………………………………… 538

三十一年 …………………………………… 545

三十二年 …………………………………… 549

三十三年 …………………………………… 553

文公 …………………………………… 570

元年 …………………………………… 570

二年 …………………………………… 580

三年 …………………………………… 591

四年 …………………………………… 597

五年 …………………………………… 603

六年 …………………………………… 607

七年 …………………………………… 618

八年 …………………………………… 631

九年 …………………………………… 636

十年 …………………………………… 641

十一年 …………………………………… 647

十二年 …………………………………… 651

十三年 …………………………………… 660

十四年 …………………………………… 667

十五年 …………………………………… 678

十六年 …………………………………… 688

十七年 …………………………………… 698

十八年 …………………………………… 706

隐公

【题解】

隐公名息姑，鲁惠公庶子，为声子所生。前 723 年鲁惠公死，惠公正妻仲子所生之子桓公年少，前 722 年遂由隐公摄政，在位十一年，前 712 年被羽父所杀。

鲁国乃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姬姓，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后代，建都于曲阜(今山东曲阜)。相传孔子以鲁国旧史为依据修订《春秋》，按鲁君在位年代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现在通行的《春秋左传》所附的《春秋》经文记至哀公十六年(前 479)。《左传》纪事，仍然依照《春秋》的编年次序，只是下限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末又附鲁悼公四年(前 463)至鲁悼公十四年(前 453)韩、魏灭智伯之事。

《隐公》共记十一年之事，主要记载了春秋初年郑庄公强盛郑国并与周王朝的矛盾斗争。

【传】

惠公元妃孟子①。孟子卒，继室以声子②，生隐公。

宋武公生仲子③。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④。生桓公而惠公薨⑤，是以隐公立而奉之⑥。

【注释】

①惠公:《史记·鲁世家》谓其名为弗湟,《索隐》引《世本》作“弗皇”,又引《年表》作“弗生”,隐公与桓公之父。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卒。元妃:诸侯原配正夫人。孟子:宋国国君之女。春秋时代,诸侯之女生下三月才起名。出嫁之后,便不再称名,其称谓,或由排行与母家姓组成,如“孟子”,孟是排行,即老大(孟、仲、叔、季),宋国子姓,所以称“孟子”;或以本国国名冠于姓上,如齐姜;或以丈夫国名冠于姓上,如秦嬴;或以丈夫的谥号冠于姓上,如庄姜;或以夫家之氏冠于母家之姓上,如栾祁;或另加谥号于姓上,如声子、厉妫等。周王之女则称为王姬。

②继室:续娶。《左传》凡四用“继室”,皆作动词,续娶之意。声子:孟子的妹妹。《史记·鲁世家》谓声子为贱妾,本书哀公二十四年《传》云:“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似鲁未曾以妾为妻者,则声子不能视为正室夫人。

③宋武公:名司空。宋,国名,子姓,成汤的后裔。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叛乱,为周公所败,改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为宋公,都城在今河南商丘。仲子:人名。是以排行加母家姓组成。

④“仲子生”至“归于我”:文,字。手,手掌。归,古代妇女出嫁称归。我,指鲁国。孔颖达《疏》云:“《石经》古文‘虞’作‘[illegible]’,‘鲁’作‘衣’,手文容或似之。”据孔说,不以其手掌真有文字为可信,大约手纹似“鲁夫人”三字或似“虞”字,当时人或后世人因而附会之。宋仲子之嫁于鲁,盖附会其手纹似“鲁夫人”三字。

⑤薨(hōng):诸侯死称为薨。

⑥隐公立而奉之:指隐公摄政但仍奉戴桓公为君。之,此指鲁桓公。摄位称公亦犹周公摄位称王,固周礼也。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

【译文】

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孟子。孟子死后，惠公续娶了声子，生了隐公。

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生下来就有字在手掌上，说“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到鲁国。生了桓公不久鲁惠公就死了，因此隐公摄政而奉戴桓公。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①。

1.2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②。

1.3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③。

1.4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④。

1.5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⑤。

1.6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⑥。

1.7　公子益师卒⑦。

【注释】

①元年：古代帝王或国君即位之年称为元年。鲁隐公元年，当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元年例》自注云：“《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世经》有‘周公摄政五年’之文，则摄位得纪年，自系古文说，天子与诸侯一也。”春：《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标明。周历以建子之月（今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并以正月为春。但《春秋》之四时并不合于实际时令。周之春皆今之冬。《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夏以建寅之月（今农历正月）为正月，

则其春正今之春，考之以《诗经》，民间之四时皆夏时。王正(zhēng)月：鲁国用周历，因此称周王正月。王，指周天子。

②邾(zōu)：《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国名，曹姓，在今山东邹城一带，后为楚所灭。仪父(fǔ)：邾国国君的字，名克。盟：盟法，先凿地为坎(即穴、洞)，以牛、羊或马为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盛在盘中，取其血，盛在敦中。读盟约告神，然后参加盟会者一一微饮血，古人谓之"歃血"。歃血毕，把盟约正本放于牲上掩埋，副本则参与盟会者各持归藏。蔑：鲁地名，即姑蔑，在今山东泗水东。

③郑伯克段于鄢(yān)：郑庄公在鄢打败了共叔段。本年《传》详载此事。郑伯，指郑庄公。郑，诸侯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初在今陕西华县东北，郑武公时迁至今河南新郑，后为韩所灭。克，战胜。段，共叔段，郑庄公同母弟。鄢，旧国名，妘(yún)姓，在今河南鄢陵北偏西，为郑武公所灭。

④天王：周天子，指周平王。使：派遣。宰：官名。咺(xuān)：人名。归(kuì)：通"馈"，赠送。赗(fèng)：助丧用的车马束帛等财物。

⑤及宋人盟于宿：此谓鲁与宋人盟于宿。"及"上省"鲁"字。与盟者未书姓名。杨伯峻曰："春秋初期，外大夫盟会侵伐，皆不书名。庄公二十二年《经》云'及齐高傒盟于防'，此盟会外卿书名之始；文公八年《经》云'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此盟会内外大夫书名之始。"宿，国名，风姓，在今山东东平东南。

⑥祭(zhài)伯：周王卿士之一，祭为其食邑，在今河南郑州祭城镇。伯，指排行第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爵位。

⑦公子益师：鲁孝公之子，字众父。后为众氏，为众仲的祖先。公子，诸侯之子称公子。卒，大夫死称为卒。

【译文】

鲁隐公元年春周历正月。

三月，鲁隐公与邾国国君仪父在蔑地会盟。

夏五月，郑庄公在鄢打败了共叔段。

秋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来馈送鲁惠公、仲子的丧礼。

九月，鲁国和宋人在宿会盟。

冬十二月，祭伯来鲁国。

公子益师去世。

【传】

1.1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①。

【注释】

①不书即位，摄也：依《春秋》书法，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隐公因为是摄政，所以不书“即位”。书，记载。即位，开始做帝王或诸侯。摄，代理。

【译文】

元年春周历正月。《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因为他只是代理国政。

1.2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①。未王命，故不书爵②。曰“仪父”，贵之也③。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注释】

①子：周朝第四等爵位。周王朝将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

五等,在王廷为卿大夫,在诸侯国为国君。但考之《经》例,凡小国,或文化落后,或在偏远之地,所谓蛮、夷、戎、狄者,皆称其君为子。

②未王命,故不书爵:此是释《经》语。庄十六年《经》既书"邾子克卒",子是爵;而此不云邾子,左氏以为此时尚未得王命。杜预《春秋左传注》以为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爵,爵位。

③曰"仪父",贵之也:贵,尊重。杜预以为邾子克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

【译文】

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由于邾子还没有正式受周王室册封,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隐公代行国政而想要和邾国友好,所以在蔑地举行了盟会。

1.3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①]。不书,非公命也[②]。

【注释】

①费(bì)伯:鲁大夫,食邑在费。费,鲁地名,在今山东鱼台西南。帅,率领。师:军队。城:筑城。郎:鲁地名,在今山东鱼台东北。

②不书,非公命也:不书,指《经》不记载。《传》记此事,是由于城郎意出费伯本人,非奉隐公之命。

【译文】

夏季四月,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春秋》没有记载,这是因为不是奉鲁隐公的命令。

1.14 初,郑武公娶于申[①],曰武姜[②],生庄公及共叔段[③]。

庄公寤生[4]，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5]。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6]，公弗许。

【注释】

①郑武公：姬姓，名掘突。《经》称郑“伯”，《传》称“公”，是因为不分公、侯、伯、子、男，诸侯可通称“公”。申：申国，姜姓，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后为楚所灭。

②武姜：武公妻。武是武公之谥，姜为本人之姓。

③共(gōng)叔段：郑庄公弟，名段；兄弟间年岁小，故称“叔段”。段后出奔共地，故称“共叔段”。共，本为国名，在今河南辉县。

④寤(wù)生：难产。寤，通“牾”，指胎儿出生时脚先出来。这样出生的孩子一般会难产。

⑤恶(wù)：厌恶。之：此指郑庄公。

⑥亟(qì)：屡次。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后被称为武姜。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是难产生的，使姜氏受了惊吓，所以取名为“寤生”，姜氏因此讨厌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她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答应。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1]。公曰：“制，岩邑也[2]，虢叔死焉[3]。佗邑唯命[4]。”请京[5]，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6]。

【注释】

①制：地名，又名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

②岩邑：险要的城邑。

③虢(guó)叔死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云:"郑桓公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盖虢叔之死亦在此年。虢,有东虢和西虢,此指东虢,韦昭以东虢为虢仲所封,则虢叔乃虢仲之后。

④佗:同"他"。唯命:唯命是从。

⑤京:地名,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南。

⑥谓之京城大叔:大,同"太"。《郑世家》云:"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杨伯峻曰:"顾颉刚谓古人用'太'字,本指其位列之在前,叔段之称太叔以其为郑庄公之第一个弟弟也。"

【译文】

到了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这个地方作为封地。庄公说:"制,可是个险要的地方,虢叔就死在那里。其他的地方任他挑选吧。"姜氏就替他请求京地,并让共叔段住在那里,大家都称他"京城太叔"。

祭仲曰[①]:"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②]。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③];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④],非制也,君将不堪[⑤]。"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⑥]?"对曰:"姜氏何厌之有[⑦]?不如早为之所[⑧],无使滋蔓[⑨]。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⑩],子姑待之。"

【注释】

①祭(zhài)仲:郑国大夫。祭为其食邑,即今河南中牟之祭亭,与祭伯之祭在郑州者为两地。

②都,城过百雉(zhì),国之害也:都,都邑。古之城邑皆可谓都。城,指城墙。过,超过。雉,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古

制侯伯之城方五里，计每面长九百丈，即三百雉。据后文大都不过其三分之一，故不能过百雉。

③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国，国都。参，通“三”。

④不度：不合法度。

⑤不堪：受不了。

⑥辟：逃避。

⑦何厌之有：有何厌。厌，满足。

⑧早为之所：犹言及早处置。所，处所，地方。

⑨滋蔓：滋生蔓延。比喻大叔段地益广，势益大。

⑩毙：倒仆，跌跤，此指失败。

【译文】

祭仲对庄公说：“都城的城墙周围超过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危害。先王的制度：大的都城，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的城墙，不符合规定，不是祖制所允许的，国君将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又哪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什么时候会满足啊？不如早点处置他，免得其贪欲蔓延滋长。一旦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除掉，何况是国君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之事，必定要失败。且等着瞧吧。”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①。公子吕曰②：“国不堪贰③，君将若之何④？欲与大叔⑤，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⑥，将自及⑦。”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⑧，至于廪延⑨。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⑩。”公曰：“不义不暱⑪，厚将崩⑫。”

【注释】

①既而：不久。鄙：边境之邑。贰：两属。

②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

③不堪贰：不能容忍两面听命的情况。

④若之何：怎么办。

⑤与(yǔ)：给予，指把君位让给太叔。

⑥无庸：不用，用不着。

⑦自及：自己遭祸。

⑧贰：指上述两属之邑，即西鄙、北鄙。《左传》凡数字皆用“二”，不用“贰”；“携贰”、“陪贰”之“贰”字皆用“贰”，不用“二”，分别极为明显。

⑨廪(lǐn)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

⑩厚：势力雄厚。得众：得民心。

⑪不义不暱(nì)：不义则不昵。“昵”依《说文》当作“䵒”，粘连之义。犹今言不义则不能团结其众。不义，不义于君。

⑫崩：崩溃。

【译文】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既听庄公的命令，又听自己的命令。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情况，您打算怎么办？您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事奉他；如果不给，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食其果的。”太叔又收取原来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廪延地方。子封说：“可以动手了，他势力一大将会争得民心。”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号召人，势力虽大，反而会崩溃。”

大叔完、聚①，缮甲、兵②，具卒、乘③，将袭郑④，夫人将启之⑤。公闻其期⑥，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⑦。

京叛大叔段[8]。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9]，大叔出奔共。

【注释】

①完：修缮城郭。聚：收集粮草。

②缮：修补。甲、兵：指武器。

③具：备足。卒、乘：指战士。步兵曰卒，车兵曰乘。

④袭：行军不用钟鼓，今言偷袭。

⑤启：开启城门。

⑥期：袭郑的时间。

⑦车二百乘：杨伯峻曰："春秋时多以车战，车一辆谓之一乘。杜预本《司马法》，谓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但《司马法》为战国时书，未必合于春秋制度。以《左传》考之，闵二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兵三千人以戍曹，是一车用甲士十人。僖二十八年，晋文公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一车徒兵亦十人。"

⑧京：此指京邑人。

⑨五月辛丑：五月二十三日。

【译文】

太叔修理城郭，储备粮草，补充武器装备，充实步兵车兵，准备袭击郑国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了！"就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进攻京城。京城的人叛离太叔。太叔逃到鄢地，庄公又赶到鄢地进攻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国。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1]；如二君，故

曰克[2]；称郑伯，讥失教也[3]；谓之郑志[4]。不言出奔，难之也[5]。

【注释】

①段不弟，故不言弟：指叔段不守弟道，所以《春秋》不称他为庄公之弟。不弟，不像兄弟，不守弟道。

②如二君，故曰克：指叔段与庄公的对立，如同两个国君。庄公取胜，所以说“克”。

③称郑伯，讥失教也：指兄于弟本有教诲之责，而庄公于叔段不加教诲，养成其恶，故书其爵以示讥。

④郑志：郑庄公的意志。这里指阴谋。此言郑庄公本意即养成叔段之罪而诛之，书法是探其本心而言。

⑤不言出奔，难之也：“出奔”是有罪之辞。叔段出奔共国，有罪，庄公有意养成叔段之罪，也有罪，若书“出奔”则是专罪叔段，故不说“出奔”。这是史官下笔为难之处。按，本段是说明《经》文何以这样记述，即所谓的“春秋笔法”。

【译文】

《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鄢。”太叔所作所为不像兄弟，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争，好像两个国君打仗一样，所以用个“克”字；把庄公称为“郑伯”是讥刺他没有尽教诲之责；《春秋》这样记载就表明了庄公的本来的意思。不说“出奔”，是因为史官下笔有困难。

遂置姜氏于城颍[1]，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2]。”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3]，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4]。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5]，请以遗之[6]。”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7]！”

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⑧]？"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⑨]？若阙地及泉[⑩]，隧而相见[⑪]，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⑫]："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⑬]！"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⑭]！"遂为母子如初。

【注释】

①城颍(yǐng)：地名。在今河南临颍。

②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两句犹言不死不相见。黄泉，地下之泉。

③颍考叔：郑大夫。颍，颍谷，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封人：管理、镇守边疆的地方官。

④食舍肉：颍考叔吃肉时留下肉不吃。舍，置，谓食肉时将肉另置一边。

⑤羹(gēng)：肉汁，此指上文所舍之肉，盖熟肉必有汁，故有汁的肉也可称羹。

⑥遗(wèi)：赠送。

⑦繄(yì)：发声词，无义，可译为"唉"等语气词。

⑧敢问何谓也：敢，谦辞。何谓，为什么这么说。按，上文既言颍考叔"闻之，有献于公"，此又问何谓，是明知故问。

⑨患：忧虑。

⑩阙：通"掘"。

⑪隧：动词，挖成地道。

⑫赋：赋诗。

⑬融融：和乐相得的样子。

⑭泄泄(yì)：和好欢乐的样子。"泄"本作"泄"，今作"泄"者，盖仍《唐石经》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

【译文】

郑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地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不久以后又后悔起来。当时颍考叔在颍谷做边疆护卫长官，听到这件事，就献给庄公一些东西。庄公赏赐他食物，在吃的时候，他把肉留下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母亲，我孝敬她的食物她都已尝过了，就是没有尝过您的肉汤，请求让我带给她吃。"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唉！我却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对他说明了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回答说："您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果挖地见到了泉水，开一条隧道在里面相见，谁又会说不对呢？"郑庄公听了颍考叔的意见。庄公进了隧道，赋诗说："在大隧中相见，多么快乐啊！"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走出大隧外，多么舒畅啊。"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和从前一样。

君子曰①："颍考叔，纯孝也②，爱其母，施及庄公③。《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④。'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君子曰："君子曰"云云，《国语》、《国策》及先秦诸子多有之，或为作者自己之议论，或为作者取他人之言论。

②纯孝：纯一专精之孝。

③施（yì）：延及，扩展到。

④孝子不匮（kuì），永锡尔类：见《诗经·大雅·既醉》。匮，竭尽。锡，赐予。类，同类的人。

【译文】

君子说："颍考叔可算是真正的孝子，爱他的母亲，扩大影响到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可以影响到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吧！"

1.5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①，且子氏未薨②，故名③。天子七月而葬④，同轨毕至⑤；诸侯五月，同盟至⑥；大夫三月，同位至⑦；士逾月⑧，外姻至⑨。赠死不及尸⑩，吊生不及哀⑪，豫凶事⑫，非礼也。

【注释】

①缓：迟。春秋时，旧君死之第二年新君始称元年，此时已是隐公元年七月，则惠公死已逾年。此时始来馈赠助丧之物，太迟缓了。

②子氏：惠公夫人，桓公之母仲子。仲子此时犹在，未死而助其丧，尤不合理。

③故名：依《春秋》体例，天子之卿大夫不宜书名，而此书“宰咺”，咺是其名，则是因天王之行事不合理故书之。

④七月：从死之月数到葬之月，一共七个月。下文“五月”、“三月”同。

⑤同轨：指诸侯。

⑥同盟至：同盟诸侯派使者参加。

⑦同位至：官位相同者参加。

⑧逾月：经二月。

⑨外姻，有婚姻关系的亲戚。按，以上解释当时的丧礼制度。

⑩尸：未葬前的尸体。

⑪哀：指人死后主人所行的哀礼。包括自始死及殡（将葬停棺）、自启（将葬举棺）及反哭（古礼，葬后返庙而哭）。也指这一段时间。

⑫豫凶事：豫，事先致礼。此指仲子未死，而赠以助丧之车马，是豫赠以凶事之物也。隐二年十二月乙卯，仲子薨，或此时已病重，周室闻之，故于赗惠公之便，而兼赗之。

【译文】

秋七月，周平王派遣宰咺来赠送鲁惠公和仲子的丧仪。惠公已经下葬，这是迟了，而仲子还没有死，所以《春秋》直接写了宰咺的名字。天子死后历七个月下葬，诸侯全部参加葬礼；诸侯历五个月下葬，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历三个月下葬，官位相同的参加葬礼；士一个月以后下葬，亲戚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没有赶上下葬，向生者吊丧没有赶上举哀的时间，人没有死而预先赠送有关丧事的东西，这都不合于礼。

1.6 八月，纪人伐夷①。夷不告，故不书②。

【注释】

①纪：诸侯国名，姜姓，故城在今山东寿光南。古器铭作“己”。近年寿光、莱阳、烟台等地皆有纪国青铜器出土，似纪国辖地甚广。夷：诸侯国名，妘姓，故城在今山东即墨西壮武故城。

②夷不告，故不书：指纪国人讨伐夷国，夷国没来报告，所以《春秋》不加记载。

【译文】

八月，纪国人讨伐夷国。夷国没有前来报告鲁国，所以《春秋》不加记载。

1.7 有蜚①。不为灾，亦不书②。

【注释】

①蜚（fěi）：即蜚盘虫，一种小飞虫，发恶臭，生于草中，会吃稻花。

②亦不书：以上两章皆无《经》有《传》，《传》并释鲁史何以“不书”。下同。

【译文】

发现蜚盘虫。没有造成灾害,《春秋》也不加记载。

1.8 惠公之季年①,败宋师于黄②。公立而求成焉③。九月,及宋人盟于宿④,始通也⑤。

【注释】

①季年:晚年,末年。

②黄:地名,宋国之邑,在今河南民权东。

③成:讲和,媾和。

④及:与。

⑤通:通好。

【译文】

鲁惠公的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鲁隐公即位,要求和宋人讲和。九月,和宋人在宿地结盟,两国开始通好。

1.9 冬十月庚申①,改葬惠公。公弗临②,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③,太子少④,葬故有阙⑤,是以改葬。

【注释】

①庚申:十四日。

②公弗临(lìn):临,到场哭吊亡者。隐公是摄位,不敢以丧主自居,故弗临。

③有宋师:即上文"败宋师于黄"之事。

④太子:指桓公。

⑤阙:不完备。

【译文】

冬十月十四日，改葬鲁惠公。隐公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吊，所以《春秋》不加记载。惠公死的时候，正好遇上和宋国打仗，太子又年幼，葬礼不完备，所以改葬。

1.10　卫侯来会葬①，不见公，亦不书。

【注释】

①卫侯：指卫桓公。卫，国名，姬姓，文王之子康叔之后，此时建都朝歌，即今河南淇县。

【译文】

卫桓公来鲁国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隐公，《春秋》也不加记载。

1.11　郑共叔之乱①，公孙滑出奔卫②。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③。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④。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⑤。不书，非公命也。

【注释】

①共叔：即共叔段。

②公孙滑：共叔段之子。

③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郑人能指挥周王之师及虢师，是因为当时郑庄公为周王卿士，西虢公又与郑庄公同仕于周王朝。以，率领。王师，周王的军队。虢师，西虢军队。虢，指西虢国，在今河南陕县。

④邾子：指邾子克。公子豫：鲁大夫。

⑤翼：邾地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译文】

郑国共叔段叛乱，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进攻郑国，占领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南部边境，同时又请求邾国出兵。邾子派人私下和公子豫商量，公子豫请求出兵援救，隐公不允许，公子豫就自己去了，和邾国、郑国在翼地会盟。《春秋》不加记载，因为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

1.12　新作南门①。不书，亦非公命也。

【注释】

①作：建造。

【译文】

新建南门，《春秋》不加记载，也由于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

1.13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译文】

十二月，祭伯来，并不是奉了周王的命令。

1.14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①，故不书日。

【注释】

①公不与(yù)小敛(liǎn)：杨伯峻曰："襄公五年《传》云'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是卿大夫之丧，入敛公临之证。"与，参加。小敛，给死者穿衣。敛，通"殓"。

【译文】

众父去世。隐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春秋》不记载死亡的日子。

二年

【经】

2.1 二年春①，公会戎于潜②。

2.2 夏五月，莒人入向③。

2.3 无骇帅师入极④。

2.4 秋八月庚辰⑤，公及戎盟于唐⑥。

2.5 九月，纪裂𦈡来逆女⑦。

2.6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⑧。

2.7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⑨。

2.8 十有二月乙卯⑩，夫人子氏薨⑪。

2.9 郑人伐卫⑫。

【注释】

①二年：鲁隐公二年当周平王五十年，前721。

②会：会见。戎：古代中原各国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春秋时，华、戎犹杂处。潜：鲁地名，在今山东济宁西南。

③莒(jǔ)：诸侯国名，己姓，时都今山东胶州，后迁莒县。入：以兵侵入他国。向：诸侯国名，姜姓，在今山东莒县南。

④无骇：鲁国司空，公子展之孙，展禽(柳下惠)之父。极：鲁之附属国，在今山东金乡南。按，极以后不再出现，可能自此后遂为鲁所有。

⑤庚辰：按今历法推算，八月无庚辰日，此记日当有误。

⑥唐：鲁地名，在今山东鱼台。

⑦纪裂𦈡(xū)来逆女:纪君娶鲁惠公女,裂𦈡为之来迎亲。纪裂𦈡,纪国大夫。逆,迎接。

⑧伯姬:鲁惠公长女。

⑨纪子帛:纪裂𦈡的字。密:莒地名,在今山东昌邑密乡。

⑩乙卯:十五日。

⑪子氏:桓公之母仲子。薨:诸侯或诸侯的夫人、母夫人死都可以叫薨。杨伯峻曰:"《春秋》记鲁公或鲁夫人之死,除隐三年'君氏卒'及哀十二年'孟子卒'等特殊情况外,皆用'薨'字;记其他诸侯之死,则用'卒'字。"

⑫伐:凡行军时有钟鼓,堂堂正正地攻打别国叫伐。

【译文】

鲁隐公二年春,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

夏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无骇领兵攻入极国。

秋八月庚辰日,隐公和戎人在唐地会盟。

九月,纪裂𦈡来我国迎亲。

冬十月,伯姬出嫁去纪国。

纪子帛、莒子在密地结盟。

十二月十五日,夫人仲子去世。

郑国人讨伐卫国。

【传】

2.1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①。戎请盟,公辞②。

【注释】

①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人与鲁惠公本有友好关系,今隐公会见戎人,是重修过去的友好关系。

②辞：不同意。

【译文】

鲁隐公二年春，鲁隐公在潜地与戎人会见，再一次加强惠公时期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隐公婉言拒绝了。

2.2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①。夏，莒人入向②，以姜氏还③。

【注释】

①向姜：向国国君之女。

②莒人入向：莒国军队攻入向国国都。入，率军深入其国都。

③还：带回。

【译文】

莒子在向国娶了妻子，向姜在莒国不安心而回到向国。夏，莒子领兵进入向国，带着向姜回国。

2.3 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①。

【注释】

①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qín fǔ)胜之：司空无骇率师侵入极国后，即行退走，而费庈父乘机灭了极国。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无骇入极，费庈父因城郎而灭极。司空，官名，掌管工程。费庈父，即元年《传》文“费伯帅师城郎”中的费伯。胜之，灭之。

【译文】

司空无骇带兵进入极国,派费庈父灭亡了极国。

2.4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译文】

戎人请求结盟。秋季,在唐地结盟,这是为了再次加强和戎人的友好关系。

2.5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1]。

【注释】

①卿为君逆:春秋时代,诸侯娶妇,必派本国之卿出境迎接。此处特点明纪裂繻是为纪君迎女,而不是为自己。

【译文】

九月,纪裂繻来迎接隐公的女儿,这是纪卿为了国君而来迎娶。

2.6 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1]。

【注释】

①鲁故:鲁国和莒国之间不和睦。

【译文】

冬,纪子帛和莒子在密地结盟,这是为了调解鲁国和莒国间的不和睦。

2.7 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1]。

【注释】

①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上年卫人为公孙滑伐郑，所以郑国伐卫，以讨伐公孙滑。

【译文】

郑国人进攻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叛乱。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①。

3.2 三月庚戌，天王崩②。

3.3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③。

3.4 秋，武氏子来求赙④。

3.5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⑤。

3.6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⑥。

3.7 癸未，葬宋穆公⑦。

【注释】

①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此为前720年2月22日之日全食，是全世界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日食记录。隐公三年，当周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己巳，初一。日食必在初一。

②三月庚戌，天王崩：庚戌，十二日。天王，此指周平王。崩，天子死叫崩。

③夏四月辛卯，君氏卒：辛卯，二十四日。君氏，隐公之母声子。

④武氏子来求赙（fù）：周平王死，周室使人来求助丧财物。按，对此古人有讥鲁不供奉王丧、讥周求赙非礼，以及周、鲁交讥三种意见。杨伯峻曰："考《周礼·宰夫》郑玄《注》云：'凡丧，始死，吊而含

襚（送死者口中所含之珠玉及所着衣），葬而赗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春秋》讥武氏子求赙。'推郑玄之意，则以为含襚赗赠是正礼，鲁已行之。赙以大量财币是加礼，鲁未如此，故使人求之，非礼。郑说可采。"武氏子，周大夫之子。赙，助丧用的金帛财物。

⑤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庚辰，十五日。宋公和，指宋穆公，名和，武公司空之子，宣公力之弟，在位九年。卒，死。凡人死皆可谓卒。又《礼记·曲礼下》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之例，鲁君死书"薨"，其他诸侯死书"卒"，似为内（本国）外（他国）之别。

⑥齐侯：此指齐僖公。齐，国名，姜姓，姜太公之后，侯爵，建都于营丘，在今山东临淄。郑伯：郑庄公。石门：齐地名，在今山东长清。

⑦癸未：十二月二十日。

【译文】

鲁隐公三年春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三月十二日，周平王去世。

夏四月二十四日，隐公母声子去世。

秋，周大夫武氏之子来求取助丧的财物。

八月十五日，宋穆公和去世。

冬十二月，齐僖公、郑庄公在石门结盟。

十二月二十日，安葬宋穆公。

【传】

3.1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①，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②。

【注释】

①壬戌：二十四日。

②赴以庚戌，故书之：周平王是壬戌日死的，而讣告上说是庚戌日，《春秋》就记为庚戌日。杜预注云因天子葬期有一定期限，想让诸侯早日临丧，所以提前十二日，说是庚戌日死。杨伯峻非之，曰："恐是臆测之辞。襄二十八年《经》云：'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传》云：'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征过也。'与此可以互相发明。"赴，同"讣"，告丧。

【译文】

鲁隐公三年春周历的三月二十四日，周平王逝世。讣告上写的是十二日，所以《春秋》也记载死日为十二日。

3.2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①，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②。

【注释】

①"不赴于诸侯"六句：声子虽是隐公之母，但非惠公之正夫人；隐公虽当时为鲁国之君，却自谓代桓公摄位，故去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以夫人之礼葬之，《春秋》亦书云"夫人子氏薨"，此时声子死则不按夫人之礼治丧。杨伯峻曰："所谓以夫人之礼治丧者，当其初死，讣告于同盟诸侯，一也；既葬返哭于祖庙，虞于殡（虞为葬后迎死者之魂，祭而安乐之之礼）——此从沈钦韩说——二也；卒哭（虞后三月，卒无时之哭——意谓以后哭死者有时），以死者之主祔（以后死者祔于祖庙曰祔）于祖姑，三也。若三礼皆备，则书曰'夫人某氏薨'，又书曰'葬我小君某氏'。声子之死，既未向同盟诸侯讣告；葬后，隐公又未反哭于寝（祖庙）；卒哭后，亦未祔于祖姑，三者皆不具备，则是不以夫人看待声子，

故《经》书其死用'卒'字,而不用'薨'字;只云'某氏',而不云'夫人某氏';又不书其葬。"赴于诸侯,讣告于同盟诸侯。反哭于寝,死者既葬后,亲属回到祖庙哭吊。寝,祖庙。祔(fù),以新亡者神主(牌位)附祭于宗庙。姑,婆婆,此指婆婆的神主。

②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声子姓子,依一般官人死时记载惯例,宜曰"子氏卒"。但隐公时为鲁君,声子是其生母,如此对待声子,或者有伤隐公之心。当时习惯有"君夫人氏"之称,此故省"夫人"两字,称之为"君氏"。公,指隐公。

【译文】

夏,君氏死,君氏就是声子。没有发讣告给诸侯,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哭祭,没有把神主放在婆婆神主的旁边,所以《春秋》不称"薨"。又由于没有称她为"夫人",所以不记载下葬的情况,也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是因为她是隐公的生母的缘故,所以才称她为"君氏"。

3.3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①。王贰于虢②,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③。王子狐为质于郑④,郑公子忽为质于周⑤。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⑥。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⑦。秋,又取成周之禾⑧。周、郑交恶⑨。

【注释】

①卿士:执政大臣。

②贰于虢:不专任郑伯,又同时将一些政事交给虢公处理。虢,西虢公。

③质:作抵押的人或物。此指人质。

④王子狐:周平王之子,后即位为周桓王。

⑤公子忽:郑庄公太子,后即位为郑昭公。

⑥王崩，周人将畀(bì)虢公政：此句指周平王一死，周人准备将执政权交给虢公。畀，给予。

⑦祭足：郑大夫祭仲。温：周王畿内的小国，在今河南温县南。

⑧成周：周的东都，遗址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禾：稷类谷物。

⑨周、郑交恶：指郑国用武力强取了王室温地的麦子和成周的谷子，以示对周王重用虢君的抗议。这样一来，周王室和郑国结下了怨仇。

【译文】

郑武公、郑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暗中又将朝政分托给虢公，郑庄公埋怨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周王子狐在郑国作为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在周朝作为人质。平王死后，周王室的人想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带兵割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的谷子。宗周和郑国彼此怨恨。

君子曰："信不由中①，质无益也。明恕而行②，要之以礼③，虽无有质，谁能间之④？苟有明信⑤，涧、谿、沼、沚之毛⑥，蘋、蘩、薀、藻之菜⑦，筐、筥、锜、釜之器⑧，潢污、行潦之水⑨，可荐于鬼神⑩，可羞于王公⑪，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⑫，《雅》有《行苇》、《泂酌》⑬，昭忠信也⑭。"

【注释】

①信不由中：诺言不发自内心。信，指人的言语。中，同"衷"。

②明恕：即对于自己是发自诚心，对于别人则能谅解。

③要(yāo)：约束。

④间(jiàn)：离间。

⑤苟：假如。明信：明显的诚信。

⑥涧、谿：山沟。沼、沚(zhǐ)：池塘。毛：凡地上所生植物都叫毛，此指野草。

⑦蘋(pín)：浅水中所长的植物。蘩(fán)：白蒿，草本植物。蕰(wēn)：一种水草。

⑧筐、筥(jǔ)：均为竹木编的盛器，方的为筐，圆的为筥。锜(qí)、釜(fǔ)：均为烹饪用的器具，有脚的叫锜、无脚的叫釜。

⑨潢(huáng)污：此指不流动的死水。潢，积水池。污，池塘。行潦(háng lǎo)：道路上的流水。

⑩荐(jiàn)：进献。

⑪羞(xiū)：进献食品。

⑫《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采蘩》、《采蘋》：《诗经·国风·召南》中的两篇，均写妇女采集野菜以供祭祀。

⑬《雅》：指《诗经》中的《大雅》。《行苇》、《泂酌(jiǒng zhuó)》：《诗经·大雅》中的两篇，内容均有关宴享。

⑭昭：显示，表明。

【译文】

君子说："诚意不发自内心，即使交换人质也没有益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来办事，又用礼仪加以约束，虽然没有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假如确有诚意，即使是山沟、池塘里生长的野草，蘋、蘩、蕰、藻这一类的野菜，筐、筥一般的竹器和锜、釜一类的器皿，大小池塘的积水乃至道路上的流水，都可以献给鬼神，进给王公，何况君子建立两国的信约，按照礼仪办事，又哪里还用得着人质？《国风》有《采蘩》、《采蘋》，《大雅》有《行苇》、《泂酌》这些诗篇，就是为了表明忠信。"

3.4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译文】

武氏的儿子来鲁国求取办丧事的财物，这是由于周平王还没有举行葬礼。

3.5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①]，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②]，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③]，得保首领以没[④]，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⑤]，以主社稷[⑥]，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⑦]。”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⑧]，是废先君之举也[⑨]，岂曰能贤[⑩]？光昭先君之令德[⑪]，可不务乎[⑫]？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⑬]！”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

【注释】

①大司马：宋国官名，掌邦政。孔父：名嘉，又称孔父嘉，正考父之子，孔子的祖先。属：嘱咐。殇(shāng)公：宋宣公之子与夷，宋穆公的侄子。

②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指当年宋宣公废弃太子与夷而立弟弟穆公。先君，指宋宣公。舍，舍弃，废弃。寡人，诸侯谦称，喻寡德之人。

③以大夫之灵：意即托大夫之福，仗大夫之力。灵，威灵。

④保首领以没：当时俗语，指善终。

⑤子：您，此是对孔父的尊称。奉：事奉，奉戴。

⑥主社稷：执政。土神叫社，谷神叫稷，社稷指代国家。

⑦冯：穆公之子，后为庄公。

⑧德：穆公以让国为德。让：让国。

⑨举：选拔。

⑩能贤：能够称为贤者。

⑪光昭：发扬光大。令德：美德。

⑫务：努力从事。

⑬吾子：表尊敬的代词，您或你们。

【译文】

宋穆公病重了，召见大司马孔父把殇公嘱托给他，说："先君废弃了他的儿子与夷而立我为国君，我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的福，我能得善终，先君如果问起与夷，将用什么话回答呢？请您事奉与夷来主持国家事务，我虽死也没什么后悔的了。"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事奉您的儿子冯啊！"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德行，才让我主持国家事务。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这就是废弃了先君的提拔，哪里还能说有什么德行？发扬先君的美德，难道能不努力从事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命令公子冯到郑国去住。八月十五日，宋穆公死，殇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①。立穆公，其子飨之②，命以义夫③。《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④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知人：能了解人。

②飨（xiǎng）：通"享"，享有。宋宣公立穆公，穆公卒，仍立宣公子为君，所以说"其子飨之"。

③命：宣公的遗命。

④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见《诗经·商颂·玄鸟》，意谓殷王受天命皆合道义，因此承受天赐百福。殷商王位多兄终弟及，宋国为殷商后裔，宋宣公也不传位儿子而传弟，所以作者引《商颂》赞扬他。

【译文】

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是能了解人了。立了弟弟穆公，他的儿子却仍然享受了君位，这是因为他的遗命出于道义。《诗经·商颂》说：'殷王传授天命都合于道义，所以承受了各种福禄。'就是这种情况。"

3.6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①。庚戌②，郑伯之车偾于济③。

【注释】

①寻卢之盟：寻盟，当时俗语，重修旧好。寻，温。卢，地名，在今山东长清。卢之盟发生在春秋之前。

②庚戌：十二月无庚戌日，当是记日有误。

③偾（fèn）：翻车。济：济水，在山东齐河。

【译文】

冬，齐国和郑国在石门会盟，这是为了重温在卢地结盟的友好关系。庚戌日，郑伯在济水翻了车。

3.7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①，曰庄姜②。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③。又娶于陈④，曰厉妫⑤，生孝伯⑥，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⑦，庄姜以为己子。

【注释】

①卫庄公：名扬，卫武公之子，在位二十三年。东宫：太子所居之地，后常称太子为东宫。得臣：齐庄公的太子，未即位便已死去。

②庄姜：卫庄公的妻子，是齐庄公嫡女，齐僖公姊妹。庄是丈夫谥号，姜是娘家的姓。

③所为：为之。赋：作诗。《硕人》：《诗经·国风·卫风》中的一篇，赞美庄姜之美。硕人，美人。硕，大。古人以硕大颀长为美。

④陈：诸侯国名，妫(guī)姓，虞舜之后，都于宛丘，在今河南淮阳。

⑤厉妫：人名，其中厉为谥号，妫为姓。

⑥孝伯：卫庄公与厉妫之子，早死。

⑦娣(dì)：妹妹。古代诸侯嫁女，要以侄娣陪嫁，所以自嫡室以下诸妾都叫“娣”。戴妫：人名，厉妫之妹，谥号戴。桓公：卫庄公之子，名完。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称为庄姜。庄姜漂亮却没有生孩子，卫国人因此为她创作了《硕人》这首诗。卫庄公又在陈国娶了一个妻子，称为厉妫，生了孝伯，很早就死了。跟厉妫陪嫁来的妹妹戴妫生了卫桓公，庄姜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①，嬖人之子也②，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③：“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④，弗纳于邪。骄、奢、淫、泆⑤，所自邪也⑥。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⑦。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鲜矣⑧。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⑨。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⑩。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⑪。君人者将祸是务去⑫，而速之，无乃不可乎⑬？”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⑭，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⑮。

【注释】

①公子州吁(xū)：卫庄公之子。

②嬖(bì)人:指爱妾。嬖,宠幸。

③石碏(què):卫大夫。

④义方:正确的礼仪规矩。

⑤泆(yì):放荡恣肆。

⑥所自邪:邪恶由此而来。

⑦阶:阶梯。指以宠爱为阶梯作乱。

⑧"夫宠而不骄"四句:受宠爱则骄傲,地位下降则怨恨,怨恨则思作乱而不能自安自重,一般人常如此。石碏认为州吁也是如此。能降,安于地位下降。憾,恨。眕(zhěn),镇定自重的样子。鲜(xiǎn),少。

⑨"且夫贱妨贵"七句:州吁与桓公完相比,从地位说,州吁庶出为贱,完夫人嫡子为贵;以年龄说,州吁年少,完年长;以亲疏说,州吁疏远,完亲近;以历史关系说,州吁是新进之人,完是耆旧之人;以情势说,州吁小,完大;以道义说,州吁淫邪,完忠义。所以如果立州吁,是犯了"六逆"。妨,妨害。陵,凌驾。间,离间。加,侵凌。破,破坏。逆,悖理的行为。

⑩"君义"七句:国君行事得宜,臣下坚决服从,父亲慈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兄长爱护弟妹,弟妹尊敬兄长,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六顺。顺,顺理之事。

⑪速祸:加速祸患的到来。

⑫君人:为人之君。将祸是务去:即"将务去祸",一定要把祸患去掉。

⑬无乃:恐怕,只怕。

⑭游:交游,往来密切。

⑮老:告老隐退。按,此本与下年《传》"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为一段,被后人割裂。

【译文】

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的儿子,受到庄公宠爱,喜好武事,庄公不加

禁止，庄姜则讨厌州吁。大夫石碏劝庄公说："我听说疼爱孩子应当用正道去教导他，不能使他走上邪路。骄横、奢侈、淫乱、放纵是导致邪恶的原因。这四种恶习的产生，是给他的宠爱和俸禄过了头。如果想立州吁为太子，就确定下来；如果定不下来，就会酿成祸乱。受宠而不骄横，骄横而能安于下位，地位下降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的。况且低贱妨害高贵，年轻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压迫强大，淫乱破坏道义，这是六件背离道理的事。国君仁义，臣下恭行，为父慈爱，为子孝顺，为兄爱护，为弟恭敬，这是六件顺理的事。背离顺理的事而效法违理的事，这就是很快会招致祸害的原因。作为统治民众的君主，应当尽力除掉祸害，而现在却加速祸害的到来，这大概是不行的吧？"卫庄公不听劝告。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石碏禁止，但未能如愿。到卫桓公即位做了国君，石碏就告老退休了。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二月①，莒人伐杞②，取牟娄③。

4.2　戊申④，卫州吁弑其君完⑤。

4.3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⑥。

4.4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⑦。

4.5　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⑧。

4.6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⑨。

4.7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⑩。

【注释】

①四年：鲁隐公四年当周桓王元年，前719。

②杞(qǐ):诸侯国名,姒姓。《史记》言武王克殷后,求禹后东楼公封于杞。本在河南杞县一带,后东迁到今山东安丘。

③牟(móu)娄:地名,在今山东诸城。

④戊申:三月十六日。二月无戊申。

⑤卫州吁弑(shì)其君完: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完自立为国君。《春秋》记载弑君从此开始。弑,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完,指卫桓公,名完,卫庄公之子。

⑥公及宋公遇于清:鲁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草草相见。公,指鲁隐公。宋公,指宋殇公。遇,非正式会见。清,卫邑,在今山东东阿南。

⑦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此次伐郑,宋、陈两国是国君亲自领兵,蔡、卫是大夫领兵,所以称为“蔡人”、“卫人”。陈侯,指陈桓公。蔡,国名,周武王之弟蔡叔度之后。此时建都上蔡,即今河南上蔡。《春秋传说汇纂》云:“此诸侯会伐之始,亦东诸侯分党之始。”

⑧翚(huī)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春秋传说汇纂》曰:“此大夫会伐之始。”翚,鲁大夫公子翚,字羽父。

⑨濮(pú):陈国地名,在今安徽芡河上游。

⑩晋:指公子晋,此年被卫国人立为国君,号卫宣公。

【译文】

鲁隐公四年春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占领牟娄。

三月十六日,卫国的州吁杀死了他的君主完。

夏,鲁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草草相见。

宋殇公、陈桓公、蔡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

秋,公子翚领兵会合宋殇公、陈桓公、蔡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

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州吁。

冬十二月,卫国人立公子晋为国君。

【传】

4.1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①。

【注释】

①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此句本是紧接上年末《传》文。

【译文】

鲁隐公四年春，卫国的州吁杀死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

4.2 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①。未及期②，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注释】

①宿之盟：在鲁隐公元年。

②期（qī）：约定之日。

【译文】

隐公与宋殇公会面，打算重温在宿地盟会所建立的友好。还没有到约定之日，卫国人来报告说发生了叛乱。夏，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非正式会见。

4.3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①，郑人欲纳之②。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③，而求宠于诸侯④，以和其民⑤。使告于宋曰⑥："君若伐郑以除君害⑦，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⑧，则卫国之愿也⑨。"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⑩，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⑪，五日而还。

【注释】

①公子冯出奔郑：公子冯，宋穆公之子，早年在郑国当人质。宋穆公传位于殇公，让他到郑国去，他即奔郑。

②纳之：即郑国打算送公子冯回国为君。

③修先君之怨于郑：郑、卫两国前代常有战争，隐公二年郑因公孙滑之乱又伐卫。修怨，指报复怨仇。先君之怨，指前代君主结下的怨仇。先君，当包括庄公、桓公以上诸君。

④求宠：讨好。

⑤和其民：使君民关系和谐，即安定百姓。

⑥使：派使者。

⑦君害：指宋公子冯，他对宋殇公的君位是个威胁。

⑧敝邑：谦词，卫国自称。赋：泛指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

⑨卫国之愿：委婉的外交辞令。

⑩于是：这时。方：正，刚刚。睦：友好。

⑪东门：指郑国都城东门。按，以上记叙宋、卫、陈、蔡四国伐郑的原因及经过。

【译文】

当宋殇公即位的时候，公子冯逃到了郑国，郑国人想送他回国。等到州吁立为国君，准备向郑国报复前代国君结下的怨恨，以此对诸侯讨好，安定国内百姓。他派使者告诉宋国说："国君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国君的祸害，以国君为主帅，敝邑出兵出物，和陈、蔡两国一起作为属军，这就是卫国的愿望。"宋国答应了。这时候陈国、蔡国正和卫国友好，所以宋殇公、陈桓公、蔡国人、卫国人联合攻打郑国，包围了郑国国都的东门，五天以后才回去。

公问于众仲曰[①]："卫州吁其成乎[②]？"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③]。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④]。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⑤]。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⑥]。夫兵[⑦]，犹火也；弗戢[⑧]，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⑨]，于是乎不务令德[⑩]，而欲以乱成[⑪]，必不免矣[⑫]。”

【注释】

①众仲：鲁国大夫。

②其成乎：能成功吗？指能否坐稳君位。

③乱：此指用兵伐郑。

④棼（fén）：纷乱。

⑤阻兵：凭借兵力。安忍：安于残忍。

⑥济：成功。

⑦兵：此指战争。

⑧戢（jí）：止息。

⑨虐用：暴虐地使用。

⑩不务令德：不致力于建立美德。

⑪以乱成：通过出兵乱行来达到成功。

⑫免：免祸。

【译文】

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说：“卫国的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只听说用德行安定百姓，没有听说用祸乱的。用祸乱，如同要理出乱丝的头绪反而弄得更加纷乱。州吁这个人，仗恃武力而安于残忍。仗恃武力就没有民众，安于残忍就没有亲附的人。大家背叛，亲近离开，难以成功。战争，就像火一样，不去制止，将会焚烧自己。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暴虐地使用百姓，不致力于建立美德，反而想通过祸乱来取得成功，就一定不能免于祸患了。”

4.4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①]，公辞之[②]。羽父请以师会之[③]，公弗许，固请而行[④]。故书曰“翚帅师”[⑤]，疾之也[⑥]。诸侯之师败郑徒兵[⑦]，取其禾而还。

【注释】

①宋公使来乞师：杨伯峻曰：“考之《春秋经》，他国来鲁乞师，除晋国外，皆不书，故此宋来乞师，不见于《春秋》。”乞师，请求出兵。

②辞之：拒绝出兵。

③羽父：公子翚之字。会之：出兵与诸侯之师会合。

④固请：坚决请求。

⑤故书曰“翚帅师”：指隐公拒绝出兵，而羽父擅自出兵，所以《春秋》记作“翚帅师”，以贬斥他的专横。

⑥疾：憎恶。

⑦徒兵：在车下作战的步卒。

【译文】

秋，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宋殇公派人前来请求出兵相救，隐公拒绝了。羽父请求出兵相会合，隐公不同意，羽父坚决请求以后前去。所以《春秋》记载说：“翚帅师”，这是表示憎恶他不听命令。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那里的谷子才回来。

4.5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①]。石子曰：“王觐为可[②]。”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③]，必可得也[④]。”厚从州吁如陈[⑤]。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⑥]，老夫耄矣[⑦]，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⑧]。”陈人执之[⑨]，而请莅于卫[⑩]。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⑪]，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

于陈[12]。

【注释】

①厚：石厚，州吁党羽。定君：安定君位。石子：石厚之父石碏。

②王觐(jìn)为可：意谓如能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就能取得合法地位。王觐，即觐王。觐，诸侯朝见天子叫觐。

③朝陈使请：指朝见陈桓公让他请命于周天子。

④必可得：一定能得到朝觐周天子的机会。

⑤从：跟随。如：前往。

⑥褊(biǎn)小：狭小。

⑦老夫：据《曲礼》，大夫七十岁以上自称老夫。耄(mào)：八九十岁叫耄，此指昏乱，石碏自谦之词。

⑧即图之：就此机会擒拿他们。

⑨执：逮捕，捉住。

⑩请莅(lì)于卫：指请卫国来陈国处理此事。莅，来临。

⑪右宰：卫国官名，或因官名而为氏。丑：人名。

⑫宰：家臣之长叫宰。獳(nòu)羊肩：人名。

【译文】

州吁不能安定他的百姓，于是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碏说："朝觐周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说："如何才能去朝觐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正互相和睦，如果朝见陈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可以成功。"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地方狭小，我老头子年纪老迈，不能做什么事了。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国君主，请您趁此机会除掉他们。"陈国人把这两人抓住，请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理。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宰獳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①]。恶州吁而厚与焉[②]。'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纯臣：忠臣，毫无私心之臣。《晋语》云"事君不贰是谓臣"。

②恶州吁而厚与焉：指石碏憎恶州吁，而石厚为其帮凶，所以连石厚一同处置。与，连及。

【译文】

君子说："石碏真是个忠臣。讨厌州吁，同时连儿子石厚一起处置。'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4.6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①]。冬十二月，宣公即位[②]。书曰"卫人立晋"，众也[③]。

【注释】

①逆：迎接。邢(xíng)：国名，姬姓，周公之后。金文常作"井侯"、"井伯"。今河北邢台襄国故城，即古邢国。

②宣公：指公子晋。

③众：多数人之意。

【译文】

卫国人到邢国迎接公子晋。冬十二月，卫宣公即位。《春秋》记载说"卫人立晋"，这是说出于大众的意志。

五年

【经】

5.1 五年春[①]，公矢鱼于棠[②]。

5.2　夏四月，葬卫桓公。

5.3　秋，卫师入郕③。

5.4　九月，考仲子之宫④。初献六羽⑤。

5.5　邾人、郑人伐宋。

5.6　螟⑥。

5.7　冬十有二月辛巳⑦，公子弫卒⑧。

5.8　宋人伐郑，围长葛⑨。

【注释】

①五年：鲁隐公五年当周桓公二年，前718。

②矢鱼：看渔人陈设渔具捕鱼，以此为乐。矢，陈设。棠，鲁地名，在今山东鱼台。

③郕(chéng)：诸侯国名，姬姓，据《史记·管蔡世家》，初受封者成叔武为文王之子，武王与周公之弟。故城在今山东范县。1975年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发现成伯孙父鬲，或疑郕本封于西周畿内，东迁后改封于山东。

④考：古时宗庙宫室或重要器物初成时举行的祭礼，也叫"落"或者"成"。仲子之宫：指仲子之庙。《春秋经》例，周公之庙称大庙，群公之庙不称庙而称宫。故此仲子之宫，即仲子之庙。仲子，鲁桓公之母。隐公本代桓公执政，实奉桓公为君，故为桓公尊异其母，为别立一庙。

⑤初献六羽：仲子神主入庙时所献上的六羽乐舞。六羽，即六佾。古代乐舞，以八人为一列，谓之一佾。舞时，文舞执野鸡羽而舞，故亦称羽。古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公为诸侯，但据《礼记·祭统》与《明堂位》，成王、康王命鲁公世世祭祀周公，特用天子之礼乐，因而相沿用八佾。而今独于祭仲

子时改用六佾，故云“初献六羽”，而他处仍用八佾。但杨伯峻曰：“此与考仲子之宫虽相关，而是两事。……考仲子之宫是为庙成而举行落成之祭，所祭为门、户、井、灶、中霤之神。考宫之礼不用乐舞，故知初献六羽与上句不相蒙。”

⑥螟(míng)：螟蛾的幼虫，会蛀食稻苗。螟害成灾，所以《春秋》加以记载。

⑦辛巳：二十九日。

⑧公子彄(kōu)：臧(zāng)僖伯，字子臧，鲁孝公之子。

⑨长葛：郑地名，在今河南长葛东北。

【译文】

鲁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在棠地看渔人陈设渔具捕鱼。

夏四月，安葬卫桓公。

秋，卫国军队攻入郕国。

九月，仲子之庙举行落成典礼。初献六羽乐舞。

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有螟虫为害。

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子彄去世。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传】

5.1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①。臧僖伯谏曰②：“凡物不足以讲大事③，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④。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⑤，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⑥，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⑦，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⑧，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⑨，入而振旅⑩，归而饮至⑪，以数军实⑫。昭文章⑬，明贵贱，辨等列，

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⑭，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⑮，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⑯，器用之资⑰，皂隶之事⑱，官司之守⑲，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⑳。”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㉑。

【注释】

①观鱼者：即矢鱼。

②臧僖伯：公子彄。孔《疏》云：“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乃以王父之字为氏。计僖伯之孙始得以臧为氏，今于僖伯之上已加‘臧’者，盖以僖伯是臧氏之祖，传家追言之也。”僖是其谥号。

③大事：春秋时国之大事专指祭祀和战争。

④举：举动，行动。

⑤讲事：演习大事。度(duó)：端正。轨量：法度。

⑥章：表明。物采：物色彩饰，即装饰车服旌旗之器。

⑦亟行：屡行。

⑧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shòu)：四季打猎的名称，也指战斗演习。

⑨治兵：大演习。平常四时小演习，三年大演习。

⑩入而振旅：入国都整顿军队。一般演习是在郊外。

⑪饮至：国君外出归来，还告于宗庙，慰劳随从，叫做饮至。

⑫军实：俘获的战利品。

⑬昭文章：国君、大夫、士的车马、服饰、旌旗各有不同的花纹图案和色彩，要使它们文采鲜华。昭，表明。文章犹言文采，此指车服旌旗而言。

⑭俎(zǔ):古代祭器,用来装已杀死的牺牲。

⑮皮革:用以作箭袋甲胄。齿牙:象牙,用以造弓。骨:用以饰弓的两端。角:用以造弓弩。毛羽:用以装饰旌旗。

⑯山林川泽之实:不仅指材木、樵薪、芡、鱼蟹之属,实包括一切不登于俎、不登于器而产于山川者。实,指产品。

⑰资:材料。

⑱皂(zào)隶:古代贱役。

⑲守:职分。

⑳吾将略地焉:略地,巡行视察边境。棠为鲁、宋两国交界之地,故隐公以略地为名。

㉑远地:棠距曲阜较远。

【译文】

鲁隐公五年春季,鲁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阻说:"凡是一种东西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对它就不会采取行动。国君是要把百姓引入正轨、善于取材的人。所以演习大事以端正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做'物'。事情不合于'轨'、'物',叫做乱政。乱政屡次执行,国家将由此败亡。所以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四种举动,都是在农业空闲时讲习。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演习,进入国都整顿军队,回来祭祖告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员,以计算俘获的东西。要车服文采鲜明,贵贱有别,辨别等级,少长有序,这是讲习威仪。鸟兽的肉不摆进宗庙的祭器里,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用到礼器上,国君就不去射它,这是古代的规定。至于山林河泽的产品,一般器物的材料,这是下等人关注的事情,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涉及的。"隐公说:"我是打算视察边境呀!"于是隐公就动身前往棠邑,让捕鱼者摆出捕鱼场面来观看。臧僖伯推说有病,没有跟随前去。《春秋》记载"公矢鱼于棠",这是由于隐公的行为不合于礼制,而且暗示棠地离国都较远。

5.2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1]，王使尹氏、武氏助之[2]。翼侯奔随[3]。

【注释】

①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杨伯峻曰："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曲沃，晋国旧都，在今山西闻喜。庄伯，曲沃桓叔之子。翼，又称绛，晋都，在今山西翼城。《水经注》引郑氏《诗谱》云："穆侯迁绛，孝侯继昭侯而立，改绛曰翼。武公子献公广其城，又命之曰绛，庄公二十六年'士城绛以深其宫'是也。"

②王：指周桓王。尹氏、武氏：均为周世族大夫。

③翼侯：翼与绛是一地二名，故《史记·索隐》云："翼本晋都，自孝侯以下，一号翼侯。"则翼侯即是晋侯。此翼侯是晋鄂侯，晋昭侯之子，晋孝侯之弟。随：晋地名，在今山西介休。

【译文】

曲沃庄伯带领郑军、邢军进攻晋都翼，周桓王派尹氏、武氏帮助他。晋鄂侯逃到随地。

5.3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1]。

【注释】

①是以缓：《经》书"夏四月葬卫桓公"。卫桓公被杀于隐公四年三月，至此已一年有余，始能安葬。依隐公元年《传》及《礼记·礼器》《杂记下》，诸侯五月而葬，此因卫有州吁之乱，故葬缓。

【译文】

夏，安葬卫桓公。由于卫国发生动乱，所以迟缓了。

5.4 四月,郑人侵卫牧[1],以报东门之役[2]。卫人以燕师伐郑[3]。郑祭足、原繁、洩驾以三军军其前[4],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5]。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6]。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7]。君子曰:"不备不虞[8],不可以师[9]。"

【注释】

①牧:郊外。

②东门之役:事见隐公四年。

③燕:有北燕、南燕之分,此指南燕国,姞姓,相传为黄帝之后,其地在今河南延津东北。

④祭足、原繁、洩驾:均为郑大夫。以三军军其前:前"军"为名词,作军队解;后"军"作动词,驻扎、布列之意。

⑤曼伯:郑昭公忽的字。杨伯峻认为是庄十四年《传》之子仪。子元:郑厉公的字。潜:偷偷地。

⑥虞:防备。制人:此即曼伯与子元所率军队。

⑦二公子:指曼伯、子元。北制:即虎牢关。

⑧不虞:意外之事。

⑨师:此指率军作战。

【译文】

四月,郑国人入侵卫国郊外,来报复去年东门这一战役。卫国人带领南燕军队进攻郑国。郑国的祭足、原繁、洩驾带领三军进攻燕军的前面,派曼伯和子元偷偷率领制地的军队袭击燕军的后面。燕国人害怕郑国的三军,而没有防备从制地来的军队。六月,郑国的两个公子曼伯和子元带领制人在虎牢关击败了燕军。君子说:"不防备意外,就不可以带兵作战。"

5.5 曲沃叛王[①]。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②]。

【注释】

①曲沃叛王：此前周桓王派尹氏、武氏帮助曲沃庄伯伐翼，此时双方关系已破裂，曲沃庄伯背叛周天子。

②哀侯：即晋哀侯，名光，晋鄂侯之子。

【译文】

曲沃背叛周桓王。秋，周桓王命令虢公进攻曲沃，而在翼地立哀侯为晋君。

5.6 卫之乱也[①]，郕人侵卫，故卫师入郕。

【注释】

①卫之乱：指州吁之乱。

【译文】

当卫国动乱的时候，郕国人入侵卫国，所以卫国的军队攻入郕国。

5.7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①]。公问羽数于众仲[②]。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③]。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④]，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⑤]，始用六佾也[⑥]。

【注释】

①万：古代乐舞名，包括文舞与武舞。文舞用雉羽和一种叫籥(yuè)的乐器，又叫籥舞、羽舞，模拟翟雉的春情；武舞用干戚，又叫干舞，模拟战术。万舞常用于宗庙祭祀。

②羽数：执羽的人数。

③“天子用八”四句：按周朝礼制，羽数的多少，有森严的等级规定，天子用八佾(yì)、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只能用二佾。佾，乐舞的行列，以八人为一列，叫做一佾。

④所以：用以……的方法，表工具、方法。节：调节。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发出的乐音。行：传播。八风：指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融风。《吕氏春秋·有始览》：“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八风之名，亦见《淮南子·地形训》与《史记·律书》，大同小异。

⑤六羽：指六佾。

⑥始用：才用。

【译文】

九月，祭仲子庙，准备在庙里献演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执羽舞的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舞，用来调节八种材料所制乐器的乐音而传播八方之风。所以人数在八佾以下。”隐公听从了。从此以后献演六羽乐舞，开始使用六佾舞人。

5.8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①]，敝邑为道[②]。”郑人以王师会之[③]，伐宋，入其郛[④]，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⑤]。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⑥]？”对曰：“未及国[⑦]。”公怒，乃止[⑧]，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⑨]，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注释】

①释憾：泄愤而进行报复。犹今言“解恨”。

②道：同“导”，做向导。

③郑人以王师会之：指郑国人带领周天子的军队和邾军会合。郑庄公为周王卿士，以此能指挥周王军队伐宋。

④郛（fú）：郭，外城。

⑤告命：以君命告急求救。

⑥何及：到了哪里。

⑦国：指宋国国都。

⑧止：停止出兵，不与救援。

⑨恤（xù）：忧虑。难：灾难。

【译文】

宋国人掠取邾国的土地。邾国人告诉郑国说：“请国君攻打宋国，报仇雪恨，敝邑愿意做向导。”郑国人带领周天子的军队和邾军会合，进攻宋国，进入了外城，以报复去年东门这一战役。宋国派人前来用国君的名义告急请救。隐公听说军队已经进入外城，打算出兵救援宋国，询问使者说：“军队到了什么地方？”使者欺骗他说：“还没有到国都。”隐公发怒，不去救援。他辞谢使者说：“贵国国君命令我一起为宋国的危难分忧，现在询问使者，回答说‘军队还没有到国都’，这就不是我所敢知道的了。”

5.9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①，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②。

【注释】

①叔父：指臧僖伯，他为隐公父惠公之弟，是亲叔父。有憾于寡人：指臧僖伯谏往棠观鱼，隐公不听一事。憾，怨恨。

②葬之加一等：指鲁隐公对臧僖伯的葬礼在原等级上再加一级，以褒扬其贤。

【译文】

冬，十二月二十九日，臧僖伯死了。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他。"于是按照原等级加一级的葬仪安葬他。

5.10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译文】

宋国进攻郑国，包围长葛，以报复攻进外城这一战役。

六年

【经】

6.1　六年春[①]，郑人来渝平[②]。

6.2　夏五月辛酉[③]，公会齐侯盟于艾[④]。

6.3　秋七月[⑤]。

6.4　冬，宋人取长葛。

【注释】

①六年：鲁隐公六年为周桓王三年，前717。

②郑人来渝平：隐公为公子时，与郑人战于狐壤，为郑人所获，赂尹氏而逃归，固与郑结仇。隐公四年，宋、陈、蔡、卫诸国伐郑，鲁公子翚率师会之伐郑。宋、郑世怨，而鲁、宋则屡结同盟，是鲁、郑亦仇怨之国。此盖郑庄公见上年鲁公拒绝宋使之求援，因而派使来，约弃前嫌而修新好。渝平，弃旧怨而修新好，重立和约。渝，改变。平，和而不结盟。

③辛酉：十二日。

④齐侯：此指齐僖公。艾：古地名，杨伯峻认为在今山东新泰西北。

⑤秋七月：《春秋》中某一季度虽无大事，但仍然记下四时与四季首月，如隐公元年的“春王正月”，这里的“秋七月”，以及其他年里的“夏四月”、“冬十月”等，四时具备，以此编年。

【译文】

鲁隐公六年春，郑国来我国弃怨修好。

夏五月十二日，鲁隐公与齐僖公相会，在艾地结盟。

秋七月。

冬，宋国人攻下长葛。

【传】

6.1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①。

【注释】

①更成：即渝平，重新修好。

【译文】

鲁隐公六年春，郑国人来我国要求弃怨修好，这种情况叫做“更成”。

6.2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①，纳诸鄂②。晋人谓之鄂侯③。

【注释】

①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嘉父迎晋侯于随。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说明嘉父的世系出身。翼，古地名，为顷父、嘉父所居之地。九宗五正，官名，顷父的官职。顷父，与其子嘉父

皆为晋大夫。杨伯峻以为顷父或系当时极著声望之人，故叙其子嘉父，冠以其名位。又曰："此只叙一人耳，而详其地，详其族，详其官，详其父，于以见晋之有强宗耳。"晋侯，即晋鄂侯，上年《传》文中奔随的翼侯。

②纳：安置。鄂：故地在今山西乡宁。

③晋人谓之鄂侯：上年《传》，晋人已立哀侯于翼，所以翼侯无法回翼，嘉父于是把他安置在鄂，成为鄂侯。此时晋有三君并存，即哀侯、鄂侯和曲沃庄伯。

【译文】

晋国翼都的九宗五正顷父的儿子嘉父到随邑迎接晋侯，让他居住在鄂地。晋国人称他为鄂侯。

6.3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①]。

【注释】

①始平于齐：春秋前，鲁与齐两国不和，今弃恶结好，所以说"始平"。平，讲和结好。

【译文】

夏季，在艾地结盟，开始和齐国结好。

6.4 五月庚申[①]，郑伯侵陈，大获[②]。

【注释】

①庚申：十一日。

②大获：俘获很多，大胜。

【译文】

五月十一日，郑庄公入侵陈国，得到全胜。

往岁，郑伯请成于陈[1]，陈侯不许[2]。五父谏曰[3]："亲仁善邻[4]，国之宝也。君其许郑[5]。"陈侯曰："宋、卫实难[6]，郑何能为？"遂不许。

【注释】

①请成：请求和解。

②陈侯：此指陈桓公。

③五父：即陈公子佗，陈文公之子，陈桓公之弟，桓公末年，杀太子免自立。

④亲仁善邻：亲近仁义而结交邻国。

⑤其：表祈请的副词。

⑥宋、卫实难：即"宋、卫是患"。实，是。难，患，祸害。

【译文】

往年，郑庄公请求与陈国讲和，陈桓公不答应。五父劝谏说："亲近仁义而和邻国友好，这是国家可宝贵的措施，您还是答应郑国的请求吧！"陈侯说："宋国和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郑国能做什么？"于是就没有答应。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1]，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2]，从自及也[3]。虽欲救之，其将能乎[4]？《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5]'周任有言曰[6]：'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7]，绝其本根，勿使能殖[8]，则善者信矣[9]。'"

【注释】

①长(zhǎng):作动词用,滋长。

②悛(quān):悔改。

③从:随即,跟着。自及:自取祸害。

④其:通"岂"。

⑤"恶之易也"四句:今本《尚书·商书·盘庚上》无"恶之易也"句。意谓恶一蔓延,如星火燎原,难以自灭。易,蔓延。乡迩,接近。乡,同"向"。

⑥周任:周大夫,古代的良史。江永《群经补义》云:"疑即《书·盘庚》迟任。"

⑦芟(shān)夷:除草。蕴(yùn)崇:也作蕴崇,把草堆积在苗根发酵肥田。

⑧殖:生长。

⑨善者:既指庄稼之苗,也指善人善政善事。信:同"伸",伸张发扬。

【译文】

君子说:"善不可丢失,恶不可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了恶而不悔改,马上就会自取祸害。即便想挽救,又怎么能办得到呢?《商书》说:'恶的蔓延,就如同火在原野上蔓延,人不可以靠拢,难道还能扑灭?'周任有句话说:'治理国和家的人,见到恶,就要像农夫急于除掉杂草一样,锄掉它聚积起来肥田,挖掉它的老根,不要使它再生长,那么善的就能发展了。'"

6.5 秋①,宋人取长葛。

【注释】

①秋:此事《经》文记在冬季,而这里记作秋季,是因为《经》文用的

是周历，而《传》文用的是夏历。

【译文】

秋，宋国人占取长葛。

6.6 冬，京师来告饥[①]。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②]，礼也[③]。

【注释】

①京师：指周都城。饥：饥荒，谷不熟曰饥。

②籴(dí)：买谷。

③礼：合乎礼仪。

【译文】

冬，京城派人来报告饥荒，隐公就代周向宋、卫、齐、郑诸国请求购买谷物，这是合于礼的。

6.7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①]。王不礼焉[②]。周桓公言于王曰[③]："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④]。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⑤]，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注释】

①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周桓王即位后，周郑交恶，如今桓王即位已三年，郑庄公才来朝见周王，所以曰"始朝"。何焯《义门读书记》云："郑既结怨于陈，又惧王之将讨己也，故朝周。"

②王不礼焉：因隐公三年，周郑交恶。郑庄公虽第一次朝见周桓王，但周桓王心怀旧怨，因此不以礼待之。

③周桓公：周执政大臣，又称周公黑肩。

④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后，平王东迁，晋文侯、郑武公辅卫王室。晋、郑焉依，即晋、郑是依。焉，是。

⑤蔇(jì)：同“塈”，至，来。

【译文】

郑庄公去周都，第一次朝见周桓王。周桓王不加礼遇。周公对周桓王说：“我们周室东迁，依靠的就是晋国和郑国。友好地对待郑国，用以鼓励后来的人，还恐怕人家不来，何况不以礼接待呢？郑国不会来了。”

七年

【经】

7.1 七年春王三月①，叔姬归于纪②。

7.2 滕侯卒③。

7.3 夏，城中丘④。

7.4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⑤。

7.5 秋，公伐邾。

7.6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⑦。

【注释】

①七年：鲁隐公七年当周桓王四年，前716。

②叔姬：即鲁伯姬之妹。隐公二年《经》记载“伯姬归于纪”，现在叔姬作为陪嫁嫁于纪。古代诸侯娶嫁，以侄女与妹妹陪嫁，叫做媵(yìng)。伯姬出嫁时，叔姬年纪尚幼，所以六年后才嫁于纪。媵妾地位卑贱，嫁往夫家而竟书于《经》，或以为叔姬为纪侯所重之故，或以为叔姬有贤德，惟万斯大《学春秋随笔》本唐陆淳之意认为叔姬并非作为媵妾嫁与纪侯，而是嫁与纪侯之弟纪季。但此

皆猜测之辞。

③滕：国名，姬姓，侯爵，开国君为文王之子错叔绣，地在今山东滕县。

④中丘：地名，在今山东临沂东北。

⑤齐侯：指齐僖公。弟：指夷仲年，齐侯同母弟。《春秋》所称“弟”，皆指同母弟。聘(pìn)：凡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派卿大夫相访问叫做聘。

⑥天王：指周桓王。凡：国名，姬姓，周公之后，伯爵，食邑在今河南辉县西南。此时凡伯为周王室卿士。

⑦戎伐凡伯：定公四年《传》云“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则凡伯之出使，人数一定不少，戎欲拦截袭击他们，也一定动用了相当兵力，所以叫“伐”。楚丘，古地名，在今山东成武西南。

【译文】

鲁隐公七年春周历三月，叔姬出嫁到纪国。

滕侯去世。

夏，修筑中丘城墙。

齐僖公派他的弟弟夷仲年来我国访问。

秋，鲁隐公攻打邾国。

冬，周桓王派凡伯来我国访问。戎国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抓回国内。

【传】

7.1　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①，故薨则赴以名，告终、嗣也②，以继好息民③，谓之礼经④。

【注释】

①称名：春秋时同盟国结盟时以名告于神灵。

②告终：向同盟国报告国君之死。嗣：向同盟国报告继位者是什么人。

③继好息民：继续友好关系，安定人民。

④礼经：礼之大法。经，法则，原则。

【译文】

鲁隐公七年春季，滕侯逝世。《春秋》没有记载滕侯的名字，是由于没有和鲁国同盟的缘故。凡是诸侯各国缔结过同盟，就彼此把国名向神明报告，所以当国君死后则在讣告上也写上名字，这是为了向同盟国报告国君逝世和继承的人，以便继续过去的友好关系，并以此安定人民，这是礼的大法。

7.2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1]。

【注释】

①不时：不合时宜。此时在中丘筑城，既非国防所急，又妨碍农时，《春秋》加以记载，有批评之意。

【译文】

夏季，在中丘筑城。《春秋》加以记载，是因为妨碍了农时。

7.3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1]，结艾之盟也[2]。

【注释】

①夷仲年：即《经》文中的齐侯弟年，仲是排行，夷是谥号。

②结：巩固。艾之盟：事在去年。

【译文】

齐僖公派夷仲年前来聘问，这是为了巩固艾地的盟约。

7.4 秋，宋及郑平。七月庚申①，盟于宿②。公伐邾，为宋讨也③。

【注释】

①庚申：十七日。

②宿：在今山东东平东南。

③为宋讨：隐公五年，邾、郑会合伐宋，隐公曾拒绝宋国的求援；六年初，又与郑弃旧嫌而媾和，欲依郑为援；现在宋、郑结盟，隐公惧怕，所以伐邾以讨好宋国。

【译文】

秋季，宋国和郑国讲和。七月十七日，在宿地结盟。隐公进攻邾国，这是为宋国而去进攻的。

7.5 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①，凡伯弗宾②。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

【注释】

①发币：致币，贵宾朝君以后，又访问公卿，要献上财礼，叫致币。公卿受币之后，应设宴招待，并回送财礼。币，束帛。

②弗宾：不以贵宾之礼相待。凡伯为周室世卿，戎人送礼于凡伯，凡伯竟不回报，所以说“弗宾”。

【译文】

当初，戎人朝觐周王，向公卿送了财币，唯有凡伯不以宾礼款待。

冬季，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在回去的路上，戎人在楚丘对他加以截击，将他俘虏回去。

7.6 陈及郑平[1]。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2]。壬申[3]，及郑伯盟，歃如忘[4]，洩伯曰[5]："五父必不免[6]，不赖盟矣[7]。"

【注释】

①陈及郑平：去年，郑侵陈大获，此时乃媾和。

②陈五父：指陈佗。莅：临，参加。

③壬申：初二。

④歃(shà)如忘：指陈佗歃血时心不在焉。歃，歃血。古代盟法，先凿地成一洞穴，以牛、羊或马为牲，杀于洞穴之上，割牲左耳，盛于盘，取其血，以敦(duì，一种容器)盛血。读盟约以告于神灵，然后参加盟会者——口微吸牲耳之血，叫歃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牲上埋掉，副本则与盟者各带回收藏。如，通"而"。

⑤洩伯：郑大夫洩驾。

⑥不免：不能免于祸害。

⑦不赖盟：不把结盟当做国家的利益。赖，善，利。

【译文】

陈国与郑国讲和。十二月，陈国的五父到郑国参与结盟。初二，和郑庄公盟誓，歃血的时候心不在焉。洩伯说："五父一定不免于祸，因为他不认为结盟是国家的利益。"

郑良佐如陈莅盟[1]，辛巳[2]，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

【注释】

①良佐：郑大夫。

②辛巳：十一日。

【译文】

郑国的良佐到陈国参加结盟，十一日，和陈侯结盟，也看出了陈国将要发生骚乱。

7.7 郑公子忽在王所[①]，故陈侯请妻之[②]。郑伯许之，乃成昏[③]。

【注释】

①公子忽：郑昭公，隐公三年为质于周。王所：周王室所在地。

②妻(qì)：以女嫁人。

③成昏：这里指举行订婚仪式。据《仪礼·士昏礼》，古代结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征之后，婚姻即订。此言"成昏"，即男家已向女家纳征（《春秋》经传称为"纳币"），成有定义。公子忽迎娶是在明年四月。古代娶妻必在黄昏，所以叫昏（婚）礼。

【译文】

郑国的公子忽在周桓王那里，所以陈桓公请求把女儿嫁给他。郑庄公同意了，于是就订了婚。

八年

【经】

8.1 八年春[①]，宋公、卫侯遇于垂[②]。

8.2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③]。庚寅[④]，我入祊。

8.3 夏六月己亥[5]，蔡侯考父卒[6]。

8.4 辛亥[7]，宿男卒[8]。

8.5 秋七月庚午[9]，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10]。

8.6 八月，葬蔡宣公。

8.7 九月辛卯[11]，公及莒人盟于浮来[12]。

8.8 螟。

8.9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13]。

【注释】

①八年：鲁隐公八年当周桓王五年，前715。

②宋公：此指宋殇公。卫侯：此指卫宣公。垂：卫地名，在今山东曹县。

③宛：郑国大夫。祊(bēng)：地名，在今山东费县东。

④庚寅：二十一日。

⑤己亥：初二。

⑥蔡侯考父：即蔡宣公，侯爵，当时为周卿士。

⑦辛亥：十四日。

⑧宿男：宿国国君，男爵。

⑨庚午：初三。

⑩齐侯：此指齐僖公。瓦屋：周地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北。

⑪辛卯：二十五日。

⑫莒：国名，子爵，在今山东莒县一带。浮来：今山东莒县西有浮来山。山半有莒子陵，则浮来为莒邑。

⑬冬十有二月，无骇卒：杜预《注》云："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卒而后赐族，故不书氏。"无骇卒，鲁国之卿，展禽(柳下惠)之父。见隐公二年《经》。

【译文】

鲁隐公八年春，宋殇公、卫宣公在垂地非正式会面。

三月，郑庄公派大夫宛来归还祊地。二十一日，我国入驻祊地。

夏，六月初二，蔡宣公考父去世。

十四日，宿国国君去世。

秋，七月初三，宋殇公、齐僖公、卫宣公在瓦屋会盟。

八月，安葬蔡宣公。

九月二十五日，鲁隐公和莒国人在浮来会盟。

有螟虫为害。

冬，十二月，无骇去世。

【传】

8.1　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①，有会期②。宋公以币请于卫③，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④。

【注释】

①齐侯将平宋、卫：下文云“齐人卒平宋、卫于郑”，此处当指齐侯居中调停，使宋、卫两国与郑国和好。杨伯峻曰：“《国语·郑语》云：‘齐庄、僖于是乎小伯。’韦昭《注》云：‘小伯，小主诸侯盟会。’此或者亦是齐僖公小伯之一事。”

②有会期：已经确定了结盟的日期，即下文四月“会于温，盟于瓦屋”之期。

③币：财币，礼物。

④犬丘：即垂，一地两名。

【译文】

鲁隐公八年春季，齐僖公准备调停宋、卫两国和郑国讲和，已经有了结盟的日期。宋殇公用财币向卫国请求，希望先行见面。卫宣公同

意，所以在犬丘举行非正式会见。

8.2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①]。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

【注释】

①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泰山之祀，郑庄公之祖郑桓公为周宣王同母弟，因此赐郑国以祊地，作为天子祭祀泰山时郑君助祭的汤沐之邑（按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供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周王曾赐周公许田，作为鲁君朝见周王时朝宿之邑。春秋时天子不再祭祀泰山，因祊近鲁，许近郑，郑国于是提议以祊易许。因许地有周公之庙，郑伯恐鲁国以不愿废祀周公为由拒绝，所以申明愿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祊地易许田。释，舍弃。许，地名，在今河南许昌市。田，田地。

【译文】

郑庄公请求免除对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旁边的祊地交换鲁国在许地的田地。三月，郑庄公派遣宛来致送祊地，表示不再祭祀泰山了。

8.3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①]。

【注释】

①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隐公三年《传》已记载周王有意让虢公做卿士（执政大臣），并引起郑庄公的猜忌。此时虢公才担任卿士，所以用一“始”字。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引程启生云：“郑伯

为左卿士，则虢公右卿士也。郑伯夺政之后，盖周公黑肩代之，故桓五年伐郑之役，虢公将右军，周公将左军。”

【译文】

夏季，虢公忌父开始在周王室做卿士。

8.4 四月甲辰[①]，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②]。辛亥[③]，以妫氏归。甲寅[④]，入于郑。陈鍼子送女[⑤]。先配而后祖[⑥]。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⑦]，非礼也，何以能育[⑧]？”

【注释】

①甲辰：初六。

②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此句与上年《传》末章“乃成昏”相衔接。古人除天子外，都必须亲自前往女方迎娶。新婿先到女家，迎接新娘归。所以公子忽亲迎妇妫。妇妫，即新娘陈妫，陈国妫姓，所以又称妇妫。

③辛亥：十三日。

④甲寅：十六日。

⑤鍼(qián)子：陈国大夫。

⑥先配而后：按古礼，公子忽迎娶陈妫归来，应先祭祖庙，报告迎娶之事，后同居。公子忽则先同居后祭祖，不合于礼法。配，同床共寝。祖，返国时告祭于祖庙。

⑦诬：欺骗。

⑧何以能育：此指养育子孙而繁盛郑国。育，《说文》：“养子使作善也。”杨伯峻曰：“郑公子忽果不终享郑国，则其纵有子孙，亦难以存于郑。”

【译文】

四月初六，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妻子妫氏。十三日，带着妫氏回

来。十六日，进入郑国，陈鍼子送妫氏到郑国。他们先结婚而后告祭祖庙。鍼子说："这不能算夫妇，欺骗了他的祖先，这不合于礼，怎么能够使子孙繁衍兴旺呢?"

8.5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①]。秋，会于温[②]，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③]，礼也。

【注释】

①卒：终于。

②温：古地名，在今河南温县。

③以释东门之役：如果宋、卫仍因曾经围郑东门而唯恐郑会报复，则难于调停。齐僖公早与郑庄公相亲而谋议，足以代表郑国表示其尽弃旧嫌之心，故此会虽平宋、卫于郑，而郑庄公可以不与盟。释，捐弃，解开。

【译文】

齐国人终于让宋、卫两国和郑国讲和。秋季，在温地会见，在瓦屋结盟，捐弃东门这一役的旧怨，这是合于礼的。

8.6 八月丙戌[①]，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②]。

【注释】

①八月丙戌：八月无丙戌日，当是记日有误。

②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郑庄公为周王卿士，率领齐僖公朝周王，以示服从王室，这是合乎礼的。郑伯，指郑庄公。以，率领，引导。

【译文】

八月丙戌，郑庄公带着齐国人朝觐周桓王，这是合于礼的。

8.7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①]。

【注释】

①成纪好：达成对纪国的友好。隐公二年《传》云："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纪、莒两国既为鲁国而盟会，则鲁与莒盟，亦是表示与纪友好，故云"成纪好"。

【译文】

隐公和莒子在浮来结盟，以达成对纪国的友好。

8.8　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①]。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②]，以鸠其民[③]，君之惠也[④]。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⑤]。"

【注释】

①告成三国：报告宋、卫、郑三国成功和解。

②三国之图：指三国互相侵伐报复的打算。图，打算，图谋。

③鸠(jiū)：安定。

④君之惠：国君所给予的恩惠。

⑤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指齐僖公平三国之举，有如盟主之功，鲁隐公于是表示敬佩。

【译文】

冬，齐僖公派人来报告宋、卫、郑三国成功讲和的事。隐公派众仲回答说："国君使三国舍弃相互侵伐报复的图谋，安定了他们的百姓，这

都是国君的恩惠。寡君听到了，岂敢不承受国君的完美的德性。”

8.9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①。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②。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③。官有世功，则有官族④，邑亦如之⑤。”公命以字为展氏⑥。

【注释】

①谥(shì)：古代帝王、诸侯及大夫等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平言行给予的表褒贬的称号。此礼大约从周共王、周懿王开始实行。

②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zuò)之土而命之氏：大意为，天子建立有德之人以做诸侯，根据他的生地而赐姓，分封土地而又赐给他氏。建德，选用有德之人为诸侯。胙，赐予。

③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大意为，诸侯以字作为谥号，他的后人又以这作为氏族。古制，诸侯之子称为公子，公子之子称为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便以祖父之字为氏。

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以先世有功之官名为族氏。

⑤邑亦如之：以先世所食之采邑以为族姓。

⑥展氏：无骇为公孙展之孙，所以以其字为氏，称为展氏。

【译文】

无骇去世，羽父为他请求谥号和族氏。隐公向众仲询问关于族氏的事。众仲回答说：“天子选用有德之人让他做诸侯，根据他的生地而赐姓，分封土地而又赐给他族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他的后人又以此作为族氏。世代做这种官职而有功绩，他的后人就以官名作为族氏。也有以封邑为族氏的。”隐公命令以无骇的字作为族氏，就是展氏。

九年

【经】

9.1 九年春[①],天子使南季来聘[②]。

9.2 三月癸酉[③],大雨,震电[④]。庚辰[⑤],大雨雪[⑥]。

9.3 挟卒[⑦]。

9.4 夏,城郎[⑧]。

9.5 秋七月[⑨]。

9.6 冬,公会齐侯于防[⑩]。

【注释】

①九年:鲁隐公九年当周桓王六年,前714。

②南季:周王大夫。

③癸酉:初十。

④震电:大雷电,即霹雳。

⑤庚辰:十七日。

⑥雨(yù)雪:下雪。雨,在此作动词用,下。

⑦挟:人名,鲁国大夫。

⑧郎:鲁邑,在山东曲阜。与隐公元年费伯城郎之"郎"地为二地,后者在今山东鱼台东北。

⑨秋七月:记秋季的首月。

⑩防:鲁地名,在今山东费县东北。世为臧氏食邑。

【译文】

鲁隐公九年春,周天子派大夫南季来访问我国。

三月初十,下大雨,打霹雳。十七,下大雪。

挟去世。

夏，修筑郎地的城墙。

秋七月。

冬，隐公在防地和齐僖公相会。

【传】

9.1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①]，书始也[②]。庚辰，大雨雪，亦如之[③]。书，时失也[④]。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⑤]。

【注释】

①霖：久雨。以：与。震：雷电。

②书始：指癸酉日为霖雨雷电开始之日。

③大雨雪，亦如之：指庚辰日也是大雪开始之日。

④书，时失也：杨伯峻曰："意谓《经》文所以书此者，当时误以王三月为夏正正月，不当有雷电；既有雷电，则不当有大雪。乃雷电之后八日复有大雪，皆节候不得其正，故言时失。"时失，天时不正常。

⑤平地尺：平地积雪一尺深。

【译文】

鲁隐公九年春，周王朝历法的三月初十，天久下大雨而且打雷闪电，《春秋》记载了开始的日期。十七日，又久下大雪，《春秋》也只记开始的日期。之所以记载，是由于天时不正常的缘故。凡是下雨，连续下三天以上就叫"霖"。平地雪深一尺就叫"大雪"。

9.2 夏，城郎，书，不时也[①]。

【注释】

①不时：妨碍农时。周历夏季，夏历正当春季，是农忙季节，筑城妨碍农时，所以说"不时"。

【译文】

夏，在郎地筑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由于妨碍农时。

9.3　宋公不王[①]。郑伯为王左卿士[②]，以王命讨之，伐宋[③]。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④]。公怒，绝宋使[⑤]。

【注释】

①不王：不朝，诸侯朝见天子叫王。

②左卿士：上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是虢公为右卿士，郑庄公为左卿士，共为执政大臣。

③以王命讨之，伐宋：杨伯峻曰："春秋之世，朝王者极少。以鲁而论，十二公二百四十余年，据《春秋》所载，惟僖公因晋文之霸，两朝王所；成公因伐秦之役，一至京师；隐、桓二十九年间，王使来者不绝，而两公未尝一朝王。则郑伯以宋之不王而讨宋者，亦犹齐桓伐楚，责其包茅不入，皆藉辞而已。"

④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之役在隐公五年。隐公曾于七年为宋伐邾，想以此取悦于宋，而宋仍不释然，故虽被伐，也不来报告。不告命，没来报告。

⑤绝宋使：断绝与宋国的往来。

【译文】

宋殇公不去朝见周桓王。这时郑庄公正担任周桓王的左卿士，于是用天子的名义讨伐他。郑国进攻宋国。宋国由于被攻外城那次战役对隐公不满，不来报告。隐公发怒，就断绝与宋国的往来。

9.4 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①]。

【注释】

①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郑来请求鲁出兵伐宋。杨伯峻曰："前此郑伐宋，恐未尝得志，故郑再谋伐宋，而以王命来告。"

【译文】

秋，郑国人用天子的名义前来报告进攻宋国。

9.5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①]。

【注释】

①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杨伯峻曰："郑伯未与会者，或以其国有北戎之役故。是以十年又有中丘之会。"

【译文】

冬，隐公和齐僖公在防地会面，策划进攻宋国。

9.6 北戎侵郑[①]，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②]，惧其侵轶我也[③]。"公子突曰[④]："使勇而无刚者尝寇[⑤]，而速去之[⑥]。君为三覆以待之[⑦]。戎轻而不整[⑧]，贪而无亲[⑨]，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⑩]。"从之。

【注释】

①北戎：指今山西交城、平陆一带的戎人。戎狄本多为西北游牧部落，随着周朝的衰弱而渐向东南入侵，春秋初期，常侵凌中原。

②徒：步兵。车：车兵。

③侵轶：从后面突然袭击。轶，《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云："自后过前曰轶。"

④公子突：即后来的郑厉公。

⑤使勇而无刚者尝寇：派勇而无刚的人前去诱敌。勇则敢于前往，无刚则不以后退为耻。尝，试探。

⑥去：离开。

⑦三覆：分三批设下伏兵。覆，伏兵。

⑧轻：轻率。不整：无秩序。

⑨无亲：不团结。

⑩逞：成功。

【译文】

北戎人侵略郑国，郑庄公率兵抵御他们。又忧心戎军力量强大，说："他们是步兵，我们用战车，我很担心他们从后边突然绕到我军之前袭击我们。"公子突说："派遣一些勇敢而不刚毅的兵士，和敌人一接触就赶紧退走，国君设下三批伏兵等待他们。戎人轻率而不整肃，贪婪而不团结，打赢了各不相让，打败了各不相救。前面的见到有财物俘虏，必然一意前进，前进而遭遇伏兵，必然赶快奔逃。后面的人不去救援，敌兵就没有后继者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胜。"郑庄公听从了公子突的意见。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①，衷戎师②，前后击之，尽殪③。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④，郑人大败戎师⑤。

【注释】

①祝聃：郑国大夫。

②衷戎师：将戎师截为数段。衷，中断，截断。

③尽殪(yì)：全部歼灭。殪，死。

④十一月甲寅：十一月无甲寅日，记日不确。

⑤郑人大败戎师：戎军先行遇伏者被全歼，郑军又打败崩溃的后继部队，故总说“大败戎师”。

【译文】

戎人的前锋部队遇到了伏兵就奔逃。祝聃追逐他们，把戎军从中截断，前后夹攻，将戎军先行遇伏的军队全部歼灭。戎军后继部队拼命奔逃。十一月甲寅，郑人把戎军打得大败而逃。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二月[①]，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②]。

10.2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10.3　六月壬戌[③]，公败宋师于菅[④]。辛未[⑤]，取郜[⑥]。辛巳[⑦]，取防[⑧]。

10.4　秋，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⑨]。郑伯伐取之。

10.5　冬十月壬午[⑩]，齐人、郑人入郕[⑪]。

【注释】

①十年：鲁隐公十年当周桓王七年，前713。

②齐侯：指齐僖公。郑伯：指郑庄公。中丘：在今山东临沂东北。

③壬戌：初七。

④菅(guān)：宋地名，在今山东单县北。

⑤辛未：十六日。

⑥郜(gào)：宋邑，在今山东城武东南。

⑦辛巳：二十六日。

⑧防：指西防，在今山东金乡西南。

⑨戴（zài）：通“载”，姬姓诸侯国，在今河南民权东稍北。

⑩壬午：二十九日。

⑪郕（chéng）：国名，故城在今山东范县。见隐公五年《经》。

【译文】

鲁隐公十年春周历二月，鲁隐公与齐僖公、郑庄公在中丘相会。

夏，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合齐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六月初七，鲁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十六日，攻取郜地。二十六日，攻取防地。

秋，宋国人、卫国人攻入郑国。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庄公攻下了戴国，取得了戴地。

冬，十月二十九日，齐国人、郑国人攻入郕国。

【传】

10.1 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①]，盟于邓[②]，为师期[③]。

【注释】

①癸丑：二十五日。

②邓：鲁地，在今山东兖州。

③为师期：决定出兵伐宋的日期。

【译文】

鲁隐公十年春周历正月，鲁隐公在中丘会见齐僖公、郑庄公。二月二十五日，在邓地结盟，决定出兵日期。

10.2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①]。

【注释】

①羽父：即公子翚。先会：先公而行以会师。

【译文】

夏季五月，羽父先行会合齐僖公、郑庄公，进攻宋国。

10.3 六月戊申①，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②。壬戌③，公败宋师于菅。庚午④，郑师入郜。辛未⑤，归于我。庚辰⑥，郑师入防。辛巳⑦，归于我。

【注释】

①戊申：六月无戊申日，当是记载误。

②老桃：宋地名，今址不详。

③壬戌：初七。

④庚午：十五日。

⑤辛未：十六日。

⑥庚辰：二十五日。

⑦辛巳：二十六日。

【译文】

六月戊申日，隐公在老桃会见齐僖公、郑庄公。初七，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十五日，郑国军队开进郜地。十六日，郑国把郜地归属于我国。二十五日，郑国军队又开进防地。二十六日，郑国把防地归属于我国。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①。以王命讨不庭②，不贪其土，以劳王爵③，正之体也④。"

【注释】

①正：行事合于正道。

②不庭：不朝。上年说“宋公不王”，所以说“不庭”。

③以劳王爵：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宋，不宜接受此土，鲁国爵尊，郑伯爵卑，所以将此土归于鲁，所以说“劳王爵”。劳，慰劳。王爵，指接受天子爵位之国。

④正之体：治理政事的主体。正，通“政”。

【译文】

君子说：“郑庄公这样做，可以说合于正道了。用天子的命令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自己不贪求土地，而以犒赏受天子的爵位的鲁国，这是得到治理政事的本体了。”

10.4　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①]。

【注释】

①不会王命：去年郑伯以王命讨宋，三国不会同伐宋，所以说“不会王命”。

【译文】

蔡国人、卫国人、郕国人没有按照天子的命令会师讨伐宋国。

秋七月庚寅[①]，郑师入郊，犹在郊[②]。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③]，郑伯围戴。癸亥[④]，克之，取三师焉[⑤]。

【注释】

①庚寅：初五。

②犹在郊：指郑国军队从郜、防回师，还驻扎在远郊，未入国都。

③壬戌：初八。

④癸亥：初九。

⑤取三师：俘虏了宋、卫、蔡三国的军队。三国已入戴，郑伯围而克之，故能取三国之师。

【译文】

秋，七月初五，郑国的军队进入本国的远郊，仍然停留在那里。宋军、卫军趁此攻进郑国，蔡军跟在后面进攻戴地。八月初八，郑庄公包围戴地。初九，攻克戴地，俘虏了宋、卫、蔡三国军队。

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译文】

宋军、卫军已经攻入郑国，而又为了攻打戴地才联合蔡军，蔡国人发怒，所以因三国军队不合作而导致失败。

10.5 九月戊寅[①]，郑伯入宋。

【注释】

①戊寅：九月无戊寅日，当为记载之误。

【译文】

九月戊寅，郑庄公率军攻入宋国。

10.6 冬，齐人、郑人入郕，讨违王命也[①]。

【注释】

①违王命：郕人“不会王命”，所以以“违王命”讨伐它。

【译文】

冬，齐军、郑军攻入郕国，这是讨伐郕国违背天子的命令。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①，滕侯、薛侯来朝②。

11.2　夏，公会郑伯于时来③。

11.3　秋七月壬午④，公及齐侯、郑伯入许⑤。

11.4　冬十有一月壬辰⑥，公薨⑦。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隐公十一年当周桓王八年，前712。

②滕：国名，姬姓，侯爵，在今山东藤县。此时国君名谥不详。薛：国名，任姓，侯爵，本居于薛城，在今山东藤县，春秋以后迁下邳，即今江苏徐州邳县。此时国君名谥不详。阎若璩《四书释地》谓齐湣王三年，封田文于薛，即薛亡之岁。

③郑伯：指郑庄公。时来：古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市北。

④壬午：初三。

⑤齐侯：此指齐僖公。许：国名，姜姓，周武王封文叔于许，故城在今河南许昌东，后多次迁徙。战国初灭于魏。

⑥壬辰：十五日。

⑦公薨：指鲁隐公被羽父杀。

【译文】

鲁隐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我国朝见。

夏，隐公在时来与郑庄公相会。

秋，七月初三，隐公与齐僖公、郑庄公进入许国。

冬,十一月十五日,隐公去世。

【传】

11.1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①。薛侯曰:"我先封②。"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③。薛,庶姓也④,我不可以后之。"

【注释】

①争长(zhǎng):争居首位。居首者先行礼。

②先封:指薛国立国在滕国之先。薛之祖先奚仲,为夏朝车正之官,所以薛封于夏代,在滕国之先。

③卜正:官名,天子卜官之长。

④庶姓:指与周姓不同姓。滕国姬姓,薛国任姓。

【译文】

鲁隐公十一年春,滕侯和薛侯前来朝见鲁君,争执行礼的先后。薛侯说:"我先受封。"滕侯说:"我是宗周的卜正。薛国是外姓,我不能落后于他。"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①。周谚有之曰②:'山有木,工则度之③;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④,异姓为后⑤。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⑥。君若辱贶寡人⑦,则愿以滕君为请。"

【注释】

①辱在:问候。辱表示谦敬,二国来朝隐公,所以这么说。寡人:少德之人,国君的谦称。

②周谚：周代俗语。

③度(duó)：剖分，削治。度音踱(入声)，《尔雅·释器》郭璞《注》引作“剫”，治木谓之剫。又可解为丈量长短。《汉书·律历志》所谓“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

④宗盟：会盟。

⑤异姓为后：陶鸿庆《左传别疏》云：“《周礼·秋官·司仪职》云：‘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郑《注》云：‘庶姓，无亲者也；异姓，昏姻也。’……哀二十四年《传》，周公及武公娶于薛，薛于鲁固昏姻也，故滕侯言‘庶姓’，公言‘异姓’，庶有卑称，而异存敌体。滕侯意主指斥，公意主平亭。一语之殊，辞气宛然。左氏修词精当如此。”

⑥诸任：与薛国同姓诸国。齿：并列。

⑦贶(kuàng)：赐予。

【译文】

鲁隐公派羽父向薛侯商量说：“承蒙国君和滕侯问候寡人，周的俗话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加以整治；宾客有礼貌，主人就加以选择。’宗周的会盟，异姓在后面。寡人如果到薛国朝见，就不敢和任姓诸国并列。如果承蒙国君加惠于我，那就希望国君同意滕侯的请求。”

薛侯许之，乃长滕侯①。

【注释】

①长滕侯：尊滕侯为先。

【译文】

薛侯同意，就让滕侯先行朝礼。

11.2　夏，公会郑伯于郲①，谋伐许也。

【注释】

①郲(lái):或作"时来",见《经》文。

【译文】

夏,隐公和郑庄公在郲地会见,策划进攻许国。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①,授兵于大宫②。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③,颍考叔挟辀以走④,子都拔棘以逐之⑤。及大逵⑥,弗及,子都怒。

【注释】

①甲辰:二十四日。

②授兵:古者兵器藏于国家,有兵事则颁发;事毕,仍须缴还。大宫:即"太宫",诸侯之太祖庙多叫太宫。此指郑国祖庙。

③公孙阏(è):郑国大夫,即子都。

④颍考叔挟辀(zhōu)以走:辀,车辕,车驾居中的弯曲车杠。在太庙内颁发兵车及兵器,车尚未驾马,故颍考叔为争夺此车,因挟辀以奔驰。

⑤棘:戟。

⑥大逵(kuí):大路,能同时行走九乘车马。杨伯峻曰:"盖国都必有其最宽阔而又四通之道路,皆可谓之逵。"

【译文】

郑庄公准备进攻许国时,五月二十四日,在太祖庙内颁发武器。公孙阏和颍考叔争夺兵车,颍考叔挟起车辕就跑,子都拔出戟追上去。追到大路上,没有追上,子都很愤怒。

11.3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①，傅于许②，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③，子都自下射之，颠④。瑕叔盈又以蝥弧登⑤，周麾而呼曰⑥："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⑦，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注释】

①庚辰：初一。

②傅：附着，围近。

③蝥弧(máo hú)：郑伯旗名。

④颠：从城上坠下。

⑤瑕(xiá)叔盈：郑国大夫。

⑥周：遍。麾(huī)：同"挥"。挥动旗帜以招大军。

⑦壬午：初三。

【译文】

秋，七月，隐公会合齐僖公、郑庄公进攻许国。初一，军队汇合攻打许城。颍考叔拿着郑庄公的旗帜"蝥弧"争先登城，子都从下边用箭射他，颍考叔摔下来死了。瑕叔盈又举着"蝥弧"登城，向四周挥动旗帜，大喊说："国君登城了！"于是郑国的军队全部登上了城墙。初三，郑庄公就进入了许城。许庄公逃亡到卫国。

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①，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②。"乃与郑人。

【注释】

①不共：不恭，不服从。

②寡人弗敢与(yù)闻：杨伯峻曰："鲁隐公一则曰许既伏罪，二则曰

我不敢与闻，其意盖欲保存许国而不私有之。”与闻，参与听闻，意即过问此事。

【译文】

齐僖公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国君说许国不恭顺，所以寡人才跟随国君讨伐它。许国既然已经认罪了，虽然国君有这样的好意，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于是就把许国领土送给了郑庄公。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①，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②，而假手于我寡人③。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④，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⑤，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⑥，吾将使获也佐吾子⑦。若寡人得没于地⑧，天其以礼悔祸于许⑨？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⑩。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⑪，如旧昏媾⑫，其能降以相从也⑬。无滋他族实逼处此⑭，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⑮，而况能禋祀许乎⑯？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⑰，亦聊以固吾圉也⑱。”

【注释】

①奉：事奉。许叔：许庄公之弟，名郑，谥桓公。许东偏：许国东部。

②不逞：不满。

③假手：借某人之手。

④唯是：就是这。一二父兄：指同姓群臣。共亿：相安无事。

⑤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hú)其口于四方：指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和协，相安，和睦相处。餬口，寄食。

⑥吾子：尊称，相当于“您”。抚柔此民：安顿好这些百姓。抚柔，安

抚。柔,和,安。

⑦获:郑国大夫公孙获。佐:协助。

⑧得没于地:指得以寿终。

⑨悔祸:撤除降予的祸害。

⑩无宁兹:愿使。无,发语词,无义。宁,宁可。兹,使。

⑪唯我郑国之有请谒:此句有省略,当为"唯我郑国之有请谒而是听"。请谒,请求。

⑫如旧昏媾:若旧通婚之国般相亲。昏媾,婚姻,姻亲。

⑬降以相从:屈己从人,即降格同意。

⑭无滋他族实逼处此:意为不要让旁人迫近这里。滋,同"兹",使。

⑮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杨伯峻曰:"此句承上文而来,谓若使他族逼近而居于此,以与郑国相争,则郑国将忙于救护败亡。"覆亡,挽救危亡。覆,救护。

⑯禋(yīn)祀许:主持许国的祭祀。禋,虔诚斋戒。

⑰不唯许国之为:即不仅为许国。

⑱聊:姑且。圉(yǔ):边境。

【译文】

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事奉许叔住在许都的东部,说:"上天降祸于许国,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意,而借寡人我的手惩罚他。寡人连一两个父老兄弟都不能相安,难道敢把讨伐许国作为自己的功绩?寡人有个兄弟,不能和睦相处,而使他四方求食,我难道还能长久占有许国?您应当帮着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我准备让公孙获来辅助您。假如寡人得以善终,上天可能又依礼而撤回加于许国的祸害,愿意许公再来治理他的国家。那时候只要我郑国对许国有所请求,许国可能还是会像对待老亲戚一样,降格而同意的。不要让别国逼近住在这里,来和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挽救危亡还来不及,难道还能替许国敬祭祖先吗?我让您留在这里,不仅为了许国,也是姑且巩固我的边疆。"

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1]，曰："凡而器用财贿[2]，无置于许[3]。我死，乃亟去之[4]。吾先君新邑于此[5]，王室而既卑矣[6]，周之子孙日失其序[7]。夫许，大岳之胤也[8]，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9]？"

【注释】

①许西偏：许国西部。

②而：你。财贿：财产。

③无：不要。

④亟：急，赶紧。

⑤吾先君新邑于此：郑国初封于西周，国土在今陕西华县东北二十里。东迁而后，郑桓公伐虢、桧而其土地，因立国于今河南新郑一带。

⑥卑：衰微。

⑦序：所承受的功业。

⑧大岳之胤(yìn)：太岳的后代。大岳，尧时的四岳。大，同"太"。胤，后代。

⑨其：通"岂"。

【译文】

于是，就让公孙获住在许城的西部，对他说："凡是你的器用财货，不要放在许国。我死后就赶紧离开这里。我祖先在这里新建城邑，周王室已经逐渐衰微，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一天天丢掉自己的事业。而许国，是四岳的后代，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宗周，我哪里还能和许国争夺呢？"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1]。礼，经国家[2]，定社

稷[3]，序民人[4]，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5]，服而舍之[6]，度德而处之[7]，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8]，无累后人[9]，可谓知礼矣。"

【注释】

①于是：在这件事上。

②经：经营治理。

③定：安定。

④序民人：使百姓有秩序。

⑤无刑：不守法度。

⑥服：服从。

⑦度德：指郑国根据自己的威望。

⑧相(xiàng)时而动：选择有利时机而后行动。此指"我死乃亟去之"而言。

⑨无累后人：不给后人留下忧惧。累，恐，忧。

【译文】

君子说："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秩序、使后代有利的大法。许国违背法度而庄公讨伐他们，服罪了就宽恕他们，揣度自己德行而决定事情，衡量自己的力量而办理事务，看准了时机而行动，不要给后人留下忧惧，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11.4　郑伯使卒出豭[1]，行出犬鸡[2]，以诅射颍考叔者[3]。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4]。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5]，又无威刑[6]，是以及邪[7]。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注释】

①卒：古代的军队编制，百人为卒。豭(jiā)：公猪。

②行(háng)：古代的军队编制，二十五人为行。出犬鸡：或出犬，或出鸡。《诗经·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毛《传》云：“三物，豕、犬、鸡也。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鸡。”是古人祭神以诅人用豕、犬、鸡三物。

③以诅射颍考叔者：杨伯峻参石韫玉《读左卮言》曰：“射颍考叔者明知为公孙阏，而郑庄公佯为不知，使军士诅咒之。窃疑公孙阏即《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中“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之子都。其人貌美，得庄公之宠幸，故庄公不欲加之以刑，为平众怒计，乃出此策。”诅，诅咒，祭神使之加祸于某人。

④失政刑：失去正常的政令和刑罚。

⑤德政：有道德的政治。

⑥威刑：有威信的刑罚。

⑦及邪：发生邪恶。此指战斗中郑国大臣不和，自相残杀。

【译文】

郑庄公让一百名士兵拿出一头公猪，二十五人拿出一条狗和一只鸡，来诅咒射死颍考叔的凶手。君子说：“郑庄公失掉了政令和刑罚。政令用来治理百姓，刑罚用来纠正邪恶。既缺乏有道德的政治，又没有威严的刑法，所以才发生邪恶。已经发生邪恶而加以诅咒，有什么好处呢？”

11.5 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①]，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②]：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③]。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④]，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注释】

①王：指周桓王。刘：在今河南偃师南。鄔（wū）：在刘的西南。蒍（wěi）：在今河南孟津东北。邘（yú）：在今河南沁阳西北邘台镇。

②苏忿生：周武王时为司寇，受封于温。

③温：即隐公三年“取温之麦”的温，故城在今河南温县西稍南。杨伯峻曰：“此所谓温田者，亦王田之在温者耳，非以其全邑与郑，故温仍得为苏氏邑。”原：在今河南济源北。絺（chī）：在今河南沁阳西。樊：又叫阳樊，在今河南济源东南。隰（xí）郕：在今河南武陟西南。欑（zuàn）茅：在河南修武。向：在今河南济源南。盟：在今河南孟县南。州：在今河南沁阳东。陉（xíng）：在今河南沁阳西北。隤（tuí）：在今河南获嘉北。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

④恕：恕道。

【译文】

周天子在郑国取得鄔、刘、蒍、邘的田地，却给了郑国人原来属于苏忿生的田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君子因此而知道桓王会失去郑国了。按照恕道办事，是德的准则，礼的常规。自己不能保有，就拿来送给别人。别人不再来朝见，不也应该吗？

11.6 郑、息有违言[①]，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②]，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③]，不征辞[④]，不察有罪[⑤]，犯五不韪[⑥]，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注释】

①息：一作鄎，姬姓国，在今河南息县。违言：指责之言。

②竟：通“境”。此指郑国境内。

③亲亲：亲近亲戚。郑、息同为姬姓，应该相亲。

④征辞：明察其言语。指郑、息两国言语不和，应明辨是非。征，明察。

⑤察有罪：知道罪过在哪里，分清曲直。

⑥不韪（wěi）：不是，错误。

【译文】

郑国和息国之间言语上有了冲突，息侯就进攻郑国。郑庄公和息侯在郑国境内作战，息国的军队大败而回。君子因此而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了：不衡量德行，不考虑力量，不亲近亲邻，不分辨是非，不知道罪过在哪里，息国犯了这五种错误，还去讨伐别人，他的丧失军队，不也是活该吗！

11.7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①，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②。

【注释】

①壬戌：十四日。

②报：报复。

【译文】

冬季十月，郑庄公带着虢国的军队攻打宋国。十四日，把宋国的军队打得大败，以报复宋国攻入郑国的那次战役。

宋不告命①，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②，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③。

【注释】

①命：指国家大事，政令。

②臧否（zāng pǐ）：善恶得失。古人常以臧否二字用于师旅。

③“虽及灭国”四句：春秋时战争中即使国被灭，被灭的一方不报告战败，胜利的一方不报告战胜，也不记在简册上，这是《春秋》记史的惯例。策，册。春秋时期书写于竹木之上。用木的叫方或牍，用竹的叫简或册。

【译文】

宋国没有前来报告这件事，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凡是诸侯发生大事，前来报告就记载，不然就不记载。出兵顺利或者不顺利，也是一样。即使国家被灭亡，被灭的不报告战败，胜利的不报告战胜，也不记载在简册上。

11.8 羽父请杀桓公[①]，将以求大宰[②]。公曰：“为其少故也[③]，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④]，吾将老焉[⑤]。”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⑥]。

【注释】

①羽父：即公子翚。

②大宰：即太宰，官名，有二义，一指一般官职，一指冢宰、执政、卿相。各国情况不同，权位也不同。鲁国本无太宰之官，此指执政之官。羽父想杀掉桓公以求为执政。

③少：年少。

④营：营建。菟（tú）裘：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菟裘氏。”则以前为嬴姓小国。

⑤老：告老退位。

⑥谮(zèn):进谗言,诬陷。

【译文】

鲁国大夫羽父请求杀掉桓公,想借此求得执政的官职。隐公说:从前由于他年轻的缘故,所以我代为摄政,现在我打算把国君的位子交还给他。我已经派人在菟裘建筑房屋,打算退休养老了。”羽父害怕了,反而在鲁桓公那里诬陷鲁隐公而请求桓公杀死隐公。

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①,止焉②。郑人囚诸尹氏③,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④,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⑤,馆于寪氏⑥。壬辰⑦,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⑧,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⑨。不书葬,不成丧也⑩。

【注释】

①狐壤:郑地名,在今河南许昌北。

②止:俘获。此指隐公被俘获。

③尹氏:郑国大夫。

④主钟巫:钟巫神牌位。钟巫,神名,尹氏所立之祭神。

⑤齐:同“斋”,斋戒,古人祭祀前须先斋戒。社圃:园名。

⑥馆:住宿。寪(wěi)氏:鲁国大夫。

⑦壬辰:十五日。

⑧贼:杀手。

⑨有死者:有被枉杀的。

⑩不书葬,不成丧也:意谓桓公没有按人君之礼安葬隐公。

【译文】

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率兵同郑国人在狐壤打仗,被俘获。郑

国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所祭神主钟巫之前祷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国而在鲁国立了钟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那里。十五日，羽父让杀手在寪家刺杀隐公，立桓公为国君，并且讨伐寪氏，寪氏有人被杀害。《春秋》不记载安葬隐公，是因为桓公没有按国君的规格正式为隐公举行丧礼。

桓公

【题解】

桓公，鲁国第十五代国君。名允，一名轨，鲁惠公之子，鲁隐公之弟。由于是惠公正室夫人仲子所生，所以被立为太子。惠公去世时年纪尚幼，由其兄公子息（鲁隐公）摄政。鲁隐公被弑后，于前711年即位，在位十八年。前694年桓公赴齐，齐襄公指使公子彭生杀桓公。鲁桓公有四子：庶长子庆父，庶次子叔牙，嫡长子公子同，嫡次子季友。桓公死后，鲁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庆父、叔牙、季友三兄弟后代演化成权分鲁国的“三桓”。在桓公时代，楚国初步登上中原争霸的政治舞台。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1]，公即位。

1.2　三月，公会郑伯于垂[2]，郑伯以璧假许田[3]。

1.3　夏四月丁未[4]，公及郑伯盟于越[5]。

1.4　秋，大水[6]。

1.5　冬十月。

【注释】

①元年:鲁桓公元年当周桓王九年,前711年。

②郑伯:指郑庄公。

③以璧假许田:指郑庄公以祊地加玉璧与鲁换许田。隐公八年,郑庄公曾派人请求用祊交换鲁国的许田。假,暂借。此为交易,讳言之,所以说“假”。

④丁未:初二。

⑤越:古地名,在今山东曹县一带。

⑥大水:大水成灾。

【译文】

鲁桓公元年春周历正月,鲁桓公即位。

三月,桓公在垂地与郑庄公相会,郑庄公用璧和祊地交换许田。

夏四月初二,桓公与郑庄公在越地会盟。

秋,大水成灾。

冬十月。

【传】

1.1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①。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②。

【注释】

①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隐公八年记郑“以祊易许”,未说明鲁是否已送交许田,大概鲁接受祊地而不送许田,所以郑人乘修好之机再请祭祀周公,以促成这桩交易。

②为周公、祊故:为了请求祭祀周公和以祊交换许田的缘故。

【译文】

鲁桓公元年春,鲁桓公即位,对郑国恢复友好。郑人请求重新祭祀

周公、完成祊田的交换。桓公答应了。三月，郑庄公又加上璧玉来做许田的交易，这是为了请求祭祀周公和以祊交换许田的缘故。

1.2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1]。盟曰："渝盟[2]，无享国[3]。"

【注释】

①结祊成：指巩固祊地的交换。

②渝(yú)盟：背弃盟约。

③享国：享有其国。

【译文】

夏四月初二，鲁桓公和郑庄公在越地结盟，这是为祊田的交换表示友好。誓词说："如果违背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

1.3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译文】

秋，发大水。凡是平原被水淹了叫做大水。

1.4 冬，郑伯拜盟[1]。

【注释】

①拜盟：拜谢结盟。

【译文】

冬，郑庄公前来拜谢结盟。

1.5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①，目逆而送之②，曰："美而艳③。"

【注释】

①华父督：名督，字华父，宋戴公之孙，好父说之子。孔父：名嘉，宋大司马。

②目逆而送之：人从对面来，先眼看着她走来，等她走过后，又盯着她的背影看她走远。逆，迎。

③美而艳：美丽动人。美指面目姣好，艳指光彩动人。按，此条应与下年《传》文"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连读。

【译文】

宋国的华父督在路上见到孔父的妻子，他眼看她从对面走过来，又回过头从后面盯着她走过去，说："既美丽，又动人。"

二年

【经】

2.1　二年春①，王正月戊申②，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③。

2.2　滕子来朝④。

2.3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⑤，以成宋乱⑥。

2.4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⑦。戊申⑧，纳于大庙⑨。

2.5　秋七月，杞侯来朝⑩。

2.6　蔡侯、郑伯会于邓⑪。

2.7　九月，入杞⑫。

2.8　公及戎盟于唐⑬。

2.9 冬,公至自唐[14]。

【注释】

①二年:鲁桓公二年当周桓王十年,前710。

②正月戊申:正月无戊申日,当记日有误。

③与夷:即宋殇公。此年是宋殇公十年。

④滕子:滕国国君。

⑤齐侯:即齐僖公。陈侯:即陈桓公。郑伯:即郑庄公。稷:宋地名,在今河南商丘。

⑥以成宋乱:隐公三年,宋公子冯出居于郑。宋殇公与孔父多次与郑交战,华父督杀宋殇公而欲迎立公子冯,符合郑国的愿望。华父督又贿赂各国,因此鲁、齐、陈、郑会于稷,成全华父督之乱,树立华氏政权。成,成全。

⑦郜大鼎:鼎为郜国所铸,所以称为郜鼎。郜,在今山东成武东南,是年为宋所灭。

⑧戊申:初九。

⑨大庙:即鲁国太庙周公庙。大,同“太”。

⑩杞侯来朝:桓公即位,所以来朝。

⑪蔡侯:指蔡桓侯。邓:蔡国地名,其地在蔡之北、郑之南,在今河南郾城东南。

⑫入杞:指鲁国攻入杞国,《经》文不记名字,盖率兵者非卿。

⑬唐:鲁国地名,在今山东鱼台东北。

⑭公至自唐:指桓公从唐地回来。《春秋》凡记“至自”某地,都是回国后告于宗庙。

【译文】

二年春,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华父督杀害他的君主与夷和大夫孔父。

滕子来我国朝见。

三月，鲁桓公与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相会于稷地，是为了成全宋国之乱。

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初九，把鼎放入太庙。

秋七月，杞侯来我国朝见。

蔡桓公、郑庄公相会于邓地。

九月，攻入杞国。

鲁桓公与戎国在唐地结盟。

冬，桓公从唐地回来告于祖庙。

【传】

2.1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①]。公怒，督惧，遂弑殇公[②]。

【注释】

①孔氏：杨伯峻曰："孔父此时犹未以孔为氏，'孔氏'是追书之辞。"

②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公羊传》、《穀梁传》二处记此事，以为华父督欲弑殇公而先杀孔父，与《左传》所叙有出入。

【译文】

二年春，宋卿华父督攻打孔氏，杀死了孔父而占有他的妻子。宋殇公发怒，华父督害怕了，就把殇公也杀死了。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①]，故先书弑其君。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华氏也。

【注释】

①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此句解释《经》文。君子认为

《经》文先写宋督杀宋殇公，后写杀孔父，是宋督心中已无国君，然后才有此恶行。据隐公三年记载，孔父为顾命大臣，宋督杀孔父，则心目中已是无君了。动于恶，指杀害大臣的罪恶行为。

【译文】

君子认为华父督心里早已没有国君，然后才产生这种罪恶行动，所以《春秋》先记载弑其君。鲁桓公和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在稷地会见，商讨平定宋国的内乱。由于接受了贿赂的缘故，便建立华氏政权。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①]，民不堪命[②]。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③]，先宣言曰[④]："司马则然[⑤]。"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⑥]，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注释】

①十年十一战：宋殇公在隐公四年即位，到隐公十一年，共打了十一仗。其中除了隐公五年取邾田与郑无关外，其余皆宋、郑交战。

②不堪：不能忍受。

③故：有意。因：承。

④宣言：扬言。

⑤司马则然：大司马要这样做。司马掌管全国军队，且孔父嘉为宋执政大臣，所以宋督早就宣扬说，频繁战争，是大司马要这样做的。把责任推给孔父嘉。

⑥庄公：即公子冯，其时出居于郑。

【译文】

宋殇公即位以后，十年之中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能忍受。孔

父嘉做司马，华父督做太宰，华父督故意利用百姓的不能忍受，先宣扬说："这都是司马要这样干的。"在杀了孔父和殇公之后，他把庄公从郑国召回并立他为国君，以此来亲近郑国。同时又把郜国的大鼎送给鲁桓公，对齐、陈、郑诸国也都馈送财礼，所以华父督就当了宋公的宰相。

2.2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

【译文】

夏四月，桓公从宋国取来了郜国的大鼎。初九，把大鼎安放在太庙里。这件事不符合礼制。

臧哀伯谏曰[①]："君人者将昭德塞违[②]，以临照百官[③]，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④]，大路越席[⑤]，大羹不致[⑥]，粢食不凿[⑦]，昭其俭也。衮、冕、黻、珽[⑧]，带、裳、幅、舄[⑨]，衡、紞、纮、綖[⑩]，昭其度也。藻、率、鞞、鞛[⑪]，鞶、厉、游、缨[⑫]，昭其数也[⑬]。火、龙、黼、黻[⑭]，昭其文也[⑮]。五色比象[⑯]，昭其物也。钖、鸾、和、铃[⑰]，昭其声也。三辰旂旗[⑱]，昭其明也[⑲]。夫德，俭而有度[⑳]，登降有数[㉑]。文、物以纪之[㉒]，声、明以发之[㉓]，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注释】

①臧哀伯：鲁大夫，名达，僖伯之子。

②昭：显扬。塞：堵塞。违：邪，不合德义，违礼之事。

③临照：监视。

④清庙茅屋：以茅草盖屋作太庙。清庙，太庙。

⑤大路：一种车，此处用于祀天。其中木辂最朴素，玉辂最奢华。路，指君主所乘之车。越席：用蒲草结成的席，铺于大辂中作车垫。

⑥大羹：肉汁。祭祀用大羹。不致：仅煮而不用酸、苦、辛、咸、甘五味调和。

⑦粢食（zī sì）不凿：祭祀用的主食不舂。粢食，主食。《周礼·小宗伯》有六粢，即六种主食，黍、稷、稻、粱、麦、苽（gū，今谓之茭米）。祭祀以用黍、稷为常。凿，舂。

⑧衮（gǔn）：古代天子及上公的礼服。祭祀时穿用。冕：古代礼帽，大夫以上用。黻（fú）：祭服上用皮革做成以遮蔽腹膝之间的蔽膝。珽（tǐng）：天子所用笏，长三尺，一名大圭。古代天子以至士，朝见皆执笏。

⑨带：指大带。礼服上用以束腰，其余下垂部分叫绅。等级不同，其带装饰不同。裳：下身的衣服，也叫裙。幅（bī）：绑脚布，古人以布缠足背，上至于膝。与近代的绑腿相似。舄（xì）：古代一种双底鞋，天子、诸侯有吉事时穿用。

⑩衡：衡笄，用来固定帽子。紞（dǎn）：冠冕上用以系瑱玉（又叫充耳）的带子。纮（hóng）：冠冕上的纽带，由颌下挽上而系在笄的两端。綖（yán）：冠冕上的一种装饰，盖在冕上的一块布。

⑪藻：垫玉的木板，上以粉白画水藻文。率（lǜ）：亦作“帨”，佩巾。鞞（bǐng）：刀鞘。鞛（běng）：佩刀刀把上的装饰物。

⑫鞶（pán）：皮做的束衣带。厉：鞶带下垂作为装饰的部分。游（liú）：同“旒”，古代旌旗上悬垂的飘带。缨（yīng）：也叫“鞅”，套在马颈上的革带，驾车时用。

⑬昭其数：藻、率等八种物品各依地位之高低而不同。

⑭火、龙、黼（fǔ）、黻：皆衣裳上的花纹。火形是半环。龙即画成龙形。黼是黑白两色刺绣成一对斧头形。黻是用黑青两色刺绣成

两个相背之弓形的花纹。

⑮昭其文：此四者均为文采，故云昭其文。

⑯五色：青、黄、赤、白、黑，古代以此为正色。比象：即用五色绘画山、龙、花、虫之象。

⑰钖(yáng)：马额头上的金属装饰，走时发出声响。鸾：通"銮"，古代的一种车铃。置于马嚼子或车衡上方。和：设在车轼(车前横木)上的小铃。铃：指设在旌旗上的小铃。

⑱三辰：日、月、星。旂(qí)旗：古代旗帜的总称。

⑲昭其明：旂旗所以为标志，且画有日、月、星、辰，故曰昭明。

⑳有度：有一定的制度。

㉑登降：增减。有数：有一定数量。

㉒文：指上文之火、龙、黼、黻。物：指五色比象。

㉓声：指钖、鸾、和、铃。明：指三辰旂旗。

【译文】

臧哀伯劝阻说："作为百姓的君主，要发扬道德而阻塞邪恶，以为百官的表率，即使这样，仍然担心有所失误，所以显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因此太庙用茅草盖屋顶，祭天之车用蒲草席铺垫，肉汁不加调料，主食不吃舂过的米，这是为了表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鞋子、横簪、瑱绳、冠系、冠布，都各有规定，用来表示衣冠制度。玉垫、佩巾、刀鞘、鞘饰、革带、带饰、飘带、马鞅，各级多少不同，用来表示各个等级规定的数量。画火、画龙、绣黼、绣黻，这都是为了表示文饰。五种颜色绘出各种形象，这都是为了表示色彩。钖铃、鸾铃、轼铃、旗铃，这都是为了表示声音。画有日、月、星的旌旗，这是为了表示标志。行为的准则应当节俭而有制度，增减也有一定的数量。用文饰、色彩来记录它，用声音、旗帜来发扬它，以此向文武百官作表率，百官才有警戒和畏惧，不敢违反纪律。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1]，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2]，其又何诛焉[3]？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4]。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5]，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注释】

①赂器：郜鼎本受贿而得，所以称之为赂器。

②象之：以此为榜样。

③诛：惩罚。

④章：显示，表明。

⑤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武王与商纣王战于牧野，灭商，纣王自焚死。成王七年，营建雒邑。迁鼎之事，恐非武王所为，臧哀伯顺口说及。九鼎，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三代时奉为传国之宝。雒邑，即王城，在今河南洛阳。

【译文】

“现在废除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贿赂来的器物放在太庙里，公然展示给百官看，百官也模仿这种行为，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由于官吏的邪恶。官吏的失德，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郜鼎放在太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吗？周武王打败商朝，把九鼎迁到雒邑，当时的义士还有人认为他不对，更何况把表明邪恶叛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里，这又该怎么办？”桓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1]：“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2]！君违不忘谏之以德[3]。”

【注释】

①内史：周王室官名，掌策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凡四方之事书则读之。以当时人观之，通晓神道与天道，能言吉凶。详见庄公三十二年《传》。

②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有后，指臧哀伯之后代能长享禄位。杨伯峻曰："以鲁大夫言，臧氏享世禄为最久，哀二十四年犹有鲁侯伐齐，乞灵于臧氏，臧石帅师会之，取廪丘之记载。"

③违：违背礼制。

【译文】

周朝的内史听说了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在鲁国恐怕能长享禄位吧！国君违背礼制，他没有忘记以道德来劝阻。"

2.3 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

【译文】

秋七月，杞侯来鲁国朝见，态度不够恭敬。杞侯回国，桓公就策划讨伐他。

2.4 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①]。

【注释】

①始惧楚：此年为楚武王之三十一年，中原诸国患楚自此始。楚，又叫荆，芈姓国，初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后迁枝江(也叫丹阳)。楚武王时迁郢，即今湖北江陵北之纪南城。

【译文】

蔡桓侯、郑庄公在邓地会见，从这时起两国开始对楚国有所畏惧。

2.5 九月，入杞，讨不敬也。

【注释】

①入杞，讨不敬也：杨伯峻曰："僖二十七年《传》云：'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又云：'秋，入杞，责无礼也。'与此《传》事同而文异。"

【译文】

九月，攻入杞国，这是由于讨伐杞侯的不恭敬。

2.6 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①。

【注释】

①旧好：指隐公二年秋八月曾与戎结盟。

【译文】

桓公和戎在唐地结盟，这是为了重修过去的友好邦交。

2.7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①，饮至②，舍爵③，策勋焉④，礼也。特相会⑤，往来称地⑥，让事也⑦。自参以上⑧，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

【注释】

①反：返回。

②饮至：诸侯朝天子、朝诸侯、参加盟会、征战，行前应亲自祭告祖庙，返回时，又应亲自祭告祖庙，祭后会群臣饮酒，叫饮至。

③舍(shè)爵：饮酒。舍，置。爵，酒杯。

④策勋：有功劳者书之于策，叫策勋，也叫书劳。

⑤特相会：指鲁公单独与另一国君相见。特，单独。

⑥往来称地：无论鲁公前往还是他国国君前来，都记载会见的地点。

⑦让事：二人单独相会，彼此谦让为主，叫让事。

⑧参：通“三”。

【译文】

冬季，桓公从唐地回来，《春秋》所以记载，是由于回来后祭告了宗庙。凡是国君出国之前，要祭告宗庙；回来，也要祭告宗庙，还要宴请臣下，互相劝酒，把功劳记载在档案里，这是合于礼的。两国国君单独会见，来回都只记载会见的地点，这是互相谦让谁为会首的会见。会见的国君在三个以上，那就在去他国时记载会见的地点，他国国君前来就不记载会见地点而仅仅记载会见，这是盟主已在会前决定，只是完成会见手续罢了。

2.8　初[①]，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②]，命之曰仇[③]。其弟以千亩之战生[④]，命之曰成师。师服曰[⑤]：“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⑥]，义以出礼，礼以体政[⑦]，政以正民[⑧]。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⑨]。嘉耦曰妃[⑩]，怨耦曰仇[⑪]，古之命也[⑫]。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⑬]，兄其替乎[⑭]？”

【注释】

①初：当初，此是追叙前事。

②姜氏：齐侯女。穆侯四年，娶齐女为夫人。条之役：据《史记·晋世家》，条之役在晋穆侯七年（前805），当周宣王二十三年，鲁孝公二年。《竹书纪年》载“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

逋”。条，条戎，故地在今陕西安邑。

③仇：晋文侯之名。条之役王师与晋师俱败逃，晋穆侯不悦，正在此时姜氏生太子，所以叫他仇。

④千亩之战：发生在晋穆侯十年（前802），当周宣王二十六年，晋攻千亩获胜。千亩，在今山西安泽北。

⑤师服：晋国大夫。

⑥名以制义：名字是用来表示道义。

⑦礼以体政：礼为政治、政法之本体。体，本体。

⑧正民：端正百姓的行为。

⑨易：相反。

⑩嘉耦曰妃（pèi）：美好姻缘叫妃。

⑪怨耦曰仇：夫妻相恶叫仇。

⑫命：名。

⑬兆乱：预兆祸乱。

⑭兄：指太子仇。替：衰微。

【译文】

当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之战的时候生了太子，此战晋国战败，所以取名叫仇。仇的兄弟是在千亩之战时生的，此战晋国获胜，因此取名叫成师。师服说：“奇怪呀，国君给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取名表示一定的意义，意义产生礼仪，礼仪是政事的骨干，政事端正百姓行为，所以政事没有失误百姓就服从，相反就发生动乱。相爱的夫妻叫妃，相怨的夫妻叫仇，这是古代人命名的方法。现在国君给太子取名叫仇，他的兄弟叫成师，这就开始预示祸乱了。做哥哥的恐怕要衰微了吧？”

惠之二十四年①，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②，靖侯之孙栾宾傅之③。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④，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⑤，诸侯立家⑥，卿置侧室⑦，大夫有贰

宗[8]，士有隶子弟[9]，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10]。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11]。今晋，甸侯也[12]，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注释】

①惠之二十四年：即前745。惠，即鲁惠公。

②封桓叔于曲沃：《史记·晋世家》：“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

③靖侯：桓叔之高祖。栾宾：字宾父，为桓叔之叔祖。傅之：相之，辅佐他。

④本：根本。末：枝叶。

⑤天子建国：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

⑥诸侯立家：诸侯分采邑与卿大夫，谓之立家。

⑦侧室：指庶子，亦为官名。

⑧贰宗：官名，以大夫宗室之弟担任。

⑨士有隶子弟：士自以其子弟为仆隶。

⑩等衰(cuī)：等差，等级。杨伯峻曰：“庶民以及工商，其中不再分尊卑，而以亲疏为若干等级之分别。”

⑪服事：服从。觊觎(jì yú)：非分的企图。

⑫甸侯：周王朝甸服的诸侯。甸服，周有天下，规定天子王城外方圆千里以内的诸侯为甸服。晋为甸侯，其地位原不甚高，不能封赐卿大夫立家。

【译文】

鲁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发生动乱，所以把桓叔封在曲沃，靖侯的孙子栾宾做他的辅相。师服说：“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大而枝节

小，这样才能稳固。所以天子封建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的采邑，卿设置同宗兄弟为侧室官，大夫又有宗室子弟为贰宗官，士有仆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亲疏，都有大小不同的等级。所以百姓才肯事奉长上，身居下位的人也没有什么非分的念头。现在晋国是王畿之内的甸服侯国，而又另外建立侯国，它的根本既已衰弱，还能够长久吗？”

惠之三十年①，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②，不克。晋人立孝侯③。惠之四十五年④，曲沃庄伯伐翼⑤，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⑥。鄂侯生哀侯⑦。哀侯侵陉庭之田⑧。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⑨。

【注释】

①惠之三十年：即前739。

②纳：接纳。曲沃本晋都，穆侯时迁都到绛（即翼）。昭侯把桓叔封在曲沃。潘父要迎桓叔入晋都，所以说“纳”。

③晋人立孝侯：《史记·晋世家》：“昭侯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孝侯，即晋孝侯，姓姬名平，晋昭侯之子，晋国第十三任君主。

④惠之四十五年：即前724。

⑤庄伯：桓叔子鲜。晋孝侯八年，桓叔死，子鲜代之，称为曲沃庄伯。翼：即绛地，当时晋都，在今山西翼城东南。

⑥鄂侯：即晋鄂侯，姓姬名郄，晋孝侯之子，晋国第十四任君主，在位六年。

⑦哀侯：即晋哀侯，姓姬名光，晋国第十五任君主，在位九年。

⑧陉（xíng）庭：翼南边境小城。

⑨南鄙：此指陉庭南部边境的人。启，引导。

【译文】

鲁惠公三十年，晋国的潘父弑昭侯而准备接纳桓叔，没有成功。晋国人立了孝侯。鲁惠公四十五年，曲沃庄伯攻打翼城，弑孝侯。翼城人立他的兄弟鄂侯。鄂侯生了哀侯。哀侯侵占陉庭地方的田土。陉庭南部边境的人引导曲沃攻打翼城。

三年

【经】

3.1 三年春正月①，公会齐侯于嬴②。

3.2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③。

3.3 六月，公会杞侯于郕④。

3.4 秋七月壬辰朔⑤，日有食之，既⑥。

3.5 公子翚如齐逆女⑦。

3.6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⑧。

3.7 公会齐侯于讙⑨。

3.8 夫人姜氏至自齐⑩。

3.9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⑪。

3.10 有年⑫。

【注释】

①三年：鲁桓公三年当周桓王十一年，前709。

②齐侯：指齐僖公。嬴：在今山东莱芜西北。

③卫侯：指卫宣公。胥命：互相申约，但不歃血设盟，泛指一般的会见。蒲：卫地名，在今河南长垣。

④郕：在今山东宁阳东北。

⑤朔：初一。此日为前709年7月17日。

⑥日有食之，既：即发生了日全食。《汉书·五行志》云："京房《易传》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黄。"

⑦公子翚如齐逆女：杨伯峻曰："旧礼，除天子外，取妻皆必亲迎。但《春秋》无诸侯迎夫人之文，恐诸侯之亲迎，不出国境，出国境则使卿代迎。"

⑧讙(huān)：鲁地名，在今山东肥城。

⑨公会齐侯于讙：此事无《传》文说明，可能为桓公迎亲。

⑩姜氏：齐侯女。

⑪聘：外交访问。

⑫有年：五谷皆熟叫有年，即丰年。

【译文】

鲁桓公三年春正月，桓公与齐僖公在嬴地相会。

夏，齐僖公、卫宣公在蒲地会谈。

六月，桓公与杞侯在郕地相会。

秋七月初一凌晨，发生日全蚀。

公子翚去齐国迎接齐女。

九月，齐僖公送姜氏到讙地。

桓公与齐僖公在讙地相会。

夫人姜氏从齐国来到我国。

冬，齐僖公派他的弟弟年来我国聘问。

五谷丰收。

【传】

3.1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①，次于陉庭②。韩万御戎③，梁弘为右④，逐翼侯于汾隰⑤，骖絓而止⑥。夜获之，及栾共叔⑥。

【注释】

①曲沃武公:隐公七年,曲沃庄伯死,其子称继位,是为武公。

②次:军队停留两宿以上。古代军队在外,住一夜叫“舍”,两夜叫“信”,两夜以上叫“次”。

③韩万:曲沃桓叔之子,武公的叔父,受封于韩,因以为姓。韩,国名,姬姓,在今山西河津东。据《竹书纪年》,春秋前晋文侯二十一年灭之。御戎:驾驭兵车。

④梁弘:曲沃之臣。为右:即车右,拿着戈盾,以防备非常。古代兵车,主将在中,御者在左,车右在右。

⑤逐翼侯于汾隰(xí):汾水源出山西宁武西南之管涔山,西南流经静乐西,东南流经太原,折而西南,经介休、灵石、霍、洪洞、临汾诸地之西,至新绛东南折而西流,至河津西南入黄河。此逐翼侯之地当在今襄汾、曲沃之间。翼侯,即晋哀侯。汾,汾水。隰,水边低地。

⑥骖(cān):古代兵车一车四马,中间两马叫服,两边二马叫骖。絓(guà):绊住,挂碍。

⑦栾共叔:即曲沃桓叔之傅栾宾之子,名成。《国语·晋语一》云:“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共子辞而死之。”《晋世家》云:“哀侯九年,伐晋于汾旁,虏哀侯。”则哀侯与栾共叔俱死。

【译文】

鲁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进攻翼城,军队驻扎在陉庭。韩万为武公驾车,梁弘作为车右,在汾水边的低洼地追赶晋哀侯,由于骖马被绊住才停下来。夜里,俘获了晋哀侯和栾共叔。

3.2 会于嬴,成昏于齐也。

【译文】

桓公和齐僖公在嬴地会见，这是由于和齐女订婚。

3.3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译文】

夏季，齐僖公、卫宣公在蒲地只是会谈，没有结盟。

3.4 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①]。

【注释】

①求成：要求讲和。上年鲁“入杞，讨不敬”，所以此年杞侯要求讲和。

【译文】

桓公和杞侯在郕地会见，这是由于杞国要求议和。

3.5 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①]。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②]，嫁于敌国[③]，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④]，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⑤]。

【注释】

①公子：公子翚此行是重修前代国君旧好，所以《春秋》称他为公子。

②公女：公室女子。

③敌国：对等的国家。敌，匹敌，同等。

④公子：男女通用，此指女公子，即国君之女。

⑤则上大夫送之：按，“凡公女”至此是解释为什么说齐侯“非礼”。诸侯嫁女不自送，齐侯自送，所以说“非礼”。杨伯峻曰：“《士昏礼》云：‘舅饔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郑玄《注》云：‘送者，女家有司也。’则纵大夫与士嫁女，主人亦不自送。”

【译文】

秋，公子翚到齐国迎接齐女。因为是重修前代国君的友好关系，所以《春秋》称翚为“公子”。齐僖公护送姜氏出嫁，到了谨地，这是不合于礼的。凡是本国的公室女子出嫁到同等级国家，如果是国君的姐妹，就由上卿护送她，以表示对前代国君的尊敬；如果是国君的女儿，就由下卿护送她。出嫁到大国，即便是国君的女儿，也由上卿护送她。嫁给天子，各位大臣都要去护送她，国君不亲自护送。出嫁到小国，就由上大夫护送她。

3.6 冬，齐仲年来聘①，致夫人也②。

【注释】

①齐仲年来聘：古时诸侯女子出嫁，又派大夫随后加以聘问。

②致：护送，此指对被护送者尽到责任。

【译文】

冬季，齐仲年前来聘问，这是为了把姜氏护送到鲁都。

3.7 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①，故逐之，出居于魏②。

【注释】

①芮(ruì):诸侯国名,姬姓,在今陕西大荔东南。宠人:即宠姬。

②魏:此指古魏国,即《诗经·国风·魏风》之魏,在今山西芮城东北。杨伯峻曰:"芮城县西三十里郑村有芮伯城,当为芮伯万被逐所居之地。"此句为明年秦国侵芮一事张本。

【译文】

芮伯万的母亲芮姜嫌恶芮伯的宠姬太多,因此把他赶走,让他住到魏城。

四年

【经】

4.1 四年春正月①,公狩于郎②。

4.2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③。

【注释】

①四年:鲁桓公四年当周桓王十二年,前708。

②狩:冬猎叫狩。郎:在今山东鱼台东北。

③宰:官名,掌管王家内外事务。渠伯纠:渠,本周室地名,此以封邑为氏。排行第一称伯,纠是其名。

【译文】

鲁桓公四年春周历正月,桓公在郎地狩猎。

夏,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我国聘问。

【传】

4.1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①。

【注释】

①书，时，礼也：杨伯峻曰："《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周正之春正月，正夏正之仲冬十一月。但此年实是建丑，春正月为夏正之季冬十二月，亦农闲可以狩猎之时，故曰'时'。"

【译文】

鲁桓公四年春正月，鲁桓公在郎地打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由于这正是狩猎之时，合于礼。

4.2　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①。

【注释】

①父在，故名：因为渠伯纠与他的父亲同在周王室任职，所以《春秋》记载他的名字。这是解释《春秋》书法。

【译文】

夏，周朝的宰官渠伯纠来鲁国聘问。由于他与他的父亲同在周王室任职，所以《春秋》写出他的名字。

4.3　秋，秦师侵芮①，败焉，小之也②。

【注释】

①秦师侵芮：按，这是《左传》首次记载秦国史事。秦，诸侯国名，嬴姓，相传周孝王封伯益之后非子于秦（今甘肃天水），作为附庸。后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分封为诸侯。秦宁公时迁都到平阳（今陕西宝鸡），秦德公时又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献公时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孝公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

②小：轻敌。

【译文】

秋，秦国的军队袭击芮国，秦军战败，由于小看了敌人的缘故。

4.4 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①]。

【注释】

①芮伯：即芮伯万。

【译文】

冬，周桓王的军队和秦国军队联合包围芮国，俘虏了芮伯回来。

五年

【经】

5.1 五年春正月[①]，甲戌、己丑[②]，陈侯鲍卒[③]。

5.2 夏，齐侯、郑伯如纪[④]。

5.3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⑤]。

5.4 葬陈桓公。

5.5 城祝丘[⑥]。

5.6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⑦]。

5.7 大雩[⑧]。

5.8 螽[⑨]。

5.9 冬，州公如曹[⑩]。

【注释】

①五年：鲁桓公五年当周桓王十三年，前707。

②甲戌：指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指是年正月初六。

③陈侯鲍：指陈桓公。

④齐侯：指齐僖公。郑伯：指郑庄公。纪：国名，在今山东寿光。

⑤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叔年老，故使仍叔之子代其行事，因其本身在朝廷中没有爵位，所以不记其名。仍叔，世为周朝大夫。

⑥祝丘：鲁地名，在今山东临沂。

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此次战役即《传》文中的𦈡葛之战。春秋间，唯此役天子亲征。

⑧雩(yú)：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

⑨螽(zhōng)：飞蝗。此指飞蝗成灾。

⑩州：诸侯国名，姜姓，地在今山东安丘。曹：诸侯国名，姬姓，武王时封其弟叔振铎于曹，地在今山东定陶。

【译文】

鲁桓公五年春周历正月，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今年正月初六，陈桓公鲍去世。

夏，齐僖公、郑庄公去纪国。

周天子派仍叔之子来我国聘问。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的城墙。

秋，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跟随周桓王讨伐郑国。

举行求雨的祭祀。

发生蝗灾。

冬，州公去曹国。

【传】

5.1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①。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②。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③。

【注释】

①再赴也：指甲戌、己丑两次讣告。甲戌至己丑，相距十六日。赴，报丧。

②文公子佗：指陈佗，即五父，太子免的叔父。太子免：陈桓公太子。

③故再赴：这是说明“再赴”的缘故。杨伯峻曰：“《公羊传》云：‘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尸）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传》云：‘《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推二《传》之意，盖以陈桓公患精神病，甲戌之日一人出走，经十六日而后得其尸，不知其气绝之日，故《春秋》作者举二日以包之。左氏则以为再赴，较为可信，故《史记》从之。”

【译文】

鲁桓公五年春季正月，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今年正月初六，陈侯鲍逝世。《春秋》所以记载两个日子，是由于发了两次讣告而日期不同。当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陈侯病危的时候动乱发生，国内臣民纷纷离散，因此发了两次讣告。

5.2 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①。

【注释】

①纪人知之：齐、郑都是大国，且齐僖公、郑庄公都是当时雄主，此时一起来朝，可见别有用心，故纪人知之。

【译文】

夏，齐僖公、郑庄公去纪国访问，想要乘机袭击纪国。纪国人发觉了。

5.3 王夺郑伯政①，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②，郑伯御之。

【注释】

①王夺郑伯政：隐公三年，“王贰于虢”，周平王就想分郑庄公之政；隐公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桓王始分郑庄公之政；隐公九年，“郑伯为王左卿士”，虢公为王右卿士，二人平起平坐；至此年，周桓王罢免了郑庄公卿士的官职，不让他参与周朝政。

②诸侯：此指蔡、卫、陈等国。

【译文】

周桓王不让郑庄公参与周朝政，郑庄公不再入周朝觐。秋，周桓王带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庄公出兵抵御。

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①，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②，陈人属焉。

【注释】

①虢公林父：即虢仲，时为周王卿士。

②周公黑肩：指周桓公，名黑肩。杨伯峻以为此时代郑庄公为卿士。

【译文】

周桓王率领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军、卫军隶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左军，陈军隶属于左军。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①，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②，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③，必奔。王卒顾之④，必

乱。蔡、卫不枝[5]，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6]，可以集事[7]。"从之。曼伯为右拒[8]，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9]，为鱼丽之陈[10]，先偏后伍，伍承弥缝[11]。

【注释】

①子元：郑庄公次子公子突。拒：或作"矩"，方形的阵势。当：抵敌，抵当。

②陈乱：指陈桓公死，公子佗杀太子免，国人散乱之事。

③犯：攻击。

④王卒顾之：指王卒一边要与郑军作战，一边要顾及陈国被击溃的军队。顾，顾及，照顾。

⑤不枝：不能支持。枝，支持，支撑。

⑥萃：集中。

⑦集事：成功。

⑧曼伯：郑庄公长子公子忽。

⑨原繁：郑大夫。高渠弥：郑卿，亦称高伯。以上诸人俱已见隐公五年《传》。公：指郑庄公。

⑩鱼丽之陈：古代的一种军阵。陈，同"阵"。

⑪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此两句解释鱼丽阵法。兵车一队分为若干偏，并用步卒来弥补偏之间的缝隙。偏，车战二十五乘为一偏。伍，五人为伍。

【译文】

郑国的子元建议用左方阵来对付蔡军和卫军，用右方阵来对付陈军，说："陈国动乱，百姓都缺乏战斗意志，如果先攻击陈军，他们必定奔逃。周天子的军队要照顾陈军，就一定会发生混乱。蔡国和卫国的军队支撑不住，也一定会争先奔逃。这时我们可集中兵力对付周天子的中军，我们就可以获得成功。"郑庄公听从了。曼伯担任右方阵的指挥，

祭仲足担任左方阵的指挥，原繁、高渠弥带领中军护卫郑庄公，摆开了叫做鱼丽的阵势，兵车在前，步卒在后，步卒来弥补兵车的空隙。

战于繻葛①，命二拒曰："旝动而鼓②。"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③，王亦能军④。祝聃请从之⑤。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⑥，况敢陵天子乎⑦！苟自救也，社稷无陨⑧，多矣⑨。"

【注释】

①繻(xū)葛：即隐公五年之长葛。在今河南长葛东北。

②旝(kuài)：大将所用军旗，用为号令。

③祝聃：郑国大臣。

④军：指挥军队。

⑤从：追逐。

⑥上：凌驾。

⑦陵：侵侮。

⑧陨：国家危亡。

⑨多矣：满足。当时的习惯用语。

【译文】

双方在繻葛交战，郑庄公命令左右两边方阵说："看到大旗挥动，就击鼓进军。"郑国的军队发起进攻，蔡、卫、陈军一起奔逃，周军因此混乱，郑国的军队从两边合拢来进攻，周军终于大败。祝聃射中周桓王的肩膀，桓王还能指挥军队。祝聃请求前去追赶。郑庄公说："君子不希望欺人太甚，哪里敢欺凌天子呢？只要能挽救自己，国家免于危亡，这就足够了。"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①]，且问左右[②]。

【注释】

①劳：慰问。

②问左右：慰问周王左右之臣。

【译文】

夜间，郑庄公派遣祭仲足去慰问周桓王，同时也问候他的左右随从。

5.4 仍叔之子来聘，弱也[①]。

【注释】

①弱：年幼，年少。

【译文】

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春秋》所以记为“仍叔之子”而不记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年轻。

5.5 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①]，龙见而雩[②]，始杀而尝[③]，闭蛰而烝[④]。过则书[⑤]。

【注释】

①启蛰：惊蛰。古之惊蛰在雨水前，为夏正正月之中气。《淮南子·天文训》改惊蛰在雨水后，为夏正二月节气。郊：夏历正月祈谷的祭礼。

②龙见：角、亢两宿于黄昏出现于东方。在夏正四月。龙，苍龙，是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的总称。见，同“现”。

③始杀:指秋气来后,天气萧杀。在夏正七月。尝:秋祭名。《礼记·月令》所谓"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

④闭蛰:昆虫蛰伏。在夏正十月。烝(zhēng):冬祭名,杜预《春秋左传注》所谓"万物皆成,可荐者众,故烝祭宗庙"。

⑤过:非正常时节的祭祀。

【译文】

秋季,为求雨而举行大雩祭。《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由于这不是按时的祭祀。凡是祭祀,昆虫惊动举行郊祭,苍龙的角亢二宿出现举行雩祭,秋天寒气降临举行尝祭,昆虫蛰伏举行烝祭。如果过了规定的时间举行祭礼,就要记载。

5.6 冬,淳于公如曹①。度其国危,遂不复。

【注释】

①淳于公:即州公。州,国名,都于淳于,在今山东安丘东北。以都名代称国名,古时本有此例,如魏惠王迁都大梁,即可称梁惠王;韩迁都于郑,亦称郑国。

【译文】

冬季,淳于公到曹国。自己估计他的国家将发生危难,因此没有再回国了。

六年

【经】

6.1 六年春正月,寔来①。

6.2 夏四月,公会纪侯于成②。

6.3 秋八月壬午③,大阅④。

6.4 蔡人杀陈佗[5]。

6.5 九月丁卯[6],子同生[7]。

6.6 冬,纪侯来朝。

【注释】

①六年春正月,寔来:此句本应接上年《经》文,主语为“州公”。自分《经》之年后,一事分属两年。六年,鲁桓公六年当周桓王十四年,前706。寔,同“实”。

②成:同“郕”,故城在今山东宁阳东北。

③壬午:初八日。

④大阅:阅兵,即检阅兵车及驾车之马。

⑤蔡人杀陈佗:此事本年无《传》,据庄公二十二年《传》,蔡国为立己国女子所生的公子跃为君,故杀陈佗。公子跃即陈厉公。是年即为陈厉公元年。陈佗,即上年之公子佗。

⑥丁卯:二十四日。

⑦子同:鲁桓公的儿子,名同,后来的鲁庄公。

【译文】

鲁桓公六年春周历正月,州公来我国。

夏四月,桓公与纪侯在成地相会。

秋八月初八,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

蔡国人杀死陈佗。

九月二十四日,桓公子同出生。

冬,纪侯来我国朝见。

【传】

6.1 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1]。

【注释】

①复：回。

【译文】

鲁桓公六年春，州公从曹国前来朝见。《春秋》记载作"寔来"，是由于他真正不再回国了。

6.2 楚武王侵随[①]，使薳章求成焉[②]。军于瑕以待之[③]。随人使少师董成[④]。

【注释】

①楚武王：名熊通，前740年即位。是年为楚武王三十五年。随：诸侯国名，姬姓，在今湖北随州。

②薳（wěi）章：也作蔿章。《潜夫论·志氏姓》云："蚠冒生章者，王子无钩也。"因食邑在薳，故名薳章。蚠冒亦作"蚡冒"，是楚武王的父亲，则薳章为楚武王的兄弟。

③瑕：随国地名。今地不详。

④少师：官名。董成：主持和谈。董，主持。

【译文】

楚武王入侵随国，先派薳章去谈判，把军队驻扎在瑕地以等待结果。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①]："吾不得志于汉东也[②]，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③]，而被吾甲兵[④]，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来谋我，故难间也[⑤]。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⑥]，必弃小国[⑦]。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⑧]，请羸师以张之[⑨]。"熊率且比曰[⑩]："季梁在[⑪]，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

军而纳少师⑫。

【注释】

①斗伯比：即后来的令尹子文之父。斗氏为芈姓，楚先王若敖的后代。

②得志：指扩张国土。汉东：汉水以东，多姬姓小国。

③张：扩大。

④被吾甲兵：整顿装备。

⑤间：离间。

⑥张：自高自大。

⑦弃：轻视。

⑧侈：骄傲。

⑨羸(léi)师：此处指让军队故意表现出衰弱的样子。羸，衰弱。

⑩熊率且比：楚国大夫。

⑪季梁：随国贤臣。

⑫毁军：故意乱其军阵。纳：迎于军中。

【译文】

斗伯比对楚武王说："我国在汉水东边领土得不到扩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大军队，整顿装备，用武力逼迫别国，他们害怕因而共同来对付我们，所以就难于离间了。在汉水东边的国家中，随国最大，随国要是自高自大，就必然轻视小国。小国离心，对楚国有利。少师这个人很骄傲，请君王隐藏我军的精锐，而让他看到疲弱的士卒，助长他的骄傲。"熊率且比说："有季梁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打算，因为少师可以得到他们国君的信任。"楚武王故意把军容弄得疲惫懈怠来接待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

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①]。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②]。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③]，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④]，祝史矫举以祭[⑤]，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⑥]，粢盛丰备[⑦]，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⑧]，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⑨]，谓其不疾瘯蠡也[⑩]，谓其备腯咸有也[⑪]。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⑫]，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⑬]。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⑭]，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⑮]。所谓馨香[⑯]，无谗慝也[⑰]。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⑱]，亲其九族[⑲]，以致其禋祀[⑳]。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㉑]，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㉒]，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注释】

①小道大淫：小国有道而大国无度。

②信：诚信。

③祝史：主持祭祀祈祷之官。正辞：言辞正实不欺。

④馁：饥饿。逞欲：力图满足自己的欲望。

⑤矫举：用诈伪之辞称述功德。

⑥牲牷(quán)：祭祀用的牺牲。牷，毛色纯一的牛。肥腯(tú)：肥壮。

⑦粢盛(chéng)：祭祀用的粮食。粢，祭祀所用之黍稷等谷物。盛，盛在祭器中的祭品。

⑧博：广。硕：大。

⑨蕃滋：繁殖。

⑩不疾瘯蠡(cù luǒ)：不病、不瘦弱。瘯蠡，指六畜疥癣之疾。

⑪备腯咸有：品种齐全。

⑫洁粢丰盛：指谷物清洁，盛满祭器。

⑬三时：春、夏、秋，是务农之时。不害：指不违农时。

⑭醴：酒。嘉栗旨酒：清洌而美的好酒。栗，杨伯峻引俞樾《茶香室经说》以为借为"洌"。

⑮无违心：无异心。

⑯馨香：芳香远闻。杨伯峻曰："馨香既指祭品言，古人亦以为祭品之馨香尤在祭者之德行有以副之。"

⑰谗：诬陷人的坏话。慝(tè)：邪恶。

⑱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⑲九族：从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本身，到子、孙、曾孙、玄孙共九代，称为九族。或说也包括异姓亲戚。

⑳禋(yīn)祀：祭祀鬼神。

㉑鬼神乏主：前云"民，神之主也"，如今民各有心则不和，则鬼神乏主。与前文照应。

㉒兄弟之国：指汉东诸姬姓国。

【译文】

少师回去，请求追逐楚军，随侯准备答应。季梁劝阻说："上天正在帮助楚国，楚国军队显得疲惫懈怠的样子，是引诱我们。国君何必急于从事？下臣听说小国之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小国有道，而大国君主放纵无度。所谓道，就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神明。上边的人想到对百姓有利，这是忠；祝史真实不欺地祝祷，这是信。现在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个人享乐，祝史浮夸功德来祭祀，下臣不知怎样行得通。"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口都既无杂色，又很肥大，黍稷也都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神明？"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明的主人。因此圣王先团结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神明。所以在奉献牺牲的时候祝告说'牲口又大又

肥’，这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足，牲畜肥大而繁殖生长，并没有得病而瘦弱，又有各种优良品种。在奉献黍稷的时候祷告说‘洁净的粮食盛得满满的’，这是说不在春、夏、秋三季做有违农时的事，百姓和睦而收成很好。在奉献甜酒的时候祝告说‘美酒又好又清’，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德而没有坏心眼。所谓的祭品芳香，就是人心没有邪念。因为春、夏、秋三季都努力于农耕，修明五教，敦睦九族，用这些行为来致祭神明。这样百姓便和睦，神灵也降福，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现在百姓各有各的想法，鬼神没有依靠，国君一个人祭祀丰富，又能求得什么福气呢？国君姑且修明政治，亲近兄弟国家，看能否免于祸难。”随侯害怕了，从而修明政治，楚国就没有敢来攻打。

6.3 夏，会于成，纪来谘谋齐难也[①]。

【注释】

①谘谋：商量。谘，同“咨”。

【译文】

夏，鲁桓公和纪侯在成地相会，这是由于纪侯前来商谈如何对付齐国灭纪的企图。

6.4 北戎伐齐[①]，齐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②]，甲首三百[③]，以献于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④]，使鲁为其班[⑤]。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⑥]，怒，故有郎之师[⑦]。

【注释】

①北戎：也叫山戎。

②大良、少良：杨伯峻以为是山戎之二帅之名。章炳麟以为即大君、少君，都是部落首领之称，犹匈奴之左贤王、右贤王。

③甲首：带甲兵士的首级。

④饩(xì)：送人熟食叫饔(yōng)，送人生食叫饩。饩有牛、羊、豕、黍、粱、稷、禾等。

⑤为其班：安排次序。

⑥郑忽：郑太子忽。

⑦郎之师：指桓公十年，郑合齐、卫伐鲁之役。郎，鲁国地名，在今山东鱼台。

【译文】

北戎进攻齐国，齐国派人到郑国求援。郑国的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六月，大败戎军，俘虏了它的两个主帅大良、少良，斩杀带甲戎军三百人，将其首级献给齐国。当时，诸侯的大夫在齐国防守边境，齐国人馈送他们食物，让鲁国来确定致送各国军队的先后次序。鲁国因依照周王朝所定的次序，把郑国排在后面。郑太子忽认为自己有功劳，很恼怒，所以四年之后就有郎地的战役。

公之未昏于齐也①，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②，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③。'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④，而受室以归⑤，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

【注释】

①公：指鲁桓公。昏：同"婚"。

②耦：配偶。

③自求多福：见《诗经·大雅·文王》，谓求福在己，非由人。故有下文“在我而已”的话。

④奔齐之急：奔救齐国的急难。

⑤受室：即娶妇。

【译文】

桓公在没有与齐国结亲以前，齐僖公想把文姜嫁给郑太子忽。太子忽辞谢，别人问为什么，太子忽说：“人人都有合适的配偶，齐国强大，不是我的配偶。《诗》说：‘求于自己，多受福德。’靠我自己就是了，要大国干什么？”君子说：“太子忽善于为自己打算。”等到他打败了戎军，齐僖公又请求把别的女子嫁给他。太子忽坚决辞谢。别人问为什么，太子忽说：“我没有为齐国做什么事情，尚且不敢娶他们的女子。现在由于国君的命令急忙到齐国解救危急，反而娶了妻子回国，这是利用战争而成婚。百姓将会对我有什么议论呢？”于是就用郑庄公的名义辞谢了。

6.5 秋，大阅，简车马也。

【译文】

秋，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是检阅战车和马匹。

6.6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①，卜士负之②，士妻食之③。公与文姜、宗妇命之④。

【注释】

①接：父亲接见儿子。大牢：祭祀时牛、羊、猪三牲齐全叫太牢。只

用一牲叫特，用羊和猪叫少牢。大，同“太”。

②卜士负之：《礼记·内则》云：“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齐（同斋），朝服寝门外，诗（持、承）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保母）受乃负之。宰醴（礼）负子，赐之束帛。”卜，用占卜来选择。负，抱负。

③士妻食（sì）之：《礼记·内则》：“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则其母不自己哺乳，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之有乳汁者，卜其吉者使之哺乳太子。食，喂养，此指哺乳。

④宗妇：同宗之妇。命之：取名。

【译文】

九月二十四日，桓公的儿子同出生，举行太子出生的礼仪：父亲接见儿子时用牛、羊、豕各一的太牢，用占卜选择士人抱他，用占卜选择士人的妻子给他喂奶。桓公和文姜、同宗妇人为他取名字。

公问名于申繻①。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②，以德命为义③，以类命为象④，取于物为假⑤，取于父为类⑥。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⑦，不以隐疾⑧，不以畜牲⑨，不以器币⑩。周人以讳事神⑪，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⑫，以畜牲则废祀⑬，以器币则废礼⑭。晋以僖侯废司徒⑮，宋以武公废司空⑯，先君献、武废二山⑰，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⑱，命之曰同。”

【注释】

①申繻（xū）：鲁大夫。

②以名生为信：用出生的某一种情况来命名是信。如唐叔虞初生，

手掌有字似“虞”，所以叫“虞”。杨伯峻引沈钦韩《左传补注》谓名生之子，所包甚广，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属偶然。殷代质直，以生日名子，或听其声，以律定其名，这即是“名生为信”。

③以德命为义：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是义。如周文王叫“昌”，武王叫“发”，皆取其祥瑞。

④以类命为象：用相类似的事物来命名是象。据传孔子头顶像尼丘，因以类似的字眼“丘”命名之。

⑤取于物为假：假借某种事物的名称来命名是假。

⑥取于父为类：借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是类。如鲁庄公与鲁桓公所生之日相同，所以叫“同”。

⑦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国、官、山川皆指本国山川。春秋国君多有以他国国名为名者。

⑧隐疾：疾病。疾病，人所不免，口难以避讳，故不以为名。

⑨畜牲：马、牛、羊、豖、狗、鸡。养之则为畜，用之以祭祀则为牲。

⑩器币：器，指礼器，如俎、豆、罍、彝、钟、磬之类，下文“以器币则废礼”可证。币，古者以礼物馈赠人曰“币”。圭、璋、璧、琮、琥、璜、马、皮、帛、锦、绣、黼等都是。

⑪周人以讳事神：杨伯峻曰：“明殷商无避讳之礼俗。以讳事神者，生时不讳，死然后讳之，《檀弓下》所谓‘卒哭而讳’。故卫襄公名恶，而其臣有石恶，君臣同名，不以为嫌。周人虽避讳，远不如汉以后禁忌日甚，嫌名、二名皆避，生时亦避。”

⑫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官名为人名，则改其官名；以山川名为人名，则改其山川之名，如此则废职、废主。极言其不可。

⑬以畜牲则废祀：以牛、羊、豖等为人名，则不可以再用之为牺牲，所以是废祀也。

⑭以器币则废礼：器币都为行礼仪之物，以之为人名，由于避讳而不用其物，是废礼仪。

⑮晋以僖侯废司徒：晋僖侯名司徒，改司徒为中军。

⑯宋以武公废司空：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为司城。

⑰先君献、武废二山：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故废具山、敖山之名，改以其乡名为山名。

⑱同物：据昭公七年《传》，岁、时、日、月、星、辰为六物。此指同日。

【译文】

桓公向申繻询问取名字的事。申繻回答说："取名有五种方式，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的某一种情况来命名是信，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是义，用相类似的事物来命名是象，假借某种事物的名称来命名是假，借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是类。命名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疾病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礼品名。周朝人用避讳来奉事神明，名，在死了以后就要避讳。所以用国名命名，就会废除人名，用官名命名就会改变官称，用山川命名就会改变山川的名称，用牲畜命名就会废除祭祀，用器物礼品命名就会废除礼仪。晋国因为僖公而改司徒的官名，宋国因为武公而改司空之官名，我国因为先君献公、武公而改变两座山之名，所以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这孩子的出生，和我在同一日，把他命名叫做同。"

6.7 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①，公告不能。

【注释】

①请王命：指请桓公代纪国求得周天子的命令。

【译文】

冬，纪侯前来朝见，请求鲁国代纪国取得周天子的命令去向齐国求和。桓公告诉他说自己做不到。

七年

【经】

7.1　七年春二月己亥①，焚咸丘②。

7.2　夏，穀伯绥来朝③。邓侯吾离来朝④。

【注释】

①七年：鲁桓公七年当周桓王十五年，前705。春二月：夏历为四月。己亥：二十八日。

②焚：放火烧地，使野兽外逃，以便围猎。咸丘：鲁地名，在今山东巨野东南。

③穀：诸侯国名，嬴姓，伯爵，在今湖北谷城西北。绥：穀伯之名。

④邓：诸侯国名，曼姓，侯爵，在今河南邓县。吾离：邓侯之名。

【译文】

鲁桓公七年春周历二月二十八日，放火焚烧咸丘田地。

夏，穀伯绥来我国朝见。邓侯吾离来我国朝见。

【传】

7.1　七年春①，穀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②。

【注释】

①七年春：《经》文作"夏"，传文作"春"，是因为《传》文用夏历。

②贱：轻视。

【译文】

鲁桓公七年春，穀伯绥、邓侯吾离来鲁国朝见。《春秋》记载他们的名字，是由于轻视他们。

7.2 夏，盟、向求成于郑[①]，既而背之。

【注释】

①盟、向求成于郑：盟、向，二邑名，隐公十一年周天子以之与郑交换者。郑当时对二邑名义上有所有权，实际上并未得到。有学者推测二邑与郑国必有兵事，所以现在与郑求和。

【译文】

夏，盟邑、向邑向郑国求和，不久又背叛郑国。

7.3 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①]。

【注释】

①王迁盟、向之民于郏(jiá)：盟、向叛郑，周王无力抵抗郑、齐、卫三国军队，只能迁两地之民，而将地给郑国。郏，地名，即郏鄏，又曰王城，在今河南洛阳。

【译文】

秋，郑人、齐人、卫人攻打盟邑、向邑。周桓王把盟邑、向邑的百姓迁到郏地。

7.4 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①]。

【注释】

①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曲沃伯，即曲沃武公。晋小子侯，晋哀侯子，晋国第十六世君主。按，此应与下年《传》“八年春，灭翼”连读，被后人割裂。

【译文】

冬，曲沃武公诱骗晋国小子侯，把他杀死了。

八年

【经】

8.1 八年春正月己卯①，烝②。

8.2 天王使家父来聘③。

8.3 夏五月丁丑④，烝。

8.4 秋，伐邾。

8.5 冬十月，雨雪⑤。

8.6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⑥。

【注释】

①八年：鲁桓公八年当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春正月：此春正月为夏历十二月。己卯：十四日。

②烝：冬祭。根据桓公五年《传》，烝一般应在夏历十月，所以这是非正常之祭，即前所谓"过则书"。

③家父：周天子大夫。

④丁丑：十三日。

⑤冬十月，雨雪：十月，夏历为九月，不应有雪而下雪，所以记载。雨雪，下雪。

⑥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时周天子与纪国通婚，因纪国小，所以由鲁国代为主持，祭公因此先至鲁，后迎亲。古时通婚，男女双方必须地位相称。周是天子，与诸侯通婚，地位不同。周王娶后，由王室派遣公卿来鲁，然后迎王后直归京师，所以祭公迎接王后必须来鲁。祭公，周天子的三公。

【译文】

鲁桓公八年春周历正月十四日，举行烝祭。

周天子派大夫家父来我国聘问。

夏五月十三日，举行烝祭。

秋，进攻邾国。

冬十月，下雪。

祭公来我国，然后去纪国迎接王后。

【传】

8.1 八年春，灭翼。

【译文】

鲁桓公八年春，曲沃武公灭亡了翼邑。

8.2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仇有衅[①]，不可失也。"

【注释】

①仇：指随国。衅(xìn)：缝隙。

【译文】

随国少师受到宠信。楚国的斗伯比说："可以了。敌国内部有隙可乘，不可以失掉机会。"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①]。黄、随不会[②]，使薳章让黄[③]。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注释】

①沈鹿：楚地名，在今湖北钟祥东。

②黄：诸侯国名，嬴姓，在今河南潢川西北。

③让：谴责。

【译文】

夏季，楚武王在沈鹿会合诸侯的军队。黄、随两国不参加会议，派薳章去责备黄国。楚武王亲自讨伐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淮水之间。

季梁请下之①："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②。"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③，君必左④，无与王遇⑤。且攻其右，右无良焉⑥，必败。偏败⑦，众乃携矣⑧。"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⑨。"弗从。战于速杞⑩，随师败绩。随侯逸⑪，斗丹获其戎车⑫，与其戎右少师⑬。

【注释】

①下之：表示屈服。

②怒我：激怒我军，振作士气。怠：松懈。

③楚人上左：楚国以左为尊。上，通"尚"，崇尚，看重。时诸侯多以右为尊。

④君：此指随君。

⑤王：此指楚武王。遇：对阵。

⑥无良：无良将。

⑦偏：偏师，非主力。

⑧携：离散。

⑨敌：匹敌。

⑩速杞：随地名，在今湖北应山西。

⑪逸：逃走。

⑫斗丹：楚大夫。戎车：此指随君所乘之兵车。

⑬戎右少师：少师有宠，所以为车右。戎右，车右。

【译文】

季梁建议向楚人表示屈服，说："等他们不肯，然后作战，这样就可以激怒我军而使敌军懈怠。"少师对随侯说："必须速战，不这样，就会丢失战胜楚军的机会。"随侯率军抵御楚军，远望楚国的军队。季梁说："楚人以左为尊，国君一定在左军之中，不要和楚王正面作战。姑且攻击他的右军，右军没有好指挥官，必然失败。他们的偏军一败，大军就离散了。"少师说："不与楚王正面作战，这就表示我们和他不能对等。"随侯又没有听从季梁的话。两军在速杞交战，随军大败。随侯逃走，斗丹俘获了随侯的战车和车右少师。

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译文】

秋季，随国要同楚国讲和。楚武王本拟不同意。斗伯比说："上天已经铲除了他们的疾患，随国还不可能战胜。"于是订立了盟约回国。

8.3　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①]。

【注释】

①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mín)于晋：《史记·晋世家》："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缗为晋侯。"

则周并非仅派虢仲立晋侯，还讨伐了曲沃武公。虢仲，即周王卿士虢公林父。

【译文】

冬，周桓王命令虢仲立了晋哀侯的兄弟缗为晋侯。

8.4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

【译文】

祭公到鲁国来，然后到纪国迎接王后，这是合于礼的。

九年

【经】

9.1　九年春①，纪季姜归于京师②。

9.2　夏四月③。

9.3　秋七月④。

9.4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⑤。

【注释】

①九年：鲁桓公九年当周桓王十七年，前703。

②纪季姜：即上年祭公所迎之桓王后。京师：指周都洛邑。

③夏四月：夏季首月。

④秋七月：秋季首月。

⑤曹伯：即曹桓公。世子：即太子，射姑是其名。

【译文】

鲁桓公九年春，纪国季姜出嫁到京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派他的太子射姑来我国朝见。

【传】

9.1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1]，唯王后书。

【注释】

①行：出嫁。

【译文】

鲁桓公九年春，纪国的季姜出嫁到京师。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出嫁做王后才加以记载。

9.2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1]，请与邓为好[2]。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3]。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4]，杀道朔及巴行人[5]。楚子使薳章让于邓[6]，邓人弗受[7]。

【注释】

①巴：诸侯国名，姬姓，子爵，约在今湖北襄樊。韩服：巴国行人。

②为好：缔结友好关系。

③道朔：楚大夫。将：率领。巴客：指韩服。

④鄾（yōu）：地名，在今湖北襄阳东北。币：聘问的礼品。

⑤行人：官名，掌管朝觐聘问之事。此指韩服。

⑥让：责备。

⑦弗受：指拒绝接受责备。

【译文】

巴子派遣韩服向楚国报告，请求和邓国缔结友好关系。楚武王派遣道朔带领巴国的使者到邓国聘问。邓国南部边境的鄾地人攻击他们，并掠夺财礼，杀死了道朔和巴国的使者。楚武王派遣薳章责备邓国，邓国人拒不接受。

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①。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②。三逐巴师③，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④，而北⑤。邓人逐之，背巴师⑥。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注释】

①斗廉：楚大夫。

②养甥、聃甥：邓大夫。

③逐：冲锋。

④衡：横。

⑤北：败逃。

⑥邓人逐之，背巴师：邓人不知楚军败退是计，追击楚军，于是巴军就到了邓人背后。

【译文】

夏季，楚国派遣斗廉率领楚军和巴军包围鄾地。邓国的养甥、聃甥率领邓军救援鄾地。邓军三次向巴军发起冲锋，不能得胜。斗廉率军在巴军之中列为横阵，交战时假装败逃。邓军追逐楚军，巴军就处于他们背后。楚、巴两军夹攻邓军。邓军大败。鄾地人黄昏后就溃散了。

9.3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①。

【注释】

①梁：诸侯国名，嬴姓，伯爵，在今陕西韩城南。僖公十九年秦穆公灭之。荀：诸侯国名，姬姓，侯爵，今山西新绛东北临汾故城即古荀国。晋武公灭之。贾：诸侯国名，姬姓，伯爵，在今山西襄汾东。以上与虢、芮二国皆小国。

【译文】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共同出兵讨伐曲沃。

9.4 冬，曹大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大子，初献[①]，乐奏而叹。施父曰[②]：“曹大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③]。”

【注释】

①初献：享客时首次敬酒。

②施父：鲁国大夫。

③非叹所：不是叹气的地方。杨伯峻引杨树达《读左传》云：“昭二十八年《传》云：‘谚曰：“唯食亡忧。”’曹大子当食而叹，故云非叹所。”

【译文】

冬，曹国的太子来鲁国朝见。用上卿之礼接待他，这是合于礼的。设享礼招待曹太子，在行初献之礼时，曹太子在奏乐时叹气。施父说：“曹太子恐怕会有什么忧心事吧？因为这不是叹息的地方。”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正月[①]，庚申[②]，曹伯终生卒[③]。

10.2　夏五月，葬曹桓公。

10.3　秋，公会卫侯于桃丘④，弗遇⑤。

10.4　冬十有二月丙午⑥，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⑦。

【注释】

①十年：鲁桓公十年当周桓王十八年，前702。

②庚申：初六。

③曹伯终生：指曹桓公。

④桃丘：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⑤弗遇：鲁公本来与卫侯相约在桃丘会晤，但卫侯既接受齐国请求伐鲁，故背约不来。

⑥十有二月丙午：十二月二十七日。

⑦齐侯、卫侯、郑伯：即齐僖公、卫宣公、郑庄公。郎：此为鲁都城曲阜近郊之郎。

【译文】

鲁桓公十年春周历正月，初六，曹桓公终生去世。

夏五月，安葬曹桓公。

秋，鲁桓公去桃丘与卫宣公会面，没有见到卫宣公。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齐僖公、卫宣公、郑庄公来到郎地与我国交战。

【传】

10.1　十年春，曹桓公卒。

【译文】

鲁桓公十年春，曹桓公去世。

10.2 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①]。詹父有辞[②]，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③]。

【注释】

①詹父：虢公大夫。

②有辞：有理。

③虞：诸侯国名，姬姓，在今山西平陆东北。

【译文】

虢仲在周桓王那里进谗言诬陷大夫詹父。詹父有理，带领周天子的军队进攻虢国。夏，虢公逃亡到虞国。

10.3 秋，秦人纳芮伯万于芮[①]。

【注释】

①秦人纳芮伯万于芮：芮伯万在桓公四年被秦所擒，现将其送回。纳，送回芮国。

【译文】

秋，秦国人把芮伯万送回芮国。

10.4 初，虞叔有玉[①]，虞公求旃[②]。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③]，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④]？"乃献。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⑤]。无厌，将及我[⑥]。"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⑦]。

【注释】

①虞叔：虞公之弟。

②旃(zhān):"之焉"的合音,"之"是代词,"焉"是语气词。

③匹夫:平民百姓。

④贾(gǔ)害:买祸。贾,买。

⑤厌:满足。

⑥及:及于难,指有祸患。

⑦共池:在今山西平陆。

【译文】

当初,虞公的兄弟虞叔藏有宝玉,虞公向他索求玉。虞叔没有进献。不久又为此后悔,说:"周的谚语说:'百姓没有罪,怀藏玉璧就有了罪。'我哪用得着美玉,难道要用它买来祸害?"于是就把玉璧献给了虞公。虞公又向虞叔索求宝剑。虞叔说:"这是没有满足了。满足不了,祸害会连累到我身上。"于是就攻打虞公,所以虞公逃亡到共池。

10.5 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

【译文】

冬,齐国、卫国、郑国联军前来和我军在郎地作战,我国是有理的。

初,北戎病齐[①],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②]。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③]。

【注释】

①病齐:使齐困。指桓公六年北戎伐齐。病,困。

②鲁以周班后郑:郑是伯爵,且受封时间是在西周末宣王时,时间最晚,所以次序靠后。周班,周室封爵次序。

③王爵：即"周班"。按，此段叙事，详见桓公六年。

【译文】

当初，北戎骚扰齐国，使它困疲，诸侯救援齐国，郑国的公子忽有功劳。齐国人给诸侯的军队馈送食物，让鲁国确定馈送的次序。鲁国按周室封爵的次序把郑国排在后面。郑国人发怒，请求齐国出兵。齐国人率领卫国军队帮助郑国。所以《春秋》不称这次战争为"侵伐"。先记载齐国和卫国是按照周室封爵的次序。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正月①，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②。

11.2　夏五月癸未③，郑伯寤生卒④。

11.3　秋七月，葬郑庄公。

11.4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⑤。突归于郑⑥。郑忽出奔卫⑦。

11.5　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⑧。

11.6　公会宋公于夫钟⑨。

11.7　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⑩。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桓公十一年当周桓王十九年，前701。

②恶曹：地名，在今河南延津东南。

③癸未：初七。

④郑伯寤生：即郑庄公。

⑤祭仲：即祭足，也称祭仲足。仲是排行，足是名。

⑥突：郑公子突，郑庄公次子，即后来的郑厉公。

⑦郑忽出奔卫：忽为郑庄公太子，即后来的郑昭公。

⑧柔：鲁国大夫。宋公：即宋庄公。陈侯：即陈厉公。蔡叔：蔡国大夫，一云即蔡桓侯之弟。折：地名，不详。

⑨夫(fú)钟：鲁地名，在今山东汶上东北。

⑩阚：鲁地名，在山东汶上西。

【译文】

鲁桓公十一年春周历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夏五月初七，郑庄公寤生去世。

秋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国人逮捕郑祭仲。公子突回到郑国。郑忽逃亡到卫国。

柔与宋庄公、陈厉侯、蔡叔在折地会盟。

桓公与宋庄公在夫钟相会。

冬十二月，桓公与宋庄公在阚地相会。

【传】

11.1 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①]。

【注释】

①宋：《经》文无宋，《传》文补上。

【译文】

鲁桓公十一年春，齐国、卫国、郑国、宋国在恶曹举行会盟。

11.2 楚屈瑕将盟贰、轸[①]。郧人军于蒲骚[②]，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③]。莫敖患之[④]。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⑤]，且日虞四邑之至也[⑥]。君次于郊郢[⑦]，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⑨]，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⑩]。"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⑪]？"对曰："师克在

和⑫，不在众。商、周之不敌⑬，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⑭，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⑮？"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⑯。

【注释】

①屈瑕：楚国大夫。贰：诸侯国名，在今湖北广水。轸：诸侯国名，在今湖北应城西。两国后来都为楚国所灭。

②郧（yún）：诸侯国名，在今湖北安陆。蒲骚：郧地名，在今湖北应城西北。

③绞：诸侯国名，在今湖北郧县。州：诸侯国名，在今湖北监利东。蓼（liǎo）：诸侯国名，在今河南唐河南。

④莫敖：楚国官名，相当于大司马。主管军政。屈瑕时为莫敖。

⑤诫：警戒。

⑥虞：盼望。四邑：即四国，指随、绞、州、蓼。

⑦君：指屈瑕。君除指国君外，也可作一般敬称。次：止，驻扎。郊郢：地名，在今湖北钟祥。

⑧锐师：精锐部队。

⑨虞心：盼望四国救援之心。

⑩离：离散。

⑪盍：何不。济师：增派军队。济，增援，增加。

⑫克：取胜。和：团结。

⑬商、周之不敌：商指殷纣王。周指周武王。据《孟子·尽心下》，武王伐殷，革车三百辆，虎贲之士三千人。又据昭二十四年《传》引《大誓》，纣有亿兆夷人。则相传纣王之军多，武王之兵少，而武王卒灭纣。

⑭成军：整顿军队，使之团结。

⑮卜：占卜以求吉凶。

⑯卒盟而还：于此可见随与诸国之伐楚师是想破坏楚与两国之盟会。卒，终于。

【译文】

楚国的屈瑕打算和贰、轸两国结盟。郧国人的军队驻扎在蒲骚，准备和随、绞、州、蓼四国一起进攻楚国军队。莫敖为此忧心忡忡。斗廉说："郧国的军队驻扎在他们的郊区，一定缺乏警戒，并且天天盼望四国军队的来到。您驻在郊郢来抵御这四个国家。我们用精锐部队夜里进攻郧国，郧国一心盼望四国军队，而且又依仗城郭坚固，没有人再有战斗意志。如果打败郧军，四国一定离散。"莫敖说："何不向君王请求增兵？"斗廉回答说："军队能够获胜，在于团结一致，不在于人多。商朝敌不过周朝，这是您所知道的。整顿军队而出兵，又增什么兵呢？"莫敖说："占卜一下？"斗廉回答说："占卜是为了决断疑惑，没有疑惑，为什么占卜？"于是就在蒲骚打败郧国军队，终于和贰、轸两国订立了盟约回国。

11.3 郑昭公之败北戎也①，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宠②，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③。"弗从。

【注释】

①郑昭公：即原郑太子忽。

②内宠：指宠爱的妻妾。

③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wěi）、子仪，与子忽都非一母所生，且其母都有宠，都可能继承君位。

【译文】

郑昭公打败北戎的时候，齐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昭公辞谢了。祭仲说："您一定要娶她。国君宠爱的姬妾很多，您如果没有有力的外援，将不能继承君位。其他三位公子都可能做国君的。"昭公不同意。

夏，郑庄公卒。

【译文】

夏，郑庄公去世。

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①]，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②]，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③]，曰雍姞[④]，生厉公。雍氏宗[⑤]，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

【注释】

①祭：郑地名，在今河南郑州东北。仲足：即祭仲足，祭是氏，仲是排行（第二），足是名。

②邓曼：邓国女。邓是国名，曼为邓国之姓。

③雍氏：宋国大夫。女（nǜ）：嫁女与人。

④姞（jí）：雍氏的姓。

⑤宗：为人所尊仰。

【译文】

当初，祭地封人仲足受到郑庄公的宠信，庄公任命他做卿。祭仲为庄公娶了邓曼，生了昭公，所以祭仲立他为国君。宋国的雍氏把女儿嫁给郑庄公，名叫雍姞，生了厉公。雍氏为人所尊重，受到宋庄公的宠爱，所以就诱骗祭仲把他抓起来，说："不立突为国君，就杀死你。"雍氏还抓了厉公索取财货。祭仲和宋国人结盟，让厉公归国而立他为国君。

秋九月丁亥[①]，昭公奔卫。己亥[②]，厉公立。

【注释】

①丁亥：十三日。

②己亥：二十五日。

【译文】

秋，九月十三日，郑昭公逃亡到卫国。二十五日，郑厉公立为国君。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正月[1]。

12.2　夏六月壬寅[2]，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3]。

12.3　秋七月丁亥[4]，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5]。

12.4　八月壬辰[6]，陈侯跃卒[7]。

12.5　公会宋公于虚[8]。

12.6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9]。

12.7　丙戌[10]，公会郑伯[11]，盟于武父[12]。

12.8　丙戌，卫侯晋卒[13]。

12.9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14]，战于宋。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桓公十二年当周桓王二十年，前700。

②壬寅：初二。

③杞侯：即杞靖侯。曲池：地名，在今山东宁阳东北。

④丁亥：十七日。

⑤宋公：指宋庄公。燕：指南燕。谷丘：宋地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南。

⑥壬辰：八月无壬辰日，当误记。

⑦陈侯跃：陈厉公。

⑧虚：宋地名，在今河南延津东。

⑨龟：宋地名，在今河南睢县。

⑩丙戌：十八日。

⑪郑伯：指郑厉公。

⑫武父：郑地名，在今山东东明西南。

⑬卫侯晋：指卫宣公。

⑭丁未：初十。

【译文】

鲁桓公十二年春周历正月。

夏六月初二，桓公与杞靖侯、莒子相会，在曲池结盟。

秋七月十七日，桓公与宋庄公、燕国人相会，在谷丘结盟。

八月壬辰日，陈厉公跃去世。

桓公与宋庄公在虚地相会。

冬十一月，桓公与宋庄公在龟地相会。

十八日，桓与郑厉公相会，在武父结盟。

十八日，卫宣公晋去世。

十二月，我军与郑军攻打宋国。初十，与宋国交战。

【传】

12.1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①]。

【注释】

①平杞、莒：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因此两国不和。鲁与两国相邻，桓公与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是为了调解杞、莒两国的关系。

【译文】

鲁桓公十二年夏，鲁桓公和杞侯、莒子在曲池会盟，这是让杞国和

莒国讲和。

12.2 公欲平宋、郑[1]。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2]。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注释】

①公欲平宋、郑：宋国向郑国求取过多的财物，郑国无法负担，所以两国不和。

②句(gōu)渎之丘：即谷丘。

【译文】

桓公想让宋国、郑国和睦相处。秋季，桓公和宋庄公在句渎之丘会盟。由于不知道宋国对议和有无诚意，所以又在虚地会见；冬季，又在龟地会见。宋公拒绝议和，所以桓公和郑厉公在武父结盟。盟后就率领军队进攻宋国，发生这场战争，是因为宋国不讲信用。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2]。'无信也。"

【注释】

①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见于《诗经·小雅·巧言》，意为君子多次结盟，反而使动乱滋长。是用，是以。

【译文】

君子说："如果一再不讲信用，结盟也没有好处。《诗》说：'君子多次结盟，反而使动乱滋长。'就是由于没有信用。"

12.3　楚伐绞，军其南门[①]。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②]。"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③]。楚人坐其北门[④]，而覆诸山下[⑤]，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⑥]。

【注释】

①军其南门：驻扎在绞城的南门。

②扞：同"捍"，保卫。采樵者：军中砍柴的人。

③役徒：指被获之采樵者。

④坐：待。

⑤覆：埋伏。

⑥城下之盟：兵临城下时被迫接受的屈辱盟约。

【译文】

楚国进攻绞国，军队驻扎在南门。莫敖屈瑕说："绞国地小而人轻浮，轻浮就缺少主意。请对砍柴的人不设保卫，用这引诱他们。"楚王听从了屈瑕的意见。绞军俘获了三十个砍柴人。第二天，绞军争着出城，把楚国的砍柴人赶到山里。楚军坐守在北门，同时在山下设伏兵，大败绞军，强迫绞国订立城下之盟而回国。

12.4　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①]。罗人欲伐之[②]，使伯嘉谍之[③]，三巡数之[④]。

【注释】

①分涉：分兵渡河。彭：彭水，今名南河，发源于湖北房县西南。

②罗：诸侯国名，熊姓，在今湖北宜城西。

③伯嘉：罗国大夫。谍：侦察。

④巡：遍。数之：数楚军人数。

【译文】

在进攻绞国的这次战役中，楚军分兵渡过彭水。罗国准备攻打楚军，派遣伯嘉去侦探，三次遍数了楚军的人数。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二月①，公会纪侯、郑伯②。己巳③，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④。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⑤。

13.2　三月，葬卫宣公。

13.3　夏，大水。

13.4　秋七月。

13.5　冬十月。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桓公十三年当周桓王二十一年，前699。

②纪侯：纪靖侯。郑伯：郑厉公。

③己巳：初三。

④齐侯：齐僖公。宋公：宋庄公。卫侯：卫惠公。卫宣公已死，虽未下葬，但《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当年称子，逾年即称爵。燕人：指南燕之君，因国小，不称君。

⑤败绩：大溃败称败绩。

【译文】

鲁桓公十三年春周历二月，鲁桓公与纪靖侯、郑厉公相会。初三，与齐僖公、宋庄公、卫惠公、燕国人交战。齐、宋、卫、燕的军队大败。

三月，安葬卫宣公。

夏，发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传】

13.1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①]："莫敖必败。举趾高[②]，心不固矣[③]。"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④]，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⑤]，而威莫敖以刑也[⑥]。莫敖狃于蒲骚之役[⑦]，将自用也[⑧]，必小罗[⑨]。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⑩]，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⑪]，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⑫]。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⑬]？"楚子使赖人追之[⑭]，不及。

【注释】

①御：驾车的人。

②举趾高：趾高气扬。

③心不固：心志浮动。

④大夫：指斗伯比。非众之谓：指不在人数多少。

⑤诸司：众官吏。

⑥刑：法令。

⑦狃(niǔ)：习以为常。

⑧自用：自以为是。

⑨小：轻视。

⑩夫：那，指斗伯比。

⑪令德：美德。

⑫告诸：告之，即告诉莫敖。不假易：不宽恕。

⑬尽行：全部出发。

⑭赖：诸侯国名，在今湖北随州东北。

【译文】

鲁桓公十三年春季，楚国的屈瑕进攻罗国，斗伯比为他送行。回来时，对他的御者说："莫敖一定会失败。他趾高气扬，表明他的心志浮动。"于是进见楚武王，说："一定要增派军队！"楚武王拒绝了，回宫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大夫斗伯比的意思不在人数的多少，而是说君王要以诚信来镇抚百姓，以德义来训诫官员，而以刑法来使莫敖畏惧。莫敖已经满足于蒲骚这一次战功，他会自以为是，必然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加控制，不是等于不设防范吗！斗伯比的本意是请君王训诫百姓好好地安抚督察他们，召集官员们勉之以美德，见到莫敖告诉他上天对他的过错是不会宽恕的。不是这样，斗大夫难道不知道楚国军队已经全部出发了？"楚王派赖国人追赶屈瑕，没有追上。

莫敖使徇于师曰[①]："谏者有刑。"及鄢[②]，乱次以济[③]。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④]，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⑤]，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⑥]。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注释】

①徇（xùn）：号令。

②鄢：鄢水，发源于湖北保康西南。

③乱次：无次序，指军队混乱不成行列。济：渡河。

④卢戎：妫姓，南蛮之国，在今湖北南漳东北，后为楚国所灭，为庐邑。两军之：两面夹击。

⑤缢(yì):上吊自杀。荒谷:楚地名,在今湖北江陵西。

⑥冶父:地名,在今湖北江陵西。听刑:听候处罚。

【译文】

莫敖派人在军中通告:"敢于进谏的人要受刑罚!"到达鄢水,楚军由于渡河而次序大乱。全军乱七八糟毫无秩序,而且又不设防。到达罗国,罗国和卢戎的军队从两边夹攻楚军,把楚军打得大败。莫敖在荒谷上吊自杀,其他将领们被囚禁在冶父,等待处罚。楚武王说:"这是我的罪过。"把将领们都赦免了。

13.2 宋多责赂于郑①,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②。不书所战③,后也④。

【注释】

①责赂:即桓公十一年为立厉公而求财货于郑。责,索取。

②以:指挥。郑国是主战国,因此指挥纪、鲁之军。齐、宋、卫、燕联军,宋国是主战国。

③所战:指战于何处。

④后:迟到。

【译文】

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财货,郑国实在不能忍受,所以率领纪、鲁两国的军队和齐、宋、卫、燕四国的军队交战。《春秋》没有记载战争的地点,是由于桓公迟到了。

13.3 郑人来请修好①。

【注释】

①郑人来请修好：此当与十四年《传》"十四年春，会于曹"云云连接，被后人割裂。

【译文】

郑国派人来鲁国，请求重修旧好。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正月[①]，公会郑伯于曹[②]。

14.2 无冰[③]。

14.3 夏五[④]，郑伯使其弟语来盟[⑤]。

14.4 秋八月壬申[⑥]，御廪灾[⑦]。

14.5 乙亥[⑧]，尝[⑨]。

14.6 冬十有二月丁巳[⑩]，齐侯禄父卒[⑪]。

14.7 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桓公十四年当周桓王二十二年，前698。

②郑伯：郑厉公。

③无冰：不记载月份，可能是二月。二月份仍寒冷，却不结冰，说明天气不正常。杨伯峻以为根据昭四年《传》"日在北陆而藏冰"可知"藏冰"为古二月之礼，至此气候仍暖，无冰可藏，故史官书之。

④夏五："五"下当有阙文。

⑤语：郑庄公之子，郑厉公之弟。

⑥壬申：十五日。

⑦御廪（lǐn）：天子储藏亲耕所获用以飨祀的粮食的仓库。灾：古人

把“天火”叫灾。天火，可能是打雷起火，或自然之火。

⑧乙亥：十八日。

⑨尝：秋祭。

⑩丁巳：初二。

⑪齐侯禄父：齐僖公。

【译文】

鲁桓公十四年春周历正月，鲁桓公与郑厉公在曹国相会。

没有结冰。

夏五，郑厉公派他的弟弟语来我国结盟。

秋八月十五日，御廪发生天火火灾。

十八日，举行尝祭。

冬十二月初二，齐僖公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国人、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攻打郑国。

【传】

14.1 十四年春，会于曹。曹人致饩，礼也[①]。

【注释】

①曹人致饩，礼也：哀公十二年《传》述子服景伯之言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此会曹既为地主，亦于会毕致饩，故《传》曰“礼也”。

【译文】

鲁桓公十四年春，鲁桓公和郑厉公在曹国会见。曹国人送来食物，这是合于礼的。

14.2 夏，郑子人来寻盟[①]，且修曹之会。

【注释】

①子人：郑厉公弟弟语的字，后人便以字为氏。寻盟：指重温鲁桓公十二年武父之盟。

【译文】

夏，郑国的子人前来重温过去盟会的友好，并且也是重温在曹国的会见。

14.3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①。

【注释】

①不害：指火灾救得及时，没有烧毁谷物。杨伯峻认为“不害”意为“不惧”，因为古人迷信，常以天道与人事相联系，以为凡有灾害，乃上天示警，人主必惧而反省。如今十五日御廪灾，三日后仍举行尝祭，不以天灾为惧，故书之。

【译文】

秋八月十五日，储藏祭祀谷物的仓库发生火灾。十八日，举行尝祭。《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表示火灾尚不足为害。

14.4 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①，入，及大逵②。伐东郊，取牛首③。以大宫之椽归④，为卢门之椽⑤。

【注释】

①渠门：郑城门。

②大逵：城内四通八达的大街。

③牛首：郑郊，在今河南通许稍东北。

④大宫之椽(chuán)：太庙的梁上椽子。大宫，太庙，郑国祖庙。

⑤卢门：宋郊的城门。

【译文】

冬，宋国人联合诸侯进攻郑国，这是为了报复在宋国的那次战争。诸侯联军焚烧了郑国都城的渠门，进了城，到了大街上。攻打东郊，占取牛首。把郑国太庙的椽子拿回去做宋国卢门的椽子。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二月①，天王使家父来求车②。

15.2 三月乙未③，天王崩。

15.3 夏四月己巳④，葬齐僖公。

15.4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⑤。

15.5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⑥。

15.6 许叔入于许⑦。

15.7 公会齐侯于艾⑧。

15.8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⑨。

15.9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⑩。

15.10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⑪，伐郑。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桓公十五年当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

②家父：周大夫。

③乙未：十一日。

④己巳：十五日。

⑤郑伯突：郑厉公。

⑥郑世子忽：即郑昭公。世子，嫡长子。复归：回来复位。桓公十

二年郑庄公死，昭公当年出奔卫，四年后返国，所以不称君，称为世子。

⑦许叔入于许：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居许东偏。今入许，即自许东偏入许都。许叔，即许穆公新臣。

⑧齐侯：齐襄公。艾：在今山东新泰西北。

⑨邾人、牟（móu）人、葛人：三国均为小国，所以称为“某人”，不称君。牟，诸侯国名，在今山东莱芜东。葛，诸侯国名，嬴姓，大约在今山东枣庄。

⑩栎（lì）：郑国大都，即今河南禹州。

⑪宋公、卫侯、陈侯：分别为宋庄公、卫惠公、陈庄公。袲（chǐ）：宋地名，在今安徽宿州西。

【译文】

鲁桓公十五年春周历二月，周桓王派家父来我国求索车辆。

三月十一日，周桓王去世。

夏四月十五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厉公突逃亡到蔡国。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复位。

许叔进入许国。

桓公与齐襄公在艾地相会。

邾国、牟国、葛国国君来我国朝见。

秋九月，郑厉公突进入栎邑。

冬十一月，桓公与宋庄公、卫惠公、陈庄公在袲地相会，攻打郑国。

【传】

15.1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①]，天子不私求财。

【注释】

①诸侯不贡车、服：车、服是上赐下，所以诸侯不贡。车、服，车辆与戎服。

【译文】

鲁桓公十五年春，周桓王派大夫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这是不合于礼的。诸侯不进贡车辆、戎服，天子不求取个人财物。

15.2 祭仲专①，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②。将享诸郊③。雍姬知之④，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⑤，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⑥。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⑦，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

【注释】

①专：专权。

②雍纠：郑国大夫，祭仲女婿。

③将享诸郊：意谓准备在郊外宴请祭仲趁机杀掉他。诸，"之于"的合音。

④雍姬：雍纠的妻子，祭仲的女儿。

⑤舍其室：不在家里宴请。

⑥周氏之汪：周氏的池塘。周氏，郑国大夫。汪，池。

⑦谋及妇人：与妇人谋划。

【译文】

祭仲专权，郑厉公对此很担心，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他。雍纠准备在郊外宴请祭仲趁机杀掉他。雍姬知道了，对她母亲说："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近？"她母亲说："任何男子，都可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

父亲却只有一个，怎么能够相比呢?"于是雍姬就告诉祭仲说："雍氏不在他家里而在郊外宴请您，我怀疑这件事，所以告诉您。"祭仲就杀了雍纠，把尸体摆在周氏的池塘边。郑厉公装载了尸体逃离郑国，说："大事和妇女商量，死得活该。"夏，郑厉公逃亡到蔡国。

15.3 六月乙亥[①]，昭公人。

【注释】

①乙亥：二十二日。

【译文】

六月二十二日，郑昭公进入郑国。

15.4 许叔入于许。

【译文】

许叔进入许国都城。

15.5 公会齐侯于艾，谋定许也。

【译文】

桓公和齐襄公在艾地会见，目的是为了谋划安定许国。

15.6 秋，郑伯因栎人杀檀伯[①]，而遂居栎。

【注释】

①檀伯：郑守栎大夫。

【译文】

秋，郑厉公凭借栎地的人杀了檀伯，因而就居住在栎地。

15.7 冬，会于袲，谋伐郑，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

【译文】

冬，鲁桓公与宋庄公、卫惠公、陈庄公在袲地会见，策划进攻郑国，以便护送厉公回国。可是战争失败了，军队各自回国。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正月[1]，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2]。

16.2 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3]。

16.3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

16.4 冬，城向[4]。

16.5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桓公十六年当周庄王元年，前696。

②宋公、蔡侯、卫侯：分别指宋庄公、蔡桓侯、卫惠公。

③陈侯：陈庄公。

④向：诸侯小国名，姜姓，今山东莒县南有向城。

【译文】

鲁桓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桓公与宋庄公、蔡桓侯、卫惠公在曹国相会。

夏四月，桓公与宋庄公、卫惠公、陈庄公、蔡桓侯会合攻打郑国。

秋七月，桓公从攻打郑国的战役回国。

冬，修筑向地的城墙。

十一月，卫惠公朔逃亡到齐国。

【传】

16.1 十六年春正月，会于曹，谋伐郑也①。

【注释】

①谋伐郑：去年冬谋划送郑厉公回国没有成功，所以再次商议。

【译文】

鲁桓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鲁桓公和宋庄公、蔡桓侯、卫惠公在曹国会见，又策划进攻郑国。

16.2 夏，伐郑。

【译文】

夏季，进攻郑国。

16.3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①。

【注释】

①饮至之礼：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归来亦必告于宗庙。归来告庙时要慰劳从者，即为饮至。

【译文】

秋七月，桓公进攻郑国回到国内，举行了祭告宗庙、大宴臣下的礼仪。

16.4　冬,城向。书,时也。

【译文】

冬,修筑向地城墙。《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由于不妨碍农时。

16.5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①],生急子[②],属诸右公子[③]。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④]。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⑤],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⑥]。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⑦]!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⑧],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⑨]。

【注释】

①烝(zhēng):古时指以下淫上,与母辈通奸。夷姜:卫宣公父亲卫庄公之妾,是卫宣公庶母。

②急子:也叫伋子,本立为太子。

③属:使傅之。右公子:官名。左公子、右公子之称,缘由不详,或云"左右媵之子,因以为号"。

④宣姜:齐女。构:挑拨离间,诬陷。

⑤盗:派人伪装成强盗。莘:卫、齐之边境,在今山东莘县北,其地狭窄。

⑥行:逃走。

⑦恶:何。

⑧载其旌:卫宣公曾暗嘱贼人,载有旌旗的是急子。《史记·卫康叔世家》:"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

⑨二公子：即左、右公子。惠公：卫惠公，即公子朔。

【译文】

当初，卫宣公和父亲的姬妾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卫宣公让右公子作他的师傅。急子长大后为他到齐国娶妻，这个女人很美，卫宣公就自己娶了她，生了寿和朔，让左公子作寿子的师傅。夷姜上吊自杀了。宣姜和公子朔诬陷急子。卫宣公派急子出使到齐国，派人伪装成强盗在莘地等着，打算杀死他。寿子把这件事告诉急子，让他逃走。急子不同意，说："丢掉父亲的命令，哪里还用得着儿子！如果世界上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就可以逃到那里去了。"等到临走，寿子用酒把急子灌醉，在车上插上太子的旗帜先到了莘地，强盗就杀了寿子。急子赶到，说："要杀的是我。他有什么罪？请杀死我吧！"强盗又杀了急子。左、右两公子因此怨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⑩。惠公奔齐。

【注释】

①公子黔牟：亦名留，为周庄王所支持。

【译文】

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为国君。卫惠公逃亡到齐国。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①，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②。

17.2　二月丙午③，公会邾仪父④，盟于趡⑤。

17.3　夏五月丙午⑥，及齐师战于奚⑦。

17.4　六月丁丑⑧，蔡侯封人卒⑨。

17.5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10]。

17.6 癸巳[11]，葬蔡桓侯。

17.7 及宋人、卫人伐邾。

17.8 冬十月朔[12]，日有食之。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桓公十七年当周庄王二年，前695。丙辰：十三日。

②齐侯：齐襄公。纪侯：不详。黄：齐地名，在今山东淄川东北。

③二月丙午：二月无丙午日，当为误记。

④邾仪父：邾国国君，名克。

⑤趡(cuǐ)：鲁地名，在今山东泗水与邹县之间。

⑥丙午：初五。

⑦奚：地名，在今山东滕州南。

⑧丁丑：初六。

⑨蔡侯封人：即蔡桓侯，名封人。隐公九年立，在位二十年。

⑩蔡季自陈归于蔡：据成公十八年《传》"诸侯纳之曰归"，则蔡季之立，虽蔡召之，亦是由于陈国纳之。蔡季，即蔡哀侯，名献舞，是蔡桓侯之弟。

⑪癸巳：八月二十三日。

⑫朔：初一。

【译文】

鲁桓公十七年春周历正月十三日，桓公与齐襄公、纪侯在黄地结盟。

二月丙午日，桓公和邾仪父相会，在趡地结盟。

夏五月初五，我军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六月初六，蔡桓侯封人去世。

秋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二十三日，安葬蔡桓侯。

我国与宋人、卫人攻打邾国。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传】

17.1　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齐、纪[①]，且谋卫故也[②]。

【注释】

①平齐、纪：桓公五年，齐欲灭纪，十三年，纪又随鲁、郑败齐师，故鲁居间为之调停。

②谋卫：齐是卫惠公母舅之国，惠公奔齐，齐欲纳之。

【译文】

鲁桓公十七年春，鲁桓公和齐襄公、纪侯在黄地结盟，目的是为了促成齐、纪的和议，同时商量卫国的事情。

17.2　及邾仪父盟于趡，寻蔑之盟也[①]。

【注释】

①蔑之盟：隐公元年鲁与邾在蔑结盟。

【译文】

桓公和邾仪父在趡地结盟，这是由于重申蔑地的盟约。

17.3　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①]。于是齐人侵鲁疆[②]，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③]，慎守其一[④]，而备其不虞[⑤]。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⑥]，又何谒焉[⑦]？"

【注释】

①疆事:边境冲突。

②于是:在这时。

③埸(yì):边境。

④其一:其一方,指本国边境。

⑤备其不虞:防备发生意外之事。不虞,意外之事。

⑥事至:指他国突然袭击。事,戎事。

⑦谒(yè):请示报告。

【译文】

夏,鲁军与齐国军队在奚地发生战争,这是边境局部冲突。当时齐国人入侵鲁国的边境,边境官吏前来报告,桓公说:"边境上的事情,谨慎地防守自己一边而且防备发生意外。暂且尽力防备就是了。发生了战事就迎战,又何必先行请示报告呢?"

17.4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陈。

【译文】

蔡桓侯去世了。蔡国人把蔡季从陈国召回来。

17.5 秋,蔡季自陈归于蔡,蔡人嘉之也。

【译文】

秋,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被立为国君,因为蔡国人都拥护他。

17.6 伐邾,宋志也[①]。

【注释】

①宋志:宋国的意愿。鲁伐邾违背了当年与邾国的盟约,是屈从于宋国的要求,所以强调"宋志"。

【译文】

进攻邾国,这是宋国的意愿。

17.7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②]。日官居卿以厎日[③],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④]。

【注释】

①官失之:这次日食是发生在前695年10月10日的日环食,《春秋》没记载具体日子,是史官漏记。

②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都是掌管天文历数的官。

③日官居卿:天子日官即太史,非六卿而官位同六卿。厎(zhǐ)日:推算历象。

④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天子之日官定历以颁于诸侯,诸侯之日御奉之以授百官。

【译文】

冬,十月初一,日食。《春秋》没有记载日子,这是史官的漏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于卿的地位以推算历象,这是合于礼的。日御详细记载每月大小和干支,无所遗漏,在朝廷上通告百官。

17.8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①],弑昭公,而立公子亹[②]。

【注释】

①辛卯：十月二十二日。

②弑昭公，而立公子亹(wěi)：《史记·郑世家》："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为君。"公子亹，郑昭公之弟，无谥号。

【译文】

当初，郑庄公准备任命高渠弥做卿，昭公讨厌他，坚决劝阻，庄公不听从。昭公即位后，高渠弥畏惧昭公会杀掉自己，就在十月二十二日，杀死昭公，而立公子亹为国君。

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①]。公子达曰[②]："高伯其为戮乎[③]！复恶已甚矣[④]。"

【注释】

①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韩非子·难四篇》说此句云："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曰'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所恶，所讨厌的人。

②公子达：鲁国大夫。

③高伯：即高渠弥，伯为其字。

④复恶：报怨。

【译文】

君子认为昭公了解他所讨厌的人。公子达说："高伯恐怕要被诛杀的吧！因为他报仇报得太过分了。"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①,公会齐侯于泺②。

18.2 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③。

18.3 夏四月丙子④,公薨于齐⑤。

18.4 丁酉⑥,公之丧至自齐⑦。

18.5 秋七月。

18.6 冬十有二月己丑⑧,葬我君桓公。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桓公十八年当周庄王三年,前694。

②齐侯:指齐襄公。泺(luò):地名,在今山东济南西北。

③姜氏:文姜。

④丙子:初十。

⑤公薨于齐:鲁桓公是被杀,《春秋》为本国君主讳言,所以说"薨"。

⑥丁酉:五月初一。

⑦丧:已入柩的尸体。

⑧己丑:二十七日。

【译文】

鲁桓公十八年春周历正月,桓公与齐襄公在泺地相会。

桓公与夫人姜氏到齐国去。

夏,四月初十,桓公在齐国去世。

五月初一,桓公之灵柩从齐国运回鲁国。

秋七月。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安葬我国国君桓公。

【传】

18.1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1]，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2]：“女有家[3]，男有室[4]，无相渎也[5]，谓之有礼。易此[6]，必败。”

【注释】

①有行：打算出行。

②申繻：鲁大夫。

③家：丈夫。

④室：妻子。

⑤渎：轻慢。

⑥易：违反。

【译文】

鲁桓公十八年春，鲁桓公准备外出，便和姜氏到齐国去。申繻劝阻说：“女人有夫家，男人有妻室，不可以互相轻慢，这就叫有礼。违反这一点必然坏事。”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1]。公谪之[2]，以告。

【注释】

①通：通奸。

②谪：责备。

【译文】

桓公和齐襄公在泺地会见，然后就和文姜到了齐国。齐襄公和文姜通奸。桓公责怪文姜，文姜把这件事告诉了齐襄公。

夏四月丙子，享公[1]。使公子彭生乘公[2]，公薨于车[3]。

【注释】

①享：宴请。

②乘：扶持桓公上车。

③公薨于车：《公羊传》言齐襄公派彭生抱桓公上车时，故意拉折他的肋骨，所以桓公死在车上。

【译文】

夏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桓公。宴后齐襄公派公子彭生帮助桓公登车，桓公死在车中。

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1]，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2]，无所归咎[3]，恶于诸侯[4]。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

【注释】

①宁居：安居。

②反：返回。

③咎：罪责。

④恶于诸侯：在诸侯中产生不良影响。

【译文】

鲁国人告诉齐襄公说："我们国君畏惧您的威严，不敢苟安，来到贵国重修旧好，礼仪完成后却没有回国。我国不知道该归罪于谁，在诸侯中造成了恶劣影响。请求用彭生来清除这种影响。"齐国人杀死了彭生。

18.2 秋，齐侯师于首止[1]，子亹会之，高渠弥相[2]。七月戊戌[3]，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4]。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5]。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6]。"仲曰："信也[7]。"

【注释】

①师：驻军。首止：地名，在今河南睢县东南。

②相(xiàng)：助手。古代盟会等仪式，必备有助手，其人叫相，其行事叫相礼。

③戊戌：初三。

④轘(huàn)：车裂。

⑤郑子：郑昭公之弟子仪。

⑥知：同"智"，此指有预见。

⑦信：确实。

【译文】

秋，齐襄公率领军队驻扎在首止，子亹前去会见，高渠弥作为相礼随从。七月初三，齐国人杀死了子亹而把高渠弥车裂。祭仲到陈国迎接郑子而立他为国君。这次会见，祭仲事先预料到情况不妙，所以假称有病而没有去。有人说："祭仲由于有先见之明，所以才免祸。"祭仲说："确实是。"

18.3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1]。辛伯告王[2]，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3]。

【注释】

①周公：周公黑肩。王子克：周庄王之弟子仪。

②辛伯：周大夫。

③燕：此指南燕。

【译文】

周公打算杀死周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报告庄王，就帮着庄王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亡到燕国。

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①]，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②]。

【注释】

①并后：把妾媵等同于王后。匹嫡：把庶子等同于嫡子。两政：让权臣权力等同于正卿。政，正卿。耦国：城邑可以与国都抗衡。耦，匹敌，相对。

②及：及于难，被杀。

【译文】

当初，子仪受到桓王的宠爱，桓王把他嘱托给周公。辛伯曾劝谏周公说："妾媵并同于王后，庶子相等于嫡子，权臣和卿士互争权力，大城和国都一样，这都是祸乱的根本。"周公不听，所以招致杀身之祸。

庄公

【题解】

庄公，鲁国第十六任君主。名同，为鲁桓公嫡长子，文姜所生，前693年承袭鲁桓公国君位，在位三十二年。庄公在位期间，正是齐桓公称霸时期，鲁国与齐国发生了三次战争：一是庄公九年，鲁国战败，鲁国只好杀了与齐桓公争位的公子纠，把管仲归还齐国；二是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鲁庄公采用曹刿的建议，以弱胜强，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三是庄公十三年，鲁庄公会齐桓公于柯，曹沫劫持齐桓公，逼齐桓公退还了齐侵占鲁的土地。庄公的夫人哀姜是齐国人，无子。庄公临死前欲立庶子般为嗣君，庄公弟叔牙建议立长弟庆父，另一弟季友则支持立般，季友以庄公之名逼叔牙饮毒酒自杀。鲁庄公三十二年八月，庄公病逝，季友立子般为君，十月庆父杀子般，立庄公另一庶子启为鲁君。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①。

1.2 三月，夫人孙于齐②。

1.3 夏，单伯送王姬③。

1.4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④。

1.5　冬十月乙亥⑤，陈侯林卒⑥。

1.6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⑦。

1.7　王姬归于齐⑧。

1.8　齐师迁纪郱、鄑、郚⑨。

【注释】

①元年：鲁庄公元年当周庄王四年，前693。

②三月，夫人孙(xùn)于齐：鲁人责备文姜，文姜出奔齐国。桓公之丧至自齐，文姜未随丧回鲁国；及庄公即位，文姜犹未归。她在庄公即位后回过鲁国，三月出奔齐国。夫人，指文姜，庄公母。孙，逃遁，流亡。言“孙”，不言“出奔”是讳言。

③单(shàn)伯送王姬：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同姓诸侯为之主，已不主婚，因为天子与诸侯尊卑不对等。周王准备嫁女于齐，请鲁公主婚，因此派单伯送女儿到鲁国，等待出嫁。单伯，周王之卿。王姬，周王之女的通称。

④馆：专供王姬住的房舍。

⑤乙亥：十七日。

⑥陈侯林：陈庄公。

⑦荣叔：周大夫。锡桓公命：这里指周天子追命桓公，褒扬他的德行。锡命，天子赐予诸侯爵服等赏命，是赏赐诸侯的一种荣宠。锡，通“赐”。

⑧归于齐：嫁于齐。

⑨郱(píng)、鄑(zī)、郚(wú)：皆为纪国邑名。齐国打算灭纪，所以派军队强行迁走这三个地方的百姓，并夺其土地。郱，故城当在今山东安丘西。鄑，故城当在今山东昌邑西北。郚，故城当在今

山东安丘西南。

【译文】

鲁庄公元年春周历正月。

三月，夫人避逃到齐国。

夏，单伯送王姬来我国。

秋，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

冬，十月十七日，陈庄公林去世。

周庄王派遣荣叔来我国赐桓公爵服等赏命。

王姬出嫁到齐国。

齐国军队迁徙纪国郱、鄑、郚三邑的居民。

【传】

1.1 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译文】

鲁庄公元年春，《春秋》没有记载鲁庄公即位，这是由于文姜外出没有回国的缘故。

1.2 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①。

【注释】

①绝不为亲，礼也：因文姜有杀夫之罪，庄公不认其为母，是合乎礼的。绝不为亲，断绝母子关系。

【译文】

三月，鲁桓公夫人逃避到了齐国。《春秋》不称姜氏而称夫人，是由于断绝了母子关系，这是合于礼的。

1.3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①]。

【注释】

①为外,礼也:王姬非鲁国之女,在城外建行馆,合于礼,显示了区别。外,非鲁国之女。

【译文】

秋,在城外建造王姬的行馆。因为王姬不是鲁国的女子,而是周天子的女儿,这是合于礼的。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二月[①],葬陈庄公。

2.2 夏,公子庆父帅师伐於余丘[②]。

2.3 秋七月,齐王姬卒[③]。

2.4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④]。

2.5 乙酉[⑤],宋公冯卒[⑥]。

【注释】

①二年:鲁庄公二年当周庄王五年,前692。

②庆父:鲁桓公二子,鲁庄公弟。庄公有三弟:庆父、叔牙、季友,后世称为"三桓"。於余丘:近鲁小国,在今山东临沂。

③齐王姬:齐襄公夫人。

④夫人姜氏:指文姜。齐侯:齐襄公。禚(zhuó):齐地名,在今山东长清。

⑤乙酉:十二月初四。

⑥宋公冯:即宋庄公,在位十九年,死后子闵公捷立。

【译文】

鲁庄公二年春周历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於余丘。

秋七月，齐王姬去世。

冬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襄公在禚地相会。

十二月初四，宋庄公冯去世。

【传】

2.1 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1]。

【注释】

①书，奸也：杜预认为这是文姜的意思。

【译文】

二年冬季，夫人姜氏和齐襄公在禚地相会。《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揭露他们的奸情。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正月[1]，溺会齐师伐卫[2]。

3.2 夏四月，葬宋庄公。

3.3 五月，葬桓王。

3.4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3]。

3.5 冬，公次于滑[4]。

【注释】

①三年：鲁庄公三年当周庄王六年，前691。

②溺：鲁国大夫。

③纪季：纪侯之弟。诸侯之弟常以排行仲、叔、季称呼。酅(xī)：纪邑名，在今山东淄博东。

④滑：郑地名，在今河南睢县西北。

【译文】

鲁庄公三年春周历正月，在溺会合齐国军队攻打卫国。

夏四月，安葬宋庄公。

五月，安葬周桓王。

秋，纪季带着酅地归入齐国。

冬，鲁庄公驻在滑地。

【传】

3.1 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①]。

【注释】

①疾：厌恶。隐公四年公子翚违背君命帅师出征，《传》曰："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此同例，意即溺此次会齐伐卫亦是未奉君命而行。

【译文】

鲁庄公三年春，公子溺会合齐国军队攻打卫国，《春秋》单称他的名字溺，不称公子，是表示对他的厌恶。

3.2 夏五月，葬桓王，缓也[①]。

【注释】

①缓：迟缓。周桓王死了七年才下葬，所以说缓。

【译文】

夏，五月，安葬周桓王。这在丧礼的时间上太迟缓了。

3.3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①。

【注释】

①纪于是乎始判：纪分为二，纪侯居纪，纪季以酅入齐而为附庸。判，分，一分为二。

【译文】

秋，纪季带着酅地做了齐国的附庸，纪国从这时候开始分裂。

3.4 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①，谋纪故也②。郑伯辞以难③。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注释】

①郑伯：郑子仪。

②谋纪故也：纪国处于齐都临淄之东南，相距不过百余里，齐欲扩张，非并纪不可。所以纪侯多次向鲁求助，鲁也多方为之谋划，十余年间屡见于《经》、《传》。此时纪形势更为危急，于是鲁求助于郑。

③难(nàn)：指国家有祸难。时厉公居于栎，谋欲入郑，子仪自顾不暇，不能与大国齐为敌。

【译文】

冬，鲁庄公带领护卫军屯驻在滑地多夜，打算会见郑子仪，策划纪国的事务。郑伯用国内不安定为理由加以推脱。凡是军队在外，住一夜叫做舍，两夜叫做信，两夜以上叫做次。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二月①，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②。

4.2 三月，纪伯姬卒③。

4.3 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④。

4.4 纪侯大去其国⑤。

4.5 六月乙丑⑥，齐侯葬纪伯姬⑦。

4.6 秋七月。

4.7 冬，公及齐人狩于禚⑧。

【注释】

①四年：鲁庄公四年当周庄王七年，前690。

②享：宴请。齐侯：指齐襄公。祝丘：鲁地名，在今山东临沂。

③纪伯姬：鲁惠公长女。隐公二年嫁于纪。

④陈侯：指陈宣公。郑伯：指郑子仪。垂：卫地名，在今山东曹县。

⑤大去：永远离开不再回国。去，离开。

⑥乙丑：二十三日。

⑦齐侯葬纪伯姬：去年纪季以酅入齐，今年纪侯亦大去其国，故齐侯为之葬伯姬。

⑧齐人：指齐襄公。

【译文】

鲁庄公四年春周历二月，夫人文姜在祝丘宴请齐襄公。

三月，纪伯姬去世。

夏，齐襄公、陈宣公、郑子仪在垂地非正式相会。

纪侯永久离开他的国家。

六月二十三日，齐襄公安葬纪伯姬。

秋七月。

冬，庄公与齐襄公在禚地打猎。

【传】

4.1 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荆尸[①]，授师孑焉[②]，以伐随。将齐[③]，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④]。"邓曼叹曰："王禄尽矣[⑤]。盈而荡[⑥]，天之道也[⑦]。先君其知之矣[⑧]，故临武事，将发大命[⑨]，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⑩]，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⑪]。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⑫]，营军临随[⑬]。随人惧，行成[⑭]。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⑮]。济汉而后发丧。

【注释】

①荆尸：楚武王所创的一种阵法。

②孑(jié)：戟，一种兵器。

③齐(zhāi)：同"斋"。在太庙授以兵器，要先斋戒。

④心荡：心里不安。荡，动摇。

⑤王禄：王的寿命。

⑥盈：饱满。

⑦天之道：上天的启示。

⑧先君：指已逝的国君。

⑨大命：征伐之命。

⑩师徒：指军队。无亏：没有损失，不打败仗。

⑪樠(mán)木：武陵山别名，在今湖北钟祥东。一说为一种叫松心木的树。

⑫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宰相。除道：开路。梁：架设桥梁。溠(zhā)：河名，今名扶恭河，发源于湖北随州西北鸡鸣山，南流注于涓水。

⑬营军临随：杨伯峻曰："楚武王新薨，军欲速退，而秘不发丧，开道筑桥，建筑营垒，佯示敌人以久战之计，促使敌人不战而降，此应变之方。"营军，为军队筑营垒。临随，兵临随国都下。

⑭行成：求和。

⑮汉：汉水。汭(ruì)：河流会合的地方或河流弯曲的地方。

【译文】

鲁庄公四年春，周历正月，楚武王运用荆尸阵法，把戟发给士兵，要去攻打随国。准备斋戒时，武王入宫告诉夫人邓曼说："我的心神动荡不安。"邓曼叹气说："君王的福禄尽了。该精神饱满却心神散乱，这是上天的启示啊。我国去世的先君大概也知道了，所以在作战前，将要发布征伐命令时而使王的心不安。如果军队没有什么损失，而君王死在行军途中，这就是国家的福分了。"楚武王于是出征，死在樠木山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开通新路，并在溠水筑桥，在随国都城外建筑营垒。随国人恐惧，向楚军求和。莫敖屈重以楚王的名义进入随国，和随侯结盟，而且邀请随侯在汉水汇合处会见，然后退兵。渡过了汉水以后才公布武王已薨的消息。

4.2　纪侯不能下齐[1]，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2]。

【注释】

①下齐：屈降从齐。

②违：躲避。齐难：《年表》云："齐襄八年伐纪，去其都邑。"则纪侯之离国，由齐伐之。

【译文】

纪侯不能屈从齐国，把国家政权让给了纪季。夏，纪侯永远离开了他的国家，以躲避齐国的祸害。

五年

【经】

5.1 五年春王正月①。

5.2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

5.3 秋，郳犁来来朝②。

5.4 冬，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

【注释】

①五年：鲁庄公五年当周庄王八年，前689。

②郳(ní)：鲁国的附庸国，在今山东滕县。开国君主是邾文公之子肥，肥封于郳。其后附从齐桓公以尊周室，周室命之为小邾子。郳与小邾一地二名。犁来：肥的曾孙。

【译文】

鲁庄公五年春周历正月。

夏，夫人文姜去齐国军队中。

秋，郳国的犁来来我国朝见。

冬，鲁庄公会合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蔡国人攻打卫国。

【传】

5.1 五年秋，郳犁来来朝，名，未王命也①。

【注释】

①未王命：未受周王封爵。

【译文】

五年秋，郳国的犁来来我国朝见。《春秋》只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

5.2　冬，伐卫纳惠公也①。

【注释】

①纳惠公：卫惠公朔于鲁桓公十六年奔齐，故齐襄公会合诸侯伐卫以送其回国。纳，护送回国。按，此应与下年《传》“六年春，王人救卫”连读，被后人割裂。

【译文】

冬，攻打卫国，是为了护送卫惠公回国。

六年

【经】

6.1　六年春王正月①，王人子突救卫②。

6.2　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③。

6.3　秋，公至自伐卫。

6.4　螟。

6.5　冬，齐人来归卫俘④。

【注释】

①六年：鲁庄公六年当周庄王九年，前688。

②王人：周王室之属官。大概子突官职卑小，所以只称“王人”。

③卫侯朔:即卫惠公。

④归卫俘:诸《传》皆为"归卫宝",杜预以为《经》文误。杨伯峻曰:"其实俘、保、宝古音皆近,得相通假。"

【译文】

鲁庄公六年春周历正月,周王室属官子突救援卫国。

夏六月,卫惠公朔回到卫国。

秋,鲁庄公从攻打卫国的前线回国。

发生螟灾。

冬,齐国人来我国归还卫国的俘虏。

【传】

6.1 六年春,王人救卫[①]。

【注释】

①六年春,王人救卫:当与上年《传》"冬,伐卫,纳惠公也"连读。

【译文】

鲁庄公六年春,周庄王的属官救援卫国。

夏,卫侯入[①],放公子黔牟于周[②],放甯跪于秦[③],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

【注释】

①卫侯入:王人救卫不成,鲁、齐、宋、陈、蔡等国送卫惠公入卫。

②放:放逐。公子黔牟:名留,受周庄王支持。

③甯跪:卫大夫。

【译文】

夏，卫惠公回国，放逐公子黔牟到周，放逐甯跪到秦，杀了左公子洩、右公子职，然后即国君位。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①。夫能固位者②，必度于本末③，而后立衷焉④。不知其本，不谋⑤。知本之不枝⑥，弗强⑦。《诗》云："本枝百世⑧。"

【注释】

①度：权衡、考虑，指权衡本末始终。

②固位：巩固君位。

③度于本末：沈钦韩《补注》云："度其本者，其人于义当立者也；度其末者，其人立后能安固国家者也。"

④立衷：用适当的方式立为君。衷，中，中庸，指兼顾本末的主意。

⑤不谋：不立他。

⑥本之不枝：有本根无枝叶。即其人虽当立，然而孤立无助，不能安国家，固后世。

⑦弗强：不勉强立君。

⑧本枝百世：见《诗经·大雅·文王》，全句为："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这里借以说明有本有枝，百代相传。杨伯峻曰："《左传》盖断章取义。古人引《诗》多如此，襄公二十八年《传》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者也。"

【译文】

君子认为左、右二公子扶立黔牟为国君，缺乏周到的考虑。凡对能够巩固自己地位的人，必须权衡他的各个方面，然后采取不偏不倚的适当主张。不了解他的根本，就不要考虑拥立他。了解他虽有根本却没有枝叶，也不要勉强拥立他。《诗》说："有本有枝，繁衍百世。"

6.2 冬，齐人来归卫宝[①]，文姜请之也。

【注释】

①归卫宝：赠送卫国祭器。归，通“馈”，赠送。

【译文】

冬，齐国人前来归还卫国的宝器，这是由于文姜的请求。

6.3 楚文王伐申[①]，过邓[②]。邓祁侯曰[③]：“吾甥也[④]。”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⑤]，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⑥]。其及图之乎[⑦]？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⑧]。”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⑨]，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⑩]，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注释】

①楚文王：楚武王之子。申：姜姓诸侯国，其地在今河南南阳。

②邓：曼姓诸侯国，其地在今河南祁县。

③邓祁侯：祁为邓侯谥号。

④吾甥也：据此，楚文王当是武王夫人邓曼之子。

⑤骓甥、聃甥、养甥：皆为邓国大夫，也都是邓侯外甥。

⑥噬齐：人不能咬到自己的肚脐，比喻后悔莫及，今有成语“噬脐莫及”。噬，咬。齐，通“脐”，肚脐。

⑦及：“及时”的省略。

⑧不食吾余：古代俗语，贱视唾弃之意。余，指祭神后剩余的东西。

⑨不血食：不祭祀，意味着亡国。血食，祭祀时必杀牲畜，称血食。

⑩还年：伐申回国的那一年。

【译文】

楚文王进攻申国，路过邓国。邓祁侯说："他是我的外甥。"把他留下设宴招待他。骓甥、聃甥、养甥请求杀掉楚文王，邓侯不允许。这三甥都说："灭亡邓国的，必定是这个人。如果不早打主意，以后您后悔都来不及。现在下手还来得及！下手吧，现在正是时候！"邓侯说："如果这样做，人们会唾弃我而不吃我剩下的东西的。"三位外甥回答说："如果不听我们三个人的话，土地和五谷的神明就得不到祭享，国君到哪里去取得祭神的剩余？"邓祁侯还是不答应。攻打申国回国的那一年，楚王进攻邓国。庄公十六年，楚国再次攻打邓国，灭亡了邓国。

七年

【经】

7.1 七年春①，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②。

7.2 夏四月辛卯③，夜，恒星不见④。夜中，星陨如雨⑤。

7.3 秋，大水。

7.4 无麦、苗⑥。

7.5 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⑦。

【注释】

①七年：鲁庄公七年当周庄王十年，前687。

②齐侯：指齐襄公。防：鲁地名，在今山东费县东北。

③辛卯：初五。

④恒星不见：日常所见的星不现。恒星，常见之星。见，同"现"。

⑤星陨如雨：据《传》，曰"与雨偕"，《穀梁》、《公羊》皆云星陨似雨。据推算，是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流星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如，而。

⑥无麦、苗：周历秋相当于夏历的夏季，成熟的麦遭雨无收，黍、稷的苗也被水漂没。

⑦谷：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译文】

鲁庄公七年春，夫人姜氏与齐襄公在防地相会。

夏四月初五，夜间，日常所见的星星都没有出现。半夜，星星陨落，天又下大雨。

秋，发大水。

麦子没有收成，禾苗漂没。

冬，夫人姜氏与齐襄公在谷地相会。

【传】

7.1 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①。

【注释】

①齐志：齐国的意愿。防是鲁地，齐襄公入鲁与文姜相会，这是出于齐襄公的意愿。志，意志，意愿。

【译文】

鲁庄公七年春，文姜和齐襄公在防地相会，这是出于齐襄公的意愿。

7.2 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①。

【注释】

①星陨如雨，与雨偕也：杜预解“偕”为“俱”，读“如”为“而”，意为流星雨和雨一起落下。

【译文】

夏，看不到常见的星星，这是由于夜空明亮的缘故。流星坠落而且带着雨点，这是和雨一起落下来的。

7.3 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1]。

【注释】

①不害嘉谷：此时黍稷之苗还小，水淹之后还可重种，尚不影响收成，所以说不害嘉谷。嘉谷，指黍稷，用于祭祀，故称嘉谷。

【译文】

秋，麦子不收，禾苗漂没，但没有影响黍稷的收成。

八年

【经】

8.1 八年春王正月[1]，师次于郎[2]，以俟陈人、蔡人[3]。

8.2 甲午[4]，治兵[5]。

8.3 夏，师及齐师围郕[6]，郕降于齐师。

8.4 秋，师还。

8.5 冬十有一月癸未[7]，齐无知弑其君诸儿[8]。

【注释】

①八年：鲁庄公八年当周庄王十一年，前686。

②郎：即隐公元年《传》文中之郎，在今山东鱼台。

③俟(sì)：等待。

④甲午：正月十三日。

⑤治兵：向军队分发武器。

⑥围郕：按，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春秋》书围国者二十五次，始于此。

⑦癸未：初七。

⑧无知：即公孙无知，齐庄公之孙，齐襄公堂弟。诸儿：即齐襄公。

【译文】

鲁庄公八年春周历正月，我军驻扎于郎地，等待陈国人、蔡国人。

正月十三日，发给兵士兵器。

夏，我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

秋，我军回国。

冬，十一月初七，齐无知杀死他的国君齐襄公诸儿。

【传】

8.1 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

【译文】

鲁庄公八年春，鲁庄公在太庙把武器发给军队，这是合于礼的。

8.2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①]。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②]。《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③]。'姑务修德[④]，以待时乎。"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⑤]。

【注释】

①仲庆父：鲁庄公之弟。请伐齐师：因鲁与齐共同伐郕，而齐单独受降。

②罪我之由：即"罪由我"，罪因我而来。

③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意思是皋陶勉力培育德行，具备了德行，别人自然降服。所引《尚书》已佚，《古文尚书》将此文入《大禹谟》篇。皋陶，东夷族首领，舜命之掌刑狱事。迈，通"勱"。勱勉，勉力。

④务：致力于。

⑤善：赞美。

【译文】

夏，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单独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进攻齐军。庄公说："不行，我实在缺乏德行，齐军有什么罪？罪是由我引起的。《夏书》说：'皋陶勉力培育德行，德行具备，别人就会降服。'我们姑且致力于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吧！"秋，军队回国。君子因此而赞美鲁庄公。

8.3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①。瓜时而往②，曰："及瓜而代③。"期戍④，公问不至⑤。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注释】

①连称、管至父：皆齐国大夫。戍：守卫。葵丘：在今山东临淄西有西安故城及蘧丘里，当即其地。

②瓜时：瓜熟时节，即夏历七月。《诗经·国风·豳风·七月》"七月食瓜"。

③及瓜而代：到第二年瓜熟时换防。

④期(jī)：一周年。

⑤问：指换防的通知。

【译文】

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瓜熟的时节前去，说："到明年瓜熟的时候派人替代你们。"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命令并没有下来。连称、管至父请求派人替代，齐襄公不同意。因此两人就策划叛乱。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①,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適②。襄公绌之③。二人因之以作乱④。连称有从妹在公宫⑤,无宠,使间公⑥,曰:“捷⑦,吾以女为夫人⑧。”

【注释】

①母弟:同母弟。夷仲年:夷是其字或谥号,仲是排行,年是名。

②衣服礼秩如適:指服饰、章旗、待遇等级与嫡子相同。適,同“嫡”,嫡子。按,古代嫡子的衣服、章旗等与众子、庶子不同。

③绌(chù):通“黜”,贬低。

④二人:指连称、管至父。因:依靠。

⑤从妹:堂妹。

⑥间(jiàn):窥视,侦察。

⑦捷:事情成功。

⑧女:通“汝”。夫人:指国君正夫人。

【译文】

齐僖公的同母兄弟叫夷仲年,生了公孙无知,受到僖公的宠信,衣服礼仪等种种待遇都和嫡子一样。齐襄公降低了公孙无知的待遇。连称、管至父两个人就利用公孙无知发动叛变。连称有个堂妹在齐襄公的后宫,不得宠,就让她去侦察襄公的情况,公孙无知说:“事情成功,我把你立为君夫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①,遂田于贝丘②。见大豕③,从者曰:“公子彭生也④。”公怒曰:“彭生敢见⑤!”射之,豕人立而啼⑥。公惧,队于车⑦,伤足,丧屦⑧。反,诛屦于徒人费⑨。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⑩,劫而束之⑪。费

曰:“我奚御哉[12]!”袒而示之背[13],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14],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15]。遂入,杀孟阳于床[16],曰:“非君也,不类[17]。”见公之足于户下[18],遂弑之,而立无知。

【注释】

①姑棼(fén):即薄姑,齐地名,在今山东博兴。

②田:打猎。贝丘:齐地名,在今山东博兴。

③豕(shǐ):猪。

④公子彭生:即桓公十八年杀死鲁桓公的彭生。

⑤见:同“现”。

⑥人立:猪后脚站立,前脚悬空,如人站立。

⑦队:同“坠”。

⑧屦(jù):单底鞋。

⑨诛屦:责令其寻找屦。诛,责令。徒人:应为寺人,相当于后世的宦官。费:人名。

⑩贼:叛贼,此指公孙无知的党徒。

⑪束:捆。

⑫御:抵抗。

⑬袒(tǎn):裸露。

⑭伏:藏匿。公:指齐襄公。

⑮石之纷如:人名,也是寺人。之,用来助音节的,如介之推、宫之奇等。

⑯杀孟阳于床:孟阳也应是寺人,为保护襄公而伪装成襄公睡在床上,遂被杀。

⑰不类:不像。

⑱户下:门背下面。

【译文】

冬十二月，齐襄公到姑棼游玩，接着在贝丘打猎。看到一头大野猪，随从说："这是公子彭生啊！"齐襄公发怒说："彭生胆敢出现！"就用箭射它，野猪像人一样站起身啼叫。齐襄公害怕，从车上摔下来，伤了脚，丢了鞋。回去以后，责令徒人费去找鞋。费找不着，齐襄公就鞭打他，打得皮开血出。费跑出去，在宫门口遇到叛贼，叛贼把他劫走并捆起来。费说："我怎么会抵抗你们呢？"解开衣服让他们看自己受鞭刑的背，叛贼相信了。费请求为叛贼先进宫去刺探，他进去之后把齐襄公隐藏起来，然后和叛贼格斗，死在宫门里。石之纷如斗死在台阶下。叛贼于是入内，在床上杀了孟阳，说："这不是国君，样子不像。"见到齐襄公的脚从门下边露出来，于是把他杀死了，拥立无知为国君。

初，襄公立，无常①。鲍叔牙曰②："君使民慢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④。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⑤。

【注释】

①无常：言行无准则，谓政令不守信用。《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

②鲍叔牙：齐国大夫，公子小白之傅。

③君使民慢：言君主政令无常，使人民生出慢易之心。慢，松弛，放纵。

④公子小白：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无知死后入为桓公，春秋五霸之首。

⑤管夷吾：即管仲，齐国大夫，公子纠之傅。召忽：齐国大夫，亦公子纠之傅。公子纠：公子小白的庶兄，其母为鲁公族之女。

【译文】

当初，齐襄公即位，施政没有准则，使人不知所措。鲍叔牙说："国君放纵，百姓懈怠，祸乱将要发生了。"就侍奉公子小白避乱到莒国。叛乱发生，管夷吾、召忽侍奉公子纠逃避到鲁国来。

8.4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1]。

【注释】

①公孙无知虐于雍廪：按，此当与九年《传》"雍廪杀无知"相连，是以年分《传》者之妄分。虐，虐待。雍廪，齐地葵丘大夫。

【译文】

当初，公孙无知虐待雍廪。

九年

【经】

9.1 九年春[1]，齐人杀无知[2]。

9.2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3]。

9.3 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

9.4 秋七月丁酉[4]，葬齐襄公。

9.5 八月庚申[5]，及齐师战于乾时[6]，我师败绩。

9.6 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

9.7 冬，浚洙[7]。

【注释】

①九年：鲁庄公九年当周庄王十二年，前685。

②齐人：指雍廪。

③蔇(xì):鲁地名,在今山东枣庄。

④丁酉:二十四日。

⑤庚申:十八日。

⑥乾(gān)时:地名,在今山东临淄。

⑦浚(jùn):疏通河道。洙:洙水,源出今山东泰安,后入泗水。

【译文】

鲁庄公九年春,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

鲁庄公及齐国大夫在蔇地会盟。

夏,鲁庄公攻打齐国,送子纠回国。齐国公子小白进入齐国。

秋,七月二十四日,安葬齐襄公。

八月十八日,我军与齐军在乾时交战,我军大败。

九月,齐国人索取子纠,把他杀了。

冬,疏通洙水的河道。

【传】

9.1 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译文】

鲁庄公九年春,雍廪杀死公孙无知。

9.2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

【译文】

鲁庄公和齐国的大夫在蔇地结盟,这是因为当时齐国没有国君的缘故。

9.3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1]。

【注释】

①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译文】

夏,庄公进攻齐国,护送公子纠回国即位。齐桓公从莒国抢先回到齐国。

9.4 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1],传乘而归[2]。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3],是以皆止[4]。

【注释】

①丧戎路:放弃战车。戎路,兵车。

②传乘:转乘他车。

③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秦子、梁子,庄公的车御与车右。按,此欲以诱致齐师而使鲁公得以逃脱。

④止:被俘。

【译文】

秋,我军和齐军在乾时作战,我军大败。庄公丧失战车,乘坐轻车逃了回来。秦子、梁子打着庄公的旗号躲在小道上作掩护,都被齐军俘虏了。

9.5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①]，请君讨之。管、召，仇也[②]，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③]，召忽死之[④]。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⑤]。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⑥]，使相可也。"公从之。

【注释】

①亲：指亲兄弟。

②仇：仇敌。

③生窦：在今山东菏泽北。

④死之：为之死，指自杀。之，指公子纠。

⑤堂阜：齐地名，齐鲁交界处，在今山东蒙阴。税：通"脱"，释放。

⑥治于高傒：指政治才能超过高傒。高傒，齐国执政大臣。

【译文】

鲍叔率领军队代表齐桓公来鲁国说："子纠，是我齐君的亲人，请国君代我齐国诛杀。管仲、召忽，是我齐君的仇人，请交给我们让我们称心快意地处置。"于是就在生窦杀死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请求把他押送回齐国，鲍叔接受请求，到了堂阜就把他释放了。回国后，鲍叔报告齐桓公说："管仲治国的才能超过高傒，可以让他辅助国君。"齐桓公接纳了这个意见。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正月[①]，公败齐师于长勺[②]。

10.2 二月，公侵宋[③]。

10.3 三月，宋人迁宿[④]。

10.4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⑤]。

10.5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6]，以蔡侯献舞归[7]。

10.6 冬十月，齐师灭谭[8]，谭子奔莒。

【注释】

①十年：鲁庄公十年当周庄王十三年，前684。

②长勺：在今山东曲阜。

③侵：古时出兵，有钟鼓之声叫伐，没有就叫侵。

④迁：迁走百姓，占有其土地。宿：在今江苏宿迁。

⑤乘丘：在今山东兖州。

⑥荆：即楚国。楚先王熊绎僻处荆山，后来常称楚为荆。莘：蔡国地名，在今河南汝南。

⑦以：俘获。蔡侯献舞：即蔡哀侯蔡季，名献舞。

⑧谭：诸侯国名，在今山东济南。

【译文】

鲁庄公十年春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

二月，鲁庄公攻打宋国。

三月，宋国人迁走宿地的百姓。

夏六月，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打败宋军。

秋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俘获了蔡哀侯献舞回国。

冬十月，齐军灭亡了谭国，谭子逃到莒国。

【传】

10.1 十年春，齐师伐我[1]。公将战，曹刿请见[2]。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3]，又何间焉[4]。"刿曰："肉食者鄙[5]，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6]，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7]，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8]，

弗敢加也[9]，必以信[10]。"对曰："小信未孚[11]，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12]。"对曰："忠之属也[13]，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注释】

①齐师伐我：齐师伐鲁，是为了去年鲁欲送公子纠入齐即位的事。

②曹刿(guì)：又叫曹沫，生卒年不详，春秋时鲁国大夫。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③肉食者：当时习惯语，指当官的贵族，大夫以上。

④间(jiàn)：参与。

⑤鄙：鄙陋，无远见。

⑥弗敢专：不敢专有享用，必分给群臣。

⑦未遍：不能周遍，人人皆有。

⑧牺牲：祭祀用的猪、牛、羊。

⑨加：增加，此指虚报。

⑩信：诚信。

⑪未孚：未取得信任。孚，信任。

⑫必以情：指处理得合情合理。

⑬忠：忠诚无私，尽心竭力。

【译文】

鲁庄公十年春，齐国的军队攻打我鲁国。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接见。他的同乡人说："那些每天都吃肉的人在那里谋划，你又去参与什么？"曹刿说："吃肉的人鄙陋无远见，不能作长远考虑。"于是入宫进见庄公。曹刿问庄公："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有吃有穿，不敢独自享受，一定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不能周遍，百姓不会服从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擅自增加，祝史的祷告一定反映真实情况。"曹刿回答说："一点诚心不会取得神明的信任，神明不会降

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完全探明底细,但必定合情合理去办。"曹刿回答说:"这是为百姓尽力的一种表现,凭这个可以打一下。打起来,请让我跟着去。"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①。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②。刿曰:"未可。"下视其辙③,登轼而望之④,曰:"可矣。"遂逐齐师。

【注释】

①鼓:擂鼓进军。

②驰之:驱动战车追击齐军。

③辙:车轮走过的痕迹。

④轼:车前扶手横木,全车最高点。

【译文】

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兵车,与齐军在长勺展开战斗。庄公准备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国人打了三通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准备追上去。曹刿说:"还不行。"下车,细看齐军的车辙,然后登上车前横木远望,说:"行了。"就追击齐军。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①,故逐之。"

【注释】

①视其辙乱,望其旗靡:辙乱说明行列不整,旗倒则师失耳目,说明失去指挥,所以知其为真败。靡,倒下。

【译文】

战胜以后，庄公问曹刿取胜的缘故。曹刿回答说："作战全凭勇气。第一通鼓振奋勇气，第二通鼓勇气就少了一些，第三通鼓勇气就没有了。他们的勇气没有了，而我们的勇气刚刚振奋，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的情况难于捉摸，还恐怕有埋伏。我细看他们的车辙已经乱了，远望他们的旗子已经倒下，所以才追逐他们。"

10.2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①]："宋师不整[②]，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③]，蒙皋比而先犯之[④]，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注释】

①公子偃：鲁国大夫。

②不整：军纪混乱。

③雩门：鲁南城西门。窃出：私自出击。

④蒙皋比：以虎皮蒙马。皋比，虎皮。

【译文】

夏六月，齐国和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地。公子偃说："宋军的军容不整齐，可以打败他。宋军败了，齐军必然回国，请您攻击宋军。"庄公不同意。公子偃从雩门私自出击，把马蒙上老虎皮先攻宋军，庄公领兵跟着进击，在乘丘把宋军打得大败。齐军也就回国了。

10.3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①]，过蔡[②]。蔡侯曰："吾姨也[③]。"止而见之，弗宾[④]。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

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注释】

①归：出嫁。

②过蔡：陈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蔡都在今河南上蔡西南，息妫由陈至息必过蔡。

③姨：妻子的姐妹。

④弗宾：不礼貌。据十四年《传》，息妫甚美，则此所谓弗宾，盖有轻佻之行。

【译文】

蔡哀侯在陈国娶妻，息侯也在陈国娶妻。息妫出嫁时路过蔡国。蔡侯说："她是我妻子的姊妹。"留下来见面，不很礼貌。息侯听到这件事，发怒，派人对楚文王说："请您假装进攻我国，我向蔡国求援，您就可以攻打它。"楚文王同意。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俘虏了蔡侯献舞回国。

10.4　齐侯之出也[①]，过谭，谭不礼焉[②]。及其入也[③]，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

【注释】

①齐侯：指齐桓公。出：指齐桓公外出逃亡。

②不礼：不加礼遇。

③入：指齐桓公回国登位。

【译文】

齐侯逃亡在外的时候，经过谭国，谭国人对他很不礼貌。等到他回

国，诸侯都去祝贺，谭国又没有人去。冬季，齐军就灭亡了谭国，这是由于谭国没有礼貌。谭子逃亡到莒国，这是因为两国同盟的缘故。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①。

11.2　夏五月戊寅②，公败宋师于鄑③。

11.3　秋，宋大水。

11.4　冬，王姬归于齐。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庄公十一年当周庄王十四年，前683。

②戊寅：十七日。

③鄑：鲁地名，与庄公元年之“鄑”不同地。具体所在不详。

【译文】

鲁庄公十一年春周历正月。

夏五月十七日，庄公在鄑地打败宋军。

秋，宋国发大水。

冬，王姬出嫁到齐国。

【传】

11.1　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①，败诸鄑②。

【注释】

①陈：同“阵”。薄：逼近。

②诸：之于。

【译文】

鲁庄公十一年夏，宋国为了乘丘那次战役的缘故而入侵我国。庄公出兵迎战。宋国的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我军就逼近压过去，在鄑地打败宋军。

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1]，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2]，得俊曰克[3]，覆而败之曰取某师[4]，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5]。

【注释】

①陈：同"阵"，摆开阵势。

②大崩：全军崩溃。

③得俊：俘虏对方勇将。

④覆：设伏兵。

⑤京师：周天子的军队。

【译文】

凡是作战，敌方没有摆开阵势叫做"败某师"，都摆开了阵势叫做"战"，大崩溃叫做"败绩"。俘虏敌方的勇士叫做"克"，伏兵而击败敌军叫做"取某师"，周天子的军队被打败叫做"王师败绩于某"。

11.2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1]，曰："天作淫雨[2]，害于粢盛[3]，若之何不吊[4]？"对曰："孤实不敬[5]，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6]："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7]；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8]。且列国有凶[9]，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10]，其庶乎[11]。"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12]，臧孙达曰[13]："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14]。"

【注释】

①吊：慰问。

②淫雨：久雨。

③粢盛：指百谷。

④若之何：如何。

⑤孤：君主自己的谦称。此指宋闵公。

⑥臧文仲：鲁国大夫。即臧孙辰。

⑦悖：通"勃"，勃然兴起。

⑧忽：迅速。

⑨列国：诸侯国。凶：灾荒。

⑩言惧：言语惶恐。指前面宋公说的不敬天而降灾，这是罪己。名礼：指称孤。

⑪庶：庶几，有希望。

⑫既而：不久。公子御说（yuè）：宋桓公，宋庄公之子，宋闵公弟。

⑬臧孙达：臧哀伯。臧文仲的祖父。

⑭恤民：体恤、爱护百姓。

【译文】

秋，宋国发大水。庄公派使者去慰问，说："上天降下大雨，危害了庄稼，怎么能不慰问呢？"宋闵公回答说："我对于上天不诚敬，上天降灾，还使贵国国君担忧，承蒙关注，实不敢当。"臧文仲说："宋国恐怕要兴盛了吧！禹、汤责罚自己，他们勃然兴起；桀、纣责罚别人，他们马上灭亡。而且诸侯国发生灾荒，国君称孤，这是合于礼的。言语有所戒惧而称名合于礼制，这就差不多了吧！"不久，又听说上面那番话是公子御说所说的，臧孙达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体恤百姓的心思。"

11.3　冬，齐侯来逆共姬[①]。

【注释】

①齐侯：指齐桓公。共姬：王姬。

【译文】

冬，齐桓公来鲁国迎娶共姬。

11.4　乘丘之役，公之金仆姑射南宫长万[①]，公右歂孙生搏之[②]。宋人请之[③]，宋公靳之[④]，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注释】

①仆姑：箭名。南宫长万：宋万，宋大夫，力士。南宫是氏，万是名，长是字。

②右：车右。歂(chuán)孙：人名。生搏：活捉。

③请之：请鲁国释放宋万回国。

④靳(jìn)：嘲笑。

【译文】

在乘丘战役中，庄公用叫金仆姑的箭射中南宫长万，庄公的车右歂孙活捉了长万。宋国人请求把南宫长万释放回国。宋闵公开玩笑说："原来我尊敬你，如今你成了鲁国的囚犯，所以我便不敬重你了。"南宫长万因此而怀恨他。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①]，纪叔姬归于酅[②]。

12.2　夏四月。

12.3　秋八月甲午[③]，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④]。

12.4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庄公十二年当周庄王十五年，前682。

②纪叔姬归于酅(xī)：纪叔姬，鲁女，嫁纪国，时纪季以酅入齐，国亡，故云"归于酅"。酅，纪国地名，在今山东益都。

③甲午：初十。

④宋万：即南宫长万。捷：即宋闵公。仇牧：宋国大夫。

【译文】

鲁庄公十二年春周历三月，纪叔姬从酅地归国。

夏四月。

秋八月初十，宋万杀死他的国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万逃亡到陈国。

【传】

12.1 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①。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②。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③，又杀之。立子游④。群公子奔萧⑤。公子御说奔亳⑥。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⑦。

【注释】

①蒙泽：宋地名，在今河南商丘。

②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公羊传》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史记·宋微子世家》云："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批，反手击。

③大宰督：指华父督。东宫：诸侯小寝。

④子游：宋公子。

⑤萧：诸侯国名，本为宋邑，后为附庸国，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⑥亳(bó)：宋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北。

⑦南宫牛：南宫长万之子。猛获：南宫万同党。

【译文】

鲁庄公十二年秋，宋国的南宫长万在蒙泽杀死了宋闵公。他在城门口遇到仇牧，反手便打死了他。在东宫的西面遇到太宰华督，又杀了他。拥立子游为国君。公子们都逃亡到萧邑，而公子御说逃亡到亳地。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了亳地。

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①]。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②]。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③]，一日而至[④]。

【注释】

①萧叔大心：萧国长官，大心是其名。萧叔讨南宫长万有功，所以萧被宋封为附庸国。戴、武、宣、穆、庄之族：指宋戴公、武公、宣公、穆公、庄公的族人。戴公之族有华氏、乐氏、老氏、皇氏，庄公之族有仲氏，其他则无所闻。

②桓公：指公子御说。

③乘车：非兵车，通常载人之车。辇(niǎn)：用人挽车。

④一日而至：据杜预《春秋左传注》，宋离陈二百六十里，“一日而至”，言南宫万之多力。

【译文】

冬十月，萧叔大心和宋戴公、武公、宣公、穆公、庄公的族人率领曹国的军队讨伐南宫牛和猛获。在阵前杀死了南宫牛，在宋国都城杀死了子游，拥立宋桓公为国君。猛获逃亡到卫国。南宫长万逃亡到陈国，

长万自己拉车载着他母亲，一天就到达了。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①："不可。天下之恶一也，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②，非谋也。"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③。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④。宋人皆醢之⑤。

【注释】

①石祁子：卫国大夫，石碏族人。

②与恶：袒护坏人。好：宋与卫本同盟，故曰好。

③赂：指送礼于陈国。

④手足皆见：此言南宫万力气大，能破犀牛之革。

⑤醢(hǎi)：古代酷刑，把人剁成肉酱。

【译文】

宋国人到卫国请求归还猛获，卫国人想不给他们。石祁子说："不行。普天下的邪恶都是一样可恶的，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受到保护，保护了他有什么好处？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结交邪恶的人而丢掉友好的邦国，这不是好主意。"卫国人把猛获归还给了宋国。宋国又到陈国请求归还南宫长万，并且送上财礼。陈国人派女人把南宫长万灌醉后，用犀牛皮把他捆裹了起来。等到达宋国时，南宫长万的手脚都露出来了。宋国人把两人都剁成了肉酱。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①，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

北杏②。

13.2　夏六月，齐人灭遂③。

13.3　秋七月。

13.4　冬，公会齐侯，盟于柯④。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庄公十三年当周僖王元年，前681。

②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指齐桓公和宋、陈、蔡、邾诸国的国君。北杏：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③遂：妫姓小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

④柯：齐地名，在今山东阳谷东北。

【译文】

鲁庄公十三年春，齐桓公和宋、陈、蔡、邾诸国国君在北杏相会。

夏六月，齐国人灭亡了遂国。

秋七月。

冬，庄公与齐桓公相会，在柯地会盟。

【传】

13.1　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①。

【注释】

①戍：戍守。

【译文】

鲁庄公十三年春季，和齐、宋、陈、蔡、邾各国国君在北杏会见，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动乱。遂国人没有来。夏季，齐国人灭亡遂国并派人戍守。

13.2　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①。

【注释】

①盟于柯，始及齐平也：自庄公十年，鲁、齐两国发生了两次战争，至此讲和。盟于柯，《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桓公）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左传》此年既无齐伐鲁之事，且长勺之役，鲁胜齐败，更无曹刿之三败。然《史记》所述，颇流行于战国。

【译文】

冬季，鲁庄公和齐桓公在柯地结盟，开始和齐国讲和。

13.3　宋人背北杏之会①。

【注释】

①宋人背北杏之会：此当与下年《传》"十四年春，诸侯伐宋"云云相连，被后人割裂。

【译文】

宋国人违背了北杏的盟约。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①，齐人、陈人、曹人伐宋。

14.2　夏，单伯会伐宋②。

14.3　秋七月，荆入蔡。

14.4 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3]。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庄公十四年当周僖王二年，前680。

②单伯：周天子卿士。会伐宋：诸侯已伐宋国，单伯才到，故言“会伐宋”。

③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即齐桓公、宋桓公、卫惠公、郑厉公。鄄(juàn)：卫地名，在今山东鄄城。

【译文】

鲁庄公十四年春，齐国人、陈国人、曹国人进攻宋国。

夏，单伯领兵会合诸侯进攻宋国。

秋七月，楚国攻入蔡国。

冬，单伯与齐桓公、宋桓公、卫惠公、郑厉公在鄄地相会。

【传】

14.1 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1]。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2]。

【注释】

①齐请师于周：杜预《春秋左传注》：“齐欲崇天子，故请师，假王命以示大顺。”

②取成：讲和。

【译文】

鲁庄公十四年春，诸侯进攻宋国，齐国请求宗周出兵。夏，单伯带兵同诸侯相会，与宋国讲和后回国。

14.2 郑厉公自栎侵郑[1]，及大陵[2]，获傅瑕[3]。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4]，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5]，而纳厉公。

【注释】

①栎：地名，在今河南禹州。

②大陵：地名，约在今河南新密与新郑之间。

③傅瑕：郑国大臣。

④甲子：二十日。

⑤郑子：即子仪。

【译文】

郑厉公从栎地带兵进攻郑国国都，到达大陵时，俘虏了傅瑕。傅瑕说："如果放了我，我设法使你归国为君。"郑厉公和他盟誓后，便把他释放了。六月二十日，傅瑕杀死郑子仪和他的两个儿子，接纳厉公回国。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1]。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2]："犹有妖乎[3]？"对曰："人之所忌[4]，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5]，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6]。"

【注释】

①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郑南门，据《水经注》，名时门。按，所谓内蛇与外蛇争斗，自是迷信传说。

②申繻：鲁国大夫。

③妖：妖孽。

④所忌：指忌遇妖。

⑤无衅：无瑕疵、缺点。

⑥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申繻实际怀疑妖怪之客观存在。认为妖不自作，人失常，而有衅隙，则妖怪兴。

【译文】

当初，在郑国国都的南门下面，一条在城里的蛇和一条在城外的蛇相斗，城里的蛇被咬死。过了六年，郑厉公回国。鲁庄公听说这件事，问申繻说："这事与妖孽有关吗？"申繻回答说："一个人是否会遇到他所忌讳的事，是由于他自己的气焰所招致的，妖孽是由于人而兴起。人如没有毛病，妖孽不会自己发生。人丢弃正道，妖孽就会兴起，所以才有妖孽。"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①]："傅瑕贰[②]，周有常刑[③]，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④]，吾愿与伯父图之[⑤]。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⑥]；入[⑦]，又不念寡人[⑧]，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⑨]。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⑩]，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注释】

①原繁：郑国大夫，郑厉公的伯父。

②贰：贰心，不忠心。

③周有常刑：指按周王朝规定的刑法。

④上大夫：即卿。

⑤伯父：诸侯对同姓大夫的泛称。

⑥无里言：没有报告国内情况。

⑦入：回国。

⑧不念：不积极拥戴。

⑨典司宗祏(shí)：管理宗庙石室。宗祏，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室。

⑩济事：指夺取君位成功。

【译文】

郑厉公回国，就杀死了傅瑕。派人对原繁说："傅瑕对国君有贰心，对此周王朝有规定的刑法，现在傅瑕已经得到惩处了。帮助我回国而没有贰心的人，我都答应给他上大夫的职位，我愿意跟伯父一起商量一下。再说我离开国家在外时，伯父没有向我通报国内的情况；回国以后，又并不亲附我，我对此感到遗憾。"原繁回答说："先君桓公命令我的先人管理宗庙的石室，国家有君主而自己的心却在国外，还有比这更大的贰心吗？如果主持国家，国内的百姓谁不是他的臣下？做臣下的不应该有贰心，这是上天的规定。子仪居于君位已经有十四年了，现在策划请国君回国的人，难道不是贰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都以封官爵为贿赂来劝说别人反叛而又能取得成功，国君又怎么办呢？下臣知道国君的意思了。"于是上吊而死。

14.3 蔡哀侯为莘故①，绳息妫以语楚子②。楚子如息，以食入享③，遂灭息④。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⑤。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注释】

①为莘故：指庄公十年战于莘，蔡哀侯被俘之事。

②绳：赞美。楚子：楚文王。

③以食入享：设享礼招待息侯。

④遂灭息：此与下文“以息妫归”当为数年前之事。

⑤未言：指息妫从不主动开口说话。

【译文】

蔡哀侯由于莘地战役被俘的缘故，在楚文王面前赞美息妫。楚文王到息国，假装设享礼招待息侯，乘机攻打息国，灭亡了息国。他把息妫带回楚国，生了堵敖和成王。息妫从不主动开口，楚文王询问原因，她回答说：“我一个妇人却嫁了两个丈夫，既然不能以死守志，又能说什么呢？”楚文王由于蔡哀侯的挑拨而灭息国，为取悦息妫，于是进攻蔡国。秋七月，楚军攻入蔡国。

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1]，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2]，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

【注释】

①易：蔓延。

②乡迩：接近。乡，通“向”。

【译文】

君子说：“《商书》所说‘恶蔓延时，就像大火在草原上燃烧，不能接近面对它，怎么能够扑灭呢？’恐怕就是指蔡哀侯这样的人吧！”

14.4 冬，会于鄄，宋服故也。

【译文】

冬，单伯和诸侯在鄄地会见，这是由于宋国顺服的缘故。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①，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②。

15.2　夏，夫人姜氏如齐③。

15.3　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④。

15.4　郑人侵宋。

15.5　冬十月。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庄公十五年当周僖王三年，前679。

②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分别指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

③夫人姜氏：指文姜，齐僖公女。

④郳(ní)：宋国的附属国，在今山东枣庄，或云在今山东滕县。

【译文】

鲁庄公十五年春，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在鄄地相会。

夏，夫人姜氏去齐国。

秋，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进攻郳国。

郑国人侵袭宋国。

冬十月。

【传】

15.1　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

【译文】

鲁庄公十五年春季，众诸侯再次相会，齐国开始称霸。

15.2　秋，诸侯为宋伐郳。郑人间之而侵宋①。

【注释】

①间（jiàn）：乘机。

【译文】

秋，各诸侯为宋国攻打郳国。郑国人便乘机入侵宋国。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①。

16.2　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

16.3　秋，荆伐郑。

16.4　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②。

16.5　邾子克卒③。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庄公十六年当周僖王四年，前678。

②许男：即许穆公。滑：姬姓诸侯国，在今河南偃师。幽：宋地名，在今河南兰考。

③邾子克：即邾仪父，名克。

【译文】

鲁庄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

夏，宋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

秋，楚国攻打郑国。

冬十二月，鲁庄公会同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许穆公、滑伯、滕子在幽地建立同盟关系。

郑子克去世。

【传】

16.1 十六年夏，诸侯伐郑，宋故也。

【译文】

鲁庄公十六年夏，诸侯进攻郑国，这是由于郑国侵袭宋国的缘故。

16.2 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

【译文】

郑厉公从栎地回到国都为君，没有及时通知楚国。秋，楚国进攻郑国，打到栎地，这是为了郑国对楚国无礼的缘故。

16.3 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①。九月，杀公子阏②，刖强鉏③。公父定叔出奔卫④。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使以十月入⑤，曰："良月也，就盈数焉。"

【注释】

①郑伯：指郑厉公。治：惩治。与：参与。雍纠之乱：在桓公十五年。厉公欲使雍纠杀祭仲，消息走漏，雍纠反被祭仲所杀，厉公被迫出逃。

②公子阏：应为公孙阏，与强钼（chú）同是祭仲党羽。

③刖（yuè）：断足，一种酷刑。

④公父定叔：公叔段之孙。

⑤使以十月入：古人忌讳奇数之月，以偶数之月为吉利，且十为满数，因此让公父定叔十月回国。

【译文】

郑厉公惩罚参与雍纠之乱的人。九月，杀死公子阏，砍去强钼的脚。公父定叔逃亡到卫国。三年后，郑厉公让他回国，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没有后代。"让他在十月回到国内，说："这是好月份，十月是个满数呢。"

君子谓："强钼不能卫其足。"

【译文】

君子说："强钼不能保住他的两脚。"

16.4　冬，同盟于幽，郑成也[①]。

【注释】

①成：讲和。

【译文】

冬，诸侯在幽地一起结盟，这是为了对郑国讲和。

16.5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①]。

【注释】

①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桓公七年《传》称"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八年《传》称"灭翼"，又称"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史记·晋世家》云："晋侯（缗）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至此曲沃伯完全吞并晋国，僖王因命为晋侯。王，指周僖王。曲沃伯，即曲沃武公、晋武公。一军，《周礼·夏官·叙官》云："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译文】

周僖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建立一军，担任晋国国君。

16.6 初，晋武公伐夷①，执夷诡诸②。蒍国请而免之③。既而弗报，故子国作乱④，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周公忌父出奔虢⑤。惠王立而复之⑥。

【注释】

①晋武公：即曲沃武公。夷：采地名。

②夷诡诸：周王室大夫，夷为其采地。

③蒍国：周王室大夫，王子颓之师。

④子国：即蒍国。

⑤周公忌父：周王室卿士。

⑥惠王：即周惠王，于庄公十八年即位。

【译文】

当初，晋武公进攻夷地，俘虏了夷诡诸。蒍国为他求情而赦免了他。

后来夷诡诸不加报答，所以蔿国作乱，对晋国人说："和我一起进攻夷地并占领它的土地。"于是领着晋军攻打夷地，杀死夷诡诸。周公忌父逃亡到虢国。周惠王立为君后让他回国复职。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1]，齐人执郑詹[2]。

17.2　夏，齐人歼于遂[3]。

17.3　秋，郑詹自齐逃来。

17.4　冬，多麋[4]。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庄公十七年当周僖王五年，前677。

②郑詹：郑国执政大臣。

③歼：歼灭。

④麋：麋鹿。

【译文】

鲁庄公十七年春，齐国人拘捕了郑詹。

夏，齐国人歼灭了遂国。

秋，郑詹从齐国逃来我国。

冬，多麋鹿。

【传】

17.1　十七年春，齐人执郑詹，郑不朝也。

【译文】

鲁庄公十七年春，齐国人拘捕了郑詹，是由于郑国不去朝见齐国。

17.2 夏，遂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飨齐戍[1]，醉而杀之，齐人歼焉。

【注释】

①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均为遂国强族。飨：用酒食宴请。齐戍：庄公十三年齐国灭遂而戍之。

【译文】

夏，遂国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宴请在遂国戍守的齐军，把齐军灌醉后杀死。齐国人把遂国人全部杀尽。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1]，日有食之[2]。

18.2 夏，公追戎于济西[3]。

18.3 秋，有蜮[4]。

18.4 冬十月。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庄公十八年当周惠王元年，前676。

②日有食之：此当为前676年4月15日之日全食。

③戎：此戎即己氏之戎。故城在今山东曹县。济西：济水之西。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

④蜮(yù)：一种食禾苗的害虫。

【译文】

鲁庄公十八年春周历三月，发生日食。

夏，庄公在济水之西追击戎人。

秋，发现蜮虫。

冬十月。

【传】

18.1 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①]，王飨醴[②]，命之宥[③]，皆赐玉五瑴[④]，马三匹[⑤]。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⑥]。

【注释】

①虢公：虢公丑。晋侯：晋献公诡诸，晋武公上年已死。王：指周惠王。

②飨：设盛礼宴请宾客。醴(lǐ)：甜酒。

③命之宥(yòu)：指虢公、晋侯在周王敬酒之后回敬周王。宥，劝人饮食。

④瑴(jué)：白玉一双叫瑴。

⑤马三匹：当作马四匹，四古作亖，因脱一划而误。

⑥"王命诸侯"以下四句：虢公与晋侯名位不同，而所赐一样，所以左氏以此为"以礼假人"，认为是非礼。

【译文】

鲁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献公朝觐周惠王。周惠王用甜酒招待，又允许他们回敬自己，都赐给他们五对玉，三匹马。这是不合于礼的。周天子策命诸侯，封爵地位不同，礼仪的等级也相应不同，不能随意将礼仪违例给人。

18.2 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①。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

【注释】

①郑伯：郑厉公。原庄公：周王室卿士。原，即隐公十一年《传》中苏忿生十二田中的原。

【译文】

虢公、晋献公、郑厉公派原庄公去陈国迎接周王后陈妫。陈妫嫁到京城，就是惠王后。

18.3 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

【注释】

①讳之也：杜预《春秋左传注》以为戎来而鲁不知，沈钦韩以为戎狄为中国之患，故讳言其来；但鲁国捍御有素，故书追之。

【译文】

夏，庄公在济水的西边追逐戎人。《春秋》没有记载戎人来攻，是由于避讳。

18.4 秋，有蜮，为灾也。

【译文】

秋，有蜮虫，《春秋》所以记载，是由于造成了灾害。

18.5 初，楚武王克权①，使斗缗尹之②。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③，使阎敖尹之④。

【注释】

①权：子姓诸侯国，在今湖北当阳东南。

②斗缗(mín)：楚国大夫。尹之：把权作为楚县，派斗缗为县尹。楚称县宰为县尹，亦称县公。《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云“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

③那处：楚地名，在今湖北荆门东南那口城。

④阎敖：楚国大夫。

【译文】

当初，楚武王攻克权国，派斗缗为权地的县尹。斗缗占据权地叛变楚国，楚国包围权地杀死了斗缗。把权地的百姓迁到那处，改派阎敖治理这个地方。

及文王即位①，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②。阎敖游涌而逸③。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④。

【注释】

①文王：指楚文王，楚武王之子。鲁庄公五年为楚文王元年。

②门于楚：攻打楚国都城的城门。当时楚文王已迁都于郢，郢在今湖北江陵北之纪南城，那处即在其北。

③涌：湖名，即今湖北监利的乾港湖。逸：逃走。

④巴人因之以伐楚：按，此与下年《传》“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云云本为一事，被后人割裂而分开。

【译文】

等到文王即位，楚军和巴国人一起攻打申国而惊扰巴军。巴国人背叛楚国，进攻那处，将之占领，接着攻打楚国都城的城门。阎敖游过涌湖逃走。楚文王把他杀死，他的族人起而作乱。冬，巴国人乘乱攻打楚国。

十九年

【经】

19.1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1]。

19.2 夏四月。

19.3 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2]，遂及齐侯、宋公盟[3]。

19.4 夫人姜氏如莒[4]。

19.5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5]。

【注释】

①十有九年：鲁庄公十九年当周惠王二年，前675。

②公子结：鲁国大夫。媵(yìng)：古时指随嫁。古代诸侯娶于某国，另一国以庶出女儿作陪嫁，叫媵。陈人之妇：陈侯夫人。因其尚未嫁入陈国，还没成为夫人，故称。

③遂及齐侯、宋公盟：此当是卫国之女嫁与陈宣公为夫人，鲁国以女陪嫁，使公子结往送女，本应送至卫国都城，使与陈侯夫人同行，但公子结送至鄄，闻齐侯、宋公有会，遂临时变更计划，使他人往送女，己则代表鲁国参与盟会。齐侯、宋公，指齐桓公、宋桓公。

④夫人姜氏：指文姜。

⑤鄙：边境。

【译文】

鲁庄公十九年春周历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结送卫国出嫁到陈国的女子之陪嫁鲁女到达鄄地，因此与齐桓公、宋桓公结盟。

夫人姜氏到莒国去。

冬，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传】

19.1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①]。还，鬻拳弗纳[②]，遂伐黄[③]。败黄师于踖陵[④]。还，及湫[⑤]，有疾。夏六月庚申[⑥]，卒。鬻拳葬诸夕室[⑦]，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⑧]。

【注释】

①津：地名，在今湖北江陵。

②鬻(yù)拳：楚国主管城门的大臣。

③黄：嬴姓诸侯国，在今河南潢川西。

④踖(què)陵：黄地名，在今河南潢川。

⑤湫(jiǎo)：楚地名，在今湖北宜城东南。

⑥庚申：十五日。

⑦夕室：楚文王陵墓所在地。

⑧绖(dié)皇：墓前甬道的门。一说指殿前之庭，此指楚文王陵墓地宫殿前之庭。鬻拳之尸葬于此，所以示愿侍君于地下为其守卫也。章炳麟《左传读》谓绖皇为墓门内庭中的甬道。

【译文】

鲁庄公十九年春，楚文王发兵抵御巴军，在津地被巴军打得大败。回国，鬻拳不开城门接纳，楚文王就转而进攻黄国，在碏陵打败了黄国的军队。楚文王回国，到达湫地时得了病。夏六月十五日，楚文王去世。鬻拳把他安葬在夕室，然后自己也自杀身亡，安葬在文王地宫的前庭。

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1]，谓之大伯[2]，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注释】

①大阍（hūn）：为典守城门之官。古人常以刖者守门。

②大伯：同"太伯"。

【译文】

当初，鬻拳坚决劝阻楚文王，楚文王不听从。鬻拳拿起武器对准楚文王，楚文王害怕只好听从。鬻拳说："我用武器威胁国君，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于是就自己砍去双脚。楚国人让他担任大阍，称之为太伯，并且让他的后代执掌此职。君子说："鬻拳可以说是爱护国君了，由于谏阻而对自己施刑，受了刑仍不忘使自己的国君归于正道。"

19.2　初，王姚嬖于庄王[1]，生子颓。子颓有宠，蔿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2]，取蔿国之圃以为囿[3]。边伯之宫近于王宫[4]，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5]，而收膳夫之秩[6]。故蔿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7]。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8]。苏子奉子颓以奔卫[9]。卫师、燕师伐周[10]。冬，立子颓。

【注释】

①王姚：周庄王之妾。嬖（bì）：宠爱。

②惠王：即周惠王，周庄王之孙，周僖王之子，于去年即位。

③圃：种蔬菜、花果的园子。囿（yòu）：帝王蓄养禽兽的园林。

④边伯：周王室大夫。宫：古代对房屋、居室的通称。

⑤子禽祝跪与詹父：皆为周王室大夫。

⑥膳夫：掌管王室饮食的官，即下文的石速。秩：俸禄。

⑦因苏氏：桓王夺苏忿生十二邑之田以与郑，苏氏或因此不满王室。因，依靠。

⑧温：苏氏领地。

⑨苏子：即苏忿生。

⑩卫师、燕师伐周：《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则卫伐周，是为了泄助黔牟之忿。此燕，《史记》认为是姬姓北燕，现在普遍认为是姞姓的南燕。

【译文】

当初，王姚受宠于周庄王，生下了子颓。子颓也受到宠爱，蒍国做他的师傅。到周惠王继承王位，夺取了蒍国的菜园作为自己养牲畜的园圃。边伯的房子靠近王宫，周惠王也占取了。惠王又强取了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因此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发动叛乱，依靠苏氏。秋，五位大夫拥戴子颓攻打惠王，没有取胜，逃亡到温地。苏子拥奉子颓逃亡到卫国。卫国、燕国的军队进攻宗周。冬，立王子颓为天子。

二十年

【经】

20.1 二十年春王二月[1]，夫人姜氏如莒。

20.2 夏，齐大灾。

20.3 秋七月。

20.4 冬，齐人伐戎。

【注释】

①二十年：鲁庄公二十年当周惠王三年，前674。

【译文】

鲁庄公二十年春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去莒国。

夏，齐国发生大火灾。

秋七月。

冬，齐国人攻打戎国。

【传】

20.1 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①]，不克[②]。执燕仲父[③]。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秋，王及郑伯入于邬[④]。遂入成周[⑤]，取其宝器而还。

【注释】

①郑伯：即郑厉公。和：调解。

②不克：调解无结果。克，能。

③燕仲父：南燕国君仲父。

④邬：即隐公十一年郑与周桓王换取苏忿生十二田之地。

⑤成周：在京师王城之东，今河南洛阳东郊。此时王子颓在王城。

【译文】

鲁庄公二十年春，郑厉公调解周惠王和子颓之间的纠纷，没有结果。拘捕了燕仲父。夏，郑厉公就带了周惠王回国，周惠王住在栎地。秋，惠王和郑厉公到了邬地。接着进入成周，取得成周的宝器后回国。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①]。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

乐祸也。夫司寇行戮[2]，君为之不举[3]，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4]，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5]？"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注释】

①乐及遍舞：指奏舞六代之乐。六代之乐，黄帝之《云门》、《大卷》，尧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濩》，周武王之《大武》也。

②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③不举：撤除丰盛的食品，并且不奏乐。

④奸王之位：此指篡夺王位。

⑤盍：何不。

【译文】

冬，王子颓设宴享五位大夫，演奏音乐并遍舞六代舞蹈。郑厉公听到这件事，见到虢叔，对他说："我听说，悲哀或者快乐的不是时候，灾祸一定会降临。现在王子颓观赏歌舞而不知疲倦，是以祸患为快乐啊。司寇行刑杀人，国君为此而减膳撤乐，何况敢以祸患而快乐呢？篡夺王位，还有比这更大的祸患吗？面临祸患而忘记忧患，忧患一定会到来。为什么不让惠王复位呢？"虢公说："这正是我的愿望。"

二十一年

【经】

21.1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1]。

21.2 夏五月辛酉[2]，郑伯突卒[3]。

21.3 秋七月戊戌[4]，夫人姜氏薨。

21.4 冬十有二月，葬郑厉公。

【注释】

①二十有一年：鲁庄公二十一年当周惠王四年，前673。

②辛酉：二十七日。

③郑伯突：即郑厉公。

④戊戌：初五。

【译文】

鲁庄公二十一年春周历正月。

夏五月二十七日，郑厉公突去世。

秋七月初五，夫人姜氏去世。

冬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传】

21.1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1]。夏，同伐王城[2]。郑伯将王自圉门入[3]。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

【注释】

①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此当与上年《传》相连接。胥命，诸侯相见，只会谈不歃血。弭，郑地名，在今河南密县。

②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平王东迁至景王，周王都居住于此。

③将：事奉。圉门：王城南门。

【译文】

鲁庄公二十一年春，郑厉公和虢公在弭地会谈。夏，一起进攻王城。郑厉公事奉惠王从圉门入城。虢叔从北门入城，杀了王子颓和五个大夫。

郑伯享王于阙西辟[1]，乐备[2]。王与之武公之略[3]，自虎

牢以东④。原伯曰⑤："郑伯效尤⑥，其亦将有咎⑦。"五月，郑厉公卒。

【注释】

①阙：古代宫殿前的高建筑物，犹如现在的门楼，左右各一，称为双阙。阙西辟即西阙。

②乐备：六代之乐皆齐备。

③略：疆界。

④虎牢：即隐公元年的"制"。

⑤原伯：即原庄公。

⑥郑伯效尤：指乐备而言。郑伯既以王子颓"乐备"为非，而自己在享王时也"乐备"，即所谓"效尤"。尤，罪过。

⑦咎：灾殃。

【译文】

郑厉公在宫门外西阙设享礼招待周惠王，全套乐舞齐备。周惠王赐给他虎牢以东原郑武公的土地。原伯说："郑伯学坏样，他也将会遭殃。"五月，郑厉公去世。

王巡虢守①。虢公为王宫于玤②，王与之酒泉③。

【注释】

①巡虢守：天子巡视虢公防守的土地。

②宫：行宫。玤(bàng)：地名，在今河南渑池。

③酒泉：周地名，具体所在不详。

【译文】

周惠王巡视虢公防守的土地，虢公为惠王在玤地建造了行宫，惠王

就把酒泉赐给他。

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1]。虢公请器，王予之爵[2]。郑伯由是始恶于王[3]。

【注释】

①鞶(pán)鉴：饰有镜子的大带。鞶，大带。鉴，镜子。

②爵：青铜酒杯。比鞶鉴贵重。

③郑伯：指郑文公。郑厉公死，其子捷即位，是为文公。

【译文】

郑厉公设享礼招待惠王时，惠王赐给他王后的鞶鉴。虢公也请求赏赐器物，惠王赐给他爵。郑文公因此开始怀恨周惠王。

冬，王归自虢。

【译文】

冬，周惠王从虢国回到王城。

二十二年

【经】

22.1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1]，肆大眚[2]。

22.2 癸丑[3]，葬我小君文姜[4]。

22.3 陈人杀其公子御寇[5]。

22.4 夏五月[6]。

22.5 秋七月丙申[7]，及齐高傒盟于防。

22.6 冬,公如齐纳币[8]。

【注释】

①二十二年:鲁庄公二十二年当周惠王五年,前672。

②肆大眚(shěng):赦有罪。眚,过失。

③癸丑:二十三日。

④小君:古时称呼诸侯的妻子为小君。

⑤公子御寇:陈国太子。

⑥夏五月:本年夏季季首应为四月。此“五”字恐为“四”之误。

⑦丙申:初九。

⑧纳币:送聘礼。

【译文】

鲁庄公二十二年春周历正月,大赦罪犯。

二十三日,安葬我国先君桓公的夫人文姜。

陈国人杀死他们的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初九,庄公与齐高傒在防地结盟。

冬,庄公到齐国去送聘礼。

【传】

22.1 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1]。颛孙自齐来奔。

【注释】

①陈公子完:陈厉公之子,后仕齐,卒谥敬仲,五代后昌大。颛孙:陈公子,与完均为太子党,到鲁后,为颛孙氏。

【译文】

鲁庄公二十二年春，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太子御寇，陈公子完和颛孙逃亡到齐国。颛孙又从齐国逃来我国。

齐侯使敬仲为卿①。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②，及于宽政③，赦其不闲于教训④，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⑤，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⑥？请以死告。《诗》云：'翘翘车乘⑦，招我以弓⑧，岂不欲往，畏我友朋⑨。'"使为工正⑩。

【注释】

①敬仲：即陈公子完。

②羁(jī)旅：做客他乡。羁，同"羁"。宥(yòu)：宽宥，宽恕。

③宽政：指齐桓公的优待。

④闲：通"娴"，熟悉。

⑤弛于负担：犹"放下包袱"。与"免于罪戾"同义。

⑥速：招致。官谤：指因不称职引来大臣们的指责。

⑦翘翘：车高大的样子。

⑧招我以弓：古代聘士用弓。敬仲自谦为士以下，盖羁旅之人已失禄位。

⑨畏我友朋：按：所引《诗》为逸《诗》，不在今《诗经》中。

⑩工正：管理工匠的官。

【译文】

齐桓公让敬仲做卿。敬仲辞谢说："寄居在外的臣子，有幸得到陈国宽恕，深受齐国宽大的政令，赦免我的不熟谙教训，才得以免除罪过，放下负担，这是国君的恩惠。我所得的已经很多了，哪里敢接受这样高

的职位,而招致不称职的指责?谨昧死以告。《诗》说:‘高高的车子,带着招聘我的弓。我难道不想去?怕的是我友朋的责讽。’”齐桓公于是让他做工正。

饮桓公酒[1],乐。公曰:“以火继之[2]。”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3],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

【注释】

①饮:使饮,让……喝。

②火:灯火。继之:以继昼饮。

③淫:凡事过分叫淫。

【译文】

敬仲请齐桓公宴饮,桓公很高兴。天晚了,桓公说:“点上灯火继续喝酒。”敬仲辞谢说:“我只占卜白天招待您,没占卜晚上陪饮。不敢遵命。”君子说:“酒用来完成礼仪,不能没有节制,这是义;与君主饮酒完成了礼仪,不使君主过度,这是仁。”

初,懿氏卜妻敬仲[1],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2],和鸣锵锵[3],有妫之后[4],将育于姜[5]。五世其昌,并于正卿[6]。八世之后,莫之与京[7]。’”

【注释】

①懿氏:陈国大夫。卜:因要嫁女给陈完,占卜吉凶。

②凤皇:即凤凰,古代相传为神鸟,雄为凤,雌为凰。

③锵锵:凤凰和鸣声。

④有：语助词。妫：陈国妫姓。

⑤育：繁育。姜：齐国姜姓。

⑥五世其昌，并于正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庄，湣孟庄生文子须无，文子生桓子无宇。则五世即陈无宇。正卿，卿之当权者。

⑦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陈无宇生武子开与釐子乞，乞生成子常，成子常即杀齐简公之陈桓。陈桓于敬仲为七世，据其相代在位则八世。京，大。

【译文】

当初，懿氏要把女儿嫁给敬仲，占卜吉凶。他的妻子占卜，说："吉利。这叫做'凤凰飞翔，唱和的声音嘹亮。有妫的后人，养育于姜。五代要繁荣昌盛，与正卿并列朝班。八代以后，地位没有人能与他争强。'"

陈厉公，蔡出也[1]。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2]。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3]，陈侯使筮之[4]，遇《观》䷓之《否》䷋[5]。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6]。'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7]，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8]。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9]，奉之以玉帛[10]，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11]。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12]。若在异国，必姜姓也[13]。姜，大岳之后也[14]。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注释】

①蔡出:蔡女所生。

②蔡人杀五父:见桓公六年。五父,陈佗。

③周史:周太史。

④筮:用龟甲占卜叫卜,用蓍草占卜叫筮。

⑤遇《观》䷓之《否》䷋:《观(guān)》、《否(pǐ)》,俱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卦名。《观》卦为《坤》下《巽》上两卦组成。《否》卦包括《坤》下《乾》上两卦。《观》之六四爻为阴爻,一变而为阳则《观》卦变为《否》卦,当时术语谓之“《观》之《否》”。

⑥观(guān)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杨伯峻曰:“《左传》《国语》引用《周易》爻辞,本无‘初六’、‘上九’、‘九四’、‘六三’诸词,本卦所变之爻,变为何卦,即用其卦名以指其爻。如此占,本卦为《观》,变在第四爻,则变为《否》卦,于是《观》之《否》,即指《观·六四》爻词。”《仪礼·聘礼》有请观之举,谓使者聘于他国,亦欲请观其国之光也。用,于。宾于王,为王上宾。

⑦此其身:指其本人。

⑧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杜预《春秋左传注》以为《巽》变为《乾》即风变为天,故曰风为天。但《坤》未变,代表土地。而自《否》卦之第二爻至第四爻,古所谓互体,为《艮》卦,《艮》为山,故云“山也”。

⑨庭实:诸侯朝见天子或相互聘问,将礼物陈列于庭内,叫庭实。《艮》有门庭之象,故云庭实。庭实多为车马等物。旅:陈。百:言其多。

⑩玉帛:《乾》为金玉,《坤》为布帛,故云。

⑪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就《观》卦而言观,观者,看他人所作所为,而不是自己亲为,所以说“在其后”。

⑫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巽》为风,《坤》为土,《观》卦

《巽》在《坤》上,故云"风行而著于土"。风行,则自此处而落于他处,所以说"其在异国"。

⑬姜姓:指齐国。

⑭大岳:即太岳,见隐公十一年。

【译文】

陈厉公是蔡女所生,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为君,生了敬仲。在敬仲年少时,有一个周太史拿了《周易》去见陈厉公,陈厉公让他占筮,占得了《观》卦变易《否》卦。周太史说:"这就叫做'出聘观光,利于作国君的上宾'。这个人恐怕要代替陈而享有国家吧!但不在本国,而在别国;不在其本身,而在他的子孙。光,是从另外地方照耀而来的。《坤》是土,《巽》是风,《乾》是天。风起于天而行于土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有天光照射,这就居于土上,所以说'出聘观光,利于作国君的上宾'。庭中陈列的礼物上百,另外奉有美玉绸帛,天上地下美好的东西都齐备了,所以说'利于作国君的上宾'。还有等着观仰,所以说他的昌盛在于后代。风吹行而落在土上,所以说他的昌盛在于别国。如果在别国,必定是姜姓之国。姜,是太岳的后代。山岳高大可以与天相配,但事物不可能两者一样大。陈国衰亡时,是他后代昌盛时吧!"

及陈之初亡也①,陈桓子始大于齐②。其后亡也③,成子得政④。

【注释】

①初亡:指昭公八年楚国灭陈。

②陈桓子:敬仲五世孙陈无宇。

③后亡:指哀公十七年楚国再次灭陈。

④成子:即田成子陈常,又叫田常,敬仲八世孙,专齐国政。

【译文】

等到陈国第一次灭亡，陈桓子开始在齐国昌大。后来楚国再次灭亡陈国，陈成子执掌了齐国的政权。

二十三年

【经】

23.1 二十有三年春①，公至自齐。

23.2 祭叔来聘②。

23.3 夏，公如齐观社。

23.4 公至自齐。

23.5 荆人来聘③。

23.6 公及齐侯遇于谷④。

23.7 萧叔朝公⑤。

23.8 秋，丹桓宫楹⑥。

23.9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⑦。

23.10 十有二月甲寅⑧，公会齐侯盟于扈⑨。

【注释】

①二十有三年：鲁庄公二十三年当周惠王六年，前671。

②祭叔：周王室大夫。

③荆人来聘：自此楚始通鲁。

④齐侯：即齐桓公。谷：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⑤萧：宋的附属国。庄公十二年有萧叔大心。

⑥丹：朱色，此处名词用作动词。桓宫：桓公之庙。楹：厅堂前的柱子。

⑦曹伯射姑：即曹庄公。

⑧甲寅：初五。

⑨扈：齐地名，在今山东观城。

【译文】

鲁庄公二十三年春，庄公从齐国回来。

祭叔来我国聘问。

夏，庄公到齐国观看祭祀社神。

庄公从齐国回来。

楚国人来我国聘问。

庄公和齐桓公在谷地相见。

萧叔朝见庄公。

秋，用朱漆漆桓公之庙的柱子。

冬十一月，曹庄公射姑去世。

十二月初五，庄公与齐桓公相会在扈地结盟。

【传】

23.1　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①，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②，帅长幼之序③；征伐以讨其不然④。诸侯有王⑤，王有巡守⑥，以大习之⑦。非是，君不举矣⑧。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注释】

①社：祭祀社神。《墨子·明鬼下》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则齐祭祀社神时男女相聚游观。

②义：同"仪"。

③帅长幼之序：诸侯之序，依爵位之贵贱，不依年龄之长幼，此云“帅长幼之序”，意为爵位相同者，则依年龄。帅，遵循。

④不然：不敬。

⑤诸侯有王：指诸侯朝觐天子。

⑥王有巡守：指天子巡视四方。

⑦大习之：熟悉会见和朝觐制度。

⑧举：出行。

【译文】

鲁庄公二十三年夏，鲁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这是不合于礼的。曹刿劝谏说：“您不能去。礼，是用来整饬百姓的。所以会见是用以训示上下之间的法则，制订节用财赋的标准；朝觐是用来申明排列爵位的仪式，遵循老少的次序；征伐是用以攻打对上的不尊敬。诸侯朝觐天子，天子视察四方，以熟悉会见和朝觐的制度。不是以上五种情况，国君是不出行的。国君出行史官一定要加以记载，记载而不合于法度，子孙后代如何作鉴戒？”

23.2 晋桓、庄之族逼①，献公患之。士芀曰②：“去富子③，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芀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④。

【注释】

①桓、庄之族：晋国大族。桓，曲沃桓叔。庄，曲沃庄伯。逼：逼迫，威胁。此指威胁到公族。

②士芀：晋国大夫，字子舆，又称士舆。

③富子：桓、庄之族中多谋足智者。

④谮（zèn）：说人坏话。

【译文】

晋国桓叔、庄伯的家族势力强盛而威逼公族，晋献公对此忧患不安。士蔿说："去掉富子，那么群公子就有办法可以对付了。"晋献公说："你试着办这件事。"士蔿与群公子谋议，乘机讲富子坏话而赶走了他。

23.3 秋，丹桓宫之楹。

【译文】

秋，在桓公庙的梁柱上涂上红漆。

二十四年

【经】

24.1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①]，刻桓宫桷[②]。

24.2 葬曹庄公[③]。

24.3 夏，公如齐逆女。

24.4 秋，公至自齐。

24.5 八月丁丑[④]，夫人姜氏入[⑤]。

24.6 戊寅[⑥]，大夫宗妇觌[⑦]，用币[⑧]。

24.7 大水。

24.8 冬，戎侵曹。

24.9 曹羁出奔陈[⑨]。

24.10 赤归于曹[⑩]。

24.11 郭公[⑪]。

【注释】

①二十有四年：鲁庄公二十四年当周惠王七年，前670。

②刻：雕镂。桷(jué)：方形的椽子。

③葬曹庄公：曹庄公于上年冬十一月死。

④丁丑：初二。

⑤夫人姜氏：指哀姜。

⑥戊寅：初三。

⑦大夫宗妇：指同姓大夫的夫人。觌(dí)：相见。

⑧用币：用玉帛作为进见的礼物。

⑨曹羁：曹国世子。

⑩赤归于曹：贾逵以赤是戎之外孙，故戎侵曹逐羁而立赤。赤，即曹僖公。

⑪郭公：此处《经》文有缺误，意不详。

【译文】

鲁庄公二十四年春周历三月，雕镂桓公庙的椽子。

安葬曹庄公。

夏，庄公去齐国迎亲。

秋，庄公从齐国回来。

八月初二，夫人哀姜到达我国。

初三，大夫、宗妇进见夫人，用玉帛作礼物。

发大水。

冬，戎国攻打曹国。

曹羁逃亡到陈国。

曹僖公赤回到曹国。

郭公。

【传】

24.1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①]。御孙谏曰[②]："臣闻之：'俭，德之共也[③]；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

【注释】

①刻其桷，皆非礼也：此句应接上年《传》之"丹桓宫之楹"。据《穀梁传》，天子诸侯之屋柱用微青黑色，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天子宫庙之桷，斫之砻之，又加以细磨；诸侯宫庙之桷，斫之砻之，不加细磨；大夫之桷，只斫不砻；士人之桷，砍断树根而已。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不红漆柱，亦不雕刻桷，则此丹楹、刻桷均非制。庄公之所以丹楹、刻桷，历来注家均以为新从齐国迎娶的夫人哀姜将至，即将庙见，故修饰宫庙以相夸。

②御孙：鲁国掌管工匠的大夫。

③共（hóng）：大。

【译文】

鲁庄公二十四年春，雕镂桓公庙的椽子，这件事与去年用红漆漆庙柱，都是不合礼制的。御孙劝阻说："下臣听说：'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先君具有大德，而国君却把它放到大恶里去，恐怕不可以吧？"

24.2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①]，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②]。女贽，不过榛栗枣脩[③]，以告虔也[④]。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

【注释】

①贽(zhì):古人相见时手执的礼物。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执玉,诸侯之太子及附庸国君与诸侯之孤卿执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②以章物:以各人所执物之不同来显示其贵贱等差。

③榛(zhēn):落叶灌木,果实叫榛子,可食。脩:干肉。

④告虔:表示诚敬。

【译文】

秋,哀姜来到鲁国。庄公令宗妇进见,用玉帛作礼物,这是不合于礼的。御孙说:“男人进见的礼物,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以所执物表明身份等级。女人进见的礼物,不超过榛、栗、枣、干肉,以表示诚敬而已。现在男女礼物相同,这是男女没有差别了。男女有别,是国家的大法。而由于夫人使之混乱,恐怕不可以吧!”

24.3 晋士蔿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①]。士蔿告晋侯曰[②]:“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

【注释】

①游氏之二子:也是桓、庄之族人。

②晋侯:即晋献公。

【译文】

晋国的士蔿又与群公子策谋,让他们杀死了游氏的两个儿子。士蔿告诉晋献公说:“行了。不出两年,国君就必定没有忧患了。”

二十五年

【经】

25.1 二十有五年春[1],陈侯使女叔来聘[2]。

25.2 夏五月癸丑[3],卫侯朔卒[4]。

25.3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5]。鼓,用牲于社[6]。

25.4 伯姬归于杞[7]。

25.5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8]。

25.6 冬,公子友如陈[9]。

【注释】

①二十有五年:鲁庄公二十五年当周惠王八年,前669。

②陈侯:即陈宣公。女叔:陈国之卿,女为氏,叔为排行。

③癸丑:十二日。

④卫侯朔:卫惠公。

⑤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此当是前669年5月27日之日环食。

⑥社:土地神。

⑦伯姬:鲁庄公长女。嫁为杞成公夫人。

⑧门:指城门。

⑨公子友:鲁庄公幼弟,桓公幼子,又称季友。

【译文】

鲁庄公二十五年春,陈宣公派女叔来我国聘问。

夏,五月十二日,卫惠公朔去世。

六月初一清晨,发生日食。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

伯姬出嫁到杞国。

秋,发大水。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城门门神。

冬，公子友去陈国。

【传】

25.1 二十五年春，陈女叔来聘，始结陈好也。嘉之，故不名。

【译文】

鲁庄公二十五年春，陈国的女叔来我国聘问，这是开始和陈国结好。《春秋》赞美这件事，所以不记载女叔的名字。

25.2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①]。唯正月之朔[②]，慝未作[③]，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

【注释】

①非常：指不合礼仪。据下文，此次日食，鲁于社只能用币，伐鼓只能于朝；则此伐鼓、用牲于社，是僭用天子之礼。

②正月：正阳之月，即夏历四月，周历六月。

③慝（tè）：阴气。

【译文】

夏六月初一清晨，发生日食。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不合于常礼。只有夏历四月的初一，阴气没有发作，出现了日食，才用玉帛祭祀社神，在朝廷之上击鼓。

25.3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①]。非日月之眚不鼓[②]。

【注释】

①凡天灾，有币，无牲：此为诸侯之礼，天子可以用牲。

②日月之眚（shěng）：指日食、月食。

【译文】

秋，发大水。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和城门门神，也不合于常礼。凡是天灾，祭祀时用玉帛不用牺牲。不是日食、月食，不击鼓。

25.4 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①]。冬，晋侯围聚[②]，尽杀群公子。

【注释】

①聚：晋国邑名，在今山西绛县东南。

②晋侯：指晋献公。

【译文】

晋国士蒍让群公子杀尽了游氏家族，于是在聚地筑城让公子们住进去。冬，晋献公包围聚城，把群公子全部杀掉。

二十六年

【经】

26.1 二十有六年春[①]，公伐戎。

26.2 夏，公至自伐戎。

26.3 曹杀其大夫[②]。

26.4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③]。

26.5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④]。

【注释】

①二十有六年：鲁庄公二十六年当周惠王九年，前668。

②大夫：是何人不详，可能没有告知鲁国。

③徐：嬴姓诸侯国，在今安徽泗县西北。

④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此当为前668年11月10日之日环食。

【译文】

鲁庄公二十六年春，鲁庄公攻打戎国。

夏，鲁庄公从伐戎的前线回国。

曹国人杀死他们的大夫。

秋，鲁庄公会合宋国人、齐国人一起攻打徐国。

冬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传】

26.1 二十六年春，晋士蔿为大司空[①]。

【注释】

①大司空：官名，掌管工程，属卿一级。

【译文】

鲁庄公二十六年春，晋国的士蔿做了大司空。

26.2 夏，士蔿城绛[①]，以深其宫[②]。

【注释】

①绛：晋地名，在今山西翼城，本晋国都城。

②深其宫：加高宫墙。深，高。

【译文】

夏，士蔿加固绛都的城墙，同时加高宫墙。

26.3 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

【译文】

秋，虢国人侵袭晋国。冬，虢国人再次侵袭晋国。

二十七年

【经】

27.1 二十有七年春[①]，公会杞伯姬于洮[②]。

27.2 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③]，同盟于幽。

27.3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④]。

27.4 冬，杞伯姬来[⑤]。

27.5 莒庆来逆叔姬[⑥]。

27.6 杞伯来朝[⑦]。

27.7 公会齐侯于城濮[⑧]。

【注释】

①二十有七年：鲁庄公二十七年当周惠王十年，前667。

②杞伯姬：庄公之女。即二十五年嫁到杞国的伯姬。洮(táo)：鲁地名，在今山东泗水东南。

③齐侯、宋公、陈侯、郑伯：指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郑文公。

④原仲：陈国大夫。

⑤来：即归宁，返回娘家向父母问安。

⑥莒庆：莒国大夫。叔姬：鲁庄公之女。

⑦杞伯：即杞惠公。

⑧城濮：卫地名，在今山东鄄城临濮集。

【译文】

鲁庄公二十七年春，鲁庄公与杞伯姬在洮地相会。

夏六月，鲁庄公会合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郑文公，在幽地结盟。

秋，公子友去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冬，杞伯姬回娘家探亲。

莒庆来我国迎娶叔姬。

杞惠公来我国朝见。

鲁庄公和齐桓公在城濮相会。

【传】

27.1 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非事也[①]。天子非展义不巡守[②]，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③]。

【注释】

①非事：与民事无关。

②展义：宣扬德义。

③竟：通“境”。

【译文】

鲁庄公二十七年春，鲁庄公和杞伯姬在洮地会见，与民事无关。天子不是为了宣扬德义不出去巡察，诸侯不是为了百姓的事情不出行，卿不是国君命令不出国。

27.2 夏，同盟于幽，陈、郑服也[①]。

【注释】

①陈、郑服也：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完奔齐，桓公任其为工正，此时陈可能不服于齐。鲁文公十七年《传》载郑子家与赵宣子书有云“文公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郑文公四年，当鲁庄公二十五年，郑与楚交好，可见也曾不服于齐。

【译文】

夏，鲁庄公和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郑文公在幽地结盟，是由于陈国和郑国顺服。

27.3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非礼也①。原仲，季友之旧也②。

【注释】

①公子友如陈，葬原仲，非礼也：据后文，原仲是季友旧交，其如陈会葬非出于君命。“卿非君命不越竟”，故云“非礼”。

②季友：即公子友。

【译文】

秋，公子友去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这是不合于礼的。原仲，是公子友的朋友。

27.4 冬，杞伯姬来，归宁也①。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②，出曰来归③。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

【注释】

①归宁：出嫁后的女子返回娘家向父母问安。

②来：说明仍将返回夫家。

③出：被夫家所弃。来归：说明其归来之后，不再返回。

【译文】

冬，杞伯姬来，是说她回娘家。凡是诸侯的女儿，回娘家叫做“来”，被夫家休弃叫做“来归”。本国国君夫人回娘家叫做“如某”，被丈夫休弃叫做“归于某”。

27.5 晋侯将伐虢，士𫇭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①，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②？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③。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④，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⑤，将饥⑥。”

【注释】

①骤得胜：一下子取胜。

②与：跟从。

③畜：具备。

④让事：谦让。此谓礼。乐和：和睦。此谓乐。爱亲：爱亲属。此谓慈。哀丧：对丧事哀痛。此谓爱。

⑤亟：屡次。

⑥饥：指失去民心、士气。

【译文】

晋献公准备进攻虢国，士𫇭说：“不行。虢公骄横，如果一下子与我国交战而得胜，必然会抛弃他的百姓。他没有百姓支持后我们再去攻打他，即使要抗拒，有谁会跟他呢？礼、乐、慈、爱，这是战争所应当具备的条件。百姓谦让、和睦、对亲属爱护、对丧事哀痛，这然后可以使用。现在虢国不具备这些，屡次对外作战，百姓会缺乏士气的。”

27.6 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1]，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

【注释】

①召伯廖(liáo)：周王室卿士。

【译文】

周惠王派遣召伯廖赐命齐桓公，并请求他进攻卫国，因为卫国拥立子颓为天子。

二十八年

【经】

28.1 二十有八年春[1]，王三月甲寅[2]，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

28.2 夏四月丁未[3]，邾子琐卒[4]。

28.3 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

28.4 冬，筑郿[5]。

28.5 大无麦、禾[6]，臧孙辰告籴于齐[7]。

【注释】

①二十有八年：鲁庄公二十八年当周惠王十一年，前666。

②甲寅：三月无甲寅日，记日有误。

③丁未：二十三日。

④邾子琐：邾国国君。

⑤郿：鲁国邑名，在今山东寿张南。

⑥大无麦、禾：指五谷严重歉收，即闹灾荒。禾，指黍、稷、稻一类的庄稼。

⑦臧孙辰：即庄公十一年《传》的鲁国臧文仲。告：请。籴(dí)：买进

粮食。

【译文】

鲁庄公二十八年春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与齐国人作战，卫国人大败。

夏四月二十三日，邾子琐去世。

秋，楚国攻打郑国，鲁庄公会合齐国人、宋国人救援郑国。

冬，修筑郿邑的城墙。

麦、禾严重歉收，臧孙辰向齐国请求购买粮食。

【传】

28.1　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①，取赂而还。

【注释】

①数：责备。

【译文】

鲁庄公二十八年春，齐桓公讨伐卫国。与卫国人作战，打败了卫国军队。用周天子的名义责备卫国，收取了财货后回国。

28.2　晋献公娶于贾①，无子。烝于齐姜②，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③。又娶二女于戎④，大戎狐姬生重耳⑤，小戎子生夷吾⑥。晋伐骊戎⑦，骊戎男女以骊姬⑧。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注释】

①贾：姬姓诸侯国，在今山西襄汾。

②烝：与母辈通奸。齐姜：此为晋武公之妾。

③秦穆夫人：申生姐，后嫁于秦穆公。大：同“太”。

④戎：地在今山西交城。

⑤大戎：唐叔后代，姬姓，以狐为氏。

⑥小戎：允姓之戎。子：女子。

⑦骊戎：姬姓诸侯国，地在今山西析城、王屋两山之间。

⑧骊戎男：骊戎国君，男爵。女：纳女于人。

【译文】

晋献公娶了贾国女子，没有生儿子。他和齐姜私通，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又娶了戎人的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生了夷吾。晋国攻打骊戎，骊戎国君把骊姬献给晋献公，回国后生了奚齐，她的妹妹生了卓子。

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1]，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2]。蒲与二屈[3]，君之疆也[4]，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5]；疆埸无主[6]，则启戎心[7]。戎之生心，民慢其政[8]，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9]。”使俱曰：“狄之广莫[10]，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11]，唯二姬之子在绛。二五卒与骊姬谮群公子而立奚齐，晋人谓之二五耦[12]。

【注释】

①外嬖：也叫外宠，国君宠幸的臣子。梁五、东关嬖五：均为晋献公近臣。

②宗：宗邑。曲沃为晋献公始祖桓叔的封地，晋国宗庙所在。

③蒲：晋国邑名，在今山西隰县西北。与秦国交界。二屈：南屈、北屈二地。二屈毗邻，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与狄交界。

④疆：边境。

⑤不威：无所畏惧。

⑥疆埸（yì）：边境。

⑦启戎心：开启戎狄侵犯之心。

⑧慢其政：无视政令，即“不威”。

⑨旌（jīng）：表彰。伐：功劳。

⑩广莫：广大无边。

⑪皆鄙：都居于边境之地。

⑫二五耦：指梁五与东关嬖五二人狼狈为奸。古人两人共作俱曰“耦”。

【译文】

骊姬受到宠爱，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贿赂男宠梁五和东关嬖五，让他们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国君的宗邑，蒲地和二屈是国君的边疆，不可以没有人主管。宗邑没人主管，百姓就无所畏惧；边疆没人主管，就会导致戎狄生起侵犯之心。戎狄有侵犯之心，百姓轻视政令，这是国家的祸患。如果让太子主管曲沃，又让重耳、夷吾主管蒲地和二屈，就可以使百姓畏惧、戎狄害怕，而且可以宣扬国君您的功绩。”又让两人一起进言：“狄人广大无边的土地，晋国可以在那里建立都邑。晋国能开辟疆土，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晋献公听了很高兴。夏，派遣太子居住曲沃，重耳居住蒲地，夷吾居住屈地。群公子都住在边境上，只有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住在绛城。梁五与东关嬖五最终和骊姬诬陷了群公子，而立了奚齐为太子，晋国人称他们为“两个叫五的人朋比为奸”。

28.3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①，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②。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③，而于未亡人之侧④，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⑤。子元曰："妇人不忘袭仇，我反忘之！"

【注释】

①令尹：楚国官名，为楚国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子元：楚文王之弟。蛊：引诱。文夫人：指文王夫人息妫。

②振万：指万舞中的武舞，舞时摇铃铎以和节奏，所以叫"振万"。万，万舞。

③寻：用。

④未亡人：古代寡妇自称。

⑤御人：息妫身边的侍者。

【译文】

楚国令尹子元想诱惑楚文王夫人，在她的宫殿旁建造馆舍，在里边摇铃铎跳万舞。夫人听见后，哭着说："先君让人跳这个舞，是用来演习战备的。现在令尹不用于对付仇敌而用于我一个未亡人旁边，不是太不对头了吗？"侍者告诉了子元。子元说："妇人都不忘记攻袭仇敌，我反倒忘了。"

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①，入于桔柣之门②。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为旆③，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④。众车入自纯门⑤，及逵市⑥。县门不发⑦，楚言而出⑧。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⑨，谍告曰⑩："楚幕有乌⑪。"乃止。

【注释】

①六百乘(shèng):六百辆兵车。一乘兵车甲士十人。

②桔柣(dié)之门:郑国远郊之门。

③斗御疆:又叫斗彊,若敖之子。旆(pèi):前军,以兵车前驱。

④斗班:斗彊之子。殿:后军。

⑤纯门:郑外郭门。

⑥逵市:郑城外大路上的市场。

⑦县门不发:此为郑诱敌之空城计。县门,郑内城的闸门。襄十年《传》孔《疏》云:“县门者,编版,广长如门,施关机以县门上,有寇则发机而下之。”

⑧楚言:说楚语,也就是子元所说的话。

⑨桐丘:在今河南扶沟西。

⑩谍:间谍,侦察兵。

⑪楚幕有乌:乌鸦栖止在楚军帐幕上,说明楚幕已空,楚军已经撤退。

【译文】

秋,子元带领六百辆战车进攻郑国,进入桔柣之门。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为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为后队。车队从纯门进去,到达内城外大路上的市场。内城的闸门没有放下,楚军怀疑有埋伏,商议了一阵就退了出来。子元说:“郑国有能人在。”诸侯救援郑国,楚军就夜里悄悄退走了。郑国人准备逃往桐丘,间谍报告说:“楚国的帐篷上有乌鸦。”于是就停止不逃。

28.4　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①。

【注释】

①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周书·籴匡篇》云:“大荒,卿参告籴。”

【译文】

冬，发生饥荒。臧孙辰向齐国请求购买粮食，这是合于礼的。

28.5 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译文】

修筑郿邑的城墙，称“筑”是因为郿不是都城。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称“都”，没有的称“邑”。修筑邑的城墙称“筑”，修筑都的城墙称“城”。

二十九年

【经】

29.1 二十有九年春①，新延厩②。

29.2 夏，郑人侵许。

29.3 秋，有蜚。

29.4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29.5 城诸及防③。

【注释】

①二十有九年：鲁庄公二十九年当周惠王十二年，前665。

②新：新造。延厩：马棚。延，马厩之名。

③诸：鲁地名，在今山东诸城西南。防：鲁地名，在今山东费县。

【译文】

鲁庄公二十九年春，新造延厩。

夏，郑国人侵袭许国。

秋，出现蜚虫。

冬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修筑诸及防地的城墙。

【传】

29.1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①。

【注释】

①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春分时百草始繁，牧于坰野；秋分农事始藏，水寒草枯，则皆还厩。日中，古时春分秋分都叫日中，因昼夜中分。杨伯峻曰："据《周礼·夏官·圉师》及《牧师》，知马四季所居不同，春仲居牧，夏日居庌(yǎ，凉棚)，秋仲居厩。《圉师》又云'春除蓐衅厩始牧'，则必于始牧之时而后衅厩，其时为夏正之二月，周正之夏矣。今实于殷正之春(丑、寅、卯三月)新厩，故云不时。"

【译文】

鲁庄公二十九年春，新造延厩。《春秋》记载，是因为不合时令。凡是马，春分时放牧，秋分时入厩。

29.2 夏，郑人侵许。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①。

【注释】

①轻：轻装部队。袭：袭其不备。

【译文】

夏，郑国人侵袭许国。凡是出兵，有钟鼓之声称"伐"，没有称"侵"，

轻装部队快速突击称“袭”。

29.3 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译文】

秋,出现蜚虫,造成了灾害。凡是事物不造成灾害,《春秋》就不加记载。

29.4 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①,龙见而毕务②,戒事也③,火见而致用④,水昏正而栽⑤,日至而毕⑥。

【注释】

①土功:土木工程。

②龙见:指夏正九月、周正十一月,苍龙角、亢二宿早晨出现于东方。龙,苍龙,东方七宿总称。见,同“现”。毕务:夏收秋收完毕。

③戒事:告诫百姓做好土木工程的准备工作。

④火见:心宿夏正十月初,次角、亢之后,晨出于东方。火,心宿,也叫大火星。致用:建筑工具放到工场,准备开工。

⑤水:即定星(营室),今飞马座α、β二星,十月黄昏正见于南方。栽:筑墙立板打夯。

⑥日至:冬至。冬至以后不再施工。

【译文】

冬十二月,修筑诸地和防地的城墙。《春秋》记载,是因为合于时令。凡是土木工程,苍龙星出现而农事结束,就要做好准备工作,大火星出现,就要把用具放到工场上,大水星黄昏在南方出现就要夯土筑

墙，冬至以后不再施工。

29.5 樊皮叛王[①]。

【注释】

①樊皮叛王：此本应与下年《传》“王命虢公讨樊皮”云云为一体，为后人割裂。樊皮，周王室大夫。

【译文】

樊皮背叛周惠王。

三十年

【经】

30.1 三十年春王正月[①]。

30.2 夏，次于成[②]。

30.3 秋七月，齐人降鄣[③]。

30.4 八月癸亥[④]，葬纪叔姬。

30.5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⑤]。鼓，用牲于社。

30.6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⑥]。

30.7 齐人伐山戎[⑦]。

【注释】

①三十年：鲁庄公三十年当周惠王十三年，前664。

②成：即隐公五年之郕，故城在今山东范县。

③鄣：也叫纪鄣，纪国城邑，在今江苏赣榆。纪国虽已灭亡，但纪季仍保有酅地，并兼有鄣邑，此齐桓公降之。

④癸亥：二十三日。

⑤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此当为前664年8月28日之日全食。

⑥齐侯：指齐桓公。鲁济：春秋时济水流经曹、卫、齐、鲁等国，在齐境内叫齐济，在鲁境内叫鲁济。

⑦山戎：即北戎，地在今河北北部迁安、滦县一带。

【译文】

鲁庄公三十年春周历正月。

夏，我军驻扎在成地。

秋七月，齐国人使鄣地降附。

八月二十三日，安葬纪叔姬。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

冬，鲁庄公和齐桓公在鲁国境内的济水边非正式会见。

齐国人攻打山戎。

【传】

30.1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①]，虢公入樊，执樊仲皮[②]，归于京师。

【注释】

①丙辰：十四日。

②樊仲皮：即樊皮，仲为其排行（第二）。

【译文】

鲁庄公三十年春，周惠王命令虢公讨伐樊皮。夏，四月十四日，虢公进入樊国，擒获了樊皮，带回京城。

30.2　楚公子元归自伐郑[①]，而处王宫。斗射师谏[②]，则执而梏之[③]。秋，申公斗班杀子元[④]。斗穀於菟为令尹[⑤]，自毁其

家以纾楚国之难[6]。

【注释】

①公子元：即令尹子元。

②斗射师：或谓即斗廉，或谓为斗般。

③梏：铐上手铐。

④申公斗班：斗班为申县之长，称为申公。申，本为姜姓诸侯国，楚文王时灭之，为楚县。

⑤斗穀於菟（wū tú）：即令尹子文。

⑥毁其家：拿出家中的财物。毁，减少。纾：缓和。

【译文】

楚国公子元从攻打郑国的战役回国，住在王宫里。斗射师劝阻他，子元就把他抓起来戴上手铐。秋，申公斗班杀死子元。斗穀於菟做了令尹，拿出自己的家财来缓和楚国的危难。

30.3　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1]。

【注释】

①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病燕，指山戎攻打燕国。此燕为姬姓北燕，召公奭之后。

【译文】

冬，鲁庄公和齐桓公在鲁国济水非正式会见，是策划攻打山戎，因为山戎危害燕国的缘故。

三十一年

【经】

31.1 三十有一年春[1],筑台于郎[2]。

31.2 夏四月,薛伯卒[3]。

31.3 筑台于薛[4]。

31.4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5]。

31.5 秋,筑台于秦[6]。

31.6 冬,不雨。

【注释】

①三十有一年:鲁庄公三十一年当周惠王十四年,前663。

②郎:鲁邑,在山东曲阜。隐公九年有"城郎"之事。

③薛伯:薛国国君。

④薛:此薛为鲁国的城邑,具体所在不详,非指薛国。

⑤齐侯:指齐桓公。献戎捷:战胜而有所获,献其所获曰献捷,亦曰献功。献,致物于人。捷,此指俘虏。

⑥秦:鲁地名,在今山东范县。

【译文】

鲁庄公三十一年春,在郎地筑台。

夏四月,薛国国君去世。

在薛地筑台。

六月,齐桓公来我国献上俘获的戎人。

秋,在秦地筑台。

冬,没有下雨。

【传】

31.1　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①]，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②]。

【注释】

①夷：古代中原国家对四边少数民族的称呼。

②遗（wèi）：赠送。

【译文】

鲁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齐桓公来我国奉献俘获的戎人，这是不合于礼的。凡是诸侯讨伐四方夷狄取得胜利，要把俘获的人或物奉献给周天子，周天子用之来警戒四方夷狄；在中原作战便不献。诸侯之间不能互相赠送俘虏。

三十二年

【经】

32.1　三十有二年春[①]，城小谷[②]。

32.2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③]。

32.3　秋七月癸巳[④]，公子牙卒[⑤]。

32.4　八月癸亥[⑥]，公薨于路寝[⑦]。

32.5　冬十月己未[⑧]，子般卒[⑨]。

32.6　公子庆父如齐[⑩]。

32.7　狄伐邢[⑪]。

【注释】

①三十有二年:鲁庄公三十二年当周惠王十五年,前662。

②小谷:即谷,齐国邑名,在今山东东阿。

③宋公、齐侯:即宋桓公、齐桓公。梁丘:宋地名,在今山东成武东北。

④癸巳:初四。

⑤公子牙:僖叔,即叔牙。

⑥癸亥:初五。

⑦公薨于路寝:当时之礼,以诸侯死于路寝为得其正。路寝,正寝。古代国君处理政事的宫室。

⑧己未:初二。

⑨子般:鲁庄公太子。

⑩公子庆父:庄公之弟。

⑪邢:姬姓诸侯国,在今河北邢台。

【译文】

鲁庄公三十二年春,修筑小谷的城墙。

夏,宋桓公、齐桓公在梁丘非正式会见。

秋,七月初四,公子牙去世。

八月初五,鲁庄公在路寝去世。

冬十月初二,子般去世。

公子庆父去齐国。

狄人攻打邢国。

【传】

32.1 三十二年春,城小谷,为管仲也。

【译文】

鲁庄公三十二年春，修筑小谷的城墙，这是为管仲而筑的。

32.2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1]。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

【注释】

①请会：指会合诸侯商量为郑报仇之事。

【译文】

齐桓公由于楚国进攻郑国的缘故，请求与诸侯会见。宋桓公请求与齐桓公先行会见。夏，二人在梁丘非正式会见。

32.3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1]。惠王问诸内史过曰[2]：“是何故也[3]？”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4]；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5]，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6]，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7]。”

【注释】

①神：神灵。莘：虢地名，在今河南三门峡。

②内史过：周王室大夫。内史之官，代表周王室到诸侯行聘问庆吊之礼，也代表周王行策命之礼，时人认为他们通晓神道与天道，能预知吉凶。

③是：代词，这。

④监：与下句“观”俱有察看之意。

⑤物：指祭品、祭服。享：祭祀。

⑥请命：虢公请求神灵赐以土地。

⑦虐：暴虐。

【译文】

秋七月，有神明在莘地降临。周惠王向内史过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内史过回答说："国家将要兴起，神明下降，观察它的德行；将要灭亡，神明也会下降，观察它的邪恶。所以有的得到神明而兴起，也有的得到神明而灭亡，虞、夏、商、周都有过这种情况。"周惠王说："那应该怎么办？"内史过回答说："用相应的物品来祭祀，依他来到的日子，就取那天的祭品祭祀他。"周惠王听从了。内史过前去祭祀，听到虢国请求神明赐予土地，回来说："虢国必定要灭亡了，暴虐而听命于神明。"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①]。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②]，其何土之能得！"

【注释】

①祝：太祝，掌祝辞祈祷之事。宗：宗人，掌祭祀之礼。史：太史，起草文书，记载史事。应、区、嚚（yín）：均为人名。

②凉德：薄德，缺德。

【译文】

神明在莘地住了六个月。虢公派遣祝应、宗区、史嚚去祭祀。神明答应赐给他疆土田地。史嚚说："虢国恐怕要灭亡了吧！我听说：国家将要兴起，听百姓的；将要灭亡，听神明的。神明，是聪明正直而一心一意的，按照各人的不同而赐福降祸。虢国多行恶德坏事，又怎么能够得

到土地?”

32.4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①],从之。闷[②]。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③],讲于梁氏[④],女公子观之[⑤]。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⑥]。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⑦]。”

【注释】

①孟任:党氏女儿。

②閟(bì):关闭,闭门拒绝。

③雩(yú):求雨的祭祀。

④讲:演习。预先演习雩祭。梁氏:鲁国大夫。

⑤女公子:鲁庄公女儿。观之:观看雩祭。

⑥圉(yǔ)人:掌管养马、放牧之事的官。荦(luò):人名。

⑦盖:指稷门的门扇。稷门:鲁城正南之门。

【译文】

当初,庄公建造高台,可以看到党家,在台上望见党氏的女儿孟任,就跟着她走。孟任闭门拒绝。庄公答应立她为夫人,她答应了,割破手臂和庄公盟誓,后来就生了子般。一次正当雩祭,事先在梁家演习,庄公的女公子观看演习,圉人荦从墙外对她进行调戏。子般发怒,派人鞭打圉人荦。庄公说:“不如杀掉他,这个人不能鞭打。他很有力气,能够投掷稷门的城门门扇。”

公疾,问后于叔牙[①]。对曰:“庆父材[②]。”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③]。”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④],待于鍼巫氏[⑤],使鍼季鸩之[⑥],曰:“饮此,则有

后于鲁国[7]；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8]。立叔孙氏[9]。

【注释】

①后：后事。此指继承人。叔牙：与后面的庆父、季友都是庄公的弟弟。

②材：有才能。

③乡者：刚才。

④成季：即季友。僖叔：叔牙。

⑤鍼(qián)巫氏：即鍼季，鲁国大夫。巫为职或名，季为字。

⑥鸩(zhèn)：一种鸟，羽毛有毒，古人用它浸酒以毒杀人。以毒酒饮人亦曰鸩。

⑦有后于鲁国：指后代在鲁国仍可享有禄位。

⑧逵泉：水名，在山东曲阜东南。

⑨叔孙氏：叔牙死，鲁国立他的儿子继承禄位，称为叔孙氏。

【译文】

庄公得了重病，向叔牙询问继承人的事。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向季友询问，季友回答说：“臣尽死力事奉子般。”庄公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季友就派人用国君的名义让僖叔等待在鍼巫家里，派鍼巫用毒酒毒死叔牙，说：“喝了这个，你的后代在鲁国还可以享有禄位；不这样，你死了，后代还没有禄位。”叔牙喝了毒酒，回家时走到逵泉就死去了。鲁国立他的后人为叔孙氏。

32.5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1]。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2]。成季奔陈。立闵公[3]。

【注释】

①次：住。党氏：子般外婆家。

②共仲：即庆父。贼：刺死。

③立闵公：《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庆父使圉人荦杀鲁公子斑于党氏。季友奔陈。庆父竟立庄公子开，是为湣公。"闵公，哀姜妹叔姜之子，名开。其时最大不过八岁。

【译文】

八月初五，鲁庄公在路寝去世。子般即位，住在党氏家里。冬十月初二，共仲派圉人荦在党家刺死了子般。季友逃亡到陈国。立闵公为国君。

闵公

【题解】

闵公，或作愍公、湣公，是鲁国第十七任君主。名启，鲁庄公庶子，母亲叔姜。前662年，庄公卒，季友按照庄公的命令，立子般为君。即位两个月，庆父使圉人荦杀子般于党氏，立闵公。时闵公年幼（至多八岁），大权为庆父把持。闵公在位仅两年（前661—前660）。前660年，庆父派卜齮袭杀闵公于武闱。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1]。

1.2　齐人救邢。

1.3　夏六月辛酉[2]，葬我君庄公。

1.4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3]。季子来归[4]。

1.5　冬，齐仲孙来[5]。

【注释】

①元年：鲁闵公元年当周惠王十六年，前661。

②辛酉：初七。

③齐侯：齐桓公。落姑：齐地名，在今山东平阴。

④季子：即季友，此时从陈国回到鲁国。

⑤仲孙：即仲孙湫，齐国大夫。

【译文】

鲁闵公元年春周历正月。

齐国人救援邢国。

夏六月初七，安葬我国国君鲁庄公。

秋八月，闵公与齐桓公在落姑结盟。季友回到国内。

冬，齐仲孙来我国。

【传】

1.1 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①]。

【注释】

①乱：指上年之庆父之乱。子般被杀，成季奔陈。

【译文】

鲁闵公元年春，《春秋》没有记载闵公即位，是由于国内动乱的缘故。

1.2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①]：“戎狄豺狼，不可厌也[②]。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③]，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④]。’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⑤]。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注释】

①管敬仲:即管仲。

②厌:满足。

③宴安:安乐。

④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引诗见《诗经·小雅·出车》。简书,写在一片竹简上的文字,此指盟约。或曰指告急文书。沈钦韩《补注》云:"国有急难,不暇连简为策,单执简往告,犹今之羽檄矣。"

⑤同恶相恤:犹同仇敌忾,忧患与共。恤,救。

【译文】

狄人进攻邢国。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好像豺狼,难以得到满足。中原各国互相亲近,不能够抛弃。安乐就像鸩酒毒药,不能够怀恋。《诗》说:'难道不想回家乡,邻邦盟约不敢忘。'盟约,就是同仇敌忾、忧患与共的意思,请求您遵从盟约救援邢国。"于是齐国人出兵救援邢国。

1.3 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①]。

【注释】

①是以缓:庄公死于去年八月,至此时已经十一个月。依古礼,诸侯五月而葬,而据《春秋》所载,多三月而葬。

【译文】

夏六月,安葬庄公。由于发生动乱的缘故,所以推迟了。

1.4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①]。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②]。

【注释】

①复:回国。

②"季子来归",嘉之也:《春秋经》多直书人名,此称行次而不书名,所以有褒意。

【译文】

秋八月,闵公和齐桓公在落姑结盟,请求齐桓公帮助季友回国。齐桓公同意了闵公的请求,派人从陈国召回季友,闵公驻扎在郎地等候他。《春秋》记载说"季子回到国内",称"季子",这是赞美他。

1.5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①]。书曰"仲孙",亦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②]。"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③]。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④],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⑤],间携贰[⑥],覆昏乱,霸王之器也[⑦]。"

【注释】

①省(xǐng):慰问。

②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庆父杀子般,后来又杀闵公,是鲁国内乱的祸首。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是由这件事而来。

③秉:持,执。

④颠:颠仆。

⑤因:依。重固:稳定坚固。

⑥携贰:内部不和。

⑦器:策略,方法。

【译文】

冬，齐国仲孙湫来我国慰问祸难。《春秋》称之为“仲孙”，也是对他表示赞美。仲孙回国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没完没了。”齐桓公说：“怎么样才能除掉他？”仲孙回答说：“祸难不止，将会自取灭亡，您就等着瞧吧！”齐桓公说：“鲁国可以攻取吗？”仲孙说：“不行。它们还遵行周礼。周礼，是立国的根本。下臣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如同大树，躯干必然先行仆倒，然后枝叶随着落下。’鲁国不抛弃周礼，是不能动它的。您应当从事于安定鲁国的祸难并且亲近它。亲近有礼仪的国家，依靠坚定稳固的国家，离间内部不和的国家，灭亡昏暗动乱的国家，这是称霸称王的策略。”

1.6　晋侯作二军[①]，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②]，毕万为右[③]，以灭耿、灭霍、灭魏[④]。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注释】

①晋侯：晋献公。作二军：晋本有一军。

②赵夙：晋国大夫，赵衰的父亲。

③毕万：晋国大夫，周文王之子毕公高的后裔，姬姓。为后来晋国魏氏的先祖。

④耿：姬姓诸侯国，地在今山西河津东南。灭霍：《国语·晋语一》云：“（献公）十六年，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太子遂行，克霍而反。”则灭霍者是太子之下军。霍，姬姓诸侯国，地在今山西霍县西南。魏：即桓公三年《传》的古魏国，姬姓诸侯国，地在今山西芮城。

【译文】

晋献公建立两个军，自己率领上军，太子申生率领下军。以赵夙为

国君战车的驭手，以毕万作为车右，出兵灭掉耿国、霍国、魏国。回国后，为太子在曲沃建造城墙。把耿地赐给赵夙，把魏地赐给毕万，派他们做大夫。

士芳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①，先为之极②，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③，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④。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⑤。'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⑥。"

【注释】

①都城：指曲沃。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位以卿：言申生将下军，位同卿。

②先为之极：言申生身为储君而位于卿，已经到了极点。

③吴大伯：即吴太伯，周太王嫡长子。太王准备立幼子季历，他与弟仲雍自动离开，一说逃至江南，断发文身，后立为吴太伯。

④与其及也：指与其留下来最终获罪被废。

⑤恤：忧虑。

⑥天若祚(zuò)大子，其无晋乎：祚，赐福。无晋，离开晋国。按，此句仍是劝太子逃亡之意。

【译文】

士芳说："太子不能继续做储君了，分给他都城，并让他处在卿位，先让他做到了极点，又怎么能够继续做储君呢？不如逃走他地，不要等罪降临。像吴太伯那样，不也是很好吗？这样还能有好的名声，胜过留下获罪。而且俗话说：'心里如果没有瑕疵，何必为无家而忧患呢？'上天如果赐福太子，他就一定会离开晋国。"

卜偃曰[①]:“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②];魏[③],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④]。”

【注释】

①卜偃:晋国大夫,掌占卜的官。杨伯峻曰:“以其职曰卜偃,以其姓氏则曰郭偃……参以《墨子》《吕览》,则卜偃之于晋文公,实变法称霸之功臣。”

②盈数:满数。

③魏:同“巍”,高大。

④必有众:一定能得到百姓。

【译文】

卜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昌大。万,是满数;魏,是高大的名号。用这地方作起始封赏地,上天已启示预兆了。天子主天下称‘兆民’,诸侯主一国称‘万民’。现在名号高大又随着满数,他一定会得到民众。”

初,毕万筮仕于晋[①],遇《屯》䷂之《比》䷇[②]。辛廖占之[③],曰:“吉。《屯》固、《比》入[④],吉孰大焉?其必蕃昌[⑤]。《震》为土[⑥],车从马[⑦],足居之[⑧],兄长之[⑨],母覆之[⑩],众归之[⑪],六体不易[⑫],合而能固[⑬],安而能杀[⑭]。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⑮]。”

【注释】

①筮仕:占卜做官的吉凶。

②《屯》䷂之《比》䷇:《屯》卦变易为《比》卦,第一爻由阳爻变为阴爻。《屯》,六十四卦之一,震下坎上。《比》,六十四卦之一,坤下

坎上。

③辛廖:周王室大夫。

④《屯》固、《比》入:《屯》艰险之象,所以坚固;《比》,亲密之象,所以能入。

⑤蕃昌:繁衍昌盛。

⑥《震》为土:《震》卦变为《坤》卦,《坤》为地,故言"为土"。

⑦车从马:《震》为车,《坤》为马,《震》变为《坤》,故言"从马"。

⑧足居之:《震》为足,《震》变为《坤》,安静之象,故言"足居之"。

⑨兄长之:《震》为长男,初爻变,为最长之意,故云。

⑩母覆之:《坤》为母,故云。

⑪众归之:《坤》为众。

⑫六体:指土、车、马、足、母、众六象。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附录》谓"《坎》数六,遇卦、之卦皆有《坎》。不易者,《坎》卦不变也"。

⑬合而能固:《比》卦有合众之义,《屯》卦有固守之义,故云。

⑭安而能杀:《比》卦有坤,坤为土安之象;《屯》卦有震,震为雷杀之象。以坤承震之变,故云。安为惠,杀为威,有惠有威,能生能杀。

⑮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的祖毕公高为诸侯,他的后代一定可以恢复公侯的地位。始,指公侯之位。

【译文】

当初,毕万为在晋国做官而占卜,得到《屯》卦变成《比》卦。辛廖预测说:"吉利。《屯》坚固而《比》进入,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利吗?所以他必定繁衍昌盛。《震》卦变成了土,车跟随着马,脚踏实地,兄长抚育,母亲爱护,大众归附,这六条不变,能合又能固,安定又能杀戮。这是公侯的卦象。公侯的子孙,必定能恢复到他开始时公侯的地位。"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正月①,齐人迁阳②。

2.2 夏五月乙酉③,吉禘于庄公④。

2.3 秋八月辛丑⑤,公薨。

2.4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⑥。

2.5 公子庆父出奔莒。

2.6 冬,齐高子来盟⑦。

2.7 十有二月,狄入卫。

2.8 郑弃其师⑧。

【注释】

①二年:鲁闵公二年当周惠王十七年,前660。

②齐人迁阳:阳,姬姓诸侯国,地在今山东沂水西南。此盖齐人逼迫阳人迁走取其地。

③乙酉:初六。

④吉禘(dì):古代诸侯死后,三年(实为二十五个月)丧期结束,将其神主送入太庙,合诸祖的神主举行的大祭叫禘。因为三年丧满,凶事已毕,故称吉禘。

⑤辛丑:二十四日。

⑥夫人姜氏:指鲁庄公夫人哀姜。孙(xùn):奔逃。

⑦高子:齐国的高傒。子,尊称。来盟:指齐桓公派高傒来慰问鲁国庆父之难。

⑧弃其师:指郑高克的军队溃败。

【译文】

鲁闵公二年春周历正月，齐国人迁移阳国的百姓。

夏五月初六，为鲁庄公举行大祭。

秋八月二十四日，鲁闵公去世。

九月，夫人姜氏逃亡到邾国。

公子庆父逃亡到莒国。

冬，齐国高子来我国结盟。

十二月，狄人攻入卫国。

郑国抛弃了它的军队。

【传】

2.1 二年春，虢公败犬戎于渭汭[①]。舟之侨曰[②]："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

【注释】

①犬戎：战国以后称为匈奴。渭汭：渭水注入黄河处，在今陕西华阴。

②舟之侨：虢国大夫。

【译文】

鲁闵公二年春，虢公在渭水流入黄河的地方打败犬戎。舟之侨说："没有德行而受禄，这是灾殃。灾殃将要来临了。"于是逃亡到晋国。

2.2 夏，吉禘于庄公，速也[①]。

【注释】

①速：鲁庄公卒于三十二年八月，按二十五月丧毕，本应于八月吉

禘，今五月就提前举行了，所以称“速”。

【译文】

夏，为庄公举行大祭。时间提前了。

2.3 初，公傅夺卜齮田[①]，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②]。成季以僖公适邾[③]。共仲奔莒，乃入，立之[④]。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⑤]，使公子鱼请[⑥]。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

【注释】

①公傅：闵公的保傅。当时诸侯贵族子弟皆有师有傅。卜齮(qí)：鲁国大夫。

②共仲：即庆父。武闱：路寝的旁门。路寝是古代天子、诸侯的正厅。

③僖公：闵公之弟。

④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共仲奔莒之后，成季复入鲁国而立僖公。

⑤密：鲁地名，在今山东费县北。

⑥公子鱼：鲁国贤臣，字奚斯。请：指请求恕罪。

【译文】

当初，闵公的保傅夺取卜齮的田地，闵公没有禁止。秋八月二十四日，庆父指使卜齮在武闱杀死了闵公。成季带着僖公去邾国。庆父逃亡到莒国，成季和僖公才回鲁国，立僖公为国君。用财货向莒国求取庆父，莒国人把他送回鲁国。到达密地，庆父派公子鱼入朝请求赦免，没有得到同意，公子鱼哭着回去。庆父听见了，说：“这是公子鱼的哭声啊！”于是上吊死了。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①]，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

【注释】

①齐人取而杀之于夷：《列女传·孽嬖传》云："齐桓公立僖公，闻哀姜与庆父通以危鲁。乃召哀姜酖而杀之。"夷，地名，具体所在不详。

【译文】

闵公是哀姜妹妹叔姜的儿子，所以齐人立他为国君。庆父和哀姜私通，哀姜想立他为国君。闵公的被害，哀姜事先知道内情，所以她逃亡到邾国。齐国人向邾国索取了哀姜，在夷地杀了她，把她的尸首带回国。鲁僖公请求归还她的尸首，把她安葬了。

2.4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①]。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②]。间于两社[③]，为公室辅[④]。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⑤]，遇《大有》☲☰之《乾》☰☰[⑥]，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⑦]。"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注释】

①卜楚丘之父：鲁国大夫，专掌占卜。

②在公之右：指当权用事。

③间于两社：指为鲁执政大臣。鲁有两社，即周社、亳社，两社之间即朝廷之所在和执政大臣治事之所在。

④辅：辅弼。

⑤又筮之：古代卜用龟，筮用蓍草，以动物灵于植物，故先卜后筮。

⑥《大有》☲:卦名,乾下离上。《乾》☰:卦名,乾下乾上。

⑦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同其父亲一样尊贵,国人敬重他如国君一样。按,这是筮者解释之言,不是卦爻辞。高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云:"《大有》卦是上《离》下《乾》,《乾》卦是上《乾》下《乾》。《乾》为父,《离》为子,《大有》上卦的《离》变为《乾》,是象征子与其父同德,'无改于父之道',所以说'同复于父'。《乾》又为君,《离》又为臣,《大有》上卦的《离》变为《乾》,又象征臣与其君同心,常在君的左右,所以又说'敬如君所'。"

【译文】

成季将要出生时,鲁桓公让卜楚丘之父占卜。他说:"生的是男孩。他的名叫友,在公侯身边当权用事;他处于两社之间,为公室的辅弼。季氏灭亡,则鲁国不能昌盛。"又用筮草占,得到《大有》变为《乾》,卜楚丘之父说:"尊贵如同父亲,受到敬重如同国君。"等到他生下来,他的手上有纹像个"友"字,就以友命名。

2.5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①。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②:"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③,与甯庄子矢④,使守,曰:"以此赞国⑤,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⑥。"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⑦。及狄人战于荧泽⑧,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⑨。"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⑩。"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⑪,又败诸河⑫。

【注释】

①鹤有乘轩者：汪中《述学》云："谓以卿之秩宠之，以卿之禄食之也。"未必一定载以轩车。轩，四面有遮蔽的车，大夫以上所乘。

②国人：指当时的城市自由民。受甲：授兵，临战前在祖庙领取甲胄武器。

③石祁子：卫国大夫。玦：有缺的环形玉佩，标志裁决之权。

④甯庄子：名速，甯跪之孙，卫国大夫。矢：即箭，标志发布军令之权。

⑤赞：助理。

⑥二子：指石祁子和甯庄子。

⑦殿：殿后。

⑧荧泽：在黄河之北，今河南淇县。

⑨"我，大史也"五句：古人极重视祭祀与祭器，所以太史这样说来骗狄人。

⑩待：抵御。

⑪从之：指追击卫人。

⑫河：指黄河。

【译文】

冬十二月，狄人攻打卫国。卫懿公喜欢鹤，有的鹤享受大夫待遇。卫国将要与狄人作战，国内接受甲胄的人都说："派鹤去吧！鹤享有官禄职位，我们怎么能作战！"卫懿公把玉玦交给石祁子，把令箭交给了甯庄子，派他们守御，说："用这个来辅助国家，选择有利的事去做。"把绣衣交给了夫人，说："听从他们二人。"派渠孔驾驭战车，子伯为车右，黄夷为前锋，孔婴齐指挥后军。与狄人在荧泽交战，卫国军队大败，狄人于是灭亡了卫国。卫懿公不肯去掉自己的旗帜，所以惨败。狄人囚禁了太史华龙滑和礼孔，带着二人追逐卫军。二人说："我们是太史，是执掌卫国祭祀的人。如果我们不先回国，你们是不可能得到卫国的。"狄

人于是让他们先回国都。二人到了国都，告诉守御的人说："没法抵御了。"夜里和国都的人一起撤离。狄人进入卫都，跟着追击卫国人，又在黄河边上打败了卫国人。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①，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②，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③。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④。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⑤，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⑥，立戴公以庐于曹⑦。许穆夫人赋《载驰》⑧。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⑨。归公乘马⑩，祭服五称⑪，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⑫。归夫人鱼轩⑬，重锦三十两⑭。

【注释】

①惠公之即位也少：惠公即位时不过十五六岁。惠公，卫懿公父亲。

②昭伯：卫宣公之子公子顽，卫惠公庶兄。烝：以下犯上之意，或指通奸，此处指臣子娶君夫人之意。宣姜：齐女，惠公之母。

③齐子：或云即齐桓公宠姬之一的长卫姬。戴公：卫戴公，名申。文公：卫文公，名燬。宋桓夫人：宋桓公之夫人，宋襄公之母。

④宵济：乘夜渡河。盖因畏狄师。

⑤遗民：逃出来的卫人。

⑥共、滕：均为卫地名。共，在今河南辉县。滕，所在不详。

⑦立戴公以庐于曹：戴公实以闵二年十二月立，立而旋卒。庐，临时寄居。曹，卫地名，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之白马故城。

⑧《载驰》：诗见《诗经·国风·鄘风》。是许穆夫人闻知卫国败亡，星夜兼程赶赴曹邑吊唁祖国的危亡时面对赶来阻止她回去的许

国大夫的悲愤之作。

⑨齐侯：指齐桓公。公子无亏：即公子武孟，母亲是卫姬。

⑩归（kuì）：通“馈”，赠送。乘马：指驾车之马。

⑪称：单衣复衣配套曰“称”。

⑫门材：建房做门用的木材。

⑬鱼轩：装饰着鱼皮的车子。

⑭重（chóng）锦：指精美的丝织品。三十两：三十匹。古代布帛，每匹四丈，分为两段，两两合卷，故谓之两，亦谓之匹。

【译文】

当初，卫惠公即位时年龄很小，齐国人让昭伯和宣姜成亲，昭伯不同意，齐国人就强迫他。生下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公夫人、许穆公夫人。文公由于卫国祸患太多，在与狄人交战前就去了齐国。等到卫国打败，宋桓公在黄河边迎接卫国败兵，夜间渡过了黄河。卫国的遗民男女共计七百三十人，加上共地、滕地的百姓共五千人，立戴公为国君，暂时寄居在曹邑。许穆夫人因此作《载驰》这首诗。齐桓公派遣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守卫曹邑。赠送给戴公驾车的马，五套祭服，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头，还有做门户的木材。赠送给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车子，厚实细锦三十匹。

2.6 郑人恶高克①，使帅师次于河上②，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③。

【注释】

①郑人：指郑文公。高克：郑国大夫。

②帅师次于河上：据《诗经·国风·郑风·清人》疏，因狄侵卫，卫在河北，郑在河南，所以派高克帅师防备。

③《清人》：诗见《诗经·国风·郑风》。此诗讽刺高克率领部队在

边界上无所事事，浪荡闲逛，终致部队溃散而归，自己也逃亡陈国，同时更是斥责郑文公在抵御外敌之时，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是自弃其师的昏庸行为。清，清邑。在今河南中牟。

【译文】

郑文公厌恶高克，派他领兵驻扎在黄河边，很久不召他回来。军队溃散逃回，高克逃亡到陈国。郑国人为他作《清人》诗。

2.7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①。里克谏曰②："大子奉冢祀③，社稷之粢盛④，以朝夕视君膳者也⑤，故曰冢子⑥。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⑦，誓军旅⑧，君与国政之所图也⑨，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⑩。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⑪。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⑫，教之以军旅⑬，不共是惧⑭，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

【注释】

①东山皋落氏：赤狄的一支。故地在今山西垣曲东南皋落镇。

②里克：晋国大夫里季。

③冢祀：宗庙之祀。

④粢盛：祭祀用的粮食。

⑤视君膳：古代礼制，太子须早晚照看国君的饮食。

⑥冢子：太子。冢，大。

⑦行谋：对策略做出决断。

⑧誓军旅：号令军队。

⑨国政：国家的正卿。

⑩制命：拟订命令。古代行师，主帅制命，所谓“自阃以外，将军制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⑪嗣適：嫡嗣。適，同“嫡”。

⑫告之以临民：指命令太子居曲沃而治其民，是以治理百姓之道训太子。临民，治理百姓。

⑬教之以军旅：指派太子将下军，是以军旅之事教导太子。

⑭共：通“恭”。

【译文】

晋献公派太子申生攻打东山皋落氏。里克进谏说：“太子是奉事宗庙祭祀、社稷大祭，以及早晚照看国君饮食的人，所以叫做冢子。国君出行就守国，如国家已有人留守就跟随国君。跟随国君称抚军，守护国家称监国，这是古代的制度。领兵作战，专谋断略，号令将士，这是国君和正卿所应该策谋的，不是太子的事情。领兵作战的要点在于专制号令。太子领兵，如果遇事要向上请示就失去威严，擅自发号施令就是不孝，所以国君的嫡子不能统率军队。国君失去了任命职官的准则，太子统率军队也没有威严，将怎么用兵打仗呢？再说下臣听说皋落氏准备出兵迎战，国君还是收回命令为好。”晋献公说：“我有好几个儿子，还不知立谁为嗣君呢。”里克不回答，退了下去。进见太子，太子说：“我恐怕要被废黜了吧！”里克回答说：“国君命令您在曲沃治理百姓，教导您熟悉军事，您应害怕的是自己不恭敬，有什么缘故会废黜您呢？而且做儿子的应该害怕自己不孝，不应该害怕不能做嗣君，自己修身而不责备别人，就能够免于祸难。”

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①，佩之金玦②。狐突御戎，先友

为右[3]，梁馀子养御罕夷[4]，先丹木为右[5]。羊舌大夫为尉[6]。先友曰："衣身之偏[7]，握兵之要[8]，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慝[9]，兵要远灾[10]，亲以无灾，又何患焉[11]！"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12]；衣，身之章也[13]；佩，衷之旗也[14]。故敬其事，则命以始[15]；服其身，则衣之纯[16]；用其衷，则佩之度[17]。今命以时卒[18]，閟其事也[19]；衣之尨服[20]，远其躬也[21]；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22]；冬，杀；金，寒[23]；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24]，有常服矣[25]。不获而尨，命可知也[26]。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无常[27]，金玦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28]，狂夫阻之[29]。曰'尽敌而反'[30]，敌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谗[31]，不如违之[32]。"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33]，恶不可取[34]，子其死之。"

【注释】

①偏衣：左右异色的衣服，一半颜色与国君之服相同。偏，半。

②金玦：青铜做成的玦。

③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此处表明太子是代晋侯将上军。狐突，晋国大夫，字伯行，狐偃的父亲，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先友，晋国大夫。

④梁馀子养御罕夷：太子本将下军，此时既将上军，则夷罕将下军。梁馀子养，晋国大夫，梁是姓，馀子为其字，养其名。罕夷，晋国下卿。

⑤先丹木：晋国大夫。

⑥羊舌大夫：叔向祖父，其名不详。尉：军尉。在军帅之下，众官之上。晋国各军都设尉，主管发众使民之事。

⑦衣身之偏：指太子所穿偏衣有一半是国君之服的颜色。

⑧握兵之要：指太子佩金玦，将上军，下军从行。

⑨慝（tè）：恶意。

⑩兵要远灾：兵权在手，可以远离灾祸。

⑪又何患焉：按，先友将之视为好事，或已心知非常，故意这样说来慰勉太子。

⑫时，事之征也：意谓献公以冬季举兵征伐，冬主杀，则献公心存杀意。时，指征伐的时间。时为冬季。征，征象。

⑬衣，身之章也：古代的服色表明各人的身份。章，标记。

⑭佩，衷之旗也：佩饰表明心意。佩，配饰。衷之旗，心意的旗帜。

⑮命以始：在春夏发布命令。始，四时之始，指春夏。

⑯衣之纯：纯，指纯色衣服。古代戎服，尤贵纯色，故谓之均服。

⑰佩之度：佩饰要合乎礼度。古人以佩玉为常度。

⑱时卒：四时之卒，指年终。

⑲閟（bì）其事：使事情难以成功。閟，关门。亦泛指关闭。

⑳尨（máng）服：杂色服，指偏衣。

㉑远其躬：疏远太子。

㉒尨，凉：凉，《说文》引作"䩠"，亦杂色之义。

㉓金，寒：古人谓玉之德温，而金之德寒。

㉔受脤（shèn）于社：出师前祭社稷，接受祭肉。脤，祭肉。

㉕常服：指规定的服饰。

㉖命可知也：指献公之命不怀善意。

㉗尨奇无常：《国语·晋语一》引仆人赞之语曰："太子殆哉！君赐之奇，奇生怪，怪生无常，无常不立。"无常，非常，不正常。

㉘是服：指偏衣。

㉙阻：难。

㉚尽敌而反：这是献公命太子之辞。

㉛内谗：指骊姬。

㉜违：去。指逃亡。

㉝寒：指国君的心意不善。

㉞恶：指不忠不孝。

【译文】

太子申生带领军队，晋献公让他穿左右异色的偏衣，佩带有缺口的青铜环形佩器。狐突驾驭战车，先友作为车右。梁馀子养为罕夷驾驭战车，先丹木作为车右。羊舌大夫任军尉。先友说："穿着一半与国君衣服相同的偏衣，掌握着军队大权，成败全在此一行，您要好好勉励自己。分出一半衣服给你是没有恶意，兵权在手可以远离灾祸，既得国君亲近又远离灾祸，又担心什么呢！"狐突叹息说："时令，是事物的征象；衣服，是身分的标识；佩饰，是心志的旗帜。因此如果看重这件事，就应该在春、夏时发布命令；赐予衣服，就不要用杂色；使人衷心为己所用，就要让他佩带合于礼度的配饰。如今在年终发布命令，是要让事情不能顺利进行；赐给他穿杂色衣服，是有意要疏远他；让他佩带缺口青铜环佩器，是表示内心对他的决绝。现在是用衣服疏远他，用时令使他不能顺利进行；杂色，意味着凉薄；冬天，意味着肃杀；金，意味着寒冷；玦，意味着决绝，这怎么可以依靠呢？即使想勉力而为，狄人怎么能消灭干净呢？"梁馀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里接受命令，在土地神庙里接受祭肉，有规定的服饰。如今没得到规定的服饰而得到杂色衣服，命令的不怀好意可想而知了。死了以后还要落个不孝的罪名，不如逃走。"罕夷说："杂色的奇装异服不合规定，青铜环形佩器表示决绝不归。这样，即使是回来又有什么意思？国君已经不怀好意了。"先丹木说："这样的衣服，狂人也会对它产生疑惑。国君说'将敌人消灭干净再回来'，敌人难道可以消灭得完吗？即使把敌人消灭干净了，还有内部的谗言，不如

离开这里。"狐突想走,羊舌大夫说:"不行。违背君命是不孝,抛弃责任是不忠。虽然已经感到了国君心中寒薄,不孝不忠这样的邪恶也是不可取的,您还是为此而死吧!"

大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谂周桓公云[1]:'内宠并后[2],外宠二政[3],嬖子配適[4],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于难。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5],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注释】

①辛伯谂(shěn)周桓公:指桓公十八年子仪有宠于周桓王,桓王属之周公,辛伯谏周公之事。谂,规谏。

②内宠:暗指骊姬。

③外宠:暗指梁五与东关嬖五。

④嬖子:指奚齐、卓子。

⑤孝而安民:奉身为孝,不战为安民。

【译文】

太子准备作战,狐突劝阻说:"不行。从前辛伯劝阻周桓公说:'妾媵并同于王后,宠臣相等于正卿,庶子和嫡子地位一样,大城和国都规模相同,这就是祸乱的根本。'周桓公没有听从,所以遭到祸难。现在祸乱的根本已经形成,您难道还能肯定会被立为嗣君吗?与其危害自身而加快罪过的到来,还不如奉身为孝、不战而安定百姓,您好好想想吧。"

2.8 成风闻成季之繇[1],乃事之[2],而属僖公焉[3],故成季立之。

【注释】

①成风：鲁庄公之妾，僖公的母亲。繇(zhòu)：卜兆的占辞。

②事：结交。

③属：托付。

【译文】

成风听说了成季出生时占卜的卦辞，便与他结好，并且把僖公托付给他，所以成季立僖公为国君。

2.9 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①。二年，封卫于楚丘②。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注释】

①夷仪：在今山东聊城。

②楚丘：在今河南滑县。

【译文】

僖公元年，齐桓公把邢国迁移到夷仪。二年，把卫国封在楚丘。邢国迁居后十分安定，好像回到原来的国土；卫国重建也安居乐业，忘记了自己的亡国之痛。

2.10 卫文公大布之衣①，大帛之冠②，务材训农③，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④。元年，革车三十乘⑤；季年⑥，乃三百乘。

【注释】

①大布：粗布。

②大帛：粗丝织成的厚帛。

③务材：努力从事生产。

④方：为官之道。

⑤革车：兵车。

⑥季年：末年。卫文公之末年在鲁僖公二十五年。

【译文】

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帛帽子，努力生产，教导农耕，便利商贩，加惠百工，重视教化，奖励求学，训导百官为官之道，举贤受能。元年时，战车只有三十辆；到末年，已有了三百辆。

僖公

【题解】

僖公，或作釐公，鲁国第十八任国君。名申，庄公少子，闵公弟，成风所生。前660年庆父杀闵公，鲁季友立申，是为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前627年死，子文公兴立。僖公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晋文公重耳经过十九年的流亡，重新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振兴晋国，并在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打败楚国，成为霸主，建立了继齐桓公之后又一强大的霸业。僖公在位期间，诸侯国之间还发生了几次重要的战争，如僖公十五年的秦晋韩原之战，僖公二十二年的泓之战，僖公三十三年的崤之战，成为春秋中期争霸斗争中的重要事件。在这期间，五霸中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叱咤一时之后都死去。春秋的形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①。

1.2　**齐师、宋师、曹伯次于聂北②，救邢③。**

1.3　夏六月，邢迁于夷仪④。

1.4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1.5 秋七月戊辰⑤，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⑥。

1.6 楚人伐郑⑦。

1.7 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⑧。

1.8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⑨。

1.9 冬十月壬午⑩，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⑪。获莒挐⑫。

1.10 十有二月丁巳⑬，夫人氏之丧至自齐⑭。

【注释】

①元年：鲁僖公元年当周惠王十八年，前659。

②曹伯：当作"曹师"。据《传》文"诸侯救邢"，则三国都是国君亲自率师，前二国皆称"师"，此不应独称"曹伯"。聂北：在今山东博平。

③救邢：庄公三十二年狄伐邢，此年诸侯救之。邢，姬姓国，在今河北邢台西南。

④夷仪：在今山东聊城西。

⑤戊辰：二十六日。

⑥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上年哀姜参与庆父之乱，齐人杀掉哀姜，现送回尸体。姜氏，哀姜。

⑦楚人：《春秋经》此前均称"楚"为"荆"，自此改称"楚"。

⑧柽(chēng)：宋地，在今河南淮阳西北。

⑨偃：邾地，在今山东费县南。

⑩壬午：十二日。

⑪公子友：季友。郦(lí)：鲁地，今河南内乡东北。

⑫获：大夫被俘虏，不管生死都叫获。莒挐(ná)：莒君的弟弟。

⑬丁巳：十八日。

⑭夫人氏：指哀姜。丧：入殓的尸体。

【译文】

鲁僖公元年春周历正月。

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准备救邢国。

夏六月，邢人迁都到夷仪。

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在夷仪为邢筑城。

秋七月二十六日，夫人姜氏死于夷，齐人送回她的灵柩。

楚国人攻打郑国。

八月，僖公和齐桓公、宋襄公、郑文公、曹昭公、邾君在柽地会盟。

九月，僖公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

冬十月十二日，公子友率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的军队，抓获莒君的弟弟挐。

十二月十八日，姜氏的灵柩从齐国送回。

【传】

1.1 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①。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②，礼也。

【注释】

①出：上年八月闵公死，僖公出奔邾。

②国恶：国家之乱。指上年鲁国庆父之乱。九月，庆父逃亡莒国，僖公才回鲁国即位。

【译文】

鲁僖公元年春，《春秋》不记载僖公即位，是因为僖公出奔在外的缘故。僖公因内乱出奔而回国，《春秋》不记载，是出于隐讳。隐讳国家的坏事，这符合礼法。

1.2 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1]。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2]，师无私焉[3]。

【注释】

①出奔师：奔逃到诸侯军队中。

②器用：指财货物品。

③私：指私下拿走邢国器用财物。

【译文】

齐、宋、曹三国军队救邢国。邢国的军队败溃，都逃到诸侯军中。诸侯军于是赶走了狄人，收拾了邢人的全部财货器用让他们迁走，军队没有私自占取邢人的财物。

1.3 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1]，救患也。凡侯伯[2]，救患、分灾、讨罪[3]，礼也。

【注释】

①城之：为邢国筑城。《国语・齐语》云："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马选具。"《管子・大匡篇》云："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

②侯伯：诸侯之伯，即霸主，此指齐桓公。

③分灾：诸侯之国遭受天灾，用谷物布帛去救济。讨罪：率诸侯军讨伐有罪。

【译文】

夏，邢国迁到夷仪，诸侯为它修筑城墙，这是为它解救患难。凡霸主，解救患难、分担灾难、讨伐有罪，这是符合礼法的。

1.4 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1]。盟于荦[2]，谋救郑也。

【注释】

①即：亲近。

②荦(luò)：即《经》文的柽。鲁、齐、宋、郑、曹、邾等国在荦会盟。

【译文】

秋天，楚国人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人与齐国亲近。诸侯在荦地结盟，商量救郑之事。

1.5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虚丘之戍将归者也[1]。

【注释】

①虚丘：在今山东费县。上年哀姜逃到邾，邾人送还哀姜。邾国派兵戍守虚丘，准备侵犯鲁国。齐人送回哀姜之丧，邾人害怕，撤回虚丘之兵，被鲁国拦击。

【译文】

九月，僖公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这是戍守虚丘将撤回的军队。

1.6 冬，莒人来求赂[1]。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获之也[2]。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3]。

【注释】

①赂：财货。上年鲁国以财货向莒国求取庆父，现在莒国又以此为由向鲁国求取财货。

②非卿也，嘉获之也：莒挐不是卿，本不应予记载，但《经》文予以记载，是嘉奖季友擒获莒挐的功劳。

③汶阳之田:汶水之北的田地。阳,山南水北叫阳。费:故城在山东费县西北。

【译文】

冬,莒国人来求取财货。公子友在郦地打败他们,擒获莒君之弟挐。莒挐不是卿,《春秋》加以记载,是为了嘉奖季友的功劳。僖公将汶阳的田地和费地奖赏给季友。

1.7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1],女子,从人者也[2]。

【注释】

①已甚:太过分。已,太。

②从人者:古代礼制,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哀姜既已嫁鲁国,虽对鲁国有罪,也不应由娘家的齐国来处置。

【译文】

夫人姜氏的灵柩从齐国送回。君子认为齐国人杀哀姜是太过分了。女子,是跟从夫家的。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正月[1],城楚丘[2]。

2.2 夏五月辛巳[3],葬我小君哀姜[4]。

2.3 虞师、晋师灭下阳[5]。

2.4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6]。

2.5 冬十月,不雨[7]。

2.6 楚人侵郑。

【注释】

①二年：鲁僖公二年当周惠王十九年，前658。

②城楚丘：此时卫尚庐于曹，先筑城而后迁徙，故云“城楚丘”。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

③辛巳：十四日。

④小君：诸侯之妻。去年冬哀姜灵柩回来，此时才下葬。

⑤下阳：在今山西平陆北。

⑥江：嬴姓国，在今河南息县。黄：嬴姓国，在今河南潢川。贯：宋地，在今山东曹县南。

⑦不雨：不下雨，但没有发生旱灾。

【译文】

鲁僖公二年春周历正月，在楚丘筑城。

夏五月十四日，我国小君哀姜下葬。

虞国、晋国的军队攻灭下阳。

秋九月，齐桓公、宋襄公、江国、黄国的国君在贯地结盟。

冬十月，不下雨。

楚国人再次侵犯郑国。

【传】

2.1　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①]。不书所会[②]，后也[③]。

【注释】

①封：封国，建国。卫国因狄人入侵而君死国灭，重新恢复，所以称为“封”。

②会：指会见。

③后：迟到。指鲁僖公迟到。

【译文】

二年春，诸侯在楚丘筑城并把卫国封在那里。因鲁僖公迟到，所以《春秋》没记载诸侯会见。

2.2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①，假道于虞以伐虢②。公曰："是吾宝也③。"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④。"公曰："宫之奇存焉⑤。"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⑥，君昵之⑦，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⑧，入自颠軨⑨，伐鄍三门⑩。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⑪。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⑫，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⑬。"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⑭。先书虞，贿故也。

【注释】

①荀息：晋大夫，名黯，字息，也叫荀叔。屈产之乘：北屈所产的马。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与狄交界。垂棘：晋地，在山西潞城北。

②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在今山西平陆东北。虢，此指北虢，其故都下阳据王夫之《稗疏》，在平陆大阳之南，滨河之北。虞在晋国南边，虢又在虞南边，所以晋伐虢要向虞借道。

③是：指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

④外府：外库。

⑤宫之奇：虞国的贤臣。

⑥少长于君：自小和虞君一起在宫中长大。

⑦昵：亲近。

⑧冀：国名，在今山西河津东北。不道：残暴。

⑨颠軨（líng）：也叫虞坂，虞国境内要道，即晋国想借之路。

⑩鄍（míng）：虞地，在今山西平陆东北。

⑪亦唯君故：晋国曾为虞伐冀，因此说晋伐冀使冀受到损伤，完全是为了虞君。

⑫保：同“堡”，堡垒。逆旅：客舍，似后来的旅馆。

⑬请罪：问罪，此乃委婉之说法。

⑭下阳：虢国要塞，也是虢国宗庙所在。

【译文】

晋国的荀息请求用北屈出产的马和垂棘的玉璧作为礼物借路虞国以讨伐虢国。晋献公说：“这两项东西是我的宝贝啊。”荀息回答说：“如果能借得虞国的道路，那就等于把东西放在自己的外库里。”晋献公又说：“宫之奇在那里。”荀息回答说：“宫之奇的为人，懦弱又不能坚决进谏，而且从小和虞君一起在宫中长大，虞君很亲近他，即使进谏，虞君也不会听。”于是让荀息向虞国借路，说：“冀国残暴，从颠軨攻打虞国，从三面城门进攻鄍地。晋国攻打冀国使冀国受到重创，完全是为了虞君啊。现在虢国无道，在客舍里筑碉堡，攻打晋国南部边境。所以请让我们借路，以向虢国问罪。”虞君答应了，并且请求作为前导先攻打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君，虞君不听，虞国于是发兵。夏，晋国的里克、荀息率领军队和虞军会师，攻打虢国，灭了下阳。《春秋》先写虞国，因为虞国接受了贿赂。

2.3　秋，盟于贯，服江、黄也①。

【注释】

①服江、黄：江、黄本是楚国的属国，现在来亲附齐国，所以诸侯会盟。

【译文】

秋，在贯地结盟，因为江、黄两国归附于齐国。

2.4 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①]。

【注释】

①寺人貂：即竖貂。寺人，宦官。漏师：泄露军事机密。多鱼：地名，大概在今河南虞城。

【译文】

齐国的宦官貂开始在多鱼泄露军事机密。

2.5 虢公败戎于桑田[①]。晋卜偃曰[②]："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③]，是天夺之鉴[④]，而益其疾也[⑤]。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⑥]，不可以五稔[⑦]。"

【注释】

①桑田：地名，在今河南灵宝。

②卜偃：晋国的占卜官，名偃。

③有功：指打败戎人。

④鉴：镜子。

⑤疾：病，此借指罪恶。

⑥易晋：以晋为易，即轻视晋国。

⑦稔(rěn)：庄稼成熟叫稔。谷物一年一熟，所以"稔"又借为"年"。

【译文】

虢公在桑田打败戎人。晋国的卜偃说："虢国必定要亡国了。下阳被灭了不害怕，反而有了武功，这是上天夺走了它的镜子，而加重了它

的罪恶。它必然轻视晋国而不安抚其百姓，不会超过五年了。”

2.6 冬，楚人伐郑，斗章囚郑聃伯①。

【注释】

①斗章：楚国大夫。聃伯：郑国大夫。

【译文】

冬，楚国人攻打郑国，楚国大夫斗章囚禁了郑国的聃伯。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正月①，不雨。

3.2 夏四月不雨。

3.3 徐人取舒②。

3.4 六月雨。

3.5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③。

3.6 冬，公子友如齐莅盟④。

3.7 楚人伐郑。

【注释】

①三年：鲁僖公三年当周惠王二十年，前657。

②徐：国名，嬴姓，在今安徽泗县西北。舒：偃姓国，在今安徽舒城一带。

③阳谷：齐地，在今山东阳谷北。

④莅盟：参加盟会。

【译文】

鲁僖公三年春周历正月，不下雨。

夏四月不下雨。

徐国人攻取了舒国。

六月下雨。

秋，齐桓公、宋襄公、江人、黄人在阳谷相会。

冬，公子友到齐国参加会盟。

楚国人攻打郑国。

【传】

3.1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

【译文】

鲁僖公三年春，不下雨。夏六月下雨。自上年十月一直到今年五月一直没有下雨。没有成灾，所以《春秋》的记载不说旱。

3.2 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译文】

秋，诸侯在阳谷会见，商量讨伐楚国之事。

3.3 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莅盟。

【译文】

齐桓公为了阳谷的会见，派人来重续旧好。冬，鲁国派公子友到齐

国参加盟会。

3.4　楚人伐郑，郑伯欲成①。孔叔不可②，曰："齐方勤我③，弃德不祥。"

【注释】

①成：讲和。

②孔叔：郑国大夫。

③勤我：为我而勤，即指来救我。勤，劳。

【译文】

楚国人攻打郑国，郑文公想讲和。孔叔不同意，说："齐国正要来救我，抛弃这种恩德不祥。"

3.5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①，荡公②。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③。

【注释】

①蔡姬：蔡穆侯的妹妹，齐桓公夫人。囿：帝王的园林。

②荡：摇晃。

③蔡人嫁之：此本与下年侵蔡事连为一体，为后人割裂在此。

【译文】

齐桓公和蔡姬在花园里乘船玩，蔡姬摇晃着船逗桓公。桓公害怕，变了脸色。要蔡姬停下来，她却不停。桓公发怒了，把蔡姬送回娘家，但没有完全休弃她。蔡国人却把她嫁给别国。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正月[1]，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2]。蔡溃，遂伐楚，次于陉[3]。

4.2 夏，许男新臣卒[4]。

4.3 楚屈完来盟于师[5]，盟于召陵[6]。

4.4 齐人执陈辕涛涂[7]。

4.5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4.6 八月，公至自伐楚。

4.7 葬许穆公。

4.8 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8]。

【注释】

①四年：鲁僖公四年当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

②侵蔡：上年蔡国把齐桓公夫人蔡姬嫁给别国引起诸侯侵蔡。

③次：驻扎。陉(xíng)：楚地，在今河南郾城南。

④许男新臣：许穆公，男爵，名新臣。

⑤屈完：楚大夫。

⑥召陵：地名，在今河南郾城东。

⑦辕涛涂：陈国大夫。

⑧公孙兹：鲁叔牙之子叔孙戴伯。

【译文】

鲁僖公四年春周历正月，鲁僖公会合齐桓公、宋襄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穆公、曹昭公入侵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军队

驻扎在陉地。

夏，许国国君新臣死于军中。

楚大夫屈完到诸侯军中会盟，在召陵结盟。

齐国人抓住陈国大夫辕涛涂。

秋，齐国军队和江、黄二国攻打陈国。

八月，鲁僖公从伐楚的军中回国。

安葬许穆公。

冬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和齐国、宋国、卫国、郑国、许国、曹国的军队会合入侵陈国。

【传】

4.1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①。蔡溃，遂伐楚。

【注释】

①侵蔡：蔡国嫁了蔡姬，又亲楚，齐侵蔡是为伐楚作准备。

【译文】

鲁僖公四年春，齐桓公率领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的军队去攻打蔡国。蔡国军队被打败，诸侯的军队于是讨伐楚国。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①，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注释】

①风马牛不相及也：孔颖达《疏》引服虔曰："牝牡相诱谓之风……此言'风马牛'，谓马牛风逸，牝牡相诱，盖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一说：风，放逸，走失。谓齐楚两地

相离甚远，马牛不会走失至对方地界。后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风，谓兽类雌雄相诱。

【译文】

楚成王派使者去军中质问齐桓公说："贵国在北方，楚国在南方，两国相隔很远，就是牛马发情，也不能跑到一起呀，没想到您却侵入到我国来了，这是为什么呀？"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①：'五侯九伯②，女实征之③，以夹辅周室④。'赐我先君履⑤：东至于海⑥，西至于河⑦，南至于穆陵⑧，北至于无棣⑨。尔贡包茅不入⑩，王祭不共⑪，无以缩酒⑫，寡人是征⑬；昭王南征而不复⑭，寡人是问。"

【注释】

①召康公：周武王时太保召公奭。大公：即太公姜尚，齐国始封君。

②五侯九伯：五侯，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九伯，指九州之长。

③女：通"汝"。

④夹(xié)：通"挟"。

⑤赐我先君履：赐履，指征伐的足迹所到的范围。

⑥东至于海：《齐语》"东至于纪酅"，则齐桓公之疆境东不至海。

⑦西至于河：《齐语》述齐桓公正其封疆，西至于济，则此"西至于河"及前"东至于海"，当为可以征伐之界。河，黄河。

⑧穆陵：楚地名，大约在湖北麻城西北一带。

⑨无棣：地名，在今山东、河北交界处，今属山东。

⑩尔：指楚王。包茅：古代祭祀时用以滤酒的菁茅。因以裹束菁茅

置匣中，故称。

⑪共：同“供”。

⑫缩酒：用菁茅滤去酒糟。

⑬是征：即征是。征，问罪。

⑭昭王南征而不复：周昭王晚年不理国事，人民怨恨，当他巡狩南方渡过汉水时，当地人民故意让他乘一只用胶黏的船，行至中流，船解体下沉，昭王与臣子都淹死了。昭王，即周昭王，成王之孙。

【译文】

管仲回答楚国使者说：“从前，召康公为周天子命令我们齐国的先君太公说：‘天下的诸侯，不论谁犯了罪，你都可以征伐，以便辅佐王室。’并赐予我们先君讨伐的范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楚国，该进贡裹束的菁茅却没有进贡，以致天子祭祀时供应不上，没有东西可以滤酒祭神，寡人特意为此来问罪；昭王南巡到汉水而没有回去，寡人还要责问你们呢。”

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①]。”师进，次于陉。

【注释】

①“贡之不入”五句：贡之不入，罪小，故认改；昭王之不复，罪大，故推诿。诸，“之于”的合音。

【译文】

楚国使者回答说：“贡品没有送上去，这是我们国君的罪过，我们岂敢不供给？昭王南巡而不返，您只好去汉水边打听打听啰！”诸侯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地。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译文】

到了夏天，楚王派大夫屈完到诸侯联军那里，联军后撤，驻扎在离陉地不远的召陵。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①，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②，辱收寡君③，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④，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⑤，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注释】

①不穀：国君自谦的称呼。

②君惠徼(yāo)福于敝邑之社稷：此句意为您为敝国的社稷求福。惠，表谦敬的副词。徼，求。

③辱：客气语。收：接纳。

④绥(suí)：安抚。

⑤方城：山名，今河南叶县南有方城山。

【译文】

齐桓公让诸侯的军队全部列好阵势，然后自己和屈完一起同乘一辆车去检阅军队。齐桓公说："列国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我吗？这是在继承我先君的友好精神呀！贵国和我们友好吧，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您为敝国求福谋利，愿接受我楚君做盟友，这本是我楚君最大的愿望啊！"齐桓公又说："用这样的军队去打仗，谁能抵挡得了？用这样的军

队去攻城,什么样的城池不能攻下?”屈完回答说:“您如果以道德安定诸侯,哪个敢不服?如果要用武力,那我们楚国将把方城山作为城墙,汉水作为护城河,您的军队虽然众多,恐怕也用不上啊!”于是屈完代表楚国和诸侯签订了盟约。

4.2 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1]:“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2]。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3],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4],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5]。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6],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7]。执辕涛涂。

【注释】

①申侯:郑国大夫。

②病:困乏。

③观兵:以兵力示威。东夷:指郯、莒、徐夷诸国。

④老:军队出兵久,疲惫不堪。

⑤惧不可用:不能对付敌人。

⑥资:也是粮。屝(fèi)屦:草鞋。常泛指行旅用品。

⑦虎牢:郑地,即制邑。

【译文】

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申侯说:“齐军经过陈国、郑国之间,陈、郑两国负担沉重,必十分困乏。如果出兵东方,以向东夷诸国陈兵示威,再沿海路回国,这就好了。”申侯说:“对呀。”辕涛涂就把这个意见告诉齐桓公,齐桓公同意了。申侯去见齐桓公说:“军队出兵已久,疲惫不堪,如果从东方走,遇到敌人,恐怕不能抵御敌人啊。如果取道陈国、郑国之间,由他们供应粮食和草鞋,该更好。”齐桓公很高兴,把虎牢奖给

申侯。把辕涛涂抓起来。

4.3 秋,伐陈[1],讨不忠也[2]。

【注释】

①伐陈:指齐国和江、黄一起伐陈。

②不忠:指辕涛涂引诱齐军出东道。

【译文】

秋,齐国和江、黄等国一起讨伐陈国,是为惩罚它的不忠。

4.4 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1],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2];死王事[3],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4]。

【注释】

①葬之以侯:许穆公是男爵,而以侯爵之礼葬之。

②加一等:葬礼加一等级。

③王事:指征伐。许男死于为周王伐楚,亦属王事。

④衮(gǔn):衮衣,天子及上公的礼服。

【译文】

许穆公死于军中,用侯爵的礼节安葬他,这是合乎礼的。凡是诸侯死于朝觐、会盟,葬礼加一等;死于征战,加二等。因此用衮衣入殓。

4.5 冬,叔孙戴伯帅师会诸侯之师侵陈[1]。陈成[2],归辕涛涂。

【注释】

①诸侯之师：即鲁、齐、宋、卫、郑、许、曹联军。

②成：求和。

【译文】

叔孙戴伯率领军队和诸侯联军攻打陈国。陈国服罪求和，齐人因此放回辕涛涂。

4.6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①，不吉；筮之②，吉。公曰："从筮。"卜人曰③："筮短龟长④，不如从长。且其繇曰⑤：'专之渝⑥，攘公之羭⑦。一薰一莸⑧，十年尚犹有臭⑨。'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⑩。

【注释】

①卜：占卜。卜用龟甲。

②筮：用蓍草占卜。

③卜人：主占卜的官。

④筮短龟长：古人认为卜较筮为灵验，所以说筮短龟长。

⑤繇(zhòu)：占卜所得的兆辞。

⑥专：专宠。渝：变。

⑦攘：窃取，偷。羭(yú)：公羊。此暗指申生。

⑧薰：香草，暗指申生。莸：臭草，暗指骊姬。

⑨臭(xiù)：气味。凡气味不论香臭，都可称臭。此指臭气。

⑩娣：妹妹。按，以上追述前事，参见庄公二十八年《传》。

【译文】

当初，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占卜，不吉利；占筮，吉利。献公说："就依从占筮的吧。"占卜的人说："占筮不灵验，占卜比较灵验，不如依

从占卜。况且其爻辞说：‘专宠过分就会变出坏心，偷走你的公羊。香草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还会有臭气。’一定不行。”晋献公不听，立了骊姬。骊姬生奚齐，她妹妹生了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①，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②。”大子祭于曲沃③，归胙于公④。公田⑤，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⑥。与犬，犬毙。与小臣⑦，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⑧。”大子奔新城⑨。公杀其傅杜原款。

【注释】

①中大夫：支持骊姬的宫中大夫。成谋：定下计谋。

②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古人梦见先人，皆以食享之。齐姜，申生的生母。

③曲沃：晋献公祖庙所在，齐姜死后祔于祖姑，其庙也在曲沃。

④胙(zuò)：祭祀的酒肉。

⑤田：打猎。

⑥公祭之地，地坟：《史记·晋世家》曰：“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祭之地，指饮前先酹酒，即将酒浇于地而祭。坟，地面隆起。

⑦小臣：献公身边太监。

⑧贼由大子：按，《史记·晋世家》记此语曰：“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

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更为阴险恶毒。贼，加害，干坏事。

⑨新城：即曲沃。

【译文】

到了晋献公准备立奚齐为太子时，骊姬已经和宫中大夫有了预谋。骊姬对太子申生说：“献公梦见你母亲齐姜，你要赶快去祭祀她。”太子就到曲沃去祭祀齐姜，回来把祭祀的酒肉献给献公。献公去打猎，骊姬把酒肉在宫中放了六天。献公回来，骊姬在酒肉中放了毒，然后献给献公。献公用酒来祭地，地上隆起一个土包来。拿肉去喂狗，狗吃了死了。给身边的太监吃，太监也死了。骊姬哭着说：“这是太子要加害于你。”太子申生逃亡到新城。献公杀了他的师父杜原款。

或谓大子：“子辞①，君必辩焉②。”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③！”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④，被此名也以出⑤，人谁纳我⑥？”

【注释】

①辞：申辩。

②辩：辨明是非。

③行：出逃。

④不察其罪：不了解我的罪过。

⑤被(pī)此名：带着弑父的恶名。

⑥人谁纳我：《国语·晋语二》云：“人谓申生曰：‘非子之悲，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释，必归于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恶，取笑诸侯，吾谁乡而入？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

也。弃君、去罪，是逃死也。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去而厚怨，恶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

【译文】

有人对太子说：“你应该申辩，国君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太子说：“国君没有骊姬，睡也不安，吃也不饱。我去辩解，骊姬必定有罪。国君老了，如果失去骊姬，一定不快乐，我也不快乐。”那人说：“那你将再逃亡吗？”太子说：“国君还没查清我的罪过，背负着弑君的罪名出逃，谁会收留我呢？”

十二月戊申[①]，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②]：“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③]。

【注释】

①戊申：二十七日。

②谮(zèn)：诬陷。

③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蒲与屈本是二人的采邑。

【译文】

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在新城上吊自杀。骊姬诬陷两位公子说：“他们都参与这件事情。”于是重耳逃到蒲地，夷吾逃到屈地。

五年

【经】

5.1 五年春[①]，晋侯杀其世子申生[②]。

5.2 杞伯姬来朝其子[③]。

5.3 夏,公孙兹如牟[④]。

5.4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⑤]。

5.5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5.6 郑伯逃归不盟[⑥]。

5.7 楚子灭弦[⑦],弦子奔黄[⑧]。

5.8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⑨]。

5.9 冬,晋人执虞公。

【注释】

①五年:鲁僖公五年当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

②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申生自杀于上年十二月戊申,所用为夏历,以周历推算,正是今年春二月二十七日。世子,天子、诸侯的嫡长子,太子。

③伯姬:杞国君杞成公夫人。朝其子:派其子来朝于鲁。伯姬在庄公二十五年出嫁,其子此时最多不过十四岁。

④牟:鲁的邻国。

⑤王世子:周惠王太子郑,太子郑即后来的周襄王。首止:在今河南睢县东南。

⑥郑伯:郑文公。

⑦弦:姬姓国,在今河南潢川西北。

⑧黄:齐地,在今山东淄博南。

⑨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当为前655年8月19日之日全食。

【译文】

鲁僖公五年春周历正月,晋献公杀了他的太子申生。

杞伯姬派她的儿子来鲁国朝觐。

夏，公孙兹前往牟国。

鲁僖公和齐桓公、宋襄公、陈穆公、卫文公、郑文公、许穆公、曹昭公在首止会见周王太子。

秋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郑文公逃回不参加盟会。

楚成王灭了弦国，弦子逃奔黄地。

九月初一，日全食。

冬，晋国人俘虏了虞国国君。

【传】

5.1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①。公既视朔②，遂登观台以望③。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④，必书云物⑤，为备故也。

【注释】

①日南至：即今之冬至。周历正月初一为冬至。

②视朔：诸侯在每月初一以一只羊告祭于太庙叫告朔，也叫告月。告朔后，听取和处理一个月的政事叫视朔，也叫听朔。

③观(guàn)台：天子、诸侯的宫门都筑台，台上有屋，叫台门，台门两旁格外高出的屋子，叫观台。望：望云气。望云气之后要加以记载。

④分：春分、秋分。至：夏至、冬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

⑤必书云物：古礼，国君于二分二至及四立之日，必登台以望天象或日旁云气之色，占其吉凶而书之。云物，气色灾变。

【译文】

鲁僖公五年春，周历正月初一，冬至。僖公在太庙听政和处理政事

后，就登上观台遥望云气。对此加以记载，是合于礼的。凡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必定要记载云气变化，这是为灾害做准备的缘故。

5.2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

【译文】

晋献公使者来报告杀太子申生的原因。

初，晋侯使士芀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①。夷吾诉之②，公使让之。士芀稽首而对曰③："臣闻之：'无丧而戚④，忧必雠焉⑤。无戎而城，仇必保焉⑥。'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⑦，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⑧：'怀德惟宁⑨，宗子惟城⑩。'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⑪，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⑫，一国三公，吾谁适从⑬？"

【注释】

①置薪焉：把柴草放进城墙里。

②诉之：告诉献公。

③稽首：叩头到地。古代最恭敬之礼。

④戚：悲哀。

⑤雠：应，指忧与戚相应。

⑥仇：此指仇敌。保：据守。

⑦废命：不执行命令。

⑧《诗》云：引诗见《诗经・大雅・板》。

⑨怀德惟宁：怀德是修德，修德是为了安宁。

⑩宗子惟城：意为团结好宗子，就等于修了城墙，何必再修泥土的城墙呢。宗子，同宗公子，此指献公之子重耳、夷吾。

⑪寻师：用兵。

⑫尨茸（méng róng）：亦作“蒙戎”，皮裘蓬松散乱的样子。

⑬谁適（dí）从：服从谁。適，主，以谁为主。

【译文】

当初，晋献公派士蒍为重耳、夷吾二位公子在蒲城和屈城加固城墙，士蒍不认真，把柴草放进城墙里。夷吾报告给晋献公，献公责备士蒍。士蒍叩头回答说：“下臣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就跟着来了。没有兵患而筑城，反而为内部的仇敌凭借据守。’敌人可以以此据守，又何必谨慎？守着官位而不执行命令，是对君不敬；为仇敌修筑坚固的城墙，是对国不忠。失去了忠与敬，如何侍奉国君？《诗》中说：‘修德才能安民，众公子就是你的城墙。’国君如果修养德行而使众公子地位巩固，又何必修城？三年之后将要用兵，哪里用得着谨慎？”士蒍退下后作诗说：“狐皮大衣散乱蓬松，一国有三公，我该服从哪个公？”

及难①，公使寺人披伐蒲②。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③。”乃徇曰④：“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袪⑤，遂出奔翟⑥。

【注释】

①及难：指骊姬之难。

②寺人披：太监披。披，人名。

③校（jiào）：抵抗。

④徇：向众人宣布。

⑤袪（qū）：袖口。

⑥翟：同“狄”。

【译文】

等到发生骊姬之难，献公派寺人披攻打蒲城。重耳说：“奉了国君和父亲的命令来，不能抵抗。”于是向众人宣布：“抵抗者，就是我的仇敌。”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只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逃奔到狄国。

5.3 夏，公孙兹如牟，娶焉。

【译文】

夏，公孙兹到牟国娶亲。

5.4 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①。

【注释】

①宁周：周惠王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郑之意，诸侯与太子郑相会，是表示对太子郑的支持。

【译文】

诸侯在首止相会，会见周太子郑，商量如何安定周王室。

5.5 陈辕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于召陵①，故劝之城其赐邑②，曰：“美城之，大名也③，子孙不忘。吾助子请。”乃为之请于诸侯而城之，美。遂谮诸郑伯，曰：“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④。

【注释】

①辕宣仲：即辕涛涂。反己于召陵：见上年《传》，郑大夫申侯出卖

了辕涛涂,使他被齐人拘捕。

②城:修筑、加固城墙。赐邑:即上年《传》中齐桓公赐给申侯的虎牢。

③大名:名声更大。

④申侯由是得罪:申侯于鲁僖公七年被杀。

【译文】

陈国的辕宣仲埋怨郑国的申侯在召陵的时候出卖了他,所以故意劝他在封邑筑城,说:"把城筑得美观一些,这样名声更大,子孙也不会忘记你。此事我可以帮你请求。"于是帮助申侯向诸侯请求筑城,城修筑得很美观。于是在郑文公面前说申侯的坏话,说:"把赐邑修筑得那么美观,是准备反叛了。"申侯因此得罪于郑文公。

5.6 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①,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②。"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③:"国君不可以轻④,轻则失亲⑤;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⑥,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⑦。

【注释】

①周公:名宰孔。

②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楚、晋未与齐盟,周惠王意为使郑投靠楚、晋而不与齐结盟。首止之盟是为了定王世子之位,并非惠王之意,惠王恨之,故召郑伯使之叛齐。少安,即稍安,稍稍得到安定。

③孔叔:郑国大夫。

④轻:轻举妄动。

⑤亲：援助。

⑥病：疲病。

⑦逃其师：诸侯赴盟，有军队随从，郑伯只身逃走，所以说"逃其师"。

【译文】

秋，诸侯会盟。周王派周公召见郑文公，说："我安抚你，希望你去跟随楚国，以晋国作为辅助，这就可以稍稍安定了。"郑文公喜得王命，又惧怕不朝见齐国的威胁，所以只身逃回不参见盟会。孔叔阻止他，说："国君不可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就会失去援助；失去援助，祸患一定来到。等国家疲病困难了再去乞求结盟，失去的将更多，国君你必定后悔。"郑文公不听，丢下军队自己逃回国内。

5.7 楚斗穀於菟灭弦①，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②，皆弦姻也③。弦子恃之而不事楚④，又不设备，故亡。

【注释】

①斗穀於菟：楚令尹子文。

②道：国名，在今河南确山北。柏：国名，在今河南舞阳东南。方睦于齐：僖公二年《经》记载：齐、宋、江、黄盟于贯。

③皆弦姻：此指这些国家与弦都有婚姻关系。

④恃之：依恃齐国。

【译文】

楚国的斗穀於菟灭了弦国，弦子逃奔到黄。此时江、黄、道、柏等国都与齐国友好，都与弦国有姻亲关系。弦子依仗这点而不亲近楚国，又不设防，所以被楚所灭。

5.8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①。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

也[②]。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③]，寇不可玩[④]，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⑤]，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⑥]，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⑦]。大伯不从，是以不嗣[⑧]。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⑨]，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⑩]，藏于盟府[⑪]。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⑫]？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⑬]，不唯逼乎？亲以宠逼[⑭]，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⑮]。”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⑯]，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⑰]。’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⑱]。’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⑲]。’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⑳]，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㉑]，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㉒]，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㉓]。”

【注释】

①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晋献公第一次借道在僖公二年，灭下阳。

②表：指外围。

③启：开，指让晋扩张其野心。

④玩：轻慢，忽略。

⑤辅：车厢两旁的板。车载物必须用辅支持。

⑥宗：指同宗。晋、虞、虢都是姬姓诸侯国。

⑦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意即大伯和虞仲是大王的儿子。大伯、虞仲，太王的长子和次子。“大”同“太”。大王，即古公亶父。昭，古代宗庙之制，始祖神位居中，子在左，叫昭；子之子在右，

叫穆。

⑧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大伯知道大王想传位给小儿子王季，就和虞仲出走吴国，不继承王位。不从，不跟随在侧。不嗣，没继承王位。

⑨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虢仲、虢叔，虢国的开国祖先，王季的次子和三子。王季为昭，二人为穆。虢叔为东虢，此被伐之虢为西虢，盖虢仲后代。其分支为北虢，僖公二年晋初次借道已取其下阳。

⑩勋：功勋。

⑪盟府：主管盟誓的官署。策勋之时，必有誓词。策勋之策兼其盟誓之辞，并藏于盟府。

⑫桓、庄：桓叔和庄伯。桓叔，晋献公曾祖。庄伯，晋献公祖父。

⑬而以为戮：桓、庄之族人多势大，晋献公行士蒍阴谋，尽杀群公子。详见庄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传》。

⑭亲以宠逼：至亲恃宠，威胁君位。

⑮据：依靠。

⑯鬼神非人实亲：即“鬼神非亲人”。

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句见于《古文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⑱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此句见于《古文尚书·周书·君陈》。黍稷，古代祭祀所用谷物。馨，香气。明德，光明之德，美德。

⑲民不易物，惟德繄（yī）物：此句见于《古文尚书·周书·旅獒》。易，变换。物，指祭品。繄，是。

⑳冯：同“凭”。

㉑荐：贡献。

㉒不腊：过不了腊祭。腊，年终祭祖先的大祭。通常在夏正之十月，周正之十二月。《左传》之腊是夏正十月。

㉓不更举：不用再举兵。

【译文】

晋献公又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告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外围。虢如果亡国了,虞国必然跟着被灭。切不可启发晋国的野心,不可忽视晋国这支军队。上一次借路已经是很严重了,怎么可以再来第二次呢?谚语说的'辅和车相互依存,没了嘴唇牙齿就感到寒冷',就是说的虞和虢的关系啊!"虞公说:"晋国和我们是同宗,难道他会害我不成?"宫之奇答道:"太伯、虞仲,都是太王的儿子,太伯不在身旁,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做过文王的卿士,对于王室有大功,受封的典册还藏在盟府里面。现在,晋国将要灭虢国了,对于虞国又有什么舍不得呢?再说,虞国能比桓叔和庄伯更亲近晋侯吗?桓叔、庄伯两族有什么罪过,晋侯却把他们杀掉,不就是因为晋侯感觉到他们的威胁吗?亲近而且受宠,一旦威胁到晋侯,都会被杀害,更何况一个国家呢?"虞公说:"我祭祀的祭品丰盛而且清洁,神灵一定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回答说:"我听说,神鬼不会随便亲近哪一个人,只是依从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上说:'上天不亲近哪个人,只帮助有德行的。'又说:'祭祀的黍稷并不算芳香远扬,光明的美德才能芳香远播。'又说:'人们不必改变自己的祭品,只有德行才可以充当祭品。'像这样,那么,不是有德之人,则百姓不知,祭品再丰洁,神也不会享用的。神所依靠的,是有德行的人。如果晋国占领了虞国,再发扬美德,给神灵献上芳香的祭品,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使者的要求。宫之奇带领全族人离开虞国,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晋在这一次就会灭掉虞国,不需要再发兵了。"

八月甲午[①],晋侯围上阳[②]。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③]"?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④],龙尾伏辰[⑤],均服振振[⑥],取虢之旂[⑦]。鹑之贲贲[⑧],天策焞焞[⑨],火中成军[⑩],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⑪]。丙

子旦，日在尾，月在策[12]，鹑火中，必是时也。”

【注释】

①八月甲午：夏历是八月，周历十月十七日。

②上阳：在今河南陕县南。

③济：成功。

④丙：丙子日。

⑤龙尾：星宿名，东方苍龙七宿中的尾星。伏辰：日月会于尾星，故尾星伏而不见。辰，日月相会叫“辰”。

⑥均服：戎服，色黑。振振：威武美好的样子。

⑦旂(qí)：同“旗”。取旂意味获胜。

⑧鹑(chún)：鹑火星。柳宿亦名鹑火，为朱鸟七宿之第三宿。贲贲(bēn)：形容鹑火星的样子。

⑨天策：星名，也叫傅说星，靠近太阳。焞焞(tūn)：无光的样子。

⑩火中：鹑火星出现在南方。火，鹑火星。中，某星出现在南方。成军：整顿军队。

⑪交：晦朔交会之时。

⑫日在尾，月在策：此夜日月合朔于尾星，而月行较快，故旦而过在天策。

【译文】

八月十七日晋献公围攻上阳，问卜偃说：“我会成功吗?”卜偃回答说：“能攻克。”献公问：“什么时候?”卜偃回答说：“童谣说：‘丙子日的清晨，龙尾星暱伏不见，军服威武，必取虢国的旗帜。鹑火星形如大鸟，天策星暗淡无光，鹑火在南方，虢公将逃亡。’恐怕就在九月末十月初。丙子日清晨，日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鹑火在正南，正是虢国被灭时。”

冬十二月丙子朔①，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②。师还，馆于虞③，遂袭虞，灭之④，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⑤。而修虞祀⑥，且归其职贡于王⑦。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⑧。

【注释】

①丙子朔：按夏历为十月初一。

②丑：虢公名。

③馆：驻扎。

④遂袭虞，灭之：《韩非子·十过篇》云："荀息牵马操璧而报献公。献公说曰：'璧则犹是也，虽然，马齿亦益长矣。'"

⑤以媵秦穆姬：指晋献公嫁女儿给秦穆公，把井伯等人作为陪嫁。媵，陪嫁的男女，此作动词。

⑥虞祀：指晋代为祭祀虞国境内的山川之神。

⑦职贡：赋税。

⑧易：指晋国取虞容易。

【译文】

冬十二月初一，晋国灭掉了虢国，虢公丑逃亡到京师。晋国军队回国的时候，驻扎在虞国，于是偷袭虞国，灭了它，逮捕了虞公和大夫井伯，把井伯作为秦穆姬的陪嫁。晋国不废虞国的祭祀，而且把虞国的赋税归于周王。所以《春秋》记载"晋人执虞公"，是怪罪虞国，并且表明晋国取虞很容易。

六年

【经】

6.1　六年春王正月①。

6.2 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②]。

6.3 秋，楚人围许[③]，诸侯遂救许。

6.4 冬，公至自伐郑。

【注释】

①六年：鲁僖公六年当周惠王二十三年，前654。

②新城：即《传》文中的新密，在今河南新密东南。以其为新筑之城，故称。

③楚人：指楚成王。

【译文】

鲁僖公六年春周历正月。

夏，鲁僖公会合齐桓公、宋襄公、陈宣公、卫文公、曹昭公攻打郑国，包围新城。

秋，楚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许国。

冬，鲁僖公伐郑回国。

【传】

6.1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①]。夷吾不能守，盟而行[②]。将奔狄，郤芮曰[③]："后出同走，罪也[④]。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⑤]。"乃之梁。

【注释】

①贾华：晋国大夫。伐屈：骊姬之乱，夷吾逃奔到屈，因此伐屈。

②盟：与屈人立盟约，要求不背叛自己。

③郤芮（xī ruì）：也叫冀芮，晋国大夫。

④后出同走，罪也：重耳已奔狄，夷吾也奔狄，好像证实了骊姬的

诬辞。

⑤幸：亲近。

【译文】

六年春，晋献公派贾华攻打屈地。夷吾守不住了，与屈人订立盟约后出逃。准备逃亡到狄国，郤芮说："后出逃的和先出逃的一同逃奔狄，是有罪的。不如去梁国。梁国靠近秦又与它亲近。"于是夷吾逃到梁国。

6.2　夏，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①。

【注释】

①不时城：郑文公从首止逃回，为防备诸侯讨伐，在农忙时节急忙筑城。

【译文】

夏，诸侯攻打郑国，因为在首止之盟时他先跑回去的缘故。包围新密，即郑国在农忙时节急忙所筑之城。

6.3　秋，楚子围许以救郑①，诸侯救许，乃还②。

【注释】

①楚子围许以救郑：上年《传》中周王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故楚救之。

②乃还：郑国解围，楚王目的达到，撤兵。

【译文】

秋，楚人围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诸侯去救援许国，楚人于是回国。

6.4 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①]。许男面缚[②]，衔璧[③]，大夫衰绖[④]，士舆榇[⑤]。楚子问诸逢伯[⑥]，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⑦]。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⑧]。焚其榇，礼而命之[⑨]，使复其所[⑩]。"楚子从之。

【注释】

①武城：在今河南南阳北。

②面缚：双手反绑于背而面向前。面，通"偭"，背。

③衔璧：古人死后口中含玉，这里表示不准备生还。

④衰绖（dié）：丧服，用粗麻布制成。

⑤舆榇（chèn）：抬着棺材。榇，棺材。

⑥逢伯：楚大夫。

⑦微子启：商纣的庶兄，周代宋国的始祖。武王克商后，微子曾面缚向周乞降。

⑧祓（fú）：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祭礼。

⑨礼：指给予礼遇。

⑩复其所：恢复微子之国。

【译文】

冬，蔡穆侯陪许僖公在武城面见楚成王。许僖公双手反绑，口中含着玉，大夫穿着丧服，士抬着棺材。楚王询问逢伯，逢伯回答说："从前周武王攻克了商朝，微子启也是这样。武王亲自松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玉璧而为他举行祓礼。烧了他的棺材，依礼而任命他，恢复他的封国。"楚王听从了逢伯的意见。

七年

【经】

7.1 七年春[1],齐人伐郑。

7.2 夏,小邾子来朝[2]。

7.3 郑杀其大夫申侯。

7.4 秋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甯母[3]。

7.5 曹伯班卒[4]。

7.6 公子友如齐。

7.7 冬,葬曹昭公。

【注释】

①七年:鲁僖公七年当周惠王二十四年,前653。

②小邾子:即庄公五年《经》中的"郳犁来"。

③甯母:鲁地,在今山东鱼台。

④曹伯班:曹昭公,名班。

【译文】

鲁僖公七年春,齐国人攻打郑国。

夏,小邾子来鲁国朝觐。

郑国杀了他的大夫申侯。

秋七月,鲁僖公和齐桓公、宋襄公、陈国太子款、郑国太子华在甯母会盟。

曹伯班死。

公子友到齐国修好。

冬,安葬曹昭公。

【传】

7.1 七年春，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①]："谚有之曰：'心则不竞[②]，何惮于病[③]。'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④]。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⑤]。"公曰："吾知其所由来矣[⑥]。姑少待我。"对曰："朝不及夕[⑦]，何以待君？"

【注释】

①孔叔：郑大夫。

②则：如果。竞：强。

③病：屈辱。

④毙：指国家败亡。

⑤下齐：向齐屈服。

⑥知其所由来：知道齐人来的目的。

⑦朝不及夕：指郑国之危朝不保夕。

【译文】

鲁僖公七年春，齐国人攻打郑国。孔叔对郑文公说："有谚语这样说：'心里如果不强，为什么怕屈辱？'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会灭亡。国家危险了，还是向齐国屈服以挽救郑国吧。"郑文公说："我知道齐人来的目的，姑且稍等一下吧。"孔叔说："郑国朝不保夕了，还怎么等待国君您呢？"

7.2 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①]，且用陈辕涛涂之谮也[②]。

【注释】

①说：同"悦"，取悦，讨好。

②陈辕涛涂之谮：僖公五年，辕涛涂为报复而谮申侯欲据虎牢而

叛，申侯由是得罪于郑文公。

【译文】

夏，郑国杀了申侯以讨好齐国，且因为辕涛涂的诬陷。

初，申侯，申出也[1]，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2]，与之璧，使行[3]，曰："唯我知女[4]，女专利而不厌[5]，予取予求[6]，不女疵瑕也[7]。后之人将求多于女[8]，女必不免[9]。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10]。"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11]。子文闻其死也[12]，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注释】

①申出：申国女子所生。所谓某出，即某国女子所生。

②文王将死：楚文王死于鲁庄公十九年。

③使行：让他离开楚国。

④女：通"汝"，你。

⑤专利：垄断财货。

⑥予取予求：即取于我，求于我。

⑦不女疵瑕：不以女为疵瑕，不怪罪你。疵瑕，缺点或过失。

⑧后之人：指继位的楚君。求多于女：向你大量求取财物。

⑨不免：不免于刑罚。

⑩将不女容：将不会收留你。

⑪有宠于厉公：申侯逃奔到郑国，时郑厉公在位。

⑫子文：即斗穀於菟。

【译文】

当初，申侯，为申国女子所生，受宠于楚文王。楚文王临死的时候，

给了申侯一块玉璧，让他离开楚国，说："只有我了解你。你垄断财货而且不知满足，你可以从我这里取，从我这里求，我也不怪罪你。后继的人向你大量索取财物，你必然不免于获罪。我死后，你速离开楚国。不要去小国那里，小国不会收留你。"楚文王下葬后，申侯逃奔郑国，又受宠于郑厉公。子文听到他的死讯，说："古人的话说：'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国君了。'此话不可改变啊。"

7.3 秋，盟于甯母，谋郑故也。

【译文】

秋，在甯母会盟，商量攻打郑国之事。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①，怀远以德②。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③，诸侯官受方物④。

【注释】

①招携：招抚离心之国。携，离，离心。

②怀远：使疏远之国归附。怀，思念，怀归，归附。

③修礼：此指按礼节对待。

④诸侯官受方物：齐国派有关官员接受诸侯贡献的土产献给天子。方物，本地产物，土产。

【译文】

管仲对齐桓公说："臣下听说：以礼招抚有二心的国家，以德来安抚疏远的国家。不违背礼和德，无人不归附。"齐桓公依礼对待诸侯，派有关官员接受诸侯贡献的土产献给天子。

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①，言于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②，实违君命③。君若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④，君亦无所不利焉。"齐侯将许之。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⑤，而以奸终之⑥，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⑦，守命共时之谓信⑧。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⑨，从之，不亦可乎？"对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⑩，辞⑪，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⑫，岂敢不惧？若揔其罪人以临之⑬，郑有辞矣⑭，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⑮，会而列奸⑯，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⑰，君盟替矣⑱。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⑲，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⑳，未可间也。"齐侯辞焉。子华由是得罪于郑㉑。

【注释】

①听命于会：在盟会上接受命令。

②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都是郑国大夫。

③实违君命：意指僖公五年逃首止之盟是三族的主意。这是太子华想谗害三族，故如此说。

④为内臣：指郑国侍奉齐国，如国内臣民。

⑤属：会合。

⑥奸：邪恶。

⑦子父不奸：不违抗父命。奸，违反。

⑧守命共时：犹言见机行事以完成君命。守命，承命。共时，完成使命。共，通"恭"。

⑨衅：空隙。杜预《春秋左传注》："子华犯父命，是其衅隙。"

⑩训：以礼教训它。

⑪辞：指郑国不接受。

⑫覆亡：救亡。

⑬摠(zǒng)：同“总”，率领。罪人：指违犯父命的太子华。临：征伐。

⑭有辞：有说辞，有理。

⑮崇德：尊崇德行。

⑯会：会合诸侯。列奸：使奸人列于君位。列，位，多指君位。奸，奸人，指太子华。

⑰记奸之位：记载奸人列于君位。

⑱替：废弃。

⑲求介：求助。介，借助。

⑳叔詹、堵叔、师叔：三人皆郑国贤臣。

㉑得罪于郑：僖公十六年，郑文公杀太子华。

【译文】

郑文公派太子华在盟会上接受命令，太子华对齐桓公说：“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在是违背了您的命令。如果除掉他们以言和，我们郑国将如国内臣民那要侍奉齐国，这对于您也没什么不利。”齐桓公准备答应他。管仲说：“国君您以礼义和信用来会合诸侯，而以邪恶来结束它，恐怕不可以吧？儿子不违抗父命叫礼，见机行事完成使命叫信。违背这两项，没有比这更大的邪恶了。”齐桓公说：“诸侯讨伐郑国，还没有胜利。现在如果有机可乘，利用它，不是也很好吗？”管仲回答说：“国君您如果以德安抚它，再以理教训它，郑国仍不接受，就率领诸侯讨伐它。郑国救亡都来不及，哪里敢不怕？如果率领罪人来征讨，郑国就有理了，还怕什么？再说，会合诸侯应尊崇德行，会合诸侯却使奸人列于国君之位，将如何昭示后代？诸侯会盟，他们的德行、刑罚、礼仪、道义，没有哪国不记载的。如果记载了奸人之位，那盟约就等于废了。事情做了却不记载，不是崇高的道德。国君您一定不要答应！郑国一定会

接受盟约的。太子华既然是太子，却求助于大国来削弱自己的国家，必定不免于祸患。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臣执政，不会受到离间。"齐桓公于是辞谢了太子华的请求。子华因此得罪于郑国。

7.4 冬，郑伯使请盟于齐。

【译文】

冬，郑文公派使者来齐国请求订立盟约。

7.5 闰月①，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②，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③。

【注释】

①闰月：指闰十二月。

②襄王：即周王太子郑，周襄王。恶：怕，担心。大叔带之难：太子郑怕王子带争位。大叔带，即王子带，襄王弟弟。

③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僖公五年齐桓公为首止之会，即为定襄王之位，故此时他告难于齐。此节本与八年春洮之盟为一体，后人割裂分为两段。

【译文】

闰月，周惠王死了。襄王担心王子带争位，害怕不能立为天子，因此秘不发丧，而先向齐国报告灾难。

八年

【经】

8.1 八年春王正月①，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

伯、陈世子款盟于洮[2]。郑伯乞盟[3]。

8.2 夏,狄伐晋。

8.3 秋七月,禘于大庙[4],用致夫人[5]。

8.4 冬十有二月丁未[6],天王崩[7]。

【注释】

①八年:鲁僖公八年当周襄王元年,前652。

②王人:周王室的使者。洮(táo):地名,北边属鲁、南边属曹,在今山东鄄城西南。

③乞盟:郑伯初未参加会盟,后才请求加入。

④禘(dì):天子诸侯的庙祭。此指三年终丧后的大祭。大庙:即太庙,鲁国始祖周公之庙。

⑤用:因。致:指把夫人的神主送于太庙而列于昭穆之位。夫人:指哀姜。

⑥丁未:十八日。

⑦天王:指周惠王。周惠王本上年闰十二月死,以今年十二月十八日告。

【译文】

鲁僖公八年春周历正月,鲁僖公和周王室使者、齐桓公、宋桓公、卫文公、许僖公、曹共公、陈国世子款在洮地结盟。郑文公请求加盟。

夏,狄人攻打晋国。

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因为要把夫人的牌位送入太庙。

冬十二月十八日,周惠王死。

【传】

8.1 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1]。郑伯乞盟,请服也。襄

王定位而后发丧[2]。

【注释】

①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此句应连接上年《传》“惠王崩”一事。

②襄王定位而后发丧：洮之盟，拥立太子郑为周王，是为周襄王。襄王定位后才公布惠王死讯。

【译文】

鲁僖公八年春，诸侯在洮会盟，商量如何安定王室。郑文公请求参加盟会，表示归服。襄王即位后才公布惠王死讯，举行丧礼。

8.2 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1]，以败狄于采桑[2]。梁由靡曰：“狄无耻[3]，从之必大克。”里克曰：“惧之而已，无速众狄[4]。”虢射曰：“期年[5]，狄必至，示之弱矣[6]。”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复期月[7]。

【注释】

①梁由靡御，虢射为右：梁由靡、虢射，皆晋大夫。

②采桑：地名，在今山西乡宁西。

③无耻：不以逃走为耻。

④速：招致。

⑤期(jī)年：一年。

⑥示之弱：显示晋军的懦弱。据下文“报采桑之役也”，此句以上是补叙去年之事。

⑦复：应验。期月：即期年。

【译文】

晋国的里克率领军队，梁由靡驾战车，虢射为车右，在采桑打败了

狄人。梁由靡说："狄人无羞耻之心，追击他们，必定大胜。"里克说："吓吓他们而已，不要招致其他的狄人来。"虢射说："一年之后狄人必来报复，因为我们显示我军懦弱。"夏，狄人进攻晋国，报复采桑之战，应验了一年后来报复的预言。

8.3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1]，不殡于庙[2]，不赴于同[3]，不祔于姑[4]，则弗致也。

【注释】

①不薨于寝：哀姜参与庆父之乱，被齐人杀于夷，见鲁闵公二年和僖公元年《传》。寝，正寝，指夫人的卧室。

②殡于庙：周代礼制，人死入棺，要停棺于祖庙。殡，停棺待葬。

③赴：讣告。同：同盟之国。

④祔(fù)：后死者附祭于先祖的活动。

【译文】

秋，禘祭后把哀姜的神主送进太庙，不符合礼制。凡是夫人，不死在自己的卧室里，不在祖庙停棺，不讣告同盟国，不附祭于祖姑，就不能把神主送进太庙。

8.4 冬，王人来告丧[1]，难故也[2]，是以缓。

【注释】

①王人：周王室的使者。

②难故：因王室有难。

【译文】

冬，周王室的人来报告周惠王之丧，因王室有难，所以迟报告了。

8.5 宋公疾[①]，大子兹父固请曰[②]："目夷长且仁[③]，君其立之。"公命子鱼[④]，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⑤]。"遂走而退[⑥]。

【注释】

①宋公：宋桓公。

②兹父：即后来的宋襄公。

③目夷：兹父庶兄，字子鱼。

④命子鱼：命令立子鱼。

⑤不顺：指舍嫡立庶。

⑥遂走而退：本当与下年"春，宋桓公卒"云云为一体，后人割裂为两段。

【译文】

宋桓公生病，太子兹父再三地请求说："目夷年长而又仁厚，您还是立他为国君吧。"桓公下令立子鱼为国君，子鱼辞让说："能以国家相让的人，还有比这更仁厚的吗？臣下不如他啊，再说也不符合礼制。"于是跑着退出去。

九年

【经】

9.1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①]，宋公御说卒[②]。

9.2 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③]。

9.3 秋七月乙酉[④]，伯姬卒[⑤]。

9.4 九月戊辰[⑥]，诸侯盟于葵丘。

9.5 甲子[⑦]，晋侯佹诸卒[⑧]。

9.6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9]。

【注释】

①九年：鲁僖公九年当周襄王二年，前651。丁丑：十九日。

②御说(yuè)：宋桓公。

③宰周公：宰孔，周王太宰，食邑在周，所以叫宰周公。宋子：宋襄公，因宋桓公未葬，所以称“子”。葵丘：在今河南兰考东。

④乙酉：二十九日。

⑤伯姬卒：按《公羊传》、《穀梁传》的说法，伯姬订婚但未出嫁，死时就以成人之礼之丧，所以《经》文记作“伯姬卒”。

⑥戊辰：十三日。

⑦甲子：依夏历在九月，按周历为十一月十日。

⑧晋侯佹(guǐ)诸：晋献公。

⑨杀其君之子奚齐：奚齐，晋公子，骊姬所生。奚齐未正式即位，所以称“其君之子”，称“杀”不称“弑”。

【译文】

鲁僖公九年春周历三月十九日，宋桓公死。

夏，鲁僖公和宰周公、齐桓公、宋襄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在葵丘会见。

秋七月二十九日，伯姬死。

九月十三日，诸侯在葵丘会盟。

十一月初十，晋献公死。

冬，晋大夫里克杀死国君之子奚齐。

【传】

9.1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1]，故曰子。凡

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2]。

【注释】

①会诸侯：指参加葵丘之会。

②公侯曰子：《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不论已葬未葬，当年称子，逾年称爵。公侯，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译文】

鲁僖公九年春，宋桓公死。还没有下葬宋襄公就会见诸侯，所以《春秋》称他为“子”。凡在丧期，天子称为“小童”，公侯称“子”。

9.2 夏，会于葵丘，寻盟[1]，且修好[2]，礼也。

【注释】

①寻盟：重温过去的盟约，以巩固过去的盟约。

②修好：继续友好关系。

【译文】

夏，诸侯在葵丘会见，重温原先的盟约，且继续原来的友好关系，这是合乎礼的。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1]，曰：“天子有事于文武[2]，使孔赐伯舅胙[3]。”齐侯将下拜[4]。孔曰：“且有后命[5]。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6]，加劳[7]，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8]，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9]，无下拜？恐陨越于下[10]，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11]。

【注释】

①王使宰孔赐齐侯胙：致胙于齐桓公，乃因其强大，足以令诸侯。王，指周襄王。胙，祭肉。

②天子有事于文武：即周王祭祀祖庙。有事，指祭祀之事。文武，周文王、周武王。

③伯舅：天子对同姓诸侯称伯父或叔父，对异性诸侯称为伯舅。

④下拜：下阶行再拜稽首礼。此为当时臣对君之礼。

⑤有后命：指天子还有命令。

⑥耋(dié)老：指年纪大。耋，年七十叫耋。

⑦加劳：加上功劳。

⑧违：离。颜：颜面。咫尺：极言其近。咫，八尺为咫。

⑨小白：齐桓公名。

⑩陨越：颠坠。

⑪下，拜；登，受：先降于两阶之间，再拜稽首，然后升堂，又再拜稽首，然后受赐。下，下到两阶之间。登，登堂。

【译文】

周襄王派宰孔给齐桓公赠送祭肉，说："天子祭祀文王、武王，派宰孔把祭肉赐给伯舅。"齐桓公将下阶行跪拜礼接受，宰孔说："天子还有命令。天子派宰孔时说：'因为伯舅年纪大，加上有功劳，加赐一等，不要下阶拜赐。'"齐桓公回答说："天子的威严不离开脸面咫尺之遥，小白我哪敢贪天子之命而不下拜？不下拜只怕会跌倒在阶下，给天子带来羞耻。哪敢不下阶拜赐？"齐桓公下台阶，跪拜；再登堂，接受祭肉。

9.3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①。"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②。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③，故北伐山戎④，南伐楚⑤，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⑦。君务靖乱⑧，无勤于

行[9]。"晋侯乃还。

【注释】

①言归于好:言。语助词。按,关于葵丘之盟的誓词,《孟子·告子下》云:"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穀梁传》云:"葵丘之盟,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②无会:不参加盟会。此会晋献公迟到,宰孔在回去的路上遇见晋献公。

③勤远略:指忙于远征。略,征伐。

④北伐山戎:伐山戎在鲁庄公三十一年。

⑤南伐楚:伐楚在鲁僖公四年。

⑥东略:伐东方诸侯。

⑦其在乱乎:指西方有乱,齐国借口伐西方。

⑧靖乱:平定内乱。晋国太子申生已死,奚齐立为太子,国人不服,内乱将要萌发。

⑨无勤于行:行,指去参加盟会。关于葵丘之会,《史记·齐太公世家》云:"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第无行!'从之。"《公羊传》亦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

【译文】

秋,齐桓公在葵丘盟会诸侯,说:"凡是我们一同结盟的国家,结盟之后,大家归于友好。"宰孔先回去,遇见晋献公,说:"可以不参加盟会。

齐桓公不致力于修养德行而忙于远征，所以北边攻打山戎，南边攻打楚国，西边就在葵丘举行盟会。是否伐东方诸侯还未可知，西边则不可能。恐怕晋国将要有内乱了。您应该先安定内乱，不要忙于参加盟会。”晋献公于是也回去了。

9.4 九月，晋献公卒，里克、丕郑欲纳文公[①]，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②]。

【注释】

①丕郑：晋国大夫。文公：即晋文公重耳。

②三公子之徒：申生、重耳、夷吾的党羽。

【译文】

九月，晋献公死。里克、丕郑准备接纳重耳回国，所以率三位公子的党羽作乱。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①]。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②]，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③]，加之以忠贞。其济[④]，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⑤]，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⑥]，耦俱无猜[⑦]，贞也。”及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⑧]，秦、晋辅之[⑨]，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⑩]：“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⑪]。能欲复言而爱身乎[⑫]？虽无益也，将焉辟之[⑬]？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⑭]？”

【注释】

①傅：辅佐。

②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意谓将此弱小孤儿托付给你。藐，小，弱，指奚齐。孤，无父叫孤。辱在，当时习语。

③竭其股肱(gōng)之力：竭尽全力。股肱，大腿和手臂。

④济：成功。

⑤公家之利：指有利于公室。

⑥往：指死者。居：指新君。

⑦耦：指死者新君双方。猜：猜疑。

⑧三怨：指三公子之徒。

⑨晋：指三怨之外的晋人。暗指反对者甚众。

⑩荀叔：即荀息。

⑪贰：二心。

⑫复言：实现诺言。爱身：爱惜已身，指贪生怕死。

⑬辟：躲避。

⑭能谓人已乎：其意亦不阻止里克之效忠于重耳等人。已，止。

【译文】

当初，晋献公让荀息辅佐奚齐。献公生病，召见荀息，说："把这个弱小的孤儿托付给你，你将怎么办？"荀息叩头回答说："臣下将竭尽全力，并加上忠贞。如果成功，那是国君在天之灵；不成功，我将一死谢罪。"献公问："什么是忠贞？"回答说："公家的利益，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这是忠；送走死去的侍奉新即位的，两边都不会猜疑，这是贞。"等到里克将要杀掉奚齐时，事先告诉荀息说："三方的怨恨将要发作，秦国、晋国的人都支持他，你将怎么办？"荀息说："我将为之死。"里克说："死无益啊！"荀息说："我和先君有言在先，不可以有二心。哪能想要实践诺言又贪生怕死呢？即使无益，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再说人们要行善，哪个不像我一样？我不能有二心，哪能叫别人不要这样做？"

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1]。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2]。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3]。"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4]，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5]。'荀息有焉。"

【注释】

①次：居丧的茅屋。

②未葬：献公未下葬。

③卓子：献公之子，骊姬之娣所生。参见僖公四年《传》。

④朝：朝廷。

⑤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diàn)，不可为也：引《诗》见《诗经·大雅·抑》。圭，玉。玷，玉上的瑕疵。

【译文】

冬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春秋》记载说："杀其君之子。"是因为献公还未下葬。荀息准备为之死，有人说："不如立卓子辅佐他。"荀息立了卓子并安葬了晋献公。十一月，里克在朝廷上杀了公子卓。荀息为此自杀。君子说："《诗》所说的'白玉上的瑕疵，还可以磨掉；言语有了斑点，就无法改变了。'荀息就是如此啊！"

9.5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1]，讨晋乱也。令不及鲁[2]，故不书。

【注释】

①高梁：晋地，在今山西临汾东北。

②令不及鲁：命令没有发到鲁国。

【译文】

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攻打晋国，到高梁就回国了，此次是为了讨伐晋国之乱。命令没有发到鲁国，所以《春秋》没有记载。

9.6 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1]，曰："人实有国[2]，我何爱焉[3]？人而能民[4]，土于何有[5]。"从之。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秦伯谓郤芮曰[6]："公子谁恃[7]？"对曰："臣闻亡人无党[8]，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9]，能斗不过[10]，长亦不改，不识其他[11]。"公谓公孙枝曰[12]："夷吾其定乎[13]？"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14]。《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5]。'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16]。'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17]。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18]。"

【注释】

①郤芮：晋大夫。夷吾：即晋惠公。重赂秦：指送重礼给秦，此实为割地，以助其回国。

②人实有国：别人占有了国家。

③爱：爱惜，舍不得。

④能民：得民。

⑤土于何有：土地不足惜。

⑥秦伯：秦穆公。

⑦谁恃：依靠谁。

⑧亡人：指夷吾也逃亡在外。无党：没有党羽。

⑨弱不好弄：指幼小时不好侮弄人。

⑩能斗不过：能与人争斗，但不过分。

⑪不识其他：以上郤芮的答言，意谓夷吾在晋国无党无仇，无恩无怨，不会有人反对他。

⑫公孙枝：字子桑，秦大夫。

⑬其定乎：能否定国。

⑭则：准则，法则。

⑮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引《诗》见《诗经·大雅·皇矣》。意为好像不知不识，却顺着上帝的法则。

⑯不僭(jiàn)不贼，鲜不为则：引《诗》见《诗经·大雅·抑》。僭，假，不信。贼，伤害。

⑰不忌：不猜忌。不克：不好胜。

⑱吾利：秦国之利。

【译文】

晋国大夫郤芮让夷吾给秦国送重礼以请求回国，说："人家占有了国家，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回国而得到百姓，土地何足惜？"夷吾听从了郤芮的话。齐国的隰朋率领军队和秦军会合护送晋惠公回国。秦穆公问郤芮："公子依靠谁？"郤芮回答说："臣下听说逃亡之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则必有仇人。夷吾自小不好侮弄人，能与人争斗，但不过分。长大了也是这样，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秦穆公对公孙枝说："夷吾能安定国家吗？"公孙枝说："臣下听说：只有合符准则才能安定国家。《诗》里说：'不知不识，却顺应上帝的法则。'文王治国，就是如此。又说：'不造假，不害人，少有不成为楷模的。'无爱好，无厌恶，就是说不猜忌也不好胜。现在他的话既猜忌又好胜，要回去定国，难啊！"秦穆公说："忌刻就多怨恨，又怎么能取胜？这正是对秦有利啊。"

9.7　宋襄公即位①，以公子目夷为仁②，使为左师以听政③，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④。

【注释】

①宋襄公：即太子兹父，见上年《传》。

②目夷：字子鱼，后以鱼为氏。

③左师：宋国六卿之一。

④世为左师：鲁文公七年，目夷之子公孙友继任左师。

【译文】

宋襄公即位，因为公子目夷仁厚，让他担任左师以主持政事，于是宋国大治。所以鱼氏世代做左师的官。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正月[①]，公如齐。

10.2　狄灭温[②]，温子奔卫。

10.3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③]。

10.4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④]。

10.5　晋杀其大夫里克。

10.6　秋七月。

10.7　冬，大雨雪[⑤]。

【注释】

①十年：鲁僖公十年当周襄王三年，前650。

②温：周王畿内小国，在今河南温县。

③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杀卓子和荀息《传》在去年，而《经》书于今年，盖因《传》仍晋史用夏正，卓被杀于夏正之十一月。但此时各国历法俱不精确，鲁太史不知何据列于此年。此用“弑”，因卓子父死逾年为君。但其为君仅数日。

④北戎：山戎。

⑤雨(yù)：作动词，雨雪，下雪。

【译文】

鲁僖公十年春周历正月，鲁僖公前往齐国。

狄人灭了温，温国君逃奔到卫国。

晋国大夫里克杀了他的国君卓和大夫荀息。

夏，齐桓公和许僖公攻打北戎。

秋七月。

冬，下了场大雪。

【传】

10.1 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①。苏子叛王即狄②，又不能于狄③，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④。苏子奔卫。

【注释】

①苏子：即《经》之温子，温国本苏忿生之田，所以又称苏子。

②叛王即狄：鲁庄公十九年周室五大夫之乱，苏子叛王，先逃于卫，大概后来又逃到狄。

③不能：不和。

④故灭：狄虽灭温，但不能占有其地，温仍为周所有，二十五年赐予晋。

【译文】

鲁僖公十年春，狄人灭了温，原因是苏子无信用。苏子背叛周王投奔狄人，又与狄人不和，狄人讨伐他，周王不救他，所以被灭。苏子逃奔到卫。

10.2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1]。晋侯杀里克以说[2]。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3]。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4]，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于是丕郑聘于秦，且谢缓赂[5]，故不及。

【注释】

①周公忌父：周王卿士。王子党：周大夫。晋侯：晋惠公。

②说：数说里克之罪。

③微子：如果没有你。微，无。

④二君：奚齐、公子卓。一大夫：荀息。

⑤谢缓赂：为推迟割地而致歉。

【译文】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合齐国的隰朋立了晋惠公。晋惠公要杀里克并数说他的罪状。要杀里克之前，惠公派人对他说："如果没有你，我没有今天。尽管如此，你杀了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做你的国君，不是也很难吗？"里克回答说："没有被废的人，哪有你的兴起呢？要加给我罪名，还怕没有借口吗？臣下领命了。"里克拔剑自杀。此时丕郑正聘问于秦，是为了推迟割地而去秦国致歉，所以躲过了这场祸患。

10.3　晋侯改葬共大子[1]。秋，狐突适下国[2]，遇大子[3]。大子使登[4]，仆[5]，而告之曰："夷吾无礼[6]，余得请于帝矣[7]。将以晋畀秦[8]，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9]。'君祀无乃殄乎[10]？且民何罪？失刑乏祀[11]，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12]。"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13]："帝许我罚有

罪矣[14],敝于韩[15]。"

【注释】

①改葬共大子:即太子申生。共,通"恭"。申生自杀后,因国内乱,草草安葬,现重新安葬。

②下国:犹言陪都,曲沃新城。

③大子:太子,指申生,此指申生鬼魂。

④登:登上车。

⑤仆:驾车。狐突原本就是申生之御也。

⑥夷吾无礼:疑指惠公烝于申生夫人贾君。

⑦得请于帝:请求天帝并得到同意。

⑧畀(bì):给予。

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上句就神言之,非其族之祀,神不受;下句就人言之,非其类之鬼,人不祭。歆,《说文》:"歆,神食气也。"享神的食物,鬼神实不能食,以为神但嗅其气而已,故曰歆。非类,指异族人。非族,即非类。

⑩殄(tiǎn):灭绝。

⑪失刑:处罚不当。晋民无罪而亡其国,则太子之请失其刑。

⑫巫者而见(xiàn)我:指自己将附在巫者身上来传话。见我,指巫者现其身说话。

⑬告之:巫者告诉狐突。

⑭有罪:有罪之人,指夷吾。

⑮敝:失败。韩:韩原。

【译文】

晋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狐突到新城曲沃去,遇见太子。太子让他登上车,让他驾车。并告诉他说:"夷吾无礼,我请求天帝并得到同意,将把晋国送给秦国,秦国将会祭祀我。"狐突回答说:"臣下听说:'神

不享用异族人的祭祀，百姓也不祭祀不同族的鬼神。'您的祭祀恐怕要灭绝的。再说百姓有什么罪？刑罚不当，断绝祭祀，您要考虑考虑啊！"申生说："好的。我将重新请求天帝。七日之后，新城的西边，将有一个巫人传达我的话。"狐突答应了，申生就不见了。到了时候，狐突前去，巫人告诉他："天帝允许我惩罚有罪之人，他将在韩原大败。"

丕郑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①，若重问以召之②，臣出晋君③，君纳重耳，蔑不济矣④。"

【注释】

①吕甥：又叫瑕甥、瑕吕饴甥、阴饴甥。盖吕、瑕、阴皆其采邑，饴为其名；为晋侯之外甥，故配名而称之甥。郤称：晋大夫。冀芮：即郤芮。不从：指不给秦贿赂。

②重问：重礼。古人问好必有礼品。

③出晋君：赶走晋惠公。

④蔑：无。

【译文】

丕郑去秦国的时候，对秦穆公说："吕甥、郤称、冀芮确实不同意贿赂秦国土地，如果用重礼慰问并把他们召来，臣下赶走晋惠公，国君您再送重耳回国，事情没有不成功的。"

冬，秦伯使泠至报问①，且召三子②。郤芮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③：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党也。丕豹奔秦④，言于秦伯曰："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⑤，民弗与也⑥，伐之必出。"公曰："失众⑦，焉能杀？违祸⑧，谁能出君？"

【注释】

①泠(líng)至：秦国大夫。报问：回拜丕郑的聘问。

②三子：即吕甥等三人。

③七舆大夫：晋国下军的将官，即下面的七人。

④丕豹：丕郑的儿子。

⑤大主：指秦国。小怨：指里克、丕郑一党。

⑥弗与：不会拥护。

⑦失众：失去众人支持。

⑧违祸：避祸逃亡。

【译文】

冬，秦穆公派泠至回拜丕郑的聘问，并且把吕甥等三人召来。郤芮说："礼物厚重而且说话甜美，这是诱骗我啊。"于是杀了丕郑、祁举和七个军中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都是里克、丕郑的同党。丕豹逃奔到秦国，对秦穆公说："晋君背叛大的主子而忌恨小的怨仇，百姓是不会拥护他的。如果攻打晋国，百姓必定会赶走晋君。"秦穆公说："失去众人的支持，哪里还能杀大臣呢？大臣都避祸逃亡了，还有谁能赶走国君？"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①]。晋杀其大夫丕郑父[②]。

11.2 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③]。

11.3 秋八月，大雩[④]。

11.4 冬，楚人伐黄[⑤]。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僖公十一年当周襄王四年，前649。

②丕郑父：即丕郑。杀丕郑是去年，此处用的是周历。

③姜氏：声姜，鲁僖公夫人，齐桓公之女。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北。

④雩（yú）：求雨之祭。

⑤黄：在今河南潢川西北。

【译文】

鲁僖公十一年春，晋国杀了它的大夫丕郑。

夏，鲁僖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和齐桓公相会。

秋八月，举行大规模的求雨之祭。

冬，楚国人攻打黄。

【传】

11.1 十一年春，晋侯使以丕郑之乱来告[①]。

【注释】

①十一年春，晋侯使以丕郑之乱来告：今年晋国才派人来鲁国报告杀丕郑，因此《经》文记在今年春。

【译文】

鲁僖公十一年春，晋惠公派使者来报告丕郑之乱。

11.2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①]。受玉惰[②]。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③]，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④]？礼，国之干也[⑤]；敬，礼之舆也[⑥]。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注释】

①召(shào)武公:周王卿士。内史过:周大夫,内史,官名,过,人名。赐命:新君即位,周天子给予册封,表示一种荣宠。

②受玉:接受赐玉。赐策命时必赐玉以为信。惰:懒洋洋的样子。《周语上》作“执玉卑,拜不稽首”,即其意。

③瑞:玉的通称。

④何继之有:即“有何继”。无继即无后。晋惠公之子怀公在鲁僖公二十四年被杀,未闻其有子,即有子,亦无位于晋。

⑤干:躯干。

⑥舆:载礼的车子,此用比喻。

【译文】

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来为晋惠公册封并赐予荣宠。晋惠公接受玉时懒洋洋的。内史过回去,告诉周天子说:“晋侯恐怕不会有后代继承禄位了。天子赐予荣宠,而他接受时无精打采,这是先自暴自弃啊,哪还会有继位的?礼仪,是国家的躯干;恭敬,是载礼的车子。不恭敬则礼仪不能施行,礼仪不施行则上下昏乱,又怎么能够长世不衰?”

11.3 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①,入王城②,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③。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④。

【注释】

①扬、拒、泉、皋:四处皆戎人城邑,都在今河南洛阳西南。伊、雒之戎:居于今伊河、洛河之间的戎人。

②王城:今在河南洛阳西北隅。

③王子带召之:王子带企图叛乱篡位,因此招来戎人并作为内应。王子带,周惠王之子,襄王叔父。

④平：讲和。

【译文】

夏，扬、拒、泉、皋、伊、雒等地的戎人一同攻打京城，进入到王城，烧了东门，这是王子带招来的。秦、晋攻打戎人以救周王。秋，晋惠公让戎人和周天子讲和。

11.4 黄人不归楚贡[①]。冬，楚人伐黄。

【注释】

①不归楚贡：不给楚国贡品。黄本是楚国盟国，后又亲齐，大概恃齐而不给楚国进贡。

【译文】

黄国人不给楚人进贡。冬，楚人攻打黄。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①]，日有食之[②]。

12.2 夏，楚人灭黄。

12.3 秋七月。

12.4 冬十有二月丁丑[③]，陈侯杵臼卒[④]。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僖公十二年当周襄王五年，前648。

②日有食之：日食。此为前648年4月6日之日全食。

③丁丑：十一日。

④陈侯杵臼：陈宣公，名杵臼。

【译文】

鲁僖公十二年春周历三月初一,日食。

夏,楚人灭了黄。

秋七月。

冬十二月十一日,陈宣公死。

【传】

12.1 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郛①,惧狄难也②。

【注释】

①卫楚丘之郛(fú):卫在鲁僖公二年迁到楚丘。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郛,郭,外城。

②惧狄难:防备狄人再次入侵。

【译文】

鲁僖公十二年春,诸侯一起为卫国的楚丘修筑外城,是惧怕狄人再次入侵。

12.2 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①,曰:“自郢及我九百里②,焉能害我?”夏,楚灭黄。

【注释】

①共:通“供”。职:贡。

②自郢及我九百里:郢,楚都,在湖北江陵。黄,在今河南潢川。以古代里数,相距约九百里。

【译文】

黄人依恃着诸侯都和齐国和睦,不再给楚国进贡,说:“从郢都到我

国有九百里远，楚人哪能危害我？”夏，楚人灭了黄国。

12.3 王以戎难故[①]，讨王子带。秋，王子带奔齐。

【注释】

①戎难：即上年王子带召戎人入侵京师。

【译文】

周王因为戎人攻打京师的缘故，讨伐王子带。秋，王子带逃亡齐国。

12.4 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①]。

【注释】

①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上年晋侯曾“平戎于王”，未成功，所以齐桓公又派管仲和隰朋去调解。管夷吾，管仲。

【译文】

冬，齐桓公派管仲去让戎人和周天子讲和，派隰朋去让戎人和晋人讲和。

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①]，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②]，若节春秋来承王命[③]，何以礼焉？陪臣敢辞[④]。”王曰：“舅氏[⑤]！余嘉乃勋[⑥]，应乃懿德[⑦]，谓督不忘[⑧]。往践乃职[⑨]，无逆朕命[⑩]。”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⑪]！让不忘其上[⑫]。《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⑬]。’”

【注释】

①贱有司:指低级的官员。管仲是下卿,齐桓公所任命。

②国、高:国氏、高氏是大族,世代为齐国上卿,是天子所任命。

③节:依时节。春秋来承王命:指春秋时节朝聘之礼。

④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⑤舅氏:舅父。齐国与周王异姓,所以称舅父。

⑥乃:你。

⑦应:接受。懿德:美德。

⑧督:通"笃",深厚。

⑨往践乃职:管仲虽位为下卿,然在齐执政,职高而位卑,此仍劝其受上卿之礼。践,履行。

⑩逆:违背。

⑪宜:应当。

⑫让:谦让。其上:指高、国二氏。

⑬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引诗见《诗经·大雅·旱麓》,意思是和乐平易的君子,神灵一定会保佑他。

【译文】

周王用上卿的礼仪设宴招待管仲,管仲辞让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官员。有天子任命的国氏、高氏在,如果按季节他们在春秋二季来接受天子之命,那将用什么礼节呢?下臣谨辞谢。"周天子说:"舅父!我赞美你的勋劳,接受你的美德,这是深厚而难以忘记的。来履行你的职责吧,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还是坚持接受下卿的礼节后回国。君子说:"管氏世世代代受到祭祀是应该的啊!谦让而不忘他的上卿。《诗》里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灵会保佑他的!'"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①],狄侵卫[②]。

13.2 夏四月,葬陈宣公。

13.3 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③]。

13.4 秋九月,大雩。

13.5 冬,公子友如齐。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僖公十三年当周襄王六年,前647。

②狄侵卫:依《传》文,狄侵卫在去年春。

③咸:卫地,在今河南濮阳东南。

【译文】

鲁僖公十三年春,狄人入侵卫国。

夏四月,葬陈宣公。

鲁僖公在咸地与齐桓公、宋襄公、陈穆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等会见。

秋九月,举行大型的求雨之祭。

冬,公子友到齐。

【传】

13.1 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①],且言王子带[②]。事毕,不与王言[③]。归,复命曰:"未可。王怒未怠[④],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⑤]。"

【注释】

①仲孙湫：齐大夫。

②言王子带：去年王子带逃到齐国，此时齐桓公想让仲孙湫替他求情，请周襄王召他回去。

③不与王言：不提王子带之事。

④未怠：未息，未缓和。

⑤不十年，王弗召也：僖公二十二年《传》云："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果于十年之后召之。

【译文】

鲁僖公十三年春，齐桓公派仲孙湫到周朝廷聘问，并要谈王子带之事。聘问事情结束，仲孙湫却不提王子带之事。回到齐国，他向齐桓公回复说："不可以提。天子怒气未消，恐怕要十年以后吧？不到十年，天子是不会召他回去的。"

13.2　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1]，且谋王室也[2]。

【注释】

①淮夷：指淮河南北一带的小民族。病杞：淮夷觊觎杞国，让杞国感到威胁。

②谋王室：商量如何安定王室。

【译文】

夏，诸侯在咸地会见，是因为淮夷使杞国感到威胁，并且为了商量如何安定周王室。

13.3　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齐仲孙湫致之[1]。

【注释】

①致：送。送戍周的军队。

【译文】

秋，为了防备戎人入侵的祸难，诸侯军戍守周城。齐国的仲孙湫率军前往。

13.4　冬，晋荐饥[①]，使乞籴于秦[②]。秦伯谓子桑[③]："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④]，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⑤]，携而讨焉，无众必败[⑥]。"谓百里[⑦]："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⑧]，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⑨]，命之曰泛舟之役[⑩]。

【注释】

①荐饥：连年歉收引起饥荒。

②乞籴（dí）：请求购买粮食。

③子桑：公孙枝。

④重（chóng）施：指既护送夷吾回国，又支援其粮食。

⑤携：离，离心。

⑥无众：没有众人支持。

⑦百里：即百里奚，秦大夫。

⑧代有：轮流发生。代，更替。

⑨雍：秦国都城，在今陕西凤翔南。绛：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东南。

⑩泛舟之役：用船运粮，所以叫"泛舟之役"。自雍及绛，大约是沿渭河而东，至华阴转黄河，又东入汾河转浍河。泛，浮。

【译文】

冬，晋国再次发生饥荒，派人到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秦穆公问子桑："给他吗？"子桑回答说："多次给予恩惠而后报答我们，国君还有什么祈求的呢？多次施恩而不报答，其百姓必然离心。离心之后再去讨伐它，失去众人支持，必败无疑。"问百里："给他吗？"百里奚回答说："天灾到处流行，各国都会有。救济灾荒，施援邻国，本是正道。实行正道，国家有福。"丕郑的儿子不豹正在秦国，请求乘此机会攻打晋国。秦穆公说："我们厌恶他的国君，他的百姓有什么罪呢？"秦国于是把粮食送到晋国去，运粮的船队从雍城到绛城接连不断，所以把它叫做"泛舟之役"。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1]，诸侯城缘陵[2]。

14.2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3]。使鄫子来朝。

14.3 秋八月辛卯[4]，沙鹿崩[5]。

14.4 狄侵郑。

14.5 冬，蔡侯肸卒[6]。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僖公十四年当周襄王七年，前646。

②缘陵：地名，在今山东昌乐东南。

③季姬：鄫子夫人，鲁僖公之女。鄫(zēng)：姒姓国，在今山东枣庄东。鲁襄公六年被莒国所灭。

④辛卯：初五。

⑤沙鹿：山名，在今河北大名东。

⑥蔡侯肸(xī):蔡穆侯。

【译文】

鲁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在缘陵筑城。

夏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见面。派鄫子到朝廷来聘问。

秋八月初五,沙鹿山崩塌。

狄人入侵郑国。

冬,蔡穆侯死。

【传】

14.1 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①]。不书其人,有阙也[②]。

【注释】

①迁杞:淮夷侵伐杞国,因此诸侯修筑缘陵城并把杞国迁过去。

②有阙:指《经》文文字有缺漏。

【译文】

鲁僖公十四年春,诸侯修筑缘陵城并把杞国迁过去。《春秋》不记载具体的人,是因为文字有缺漏。

14.2 鄫季姬来宁[①],公怒,止之[②],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

【注释】

①宁:归宁,回娘家。

②止之:留住她。

【译文】

鄫国的季姬来鲁国回娘家，鲁僖公发怒，留住季姬不让她回去，因为鄫子不来朝见。夏，在防地让他们相见，并使鄫子来朝见。

14.3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①]："期年将有大咎[②]，几亡国。"

【注释】

①卜偃：晋国史官。

②期(jī)年：一周年。大咎：大难。

【译文】

秋八月初五，沙鹿山崩塌。晋国的卜偃说："一年内晋国将有大难，几乎亡国。"

14.4 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①]："背施[②]，无亲；幸灾[③]，不仁；贪爱[④]，不祥；怒邻[⑤]，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⑥]："皮之不存，毛将安傅[⑦]？"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⑧]。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⑨]，而厚于寇[⑩]，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⑪]，况怨敌乎[⑫]？"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注释】

①庆郑：晋国大夫。

②背施：背弃施恩者。

③幸灾：幸灾乐祸。

④贪爱：贪图所爱惜的东西。

⑤邻：指秦国。

⑥虢射：晋大夫。

⑦皮之不存，毛将安傅：皮比喻曾许割给秦国的城池，毛比喻借给秦国粮食。意谓已背弃秦国的施恩而不与其城，结怨已深，如今虽给秦国粮食，犹毛之无皮，无所附着。傅，通“附”。

⑧毙：失败。

⑨无损于怨：意为即使给粮食，也不会减少秦国的怨恨。

⑩厚于寇：增加秦国力量。

⑪近：指国内人。

⑫怨敌：指秦国。

【译文】

冬，秦国闹饥荒，派人到晋国，希望购买粮食，晋国不同意。庆郑说：“背弃恩惠，就会失去亲人；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图所爱，就是不祥；激怒邻国，就是不义。四种德行都失去了，你凭什么守卫国家？”虢射说：“皮已经不存在了，毛还附着在哪里？”庆郑说：“丢弃信义，背弃邻国，有祸患时谁来支援你？无信用，祸患就会来；失去援助，必定失败。这是必然的结果啊。”虢射说：“就是给粮食，也不会减少秦国的怨恨，反而增加了它的力量，不如不给。”庆郑说：“背弃恩惠，幸灾乐祸，百姓也会抛弃你。国内百姓把你当仇敌，更何况怨恨你的敌人呢？”晋惠公不听。庆郑退出去时说：“国君对此一定会后悔的！”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①]，公如齐。

15.2　楚人伐徐[②]。

15.3　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3]，遂次于匡[4]。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5]。

15.4　夏五月，日有食之。

15.5　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6]。

15.6　八月，螽[7]。

15.7　九月，公至自会[8]。

15.8　季姬归于鄫。

15.9　己卯晦[9]，震夷伯之庙[10]。

15.10　冬，宋人伐曹。

15.11　楚人败徐于娄林[11]。

15.12　十有一月壬戌[12]，晋侯及秦伯战于韩[13]，获晋侯[14]。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僖公十五年当周襄王八年，前645。

②徐：徐国，在今安徽泗县西北。

③牡丘：在今山东聊城东北。

④次：驻扎。匡：宋地，在今河南睢县西。

⑤公孙敖：鲁国庆父的儿子孟穆伯。

⑥厉：国名，在今河南鹿邑东。

⑦螽(zhōng)：蝗灾。

⑧至自会：由牡丘会盟后回国。

⑨己卯：九月三十日。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⑩震：雷击。夷伯：鲁大夫展氏的祖父。

⑪娄林：在今安徽泗县东北。

⑫壬戌：十四日。

⑬韩：韩原，在今山西河津、万泉之间。

⑭获：生擒。

【译文】

鲁僖公十五年春周历正月，鲁僖公到齐国去。

楚人讨伐徐国。

三月，鲁僖公会见齐桓公、宋襄公、陈穆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并在牡丘结盟。诸侯军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和诸侯军一起救徐国。

夏五月，日食。

秋七月，齐国、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八月，发生蝗灾。

九月，僖公从牡丘会盟后回国。

季姬回到鄫国。

九月三十日晦日，雷击了夷伯之庙。

冬，宋国人攻打曹国。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十一月十四日，晋惠公和秦穆公在韩原交战，秦生擒了晋惠公。

【传】

15.1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①]。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②]，诸侯次于匡以待之[③]。

【注释】

①诸夏：中原诸国，这里指以齐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

②孟穆伯：即公孙敖。

③待之：等候孟穆伯。

【译文】

鲁僖公十五年春，楚人攻打徐国，因为徐国亲近中原诸国。三月，诸侯在牡丘会盟，重温葵丘的盟约，同时商量救援徐国。孟穆伯率军和诸侯军一起救徐，诸侯军驻扎在匡地以等待孟穆伯。

15.2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书朔与日[①]，官失之也[②]。

【注释】

①朔：初一。

②官失之：史官记日食月食，按例当注明日期与朔望，此是史官漏记。

【译文】

夏五月，日食。《春秋》不记朔日和日期，是史官漏记了。

15.3 秋，伐厉，以救徐也。

【译文】

秋，攻打厉国，是为了救援徐国。

15.4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①]，且曰："尽纳群公子[②]。"晋侯烝于贾君[③]，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④]，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⑤]，东尽虢略[⑥]，南及华山[⑦]，内及解梁城[⑧]，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注释】

①秦穆姬：秦穆公夫人，晋献公之女。贾君：太子申生的妃子。晋

惠公的嫂子。

②群公子：指因骊姬之乱逃亡在外的众公子。

③烝于贾君：指与贾君通奸。

④晋侯：晋惠公。中大夫：指晋国内执政大臣。如里克、丕郑等。

⑤河外：指河西与河南。黄河自龙门至华阴，自北而南，晋都于绛，故以河西与河南为外。

⑥虢略：虢国的边界。略，边界。

⑦华山：山名，在今陕西华阴境内。

⑧解梁城：今山西解、临晋、虞乡三县之地。

【译文】

晋惠公从秦国回晋国时，秦穆夫人曾将贾君托付给晋惠公，并且对他说："应该让公子们都回国。"晋惠公回国后，竟和贾君通奸，又不肯接纳众公子，因此秦穆夫人怨恨晋惠公。晋惠公答应给中大夫财礼，后来又背弃了诺言。答应将黄河以西以南的五座城割给秦国，东边到虢国的边界，南到华山，还包括河内的解梁城，后来也都反悔不给了。晋国闹饥荒，秦国送给他粮食；秦国闹饥荒，晋惠公却拒绝卖粮食给秦国。所以秦穆公发兵攻打晋国。

卜徒父筮之[①]，吉："涉河，侯车败[②]。"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③]，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④]。'夫狐《蛊》[⑤]，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⑥]，山也。岁云秋矣[⑦]，我落其实而取其材[⑧]，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注释】

①卜徒父：秦国卜官，名徒父。

②涉河，侯车败：这是筮辞。侯车，晋侯之车。

③《蛊》䷑：《周易》卦名。《巽》下《艮》上。

④千乘(shèng)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此三句是繇辞。千乘，一千辆兵车，作为大国诸侯的代称。三去，石韫玉《读左卮言》之说："三去即三驱，其词应于下文之'三败及韩'，盖晋人三败，则秦人三驱之矣。"雄狐，指晋侯。《蛊》外卦为《艮》，《九家易》，《艮》为狐，是其象为狐。主五爻，五为君位，则其象为雄狐。古人喜以雄狐喻君。

⑤狐《蛊》：《蛊》卦中的雄狐。

⑥《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下卦为贞，内卦，代表己方；上卦为悔，外卦，代表对方。《蛊》卦由《巽》下《艮》上构成，贞为《巽》为风，是秦的象征；悔为《艮》为山，是晋的象征。

⑦岁云秋矣：下文云"九月"，是夏正九月。"云"为语中助词，无义。

⑧我落其实而取其材：《巽》为风象秦，《艮》为山象晋，风经山上，故附会为落实取材之象。

【译文】

卜徒父占筮，得到吉卦，占词上说："渡过黄河，晋侯的车子将败。"秦穆公追问他，卜徒父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啊！连败他们三次，一定能抓住晋国的国君。占筮得到《蛊》卦，卦辞说：'千乘之国三次进军，三次进军之后，能逮住那只雄狐。'那只雄狐，指的就是他们的国君。《蛊》的内卦是风，外卦是山。时节已到了秋天，树上的果实都让风吹落了，山上的木材也可为我所用，所以一定能打胜仗。果实落地，木材也丧失了，此时不败，还等何时？"

三败及韩[1]，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2]。"卜右[3]，庆郑吉，弗使。步扬御戎[4]，家仆徒为右[5]。乘小驷[6]，郑人也[7]。庆郑曰：

"古者大事[8],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9]。唯所纳之[10],无不如志[11]。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12]。乱气狡愤[13],阴血周作,张脉偾兴[14],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

【注释】

①及韩:指晋军退到韩原。

②孙:通"逊",指出言无礼。

③卜右:占卜担任车右的人。

④步扬:晋国公族大夫。郤氏之后。御戎:驾驭兵车。

⑤家仆徒:晋大夫。

⑥小驷:马的名称,比较矮小。

⑦郑入:郑人进贡的。

⑧大事:此指战争。成公十三年《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⑨服习:熟悉,习惯。

⑩纳之:使之。

⑪志:意愿。

⑫易:相反。指马与人的意图相反。

⑬乱气狡愤:指马呼吸、喘气而发怒。

⑭脉:血管。偾(fèn)兴:紧张突起。

【译文】

晋国战败了三次,一直退到韩地。晋惠公对庆郑说:"敌人深入国境,怎么办?"庆郑说:"是您让敌人深入的,又能怎么办?"晋惠公说:"你这话太放肆了!"晋国占卜车右的人选,庆郑得吉卦,但晋惠公不用他。惠公让步扬驾驭战车,家仆徒为车右。用郑国所献的马拉车。庆郑说:"古代战争,必定要用本国产的马驾车。本国产的马熟悉水土,知人心意,听从教训,任凭怎样使用它,无不如意。现在用别国产的马来驾车

打仗，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将因恐惧而改变常态，必然违反人的意图。那时它因受刺激而紧张地呼吸，血液在全身急促奔流，血管膨胀，外似强壮而内里已气虚力竭，进退不能，旋转不便。那时国君一定要后悔的。”晋惠公不听。

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①，复曰②：“师少于我，斗士倍我③。”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④，入用其宠⑤，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⑥。”公曰：“一夫不可狃⑦，况国乎？”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⑧，君若不还⑨，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⑩，寡人惧之⑪；入而未定列⑫，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⑬。”

【注释】

①韩简：晋大夫。视师：探视秦国兵力。

②复：复命。

③斗士：拼死敢斗之士。

④出因其资：夷吾出奔，曾依靠秦国的资助。

⑤入用其宠：回国也靠秦国帮助。

⑥倍：相差一倍。

⑦一夫：普通人。狃(niǔ)：轻慢。

⑧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意为既已把军队集合起来，就无法解散他们。言外非得较量一下不可。

⑨君：指秦君。

⑩未入：未回到国内。

⑪惧之：替晋侯担心。

⑫未定列：君位未安定。

⑬幸而得囚：做俘虏已是幸运了。言外此战晋国必败。

【译文】

九月，晋惠公迎战秦军。晋方派韩简去探视秦兵的虚实。韩简回来说："军队比我们少，拼死敢斗之士却比我们多一倍。"晋惠公说："此话怎讲？"韩简回答说："国君您逃离晋国时得到过秦国的资助；返国即位，也是得到秦国的帮助；有饥荒时吃了他们送的粟米，三次的恩惠都没有报答，秦国正是由于这样才来讨伐我们的。现在您又迎击他们，我军懈怠，秦军振奋，斗志相差一倍还不止呢。"晋惠公说："一介匹夫还不可让人轻辱，何况一个国家？"于是派韩简向秦军约战，说："我实不才，既已把军队集合起来，就无法解散他们。秦军如果不撤兵，我们实在无法回避进军的命令了。"秦穆公派公孙枝回答说："当初国君未能回国，我替他担忧；回国后君位未巩固，我仍然替他担忧。现在君位如果安定了，我岂敢不接受贵君作战的命令呢？"韩简回去的时候说："我如果能做俘虏，免死于战场，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壬戌[①]，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②]。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③]，固败是求[④]，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⑤]，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⑥]，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⑦]。

【注释】

①壬戌：十四日。

②戎马：指小驷。还（xuán）泞而止：马陷于泥潭之中，回旋不得出来。还，盘旋。

③愎谏：不接受劝谏。违卜：违反卜辞。指不用庆郑为车右。

④固败是求：即“固求败”，本来是自找失败。

⑤辂(yà)：通“迓”。迎上前去。

⑥郑以救公误之：此句讲韩简遇到秦穆公，正要抓获，庆郑招呼他去救惠公，因此耽误了抓秦穆公的机会。

⑦秦获晋侯以归：《史记·晋世家》、《吕氏春秋·爱士篇》、《韩诗外传》十、《淮南子·泛论训》、《说苑·复恩篇》及《金楼子·说蕃篇》等都有秦伯尝赦食乘马肉之壮士三百人，韩之战危急时，此三百人救护秦伯，击退晋军，并俘获晋侯之事。

【译文】

九月十四日，秦、晋在韩原开战，晋惠公所乘兵车的马陷进泥潭之中，回旋不得出来。晋惠公向庆郑呼救，庆郑说：“不接受劝谏，又违反卜辞，实在是自找失败，还要逃走干什么？”于是离开晋惠公。梁由靡给韩简驾车，虢射为车右，迎战秦穆公，准备抓获秦穆公，因庆郑招呼他们去搭救晋惠公，因此耽误了抓秦穆公的时机。秦军反而抓获晋惠公回国了。

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①，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②！寡人之从晋君而西也③，亦晋之妖梦是践④，岂敢以至⑤？”晋大夫三拜稽首⑥，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⑦，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⑧。”

【注释】

①反首：头发披散，向下垂着。拔舍：拔起帐篷，露宿于野。

②戚：忧伤。

③从晋君而西：指俘虏晋惠公西归秦国。此为委婉说法。

④晋之妖梦：指僖公十年，晋大夫狐突遇到太子申生的鬼魂，申生

斥责惠公无道,必败于韩,晋人称此事为妖梦。

⑤以:太。至:过分。

⑥三拜稽首:古人有再拜稽首之礼,此是变礼,是将亡或已亡国之人所行之礼。

⑦后土、皇天:都是对天的尊称。

⑧群臣敢在下风:意即我们也听到了您岂敢以至的话。下风,比喻处于下位,卑位。

【译文】

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拆除帐篷,露宿于野,跟随着晋惠公。秦穆公派人安慰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何必那么忧伤呢?我跟随着晋侯西去,只是应验了晋国的妖梦罢了,哪里敢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呢!”晋国大夫们三拜叩头说:“国君头上有天,脚下有地,皇天后土,都听到您的话了,下臣们都在下面听候吩咐。”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①。使以免服衰绖逆②,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③,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④。

【注释】

①太子罃(yīng):即后来的秦康公。登台而履薪:撤掉上台的木梯,积薪其下,人站于薪上,表示要自焚而死。

②免(wèn)服、衰绖(cuī dié):都是丧服。初死则有免,服成则衰绖。免,去冠括发,以布缠头。衰绖,古人丧服胸前当心处缀有长六寸、广四寸的麻布,名衰,因名此衣为衰;围在头上的散麻绳为首绖,缠在腰间的为腰绖。衰、绖两者是丧服的主要部分。

③匪：同“非”。

④灵台：秦国的灵台，在秦都郊外。

【译文】

秦穆夫人听说晋惠公被抓来了，领着太子罃、儿子弘和女儿简璧登上堆着柴草的高台。她派使者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并且说：“老天降下灾祸，让我们两国国君不是用玉帛以礼相见，而是大动干戈。如果晋君早晨进入国都，那么贱妾就晚上死；晚上进入国都，就早上死。请国君考虑！”于是，秦穆公只好把晋惠公安置在郊外的灵台。

大夫请以入①。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②。既而丧归③，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④？且晋人慼忧以重我⑤，天地以要我⑥。不图晋忧，重其怒也⑦；我食吾言⑧，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絷曰⑨：“不如杀之，无聚慝焉⑩。”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⑪，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⑫。且史佚有言曰⑬：‘无始祸⑭，无怙乱⑮，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⑯。”乃许晋平。

【注释】

①请以入：请把惠公带回秦国都。

②以厚归：俘获晋君，是重大胜利，是“厚”。

③丧归：穆姬要自杀，是“丧”。

④何有：有何益处。

⑤慼忧以重我：指晋大夫反首拔舍，以忧愁来感动我。

⑥要：约束。

⑦重其怒：加重他们的怨恨。

⑧食吾言：指前已答应“岂敢以至”，所以不敢食言。

⑨公子絷：秦大夫，秦公子子显。穆公的儿子。

⑩聚慝（tè）：指晋惠公回国后仍将与秦为敌。慝，邪恶。

⑪质其大子：以其太子为质。

⑫成恶：造成更大的怨恨。

⑬史佚：西周初年的史官。

⑭无始祸：不要首发祸患。

⑮怙乱：等于说乘人之危。怙，依靠。

⑯陵人：欺凌别人。

【译文】

秦国大夫都请求把晋侯带进国都。秦穆公说："俘获晋君，本是大胜而归。如果闹出丧事，那有什么用？大臣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再说晋大夫们用忧愁来感动我，指着天地和我相约，不考虑晋人的忧虑，会加重对我的怨恨。我如果说话不算数，就违背了天地。增加愤怒则难以承当，违背天意将不吉利，所以一定要放回晋君。"公子絷说："不如杀掉他，免得聚积邪恶。"子桑说："把晋君送回国，让他的太子留下作人质，必定更有好处。晋国还不会被灭亡，如果杀掉他们的国君，只能增加互相的仇恨。况且史佚说过：'不要先发动祸患，不要依靠动乱，不要加重愤怒。'加重愤怒，使人难以承受；欺凌别人，不吉利。"于是秦国同意晋国讲和。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①]，且召之。子金教之言[②]，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③]。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④]。'"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⑤]。吕甥曰："君亡之不恤[⑥]，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⑦]。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⑧]，甲兵益多，好我者劝[⑨]，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

说⑩，晋于是乎作州兵⑪。

【注释】

①郤乞：晋大夫。瑕吕饴甥：晋大夫，姓吕，字子金，又称吕甥，食邑于瑕、阴二地，又称阴饴甥。

②教之：教郤乞怎么说话。

③朝国人：使国人朝。

④卜贰圉(yǔ)：意即立太子圉为君。卜，占卜。贰，指太子。《晋语一》云："夫太子，君之贰也。"《礼记·坊记》云："卜之日称贰君。"圉，惠公太子，即晋怀公。

⑤作爰田：谓变更旧日田土所有制，以公田赏赐众人。也称辕田。杨伯峻曰："盖晋惠既以大量田土分赏众人，自必变更旧日田土所有制，一也；所赏者众，所得必分别疆界，又不能不开阡陌以益之，二也。商鞅'制辕田，开阡陌'，然后秦孝公得以'东雄诸侯'，则晋此之作爰田，其作用亦可知矣。"

⑥恤：忧。

⑦征：征收赋税。缮：修整军备。孺子：即太子圉。

⑧辑睦：和睦。

⑨劝：勉励。

⑩说：同"悦"。

⑪作州兵：改革兵制，训练地方武装。

【译文】

晋惠公派郤乞回国告诉瑕吕饴甥，并召他来进行谈判。瑕吕饴甥教郤乞说："你接见国人并以晋君的名义赏赐东西给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说：'我虽然将回国，但已经给国家带来耻辱了，还是占卜一下立圉继承君位吧！'"众人听了郤乞的话，都感动得哭了。晋国从此时开始改易田制作爰田。吕甥说："国君被俘流亡在外，不忧愁自己而担心着国内

群臣，这是最大的恩惠啊。我们将怎样对待国君呢？”众人问道：“怎么办才好呢？”吕甥对大家说：“征收赋税，修整军备，辅助新君圉。这样，诸侯知道我们虽失去了国君，又有了新君，群臣和睦，武器装备更多。与晋国友好的国家会勉励我们，憎恶晋国的会害怕我们，这也许更有好处。”众人很高兴。晋国从此开始改革兵制作州兵。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①，遇《归妹》䷵之《睽》䷥②。史苏占之曰③：“不吉。其繇曰④：‘士刲羊⑤，亦无衁也⑥。女承筐，亦无贶也⑦’。西邻责言⑧，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⑨。《震》之《离》，亦《离》之《震》⑩。‘为雷为火，为嬴败姬⑪。车说其輹⑫，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⑬。《归妹》《睽》孤⑭，寇张之弧⑮，侄其从姑，六年其逋⑯，逃归其国，而弃其家⑰，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⑱。’”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⑲；筮，数也⑳。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㉑，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㉒？史苏是占，勿从何益㉓？《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㉔。’”

【注释】

①筮嫁：出嫁时进行占筮。

②《归妹》䷵：卦名，《兑》下《震》上。之：变为。《睽（kuí）》䷥：卦名，《兑》下《离》上。

③史苏：晋献公之时的占卜官。

④繇：占辞。

⑤刲（kuī）：刺。

⑥衁（huāng）：血。

⑦无贶(kuàng):无实,无所得。贶,赐予。

⑧西邻:指秦国。责言:指责的话。

⑨《归妹》之《睽》,犹无相也:此二句从卦名来讲,“归妹”是嫁女之意,“睽”是隔绝之意,所以《归妹》变为《睽》,是婚姻走向绝交,是没有帮助的。相,助。

⑩《震》之《离》,亦《离》之《震》:《归妹》卦是《兑》下《震》上;《睽》卦是《兑》下《离》上。《归妹》之《睽》就等于《震》变《离》,而《震》变《离》和《离》变《震》是一样的。

⑪为雷为火,为嬴败姬:《震》代表雷,《离》代表火,是晋国的象征,也是火气太盛的象征。火盛是女子嫁后反害其娘家的预兆,所以说“为嬴败姬”。嬴,秦国姓。姬,晋国姓。

⑫车说其輹(fù):《说卦》云,《震》为车,《兑》为毁折,故谓“车脱其輹”。说,通“脱”。輹,车厢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头。

⑬宗丘:即韩原。

⑭孤:孤绝。

⑮弧:弓。

⑯侄其从姑,六年其逋(bū):意为太子圉是伯姬侄子,二年后即鲁僖公十七年,太子圉入秦为人质,因此说“侄其从姑”;僖公二十二年圉逃归本国,所以是“六年其逋”。逋,逃亡。

⑰弃其家:弃其家犹言弃其妻。圉在秦娶秦穆公女儿怀嬴,逃回时怀嬴留在秦没有回晋国,因此说“弃其家。”

⑱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以上几句是卜筮之辞,是预言,其实是事后追记的。高梁,晋地,在今山西临汾东北。

⑲龟,象也:用龟甲来占卜,吉凶表现在形象上。象,指火灼龟甲之后裂纹的形象。

⑳筮,数也:用蓍草占筮,吉凶表现在数目上。数,筮草成卦所得的数目。

㉑滋：滋生，长。

㉒及可数：倒装句，即“数可及”。

㉓勿：语首助词，无义。

㉔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zǔn tà）背憎，职竞由人：引《诗》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孽，妖孽。僔沓，指在一起热烈谈论。僔，聚语。沓，杂沓。背憎，背地里互相憎恨。职，语助词。竞，通“竟”，终究。

【译文】

当初，晋献公为了嫁伯姬给秦国曾经占筮过，得到《归妹》卦变成《睽》卦。史苏占卜说：“不吉利啊！爻辞说：‘男人刺羊而没有血，女子提着筐而没东西装，这是做事而无所得。’西边的邻国责备下来，晋国无法应付。《归妹》变成《睽》，说明没有人帮忙。《震》卦变成《离》卦，也就是《离》卦变成《震》卦。‘《震》是雷，《离》是火。又是雷又是火，姓嬴的将打败姓姬的。战车将脱落车輹，大火将烧掉军旗，不利于出师，必将败于宗丘。《归妹》嫁女，《睽》卦孤单，敌人将张弓向自己进攻。侄儿跟随着姑姑，六年之后才会逃回自己的国家，但是将抛弃自己的妻室，第二年将死在高梁的废墟上。’”到了晋惠公被俘在秦国时，说：“先君当初如果听从了史苏的占卜，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韩简随侍在旁，说：“龟甲，是用形象来占卜的；筮草，是凭数目来占筮的。事物要先生成，才有形象，有形象之后才能演变，演变以后才有数目。先君所做败德之事太多了，难道数得完吗？史苏的占卜，就是听从了又有什么好处？《诗》里面说：‘下民的罪孽，不是自天而降的。当面谈笑奉承，背后相互憎恨，这终究是人为的啊。’”

15.5 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①。

【注释】

①隐慝：隐恶。

【译文】

雷击夷伯庙，是降罪于他，从这里可以知道展氏有隐匿的罪恶。

15.6 冬，宋人伐曹，讨旧怨也①。

【注释】

①旧怨：指鲁庄公十四年曹与齐、陈伐宋，此乃旧怨。

【译文】

冬，宋国人攻打曹，是要讨伐过去的怨恨。

15.7 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①。

【注释】

①恃救：等待齐国等诸侯国去救援。

【译文】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因为徐国在等待救援。

15.8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①？"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②，不惮征缮以立圉也③，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④，不惮征缮以待秦命⑤，曰：'必报德，有死无二⑥。'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⑦；君子恕⑧，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⑨，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⑩，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

莫威焉[11]！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12]，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13]！’”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14]，馈七牢焉[15]。

【注释】

①和：团结一致。

②失其君：指惠公被俘。丧其亲：指将士战死。

③不惮：不怕。

④知其罪：了解惠公的错误。

⑤待秦命：等待秦国送惠公回国的命令。

⑥死无二：死无二心。

⑦不免：指秦君不肯赦免惠公。

⑧恕：宽恕。

⑨毒秦：害苦了秦。

⑩贰而执之：心怀二心，就俘虏他。

⑪威：威严。

⑫纳而不定：既送惠公回国，又不能使他安定君位。

⑬不其然：不会这样。

⑭馆：作动词，安置在宾馆。

⑮馈七牢：即待之以诸侯之礼，准备送他回国。馈，赠送。牢，牛、羊、猪各一头为一牢。

【译文】

十月，晋国的阴饴甥会见秦穆公，并在王城订立盟约。秦穆公问：“晋国内和睦吗？”阴饴甥回答说：“不和睦。小人因失去国君而感到耻辱，又哀悼亲人的战死，不怕征税和整顿武备之劳以立太子圉，说：‘宁可事奉戎狄，也一定要报仇。’君子爱他的国君了解他的错误，不辞征税和整顿武备的劳苦以等待秦国送回国君的命令，说：‘一定要报答秦国

的恩德，死也不敢有二心。’所以说不和睦。”秦穆公又问：“晋人会认为秦国将如何处置晋君呢?”阴饴甥回答说：“小人忧愁，认为秦国不会赦免国君；君子宽恕，认为国君必定会回来。小人说：‘我们害苦了秦国，秦国岂能让国君回来?’君子说：‘我们知罪了，秦国必定会让国君回来。心怀二心，便俘虏他；既已服罪，便放了他。德行没有比这个更宽厚的，刑罚也没有比这更威严的了。这样，服罪的怀念秦国的恩德，有二心的害怕受刑罚，这一仗，秦国可以成为诸侯霸主。当初责国送国君回国，又不能使他安于君位，或者废了他又不立新君，使当初的恩德反变成怨恨，秦国必不会这样做的吧!”秦穆公又说：“这可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于是改变态度，将晋惠公安置到宾馆里，并赠送了牛、羊、猪各七头。

蛾析谓庆郑曰：“盍行乎①?”对曰：“陷君于败②，败而不死，又使失刑③，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将焉入?”十一月，晋侯归。丁丑④，杀庆郑而后入。

【注释】

①盍：何不。行：逃走。

②陷君于败：谓惠公呼救而不救，又因使韩简救惠公而失秦伯。

③失刑：当受刑罚而逃走，使晋不得罚之。

④丁丑：二十九日。

【译文】

蛾析对庆郑说：“你何不逃走呢?”庆郑回答说：“是我使国君陷于失败，失败了自己又没有殉国，如果再逃走，使国君无法施行刑罚，那就更失人臣之道了。做人臣子而有失人臣之道，即使逃走，又能逃到哪里去?”十一月，晋惠公回国。二十九日，惠公杀了庆郑然后才进入国都。

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①]，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②]。且吾闻唐叔之封也[③]，箕子曰[④]：'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⑤]？姑树德焉，以待能者[⑥]！"

【注释】

①饩(xì)：赠送。

②矜：哀怜。

③唐叔：武王之子，成王时始封于晋，为晋始祖。

④箕子：殷纣王的叔父。

⑤其庸：难道。冀：希望得到，图谋它。

⑥能者：有才能的人。

【译文】

这一年，晋国又发生饥荒，秦穆公又送给他们粮食，说："我怨恨他们的国君，但哀怜他的百姓。再说我听说唐叔受封的时候，箕子曾说过：'唐叔的后代必定会强大。'晋国难道是可以随便得到的吗？我姑且多树立德行，以等待有才能的人。"

于是秦始征晋河东[①]，置官司焉[②]。

【注释】

①征：赋税，此作动词，征收赋税。河东：黄河之东，即"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者，地当在今山西、河南两省境内。

②置官司：设置官吏，负责管理。

【译文】

从这时候起，秦国开始在黄河以东征收赋税，设置官吏，负责管理。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1]，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2]，过宋都。

16.2 三月壬申[3]，公子季友卒[4]。

16.3 夏四月丙申[5]，鄫季姬卒[6]。

16.4 秋七月甲子[7]，公孙兹卒[8]。

16.5 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9]。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僖公十六年当周襄王九年，前644。

②鹢(yì)：鸟名。

③壬申：二十五日。

④公子季友：鲁国大臣，又称季子，成季，执鲁国之政十六年。参见闵公元年《经》、《传》。

⑤丙申：二十日。

⑥鄫季姬：鲁国女子嫁给鄫国为夫人者。

⑦甲子：十九日。

⑧公孙兹：即鲁国的叔孙戴伯。

⑨淮：地名，在今江苏盱眙。

【译文】

鲁僖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初一，在宋国有五颗陨石从天上坠落。这个月，六只鹢鸟后退着飞过宋国的国都。

三月二十五日，公子季友死。

夏四月二十日，鄫国季姬死。

秋七月十九日，公孙兹死。

冬十二月，僖公在淮地与齐桓公、宋襄公、陈穆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邢侯、曹共公相会。

【传】

16.1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1]。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2]。周内史叔兴聘于宋[3]，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4]？吉凶焉在[5]？"对曰："今兹鲁多大丧[6]，明年齐有乱[7]，君将得诸侯而不终[8]。"退而告人曰："君失问[9]。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10]。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注释】

①陨星：坠落之星，实即陨石。

②风也：此解释"退飞"，是因为风太大。

③内史：史官，名叔兴。

④祥：吉凶的征兆。

⑤焉在：将发生在哪里。

⑥今兹：今年。鲁多大丧：今年鲁国有季友、公孙兹之死，所以说大丧。

⑦明年齐有乱：明年齐桓公死，孝公奔宋。

⑧君将得诸侯而不终：意指宋襄公图霸，最终却不能成功。

⑨失问：问得不恰当，不得体。

⑩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指陨石与六鹢之事是宇宙阴阳之气所产生的，非关人事吉凶。

【译文】

鲁僖公十六年春，在宋国有五颗陨石从天上坠落，那是坠落的星星。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是风太大的缘故。周朝内史叔兴到宋国聘问，宋襄公问此事，说："这是什么样的预兆啊？吉凶将出现在哪里？"叔兴回答说："今年鲁国多大的丧事，明年齐国有内乱，国君你将得到诸侯支持却不能成功。"叔兴退出去后告诉别人说："宋君问得不得体。这是阴阳的事情，非与人事吉凶有关。吉凶是由人事来定的，我只是不好违背国君之意才这样回答。"

16.2　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①]。

【注释】

①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上年秋齐伐厉国以救徐，此再伐厉以救援徐国。

【译文】

夏，齐国攻打厉国，没有攻下，救援徐国后班师回国。

16.3　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①]，涉汾，及昆都[②]，因晋败也[③]。

【注释】

①狐、厨、受铎：三地都在山西汾水西的襄汾一带。

②昆都：在今山西临汾南。

③晋败：指晋国韩原之败。

【译文】

秋，狄人入侵晋国，攻入狐、厨、受铎三地，渡过汾水，到达昆都。因

为晋国在韩原打败，因此入侵。

16.4 王以戎难告于齐[①]，齐征诸侯而戍周[②]。

【注释】

①王以戎难告于齐：僖公十一年夏，诸戎攻打京师，此后戎人常来骚扰。

②征：此指调集。

【译文】

周王把戎人入侵的灾难告诉齐国，齐国征集诸侯军队戍守京城。

16.5 冬，十一月乙卯[①]，郑杀子华[②]。

【注释】

①乙卯：十二日。

②子华：太子华。宁母之盟，子华请齐国杀洩氏等三族，齐国拒绝。子华因此得罪于郑。事见僖公七年《传》。

【译文】

冬，十一月十二日，郑国杀了太子华。

16.6 十二月会于淮，谋鄫[①]，且东略也[②]。城鄫，役人病[③]。有夜登丘而呼曰[④]："齐有乱。"不果城而还[⑤]。

【注释】

①谋鄫：淮夷侵凌鄫国，因此齐国与诸侯会于淮，商量救鄫国。

②东略：攻打东方。

③病：疲困。

④有：或，有人。

⑤不果城：未筑完城。役人不堪劳苦，对筑城不满，一哄而散。

【译文】

十二月诸侯在淮会合，商量救鄫国之事，并准备攻打东方。在鄫国筑城，服劳役的人困苦不堪。夜里有人登上小山高呼说："齐国有动乱！"没有筑完城就都回国了。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①，齐人、徐人伐英氏②。

17.2 夏，灭项③。

17.3 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④。

17.4 九月，公至自会⑤。

17.5 冬十有二月乙亥⑥，齐侯小白卒⑦。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僖公十七年当周襄王十年，前643。

②英氏：偃姓国，在今安徽金寨东南。

③项：国名，在今河南项城。

④卞：鲁地，在今山东泗水东。

⑤至自会：因鲁军灭项，僖公被齐扣留，后才放回。详见《传》文。

⑥乙亥：初八。

⑦小白：齐桓公。

【译文】

鲁僖公十七年春，齐国、徐国人攻打英氏。

夏，灭了项国。

秋，鲁国夫人姜氏在卞地会见齐桓公。

九月，僖公从淮地的会见返回。

冬十二月初八，齐桓公死。

【传】

17.1　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①]。

【注释】

①报娄林之役：僖公十五年，楚败徐于娄林。英氏是楚的盟国，可能参加了娄林之役。

【译文】

鲁僖公十七年春，齐国因为徐国的缘故攻打英氏，以报复娄林的战役。

17.2　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①]。

【注释】

①秦归河东而妻之：僖公十五年，秦征河东且置官司，现将河东之地还晋，并嫁女给太子圉。

【译文】

夏，晋太子圉到秦国作人质，秦国归还河东之地并嫁女给太子圉。

惠公之在梁也[①]，梁伯妻之。梁嬴孕[②]，过期[③]，卜招父与其子卜之[④]。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⑤]。"故名男曰圉，女曰妾[⑥]。及子圉西质[⑦]，

妾为宦女焉[8]。

【注释】

①惠公之在梁：惠公奔梁在僖公六年，这里补叙前事。

②梁嬴：惠公所娶梁伯女儿。

③过期：超过十个月还未生。

④卜招父：梁国太卜。

⑤男为人臣，女为人妾：臣、妾本义为奴婢。

⑥名男曰圉，女曰妾：圉指养马奴隶。惠公给男孩取名叫圉，女孩取名叫妾，是想借此来消除不祥。

⑦西质：即质于秦。

⑧宦女：妾媵。

【译文】

晋惠公在梁国的时候，梁伯把女儿嫁给他。梁嬴怀孕，过了分娩期还未生。卜招父和他的儿子占卜。他的儿子说："梁嬴将生一男一女。"招父说："是的。男的将做人家的奴仆，女的将做人家的奴婢。"所以把男的叫做圉，女的叫做妾。后来子圉去秦国做人质，妾在秦国做了侍女。

17.3　师灭项。淮之会[1]，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2]。齐人以为讨[3]，而止公[4]。

【注释】

①淮之会：在去年冬十二月。

②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僖公参加淮之会，未归，鲁军就灭了项国。

③以为讨：以为是僖公下命令进攻。

④止：留，扣留。

【译文】

鲁国军队灭了项国。淮地会盟时，僖公因参加诸侯会盟，未回来，而鲁军就占领了项国。齐人认为是僖公下令灭项，因此扣留了僖公。

17.4 秋，声姜以公故[1]，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2]，且讳之也[3]。

【注释】

①声姜：僖公夫人，齐侯女。

②犹有：尚有，指事情未完。

③讳之：讳言僖公被扣留，所以《春秋》记作"至自会"。

【译文】

秋，声姜因为僖公的缘故，在卞地会见齐桓公。九月，僖公回国。《春秋》记作"至自会"。这是因为淮之会还没结束，且讳言被扣留。

17.5 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1]，多内宠[2]，内嬖如夫人者六人[3]：长卫姬，生武孟[4]；少卫姬，生惠公[5]；郑姬，生孝公[6]；葛嬴，生昭公[7]；密姬，生懿公[8]；宋华子[9]，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10]，以为大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11]，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12]，亦有宠[13]，公许之立武孟[14]。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15]。冬十月乙亥[16]，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17]，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18]，赴[19]。辛巳[20]，夜殡[21]。

【注释】

①内:指妇女。

②内宠:国君宠爱的人。

③内嬖:同“内宠”。如夫人:如同夫人,后用以称妾。

④长卫姬,生武孟:长卫姬,卫姬有二,所以分长少。武孟,公子无亏,武孟是其字。

⑤惠公:公子元。

⑥孝公:公子昭。

⑦昭公:公子潘。

⑧懿公:公子商人。

⑨宋华子:宋国华氏之女。

⑩属:托付。

⑪雍巫:即易牙。雍,通“饔”。古代掌烹饪之官。卫共姬:长卫姬。

⑫因:通过。寺人貂:竖刁。荐:进献。羞:精美的食品。

⑬亦有宠:指易牙、寺人貂等也受宠。《史记·齐太公世家》云:“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事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⑭公许之立武孟:武孟为长卫姬所生,因此长卫姬和雍巫等请求立其为太子。

⑮五公子皆求立:孝公已立为太子,但非嫡长子,所以五人都求立。

⑯乙亥:初七。

⑰内宠:指六位如夫人。群吏:诸大夫。

⑱乙亥:初八。

⑲赴:同“讣”,发讣告。

⑳辛巳：十四日。

㉑夜殡：夜间入殓。沈钦韩《补注》曰："按礼，殡于日出时，言夜殡，明其非常。"按，自卒至殡已过了六十七日。《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辛巳夜，敛殡。"

【译文】

齐桓公的三个夫人：王姬、徐嬴、蔡姬，都没有儿子。齐桓公喜欢女色，有很多内宠，宫内被宠爱如同夫人的有六人：长卫姬，生了武孟；少卫姬，生了惠公；郑姬，生了孝公；葛嬴，生了昭公；密姬，生了懿公；宋华子，生了公子雍。齐桓公和管仲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雍巫受长卫姬的宠信，通过寺人貂进献了精美的食品给齐桓公，因此也受到宠信。齐桓公答应立武孟为太子。管仲死后，五个公子都求立为太子。冬十月初七，齐桓公死去。易牙进入宫中，和寺人貂依靠那些内宠杀了诸大夫，而立了公子无亏。孝公逃奔到宋国。十二月初八，发出讣告。十四日，夜里将齐桓公入殓。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①]，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②]。

18.2 夏，师救齐[③]。

18.3 五月戊寅[④]，宋师及齐师战于甗[⑤]，齐师败绩。

18.4 狄救齐。

18.5 秋八月丁亥[⑥]，葬齐桓公。

18.6 冬，邢人、狄人伐卫。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僖公十八年当周襄王十一年，前642。

②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宋襄公为护送齐孝公回国，因此召集诸侯伐齐。

③师：鲁师。

④戊寅：十四日。

⑤甗(yǎn)：齐地，在今山东济南附近。

⑥丁亥：八月无丁亥日，恐《经》文记日有误。

【译文】

鲁僖公十八年春周历正月，宋襄公、曹共公、卫国人、邾国人一起攻打齐国。

夏，鲁国的军队救援齐国。

五月十四日，宋军和齐军在甗地打仗，齐军打败了。

狄人救援齐军。

秋八月丁亥日，葬齐桓公。

冬，邢国人、狄人攻打卫国。

【传】

18.1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诸侯伐齐①。三月，齐人杀无亏②。

【注释】

①以：率领。

②齐人杀无亏：宋襄公以兵护送齐太子昭(孝公)回国，齐人恐惧，杀无亏。

【译文】

鲁僖公十八年春，宋襄公率诸侯攻打齐国。三月，齐国人杀了无亏。

18.2 郑伯始朝于楚[1]，楚子赐之金[2]，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3]。"故以铸三钟。

【注释】

①郑伯始朝于楚：齐桓公一死，郑国就亲附楚国。

②楚子：楚成王。金：铜。

③铸兵：铸造兵器。

【译文】

郑文公初次到楚国朝见，楚成王赐给他很多铜，不久又后悔了，于是和郑国人盟誓说："不要用它来铸造兵器！"所以郑国人就铸造了三座钟。

18.3 齐人将立孝公，不胜[1]，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2]。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3]，立孝公而还。

【注释】

①不胜：挡不住。指挡不住四公子一伙人的反对。

②遂与宋人战：孝公逃到宋国，四公子一伙便与宋军作战。

③齐师：此齐师实际上是四公子一伙人。

【译文】

齐国人准备立孝公，挡不住四公子一伙人，四公子一伙与宋军作战。夏五月，宋军在甗地打败齐人，立了孝公回国。

秋八月，葬齐桓公。

【译文】

秋八月,安葬齐桓公。

18.4 冬,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①]。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②],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③]。”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④]。狄师还。

【注释】

①菟圃:卫地,在今河南长垣。

②卫侯:卫文公。让:让位。朝众:指朝廷上的人。

③燬(huǐ):卫文公名。

④师:摆开阵势,准备迎战。訾(zī)娄:在今河南滑县西南。

【译文】

冬,邢人、狄人一起攻打卫国,包围了菟圃。卫文公想把君位让给父兄子弟和其他人,说:“谁如果能治理好国家,我就让位并服从他。”大家不同意,于是就在訾娄摆开阵势。狄人的军队于是退回去了。

18.5 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①],命曰新里[②],秦取之[③]。

【注释】

①益其国:开拓了疆土。不能实:不能把百姓迁入充实其地。

②新里:在今陕西澄县东北。

③秦取之:此与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本为一体,为后人割裂分为二。

【译文】

梁国国君开拓了疆土却不能把百姓迁进去,他把新的国土命名为

"新里",但被秦国占领了。

十九年

【经】

19.1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①,宋人执滕子婴齐②。

19.2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③。

19.3 鄫子会盟于邾④。己酉⑤,邾人执鄫子,用之⑥。

19.4 秋,宋人围曹⑦。

19.5 卫人伐邢⑧。

19.6 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19.7 梁亡。

【注释】

①十有九年春:鲁僖公十九年当周襄王十二年,前641。

②滕子:即滕宣公,滕国国君,名婴齐。

③曹南:曹国南部边境。

④鄫子会盟于邾:鄫子未赶上曹南之盟,因此会盟于邾。

⑤己酉:二十一日。

⑥用之:杀了他用以祭祀。

⑦宋人围曹:曹南之盟,曹人未尽地主之谊,宋襄公怒而伐曹。

⑧伐邢:卫人报复上年菟圃之围。

【译文】

鲁僖公十九年春周历三月,宋国人抓走了滕国国君婴齐。

夏六月,宋襄公、曹国人、邾国人在曹南会盟。

鄫子在邾国结盟。二十一日,邾国人抓住鄫子,杀了他用以祭祀。

秋,宋国围攻曹国。

卫国人攻打邢国。

冬，僖公与陈国、蔡国、楚国、郑国的使者会见，并在齐国结盟。

梁国灭亡。

【传】

19.1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译文】

鲁僖公十九年春，秦国人在新里筑了城并居住在那里。

19.2 宋人执滕宣公。

【译文】

宋国人拘捕了滕国国君滕宣公。

19.3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①，欲以属东夷②。司马子鱼曰③："古者六畜不相为用④，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⑤？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⑥，义士犹曰薄德⑦。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⑧，又用诸淫昏之鬼⑨，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⑩。

【注释】

①邾文公：即邾子。名蘧蒢。次睢：地名，在今江苏铜山县附近。社：土地神。此指社祭。

②以属东夷：以此使东夷诸国来归属。

③司马子鱼：公子目夷。

④六畜不相为用：如祭马神则不用马作牺牲。此意指社祭不应用人。六畜，马、牛、羊、豕、犬、鸡。

⑤飨：通“享”。

⑥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鲁、卫、邢三国，皆因内乱或外患而靠齐桓公援助才得以转危为安，亡而复存。《国语·齐语》云：“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天下诸侯称仁焉，是故诸侯归之。”三亡国，指鲁、卫、邢三国。

⑦义士：有义之人。薄德：德不厚。

⑧一会：指曹南之会。虐二国之君：指执滕宣公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⑨淫昏之鬼：指睢人之社。

⑩得死：善终。子鱼预言宋襄公能善终就不错了。

【译文】

夏，宋襄公让邾文公杀死鄫子并用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想以此使东夷各国来归附。司马子鱼说：“古人六种牲畜不能互相用来祭祀，小祭祀不用大牺牲，何况用人呢？祭祀本来是为了人的。百姓，是神的主人。用人祭祀，有谁来享用啊？齐桓公救亡了三个国家来使诸侯归附，义士还说他是德薄。现在一次会盟就伤害了两国的国君，又杀人祭昏邪的鬼神，这样想称霸诸侯，不是很困难吗？能善终就算幸运了。”

19.4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①，卜有事于山川②，不吉。甯庄子曰③：“昔周饥，克殷而年丰④。今邢

方无道，诸侯无伯[5]，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6]。

【注释】

①于是：此时。

②卜有事于山川：占卜祭祀山川。

③甯庄子：名速，卫大夫。

④年丰：年成好，收成丰足。

⑤无伯：此时齐桓公已死，无霸主。伯，通“霸”。

⑥师兴而雨：军队刚集结就下雨。

【译文】

秋，卫国人攻打邢国，以报复菟圃之役。此时卫国大旱，为祭祀山川进行占卜时，卦象显示不吉利。甯庄子说：“过去周发生饥荒，打败了殷商后就丰收了。现在邢国无道，诸侯无霸主，老天或许是要让卫国讨伐邢国吧?”卫军听从了他的话，军队刚集结就下雨了。

19.5 宋人围曹，讨不服也[1]。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2]，军三旬而不降[3]，退修教而复伐之[4]，因垒而降[5]。《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6]。’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7]，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8]？无阙而后动[9]。”

【注释】

①不服：曹不服于宋国。

②崇：古国名，在今陕西户县东，到崇侯虎为君时，被周文王所灭。

③军三旬：军队攻了三十天。

④退：退兵。修教：修明教化。

⑤因垒而降：与上“军三旬不降”为对比。因垒，靠着原来的工事，指文王未增修工事。垒，指工事。

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见《诗经·大雅·思齐》。刑，通“型”，典范，此作动词。寡妻，嫡妻。至于兄弟，推及到兄弟。御，治理。

⑦无乃：恐怕。阙：缺误，疏失。

⑧盍：何不。省(xǐng)德：反思一下自己的德行。

⑨动：动兵。

【译文】

宋国人围攻曹国，是因曹国不服宋国。子鱼对宋襄公说：“文王听说崇国国内德行混乱，于是讨伐它，军队攻了三十天而崇军不投降。文王就退兵回去，修明教化然后再攻打。文王靠着原来的工事进攻，崇国人就投降了。《诗》里说：‘先给嫡妻作典范，再推及到兄弟，以此来治理一家一国。’现在国君您的德行恐怕还有所欠缺，就要攻打别人，怎么可能呢？您何不先退兵，反思一下自己的德行，没有欠缺再动兵吧。”

19.6 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①]，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②]。

【注释】

①修好：重修友好关系。

②修桓公之好：此次盟会，由陈国建议，实为想结成一个与宋对抗的联盟。

【译文】

陈穆公请在诸侯中间重修友好关系，以不忘记齐桓公的德行。冬，诸侯盟会于齐国，以重修齐桓公建立的友好关系。

19.7　梁亡，不书其主①，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②，亟城而弗处③，民罢而弗堪④，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⑤，曰："秦将袭我⑥。"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注释】

①不书其主：《春秋》不记载灭亡梁国的人。

②梁伯：梁国国君。好土功：喜欢大兴土木。

③亟城而弗处：多次兴建，又无人居住。亟，屡次。

④罢：疲惫。

⑤沟公宫：在国君所住的公室外挖深沟。

⑥秦将袭我：此句呼应上面"某寇将至"。

【译文】

梁国灭亡，《春秋》不记载灭梁的人，是因为梁国乃自取灭亡。当初，梁国国君喜欢大兴土木，多次建城建好后又没人居住。百姓疲惫不堪，于是说："某某敌寇就要来了。"于是在国君住的宫室外挖深沟，有人说："秦国将来偷袭我。"百姓害怕而溃逃，秦国于是占领了梁国。

二十年

【经】

20.1　二十年春①，新作南门②。

20.2　夏，郜子来朝③。

20.3　五月乙巳④，西宫灾⑤。

20.4　郑人入滑⑥。

20.5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20.6　冬，楚人伐随。

【注释】

①二十年：鲁僖公二十年当周襄王十三年，前640。

②南门：鲁国都城南门，本名稷门。

③郜子：郜国国君。

④乙巳：二十三日。

⑤西宫：诸侯之宫有东宫、西宫、北宫。此西宫发生火灾。

⑥滑：国名。姬姓国，在今河南偃师。

【译文】

鲁僖公二十年春，重新建造鲁国南门。

夏，郜国国君来朝见。

五月二十三日，西宫发生火灾。

郑国入侵滑国。

秋，齐国和狄人在邢结盟。

冬，楚国攻打随国。

【传】

20.1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①]。凡启塞[②]，从时[③]。

【注释】

①不时：违反农时。此次作南门是已过冬至而兴土木，所以说“不时”。

②启塞：启，门户。塞，门闩。此“启、塞”都作动词，指修造门户和门闩。

③从时：符合农时。

【译文】

鲁僖公二十年春，重新修造南门。《春秋》记载此事，因违反农时。

凡是修造城门和门闩，应不违农时。

20.2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夏，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1]。

【注释】

①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滑地近郑，郑在所必争。公子士，郑文公之子。洩堵寇，郑国大夫。

【译文】

滑国背叛郑国而归附卫国。夏，郑国的公子士、洩堵寇率领军队入侵滑国。

20.3 秋，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1]。于是卫方病邢[2]。

【注释】

①为邢谋卫难：上一年卫伐邢。齐、狄会盟为策划救援邢国。

②病：担心，防备。明年狄为邢伐卫。

【译文】

秋，齐国、狄人在邢国结盟，是为邢国谋划如何对付卫国的入侵。从这时起卫国开始担心邢国的威胁。

20.4 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穀於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1]。善败由己[2]，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3]。'"

【注释】

①鲜(xiǎn):少。

②善败:成败。

③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引诗见《诗经·召南·行露》。君子引此诗是比喻有所畏惧则不动,要量力而动。夙夜,早夜,夜未尽天未明的时候。谓,通"畏",害怕。行,路。

【译文】

随国率领汉水以东的诸侯国背叛楚国。冬,楚国的斗穀於菟率领军队攻打随国,与随国人讲和后回师。君子说:"随国被讨伐,是自己不自量力啊。度量自己的力量后再行动,它的过失就少了。成败是由自己,难道是由别人吗?《诗》里说:'哪里是不早点赶路,我是怕路上露水太多。'"

20.4 宋襄公欲合诸侯①,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②,则可;以人从欲,鲜济③。"

【注释】

①欲合诸侯:想会合诸侯,其实是想当霸主。

②以欲从人:让自己的欲望服从别人。

③济:成功。

【译文】

宋襄公准备会合诸侯。臧文仲听到了,说:"以自己的欲望去服从别人,可以。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意愿,很少能成功的。"

二十一年

【经】

21.1 二十有一年春①,狄侵卫②。

21.2 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3]。

21.3 夏，大旱。

21.4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4]。执宋公以伐宋。

21.5 冬，公伐邾。

21.6 楚人使宜申来献捷[5]。

21.7 十有二月癸丑[6]，公会诸侯盟于薄[7]。释宋公。

【注释】

①二十有一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当周襄王十四年，前639。

②狄侵卫：僖公十九年，卫伐邢，狄人为邢报复卫国。参见上年《传》。

③鹿上：宋地，在今山东巨野西南。

④盂：宋地，在今河南睢县。

⑤宜申：楚大夫斗宜申。献捷：进献战利品。

⑥癸丑：初十。

⑦诸侯：指楚子、陈侯等。薄：即亳，宋邑，在今河南商丘北。

【译文】

鲁僖公二十一年春，狄人入侵卫国。

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

夏，大旱。

秋，宋襄公、楚成王、陈穆公、蔡庄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在盂地会盟。抓了宋襄公并且攻打宋国。

冬，鲁僖公攻打邾国。

楚人派斗宜申来鲁国进献攻打宋国的战利品。

十二月初十，鲁僖公在薄地与诸侯会盟。释放了宋襄公。

【传】

21.1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①]，以求诸侯于楚[②]。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③]。"

【注释】

①为鹿上之盟：此盟乃宋襄公欲求称霸。

②求诸侯于楚：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卒；十八年，郑始朝楚；十九年，楚又与陈、蔡、郑盟于齐，则此时部分中原诸侯已归附楚国。宋襄公要想称霸，需请求楚国支持，要求归附楚国的中原诸侯奉己为盟主。

③幸而后败：战败不亡算是幸运了。

【译文】

鲁僖公二十一年春，宋国人和诸侯举行鹿上之盟，要求归附楚国的诸侯奉自己为盟主，楚人答应了。公子目夷说："小国争当盟主，灾祸啊。宋恐怕会亡国！如果战败了而不亡，那是幸运了。"

21.2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①]。臧文仲曰："非旱备也[②]。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③]，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④]。"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⑤]。

【注释】

①公欲焚巫尪(wāng)：僖公要烧死巫尪来求雨。这种习俗起源很早。巫，女巫，主持祈祷求雨。尪，指患骨骼弯曲症而面朝天的人。

②非旱备也：这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

③贬食：节约饮食。省用：节省开支。务穑：致力于农业以救荒。劝分：劝有积蓄的人分施给别人。

④滋甚：更加厉害。

⑤不害：不伤害民众。

【译文】

夏，大旱。僖公准备烧死巫尪来求雨。臧文仲说："这不是防备大旱的办法。修好城郭、节约饮食、节省开支、致力农业、劝人施舍，这才是当务之急啊。巫尪能做什么？天如果要杀他们，则不如不要生他们；如果他们能造成旱灾，烧死他们旱灾更厉害。"僖公听从了他的话。这年，有饥荒而不伤害人。

21.3 秋，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①。

【注释】

①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史记·楚世家》云："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

【译文】

秋，诸侯和宋襄公在盂会盟。子鱼说："祸患恐怕就在这里吧。国君的欲望太过分了，别人怎么受得了？"此时，楚国抓住宋襄公并攻打宋国。

21.4 冬，会于薄以释之①。子鱼曰："祸犹未也②，未足以惩君。"

【注释】

①会于薄以释之：据《经》文，是鲁国从中调停，楚国才释放宋襄公。

②犹未：还未完。

【译文】

冬，诸侯在薄地相会并释放了宋襄公。子鱼说："祸患还没有完结啊，还不足以惩罚国君。"

21.5 任、宿、须句、颛臾①，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②，以服事诸夏③。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④。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⑤，保小寡⑥，周礼也；蛮夷猾夏⑦，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⑧。"

【注释】

①任：国名，在今山东济宁。宿：国名，在今山东东平。须句：亦作"须朐(qú)"，国名，在山东东平。颛臾(zhuān yú)：在山东费县。以上几国都是风姓国。

②司：主持。大皞：亦作"太皞"、"太昊"，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一说太皞即帝喾。上述四国都是太皞后代。有济：济水。

③诸夏：周王室所分封的诸国。

④因成风：须句是成风娘家，所以须句子奔逃到鲁国。成风，庄公妾，僖公之母。

⑤崇：尊崇。明祀：即指太皞与济水之祀。

⑥保小寡：保护小国寡民，指须句。

⑦蛮夷：此指邾。邾国地近诸戎，故称其为蛮夷，有蔑视之意。猾：扰乱。

⑧纾祸：解除祸患。

【译文】

任、宿、须句、颛臾，都是风姓国。他们主持太皞和济水的祭祀，并服从侍奉中原诸国。邾国灭了须句，须句君逃奔到鲁国，是因为须句是成风的娘家。成风为此对鲁僖公说："尊崇对太皞和济水的祭祀，保护小国，这是周朝的礼仪；蛮夷的邾国扰乱诸夏，是周朝的祸患。如果封须句，就是尊崇对太皞和济水的祭祀，纾解祸患啊。"

二十二年

【经】

22.1 二十有二年春[①]，公伐邾，取须句。

22.2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②]。

22.3 秋八月丁未[③]，及邾人战于升陉[④]。

22.4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⑤]，宋师败绩。

【注释】

①二十有二年：鲁僖公二十二年当周襄王十五年，前638。

②伐郑：郑国亲附楚国，所以宋襄公率诸侯攻打郑国。

③丁未：初八。

④升陉（xíng）：鲁地，今地不详。

⑤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北。

【译文】

鲁僖公二十二年春，僖公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

夏，宋襄公、卫文公、许僖公、滕国君一起攻打郑国。

秋八月初八，和邾人在升陉作战。

冬十一月初一，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作战，宋国军队战败。

【传】

22.1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①，礼也。

【注释】

①反其君：让其君返回须句。

【译文】

鲁僖公二十二年春，鲁国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让须句国君返回须句，这是合于礼的。

22.2 三月，郑伯如楚。

【译文】

三月，郑文公到楚国去。

22.3 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①。"

【注释】

①所谓祸在此矣：郑自齐桓公死后即归附楚国，今年又朝楚。宋公伐郑，即是与楚争霸，所以说祸在此。

【译文】

夏，宋襄公攻打郑国。子鱼说："所说的祸患就在这里了。"

22.4 初，平王之东迁也①，辛有适伊川②，见被发而祭于野者③，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④！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⑤。

【注释】

①平王之东迁：周平王东迁洛邑，在前770年，是为东周。

②辛有：周大夫。伊川：伊河所经之地，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一带。

③被发而祭：此为夷狄之俗。被，同“披”。

④此其戎乎：指这里将成为戎人居住的地方。

⑤陆浑之戎：允姓之戎人，居于陆浑。陆浑在今甘肃敦煌西。

【译文】

当初，平王东迁的时候，辛有到伊川去，见到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等不到百年，这里将是戎人居住的地方了！因为它的礼仪已经消亡。”秋，秦国、晋国将陆浑的戎人迁到伊川。

22.5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①]：“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大子，而辱于秦[②]，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③]，以固子也[④]。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⑤]。”遂逃归。

【注释】

①嬴氏：怀嬴。僖公十七年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国将怀嬴嫁给他。

②辱：屈居，指为质于秦。

③婢子：妇人自己的卑称。侍执巾栉(zhì)：意为侍候你。巾，手巾。栉，梳子。

④固子：使子固，使你安心。

⑤不敢言：意为不敢泄密。

【译文】

晋太子圉在秦国做人质，准备逃回晋国，对怀嬴说：“和你一起回去吧？”怀嬴回答说：“你，是晋太子，而屈居于秦。你要回去，不是应该的

吗？我们国君让贱妾来侍候你，是为了使你安心。我跟随你回去，是背弃了我们国君的命令。我不敢随你回去，也不敢泄露你的秘密。”太子圉于是逃归晋国。

22.6 富辰言于王曰①：“请召大叔②。《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③。’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④？”王说⑤。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⑥。

【注释】

①富辰：周大夫。

②大叔：王子带。王子带于僖公十二年逃奔齐国。

③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引诗见《诗经·小雅·正月》。协，和谐。比，亲近。孔，很，甚。云，友好。

④不睦：指不服于周。

⑤说：同“悦”。

⑥王召之也：按，僖公十三年，仲叔湫曾说：“不十年，王弗召也。”至此应验。

【译文】

富辰对周襄王说：“请把太叔带召回来。《诗》里说：‘与邻居亲近团结，婚姻亲戚也甚为友好。’我们兄弟都不和谐，哪能埋怨诸侯不服宗周呢？”周襄王听了很高兴。王子带从齐国回到京师，是周襄王把他召回来的。

22.7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①，不设备而御之②。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③。无备，虽众，不可恃也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⑤。’又曰：‘敬之敬

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6]。’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7]，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8]，而况国乎？”弗听。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9]，县诸鱼门[10]。

【注释】

①卑：轻视。

②不设备：不防备。

③易：轻视。

④恃：依靠。

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引《诗》见《诗经·小雅·小旻》。

⑥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引《诗》见《诗经·周颂·敬之》。敬，戒慎。显，明。思，语气词，无义。不易，即“难”。意谓做事必须认真严肃，天监临在上而无所不照，获得与保守天命极不容易。

⑦惧：戒惧。

⑧虿(chài)：蝎子类的毒虫。

⑨胄：头盔。

⑩县：悬挂。鱼门：邾国城门。

【译文】

邾国人因为须句的缘故而出兵攻鲁。鲁僖公轻视邾国，不设防就抵御邾国军队。臧文仲说：“国家无所谓小，不能轻视它。不设防，虽是人多，也不可靠。《诗》里说：‘战战兢兢，如同面对着深渊，如同行走在薄冰上。’又说：‘戒慎啊戒慎！上天光明普照，得天命不易啊！’以先王那样的美德，尚且会碰到困难，没有不戒惧的，何况我们小国呢。国君不要以为邾国小，蜂、虿虽小却有毒，而况国家呢？”僖公不听。八月初八，僖公和邾国军队在升陉作战，鲁军大败。邾国人缴获僖公的头盔，把它悬挂在鱼门上。

22.8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①："天之弃商久矣②，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③。"弗听。

【注释】

①大司马：即下文的子鱼，宋公子目夷，时为大司马，掌管军队。固谏：坚决劝阻。固，或认为是人名，即公孙固。

②商：此指宋。宋本是商的后裔，商为周所灭。

③弗可赦：违天之罪是不可赦免的。

【译文】

楚国派兵进攻宋国以救援郑国。宋襄公准备应战。大司马坚决劝阻道："上天抛弃我们已经很久了，您想复兴它，违背天意，恐怕不可赦免啊。"宋襄公不听。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①，楚人未既济②。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③，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④，宋师败绩。公伤股⑤，门官歼焉⑥。

【注释】

①既成列：已经摆好阵势。

②既济：全部渡过泓水。

③成列：形成队列，排成行列。

④陈：同"阵"，军阵。此为动词，列好阵势。

⑤公伤股：《史记·楚世家》云："射伤宋襄公。"股，大腿。

⑥门官：国君的亲兵。

【译文】

冬十一月初一，宋襄公和楚军在泓水边交战。宋国的军队已经列好了阵势，楚国的军队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司马子鱼劝宋襄公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河，赶紧下令进攻。"宋襄公说："不可以。"楚军渡过河还未摆成阵势，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进攻，宋襄公说："还是不可以。"等到楚人摆好阵势，宋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大腿受了伤，亲兵全部被杀死。

国人皆咎公①。公曰："君子不重伤②，不禽二毛③。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④。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⑤。"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⑥，隘而不列⑦，天赞我也。阻而鼓之⑧，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⑨，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⑩？明耻教战⑪，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⑫。三军以利用也⑬，金鼓以声气也⑭。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⑮，鼓儳可也⑯。"

【注释】

①咎：归罪。

②重(chóng)伤：对已受伤的敌人再加以伤害。

③禽：同"擒"。二毛：头发两种颜色，指头发花白的老人。

④不以阻隘：不把敌人逼到险要地方以取胜。

⑤鼓：作动词，击鼓进军。

⑥勍(qíng)敌：强敌。勍，强。

⑦隘而不列：处于险隘之地还未列阵。

⑧阻而鼓之：凭险而进攻。

⑨胡耇(gǒu):老年人。

⑩何有:有何可怜惜呢?有何舍不得呢?

⑪明耻:明白国耻之心。教战:教以战术。

⑫如:应该。服:投降。

⑬以利用:抓住有利时机用兵。

⑭金鼓以声气:金鼓是用来鼓舞士气的。

⑮声盛:金鼓洪亮。致志:鼓舞士气。

⑯儳(chán):队列参差不齐。

【译文】

宋国国内人都怪罪宋襄公。宋襄公说:"有德之人是不忍心伤害已经受了伤的敌人的,不捉拿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古人行军打仗,不凭险要地方来求得胜利。我虽是殷商亡国的后代,也不进攻还没摆好阵势的敌人。"子鱼说:"您还不知道怎样打仗。强大的敌人被逼在险要的地方来不及摆开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呀!凭着险阻进攻敌人,怎么不可以呢?我还怕打不赢呢!再说这些强大的士兵,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老年的,抓到了就是俘虏,管他什么头发花白?训练士兵,先让他们明白国耻之心,然后教他们战术,就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了伤,还没有死,怎么就不可以再杀伤他呢!您如果舍不得再伤害他,还不如一开始就不杀伤;如果怜悯他头发花白,就干脆向他投降。军队打仗,就应抓住有利时机作战,鸣金、击鼓,是用来鼓舞士气的。敌人在险隘之处,正是可利用的时机。鼓声大作,激发士气,进攻未成列的敌人,完全是应该的啊!"

22.9 丙子晨①,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②。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③。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④,见兄弟不逾阈⑤,戎事不迩女器⑥。"

【注释】

①丙子：初八。

②芈(mǐ)氏：楚贵族之女。芈，楚姓。姜氏：齐女。劳：慰问。柯泽：郑国之地。

③师缙：楚国乐师。示之俘馘(guó)：这是为了显示战绩。俘，生擒的俘虏。馘，战时割取的所杀敌人的左耳，用以计功。此指死俘。

④送迎不出门：指送迎不出房门。

⑤不逾阈(yù)：不越过门槛。阈，门槛。

⑥不迩女器：不接近妇女的用具。迩，近。

【译文】

十一月初八早晨，郑文公夫人芈氏、姜氏到柯泽慰劳楚成王。楚成王派师缙将俘虏与杀死的敌人的左耳给她们看。君子说："这是不合于礼的。妇人迎送客人不出房门，见兄弟不跨越门槛，有战事时不接近妇女的用具。"

丁丑[①]，楚子入飨于郑[②]，九献[③]，庭实旅百[④]，加笾豆六品[⑤]。飨毕，夜出，文芈送于军[⑥]，取郑二姬以归[⑦]。叔詹曰[⑧]："楚王其不没乎[⑨]！为礼卒于无别[⑩]！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⑪]。

【注释】

①丁丑：初九。

②入飨于郑：楚成王入郑都，郑文公宴请他。

③九献：九次向宾客敬酒。为国君飨燕之礼。

④庭实旅百：陈列于庭中的礼品有百种。旅，陈列。亦为国君飨燕

之礼。

⑤加：在正礼之外又增添其他。笾(biān)豆：古代礼器，用以装礼品。六品：六件。

⑥文芈：即郑文夫人芈氏。

⑦取郑二姬：指楚成王带走了郑国两位姬姓女子做侍妾。

⑧叔詹：郑大夫。

⑨不没：不得善终。没，善终。鲁文公元年，楚成王为其子商臣所杀。

⑩无别：男女无别。古人讲男女大防。郑文公夫人劳军，夜间送楚王回楚军，楚王取走二姬，都有妇女参与，因此说是男女无别，不合于礼。

⑪不遂霸：不能完成霸业。僖公二十八年，楚为晋败于城濮。

【译文】

初九，楚王入郑国都，郑文公宴享他，主人敬了九次酒，在庭院中陈列礼品有百种，另加用笾豆装的食品六件。宴享结束，到夜里才出来，文芈一直送他到军营中。楚王还带了郑国的二位侍妾回去。叔詹说："楚王恐怕要不得善终了！施行礼仪最后连男女都无区别！男女无别不可以认为是有礼。楚王怎么能善终呢？"诸侯因此知道楚成王不会成就霸业。

二十三年

【经】

23.1 二十有三年春①，齐侯伐宋，围缗②。

23.2 夏五月庚寅③，宋公兹父卒④。

23.3 秋，楚人伐陈。

23.4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⑤。

【注释】

①二十有三年：鲁僖公二十三当周襄王十六年，前637。

②缗(mín)：古国名，在今山东金乡东北。

③庚寅：二十五日。

④宋公兹父：宋襄公。

⑤杞子：杞国国君杞成公。

【译文】

鲁僖公二十三春，齐孝公攻打宋国，包围了缗。

夏五月二十五日，宋襄公死。

秋，楚国攻打陈国。

冬十一月，杞成公死。

【传】

23.1 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①。

【注释】

①不与盟于齐：僖公十九年，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盟于齐。宋国不参加会盟。

【译文】

鲁僖公二十三年春，齐孝公攻打宋国，包围缗地，是为讨伐它不参加齐国的会盟。

23.2 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

【译文】

夏五月，宋襄公死，是因为在泓之战中受伤的缘故。

23.3 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①]，讨其贰于宋也[②]。遂取焦、夷[③]，城顿而还[④]。子文以为之功[⑤]，使为令尹。叔伯曰[⑥]："子若国何[⑦]？"对曰："吾以靖国也[⑧]。夫有大功而无贵仕[⑨]，其人能靖者与有几[⑩]？"

【注释】

①成得臣：楚臣，字子玉。

②贰于宋：对楚国二心而对宋国亲近。

③焦、夷：二地都属陈国。焦当今安徽亳州，夷在亳州东南。

④顿：国名，姬姓，在今河南项城西。

⑤之：代词，其，指成得臣子玉。

⑥叔伯：楚大夫薳吕臣。

⑦若国何：拿国家怎么办。叔伯认为子玉不能胜任令尹之职。

⑧靖国：安定国家。靖，安定。

⑨贵仕：高位。

⑩与：语气词。

【译文】

秋，楚国的成得臣率领军队攻打陈国，讨伐它背叛楚国亲近宋国。于是攻入焦、夷二地，并在顿修筑城墙后回国。子文认为这是他的功劳，就让他做令尹。叔伯说："你将拿国家怎么办啊？"子玉回答说："我将以此安定国家。有大功而无高位，这样的人能安定国家的有几人？"

23.4 九月，晋惠公卒[1]。怀公立[2]，命无从亡人[3]。期[4]，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5]，古之制也。策名、委质[6]，贰乃辟也[7]。今臣之子，名在重耳[8]，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9]，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10]，谁则无罪？臣闻命矣[11]。"乃杀之。

【注释】

①晋惠公卒：《春秋》记载晋惠公死在明年冬，可能《经》文记载有误。

②怀公：晋太子圉。

③无从：不要跟随。亡人：逃亡之人，指重耳，因其逃亡在外。

④期：对跟随重耳逃亡的人规定了返回的期限。

⑤父教之忠：父亲应教儿子忠诚。

⑥策名：把名字写在简册上。古时出仕之初，必须先把名字写在简策上。委质：出仕时需要送上见面的礼物。质，通"贽"，见面礼。无质就不能为人臣。

⑦贰：二心。辟：罪过。

⑧名在重耳：指做重耳的臣子。

⑨刑之不滥：不滥用刑罚。

⑩淫刑以逞：滥用刑罚以图快意。

⑪闻命：听到命令了。

【译文】

九月，晋惠公死。晋怀公即位，命令不要跟随逃亡在外的重耳等人。并限定了返回的期限，到了期限不回来，不赦罪。狐突的儿子狐毛

和狐偃跟随重耳在秦国，狐突不肯召他们回来。冬，怀公抓住狐突，对他说："儿子回来就赦免你。"狐突回答说："儿子能做官，父亲要教育他做到忠诚，这是自古的制度。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册上，给主人送上见面礼，如果有二心，就是罪过。现在臣下的儿子，名字列在重耳那边已经有好几年了。如果又召他们回来，那是教他们有二心啊。父亲教儿子三心二意，他怎么侍奉国君呢？刑罚不滥用，是国君的圣明，下臣的希望。滥用刑罚以逞快意，谁能无罪呢？下臣听你的命令就是了。"晋怀公于是杀了狐突。

卜偃称疾不出，曰："《周书》有之[①]：'乃大明服[②]。'己则不明[③]，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④]，而唯戮是闻[⑤]，其何后之有[⑥]？"

【注释】

①《周书》：指《尚书·康诰》篇。

②大明：指君主贤明。服：百姓顺服。

③则：如果。

④不见德：看不到德行，指君主不明。

⑤唯戮是闻：即"唯闻戮"，指滥用刑罚，杀人以逞。

⑥其何后之有：杜预《春秋左传注》："言怀公必无后于晋，为二十四年杀怀公张本。"

【译文】

卜偃称病不出门，说："《周书》里说：'君主贤明，臣民顺服。'如果自己不贤明，而杀人以图快意，不是也很难稳固吗？百姓看不到君主的恩德，只听到杀戮，其后代还能长享有君位吗？"

23.5 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①]。不书名[②]，未同盟也[③]。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④]，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⑤]。

【注释】

①杞，夷也：指杞国用夷人之礼仪。襄公二十九年《传》云：“杞，夏余也，而即东夷。”则杞本非夷，因其用夷礼，因而将其视为夷。

②不书名：不记载杞成公的名字。

③未同盟：指未和鲁国结为同盟国。以上解释《经》文为何记为“杞子”。

④赴以名：在讣告上写上名字。赴，同“讣”。

⑤辟：避免。敏：通“审”，明悉。

【译文】

十一月，杞成公死。《春秋》记载为“子”，是因为杞国用夷礼。不记载名字，是因为没有和鲁国结盟。凡结盟的诸侯国，死后在讣告上写上名字，是合乎礼的。讣告上写名字，《春秋》就加以记载，否则就不记载，避免弄不清楚而误记。

23.6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①]，晋人伐诸蒲城[②]。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③]，于是乎得人[④]。有人而校[⑤]，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⑥]。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⑦]。狄人伐廧咎如[⑧]，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⑨]。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⑩]，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⑪]。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注释】

①及于难：指太子申生之难。僖公四年，晋献公听信宠姬骊姬的谗言，逼死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同时出逃。

②蒲城：今山西隰县，重耳的封邑。

③保：依靠。生禄：养生的禄邑。

④得人：得到众人拥护。

⑤有人：即“得人”。校：同“较”，较量，对抗。

⑥狄：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

⑦狐偃：重耳的舅父，字子犯。赵衰(cuī)：字子余。颠颉(xié)：晋大夫。魏武子：名犨(chōu)。司空季子：一名胥臣。食邑于臼，又称臼季。

⑧廧咎(qiáng gāo)如：狄族的别种，隗姓。在今河南安阳西南。

⑨盾：即赵盾。

⑩二十五年：指已经二十五岁了。

⑪就木：进棺材。木，棺材。

【译文】

晋公子重耳在骊姬之乱的时候，晋献公派人攻打蒲城。蒲城人要迎战。重耳不同意，说：“我是靠了国君的命令才有了养生的禄邑，因此才得到众人的拥护。有了百姓的拥护就要与国君对抗，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还是逃亡吧。”于是逃奔到狄国。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人都跟随他出逃。狄国人攻打廧咎如，抓获了他们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把她们送给公子重耳。重耳娶了季隗，生了伯儵、叔刘。他把叔隗给了赵衰，生了赵盾。重耳准备到齐国去，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我如果不回来，你再出嫁。”季隗回答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出嫁，我将进棺材了。我还是等您吧！”重耳在狄国呆了十二年才离开。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①]。出于五鹿[②]，乞食于野人[③]，野人与之块[④]。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⑤]。"稽首，受而载之。

【注释】

①不礼：不以礼待之。焉：之，代词，指重耳。

②五鹿：卫地，在今河南濮阳东北莎鹿城。

③野人：乡下人。

④块：土块。

⑤天赐：上天的赐予。子犯认为土块是土地的象征，表示上天将赐予重耳土地，即能回国当国君。

【译文】

重耳过卫国的时候，卫文公没有以礼接待他。经过五鹿这个地方，重耳一行人向乡下人要饭吃，乡下人给了他一块泥土。重耳发怒了，要鞭打乡下人。子犯忙说："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啊！"行了稽首之礼后，把土块接过来放在了车上。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①]，公子安之[②]。从者以为不可[③]。将行，谋于桑下[④]。蚕妾在其上[⑤]，以告姜氏[⑥]。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⑦]，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⑧]。"姜曰："行也。怀与安[⑨]，实败名[⑩]。"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⑪]。醒，以戈逐子犯。

【注释】

①二十乘(shèng)：八十匹马。一乘四匹马，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

②安之：安居于齐，不想走了。

③从者：即跟随重耳逃亡的狐偃等人。

④桑下：桑树下。

⑤蚕妾：养蚕的女奴。

⑥姜氏：齐桓公嫁给重耳的齐女。

⑦四方之志：指远大的志向。

⑧无之：重耳想安于齐国，因此不承认。

⑨怀与安：眷恋享受，安于现状。

⑩败名：败坏功名。

⑪遣之：把重耳送出齐国。

【译文】

到了齐国，齐桓公将宗室女儿嫁给重耳，又赠马八十匹。重耳便安于齐国的生活不想再走了。跟随出逃的人都认为这样不行。他们准备让重耳离开齐国，并在桑树下商量。养蚕的女奴在桑树上听到了，便报告给姜氏。姜氏把女奴杀了，然后对公子重耳说："您有远大的志向，那些听到秘密的人，我已经杀了。"重耳说："没有这回事。"姜氏说："您走吧！眷恋享受，安于现状，只能败坏功名。"公子不愿走，姜氏与子犯商量，把重耳灌醉，然后把他送走。重耳醒来之后，生气得拿起戈来追赶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①，欲观其裸②。浴，薄而观之③。僖负羁之妻曰④："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⑤。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⑥。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⑦。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⑧。"乃馈盘飧，置璧焉⑨。公子受飧反璧⑩。

【注释】

①骈胁:腋下肋骨连成一片。

②裸:裸体。指想乘重耳裸身时看看。

③薄:迫近。

④僖负羁:曹国大夫。

⑤相国:做国家的辅佐之臣。

⑥夫子:那个人,指重耳。

⑦得志于诸侯:指称霸诸侯。

⑧盍:"何不"的合音词。蚤:通"早"。

⑨乃馈盘飧(sūn),置璧焉:意即以璧为贽,向重耳示好。因臣不能与外人结交,所以把璧藏在饭里,不让外人知道。飧,晚饭。

⑩反璧:表示不贪财。

【译文】

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腋下肋骨连成一片,便想要乘重耳裸露身体的时候看一看。重耳洗澡的时候,他便迫近前去观看。曹大夫僖负羁的妻子说:"我看晋公子的随从,都是足以做国家辅臣的人才。如果用他们做辅政大臣,公子必定会返回晋国即位。返国之后,一定会称霸诸侯。称霸之后而惩罚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必首当其冲。你何不早一点表示自己与曹君不同呢?"于是僖负羁就赠送给重耳一盘晚餐,把一块玉璧放置在食物中。重耳接受了他的晚餐而送还了玉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译文】

到了宋国,宋襄公赠送给重耳八十匹马。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①]:"臣闻天之所启[②],

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③]，天其或者将建诸[④]，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⑤]。晋公子，姬出也[⑥]，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⑦]，而天不靖晋国[⑧]，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⑨]，三也。晋、郑同侪[⑩]，其过子弟[⑪]，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注释】

①叔詹：郑大夫郑詹。

②启：开，赞助，指天所帮助的人。

③三焉：三项与众不同的地方。

④其或者：其、或者，都是揣测副词。建诸：指天有意立他为君。

⑤蕃：繁盛。

⑥姬出：姬姓女所生。重耳之母为大戎狐姬。

⑦离：同“罹”，遭受。外：指逃亡国外。

⑧不靖晋国：重耳逃亡国外，晋国内一直不能安定。

⑨三士：指狐偃、赵衰和贾佗。上人：超过一般人。

⑩同侪(chái)：同等地位。

⑪其过子弟：那些来往经过郑国的晋国子弟。

【译文】

重耳到了郑国，郑国国君郑文公对他也不加礼遇。叔詹劝告郑文公说：“我听说上天所要帮助的人，一般人是比不上的。晋公子重耳有三件特殊的事非他人所能比。上天或者将要立他为君，您还是以礼相待的好。男女同姓通婚，他们的子孙不能繁盛。姬姓的晋公子重耳，又是姬姓女所生，但他至今仍健康地活着，这是第一件特殊的事。他遭受了逃亡在外的忧患，而晋国国内却不能安定，上天替重耳创造有利条件，这是第二件特殊的事。有三个超出一般人的人跟着他，这是第三

件。晋国和郑国是同等地位的国家，平时他们的子弟来往，本该以礼相待，更何况是天要帮助的人！"郑文公不听。

及楚，楚子飨之[1]，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2]？"对曰："子、女、玉、帛[3]，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4]。其波及晋国者[5]，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6]，遇于中原[7]，其辟君三舍[8]。若不获命[9]，其左执鞭、弭[10]，右属櫜、鞬[11]，以与君周旋[12]。"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13]，文而有礼[14]。其从者肃而宽[15]，忠而能力[16]。晋侯无亲[17]，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18]，其后衰者也[19]，其将由晋公子乎[20]。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注释】

①楚子：楚成王。

②不穀：君王自称之词。

③子、女：指男女奴隶。

④羽：鸟羽，翡翠、孔雀之类。毛：旄牛。齿：象牙。革：犀牛皮。

⑤波及：流散到。

⑥治兵：交战。

⑦中原：即原中，原野之中，指战场。

⑧辟：躲避。三舍：一舍三十里，共九十里。

⑨获命：获得退兵的命令。

⑩鞭：马鞭。弭（mǐ）：不加装饰的弓。

⑪属：手摸着。櫜（gāo）：箭袋。鞬（jiān）：弓套。

⑫周旋：应酬，此引申作交战。

⑬广：志向远大。俭：检束，指严于律己。

⑭文：说话有文采。

⑮肃：态度严肃。宽：待人宽厚。

⑯能力：能为重耳效力。

⑰晋侯：指晋惠公。

⑱唐叔：晋国始祖，周成王弟弟。

⑲其后衰者也：指晋国德泽久长，不会马上衰落。

⑳将由晋公子乎：指将由重耳振兴晋国。

【译文】

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招待他，说："公子如果返回晋国即位，那么将如何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男女奴仆，君王已经有了。鸟羽、兽毛、象牙、牛皮，是贵国的土产。晋国生产的这些东西，不过是贵国流散到晋国的剩余罢了。我拿什么报答您好呢？"楚王说："虽说是这样，您究竟用什么来报答我？"重耳回答说："如果托您的福，能够返回晋国，一旦晋、楚两国交战，在战场上相遇，那我将把军队后撤三舍。如果还得不到君王的谅解而退兵，那只好左手拿着马鞭、弓箭，右手抚着箭袋、弓套与君王较量一番了。"令尹子玉请求楚王杀掉重耳。楚王说："晋公子重耳志向广大严于律己，文辞华美而有礼节。他的随从态度严肃，待人宽厚，忠诚而能为主人效力。现在的晋国国君没有亲近的人，国内外均不得人心。我听说唐叔的后代，是姬姓中最后衰亡的，这大概要由重耳来重振国势吧！上天要振兴他，谁又能够废掉他呢？违背天意，必定会有大灾难。"于是就把重耳送到秦国。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①。奉匜沃盥②，既而挥之③。怒曰："秦、晋匹也④，何以卑我⑤！"公子惧，降服而囚⑥。

【注释】

①怀嬴:秦穆公之女,原嫁给晋怀公,怀公逃归后,又嫁给晋文公重耳,后又称辰嬴。

②奉匜(yí)沃盥(guàn):怀嬴执洗手的盘子注水其中,重耳洗手。奉,捧着。匜,盛水的盘子。沃,注水。盥,洗。

③挥之:挥手甩干水。此为不礼貌的行为。怀嬴本为重耳侄媳,现在又嫁重耳,重耳心中不快,故有此下意识的动作。

④匹:匹敌,相等。

⑤卑我:以我为卑。卑我即是卑秦。

⑥降服而囚:脱去上衣,自囚以谢罪。

【译文】

秦穆公送给重耳五个女子,怀嬴也在其中。一次,怀嬴捧着水盘,倒水给重耳洗手。洗完之后,重耳挥手甩干。怀嬴生气地说:"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您为何蔑视我?"公子重耳害怕了,脱去上衣,把自己拘禁起来向怀嬴谢罪。

他日,公享之①。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②,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③,公赋《六月》④。赵衰曰:"重耳拜赐⑤。"公子降⑥,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⑦。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⑧,重耳敢不拜?"

【注释】

①公:秦穆公。

②文:有文辞,善外交辞令。

③赋:宴会上宾主都可以指定诗篇,让乐工演奏,称赋诗。《河水》:杜预以为逸《诗》篇名。表示对秦穆公尊敬。《国语·晋语四》韦

昭《注》云："河当作沔，字相似误也。其诗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国，当朝事秦。"江永《群经补义》曰："此说是也。余谓'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亦欲以此感动秦伯，望其念乱而送己归也。"按，《左传》记赋《诗》始于此，终于定公四年秦哀公赋《无衣》。杨伯峻曰："始于此，非前此无赋《诗》者，盖不足记也。终于定四年者，盖其时赋《诗》之风渐衰，后竟成绝响矣。"

④《六月》：《诗经·小雅》篇名。《国语·晋语四》韦昭《注》云："《小雅·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复文、武之业。其诗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其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国。'此言重耳为君，必霸诸侯，以匡佐天子。"

⑤拜赐：拜谢秦穆公的好意。

⑥降：下阶退到堂下。

⑦降一级而辞：秦穆公下阶一级，表示不敢接受降拜的大礼。

⑧佐天子者：《六月》是歌颂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北伐的诗，所以称"佐天子者"。

【译文】

有一天，秦穆公宴享重耳。子犯说："我不如赵衰善于文辞，请让赵衰跟您去。"在宴会上，重耳教乐工奏《河水》这首诗以表示对秦穆公的尊敬，秦穆公叫人奏了《六月》这首诗作为回谢。赵衰忙说："重耳快拜谢君王的美意！"重耳退到阶下，拜，叩头。秦穆公下阶一级表示辞让。赵衰说："君主用辅佐天子的诗来命令重耳，重耳岂敢不拜？"

二十四年

【经】

24.1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①。

24.2 夏，狄伐郑②。

24.3 秋七月。

24.4 冬，天王出居于郑[3]。

24.5 晋侯夷吾卒[4]。

【注释】

①二十有四年：鲁僖公二十四年当周襄王十七年，前636。

②狄伐郑：此次狄人攻打郑国，是周襄王所引。

③天王出居于郑：周襄王因王子带之乱逃奔到郑国。天王，天子，此指周襄王。

④夷吾：晋惠公。实死于上年九月。见上年《传》。

【译文】

鲁僖公二十四年周历正月。

夏，狄人攻打郑国。

秋七月。

冬，周襄王出奔到郑国。

晋侯夷吾死。

【传】

24.1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1]。不书，不告入也。

【注释】

①秦伯纳之：此与上年重耳事本为一体，被后人割裂置此。纳之，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译文】

鲁僖公二十四年春，周历正月，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春秋》没有记载这件事，因为重耳回国之事没有向鲁国报告。

及河[1]，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2]，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3]。"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4]，有如白水[5]。"投其璧于河[6]。

【注释】

①河：黄河。

②负羁绁(xiè)：指任仆役随从奔走。羁，马络头。绁，马缰绳。巡于天下：逃亡的委婉说法。

③亡：奔逃，指离开重耳。

④所：假设连词，如果。舅氏：舅父。

⑤有如白水：指河水发誓。有如，誓词中的常用语。

⑥投其璧于河：表示取信于河神。

【译文】

到了黄河，子犯把一块玉璧交给重耳说："臣下为您任仆役跟随着您奔走巡行天下，臣下的罪过很多，臣下自己都知道，何况您呢！请允许我从此离开您吧！"重耳说："我如果不与舅父一条心，可以指着黄河水发誓。"就把那块玉璧扔进黄河去。

济河，围令狐[1]，入桑泉[2]，取臼衰[3]。二月甲午[4]，晋师军于庐柳[5]。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6]。师退，军于郇[7]。辛丑[8]，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9]，公子入于晋师[10]。丙午[11]，入于曲沃[12]。丁未[13]，朝于武宫[14]。戊申[15]，使杀怀公于高梁[16]。不书，亦不告也。

【注释】

①令狐：在今山西临猗西。

②桑泉:在临猗东北。

③白衰(cuī):在今山西解县西北。

④甲午:二月无甲午日,恐记日有错。

⑤晋师:指晋怀公的军队。庐柳:在临猗。

⑥公子絷:秦公子。如:前往。

⑦郇(xún):在临猗西南。

⑧辛丑:甲午后第七天。

⑨壬寅:辛丑第二天。

⑩公子入于晋师:晋军转向重耳,所以重耳能进入晋军中。

⑪丙午:壬寅后第四天。

⑫曲沃:在今山西闻喜东北。曲沃是晋国祖宗庙所在地。

⑬丁未:丙午第二天。

⑭武宫:晋曲沃武公之庙。晋侯每即位,必朝之。

⑮戊申:丁未第二天。

⑯高粱:在今山西临汾。

【译文】

渡过黄河,重耳一行包围了令狐,进入桑泉,攻取了臼衰。二月甲午日,晋怀公的军队驻扎在庐柳。秦穆公派公子絷到怀公军队中传达秦国的命令。晋军退,驻扎在郇地。辛丑日,狐偃和秦国、晋怀公的大夫在郇地结盟。壬寅日,重耳进入晋国军队,掌握了军队。丙午日,进入曲沃。丁未日,朝拜祖庙武宫。戊申日,派人在高粱杀了晋怀公。《春秋》没有记载这些事,也是因为晋人没来鲁国报告。

吕、郤畏逼①,将焚公宫而弑晋侯②。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③,君命一宿④,女即至⑤。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⑥,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⑦。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犹在⑧。女其行乎。”

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⑨。若犹未也，又将及难⑩。君命无二⑪，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⑫。蒲人、狄人，余何有焉⑬？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⑭，君若易之⑮，何辱命焉⑯？行者甚众，岂唯刑臣⑰。"公见之，以难告⑱。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⑲。己丑晦⑳，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㉑。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㉒。

【注释】

①吕、郤：吕，吕甥，即瑕甥。郤，郤芮。二人是晋惠公旧臣。

②公宫：晋侯的宫庭。晋侯：指重耳，此时已即君位，后又称晋文公。

③蒲城之役：指僖公五年，寺人披曾奉晋献公之命至蒲城追杀重耳之事。

④一宿：一夜。此指住一夜后到蒲城。

⑤女：通"汝"，你。即至：指当天就到了。

⑥田：打猎。渭滨：渭水之滨。

⑦中宿：第二宿后第三日。

⑧祛（qū）：袖管。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越墙逃走，寺人披斩得重耳一只袖口。详见僖公五年《传》。

⑨知之：知道为君之道。

⑩及难：赶上灾难。及，赶上，指遭受。

⑪无二：无二心。

⑫唯力是视：即唯视力，尽自己能力之所及。

⑬余何有：对我有什么关系呢？

⑭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齐桓公和公子纠争位时，管仲是公子纠之臣，为使公子纠继位，与桓公在回齐路上相遇时欲射杀桓公，误中衣带钩。后因鲍叔牙推荐，齐桓公又重用管仲。

⑮易之：改变齐桓公的做法。

⑯何辱命焉：何须你下命令。

⑰刑臣：受过宫刑之臣，寺人披自称。

⑱难：指吕、郤焚烧公宫的阴谋。

⑲潜会：秘密地会见。王城：秦地，在今陕西大荔东。

⑳晦：月终之日。

㉑嬴氏：指怀嬴。

㉒纪纲之仆：得力之仆人。

【译文】

吕甥、郤芮害怕受到重耳的迫害，准备焚烧公宫并杀死晋君重耳。寺人披请求进见重耳，重耳派人去责备他，拒绝接见他，说："蒲城之战，献公命令你一夜之后到达蒲城，你当天就到了。后来我跟狄君一起在渭水之滨打猎，你奉惠公之命来追杀我。命令你三个晚上以后赶到，你第二晚就到了。虽然有国君的命令，可是追杀我你却那么快！当初被你砍掉的那只袖子还在呢，你还是走吧！"寺人披回答说："我以为您回国为君，应该懂得为君之道了。如果还不懂，又将会有灾难啊。执行国君的命令不能三心二意，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铲除国君所厌恶的人，我是尽力而为。杀一个蒲人或狄人，于我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您当了国君，难道就没有像当年在蒲城和在狄那样的反对者吗？齐桓公能不计射钩之仇而重用管仲为相，您如果没有齐桓公的度量，改变他那样的做法，那我自然会走开，不必劳烦您下命令。那样的话要走的人很多，岂止我一个？"重耳于是接见了他。寺人披把吕、郤将作乱的事报告了重耳。三月，重耳秘密地到王城会见秦穆公。三月三十日，公宫被烧，瑕甥、郤芮没有抓到重耳，就追赶到黄河边上，秦穆公把二人诱骗过去

杀掉。重耳把怀嬴接回国内，秦穆公送给晋国三千名卫士，作为得力的仆人。

初，晋侯之竖头须①，守藏者也②。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③。及入④，求见。公辞焉以沐⑤。谓仆人曰："沐则心覆⑥，心覆则图反⑦，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⑧，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⑨，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⑩。

【注释】

①竖头须：竖，古代地位低微的小吏。头须，人名。

②藏(zàng)：库藏。

③纳：接纳重耳回国。

④入：指重耳回国。

⑤辞焉以沐：以洗头为借口辞谢不接见。沐，洗头。

⑥沐则心覆：洗头时低头向下，心也向下，所以说心覆。

⑦图反：考虑问题颠倒。

⑧居者：留在国内的人。社稷之守：看守社稷。

⑨其：指居者和行者。

⑩遽：立即，马上。

【译文】

当初，晋君有个小臣，名叫头须，是个监守府库的人。当年重耳逃亡时，头须偷走府库中的财物，全部用在接纳重耳回国这件事上。等到重耳回国了，头须请求进见重耳。重耳借口正在洗头而不愿见他。头须对重耳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心是向下倒过来的，心倒过来，考虑问题就颠倒了，该我不能够进见他。在国内居留的人为您看守国家，跟您

逃亡的人替您奔走服役,这两种人都是一样的。何必把留守的人看成是有罪的人呢?做国君的如果仇视普通人,那么害怕的人就多了。"仆人把这些话告诉给重耳,重耳马上接见了他。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①。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②。赵姬请逆盾与其母③,子余辞④。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⑤,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⑥,以叔隗为内子⑦,而己下之。

【注释】

①请:请求留下。二子:指伯鯈、叔刘。

②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同、赵括、赵婴齐各食邑于原、屏、楼三地,故谓之原同、屏括、楼婴。原,在今河南济源西北。屏地未详。楼,在今山西永和南。

③赵姬:重耳女,即妻赵衰者。

④子余:赵衰字。

⑤才:有才干。

⑥下之:居于赵盾之下。

⑦内子:嫡妻。

【译文】

狄国人将季隗送回晋国,而请求留下伯鯈、叔刘二人。晋文公把女儿嫁给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求接回赵盾和他的母亲叔隗,赵衰辞谢不同意。赵姬说:"得到了宠爱而忘记了旧人,还如何使唤别人?一定要接他们回来。"坚决向赵衰请求,赵衰同意了。于是把叔隗和赵盾接回来。赵姬认为赵盾有才干,坚决向晋文公请求,要把赵盾

立为嫡子，而使亲生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又以叔隗为正妻，自己居于叔隗之下。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1]，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2]，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3]，不亦诬乎[4]？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5]，上赏其奸，上下相蒙[6]，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7]？"对曰："尤而效之[8]，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9]。身将隐[10]，焉用文之？是求显也[11]。"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12]。"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13]，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14]。"

【注释】

①介子推：晋大夫，姓介，名推。之，为语助。

②主晋祀者：主持晋国宗庙祭祀的人。指继位为国君。

③二三子：那些人，指从亡者。

④诬：欺骗。

⑤义其罪：以其罪为义。

⑥相蒙：相互欺骗蒙蔽。

⑦怼(duì)：怨恨。

⑧尤：过失，罪过。

⑨文：文饰。

⑩隐：隐居。

⑪求显：求显达，求为人所知。

⑫偕隐：一起隐居。

⑬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史记·晋世家》云："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新序》且谓"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绵上，地名，在今山西介休东南。田，祭田。

⑭旌：表扬。

【译文】

晋文公奖赏跟随他逃亡的臣子，介子推没有提出要求赏赐，赏赐也没加给介之推。介之推说："献公有儿子九个，现今只有国君在了。惠公、怀公没亲近之人，国内外的人都抛弃他。上天不愿灭绝晋国，必定会有新君。主持晋国宗庙祭祀的人，不是国君还有谁呢？上天一定要立国君为君，而他们几位随从逃亡的人却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这不是欺蒙上天吗？偷人家的财物，尚且叫他盗贼，何况贪天之功以为自己的力量呢？在下的人把罪恶当做正义的行为，在上的又对他们所做的坏事加以赞赏，上下互相欺诈蒙骗，这就难以和他们相处了。"介之推的母亲说："你何不也去求得封赏？否则就这样死去，又怨谁呢？"介之推回答说："明知他们是错的又去效仿它，罪过就更大了。再说我已口出怨言，不能再接受他的俸禄。"他的母亲说："要不然也让他知道一下，怎么样？"介之推回答说："言辞，是身体上的装饰。身体将要隐藏起来，还要装饰干什么？这反而是去求得显达了。"他母亲说："你能做到这样吗？那么我和你一起隐居吧！"于是母子俩一起隐居到死。重耳派人到处寻找他们没找到，就把绵上作为介之推的祭田，说："就用这来记载我的过错，并表扬好人吧！"

24.2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①]。师还，又即卫[②]。郑公子士、洩堵俞弥帅师伐滑[③]。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④]。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⑤]，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⑥]，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⑦]。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⑧]，其次亲亲[⑨]，以相及也[⑩]。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⑪]，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⑫]。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⑬]，文之昭也[⑭]。邘、晋、应、韩[⑮]，武之穆也[⑯]。凡、蒋、刑、茅、胙、祭[⑰]，周公之胤也[⑱]。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⑲]，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⑳]，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㉒]。'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㉓]，不废懿亲[㉔]。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昵近、尊贤[㉕]，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㉖]，奸之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㉗]，又有厉、宣之亲[㉘]，弃嬖宠而用三良[㉙]，于诸姬为近[㉚]，四德具矣[㉛]。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㉜]，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㉝]，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㉞]，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㉟]。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㊱]，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㊲]，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㊳]。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㊴]，以从诸奸[㊵]，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㊶]，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㊷]？"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㊸]。

【注释】

①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僖公二十年滑人叛郑,郑军入滑。听命,听从命令。此指服从郑国。

②即卫:滑人又亲卫。

③公子士、洩堵俞弥:郑国大夫。洩堵俞弥,即洩堵寇。

④王:周襄王。伯服、游孙伯:周大夫。请滑:请求不要讨伐滑。

⑤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此事见庄公二十一年《传》。厉公,指郑厉公。

⑥与卫、滑:偏袒卫、滑二国。

⑦二子:伯服、游孙伯二人。

⑧大上:即"太上",最上等。

⑨亲亲:亲近自己的亲属。

⑩相及:及于他人。

⑪吊:伤悼。二叔之不咸:指管叔、蔡叔联合商纣之子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而死。二叔,指管叔、蔡叔,二人都是周武王弟弟。不咸,不得善终。

⑫封建:分封土地,建立国家。蕃屏周:为周室作藩篱、屏障。

⑬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都是周初封国名。管,在今河南郑州,始封君为武王之弟叔鲜。毛,西周时在扶风,东迁后在洛阳附近,始封君为毛公。聃,当在今河南开封,始封君为季载。雍,在今河南修武西,沁阳东北,始封君为文王第十三子雍伯。毕,在今陕西西安与咸阳西北,横跨渭水南北。酆,在今陕西户县东,咸阳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

⑭文之昭:文王的儿子。

⑮邘(yú)、晋、应、韩:也是封国国名。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始封君为周武王第二子邘叔。一说当在大、小盂鼎出土地陕西眉县。应,在今河南鲁山东,始封君为武王第四子。韩,其封本当在今

河北固安东南韩寨营，后迁陕西韩城。

⑯武之穆：武王的儿子。

⑰凡、蒋、邢、茅、胙、祭：也是封国国名。蒋，在今河南固始东北，始封君为周公第三子伯龄。茅，在今山东金乡茅乡，始封君为茅伯，后属邾。胙，在今河南延津北故胙城东。祭，在今河南郑州东北，始封君为周公第五子。

⑱胤（yìn）：后代。

⑲召（shào）穆公：又称召伯虎，周厉王、宣王时大臣。不类：指周德衰微。类，善。

⑳纠合：集合。诗：据后文，是《诗经·小雅·常棣》。

㉑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常棣，又作"棠棣"。花名，又叫郁李。鄂，通"萼"，花萼，花蒂。不，萼足。韡韡，光明貌。

㉒兄弟阋（xì）于墙，外御其侮：意即兄弟内部虽然不和，犹同心抵御外侮。阋，争吵，争斗。

㉓忿：怨恨。

㉔懿亲：好亲戚。

㉕庸勋：酬劳有功。庸，酬劳。

㉖即聋：接近耳背的人。从昧：跟从昏暗的人。与顽：赞成固陋的人。用嚚（yín）：使用奸诈的人。

㉗平、惠之勋：周平王东迁，曾依靠郑国帮助。周惠王因王子颓之乱出奔，也靠郑国帮助返国。事见庄公二十年、二十一年《传》。

㉘厉、宣之亲：郑国始封君桓公友是周厉王儿子，周宣王弟弟。厉、宣，指周厉王、宣王。

㉙弃嬖宠：指僖公七年郑文公杀嬖臣申侯及十六年杀太子华。用三良：信任叔詹、堵叔、师说等贤臣。

㉚于诸姬为近：郑国出自周厉王，在姬姓诸国中与王室血缘最近。

㉛四德：即庸勋、亲亲、暱近、尊贤。

㉜五声：宫、商、角、徵（zhǐ）、羽五音。和：唱和。

㉝五色：青、赤、黄、白、黑五色。章：文采。

㉞则：法则。

㉟四奸：聋、昧、顽、嚚。

㊱怀柔：笼络。

㊲扞御：抵御。

㊳以亲屏周：以亲属来作为周室的屏障。

㊴渝：改变。

㊵从诸奸：指用狄军。

㊶民未忘祸：周室前有王子颓之乱，僖公十一年王子带又勾结狄人入侵，人们尚未忘记。

㊷若文、武何：意指必将废弃文、武二王建立的功业。

㊸颓叔、桃子：二人皆周大夫。出狄师：出动狄军伐郑。

【译文】

郑军攻入滑国的时候，滑人听从命令服了郑。郑军回去，滑国又亲附了卫国。郑国的公子士、洩堵俞弥又率军队讨伐滑国。周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去请求不要打滑国。郑文公怨恨当年周惠王回到王城时不给郑厉公酒爵，又埋怨周襄王偏袒卫、滑二国，所以不听周王之命而抓了伯服和游孙伯。周襄王大怒，准备率领狄人攻打郑国。富辰劝阻说："不可以。臣下听说：上等的策略是用德行来安抚百姓，其次是亲近自己的亲属，然后推及到别人。过去周公伤悼管叔、蔡叔不得善终，所以为亲属分封土地，建立国家，以保卫周室。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各国，都是文王的儿子。邘、晋、应、韩四国，都是武王的儿子。凡、蒋、邢、茅、胙、祭各国，是周公的后代。召穆公担忧周德衰微，所以召集宗族在成周作诗，说：'常棣的花儿，花蒂都有光彩。现在的人们，总不能像兄弟一样亲近。'诗的第四章又说：'兄弟在家争吵，遇到外侮共同抵抗。'像这样，那么，兄弟即使有小小的怨

恨，也不能废弃友好亲戚。今天你不能忍耐小小的怨恨而要抛弃郑国这个亲戚，那又能怎么样呢？酬劳有功、亲爱亲戚、亲近近亲、尊敬贤者，这是最大的德行啊。接近聋子、跟从昏昧的人、支持固陋的人、重用奸诈的人，是最大的邪恶。抛弃大德，崇尚邪恶，是最大的祸患！郑国有辅佐平王、惠王的功劳，又是厉王、宣王的亲属，郑国能抛弃那奸佞的宠臣而重用三良，在姬姓诸国中属于近亲，它四种德行都具备了。耳朵听不到和谐的五音是聋子，眼睛分不清五色的文采是昏昧，心不以德义为准则是顽固，口不说忠信之言是奸诈。狄人都效法这些，四种奸邪都具备了。周室有美德的时候，尚且说'不如兄弟亲近'，所以要分封建国。在它能笼络天下的时候，还担心有外来的侵略。抵御外来的侵犯，没有比近亲更好的了，所以以近亲来保卫周室。召穆公也是这样说的。现在周室德行已经衰败，在此时又要改变周公、召公的做法，而跟从邪恶用狄人，恐怕不可以吧？百姓不会忘记当年的祸乱，君王又要把它挑起来，怎么向文王、武王交代呢？"周襄王不听，仍派颓叔、桃子出动狄军攻打郑国。

夏，狄伐郑，取栎①。王德狄人②，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③，施者未厌④。'狄固贪惏⑤，王又启之。女德无极⑥，妇怨无终⑦，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注释】

①栎：郑地，在今河南禹县。

②德：感谢。

③报者：报德者，指周襄王。

④施者：施德者，指狄人。厌：满足。

⑤贪惏：同“贪婪”。

⑥女德无极：指妇女受恩不知止境。

⑦妇怨无终：妇人的怨恨永无终了。

【译文】

夏，狄人攻打郑国，夺取了栎。周襄王感谢狄人，准备把狄人的女儿作为王后。富辰劝阻说：“不可以。臣下听说：‘报答的人已经疲倦了，施恩的人还未满足。’狄人本来就贪婪，君王又开启了他们的贪心。女人受恩没有止境，她的怨恨也就不会终了，狄人必定会成为祸患。”周襄王还是不听。

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①，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②。昭公奔齐③，王复之④。又通于隗氏⑤。王替隗氏⑥。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⑦，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御之⑧，王曰：“先后其谓我何⑨？宁使诸侯图之。”王遂出。及坎欿⑩，国人纳之。

【注释】

①甘昭公：王子带，周襄王弟弟，即下文的大叔。甘，在今河南洛阳南。

②卒：指惠后死。

③昭公奔齐：事见僖公十二年《传》。

④王复之：事见僖公二十二年《传》。

⑤隗氏：指周襄王所娶狄女。

⑥替：废弃。

⑦我实使狄：指狄人之所以如此，实是由我们指使。

⑧御士：侍卫之士。

⑨先后：指死去的惠后。

⑩坎欿(kǎn)：地名，在今河南巩县东南。

【译文】

当初，甘昭公被惠后宠爱，惠后想立他为太子，没来得及实现惠后就死了。甘昭公逃奔到齐国，周天子又让他回来。他又和隗氏私通。周襄王把隗氏废了。颓叔、桃子说："狄人之所以这样，实在是我们造成的。狄人恐怕要怨恨我们的。"于是就拥戴王子带率狄军攻打周王。周王的侍卫要抵抗，周襄王说："如果杀死太叔，惠后将会怎么说呢？宁可让诸侯国来想办法解决。"周襄王于是出逃，到了坎欿，国都的人又把他接回去。

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①。王出适郑，处于氾②。大叔以隗氏居于温③。

【注释】

①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国语·周语中》云："王黜狄后。狄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昔吾骤谏王，王弗从，以及此难。若我不出，王其以我为怼乎？'乃以其属死之。"则此四人当皆被杀。

②氾(fàn)：地名，在今河南襄城南。

③温：今河南温县西南。

【译文】

秋，颓叔、桃子拥戴太叔率狄军攻打周王，大败周王军队，俘虏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周王逃奔到郑国，居住在氾地。太叔带着隗氏居住在温地。

24.3 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1]，好聚鹬冠[2]。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3]，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4]。'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诒伊戚[5]。'其子臧之谓矣。《夏书》曰'地平天成'[6]，称也。"

【注释】

①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僖公十六年郑杀太子华，大概其时子臧也逃亡。

②鹬(yù)冠：用鹬毛做的帽子。鹬，鸟名。

③不衷：不合适。

④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引《诗》见《诗经·国风·曹风·候人》。古人知天文者冠鹬冠，子臧不知天文而鹬冠，故以为不称。彼己之子，那个人。

⑤自诒(yí)伊戚：引《诗》见《诗经·小雅·小明》。意为给自己留下忧伤。诒，留下。伊，此。戚，忧伤。

⑥地平天成：此句所引的《夏书》是逸书。意为大地平静，上天成全。

【译文】

郑子华的弟弟子臧逃奔到宋国，他喜欢收集鹬冠。郑伯听说了非常讨厌，就派盗贼把子臧骗出来。八月，盗贼在陈国和宋国交界处把子臧杀了。君子说："服饰不合适，是身体的灾祸。《诗》里说：'那个人哪，他的服饰不相称。'子臧的服饰，就是不相称。《诗》里说，'自己给自己找忧愁'，说的不就是子臧吗？《夏书》说，'大地平静，上天成全'，就是说要上下相称。"

24.4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①]。对曰："宋，先代之后也[②]，于周为客[③]。天子有事[④]，膰焉[⑤]；有丧，拜焉[⑥]。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⑦]，礼也。

【注释】

①皇武子：郑卿。

②先代之后：宋为殷商之后。先代，指殷商。

③于周为客：郑国是姬姓国，周室宗亲，宋对于郑来说是客人。

④有事：指祭祀。

⑤膰（fán）：祭肉，此作动词，送上祭肉。

⑥拜焉：答拜。

⑦有加：在正礼之外又有所增加。

【译文】

宋国和楚国讲和。宋成公到楚国去，回国时，进入郑国。郑文公准备宴享他，向皇武子问礼节。皇武子回答说："宋国，是先朝的后代，对于周室来说，是客人。天子祭祀，要分给他祭肉；有丧事，宋国来吊唁，天子要答拜。招待丰盛是可以的。"郑文公听从了，宴享宋成公，礼节有所增加，这是合于礼的。

24.5 冬，王使来告难[①]，曰："不穀不德[②]，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③]，鄙在郑地氾[④]，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⑤]，敢不奔问官守[⑥]。"王使简师父告于晋[⑦]，使左鄢父告于秦[⑧]。天子无出[⑨]，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⑩]，礼也。

【注释】

①告难：告王子带之乱。

②不穀：不善，诸侯自称的谦辞。

③母弟：王子带是周襄王的弟弟。母弟，应为“母氏”。

④鄙：野居。天子离开王都叫野居。

⑤蒙尘：受难。

⑥奔问：赶去慰问。官守：本指天子左右群臣，此代指天子以表恭敬。

⑦简师父：周大夫。

⑧左鄢父：周大夫。

⑨无出：天子无所谓出国。

⑩凶服：穿着凶服。降名：周王使者称“不穀”，是以诸侯自称天子，是自降身份，因此是降名。

【译文】

冬，周王派使者来报告王子带之乱，说：“不穀没有德行，得罪了母亲的宠弟王子带，野居在郑国的氾地，谨以报告叔父。”臧文仲回答说：“天子受难在外，哪敢不赶去慰问呢？”周王还派简师父去晋国报告，派左鄢父到秦国报告。天子是无所谓出国的，《春秋》记载说“天王出居于郑”，是说因为躲避兄弟的祸难。天子穿着凶服，以诸侯之名自称，这合乎礼制。

24.6 郑伯与孔将钼、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1]，而后听其私政[2]，礼也。

【注释】

①孔将钼、石甲父、侯宣多：此三人都是郑国大夫。官：官司，指天子的工作人员。具：器用。

②私政：指属于郑国的政事。天子出居郑国，郑文公巡视官、具后，方谈郑国的政事。

【译文】

郑文公和孔将钽、石甲父、侯宣多三人一起到氾地去慰问天子的随行人员并巡视供天子用的器物，然后听取郑国的政事，这合乎礼。

24.7 卫人将伐邢，礼至曰[①]："不得其守[②]，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③]。"乃往，得仕[④]。

【注释】

①礼至：卫大夫。

②不得其守：实指不杀掉其正卿。守，官，指邢国正卿国子。

③昆弟：兄弟。

④得仕：此与下年"春卫人伐邢"本为一体，为后人割裂为二。

【译文】

卫国人准备攻打邢国，礼至说："不杀掉他们的正卿，邢国不可能得到。我让我的兄弟先去做官。"于是他们去了邢国，做了官。

二十五年

【经】

25.1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①]，丙午[②]，卫侯燬灭邢[③]。

25.2 夏四月癸酉[④]，卫侯燬卒。

25.3 宋荡伯姬来逆妇[⑤]。

25.4 宋杀其大夫。

25.5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⑥]。

25.6 葬卫文公。

25.7 冬十有二月癸亥[7]，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8]。

【注释】

①二十有五年：鲁僖公二十五年当周襄王十八年，前635。

②丙午：二十日。

③卫侯燬：卫文公，名燬。

④癸酉：十九日。

⑤荡伯姬：鲁国女，嫁与宋大夫荡氏为妻。逆妇：为儿子娶媳妇。

⑥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僖公二十三年，陈国威胁顿国，顿子逃亡到楚国，因此楚围攻陈，并护送顿子回国。

⑦癸亥：十二日。

⑧卫子：卫国新君卫成公郑，因卫文公死去未满一年，所以称卫子。莒庆：莒国大夫。洮：鲁地，在今山东泗水东南。

【译文】

鲁僖公二十五年周历正月，二十日，卫国国君燬灭了邢国。

夏四月十九日，卫文公燬去世。

宋国的荡伯姬来迎娶媳妇。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

秋，楚人包围陈国，并把顿子护送回国。

安葬卫文公。

冬十二月十二日，僖公在洮地和卫君、莒庆会盟。

【传】

25.1 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1]。二礼从国子巡城[2]，掖以赴外[3]，杀之[4]。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同姓也，故名[5]。礼至为铭[6]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7]。"

【注释】

①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此事与上年《传》末"卫人将伐邢"同为一事。

②二礼：指卫大夫礼至及其弟弟。

③掖以赴外：挟持住扔到城墙外。掖，抓住人的手臂。

④杀之：上年《传》礼至说灭邢必先杀国子，因此先杀了他。

⑤同姓也，故名：卫国无罪而灭了同姓的邢国，所以《经》文直接记载卫侯的名。有批评之意。

⑥为铭：在铜器上作铭文。

⑦止，阻止。

【译文】

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卫国人攻打邢国。礼至兄弟跟随国子巡城，挟持着把他扔到城墙外，杀了他。正月二十日，卫侯燬灭了邢国。卫国和邢国同姓，《春秋》所以记载卫侯之名。礼至还在铜器上作铭文说："我挟持杀了国子，没有人敢阻止我。"

25.2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①。狐偃言于晋侯曰②："求诸侯，莫如勤王③。诸侯信之，且大义也④。继文之业⑤，而信宣于诸侯⑥，今为可矣。"

【注释】

①将纳王：上年王子带之乱，周襄王逃亡到氾地，秦穆公准备以武力护送襄王回朝。

②晋侯：晋文公。

③勤王：为王事勤劳。此指纳王。

④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勤王可以得到诸侯信任，且合乎大义。

⑤继文之业：文，指晋文侯，曾辅佐周平王东迁。

⑥信宣于诸侯：在诸侯中宣扬信用。

【译文】

秦穆公的军队驻扎在黄河边，准备以武力护送周襄王回朝。狐偃对晋文公说："求霸于诸侯，不如起兵救援王朝。这样可以得到诸侯的信任，而且合乎大义。既继承了文侯的事业，而且在诸侯中宣扬了信用。现在做这个事情可以了。"

使卜偃卜之①，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②。"公曰："吾不堪也③。"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④。"公曰："筮之⑤。"筮之，遇《大有》䷍之《睽》䷥⑥，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⑧？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⑨，天子降心以逆公⑩，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⑪。"

【注释】

①卜偃：占卜之官。此句主语是晋文公。

②黄帝战于阪泉：传说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获胜。阪泉，在今河北涿鹿。

③不堪：不敢当。黄帝战于阪泉，是天子征伐之事，晋为诸侯，所以说不敢当。

④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卜偃的意思是说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是指襄王与王子带之争，周德虽衰，其命未改，典章制度也未改，因此战争名义上由周王领衔，周王和黄帝地位相当。

⑤筮之：古代先卜后筮。

⑥《大有》䷍：卦名，《乾》下《离》上。《睽》䷥：卦名，《兑》下《离》上。

⑦公用享于天子：《易·大有·九三》的爻辞。《大有》之《睽》，第三

爻由阳爻变为阴爻，所以用这一爻的爻辞。享，今《易》作“亨”。

⑧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卜偃根据《大有》的爻辞说明这是战胜狄兵，周王请公赴宴，大吉。

⑨天为泽以当日：此句是解释卦象。《大有》中《离》下的《乾》（天）变为《睽》中《离》下的《兑》（泽），就是天为泽迎着太阳。

⑩天子降心以逆公：《乾》为天，《离》为火，《乾》在《离》下，这是天子屈心下意来接待公侯。

⑪《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本卦转为之卦，终要回到本卦。《大有》变为《睽》；《睽》终将回到《大有》，象征天子离开王朝，终要回到王朝。这是理所当然的。

【译文】

晋文公让卜偃占卜，卜偃说：“吉利。得到的是皇帝战于阪泉的征兆。”文公说：“我不敢当啊！”卜偃回答说：“周朝的礼制没有改变，现在的王，就是古代的帝啊。”文公说：“占筮看看。”得到《大有》卦变为《睽》卦，卜偃说：“吉利。得到‘公被天子招待’这样的卦，象征战胜之后天子设宴席招待，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利吗？再说这卦，天为水泽迎着太阳，象征天子屈心下意来接待公侯，这不也是很好吗？《大有》变为《睽》，终将回到《大有》，也是理所当然的。”

晋侯辞秦师而下①。三月甲辰②，次于阳樊③。右师围温④，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⑤，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⑥，杀之于隰城⑦。

【注释】

①辞秦师而下：辞退秦军，晋军顺流而下。

②甲辰：十九日。

③阳樊：即“樊”，在今河南济源。

④围温：王子带及狄后居住在温地。

⑤丁巳：初三。

⑥大叔：王子带。

⑦隰城：即隰郕，在今河南武涉。

【译文】

晋文公辞退秦军，顺流而下。三月十九日，晋军驻扎在阳樊。右军包围温，左军迎接周襄王。夏四月初三，周王进入王城，在温地抓获大叔王子带，在隰城把他杀了。

戊午①，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②。请隧③，弗许，曰："王章也④。未有代德⑤，而有二王⑥，亦叔父之所恶也⑦。"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⑧。晋于是始启南阳⑨。

【注释】

①戊午：初四。

②王飨醴，命之宥：飨醴、命宥，设宴招待。醴，甜酒。命之宥，敬酒后再回敬。宥，劝人饮食。

③请隧：晋文公请求周王允许他死后以天子之礼下葬。隧，隧道，全在地下的地道，天子葬以隧道。诸侯葬以露出地面的羡道。

④王章：周王所用的典章制度。

⑤代德：指新王朝成立。

⑥二王：诸侯而用天子之礼，等于是有二王。

⑦叔父：晋国为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故周王称叔父。恶：厌恶。

⑧田：即地。

⑨启：开辟。南阳：在今河南新乡一带。即阳樊诸邑所在地。

【译文】

初四，晋文公朝见周王。周王用甜酒设宴招待，晋文公回敬周王

酒。晋文公请求死后用隧道之礼下葬，周王不允许，说："这是周王的礼制。还没有取代周朝，而有两个天子，这是叔父所厌恶的。"周王赐给晋文公阳樊、温、原、欑茅等地。晋国在此时开始开辟南阳。

阳樊不服，围之[①]。苍葛呼曰[②]："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③]，宜吾不敢服也。此[④]，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⑤]。

【注释】

①围之：晋军围阳樊。

②苍葛：阳樊人。

③刑以威四夷：此指不应以武力威胁阳樊。威，威胁。

④此：此地，指阳樊。

⑤出其民：阳樊人不愿归属晋国，晋人只好听任其民迁走。

【译文】

阳樊不归服，晋军包围阳樊。苍葛高呼说："要用德来安抚中原国君，刑罚只用于四方夷狄。你们用武力，难怪我们不敢归服啊！在这里，谁不是周王亲戚，岂能做俘虏呢？"晋人只好让阳樊人迁出城去。

25.3 秋，秦、晋伐鄀[①]。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②]。秦人过析[③]，隈入而系舆人[④]，以围商密，昏而傅焉[⑤]。宵，坎血加书[⑥]，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⑦]。"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纳顿子于顿。

【注释】

①鄀（ruò）：秦、楚边界上的小国，受楚国保护，都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

②斗克：字子仪，楚申地的地方长官，称申公。屈御寇：字子边，楚息地的长官，称息公。楚国地方官称“公”，如申公、息公。商密：鄀的国都。

③析：鄀国的城邑。包括今湖南内乡、淅川西北。

④隈（wēi）：河流弯曲处，此指丹水河。系舆人：捆绑着自己的士兵假装成析地的俘虏。舆人，众人，此指秦军士兵。

⑤昏：黄昏。傅：逼近城下。

⑥坎血加书：在地上掘坎，杀牲其上，歃血而盟，并把盟书放在上面。

⑦戍人：指楚军。

【译文】

秋，秦国、晋国攻打鄀国。楚斗克、屈御寇率申地、息地的军队戍守商密。秦人经过析地，绕道丹水河湾道，并捆绑着自己的士兵假扮成俘虏，来包围商密，黄昏时逼近到城下。夜里，秦人挖地掘坎，杀牲歃血，并把盟书放在上面，假装与楚国的子仪、子边盟誓。商密人害怕了，说：“秦人占领析地了！戍守的楚人反叛了！”于是就投降了秦军。秦军囚禁了申公子仪、息公子边回国。楚国令尹子玉追赶秦军，赶不上了。于是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回顿国。

25.4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①。原不降，命去之②。谍出③，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④。”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⑤。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⑥。”退一舍而原降⑦。迁原伯贯于冀⑧。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

大夫⑨。

【注释】

①命三日粮：下令准备三天的军粮。即准备三天内攻下。

②去之：撤军。

③谍：晋军间谍。出：从围城中出来。

④待之：不要急于撤军，等待原国投降。

⑤庇：庇护。

⑥所亡滋多：得原与失信相比，失去的东西更多。

⑦一舍：三十里。

⑧原伯贯：原邑长官。冀：在今山西河津东北。

⑨狐溱：狐毛之子。

【译文】

冬，晋文公围攻原邑，下令准备三天的军粮。三天后，原邑不降，晋文公下令撤军。间谍从城里出来说："原邑准备投降了。"晋国的军官说："请再等等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宝贝，庇护百姓的东西。得到原邑却失去信用，用什么庇护百姓？失去的东西将更多！"晋军后退三十里而原邑投降。晋人把原伯贯迁到冀地。命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25.5 卫人平莒于我①，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注释】

①卫人平莒于我：僖公元年，鲁国打败莒国，获莒挐。此后鲁、莒结怨。卫国从中调停，使两国言归于好。

【译文】

卫国人调停莒国和我国的关系,十二月,在洮地结盟,重修与卫文公的旧好,并且和莒国讲和。

25.6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1],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2],径[3],馁而弗食[4]。”故使处原[5]。

【注释】

①寺人勃鞮(dī):寺人披。

②壶飧(sūn):用壶装食物。

③径:走小路。

④馁:饿。

⑤故使处原:以上补叙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的原因。

【译文】

晋文公就镇守原邑的人选询问寺人勃鞮,勃鞮回答说:“当年赵衰带着用壶装的食物跟着您,一个人走在小路上,饿了也不吃带的食物。”所以就任命赵衰为原大夫。

二十六年

【经】

26.1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1],己未[2],公会莒子、卫甯速盟于向[3]。

26.2 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4],弗及。

26.3 夏,齐人伐我北鄙[5]。

26.4 卫人伐齐[6]。

26.5 公子遂如楚乞师[7]。

26.6 秋，楚人灭夔[8]，以夔子归。

26.7 冬，楚人伐宋，围缗[9]。公以楚师伐齐，取谷[10]。

26.8 公至自伐齐。

【注释】

①二十有六年：鲁僖公二十六年当周襄王十九年，前634。

②己未：初九。

③甯速：卫大夫甯庄子。向：莒地。在今山东莒县南。

④酅(xī)：齐地，在今山东东阿南。

⑤齐人伐我北鄙：齐侵西鄙未得逞，因此再入侵北鄙。

⑥卫人伐齐：卫人伐齐以救鲁。

⑦公子遂：《传》称东门襄仲，也叫东门遂，鲁庄公之子。

⑧夔：楚同姓国，在今湖北秭归。

⑨缗(mín)：宋邑，今山东金乡。

⑩谷：齐地，在今山东东阿。

【译文】

鲁僖公二十六年周历正月初九，鲁僖公在向地会见莒子、卫国的甯速并结盟。

齐国人入侵我西部边境，僖公追逐齐国军队，到达酅地，没追上。

夏，齐国人攻打我北部边境。

卫国攻打齐国。

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

秋，楚人灭了夔国，抓获了夔子回国。

冬，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僖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攻取了谷地。

僖公由伐齐回国。

【传】

26.1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会莒兹丕公、甯庄子盟于向[①]，寻洮之盟也[②]。

【注释】

①兹丕公：莒子。

②寻洮之盟：洮之盟在去年。

【译文】

鲁僖公二十六年周历正月，僖公和莒兹丕公、卫国的甯庄子在向地结盟，巩固洮地之盟。

26.2 齐师侵我西鄙，讨是二盟也[①]。

【注释】

①二盟：指洮之盟和向之盟。齐孝公仍以霸主自居，不许鲁与他国盟会。

【译文】

齐国军队入侵我西部边境，这是因二次结盟而加以讨伐。

26.3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①]。

【注释】

①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鲁、卫结盟，齐人伐鲁，卫于是伐齐以救鲁。

【译文】

夏，齐孝公出兵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卫国出兵攻打齐国，这是因为

鲁、卫两国有洮地之盟的缘故。

公使展喜犒师①，使受命于展禽②。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③，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④，将辱于敝邑⑤，使下臣犒执事⑥。"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⑦，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⑧，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⑨，大师职之⑩。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⑪，而匡救其灾⑫，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⑬。'我敝邑用不敢保聚⑭，曰：'岂其嗣世九年⑮，而弃命废职⑯？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注释】

①展喜：鲁大夫。犒(kào)：慰劳。

②展禽：鲁大夫，名获，食邑于柳下，谥为"惠"，故又称柳下惠。

③展喜从之：展喜出境出会齐侯。

④玉趾：犹言"贵步"，委婉之辞。

⑤将辱于敝邑：屈辱你莅临我国。委婉之辞。

⑥执事：不敢直接称呼齐侯而托辞左右办事的人，实指齐侯。

⑦室如县罄(qìng)：指室内空洞无物。罄，通"磬"。

⑧周公：名旦，鲁国始祖。大公：姜尚，齐国的始祖。股肱(gōng)：大腿和胳膊，比喻辅助之臣。

⑨载：载书，指盟约。盟府：管理盟约、文书档案的官府。

⑩大师：司盟之官，周初太公为大师，兼主司盟。大，同"太"。职：主。

⑪弥缝：补救。阙：过失。

⑫匡救：拯救。

⑬其率桓之功：指齐孝公一定会继承齐桓公的功业。率，遵循。

⑭用：因。保聚：聚众防守。

⑮嗣世九年：齐孝公继桓公之位已九年。嗣世，嗣位。

⑯弃命废职：抛弃先王之命，废太公之职。

【译文】

鲁僖公派展喜去犒劳齐国军队，并让他向展禽请教犒劳齐军的辞令。齐孝公的军队还没有进入鲁国境内，展喜先出境迎接齐孝公，然后跟随着他，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自举贵步前来，将驾临我国，所以派下臣来犒劳您的军队。"齐孝公问："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小人害怕，君子则不是这样。"齐孝公说："你们屋内空空，连粮食都没有，田野里连草都不长，你们依靠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回答说："靠的是先王的命令。从前，我们的始祖周公，贵国的太公，都是周天子有力的助手，他们共同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给他们订立盟约，说：'你们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要互相侵害。'这些盟辞，仍藏在盟府之中，由太师保管着。贵国的先君齐桓公所以联合诸侯会盟，对不团结的进行调解，纠正诸侯的错误，救助他们的灾难，以此显扬贵国太公的职责。等到您当上国君之后，各国都盼望说：'他一定会遵循桓公的功业的。'因此我们鲁国不敢聚众防守，都说：'难道齐侯继位才九年，就背弃成王之命而废除太公之职了吗？否则，怎么对得起太公和桓公呢？齐侯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靠着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怕。"齐孝公于是撤兵回国。

26.4 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①，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②，以其不臣也③。

【注释】

①东门襄仲：公子遂。臧文仲：臧孙辰。

②子玉：楚国令尹成得臣。道：引导。

③不臣：不臣事周室。不臣是借口，实因齐、宋不侍奉楚国。

【译文】

东门襄仲、臧文仲到楚国请求出兵。臧孙辰会见子玉并且引导他们攻打齐、宋两国，因为两国不侍奉楚国。

26.5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①，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②，鬼神弗赦③，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④，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⑤，以夔子归。

【注释】

①夔子不祀祝融与鬻(yù)熊：《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帝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祝融与鬻熊都是楚国的先祖，夔与楚同姓，礼应祭祀二祖。

②熊挚：楚始祖熊绎的后人。

③鬼神弗赦：祈祷于鬼神，病不见好，所以说"弗赦"。

④失楚：失去楚国的援助。

⑤斗宜申：司马子西。

【译文】

夔子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国人责怪他。夔子回答说："我们的先王熊挚有病，鬼神不赦免他，所以自己跑到夔。我们因此失去楚国的援助，又祭祀什么呢？"秋，楚成得臣、斗宜申率军队灭夔，俘虏了夔子

回国。

26.6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1]，叛楚即晋。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缗。

【注释】

①善于晋侯：僖公二十三年《传》载，重耳出亡过宋，宋襄公赠马二十乘，即指此事。

【译文】

宋国因为曾对晋侯表示友善，背叛楚国亲近晋国。冬，楚国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地。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1]。置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2]。楚申公叔侯戍之[3]。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

【注释】

①左右之：指随意指挥别国军队。

②易牙：即雍巫。

③申公叔侯：申公名叔侯。

【译文】

鲁僖公率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占领了谷地。凡是出兵，能随意指挥别国军队的叫做“以”。把齐桓公的儿子雍安置在谷地，易牙侍奉他并作为鲁国的后援。楚国申公叔侯戍守谷地。齐桓公有七个儿子，都在楚国做大夫。

二十七年

【经】

27.1 二十有七年春[①],杞子来朝。

27.2 夏六月庚寅[②],齐侯昭卒[③]。

27.3 秋八月乙未[④],葬齐孝公。

27.4 乙巳[⑤],公子遂帅师入杞[⑥]。

27.5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27.6 十有二月甲戌[⑦],公会诸侯[⑧],盟于宋。

【注释】

①二十有七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当周襄王二十年,前633。

②庚寅:十八日。

③齐侯昭:齐孝公。

④乙未:二十四日。

⑤乙巳:九月初四。

⑥公子遂帅师入杞:杞子朝鲁时不敬,鲁国因此派兵讨伐。

⑦甲戌:初五。

⑧诸侯:指楚子、陈穆公、蔡庄公、郑文公、许僖公。

【译文】

鲁僖公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见。

夏六月十八日,齐侯昭死。

秋八月二十四日,葬齐孝公。

九月初四,公子遂率军队入侵杞国。

冬,楚国人、陈穆公、蔡庄公、郑文公、许僖公包围宋国。

十二月初五,鲁僖公会见诸侯,在宋国之地结盟。

【传】

27.1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1]，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2]。

【注释】

①用夷礼：用夷狄的礼节。

②不共：不恭敬。共，通“恭”。

【译文】

鲁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鲁国朝见，用夷狄的礼节，所以《春秋》称他为“子”。鲁僖公瞧不起他，认为杞桓公不恭敬。

27.2　夏，齐孝公卒。有齐怨[1]，不废丧纪[2]，礼也。

【注释】

①有齐怨：去年齐两次伐鲁。

②丧纪：丧事的礼数。

【译文】

夏，齐孝公死去。鲁国对齐国虽有怨恨，仍然不废弃丧礼的礼数，这是符合于礼的。

27.3　秋，入杞，责无礼也。

【译文】

秋，鲁国公子遂攻入杞国，以责备其无礼。

27.4　楚子将围宋[1]，使子文治兵于睽[2]，终朝而毕，不戮一

人[3]。子玉复治兵于蒍[4]，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5]。国老皆贺子文[6]，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7]，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8]，曰：'以靖国也[9]。'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10]。过三百乘[11]，其不能以入矣[12]。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注释】

①楚子：楚成王。围宋：是因为宋叛楚。

②子文：名斗穀於菟，曾为楚国令尹。睽(kuí)：楚地名。

③终朝而毕，不戮一人：此言子文之宽简。终朝，一个上午。自旦至食时。戮，惩罚。

④子玉：名得臣，此时已代子文任楚国令尹。蒍(wěi)：楚地名。

⑤贯三人耳：贯耳，军中刑罚，用箭穿耳，比鞭刑重。

⑥国老皆贺子文：古礼，举拔得人，乃为之庆贺。国老，国中退职老臣。

⑦蒍贾：一名伯嬴，楚名相孙叔敖之父。

⑧传政：指将令尹之职传给子玉。

⑨以靖国也：僖公二十三年，子玉伐陈有功，子文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子文答"吾以靖国也"。靖，安定。

⑩治民：此指治军。

⑪过三百乘(shèng)：兵车超过三百乘。一车四马为一乘。按每乘七十五人计，共二万二千五百人。

⑫不能以入：不能全师回国。

【译文】

楚成王准备攻打宋国，派子文在睽地练兵。子文一个上午就完事

了，不惩罚一个人。令尹子玉又在蒍地练兵，演练了一整天才结束，鞭打了七个军士，用箭穿了三个人的耳朵。楚国的老臣们都来向子文祝贺，子文便招待他们喝酒。蒍贾当时还年幼，后到，却不祝贺。子文问他为什么，蒍贾回答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您把政权传给了子玉，说是'为了安定国家'。这样国内虽可获得暂时的安定，但对外却可能要失败，岂非得不偿失？子玉的作战失败，是由于您的推荐。推荐人却导致国家失败，我祝贺什么呢？子玉其人刚强无礼，不可以让他治理军队，他统帅军队，兵车超过三百乘的话，恐怕就不能胜利回国了。如果凯旋了，再来祝贺也不迟呀。"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①。宋公孙固如晋告急②。先轸曰③："报施、救患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⑤。"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⑥，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⑦。"于是乎蒐于被庐⑧，作三军⑨，谋元帅⑩。赵衰曰："郤縠可⑪。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⑫。《诗》、《书》，义之府也⑬；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⑭。'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⑮；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⑯，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⑰。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⑱，魏犨为右⑲。

【注释】

①及诸侯：据《经》文记载，随楚成王一起围宋的诸侯还有陈、蔡、郑、许等国。

②宋公孙固：宋庄公的孙子，曾为大司马。

③先轸：晋国将领，又称原轸。

④报施：指晋文公重耳流亡于宋国，当时宋襄公赠马八十匹，现应报恩。救患：救宋被围之患。

⑤于是乎在：在此一举。

⑥昏：同“婚”。

⑦齐、宋免矣：去年楚伐齐，侵占谷地，狐偃估计晋伐曹、卫，即可使齐、宋免于楚国的侵略，又可用以激楚。

⑧蒐(sōu)：检阅军队，亦指演习。被庐：晋国地名。

⑨作三军：闵公元年晋献公作二军，文公乘此机会建立三军，即中军、上军、下军。

⑩谋元帅：商量元帅的人选。晋国三军各置将、佐，称为六卿。中军主将为元帅、正卿。

⑪郤縠(hú)：晋大夫

⑫说：同“悦”。敦：崇尚。

⑬义之府：道义的府库，指道义集中的著作。

⑭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引文见《尚书·益稷》。赋纳，听取。赋，通“敷”，遍。试，尝试。功，事，具体任务。庸，功绩。

⑮佐之：为副手。

⑯狐毛：狐偃的哥哥。

⑰栾枝：又称栾贞子。

⑱荀林父：僖公二十八年《传》称荀林父将中行，故又以中行为氏，谥桓，又称中行桓子。

⑲魏犨(chōu)：即僖公二十三年《传》中的魏武子。

【译文】

这年冬天，楚成王和诸侯包围宋国。宋国的公孙固到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宋国的施恩，救援宋国的患难，在诸侯中取得威望，奠定霸业，就在这一仗了。”狐偃说：“楚国刚得到曹国的同盟，新近又与卫国结为婚姻。如果攻打曹、卫两国，楚国必定救援，那么，齐国和宋国就可

免于被攻了。"晋国因此在被庐阅兵，建立上、中、下三军，并商量中军元帅的人选。赵衰说："郤縠可以胜任。我屡次听他谈论，他喜爱礼、乐而熟悉《诗》、《书》这些典籍。《诗》、《书》这两部典籍，道义都蕴藏其中；礼、乐，又是道德修养的准则。道与义，是利益的根本。《夏书》上说：'使用一个人，应全面听取他的意见，把具体的任务交给他，使他受到明白的考验，如果成功，就赏赐给他车马服饰作为酬劳。'您不妨试用一下吧。"于是晋文公就派郤縠统帅中军，郤溱辅佐他；派狐偃率领上军，狐偃让给狐毛而自己为副。任命赵衰为卿，赵衰让给栾枝、先轸。派栾枝率领下军，先轸辅佐他。荀林父为晋文公驾驭战车，魏犫担任车右。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①，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②，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③，入务利民④，民怀生矣⑤。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⑥。"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⑦。民易资者⑧，不求丰焉⑨，明征其辞⑩。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⑪。"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⑫，作执秩以正其官⑬。民听不惑⑭，而后用之。出谷戍⑮，释宋围，一战而霸⑯，文之教也。

【注释】

①教其民：训练百姓作战。

②未知义：不懂得道义。

③出定襄王：事见僖公二十五年《传》。当时周王朝发生王子带之乱，晋文公平定其乱。

④入务利民：《国语·晋语四》："弃责（债）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生）。"

⑤怀生：即指安居乐业。怀，眷恋。生，产业。

⑥宣：明白。明白信义的作用。

⑦伐原以示之信：按，伐原在僖公二十五年。

⑧易资：交换商品，即做买卖。

⑨不求丰：不过分的求利。

⑩明征其辞：明码实价。

⑪共：通"恭"，恭敬之心。

⑫大蒐：指蒐于被庐。

⑬执秩：负责管理爵禄秩位的官。

⑭民听不惑：百姓听从指挥，明辨是非。

⑮出谷戍：赶走楚在谷地的驻军。事见下年《传》。

⑯一战而霸：指明年的城濮之战。此段文字综述晋文公经城濮之战成为霸主。

【译文】

晋文公一回国即位，就训练百姓作战。过了两年，就想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懂道义，还没能安守自己的本位。"于是在外，晋文公为周襄王平定王子带之乱；在内，则注重为百姓谋福利。百姓于是都安于他们的生计。晋文公又准备用他们作战。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用，还不明白信义的作用。"于是文公就去攻打原邑来让百姓明白信义的作用。做买卖不求多获利益，讲究明码实价，以示信义。晋文公问："现在可以动用百姓了吧？"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义，未养成恭敬尊上的习惯。"因此举行盛大的演习来让百姓知道礼义，建立管理爵禄佚位之官来规定官员的职责。等到百姓听从指挥，明辨是非，服从命令而不疑惑，然后才使用他们作战。于是，使楚国撤去戍守谷地的兵，解除宋国的包围，一战而成就霸业。这都是文公的教化所致了。

二十八年

【经】

28.1 二十有八年春[1],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28.2 公子买戍卫[2],不卒戍[3],刺之[4]。

28.3 楚人救卫[5]。

28.4 三月丙午[6],晋侯入曹,执曹伯[7]。畀宋人[8]。

28.5 夏四月己巳[9],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10],楚师败绩。

28.6 楚杀其大夫得臣[11]。

28.7 卫侯出奔楚[12]。

28.8 五月癸丑[13],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14]。

28.9 陈侯如会。

28.10 公朝于王所[15]。

28.11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16]。卫元咺出奔晋[17]。

28.12 陈侯款卒[18]。

28.13 秋,杞伯姬来[19]。

28.14 公子遂如齐。

28.15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20]。

28.16 天王狩于河阳[21]。

28.17 壬申[22],公朝于王所[23]。

28.18 晋人执卫侯[24],归之于京师。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

28.19　诸侯遂围许[25]。

28.20　曹伯襄复归于曹[26]，遂会诸侯围许。

【注释】

①二十有八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当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

②公子买：鲁大夫，字子丛。

③不卒戍：驻守期未满就离开。

④刺：杀。

⑤楚人救卫：鲁、卫都是楚国的盟国，晋要伐卫，于是楚人救援卫。

⑥丙午：初八。

⑦曹伯：曹共公。

⑧畀(bì)宋人：把曹国祭田给予宋人。畀，给予。

⑨己巳：初二。

⑩城濮：卫地，在今山东鄄城临濮集。

⑪楚杀其大夫得臣：子玉自杀。得臣，即子玉。

⑫卫侯：卫成公，知道楚军败，逃奔到楚。

⑬癸丑：十六日。

⑭卫子：卫成公出奔，其弟叔武代理参加会盟，所以称卫子。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南。

⑮公朝于王所：周襄王参加践土之盟，鲁僖公借此机会朝见周王。

⑯卫侯郑：卫成公。

⑰元咺(xuān)：卫大夫。其先采邑在元，因以为氏。元，在今河北元氏。

⑱陈侯款：陈穆公。

⑲杞伯姬：鲁庄公女，杞成公夫人、桓公母亲。

⑳陈子：指刚即位的陈共公。

㉑狩：冬猎。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

㉒壬申：十月初七。

㉓公朝于王所：僖公再次朝见周王。

㉔卫侯：卫成公。

㉕诸侯遂围许：许国亲楚，又不参加践土之盟，因此包围许国加以讨伐。

㉖曹伯襄：曹共公。

【译文】

鲁僖公二十八年春，晋文公入侵曹国，攻打卫国。

公子买戍守卫国，驻守期限未到就离开，鲁国杀了他。

楚人救援卫国。

三月初八，晋文公攻入曹国，抓住曹共公，并把曹国的祭田送给宋国。

夏四月初二，晋文公和齐国、宋国、秦国的军队在城濮与楚国人作战，楚军被打败。

楚国杀了大夫子玉。

卫成公逃奔楚国。

五月十六日，鲁僖公和齐昭公、宋成公、蔡庄公、郑文公、卫叔武、莒子会见，在践土结盟。

陈穆公前往参加会盟。

鲁僖公到周王行宫朝见。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又回到卫国。卫元咺逃奔到晋国。

陈穆公死。

秋，杞伯姬来鲁国归宁。

公子遂到齐国。

冬，鲁僖公在温地和晋文公、齐昭公、宋成公、蔡庄公、郑文公、陈共公、莒子、邾子、秦人会见。

周天子在河阳狩猎。

十月初七，僖公再次到周王行宫朝见。

晋国人抓住卫成公，送到京师交周王处置。卫国的元咺从晋国又回到卫国。

诸侯围攻许国。

曹共公回归曹国，未回国就参加诸侯围攻许国。

【传】

28.1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①，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②。侵曹伐卫。正月戊申③，取五鹿④。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⑤，胥臣佐下军⑥，上德也⑦。晋侯、齐侯盟于敛盂⑧。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⑨。

【注释】

①假道于卫：曹国在今山东境内，卫在河南境内，晋伐曹向卫借道路最近。

②自南河济：卫不肯借道，晋军只得南下渡过黄河，绕道去攻打曹国。南河，即南津，也称棘津、济津、石济津，在河南淇县之南，延津之北，河道今已湮。

③戊申：初九。

④取五鹿：僖公二十三年《传》，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子犯认为土块是土地的象征，表示上天将赐予重耳土地，今故取之以应其兆。

⑤原轸将中军：起用先轸为中军元帅。《国语·晋语四》：“取五鹿，先轸之谋也。郤縠卒，使先轸之代。”原轸，即先轸。

⑥胥臣佐下军：胥臣接替先轸原先职务。

⑦上德：先轸以下军佐跃为中军帅，故云尚德。上，通“尚”，崇尚。

⑧敛盂：卫地，在今河南濮阳东南。

⑨襄牛：卫国东部边境，在今山东范县。

【译文】

鲁僖公二十八年春，晋文公准备攻打曹国，向卫国借道路。卫国不同意。晋军回师，南下渡过黄河，绕道去入侵曹国、攻打卫国。正月初九，攻占了五鹿。二月，晋中军将郤縠死了，由先轸率中军，胥臣为下军佐，这是崇尚德行。晋文公、齐昭公在敛盂结盟。卫成公请求参加结盟，晋人不答应。卫成公想转而结好楚国，国内人不愿意，所以赶走了卫成公，以此取悦于晋国。卫成公逃离国都住到襄牛去了。

28.2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①，杀子丛以说焉②。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注释】

①公惧于晋：鲁、卫本是楚国的盟国，晋国强大了，鲁国害怕。

②杀子丛以说焉：杀公子买以讨好晋国。子丛，公子买。

【译文】

公子买戍守卫国，楚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鲁僖公害怕晋国了，于是杀了他以讨好晋国。对楚人则说：“戍守期限未到就撤走，所以杀了他。”

28.3 晋侯围曹，门焉①，多死。曹人尸诸城上②，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③：“称舍于墓④。”师迁焉。曹人凶惧⑤，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⑥。因其凶也而攻之⑦。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⑧，而乘轩者三百人也⑨。且曰：“献

状⑩。”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⑪，报施也⑫。魏犨、颠颉怒曰：“劳之不图⑬，报于何有！”爇僖负羁氏⑭。魏犨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⑮，且视之。病⑯，将杀之。魏犨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⑰。”距跃三百，曲踊三百⑱。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⑲，立舟之侨以为戎右⑳。

【注释】

①门：做动词，攻打城门。

②尸诸城上：将晋军尸体堆列城上。

③舆人：役卒。

④舍于墓：将军队驻扎在曹人墓地上。

⑤凶惧：恐惧。曹人恐晋师掘其墓地，故恐惧。

⑥棺而出之：将晋军尸体装入棺材中送出来。

⑦因其凶：乘着他们恐惧时。

⑧数之：列数曹共公的罪状。

⑨乘轩者三百人：乘轩者，指贵族被封官爵的人。明郝敬《读左传日钞》卷三谓：“曹蕞尔国，举群臣不能三百人，而况大夫？言三百者，极道其滥耳。”

⑩献状：晋文公流亡于曹国，曹共公曾乘文公洗澡时偷看文公骈胁。现责其当初无礼罪状。详僖公二十三年《传》。

⑪官：住宅。免其族：赦免僖负羁同族的人。

⑫报施：报“盘飧置璧”之恩。

⑬劳之不图：即不图劳。劳，功劳。图，考虑。杨伯峻曰：“二人各有从亡之劳，见僖二十三年《传》；而作三军时，除狐毛、狐偃、赵衰外，若郤縠、郤溱、栾枝、先轸皆非从亡者，魏犨仅为戎右；颠颉不言其官，则位又在其下矣。二人有不平之忿，因有劳之不

图语。”

⑭爇(ruò):烧。

⑮问:慰劳。

⑯病:伤重。

⑰不有宁:意为很安宁,安康。

⑱距跃三百(mò),曲踊三百(mò):魏犨以此表示自己伤并不重。距跃,直跃向前。或曰向上跳。百,杜预注:“百,犹励也。”陆德明释文:“百,音陌,劢也……劢,音迈。”孔颖达疏:“言每跳皆勉力为之。”一说踊跃之度大约有此。曲踊,回身耸跳。或曰向前跳。

⑲徇:示众。

⑳舟之侨:本虢国旧臣,鲁闵公二年奔晋,为晋大夫。

【译文】

晋文公包围了曹国,攻城门时死了很多人。曹军把晋军的尸体都堆列在城上,晋文公很担心。他听到士兵们在议论说:“把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墓地上,挖他们的祖坟。”晋文公依计而行,把军队迁往曹人墓地。这一来,曹国人十分恐惧,就把他们所得到的晋军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出来。趁着曹国人恐惧的时候,晋军发起进攻。三月初八,晋军攻入曹国都城。晋人列举曹共公的罪状,责备他不任用大臣僖负羁,而乘车的佞臣反而有三百人,并责令说:“要供认当年偷看晋文公洗澡的罪状。”晋文公下令不得进入僖负羁的家里,同时赦免他的族人,以此来报答僖负羁当年的恩惠。魏犨、颠颉发怒说:“我们这些有功劳的不考虑奖赏,还谈什么报答僖负羁?”于是放火烧了僖负羁的房屋。魏犨胸部受了伤,晋文公想杀他,但又爱惜他的才能,因此派使者送东西去慰劳他,并察看他的病情,如果伤得厉害,就杀了他。魏犨把胸部捆得紧紧的出来见使者,说:“托国君的福,我不是好好的吗?”说完就向前跳三次,又回身耸跳三次。于是晋文公饶恕他,只把颠颉杀了在军中示众,

立舟之侨为车右。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①]。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②],告楚不许[③]。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④]。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⑤],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注释】

①门尹般:宋大夫。门尹,相当于楚之大阍,为宋重臣。

②舍之则绝:不救宋,宋将与晋绝交。

③告楚不许:请楚退兵,楚必不许。

④藉之告楚:让齐、秦两国替宋向楚请求退兵。

⑤喜赂、怒顽:齐、秦两国喜得宋国的财物,又恼怒楚国的顽抗。

【译文】

宋国派门尹般向晋军求救。晋文公说:“宋国来告急,不救他,就断绝了交往;要求楚国撤兵,楚人一定不答应。我们要同楚国作战,齐国和秦国又不同意,怎么办呢?”先轸说:“让宋国不要来向我们求救,而去给齐、秦赠送财礼,假手他们两国去请楚国退兵。我们则拘留曹君,把曹、卫两国的田地分赐给宋人。楚国是与曹、卫亲善的,必定不会答应齐、秦两国的请求。齐、秦两国既高兴于得了宋国的贿赂,又恼怒楚人的顽抗,这样,他们能不参战吗?”晋文公听了很高兴,就扣住曹君,把曹、卫两国的田地分给了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①],使申叔去谷[②],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③]。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

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④]，而除其害[⑤]。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⑥]：‘允当则归[⑦]。’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⑧]，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⑨]，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⑩]。”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⑪]。

【注释】

①申：本姜姓小国，后为楚所吞并，在今河南南阳。

②申叔：即申公叔侯，楚大夫。去谷：两年前，楚伐齐，占领齐国谷地，命申叔驻防那里。现在命其撤兵，以消除齐国的怨恨。

③无从晋师：避免与晋军交战。

④天假之年：文公入国时已六十二岁。假，给予。之，指晋文公。

⑤除其害：指与文公对立的惠公、怀公、吕甥、郤芮等都被除掉。

⑥《军志》：古代兵书。

⑦允当则归：适可而止。允当，恰如其分。

⑧三志：三条记载。

⑨伯棼：楚大夫，即斗椒，一字子越。斗伯比之孙。

⑩间执：防止，杜塞。谗慝(tè)之口：播弄是非的话，指前面芀贾批评子玉会失败的话。

⑪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楚军队名称。西广，右军。东宫，太子属下的部队。若敖之六卒，即若敖氏的亲兵六百人。若敖，子玉的祖父。

【译文】

楚成王驻兵于申，下令叫申叔撤离谷地，叫子玉撤离宋国，告诫子玉说：“不要去追逐晋军。晋侯流亡在外十九年，居然得到了晋国，当了国君。艰难险阻，他都经历过；民情真伪，他都明白。上天给他这样长

的寿命,又帮他把政敌都剪除了,这是上天要树立他,能够废得了吗?兵书《军志》上说:‘适可而止。’又说:‘知难而退。’又说:‘有德的人是不可与之为敌的。’这三条,都适用于晋国。”子玉派伯棼去向楚成王请战,说:“不敢说一定能立功,只是想以此堵住播弄是非说闲话的人的嘴。”楚成王很不高兴,就给他少量的军队,只有右军西广、东宫太子属下和若敖氏的亲兵六百人跟着去。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1]:“请复卫侯而封曹[2],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3],臣取二[4],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5],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6],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7],怨仇已多[8],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9],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10]。”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11]。

【注释】

①宛春:楚大夫。

②复卫侯:恢复卫侯君位。封曹:恢复曹国之地。

③君:指晋文公。取一:只得到释宋围一桩好处。

④臣:指子玉。取二:可得复卫封曹两桩好处。

⑤定人:使人定,安定别人的国家。

⑥救而弃之:本为救宋而来,结果反弃之不顾。

⑦楚有三施,我有三怨:三施,对宋、曹、卫三国都有恩惠。三怨,不答应子玉,三国都对晋有怨恨。

⑧已:太。

⑨携：离间。离间曹、卫与楚的同盟。

⑩既战而后图之：打完仗后再说。

⑪曹、卫告绝于楚：晋用先轸之计，拆散了楚、曹、卫联盟。

【译文】

子玉于是派宛春通知晋军说："请你们送卫侯回去，同时把土地退还曹国，我也就解除宋国的包围。"子犯说："子玉好无礼！我们国君只得宋国解围这一样好处；他为人臣，倒得恢复曹、卫两样好处。不要失掉这样的作战机会。"先轸说："国君应该答应他！能安定别人的国家就是有礼。楚国一句话安定了三国，我们一句话送掉了三国。那是我们无礼，这样，还拿什么作战呢？不答应楚国的请求，就是抛弃宋国；既然来救宋国，结果又抛弃了它，怎么向诸侯列国交代呢？楚国一句话给三国带来恩惠，我方一句话使三国都埋怨我们，怨仇太多，将凭什么作战？不如私下答应恢复曹、卫来离间他们，再扣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其余的等打完仗再说吧。"晋文公听了，很是赞成。于是就把宛春囚在卫国，并且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卫国。曹、卫两国于是宣告与楚国断绝关系。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①，辱也。且楚师老矣②，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③。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④，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⑤。背惠食言，以亢其仇⑥，我曲楚直。其众素饱⑦，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注释】

①辟：躲避。

②老：指军队疲弊已极，士气衰落不振。楚师去年冬围宋，至此已

五六月，故言“老”。

③师直为壮，曲为老：曲、直，指道理。

④微：如果没有。

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晋文公流亡于楚时，曾许诺交战时退让三舍。见僖公二十三年《传》。三舍，九十里。

⑥亢：捍御，庇护。

⑦素：向来。饱：士气饱满。

【译文】

子玉非常恼怒，追逐晋军。晋军朝后撤退。军官们说：“我们国君倒要躲避他们臣子，这是耻辱啊！况且楚军士气已经衰疲不振，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子犯说：“出兵打仗，理直者就气壮，理曲者就气衰，哪在时间的长短呢？如果没有楚国的恩惠，我们没有今天，后退九十里避让，就是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如果忘恩失信，又去保护他们的仇敌，那么，我们理亏，他们理直。他们的士气一向很旺盛，不能算是衰疲。我们退兵之后，楚国如果也撤回去，那我们还苛求什么？如果他们不撤兵，那么，为君的已经退了，为臣的还要进犯，这就是他们理亏了。”晋军退了九十里。楚国将士要求就此罢休，子玉不同意。

夏四月戊辰[①]，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②]。楚师背酅而舍[③]，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④]，曰：“原田每每[⑤]，舍其旧而新是谋[⑥]。”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⑦]，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⑧]，思小惠而忘大耻[⑨]，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⑩]，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⑪]，楚伏其罪[⑫]，吾且柔之矣[⑬]。”

【注释】

①戊辰:初一。

②宋公:宋成公。国归父、崔夭:都是齐大夫。小子慭(yìn):秦穆公的儿子。

③背酅(xī)而舍:背靠险要之地驻扎。酅,丘陵险阻之地。

④诵:宜于诵读的韵文,如诗歌、顺口溜之类。

⑤原田:即休耕地。每每:草盛的样子。

⑥舍其旧而新是谋:去年已耕种的,今年即不再用,而用休耕地,故曰"舍其旧而新是谋"。新是谋,谋新。

⑦表里山河:表是外,里是内,指晋外有黄河,内有太行之险。

⑧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三十五年伐随,始开濮地而有之;文王六年伐蔡;楚强,陵江、汉间小国,皆畏之;成王时楚地千里云云;则汉水之北的姬姓小国多为楚吞并。汉阳诸姬,汉水之北许多姬姓小国。阳,水北为阳。

⑨思小惠而忘大耻:楚当年厚待重耳,是小惠;晋同姓诸国被灭,是大耻。

⑩盬(gǔ)其脑:吮吸他的脑髓。盬,咬,吮吸。

⑪得天:晋文公被压在下面,面朝天,所以说得天帮助。

⑫伏其罪:楚王面向地,是伏罪。

⑬柔:柔服之意。脑髓为柔软之物,或曰脑髓性属阴柔。

【译文】

夏四月初一,晋文公、宋成公、齐国大夫国归父和崔夭以及秦国的小子慭一起驻军城濮。楚军背靠险要之地扎营。晋文公很是担心,怕楚人凭险进攻。他听到众人唱到:"休耕之地绿油油,旧的不要了,新的多犁锄。"晋文公仍然犹豫不决。子犯说:"打吧!战而得胜,必定获得诸侯拥戴。万一不胜,我们外有黄河,内有大山,一定不妨事的。"文公说:"那楚国的恩惠怎么办?"栾贞子说:"汉水以北的姬姓小国都被楚国

灭了，何必还记着他那点小恩惠而忘记大的耻辱，不如就交战吧。”晋文公做了一个梦，梦见和楚王搏斗，楚王伏在他的身上吮吸他的脑髓，所以有些害怕。子犯说：“这是吉兆。我在下面脸朝天，是我得天助；他在上面脸朝地，是他伏罪，我们将要以柔制服他们了。”

子玉使斗勃请战[①]，曰：“请与君之士戏[②]，君冯轼而观之[③]，得臣与寓目焉[④]。”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⑤]。为大夫退[⑥]，其敢当君乎[⑦]？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⑧]：‘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⑨]。’”

【注释】

①斗勃：楚大夫。

②戏：游戏。此是轻视晋军的话。

③冯轼：靠着车前的横木。冯，同“凭”。

④寓目：看。

⑤是以在此：指退避三舍，撤退到这里。

⑥为大夫退：以为楚军也已退。为，通“谓”，以为。大夫，指子玉。

⑦其：通“岂”。君：指晋文公。

⑧二三子：等于说“你们将领”，指楚国诸将士。

⑨诘朝：明天早晨。

【译文】

子玉派斗勃来要求交战，说：“我军愿与晋军游戏一番，请贵君靠着车轼看看，得臣也将陪同观看。”晋文公派栾枝答复他说：“我们的国君听到贵国的命令了。楚君的恩惠，我们是不敢忘记的，所以才撤到这里。我们以为得臣已经退兵了，难道还敢抵挡国君吗？既然不退兵，那

么，只好麻烦您转告你们将领：‘准备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面。’”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1]。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2]，曰："少长有礼[3]，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4]。己巳[5]，晋师陈于莘北[6]，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7]。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8]。"子西将左，子上将右[9]。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10]。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11]。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12]，楚师驰之[13]。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14]。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15]，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16]，故不败。

【注释】

①韅(xiǎn)靷(yǐn)鞅(yāng)靽(bàn)：指马身上的缰绳络头之类，形容车马装备齐全。晋军战车七百乘，共有军士五万二千五百人。韅，系在马背部分的皮带。一说，指马腹带。靷，引车前行的皮带。骖马的外辔穿过服马的游环，系于车轴，以引车前进。鞅，套在牛马颈上的皮带。一说在马腹上。靽，驾车时套在牲口后股的皮带。

②有莘：古国名，在今河南陈留东北。虚：同"墟"，旧城废址。

③少长有礼：指晋军壮者在前，年长者在后，说明已懂得礼让。

④益：增加。

⑤己巳：初二。

⑥莘北：即城濮。

⑦陈、蔡：陈国、蔡国是楚国的同盟国，两国军队为楚方右翼。

⑧无晋:指消灭晋军。

⑨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楚司马斗宜申。子上,即斗勃。

⑩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胥臣为晋下军佐,引一支部队攻击楚右师。

⑪狐毛设二旆(pèi)而退之:古代行军,只有中军主帅才树立二旆,狐毛是上军主将,故意设二旆且战且退以迷惑楚军。旆,军中大旗。

⑫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晋下军用战车拖着树枝,扬起灰尘,假装败逃,以诱楚中军。舆,战车。曳柴,拖着树枝。

⑬楚师:楚之中军。

⑭中军公族:由晋国贵族子弟所组成的中军。

⑮夹攻子西:狐毛本伪装撤退,此时也回头分两路夹攻子西率领的左师。

⑯子玉收其卒:子玉所收当为若敖之六卒。

【译文】

晋军兵车七百辆,装备非常齐全。晋文公登上莘国的旧城检阅全军,说:"少壮的在前,年长的在后,军队已知道礼让,可以使用了。"于是命令士兵砍下山上的树木,补充兵器。初二这一天,晋军在莘北摆开阵势,下军副帅胥臣率部队抵御陈、蔡两国军队。子玉以若敖的亲兵作为中军,说:"今天一定会消灭晋军。"楚子西统帅左军,子上统帅右军。晋军胥臣用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先攻陈、蔡两国军队。陈、蔡两军败逃,楚方右翼部队溃散。狐毛树起两面大旗,冒充晋中军撤退,栾枝则让兵车拖着树枝假装逃走,楚兵狂奔追上去。先轸、郤溱率中军的亲兵从中间拦腰攻击楚军,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子西,楚国的左翼部队也溃败。子玉收兵不动,所以没有败。

晋师三日馆、谷①,及癸酉而还②。甲午③,至于衡雍④,

作王宫于践土。

【注释】

①三日馆:歇兵三日。谷:做动词,吃楚军的粮食。

②癸酉:初六。

③甲午:二十七日。

④衡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北。

【译文】

晋军进驻楚人军营休整三天,吃楚军留下的粮食,到初六才起程回国。四月二十七日,晋军到达衡雍,晋文公在践土为天子建了一座行宫。

乡役之三月[①],郑伯如楚致其师[②]。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③]。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④],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注释】

①乡役:指这次城濮之战。乡,通“向”。

②致其师:把军队交给楚国指挥,一起对晋国作战。

③子人九:郑国大夫。行成:求和。

④丙午:初九。

【译文】

这一战役之前的三个月,郑文公到楚国把军队交给楚国指挥。楚军失败后郑文公害怕,就派遣子人九去向晋国求和。晋国的栾枝进入郑国和郑文公订立盟约。五月初九,晋文公和郑文公在衡雍结盟。

丁未①，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②，徒兵千③。郑伯傅王④，用平礼也⑤。己酉⑥，王享醴，命晋侯宥⑦。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⑧，赐之大辂之服⑨，戎辂之服⑩，彤弓一、彤矢百⑪，玈弓矢千⑫，秬鬯一卣⑬，虎贲三百人⑭，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⑮。"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⑯。"受策以出。出入三觐⑰。

【注释】

①丁未：初十。

②驷介：四匹披甲的马驾的战车。

③徒兵：步兵。

④傅王：给周王担任赞礼的职务。傅，相，负责赞礼的人。

⑤用平礼：按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礼仪来接待晋文公。

⑥己酉：十二日。

⑦王享醴，命晋侯宥：周王设盛礼宴请宾客，晋侯在周王敬酒之后回敬周王。

⑧尹氏、王子虎：周王卿士。内史叔兴父：周大夫，任内史之职。策命：书面任命。侯伯：诸侯的领袖，即霸主。

⑨大辂(lù)之服：金路，衮冕。大辂，古时天子所乘之车。以金辂赐同姓诸侯。服，指乘大辂时相配的冕服。

⑩戎辂之服：革路，韦弁服。戎辂，兵车。服，指乘戎辂时相配的韦弁，即熟皮所制的冠。

⑪彤弓、彤矢：漆了红色的弓箭。

⑫玈(lú)弓矢：黑色的弓箭。

⑬秬鬯(chàng)：古代宗庙祭祀用的香酒。以郁金香合黑黍酿成。

秬，黑黍。卣(yǒu)：酒器。

⑭虎贲：勇士，指天子的侍卫。

⑮纠：劾责。逖(tì)：剔除。慝(tè)：恶。

⑯丕显休命：此形容天子的命令伟大、光明、美好。丕，大。显，明。休，美。

⑰出入三觐：一共朝见了三次。觐，进见。

【译文】

五月初十，晋文公把楚俘献给周天子，有驷马披甲的兵车一百辆，步卒一千人。郑文公担任相礼，用的是从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礼节。五月十二日，周天子设享宴，用甜酒招待晋文公，并允许文公向自己敬酒。周天子还命令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以书面命令晋文公为诸侯的领袖，赐给晋文公祭祀用的大辂和服饰、举行兵礼时用的戎辂和服饰，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张，黑色的箭一千枝，黑黍造的香酒一卣，勇士三百人，说："天子对叔父说：请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好好地安抚四方诸侯惩治那些邪恶的坏人吧。"晋文公辞让了几次，才接受命令，说："重耳谨再拜叩头，接受并发扬天子重大而美好的赐命。"于是晋文公接受了策书离开王宫。晋文公前后一共朝见周天子三次。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①，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②。癸亥③，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④："皆奖王室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⑥，明神殛之⑦，俾队其师⑧，无克祚国⑨，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⑩，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⑪。

【注释】

①出奔楚：从襄牛逃往楚国。

②使元咺(xuǎn)奉叔武以受盟：即使叔武摄政。元咺，卫国大夫。叔武，卫成公的兄弟。

③癸亥：二十六日。

④要言：约言，立誓言。

⑤奖：扶助。

⑥渝：变，背叛。

⑦殛(jí)：诛，惩罚。

⑧俾：使。队：同"坠"，丧失。

⑨无克：不能够。祚国：享有国家。

⑩信：讲信义。

⑪以德攻：以德义战胜敌国。

【译文】

卫成公听说楚国兵败，非常害怕，从襄牛逃往楚国，又逃到陈国，并派元咺事奉着叔武去接受诸侯的盟约。五月二十六日，王子虎在周王的住处与诸侯订立盟约，立下誓言说："大家都应扶助王室，不能互相残害。谁要违背盟约，神灵就要严惩他，使他的军队败亡，不能享有国家，而且一直殃及到子孙，不论老幼都是一样。"君子认为这次盟约是守信用的，并认为在这次战役中晋国能够做到用道德的力量来讨伐楚国。

28.4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①，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②。"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③，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④，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⑤，而可以济师⑥，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⑦，实自败也。"既败，王使

谓之曰："大夫若人[8]，其若申、息之老何[9]？"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穀而死[10]。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11]！苏吕臣实为令尹[12]，奉己而已[13]，不在民矣。"

【注释】

①琼：红色的玉。弁：马冠。玉缨：以玉装饰的马鞅。

②孟诸：宋国的沼泽地。麋：通"湄"，水边之地。

③大心：子玉的儿子，即下文的孙伯。荣黄：楚臣，即下文的荣季。

④而：如果。

⑤是：此，指琼弁、玉缨。

⑥济师：帮助军队打胜仗。

⑦不勤民：不以民事为重。

⑧大夫：指子玉。

⑨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从子玉出征而死，子玉将如何对其父兄。与项羽无面目对江东父老义有相似处。

⑩连穀：楚地名。今地不详。

⑪毒：害，指再也没有危害我的人。

⑫苏吕臣：楚大夫叔伯，继子玉为令尹。

⑬奉己而已：只知保全自己罢了。

【译文】

当初，子玉曾为自己制作了镶玉的马冠马鞅，但还不曾用过。在战斗之前，子玉梦见河神对他说："把这些东西送给我吧！我赐给你孟诸沼泽地。"子玉不肯送。子玉儿子大心和子西让荣黄去劝他，子玉不听。荣黄说："如果有利于国家，牺牲性命也要做，何况是美玉呢？这些东西，不过是粪土而已。如果能保佑军队打胜仗，还有什么舍不得呢？"子玉仍然不肯。荣黄出来告诉大心、子西说："不是神灵要让令尹失败，而

是令尹不肯为百姓办事，实在是自讨失败啊。”子玉战败后，楚成王派人对他说：“申、息的子弟大多战死了，大夫如果回来，怎么向申、息两地的父老交代呢？”子西、孙伯对使者说：“子玉打算自杀的，是我们二人阻止了他，说：‘不要自杀，等着楚王来制裁你吧。’”走到连榖，楚王还没有赦令下来，子玉就自杀了。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喜形于色，说：“子玉一死，再没有人能害我了。蔿吕臣接任楚国的令尹，不过是保住自己而已，他是不会为老百姓的事用心的。”

28.5 或诉元咺于卫侯曰[①]：“立叔武矣[②]。”其子角从公[③]，公使杀之。咺不废命[④]，奉夷叔以入守[⑤]。

【注释】

①或：有人。诉：谮，说人坏话。

②立叔武矣：诬告元咺要立叔武。

③角：元咺之子元角。

④废命：废弃卫成公之命。

⑤奉夷叔以入守：仍侍奉叔武回国摄政。

【译文】

有人在卫成公面前诬告元咺说：“他要立叔武做国君。”元咺的儿子角跟随着卫成公，卫成公派人杀了他。元咺并没有因此废弃卫成公之命，仍然侍奉叔武回国摄政。

六月，晋人复卫侯[①]。甯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②]，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③]，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④]，使皆降心以相从也[⑤]。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⑥]？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⑦]。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8]，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9]。明神先君，是纠是殛[10]。"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罚。

【注释】

①复卫侯：让卫成公返回。

②甯武子：卫大夫。宛濮：在今河南长垣西南。

③不协：指"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

④天诱其衷：当时习惯语，意指天保佑我。

⑤降心：放弃成见。

⑥扞：保卫，捍卫。牧圉：指国君外出所带的财产。牧，养牛。圉，养马。

⑦昭：彰明。以诱天衷：乞求天心佑护我。天衷，天心。

⑧保：依恃。力：功劳。

⑨相及：灾祸将降临到他头上。

⑩是纠是殛：即"纠是殛是"，指将加以惩罚、诛杀。

【译文】

六月，晋人让卫成公回国。甯武子和卫国人在宛濮签署盟约，说："上天降祸卫国，君臣不和谐，因此才有这样的忧虑。现在上天保佑我，让大家放弃成见互相听从。没有留守的人，谁来守卫国家？没有跟随国君出去的人，谁来保卫国君的财产？因为不和谐，所以大家在大神面前明白地盟誓，以求天保佑。从今日订立盟约以后，跟随国君出去的人不要依恃自己的功劳，留守的人不必害怕有罪。如果有谁违背此盟约，灾祸将降临到他头上。神灵和先君有灵，将加以惩罚诛杀。"国内的人听到这个盟约，就不再三心二意了。

卫侯先期入[1]，甯子先[2]，长牂守门[3]，以为使也，与之乘

而入[4]。公子歂犬、华仲前驱[5]。叔孙将沐[6]，闻君至，喜，捉发走出[7]，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8]。颛犬走出，公使杀之。元咺出奔晋。

【注释】

①先期入：卫成公本与卫人约定回国日期，但不到期先入，是因为不放心叔武。

②甯子先：甯武子又先于卫成公回国，为卫成公疏通。

③长牂(zāng)：卫守城门者。

④与之乘而入：长牂与甯武子一起乘车进城。按，长牂没守在城门，所以卫成公能直入而杀叔武。

⑤公子颛犬、华仲前驱：二人为卫侯之前驱。

⑥叔孙：即叔武。

⑦捉：握住。

⑧枕之股：把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

【译文】

卫成公比约定的时间先回到国内。甯武子又比卫成公先回国。长牂守城门，以为他是卫成公的使者，就和他一同乘车进入。公子颛犬、华仲作为前驱。叔武正要洗头，听说国君回来了，非常高兴，握住头发跑出去迎接，前驱一箭把他射死了。卫成公知道他是无辜的，把头枕在死者大腿上哭。颛犬逃跑了，卫成公派人杀了他。元咺逃奔到晋国。

28.6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1]，亡大旆之左旃[2]。祁瞒奸命[3]，司马杀之[4]，以徇于诸侯，使茅筏代之[5]。师还。壬午[6]，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7]。秋七月丙申[8]，振旅[9]，恺以入于晋[10]。献俘、授馘[11]，饮至、大赏[12]，征会讨贰[13]。

杀舟之侨以徇于国[14]，民于是大服。

【注释】

①风于泽：行军于大泽中遇大风。

②大旆之左旃(zhān)：前军之左旃。旃，赤色的旗。

③奸命：违犯军令。奸，犯。

④司马：官名，掌管军法。

⑤茅筏：晋大夫。

⑥壬午：十六日。

⑦摄：代理。舟之侨本为戎右，因先行回国，士会代替他。

⑧七月丙申：实应为六月三十日。

⑨振旅：军队胜利归来。

⑩恺：奏凯歌。

⑪俘：指活的俘虏。馘(guó)：割取所杀敌人的左耳，用以记功。

⑫饮至：国君从外归来，在宗庙告祭，慰劳随从。大赏：赏赐全体有功人员。

⑬征会：征召诸侯会盟，指冬天会于温。讨贰：讨伐有二心的诸侯。

⑭杀舟之侨：舟之侨自行先回国，违反军令，故被杀。

【译文】

城濮战役，晋军中军在大泽中遇到了大风，丢失了前军中左边的大旗。祁瞒违犯军令，司马把他杀了，并通告诸侯，由茅筏代替他。晋军回国。六月十六日，渡过黄河。舟之侨自行先回国，士会代理戎右。秋七月丙申日(六月三十日)，军队胜利归来，奏凯歌进入晋国都，在太庙献上俘虏和杀敌的数目，慰劳全体随从，犒赏有功将士，征召诸侯，讨伐二心之国。杀了舟之侨并通告全国，百姓因此大为顺服。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①]，三罪而民服[②]。《诗》云：'惠

此中国，以绥四方[3]。'不失赏刑之谓也。"

【注释】

①能刑：刑罚严明。

②三罪：三罪人，指颠颉、祁瞒、舟之侨。

③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引《诗》见《诗经·大雅·民劳》。中国，中原国家。

【译文】

君子认为："晋文公赏罚严明，杀三个罪人而百姓顺服。《诗》里说：'施惠于中原国家，安定四方诸侯。'正是不失赏罚分明啊。"

28.7 冬，会于温，讨不服也。

【译文】

冬，诸侯在温地会合，讨伐不服的诸侯国。

28.8 卫侯与元咺讼[1]，甯武子为辅[2]，鍼庄子为坐[3]，士荣为大士[4]。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5]，谓甯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置诸深室[6]。甯子职纳橐饘焉[7]。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8]。

【注释】

①讼：争讼。为杀叔武之事到晋国告状。

②辅：甯武子做卫成公的诉讼人。

③坐：诉讼代理人。

④大士：辩护人。

⑤刖(yuè):砍断脚。

⑥深室:囚室。

⑦职:职务。橐(tuó):袋子,用来装衣服。饘(zhān):稠的粥,此指食物。

⑧公子瑕:卫公子适。

【译文】

卫成公和元咺打官司,叫甯武子做诉讼人,鍼庄子做代理人,士荣为辩护人。卫成公没有胜诉。晋国于是杀了士荣,砍了鍼庄子的脚,认为甯武子忠心耿耿而赦免了他。晋国逮捕了卫成公,并把他押解到京师,关在深牢里。甯子负责给他送衣服和吃的。元咺回到卫国,立公子瑕为君。

28.9 是会也[①],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②]。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③]。"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④]。

【注释】

①是会:指温之会。

②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晋文公带领诸侯朝见,并让天子打猎,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

③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召只可用于上对下,晋文公召天子,是无礼。

④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解释《经》文,说明狩猎地点河阳非周天子之地,隐去晋文公以臣召君之失,同时表明晋国勤王的功德。

【译文】

这次盟会,晋文公召周王前来,率领诸侯朝见,并且让周王狩猎。孔子说:"以臣的身份召王,不足为训。"所以《春秋》记为:"天王在河阳

狩猎。"说明并非天子之地，且表明晋国的功德。

28.10 壬申[1]，公朝于王所。

【注释】

①壬申：初七。

【译文】

十月初七，晋文公到周王的行宫朝觐。

28.11 丁丑[1]，诸侯围许。

【注释】

①丁丑：十二日。

【译文】

十一月十二日，诸侯包围许国。

28.12 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1]，使曰以曹为解[2]："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3]，今君为会而灭同姓[4]。曹叔振铎[5]，文之昭也。先君唐叔[6]，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7]，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8]。同罪异罚[9]，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10]，君将若之何？"公说，复曹伯，遂会诸侯于许[11]。

【注释】

①竖侯獳（nòu）：名叫侯獳的小臣。竖，小臣。货：贿赂。筮史：晋国掌卜筮的官。

②为解：为辞。

③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指封邢、卫。邢、卫于齐为异姓。

④灭同姓：晋与曹同姓。

⑤叔振铎：曹国始封君，文王儿子。

⑥唐叔：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是武王儿子。

⑦兄弟：晋、曹同为姬姓，所以说兄弟之国。

⑧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意为晋已许诺复曹、卫，现只复卫而不复曹，是不讲信用。

⑨同罪异罚：曹、卫同罪，惩罚却不同。

⑩三者：指礼、信、刑。

⑪会诸侯于许：曹共公未回国，先到许国会诸侯。

【译文】

晋文公有病，曹共公的小臣侯獳贿赂卜筮之官，让卜筮官把文公得病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灭了曹国，说："齐桓公召集盟会而封异姓诸侯，现在国君主持盟会而灭同姓之国。曹叔振铎，是文王的儿子；先君唐叔虞，是武王的儿子。再说你会合诸侯而灭掉兄弟之国，这是不符合礼义的。曹和卫都得到国君的许诺，却不能一样的复国，这不符合信用。相同的罪过而惩罚不同，不是正当的刑罚。礼是用来施行道义的，信用要恪守礼义，刑罚是用来纠正邪恶的，舍弃了这三项，国君将怎么办啊？"晋文公听了很高兴，恢复了曹共公的君位，曹共公未回国，先到许国会诸侯。

28.13 晋侯作三行以御狄①，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②。

【注释】

①作三行：行，步兵。晋国原有步兵两行，晋文公又建一行，为

三行。

②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屠击、先蔑,皆晋大夫。

【译文】

晋文公建立三个步兵军来抵御狄人,荀林父率中军,屠击率右军,先蔑将左军。

二十九年

【经】

29.1 二十有九年春[①],介葛卢来[②]。

29.2 公至自围许。

29.3 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③]。

29.4 秋,大雨雹[④]。

29.5 冬,介葛卢来。

【注释】

①二十有九年:鲁僖公二十九年当周襄王二十二年,前631。

②介:鲁国南部的东夷小国。葛卢:介国国君名。

③翟泉:在今河南洛阳内。

④雨(yù)雹:下冰雹。

【译文】

鲁僖公二十九年春,介国国君葛卢来鲁朝见。

鲁僖公从围许国那里回国。

夏,僖公在翟泉与周王使者以及晋国、宋国、齐国、陈国、蔡国、秦国使者会盟。

秋，下大冰雹。

冬，介国国君葛卢再来鲁国朝见。

【传】

29.1　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①。公在会②，馈之刍、米③，礼也。

【注释】

①昌衍：昌平山，在今山东曲阜东南。

②在会：会诸侯围许。

③刍：干草。

【译文】

鲁僖公二十九年春，介国君葛卢来朝见，住在昌平山上。僖公参加诸侯围许国的会见，赠送给他干草和大米，这是合于礼的。

29.2　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①。卿不书，罪之也②。在礼，卿不会公、侯③，会伯、子、男可也。

【注释】

①谋伐郑：此时郑国又亲楚，因此诸侯谋伐郑。

②卿不书，罪之也：参加会盟的是各国的卿大夫，《经》文只记某人，有谴责之意。会盟曰“卿不书”始于此。践土之会以前，卿书或不书，无所谓褒贬；以后，卿称人，始为贬。

③不会公、侯：按礼，卿不能参加公、侯的会见。此盟会王子虎是周卿士，鲁僖公是公侯。

【译文】

夏，僖公在翟泉和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会盟，重温践土之盟的旧好，并且商量讨伐郑国之事。《春秋》不记载参加会盟的卿的名字，有谴责之意。按照礼制，卿不能参加公、侯的会见，参加伯、子、男的会见是可以的。

29.3 秋，大雨雹，为灾也。

【译文】

秋，下大冰雹，且冰雹成灾。

29.4 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①]。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②]，皆用之矣[③]。其音云[④]。"问之而信[⑤]。

【注释】

①加燕好：飨宴时更盛于常礼。用宴礼并赠送上等礼品。

②牺：用于宗庙祭祀的小牛。

③用：杀了用以祭祀。

④云：如此，指牛叫的声音就是这样。

⑤信：果真如此。

【译文】

冬，介国君葛卢来朝见，因为上次未见到僖公，所以再来朝见。鲁国以礼接待，用宴礼并送给上等礼品。介君葛卢听到牛叫，说："这头牛生了三头小牛，都杀了用来祭祀。它的叫声是这样。"问外面的人，果真如此。

三十年

【经】

30.1 三十年春王正月[1]。

30.2 夏，狄侵齐。

30.3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2]。卫侯郑归于卫[3]。

30.4 晋人、秦人围郑。

30.5 介人侵萧[4]。

30.6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5]。

30.7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注释】

①三十年：鲁僖公三十年当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30。

②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二十八年元咺立公子瑕。

③卫侯郑：卫成公。

④萧：宋地。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⑤周公：即《传》文的周公阅。

【译文】

鲁僖公三十年周历正月。

夏，狄人入侵齐国。

秋，卫国杀了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卫成公回到卫国。

晋人、秦人围攻郑国。

介人入侵萧地。

冬，周天子派周公阅来鲁国聘问。

公子遂要去京师，于是到了晋国。

【传】

30.1 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①],夏,狄侵齐[②]。

【注释】

①间:乘隙,乘机,钻空子。虞:忧虑。

②狄侵齐:齐、晋是盟国,晋侵郑,便无暇救齐。

【译文】

鲁僖公三十年春,晋人入侵郑国,试探一下郑国是否可以攻打。狄人乘着晋国忧虑郑国的这个空子,夏,入侵齐国。

30.2 晋侯使医衍鸩卫侯[①]。甯俞货医[②],使薄其鸩,不死。公为之请[③],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瑴[④]。王许之。秋,乃释卫侯。卫侯使赂周歂、冶廑[⑤],曰:“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周、冶杀元咺及子適、子仪[⑥]。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⑦],将命[⑧],周歂先入,及门,遇疾而死[⑨]。冶廑辞卿[⑩]。

【注释】

①衍:医生名。鸩(zhèn):用毒酒害人。

②甯俞:甯武子。

③公为之请:鲁僖公为卫成公向周王请求。公,指鲁僖公。

④瑴(jué):白玉一双。

⑤周歂(chuán)、冶廑(jǐn):二人皆卫国大夫。

⑥子適:公子瑕。子仪:子適弟。

⑦既服:穿好礼服。

⑧将命:准备接受卿位的任命。

⑨遇疾：突然发病。

⑩冶廑辞卿：冶廑见周歂暴死，害怕，因此辞卿。

【译文】

晋文公派医生衍用毒酒毒死卫成公。甯俞贿赂医生，让他冲淡了毒酒，卫成公没死。鲁僖公为卫成公向周王请求，把白玉献给周王和晋文公，都是十对。周王答应了。秋，就释放了卫成公。卫成公派人贿赂周歂和冶廑，说："如果能接纳我回国，我让你们当卿。"周歂、冶廑二人于是杀了元咺和子適、子仪。卫成公进入国都，在太庙祭祀先王。周、冶二人穿好礼服，准备接受卿位的任命，周歂先进入太庙，突然发病而死。冶廑赶紧辞去了卿位。

30.3 九月甲午[①]，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②]，且贰于楚也[③]。晋军函陵[④]，秦军氾南[⑤]。

【注释】

①甲午：初十。

②无礼于晋：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重耳出亡经过郑国，郑文公不接待他。

③贰于楚：亲近楚国。指城濮之战时，郑国把军队交给楚国攻打晋国。

④军：驻扎。函陵：在今河南新郑北。

⑤氾南：水名，在河南中牟南。

【译文】

鲁僖公三十年九月初十，晋文公和秦穆公率领军队包围郑国，因为郑国当年对晋文公无礼，而且又亲附楚国。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军队驻扎在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1]："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2]，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3]，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4]。越国以鄙远[5]，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6]？邻之厚，君之薄也[7]。若舍郑以为东道主[8]，行李之往来[9]，共其乏困[10]，君亦无所害[11]。且君尝为晋君赐矣[12]，许君焦、瑕[13]，朝济而夕设版焉[14]，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15]，又欲肆其西封[16]，若不阙秦[17]，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18]，乃还。

【注释】

①佚(yì)之狐：郑国大夫。郑伯：郑文公。

②烛之武：郑国大夫。

③缒(zhuì)：用绳子绑住身子，从城墙下吊下去。

④执事：办事的人。此为敬辞，实指秦穆公。

⑤越国以鄙远：秦如要得郑以为鄙邑，必须越过晋国。鄙远，以远方之国为边境。鄙，边境。

⑥焉用：何用。陪：通"倍"，增益。

⑦邻之厚，君之薄也：按，以上说亡郑于秦无利有害。

⑧东道主：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秦如要参与中原诸侯事务，必须向东行，多须经过郑国国境，郑可担任招待。

⑨行李：外交使节。

⑩共：能"供"。

⑪君亦无所害：按，此段又动秦穆公以利。

⑫君尝为晋君赐：指纳晋惠公夷吾事。晋君，指晋惠公。

⑬许君焦、瑕：晋惠公曾答应割“河外列城五”给秦国作为报答，焦、瑕是其中两地。焦，在今河南三门峡西。瑕，在今山西芮城南。

⑭朝济而夕设版焉：早晨渡河归国，晚上即筑城以备秦。言晋人背约之速。设版，指筑城抵御秦国。版，打土墙用的夹板。

⑮东封郑：东向略郑拓展东部边界。封，疆界。

⑯肆：伸张，扩展。一说，放恣。

⑰阙：损害。

⑱杞子、逢孙、扬孙：三人都是秦国大夫。

【译文】

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非常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会见秦穆公，秦、晋两国一定会退兵。”郑文公听从了佚之狐的建议，叫烛之武来商议。烛之武推辞说：“我在壮年的时候，还赶不上别人；现在老了，还能做什么呢？”郑文公说：“我不能早重用您，现在事情危急了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但是郑国被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于是烛之武答应了。夜里，郑人用绳子绑住烛之武的身体，把他从城上吊下去。烛之武见到秦穆公，说：“秦军、晋军包围郑国，郑国自知必定要亡国了。如果灭亡了郑国对您有利，那就麻烦你们进攻吧。秦国要越过邻国到郑国来占领土地，使郑国成为你们的边境，您知道这是很困难的。那么，又何必灭亡了郑国去增加您的邻国——晋国的土地呢？邻国的实力雄厚了，你们可就要削弱了！如果不灭亡郑国，让郑国做东方大路上的主人，贵国的使节经过郑国，郑国还可以给他们提供所缺乏的物资，这样，对您也没有害处。再说，国君曾经给晋惠公施加过恩惠，他答应把焦和瑕两地送给您作为报答。可是，他早晨刚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设版筑城以防备秦国，这可是您知道的啊！晋国，它何时能满足呢？如果灭了郑国，晋国把郑国作为它东边的疆界，就必定要扩张它西边的疆

界。扩张西边的疆界，不侵占秦国的领土，又到哪里去占有土地？这样，削弱秦国而使晋国得到好处，请国君好好考虑考虑吧。”秦穆公听了很高兴，就和郑国人订立了盟约，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撤兵回去了。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①。因人之力而敝之②，不仁；失其所与③，不知④；以乱易整⑤，不武⑥。吾其还也。”亦去之。

【注释】

①微：非。夫人：那人，指秦穆公。

②因：依凭。敝：损害。

③所与：同盟国。秦、晋是同盟国。

④知：同“智”。明智。

⑤乱：指秦、晋发生冲突。整：指秦、晋和睦一致。

⑥武：指使用武力所应遵守的道义准则。

【译文】

子犯请求晋文公攻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没有那个人的帮助，我们不能有今天。依靠了别人的力量，又反过来伤害他，这是不仁义的做法；失掉了自己的同盟国，这是不明智的；用秦、晋内部的冲突动乱代替原来的和睦一致，这是不威武。我们还是回去吧。”也撤兵离开了郑国。

30.4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①，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②。许之，使待命于东③。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大子④，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

【注释】

①公子兰：郑文公子，后继位为郑穆公。

②请无与围郑：公子兰请求不参加围攻郑国。

③东：晋国东部边境。

④石甲父、侯宣多：二人皆郑国大夫。石甲父，名癸，字甲父。

【译文】

当初，郑公子兰逃奔到晋国，跟随着晋文公讨伐郑国，他请求不参加围攻郑国。晋文公答应了，并让公子兰在东部边境等候命令。郑国的石甲父、侯宣多迎立公子兰为太子，以请求和晋国讲和，晋人答应了。

30.5　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黑、形盐[①]。辞曰："国君，文足昭也[②]，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象其德[③]。荐五味，羞嘉谷[④]，盐虎形，以献其功[⑤]。吾何以堪之？"

【注释】

①飨：用酒食招待人。昌歜(zàn)：也叫昌蒲菹(zū)，用昌蒲根做的腌菜。白：白米糕。黑：黑黍糕。形盐：虎形盐块。这些都是僖公招待周公阅的食物。

②文足昭：文治足以显扬四方。

③以象其德：宴请时所备物品须象征他的德行。

④荐五味，羞嘉谷：荐、羞，都指进献。五味，指昌歜。嘉谷，指稻、黍。

⑤献(yí)：通"仪"。效法，模拟。

【译文】

冬，周天子派周公阅来聘问，招待他的食物有昌歜、白米糕、黑黍糕和虎形盐块。周公阅辞谢说："君主，文治要足以显扬四方，武功要足以

使人畏惧，才备有特殊的食物来宴享他，以象征他的德行。进献五味、嘉谷，虎形盐块，来象征他的功业。而我怎么担当得起呢？”

30.6 东门襄仲将聘于周①，遂初聘于晋②。

【注释】

①东门襄仲：公子遂。聘于周：公子遂聘问于周，是回报宰周公之聘。

②遂初聘于晋：同时顺便到晋国作首次聘问。

【译文】

东门襄仲将到周朝廷聘问，乘此机会到晋国作首次聘问。

三十一年

【经】

31.1 三十有一年春①，取济西田②。

31.2 公子遂如晋。

31.3 夏四月，四卜郊③，不从，乃免牲④。犹三望⑤。

31.4 秋七月。

31.5 冬，杞伯姬来求妇⑥。

31.6 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⑦。

【注释】

①三十有一年：鲁僖公三十一年当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9。

②济：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

③四卜郊：四次占卜是否适宜郊祭。郊，郊祭，春天祈谷之祭。

④免牲：占卜不吉，因此不杀牲。牲，牺牲，祭祀用的赤毛牛犊。

⑤三望：鲁国三望为祭东海、泰山和淮水。望，祭山川。

⑥求妇：为其子来求娶媳妇。

⑦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

【译文】

鲁僖公三十一年春，鲁国取得济水以西的田地。

公子遂到晋国。

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不吉利，于是不杀牲。仍然举行三次望祭。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娶媳妇。

狄人围攻卫国。十二月，卫国迁到帝丘。

【传】

31.1 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①。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②。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③。不速行，将无及也④。"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⑤，东傅于济⑥，尽曹地也。

【注释】

①分曹地：僖公二十八年晋国讨伐曹、卫，分曹、卫之田给诸侯，当时未分，现在才分。

②重：鲁地，在今山东鱼台西。馆：候馆，驿馆。

③共：通"恭"。

④无及：赶不上。

⑤洮：在今山东鄄城西南。原本北边属鲁、南边属曹。

⑥傅：接近。

【译文】

鲁僖公三十一年春，取得了济水以西的田地，这是瓜分曹国的土地。鲁国派臧文仲先去，住在重地的宾馆里。重地宾馆的人告诉他说："晋国新近得到诸侯支持，必定亲近恭顺它的国家。不快点去，恐怕赶不上了。"臧文仲听从了那人的话，分得了曹国的土地，自洮地以南，东边接近济水，都是曹国的土地。

31.2 襄仲如晋，拜曹田也。

【译文】

公子遂到晋国去，拜谢分得曹国的田地。

31.3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①，而卜其牲、日②。牛卜日曰牲③。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④。望，郊之细也⑤。不郊，亦无望可也。

【注释】

①常祀：常规的祭祀。

②卜其牲、日：占卜使用的牺牲和日期。

③牛卜日曰牲：意为牛在占卜定日子以后就改称为牲。

④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意为牛已经成为牲了还要占卜郊祭的吉凶，这是在上者怠慢了大典，亵渎了龟甲。

⑤细：细节，指望祭只是郊祭中的一个细节，一小部分。

【译文】

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的吉凶，都不吉利，于是不杀牲牛，这是不合于礼的。但仍举行三次望祭，这也是不合于礼的。依照礼制，常规的祭

祀不用占卜吉凶，只须占卜使用的牺牲和日期。牛在占卜定下日期以后就改成为牲。已经成为牲了还占卜郊祭的吉凶，这是在上者怠慢了大典了。望祭，不过是郊祭的细节罢了。不举行郊祭，也不必举行望祭。

31.4　秋，晋蒐于清原①，作五军以御狄②。赵衰为卿③。

【注释】

①蒐（sōu）：阅兵。清原：在今山西稷山东南。

②五军：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现在又把三行改为上、下新军（步兵改为车兵），与原三军合为五军。

③赵衰为卿：任命赵衰为卿，率领新上军。《国语·晋语四》："以赵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婴将新下军，先都佐之。"

【译文】

秋，晋国在清原阅兵，并建立五军来抵御狄人。任命赵衰为卿。

31.5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译文】

冬，狄人围攻卫国，卫国迁到帝丘。占卜结果说可以立国三百年。

卫成公梦康叔曰①："相夺予享②。"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③。杞、鄫何事④？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⑤。请改祀命⑥。"

【注释】

①康叔：卫国的始祖。

②相：夏后帝启之孙，原居于帝丘。享：祭献的供品。

③不歆其祀：不享用其祭品。

④杞、鄫何事：杞、鄫本是夏的后代，本该祭祀相，为何不祭。

⑤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卫国所祭祀的，由成王、周公所规定，祭相不合规定。间，借为“干”，违犯。

⑥改祀命：更改祭相的命令。

【译文】

卫成公梦见康叔对他说：“相夺走了我的祭祀供品。”于是命令祭祀相。甯武子不同意，说：“鬼神与祭祀者如果不是同族，就不会享用他的供品。杞国和鄫国何事不祭祀呢？相没有得到祭祀已经很久了，这不是卫国的罪过。我们不能违犯成王、周公定下的祭祀规矩，请你改变祭祀相的命令吧。”

31.6　郑泄驾恶公子瑕[①]，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注释】

①泄驾：郑国大夫。

【译文】

郑国的泄驾讨厌公子瑕，郑文公也讨厌他，所以公子瑕逃奔到楚国。

三十二年

【经】

32.1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①]。

32.2 夏四月己丑[②],郑伯捷卒[③]。

32.3 卫人侵狄。秋,卫人及狄盟。

32.4 冬十有二月己卯[④],晋侯重耳卒[⑤]。

【注释】

①三十有二年:鲁僖公三十二年当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8。

②己丑:十五日。

③郑伯捷:郑文公。

④己卯:初九。

⑤晋侯重耳卒:晋文公死,在位九年。

【译文】

鲁僖公三十二年春周历正月。

夏四月十五日,郑文公死去。

卫国人侵入狄国。秋,卫人和狄人结盟。

冬十二月初九,晋文公重耳死去。

【传】

32.1 三十二年春,楚斗章请平于晋[①],晋阳处父报之[②]。晋、楚始通。

【注释】

①斗章:楚大夫。请平:求和。

②阳处父:晋大夫。报:回聘。

【译文】

鲁僖公三十二年春,楚国派斗章到晋国求和,晋国派阳处父到楚国回聘。晋国、楚国开始正式通好。

32.2 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盟。

【译文】

夏，狄人发生内乱。卫国乘机入侵狄，狄人请求讲和。秋，卫人和狄人结盟。

32.3 冬，晋文公卒。庚辰①，将殡于曲沃②，出绛③，柩有声如牛④。卜偃使大夫拜⑤，曰："君命大事⑥，将有西师过轶我⑦，击之，必大捷焉。"

【注释】

①庚辰：初十。

②殡：停棺待葬。曲沃：晋君祖坟宗庙所在地，在今山西闻喜。

③绛：晋国都，在今山西翼城东。

④柩：棺材。

⑤卜偃：晋国卜筮之官。

⑥大事：指军事。

⑦西师：指秦军。过轶：指秦军越境而过。

【译文】

鲁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晋文公死了。十二月初十，晋文公的灵柩将送往曲沃停放。离开绛城的时候，棺材里发出像牛叫的声音。卜偃让晋大夫们都跪地而拜，说："文公在发布军事命令：西边的军队将越过我国境内，如果我们攻击他们，必定大胜。"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①："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②，若潜师以来③，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④，蹇叔曰："劳师以袭

远[5]，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6]，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7]，必有悖心[8]。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9]，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10]，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11]。”蹇叔之子与师[12]，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13]。崤有二陵焉[14]。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15]；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16]。

【注释】

①杞子：秦将领，鲁僖公三十年时与扬孙、逢孙戍郑。

②北门：都城北门。管：钥匙。

③潜师：偷偷地派军队。

④蹇(jiǎn)叔：秦国老臣。

⑤劳师：使师劳。劳，辛苦。袭远：袭击远方之国。

⑥远主：指郑国。

⑦勤：劳苦。无所：无所得。

⑧悖心：怨恨之心。

⑨孟明、西乞、白乙：即秦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

⑩孟子：即孟明。

⑪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意谓假如你仅得中寿，你墓上之树木早已成抱了。言其老而不死，昏悖而不可用。中寿，中等寿命，指六七十岁。拱，两手合抱。

⑫与师：在军队之中。

⑬崤：山名，在河南洛宁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渑池界。

⑭二陵：二山，指东崤山与西崤山。

⑮夏后皋：夏代的天子皋，夏桀的祖父。

⑯秦师遂东：按，此当与下年《传》连读。

【译文】

秦将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穆公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都城北门的钥匙，如果秘密派军队前来，郑国一定可以攻下。"秦穆公为此咨询老臣蹇叔，蹇叔说："辛辛苦苦调动军队去袭击远方的国家，我还没听说过。军队疲劳，战斗力衰竭，远方的国家又有了防备，这恐怕不行吧！军队的行动，郑国必定会知道。辛辛苦苦而无所得，军队将产生懊丧怨恨的心情，再说军队远行千里，又有谁会不知道？"秦穆公不听蹇叔的劝告，召见孟明、西乞、白乙三位将领，派他们率军从东门外出兵。蹇叔哭着送他们说："孟明啊，我只看到军队出国而去，却看不到他们回来啊。"秦穆公派人去对蹇叔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只活到六七十岁就死去的话，那么现在你墓上的树可以长到一抱粗了。"蹇叔的儿子也在这次出征的队伍之中，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人必定会在崤山伏击你们。崤山有两座山陵，它的南山，是夏后皋的坟墓；它的北山，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一定会死在这两座山之间，我只好到那里去收你们的尸骨了。"秦国的军队于是向东进发。

三十三年

【经】

33.1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①，秦人入滑②。

33.2 齐侯使国归父来聘。

33.3 夏四月辛巳③，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崤④。

33.4 癸巳⑤，葬晋文公。

33.5 狄侵齐。

33.6 公伐邾，取訾娄⑥。

33.7 秋，公子遂帅师伐邾。

33.8 晋人败狄于箕[7]。

33.9 冬十月，公如齐[8]。

33.10 十有二月，公至自齐。

33.11 乙巳[9]，公薨于小寝[10]。

33.12 陨霜不杀草[11]。李、梅实[12]。

33.13 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注释】

①三十有三年：鲁僖公三十三年当周襄王二十六年，前627。

②滑：国名，在今河南偃师。

③辛巳：十三日。

④姜戎：姜姓之戎人，居住在晋国南部边境。

⑤癸巳：二十五日。

⑥訾娄：邾国之地，与僖公十八年《传》的卫邑訾娄非同一地。

⑦箕：地名，在今山西蒲县东北。

⑧公如齐：僖公到齐国，回报国归父来聘，并慰问齐受狄人入侵。

⑨乙巳：十一日。

⑩小寝：也叫燕寝，君主休息安寝的地方，与路寝相对，路寝是办公的地方。

⑪不杀草：周历十二月是夏历十月，虽降霜，但草木不枯黄。

⑫李、梅实：李、梅结果。此和草木不黄都说明时令反常。

【译文】

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周历二月，秦人侵入滑国。

齐昭公派国归父来聘问。

夏四月十三日，晋国人和姜戎一起在崤地打败秦军。

二十五日，安葬晋文公。

狄人入侵齐国。

鲁僖公攻打邾国，夺得訾娄。

秋，公子遂率军队攻打邾国。

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冬十月，鲁僖公到齐国去。

十二月，鲁僖公从齐国回国。

十一日，鲁僖公死于燕寝之所。

下霜但草木不枯黄，李和梅结果。

晋人、陈人、郑人讨伐许国。

【传】

33.1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①，左右免胄而下②，超乘者三百乘③。王孙满尚幼④，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⑤，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⑥。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注释】

①周北门：周朝都城洛邑的北门，在今洛阳。

②左右：古代的兵车，若非将帅之车，则御者居中，射者在左，持戈盾勇力之士在右。免胄：脱下头盔。胄，头盔。《吕氏春秋·悔过篇》载王孙满之曰："过天子之城，宜橐甲乘兵，左右皆下，以为天子礼。"免胄，则仅脱去头盔，并不去甲，也未必束其兵，不合于当时之礼。

③超乘：一跃而登车。指刚一下车又跳上车，以示其勇。此是无礼的行为。

④王孙满：周共王儿子圉的曾孙。

⑤轻：轻狂放肆。指其超乘。无礼：指其仅免胄而不卷甲束兵。

⑥脱：粗疏，粗心大意。

【译文】

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天，秦国的军队经过周朝都城的北门，车左车右都把头盔脱下，下车步行；有三百辆战车的将士，刚下车又轻率地一跃登车而去。王孙满年纪还小，观看秦国的军队经过，对周襄王说："秦军轻狂放肆而无礼节，必定会打败仗。轻狂就缺少谋略，无礼节就粗疏大意。进入险要之地，粗疏，又没有谋略，能不打败仗吗？"

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①，遇之，以乘韦先②，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③，敢犒从者④。不腆敝邑⑤，为从者之淹⑥，居则具一日之积⑦，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⑧。

【注释】

①市于周：到周王京城去做生意。

②乘韦：四张熟牛皮。乘，四。古代兵车四马驾车为一乘，故以乘代称四。

③寡君：指郑穆公。步师：行军，指行军路过敝国。

④从者：指部下。

⑤不腆（tiǎn）敝邑：即敝邑不腆。不腆，当时客套之习语。腆，丰厚。

⑥淹：留，逗留，耽搁。

⑦积：指每天食用的米、菜、薪、刍（马吃的草料）等物品。

⑧遽：驿车。古代传递紧急公文，每隔若干里设驿站，接力换马，以

求迅速。

【译文】

秦军到达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要到周王京城去做生意，恰巧遇到秦军。郑弦高先拿出四张熟牛皮，又带着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对秦军说："我们国君听说贵军行军将经过敝国，谨派我来慰劳您的部下。敝国虽不富裕，不过为了贵军的居留，如果驻扎在这里一天，我们就准备一天的给养；如果仅住一夜，我们就准备一晚的守卫。"弦高又马上派驿车紧急向郑国国内报告。

郑穆公使视客馆①，则束载、厉兵、秣马矣②。使皇武子辞焉③，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⑤，犹秦之有具囿也⑥，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⑦，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注释】

①客馆：即秦将杞子、逢孙、扬孙所住的住所。

②束载：捆好行装。厉兵：磨砺好兵器。秣马：喂饱马。

③皇武子：郑国大夫。辞：辞谢。

④脯：干肉。资：食粮。饩(xì)：已宰杀的牲畜的肉。牵：活的牲口。

⑤原圃：郑国的猎场，在今河南中牟西北。

⑥具囿：秦国的猎场，在今陕西凤翔境。

⑦不继：没有后援。

【译文】

郑穆公派人去探视秦将杞子等人驻扎的馆舍，发现他们已经捆束

好行装，磨好了兵器，喂饱了马匹。郑穆公派皇武子去辞谢他们，说："诸位在敝国耽搁得太久了，只是敝国的干肉、粮食、牲口，一切吃的用的都没有了。现在你们要回去了，郑国的猎场原圃，同秦国的猎场具圃都是一样的；请诸位去那里猎取麋鹿，以便让敝国得到休息，诸位认为怎样？"于是杞子赶紧逃奔到齐国，逢孙、扬孙逃奔到宋国。孟明说："郑国已有防备了，袭击郑国已无指望。攻打它不能取胜，围困它又没有后援，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灭掉了滑国回师。

33.2　齐国庄子来聘①，自郊劳至于赠贿②，礼成而加之以敏③。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④，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⑤。"

【注释】

①国庄子：齐大夫国归父。

②自郊劳至于赠贿：聘问之礼的全过程。郊劳，使者到别国聘问，受聘之国派卿士到郊外迎接、慰劳。赠贿，聘问结束，使者要走，赠以礼物。

③礼成而加之以敏：指国庄子自始至终都有礼仪而且处事又谨慎恰当。

④国子：国归父。

⑤社稷之卫：社稷的保障。

【译文】

齐国的国庄子来聘问，从郊劳一直到赠贿，礼仪周全而又谨慎恰当。臧文仲对僖公说："国子执政，齐国是有礼的，国君还是去朝见吧。下臣听说：顺服于有礼之国，是国家的保障啊。"

33.3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①]，天奉我也[②]。奉不可失，敌不可纵[③]。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④]？"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⑤]，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⑥]？"遂发命，遽兴姜戎[⑦]。子墨衰绖[⑧]，梁弘御戎，莱驹为右[⑨]。

【注释】

①以贪勤民：因为贪婪而使百姓劳苦。

②奉：助。

③纵：放纵，放走。

④死君：指死去的晋文公。

⑤吾丧：晋文公死去不久，晋国还在丧期。同姓：指郑国和滑国，晋、郑、滑皆姬姓。

⑥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意为伐秦是替后世子孙打算，怎能说忘记先君的遗命呢？

⑦遽：马上。姜戎：居于秦、晋两国间的戎人部族，与晋国友好。

⑧子墨衰绖：子，指晋文公子晋襄公，文公未葬，所以称子。墨，作动词，染成黑色。衰绖，丧服。衰，麻衣。绖，麻腰带。

⑨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梁弘、莱驹，二人皆晋大夫。右，做襄公的车右。

【译文】

晋国的先轸说："秦穆公违背了蹇叔的忠告，因为他的贪婪之心而使百姓劳苦，这是天助我也。天助我，机不可失；敌人不可随便放走。放走敌人，必生祸患；违背天意，是不吉利。一定要进攻秦国军队。"栾枝说："还没报答秦国的恩惠反而去攻打它的军队，心中还有死去的国

君吗?”先轸说:“秦国不为我们的丧事哀伤,反而攻打我们的同姓之国,秦国实在无礼。还讲什么恩惠?我听说:‘一天放走了敌人,会带来几辈子的祸患。’我们要为子孙后代打算,这才是不忘先君的遗命呢。”于是下达了出击秦军的命令,并且紧急发动姜戎的军队参战。文公儿子晋襄公穿着染成黑色的丧服出征,梁弘为他驾驭战车,莱驹作车右。

夏四月辛巳①,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②,遂墨以葬文公③。晋于是始墨④。

【注释】

①辛巳:十三日。

②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三帅被俘,《公羊传》、《穀梁传》俱云:“匹马只轮无反者。”

③遂墨以葬:穿着黑色孝服安葬文公。

④始墨:开始以黑色丧服为习俗。

【译文】

夏四月十三日,晋军在崤山打败了秦军,抓获了秦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于是穿上黑色孝服安葬晋文公。晋国从此开始以黑色丧服为俗。

文嬴请三帅①,曰:“彼实构吾二君②,寡君若得而食之③,不厌④,君何辱讨焉⑤!使归就戮于秦⑥,以逞寡君之志⑦,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⑧,妇人暂而免诸国⑨。堕军实而长寇仇⑩,亡无日矣。”不顾而唾⑪。公使阳处父追之⑫,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⑬,以公命赠孟明⑭。孟

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⑮，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⑯，三年将拜君赐⑰。"

【注释】

①文嬴：晋文公夫人。秦穆公嫁与重耳之女，襄公嫡母。三帅：孟明等三人。
②构：挑拨，离间。
③寡君：指秦穆公。
④不厌：不满足，指不解恨。
⑤讨：指惩罚孟明三人。
⑥就戮于秦：回到秦国受刑罚。
⑦逞：满足。
⑧力：拼力，努力。原：原野，指战场。
⑨暂：通"渐"，欺诈。免：放走。
⑩堕：毁弃。军实：战斗成果。
⑪不顾而唾：不回头就吐唾沫。这是极怒而失礼的举动。
⑫阳处父：晋大夫。
⑬左骖：驾车时最左边的那匹马。
⑭以公命：以晋襄公的名义。
⑮累臣：囚臣，俘虏之臣。衅鼓：以血涂鼓，祭鼓。古代有以俘囚祭鼓者。此处指处死。
⑯从君惠：托晋君之福。免：赦免，不用被杀。
⑰拜君赐：拜领晋君的礼物。意为再来报仇。

【译文】

文嬴请求释放孟明等三人，对晋襄公说："他们三人实在是挑拨离间秦、晋两国国君的关系，秦君如果抓到他们，就是吃了他们的肉也不会解恨，何必劳驾您去惩罚他们呢？让他们回秦国去受刑，以满足秦君

的意愿，怎么样?”晋襄公同意了。先轸朝见襄公的时候，问起秦国的俘虏，襄公说：“夫人代他们求情，我已经放掉他们了。”先轸大怒，说：“勇士们花了大力气才在战场上抓获他们，一个女人几句谎话就在国都里把他们放了。这是毁弃自己的战果而长敌人的志气，这样下去，离亡国的日子不远了。”说完面对着襄公不回头就啐了一口唾沫。襄公派了阳处父去追赶孟明三人，赶到黄河边上，孟明等人已登上船离岸了。阳处父解下左边的骖马，以襄公的名义要赠送给孟明，孟明叩头拜谢说：“承蒙贵国国君的恩惠，不杀我们这些被囚之臣去祭鼓，而让我们回秦国去受刑，我们国君如果杀了我们，死也是不朽的。如果托贵君的福不杀我们，三年之后我们再来拜谢贵君的恩赐。”

秦伯素服郊次①，乡师而哭②，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③，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④。”

【注释】

①素服：凶服。据《周礼·大宗伯》及《注》，古代凶礼以哀邦国之忧者有五，死亡、凶札、祸灾、围败、寇乱是也。郊次：在郊外等待。

②乡：通“向”。

③替：废，撤换。

④眚(shěng)：眼病，引申为过失。

【译文】

秦穆公穿着白色丧服在郊外等待孟明他们，并对着回来的将士哭着说：“我违背了蹇叔的忠告，而使你们几位都蒙受了耻辱，这是我的罪过啊!”秦穆公没有撤换孟明的职务，说：“是我的罪过，大臣们有何罪啊？再说我也不能因一次过错来掩盖你们的大德啊。”

33.4 狄侵齐，因晋丧也。

【译文】

狄人侵犯齐国，是乘着晋国有丧事。

33.5 公伐邾，取訾娄，以报升陉之役①。邾人不设备。秋，襄仲复伐邾②。

【注释】

①报升陉之役：僖公二十二年，鲁僖公与邾人战于升陉，鲁国败。

②襄仲：公子遂。

【译文】

鲁僖公攻打邾国，夺取訾娄，这是为报复升陉那次的败仗。邾国人不设防备。秋，襄仲再一次攻打邾国。

33.6 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①，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②。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③，而无讨④，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⑤，面如生。

【注释】

①戊子：二十二日。

②白狄子：白狄的首领。白狄是狄人的一族，在今陕西延安、安塞一带。

③逞志于君：指前面自己因襄公释放秦囚不顾而唾之事。

④无讨：没受到惩罚。

⑤元：头颅。

【译文】

狄人攻打晋国，一直打到箕地。八月二十二日，晋襄公在箕地打败狄人。郤缺俘虏了白狄人的首领。先轸说："我一介匹夫在国君面前发泄自己的快意，而没有受到惩罚，我还敢不自己惩罚自己吗？"不戴头盔冲入狄人军阵，结果战死了。狄人送回他的头颅，面色像活着一样。

初，臼季使[1]，过冀[2]，见冀缺耨[3]，其妻馌之[4]。敬，相待如宾。与之归[5]，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6]。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7]，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8]，其举也兴禹[9]。管敬仲，桓之贼也[10]，实相以济[11]。《康诰》曰[12]：'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13]。'《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14]。'君取节焉可也[15]。"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16]，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17]，曰："举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18]，亦未有军行[19]。

【注释】

①臼季：晋大夫胥臣。臼是其食邑，季是其字。使，出使。

②冀：在今山西平陆。

③冀缺：即郤缺。耨(nòu)：除草。

④馌(yè)：向田间送饭。

⑤之：指冀缺。

⑥德之聚：聚德成敬。

⑦其父有罪：郤缺父亲郤芮乃晋惠公之党，曾想烧死文公，为秦穆公所诱杀。事见僖公二十四年《传》。

⑧罪：作动词，惩办罪人。殛：流放。鲧(gǔn)：相传是禹的父亲，因治水无功，被舜流放而死。

⑨举：选拔人才。兴：起用。

⑩管敬仲，桓之贼也：指管仲曾射齐桓公。管敬仲，管仲。桓，齐桓公。

⑪相(xiàng)：作动词，任命他为相。济：成功。

⑫《康诰》：《尚书·康诰》篇。

⑬"父不慈"五句：《康诰》篇无此文，恐是脱文。祗(zhī)，敬。

⑭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引《诗》见《诗经·国风·邶风·谷风》。葑，类似大头菜的植物。菲，萝卜。无以下体，不要只采叶子不要根。

⑮取节焉：节取其长处。

⑯三命：诸侯任命卿，有一命、再命、三命之分。三命是最高等级的命令，表示尊贵。先且(jū)居：先轸之子。

⑰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因先茅已无后人，所以将先茅的县赏给胥臣。先茅，晋大夫。

⑱复与之冀：把冀地重新给郤缺。

⑲未有军行：虽任命为卿，但还未担任军职。

【译文】

当初，臼季出使的时候，路过冀国，看见郤缺在除草，他的妻子到田里给他送饭。二人相敬如宾。臼季和他一起回来，对晋文公说："好德行集中在一起，便成为恭敬。能恭敬，必定有德行。有德的人可以治理百姓，国君可以任用他！下臣听说，出门好像会见宾客，承担事情好像参加祭祀一样，这是仁的准则啊。"晋文公说："他父亲有罪，可以吗？"臼季回答说："舜惩办鲧之罪，把他流放，选拔人才却起用鲧的儿子禹。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桓公任命他为相得到了成功。《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诚敬，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敬，不要牵涉到别人。'《诗》里

说:‘采食葑和菲,不要只采叶子不要根。’国君您取他的长处就可以了。”晋文公于是让他担任下军大夫。从箕地返回后,晋襄公以三命的级别命令先且居率中军,以再命的级别命令把先茅的县赏给胥臣,说:“推举郤缺,是你的功劳啊!”用一命的级别命令郤缺担任卿,并把冀地重新给他,只是还未担任军职。

33.7　冬,公如齐朝,且吊有狄师也。反,薨于小寝,即安也①。

【注释】

①薨于小寝,即安也:疾病当居路寝。鲁僖公病,未尝移居路寝,就在小寝中死去,故《传》云“即安”。

【译文】

冬,鲁僖公到齐国朝见,同时慰问齐国遭到狄人的进攻。返回时,在休息安寝的小寝中死去。是在休息时死去。

33.8　晋、陈、郑伐许,讨其贰于楚也。

【译文】

晋国、陈国、郑国攻打许国,因其亲附楚国,所以攻打它。

33.9　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①,遂伐郑,将纳公子瑕②。门于桔柣之门③。瑕覆于周氏之汪④,外仆髡屯禽之以献⑤。文夫人敛而葬之郐城之下⑥。

【注释】

①陈、蔡成：陈、蔡两国求和附楚。

②将纳公子瑕：僖公三十一年，公子瑕逃奔楚国。

③门：攻城。桔柣(dié)之门：郑国远郊之门。

④覆：战车翻倒。汪：污水池。

⑤外仆髡屯：外勤仆人，名叫髡屯。外仆，外勤仆人。以献：杀了公子瑕献给郑穆公。

⑥文夫人：郑文公夫人，公子瑕的母亲。郐(kuài)：地名，在今河南密县东南。

【译文】

楚国的令尹子上入侵陈、蔡二国。陈、蔡二国求和，于是攻打郑国，准备将公子瑕送回郑国。在攻打桔柣之门的城门时，公子瑕的战车翻倒在周氏的污水池里，外勤的仆人髡屯抓住了公子瑕，并把他杀了献给郑穆公。文公夫人把他殡敛了安葬在郐城之下。

33.10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①]。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②]，武不违敌[③]。'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④]，迟速唯命[⑤]。不然，纾我[⑥]。老师费财[⑦]，亦无益也。"乃驾以待[⑧]。子上欲涉，大孙伯曰[⑨]："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⑩]，悔败何及[⑪]？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⑫]。"遂归。楚师亦归。大子商臣谮子上曰："受晋赂而辟之[⑬]，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⑭]。

【注释】

①夹泜(zhì)而军：隔泜水对峙。泜，水名，今叫沙河，源出于河南鲁

山县。

②文不犯顺：此为当时人习语，意为我文辞顺理，当从我言。

③违：避。

④济：渡河。陈：同“阵”，布阵。

⑤迟速：迟打早打。

⑥不然，纾我：如果楚不进兵开战，就退一舍之地而让我渡河布阵。纾，缓。

⑦老师：军队在外面日久疲劳。

⑧驾以待：驾上战车等着。

⑨大孙伯：大心，子玉之子。

⑩薄：迫，迫近。

⑪悔败：失败以后再来后悔。

⑫遁：逃。

⑬辟：躲避。

⑭王杀子上：楚成王欲立商臣为太子，令尹子上尝反对劝阻，所以商臣因此怀恨而诬陷他。王，楚成王。

【译文】

晋国的阳处父入侵蔡国，楚国的子上去救援它，和晋军隔着泜水对峙。阳处父担心，派人对子上说：“我听说：‘文辞顺理，动武就不躲避敌人。’你如果想打，那么我退让三十里，你可以渡过河来布阵，迟打早打都由你决定。不然的话，让我缓口气吧。军队在外日久疲劳，耗费钱财，也没什么好处。”于是驾上战车等待他。子上要渡河，大孙伯说：“不行。晋国人不讲信用，如果我们渡过一半它逼近进攻我们，失败了再后悔，还来得及吗？不如让他们缓口气吧。”于是退三十里让晋军渡河。阳处父宣告说：“楚军败逃了。”于是班师回国。楚军也回国去了。太子商臣诬告子上说：“子上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退兵，这是楚国的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楚成王就杀了子上。

33.11 葬僖公，缓作主①，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②，祔而作主③，特祀于主④，烝、尝、禘于庙⑤。

【注释】

①缓：迟了，不及时。主：也称神主，即灵牌，用木制成，上写死者名字，作为祭祀的对象。

②卒哭：死者灵柩在家，孝子早晚要哭，安葬之后就不再哭。孝子送葬归来举行祭祀，名叫虞祭，虞祭之后就要罢哭，叫卒哭。祔：即附，将死者神位附置于祖庙，附庙时有祭祀，叫祔祭。

③祔而作主：作神主是为了祔祭用，所以说“祔而作主”。

④特祀于主：单独向新死者的神主祭祀。

⑤烝：冬祭。尝：秋祭。禘(dì)：五年一次的大祭。

【译文】

安葬鲁僖公，没有及时做僖公的神主，这不合于礼。凡国君死去，安葬之后罢哭，然后举行祔祭，祔祭时就要制作神主，这时单独祭祀新死的死者神主，还在冬祭、秋祭和五年一次的大祭时在祖庙里和其他祖先一同祭祀。

文公

【题解】

文公，鲁国第十九任国君。名兴，僖公之子，声姜所生，前 626 年即位，在位十八年，前 609 年死，庶子倭立，是为宣公。

文公三年，秦穆公称霸西戎。文公六年，晋国罢新军，恢复三军之制，赵盾将中军，执政；秦穆公死，用 177 人殉葬，子车氏三子在内。文公十六年，楚与秦、巴一起灭庸，平定了西南蛮夷。文公十八年，鲁襄仲杀嫡立庶，此后鲁国公族衰微，三桓（仲孙、叔孙、季孙，均桓公之族）逐渐强大。综观鲁文公在位十八年期间，晋国的霸业仍在继续，但诸侯间没有太大的争斗，而在各诸侯国内，如鲁国、宋国，已经发生了一些势力的变化。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①]，公即位。

1.2 二月癸亥[②]，日有食之。

1.3 天王使叔服来会葬[③]。

1.4 夏四月丁巳[④]，葬我君僖公。

1.5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5]。

1.6 晋侯伐卫。

1.7 叔孙得臣如京师[6]。

1.8 卫人伐晋。

1.9 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7]。

1.10 冬十月丁未[8],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9]。

1.11 公孙敖如齐[10]。

【注释】

①元年:鲁文公元年当周襄王二十七年,前626。

②癸亥:此日实为三月初一。

③叔服:周内史。

④丁巳:二十六日。

⑤毛伯:周大夫,据《传》文,名卫。锡公命:天子赐予诸侯爵服等赏命,是赏赐诸侯的一种荣宠。锡,通“赐”。

⑥叔孙得臣:鲁桓公子僖叔牙之孙。

⑦公孙敖:鲁国庆父之子。戚:卫地,在今河南濮阳北。

⑧丁未:十八日。

⑨商臣:楚穆王。頵(yūn):熊頵,楚成王。

⑩如齐:鲁文公新即位,派公孙敖到齐国聘问。

【译文】

鲁文公元年春周历正月,文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日食。

周天子派叔服来参加鲁僖公的葬礼。

夏四月二十六日,葬我国君僖公。

周天子派毛伯来鲁国赐予文公策命荣宠。

晋襄公攻打卫国。

叔孙得臣到京师。

卫国人攻打晋国。

秋，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襄公。

冬十月十八日，楚国太子商臣杀了楚成王熊頵。

公孙敖到齐国去。

【传】

1.1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1]。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2]，见其二子焉[3]。叔服曰："穀也食子[4]，难也收子[5]。穀也丰下[6]，必有后于鲁国[7]。"

【注释】

①内史：官名，掌管著作简册等事宜。

②相人：给人相面。

③见(xiàn)其二子：让二子与叔服相见。

④穀也食子：穀，公孙敖之子名。即文伯。食子，使子食，指能祭祀供养你。

⑤难也收子：难，公孙敖之子名。即惠叔。收子，安葬你。

⑥丰下：下颌丰满。

⑦有后于鲁国：指后嗣将在鲁国昌盛。

【译文】

鲁文公元年春，周王派内史叔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他能相面，就让他的两个儿子与叔服相见。叔服说："穀啊，可以供养祭祀你；难呢，可以安葬你。穀下颌丰满，其后代在鲁国必定昌盛。"

1.2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①]。先王之正时也[②]，履端于始[③]，举正于中[④]，归余于终[⑤]。履端于始，序则不愆[⑥]。举正于中，民则不惑[⑦]。归余于终，事则不悖[⑧]。

【注释】

①闰三月，非礼：《左传》作者认为置闰应在年终，此年在三月置闰，不合礼制。

②正时：安排时令。

③履端于始：年历的推算以冬至作为开始。始，冬至。

④举正于中：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月份作为四时的中月。

⑤归余于终：把剩余的日子归总在年终，即年终置闰月。

⑥序则不愆(qiān)：四时的次序就不会错乱。愆，错乱。

⑦不惑：不会迷惑。

⑧不悖：没有谬误。

【译文】

在这时闰三月，不符合礼制。先王安排时令时，年历以冬至作为开始，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月份作为四时的中月，剩余的日子归到年终。以冬至作为开始，四时的次序就不会错乱，以分、至作为四时的中月，百姓就不会糊涂。把剩余的日子归到年终，做事情就不会有误差。

1.3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译文】

夏四月二十六日，安葬鲁僖公。

1.4 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

【译文】

周王派毛伯卫来赐予周王的策命。叔孙得臣到周拜谢赐命。

1.5 晋文公之季年[①],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②],伐绵、訾及匡[③]。晋襄公既祥[④],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⑤]。先且居曰:“效尤[⑥],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⑦]。”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⑧],晋师围戚。六月戊戌[⑨],取之,获孙昭子[⑩]。

【注释】

①季年:晚年。

②孔达:卫大夫。

③绵、訾、匡:三地本卫地,后属郑,此时卫又夺回了它。绵,今地不详。当与匡邑相近。訾,疑即訾娄。匡,在今河南长垣西南。

④既祥:古代丧礼,合葬之后十三个月举行的祭礼叫小祥,二十五个月之祭叫大祥。既祥,举行小祥祭祀之后。

⑤南阳:在今河南新乡。

⑥效尤:效法错误。尤,错误。指像卫成公那样不朝。

⑦从师:率师伐卫。

⑧辛酉朔:初一。

⑨戊戌:初八。

⑩孙昭子:卫大夫。

【译文】

晋文公的晚年,诸侯朝见晋国。独卫成公不去朝见,反而派了孔达

入侵郑国，攻打绵、訾和匡三地。晋襄公在结束小祥祭礼之后，派使者昭告诸侯然后攻打卫国，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法错误，这是取祸之道。请国君去朝见周王，由下臣率师伐卫。"晋襄公就到温地去朝见周王。先且居、胥臣攻打卫国。五月初一，晋军包围戚地。六月初八，打下戚地，俘获卫大夫孙昭子。

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①。"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②。古者，越国而谋③。

【注释】

①更伐之，我辞之：陈共公劝卫国转过去攻晋，然后由他向晋请和。

②古：通"沽"，简略，此指粗心忽略。

③越国而谋：让别国给自己出主意。

【译文】

卫国派人向陈国报告。陈共公说："你转过去进攻晋国，然后我向晋国请和。"卫孔达于是率军攻打晋国。君子认为这是"古"。"古"的意思，指的是粗心忽略，让别国给自己出主意。

1.6 秋，晋侯疆戚田①，故公孙敖会之②。

【注释】

①疆戚田：划定戚地田地的疆界。

②公孙敖会之：戚地接近鲁国，所以公孙敖去会见晋襄公，为鲁文公表示敬意。

【译文】

秋，晋襄公划定戚地田地的疆界，所以公孙敖去会见他。

1.7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①]，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②]，而又多爱[③]，黜乃乱也[④]。楚国之举[⑤]，恒在少者[⑥]。且是人也[⑦]，蜂目而豺声，忍人也[⑧]，不可立也。"弗听。既[⑨]，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⑩]。商臣闻之而未察[⑪]，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⑫]。"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⑬]！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⑭]。"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⑮]？"曰："不能。""能行乎[⑯]？"曰："不能。""能行大事乎[⑰]？"曰："能。"

【注释】

①楚子：楚成王。

②齿未：还年轻。

③多爱：多内宠。

④黜：指立了商臣又废黜他。

⑤举：立国君。

⑥恒在少者：指以立少子为常。

⑦是人：此人，指商臣。

⑧忍人：残忍之人。

⑨既：立商臣为太子之后。

⑩王子职：楚成王的庶子，商君的异母弟。

⑪闻之未察：只听说但未核实。

⑫江芈(mǐ)：楚成王之妹。芈为姓，因其嫁与江国，故称"江芈"。

⑬役夫：贱骨头。骂人的俗语。

⑭杀女：废汝。

⑮事诸：侍奉王子职。

⑯行：逃亡。

⑰大事：此指弑君夺位。

【译文】

起初，楚成王准备立商臣为太子，他去咨询令尹子上。子上说："君王的年纪还不大，又有众多的爱妃，要是立了之后又废黜太子，就会招致内乱。楚国立太子，常立年少的。况且商臣这个人，眼睛像胡蜂，声音如豺狼，是残忍之人，不能立他为太子。"成王不听。不久，成王又想立王子职而废黜太子商臣。商臣听到了这一消息，但尚未核实清楚，他告诉老师潘崇，并问道："用什么办法加以核实？"潘崇说："宴请江芈却对她无礼。"商臣按他的话去做。江芈愤怒地骂道："呸，贱骨头，难怪君王要杀你立王子职。"商臣把这话告诉潘崇，说："果有此事。"潘崇问："你能事奉王子职吗？"商臣答道："不能。""你能逃亡出国吗？"答道："不能。""能干大事吗？""能。"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①。王请食熊蹯而死②，弗听。丁未③，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④。

【注释】

①宫甲：太子宫中的卫队。

②王请食熊蹯而死：熊掌难熟，成王想借此拖延时间，等待外援。熊蹯，熊掌。

③丁未：十八日。

④谥之曰"灵"，不瞑："灵"为恶谥，意为"乱而不损"，故"不瞑"，即不闭眼。

⑤曰"成"，乃瞑："成"为美谥，意为"安民立政"，故"乃瞑"，即闭上眼。

【译文】

冬十月，商臣带领着宫中甲士包围了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再

死，商臣不答应。十八日，成王自缢而死。给他的谥号为“灵”，尸体的眼睛不闭上；换成谥号“成”，才闭上眼睛。

穆王立[①]，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②]，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③]。

【注释】

①穆王立：商臣即位在明年，此提前叙述。

②大子之室：做太子时的宫室及宫室内的财物、男女奴仆。

③环列之尹：掌管宫中警卫军的长官。环列，指环列于王宫的兵卒。

【译文】

商臣即位，是为穆王，他将做太子时的宫室、财物、奴仆赠与潘崇，任命他为太师，并担任王宫禁卫军的长官。

1.8 穆伯如齐[①]，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②]，践修旧好[③]，要结外援，好事邻国[④]，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⑤]。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注释】

①穆伯：公孙敖。

②并聘：遍聘诸侯。古代礼节，新君即位，应与各国聘问通好。

③践(zuǎn)：通“缵”，继续。

④好事邻国：善待邻国。

⑤卑让：谦让。

【译文】

穆伯到齐国去，开始聘问诸侯，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新君即位，派卿出去聘问各国诸侯，继续巩固过去的友好关系，团结外援，善待邻国，以保卫国家，这是忠、信、谦让之道。忠，显示德行的纯正；信，表示德行的巩固；谦让，更是德行的基础。

1.9　崤之役，晋人既归秦帅[①]，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②]："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③]：'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④]。'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⑤]，夫子何罪？"复使为政[⑥]。

【注释】

①秦帅：指孟明、西乞、白乙三帅。

②秦伯：秦穆公。

③芮良夫：周厉王时卿士。

④"大风有隧"六句：引诗见于《诗经·大雅·桑柔》，是芮良夫为讽刺周厉王而作。有隧，形容风之迅疾。贪人，贪婪之人。类，善。诵言，劝谏之言。覆，反而。俾，使。悖，违背道义。

⑤夫子：指孟明。

⑥复使为政：此段当与明年《传》"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崤之役"连读。其实秦伯僖公三十三年已复孟明之位，非此年事。

【译文】

崤之战，晋国人放回了秦国主帅，秦大夫以及秦穆公左右的人都对秦穆公说："这次战役的失败，是孟明的罪过，一定要杀了他。"秦穆公

说:"这是我的罪过。周朝的芮良夫的诗说:'大风迅猛把一切摧毁,贪婪的人把善良屏退。听到不相干的话就答对,听到劝阻之言就昏昏欲睡。不能任用有才能的人,反而使我违背了道义。'这是由于我的贪婪,说的就是我。实因为我的贪婪害了孟明,孟明有何罪过?"重新任用孟明执政。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①],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②],秦师败绩。

2.2 丁丑,作僖公主[③]。

2.3 三月乙巳[④],及晋处父盟[⑤]。

2.4 夏六月,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⑥]。

2.5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2.6 八月丁卯[⑦],大事于大庙[⑧],跻僖公[⑨]。

2.7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2.8 公子遂如齐纳币[⑩]。

【注释】

①二年:鲁文公二年当周襄王二十八年,前625。甲子:初七。

②彭衙:秦地,在今陕西白水东北。

③丁丑:二十日。主:死者牌位。

④乙巳:十九日。

⑤及晋处父盟:晋人派阳处父与鲁文公结盟。处父,阳处父。

⑥垂陇:郑地,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⑦丁卯：十三日。

⑧大事：在太庙举行吉禘。即将其神主送入太庙，合诸祖的神主举行的大祭。大庙：周公之庙。

⑨跻僖公：把僖公的神主升到闵公之上。跻，升。

⑩如齐纳币：鲁文公准备娶齐女，公子遂为之送聘礼。

【译文】

鲁文公二年春周历二月初七，晋襄公和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被打败。

二十日，制作僖公的神主。

三月十九日，和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夏六月，公孙敖在垂陇和宋成公、陈共公、郑穆公、晋国的士縠盟会。

自从十二月不下雨，一直到秋七月。

八月十三日，在太庙举行吉禘祭祀，把僖公的神主升到闵公之上。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攻打秦国。

公子遂到齐国送聘礼。

【传】

2.1 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崤之役[①]。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②]，狐鞫居为右[③]。甲子[④]，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⑤]。

【注释】

①以报崤之役：僖公三十三年，孟明视曾说“三年将拜君赐”。

②王官无地：晋大夫。王官为地名，可能此人以采邑为氏。

③狐鞫(jú)居：晋大夫，即下文的续简伯。

④甲子：初七。

⑤晋人谓秦"拜赐之师"：此句是晋人讥笑孟明"三年将拜君赐"的话。

【译文】

鲁文公二年春，秦孟明视率军攻打晋国，以报复崤之战。二月，晋襄公亲率军抵抗秦军。先且居率中军，赵衰辅佐他。王官无地为他驾驭战车，狐鞫居为车右。初七，和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晋人讥笑说秦人是"来拜谢恩赐的军队"。

战于崤也①，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②，狼瞫取戈以斩囚③，禽之以从公乘④，遂以为右。箕之役⑤，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⑥？"瞫曰："吾未获死所⑦。"其友曰："吾与女为难⑧。"瞫曰："《周志》有之⑨：'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⑩。'死而不义⑪，非勇也。共用之谓勇⑫。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⑬。谓上不我知⑭，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⑮，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⑯。君子谓："狼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⑰。'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⑱。'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

【注释】

①战于崤也：此处追述崤之战时的事情。

②失戈：因俘虏大叫，莱驹受惊，戈掉地上。

③狼瞫(shěn)：晋大夫。

④禽：同“擒”。之：指莱驹。

⑤箕之役：在僖公三十三年。

⑥盍：何不。

⑦死所：死的地方。意为还没有死的机会。

⑧与：为。为难（nàn）：发难。指先杀掉先轸。

⑨《周志》：即《周书》。

⑩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引言今见《逸周书·大匡篇》，作“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登明堂，国君享祀先祖，以功臣配食。

⑪死而不义：杀先轸，自己也必死，这是不义之死。

⑫共用：为国家所用。

⑬亦其所：也是恰当的。

⑭上不我知：即“上不知我”。上，指先轸。

⑮属：部下。

⑯大败秦师：以上补叙彭衙之役晋国取胜的原因。

⑰君子如怒，乱庶遄（chuán）沮：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遄，迅疾。沮，阻止。

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引《诗》见《诗经·大雅·皇矣》。赫斯，赫然，发怒的样子。爰，于是。

【译文】

崤之战的时候，晋国梁弘为晋襄公驾驭战车，莱驹为车右。交战的第二天，晋襄公捆绑了秦国的俘虏，让莱驹用戈杀掉俘虏。俘虏突然大声喊叫，莱驹受惊，戈掉在地上。狼瞫拾起戈，斩了俘虏，并抓起莱驹追上晋襄公的战车，晋襄公于是任命他为车右。箕之役的时候，先轸罢黜了狼瞫，让续简伯代为车右。狼瞫发怒了。他的朋友对他说：“何不去死呢？”狼瞫说：“我还没有找到死的地方。”他的朋友说：“我为你发难吧。”狼瞫说：“《周志》里说：‘因勇敢而杀害上面的长官，死后不能进入明堂。’不义而死，不是真勇敢。为国家所用而死，才叫勇敢。我因为勇

敢担任车右，没有勇敢而被废黜，也是理所当然的。说上面的人不了解我，如果废黜恰当，那也就是了解我了。你且等着吧。”到了彭衙之战，布好战阵之后，狼瞫率领他的部下冲入秦军，战死在那里。晋军紧跟着冲上去，把秦军打得大败。君子认为：“狼瞫这算得上是君子。《诗》里说：‘君子如果发怒，战乱差不多很快就可以阻止。’又说：‘文王勃然发怒，于是就整顿军队。’狼瞫发怒不作乱，而冲进秦军战死，可算得上是君子了。”

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①]。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②]：“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③]，不可当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④]。’孟明念之矣[⑤]，念德不怠[⑥]，其可敌乎[⑦]？”

【注释】

①重施：给予优厚的好处。

②赵成子：赵衰。

③惧而增德：孟明因失败而畏惧，进一步修明德行。

④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毋念，念。毋、聿，都是语助词。

⑤念之：知道这个道理。

⑥不怠：不松懈。

⑦其：难道。

【译文】

秦穆公仍然重用孟明。孟明进一步修明政事，对百姓给予优厚的恩惠。赵衰对晋国的大夫们说：“秦军如果再来，一定要避开它。孟明因失败而警惧，因而增进了德行，不可抵抗了。《诗》里说：‘怀念你的祖

先，修明你的德行。'孟明知道这个道理啊。记住这个道理而努力不懈，难道是可以抵御的吗？"

2.2 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①。

【注释】

①书，不时也：古礼"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则僖公葬后之第十四日当作主。今过葬十月始作主，故僖公三十三年《传》云"缓作主"，此《传》又云"书，不时也"。

【译文】

二十日，制作僖公神主。《春秋》记载此事，是因为其不及时。

2.3 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己巳①，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②。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③。适晋不书，讳之也④。

【注释】

①己巳：十三日。

②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阳处父是大夫，晋国有意降低使者级别来羞辱鲁文公。

③厌：憎恶。

④讳之：隐讳。

【译文】

晋人因为鲁文公不来朝见而来讨伐，鲁文公于是去了晋国。夏四月十三日，晋国派大夫阳处父与文公结盟以此羞辱他。《春秋》记载说："和晋处父结盟。"是表示憎恶。文公到晋国去，《春秋》不加以记载，是

出于隐讳。

2.4　公未至，六月，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1]，晋讨卫故也[2]。书士縠，堪其事也[3]。

【注释】

①士縠：士蔿之子。士蔿原为晋国大司空，士縠承袭父职。

②讨卫故：上年卫派孔达伐晋，因此晋准备报复。

③堪其事：能胜任其事。

【译文】

文公还未回到鲁国，六月，穆伯和诸侯以及晋国的司空士縠等在垂陇结盟，这是因为晋国要攻打卫国的缘故。《春秋》记载直称“士縠”，是认为他能胜任此事。

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1]。

【注释】

①说：解说，解释。

【译文】

陈共公为了替卫国向晋国求情讲和，抓住孔达以向晋国解释。

2.5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1]。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2]，尊僖公，且明见曰[3]：“吾见新鬼大[4]，故鬼小[5]。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6]，明也。明、顺，礼也。”

【注释】

①逆祀：不按顺序的祭祀。

②夏父弗忌：鲁大夫。宗伯：古代掌礼之官。

③明见：宣布他所见到的。

④新鬼：新死之鬼，指僖公。

⑤故鬼：死去已久的鬼，指闵公。

⑥圣贤：指僖公。齐召南《考证》云："鲁人甚重僖公，《鲁颂》之文铺张扬厉，赞不容口，宜乎夏父弗忌之以为圣贤也。"

【译文】

秋八月十三日，在太庙举行吉禘的祭祀，把僖公的神主升到闵公之上，这是不按顺序的祭祀。此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他尊崇僖公，而且宣布说："我看到新鬼大，旧鬼小。先大后小，这是顺序。让圣贤升到前面，这是明智。明智、和顺，合乎礼制。"

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①]。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②]，不先父食久矣[③]。故禹不先鲧[④]，汤不先契[⑤]，文、武不先不窋[⑥]。宋祖帝乙[⑦]，郑祖厉王[⑧]，犹上祖也[⑨]。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⑩]。'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⑪]。《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⑫]。'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⑬]。"

【注释】

①不顺：不合顺序。

②齐(jì)圣：当时习语，聪明圣哲。齐，通"斋"，明智。

③不先父食：不能在父亲之前享受祭品。意即后立之君不能在先

立之君前享受祭祀。

④鲧：禹的父亲。

⑤契(xiè)：商汤的先祖。

⑥不窋(zhú)：周始祖后稷的儿子。

⑦帝乙：宋始祖微子的父亲。

⑧厉王：周厉王，郑国始封君桓公的父亲。

⑨上：同“尚”，崇尚。

⑩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引诗见《诗经·鲁颂·闷宫》。春秋，四时。解，同“懈”。忒(tè)，差错。皇皇后帝，指天。皇皇，称美的形容词。

⑪后稷亲而先帝：后稷虽然亲近，然而仍先称天帝。

⑫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引《诗》见《诗经·国风·邶风·泉水》。姑，父亲的姊妹叫姑。

⑬姊亲而先姑：姊妹虽更亲，但仍先问候我的姑母。

【译文】

君子认为这是失礼：“礼是没有不符合顺序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而不按照顺序，这是合于礼吗？儿子即使聪明圣哲，也不能在父亲之前享受祭品，历来如此。所以禹不能先于鲧，汤不能先于契，文王、武王不能先于不窋。宋以帝乙为祖宗，郑以厉王为祖宗，这是尊崇祖先。所以《鲁颂》说：‘四时祭祀不懈怠，享礼不变没差错。伟大的天啊，伟大的先祖后稷。’君子说这是合于礼，因为后稷虽是亲近而仍然先称天帝。《诗》里说：‘先问候我的姑母，再问及各位姐姐。’君子说这合于礼，因为其姐虽亲然而仍先称姑母。”

仲尼曰：“臧文仲①，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②，废六关③，妾织蒲④，三不仁也。作虚器⑤，纵逆祀⑥，祀爰居⑦，三不知也。”

【注释】

①臧文仲：鲁大夫臧孙辰。臧文仲自庄公立于鲁之朝廷，历闵公、僖公以至文公，已为四朝老臣，其言行足以左右当时。

②下展禽：使展禽居下位。展禽，柳下惠。《论语·卫灵公》云："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③废：设立。六关：关卡名，用以收税。

④妾织蒲：让妾织蒲席贩卖，这是与民争利。

⑤作虚器：臧文仲曾私藏大蔡之龟（古人把大乌龟叫蔡），并为它盖了一间非常漂亮的屋子，让它住在里面。

⑥纵逆祀：上面夏父弗忌的主张，大概得到臧文仲的允许和纵容。

⑦祀爰居：据传，有一只名叫爰居的海鸟，歇于鲁东门外三日，臧文仲让人祭祀它。《国语·鲁语上》："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

【译文】

孔子说："臧文仲，有三件不仁的事情，有三件不明智的事情。使展禽屈居下位，设立六关，让妾织蒲席，三项不仁之事。做房屋以藏大龟，纵容不合顺序的祭祀，祭祀海鸟爰居，三项不明智的事情。"

2.6 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①，取汪及彭衙而还②，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③，为穆公故④，尊秦也，谓之崇德⑤。

【注释】

①公子成：宋庄公之子。辕选：陈国辕涛涂的后裔。公子归生：郑灵公之弟。

②汪：地名，接近彭衙。在今陕西境内。

③卿不书：先且居为晋中军帅，公子成等亦皆各国之卿，而《经》书“晋人、宋人、陈人、郑人”，故云“卿不书”。自践土以来，晋元帅率诸侯之卿伐国，以此役为始。而明年阳处父伐楚，《经》书其名，则此役先且居等亦宜书名。

④穆公：秦穆公。

⑤崇德：尊崇德行。作者认为秦穆公有德行。

【译文】

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攻打秦国，夺取汪地和彭衙后回国，这是报复彭衙之战。《春秋》不记载卿的名字，是因为秦穆公的缘故，尊重秦国，叫作尊崇德行。

2.7 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①]，修昏姻[②]，娶元妃以奉粢盛[③]，孝也。孝，礼之始也。

【注释】

①好舅甥：齐、鲁世为婚姻之国，是舅甥关系，襄仲如齐，是巩固舅甥国家的友好关系。

②昏姻：即婚姻。

③元妃：文公是初娶，所以说元妃。奉粢盛：粢，祭祀所用的黍稷等。盛，把粢盛于器皿中，此指祭祀。古人认为娶妻以助祭祀，因此说奉粢盛。

【译文】

襄仲到齐国去送聘礼，合乎礼仪。凡国君即位，巩固舅甥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商量婚姻之事，娶原配夫人一起主持祭祀，这是孝道。孝道，这是礼的开始。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正月[①],叔孙得臣会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②]。沈溃。

3.2 夏五月[③],王子虎卒[④]。

3.3 秦人伐晋。

3.4 秋,楚人围江[⑤]。

3.5 雨螽于宋[⑥]。

3.6 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⑦],公及晋侯盟。

3.7 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⑧]。

【注释】

①三年:鲁文公三年当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4。

②叔孙得臣:即《传》文的庄叔。沈:国名,在今安徽阜阳西北。为周公后裔的封国。

③夏五月:《传》文作夏四月,恐《经》文有误。

④王子虎:周王卿士。《传》文作王叔文公。

⑤江:嬴姓国,在今河南息县。

⑥螽(zhōng):螽斯,像蚱蜢一样的昆虫。

⑦己巳:二十二日。

⑧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杨伯峻曰:"《春秋》书帅师者百三十次,而僖公以前仅九次,且皆为内大夫。文公、宣公以后,外大夫亦多书帅师,定公、哀公之间所书尤多,可见诸侯大夫之权日益增重,而史书体例因之有变。"

【译文】

鲁文公三年春周历正月，叔孙得臣和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会合攻打沈国。沈国百姓溃散逃亡。

夏五月，王子虎死去。

秦人攻打晋国。

秋，楚人围攻江国。

螽斯虫像雨一样落到宋国。

冬，文公到晋国去。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公与晋襄公结盟。

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传】

3.1 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①]。沈溃。凡民逃其上曰溃[②]，在上曰逃[③]。

【注释】

①服于楚：归服楚国。

②逃其上：背叛他们的统帅。

③在上：统帅或将领。

【译文】

鲁文公三年春，庄叔会合诸侯的军队攻打沈国，因为它亲服于楚国。沈国百姓溃逃。凡是百姓背叛他们的统帅而逃散的叫溃，统帅或将领逃走叫逃。

3.2 卫侯如陈，拜晋成也。

【译文】

卫成公到陈国去，拜谢他替卫国向晋国求和。

3.3 夏四月乙亥[①]，王叔文公卒[②]，来赴，吊如同盟[③]，礼也。

【注释】

①乙亥：二十四日。

②王叔文公：王子虎。文乃其谥号。

③如同盟：如同同盟诸侯国。王子虎乃周室卿士，非诸侯，故曰“如”。

【译文】

夏四月二十四日，王子虎死去，发来讣告，鲁国以同盟国诸侯之礼加以吊唁，这合乎礼制。

3.4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①]，取王官及郊[②]。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③]，封崤尸而还[④]。遂霸西戎[⑤]，用孟明也。

【注释】

①济河焚舟：示必死之决心。后项羽巨鹿之战破釜沉舟亦如此。

②王官：在今山西闻喜西。郊：在王官附近。

③茅津：今山西平陆的茅津渡。对岸不远就是崤山。

④封崤尸：为在崤山战死的将士遗骨埋葬堆土树立标记。《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三十六年，……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

⑤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对当时活动在今

陕、甘一带的各兄弟民族的通称。

【译文】

秦穆公攻打晋国，渡过黄河后就把船烧了，攻取了王官和郊地。晋国人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到崤山把战死的将士遗骨埋葬并堆土树立了标志，然后回国。秦穆公于是称霸了西戎，这都是任用了孟明的缘故。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①，与人之壹也②；孟明之臣也③，其不解也④，能惧思也⑤；子桑之忠也⑥，其知人也，能举善也⑦。《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⑧。’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⑨，孟明有焉。‘诒阙孙谋，以燕翼子’⑩，子桑有焉”。

【注释】

①举人：选拔人才。周：备，全面衡量。

②与人：任用人才。壹：专一，用人不疑。指孟明数败仍用之。

③臣：作动词，为臣尽心。

④解：通“懈”，懈怠。

⑤惧思：因败而惧，因惧而思修德，指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⑥子桑：公孙枝。

⑦举善：子桑举荐孟明，所以说能举善。

⑧“于以采蘩”四句：引《诗》见《诗经·国风·召南·采蘩》。隐公三年《传》云：“《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此处引诗谓秦穆公能以忠信待人，故人能为其所用。于以，于何，在何处。蘩，一种野菜。沼，沼泽。沚，小洲。事，祭祀。

⑨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引诗见《诗经·大雅·烝民》。一人，指秦穆公。

⑩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给予，赠送。燕，安。翼，辅佐。

【译文】

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作为一个国君，选拔人才能全面考量，任用人才能深信不疑；孟明作为一个臣子，能努力不懈怠，能因畏惧而深思；子桑的忠诚，能了解别人，举荐善人。《诗》里说：'哪里采野菜？在沼泽在沙洲。用它做什么？用在公侯的祭祀上。'秦穆公就是这样的。'早晚努力不懈，忠心侍奉一人。'孟明就是这样啊。'把他的谋略留给子孙，辅佐并使他们安定。'子桑就是这样"。

3.5 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①。

【注释】

①队而死：指大批螽斯虫如雨般落下，落地而死。这是怪异现象，《春秋》特加以记载。队，同"坠"。

【译文】

秋，螽斯虫如雨般落下，落下地就死了。

3.6 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①。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②。门于方城③，遇息公子朱而还④。

【注释】

①先仆：晋大夫。

②王叔桓公：周王卿士，王叔文公之子。

③方城：山名，今河南叶县南有方城山。

④息公：息县尹，名子朱。杜预《注》以为即楚伐江主帅。

【译文】

楚国军队围攻江国，晋大夫先仆攻打楚国以救江。冬，晋国把江国的战事报告周王。王叔桓公和晋阳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攻打方城城门，碰到楚国的息公子朱，于是回师。

3.7 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①。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②。庄叔以公降、拜③，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④？君贶之以大礼⑤，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⑥，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⑦。登，成拜⑧。公赋《嘉乐》⑨。

【注释】

①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去年阳处父与鲁文公结盟，有意羞辱文公，是无礼，因此晋国请求改订盟约。

②《菁菁者莪》：《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句，晋侯以此诗称赞文公是君子。

③降、拜：降阶下拜。

④慎仪：对礼仪谨慎。

⑤贶（kuàng）：赐予。大礼：享礼。

⑥抑：发语词，无义。

⑦降、辞：降阶辞让。

⑧登，成拜：两人皆升阶至堂上，然后完成拜礼。

⑨《嘉乐》：《诗经·大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显显令德，宜民宜人，

受禄于天”之句，文公以此回敬晋侯，称颂晋侯美德。

【译文】

晋人担心当初对文公无礼，请求改订盟约。文公就到晋国去，和晋襄公结盟。晋襄公宴请文公，赋《菁菁者莪》这首诗。庄叔让文公降阶下拜，说：“小国在大国接受命令，哪敢对礼仪不谨慎？晋君把这样重大的享礼赐予我们，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小国的快乐，是大国的恩赐啊。”晋襄公降阶辞让。两人一起登上台阶，到堂上，完成拜礼。文公赋《嘉乐》这首诗。

四年

【经】

4.1 四年春①，公至自晋。

4.2 夏，逆妇姜于齐②。

4.3 狄侵齐。

4.4 秋，楚人灭江。

4.5 晋侯伐秦③。

4.6 卫侯使甯俞来聘④。

4.7 冬十有一月壬寅⑤，夫人风氏薨⑥。

【注释】

①四年：鲁文公四年当周襄王三十年，前623。

②逆妇姜于齐：鲁国为文公到齐国迎娶姜氏。

③伐秦：为报复王官之役。

④甯俞：甯武子。

⑤壬寅：初一。

⑥夫人风氏：成风，鲁庄公妾，僖公母。

【译文】

鲁文公四年春，鲁文公从晋国回鲁国。

夏，鲁国为文公到齐国迎娶姜氏。

狄人入侵齐国。

秋，楚国灭了江国。

晋襄公攻打秦国。

卫成公派甯俞来聘问。

冬十一月初一，夫人成风去世。

【传】

4.1 四年春，晋人归孔达于卫[①]，以为卫之良也[②]，故免之。

【注释】

①归孔达于卫：文公二年，陈侯为卫国向晋求和，抓住孔达交给晋。

②卫之良：卫国的突出人才。

【译文】

鲁文公四年春，晋国人把孔达送还给卫国，认为孔达是卫国的人才，所以赦免了他。

4.2 夏，卫侯如晋拜。

【译文】

夏，卫成公到晋国去拜谢释放孔达。

4.3 曹伯如晋会正[①]。

【注释】

①会正：当时小国诸侯有向霸主缴纳贡赋的义务，“会正”即商谈纳贡的事情。正，通“政”，贡赋之额。

【译文】

曹共公到晋国去商谈纳贡之事。

4.4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①，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②，曰：“贵聘而贱逆之③，君而卑之④，立而废之⑤，弃信而坏其主⑥，在国必乱，在家必亡⑦。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⑧。’敬主之谓也。”

【注释】

①卿不行：指鲁国不派卿而只派地位较低的大夫去迎接。

②出姜：即姜氏。不允于鲁：不终于鲁。文公十八年出姜之子被杀，自己归于齐。允，借为“遂”，终。

③贵聘：文公二年公子遂到齐国送聘礼，是贵聘。贱逆：现在派一般的大夫去迎娶，是贱逆。

④君：指小君，国君之妻叫小君。卑之：不以国君夫人之礼迎接她，是“卑之”。

⑤立而废之：不以其礼迎接，等于是立为夫人又废弃她。

⑥弃信：指贵聘贱逆。主：内主，夫人是宫内之主，所以称内主。

⑦家：指卿大夫。古代卿大夫有采邑，称为家。

⑧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引诗见《诗经·周颂·我将》。于时，因此。之，内主。

【译文】

到齐国去迎接姜氏，卿大夫不去，不符合礼制。君子因此知道出姜

不会终老于鲁国，说："以尊贵的级别送聘礼而用低贱的级别去迎娶，身份是小君却又轻视她，这等于是立了她又废了她，抛弃了信用且损害了内主的身份，此事如发生在国内，必定引发动乱；在卿大夫家，必定会亡家。不终老于鲁，也是必然的了。《诗》里说：'敬畏上天的威灵，因此才能保有福禄。'说的是内主也要敬重。"

4.5 秋，晋侯伐秦，围邧、新城①，以报王官之役。

【注释】

①邧(yuán)：秦地，在今陕西澄城。新城：在澄城东北。

【译文】

秋，晋襄公攻打秦国，围攻邧和新城，为报复王官之役。

4.6 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①，过数②。大夫谏，公曰："同盟灭③，虽不能救，敢不矜乎④！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⑤。'其秦穆之谓矣。"

【注释】

①降服：穿上素服。出次：不住在正寝。不举：减膳撤乐。

②过数：哀悼他国被灭，有一定的礼数，秦穆公已超过应有的礼数。

③同盟：秦、江是同盟国。

④矜：哀怜。

⑤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引《诗》见《诗经·大雅·皇矣》。二国，指殷、夏。不获，不得人心。四国，四方之国。爰，于是。究，推寻。度，谋划。

【译文】

楚人灭了江国,秦穆公为它穿上素服,离开正寝居住,减膳撤乐,已超过了应有的礼数。秦国大夫劝阻他。秦穆公说:“同盟国被灭了,即使不能救援它,哪敢不哀怜它呢?我要自己警惕啊。”君子说:“《诗》里说:‘想到夏政、殷政,不得人心。想到四方之国,如何谋划安身。’这说的就是秦穆公吧。”

4.7 卫甯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①]。不辞,又不答赋[②]。使行人私焉[③]。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④]。昔诸侯朝正于王[⑤],王宴乐之[⑥],于是乎赋《湛露》[⑦],则天子当阳[⑧],诸侯用命也[⑨]。诸侯敌王所忾[⑩],而献其功[⑪],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觉报宴[⑫]。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⑬],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⑭]?”

【注释】

①赋:让乐工演奏。《湛露》、《彤弓》:《诗经·小雅》中的两篇。

②不辞,又不答赋:这是失礼行为。不辞,没有言辞表示。或曰不辞谢。不答赋,不赋诗回答。

③私焉:以私人身份探问甯武子。

④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此二诗是天子宴享诸侯之诗,文公赋此,不合于礼。甯武子佯为不知,说是乐工为练习而演奏,不是为我所奏。肄业,练习。

⑤朝正于王:正月时去京师向天子朝贺。

⑥王宴乐之:古时设宴必奏乐。

⑦于是乎赋《湛露》:《湛露·序》云:“天子燕诸侯也。”

⑧天子当阳:《湛露》首章有云:“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当阳,对着

太阳而坐，即面向南方。甯武子解此诗，又以阳喻天子，当阳谓天子向明而治。

⑨用命：效劳听命。

⑩敌王所忾：与王同仇敌忾。忾，愤恨。

⑪献其功：献四夷之功。

⑫觉报宴：指计算诸侯之功而报答以相应的宴乐。觉，借为“校”，计算。按，《彤弓·序》云：“天子赐有功诸侯也。”以上盖言赋《彤弓》之礼。

⑬辱：谦敬副词。贶(kuàng)：赐宴。

⑭干：犯。大礼：指天子飨诸侯之礼。戾：罪过。

【译文】

卫国的甯武子来聘问，文公设宴招待他，并让乐工为他演奏《湛露》与《彤弓》。甯武子不辞谢，也不赋诗回答。文公派人私下去探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下臣以为是乐工在练习。从前诸侯在正月时去京师朝贺天子，天子设宴招待并奏乐，这时就赋《湛露》这首诗，表示天子对着太阳南面而坐，诸侯效劳听命于天子。诸侯和天子同仇敌忾，向天子献上讨伐四方夷狄的俘虏，天子因此赏赐给予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和箭一千支，以计算诸侯的功劳而报以相应的宴乐。现在下臣前来继续过去的友好，承国君赐宴，岂敢犯大礼而自取罪过呢？”

4.8 冬，成风薨。

【译文】

冬，成风去世。

五年

【经】

5.1 五年春王正月[①],王使荣叔归含[②],且赗[③]。

5.2 三月辛亥[④],葬我小君成风。

5.3 王使召伯来会葬[⑤]。

5.4 夏,公孙敖如晋。

5.5 秦人入鄀[⑥]。

5.6 秋,楚人灭六[⑦]。

5.7 冬十月甲申[⑧],许男业卒[⑨]。

【注释】

①五年:鲁文公五年当襄王三十一年,前622。

②归:通"馈",馈赠。含:把珠玉等物放入死者口中。故放入的珠玉也叫"含"。致送死者的含玉,不必真置于死者口中,盖远道致送,死者入殓已久。

③赗(fèng):送给丧家的送葬之物,如助丧的车马。此作动词,赠送赗物。此为助成风之丧。

④辛亥:十二日。

⑤召(shào)伯:即《传》文的召昭公。召氏世为周王卿士。

⑥鄀(ruò):秦、楚边界上的小国,受楚国保护,都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

⑦六:国名,皋陶后代,地在今安徽六安。

⑧甲申:十八日。

⑨许男业卒:许僖公死。

【译文】

鲁文公五年春周历正月，周王派荣叔来赠送含玉，并且赠送其他陪葬物。

三月十二日，安葬小君成风。

周王派召伯来参加成风的葬礼。

夏，公孙敖到晋国去。

秦人入侵鄀国。

秋，楚人灭了六国。

冬十月十八日，许僖公死。

【传】

5.1 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①]。

【注释】

①礼也：孔《疏》引郑玄《箴膏肓》云，天子于诸侯及夫人之丧："于诸侯，含之，赗之；小君亦如之。"使卿来会葬，亦是当时之礼，故曰"礼也"。

【译文】

鲁文公五年春，周王派荣叔来赠送含玉，还有其他丧葬品，召昭公来参加葬礼，这是合于礼的。

5.2 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①]。夏，秦人入鄀[②]。

【注释】

①贰于楚：与秦有二心而亲楚。

②秦人入鄀：秦军进入鄀的国都。按，鄀未亡，迁都到今湖北宜城。

【译文】

当初，鄀国背叛楚国亲近秦国，后又亲附楚国。夏，秦人攻入鄀国。

5.3 六人叛楚即东夷[①]。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②]。

【注释】

①东夷：指东方郯、莒、徐夷诸国。

②成大心：楚大夫。仲归：楚大夫，字子家。

【译文】

六国人背叛楚国亲近东夷。秋，楚国成大心、仲归率军队灭了六国。

5.4 冬，楚公子燮灭蓼[①]。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②]。德之不建[③]，民之无援，哀哉！"

【注释】

①蓼(liǎo)：国名，相传为庭坚后裔，在今河南固始东北。

②皋陶：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庭坚：传说为高阳氏颛顼的后代。不祀忽诸：即"忽焉不祀"，一下子就没人祭祀了。

③德之不建：即"不建德"。

【译文】

冬，楚国公子燮灭了蓼国。臧文仲听说了六国和蓼国被灭，说："皋陶、庭坚一下子就没人祭祀了。不建立自己的德行，百姓没有救援，可悲啊。"

5.5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①]，甯嬴从之[②]，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③]。《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④]。'夫子壹之[⑤]，其不没乎[⑥]！天为刚德，犹不干时[⑦]，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⑧]，不可以定身[⑨]。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⑩]，是以去之。"

【注释】

①反：返回。甯：晋地名，在今河南获嘉西北。

②甯嬴：人名，掌管宾馆的大夫。

③以刚：太刚强。以，甚。

④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商书》二句见《尚书·洪范》。沈渐，指性格迟缓软弱。高明，指性格爽朗。柔，柔弱。

⑤壹之：只有一点，指阳处父本性爽朗，又太刚。

⑥不没：不得善终。

⑦天为刚德，犹不干时：意为天乃纯阳，属于刚强之德，尚且有不违犯四时运行次序的柔德。

⑧犯：触犯别人。

⑨定身：安定自身。

⑩离其难：指同阳处父一起受难。明年，阳处父被杀。离，同"罹"，遭受。

【译文】

晋阳处父到卫国聘问，返回时经过甯邑，甯嬴跟随着他，但甯嬴到温地又回来了。他的妻子问他，甯嬴回答说："阳处父太刚强。《商书》说：'深沉的人用刚强来克服，爽朗的人用柔弱来克服。'阳处父只有一面的性格，恐怕不得善终！上天是刚强之德，尚且不违背时令，更何况人呢？而且阳处父华而不实，怨恨就会聚集到身上。触犯别人又聚集

怨恨,不可以安身自保。我怕没有得到他的好处反而和他一起遭受祸害,所以离开了他。”

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①。

【注释】

①赵成子:赵衰。栾贞子:栾枝。霍伯:先且居,先轸的儿子。臼季:胥臣。此句应与下年《传》“六年春”一节连读。

【译文】

晋国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都死了。

六年

【经】

6.1 六年春①,葬许僖公。

6.2 夏,季孙行父如陈②。

6.3 秋,季孙行父如晋。

6.4 八月乙亥③,晋侯驩卒④。

6.5 冬十月,公子遂如晋⑤。

6.6 葬晋襄公。

6.7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

6.8 晋狐射姑出奔狄⑥。

6.9 闰月不告月⑦,犹朝于庙⑧。

【注释】

①六年:鲁文公六年当周襄王三十二年,前621。

②季孙行父：季文子。季友之孙。

③乙亥：十四日。

④晋侯驩：晋襄公。

⑤公子遂如晋：公子遂到晋国参加晋襄公葬礼。

⑥狐射(yè)姑：狐偃之子。食邑于贾，字季，故一曰贾季。

⑦告月：告朔，诸侯在每月初一以一只羊告祭于太庙。

⑧朝于庙：告朔之后应视朔，然后祭于诸庙，即朝于庙，朝祭宗庙。

【译文】

鲁文公六年春，安葬许僖公。

夏，季孙行父到陈国去。

秋，季孙行父到晋国去。

八月十四日，晋襄公去世。

冬十月，公子遂到晋国去。

安葬晋襄公。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

晋国的狐射姑逃亡狄国。

闰月不举行告朔的祭礼，但还朝祭宗庙。

【传】

6.1　六年春，晋蒐于夷①，舍二军②。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③。阳处父至自温④，改蒐于董⑤，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⑥，故党于赵氏⑦，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⑧。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⑨。制事典⑩，正法罪⑪，辟刑狱⑫，董逋逃⑬，由质要⑭，治旧洿⑮，本秩礼⑯，续常职⑰，出滞淹⑱。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⑲，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注释】

①蒐：检阅、检查。夷：采邑名，未知今地何处。

②舍二军：僖公三十一年，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今则废新上军、新下军，恢复晋文公四年三军之旧制。舍，撤销。

③赵盾：赵宣子，赵衰之子。

④至自温：温为阳处父采邑。上年阳处父聘卫，回国时在温停留。

⑤董：地名，在今山西万荣。

⑥阳子，成季之属：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曰："处父盖尝为赵衰属大夫。《说苑》，师旷对晋平公曰：'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是处父由赵衰方得进用。"成季，赵衰，成是谥号，季是字。

⑦党：偏私。

⑧上之：使赵盾居上位，做中军将。

⑨为国政：为执政。晋国以中军将为执政。

⑩制事典：制定章程。

⑪正法罪：修订刑罚律令。

⑫辟刑狱：清理诉讼积案。

⑬董：督查。逋逃：追捕逃亡之人。

⑭由质要：使用契约。由，用。

⑮治旧洿(wū)：清除政事上的污垢。

⑯本秩礼：恢复被破坏的等级制度。

⑰续常职：重建被废弃的官职。

⑱出滞淹：选用屈居下位的贤人。

⑲大傅：太傅，位卿。晋太傅主管礼刑之事。大师：太师，也是三公之一。贾佗：晋公族，文公旧臣，尝从重耳出亡，年幼于狐偃、赵衰。

【译文】

六年春,晋国在夷地检阅军队,撤销二军。让狐射姑率领中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从温地回来,把阅兵改在董地,并撤换中军主将。阳处父曾是赵衰的下属,所以对赵氏有偏私,而且认为赵盾有才干,说:"任用有才干的人,这是国家的利益。"所以让赵盾居上位。赵盾从此开始执掌晋国的政权。他制定国家章程,修订刑罚律令,清理诉讼积案,督查和追捕逃犯,办事使用契约,清除政治上的污垢,恢复被破坏的等级制度,重建被废弃的官职,选用屈居下位的贤人。政令法规制定之后,就交给太傅阳处父和太师贾佗,由他们在晋国内施行,成为国家的常用法规。

6.2 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译文】

臧文仲因为陈国和卫国和睦友好,也想和陈国结好。夏,季文子到陈国聘问,并乘此机会娶陈国女子为妻。

6.3 秦伯任好卒①。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②。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③。

【注释】

①任好:秦穆公之名。

②奄息、仲行、鍼(qián)虎:三人皆为勇士。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死时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子车氏三子也在其中。

③《黄鸟》:诗见《诗经·国风·秦风》。其《序》曰:"《黄鸟》,哀三良

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译文】

秦伯任好死去，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他们都是秦国的善人。国人哀伤，为此作《黄鸟》诗以示哀悼。

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①]，犹诒之法[②]，而况夺之善人乎[③]？”《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④]。’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⑤]，树之风声[⑥]，分之采物[⑦]，著之话言[⑧]，为之律度[⑨]，陈之艺极[⑩]，引之表仪[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⑫]，教之防利[⑬]，委之常秩[⑭]，道之礼则[⑮]，使毋失其土宜[⑯]，众隶赖之[⑰]，而后即命[⑱]。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⑲]。”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⑳]。

【注释】

①违世：离世，去世。

②诒（yí）：遗，留下。

③夺之善人：夺去百姓中善人的生命。

④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引诗见《诗经·大雅·瞻卬》。殄瘁，同义词连用，困苦。

⑤并：遍，普遍。圣哲：贤能。

⑥风声：教化风气。

⑦采物：即物采，指旗帜服饰等物品。

⑧话言：指有益的话语。

⑨律度：法度。

⑩艺极：准则。

⑪表仪:表率。

⑫训典:指先王遗训。

⑬防利:防止谋求私利。

⑭委:委任。常秩:常设的官职。

⑮道:教导。礼则:礼仪。

⑯土宜:因地制宜。

⑰众隶:指众人。赖:信赖。

⑱即命:就命,死去。

⑲在上:指做国君。

⑳不复东征:不能再向东征伐。秦国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没有再强盛,不能东进一步。

【译文】

君子说:"秦穆公没有当上盟主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死了还抛弃百姓!先王去世,还留下了法则,怎么能夺走好人的命呢?《诗》里说:'贤人死亡,国家就要衰弱了。'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只怕没有好人,怎么还去夺走他们的生命呢?古代身居王位的人知道寿命不会长久,所以到处选贤任能,树立好的教化风气,分给大家旗帜服饰等各种物品,把有益的话语著于典册留给后人,并为他们制定法度,把各种准则颁布出去,树立表率以引导他们,教他们使用法规,告诉他们先王的遗训,教导他们如何防止谋求私利,委任他们一定的官职,教导他们各种礼仪,让他们不要失去因地制宜的规律,众人都能信赖他们,然后才离世死去。圣人和先王都是这样做的。现在不仅没有法则留给后人,还用那些善人来殉葬,就难以成为一个国君了。"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可能再向东征伐了。

6.4 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①]。其人曰[②]:"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③],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

实难[4]。过求[5]，何害？”

【注释】

①遭丧之礼：碰到丧事应备的礼仪物品。

②其人：指随行人员。

③备、豫：同义词，防备。不虞：意外。

④实难：将处于困境。

⑤过求：有准备而一时用不着。

【译文】

秋，季文子准备到晋国去聘问，派人准备一些丧事需用的礼仪物品然后才动身。他的随行人员问：“准备这些做什么用？”文子说：“防备意外，这是古人的好教训。临时需要却没有，那将处于尴尬的境地。有准备虽一时用不上，有什么害处？”

6.5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1]，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2]。赵孟曰[3]：“立公子雍[4]。好善而长，先君爱之[5]，且近于秦[6]。秦，旧好也。置善则固[7]，事长则顺，立爱则孝[8]，结旧则安[9]。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10]，难必抒矣[11]。”贾季曰[12]：“不如立公子乐[13]。辰嬴嬖于二君[14]，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15]，其子何震之有[16]？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17]，辟也[18]。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19]，让偪姞而上之[20]；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21]，故班在四[22]。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23]。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

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24]。

【注释】

①灵公少：晋灵公此时还在襁褓之中。

②立长君：立年长的为国君。如此则要废太子。

③赵孟：赵盾。自赵盾以后，赵氏世称孟。

④公子雍：晋文公儿子，襄公庶弟。

⑤先君：指晋文公。

⑥近于秦：公子雍当时仕于秦。

⑦置善：前说公子雍是“好善而长”，因此立他为君便是置善，也是事长。固：国家巩固。

⑧立爱则孝：先君爱之，所以立他符合孝道。

⑨结旧：结交旧好，指秦。

⑩四德：指固、顺、孝、安。

⑪抒：缓解。

⑫贾季：狐射姑，狐偃之子。

⑬公子乐：公子雍庶弟，怀嬴儿子。

⑭辰嬴：即怀嬴，先嫁怀公，又嫁文公，死后谥“辰”。嬖：宠爱。二君：指怀公、文公。

⑮班在九人：文公妃妾中，怀嬴位在第九。班，位次。

⑯震：威，威望。

⑰出在小国：指公子乐出居在陈国。

⑱辟：鄙陋。

⑲杜祁：公子雍的母亲。杜，祁姓国，在今陕西西安。

⑳让偪姞而上之：襄公立为太子后，杜祁让位给偪姞，使她在上位。偪姞，襄公的母亲。偪，姞姓国，今地不详。

㉑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狄人是晋国强邻，杜祁让季隗居于己上，是为了结好狄人。季隗，晋文公重耳流亡狄时所娶的夫人。

㉒班在四：杜祁本位居第二，让位后才居于第四。

㉓亚卿：位仅次于卿。

㉔郫(pí)：又叫郫邵，晋地，在今河南济源西。

【译文】

八月十四日，晋襄公死去。晋灵公还小，晋国人因为国难的缘故，准备立年长的为国君。赵孟说："立公子雍。他生性善良而且年长，先君喜欢他，而且与秦国亲近。秦国，是我们的老朋友。立善良之人国家就巩固，侍奉年长的为君名正言顺，立先君所喜欢的人符合孝道，结交老朋友就能安定。国家有难，所以要立年长者为君。有这四项德行，国难就可以缓解了。"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受到二位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百姓必能安定了。"赵孟说："辰嬴低贱，文公妃妾中位次第九。她的儿子有何威望？而且她受两位国君宠爱，那是淫荡。作为先君的儿子，不能求得大国保护而出居在小国，这是鄙陋。母亲淫荡，儿子鄙陋，没有威望；陈国小而且鄙远，有事无法救援，将如何安定呢？杜祁由于国君的缘故，让偪姞居于上位；因为狄人的缘故，让季隗居于自己之上，所以位次在第四。先君因此喜欢她的儿子，让他在秦国做官，位居亚卿。秦国大而且近，有事可以救援；母亲有义儿子有爱，足以君临百姓。立他，不是可以吗？"赵盾派先蔑、士会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到陈国去召回公子乐，赵孟派人在郫地把他们杀了。

6.6 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①]，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②]。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③]。

【注释】

①易其班：指贾季本为中军帅，后被阳处父贬为中军佐一事。

②续鞫居：即狐鞫居。

③侵官：侵夺了官职。贾季已任命为中军帅，阳处父又改换了他，是侵官。

【译文】

贾季怨恨阳处父贬了他的官职，又知道他在晋国孤立无援。九月，贾季派续鞫居杀了阳处父。《春秋》记载说："晋国杀其大夫。"是因为剥夺官职的缘故。

6.7　冬十月，襄仲如晋葬襄公。

【译文】

冬十月，襄仲到晋国去参加晋襄公的葬礼。

6.8　十一月丙寅[①]，晋杀续简伯[②]。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③]。夷之蒐，贾季戮臾骈[④]，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⑤]。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⑥]，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⑦]，我以其宠报私怨[⑧]，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⑨]，非勇也。损怨益仇[⑩]，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⑪]，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⑫]，亲帅扞之[⑬]，送致诸竟[⑭]。

【注释】

①丙寅：十一月无丙寅日，恐记日有误。

②续简伯：即续鞫居。

③宣子：赵盾。臾骈：赵盾家臣。帑：通"孥"，妻子儿女。

④戮：侮辱。

⑤臾骈之人：臾骈的随从。

⑥敌惠敌怨：有惠于人，有怨于人。敌，对。

⑦夫子：指赵盾。

⑧以其宠：因受到赵盾的宠信。

⑨介：因，依赖。

⑩损怨益仇：减少自己的怨气，增加他人对我的仇恨。

⑪释：舍弃。三者：指勇、智、忠。

⑫器用财贿：器用财物。

⑬扞：保卫。

⑭竟：通“境”。

【译文】

十一月丙寅日，晋国杀了续简伯。贾季逃奔到狄国。赵宣子派臾骈把他的家小送到狄国去。在夷地阅兵时，贾季侮辱了臾骈，臾骈的随从准备把贾季的家小全部杀死以报仇。臾骈说：“不可以。我听说《前志》这部书里说过：‘有惠于人，有怨于人，都与他的后代无关。这才合于忠恕之道啊。’赵宣子待贾季以礼，我却因为受到宠信而报私怨，恐怕不可以吧？依赖别人的宠信来报仇，不算勇夫。虽消除了自己的怨气，却增加他人对我的仇恨，是不明智的。以私仇损害公事，不是忠诚。抛弃了这三样，拿什么去侍奉赵宣子呢？”于是把贾季的全部家小和器用财物集中好，亲自率领着卫队保护，送到边境上。

6.9 闰月不告朔[①]，非礼也。闰以正时[②]，时以作事[③]，事以厚生[④]，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⑤]，何以为民[⑥]？

【注释】

①不告朔：文公因闰月便不举行告朔的仪式。

②闰以正时：闰月是用来补正四时的。

③时以作事：根据四时来安排农事。事，指农事。

④厚生：使百姓富裕。

⑤弃时政：违背了施政的时令。

⑥为民：即治民。

【译文】

闰月不举行告朔的祭礼，不合于礼。闰月是用来补正四时的，四时是用来安排农事的，农事不失时，可使百姓富足，养活百姓的方法，就在于此。闰月不告朔，是丢弃了施政的时令，如何能治理好百姓？

七年

【经】

7.1 七年春[①]，公伐邾。

7.2 三月甲戌[②]，取须句[③]。

7.3 遂城郚[④]。

7.4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⑤]。

7.5 宋人杀其大夫。

7.6 戊子[⑥]，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⑦]。晋先蔑奔秦。

7.7 狄侵我西鄙。

7.8 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⑧]。

7.9 冬，徐伐莒。

7.10 公孙敖如莒莅盟[⑨]。

【注释】

①七年：鲁文公七年当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20。

②甲戌：十七日。

③须句：在今山东东平。僖公二十一年，须句灭于邾，须句子奔鲁，二十二年鲁伐邾，取须句，返其君。此时须句又为邾所占，所以文公伐邾取须句。

④郚(wú)：鲁邑，在今山东泗水县东南。

⑤宋公王臣：宋成公。

⑥戊子：初一。

⑦令狐：在今山西临猗西。

⑧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晋国新君即位，诸侯会盟祝贺。晋大夫，指赵盾。扈，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

⑨公孙敖如莒莅盟：徐国攻打莒国，莒人来请求结盟，公孙敖到莒国参加盟会。公孙敖，穆伯。

【译文】

鲁文公七年春，文公攻打邾国。

三月十七日，夺取须句。

于是在郚地筑城。

夏四月，宋成公死去。

宋人杀了他的大夫。

四月初一，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作战。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

狄人入侵我国西部边境。

秋八月，文公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会盟。

冬，徐国攻打莒国。

公孙敖到莒国参加盟会。

【传】

7.1　七年春，公伐邾。间晋难也[①]。

【注释】

①间(jiàn)晋难：晋国内因争立新君发生祸难，无法救援邾，鲁国利用这个机会伐邾。

【译文】

鲁文公七年春，文公攻打邾国，是利用晋国内部有难的机会。

7.2 三月甲戌，取须句，置文公子焉①，非礼也。

【注释】

①文公子：指邾文公儿子。其时叛在鲁国，鲁国让他做须句的守官，以抵御邾国。

【译文】

三月十七日，攻取须句，把邾文公儿子安置在那里，这不符合礼。

7.3 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①，公孙友为左师②，乐豫为司马③，鳞矔为司徒④，公子荡为司城⑤，华御事为司寇⑥。

【注释】

①公子成：宋庄公之子。

②公孙友：宋桓公之孙，公子目夷之子。

③乐豫：宋戴公玄孙。

④鳞矔：宋桓公之孙。

⑤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城：即司空。宋武公名司空，宋故改司空之官为司城。

⑥华御事为司寇：华御事，华督之孙，华元之父。按，宋以右师、左

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为六卿。随时代不同，六卿之轻重也不同。

【译文】

夏四月，宋成公去世。此时公子成担任右师，公子友任左师，乐豫任司马，鳞矔任司徒，公子荡任司城，华御事任司寇。

昭公将去群公子①，乐豫曰："不可。公族②，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③，故君子以为比④，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⑤。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⑥？若之何去之？"不听。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⑦，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⑧。六卿和公室⑨，乐豫舍司马以让公子卬⑩，昭公即位而葬⑪。书曰："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

【注释】

①昭公：宋成公之子，名杵臼。群公子：公族中之一部分。

②公族：诸侯的同族。

③葛藟(lěi)：一种藤类植物。

④君子以为比：《诗经·王风·葛藟·序》云："《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

⑤纵、寻：都是"用"的意思。

⑥携贰：三心二意。

⑦穆、襄之族：指宋穆公、襄公的子孙，即昭公欲去之群公子。

⑧公孙固、公孙郑：皆昭公亲信。

⑨六卿：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为宋国六卿。和：调和。

⑩公子卬：昭公弟。

⑪葬：葬宋成公。

【译文】

宋昭公准备杀掉众公子，乐豫说："不行。国君的同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它，那么树干和树根就无所庇护了。葛藟尚且能庇护它的干和根，所以君子拿它来打比方，更何况国君呢？这就是谚语所说的'树可以遮阴，你偏偏要用斧头去砍掉它'。一定不可以，国君您要好好考虑一下。应该用德行去亲近他们，他们都是左右辅弼之臣，谁敢三心二意？为什么要除掉他们呢？"昭公不听劝。穆公、襄公的子孙率领国人进攻昭公，在宫内杀了公孙固、公孙郑。六卿出面进行调和，乐豫放弃司马的职位让给公子卬，昭公即位，安葬宋成公。《春秋》记载说："宋人杀了它的大夫。"不记载被杀大夫的名字，因为人太多了，而且他们是无罪的。

7.4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①]，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②]。"乃多与之徒卫[③]。

【注释】

①秦康公：秦穆公太子䓨，其母为秦穆姬，晋文公异母姊。

②吕、郤之难：文公回国，吕甥、郤芮欲杀之。事见僖公二十四年《传》。

③徒卫：步兵。用为护卫。

【译文】

秦康公把公子雍送回晋国，说："文公回国时没有护卫，所以发生了吕、郤之难。"于是就多给予了他步兵卫队。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①]，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

罪？舍適嗣不立[2]，而外求君[3]，将焉置此[4]？”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5]，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6]，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7]。’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8]，乃背先蔑而立灵公[9]，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10]；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11]。宣子曰：“我若受秦[12]，秦则宾也；不受，寇也[13]。既不受矣，而复缓师[14]，秦将生心[15]。先人有夺人之心[16]，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17]，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18]，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19]。

【注释】

①穆嬴：晋襄公夫人，晋灵公母亲。

②適嗣：指太子夷皋，后继位为灵公。適，同“嫡”。

③外求君：指迎接公子雍。

④此：指太子。

⑤顿首：叩头。

⑥属：托付。

⑦“此子也才”四句：襄公嘱赵盾训导太子夷皋。唯子之怨，即唯怨子，将埋怨你。

⑧畏逼：怕穆嬴党徒威逼。

⑨背先蔑而立灵公：上年赵盾已派先蔑等去秦国迎接公子雍，此时先蔑已回国，背先蔑实际是背公子雍。

⑩先克：先且居之子。

⑪堇(jǐn)阴：晋地，在今山西临猗东，与令狐相近。

⑫受秦：指接受秦国护送的公子雍。

⑬不受，寇也：不接受，就是敌人。

⑭缓师：慢腾腾地出兵。

⑮生心：产生其他的念头，指以武力送公子雍回国为君。

⑯先人：先发制人，争取主动。夺人之心：破坏对方作战信心，动摇对方军心。

⑰追逃：追赶逃犯。

⑱蓐（rù）食：厚食，战前让士卒饱餐。

⑲刳（kū）首：在今山西临猗。

【译文】

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中哭，说：“先王有什么罪？他的后代继承人有什么罪？抛弃嫡子不立，反而到国外去迎接国君，那么太子将怎么安置啊？”出了朝廷，她就抱着太子到赵盾家去，向赵盾叩头，说：“先君把这孩子托付给你，说：‘这孩子如果成才，这就是您赐予我的恩惠；如果不成才，我将要怨你了。’今日先君虽然去世，话还在耳边响着，你要抛弃他，怎么着？”赵盾和众大夫都怕穆嬴，且怕穆嬴的党徒威逼，于是就违背了先蔑而立了灵公，并发兵抵御秦国军队。箕郑留守。赵盾率领中军，先克辅佐他；荀林父辅佐上军；先蔑率领下军，先都辅佐他。步招驾驭战车，戎津为车右。一直到达堇阴。赵宣子说：“我如果接受秦国护送的公子雍，就应把他当做客人；不接受，就是敌人。现在已经不接受了，又慢腾腾地出兵，秦国必将产生别的念头。先发制人，可以夺取敌人的军心，这是用兵的好计谋。追逐敌人好比追逐逃犯，这是打仗的好办法。”于是训练士兵，磨砺兵器，喂饱战马，部队吃饱，秘密发兵，夜里出动。四月初一，在令狐把秦军打败，而且追逐秦军到刳首。

己丑①，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注释】

①己丑：四月初二。

【译文】

四月初二，先蔑逃亡到秦国，士会跟随他逃亡。

先蔑之使也[1]，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2]，若何？不然，将及[3]。摄卿以往[4]，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5]，吾尝同寮[6]，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7]。又弗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

【注释】

①先蔑之使：指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

②以疾辞：借口生病不去。

③将及：将及祸，将赶上灾祸。

④摄卿以往：派一个大夫代理卿职前往。摄，代理。

⑤寮：同在一个部门做官叫同僚。

⑥吾尝同寮：僖公二十八年荀林父将中行，先蔑将左行，因此说"同僚"。

⑦《板》之三章：《诗经·大雅·板》第三章有"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及尔谋，听我嚣嚣"等句。荀林父取其"同僚为你考虑，你应听从"之意来劝阻先蔑。

【译文】

先蔑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的时候，荀林父曾阻止他，说："夫人、太子都在，而你到国外去迎接国君，这一定是行不通的。你以生病借口不去，怎么样？不然，将遭受灾祸了。派一个代理卿的职位的大夫前去就

可以了，为何一定要你去呢？一起做官叫作同僚，我们曾是同僚，哪敢对你不尽心呢？”先蔑不听。荀林父为他赋诵了《板》这首诗的第三章，还是不听。等到他逃亡时，荀林父把他的家小和器用财物全部送到秦国，说：“因为我们是同僚。”

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①。其人曰②：“能亡人于国③，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④：“吾与之同罪⑤，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⑥，遂不见。

【注释】

①士伯：即先蔑。

②其人：士会随从。

③能亡人于国：意为和别人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

④士季：即士会。

⑤同罪：指同去迎接公子雍。

⑥及归：士会在文公十三年才回晋国，而先蔑终老于秦。此是提前叙述。

【译文】

士会在秦国三年，都不和先蔑相见。他的随从说：“你和别人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又不愿在此见面，何必这样呢？”士会说：“我和他一同去迎接公子雍，这是不义的事，怎么见？”士会一直到回国，都不见先蔑。

7.5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晋①。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②，且让之③。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④。”

【注释】

①告于晋：鲁国是想向晋国求援。

②因：通过。酆(fēng)舒：狄人的执政者。

③让：责备。责备狄人入侵鲁国。

④"赵衰"四句：冬日、夏日是比喻，冬日太阳可爱，夏日太阳可畏。

【译文】

狄人侵犯我鲁国西部边境，文公派人向晋国报告。赵宣子派人通过贾季问酆舒，并且责备酆舒。酆舒问贾季说："赵衰、赵盾谁贤明？"贾季回答说："赵衰，好比冬天的太阳；赵盾，好比夏天的太阳。"

7.6 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①]。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②]。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③]。

【注释】

①不书所会：鲁文公晚到，所以《春秋》不具列与会的国家及卿大夫名。

②后：后至。

③辟不敏：避免由于弄不清楚而误记。

【译文】

秋八月，齐昭公、宋成公、卫成公、陈共公、郑穆公、许昭公、曹共公在扈地和晋国的赵盾会盟，是因为晋侯新即位。鲁文公后到，所以《春秋》不记载与会的国家和卿大夫的名。凡诸侯盟会，不记载会盟的国家，就是因为有人晚到。晚到，不记载国家，是为了避免弄不清楚而误记。

7.7 穆伯娶于莒[1]，曰戴己，生文伯[2]，其娣声己生惠叔[3]。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4]，则为襄仲聘焉[5]。

【注释】

①穆伯：公孙敖。

②曰戴己，生文伯：戴，谥号。文伯，与下文惠叔即公孙敖请叔服相面的二子。

③娣：女弟，妹妹。

④以声己辞：认为声己可作继室，不必再聘娶。声，谥号。

⑤襄仲：公子遂。公孙敖之从父弟。

【译文】

穆伯从莒国娶了女子，叫作戴己，生了文伯；她的妹妹声己生了惠叔。戴己死了，穆伯又要到莒国聘娶，莒人辞谢，认为已有声己，于是为襄仲行聘。

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1]。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2]。及鄢陵[3]，登城见之[4]，美，自为娶之。仲请攻之，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曰[5]："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6]，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7]，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8]：使仲舍之[9]，公孙敖反之[10]，复为兄弟如初。从之[11]。

【注释】

①莒人来请盟：莒人来鲁结盟，想求得鲁国救援。

②为仲逆：为襄仲迎接莒女。

③鄢陵：此为莒邑，在今山东临沭。

④之：指莒女。

⑤叔仲惠伯：叔牙之孙。

⑥及人：伤及外人。

⑦以启寇仇：国有内乱，外部敌人必乘机进攻。

⑧成：调解。

⑨舍之：不娶莒女。舍，放弃。

⑩反之：送莒女回国。

⑪从之：按，二人因惠伯的面子，听从了劝告，但并未真正和好。

【译文】

冬，徐国攻打莒国，莒人来鲁国请求结盟。穆伯到莒国参加盟会，同时为襄仲迎接莒女。穆伯到了鄢陵，登上城楼见到莒女，认为很美，就把莒女占为己有。襄仲请求攻打穆伯，文公准备答应。叔仲惠伯劝阻说："臣下听说：'战争发生于内部叫作乱，起于外部叫作寇。寇来了必伤人，乱来了就是自己伤自己。'现在臣子作乱而国君不制阻，必引来外部敌人乘机进攻，那将怎么办？"文公阻止了襄仲。惠伯为他们调解：要襄仲不娶莒女，穆伯也把莒女送回国，二人像兄弟一样和好如初。二人都听从了。

7.8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①]，故取其地[②]。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③]，何以示怀[④]？非威非怀[⑤]，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⑥]？子为正卿，以主诸侯[⑦]，而不务德[⑧]，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⑩]，谓之三事。义而行之[⑪]，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⑫]。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⑬]，

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⑭？”宣子说之。

【注释】

①日：往日。不睦：指不服于晋国。

②故取其地：文公元年，卫不朝晋，晋攻取卫戚地。

③柔：怀柔，笼络。

④示怀：安抚它以示施恩。

⑤非：不。

⑥主盟：主持盟会，亦即当霸主。

⑦主诸侯：赵盾是中军帅，主晋国之政，晋国又是霸主，所以说主诸侯。

⑧不务德：不致力于德行修养。

⑨“戒之用休”四句：语见《古文尚书·大禹谟》。戒，告诉。休，美，指喜庆事。董，督察。《九歌》，相传为夏后启之歌。

⑩正德：端正德行。利用：利于使用。厚生：富裕民生。

⑪行之：推行六府三事之九功。

⑫无礼不乐，所由叛也：意为无礼则无德，无礼无德则不快乐，由是发生叛变。

⑬莫可歌：无德，便没有可歌颂的。

⑭使睦者歌吾子：意为施德于卫，让它归服并歌颂你。

【译文】

晋国的郤缺对赵宣子说：“往日卫国不服于晋，所以占领它的土地。现在已经归服了，可以归还所占之地。背叛你而不讨伐，怎么显示你的声威？归服了而不怀柔它，又怎么显示你的恩惠？不威不怀，怎么显示你的德行？没有德行，怎么主持盟会？你是晋国的正卿，主持诸侯盟会之事，如果不致力于德行修养，那将怎么办？《夏书》说：‘把喜事告诉他，用威刑督察他，拿《九歌》勉励它，不让他学坏。’九功的德行都可以

歌颂，叫作《九歌》。六府三事叫作九功。水、火、金、木、土、谷，叫作六府；端正德行，利于使用，富裕民生，叫作三事。合乎道义就推行它，就叫作德和礼。无礼则不快乐，背叛之心由此产生。如果你的德行，没有一点儿可以歌颂的，那又有谁来归服你呢？为何不让归服你的人来歌颂你呢？”赵宣子听了很高兴。

八年

【经】

8.1　八年春王正月①。

8.2　夏四月。

8.3　秋八月戊申②，天王崩③。

8.4　冬十月壬午④，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⑤。

8.5　乙酉⑥，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⑦。

8.6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⑧。丙戌⑨，奔莒。

8.7　螽⑩。

8.8　宋人杀其大夫司马⑪。宋司城来奔⑫。

【注释】

①八年：鲁文公八年当周襄王三十四年，前619。

②戊申：二十八日。

③天王：周襄王。周襄王死，儿子顷王壬臣即位。

④壬午：初三。

⑤衡雍：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北。

⑥乙酉：初六。

⑦雒戎：即《传》文的伊雒之戎。暴：又称暴隧，在今河南原阳。

⑧不至而复：未到京师返回。

⑨丙戌：初七。

⑩螽：螽斯虫成灾。

⑪司马：指公子卬。

⑫宋司城来奔：司城荡意诸逃奔鲁国。

【译文】

鲁文公八年春周历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二十八日，周襄王死去。

冬十月初三，公子遂会见晋国的赵盾并在衡雍结盟。

初六，公子遂会见雒戎并在暴地结盟。

公孙敖前往京师，未到京师又返回。初七，逃奔到莒国。

螽斯虫成灾。

宋人杀了大夫司马公子卬。宋国司城逃奔鲁国。

【传】

8.1 八年春，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①]，且复致公壻池之封[②]，自申至于虎牢之竟[③]。

【注释】

①解扬：晋大夫，食邑在解，今山西运城。匡、戚之田：匡、戚本卫地，匡被郑占领，戚被晋攻取，现全部归还卫国。

②公壻池：晋大夫。封：疆界。

③申：在今河南巩县。虎牢：在今河南荥阳。

【译文】

鲁文公八年，晋灵公派解扬将匡和戚的田地归还给卫国，而且重新承认公壻池所划定的疆界，从申地一直到虎牢边境。

8.2 夏,秦人伐晋,取武城[①],以报令狐之役[②]。

【注释】

①武城:晋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

②令狐之役:去年秦送公子雍,晋败之于令狐。

【译文】

夏,秦人攻打晋国,攻取武城,此为报复令狐之役。

8.3 秋,襄王崩。

【译文】

秋,周襄王去世。

8.4 晋人以扈之盟来讨[①]。冬,襄仲会晋赵孟,盟于衡雍,报扈之盟也[②]。遂会伊雒之戎[③]。书曰"公子遂",珍之也[④]。

【注释】

①晋人以扈之盟来讨:去年扈之盟,鲁文公晚到。

②报:补偿。

③会伊雒之戎:杜预《春秋左传注》以为伊雒之戎将伐鲁,襄仲来不及回鲁报告,就在暴地与戎会盟。

④珍之:襄仲阻止了戎人伐鲁的企图,因此《经》文称他为"公子遂",以示尊敬。

【译文】

晋人因为扈之盟会来讨伐。冬,襄仲和晋国的赵盾在衡雍会盟,以补偿扈之盟的晚到。乘此机会又和伊雒的戎人会盟。《春秋》称他为

“公子遂”，是表示尊敬。

8.5 穆伯如周吊丧，不至①，以币奔莒②，从己氏焉③。

【注释】

①不至：未到京师。

②币：所带的吊丧礼物。

③从己氏焉：己氏，即上年穆伯为襄仲行聘后又自娶之的莒女。按，公孙敖于僖公十五年帅师，应已成年，至此又二十七年，当年近六十。

【译文】

穆伯到周去吊周王之丧，没到京师，就带着吊丧的礼物跑到莒国，跟随莒女去了。

8.6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①，昭公不礼焉②。夫人因戴氏之族③，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④，故书以官⑤。司城荡意诸来奔⑥，效节于府人而出⑦。公以其官逆之⑧，皆复之⑨。亦书以官，皆贵之也⑩。

【注释】

①襄王：周襄王。

②昭公不礼：宋襄公是昭公祖父，因此宋襄公夫人是他祖母。

③因：依靠。戴氏之族：戴公之后，华、乐、皇三族。

④司马握节以死：以表示自己死都不废弃君命。节，符节。

⑤书以官：记下他的官职。

⑥荡意诸：公子荡之孙。

⑦效节于府人而出：荡意诸送还符节，表示自免其官，然后出奔，以免辱没国体。效，送还。府人，管理府库的人。

⑧以其官逆：以迎接司城官职的礼仪接待他。

⑨皆复之：随从也以原官职之礼接待。

⑩贵之：表示尊重。

【译文】

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宋昭公不以礼对待她。夫人依靠戴公的族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他们都是昭公的党羽。大司马手握着符节而死，所以《春秋》记下他的官职。司城荡意诸逃奔到鲁国来，他把符节交还给管府库的人，然后出奔。文公仍然以迎接司城的礼仪接待他，他的随从文公也按照原官职的礼仪接待。《春秋》都记载官名，表示尊重。

8.7 夷之蒐[①]，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②]，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③]。先克曰："狐、赵之勋[④]，不可废也。"从之[⑤]。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⑥]。故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

【注释】

①夷之蒐：在文公六年。

②登：提升，提拔。箕郑父：即箕郑。

③梁益耳：晋大夫。

④狐、赵之勋：指当年狐偃、赵衰跟随重耳流亡的功勋。

⑤从之：晋襄公本想任命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因先克之言而改为由狐射姑(贾季)将中军，赵盾佐之。以上是追叙前事。

⑥蒯(kuǎi)得:晋大夫。

【译文】

在夷地阅兵的时候,晋襄公准备提拔箕郑父和先都,而让士縠、梁益耳率领中军。先克说:"狐偃、赵衰二人的功勋不可没。"晋襄公听从了他的话。先克夺取蒯得在堇阴的田地。所以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发动叛乱。

九年

【经】

9.1 九年春①,毛伯来求金②。

9.2 夫人姜氏如齐③。

9.3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④。辛丑⑤,葬襄王。

9.4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9.5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9.6 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9.7 楚人伐郑。

9.8 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9.9 夏,狄侵齐。

9.10 秋八月,曹伯襄卒⑥。

9.11 九月癸酉⑦,地震。

9.12 冬,楚子使椒来聘⑧。

9.13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⑨。

9.14 葬曹共公。

【注释】

①九年：鲁文公九年当周顷王元年，前618。

②毛伯：毛伯卫，周王卿士。求金：即求赙。赙，助丧的财物。

③夫人姜氏如齐：文公夫人姜氏归宁齐国。

④叔孙得臣：即庄叔。如京师：参加周襄王的葬礼。

⑤辛丑：二十四日。

⑥曹伯襄：曹共公。

⑦癸酉：九月无癸酉日，记日有误。

⑧椒：子越椒，也叫斗椒，楚大夫。

⑨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suì)：成风死于文公四年，僖公已死十年，但古人有死后馈禭之例。归，同“馈”，赠送。禭，送死人的衣被。

【译文】

鲁文公九年春，毛伯来求取助丧的财物。

文公夫人姜氏到齐国归宁。

二月，叔孙得臣到京师去。二十四日，葬周襄王。

晋人杀了他的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返回。

晋人杀了他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楚人攻打郑国。

公子遂会同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

夏，狄人入侵齐国。

秋八月，曹伯襄死。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王派斗椒来鲁国聘问。

秦人来赠送僖公、成风死后的衣被。

安葬曹共公。

【传】

9.1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1]，使贼杀先克[2]。乙丑[3]，晋人杀先都、梁益耳。

【注释】

①己酉：初二。

②使贼杀先克：此事接上年《传》"故箕郑父……作乱"。主语为箕郑父等人。

③乙丑：十八日。此事《经》文记作二月，是《经》文用周历，《传》依晋国用夏历。

【译文】

鲁文公九年春周历正月初二，箕郑父派杀手杀了先克。十八日，晋人杀先都、梁益耳。

9.2　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

【译文】

毛伯卫来求取助丧的财物，这不符合礼法。《春秋》不说是天子的命令，因周襄王未安葬。

9.3　二月，庄叔如周葬襄王。

【译文】

二月，庄叔到周参加周襄王的葬礼。

9.4　三月甲戌[1]，晋人杀箕郑父、士縠、蒯得[2]。

【注释】

①甲戌：二十八日。

②晋人杀箕郑父、士縠、蒯得：箕郑父等五人作乱，先后被杀。

【译文】

三月二十八日，晋人杀了箕郑父、士縠、蒯得。

9.5 范山言于楚子曰[①]："晋君少，不在诸侯[②]，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③]。囚公子坚、公子尨及乐耳[④]。郑及楚平。公子遂会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许大夫救郑[⑤]，不及楚师[⑥]。卿不书[⑦]，缓也[⑧]，以惩不恪[⑨]。

【注释】

①范山：楚大夫。

②不在诸侯：心志不在称霸诸侯。

③狼渊：地名，在今河南许昌西。

④公子坚、公子尨及乐耳：三人都是郑国大夫。

⑤华耦：华御事之子。

⑥不及：没赶上，没碰上楚军。

⑦卿不书：赵盾、华耦、孔达都是卿，《经》不书，仅书"晋人、宋人、卫人"。

⑧缓：迟缓，指出兵太慢，以致来不及救郑。

⑨以惩不恪：惩戒他们办事不严肃认真，出兵迟缓。恪，恭敬。

【译文】

范山对楚王说："晋国君年少，心志还不在于称霸诸侯，我们可以打北方的主意。"楚王出兵狼渊攻打郑国。楚人囚禁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尨和乐耳。郑国和楚国讲和。公子遂会合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

许国大夫一起救郑国，没碰上楚军。《春秋》不记载卿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出兵迟缓，来不及救郑，以此惩戒他们的办事不认真。

9.6 夏，楚侵陈，克壶丘[1]，以其服于晋也。

【注释】

①壶丘：陈邑，在今河南新蔡东南。

【译文】

夏，楚国入侵陈国，攻克壶丘，因为陈国归服晋国。

9.7 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1]，陈人败之，获公子茷[2]。陈惧[3]，乃及楚平。

【注释】

①公子朱：即文公三年《传》的息公子朱。

②公子茷：楚国公子。

③陈惧：陈是小国，虽胜楚，怕楚国报复。

【译文】

秋，楚公子朱从东夷那里攻打陈国，陈人打败了他，抓获了公子茷。陈人害怕了，又和楚国讲和。

9.8 冬，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1]。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2]。傲其先君，神弗福也[3]。"

【注释】

①币：礼物。

②是必灭若敖氏之宗：此预言若敖氏将被灭。宗，宗族。子越椒是若敖氏斗伯比的孙子。

③神弗福也：宣公四年，楚灭若敖氏。此为伏笔。

【译文】

冬，楚国的子越椒来鲁国聘问，手持礼物时态度傲慢。叔仲惠伯说："这个人必定会使若敖氏的宗族灭亡。对他的先君如此傲慢，神不会保佑他。"

9.9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①]，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

【注释】

①不当事：不及时。

【译文】

秦人来赠送僖公、成风的丧葬衣衾，合于礼制。诸侯间互相吊丧或是贺喜，虽不及时，如果合于礼节，《春秋》必加以记载，以表示不忘记过去的友好。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①]，臧孙辰卒[②]。

10.2 夏，秦伐晋。

10.3 楚杀其大夫宜申[③]。

10.4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10.5 及苏子盟于女栗[④]。

10.6 冬，狄侵宋。

10.7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5]。

【注释】

①十年：鲁文公十年当周顷王二年，前617。辛卯：二十一日。

②臧孙辰：臧文仲。庄公二十八年即为卿，至今五十年。

③宜申：斗宜申，字子西。

④苏子：周王卿士。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奔卫。此又有苏子，当是狄灭其采邑而苏氏未亡。或周王复立苏氏旁支。女栗：地名，今地不详。

⑤厥貉：地名，在今河南项城。

【译文】

鲁文公十年春周历三月二十一日，臧孙辰死。

夏，秦国攻打晋国。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宜申。

从正月不下雨，一直到秋七月。

鲁文公与苏子在女栗结盟。

冬，狄人入侵宋。

楚穆王、蔡庄公帅军队驻扎在厥貉。

【传】

10.1　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1]。夏，秦伯伐晋，取北徵[2]。

【注释】

①少梁：梁国，嬴姓国，在今陕西韩城。僖公十九年亡于秦。

②北徵：晋地，在今陕西澄城。

【译文】

鲁文公十年春，晋人攻打秦国，攻取少梁。夏，秦康公攻打晋国，攻取北徵。

10.2 初，楚范巫矞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①]："三君皆将强死[②]。"城濮之役，王思之[③]，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④]。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⑤]，王使适至，遂止之[⑥]，使为商公[⑦]。沿汉溯江[⑧]，将入郢[⑨]。王在渚宫[⑩]，下，见之。惧，而辞曰[⑪]："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⑫]。"王使为工尹[⑬]，又与子家谋弑穆王[⑭]。穆王闻之，五月杀斗宜申及仲归。

【注释】

①范巫矞(yù)似：范邑的巫人名叫矞似。范，楚邑。

②三君：指成王、子玉、子西。强死：无病而死。意即被杀。强，健。

③思之：想起矞似的话。

④不及：未赶上。

⑤县：挂。绝：断。

⑥遂止之：阻止了子西自杀。

⑦商：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

⑧沿：顺流。

⑨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北的纪南城。子西入郢，乃图谋叛乱。

⑩渚宫：楚王别宫，在湖北沙市。

⑪辞：找借口解说。子西以下说辞，表示自己是入郢请死。

⑫归死于司败：等于说让司败判自己死罪。司败，楚人称司寇为司败。

⑬工尹：工正，掌百工之官。

⑭子家：仲归。

【译文】

当初，楚国范巫矞似对成王与子玉、子西说：“你们三位都将无疾而死。”城濮之战的时候，楚成王想起矞似的话，所以派人阻止子玉说：“你不要自杀。”但没来得及。要阻止子西，子西上吊时绳子断了，成王的使者刚到，于是阻止了子西自杀，并让他做了商公。子西沿汉水顺流而下，然后溯长江逆流而上，准备进入郢都。成王在渚宫，下来见子西。子西害怕了，就找借口说：“下臣免于一死，又有人进谗言，说下臣准备逃亡，那么现在下臣愿意去司败那里领死。”成王又让他做了工尹。如今子西又与子家谋杀楚穆王。穆王知道了，在五月时，杀了斗宜申子西和仲归。

10.3　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顷王立故也。

【译文】

秋七月，文公和苏子在女栗结盟，因为周顷王新即位的缘故。

10.4　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曰①：“楚欲弱我也②，先为之弱乎③？何必使诱我④？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⑤。遂道以田孟诸⑥。宋公为右盂⑦，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⑧，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⑨。命夙驾载燧⑩，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⑪。

【注释】

①华御事：其时为司寇。

②弱我：使我归服。

③先为之弱：先主动归服。

④何必使诱我：指何必摆出这种架势来逼迫人？

⑤劳且听命：慰劳楚王，表示归服。

⑥道：引导。孟诸：宋地，在今河南商丘。

⑦盂：田猎时的阵名，为圆形，分左右阵。

⑧期思：楚县名，在今河南固始西北。复遂：期思公之名。

⑨子朱：息公子朱。文之无畏：楚大夫，食邑于申，字舟，故又名申舟。

⑩夙驾：早点驾车。载燧：准备烧山打猎。燧，取火工具，如钻燧取火。

⑪抶(chì)：笞打。徇：在全军示众。古代打猎，相当于军事演习。

【译文】

陈共公、郑穆公在息和楚穆王会见。冬，他们和蔡庄公一起将军队驻扎在厥貉，准备进攻宋国。宋华御事说："楚国是想让我们归服，不如先主动归服它吧？楚国何必摆出这种架势来逼迫人呢？我等无能，但百姓有何罪啊？"于是亲自去厥貉迎接楚王，慰劳楚军以表示归服听命。于是引导楚王在孟诸打猎。宋昭公亲自为右阵，郑穆公为左阵，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和文之无畏做左司马。命令下属一早驾车并装上取火工具出发准备烧山打猎。宋昭公违反了命令，文之无畏鞭打他的仆人并在全军示众。

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①。"子舟曰："当官而行②，何强之有③？《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④。''毋纵诡随，以谨罔极⑤。'是亦非辟强也⑥，敢爱死以乱官乎⑦！"

【注释】

①国君不可戮：意为鞭打仆人等于侮辱国君。戮，辱。

②当官：当其官守。行：行使职责。

③强：强横。

④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引《诗》见《诗经·大雅·烝民》，原作："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吃。柔物不吞，刚物不吐，意即"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⑤毋纵诡随，以谨罔极：引《诗》见《诗经·大雅·民劳》。诡随，狡诈的人。罔极，无准则。

⑥非辟强：不避强横。

⑦爱死：爱惜生命。乱官：放弃职责。

【译文】

有人对子舟说："国君是不能随便侮辱的。"子舟说："我当这个官，按职责办事，有什么强横的呢？《诗》里说：'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也吞不下去。''不要放任狡诈的人，谨防行事无准则。'说的就是要不避强横，我岂敢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乱了职责呢？"

10.5 厥貉之会，麇子逃归[①]。

【注释】

①厥貉之会，麇(jūn)子逃归：此二句应与下年《传》"春，楚子伐麇"连读。麇，国名，在今湖北郧县。麇子，麇国君。

【译文】

厥貉会见时，麇国君逃回国去。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①]，楚子伐麇。

11.2 夏，叔仲彭生会晋郤缺于承筐[②]。

11.3 秋，曹伯来朝。

11.4 公子遂如宋。

11.5 狄侵齐。

11.6 冬十月甲午[③]，叔孙得臣败狄于咸[④]。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文公十一年当周顷王三年，前616。

②叔仲彭生：或作"叔彭生"，即鲁大夫叔仲惠伯，叔牙之孙。承筐：承匡，宋地，在今河南睢县西。

③甲午：初三。

④咸：鲁地，在今山东巨野南。

【译文】

鲁文公十一年春，楚穆王攻打麇国。

夏，叔仲彭生在承匡和晋国的郤缺会见。

秋，曹文公来朝见。

公子遂到宋国去。

狄人入侵齐国。

冬十月初三，叔孙得臣在咸打败狄人。

【传】

11.1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①]。潘崇

复伐麇[2]，至于钖穴[3]。

【注释】

①成大心：楚成得臣儿子，字孙伯。防渚：麇地，在今湖北房县。

②潘崇：楚穆王为太子时师傅。曾助穆王弑成王继王。后为楚太师。

③钖(yáng)穴：在今陕西白河东。

【译文】

鲁文公十一年春，楚穆王攻打麇国。成大心在防渚打败麇国军队。潘崇再次攻打麇国，一直到达钖穴。

11.2 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筐，谋诸侯之从于楚者。

【译文】

夏，叔仲惠伯在承筐会见晋国的郤缺，商量对付亲近楚国的国家。

11.3 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1]。

【注释】

①即位而来见：曹共公九年去世，文公当于去年即位。

【译文】

秋，曹文公来鲁国朝见，因其即位不久而来朝见。

11.4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1]。因贺楚师之不害也[2]。

【注释】

①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文公八年，荡意诸因宋襄夫人之乱逃鲁。襄仲聘宋，请宋接纳荡意诸回国。

②楚师不害：上年楚伐宋，宋先顺服，因此未曾受害。

【译文】

襄仲到宋国聘问，并且向宋国进言请宋接纳荡意诸回国。襄仲是去祝贺宋国未曾受到楚军侵害的缘故。

11.5 鄋瞒侵齐[①]，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②]。侯叔夏御庄叔[③]，绵房甥为右，富父终甥驷乘[④]。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⑤]。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⑥]，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⑦]。以命宣伯[⑧]。

【注释】

①鄋(sōu)瞒：长狄的一支，或说在今山东境内。长狄为狄人的一支。

②吉：指占卜叔孙得臣追击狄人的结果。

③庄叔：即得臣。

④驷乘：古代兵车一车三人，此四人共乘，第四人叫驷乘，作为车右的副手。

⑤侨如：长狄的首领。

⑥摏(chōng)：撞击。

⑦子驹之门：鲁北郭西门。

⑧命：命名。宣伯：叔孙得臣之子叔孙侨如。

【译文】

鄋瞒入侵齐国，并因此攻打我国。文公占卜派叔孙得臣追击狄人

的结果，得吉卦。侯叔夏驾驭得臣的战车，绵房甥为车右，富父终甥为驷乘。冬十月初三，在咸地打败狄人，俘虏了长狄首领侨如。富父终甥用戈抵住他的喉咙，杀死他，并把他的头颅埋在子驹之门下边。叔孙得臣将宣伯命名为叔孙侨如。

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班御皇父充石①，公子穀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②，获长狄缘斯③。皇父之二子死焉④。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⑤，使食其征⑥，谓之耏门。

【注释】

①耏(ér)班：宋大夫。皇父充石：名充石，宋戴公儿子。

②长丘：宋地，在今河南封丘南。

③缘斯：侨如祖先。

④之：与。二子：指穀甥和牛父。

⑤门：指城门。

⑥食其征：征收城门税，此作为对耏班的奖赏。

【译文】

当初，宋武公在世时，鄋满攻打宋国。司徒皇父率领军队抵抗。耏班给皇父充石驾战车，公子穀甥为车右，司寇牛父为驷乘，在长丘打败了狄人，俘虏了长狄缘斯。皇父和穀甥、牛父皆战死。宋武公因此把城门奖赏给耏班，让耏班征收城门税，把城门叫作耏门。

晋之灭潞也①，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②，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③，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④。卫人获其季弟简如⑤，鄋瞒由是遂亡。

【注释】

①晋之灭潞：据《传》文，晋灭潞在鲁宣公十五年。

②齐襄公之二年：即鲁桓公十六年。另据《史记·鲁世家》，此事在齐惠公二年，即鲁宣公二年。

③王子成父：齐大夫。其弟：侨如之弟。

④周首：齐邑，在今山东东阿东。

⑤季弟：小弟弟。

【译文】

晋国灭潞国的时候，俘虏了侨如的弟弟焚如。齐襄公二年，鄋瞒攻打齐国。齐国的王子成父抓获侨如的弟弟荣如，把他的头颅埋在周首的北门。卫国人抓获他的小弟弟简如。鄋瞒从此灭亡。

11.6　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钟①，国人弗徇②。

【注释】

①郕：国名，古城在今山东范县。安：安居。夫钟：郕邑，在今山东汶上。

②国人弗徇：此章当与下年《传》"春，郕伯卒"连读，或本为一体。徇，顺，顺服。

【译文】

郕太子朱儒自己安居在夫钟，国内人对他不顺服。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①，郕伯来奔②。

12.2　杞伯来朝③。

12.3 二月庚子[4],子叔姬卒[5]。

12.4 夏,楚人围巢[6]。

12.5 秋,滕子来朝[7]。

12.6 秦伯使术来聘[8]。

12.7 冬十有二月戊午[9],晋人、秦人战于河曲[10]。

12.8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11]。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文公十二年当周顷王四年,前615。

②郕伯:指郕太子朱儒。

③杞伯:杞桓公。

④庚子:十一日。

⑤子叔姬:杞桓公夫人。

⑥巢:国名,偃姓,今安徽巢县东北有居巢古城址,即古巢国。

⑦滕子:滕昭公。

⑧术:秦将西乞术。

⑨戊午:初四。

⑩河曲:晋地,在今山西永济南。黄河自此折向东,所以叫河曲。

⑪诸:鲁地,在今山东诸城西南。郓:鲁地,鲁有东西二郓,此为东郓,在今山东沂水东。西郓在山东郓城东。

【译文】

鲁文公十二年春周历正月,郕伯逃亡来鲁国。

杞桓公来鲁国朝见。

二月十一日,子叔姬死。

夏,楚国人围攻巢国。

秋,滕昭公来鲁国朝见。

秦康公派西乞术来鲁国聘问。

冬十二月初四，晋人、秦人在河曲交战。

季孙行父率兵在诸和郓筑城。

【传】

12.1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①]。太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②]。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③]。故书曰："郕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

【注释】

①郕人立君：郕太子朱儒安居于夫钟，国人不拥护，因此郕伯死后，国人另立新君。

②以：带着。邽：即圭，指郕国的宝玉。

③非礼：郕太子非君，不宜用诸侯之礼迎接。

【译文】

鲁文公十二年春，郕伯死，郕人另立新君。太子朱儒带着夫钟之地和郕国的宝圭逃奔到鲁国来。文公用诸侯之礼迎接他，这不合于礼。所以《春秋》记载说："郕伯逃奔到鲁。"不记载他所献之地，是为了讳言文公失礼而把郕伯作为诸侯来尊重。

12.2 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①]。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②]，公许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绝也[③]。书叔姬，言非女也[④]。

【注释】

①始朝：指文公即位后第一次来朝见。

②绝叔姬：休弃叔姬。无绝昏：叔姬嫁与杞桓公，本有女弟（妹妹）

陪嫁，今杞桓公请休弃叔姬，女弟本应一同被休弃返回娘家，杞桓公希望女弟留下，请求同意。即“无绝昏”。

③绝也：和杞桓公断绝了关系。

④非女：指已不是未嫁的女子。

【译文】

杞桓公来鲁国朝见，这是第一次来朝见鲁文公。并且请求休弃叔姬，但不要断绝婚姻，鲁文公答应了。二月，叔姬死。《春秋》不称“杞叔姬”，是由于已经和杞桓公断绝了夫妻关系。记载称“叔姬”，说明她已经不是未出嫁的女子。

12.3　楚令尹大孙伯卒①，成嘉为令尹②。群舒叛楚③。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④，遂围巢⑤。

【注释】

①大孙伯：成大心。

②成嘉：也是子玉的儿子，孙伯之弟。

③舒：偃姓国，因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故称群舒。

④子孔：即成嘉。舒子平：舒国君名平。宗子：宗国之君。宗国之地在今安徽舒城一带。

⑤围巢：巢与群舒之地相近，故乘机围巢。

【译文】

楚令尹大孙伯死了，成嘉接任令尹。众舒国背叛楚国。夏，成嘉抓住舒君平和宗国国君，于是乘机包围巢地。

12.4　秋，滕昭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译文】

秋，滕昭公来鲁朝见，也是第一次来鲁国朝见。

12.5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①，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②，镇抚其社稷③，重之以大器④，寡君敢辞玉⑤。"对曰："不腆敝器⑥，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答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⑦，不腆先君之敝器⑧，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⑨，要结好命⑩，所以藉寡君之命⑪，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⑫。"厚贿之。

【注释】

①玉：行聘使者所带来的圭、璋一类的聘礼，一般为国宝。

②照临：犹言光临。

③镇抚：安定，安抚。

④重：作动词，厚厚地赠予。大器：指圭、璋等宝器。

⑤敢辞玉：襄仲表示鲁不敢接受宝玉以助秦伐晋。

⑥不腆：当时谦辞习语。腆，厚。

⑦徼(yāo)福：祈福，求福。徼，通"邀"。招致，求福。周公：周公旦。鲁公：周公之子伯禽。

⑧先君之敝器：古代出聘前都要告祭于祖庙，所以说先君之敝器。

⑨瑞节：祥瑞的信物。节，信物。

⑩要(yāo)：约，引申为"缔结"，与"结"同义。好命：友好关系。

⑪所以藉寡君之命：意谓送玉是借以表达国君的命令。藉，以草类物衬垫。送玉时必有衬垫之物。

⑫无陋：并不鄙陋。

【译文】

秦康公派西乞术来朝聘，并且报告说秦将攻打晋国。襄仲辞谢西乞术带来的圭玉，说："您不忘和先君的友好，光临鲁国，安抚我们国家，厚重地赠给我们大玉，寡君不敢接受圭玉。"西乞术回答说："菲薄的一块圭玉，不值得你辞谢。"襄仲辞让了几次。来宾回答说："寡君愿意在周公、鲁公面前求得福禄来侍奉贵国国君，一点菲薄的先君的玉器，让下臣送达子执事面前，作为祥瑞的信物，以此来缔结友好关系，借此表达寡君的命令，缔结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以敢献上它。"襄仲说："没有君子，哪能治理好国家？秦国并不鄙陋。"送了重礼给西乞术。

12.6 秦为令狐之役故①，冬，秦伯伐晋，取羁马②。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③，胥甲佐之④。范无恤御戎⑤，以从秦师于河曲⑥。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⑦。"从之。

【注释】

①令狐之役：文公七年晋军在令狐袭击了秦国护送晋公子雍回国的人。

②羁马：晋邑，在今山西永济南。

③栾盾：栾枝之子。

④胥甲：胥臣之子。

⑤范无恤：代替步招。

⑥以从秦师：迎战秦军。

⑦深垒固军：高筑营垒巩固军营。

【译文】

秦国因为令狐之役的原因，冬，秦康公攻打晋国，夺取羁马。晋国

人发兵抵抗。赵盾率领中军，荀林父辅佐他；郤缺率领上军，臾骈辅佐他；栾盾率领下军，胥甲辅佐他。范无恤驾驭战车，在河曲迎战秦军。臾骈说："秦军不能久战，请用深垒固军之计等待他们。"赵盾听从了。

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①："若何而战②？"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③，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④，晋君之婿也⑤，有宠而弱⑥，不在军事⑦，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⑧，其可。"秦伯以璧祈战于河⑨。

【注释】

①秦伯谓士会：晋士会于文公七年逃奔秦，此时为秦军谋士。

②若何而战：意谓采取什么措施可打破"深垒固军"的局面，诱使晋军出战。

③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由此可知臾骈是赵盾家臣。

④侧室：旁支子弟。

⑤晋君之婿：当是晋襄公的女婿。

⑥弱：年少。

⑦不在军事：不懂作战。在，善于，擅长。

⑧轻者：勇敢而不刚强的人。肆：突然袭击。

⑨祈战：祈求胜利。

【译文】

秦人准备出战，秦康公对士会说："用什么办法对付晋军？"士会回答说："赵盾新启用他的家臣叫臾骈，必定是他出的主意，准备拖住我军使其疲劳。赵盾有个旁系子弟赵穿，是晋国国君的女婿，受赵盾宠爱而且年少，不懂作战，喜欢逞勇而又狂妄，而且讨厌臾骈辅佐上军。如果

派一些勇敢而又不刚强的人去突然袭击，也许可以取胜。”秦康公把玉璧投到黄河中，以此祈求胜利。

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①，赵穿追之②，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③，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④？”军吏曰：“将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⑤。”乃以其属出⑥。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⑦。秦以胜归，我何以报⑧？”乃皆出战，交绥⑨。

【注释】

①掩：肆，突然袭击。

②赵穿追之：上军不动，赵穿独自率军追赶。

③裹粮坐甲：装好粮食，披着甲胄，即准备战斗。

④俟：等待。

⑤独出：独自出击。

⑥以其属：带领自己的部属。

⑦秦获穿也，获一卿矣：赵穿不在六卿之列，杜预《春秋左传注》云：“晋自有散位从卿者。”

⑧报：回报国人。

⑨交绥（suí）：刚一接触就退兵。绥，退军。

【译文】

十二月初四，秦军突然袭击晋国的上军，赵穿追赶秦军，没赶上。返回时，发怒说：“装好了粮食，披上了甲胄，本为寻求敌人决战。敌人来了却不出击，还等什么呢？”军吏说：“将要有所等待。”赵穿说：“我不懂得你们的计谋，我准备独自出击。”于是带领他的部属出击。赵宣子说：“秦军如果俘虏了赵穿，就是抓获了一个卿了。秦军获大胜而归，我

将何以回报国人?"于是全军出战,双方刚一接触就都退兵。

秦行人夜戒晋师曰①:"两君之士皆未慭也②,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③,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④,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⑤:"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⑥。不待期而薄人于险⑦,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⑧。

【注释】

①行人:使者。戒:告请,约请。

②慭(yìn):愿意。

③目动:眼珠转动,表明心中不安。言肆:声音失常,说明心中恐惧。

④薄:逼近。

⑤当军门:挡在军门,此为阻止晋军"薄诸河"。军门,营门。

⑥不惠:不仁慈。

⑦不待期:秦使者约明日再战,而晋军夜出,是不等到约定的时间,所以说不待期。

⑧瑕:在今山西芮城南。即晋惠公曾答应割给秦国的"河外列城五"中的一城。

【译文】

秦军使者夜里通知晋军说:"两国军队都还没满足心愿,明日请再决战。"臾骈说:"使者眼珠转动而声音失常,是害怕我们了,他们打算逃跑了。把他们逼到黄河边上去,一定能打败他们。"胥甲、赵穿却挡住军营大门高喊:"战死的人还没有收尸而抛弃他们,不仁慈啊。不等到约定的时间就出击而把人逼到险处,这不算勇气。"于是晋军停止出击。

秦军连夜逃跑。后来又攻打晋国，攻入瑕地。

12.7 城诸及郓，书，时也。

【译文】

在诸地和郓地筑城，《春秋》加以记载，因为合乎时令。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①。

13.2 夏五月壬午②，陈侯朔卒③。

13.3 邾子蘧蒢卒④。

13.4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13.5 大室屋坏⑤。

13.6 冬，公如晋。卫侯会公于沓⑥。

13.7 狄侵卫。

13.8 十有二月己丑⑦，公及晋侯盟。

13.9 公还自晋，郑伯会公于棐⑧。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文公十三年当周顷王五年，前614。

②壬午：五月无壬午日，或记日有误。

③陈侯朔：陈共公。

④蘧蒢(qú chú)：邾文公名。

⑤大室：指鲁太庙之室。屋：屋顶。

⑥沓：卫地，今地不详。

⑦己丑：当为“乙丑”之误。乙丑，十六日。

⑧棐（fěi）：郑地，在今河南新郑东。

【译文】

鲁文公十三年春周历正月。

夏五月壬午，陈共公死。

邾子蘧蒢死。

从正月不下雨，一直到秋七月。

鲁太庙屋顶损坏。

冬，文公到晋国朝聘。卫成公和文公在沓地会见。

狄人入侵卫国。

十二月十六日，文公和晋灵公会盟。

文公从晋国返国，郑穆公和文公在棐地会见。

【传】

13.1 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①]，以守桃林之塞[②]。

【注释】

①晋侯使詹嘉处瑕：意即将瑕赐与詹嘉。故詹嘉又称瑕嘉。詹嘉，晋大夫。

②桃林之塞：在今河南灵宝以西，与瑕隔河相对。处瑕可以守住桃林，以遏制秦师东侵。

【译文】

鲁文公十三年春，晋灵公派詹嘉住在瑕地，以便防守桃林要塞。

13.2 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①]，夏，六卿相见于诸浮[②]，赵宣

子曰:“随会在秦[3],贾季在狄[4],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5]:“请复贾季[6],能外事[7],且由旧勋[8]。”郤成子曰[9]:“贾季乱[10],且罪大[11],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12],柔而不犯[13],其知足使也,且无罪。”

【注释】

①用士会:上年秦、晋河曲之役,士会为秦国出主意。

②六卿相见于诸浮:孔颖达《疏》:“特云‘相见于诸浮者’,将欲密谋,虑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议。”六卿,晋三军将佐。诸浮,晋国都城外近郊之地。

③随会:即士会。

④贾季在狄:文公六年,贾季派续鞫居杀了阳处父,晋杀续鞫居,贾季逃奔狄国。

⑤中行桓子:荀林父。

⑥复:让其回国。

⑦能外事:了解国外之事。

⑧由:因为。旧勋:指其父狐偃有大功。

⑨郤成子:郤缺。

⑩贾季乱:指其文公六年自作主张召公子乐回国欲立之之事。

⑪罪大:指文公六年杀阳处父事。

⑫贱而有耻:卑贱而有羞耻之心。

⑬柔而不犯:柔弱而不受侵犯。以上二句指士会。

【译文】

晋人担心秦国任用士会,夏,晋六卿在诸浮相见。赵宣子说:“随会在秦国,贾季在狄国,灾难每天都可能到来,怎么办?”中行桓子说:“请让贾季回国,他了解国外的事务,而且还有父辈的功劳。”郤成子说:“贾季好作乱,而且罪更大,不如让士会回来。能做到卑贱而有羞耻之心,

柔弱而不受到侵犯，他的智谋足可使用，而且没有罪。”

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①]，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②]，使夜逸。请自归于秦[③]，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④]。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⑤]。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⑥]，吾与之先[⑦]。”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⑧]，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⑨]。”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⑩]，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噪而还[⑪]。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⑫]。

【注释】

①魏寿余：即闵公元年《传》毕万的后代。魏犨的近亲。

②执其帑：抓走魏寿余的家小。

③请自归于秦：请求把魏地并魏地臣民归入秦国。

④履士会之足于朝：魏寿余在朝廷上见到士会，悄悄踩一下士会的脚作暗示。

⑤东：黄河东。

⑥东人：指晋人。因晋国在黄河东，此暗指士会。晋人在秦而能与魏地官员说话者，只有士会。二三有司：指魏地的官吏。

⑦先：先渡河到魏地。此为以过河接收降邑为由让士会与自己先走。

⑧背其言：指晋食言不放回士会。

⑨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士会已知魏寿余之意，但怕归晋后妻室被秦杀掉，故有此言。

⑩绕朝：秦大夫。策：马鞭。

⑪魏人：指魏寿余等人。噪：因为计策成功而群呼乱叫。

⑫处者：指留在秦国者。

【译文】

于是派魏寿余假装带领魏地的人叛变，以引诱士会。晋人在晋国抓走魏寿余的妻室家小，让他连夜逃往秦国。魏寿余请求把魏地献给秦国，秦康公同意了。魏寿余在朝廷上暗暗踩了一下士会的脚作暗示。秦康公驻军在黄河之西，魏地人在黄河东。寿余说："请派一位东边的人能与魏地官员们说话的，我和他先到魏地去。"秦国果然派士会一起去。士会却谢绝，说："晋人，就像是老虎豺狼。如果他们背信食言，臣下被杀死了，我的妻子儿女也将被杀，这于国君没什么好处，那将后悔莫及。"秦康公说："如果背信食言，而不送还你的妻子家小，我指河为证。"士会于是走了。绕朝把马鞭送给他，说："你不要以为秦国无人，我的计谋他们不用罢了。"等渡过黄河后，魏地人群呼乱叫着回去。秦人还是送还士会的妻室。士会有留在秦国的亲属，后以刘为氏。

13.3 邾文公卜迁于绎①。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②，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③。"左右曰："命可长也④，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⑤。死之短长，时也⑥。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⑦。君子曰："知命。"

【注释】

①卜迁：为迁都而占卜。绎：邾邑，在今山东邹县东。

②树：立，设立。

③与：参与其中。

④命：指寿命。意为寿命是可以延长的。

⑤命：此"命"指活着的职责。

⑥死之短长，时也：指死或迟或早，是由于命运。

⑦邾文公卒：按，邾文公即位至此已五十一年。

【译文】

邾文公为迁都到绎地而占卜吉凶。史官说："有利于百姓而不利于国君。"邾文公说："如果有利于百姓，也就是对我有利。上天生了百姓而设立国君，就是要有利于他们。百姓有利了，我也在其中了。"左右的人说："寿命是可以延长的，国君为何不这样做呢？"邾文公说："活着就要长养百姓。死或早或晚，那是由于命运。百姓如果有利，那就迁都吧，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于是迁都于绎。五月，邾文公死。君子说："邾文公知天命。"

13.4　秋七月，大室之屋坏，书，不共也。

【译文】

秋七月，鲁太庙屋顶毁坏，《春秋》加以记载，是批评文公不恭敬。

13.5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①。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②。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③。

【注释】

①寻盟：重温文公八年衡雍之盟。

②请平于晋：向晋求和。卫成公是在半路上会见文公，请文公代向晋求和。

③成之：帮助他们与晋达成和议。

【译文】

冬，文公到晋国朝觐，并且重温衡雍之盟。卫成公在沓地会见文公，请文公代卫向晋求和。文公回国时，在棐地和郑穆公会见，郑也请文公向晋求和。文公都帮助他们与晋达成和议。

郑伯与公宴于棐①。子家赋《鸿雁》②。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③。"文子赋《四月》④。子家赋《载驰》之四章⑤。文子赋《采薇》之四章⑥。郑伯拜⑦。公答拜。

【注释】

①郑伯与公宴于棐：此段为补叙会于棐之事。郑穆公是在文公返回鲁国的路上与文公相会。

②子家赋《鸿雁》：《鸿雁》之首章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子家赋《鸿雁》首章，以鳏寡自比郑国，请文公怜惜，返晋为郑向晋求和。子家，郑大夫公子归生的字。《鸿雁》，《诗经·小雅》篇名。《左传》记赋诗某篇，不说某章，通指首章。

③未免于此：此本推诿之词。

④文子赋《四月》：《四月》之首章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文子取首章之意，说明思归祭祀，不愿再返晋。《四月》，《诗经·小雅》篇名。

⑤子家赋《载驰》之四章：诗中有"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之句。寓意小国有急，请鲁国偏劳。《载驰》，《诗经·鄘风》篇名。

⑥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诗中有"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义取不敢定居，愿为郑国再往晋国求和。《采薇》，《诗经·小雅》篇名。

⑦郑伯拜：郑穆因为鲁文公答应再回晋国为之请成而拜。

【译文】

郑穆公和文公在棐地宴饮，子家赋《鸿雁》诗。季文子说："我们国君也未能免于鳏寡啊。"文子赋了《四月》。子家又赋《载驰》的第四章。文子又赋了《采薇》的第四章。郑穆公拜谢文公。文公回答了拜谢。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①，公至自晋。

14.2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②。

14.3 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③。

14.4 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④。

14.5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⑤。

14.6 公至自会。

14.7 晋人纳捷菑于邾⑥。弗克纳⑦。

14.8 九月甲申⑧，公孙敖卒于齐⑨。

14.9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⑩。

14.10 宋子哀来奔⑪。

14.11 冬，单伯如齐⑫。齐人执单伯。

14.12 齐人执子叔姬⑬。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文公十四年当周顷王六年，前613。

②叔彭生：鲁叔仲惠伯。

③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乙亥，五月无乙亥，恐为"己亥"之误。己

亥，五月二十三日。齐侯潘：齐昭公，在位二十年。

④癸酉，同盟于新城：癸酉，二十七日。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商丘西南。

⑤孛（bèi）：彗星。此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比西方早六百七十多年。

⑥捷菑（zī）：邾文公次妃所生儿子。

⑦弗克纳：晋送捷菑回邾是想立其为君，没有成功。

⑧甲申：初十。

⑨公孙敖：穆伯，文公八年逃奔莒国。

⑩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齐昭公死，太子舍即位，公子商人弑之而自立，是为懿公。

⑪子哀：宋大夫高哀。子哀是其字。

⑫单伯：周王卿士。如齐：是到齐国为鲁求取子叔姬。

⑬子叔姬：鲁女，齐太子舍母亲，与文公十二年的子叔姬非同一人。

【译文】

鲁文公十四年春周历正月，鲁文公从晋国回国。

邾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夏五月二十三日，齐侯潘死。

六月，文公会见宋昭公、陈灵公、卫成公、郑穆公、许昭公、曹文公和晋国的赵盾。二十七日，在新城结盟。

秋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

文公从新城之会回国。

晋人想把捷菑送回邾国，没有成功。

九月初十，公孙敖在齐国去世。

齐公子商人杀了他的国君舍。

宋大夫子哀逃奔来鲁。

冬，单伯到齐国，齐人扣留了单伯。

齐人扣留了子叔姬。

【传】

14.1　十四年春，顷王崩[①]。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②]，故不赴[③]。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④]。

【注释】

①崩：天子死。周顷王在位六年，死后儿子匡王班即位。

②周公阅：周太宰。争政：争夺执政权。

③赴：同"讣"。

④"凡崩、薨"七句：以上解释《春秋》惯例。

【译文】

鲁文公十四年春，周顷王死。周公阅和王孙苏争夺执政权，所以没有发送讣告。凡是天子死、诸侯死，不发送讣告，《春秋》就不记载。灾祸、喜庆之事，不报告，也不记载。这是为了惩罚不恭敬。

14.2　邾文公之卒也[①]，公使吊焉，不敬[②]。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注释】

①邾文公之卒：邾文公去年死。

②不敬：指吊丧时礼仪不完备。

【译文】

邾文公去世时，文公派人去吊丧，礼仪不完备。因此邾人来讨伐，攻打我国南部边境，所以惠伯攻打邾国。

14.3　子叔姬妃齐昭公[①],生舍[②]。叔姬无宠,舍无威[③]。公子商人骤施于国[④],而多聚士[⑤],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⑥]。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⑦]。

【注释】

①妃:同“配”。

②舍:太子舍。

③无威:无威信。

④公子商人:齐桓公夫人密姬所生。参见僖公十七年《传》。骤:多次。

⑤多聚士:此指养了许多门客。

⑥贷:借。公有司:掌管公室财物的官员。此指商人自己家财用尽之后,又借公室之财以继续施舍。

⑦舍即位:此段应与下面“齐商人杀舍”一段连读。

【译文】

子叔姬嫁给齐昭公,生太子舍。叔姬不受宠爱,太子舍也就无威信。公子商人多次在国内施舍财物,而且养了许多门客,把家财都用尽,又借公室的财物继续施舍。夏五月,齐昭公死,太子舍即位。

14.4　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①],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②]。

【注释】

①二妃:次妃。

②捷菑奔晋:晋为捷菑母舅之国,所以逃奔晋。

【译文】

邾文公原配齐姜,生定公;次妃晋姬,生捷菑。邾文公死,邾人立了

定公。捷菑逃奔到晋国。

14.5　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①，且谋邾也②。

【注释】

①从于楚者：原来服楚的陈、郑、宋等国。

②谋邾：商量护送捷菑回国。

【译文】

六月，文公和诸侯在新城会盟，这是因为原先服楚的国家现在顺服了，并且商量护送捷菑回国之事。

14.6　秋七月乙卯①，夜，齐商人杀舍②，而让元③。元曰："尔求之久矣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⑤，将免我乎⑥？尔为之⑦！"

【注释】

①乙卯：七月无乙卯日，当是记日有误。

②齐商人杀舍：《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

③元：齐惠公，商人兄，齐桓公少卫姬所生。

④求之：想要君位。之，指君位。

⑤蓄憾：积下怨恨。

⑥免我：不杀我。元之意，如果我接受君位，必将积怨于你而成为舍之第二被杀。

⑦尔为之：此段应与下面"齐人定懿公"一段连读。

【译文】

秋七月乙卯日，夜里，齐商人杀了太子舍，并且准备让位给元。元说："你想得到这个君位已经很久了。我能侍奉你，我不能让你积怨太多，否则你能赦免我吗？你做国君吧。"

14.7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译文】

有彗星冲入北斗，周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国、齐国、晋国的国君都将死于动乱。"

14.8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①。"宣子曰："辞顺②，而弗从，不祥。"乃还。

【注释】

①齐出貜且(jué jū)：齐女所生的貜且。长：年长。

②辞顺：指邾人立长为君，合乎情理。

【译文】

晋赵盾率诸侯的军队八百乘战车送捷菑回邾国。邾国人辞谢说："齐女所生的貜且年长。"赵宣子说："他们的话说的合情合理，如果不顺从他们，不吉祥。"于是撤兵回去。

14.9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①，王叛王孙苏②，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③。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④。

【注释】

①讼:争讼,打官司。

②王叛王孙苏:匡王本答应帮助王孙苏,后来又改助周公阅。王,周匡王。叛,违背诺言。

③尹氏:周卿士。聃启:周大夫。讼周公:为周公诉冤求理。

④平王室:调解周公与王孙苏的纠纷。平,调解。

【译文】

周公阅准备和王孙苏到晋国去争讼,周匡王违背了帮助王孙苏的诺言,而派尹氏和聃启到晋国帮周公阅打官司。赵宣子调解了他们的纠纷并回复了各人的职位。

14.10 楚庄王立①,子孔、潘崇将袭群舒②,使公子燮与子仪守③,而伐舒蓼。二子作乱④,城郢⑤,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⑥。将如商密⑦。庐戢梨及叔麇诱之⑧,遂杀斗克及公子燮。

【注释】

①楚庄王:名旅。楚穆王去年死,庄王今年立。

②子孔:成嘉,时为令尹。群舒:大致宗国在今安徽舒城,而散居于舒城、庐江至巢湖一带。

③子仪:即斗克。守:留守。其时楚庄王年幼,以子仪为师,公子燮为傅,因此让二人留守。

④二子:指公子燮与子仪。

⑤城郢:加筑郢都的城墙,以抵抗子孔回师入郢。城,作动词,常指加筑城墙。

⑥以楚子出:二人估计敌不过子孔,因此挟持楚王离开郢都。

⑦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

⑧庐：楚邑，在今湖北南漳东。戢梨：庐大夫。叔麇：戢梨副手。

【译文】

楚庄王即位，子孔、潘崇准备袭击各个舒氏部落，让公子燮和子仪留守，而进攻舒蓼。公子燮和子仪乘机作乱。二人加筑郢都城墙，而派杀手去刺杀子孔，刺客没有成功而返回。八月，二人挟持楚庄王出走，准备到商密去。庐戢梨和叔麇设计引诱他们，于是杀了斗克和公子燮。

初，斗克囚于秦[①]，秦有崤之败，而使归求成[②]。成而不得志[③]，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④]。

【注释】

①斗克囚于秦：僖公二十五年，秦、晋伐鄀，斗克等戍商密，秦用计取商密，囚斗克等归秦。

②使归求成：秦国崤之战失败后，放回斗克，请他向楚求和，联楚抗晋。

③不得志：秦楚结盟后，斗克自以为有功，却没得到封赏。

④故二子作乱：按，此段补叙二人作乱的原因。

【译文】

当初，斗克被囚禁在秦国，秦国刚好有崤之战的失败，于是秦国放回斗克请他向楚求和。求和成功后斗克却没有得到封赏，公子燮想当令尹也没有当上，所以二人作乱。

14.11　穆伯之从己氏也[①]，鲁人立文伯[②]。穆伯生二子于莒[③]，而求复[④]，文伯以为请[⑤]。襄仲使无朝[⑥]。听命[⑦]，复而

不出[8]。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9]。文伯疾，而请曰："穀之子弱[10]，请立难也[11]。"许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请重赂以求复，惠叔以为请，许之。将来，九月，卒于齐。告丧[12]，请葬[13]，弗许。

【注释】

①穆伯之从己氏：文公七年，穆伯为襄仲如莒聘女，莒女己氏美，穆伯自娶之，遂与襄仲有隙。后经调停，送己氏归莒。文公八年，穆伯后借如周吊丧之机奔莒从己氏。

②文伯：穆伯之子穀。

③二子：为己氏所生。

④复：返回鲁国。

⑤以为请：在朝廷上代父请求。

⑥使无朝：让他不得上朝参与政事。襄仲与穆伯有旧怨，虽同意穆伯返回，但不让参与朝政。

⑦听命：穆伯听从这个命令。

⑧复而不出：虽返国，但始终未外出。

⑨尽室：带走全部家财。

⑩穀之子：指孟献子仲孙蔑，当时尚年幼。

⑪难：文伯之弟。即惠叔。

⑫告丧：向鲁国讣告丧事。

⑬请葬：请求归葬鲁国。

【译文】

穆伯跟随己氏之后，鲁国人立了文伯。穆伯在莒国和己氏生了两个儿子，他请求返回鲁国。文伯为父亲向朝廷请求。襄仲让他不得参与朝廷政事。穆伯听从了，回来后并没外出。三年后又把全部家财带走返回莒国。文伯生病，于是请求说："穀的儿子尚年幼，请立难吧。"朝

廷同意了。文伯死，立惠叔。穆伯拿出丰厚的贿赂再次要求回国，惠叔为他请求，同意了。穆伯准备回国，九月，死在齐国。向鲁国告丧，请求归葬鲁国，没有得到允许。

14.12 宋高哀为萧封人[①]，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②]，遂来奔。书曰："宋子哀来奔。"贵之也[③]。

【注释】

①萧：宋邑，在今安徽萧县。封人：镇守边疆的地方官。

②不义宋公：以为宋公不义。指宋昭公多行不义。

③贵之：表示尊重。诸侯大夫来奔，《春秋》一般称名，这里称字，表示尊重。

【译文】

宋高哀担任萧地的封人，宋昭公任用他为卿。高哀认为宋昭公多行不义因而出走，于是逃奔来鲁国。《春秋》记载说："宋子哀来奔。"这是表示尊重。

14.13 齐人定懿公[①]，使来告难[②]，故书以"九月"[③]。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④]，终不曰"公"，曰"夫己氏"[⑤]。

【注释】

①定懿公：稳定懿公君位。此段应与上文"齐商人杀舍"一段连读。

②告难：报告舍被杀之难。

③故书以"九月"：杀舍本在七月，因政局未定，齐人九月才承认商人的君位，才来告难，因此《春秋》记在九月。

④不顺：不服。

⑤夫己氏：等于说“那个人”。或曰己在十天干中为第六位，商人在桓公诸子中行六，故称“夫己氏”。

【译文】

齐人稳定了齐懿公的君位，才派人来报告齐国的祸难，所以《春秋》记载说“九月”。齐公子元不服齐懿公执政，始终不称他为“公”，只称“那个人”。

14.14 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①，曰：“杀其子，焉用其母②？请受而罪之③。”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④。又执子叔姬⑤。

【注释】

①以王宠求昭姬：以天王的荣宠请求让叔姬回鲁国。昭姬，齐昭公妃叔姬。

②杀其子，焉用其母：太子舍为叔姬所生。

③受：指让她回鲁国。

④齐人执之：齐人恨鲁国恃王宠来求叔姬，因此扣留单伯以抗王命。

⑤又执子叔姬：扣留叔姬以侮辱鲁国。

【译文】

襄仲派人报告周王，请求以天子的荣宠请求齐国让叔姬回鲁国，说：“既然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母亲干什么？请让她回国并让鲁国惩办她。”冬，单伯到齐国请求送回子叔姬，齐人把他抓了起来，又把子叔姬抓了起来。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1],季孙行父如晋[2]。

15.2 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3]。

15.3 夏,曹伯来朝[4]。

15.4 齐人归公孙敖之丧[5]。

15.5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6]。鼓,用牲于社[7]。

15.6 单伯至自齐[8]。

15.7 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9],入蔡。

15.8 秋,齐人侵我西鄙。

15.9 季孙行父如晋[10]。

15.10 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11]。

15.11 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12]。

15.12 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13]。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文公十五年当周匡王元年,前612。

②季孙行父如晋:季孙行父,上年齐扣留单伯与叔姬,季文子请晋去向齐国请求。

③华孙:名耦。

④曹伯:曹文公。

⑤齐人归公孙敖之丧:公孙敖上年死于齐,今归葬鲁国。

⑥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此当是前612年4月21日之日食。辛丑朔,初一。

⑦社：土地神庙。

⑧单伯至自齐：齐国释放单伯，单伯从齐到鲁国。

⑨戊申：初八。

⑩季孙行父如晋：向晋报告齐入侵之事。

⑪扈：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

⑫齐人来归子叔姬：上年鲁国向齐请求召回子叔姬，齐不肯，今送叔姬回鲁。

⑬郛（fú）：郭，外城。

【译文】

鲁文公十五年春，季孙行父到晋国去。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鲁会盟。

夏，曹文公来鲁朝见。

齐人送回公孙敖的灵柩。

六月初一，有日食。击鼓，并在土地神庙用牺牲祭祀。

单伯从齐国来到鲁国。

晋郤缺率领军队攻打蔡国。六月初八，晋军进入蔡国。

秋，齐人侵入我国西部边境。

季孙行父到晋国去。

冬十一月，诸侯在扈地会盟。

十二月，齐人送子叔姬回鲁。

齐人入侵我国西部边境，并且攻打曹国，进入其都城的外城。

【传】

15.1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晋，为单伯与子叔姬故也。

【译文】

鲁文公十五年春，季文子到晋国去，是为了单伯和子叔姬的事情

去的。

15.2 三月，宋华耦来盟，其官皆从之[①]。书曰“宋司马华孙”，贵之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②]，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③]。臣承其祀，其敢辱君[④]？请承命于亚旅[⑤]。”鲁人以为敏[⑥]。

【注释】

①其官：指华耦的部属。

②先臣督：指华耦的曾祖华督。华督在桓公二年杀其君宋殇公。

③名在诸侯之策：桓公二年《经》有“宋督弑其君与夷”的记载，即“名在诸侯之策”。策，简册。

④其敢辱君：华耦自以为罪人之孙，不敢屈辱文公与之共宴。故如此说。

⑤亚旅：上大夫。指请改用上大夫之礼。

⑥敏：对答敏捷。

【译文】

三月，宋国的华耦来，他的属官都跟随前来。《春秋》记载“宋司马华孙”，是表示尊重他。文公要宴请他，华耦辞谢说：“国君的先臣督开罪了宋殇公，名字记在诸侯的简册上。下臣继承他的祭祀，哪里敢使国君蒙羞？请用上大夫之礼吧。”鲁人认为他对答很敏捷。

15.3 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①]，以修王命，古之制也[②]。

【注释】

①五年:文公十一年曹文公来朝,今又来,前后已五年。

②古之制:古代制度,诸侯每五年互相朝见一次,以重温天子的命令。

【译文】

夏,曹文公来鲁朝见,合乎礼制。诸侯间五年再互相朝见一次,以重温天子的命令,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

15.4 齐人或为孟氏谋[1],曰:“鲁,尔亲也,饰棺置诸堂阜[2],鲁必取之。”从之。卞人以告[3]。惠叔犹毁以为请[4],立于朝以待命[5]。许之,取而殡之。齐人送之[6]。书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7]。葬视共仲[8]。声己不视[9],帷堂而哭[10]。襄仲欲勿哭[11],惠伯曰[12]:“丧,亲之终也[13]。虽不能始[14],善终可也[15]。史佚有言曰[16]:‘兄弟致美[17]。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18],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19]。’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

【注释】

①孟氏:穆伯公孙敖为庆父之子,其家族称为孟孙氏,或叫孟氏。

②饰棺:古代死人的棺木及其载柩之车,根据死者身份等级不同而有不同的装饰,叫饰棺。此指公孙敖的饰棺。堂阜:齐地,齐鲁交界处,在今山东蒙阴。

③卞人:卞邑大夫。邑大夫后称为县宰。

④毁:因居丧悲哀得面容消瘦。请:请归葬公孙敖。

⑤立于朝:表示不得允许不退。

⑥送之:送公孙敖之丧。

⑦为孟氏，且国故也：此二句解释《春秋》记载"齐人归公孙敖之丧"的原因。为孟氏，孟氏世代为鲁卿，公孙敖又为孟氏之祖。国故，指孟氏为鲁国公族。

⑧视：比，比照。共仲：庆父。

⑨声己：公孙敖次妻，惠叔母亲。不视：不去看灵柩。

⑩帷堂而哭：声己在帷堂外哭，是怨恨公孙敖从莒女。帷堂，古人初死，置于堂中，四周以帷幕围上，叫帷堂。

⑪襄仲欲勿哭：襄仲与公孙敖为堂兄弟，礼应哭，因仍怀旧怨，所以也不哭。

⑫惠伯：叔彭生。

⑬亲之终：最后一次对待亲人。

⑭虽不能始：指当初二人争莒女。始，善始。

⑮善终：指丧礼应好好对待。

⑯史佚：西周初年史官。

⑰致美：尽力做到完美。

⑱救乏：救济困乏。贺善：祝贺喜庆。吊灾：慰问灾祸。祭敬：祭祀恭敬。丧哀：丧事悲哀。

⑲亲之道：对待亲人之道。

【译文】

齐国有的人为孟孙氏出谋划策，说："鲁国，是你的宗亲，把公孙敖的饰棺放在堂阜，鲁国一定会去取回的。"孟孙氏听从了。卞邑大夫把此事报告给鲁国。惠叔仍因居丧悲哀而面容消瘦，向朝廷请求归葬公孙敖，并站立在朝廷上等待允许。鲁国同意了。取回公孙敖的饰棺停放。齐人送他的饰棺。《春秋》记载说："齐人归公孙敖之丧。"是为了孟氏，也是为了鲁国的缘故。鲁国对公孙敖的葬礼等同于共仲。声己不肯去看灵柩，只在帷堂外哭泣。襄仲也不想哭泣，惠伯说："丧事，是最后一次对待死者了。即使不能善始，也应该善终啊。史佚曾说过：'兄

弟之间应尽力做到完美。救济困乏，祝贺喜庆，慰问灾祸，祭祀恭敬，丧事悲哀，感情虽然不一样，也不要断绝了他们的友爱，这是对待亲人的道理。'你不要失去为人之道，埋怨别人什么呢?"襄仲听了很高兴，带领众兄弟一起去哭灵。

他年①，其二子来②，孟献子爱之③，闻于国④。或谮之⑤，曰："将杀子。"献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爱我闻⑥，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⑦。"一人门于句鼆，一人门于戾丘，皆死⑧。

【注释】

①他年：此后若干年。

②二子：穆伯生于莒之二子。

③孟献子：文伯之子仲孙蔑，当时年少。

④闻于国：指国内人都知道他爱二子。闻，闻名。

⑤谮(zèn)之：向孟献子诬告二子。

⑥夫子：指孟献子。孟献子论辈份是二子之侄，但为孟氏嫡嗣，且继承卿位，可能其年龄也长于二子，故二子称之为"夫子"。

⑦远礼不如死：二子宁可受屈而死。

⑧一人门于句鼆(gōu měng)，一人门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均鲁邑。二子一人在句鼆守门，一人在戾丘守门，都战死。以上都是后事。

【译文】

过了几年，穆伯的两个儿子回来了，孟献子很喜欢他们，国内人都知道。有的人就向孟献子诬告他们，说："二人将杀你。"孟献子把这话告诉季文子。这二人说："孟献子他老人家以喜欢我们而闻名，而我们

以打算杀死他而出名，这不是远离礼义了吗？离开了礼义之道还不如去死。"后来一人在句黽守门，一人在戾丘守门，都战死。

15.5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①，伐鼓于社②；诸侯用币于社③，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④，示有等威⑤，古之道也⑥。

【注释】

①不举：撤除丰盛的食品，且不奏乐。

②伐鼓：击鼓。

③币：玉帛。用玉帛祭祀土地神。

④昭：表明。训：教训。

⑤等威：威仪有一定的等级。

⑥古之道也：以上解释"非礼"。"鼓、用牲于社"，乃用天子之礼，故曰"非礼"。

【译文】

六月初一，有日食，击鼓，在土地神庙用牺牲祭祀，这不合于礼制。日食，天子减膳撤乐，在土地神庙击鼓；诸侯在土地神庙用玉帛祭祀，在朝廷上击鼓，以表明敬奉神灵、教导百姓、侍奉国君，表示威仪有不同的等级，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

15.6 齐人许单伯请而赦之①，使来致命②。书曰："单伯至自齐。"贵之也。

【注释】

①齐人许单伯请而赦之：上年《传》"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

执之。

②使来致命：齐释放了单伯，让他来鲁国传达愿意送回子叔姬的命令。

【译文】

齐人答应了单伯的请求而释放了他，并让他到鲁国传达命令。《春秋》记载“单伯至自齐”，是表示尊重他。

15.7　新城之盟，蔡人不与[①]。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曰：“君弱[②]，不可以怠[③]。”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凡胜国，曰灭之[④]；获大城焉，曰入之[⑤]。

【注释】

①不与：不参与会盟，亦即表示不服。去年新城之盟，原从楚的陈、郑、宋诸国都参加。

②君弱：指晋灵公尚年少。

③怠：懈怠。

④凡胜国，曰灭之：战胜一个国家，断绝其社稷祭祀，占有其土地，就叫灭。胜国，战胜一个国家。

⑤获大城焉，曰入之：得到大城邑，入可占有其地，也有不占有其地。郤缺入蔡，不占有其地。

【译文】

新城的盟会，蔡国不参加。郤缺就率领上军和下军攻打蔡国，说：“不要因为国君年少，就懈怠了。”六月初八，进入蔡国，订立了城下之盟然后返回。凡是战胜一个国家，叫作“灭”；得到大城市，叫作“入”。

15.8　秋，齐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晋。

【译文】

秋，齐人侵入我国西部边境，所以季文子去向晋国报告。

15.9 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①]，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②]。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于是有齐难[③]，是以公不会[④]。书曰“诸侯盟于扈”[⑤]，无能为故也。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⑥]。与而不书，后也。

【注释】

①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按，阮刻本无“陈侯”二字，陈侯参加了盟会，应补上。

②谋伐齐：因齐侵鲁，且曾执王使单伯，所以诸侯商量伐齐。

③有齐难：即下文“侵我西鄙”。

④公不会：因齐国入侵，文公未能参加扈之盟。

⑤书曰“诸侯盟于扈”：因晋侯受贿，不克而还，所以《经》文只记“诸侯”二字，而不列各国。

⑥讳君恶：隐瞒国君的过失。

【译文】

冬十一月，晋灵公、宋昭公、卫成公、蔡庄公、陈灵公、郑穆公、许昭公、曹文公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之盟，并且商量攻打齐国之事。齐人贿赂晋灵公，所以没有开战就撤兵回去了。此时鲁国有齐人之难，所以文公没有参加会盟。《春秋》只记载“诸侯盟于扈”，是因为没能伐成齐国的缘故。凡诸侯盟会，鲁公不参加，就不加以记载，是为了隐瞒国君的过失。参加了而不加以记载，是由于晚到了。

15.10 齐人来归子叔姬，王故也。

【译文】

齐人送子叔姬回来，是因为有天子的命令。

15.11 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①。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②。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③？己则无礼④，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⑤！'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⑥，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⑦？'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⑧。'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⑨，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⑩！"

【注释】

①不能：指诸侯不能伐齐救鲁。

②讨其来朝：讨伐曹国夏天朝见鲁国。

③不免：不免于难。文公十八年齐懿公被杀，此为预言。

④无礼：指齐扣留单伯，又侵鲁、曹。

⑤女何故行礼：此句是模拟齐侯的口吻。曹国朝鲁是行礼。

⑥反天：反礼。

⑦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引诗见《诗经·小雅·雨无正》，意谓为何不互相畏惧？因为不畏惧上天。

⑧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引诗见《诗经·周颂·我将》，意谓敬畏上天的威命，就能保有福禄。

⑨以乱取国：齐懿公本是杀太子舍自立的，是乱。

⑩在：指善终。

【译文】

齐懿公入侵我国西部边境，认为诸侯不能救援。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它的外城，以讨伐它夏天曾来我国朝见。季文子说："齐懿公将不免于灾难了吧？自己本来无礼，而要讨伐有礼之人，还说：'你为何要遵循礼啊？'行礼顺从上天，这是上天的常道。自己已经违反上天之礼了，而又要讨伐别人，灾难是免不了的了。《诗》中说：'为何不互相畏惧呢？因为不畏惧上天！'君子不虐待幼小和卑贱之人，就是由于敬畏上天。在《周颂》里说：'敬畏上天的威命，就能保有福禄。'上天都不敬畏，有什么能保住？凭着动乱夺取了君位，就要尊奉礼来守住君位，如此还怕不得善终呢。多做非礼的事情，必不得善终了。"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①，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②，齐侯弗及盟③。

16.2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④。

16.3 六月戊辰⑤，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⑥。

16.4 秋八月辛未⑦，夫人姜氏薨⑧。

16.5 毁泉台⑨。

16.6 楚人、秦人、巴人灭庸⑩。

16.7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⑪。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文公十六年当周匡王二年，前611。

②阳谷：齐地，在今山东阳谷北。

③弗及盟：指季文子会齐懿公，是欲与齐讲和，但齐懿公不肯结盟。

④视朔：诸侯每月初一以一只羊祭告太庙，叫告朔；告朔后，处理一个月的政事叫视朔。

⑤戊辰：初四。

⑥郪(qī)丘：齐地，在今山东东阿。或曰在今山东临淄附近。

⑦辛未：初八。

⑧姜氏：声姜，鲁僖公夫人，文公母亲。

⑨泉台：即郎台。郎为鲁国南郊之邑。庄公三十一年《经》文有"筑台于郎"的记载。

⑩巴：姬姓国，在今湖北襄樊附近。庸：属楚的小国，在湖北竹山东。

⑪杵臼：宋昭公。

【译文】

鲁文公十六年春，季孙行父在阳谷与齐懿公会见，齐懿公不肯结盟。

夏五月，鲁文公四次在初一不理朝政。

六月初四，公子遂和齐懿公在郪丘结盟。

秋八月初八，夫人姜氏死。

拆毁泉台。

楚人、秦人、巴人联合灭了庸。

冬十一月，宋人杀了它的国君杵臼。

【传】

16.1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齐平①。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谷。请盟，齐侯不肯，曰："请俟君间②。"

【注释】

①及齐平：和齐国讲和。

②请俟君间：齐懿公认为与大夫盟有失体统，因此推辞说等文公病好后再结盟。俟，等待。间，病愈。

【译文】

十六年春周历正月，和齐国讲和。文公有病，派季文子和齐懿公在阳谷会见，并请求结盟。齐懿公不愿意，回答说："请等贵君病好吧。"

16.2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疾也。公使襄仲纳赂于齐侯①，故盟于郪丘。

【注释】

①纳赂于齐侯：正月齐懿公不肯与季文子结盟，文公派襄仲送财礼后才肯结盟。

【译文】

夏五月，文公四次不视朔理朝政，是因为生病。文公派襄仲送财礼给齐懿公，所以才在郪丘结盟。

16.3 有蛇自泉宫出①，入于国②，如先君之数③。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④。

【注释】

①泉宫：即泉台。

②入于国：进入国都曲阜。

③如先君之数：据《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国自伯禽至僖公共十七君，进入国都的蛇有十七条，因此说"如先君之数"。

④毁泉台：鲁人认为蛇妖从泉宫出来，声姜就死了，因此要拆毁泉台。

【译文】

有蛇从泉宫里出来，又进入国都，正和鲁国去世的先君数一样。秋八月初八，声姜死。鲁人拆毁了泉台。

16.4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①]，至于阜山[②]，师于大林[③]。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④]，以侵訾枝[⑤]。庸人帅群蛮以叛楚[⑥]。麇人率百濮聚于选[⑦]，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⑧]。

【注释】

①戎：散处于楚国山区的戎人。

②阜山：楚邑，在今湖北房县南。

③师：驻军。大林：楚邑，在今湖北荆门西北。

④阳丘：亦楚邑，今地不详。

⑤訾枝：楚邑，在今湖北枝江。

⑥群蛮：当时散处在楚国西南的少数民族。

⑦麇：国名，在今湖北郧县。百濮：散居在楚西南的濮人。濮人部族多，散居各处，因称百濮。选：楚地，在今湖北枝江。

⑧申、息之北门不启：申、息，二地均在今河南南阳，为楚北境防备中原诸国的重镇。西南诸少数民族叛乱，楚抽调军队南防，因此北门不敢开启，以防中原诸侯。

【译文】

楚国闹大饥荒，戎人攻打它的西南部，一直到达阜山，军队驻扎在大林。又攻打它的东南，到达阳丘，以便进攻訾枝。庸国人率领蛮人各部背叛楚国。麇国人率百濮人聚集在选地，准备攻打楚国。这时，楚国申、息两地的北门都不敢开启。

楚人谋徙于阪高[①]。蒍贾曰[②]："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③]，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④]，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⑤]？"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

【注释】

①徙于阪高：楚人商量迁都到阪高。阪高，在今湖北当阳东北之长阪。

②蒍贾：字伯嬴，孙叔敖的父亲。

③饥不能师：因饥荒不能出兵。

④离居：即散居。

⑤谁暇谋人：蒍贾认为，楚如果伐庸，百濮各自逃散，不再会想去攻打别人。

【译文】

楚国人商量着要把国都迁徙到阪高去。蒍贾说："不可以。我能去，敌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国。那个麇国和百濮以为我们闹饥荒不能出兵，所以敢于攻打我们。如果我们出兵，必定害怕而撤兵回去。百濮族分散居住，必将各自跑回自己的地方，谁还有时间去算计别人呢？"楚国于是出兵。十五日之后，百濮果然罢兵回去。

自庐以往，振廪同食[①]。次于句澨[②]。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③]。庸人逐之，囚子扬窗[④]。三宿而逸[⑤]，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⑥]，且起王卒[⑦]，合而后进。"师叔曰[⑧]："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⑨]。彼骄我怒[⑩]，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⑪]。"又与之遇，七遇皆北[⑫]，唯裨、鯈、鱼人实逐之[⑬]。

【注释】

①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楚军从郢都出发伐庸,必经过庐。到庐之前,尚自带军粮,到庐之后,便打开当地粮仓让将士一起食用。庐,楚邑,在今湖北南漳东。振,散发。廪,粮仓。

②句澨(shì):在今湖北均县西。

③方城:此为庸方城,在今湖北竹山东,与楚之方城不是同一地。

④子扬窗:庐戢梨的部属。字子扬,名窗。

⑤逸:子扬窗逃回。

⑥复大师:再发大兵。

⑦王卒:楚王的直属部队。

⑧师叔:楚大夫潘尪。

⑨姑又与之遇以骄之:意为以原先的部队再接战,以麻痹敌人。

⑩怒:士气奋发。

⑪蚡(fén)冒:楚武王之兄,楚国第十六君。谥为“厉王”。陉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荆州府以东多山溪之险,因名。”

⑫七遇皆北:楚军伪装败走。北,败。

⑬唯裨(pí)、儵、鱼人实逐之:意为庸人轻敌,只用少数部队追击楚军。裨、儵、鱼,皆群蛮部落。

【译文】

楚军从庐地出兵后,每到一地便打开粮仓让将士一起食用。楚军驻扎在句澨。派庐戢梨入侵庸,到达庸的方城。庸人追逐楚军,囚禁了子扬窗。过了三个晚上,子扬窗逃回来,说:“庸人军队众多,蛮人各部族都聚集在那里,不如再发动大部队,同时出动君王的直属部队,会合以后再进攻。”师叔说:“不可以。姑且用原先的军队再接战,以麻痹敌人使他们骄傲。敌人骄傲我军士气奋发,才可以战胜敌人。先王蚡冒曾经用此计战胜陉隰之敌。”楚军又和庸蛮接战,交战七次,楚军都佯装败走,庸蛮人中只有裨、儵、鱼人追击楚军。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①]。楚子乘驲[②]，会师于临品[③]，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④]。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⑤]。遂灭庸。

【注释】

①遂不设备：楚军佯败，庸人轻敌，果然中计，不再设防。

②驲（rì）：驿站用的专车。

③临品：在今湖北均县。

④子越：斗椒。子贝：楚大夫。石溪、仞：二地都在均县。

⑤群蛮从楚子盟：群蛮见楚军强大，脱离庸人与楚结盟。

【译文】

庸人说："楚人不足以一战了。"于是不设防备。楚庄王乘驿站的专车，和其他楚军在临品会师，并将军队分为二支，子越从石溪，子贝从仞地同时进攻庸人。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蛮人各部都和楚王结盟。楚人于是灭了庸。

16.5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①]，宋饥，竭其粟而贷之[②]。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③]，时加羞珍异[④]。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⑤]。国之材人[⑥]，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⑦]。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⑧]，而不可，夫人助之施[⑨]。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⑩]。

【注释】

①公子鲍：宋昭公庶弟。

②贷：施舍。

③馈诒（yí）：赠送。

④羞:进送。珍异:珍贵食品。

⑤无日不数(shuò)于六卿之门:指频繁进出于六卿之门。数,屡次。

⑥材人:有才干的人。

⑦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下:亲,亲属。桓,宋桓公。恤,体恤,周济。

⑧襄夫人:宋襄公夫人,周襄王姊。

⑨乃助之施:阮刻本作“夫人助之施”。

⑩因:依附。

【译文】

宋国的公子鲍礼遇国人,宋国有饥荒,他竭尽自己的全部粮食施舍给国人。年纪在七十以上的人,没有不赠送的,还不时地进送珍贵食品。他没有一天不奔走于六卿之门。国内有才能的人,他没有不事奉的;亲属中自桓公子孙以下,他都加以周济。公子鲍英俊而且艳丽,襄夫人想和他私通,公子鲍不肯,襄夫人就帮他施舍。宋昭公无道,国人尊奉公子鲍以依附襄夫人。

于是华元为右师①,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鱹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②,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③,公孙寿辞司城④,请使意诸为之⑤。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⑥,惧及焉⑦。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⑧,姑纾死焉⑨。虽亡子,犹不亡族。”

【注释】

①华元:华督曾孙。

②荡意诸:荡意诸于文公八年逃奔鲁国,十一年回国复位。

③司城荡:文公七年,公子荡为司城,称司城荡。

④公孙寿辞司城:公孙寿,荡之子。父死,本子承其位,但公孙寿辞

去司城之职。

⑤意诸：即荡意诸，公孙寿之子。

⑥官近：官位接近国君。

⑦及：祸患加身。

⑧身：我，自己。

⑨纾死：缓死。儿子继官位，有罪也是处死儿子，自己则可缓死。

【译文】

此时华元任右师，公孙友任左师，华耦任司马，鳞矔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当初，司城荡死了，公孙寿辞去司城之职，请让荡意诸担任。后来他告诉人说："国君无道，我的官职接近国君，害怕灾祸加身。如果弃官不干，那么族人就没有庇护的人了。儿子，是我的代表，有罪有他顶替，我则可缓点死去。即使失去了儿子，也不至于家族灭亡。"

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①]。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②]？"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③]，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以使行[⑤]。夫人使谓司城去公[⑥]，对曰："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⑦]？"

【注释】

①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昭公对襄夫人无礼，文公八年，襄夫人已使人杀昭公之党数人。此时又欲杀昭公。夫人，即襄公夫人。公，宋昭公。孟诸，宋国的沼泽地。

②盍适诸侯：荡意诸劝昭公逃奔其他诸侯国。盍，何不。

③不能：不得，得不到支持。君祖母：昭公是襄公之孙，称襄公夫人

为君祖母。

④又为人臣：逃亡诸侯，是做别人的臣子。

⑤使行：让左右离开。

⑥去公：劝荡意诸离开昭公。

⑦若后君何：怎么侍奉以后的国君。其实荡意诸本昭公之党，不愿意背叛昭公。

【译文】

不久，襄夫人准备让昭公去孟诸打猎并趁机杀他。昭公知道了，带着全部珍宝出走。荡意诸说：“为何不逃奔其他诸侯国呢？”昭公说：“我不能得到国内大夫以至君祖母和国人的信任，诸侯谁愿意接纳我啊？而且，既然做了国君，又去做人家的臣子，还不如死。”昭公把他所带的全部珍宝分赐给左右随从，让他们离开。襄夫人派人去告诉司城要他离开昭公。司城回答说：“我既然做他的臣子又在有灾难的时候离开他，怎么侍奉以后的国君？”

冬十一月甲寅①，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②。荡意诸死之③。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④。文公即位⑤，使母弟须为司城⑥。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⑦。

【注释】

①甲寅：二十二日。

②王姬：即宋襄夫人，其为周王姊，故称王姬。帅甸：官名，甸地之帅，即公邑大夫。

③死之：为之而死，为宋昭公而死。

④君无道：宋昭公无道，所以《春秋》直称其为“君”。

⑤文公：即宋公子鲍。

⑥使母弟须为司城：代荡意诸。母弟须，公子鲍同母弟公子须。

⑦荡虺(huī)：荡意诸之弟。

【译文】

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宋昭公将去孟诸打猎，还没到，夫人王姬就派帅甸进攻昭公并杀了他。荡意诸为此也死了。《春秋》记载说："宋人弑其君杵臼。"是因为昭公无道。宋文公即位，派同母弟须任司城。华耦死了，派荡虺做司马。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①，晋人、卫人、陈人、郑人伐宋。

17.2 夏四月癸亥②，葬我小君声姜③。

17.3 齐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④，公及齐侯盟于谷⑤。

17.4 诸侯会于扈⑥。

17.5 秋，公至自谷⑦。

17.6 冬，公子遂如齐⑧。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文公十七年当周匡王三年，前610。

②癸亥：初四。

③小君：诸侯之妻。声姜上年死去。

④癸未：二十五日。

⑤谷：齐地，在今山东东阿。

⑥扈：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

⑦公至自谷：鲁文公与齐结盟后回国。

⑧公子遂如齐：公子遂到齐国拜谢谷之盟。

【译文】

鲁文公十七年春，晋人、卫人、陈人、郑人攻打宋国。

夏四月初四，安葬小君声姜。

齐懿公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六月二十五日，文公和齐懿公在谷地会盟。

诸侯在扈地会见。

秋，文公从谷地回国。

冬，公子遂到齐国去。

【传】

17.1　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1]！"犹立文公而还[2]。卿不书，失其所也[3]。

【注释】

①何故弑君：诸侯是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故有此问。

②犹立文公：说"犹立"，其实诸侯之师到宋，文公君位已定，无法改变了，诸侯只好退师。

③失其所：处置失当。所，处所。诸侯之师本以弑君罪讨宋，却无功而返，是失其所。因此《春秋》只记某人，不记卿的名字。

【译文】

文公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攻打宋国，讨伐它说："为什么杀了你们的国君！"还是立了文公然后回国。《春秋》不记载卿的名字，是因为认为他们处置失当。

17.2　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1]。

【注释】

①是以缓：依礼，诸侯五月而葬。声姜死于上年八月，已有九个月了，因为齐国入侵，是以推迟。

【译文】

夏四月初四，安葬声姜。因为有齐国入侵之难，所以推迟了。

17.3 齐侯伐我北鄙[①]，襄仲请盟。六月，盟于谷[②]。

【注释】

①北鄙：《经》文说“伐我西鄙”，此说北鄙。应该是此年齐国有二次侵鲁，一在西鄙，一在北鄙。《经》、《传》各记一次。

②盟于谷：鲁先派襄仲往齐国求和，然后齐、鲁二君在谷结盟。

【译文】

齐懿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襄仲请求结盟。六月，在谷地结盟。

17.4 晋侯蒐于黄父[①]，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②]。公不与会[③]，齐难故也。书曰“诸侯”，无功也[④]。

【注释】

①黄父：地名，一名黑壤，在今山西翼城东北。

②平宋：晋灵公趁在黄父阅兵的机会会合诸侯，准备与宋国和解。

③公：鲁文公。

④无功：平宋没有成功，因此《经》文只记下“诸侯”二字，不记国名，有讥讽其办事无成效之意。

【译文】

晋灵公在黄父阅兵，因此再次在扈地会合诸侯，准备与宋国和解。

鲁文公没有参加诸侯的会合，是因为有齐国入侵之难。《春秋》记载为“诸侯”二字，因为平宋没有成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①]，以告赵宣子，曰：

【注释】

①子家：郑国同姓公族，即公子归生，字子家，时为大夫。执讯：官名，掌与各国通讯、问候之事。

【译文】

当时晋灵公在扈地与宋、卫等诸侯国君会盟时，不肯会见郑穆公，认为他亲附于楚国。郑国子家派执讯之官去晋国，并给他一封信，以向赵宣子解释。信中说：

“寡君即位三年[①]，召蔡侯而与之事君[②]。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③]。敝邑以侯宣多之难[④]，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⑤]，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⑥]，归生佐寡君之嫡夷[⑦]，以请陈侯于楚[⑧]，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⑨]。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⑩]。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⑪]。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⑫]，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⑬]？在位之中，一朝于襄[⑭]，而再见于君[⑮]。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⑯]。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⑰]。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⑱]。’敝邑有亡，无以加焉[⑲]。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

音[20]。'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21],铤而走险[22],急何能择?命之罔极[23],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24]。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25],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26],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27]。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28],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29]。"

【注释】

①寡君即位三年:郑穆公在鲁僖公三十三年即位,第三年当在鲁文公二年。寡君,指郑穆公。

②蔡侯:此指蔡庄公。君:此指晋襄公,晋文公之子。

③行:朝晋。

④侯宣多之难:侯宣多为郑大夫,曾拥立郑穆公为君,后恃功专权而作乱。

⑤克:平。咸:绝,灭。

⑥十二年:指郑穆公十二年,即鲁文公十一年。

⑦嫡:嫡子,正妻所生之子,此指太子。夷:郑穆公太子灵公,名夷。

⑧请陈侯于楚:陈侯欲见晋君,又怕引起楚王的憎恨,故归生和太子夷替他向楚国请求。陈侯,此指陈共公。

⑨蒇(chǎn)陈事:完成陈国归服晋国之事。蒇,完成。

⑩陈侯:此指陈灵公,陈共公之子。

⑪烛之武往,朝夷也:烛之武去晋国,是为了让太子夷朝晋。朝夷,使夷朝。

⑫密迩:紧挨着。

⑬不免:不免有罪,指受晋国责难。

⑭一朝于襄:指上文所说郑穆公即位第三年的十一月朝晋襄公。

⑮再见于君:两次朝见晋灵公。

⑯孤:郑穆公。二三臣:指子家及烛之武等人。绛:晋都,在今山西曲沃西南。

⑰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以郑之小国,这样事晋,已达到顶点了。虽,唯。蔑,无。

⑱未逞吾志:未能满足我的愿望。

⑲敝邑有亡,无以加焉:此二句意为郑国已竭尽全力了,晋国还要有所诛求,只有等待灭亡,无法再做什么了。

⑳音:通"荫",庇护地。

㉑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意为大国如以德相待,则小国将像人一样恭顺;否则,就会像鹿一样,"死不择音",铤而走险。

㉒铤:疾走的样子。

㉓罔极:无准则。极,准则。

㉔悉敝赋以待于儵(chóu):意即在晋郑边境集结军队准备与晋一战。赋,兵赋,指军队。古时按田赋(田亩税)出兵卒车马,故军队亦称"赋"。儵,地名,在晋郑交界处。

㉕文公二年:指郑文公二年,当鲁庄公二十三年。文公,此指郑文公。六月壬申:六月二十日。

㉖四年:郑文公四年,当鲁庄公二十五年。二月壬戌:此年二月无壬戌,此为二月某日。

㉗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蔡为楚之属国,郑侵蔡,楚却与郑和解,子家引此事,意在说明楚之胸怀宽广,以见晋之心胸狭窄,对郑屡加猜疑。获成,讲和。

㉘强令:大国以压力施加的命令。

㉙无所逃命:无处可逃。言外之意是郑国只好严阵以待了。

【译文】

"寡君即位三年,就召请蔡侯约他一同事奉贵国国君。九月,蔡侯来到敝国,并且前往贵国。敝国因为侯宣多作乱,故而敝国国君无法与

蔡侯同行。十一月，灭掉侯宣多后，就紧随蔡侯之后向贵国方面朝觐。十二年六月，公子归生辅佐敝国国君的嫡太子夷，为陈侯朝晋一事向楚国请求。十四年七月，敝国国君又朝见贵国君，以促成陈侯朝晋一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国前往朝见贵国君。去年正月，烛之武为太子夷朝晋一事而前往贵国。八月，敝国国君又前去朝见。陈、蔡邻近于楚却不敢分心倾向于楚，这都是敝国影响的缘故。虽然敝国如此事奉贵国君，可为何还是不能免于灾祸呢？敝国国君在位期间，一次朝见贵国先君襄公，两次朝见现今贵国君。太子夷和敝国国君的一些臣子都相继到过绛都。虽然我们是小国，但事晋之诚心没有一国能超过。现在大国说：‘你们还没有满足我们的意愿。’这样，敝国只有等待灭亡了，无法再增加什么来事奉贵国了。古人曾说：‘畏首畏尾，身上还剩多少是不怕的？’又说：‘鹿将死时是不会选择庇护地的好坏的。’小国事奉大国，大国待之以德，小国就会像人一样恭顺；不以德待之，小国就会像鹿一样，狂奔赴险，情况危急，还谈什么选择。贵国的命令没有准则，我们也知道就要亡国了。我们将出动敝国的所有军队，在鯈地等待，就等贵国的办事人员下命令。文公于二年六月二十日，到齐国朝见齐国君。四年二月壬戌日，为齐国攻打蔡国，但也和楚国达成和解。小国夹于大国之间，要屈从于强国的命令，难道这是小国的罪过吗？大国若不考虑小国的处境，那么小国也就无法逃避大国的命令了。”

晋巩朔行成于郑①，赵穿、公婿池为质焉②。

【注释】

①巩朔：晋大夫，又叫士庄伯，巩伯。行成：求和。

②公婿池：人名，复姓公婿，名池。

【译文】

晋国的巩朔前往郑国讲和，赵穿、公婿池留在郑国做人质。

17.5 秋，周甘歜败戎于邥垂[①]，乘其饮酒也。

【注释】

①甘歜（chù）：周王子带的后裔。邥（shěn）垂：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南。

【译文】

秋，周的甘歜在邥垂打败戎人，是乘他们喝酒不设防而打败的。

17.6 冬十月，郑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①]。

【注释】

①郑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郑、晋二国交换人质。

【译文】

冬十月，郑国的太子夷、石楚到晋国做人质。

17.7 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①]："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②]。以臣观之，将不能[③]。齐君之语偷[④]。臧文仲有言曰[⑤]：'民主偷，必死[⑥]。'"

【注释】

①复曰：回报鲁文公。

②食鲁之麦：指将伐鲁。

③将：殆，恐怕。

④语偷：指说话草率。偷，苟且。

⑤文仲：臧孙辰的谥号。

⑥民主偷，必死：按，明年五月，齐懿公被杀。

【译文】

襄仲到齐国去，拜谢谷地之盟。他回报鲁文公说："臣下听说齐国人打算来鲁国吃鲁国的麦子。但在臣下看来，恐怕不能。齐国国君说话草率。臧文仲说过：'百姓的主人草率而无远虑，必死无疑。'"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①，公薨于台下②。

18.2 秦伯䓨卒③。

18.3 夏五月戊戌④，齐人弑其君商人⑤。

18.4 六月癸酉⑥，葬我君文公。

18.5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⑦。

18.6 冬十月，子卒⑧。

18.7 夫人姜氏归于齐⑨。

18.8 季孙行父如齐。

18.9 莒弑其君庶其⑩。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文公十八年当周匡王四年，前609。丁丑：二十三日。

②台：鲁宫中之台。

③秦伯䓨：秦康公。

④戊戌：十五日。

⑤商人：齐懿公。

⑥癸酉：二十一日。

⑦公子遂：襄仲。叔孙得臣：庄叔。

⑧子：文公太子恶。

⑨姜氏：即文公四年的出姜，文公夫人，太子恶母亲。

⑩庶其：莒纪公名。

【译文】

鲁文公十八年春周历二月二十三日，鲁文公死于宫中台下。

秦伯罃死。

夏五月十五日，齐人杀了他的国君商人。

六月二十一日，葬我国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到齐国去。

冬十月，太子恶被杀死。

夫人姜氏回齐国。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莒人杀了他的国君庶其。

【传】

18.1　十八年春，齐侯戒师期①，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②！"惠伯令龟③，卜楚丘占之④，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⑤。令龟有咎⑥。"二月丁丑，公薨。

【注释】

①戒师期：发布出兵伐鲁日期的命令。戒，敕令，发布命令。

②尚无及期：希望齐侯未到伐鲁的日期便死去。

③令龟：命龟，占卜前把所占之事致告龟甲，其实是将所卜之事刻于龟甲上，等待烧灼结果以断吉凶。

④卜楚丘：名叫楚丘的占卜官。

⑤君亦不闻：您也听不到齐侯的死讯。暗指文公将死在齐侯之前。

⑥有咎：指令龟的人也有灾祸。暗指惠伯亦将被杀。

【译文】

十八年春，齐懿公发布了出兵攻打鲁国的日期的命令，而后就病了。医生说："不到秋天，齐侯将死去。"鲁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就占卜，说："希望他未到秋天伐鲁的时候就死。"惠伯叫人把要占卜的事情刻于龟甲。卜楚丘占卜，说："齐侯将未到出兵日期就死，但不是因为病。国君也听不到齐侯的死讯。致告龟甲的人也有灾祸。"二月二十三日，鲁文公死。

18.2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之父争田[①]，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②]，而使歜仆[③]。纳阎职之妻[④]，而使职骖乘[⑤]。夏五月，公游于申池[⑥]。二人浴于池[⑦]，歜以扑挟职[⑧]。职怒。歜曰："人夺女妻而不怒[⑨]，一挟女，庸何伤[⑩]！"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⑪]？"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⑫]。归，舍爵而行[⑬]。齐人立公子元[⑭]。

【注释】

①邴歜：齐国大夫。

②掘而刖(yuè)：齐懿公即位，邴歜之父已死，齐懿公便掘出其尸体并砍去他的脚。刖，断足。

③仆：即"御"，驾车。

④阎职：齐大夫。

⑤骖乘，亦即车右，乘车时站于车右边陪乘的人。

⑥申池：齐都南城西门名申门，申池即此门外的护城河。当在今山东淄博西。

⑦二人：指邴歜和阎职。

⑧扑：马鞭。抶(chì)：鞭打。

⑨女：通"汝"。

⑩庸何伤：庸，何。庸、何，同义连用。庸何伤即"何伤"。

⑪弗能病：不敢怨恨。

⑫纳诸竹中：将齐懿公的尸体藏在竹林中。竹中，竹林中。

⑬舍爵：告祭于宗庙。

⑭公子元：商人兄，齐桓公少卫姬所生。

【译文】

齐懿公还是公子的时候，和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没有得胜。到了即位后，就把邴歜父亲的尸体挖出来并砍断他的脚，同时又让邴歜为他驾车。抢夺了阎职的妻子，而让阎职任骖乘。夏五月的一天，懿公在申池游玩，邴歜、阎职在池里洗澡。邴歜用马鞭鞭打阎职。阎职发怒了。邴歜说："人家抢夺你的妻子你不发怒，我打了你一下，又有什么妨碍？"阎职反唇相讥说："那与那个被人家砍了父亲的脚而不敢发怒的人相比又怎样？"于是二人商量杀了懿公，并把尸体扔在竹林里。回去后，二人告祭了宗庙然后逃走。齐人立了公子元。

18.3 六月，葬文公。

【译文】

六月，安葬鲁文公。

18.4 秋，襄仲、庄叔如齐，惠公立故，且拜葬也①。

【注释】

①拜葬：拜谢齐国来会葬鲁文公。

【译文】

秋，襄仲、庄叔到齐国去，一是为祝贺齐惠公即位，一是为拜谢齐国来会葬鲁文公。

文公二妃[1]，敬嬴生宣公。敬嬴嬖[2]，而私事襄仲[3]。宣公长，而属诸襄仲[4]，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5]。仲见于齐侯而请之[6]。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7]。

【注释】

①二妃：长妃出姜，生太子恶和视；次妃敬嬴。

②嬖：宠幸。

③私事：私自与襄仲勾结。

④属：托付。

⑤叔仲不可：宣公非嫡子，所以叔仲不同意。叔仲，惠伯，叔彭生。

⑥请之：请齐国支持立宣公。

⑦许之：太子恶本齐国外甥，但齐惠公为了得到鲁国援助，同意襄仲废太子恶而立宣公。

【译文】

鲁文公有两个妃子，敬嬴生了宣公。敬嬴受宠爱，而且私下与襄仲勾结。宣公长大了，文公把宣公托付给襄仲。襄仲要立宣公为国君，叔仲不同意。襄仲见到齐懿公乘机请齐国支持立宣公。齐懿公新即位，且希望与鲁国亲近，就同意了。

18.5　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1]。

【注释】

①书曰“子卒”，讳之也：《春秋》只记“子卒”二字，是为了隐讳事情真相。

【译文】

冬十月，襄仲杀了太子恶和视，立宣公为国君。《春秋》记为“子卒”，是为了隐讳事情真相。

仲以君命召惠伯①。其宰公冉务人止之②，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③？”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④。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⑤，既而复叔仲氏⑥。

【注释】

①以君命：本应太子恶即位，此乃借恶之命。

②宰：卿大夫家臣之长。公冉务人：公冉是姓，务人是名。

③非君命，何听：务人知道非君命，因此阻止惠伯前往。

④马矢：马粪。矢，通“屎”。

⑤帑：家室。

⑥复叔仲氏：不久之后又立了惠伯之子，是为叔仲氏。

【译文】

襄仲以国君之命召见惠伯，惠伯的家臣之长公冉务人劝阻惠伯，说：“你进去必定死。”叔仲惠伯说：“死于国君的命令，是应该的。”公冉务人说：“如果是国君之命，可以死；如果不是，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不听，于是进去，襄仲杀了惠伯并把尸体埋在马粪中。公冉务人侍奉着惠伯的家室逃奔到蔡国，不久鲁国又立了叔仲氏。

18.6 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1]。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2]，杀适立庶[3]。"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4]。

【注释】

①大归：回娘家之后不再返回。恶与视都被杀，出姜不得不大归。

②仲为不道：即"襄仲无道"。

③杀適立庶：太子恶是嫡子，宣公是庶子。

④鲁人谓之哀姜：按，襄仲杀適立庶，此后鲁国公室衰微，三桓（仲孙、叔孙、季孙，皆桓公之族）逐渐强大。

【译文】

夫人姜氏返回齐国，回到娘家后不再回来了。将要离开鲁国的时候，她哭着经过市区，说："天哪！襄仲无道，杀死嫡子立了庶子！"街上的人都跟着她哭。鲁国人称她为哀姜。

18.7 莒纪公生大子仆，又生季佗[1]，爱季佗而黜仆[2]，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3]。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4]，曰："今日必达[5]！"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6]：

【注释】

①季佗：莒渠丘公。

②黜：废弃。

③纳诸宣公：指宣公收留了他。

④出诸竟：把太子仆赶出鲁国国境。竟，通"境"。

⑤必达：彻底执行。达，实现。

⑥大史克：鲁太史，名克。

【译文】

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了季佗。他喜欢季佗而废黜了太子仆，在国内又干了许多不合礼义的事情。太子仆依靠莒国人杀了莒纪公，并带着他的宝玉逃奔来鲁国，鲁宣公收留了他。宣公还命令送给他食邑，说："今天就得给他！"季文子派司寇把太子仆赶出国境，说："今天一定要执行赶走他！"宣公问他什么缘故，季文子派太史克回答说：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①，弗敢失队②。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③。'先君周公制《周礼》曰④：'则以观德⑤，德以处事，事以度功⑥，功以食民⑦。'作《誓命》曰⑧：'毁则为贼，掩贼为藏⑨，窃贿为盗，盗器为奸⑩。主藏之名⑪，赖奸之用⑫，为大凶德，有常无赦⑬。在《九刑》不忘⑭。'行父还观莒仆⑮，莫可则也⑯。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⑰。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⑱，民无则焉。不度于善⑲，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注释】

①周旋：应对宾客。

②失队：失礼。队，同"坠"。

③如鹰鹯(zhān)之逐鸟雀：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灭它。鹯，像鹞一样凶猛的鸟。

④《周礼》：指周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今已亡佚。非今之所传之《周礼》。

⑤则以观德：以礼仪观人之德。则，礼仪。

⑥事以度功：事情用来衡量功劳。

⑦功以食民：功劳用以养育百姓。

⑧《誓命》：亦周公旦所作篇名，已亡佚。

⑨掩贼为藏：窝藏盗贼就是窝藏罪人。

⑩窃贿为盗，盗器为奸：偷一般的财物叫盗，偷盗宝器叫奸。贿，财物。器，宝器。

⑪主藏：窝赃。

⑫赖奸之用：利用奸人的宝器。赖，利，用。

⑬常：常刑。

⑭《九刑》：古刑书，已亡佚。

⑮还观：仔细察看。

⑯则：效法。

⑰奸兆：奸人的赃证。

⑱以训：以此训，以此教育百姓。训，教育。

⑲不度于善：不属于善。度，居，属于。

【译文】

“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我侍奉国君的礼仪，行父我尊奉它以应对宾客，不敢失礼。说：‘看到对他的国君有礼的，侍奉他，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样；见到对国君无礼的，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灭他。’先君周公制定《周礼》说：‘礼仪用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德行用来处理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养育百姓。’又作《誓命》说：‘毁弃礼仪就是贼，窝藏贼就是窝藏罪人。偷一般的财物叫盗，偷宝器叫奸。有窝藏之名，又利用奸人的宝器，这是最大的凶德，按照国家规定的刑罚，必不赦免。对于凶德之人的刑罚，都记在《九刑》之中，不能忘记。’行父仔细观察莒太子仆，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地方。孝敬、忠信，这是吉祥的德行；盗贼、藏奸，这是凶德。这个莒太子仆，效法他的孝敬，可他是杀君杀父

之人；要效法他的忠信，那么他偷窃宝玉来鲁。这个人，他是盗贼；他的宝器，就是赃物。如果保护这个人并且用他的宝器，那就是窝赃。用这个来教育百姓，百姓将迷乱而失去准则。以上这些，都不属于善的行为，反而属于凶德，因此要赶走他。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①，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②，齐、圣、广、渊③，明、允、笃、诚④，天下之民谓之八恺⑤。高辛氏有才子八人⑥，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⑦，忠、肃、共、懿⑧，宣、慈、惠、和⑨，天下之民谓之八元⑩。此十六族也⑪，世济其美⑫，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⑬。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⑭，以揆百事⑮，莫不时序⑯，地平天成⑰。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⑱，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⑲。

【注释】

①高阳氏：颛顼，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

②苍舒、隤敳（tuí ái）、梼戭（táo yǎn）、大临、尨（páng）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八人乃传说中的人物，事迹已不可考。

③齐：中正。圣：通达。广：宽宏。渊：深远。

④允：守信。笃：厚道。

⑤恺：和乐。

⑥高辛氏：帝喾，据传是黄帝的曾孙。

⑦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伯奋等八人也是传说中人物，事迹不可考。

⑧肃：恭敬。共：勤谨。懿：端美。

⑨宣：周密。惠：仁爱。和：宽和。

⑩元：善。

⑪十六族：此十六人各因有功，赐予氏族，因此称“族”。

⑫济：继承。

⑬不能举：未能举用他们。

⑭主后土：主持管理土地的官职。

⑮揆(kuí)：掌管。

⑯时序：处事顺当。

⑰平、成：平静无事。

⑱布：颁布，宣扬。五教：五种教化，即下文的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等五个方面。

⑲内：指中原诸国。外：指夷狄等少数民族。

【译文】

过去高阳氏有才子八个人，叫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中正、通达、宽宏、深远，明亮、守信、厚道、诚实，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叫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忠诚、恭敬、勤谨、端美，周密、慈祥、仁爱、宽和，天下百姓叫他们“八元”。这十六个部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的美德，没有丧失前世的好名声。一直到尧的时候，尧未能举荐他们。舜做尧的臣子的时候，举荐了八恺，让他们担任主持管理土地的官员，以掌管和处理各种事务，他们处理事情没有不顺当的，使得大地和上天都平静无事。举荐了八元，让他们到四方各国宣扬五种教化，让父亲重道义，母亲有慈爱，兄长知友爱，儿子懂孝顺，里里外外都平安无事。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①，掩义隐贼②，好行凶德，丑类恶物③，顽嚚不友④，是与比周⑤，天下之民谓之浑敦⑥。少皞氏有不才子⑦，毁信废忠，崇饰恶言⑧，靖谮庸回⑨，服谗蒐慝⑩，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⑪，不可教训，

不知话言[12]，告之则顽[13]，舍之则嚚[14]，傲很明德[15]，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16]。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17]，贪于饮食，冒于货贿[18]，侵欲崇侈[19]，不可盈厌[20]，聚敛积实，不知纪极[21]，不分孤寡，不恤穷匮[22]，天下之民以比三凶[23]，谓之饕餮[24]。舜臣尧，宾于四门[25]，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26]，以御魑魅[27]。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28]，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29]，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30]，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31]，无凶人也。

【注释】

①帝鸿氏：黄帝。

②隐贼：包庇奸贼。

③丑类恶物：把恶物引为同类。丑，类。

④顽嚚（yín）：愚顽奸诈。

⑤比周：互相勾结。

⑥浑敦：也作"浑沌"。

⑦少皞氏：又作"少昊"，名挚，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

⑧崇：饰。

⑨靖谮庸回：据杜预《春秋左传注》与孔《疏》，靖谮，安于谗谮；庸回，信用回邪。

⑩服谗：施行谗言。蒐慝（sōu tè），与"掩义藏贼"同，隐瞒为恶之人。

⑪颛顼：高阳氏。

⑫话言：善言。

⑬告：开导。

⑭嚚:奸诈。

⑮很:《说文》:不听从。

⑯梼杌(táo wù):《五帝本纪》集解引贾逵:"梼杌,凶顽无畴匹之貌。"《神异经》解作怪兽。

⑰缙云氏:本黄帝时官名,后以官为氏。

⑱冒:贪。

⑲侵欲崇侈:任性奢侈。

⑳盈厌:满足。

㉑纪极:限度。

㉒穷匮:穷困之人。

㉓三凶:即前所说浑敦、穷奇、梼杌。

㉔饕餮(tāo tiè):贪婪凶狠之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吕氏春秋》以为是一种贪食之兽。

㉕宾:依《尚书·舜典》,宾,迎接宾客之意。或谓"宾"同"摈"。

㉖裔:荒远之地。

㉗魑魅(chī mèi):传说中山泽中的鬼怪。

㉘十六相:即八恺八元。

㉙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引文见《尚书·舜典》。徽,美,善,此意为做好。五典,即上文的"五教"。

㉚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引文见《尚书·舜典》。百揆,百事。

㉛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引文见《尚书·舜典》。穆穆,恭敬肃穆。

【译文】

过去帝鸿氏有不才之子,遮蔽仁义,包庇奸贼,总喜欢干凶德之事,把恶人恶事引为同类,愚顽奸诈,和愚昧奸诈的人勾结在一起,天下百姓叫他浑敦。少昊氏有不才之子,毁坏信用,废弃忠诚,专说花言巧语,而且听信谗言,任用奸邪,造谣中伤,掩盖罪恶,诬陷有美德的人,天下百姓称之为穷奇。颛顼氏有不才之子,没法教育好他,不懂什么是善

言，开导他又愚顽不化，随他去不管他，则奸诈刁恶，傲视美德，搅乱了上天的常道，天下百姓叫他梼杌。这三个部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的凶恶，增加了他们的坏名声。一直到尧的时候，尧没能赶走他们。缙云氏有不才之子，贪图吃喝，贪求财货，任性奢侈，不知满足，他聚敛财物和粮食，没有限度，也不分给鳏寡孤独的人，不周济穷困的人，天下百姓拿他和三凶相比，叫他饕餮。舜做尧的臣子之后，开辟四方的城门，以礼接待宾客，把四凶部族流放出去，把浑敦、穷奇、梼杌、饕餮驱逐到四方边远的地方，让他们去抵御魑魅这些妖怪。所以尧死后而天下团结如一，同心拥戴舜，让舜做天子，因为他举荐了十六相，驱逐了四凶。所以《虞书》历数舜的功劳，说：'谨慎地做好五教，五教就能服从他。'说的是舜没有错误的教导。说：'放之于各种事务之中，各种事务都能顺顺当当。'说的是他没有荒废的事务。说：'开放四方的城门，从四门而来的宾客都恭敬肃穆。'就是说再也没有凶顽的人了。

"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①，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②！"

【注释】

①大功二十：即举十六相和去四凶。

②戾：罪戾，罪过。

【译文】

"舜有二十件大功劳因而当上了天子，现在行父我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好人，却除去了一个凶顽之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二十分之一了，差不多可以免于罪过了。"

18.8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①，将奉司城须以作乱②。十二

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③]。遂出武、穆之族[④]。使公孙师为司城[⑤]。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寇[⑥]，以靖国人。

【注释】

①武氏之族：宋武公子孙。道：引导。

②司城须：宋文公同母弟。司城为六卿之一。

③戴、庄、桓之族：宋戴公、庄公、桓公的族人。司马子伯：华耦。据十六年《传》，此时华耦已卒。馆：客馆。

④遂出武、穆之族：穆公之族也参与叛乱，所以也被逐出。

⑤公孙师：庄公之孙。

⑥乐吕：戴公曾孙。

【译文】

宋国武公一族引领着昭公的儿子，准备事奉司城须发动叛乱。十二月，宋文公杀了同母弟须和昭公的儿子，让戴公、庄公、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攻打武氏等叛乱者，武氏、穆公族人参与叛乱的，一同被赶出国外。派公孙师去任司城。公子朝死了，派乐吕担任司寇，国内的人们终于得到安定。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左传 上
作者=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页数=720
SS号=13201708
出版日期=2012.10
出版社=北京市：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左传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中册】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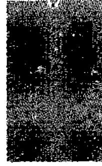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左传

中

中华书局



左传中

中册目录

宣公 …… 721

元年 …… 722

二年 …… 728

三年 …… 742

四年 …… 750

五年 …… 760

六年 …… 762

七年 …… 765

八年 …… 768

九年 …… 773

十年 …… 778

十一年 …… 785

十二年 …… 792

十三年 …… 828

十四年 …… 831

十五年 …… 836

十六年 …… 849

十七年 …… 853

十八年 …… 859

成公 …… 865
元年 …… 865
二年 …… 869
三年 …… 902
四年 …… 910
五年 …… 915
六年 …… 920
七年 …… 929
八年 …… 935
九年 …… 944
十年 …… 954
十一年 …… 960
十二年 …… 966
十三年 …… 971
十四年 …… 984
十五年 …… 990
十六年 …… 999
十七年 …… 1028
十八年 …… 1042
襄公 …… 1055
元年 …… 1056
二年 …… 1060
三年 …… 1069
四年 …… 1078
五年 …… 1091
六年 …… 1097
七年 …… 1102

八年 …………………………………… 1110
九年 …………………………………… 1120
十年 …………………………………… 1137
十一年 …………………………………… 1159
十二年 …………………………………… 1172
十三年 …………………………………… 1176
十四年 …………………………………… 1185
十五年 …………………………………… 1213
十六年 …………………………………… 1221
十七年 …………………………………… 1227
十八年 …………………………………… 1234
十九年 …………………………………… 1248
二十年 …………………………………… 1263
二十一年 …………………………………… 1270
二十二年 …………………………………… 1287
二十三年 …………………………………… 1299
二十四年 …………………………………… 1326
二十五年 …………………………………… 1340
二十六年 …………………………………… 1369
二十七年 …………………………………… 1401
二十八年 …………………………………… 1429
二十九年 …………………………………… 1455
三十年 …………………………………… 1484
三十一年 …………………………………… 1509

宣公

【题解】

宣公，鲁国第二十任国君。名倭，一作倭，文公之子，敬嬴所生。前609年文公死，鲁襄仲杀嫡子恶而立庶子倭，于次年即位，在位十八年，前591年死，子黑肱立，是为成公。

宣公年间，晋、楚两国对郑、陈的争夺更加激烈。晋、楚两国不断攻伐郑国、陈国，郑、陈两国只好采取“与其来者可也”的策略，即谁来攻打，就归服谁。宣公八年，楚国灭舒蓼后疆界扩大，与吴、越接壤。此年《左传》第一次记载吴、越二国。

宣公十二年，晋、楚发生邲之战，晋国因内部不和而战败，楚庄王因此称霸。晋国追究战败责任，杀了其大夫先縠。宣公十五年，楚国多次攻打宋国后，宋人与楚国讲和。鲁国也派公孙归父与楚国联系言和。此时楚庄王的势力达到顶峰。

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即不问有田者所耕田地面积的大小，也不问有田者为何人，一律按亩向耕作者征收实物税。实行“初税亩”，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权。这是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1]，公即位。

1.2 公子遂如齐逆女[2]。

1.3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3]。

1.4 夏，季孙行父如齐。

1.5 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

1.6 公会齐侯于平州[4]。

1.7 公子遂如齐[5]。

1.8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6]。

1.9 秋，邾子来朝[7]。

1.10 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8]。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棐林[9]，伐郑。

1.11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10]。

1.12 晋人、宋人伐郑[11]。

【注释】

①元年：鲁宣公元年当周匡王五年，前608。

②公子遂如齐逆女：公子遂为宣公到齐国迎娶齐女。

③遂：公子遂。妇姜：宣公夫人姜氏。

④平州：在今山东莱芜西。

⑤公子遂如齐：此次到齐国是拜谢平州之会。

⑥济西：济水之西。济水发源于今河南济源。鲁国以济西之田赠送给齐国以表谢意。

⑦郏子来朝：宣公新立，郏子来朝见。

⑧晋赵盾帅师救陈：赵盾救陈、宋，楚国撤兵回去。

⑨棐（fěi）林：在今河南新郑东。楚国撤兵，四国在棐林与晋军会师，伐郑问罪。

⑩崇：秦的盟国，地处秦、晋两国之间。

⑪晋人、宋人伐郑：秋季四国伐郑没有成功，因此再伐郑。

【译文】

鲁宣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宣公即位。

公子遂到齐国迎娶齐女。

三月，公子遂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夏，季孙行父到齐国去。

晋国把本国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去。

宣公在平州会见齐惠公。

公子遂到齐国去。

六月，齐人得到了鲁国赠送的济西的田地。

秋，郏国国君来朝见。

楚庄王、郑穆公入侵陈国，于是侵入宋国。晋赵盾率领军队救陈。宋文公、陈灵公、卫成公、曹文公在棐林与晋军会师，讨伐郑国。

冬，晋国赵穿率军攻打崇国。

晋人、宋人再次攻打郑国。

【传】

1.1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①]。

【注释】

①尊君命：此句解释《经》文为何称之为“公子遂”，是由于尊重国君的命令。

【译文】

鲁宣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公子遂到齐国迎接齐女。是尊重国君的命令。

1.2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①。

【注释】

①尊夫人：此仍是解释《经》文之意。如果仍称“公子遂”，则公子、夫人并称，显不出二者何人为尊。因此《经》文为表示尊敬夫人，对公子遂就单称“遂”。

【译文】

三月，公子遂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国。《春秋》是表示尊敬夫人。

1.3 夏，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①。

【注释】

①纳赂：即下文的送给齐国济西之田，请求让宣公与齐侯会见。

【译文】

夏，季文子到齐国去，送礼物以请求会见齐侯。

1.4 晋人讨不用命者①，放胥甲父于卫②，而立胥克③。先辛奔齐④。

【注释】

①讨：惩罚。不用命：不肯奉命。指文公十二年河曲之役，晋臾骈提议薄秦师于河，赵穿、胥甲当军门阻止出师，使秦军夜遁。

②胥甲父：即胥甲。

③立胥克：以继承其宗族。胥克，胥甲儿子。

④先辛：胥甲的下属。

【译文】

晋人惩罚作战不肯服从命令的人，就把胥甲驱逐到卫国，然后立了胥克。先辛逃亡到齐国去了。

1.5 会于平州，以定公位。

【译文】

宣公和齐惠公在平州相会，以稳定自己的君位。

1.6 东门襄仲如齐拜成。

【译文】

东门襄仲到齐国去拜谢让宣公参加盟会。

1.7 六月，齐人取济西之田，为立公故，以赂齐也①。

【注释】

①以赂齐：宣公本是以庶子篡立，曾得到齐国的支持，因此迎娶姜氏，请为平州之会，送齐国济西之田，都是为了结好齐国，以巩固君位。

【译文】

六月，齐人得到了济西的田地，是因为宣公能顺利即位的缘故，以此作为送给齐国的礼物。

1.8　宋人之弑昭公也①，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宋文公受盟于晋②。又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③，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④。"遂受盟于楚。陈共公之卒⑤，楚人不礼焉⑥。陈灵公受盟于晋⑦。秋，楚子侵陈⑧，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于棐林，以伐郑也。楚蒍贾救郑，遇于北林⑨，囚晋解扬⑩。晋人乃还⑪。

【注释】

①宋人之弑昭公：弑昭公见文公十六年《传》。

②宋文公受盟于晋：事见文公十七年《传》。

③又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事见文公十五年《传》。

④与：亲附。晋国兴师伐宋，讨宋文公杀昭公之罪，结果收受宋文公之赂而还。为鲁国伐齐，又收受齐赂而还。所以郑穆公说"晋不足与也"。

⑤陈共公之卒：陈共公死在文公十三年。

⑥不礼：指楚国不参加陈国的吊丧仪式。

⑦陈灵公受盟于晋：陈国叛楚亲晋。

⑧楚子侵陈：侵陈即为讨其叛楚之罪。

⑨北林：郑地，在今河南郑州东南。

⑩解扬：晋大夫。

⑪晋人乃还：晋军失利，解扬被抓，只好罢兵回国。

【译文】

宋人杀死昭公的时候，晋荀林父率诸侯军队攻打宋国，宋国和晋国讲和，宋文公在晋国接受了盟约。又在扈地会合诸侯，准备为鲁国去讨伐齐国，结果都因得到了贿赂而撤兵。郑穆公说："晋国不值得亲近和归附它。"陈共公死的时候，楚国人不参加吊丧仪式。陈灵公因此和晋

国结了盟。秋,楚庄王侵入陈国,乘机攻打宋国。晋赵盾率军救陈、宋。晋军和诸侯军在棐林会师,以攻打郑国。楚国的蒍贾救援郑国,和晋军在北林遭遇,楚军俘虏了解扬。晋军于是罢兵回国。

1.9 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①],必救之[②]。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③]。

【注释】

①急崇:为崇国被侵而急。

②必救之:崇与秦是盟国,所以必救崇。

③弗与成:赵穿本想以侵崇要挟秦国,但秦国不肯就范。

【译文】

晋人希望和秦国讲和,赵穿说:“我侵入崇国,秦国必为此而着急,必定会救崇。我们就此提出讲和。”冬,赵穿入侵崇。但秦人并不与之讲和。

1.10 晋人伐郑,以报北林之役[①]。于是晋侯侈[②],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③],故不竞于楚[④]。

【注释】

①以报北林之役:北林之役解扬被抓。

②侈:骄狂。

③骤谏:屡次劝谏。不入:不听,听不进去。

④不竞于楚:不能与楚争强。竞,强。

【译文】

晋人攻打郑国,以报复北林之战。此时晋灵公骄狂,赵宣子执政,

多次劝谏晋灵公不听，所以晋国不能与楚国争强。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①]，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②]，战于大棘[③]。宋师败绩，获宋华元。

2.2　秦师伐晋[④]。

2.3　夏，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郑[⑤]。

2.4　秋九月乙丑[⑥]，晋赵盾弑其君夷皋[⑦]。

2.5　冬十月乙亥[⑧]，天王崩[⑨]。

【注释】

①二年：鲁宣公二年当周匡王六年，前607。壬子：二月无壬子，此为二月某日。

②公子归生：郑国同姓公族，字子家。时楚郑联盟，故归生受楚之命而伐宋。

③大棘：宋地，在今河南睢县南。

④秦师伐晋：报复上年赵穿伐崇之战。

⑤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郑：报复大棘之役，晋国召集诸侯攻郑。

⑥乙丑：二十六日。

⑦夷皋：晋灵公。弑君者本是赵穿，《经》文记作赵盾，有讥其失职之意。

⑧乙亥：初六。

⑨天王：周匡王。周匡王死，其弟瑜立，是为定王。

【译文】

鲁宣公二年春周历二月壬子，宋国的华元率军和郑国的公子归生，

在大棘交战。宋国战败，华元被俘。

秦军攻打晋国。

夏，晋人、宋人、卫人、陈人入侵郑国。

秋九月二十六日，晋国赵盾杀了他的国君夷皋。

冬十月初六，周匡王死。

【传】

2.1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①]。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②]，及甲车四百六十乘[③]，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④]。

【注释】

①华元：自文公十六年为右师，前后执政达四十余年。乐吕：宋大夫，时为司寇。

②获：不论是"擒获"（活捉）还是"斩获"（杀死）都称"获"，此与"囚"对举，指"斩获"，即杀了乐吕。

③甲车：兵车，因其战马披有盔甲，故称。

④馘（guó）百人：或本作"馘百"。馘，杀敌并割其左耳以献功。

【译文】

鲁宣公二年春，郑国公子归生受楚国之命兴兵伐宋。宋国的华元、乐吕率军抵抗。二月壬子日，双方战于大棘，宋军大败。郑国擒得并囚禁了华元，杀死乐吕，还缴获战车四百六十辆，俘虏宋军二百五十人，割下被杀宋军一百人的左耳以献功。

狂狡辂郑人[①]，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②]。君子曰："失礼违命[③]，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

礼[④]。杀敌为果,致果为毅[⑤]。易之[⑥],戮也。”

【注释】

①狂狡:宋大夫。辂(yà):迎战。

②获狂狡:狂狡倒拿着戟救郑人,等于授之戟柄,故郑人出来后反将狂狡擒获。

③失礼违命:军法以杀敌为上,狂狡竟以戟救敌,故云失礼违命。

④昭:明白,发扬。果:勇敢。毅:刚毅,毅力。听之:听之于耳,记之于心。

⑤致果:达到或养成果敢的精神。

⑥易之:反其道而行。

【译文】

战斗中宋大夫狂狡迎战郑军时,见郑军一士兵掉入井中,他倒拿着戟将这个士兵救出,但这个士兵被救出井后反将狂狡俘虏了。君子说:“不遵从战争的法则,违背命令,狂狡当然要被擒获。凡用兵之道,应该发扬果毅精神,并使之牢记于心,这叫作‘礼’。敢于杀敌叫‘果’,养成这种果敢精神叫‘毅’。若有违背,就要自取灭亡。”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①],其御羊斟不与[②]。及战,曰:“畴昔之羊[③],子为政[④];今日之事[⑤],我为政。”与入郑师[⑥],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⑦],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⑧],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⑨]。”

【注释】

①食(sì):把食物给人吃。

②羊斟:华元的车御。不与(yù):不在其中,指没分到羊肉。

③畴昔：前日。

④子为政：由你做主。

⑤今日之事：指打仗驾车。

⑥与入郑师：把战车赶到郑军中。

⑦殄（tiǎn）：残害。

⑧人之无良：引诗出自《诗经·国风·鄘风·鹑之奔奔》。《诗经·小雅·角弓》作“民之无良”。

⑨以逞：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译文】

战斗即将开始前，华元宰羊犒劳将士，他的战车御者羊斟没能吃上。到开战时，羊斟说：“日前的羊肉由你做主，今天打仗驾车，由我做主。”说完驾车驰入郑军，因而宋军大败，华元被俘。君子说：“羊斟真不是人，因个人怨恨而使国家失败、人民遭殃。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诗》上所说的‘心地不良的人’，也许指的就是羊斟这种人吧，他不惜以残害人民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①。半入②，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③。见叔牂④，曰：“子之马然也⑤。”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⑥。

【注释】

①文马：毛色有文采的马。百驷：古代一车由四匹马拉，称“驷”，百驷，即四百匹马。

②半入：赎华元的车马只有一半送入郑国。

③告而入：指讲明情况、报明身份。按，告而入是华元行事一丝不苟的表现。

④叔牂（zāng）：即羊斟。阮芝生《左传杜注拾遗》云：“疑其陷元于

敌，即脱身而逃，不与元同获。”

⑤子之马然也：意为我之被俘，是你的马不听指挥吧。按，这是华元不计前嫌、安慰羊斟的话。

⑥合：答话。羊斟怕华元治罪，故逃往鲁国。

【译文】

宋国用百辆兵车、四百匹毛色有文采的马，向郑国赎取华元。这些东西刚送去一半，华元就逃回来了，他站在城门外，向守城士兵讲明情况后才进去。他见到羊斟说：“上次被俘是因你的马不听指挥才那样的。”羊斟回答说：“不是因为马，而是因为人。”羊斟回答完就逃到了鲁国。

宋城，华元为植①，巡功②。城者讴曰：“睅其目③，皤其腹④，弃甲而复⑤。于思于思⑥，弃甲复来⑦。”使其骖乘谓之曰⑧：“牛则有皮，犀兕尚多⑨，弃甲则那⑩？”役人曰：“从其有皮⑪，丹漆若何⑫？”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注释】

①植：主持者。监督工事的将领。

②巡功：巡视检查。

③睅（hàn）：大目，此作动词，鼓出大眼睛。

④皤（pó）：大腹，此作动词，腆着大肚子。

⑤复：逃归。言外指打了败仗逃回来。

⑥于：语动词。思（sāi）：同“偲”，多须貌，大胡子。

⑦复来：指又来巡城。

⑧骖（cān）乘：在车上担任侍卫、陪乘的随从人员。

⑨兕（sì）：类似犀牛的野牛，独角，青色。牛和犀、兕的皮都可以用来制甲。

⑩那(nuó):奈何,怎样。按,以上答歌是华元强作解嘲。

⑪从:同"纵"。

⑫丹漆:红漆。

【译文】

宋国筑城,华元为总监工,巡视筑城的工程。筑城的人唱到:"鼓着大眼珠,挺着大肚皮,丢盔弃甲忙逃离。络腮胡子一大把,弃甲丢盔逃回家。"华元派车上的随从人员以歌答道:"有牛就有皮,犀牛和兕还很多,弃甲丢盔怕什么?"筑城的人又唱道:"纵然皮革多又多,丹漆难得可奈何?"华元说:"回去吧,他们人多嘴多,我们人少嘴少。"

2.2 秦师伐晋,以报崇也,遂围焦[①]。夏,晋赵盾救焦,遂自阴地[②],及诸侯之师侵郑,以报大棘之役[③]。楚斗椒救郑,曰:"能欲诸侯[④],而恶其难乎?"遂次于郑,以待晋师。赵盾曰:"彼宗竞于楚[⑤],殆将毙矣[⑥]。姑益其疾[⑦]。"乃去之[⑧]。

【注释】

①焦:在今河南陕县南。

②阴地:在今河南卢氏东北。

③以报大棘之役:大棘之役,郑败宋。赵盾率师救焦之后,又从阴地会同宋、卫、陈诸侯军袭击郑国。

④欲诸侯:欲得诸侯拥护。

⑤彼宗:他的宗族,指斗椒若敖氏之族。竞于楚:若敖氏自子文以来,世为令尹,是楚国强族。竞,强。

⑥将毙:快完蛋了。

⑦益其疾:加重他的疾病,指让斗椒更加骄横。

⑧乃去之:赵盾不敢与楚争锋,借口益其疾而撤兵。

【译文】

秦军攻打晋国，以报复崇之战，于是包围焦地。夏，晋赵盾救焦，于是从阴地会合诸侯军入侵郑国，以报复大棘之役。楚国的斗椒救援郑国，说："要得到诸侯的拥护，还怕困难吗？"于是驻军在郑国，以等待晋军。赵盾说："斗椒的宗族在楚国太强了，恐怕要完蛋了。我们姑且加重他的弊病吧。"因此撤离郑国。

2.3 晋灵公不君①：厚敛以雕墙②；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③；宰夫胹熊蹯不熟④，杀之，置诸畚⑤，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⑥，问其故，而患之⑦。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⑧，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⑨，而后视之⑩，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⑪。"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⑫。'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⑬，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⑭。'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注释】

①不君：无道，不合为君之道。

②厚敛：厚赋，指大肆搜刮百姓。雕：绘饰。

③辟丸：躲避弹丸。

④宰夫：诸侯国君的厨工。胹(ér)：炖，煮。熊蹯(fán)：熊掌，味美难熟。

⑤畚(běn)：用植物枝条编成的筐子一类的器具。

⑥士季：范武子，名会，字季。

⑦ 患之：为晋灵公的无道担心。

⑧会：士会。

⑨三进，及溜：进，往前走。溜，房顶瓦垅滴水处，此指屋檐下。

⑩而后视之：古代臣朝君，在升堂见君前，每走一小段，就要行礼一次，每行一次礼，坐在堂上的国君都会看得见，文中晋灵公知道士季要来进谏，想不理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三次，行了三次礼后，才不得不见他。

⑪吾知所过矣，将改之：此句主语是晋灵公。晋灵公抢先开口，以免士会进谏。

⑫靡不有初，鲜（xiǎn）克有终：引诗出自《诗经·大雅·荡》。靡，无。鲜，少。克，能够。终，好结果。

⑬固：保障。

⑭衮（gǔn）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引诗出自《诗经·大雅·烝民》。衮，天子之服，此指周宣王。职，职责。仲山甫，周宣王时的卿士，辅佐宣王中兴。士季引用这两句诗，意在劝勉灵公，改过迁善。

【译文】

晋灵公不行为君之道：加重征收赋税来绘饰宫室垣墙；从台上用弹弓射人，以观看群臣躲避弹丸取乐；厨师炖熊掌没有熟透，就把他杀掉，将尸体放在畚箕中，令宫女背着走过朝廷。赵盾、士季见到畚箕中露出的手，问明缘由后，很为此事担忧。他们准备进谏。士季说："如果同时进谏而不被采纳，就没人继续再谏。请让我士季先行入谏，不成功你再继续进谏。"士季向前走了三次，行了三次礼，到了殿堂的屋檐下，晋灵公才不得不见他，说："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我准备改掉它。"士季叩头回答说："谁能没有过错！错而能改，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诗》上说：'事情无不有好的开头，但却很少有好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所以能补过的人就显得很少。国君能有好的结果，那我们的国家就有了保障，岂止是群臣有了依赖。《诗》里又说：'周宣王有了过错，仲山甫都能及时

弥补。'这说的是能补过的事。国君能补过迁善,就不会荒废国君的职事。"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钼麑贼之[①]。晨往,寝门辟矣[②],盛服将朝[③]。尚早,坐而假寐[④]。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⑤],民之主也[⑥]。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注释】

①钼麑(chú ní):晋之大力士。贼:戕害,此指杀害。

②寝门:古礼天子五门,诸侯三门,大夫二门。最内之门曰寝门,即路门。后泛指内室之门。辟:开。

③盛服:朝衣朝冠皆已穿戴好。

④假寐:不解衣冠而睡,此指闭目养神。

⑤不忘恭敬:指早起盛服将朝。

⑥民之主:百姓的依靠。

【译文】

晋灵公依然不改。赵盾屡次进谏,晋灵公对他很是讨厌,就派钼麑去刺杀他。钼麑凌晨潜入赵家,见赵盾寝室的门开着,赵盾穿着整齐的朝服,准备上朝,时间尚早,赵盾坐在那里闭目养神。钼麑退到一旁,暗自叹道:"不忘对国君的恭敬,这是百姓的领袖。暗杀百姓的依靠,这是不忠;丢弃国君的命令,这是不信。不忠与不信,我总占有一样,我不如死去。"钼麑于是一头撞在槐树上自杀了。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①],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②],趋登[③],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④]。"遂扶以下,

公嗾夫獒焉[5]，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6]。

【注释】

①伏甲：埋伏了甲士。

②右：车右，又称骖乘，与主人同乘一车、担任侍卫的兵士，车右一般由勇力过人者担任。提弥明：车右名。

③趋登：快步登上殿堂。

④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古代君宴臣，除正燕礼，还有小燕礼，即小饮酒礼。小饮酒礼不过三爵。此盖小饮酒之礼，所宴者惟赵盾一人。过三爵，超过了三杯酒。

⑤公嗾（sǒu）夫獒（áo）焉：当时赵盾被提弥明扶下殿堂，匆忙之中，晋灵公来不及向武士发布攻杀之令，就临时呼出猛犬，企图咬死赵盾。嗾，唤犬声，此作动词。獒，身长四尺的猛犬。

⑥死之：为之而死。

【译文】

秋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预先埋伏下甲士准备攻杀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觉了，他快步登上殿堂，说："臣子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三杯就是违背礼节。"说完便扶着赵盾下了殿堂，晋灵公急忙唤出猛犬。提弥明徒手与猛犬搏斗，并打死了它。赵盾说："废弃忠良之人而用猛犬，犬虽猛又有何用！"一路且斗且退，提弥明为掩护赵盾被杀。

初，宣子田于首山[1]，舍于翳桑[2]，见灵辄饿[3]，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4]，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5]，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6]，置诸橐以与之[7]。既而与为公介[8]，倒戟以御公徒[9]，而

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10]，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注释】

①田：打猎。首山：又名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东南。

②翳(yì)桑：地名，在首阳山间。

③灵辄：人名。饿：非常饥饿。

④宦：贵族的仆隶，此作动词。

⑤近焉：离家不远了。

⑥箪(dān)：盛饭菜用的圆形小竹筐。

⑦橐(tuó)：口袋。

⑧与：参与，此作担任解。公介：灵公的甲士。

⑨倒戟：倒戈。

⑩名居：姓名和居所。

【译文】

从前，赵盾曾到首山打猎。在翳桑休息时，见到一个叫灵辄的人饿得厉害，赵盾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赵盾拿了食物给他吃，他把食物留下一半。赵盾问他为何这样，他说："出来当贵族的仆隶已经三年了，不知老母是否还健在，现在离家不远了，请让我把这些食物留给老母吃。"赵盾让他全都吃掉，另外又为他准备了一小筐的饭和肉，将它放在布袋里交给灵辄。灵辄后来做了晋灵公的甲士，他将戟掉过头来，以抵御灵公手下的伏兵，使赵盾终免于大难。赵盾问为何这样，他回答说："我是翳桑的饿人。"赵盾又问他的姓名、住处，他没有回答就退出去了，并自己逃亡他处。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1]。宣子未出山而复[2]。大史

书曰[3]:“赵盾弑其君[4]。”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5],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6],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7]。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8]。”

【注释】

①攻:当为“杀”之误,一本作“煞”,即“杀”。桃园:晋灵公的园囿名。

②未出山而复:未走出晋国国境,听说晋灵公被杀死,就又返回。

③大史:太史,朝廷史官,此指晋太史董狐。

④赵盾弑其君:董狐认为晋君被杀,赵盾负有主要责任,故作如此记载。

⑤贼:指赵穿。

⑥我之怀矣,自诒伊戚:《诗经·国风·邶风·雄雉》云:“我之怀矣,自诒伊阻”,与此仅一字之差,或以为此即引《雄雉》诗,或以为乃先秦逸诗。怀,此指怀念祖国。诒,给。一本此二句前无“诗曰”二字。

⑦书法:记史的原则,下文的“法”即“书法”之省略。

⑧越竟乃免:孔子认为,赵盾如果出境,则君臣之义绝,可以不负弑君的责任,返回后,也不必讨伐逆贼,故云“越境乃免”。

【译文】

这月二十六日,赵穿在桃园杀了晋灵公。此时赵盾出奔,他还未走出晋国山界就又返回朝廷。史官董狐记道:“赵盾弑其君。”并将史书出示于朝廷给群臣看。赵盾说:“事实不是这样。”董狐说:“你身为执政大臣,出奔却没走出国境,回来也不讨伐逆贼,不是你弑君又是谁?”赵盾

说："哎呀，《诗》里说：'我太怀念故国，反而给自己带来悲戚'，这说的大概就是我吧！"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他以不曲意隐讳作为记史的原则。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坚持记史的原则而蒙受弑君的恶名。太可惜了，他如果走出国境，就可以免去这个恶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①。壬申②，朝于武宫③。

【注释】

①公子黑臀(tún)：晋文公少子，即晋成公，在位七年。《史记·晋世家》谓其母为周女，故久居于周。

②壬申：十月初三。

③朝于武宫：晋国新君即位，必先朝祭于武宫。武宫，晋武公的神庙，在曲沃。

【译文】

赵盾派赵穿去周接回公子黑臀并立他为君。十月初三，公子黑臀朝祭于武宫，即位为君。

2.4 初，丽姬之乱①，诅无畜群公子②，自是晋无公族③。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为之田④，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⑤，亦为余子⑥。其庶子为公行⑦。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⑧。

【注释】

①丽：同"骊"。骊姬之乱见僖公四年《传》。

②诅(zǔ)：神前盟誓。无畜群公子：骊姬之乱时，献公骊姬不让太

子以外的诸公子留在国内，以免争夺君位。自献公、骊姬以至惠、怀、文、襄、灵诸公，晋国一直实行此令。畜，收留。群公子，《国语·晋语二》韦《注》云："群公子，献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

③公族：官名，公族大夫。周初时已有，职责为教训公室子弟。

④宦：授予官职。適：同"嫡"，嫡子。为：给予。

⑤余子：指嫡子的同母弟弟。

⑥余子：此"余子"为官名，专管上句"余子"之事。

⑦ 庶子：妾生儿子。公行（háng）：官名，掌管诸侯的兵车。

⑧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晋成公为增强公室，重新设置这三种官职。

【译文】

当初，骊姬之乱的时候，曾在神前盟誓，要求不要收留诸公子，从此晋国就没有公族这一官职。到了成公即位，就把官职授予卿的嫡子，并分给祭田，且任用他们为公族大夫。又把官职授予卿的其他儿子，让他们担任余子的官职。其他妾生的儿子担任公行之职。晋国从此有了公族、余子、公行三种官职。

赵盾请以括为公族①，曰："君姬氏之爱子也②。微君姬氏③，则臣狄人也④。"公许之。冬，赵盾为旄车之族⑤，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⑥。

【注释】

①括：赵盾的异母弟，即僖公二十四年的屏括。

②君姬氏：指赵姬，晋文公之女，嫁给赵衰，生赵括。

③微：非，如果没有。

④臣狄人：赵盾生母叔隗为狄女，幼时随母居于狄，后赵姬坚持，才

接赵盾、叔隗回晋，并以赵盾为嫡子，因此赵盾说如果没有赵姬，我将终老于狄。参见僖公二十四年《传》。

⑤赵盾为旄(máo)车之族：赵盾本为嫡子，应任公族大夫，现让与赵括，自己便任余子而以正卿兼掌旄车之族，平日教训卿之余子，战时则率之掌君之戎车。旄车之族，官名，即余子。旄车，诸侯所乘兵车。

⑥屏季：赵括。其：指赵盾。故族：赵夙以来的族属。

【译文】

赵盾请求让赵括担任公族大夫，说："他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没有君姬氏，那么下臣将始终是狄人了。"成公同意了。冬，赵盾自任余子而掌管旄车之族，让赵括统率赵盾过去统率的赵氏宗族作为公族大夫。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正月①，郊牛之口伤②，改卜牛③。牛死，乃不郊。犹三望④。

3.2 葬匡王。

3.3 楚子伐陆浑之戎⑤。

3.4 夏，楚人侵郑⑥。

3.5 秋，赤狄侵齐⑦。

3.6 宋师围曹。

3.7 冬十月丙戌⑧，郑伯兰卒⑨。

3.8 葬郑穆公。

【注释】

①三年：鲁宣公三年当周定王元年，前606。

②郊牛之口伤:郊祭前先要占卜选择牛,吉利就养起来作为牺牲。现在选择的牛口受了伤。郊,郊祭,夏历正月祈谷的祭礼。

③改卜牛:选择其他的牛再占卜。

④望:望祭,祭山川。

⑤楚子:楚庄王。名侣。陆浑之戎:允姓之戎人,原居于陆浑,今甘肃敦煌西,僖公二十二年迁于伊川,今河南嵩县及伊川一带。

⑥楚人侵郑:郑国与晋国讲和,楚国因此进攻郑。

⑦赤狄:狄有赤狄、白狄之分,赤狄分布在今山西长治一带,白狄在陕西北部。

⑧丙戌:二十三日。

⑨郑伯兰:郑穆公。

【译文】

鲁宣公三年春周历正月,郊祭前所占卜选择的牛嘴巴受了伤,再占卜选择其他的牛。改卜的牛又死了,于是不举行郊祭。但仍举行三次望祭。

安葬周匡王。

楚庄王攻打陆浑的戎人。

夏,楚人入侵郑国。

秋,赤狄人入侵齐国。

宋军围攻曹国。

冬十月二十三日,郑伯兰死。

安葬郑穆公。

【传】

3.1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①。望,郊之属也②。不郊亦无望,可也。

【注释】

①非礼：牛受伤、死了，就不举行郊祭，是非礼；而举行望祭，也是非礼。杜预《春秋左传注》曰："言牛虽伤、死，当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废也。"

②郊之属：望祭是郊祭中的一种。

【译文】

鲁宣公三年春，不举行郊祭，而举行望祭，都是不合礼制的。望祭，本是郊祭的一种。不举行郊祭，也不举行望祭，这是可以的。

3.2 晋侯伐郑，及郔①。郑及晋平，士会入盟。

【注释】

①郔(yán)：即隐公元年《传》的廪延，在今河南滑县。

【译文】

晋成公攻打郑国，一直打到郔地。郑国和晋人讲和，晋士会到郑国去缔结盟约。

3.3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①，观兵于周疆②。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③。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④。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⑤，贡金九牧⑥，铸鼎象物⑦，百物而为之备⑧，使民知神、奸⑨。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⑩。螭魅罔两⑪，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⑫，以承天休⑬。桀有昏德⑭，鼎迁于商，载祀六百⑮。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⑯，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⑰，虽大，轻也。天祚明德⑱，有所底止⑲。成王定鼎于郏鄏⑳，卜世三十，卜年七百㉑，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

问也。”

【注释】

①雒：雒水，今作洛水，发源于陕西洛南。楚军到伊川后稍北行，即可到达洛阳南之洛水旁。

②观兵：陈兵示威。

③王孙满：周共王儿子圉的曾孙，时为周大夫。

④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鼎，指九鼎，相传为夏禹时所铸。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九鼎之大小轻重，有取代周王朝之意。

⑤图物：描绘各地奇异的事物。

⑥贡金九牧：即“九牧贡金”，意谓天下贡金。金，铜。九牧，古将中国分成九州，九牧即九州的长官。

⑦象物：把奇物形象铸在鼎上。

⑧百物：亦即万物。

⑨奸：恶物，坏东西。

⑩不若：不顺，指不顺利的事，不顺眼的怪物。

⑪螭魅（chī mèi）：又作魑魅，山之鬼怪。罔（wǎng）两：又作蝄蜽、魍魉，木石之怪。

⑫用：因。协于上下：上下团结。

⑬休：保佑。

⑭桀：夏桀。昏德：指无道。

⑮载、祀：皆纪年之称。《尔雅·释天》谓：“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此泛称。六百：商享国约六百四十年，此举整数。

⑯休明：美善光明。

⑰奸回：奸邪。

⑱祚(zuò):福,此作动词,赐福。

⑲底(zhǐ)止:终止,指最终的年限。

⑳成王定鼎于郏(jiá)鄏(rǔ):周成王在郏鄏营建东都洛阳,名王城,并迁九鼎于此。郏,山名。鄏,地名。郏鄏均在今河南洛阳境内,此指洛阳。

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按,王孙满是周大夫,似不应自云国家灭亡时间。

【译文】

楚王征伐陆浑之戎,因而来到洛水,在周都城郊陈兵炫耀。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王。楚王问鼎的大小与轻重。王孙满回答说:"鼎的大小轻重,在于持鼎者的德行,而不在鼎本身。从前夏朝,当它有德的时候,将远方的山川物产,都画成图,又用九州长官进贡的铜铸成鼎,并把图画也铸在鼎上,天下百物鼎上均已具备,这样人民就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奸。因而人民入山林,涉川泽时,就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魑魅魍魉等鬼怪也不会再碰上。因而能上下协调,以接受上天的福佑。夏桀道德昏昧,九鼎被迁到商朝,商朝享国六百年。商纣王暴虐,九鼎又被搬迁到周朝。如果道德美善光明,鼎虽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昏乱,鼎再大,也是轻的。上天赐福给有光明品德的人,也是有时间的期限的。周成王把九鼎安放在郏鄏,占卜问得传世三十,又占卜问得传年七百,这些都是上天的旨意。周王朝的德行虽然已衰弱,但上天的旨意并未改变,鼎的轻重是不能问的。"

3.4 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译文】

夏,楚人入侵郑国,因为郑国亲近晋国的缘故。

3.5 宋文公即位三年[①]，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②]。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

【注释】

①即位三年：即宋文公二年，头年即位，第二年改元。

②尽逐武、穆之族：以上事见文公十八年《传》。

【译文】

宋文公即位的第三年，杀了同母弟须和昭公之子，这都是武氏策划的。宋人让戴、桓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攻打武氏，把武、穆之族全部驱逐出去。武、穆之族带领曹军来攻打宋国。秋，宋军围攻曹国，以报复武氏之乱。

3.6 冬，郑穆公卒。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①]，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②]。余，而祖也[③]。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④]，人服媚之如是[⑤]。"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⑥]。辞曰[⑦]："妾不才，幸而有子[⑧]。将不信[⑨]，敢征兰乎[⑩]！"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注释】

①燕姞(jí)：南燕国之女，姞姓。

②伯鯈(tiáo)：南燕国之祖先。

③而：你。

④国香：其香全国第一。

⑤服：佩戴。媚：爱，喜欢。

⑥御之：让她侍寝。

⑦辞：陈辞，陈说。

⑧幸而有子：指怀有身孕。

⑨将：假如。

⑩征兰：以兰作为信物。

【译文】

冬，郑穆公死。当初，郑文公有一个地位很低的妃子叫燕姞，燕姞梦见上天的使者送给自己一支兰草，对她说："我是伯鯈。我是你的祖先。你拿这个作为你的儿子吧。因为兰的香味全国第一，人们佩戴它，也会像爱它一样的爱你。"不久，文公见到燕姞，给她一支兰草并要她侍寝。燕姞对文公说："贱妾低贱不才，受恩宠而怀了孩子。假如不信，可以拿兰草作为信物！"文公说："好啊。"后来生了穆公，取名就叫兰。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①，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②。诱子华而杀之南里③，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④，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⑤。又娶于苏⑥，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洩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⑦。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⑧。石癸曰⑨："吾闻姬、姞耦⑩，其子孙必蕃⑪。姞，吉人也⑫，后稷之元妃也⑬。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⑭。"与孔将鉏、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⑮。以与晋平⑯。

【注释】

①报：奸污亲属之妻叫报。郑子：子仪，文公叔父。陈妫（guī）：子仪娶陈女为妻，妫为陈姓。

②子臧得罪而出：僖公十六年郑杀太子华，子臧也同时逃亡。僖公

二十四年八月，郑伯恶其好聚鹬冠，使盗杀之。

③诱子华而杀之南里：僖公七年宁母之盟，子华请齐国杀洩氏等三族，齐国拒绝。子华因此得罪于郑。十六年子华被杀。南里，郑地，在今河南新郑南。

④娶于江：又娶江女。

⑤叶：楚地，在今河南叶县南。

⑥苏：即隐公十一年《传》的温地。

⑦ 不立：不立子瑕为太子。僖公三十一年公子瑕出奔楚。

⑧从晋文公伐郑：伐郑事见僖公三十年《传》，“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

⑨石癸：即郑大夫石甲父。

⑩姬、姞耦(ǒu)：指姬姓与姞姓宜结为配偶。郑国姬姓。

⑪蕃：繁盛。

⑫吉人：姞，从吉得声，石癸便从读音上来解释。

⑬后稷之元妃也：后稷的元妃也是姞姓，周人由后稷开始兴盛，由此断定姬、姞通婚，子孙必繁。

⑭亢宠：指可让公子兰长久保持宠信。亢，杜预《春秋左传注》：“亢，极也。”极宠，极受宠信。

⑮大宫：郑国祖庙。

⑯与晋平：此事同见于僖公三十年《传》。以上集中郑文公多年事加以总叙。

【译文】

郑文公奸污了郑子仪的妃子叫陈妫的，生了子华、子臧。子臧获罪逃离了郑国。文公把子华诱骗出来杀死在南里，又让贼人在陈国、宋国之间把子臧杀死。文公又娶了江国之女，生了公子士。公子士去楚国朝见，楚人让他喝了毒酒，到了叶地就死了。郑文公又在苏地娶了个妻子，生了子瑕、子俞弥。俞弥早死。洩驾讨厌子瑕，文公也讨厌他，所以

不立子瑕为太子。文公驱逐众公子，公子兰逃奔到晋国，曾跟随晋文公攻打郑国。石癸说："我听说姬姓、姞姓宜于通婚，他的后代子孙必定繁盛。姞，就是吉祥之人，是后稷的原配嫡妻啊。现在这个公子兰，是姞姓的外甥，上天恐怕是要开启光大他吧，他必定会成为国君，他的后代也一定会繁盛。先接纳他回来，让他成为国君，可以长久保有宠信。"因此就和孔将鉏、侯宣多接他回国，在郑国祖庙盟誓而立他为国君。以此和晋国讲和了。

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①。

【注释】

①刈（yì）：割。

【译文】

郑穆公生病了，说："兰草死了，我也恐怕要死了吧！我是因为兰草而出生的啊！"割了兰草，郑穆公就死了。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正月①，公及齐侯平莒及郯②。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③。

4.2　秦伯稻卒④。

4.3　夏六月乙酉⑤，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⑥。

4.4　赤狄侵齐。

4.5　秋，公如齐⑦。

4.6　公至自齐。

4.7　冬，楚子伐郑。

【注释】

①四年：鲁宣公四年当周定王二年，前605。

②公及齐侯平莒及郯（tán）：莒与郯不和，鲁宣公和齐惠公出面调停。郯，国名，己姓少皞氏的后裔，故城在今山东郯城西南。

③向：在今山东莒县南。向本为小国，隐公二年有“莒人入向”的记载，因此鲁从莒人手里夺取向。

④秦伯稻：秦共公。

⑤乙酉：二十六日。

⑥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上年郑穆公死，儿子夷立，是为灵公。此时又为归生与公子宋所杀。

⑦公如齐：鲁宣公去齐国，对齐表示友好和顺服。

【译文】

鲁宣公四年春周历正月，宣公和齐惠公调停莒和郯两国讲和。莒人不肯。宣公攻打莒国，夺取了向。

秦共公死。

夏六月二十六日，郑国的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夷。

赤狄人入侵齐国。

秋，宣公到齐国去。

宣公从齐国返回。

冬，楚庄王攻打郑国。

【传】

4.1 四年春，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礼也。平国以礼[1]，不以乱[2]。伐而不治[3]，乱也。以乱平

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注释】

①平国：平定国与国之间的纠纷。

②乱：指用兵。

③伐而不治：攻打别国就不能太平，就是乱。

【译文】

鲁宣公四年春，宣公和齐惠公调停莒国和郯国的纠纷，莒人不肯讲和。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这不符合礼。调停诸侯间的不和应该用礼，而不是用乱。你攻打别国就不能太平，就是乱。以乱来解决乱，怎么可能太平？不能太平，怎么施行礼义？

4.2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①]。公子宋与子家将见[②]。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③]，必尝异味[④]。"及入，宰夫将解鼋[⑤]，相视而笑[⑥]。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⑦]。子公怒，染指于鼎[⑧]，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⑨]。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⑩]，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⑪]。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⑫]。"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⑬]。

【注释】

①鼋(yuán)：大鳖。

②公子宋：子公。子家：公子归生。将见：将进见郑灵公。

③如此：指食指动。

④异味：指新奇的美味。

⑤解鼋:鼋已煮熟,准备切成块。

⑥相视而笑:二人为子公的预言准确而笑起来。

⑦ 召子公而弗与:把子公叫来又偏不给他吃,以使子公预言失灵。

⑧ 染指于鼎:把指头蘸在鼎里。

⑨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公和子家商量准备先于郑灵公发难。

⑩反谮(zèn)子家:子家不同意杀灵公,子公反过来在灵公面前诬陷子家。

⑪权不足:此句解释《经》文意思:子公之位高于子家,子家权力不足,在子公胁迫下一起弑君,因此《经》文把子家归为祸首。

⑫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子家本不愿意弑君,是仁;知道子公的阴谋而不加以讨伐反而参与其罪,是不勇武。因此说仁爱而不勇武,总是行不通的。达,通。

⑬"凡弑君"五句:解释《经》文体例。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杜预《春秋左传注》:"称君,谓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也。"称臣,臣之罪也,孔《疏》引杜预《释例》曰:"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垂来世,终为不义,而不可赦也。"

【译文】

楚人献给郑灵公一只大龟。公子宋和子家准备去进见郑灵公。子公的食指突然动了起来,他给子家看,说:"往日我这样,一定要吃到新鲜美味了。"到了朝廷,厨师正将大龟切成块,二人相视笑了起来。郑灵公问笑什么,子家把刚才的事告诉了灵公。到了灵公把大龟分给大家时,把子公叫来而偏不给他吃。子公受了侮辱发怒了,自己上前把手指头蘸在鼎里,尝了味道走出去。灵公也发怒了,要杀子公。子公与子家先商量要杀灵公。子家说:"牲口老了,要杀它尚且还有顾虑,更何况国君?"子公反过来在灵公面前诬陷子家。子家害怕了,只好跟着子公干。夏,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夷",这是子家权位不足的缘故。君子说:"仁爱而不勇武,是行不通的。"凡是杀死

国君,《春秋》记载国君名字,是国君无道;记下臣子的名字,说明臣下有罪过。

郑人立子良①,辞曰:"以贤②,则去疾不足;以顺③,则公子坚长。"乃立襄公④。

【注释】

①子良:公子去疾,穆公庶子。

②以贤:以贤而论。

③以顺:按年龄长幼。

④襄公:公子坚。

【译文】

郑国人要立子良为国君,子良推辞说:"以贤而论,那么去疾不够格;按年龄长幼论,那么公子坚更年长。"于是立了襄公。

襄公将去穆氏①,而舍子良②。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则固愿也③。若将亡之,则亦皆亡,去疾何为④?"乃舍之,皆为大夫⑤。

【注释】

①穆氏:穆公诸子,即襄公的兄弟们。

②舍子良:不驱逐子良。因子良让位。

③固愿:本来的愿望,即希望穆公诸子都留下。

④何为:意为留下来干什么。

⑤皆为大夫:穆公之子十三人,后以罕、驷、丰、游、印、国、良七族著,谓之"七穆"。

【译文】

襄公准备驱逐穆公的其他儿子，而让子良留下。子良不同意，说："穆公的儿子应该留下来，这也是我本来的愿望。如果要驱逐，就都驱逐，我留下来干什么呢？"于是穆公的儿子们都留下来，都被封为大夫。

4.3 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①]，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②]。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③]？"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④]。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⑤]，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⑥]，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⑦]！"

【注释】

①司马子良：斗伯比之子，令尹子文的弟弟，司马乃其官职。子越椒：即斗椒。

②若敖：楚武王之祖，其后人以若敖为氏。

③其：犹岂，难道。畜：养。

④戚：忧虑。

⑤知政：执政。

⑥犹：如果。

⑦若敖氏之鬼：指其祖先。不其馁：指因子孙灭绝，无人祭祀而挨饿。馁，饿。

【译文】

当初，楚司马子良生了子越椒，子文说："一定要杀了他！这个孩子，熊虎的模样豺狼的声音；不杀，必定灭绝若敖氏啊。俗话说：'狼子野心。'这人是只狼，难道能够养他吗？"子良不同意。子文因此非常担心。等到子文将死的时候，召集他的族人，说："如果斗椒执政，你们一

定要快点离开，不要遭遇到祸难。”并且哭着说：“鬼如果要求食，若敖氏的鬼不是要挨饿吗？”

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1]，子越为司马[2]。蒍贾为工正[3]，谮子扬而杀之[4]。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5]，遂处烝野[6]，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7]，弗受。师于漳澨[8]。秋七月戊戌[9]，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10]。伯棼射王[11]，汰辀[12]，及鼓跗[13]，著于丁宁[14]。又射，汰辀，以贯笠毂[15]。师惧，退[16]。王使巡师曰[17]：“吾先君文王克息[18]，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19]。”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注释】

①斗般为令尹：斗般即下文的子扬，子文之子，与庄公二十八年、三十年《传》中的斗般不是同一人。文公十二年，成嘉为令尹，斗般是接替成嘉担任令尹。子文之后的令尹依次是子玉、吕臣、子上、成大心、成嘉、斗般。

②子越：即子越椒，斗椒。

③蒍贾：孙叔敖的父亲。

④谮子扬：蒍贾为子越在楚王面前诬陷子扬，子扬因此被杀。

⑤圄(yǔ)伯嬴于轑(liáo)阳而杀之：子越又杀了蒍贾。圄，囚禁。伯嬴，蒍贾的字。轑阳，楚地，在今河南南阳。

⑥烝野：在今河南新野。

⑦王以三王之子为质：楚庄王以此作为讲和的条件。三王之子，楚文王、成王、穆王的子孙。

⑧漳澨(shì)：漳水边。漳水发源于湖北南漳西南，东南流入长江。

此漳澨在湖北荆门西，漳水东岸。

⑨戊戌：初九。

⑩皋浒：在今湖北襄阳西。

⑪伯棼：斗椒的字。

⑫汰(tài)：掠过。此指箭力量很强地飞过去。辀(zhōu)：车辕。

⑬鼓跗(fū)：鼓架。古代元帅亲自掌旗鼓。楚庄王亲自领兵，亲自掌鼓。

⑭丁宁：即"钲"，形似钟而狭长，行军中传令收兵的乐器。

⑮笠毂(gǔ)：车盖柄。笠，车盖。

⑯退：子椒两箭都几乎射中庄王，庄王因此退兵。

⑰巡师：循师，遍告军队。

⑱文王克息：庄公十年，楚俘蔡哀侯，蔡哀侯因向楚文王赞美息妫美貌，文王遂灭息。见庄公十四年《传》。

⑲尽于是：子椒已射过两箭，庄王告诉部下子椒神箭已用完，不必惧怕，以鼓舞士气。

【译文】

等到令尹子文死去，斗般做令尹，子越为司马。蒍贾做工正，他在楚王面前诬陷子扬，子扬因此被杀。子越做了令尹，蒍贾自己做司马。子越又厌恶蒍贾，于是率若敖氏的族人把蒍贾囚禁在轑阳而后又杀了他，于是就驻扎在烝野，准备攻打楚王。楚王用三代楚君的子孙作为人质，子越不接受。楚庄王发兵驻扎在漳澨。秋七月初九，楚庄王和若敖氏在皋浒交战。子越用箭射庄王，箭力量很大，飞过车辕，越过鼓架，射在了铜钲上。再射一箭，又飞过车辕，射中车盖柄。庄王的军队害怕了，就退兵。楚庄王派人到军中宣扬说："我们的先君文王攻克息国的时候，缴获了三支神箭，伯棼偷去了二支，已全部用完了。"于是击鼓进军，就此灭了若敖氏。

初，若敖娶于䢵[1]，生斗伯比[2]。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3]，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诸梦中[4]。虎乳之[5]。䢵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6]。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穀於菟[7]。以其女妻伯比[8]，实为令尹子文。

【注释】

①䢵：即“郧”，在今湖北安陆。

②斗伯比：斗椒的祖父。

③淫于䢵子之女：斗伯比与䢵国国君女儿私通。

④䢵夫人：䢵女母亲。梦：云梦泽。古时云梦泽横跨长江南北，此指江北云梦泽。

⑤乳：喂奶。

⑥以告，遂使收之：䢵夫人把女儿私生子的事告诉䢵子，䢵子让人收留了子文。

⑦斗穀於菟：楚方言把乳叫做“穀（gòu）”，把虎叫做“於菟（wū tú）。子文吃过老虎的奶，因此按照楚方言把他叫做“斗穀於菟”。

⑧以其女妻伯比：原是私通，现在正式嫁给伯比。

【译文】

当年，若敖在䢵国娶妻，生了斗伯比。若敖死，斗伯比跟着他母亲在䢵国长大，后来和䢵国国君的女儿私通，生了子文。䢵夫人把子文丢弃在云梦泽中。有老虎来给他喂奶。䢵君打猎时，见到老虎和子文，害怕而返回。䢵夫人把女儿私生子的事告诉䢵君，䢵君就让人收养了子文。楚人把奶叫着“穀”，把虎叫着“於菟”，所以就把这个小孩叫作“斗穀於菟”。䢵君就把女儿正式嫁给伯比。斗穀於菟就是令尹子文。

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①],还,及宋,闻乱[②]。其人曰[③]:“不可以入矣[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⑤]?君,天也,天可逃乎[⑥]?”遂归,复命,而自拘于司败[⑦]。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⑧]?”使复其所[⑨],改命曰生。

【注释】

①其孙:指子文之孙,斗般之子,名叫克黄。箴尹:又作“鍼尹”,楚官名。

②乱:斗椒之乱。

③其人:克黄的随从。

④不可以入:楚庄王灭若敖氏,克黄为若敖后代,回去也可能被杀。

⑤独:语气词,无实际意义。

⑥天可逃乎:君命如天命,不可违背,就是逃亡了也无人收留。

⑦司败:楚国主管司法的官。

⑧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子文为令尹,治理楚国有功,不杀克黄,用以表彰子文,鼓励人们向善。

⑨复其所:恢复克黄箴尹之官。

【译文】

子文的孙子箴尹克黄出使齐国,返回时到宋国,就听说国内发生斗椒之乱。他的随从说:“不能回国内去了。”箴尹说:“抛弃了国君的命令,谁还能接纳你呢?国君,就是上天,天命难道可以违背吗?”于是仍然回到国内报告使命,并且自动请司败把他拘禁起来。楚王想到子文治理楚国有功劳,说:“如果子文没了后代,那么还用什么来劝人们行善呢?”因此恢复了克黄的官职,并让他改名叫“生”。

4.4 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

【译文】

冬，楚庄王攻打郑国，因为郑国还是不肯归服。

五年

【经】

5.1 五年春[①]，公如齐。

5.2 夏，公至自齐。

5.3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②]。

5.4 叔孙得臣卒[③]。

5.5 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④]。

5.6 楚人伐郑。

【注释】

①五年春：鲁宣公五年当周定王三年，前604。

②高固：齐大夫。

③叔孙得臣：庄叔。

④子叔姬：叔姬已出嫁，所以称子。

【译文】

鲁宣公五年春，宣公到齐国去。

夏，宣公从齐国回国。

秋九月，齐国的高固来迎娶叔姬。

叔孙得臣死去。

冬，齐国的高固和子叔姬来鲁国。

楚人攻打郑国。

【传】

5.1 五年春，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①，请叔姬焉②。

【注释】

①止：扣留。

②请叔姬：强迫宣公将叔姬嫁给高固。

【译文】

鲁宣公五年春，宣公到齐国行聘，高固让齐惠公扣留宣公，强迫宣公将鲁叔姬嫁与高固。

5.2 夏，公至自齐，书，过也①。

【注释】

①过也：宣公答应高固的婚事，有失国君的身份。

【译文】

夏，宣公从齐国回国，《经》文记载此事，表示宣公有过错。

5.3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①。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②。

【注释】

①自为也：指高固为自己来鲁国迎接叔姬。

②卿自逆：诸侯娶妻，派卿大夫出国迎接。卿大夫以下娶妻，必须亲自去迎接，《经》文是点明高固是为自己迎娶。

【译文】

秋九月，齐高固来迎娶叔姬，是为自己迎娶。所以《春秋》记载说：

“迎娶叔姬。”是点明卿大夫为自己迎娶。

5.4 冬,来,反马也①。

【注释】

①反马:女子嫁给大夫以上身份的,乘娘家之车,驾娘家之马。婚后三个月,夫家留下车而送还马,叫反马之礼。郑玄云“留车,妻之道也”,谓做妻子的不敢自认为必能长久居于夫家,恐一旦被出,将乘此车回娘家;又云“反马,婿之义也”,谓夫家表示以后不会发生出妇之事。

【译文】

冬,高固和叔姬来鲁国,是来行反马之礼。

5.5 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

【译文】

楚庄王攻打郑国。陈国和楚国讲和。晋国荀林父救援郑国,并攻打陈国。

六年

【经】

6.1 六年春①,晋赵盾、卫孙免侵陈②。

6.2 夏四月。

6.3 秋八月,螽③。

6.4 冬十月。

【注释】

①六年：鲁宣公六年当周定王四年，前603。

②孙免：卫大夫。

③螽(zhōng)：螽斯虫。

【译文】

鲁宣公六年春，晋国赵盾、卫国孙免联合讨伐陈国。

夏四月。

秋八月，螽斯虫成灾。

冬十月。

【传】

6.1　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

【译文】

鲁宣公六年春，晋国、卫国联合入侵陈国，因为陈国又亲近楚国。

6.2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①]。

【注释】

①子服：周王室大夫。

【译文】

夏，周定王派子服到齐国求娶齐女为王后。

6.3　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①]。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②]：“使疾其民[③]，以盈其贯[④]。将可殪也[⑤]。《周书》曰：‘殪戎殷[⑥]。’此类之谓也。”

【注释】

①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刑丘:在河南温县东。两地相近。

②中行桓子:荀林父。

③疾其民:意为让他肆虐为害百姓。疾,病,作“虐待”解。

④盈其贯:钱穿满了绳索,表示积累到极点。此指恶贯满盈。盈,满。贯,古代穿钱的绳索,即钱串。

⑤殪(yì):一举歼灭。

⑥殪戎殷:此句见《尚书·康诰》。灭绝大国殷。戎,大。周人称殷商为大国殷。

【译文】

秋,赤狄攻打晋国,包围怀地和邢丘。晋成公准备攻打它。中行桓子说:“先让他肆虐为害百姓吧,等到恶贯满盈,可以一举歼灭他。《周书》里面说:‘一举歼灭大国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6.4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①]。

【注释】

①召(shào)桓公:周王卿士。

【译文】

冬,召桓公到齐国为周定王迎娶王后。

6.5 楚人伐郑,取成而还。

【译文】

楚国人攻打郑国,郑国与楚讲和,楚国撤兵。

6.6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①]，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②]，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③]。"间一岁[④]，郑人杀之。

【注释】

①公子曼满、王子伯廖：二人都是郑大夫。

②无德而贪：此指曼满。

③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周易》之《丰》卦上爻由阴变阳，则成为《离》卦。杜预注："《丰》上六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义取无德而大其屋，不过三岁，必灭亡。"即王子伯廖引《丰》卦上六的爻辞，论定公子曼满不出三年，必然遭祸。

④间一岁：中间隔一年。

【译文】

郑公子曼满告诉王子伯廖说，自己想做卿。伯廖和别人说："他无德行而又贪婪，就是应了《周易》《丰》卦变为《离》卦的兆象了，不出三年，必然灭亡。"只隔一年，郑国人就把他杀了。

七年

【经】

7.1 七年春[①]，卫侯使孙良夫来盟[②]。

7.2 夏，公会齐侯伐莱[③]。

7.3 秋，公至自伐莱。

7.4 大旱。

7.5 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④]。

【注释】

①七年：鲁宣公七年当周定王五年，前 602。

②孙良夫：孙桓子，卫大夫。

③莱：国名，在今山东昌乐东南。

④黑壤：即黄父，在今山西翼城东北。

【译文】

鲁宣公七年春，卫成公派孙良夫来鲁国结盟。

夏，宣公会合齐惠公攻打莱国。

秋，宣公从伐莱回国。

鲁国大旱。

冬，宣公和晋成公、宋文公、卫成公、郑襄公、曹文公在黑壤会见。

【传】

7.1 七年春，卫孙桓子来盟，始通[①]，且谋会晋也[②]。

【注释】

①始通：宣公即位已经七年，卫国才来结盟，所以说“始通”。

②谋会晋：商量黑壤之会。

【译文】

鲁宣公七年春，卫国孙桓子来结盟，才开始和鲁国通好，并且商量和晋君的会见。

7.2 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①]。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

【注释】

①不与谋：指齐国伐莱，鲁国事先并未参与策划，只是派兵相助。

【译文】

夏，宣公会合齐惠公攻打莱国，鲁国并未事先参与策划。凡是出兵，事先参与策划的叫做“及”，不参与策划的叫做“会”。

7.3 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①]。

【注释】

①向阴：即隐公十一年的向，在今河南济源南。

【译文】

赤狄入侵晋国，割取向阴的禾稻。

7.4 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①]，故相郑伯以会[②]。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临之[③]，以谋不睦[④]。

【注释】

①公子宋：子公。

②相郑伯，担任郑襄公的相礼。

③王叔桓公临之：王叔不参与会盟，奉天子之命只到会监临。王叔桓公，周王卿士。

④谋不睦：商量对付不服从晋国的国家。

【译文】

郑国和晋国讲和，这是公子宋的谋略，所以公子宋担任郑襄公的相礼参加诸侯之会。冬，诸侯在黑壤结盟。王叔桓公到会监临，以商量对付不服从晋国的国家。

晋侯之立也[1]，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2]。盟于黄父，公不与盟[3]。以赂免[4]。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5]。

【注释】

①晋侯之立：晋成公即位在鲁宣公二年。

②止公于会：晋成公即位，鲁宣公自己不去朝见，也不派大夫聘问，是失礼失敬。所以晋国拘留了宣公。

③公不与盟：诸侯会盟，先会后盟。宣公因被晋国囚禁，会后没有参加结盟。

④以赂免：鲁贿赂晋国，宣公才得以被释放。

⑤讳之：宣公没有参加结盟，《春秋》为隐讳这个耻辱，所以只记会见，不记结盟。

【译文】

晋成公即位的时候，鲁宣公不去朝见，也不派大夫去聘问，晋人于是在黑壤之会上拘留了宣公。在黄父结盟，宣公没有参加结盟。因贿赂了晋国，宣公才得以被释放回国。所以黑壤之盟《春秋》不记载，是隐讳了宣公被拘留这件事。

八年

【经】

8.1　八年春[1]，公至自会。

8.2　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2]。

8.3　辛巳[3]，有事于大庙[4]，仲遂卒于垂[5]。壬午[6]，犹绎[7]。万入[8]，去籥[9]。

8.4　戊子[10]，夫人嬴氏薨[11]。

8.5 晋师、白狄伐秦⑫。

8.6 楚人灭舒蓼⑬。

8.7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⑭。

8.8 冬十月己丑⑮，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⑯。庚寅⑰，日中而克葬。

8.9 城平阳⑱。

8.10 楚师伐陈⑲。

【注释】

①八年：鲁宣公八年当周定王六年，前601。

②黄：齐邑，在今山东淄博。与隐公元年和桓公八年的黄不是同一地。复：回国。

③辛巳：十六日。

④有事：指禘祭，即三年终丧后举行一次的大祭。

⑤仲遂：公子遂。垂：齐邑。

⑥壬午：十七日。

⑦ 绎：祭祀的次日又祭。鲁宣公接连两天举行祭祀。

⑧ 万：万舞。

⑨籥(yuè)：籥舞。籥是乐器，吹奏以和舞蹈。

⑩戊子：二十三日。

⑪嬴氏：鲁宣公母亲敬嬴。

⑫白狄：狄人中的一支。在今陕西延安、安塞一带。

⑬舒蓼：群舒中的一国。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曾伐舒蓼，今年灭了它。

⑭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七月无日食，十月甲子朔有全食，“七”为“十”之误。既，日全食。

⑮己丑：二十六日。

⑯克：能。

⑰庚寅：二十七日。

⑱平阳：鲁邑，在今山东新泰西北。

⑲楚师伐陈：陈与晋讲和，楚即进攻陈国。

【译文】

鲁宣公八年春，宣公从黑壤之会回国。

夏六月，公子遂到齐国去，走到黄地便返回来了。

十六日，在太庙举行禘祭，仲遂死于垂地。十七日，又举行祭祀。举行了万舞，免去了籥舞。

二十三日，夫人嬴氏死。

晋军和白狄一同攻打秦国。

楚人灭了舒蓼国。

秋七月三十日，有日食，是日全食。

冬十月二十六日，安葬宣公母亲敬嬴。下雨，不能够下葬。二十七日，中午才能够下葬。

在平阳筑城。

楚军攻打陈国。

【传】

8.1　八年春，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①。晋人获秦谍②，杀诸绛市，六日而苏③。

【注释】

①会晋：指白狄会合晋国攻打秦国。

②谍：间谍。

③苏：复生，复活。

【译文】

鲁宣公八年春，白狄和晋国讲和。夏，白狄会合晋国攻打秦国。晋人抓获了秦国的间谍，把他杀死在绛城的街市上，六天之后他又复活了。

8.2　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①]。

【注释】

①非礼：宣公大祭于太庙时，公子遂的死讯传来了，宣公仍于第二天举行绎祭，而不为公子遂致哀，所以说非礼。《礼记·檀弓下》："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译文】

在太庙举行祭祀，襄仲死了仍举行绎祭，这是不合礼制的。

8.3　楚为众舒叛[①]，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②]，及滑汭[③]。盟吴、越而还[④]。

【注释】

①众舒：即文公十二年所谓"群舒"。

②疆之：为之划定疆界。

③滑：河水名，在今安徽合肥东。汭（ruì）：河水的弯曲处。

④盟吴、越而还：楚灭舒蓼后，疆域与吴、越接壤。在《左传》中这是吴、越两国的第一次记载。吴，姬姓国，据说是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的后代，据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及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建都于吴，即今苏州。越，姒姓国，相传始祖是夏代少康的庶子无余，

有浙江杭州以南东至海之地。建都会稽，即今浙江绍兴。

【译文】

楚国因为舒姓诸国的背叛，所以攻打舒蓼，并灭了它。楚庄王于是划定疆界，一直到达滑水的弯曲处。和吴国、越国结盟后回去。

8.4　晋胥克有蛊疾[①]，郤缺为政[②]。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③]。

【注释】

①蛊(gǔ)疾：神经错乱的病。

②郤缺为政：此时赵盾已死，郤缺代替赵盾为执政。

③赵朔：赵盾儿子。代替胥克。

【译文】

晋胥克患了神经错乱的毛病，郤缺为执政。秋，罢免了胥克，让赵朔任下军佐。

8.5　冬，葬敬嬴。旱，无麻[①]，始用葛茀[②]。雨，不克葬，礼也。礼，卜葬[③]，先远日[④]，辟不怀也[⑤]。

【注释】

①麻：大麻，皮可织布或搓绳子，可作引柩入穴的绳索，亦即“绋”。

②葛：藤本植物。茀(fú)：通“绋”。

③卜葬：占卜选择下葬日。

④先远日：占卜葬日时，先占卜较远的日子，由远及近，以此表示不急于下葬，有孝心。

⑤辟不怀：避免孝子不怀念其亲。古人尽量迟葬，以表示孝心。下

雨推迟葬敬嬴，也是有孝心的表现。

【译文】

冬，安葬敬嬴。天旱，没有麻做绋，开始改用葛做绋。天下雨，不能够下葬，合于礼。依照礼，占卜葬日，先占卜较远的日子，以避免认为孝子不怀念其亲。

8.6　城平阳，书，时也。

【译文】

在平阳筑城，《春秋》加以记载，因为合于时令。

8.7　陈及晋平。楚师伐陈，取成而还。

【译文】

陈国和晋国讲和。楚军又攻打陈国，因陈国又来讲和而撤兵。

九年

【经】

9.1　九年春王正月[①]，公如齐。

9.2　公至自齐。

9.3　夏，仲孙蔑如京师[②]。

9.4　齐侯伐莱[③]。

9.5　秋，取根牟[④]。

9.6　八月，滕子卒[⑤]。

9.7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⑥]。

9.8　晋荀林父帅师伐陈。

9.9　辛酉[7]，晋侯黑臀卒于扈[8]。

9.10　冬十月癸酉[9]，卫侯郑卒[10]。

9.11　宋人围滕。

9.12　楚子伐郑。

9.13　晋郤缺帅师救郑。

9.14　陈杀其大夫泄冶[11]。

【注释】

①九年：鲁宣公九年当周定王七年，前600。

②仲孙蔑：孟献子，公孙敖之孙，文伯榖之子。

③莱：国名，在今山东昌黄东南。

④根牟：国名，在今山东沂水南。

⑤滕子：滕昭公。

⑥扈：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

⑦ 辛酉：此年九月无辛酉日，《经》文记日有误。

⑧晋侯黑臀卒于扈：诸侯会见后，晋成公死在扈地。黑臀，晋成公。

⑨癸酉：十五日。

⑩卫侯郑：卫成公。

⑪陈杀其大夫泄冶：泄冶因劝阻陈灵公与夏姬通奸而被杀。

【译文】

鲁宣公九年春周历正月，宣公到齐国去。

宣公从齐国返回。

夏，仲孙蔑到京师。

齐惠公攻打莱国。

秋，夺取根牟。

八月，滕昭公死。

九月，晋成公、宋文公、卫成公、郑襄公、曹文公在扈地相会。

晋荀林父率军攻打陈国。

九月辛酉，晋成公黑臀死在扈地。

冬十月十五日，卫成公死。

宋人围攻滕国。

楚庄王攻打郑国。

晋郤缺率军队救郑国。

陈国杀了他的大夫泄冶。

【传】

9.1　九年春，王使来征聘①。夏，孟献子聘于周②。王以为有礼，厚贿之。

【注释】

①王使：周定王使者。征聘：示意鲁国派使者往周聘问。征，召。

②周：即京师。

【译文】

鲁宣公九年春，周王使者来鲁示意鲁国派人去周聘问。夏，孟献子到周聘问。周王认为有礼，赠与厚礼。

9.2　秋，取根牟，言易也。

【译文】

秋，夺取根牟，《春秋》说“取”，表示很容易。

9.3 滕昭公卒。

【译文】

滕昭公死。

9.4 会于扈，讨不睦也[①]。陈侯不会[②]。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晋侯卒于扈，乃还。

【注释】

①讨不睦：晋、楚相争，亲楚国者，就是不睦于晋。

②陈侯不会：陈国上年又与楚国讲和，所以不参加扈之会。

【译文】

晋国与诸侯在扈地会见，准备攻打不服从晋的国家。陈灵公不参加。晋荀林父率诸侯军队攻打陈国。因晋成公在扈地死去，于是罢兵回去。

9.5 冬，宋人围滕，因其丧也。

【译文】

冬，宋人围攻滕国，因为滕国有丧事。

9.6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①]，皆衷其衵服[②]，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③]，民无效焉[④]，且闻不令[⑤]。君其纳之[⑥]！"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⑦]，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⑧]。'

其洩冶之谓乎。”

【注释】

①孔宁、仪行父:陈国之卿。孔宁,即公孙宁。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的母亲。夏姬为春秋时期有名的淫乱之女。

②衷:贴身的内衣,此作动词,指穿在里面。衵(rì)服:内衣,贴身衣服。

③宣淫:宣扬淫乱。

④无效:无所效法。

⑤闻:名声,声誉。不令:不善,不美。

⑥纳之:指把衵衣收藏起来。

⑦ 二子:即孔宁、仪行父。

⑧民之多辟,无自立辟:见《诗经·大雅·板》。辟,邪,邪恶。自立辟,自立法度而危及自身。辟,法度。

【译文】

陈灵公和卿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都与夏姬通奸。三人都把夏姬的贴身内衣穿在自己身上,还要在朝廷上互相开玩笑。洩冶劝他们说:“国君和卿大夫宣扬淫乱,百姓就无所效法了,而且不会有好名声。国君您赶快把夏姬的内衣收藏起来吧!”陈灵公说:“我能改过啊。”陈灵公把此事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二人请求杀了洩冶,灵公没有禁止,于是二人杀了洩冶。孔子说:“《诗》里说:‘百姓多行邪恶,就不要再去自立法度了。’说的就是洩冶了!”

9.7 楚子为厉之役故[1],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2]。国人皆喜,唯子良忧曰[3]:“是国之灾也,吾死无

日矣④。”

【注释】

①厉之役：指宣公六年楚人伐郑之事。

②柳棼：郑地，今地不详。

③子良：公子去疾。

④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楚国伐郑，主要原因是郑国参加了宣公七年的黑壤之盟，归服了晋国。现郑虽打败了楚军，但子良担心楚必报复，更大的灾祸将临头。

【译文】

楚庄王因为厉之战的缘故，攻打郑国。晋国的郤缺救援郑国。郑军在柳棼打败了楚军。国内人都很高兴，唯独子良很担心，说：“这是国家的灾难啊，我们离死没有多少日子了。”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①，公如齐。

10.2　公至自齐。

10.3　齐人归我济西田②。

10.4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③。

10.5　己巳④，齐侯元卒⑤。

10.6　齐崔氏出奔卫⑥。

10.7　公如齐。

10.8　五月，公至自齐。

10.9　癸巳⑦，陈夏徵舒弑其君平国⑧。

10.10 六月，宋师伐滕[9]。
10.11 公孙归父如齐[10]。葬齐惠公。
10.12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11]。
10.13 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12]。
10.14 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13]。
10.15 大水。
10.16 季孙行父如齐[14]。
10.17 冬，公孙归父如齐[15]。
10.18 齐侯使国佐来聘[16]。
10.19 饥[17]。
10.20 楚子伐郑[18]。

【注释】

①十年：鲁宣公十年当周定王八年，前599。

②齐人归我济西田：宣公元年，鲁为报答齐国支持立宣公，赠齐以济西之田，现齐人归还。

③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此当为前599年3月6日的日环食。丙辰，初一。

④己巳：十四日。

⑤齐侯元：齐惠公。惠公死，儿子顷公即位。

⑥崔氏：齐大夫崔杼。

⑦癸巳：初八。

⑧夏徵舒：陈大夫，夏姬的儿子。平国：陈灵公。

⑨六月，宋师伐滕：上年冬，宋国包围滕国，此时攻打。

⑩公孙归父：鲁国公子遂儿子，字子家。

⑪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郑国又归顺楚国，晋再伐郑。

⑫王季子：据《传》文，王季子即刘康公，周王同母弟。

⑬取绎：文公十三年，邾文公迁都于绎。此外又另设绎邑。归父所攻取的绎邑，即另设的绎邑。

⑭季孙行父如齐：齐顷公即位，行父前往祝贺。

⑮公孙归父如齐：解释伐邾之事。

⑯齐侯：齐顷公。国佐：齐卿，国归父之子国武子。

⑰饥：饥荒。水灾之后出现饥荒。

⑱楚子伐郑：郑与楚讲和，楚再伐郑。

【译文】

鲁宣公十年春，宣公到齐国去。

宣公从齐国返回。

齐人归还我济西的田地。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十四日，齐侯元死。

齐国崔氏逃奔卫国。

宣公到齐国去。

五月，宣公从齐国返回。

八日，陈国夏徵舒杀了他的国君平国。

六月，宋军攻打滕国。

公孙归父到齐国。安葬齐惠公。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攻打郑国。

秋，周王派王季子来鲁国聘问。

公孙归父率军攻打邾国，攻取绎。

鲁国发大水。

季孙行父到齐国。

冬，公孙归父到齐国。

齐顷公派国佐来聘问。

鲁国发生饥荒。

楚庄王攻打郑国。

【传】

10.1 十年春，公如齐。齐侯以我服故[1]，归济西之田。

【注释】

①以我服故：齐国支持立宣公，因此宣公年年朝齐表示顺服。

【译文】

鲁宣公十年春，宣公到齐国去。齐惠公因为鲁国表示顺服，所以归还济西的田地。

10.2 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1]，高、国畏其逼也[2]，公卒而逐之，奔卫。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3]。凡诸侯之大夫违[4]，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5]，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6]。

【注释】

①崔杼：即《经》文的“崔氏”。此时虽年少，但受宠而专权。

②高、国：指齐国的高氏、国氏两大族，世为上卿。

③不以名：指齐国使者来报告只说崔氏，未指名。“书曰”几句解释《经》意。

④违：离开本国。

⑤失守宗庙：离开本国的委婉说法。依惯例，某人离开本国，应向诸侯报告，说明是“某氏之守臣某”，如崔氏，则应说“崔氏之守臣杼”，但齐国没有这样做。

⑥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友好往来的国家就发给通告，否则，就不通告。此为解释诸侯大夫离国赴告的原则。玉帛之使者，指友好关系的国家。

【译文】

夏，齐惠公死。崔杼很受惠公的宠爱，高氏、国氏害怕崔氏的威逼，惠公死后就驱逐了崔杼，崔杼逃奔到卫国。《春秋》记载说“崔氏”，因为并非崔杼的罪过，而且报告此事时只报告族氏未报告名。凡诸侯大夫离开本国，通告诸侯时应说：“某氏的守臣某，失守宗庙，谨此报告。”凡是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就相通告，否则，就不通告。

10.3 公如齐奔丧。

【译文】

宣公到齐国奔丧。

10.4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①。公谓行父曰：“徵舒似女。”对曰：“亦似君②。”徵舒病之③。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④。二子奔楚⑤。

【注释】

①夏氏：即夏徵舒家。

②“公谓行父”四句：并非指夏徵舒真的像他们二人，而是二人以此取乐，等于说是对方的私生子。

③病：恨。

④之：指陈灵公。

⑤二子奔楚：《史记·陈杞世家》：“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

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

【译文】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一起在夏家喝酒取乐。陈灵公对行父说：“夏徵舒长得像你。”行父回答说：“也像国君你啊。”夏徵舒知道了很愤恨。陈灵公走出去的时候，夏徵舒在马厩设下射手射死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二人逃奔楚国。

10.5 滕人恃晋而不事宋，六月，宋师伐滕。

【译文】

滕国人依恃着晋国而不侍奉宋国，六月，宋军攻打滕国。

10.6 郑及楚平。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

【译文】

郑国和楚国讲和。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因郑国讲和而罢兵。

10.7 秋，刘康公来报聘。

【译文】

秋，刘康公来鲁国回报上年孟献子对周王的聘问。

10.8 师伐邾，取绎。

【译文】

鲁军攻打邾国，攻取了绎地。

10.9 季文子初聘于齐[①]。

【注释】

①初聘:齐顷公即位,季文子就去聘问,所以说初聘。

【译文】

季文子初次聘问于齐。

10.10 冬,子家如齐[①],伐邾故也。

【注释】

①子家:公孙归父。鲁国以大国侵凌小国,怕齐国怪罪,因此派子家前往解释。

【译文】

冬,子家到齐国去,是因为攻打邾国的缘故。

10.11 国武子来报聘。

【译文】

国武子来回报季文子的聘问。

10.12 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①]。诸侯之师戍郑[②]。

【注释】

①颍:颍水,发源于河南登封西,东南流向,经禹州等地。颍北,当在今禹州北。

②诸侯之师戍郑：诸侯军留下一部分戍守郑国。

【译文】

楚庄王攻打郑国。晋士会救援郑国，在颍水北边赶走了楚军。诸侯部分军队留下戍守郑国。

10.13 郑子家卒[①]。郑人讨幽公之乱[②]，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③]。改葬幽公，谥之曰灵[④]。

【注释】

①子家：郑大夫公子归生。

②幽公之乱：指宣公四年，子家与公子宋杀灵公。幽公，郑灵公。

③斫(zhuó)子家之棺：郑人撬开子家的棺材，以暴露他的尸体。斫，砍。

④谥之曰"灵"：郑灵公初谥"幽"，后改为"灵"。

【译文】

郑国子家死了。郑人清算杀害幽公的动乱，把子家的棺木撬开并驱逐他的家族。改葬郑幽公，并改谥为"灵"。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①]。

11.2 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②]。

11.3 公孙归父会齐人伐莒。

11.4 秋，晋侯会狄于欑函[③]。

11.5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

11.6 丁亥[④]，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⑤]。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宣公十一年当周定王九年，前598。

②陈侯：陈灵公被杀不久，此陈侯可能是夏徵舒。辰陵：陈地，在今河南淮阳西。

③欑函：狄地。

④丁亥：十一日。

⑤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上年二人逃亡楚国。公孙宁，即孔宁。

【译文】

鲁宣公十一年春周历正月。

夏，楚庄王、陈侯、郑襄公在辰陵结盟。

鲁国公孙归父会同齐人攻打莒国。

秋，晋景公前往欑函与狄人相会。

冬十月，楚人杀了陈国夏徵舒。

十一日，楚庄王进入陈国国都。护送公孙宁、仪行父回陈国。

【传】

11.1　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①]。子良曰[②]：“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③]。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乃从楚[④]。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

【注释】

①栎：郑地，在今河南禹州。

②子良：郑大夫公子去疾。

③与其来者：谁来攻打就归顺谁。

④乃从楚：从鲁宣公元年至今，晋国五次伐郑，楚国七次加兵，有时郑国一年中受到晋、楚的交相攻击，所以子良主张采取顺风倒的策略。

【译文】

鲁宣公十一年春，楚庄王进攻郑国，到达栎地。子良说："晋国和楚国不致力于建立仁德而只知道争用武力，我们只好谁来攻打就归顺谁好了。晋国和楚国都不讲信用，我们还能够讲信用吗？"于是又归顺楚国。夏，楚庄王在辰陵结盟，因为陈、郑又归顺楚国了。

11.2　楚左尹子重侵宋①，王待诸郔②。令尹蒍艾猎城沂③，使封人虑事④，以授司徒⑤。量功命日⑥，分财用⑦，平板干⑧，称畚筑⑨，程土物⑩，议远迩⑪，略基趾⑫，具糇粮⑬，度有司⑭。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⑮。

【注释】

①左尹：楚官名。子重：楚庄王之弟，公子婴齐。

②郔（yán）：在今河南项城南。

③蒍艾猎：孙叔敖。沂：楚邑，在今河南正阳。楚庄王以沂作为向北进攻的起点。

④封人：管理、镇守边疆的地方官，兼掌建筑城郭之事。虑事：考虑工程计划。

⑤以授司徒：封人是司徒的属官，虑事完备，要向司徒报告。

⑥量功命日：计量工程，规定日期。

⑦分财用：分配材料和用具。财，通"材"。

⑧平板干：取平夹板和支柱。板，筑墙的夹板。干，筑墙时树在两头的支柱。

⑨称畚筑：运土和筑土速度相等，不使窝工。称，相称。畚，装土的畚箕。筑，筑土杵。

⑩程土物：土方与材木皆先计算出来，预先准备好不致停工待料。

程,计量。土,土方量。物,材木。

⑪议远迩:研究远近,好就近取材。迩,近。

⑫略:巡视。基趾:城郭的边界。

⑬具糇(hóu)粮:预先准备好夫役的干粮。糇粮,干粮。

⑭度:审察选拔。有司:此指工程各方面的负责人。

⑮愆(qiān):超出。素:原定计划。

【译文】

楚国派左尹子重入侵宋国,楚庄王自己在郔地等待消息。令尹𫇭艾猎在沂地筑城,派封人考虑工程计划,再向司徒报告。他们计量工程,规定日期,分配材料和用具,取平夹板和支柱,规划好运土和筑土的速度,计算好土方量和木料,研究取材的远近,巡视城郭的四至,准备好干粮,选拔工程负责人。工程三十天完成,没有超出预定计划。

11.3 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①。众狄疾赤狄之役②,遂服于晋。秋,会于欑函,众狄服也。是行也,诸大夫欲召狄③。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④,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⑤。其从之也⑥。《诗》曰:'文王既勤止⑦。'文王犹勤,况寡德乎⑧?"

【注释】

①郤成子:郤缺。求成:和好。

②疾:憎恨。赤狄之役:被赤狄奴役。

③召狄:指召狄人前来会见,因为晋大夫认为晋侯前去,有失身份。

④非德,莫如勤:指不能以德服人,就必须自己勤谨。

⑤有继:事情能成功。

⑥其:祈使语气词,还是。从:就,前往。

⑦文王既勤止：引诗见《诗经·周颂·赉》。

⑧ 寡德：少德行，寡德之人。

【译文】

晋郤成子与狄人各部族谋求和好。狄人各部族憎恨赤狄对他们的奴役，因此顺服晋国。秋，相会于欑函，因为狄人各部族归服了。在这次会见前，晋国大夫们要召狄人前来会见。郤成子说："我听说，不能以德服人，就不如自己勤劳，自己不勤劳，怎么要求别人服我？能勤劳，事情便能成功。还是我们去吧。《诗》里说：'文王已经勤劳了。'文王尚且勤劳了，更何况寡德之人呢？"

11.4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①，将讨于少西氏②。遂入陈，杀夏徵舒，轘诸栗门③。因县陈④。陈侯在晋⑤。

【注释】

①动：惊恐。

②少西氏：指夏徵舒家族。少西，夏徵舒祖父名。

③轘(huàn)：车裂。栗门：陈城门。

④县：作动词，灭掉陈国，以其地设为楚县。

⑤陈侯：指陈灵公太子午，当时避乱在晋国。

【译文】

冬，楚庄王为了陈国夏氏动乱的缘故，攻打陈国。楚人告诉陈人不要惊慌，楚将讨伐少西氏。于是攻进陈国，杀了夏徵舒，在陈国的栗门车裂。把陈国设为楚国的一个县。陈侯当时在晋国。

申叔时使于齐①，反，复命而退②。王使让之，曰："夏徵

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3]，诸侯、县公皆庆寡人[4]，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5]？”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6]：‘牵牛以蹊人之田[7]，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8]。诸侯之从也[9]，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10]，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11]，可乎？”对曰：“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12]。”乃复封陈[13]。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14]。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15]。

【注释】

①申叔时：楚大夫。

②复命而退：指申叔时复命后就退下，不祝贺灭陈的胜利。

③以诸侯：率领诸侯军。伐陈时有属国诸侯参加。

④县公：县令。

⑤辞：作动词，陈辞，陈说。

⑥抑：转折连词，不过。

⑦蹊(xī)：小路，此作动词，指践踏别人的田。

⑧已：太。

⑨从：从楚伐陈。

⑩归：结束。

⑪反之：恢复陈国。

⑫吾侪(chái)小人：当时习惯用语。吾侪，我辈。

⑬复封陈：恢复陈国，立陈成公。

⑭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意为取陈国每乡一人归楚，聚居一

地，取名夏州，以彰扬楚国伐陈的武功。

⑮书有礼也：《史记·陈杞世家》亦载此事，末云："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译文】

申叔时出使齐国，返回到国内，回复命令后就退下了。楚王派人责备他，说："夏徵舒行无道之事，杀死他的国君，寡人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诛杀了他，诸侯、县公都向寡人庆贺，唯独你不向寡人庆贺，什么缘故啊？"申叔时回答说："我还可以陈述理由吗？"楚王说："可以啊。"申叔时回答说："夏徵舒杀了他的国君，他的罪够大了；您讨伐他并诛杀他，您是在行仁义啊。不过人们也说：'牵着牛以践踏别人的田，就夺走他的牛。'牵牛践踏别人，确实是有错的；但夺走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楚国攻打陈国，说是讨伐有罪。现在把陈国设为楚国的一个县，那是贪图它的财富了。以讨伐有罪召集诸侯，而以贪婪结束，恐怕不可以吧？"楚庄王说："好啊！我还没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呢。恢复陈国，可以吗？"申叔时回答说："这就是我们这些小人所说的'从别人怀里夺过来再还给他'呀。"于是就恢复陈国并立了国君。取陈国每乡一个人归楚，聚于一地，取名夏州。所以《春秋》记载说："楚王入陈。护送公孙宁、仪行父回陈。"这样记载，是认为楚庄王贤明有礼。

11.5　厉之役[①]，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②]。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③]。

【注释】

①厉之役：指宣公六年楚人伐郑之役。

②未得志：指郑国的策略是"与其来者"，所以虽多次与楚讲和，并未真正服楚。

③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jiào)事于晋：本年夏，郑国在辰陵与楚结

盟后，并没有断绝同晋国的来往。此段本与下年“十二年春，楚子围郑”相连，今被分裂置此。徼事，请求侍奉。徼，求。

【译文】

厉地那次战役，郑君逃回，从此以后楚国并未能得志。郑国在辰陵虽然接受了盟约，又请求侍奉晋国。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①]，葬陈灵公。

12.2 楚子围郑。

12.3 夏六月乙卯[②]，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③]，晋师败绩。

12.4 秋七月。

12.5 冬十有二月戊寅[④]，楚子灭萧[⑤]。

12.6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⑥]。

12.7 宋师伐陈。卫人救陈。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宣公十二年当周定王十年，前597。

②乙卯：六月无乙卯，此为六月某日。

③邲(bì)：郑地，在今河南郑州西北，荥阳东北。

④戊寅：初八。

⑤萧：诸侯国名，本为宋邑，后为附庸国，在安徽萧县西北。

⑥清丘：在今河南濮阳东南。

【译文】

鲁宣公十二年春，安葬陈灵公。

楚庄王围攻郑国。

夏六月乙卯日，晋国荀林父率军和楚庄王在邲地交战，晋军失败。

秋七月。

冬十二月初八，楚庄王灭了萧国。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在清丘结盟。

宋军攻打陈国。卫人救援陈国。

【传】

12.1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①，且巷出车②，吉。国人大临③，守陴者皆哭④。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⑤，至于逵路⑥。郑伯肉袒牵羊以逆⑦，曰："孤不天⑧，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⑨，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⑩，使臣妾之⑪，亦唯命。若惠顾前好⑫，徼福于厉、宣、桓、武⑬，不泯其社稷⑭，使改事君，夷于九县⑮，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⑯，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⑰，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⑱？"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尫入盟⑲，子良出质⑳。

【注释】

①临于大宫：哭于祖庙。临，哭。大宫，诸侯国太祖之庙，此指郑国的祖庙。

②巷出车：把兵车陈于里巷之间，准备巷战。按，"临于大宫"及"巷出车"表明郑人有死战到底的决心。

③国人大临：城中之人皆哭于大宫。

④守陴(pí)者皆哭:守城将士不得哭于大宫,故哭于陴上。守陴者,即守城者。陴,城上的女墙。

⑤皇门:郑都城门名。

⑥逵路:大路。

⑦ 郑伯:郑襄公。肉袒牵羊:表示愿意服罪受刑。肉袒,脱去上衣,赤裸肩背。

⑧ 不天:不能秉承天意。

⑨俘诸江南:指被放逐于江南。

⑩翦:消灭。

⑪臣妾之:做诸侯的奴仆。

⑫前好:楚郑二国世有盟誓之好。

⑬徼(jiào)福:求福。厉、宣: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少子、宣王是庶弟,宣王时始封于郑。桓、武:郑桓公、郑武公。郑武公是郑桓公之子。桓公、武公皆郑开国贤君。

⑭泯:灭。

⑮夷于九县:意即愿为楚之属国,而保留其社稷,如当时的陈、蔡等国。楚国曾将吞灭的小国置为县,如上年县陈;郑国土地较大,非仅一县,故云九县。夷,等同。九,虚数,非实指。

⑯布腹心:披露心里的话。

⑰能下人:能屈居于他人之下。

⑱庸:难道,哪里。几:通"冀",希望。

⑲潘尫(wāng):楚大夫,一称师叔。

⑳子良:即公子去疾,郑襄公之弟,以仁让忠良闻名于当时。

【译文】

鲁宣公十二年春天,楚庄王发兵包围郑国都城,有十七天。郑君臣以占卜问与楚求和之事,结果不吉利;又以占卜问哭于郑祖庙,然后陈车于巷准备巷战之事,结果大吉。都城里的人大哭于祖庙,守城的士兵

也全都哭了。楚庄王命令退兵，郑人乘机修复了城墙。不久楚军又向前推进，又包围了郑都，三个月后，将其攻克。从皇门攻入，一直打到通衢大道。郑襄公脱去上衣袒露肩背，牵着羊以迎接楚王进城，说："孤得不到天的佑助，没能侍候好君王，使君王生气，来到敝城，这是孤的罪过，我岂敢不唯命是从？要是把我俘虏到江南，充实楚国海滨无人之地，我也将唯命是从；如果灭亡郑，将其赐给诸侯国，让郑国人做他们的臣妾，我也依然唯命是从。如果君王施予恩惠，顾念过去两国的友好，向周厉王、宣王、郑桓公、武公求福，不灭掉这个国家，让它改而侍奉君王，等同于楚国的诸县，那可真是君王的恩德、我的愿望，但这并非我所敢于希望的。我大胆地向君王坦布我的心事，唯请君王考虑。"庄王左右的人都说："不能答应郑君的要求，既已得人之国，就不宜再赦免它。"庄王说："郑国之君能屈居于他人之下，就一定能凭诚信使用他的人民，这样的国家，我们岂可希望得到？"命令全军后退三十里，并答应郑国的求和。楚派潘尪入城结盟，郑派子良入楚为质。

12.2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①，先縠佐之②；士会将上军③，郤克佐之④；赵朔将下军⑤，栾书佐之⑥。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⑦，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⑧，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⑨。韩厥为司马⑩。

【注释】

①荀林父：晋大夫，又称桓子、荀伯、中行氏。晋三军以中军为首，中军将即三军的统帅。

②先縠(hú)：先轸的后裔，又名原縠，本人采食于彘，又称彘子。邲之役，因刚愎自用而为楚所败，后又招狄攻晋，终为晋人所杀。

③士会：字季，名会，亦称士季、随季、随会、随武子、范武子、范会。

④郤克：晋大夫，亦称郤献子、郤伯。

⑤赵朔：赵盾之子，晋成公的女婿，亦称赵庄子。

⑥栾书：晋名将，亦称栾武子、栾伯。

⑦赵括：赵盾的异母弟，亦称屏括、屏季。赵婴齐：赵括的同母弟，亦称赵婴、楼婴。中军大夫：指中军将佐之外的官，三军皆置有“大夫”。

⑧巩朔：晋大夫，亦称巩伯、士庄伯。韩穿：晋大夫韩简的同族。

⑨荀首：荀林父之弟，亦称知（zhì）庄子、知氏。赵同：赵括的同母兄，亦称原同、原叔。

⑩韩厥：韩简之孙，晋之名臣，亦称韩献子。司马：掌军政、军赋的官。

【译文】

夏六月，晋出兵救郑。荀林父率中军，先縠辅助他；士会率上军，郤克辅助他；赵朔率下军，栾书辅助他。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阙为司马。

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①]，曰：“无及于郑而剿民[②]，焉用之？楚归而动[③]，不后。”随武子曰[④]：“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⑤]。德、刑、政、事、典、礼不易[⑥]，不可敌也，不为是征[⑦]。楚军讨郑[⑧]，怒其贰而哀其卑[⑨]。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⑩]，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⑪]，今兹入郑，民不罢劳[⑫]，君无怨讟[⑬]，政有经矣[⑭]。荆尸而举[⑮]，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⑯]，事不奸矣[⑰]。蒍敖为宰[⑱]，择楚国之令典[⑲]，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⑳]。百官象物而动[㉑]，军政不戒而备[㉒]，能用典矣[㉓]。其君之举也[㉔]，内姓选于亲[㉕]，外姓选于旧[㉖]；举不失

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27]。贵有常尊，贱有等威[28]，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29]，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30]，武之善经也[31]。子姑整军而经武乎[32]！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33]：'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34]。'耆昧也[35]。《武》曰：'无竞惟烈[36]。'抚弱耆昧，以务烈所[37]，可也。"彘子曰[38]："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39]，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40]。且成师以出[41]，闻敌强而退，非夫也[42]。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43]，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44]。

【注释】

①桓子：荀林父的谥号。

②无及于郑：郑已降楚，救郑已来不及。劓：劳苦。

③楚归而动：意谓等楚兵返回后再动兵伐郑，责其降楚。

④随武子：士会。

⑤衅：间隙，机会。

⑥不易：不违背常规。

⑦不为是征：即"不征是"，不贸然进攻。

⑧军：或本作"君"。

⑨贰：贰于楚而亲晋。卑：指郑襄公卑辞以求服楚。

⑩柔服：用怀柔之道对待服罪的国家。

⑪昔岁入陈：即上年入陈杀夏徵舒事。

⑫罢(pí)：疲劳，衰弱。

⑬讟(dú)：怨言，怨谤。

⑭有经：符合常法。

⑮荆尸：是楚武王创造的一种作战阵法。举：举兵。

⑯卒：步兵。乘：战车上的甲士。辑睦：和睦。

⑰奸：犯，干扰，抵触。

⑱蒍敖：即宣公十一年传的蒍艾猎，孙叔敖。宰：楚之令尹。

⑲令典：好的政令和法典。令，善。

⑳"右辕"五句：右、左、前、中、后都指军队。右辕，右军夹辕（即夹车），保护兵车前进。辕，此指将军之战车。左追蓐，左军搜寻粮食刍薪。蓐，草，用以喂军马及人睡卧时铺地。茅，通"旄"，指"旄旌"，即饰以旄牛尾巴的旌旗。古代军制，前军探道时，以旌为标志告诉后军。虑无，侦查有无敌人的踪迹。后劲，以精兵作为殿后。

㉑象物而动：物，指绘有各种鸟兽图案的旗帜。古代行军，以各种不同的旗帜作行动的标志，如，举日章（绘有太阳的旗帜，下仿此）则昼行，举月章则夜行，举龙章则行水，举虎章则行林，举鸟章则行陂，举蛇章则行泽，举鹊章则行陆，举狼章则行山等（见《管子·兵法》）。

㉒戒：下令戒备。

㉓用典：运用法典。

㉔举：举用人才。

㉕内姓：同姓。亲：王室支系中亲近的人。

㉖外姓：异姓。旧：指贵族世家。

㉗物有服章：衣饰器物各有标志和文采。

㉘贱有等威：竹添光鸿云："威、畏通，言贱者有等之可畏，而不苟犯尊也。"

㉙事时：办事合于时宜。典从：法典人人服从。

㉚兼弱：兼并弱小国家。攻昧：攻取政治上昏昧的国家。

㉛善经:指治军的好方法,好原则。

㉜经武:加强武备。

㉝仲虺(huǐ):商汤的左相,姓任。

㉞於(wū)铄王师,遵养时晦:引《诗》出《诗经·周颂·酌》。汋,亦作酌。於,感叹词,有赞美之意。铄,盛大。遵,顺着。养,取。时,通“是”,此。晦,昏昧之人。

㉟耆(qí)昧:攻昧。耆,致,此指攻伐。

㊱无竞惟烈:引《诗》出《诗经·周颂·武》。无竞,无止境。烈,功业。

㊲务:致力于,寻求。烈所:功业之所在。

㊳彘子:先縠。

㊴诸侯:指郑国。

㊵不如死:晋国从文公以来,称霸已久,先縠认为不与楚会战将丢掉霸主地位。

㊶成师:整顿军队。

㊷夫:大丈夫。

㊸群子:你们这些人。

㊹以中军佐济:指挥中军佐所部渡河。济,渡河。

【译文】

晋军来到黄河边,听说郑国已经跟楚国讲和,荀林父想撤军回去,说:“救郑国既然已经来不及,又使士卒非常劳苦,再进军又有何用?等楚军撤走后再兴师伐郑,为时也不晚。”士会说:“对。士会听说凡用兵,必须见有机可乘,然后才可发动进攻。凡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仪不违背常道的国家,都是不可抵挡的,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征讨的。楚军讨伐郑国,恼怒它的三心二意,哀怜它的谦卑。郑国反叛,就讨伐它,服罪就赦免它,楚国的德行、刑罚都已具备。讨伐反叛者,这是用刑罚;怀柔服罪者,这是施德行。这二者楚国都已树立起来了。去年伐陈国,今年又征讨郑国,人民不觉得疲劳,国君也不被人所怨恨诽谤,这说

明楚之政令合乎常道。楚举兵出征，摆开阵势，国内的商贩、农夫、工匠、店主并没废弃他们的本职，步卒、甲士和睦相处，这说明楚国的事务是互不抵触的。蔿敖为楚之宰相，能斟酌选择适于楚国的好法典，行军打仗时，右军随将军战车之所向而进退，左军负责寻找草蓐，前军以旄旌为标志，探查有无敌人的踪迹，中军负责权衡一切，后军以劲旅殿后。军中百官根据不同的旗帜，采取不同的行动，军中政令，不待主帅下令警戒，士卒就已有所防备，这说明楚国善于运用典则。楚君录用人才，同姓的从亲族中选拔，异姓的从旧臣中选拔；选拔而不遗漏有德者，赏赐而不遗漏有功者；老者受优待，旅客得馈赠。君子小人，其衣饰器物都各有标志和章纹，以别尊卑。高贵者有不变的尊位，卑贱者有威仪之等差，这说明楚之礼仪不悖有序。德行树立，刑罚施行，政令完备，事务适时，典则人人服从，礼仪和谐顺畅，我们怎能与之为敌？见到有利就前进，知道艰难就撤退，这是治军的良好准则。兼并弱小之国，攻讨昏昧之国，这是用兵的良好韬略。你姑且先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吧，诸侯中尚有弱小或昏昧的国家，何必非伐楚不可？仲虺说过：'攻取内乱之国，凌辱衰亡之国。'说的就是兼并弱者。《汋》说：'伟大而强盛的王师，它顺从民意，攻取昏昧之王。'说的就是攻取昏昧者。《武》说：'武王功业强盛无比。'说明安抚弱者、攻取昏昧、以求功业之所在，是可以的。"先縠说："不行。晋国之所以称霸诸侯，是因为军队勇武，群臣尽力，现在失去了郑国，不能说尽到了力；遇到敌人，却不敢与之周旋，不能说勇武。因为我失去霸主的地位，还不如死去。况且整顿军队出征，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这不是大丈夫。受命为军中主帅，而最终却不能像个大丈夫，唯有诸位能做到，我不做这样的人。"他带领自己中军副帅的部属渡过了黄河。

知庄子曰[①]："此师殆哉[②]！《周易》有之，在《师》䷆之《临》䷒[③]，曰：'师出以律，否臧，凶[④]。'执事顺成为臧[⑤]，逆为

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6]，有律以如己也[7]，故曰律。否臧[8]，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9]，所以凶也。不行谓之《临》[10]，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11]！此之谓矣。果遇[12]，必败，彘子尸之[13]，虽免而归[14]，必有大咎。"韩献子谓桓子曰[15]："彘子以偏师陷[16]，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17]，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18]。与其专罪[19]，六人同之，不犹愈乎[20]？"师遂济。

【注释】

①知庄子：荀首。

②殆：危险。

③在《师》䷆之《临》䷒：《师》卦卦形为《坎》下《坤》上。《临》卦卦形为《兑》下《坤》上。从《师》变成《临》，即由《坎》变为《兑》，其卦形唯初爻不同，故下文即《师·初六》爻辞。

④师出以律，否(pǐ)臧，凶：《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出师必须以法制号令指挥军队。否，不。臧，善。

⑤执事：行事。

⑥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此二句解释卦象。《师》变为《临》，是由于《坎》变为《兑》。"坎"象征众，"兑"象征柔弱，因此"坎"变为"兑"是众变为弱之象。"坎"代表大川，"兑"代表泽；"坎"变为"兑"又象征流动的川水因壅塞而变成沼泽。

⑦有律：指有纪律，即听从法制号令。如己：顺从自己，指就像自己指挥自己一样。

⑧否臧：指将佐不服从主帅，军纪实施不顺利。暗指先縠不服从主帅指挥，自己先渡河。

⑨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此是承上面"众散"两句卦象而言。盈而以

竭,《坎》为川,川水盈满,川壅为泽,泽水易竭;又师出不以律,则律竭,两竭字相应,故曰“盈而以竭”。川壅为泽,是水被阻塞。众散,是不整。夭,塞。

⑩不行谓之《临》:从《师》卦变成《临》卦,唯下卦从《坎》变成《兑》,坎为水,兑为泽,说明水因堵塞不通畅而积聚成沼泽,故云“不行之谓《临》”。

⑪临孰甚焉:军中号令不行,这是最严重的“临”。

⑫遇:遇敌。

⑬尸:主,承受。

⑭免:免于战死。

⑮韩献子:韩厥。

⑯偏师:此指先縠所率领的中军佐的军队。

⑰属:属国,此指郑国。

⑱恶:罪责。

⑲专罪:指元帅一人承担罪责。

⑳愈:好过,胜过。

【译文】

知庄子说:“先縠的这支队伍危险呀!《周易》有这样的情况,从《师》卦变成《临》卦,爻辞说:‘行军出征,须有法度纪律,若纪律不好,则凶。’办事顺从主帅、完成使命,这叫善,反之则为否。众心涣散,力量就削弱,江河堵塞,就会变成沼泽地,行军有纪律,进退一如己意,这叫律。军纪实施得不好,说明军队已经败坏穷竭了。水由充盈而枯竭,堵塞而不通畅,这是凶险之兆。水流不通畅叫做《临》,有主帅却不听从,还有什么比这种《临》更严重的?这里讲的就是先縠这样的人。要是他带兵与敌人相遇,必败无疑,他遭遇此祸,即使能免于一死而回来,也一定有大难。”韩厥对荀林父说:“先縠带领部分军队陷于敌阵,您的罪过可大了。您身为元帅,而军队却不听从命令,这是谁的罪过?失去属国,丧

失军队，罪过是很重的，不如进军更好。要是战事不胜，罪过可由大家共同分担。与其由你一人独担罪责，不如我们六人共同承担，这不是更好吗？”于是全军遂渡过黄河。

楚子北师次于郔①。沈尹将中军②，子重将左③，子反将右④，将饮马于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⑤。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⑥。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⑦？”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⑧。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反旆⑨，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⑩，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⑪，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⑫？”王病之⑬，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⑭，次于管以待之⑮。

【注释】

①郔（yán）：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北，靠近黄河。

②沈尹：楚大夫，余不详。

③子重：公子婴齐的字，楚庄王之弟，楚之正卿，亦称左尹子重。

④子反：公子侧的字，原为宋国公子，仕楚为正卿，后为大司马，亦称大司马侧。

⑤嬖（bì）：受宠之人。伍参：伍子胥的曾祖父。

⑥不无事：非无战事。

⑦参之肉其足食乎：言外之意即，若战而不胜，虽杀伍参不足以谢国人。

⑧孙叔：孙叔敖。

⑨令尹南辕、反旆（pèi）：意指准备撤退回国。敌人在北，车当北辕，

今南辕，是回车。反旆，军旗也掉过头来。反，返回，掉头。

⑩从政者新：荀林父于邲之战前数月才任中军之将，故云。从政者，指荀林父。

⑪专行不获：在主帅的统帅下，不能专行己意。

⑫君而逃臣，若社稷何：以君逃臣，有辱国家。僖公二十八年《传》云："以君辟臣，辱也。"君，指楚王。臣，指晋臣，荀林父等。

⑬病之：对伍参君逃臣的话感到不舒服。

⑭改乘辕而北之：改变车辕的方向向北。意为准备迎战。

⑮管：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北二里。

【译文】

楚王率军北上，驻扎于郔地。沈尹率中军，子重率左军，子反率右军，准备饮马于黄河然后回师。听说晋军已经渡过黄河，楚王想撤军，其宠幸小臣伍参想交战。令尹孙叔敖不想打，说："去年伐陈，今年征郑，不是没有战争之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够全国人吃吗？"伍参说："如果作战胜利了，孙叔敖就是无谋之人了。如果不胜，伍参的肉将在晋军之中，能吃得到吗？"令尹把车辕转而向南，把军旗也掉转方向。伍参对楚王说："晋国的执政者新任不久，无法推行军令。副将先縠倔强固执，缺乏仁心，不肯听令。三军之帅想自主行事也无法办到，士卒即使想听令也不知谁是主帅，不知该听谁的。此一仗，晋军必败。况且国君逃避臣子，这对国家的社稷之神如何交代？"楚庄王对"君避臣"很是忌讳，传令令尹，让他将战车再转而北上，驻扎在管地等待晋军。

晋师在敖、鄗之间①。郑皇戌使如晋师②，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③，其师老矣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⑤，楚师必败。"彘子曰："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栾武子曰⑥："楚自克庸以来⑦，其君

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8]。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9]，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0]。箴之曰[11]：‘民生在勤，勤则不匮[12]。’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13]。’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14]，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15]。右广初驾[16]，数及日中[17]；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18]，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19]，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20]！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21]，又何俟？必从彘子。”知季曰[22]：“原、屏，咎之徒也[23]。”赵庄子曰[24]：“栾伯善哉[25]！实其言[26]，必长晋国。”

【注释】

①敖、鄗(qiāo)：二山名，在今河南荥泽境内。

②皇戌：郑卿。

③骤胜：屡胜。楚庄王自灭庸以后，屡伐陈、宋，又伐陆浑戎而观兵于周疆，又灭舒，去年又伐陈，今年又伐郑，屡次取胜。

④老：士气衰竭。

⑤承：后继。

⑥栾武子：栾书。

⑦克庸：楚克庸在文公十六年。

⑧其君：指楚庄王。讨：治。训：教导。于：以。

⑨军实：指军中将士。申儆(jǐng)：再三告诫。

⑩若敖、蚡(fén)冒：均为楚国的远祖。若敖，名熊仪。当周幽王之

世。蚡冒，楚武王之兄。谥为“厉王”。筚(bì)路：用竹木编成的车。筚，以荆柴编物。路，通“辂”，大车。蓝缕：同“褴褛”，破旧的衣服。启山林：指开辟山林，垦拓荒野。

⑪箴：规劝。

⑫匮：缺乏，不足。

⑬师直为壮，曲为老：子犯之言见僖公二十八年《传》城濮之战时。

⑭徼：求。

⑮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广、卒、偏、两均楚国军队中的编制。楚王亲兵分为左右两部，每部叫广。楚以十五乘兵车为一偏，一卒有两偏，两偏为三十乘。一广就是一卒。之，与。

⑯初驾：先驾。

⑰数：数其时刻。

⑱内官：王左右亲近之臣。序：依照次序。

⑲师叔：潘尫。

⑳以我卜也：意为以我方之胜负决定其从晋或从楚。

㉑得属：指郑可从属晋国。

㉒知季：知庄子荀首。

㉓原、屏，咎之徒也：意谓按赵括、赵同之言行事是自取殃咎之道。原，赵同。屏，赵括。徒，通“途”，道路。

㉔赵庄子：赵朔。

㉕栾伯：栾书。

㉖实：实践，履行。

【译文】

晋军驻扎在敖、鄗两山之间。郑国派卿大夫皇戌出使晋军，说：“郑国跟从楚国，是为了国家社稷的缘故，对晋国并无二心。楚军因屡胜而骄傲，士卒疲劳，又不设防，你们攻击他，郑军为后继，楚军必败。”先縠

说："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这一战，一定要答应郑国要求。"栾书说："楚国自攻克庸国以来，其君没有一天不在治理楚民，并教导他们注意：人生之艰难不易，灾祸没几天就会到来，警戒、畏惧之心不可懈怠。在军中，没有一天不在治理将士，并一再告诫他们注意：胜利无法长保，殷纣王虽然百战百胜，但最终亡国绝后。又用若敖、蚡冒乘着简朴柴车穿着破旧衣服，以开辟山林的事迹来教导楚人。还用良言规劝道：'人之生计在于勤，勤则不匮乏。'故而不能说楚军已经骄傲了。先大夫子犯曾经说过：'军队理直则士气盛壮，理曲则士气衰老。'这次是我们做事不符合道德，跟楚结下怨恨，我们理曲，楚国理直，不能说楚军士气衰老。楚君亲兵的战车，分为左右二广，每广有兵车一'卒'，一卒有兵车两偏。右广在鸡鸣时即驾车巡视，时至中午而止；然后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近臣依次值夜班，以防不测，故不能说楚军无备。子良，是郑国的贤良。师叔，是楚人所崇敬的大夫。师叔入郑结盟，子良在楚为质，楚、郑亲密极了。郑国来劝我们与楚交战，我们胜了他们就来归附，不胜就倒向楚国，这是以战之胜负作占卜来决定是否归服我。郑国的要求不能答应。"赵括、赵同说："率军而来，所求的就是与敌交战。战胜敌人，得到属国，还等什么？一定得听先縠的话。"荀首说："按照赵同、赵括的话，那是取祸之道。"赵朔说："栾书说得太好了，按栾书的话去做，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

楚少宰如晋师[①]，曰："寡君少遭闵凶[②]，不能文[③]。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④]，将郑是训定[⑤]，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⑥]！"随季对曰[⑦]："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⑧]：'与郑夹辅周室[⑨]，毋废王命。'今郑不率[⑩]，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⑪]？敢拜君命之辱[⑫]。"彘子以为谄[⑬]，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⑭]。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⑮]，曰：'无

辟敌[16]！'群臣无所逃命[17]。"

【注释】

①少宰：官名，其人不详。

②闵凶：忧患。

③文：辞令。

④二先君：指楚成王、楚穆王。出入此行：楚成王、楚穆王都曾征讨过郑国。

⑤将郑是训定：此为倒装句，即"将训定郑"。

⑥淹：久。

⑦随季：随武子士会。

⑧文侯：晋文侯，名仇，周平王时曾与郑武公共定周室。

⑨夹辅：共同辅佐。

⑩率：遵从。

⑪岂敢辱候人：士会言外之意是：我们不想与楚军交战，因而也不敢劳驾楚军的候人。候人，斥候。军中侦伺敌情者。或曰指古代掌管整治道路稽查奸盗，或迎送宾客的官员。

⑫辱：指"二三子无淹久"。

⑬谄：奉承。

⑭行人：使者。此行人指随季。

⑮迁大国之迹于郑：此句为委婉的外交辞令，指把楚国赶出郑国。大国，指楚。迹，足迹。

⑯辟：躲避。

⑰无所逃命：指非与楚军决战不可。

【译文】

楚国少宰来到晋军，说："寡君年少时就遭受忧患困苦，不善于文辞。听说我们二先君也曾来往于这条路上，那是为了教导、平定郑国

的，岂敢得罪晋国？你们诸位无须久留此地。”士会回答说：“从前周平王命令我先君文侯说：‘与郑国一同辅佐周王室，不得废弃我周王的命令。’现在郑国不遵从，寡君派群臣向郑国问罪，岂敢劳驾你们侦查的士兵？我谨拜谢贵国君王的命令。”先縠认为这是在讨好楚王，立即叫赵括去更正，说：“外交官讲错了话，寡君派群臣把大国的足迹挪移出郑国，说：‘不要躲避敌人。’下臣们无法逃避命令。”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①。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②。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③。”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④，代御执辔，御下⑤，两马、掉鞅而还⑥。”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⑦，折馘、执俘而还⑧。”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⑨。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⑩。麋兴于前，射麋丽龟⑪。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⑫，献禽之未至⑬，敢膳诸从者⑭。”鲍癸止之⑮，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⑯，君子也。”既免。

【注释】

①盟有日：已约定结盟日期。

②致晋师：向晋军挑战。按，楚王既与晋军讲和，又令人挑战，表示不欲讲和，使晋军将帅相疑。

③靡旌：指疾驰。车疾驰时，军旗会倾斜在一边。靡，倾斜。摩：迫近。垒：军垒，古代在作战的阵地外围都筑有营垒，如近代的碉堡。

④左：车左，古代兵车，若非元帅，则御者居中，射者居左，执戈、盾者居右。故此“左”即乐伯自称。菆(zōu)：一种质地坚硬的箭。

⑤下：下车。

⑥两马：古代战车由四匹马拉，两马在中为“服”，两马在边为“骖”，两马，即排比其马，使之两两整齐。时车右入垒挑战，车在垒外等待，故御者以“两马”示其从容不迫。两，作动词，排比。掉：整理。鞅：古代用马拉车时安在马脖子上的皮套子。

⑦右：车右。

⑧折馘(guó)：杀敌割取左耳。执俘：生擒敌人。

⑨左右角之：张开左右翼从旁夹攻。

⑩矢一：只剩一支箭。

⑪射麋丽龟：此为古代善射的表现。丽，附着。龟，动物背脊中央耸起的部分。

⑫非时：指不是献禽兽的季节。西周、春秋时，每年夏中，各地都有专门负责猎取禽兽的人(即下文的“兽人”)来献禽兽，邲之役在初夏，故云“非时”。

⑬禽：走兽的总称。

⑭膳：进献。

⑮止之：阻止部下，不再追赶。

⑯有辞：善辞令。

【译文】

楚王又派使者与晋国求和，晋人答应了，结盟之事指日可待。楚国的许伯为乐伯驾战车，摄叔为车右，向晋军挑战。许伯说：“我听说挑战时，御者须快速驾车，使车上旌旗倾斜，擦过敌方营垒然后回还。”乐伯说：“我听说挑战时，车左射以蒹矢，代御者执缰绳，让御者下车，将驾车的马两两排列整齐，调整马颈上的皮带，然后回还。”摄叔说：“我听说挑战时，车右冲入敌垒，杀敌割下左耳，抓获敌人然后回来。”三人全都按他们所听说的去做，然后回来。晋人追击他们，张开左右翼以夹击。乐伯向左射马向右射人，夹击者无法前进，他的箭只剩下一支。突然一只

麋鹿出现在面前，他箭射麋鹿正中脊背。晋将鲍癸在后面追赶，乐伯叫摄叔将麋鹿献给他，说："现在还不是献禽兽的季节，奉禽兽的人还没到，我冒昧地将它作为食物进献给你们的随从。"鲍癸停止追击，说："楚军的车左善射，车右很有口才，他们都是君子啊。"乐伯等三人都因此而免于被俘。

晋魏锜求公族未得[①]，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②]，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③]，及荧泽[④]，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⑤]，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⑥]？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⑦]。赵旃求卿未得[⑧]，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⑨]，请挑战，弗许。请召盟[⑩]，许之。与魏锜皆命而往。郤献子曰[⑪]："二憾往矣[⑫]，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⑬]，多备何为？"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⑭]，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⑮]，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⑯]，故上军不败[⑰]。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⑱]，故败而先济。

【注释】

①魏锜(qí)：亦称厨武子、吕锜。公族：公族大夫。

②使：作为使者前往楚军。

③潘党：潘尪之子，亦称叔党。

④荧泽：地名，荥泽，时为泽薮，东汉时堙塞为平地，在今河南荥阳东。

⑤顾献：回过头来献给追赶的潘党。

⑥兽人:主管田猎的官。鲜:新鲜禽兽。

⑦ 去之:命部下离去不追赶。

⑧ 赵旃(zhān):赵穿之子。

⑨失楚之致师者:指上文乐伯等致晋师,鲍癸放走了他们。

⑩召盟:召楚人来结盟。

⑪郤献子:郤克。

⑫ 二憾:两个挟有私怨的人。指魏锜与赵旃。

⑬ 成命:一成不变的命令。

⑭ 乘我:乘机袭击我方。

⑮ 彻:撤除。

⑯ 七覆:伏兵七处。敖:敖山。

⑰ 上军不败:士会为上军将,作了应变措施,故不败。

⑱ 先具舟于河:事先在黄河边预备了船只。

【译文】

晋国的魏锜想做公族大夫,未得满足,心甚恼怒,他想让晋军失败。他请求去挑战,没有允许。请求出使楚军,得到了允许。他前往楚军,竟向楚军请战才回去。楚军潘党去追赶他,追到荧泽,见到六只麋鹿,魏锜射中一只,回过头献给潘党说:"你有军事在身,负责猎取禽兽的人恐怕来不及供应时鲜吧,我冒昧地将这献给你的随从人员。"潘党下令撤回,不再追击。晋国的赵旃想做卿而没成功,而且气愤放走楚军的挑战者。他请求挑战,未得允许。请求去楚军营中召楚人结盟,得到了允许。他与魏锜一同受命前往楚军。郤克说:"两个挟有私怨的人去了,我们如不防备,必然会失败。"先縠说:"郑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听从。楚人要讲和,我们又不能表示友好。作战却没有始终如一的策略,多作防备又有何用?"士会说:"还是防备的好。如果那两个人激怒了楚人,楚人乘机袭击我方,我军的败亡是没几天的事。不如加以防备。楚人要是没有恶意,我们有所戒备而结盟,对于和好又有何损害?要是怀

着恶意来，有备就不败。再说就是两国诸侯相见，军中的卫士也并不撤去，这也是有所警戒呀。”先縠不同意设防。士会跟巩朔、韩穿率兵埋伏于敖山前的七个地方，所以上军未被打败。赵婴齐派他的部属预先在黄河边准备舟船，所以战败后能先渡过黄河。

潘党既逐魏锜，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①，使其徒入之。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②；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③；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④。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⑤，得其甲裳⑥。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軘车逆之⑦。潘党望其尘⑧，使骋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⑨。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⑩。’先人也⑪。《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⑫，舟中之指可掬也⑬。

【注释】

①席：席地而坐。

②说(shuì)：解驾，休止。

③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许偃、养由基皆楚臣。养由基，春秋时著名的神箭手，亦称养叔。

④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彭名、屈荡亦皆楚臣。杜预《春秋左传注》：“楚王更迭载之，故各有御、右。”

⑤屈荡搏之：屈荡为车右，下车与赵旃搏斗。

⑥甲裳：古人之甲革制，分上身甲衣与下身甲裳。

⑦轵(tún)车:防守用的兵车。

⑧潘党望其尘:潘党因逐魏锜而还在道中。

⑨陈:同"阵"。

⑩元戎十乘,以先启行(háng):引《诗》出《诗经·小雅·六月》。元戎,大兵车。用以冲击敌方军阵。启行,开道。行,道路。

⑪先人也:抢在敌人之先,取得主动。

⑫中军、下军争舟:赵婴齐为中军大夫,预先准备了渡船,但先渡河者仅为其所率领之部,中军之其他部分则仍未济,故与下军互争舟。

⑬舟中之指可掬:晋之中军、下军为了争船,竞相用手攀附船舷,船上的人恐人多船沉,便用刀乱砍争船者的手,致使"舟中之指可掬"。掬,双手合捧。

【译文】

潘党赶走魏锜之后,赵旃于夜里来到楚军阵前,在军门外席地而坐,派他的部下冲进楚军。楚王有广车三十乘,分为左右两部。右广鸡鸣时驾车,中午时卸车;左广接替右广,到太阳下山后卸车。许偃为右广主车的御者,养由基为车右;彭名为左广主车的御者,屈荡为车右。六月乙卯日,楚王乘左广之车追击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林中,屈荡和他搏斗,缴获他的下身甲裳。晋人怕魏锜、赵旃二人激怒楚军,就派防卫用的战车去迎接他们。潘党望见飞扬的尘土,就派人驰车报告楚军说:"晋军来了。"楚人也怕楚王深入晋军,于是就出兵列阵。孙叔敖说:"前进,宁可我们逼近敌人,也不能让敌人逼近我们。《诗》上说:'大兵车十辆,在前面开路。'这是说要抢在敌人之先。《军志》说:'先发制人,就能夺敌人的士气。'这是说要主动逼近敌人。"于是急速进军,战车飞驰,士卒奔跑,掩杀晋军。荀林父不知所措,在军中击鼓喊道:"先渡过黄河的有赏。"中军、下军争着上船,船中被砍下的手指多到都可以用双手捧了。

晋师右移[①]，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②]。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③]："不穀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灵[④]，以济楚师。"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⑤]，从唐侯以为左拒[⑥]，以从上军。驹伯曰[⑦]："待诸乎[⑧]？"随季曰："楚师方壮[⑨]，若萃于我[⑩]，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分谤生民[⑪]，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⑫]，不败。

【注释】

①右移：黄河在晋军右方，晋军退过河去，所以说右移。

②工尹齐：楚大夫。工尹，官名。齐，人名。拒：方形战阵。

③唐狡、蔡鸠居：皆楚大夫。唐惠侯：唐国国君。唐，小国名，春秋时为楚之属国，在今湖北随州西北。

④藉君灵：借国君您的福。

⑤游阙：兵车的一种，可以在战场巡游，何处需要，即投入补充。

⑥以为左拒：作左方阵。

⑦ 驹伯：郤克之子，名锜，时与其父同在军中。

⑧ 待诸：御之，抵御楚军。

⑨壮：气盛，斗志昂扬。

⑩萃：兵力集中。

⑪分谤：指上军也退兵不战，以此分担战败的罪名。

⑫ 殿其卒：士会以上军帅亲自为其军殿后。

【译文】

晋军向右转移，上军没有动。楚将工尹齐率领右方阵士卒追击晋之下军。楚王派唐狡和蔡鸠居告诉唐惠侯说："不穀无德而贪功，遇到了强敌，这是不穀的罪过。然而楚军不能取胜，您也将蒙受耻辱，我冒

昧地想借助您的威灵以帮助楚军。”楚王派潘党率流动补阙战车四十乘，跟从唐侯作为左方阵，以追击晋之上军。驹伯说：“要抵御楚军吗？”士会说：“楚军士气正盛，若集中兵力攻我上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撤离，共同分担失败的恶名，使士卒得以生还，这不是也可以吗？”士会亲自为其士卒殿后以撤退，故上军得以不败。

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①，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②。”自是楚之乘广先左③。

【注释】

①户：同“扈”，阻止。

②君以此始，亦必以终：指楚庄王开始时乘左广追逐赵旃，屈荡认为必须坚持乘左广到结束。

③先左：原先楚之广车，由右广鸡鸣时先驾，日中后由左广接替，自此役后，改由左广先驾，右广日中接替，故云“先左”。

【译文】

楚王见到右广的战车，准备改乘右广。屈荡阻止说：“君王从乘左广开始出战，也应当乘左广结束。”从此楚国的广车改为左广先驾。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①，楚人惎之脱扃②。少进，马还③，又惎之拔旆投衡④，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⑤。”

【注释】

①广：此泛指战车。队：同“坠”，指陷入。

②惎(jì)：教。扃(jiōng)：兵车前面的横板，用以遮拦兵器，防其

掉落。

③还(xuán):盘旋不进。

④拔旆(pèi)投衡:拔掉军旗放在车前横木上,此举为减少风的阻力。一说将军旗与衡都拔下扔掉,这样车轻马便,容易操控。

⑤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是晋人解嘲的话,言外之意即:你们经常打败仗,很有逃跑的经验。数奔,多次逃跑。

【译文】

晋国人有的兵车陷入泥坑不能前进,楚人教他们把车前的拦板卸掉,车稍微前进了一段,马又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掉军旗,放在车辕端的横木上,这些兵车最终才得以逃脱。晋军却回过头对楚人说:"我们不像你们大国经常败逃啊。"

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①,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②,谓其二子无顾③。顾曰:"赵傻在后④。"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⑤。"授赵旃绥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⑦,皆重获在木下⑧。

【注释】

①济:救助。

②逢大夫:晋人,逢是氏。

③无顾:不要回头看。

④赵傻(sǒu):此指赵旃。傻,同"叟",对长辈的敬称。

⑤尸女:收你的尸骨。女,通"汝"。

⑥绥:用手挽以登车的绳索。逢大夫的车不能容多人,故使其二子下车,让赵旃上车。

⑦表:标记,依标记去找两个儿子的尸体。

⑧重获：两具尸体重叠而卧。获，被杀。

【译文】

赵旃用他的好马二匹，帮助其兄与叔父逃脱，而自己则用其他的马驾车返回。遇到敌人无法逃脱，只好弃车跑入林中。晋逢大夫和他的两个儿子乘着战车，他交代两个儿子不要回头看。儿子却回头看，说："赵老在后面。"逢大夫发怒了，叫儿子下车，指着一棵树说："就在这里收你们的尸体。"将登车用的绳子交给赵旃，让他上车，使他得以免去大难。第二天，逢大夫按标记去找尸体，儿子全被杀，尸体重叠在树下。

楚熊负羁囚知罃①。知庄子以其族反之②，厨武子御③，下军之士多从之。每射，抽矢，菆④，纳诸厨子之房⑤。厨子怒曰："非子之求⑥，而蒲之爱⑦，董泽之蒲⑧，可胜既乎⑨？"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⑩？吾不可以苟射故也⑪。"射连尹襄老⑫，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穀臣⑬，囚之。以二者还⑭。

【注释】

①熊负羁：楚大夫。知罃(yīng)：荀首的儿子，字子羽。

②知庄子：荀首。族：部属，也指家兵。反之：重新回来寻找儿子。

③厨武子：魏锜。

④菆(zōu)：好箭。

⑤纳诸厨子之房：御者魏锜在车的前部，荀首在他的身后，如果抽出的是好箭，就不射，顺手装进魏锜的箭袋。房，箭袋。

⑥非子之求：不求子。

⑦蒲之爱：即爱蒲。蒲，蒲柳，又名赤杨，其干坚直，可以制箭。爱，舍不得。

⑧董泽：晋地名，即今山西闻喜东北之董氏陂，盛产蒲柳。

⑨胜：尽。既：通“摡”，取。

⑩其：犹岂，难道。

⑪吾不可以苟射故也：荀首言外之意即：他并非舍不得好的箭矢，而是要选一个能换回儿子的楚人来射。苟射，随便射。

⑫连尹：楚官名。襄老：人名。

⑬公子穀臣：楚庄王之子。

⑭二者：指襄老和公子穀臣。

【译文】

楚大夫熊负羁把知罃囚禁起来。荀首带着他的部属回来，魏锜为他驾车，下军的很多士卒都跟他回来。荀首每次射箭，抽到坚硬的蒩矢时，都把它放到魏锜的箭袋里。魏锜愤怒地说：“你不是在心疼儿子，而是在心疼蒲柳之矢，董泽的蒲柳，能用得完吗?”荀首说：“不用他人之子交换，我的儿子难道可以得到吗？这是我不随便射箭的缘故啊。”射中连尹襄老，将他射死。用车载回他的尸体。射中公子穀臣，将他囚禁起来。带着这两个人回去。

及昏，楚师军于邲。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①。

【注释】

①有声：呼喊声不断。

【译文】

到了黄昏，楚军进驻于邲。晋之残余军队溃不成军，连夜渡河，通宵都是渡河的呼喊声。

丙辰[1]，楚重至于邲[2]，遂次于衡雍[3]。潘党曰："君盍筑武军[4]，而收晋尸以为京观[5]？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6]，止戈为武[7]。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8]。'又作《武》[9]，其卒章曰：'耆定尔功[10]。'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11]。'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12]。'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13]，故使子孙无忘其章[14]。今我使二国暴骨[15]，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16]，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17]？利人之几[18]，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19]，告成事而已[20]。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21]，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22]。今罪无所[23]，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何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注释】

①丙辰：六月无乙卯，亦无丙辰，大约是在七月十三、七月十四日。

②重：辎重。

③衡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武西北。

④武军：显示军功的军垒。

⑤京观(guàn)：积尸封土其上叫"京观"。京，高丘。观，古建筑名，形似城阙，取其可观示四方。

⑥文：文字。

⑦止戈为武："武"字的甲骨文像人持戈而行，时人因此借以解释为

有力量能控制战争，令干戈止息，这才是真正的武。但这本非武字的本义。

⑧"载戢(jí)干戈"五句：引《诗》出《诗经·周颂·时迈》。载，助词。戢，收藏。橐(gāo)，放弓箭的囊鞘，弓袋。此作动词。时，通"是"，这个。允，信，确实。

⑨《武》：即《诗经·周颂·武》。

⑩耆(zhǐ)：致，使之得到。

⑪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语出《诗经·周颂·赉》，并非《武》篇第三章。庄王所引，与今本《诗经》篇次不同。铺，颁布。时，此指代先王的功业、美德。绎，推演，发扬光大。思，助词。徂，往，指往征纣王。

⑫绥万邦，屡丰年：语出《诗经·周颂·桓》，亦非《武》篇第六章。绥，安定。

⑬禁暴：止戈为武是禁暴。戢兵：戢干戈、橐弓矢是戢兵。保大：允王保之是保大。定功：耆定尔功是定功。安民：我徂求定是安民。和众：绥万邦是和众。丰财：屡丰年是丰财。

⑭章：功勋卓著叫章。

⑮暴骨：暴露尸骨。

⑯违民欲：违背百姓的意愿。

⑰和众：调和众人。

⑱几：危。

⑲为先君宫：为诸先王修建神庙。

⑳告成事：报告战事的胜利。

㉑鲸鲵：大鱼名，比喻吞灭小国的首恶之人。

㉒淫慝(tè)：指不敬之国。

㉓所：处所，此指罪之所在。

【译文】

七月十四日，楚军的辎重运抵邲地，军队便驻扎在衡雍。潘党说："君王何不修筑一座显耀武功的军垒，收聚晋人尸体造一座城阙似的坟丘呢？下臣听说战胜敌人后，一定要将这件事昭告后代子孙，以此让他们不忘武功。"楚王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从文字的结构看，'止'和'戈'组合而成为'武'字。周武王灭掉商朝，作《颂》诗云：'收藏起干戈，将弓矢放进囊鞘。我求的是美德，并将此心公布于华夏，这样才能成就王业，保有天下。'又作《武》篇，最后一章云：'获得并巩固你的功业。'第三章云：'铺陈先王的功德，并加以发扬光大，我出师征讨，求的是天下安定。'第六章云：'安定万邦，屡获丰年。'所谓武，就是禁止暴力、消弭战争、保有强大、巩固功业、安定人民、使民众和谐、财物丰厚，目的是使后代子孙无忘其显赫功德。现在我使二国将士暴露尸骨，这是暴；夸示兵力，以威势压服诸侯，使战争无法消弭；强暴而不消弭战争，怎能保住强大？晋国还在，怎能说功业已经巩固？违背人民愿望的事还很多，人民怎能安定？无德又与诸侯强争，怎能使人民和谐？以他人之危来利己，以他人之乱来安己，以败晋来作为自己的荣誉，这怎能使自己的财货丰厚呢？武有七种品德，我一种也没有，用什么来昭示子孙？给先王建造神庙，不过是将成功之事告诉先王罢了。用武不是我所要做的事。古代明主讨伐不敬之国，杀其首恶，埋其尸骸，以土封之，把这当做大杀戮，于是才有宫阙似的坟丘，这是为了惩处邪恶。现在无法确指晋人罪在何处，而晋人又全都尽忠于国君，愿为国君的命令而死，我们怎能去建造宫阙似的坟丘呢？"楚人祭祀了黄河，建造了先王的神庙，向先王报告了战事的成功然后回国。

12.3 是役也，郑石制实入楚师①，将以分郑②，而立公子鱼臣③。辛未④，郑杀仆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⑤，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⑥？'归于

怙乱者也夫⑦。”

【注释】

①石制：郑国大夫，字子服。

②分郑：按，石制欲分裂郑国，准备将其一半送给楚国，另一半立鱼臣为君，而自己则意欲专宠得权，故将楚军引入郑都城。

③公子鱼臣：字仆叔，郑国同姓公族。

④辛未：七月二十九日。

⑤毋怙乱：按，史佚此言常为人所引。

⑥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引《诗》出《诗经·小雅·四月》，第二句的原意是“何处是我们的归宿”，君子引此诗时，将其作另一种解释。瘼，病，作状语，形容乱离之甚。爰，何。

⑦归于怙乱者也夫：此变用原诗之意，指祸患归罪于恃人之乱以为己利者也。

【译文】

这次战役，事实上是郑国的石制把楚军引入了都城，他想分裂郑国而立公子鱼臣为君。七月二十九日，郑国杀了鱼臣和石制。君子说：“史佚所说的‘不要倚仗动乱’，说的就是这种人。《诗》里说：‘人们陷于乱离的痛苦之中，这要归罪于何人呢？’归罪于倚仗乱离而谋私利的人吧！”

12.4 郑伯、许男如楚。

【译文】

郑襄公、许昭公到楚国。

12.5 秋，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①]："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②]，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③]！'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④]，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⑤]。楚是以再世不竞[⑥]。今天或者大警晋也[⑦]，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⑧]，其无乃久不竞乎[⑨]？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⑩]，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注释】

①士贞子：士会的庶子，名渥浊，亦称士贞伯、士伯。

②得臣：字子玉，楚令尹，城濮之战中楚军主帅。

③国相：指子玉。

④知：见。

⑤晋再克而楚再败：城濮之战，楚败晋胜，子玉又战败自杀，等于是晋二次胜仗，楚二次败仗。

⑥再世：指成王、穆王两世。不竞：不强。

⑦大警晋：对晋国严厉的警告。

⑧杀林父以重楚胜：再杀荀林父，等于是楚得两次胜利。

⑨久不竞：长此将一蹶不振。

⑩如日月之食：指暂时现象。

【译文】

秋天，晋军回到国内，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想答应他的请求。士贞子劝谏说："不行。城濮之战，晋军连着三天吃缴获来的楚军的粮食，国君文公仍面有忧色。左右说：'有了喜事还在忧虑，如果有忧

虑那反倒高兴吗?'文公说:'得臣还在,忧虑还无法消除。被困的野兽还想搏斗一番,何况一国的宰相?'到楚王杀了得臣,文公才喜形于色,说:'没有谁能害我了。'这是晋国两次胜利而楚国两次失败,所以楚国一连两代都无法振兴。这次失败,大概上天想要严厉警告晋国,但我们又要杀掉荀林父来增加楚国的胜利,这样做晋国恐怕也会长久无法振兴起来。荀林父侍奉国君,进,想着如何竭尽忠诚;退,想着如何弥补过失,这是国家的卫士,怎能杀掉他?他这次战败,如同日食月食,何损于日月的光明?"晋景公让荀林父官复原职。

12.6　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①。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②。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③:"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④,三军之士,皆如挟纩⑤。遂傅于萧⑥。

【注释】

①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为宋的附属国,所以宋派华椒救萧。

②熊相宜僚、公子丙:皆楚大夫。

③申公巫臣:字子灵,申县县尹。

④拊:抚慰。

⑤纩(kuàng):丝绵。

⑥傅:逼近。

【译文】

冬,楚庄王攻打萧国,宋华椒率领蔡人救援萧国。萧人囚禁了熊宜僚和公子丙。楚王说:"不要杀他们,我退兵。"萧人杀了二人。楚王大怒,于是围攻萧。萧国溃败。申公巫臣说:"军队士兵都很寒冷。"楚王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士兵们,三军士兵都心里热乎乎的如同披上了丝

绵。军队于是逼近了萧国。

还无社与司马卯言[1]，号申叔展[2]。叔展曰："有麦曲乎[3]？"曰："无。""有山鞠穷乎[4]？"曰："无[5]。""河鱼腹疾奈何[6]？"曰："目于眢井而拯之[7]。""若为茅绖[8]，哭井则己[9]。"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10]。

【注释】

①还无社：萧国大夫。司马卯：楚大夫。

②号(háo)：呼喊。申叔展：楚大夫。

③麦曲：酿酒用的酵母。

④山鞠穷：即芎䓖，产于四川的叫川芎，一种中药。可治头风头痛、风湿痹痛等症。

⑤无：申叔展与还无社的对话是暗语。申叔展问此两样东西，暗示还无社逃于泥泽中躲避，还无社不解其意，因此回答说"无"。

⑥河鱼腹疾：当时习语，喻因水湿而得的风湿病。暗示还无社逃到低下处。

⑦目于眢(yuān)井而拯之：还无社已理解申叔展之意，回答将藏于枯井中。眢井，无水枯井。

⑧茅绖(dié)：茅草绳子。申叔展要还无社在井上放一草绳作为标志。

⑨哭井则己：听到井上哭声就是自己。

⑩号：哭有声无泪叫号。

【译文】

还无社对司马卯说，把申叔展喊出来。叔展问："有麦曲吗？"还无社说："没有啊。""有山鞠穷吗？"回答说："没有。""潮湿得了风湿病怎么

办呢?"回答说:"看看枯井上就能救我。""你在井上放一根绳子,在井上哭的人就是我。"第二天,萧人溃败,申叔看见井上的绳子在那儿,就大声号哭,把还无社救出来了。

12.7 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①,曰:"恤病,讨贰②。"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③。

【注释】

①原縠:即先縠。

②恤病,讨贰:邲之战败后,晋国怕诸侯背叛自己,因此为清丘之盟,订立恤病讨贰之盟。恤病,周济有困难的国家。讨贰,讨伐有二心的国家。

③不实其言:虽有盟约,但未实行。杜预《春秋左传注》:"宋伐陈,卫救之,不讨贰也。楚伐宋,晋不救,不恤病也。"实,实行。

【译文】

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一起在清丘结盟,说:"要周济有困难的国家,讨伐有二心的国家。"此次盟会《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是因为没有实践盟约。

12.8 宋为盟故,伐陈①。卫人救之②。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③,若大国讨④,我则死之。"

【注释】

①伐陈:陈归服楚,宋实践清丘之盟而伐陈。

②卫人救之:卫国背清丘之盟。

③先君有约言焉:此为孔达救陈的托词,意为卫成公与陈共公有旧

好。先君，指卫成公。

④大国：指晋国。

【译文】

宋因为盟约的原因，攻打陈国。卫人救援陈国。孔达说："先君与陈人有言在先，如果晋国来讨罪，我就为此而死。"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①]，齐师伐莒。

13.2 夏，楚子伐宋。

13.3 秋，螽。

13.4 冬，晋杀其大夫先縠[②]。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宣公十三年当周定王十一年，前596。

②晋杀其大夫先縠：晋杀先縠并灭其族。

【译文】

鲁宣公十三年春，齐军攻打莒国。

夏，楚庄王攻打宋国。

秋，螽斯虫成灾。

冬，晋国杀了他的大夫先縠。

【传】

13.1 十三年春，齐师伐莒，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

【译文】

鲁宣公十三年春，齐军攻打莒国，因为莒国依附晋国，不侍奉齐国的缘故。

13.2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萧也[①]。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②]。"

【注释】

①楚子伐宋，以其救萧也：去年宋华椒救萧。

②宋可以免：清丘之盟约定恤病讨贰，只有宋没有背约，可以免于被人讥议。

【译文】

夏，楚庄王攻打宋国，因为宋国救助萧国。君子说："清丘之盟，只有宋国可以免于被批评。"

13.3　秋，赤狄伐晋，及清[①]，先縠召之也[②]。

【注释】

①清：即清原，在今山西稷山东南。

②先縠召之：邲之战，先縠不服从命令而导致失败，恐惧，故召狄。

【译文】

秋，赤狄攻打晋国，一直打到清地，是先縠招引赤狄来的。

13.4　冬，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①]，己则取之，其先縠之谓乎。"

【注释】

①恶：指刑戮。

【译文】

晋国人清算邲之战的失败和清地战败的责任，归罪于先縠因而把他杀了，并且把他全族也灭了。君子说："刑戮加身，是咎由自取，这说的就是先縠啊！"

13.5 清丘之盟，晋以卫之救陈也，讨焉[①]。使人弗去[②]，曰："罪无所归[③]，将加而师。"孔达曰："苟利社稷，请以我说[④]，罪我之由。我则为政，而亢大国之讨[⑤]，将以谁任？我则死之。"

【注释】

①讨：派人上门责问。

②弗去：不肯离开。

③罪无所归：指找不出罪魁祸首。

④请以我说：就解释是我的主谋。说，解释，说明。

⑤亢：当，面对。

【译文】

清丘的盟会上，晋人因为卫国救援陈国，派人来问罪。使者不肯离开，说："如果找不出祸首，将加兵于你们卫国。"孔达说："如果对国家社稷有利，请拿我作为祸首对晋人解说吧，罪过由于我啊。我是执政大臣，面对大国的责罚，难道能诿罪于他人？我愿意为此而死。"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①]，卫杀其大夫孔达。

14.2 夏五月壬申[②]，曹伯寿卒[③]。

14.3 晋侯伐郑。

14.4 秋九月，楚子围宋。

14.5 葬曹文公。

14.6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④]。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宣公十四年当周定王十二年，前595。

②壬申：十一日。

③曹伯寿：曹文公。

④公孙归父：鲁国的子家。谷：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译文】

鲁宣公十四年春，卫国杀了他的大夫孔达。

夏五月十一日，曹伯寿死。

晋景公攻打郑国。

秋九月，楚庄王围攻宋国。

安葬曹文公。

冬，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顷公。

【传】

14.1 十四年春，孔达缢而死[①]。卫人以说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达[②]，构我敝邑于大国[③]，既伏其

罪矣,敢告。"卫人以为成劳[4],复室其子[5],使复其位[6]。

【注释】

①孔达缢而死:此事承接上年《传》末。孔达自缢而死以承担责任。

②不令:不善。

③构:构怨,制造仇怨。

④成劳:旧勋。当时习惯语。此指孔达助卫成公复国。

⑤室:动词,娶妻。

⑥复其位:承袭父亲禄位。

【译文】

鲁宣公十四年春,孔达自缢而死。卫国人以此向晋国解释而免于被讨伐。卫国于是向诸侯各国通告说:"我们国君有不良之臣孔达,在敝国和大国之间制造仇怨,已经服罪被杀了,谨此通告。"卫人认为孔达有功劳,让孔达的儿子娶妻,并让他承袭父亲的禄位。

14.2 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1]。告于诸侯,蒐焉而还[2]。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3],使谋而来[4]。"郑人惧,使子张代子良于楚[5]。郑伯如楚,谋晋故也[6]。郑以子良为有礼,故召之。

【注释】

①为邲故:邲之战晋败,郑背晋亲楚,晋因此讨伐。

②蒐(sōu)焉而还:晋军并未入郑,只是阅兵以炫耀一下兵力,以示晋虽败于邲,兵力并不受损伤,由此向郑施加压力。蒐,阅兵。

③整:指队伍整齐,军纪严明。

④使谋而来:指让郑国好好考虑重新归服晋。

⑤子张：又叫伯张、公孙黑肱。穆公之孙。代子良：子良宣公十二年为质于楚。

⑥谋晋故：晋威吓郑国，郑反而求救于楚。

【译文】

夏，晋景公攻打郑国，因为邲之战的缘故。晋国昭告诸侯，阅兵结束后就回国。这是中行桓子的计谋。他说："向他们显示一下我军的整肃，让郑国好好考虑要不要重新归服我晋国。"郑人害怕了，派子张代替子良到楚国去。郑襄公到楚国去，商量如何对付晋国。郑国认为子良知礼节，所以召他回来。

14.3　楚子使申舟聘于齐①，曰："无假道于宋②。"亦使公子冯聘于晋③，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④，曰："郑昭宋聋⑤，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⑥。"见犀而行⑦。及宋，宋人止之⑧，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⑨。鄙我，亡也⑩。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⑪，屦及于窒皇⑫，剑及于寝门之外⑬，车及于蒲胥之市⑭。秋九月，楚子围宋。

【注释】

①申舟：楚大夫，名无畏，一作毋畏，亦称文之无畏，字子舟。

②无假道于宋：楚使聘于齐，须经过宋国，按规定须向宋国公开借道，庄王说"无假道于宋"，是对宋国的藐视，含有挑衅之意。

③公子冯(píng)：楚之同姓公族。

④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鲁文公十年，宋昭公陪同楚穆王在孟诸打猎，因宋昭公违背楚王之命，申舟遂以执法官的身份，责打宋昭公的御者，以示惩罚。孟诸，泽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

⑤郑昭宋聋:意指郑国明白,宋国昏聩。昭,眼明。聋,耳聋。

⑥杀女,我伐之:楚庄王知宋必杀申舟,为了攻宋服宋,正要以此为借口。

⑦犀:申舟儿子。

⑧止之:扣留申舟。

⑨鄙我:以我为鄙。鄙,边邑,此作动词。古代凡过他国之境,本应公开要求借道,否则,就是视他国为本国边境之地。

⑩亡也:不向我借道,是将宋国当做楚边境,等于亡国。

⑪投袂(mèi):一甩袖子。投,挥。袂,袖子。

⑫屦(jù)及于窒皇:古代脱鞋入室,席地而坐,庄王怒而出,忘了穿鞋,到了寝宫门外,送鞋的人才赶上。屦,鞋。窒皇,即绖皇,正殿前的庭院。

⑬剑及于寝门之外:剑也是到宫门外才送上。

⑭车及于蒲胥之市:车驾到蒲胥之市才追上。蒲胥,楚郢都内的街市名。

【译文】

楚庄王派申舟到齐国去聘问,说:"不要向宋国借道。"又派公子冯到晋国聘问,也不向郑国借道。申舟因为孟诸的事情得罪宋国,说:"郑国明白,宋国昏聩,聘晋的使者不会被害,我则必死无疑。"楚庄王说:"宋国要是杀了你,我就征讨它。"申舟让自己的儿子申犀进见庄王,然后才出发。到了宋国,宋人拦住了他。宋华元说:"经过我国而不借道,这是把我国当做他们的边邑。把我国当做边邑,就是亡国。杀其使者,楚必伐我,伐我也是亡国,反正是一样的亡国。"于是杀了申舟。楚王听到这消息,拂袖而起,随从一直追到寝宫门外庭院里才给他穿上鞋子,追到寝宫的殿门外才给他送上佩剑,车驾追到蒲胥街市才赶上他。秋九月,楚庄王围攻宋国。

14.4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①]。见晏桓子[②]，与之言鲁，乐[③]。桓子告高宣子曰[④]："子家其亡乎[⑤]！怀于鲁矣[⑥]。怀必贪，贪必谋人[⑦]。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⑧]？"

【注释】

①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归父会见齐侯，是商量如何与楚言和。

②晏桓子：晏婴父亲。晏，晏邑，以邑为氏。

③乐：很得意。公孙归父受宠于鲁宣公，因此得意。

④高宣子：高固。

⑤亡：逃离鲁国。

⑥怀：留恋其宠。

⑦谋人：算计别人。

⑧何以不亡：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逃奔齐国。

【译文】

冬，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顷公。见到晏桓子，和他谈到鲁国时，很是得意。桓子告诉高宣子说："子家恐怕要逃离鲁国了！他留恋于鲁国的宠信了。怀宠必贪婪，贪婪必定算计别人。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自己。一国之人都算计他，他能不逃亡吗？"

14.5 孟献子言于公曰[①]："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②]，于是有庭实旅百[③]，朝而献功[④]，于是有容貌采章[⑤]，嘉淑而有加货[⑥]，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⑦]，则无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图之。"公说[⑧]。

【注释】

①孟献子：即仲孙蔑。

②聘而献物：派人去聘问，并进献财物。

③庭实旅百：诸侯朝见天子或相互聘问，将许多礼物陈列于庭内。

④朝：国君亲自到大国朝觐。献功：进献治国或征伐之功。

⑤容貌采章：各色珠玉绶带、羽毛齿革等装饰品，用以进献。

⑥嘉淑：美善之物。加货：额外所加的礼物。

⑦荐贿：进献财物。荐，进献。

⑧ 说：同“悦”。

【译文】

孟献子对宣公说：“臣下听说小国要想免于大国的征讨，就要派人去聘问，并进献财物。因此就有进献的百件礼品摆在庭中，国君亲自去朝见并进献功劳，于是就有珠玉齿革等各色装饰品，在这些美好的礼物外再加额外的财礼，以此来谋求不免的罪过。如果等到大国来责罚了再进献财物，那就来不及了。现在楚军还在宋国，国君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宣公听了很高兴。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①]，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15.2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②]。

15.3　六月癸卯[③]，晋师灭赤狄潞氏[④]，以潞子婴儿归[⑤]。

15.4　秦人伐晋。

15.5　王札子杀召伯、毛伯[⑥]。

15.6　秋，螽。

15.7　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⑦]。

15.8　初税亩[⑧]。

15.9　冬，蝝生[⑨]。

15.10 饥。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宣公十五年当周定王十三年，前594。

②宋人及楚人平：楚国从去年九月围宋，前后达九个月之久，宋才与楚讲和。

③癸卯：十八日。

④潞：赤狄的一支，其国在今山西潞城东北。狄族尚在氏族社会，因此国名带“氏”字。

⑤潞子婴儿：潞国君，名婴儿。

⑥王札子：王子捷，与召伯、毛伯三人都是周王卿士。

⑦ 无娄：杞国之地，今地不详。

⑧ 初税亩：鲁国开始按亩征税。

⑨蝝(yuán)：一种有翅膀的大蚁，能吃谷子。

【译文】

鲁宣公十五年春，公孙归父在宋国和楚庄王会见。

夏五月，宋人和楚人讲和。

六月十八日，晋军灭了赤狄潞氏，俘虏了潞君婴儿回国。

秦人攻打晋国。

王札子杀了召伯、毛伯。

秋，螽斯虫成灾。

仲孙蔑在无娄会见齐国高固。

开始按亩征税。

冬，蝝虫成灾。

发生饥荒。

【传】

15.1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译文】

鲁宣公十五年春，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庄王。

15.2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①]，晋侯欲救之[②]。伯宗曰[③]："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④]。'天方授楚[⑤]，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⑥]。'川泽纳污，山薮藏疾[⑦]，瑾瑜匿瑕[⑧]，国君含垢[⑨]，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注释】

①乐婴齐：宋公族，华元的族弟。

②晋侯欲救之：依清丘之盟，晋应救宋。

③伯宗：晋大夫。

④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意指楚国不是晋国所宜攻击的对象。鞭长，比喻晋之强大。马腹，喻所击非宜。

⑤天方授楚：指楚正得天命而强大。

⑥高下在心：遇事能屈伸，必须心中有数。高下，犹言屈伸。

⑦薮（sǒu）：草野。疾：毒害之物。指蛇蝎等毒虫。

⑧瑾瑜：美玉。瑕：玉上的疵点。

⑨国君含垢：喻指国君也可忍受一时之辱，不必以不救宋为耻。

【译文】

宋人派乐婴齐到晋国告急求援，晋景公想救宋。大夫伯宗说："不能救。古人有过这样的话：'马鞭虽长，也打不到马腹。'上天正把强盛

授予楚国，我们不可与之争锋。晋国虽然强大，可是能违背天的旨意吗？俗话说：'或高或低，或屈或伸，一切全由我心来裁度。'江河湖泽可以容纳污泥浊水，山林草莽可以藏毒害之物，美玉也隐藏着瑕疵，国君忍受耻辱，这也是天的常道。国君还是再等等吧。"晋景公于是停止发兵。

使解扬如宋①，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②。"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③。不许。三而许之④。登诸楼车⑤，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⑥。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⑦。速即尔刑⑧。"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⑨，臣能承命为信⑩，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⑪，信无二命⑫。君之赂臣，不知命也⑬。受命以出，有死无贾⑭，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⑮。死而成命，臣之禄也⑯。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⑰，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⑱。

【注释】

①解扬：晋大夫。宣公元年曾被楚俘获，不知何时已归晋。

②晋师悉起，将至矣：晋已决定不救宋，却叫解扬去诈称晋将发兵，要宋坚守。

③反其言：说相反的话。即让解扬告诉宋人晋不肯出兵相救。

④三：多次。威逼再三。

⑤楼车：兵车的一种，较高，用于望敌。

⑥遂致其君命：解扬登上楼车后，并未按楚王的意思办，而是把晋军的命令如实地传达给宋国。致，送达，传达。

⑦女则弃之：指解扬自己先丢弃了信用。

⑧即尔刑：去接受死刑。即，就。

⑨制命：制定正确的命令。

⑩承命：奉行命令。

⑪义无二信：言外之意，即下臣不能既承担晋君的命令，又承担楚君的命令。

⑫信无二命：讲信用就不能接受两种命令。意为既受晋君之命，就不受楚王之命。

⑬不知命：不知“信无二命”。

⑭霣(yǔn)：此指废弃。

⑮臣之许君，以成命也：解释之所以答应庄王，是为了完成晋君的使命。

⑯禄：福。

⑰考死：死得其所。考，终极。

⑱舍：赦免。

【译文】

晋派解扬到宋国去，叫宋人不要投降楚国，说：“晋军已经全部出发了，就要到达了。”解扬路经郑国时，郑人将他抓获，并献给楚军。楚王给他大量财物，要他对宋人说相反的话，解扬不答应，威逼再三他才答应。解扬登上楼车，楚人要他呼叫宋人并把情况告诉他们。解扬却乘机传达了晋君的命令。楚王要杀掉他，派人对他说：“你既然已答应我，却又反悔，这是何故？不是我们不讲信义，是你违背了诺言。你赶快去接受死刑吧。”解扬回答说：“下臣听说，国君能制定正确的命令叫义，臣子能承担命令叫信，以臣子的信去贯彻君主的义并加以推广叫利。谋划而不失去利，并以此来捍卫社稷，这是百姓的领袖。贯彻义不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守信的臣子也不能同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命令。君王赠给臣下财物，说明君王不懂得命令的含义。臣下接受寡君的命

令出使于外,宁死也不废弃寡君的命令,又怎么可以因财物而改变呢?臣下之所以应许君王,是为了完成寡君的命令。身虽死但能完成命令,这是臣下的福气。寡君有守信的臣子,下臣得以善终,我还求什么呢?”楚庄王于是赦免了解扬,让他回国去了。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①,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②,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③,王弃言焉④。”王不能答。申叔时仆⑤,曰:“筑室反耕者⑥,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⑦,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⑧,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⑩,不能从也⑪。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⑫。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⑬。”

【注释】

①夏五月,楚师将去宋:楚围宋已九月,《公羊传》及《史记·宋微子世家》俱谓楚军粮尽,故欲离开。

②申犀:申舟儿子犀。

③毋畏:申舟。

④王弃言:上年楚庄王许诺宋杀申舟,必伐宋,今要撤兵,是食言。

⑤仆:为王驾车。

⑥筑室反耕者:筑室是在城外盖起房子。反耕者是让因楚军到来而逃亡的农民回来种田。这是楚军的策略,造成不想撤离的假象,以逼迫宋国屈服。

⑦子反:即公子侧,时为楚军主帅。

⑧病:此指严重的困难。

⑨析骸以爨(cuàn):拆了尸骨当柴烧。爨,烧火煮饭。

⑩以国毙:指全国牺牲。

⑪从:从命,指与楚订立城下之盟。

⑫华元为质:华元为质于楚,后宋以公子围龟换回。

⑬ 虞:欺骗。

【译文】

夏五月,楚军准备撤离宋国。申犀在楚王马前叩头说:"毋畏明知要死但也不敢废弃君王的命令,可君王却抛弃了自己的诺言。"楚王无法回答。申叔时正好为楚王驾车,他说:"建好房子,让耕田的人回来,宋国就一定听命于楚国。"楚庄王采纳了他的计策。宋人害怕了,派华元深夜潜入楚军阵营,登上子反之床,把子反拉起来,说:"寡君让华元将严重的困难都告诉你们,说:'敝国城内已经是交换儿子杀了吃,劈碎骸骨当柴烧,即使这样,兵临城下而被迫结盟,我们宁可让国家灭亡,也不能从命。你们撤离我城三十里,我们就唯命是听。'"子反害怕了,与华元私下订立盟约,然后报告楚王。楚庄王命令大军后退三十里。宋与楚讲和结盟,华元入楚作人质。盟誓说:"我不骗你,你也不欺我。"

15.3 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①,不如待后之人②。"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不祀③,一也;耆酒④,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⑤,三也;虐我伯姬⑥,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⑦,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⑧,若之何待之⑨?不讨有罪,曰'将待后',后有辞而讨焉⑩,毋乃不可乎?夫恃才与众⑪,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天反时为灾⑫,地反物为妖⑬,民反德为乱⑭。

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15]。尽在狄矣[16]。”晋侯从之。六月癸卯[17],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18]。辛亥[19],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20]。

【注释】

①俊才:突出的才能。

②待后之人:等待潞国无俊才然后攻伐。

③不祀:不祭祀其祖先。

④耆:同“嗜”。古人认为嗜酒亡国。

⑤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仲章曾劝阻酆舒夺黎氏地,酆舒废黜仲章。仲章,潞国的贤人。黎,小国名,原在山西长治西南,后迁于黎城。

⑥虐:杀。伯姬:潞子夫人,晋景公之姊。

⑦茂德:美德。

⑧申固其命:巩固国家命运。

⑨若之何待之:意指酆舒的后人若能奉行德义,敬祀鬼神,则国运巩固,不好讨伐了。

⑩后有辞:指酆舒的后人有了理由。

⑪众:人多。

⑫天反时为灾:天应寒而暑,应暑而寒,时令反常,则成灾害。

⑬地反物为妖:地上的事物反其常性,则谓之妖怪。

⑭反德:行事违反准则。

⑮故文,反正为乏:文,字。小篆“正”与“乏”二字字形似相反。伯宗这里是望文生义,借以说明酆舒反其道而行,必走向困境。

⑯尽在狄:指上面所说的灾、妖、乱、乏,狄人都齐备。

⑰癸卯:十八日。

⑱曲梁:在今山西潞城北。

⑲辛亥：二十六日。

⑳晋人杀之：晋人杀酆舒。

【译文】

潞国国君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在潞国当政时，杀了潞子夫人，又伤了潞子的眼睛。晋景公准备攻打酆舒，诸大夫都说："不行。酆舒有三项突出的才能，不如等待他的后任时再去攻打。"伯宗却说："一定要攻打他。狄人有五大罪状，即使俊才再多，于国何补呢？他不祭祀祖先，这是第一项罪；嗜酒，是第二项罪；废黜仲章而夺取黎氏的土地，是第三项罪；杀了我伯姬，是第四项罪；伤了他国君的眼睛，是第五项罪。依仗着他的俊才，而不是美德，此乃增加他的罪恶。潞国后任的人或者可能将会敬畏和奉行德义而侍奉神人，因而巩固国家的命运，怎么能等到后任的人呢？今天不讨伐有罪之人，说什么'等待他们的后任'，以后的后任者有了理由我们再去讨伐，那恐怕就不可以了。如果依恃着所谓的才能和人多，那是亡国之道啊。商纣就是由此而行，所以灭亡。天违反时令就是灾害，地违反物性成为妖异，百姓行事违反准则就是乱。百姓乱了天灾地妖就都来了。从字形上看，'正'字反过来就是'乏'字。这些毛病，狄人都具备了。"晋景公听从了伯宗的话。六月十八日，晋荀林父在曲梁打败了赤狄，二十六日，灭了潞国。酆舒逃奔到卫，卫人把他押送到晋国，晋人杀了他。

15.4　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①，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卒立召襄②。

【注释】

①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三人都是周王卿士，争夺执政权。

②召襄：召戴公之子。

【译文】

王孙苏和召氏、毛氏争夺执政权，派了王子捷杀了召戴公和毛伯卫，最终立了召襄。

15.5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①。壬午②，晋侯治兵于稷③，以略狄土④，立黎侯而还⑤。及洛⑥，魏颗败秦师于辅氏⑦，获杜回，秦之力人也⑧。

【注释】

①辅氏：晋地，在今陕西大荔。晋伐赤狄，秦乘机攻晋。

②壬午：二十七日。

③治兵：演习，检阅军队。稷：晋地，在今山西稷山县南。

④略：强取。晋虽灭了潞国，其余狄人未服，因此继续攻取狄人土地。

⑤立黎侯：潞国夺取黎氏地，晋恢复黎国，立黎侯。

⑥洛：晋地，在今陕西大荔东南。

⑦ 魏颗：晋大夫。

⑧力人：大力士。

【译文】

秋七月，秦桓公攻打晋国，驻扎在辅氏。二十七日，晋景公在稷地检阅军队，并攻取狄人的土地，立了黎国国君后才回国。到洛地时，晋大夫魏颗在辅氏打败秦军，俘虏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

初，魏武子有嬖妾①，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②，则曰："必以为殉③！"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④，吾从其治也⑤。"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⑥，杜回

踬而颠[7]，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8]。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注释】

①魏武子：魏犨，魏颗父亲。

②疾病：病重，病危。病，指病重。

③殉：以活人殉葬。古代有以妻妾殉葬的习俗。

④乱：神志不清。

⑤治：相对于"乱"而言，指神志清楚。

⑥亢：遮拦。此指结草绳遮拦杜回。

⑦踬(zhì)：被绊倒。颠：仆倒在地。

⑧而：你。

【译文】

当初，魏武子有一个宠爱的小妾，没有儿子。魏武子病了，命令魏颗说："我死了，一定要把她嫁出去。"到了病重时，却说："一定要让她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把她嫁出去了，说："人病重时神志不清，我依照他神志清楚时的话做。"到了辅氏之役，魏颗看见一个老人用草绳拦住杜回，杜回被绊倒在地，所以魏颗抓住了杜回。夜里魏颗梦见老人对他说："我，就是你所嫁出去的女子的父亲。你依照你先父神志清楚时的命令行事，我以此来报答你。"

15.6　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1]，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2]，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3]。"羊舌职说是赏也[4]，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5]，谓此物也夫[6]。士伯庸中行伯[7]，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谓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故《诗》曰：'陈锡哉周[8]。'能施也[9]。率是道

也[10],其何不济?”

【注释】

①狄臣:狄人奴隶。按,此亦包括奴隶耕种的土地。千室:千家。

②士伯:士贞子。瓜衍之县:即今山西孝义北的瓜城。

③伯氏:荀林父。宣公十二年,士伯劝阻杀掉荀林父,因此赏士伯。

④羊舌职:晋叔向的父亲。说:悦,对这样的赏赐感到高兴。

⑤庸庸祗祗:语出《尚书·周书·康诰》,意为文王能重用可用之人,尊敬可尊敬之人。庸,用。祗,敬。

⑥此物:此类。此以晋景公比周文王。

⑦士伯庸中行伯:士伯认为中行桓子为可用。庸,用。这里是意动用法,认为可用。

⑧陈锡哉周: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意为把利益布施天下,创立周朝。陈,布施。锡,赐予。哉周,造周。

⑨能施:能施恩于人。

⑩率:遵循。

【译文】

晋景公奖赏桓子狄人奴隶上千家,同时把瓜衍之县赏给士伯,说:“我能收获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没有你,我就失去伯氏了。”羊舌职对这样的赏赐感到高兴,说:“《周书》上说‘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人’,说的就是这类的事情啊。士伯能用中行伯,国君信任他,也重用士伯,这就叫作明德啊。周文王之所以能建立周朝,也不过如此。所以《诗》里说:‘利益布施天下而创立周朝。’就是说能施恩于人。遵循此道而行,还有什么不能成功?”

15.7 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1],不敬。刘康公曰[2]:“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3],天夺之魄矣[4]。”

【注释】

①献狄俘于周：晋献狄俘于周王，既是报捷，又是尊王。

②刘康公：王季子。

③原叔必有大咎：鲁成公八年，晋杀赵同。原叔，赵同。

④魄：魂魄。

【译文】

晋景公派赵同到周朝去进献狄人俘虏，赵同进献时不恭敬。刘康公说："不到十年，原叔必定有大祸，上天要夺走他的魂魄了。"

15.8 初税亩[①]，非礼也。谷出不过藉[②]，以丰财也[③]。

【注释】

①初税亩：殷、周以来，实行井田制。鲁国初税亩，即不问有田者所耕田地面积的大小，也不问有田者为何人，一律按亩向耕作者征收实物税。实行初税亩，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权。初，开始。

②藉：借，借民力以耕田。井田制有私田，也有公田，农奴对于公田有进行无偿劳动的义务，即所谓藉法。

③丰财：《左传》作者认为，过去的征税方法是所征的稻谷不超过"藉法"的规定，这是用以丰富财货的办法，比初税亩好。

【译文】

鲁国从此开始按田亩多少征税，这不合于礼制。过去的征税方法是所征稻谷不超过"藉法"的规定，这可以因此丰富财货。

15.9 冬，蝝生，饥。幸之也[①]。

【注释】

①幸之：即㚔(niè)之，罪之。《穀梁传》云："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左传》则认为鲁蝝虫成灾，又饥荒，是天降罪的结果。

【译文】

冬，蝝虫成灾，发生大饥荒。天降罪啊。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①。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②。

16.2　夏，成周宣榭火③。

16.3　秋，郯伯姬来归④。

16.4　冬，大有年⑤。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宣公十六年当周定王十四年，前593。

②甲氏、留吁：赤狄的两支，甲氏在今山西屯留北，留吁在屯留南。

③成周：周之东都，在河南洛阳东。宣榭：土台上所建的堂式建筑，用以习射讲武。

④郯伯姬：鲁国女，郯君夫人。

⑤大有年：五谷大熟。

【译文】

鲁宣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晋人灭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夏，成周城里的宣榭发生火灾。

秋，郯伯姬回到鲁国。

冬，五谷大丰收。

【传】

16.1 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①。

【注释】

①铎辰：也是赤狄的一支，在今山西潞城、屯留附近。

【译文】

鲁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率军灭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铎辰。

三月，献狄俘①。晋侯请于王。戊申②，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③，且为大傅④。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⑤。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⑥，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⑦。'善人在上也⑧。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⑨。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

【注释】

①献狄俘：向周王献俘。

②戊申：二十七日。

③黻(fú)冕：指当时卿大夫礼服。黻，古代礼服上黑青相间的花纹，此指上衣。冕，礼帽。

④大傅：太傅，晋主礼刑之近官。士会灭狄有功，被任命为中军帅并兼太傅，以为褒奖。

⑤晋国之盗逃奔于秦：指士会治国有方，晋国的盗贼都逃跑到秦国去了。

⑥称：举荐，任用。

⑦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引《诗》见《诗经·小雅·小旻》，

形容恐惧戒慎的样子。

⑧善人在上：指善人执政。

⑨无幸民：百姓心中不存侥幸之想。

【译文】

三月，向周王进献狄人俘虏。晋景公向周王请求，二十七日，把黻冕等礼服赐给士会并任命他为中军帅，并且加太傅之号。此后，晋国的盗贼都逃走到秦国去了。羊舌职说："我听说，'禹任用了好人，坏人都远远地离开了'，说的就是这个情况。《诗》里说：'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着薄冰。'是有好人在上啊。好人执政，那么国内百姓就不会心存侥幸。谚语说：'百姓多存侥幸，国家就不幸了。'这是说没有善人呀。"

16.2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①]。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②]。

【注释】

①人火之：是人把它烧着的。

②天火：天降的火。此句解释《经》文书火之例。

【译文】

夏，成周城里的宣榭着火，是人把它烧着的。凡是火灾，人烧着的叫做"火"，天降的火叫做"灾"。

16.3 秋，郯伯姬来归，出也。

【译文】

秋，郯伯姬回到鲁国，是被遗弃回来。

16.4 为毛、召之难故[①]，王室复乱。王孙苏奔晋。晋人复之[②]。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③]，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④]。郩烝[⑤]。武子私问其故[⑥]。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⑦]，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⑧]。公当享[⑨]，卿当宴[⑩]。王室之礼也[⑪]。"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⑫]。

【注释】

①毛、召之难：毛、召之难在去年。

②晋人复之：晋将王孙苏送回去。

③平王室：调和王室的纠纷。平，调和。

④原襄公：周大夫。相礼：盟会或祭祀的助手，叫相，或相礼。

⑤郩烝：古代祭祀、宴会，杀牲放在俎上叫烝。将整牲放于俎，不煮熟，叫全烝，祭天所用。将半牲放于俎，叫房烝，也叫体荐。把肉切成大块放于俎，叫郩烝，也叫折俎。郩烝宾主可吃，全烝、房烝只是虚设，不能吃。郩，通"肴"，荤菜。

⑥武子：士会，字季，谥武。私问其故：周定王既设享礼，依下文，应用体荐；现用郩烝，士会因此偷偷问原襄公。

⑦季氏：士会。周王以字称之。

⑧享有体荐，宴有折俎：享、宴在此意义有别，享有体荐，是设宴杀牲，只具形式，宾主并不饮食；宴有折俎，则一起食用。体荐，即房烝。折俎，即郩烝。

⑨公当享：天子对诸侯用享礼。公，指诸侯。

⑩卿当宴：对诸侯之卿，则设宴礼。卿，诸侯之卿。

⑪王室之礼：诸侯之卿来，虽为之设享礼，仍用宴礼之法，进献郩烝。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恩惠，此是王室待宾之礼。

⑫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此指士会回国后，讲求典礼修明法度，这是尊王的表示。

【译文】

因为毛、召之难的缘故，周王室又发生内乱。王孙苏逃亡到晋国。晋国把他送回去让他复位。冬，晋景公让士会调和王室的纠纷，周定王用享礼招待他，原襄公担任相礼。设了郗烝。武季偷偷地问原襄公这是为什么。周王听到了，召武子说："季氏，你没有听说过吗？天子设享礼有体荐，设宴礼有折俎。天子对诸侯用享礼，诸侯对卿用宴礼。这是王室的礼仪啊。"武子回国后，讲求典礼，并修明晋国的法度。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①]，许男锡我卒[②]。

17.2 丁未，蔡侯申卒[③]。

17.3 夏，葬许昭公。

17.4 葬蔡文公。

17.5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④]。

17.6 己未[⑤]，公会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断道[⑥]。

17.7 秋，公至自会。

17.8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⑦]。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宣公十七年当周定王十五年，前592。庚子：二十四日。

②许男锡我：许昭公。许昭公死，其子灵公立。

③丁未：二月初二。蔡侯申：蔡文公。蔡文公死，子景侯固立。

④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六月无日食，且朔日为六月乙巳。史家认为是宣公七年六月癸卯有日食，误记为此年。或认为是《经》文错简。

⑤己未：六月十五日。

⑥断道：晋地，在今山西济源西南。

⑦ 壬午：十一日。叔肸(xī)：鲁宣公同母弟。

【译文】

鲁宣公十七年春周历正月二十四日，许昭公锡我去世。

二月二日，蔡文公申去世。

夏，葬许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日食。

六月十五日，鲁宣公和晋景公、卫穆公、曹宣公、邾国君在断道结盟。

秋，鲁宣公从断道之盟回国。

冬十一月十一日，宣公弟叔肸死。

【传】

17.1 十七年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①]。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②]。郤子登，妇人笑于房[③]。献子怒[④]，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⑤]。"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⑥]，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⑦]。"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⑧]，又弗许。

【注释】

①征会于齐：召齐顷公赴断道之会。征，召。

②帷：以布帛围起来作为帐幕，有如后来的屏风。妇人：指齐顷公母亲萧同叔子。

③郤子登，妇人笑于房：据传郤克是跛子，萧同叔子见他登台阶，笑出声来。郤克使齐，齐顷公让妇人围观，本是不敬，妇人讥笑他，更是不敬。登，上台阶。房，东西厢房。

④献子：即郤克。

⑤所不此报，无能涉河：所，假设连词，如果。无能涉河，指河为誓，不报此仇就不再渡黄河而东。按，此事成为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的导火线。又据《穀梁传》成公元年记载："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姪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可参考。

⑥栾京庐：郤克使齐的副手。待命于齐：留在齐国，必使齐顷公赴会，才能回国。

⑦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克受辱先归，未完成使命，因此要栾京庐完成。不得齐事，不能完成使齐赴会的使命。

⑧私属：家族之兵。

【译文】

鲁宣公十七年春，晋景公派郤克到齐国去请齐侯参加盟会。齐顷公接见郤克时用帷帐做屏风让妇人观看。郤克登台阶上朝，妇人在厢房看到他那样子笑了出来。郤克发怒了，出来时发誓说："如果不报此仇，就再也不渡河而东！"郤克就先回国去了，让栾京庐在齐国待命，说："不能完成使齐赴会的使命，就不要回来复命。"郤克回到晋国，请求攻打齐国，晋景公不同意。请求用他的宗族之兵伐齐，晋景公也不答应。

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①]。及敛盂[②]，高固逃归[③]。夏，会于断道，讨贰也[④]。盟于卷楚[⑤]，辞齐人[⑥]。晋人

执晏弱于野王[7]，执蔡朝于原[8]，执南郭偃于温[9]。苗贲皇使[10]，见晏桓子[11]。归，言于晋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12]，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13]。齐君恐不得礼[14]，故不出，而使四子来。左右或沮之[15]，曰：'君不出，必执吾使。'故高子及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绝君好，宁归死焉[16]。'为是犯难而来[17]，吾若善逆彼以怀来者[18]，吾又执之，以信齐沮[19]，吾不既过矣乎[20]？过而不改，而又久之[21]，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辞[22]，而害来者，以惧诸侯，将焉用之[23]？"晋人缓之，逸[24]。秋八月，晋师还[25]。

【注释】

①高固：高宣子，齐卿。晏弱：晏桓子。蔡朝、南郭偃：皆齐大夫。

②敛盂：卫地，在今河南濮阳东南。

③高固逃归：高固听说郤克受辱怨齐，怕此去有祸，中途逃回。

④讨贰：此时宋已与楚讲和，郑、陈、蔡已附楚，"贰"泛指这些背晋亲楚之国。

⑤卷楚：即断道。或曰卷楚与断道不是一地，但相距不远。

⑥辞齐人：齐顷公不亲自参加，只派四位大臣去，因此晋拒绝齐国参加盟会。

⑦野王：卫地名，在今河南沁阳。

⑧原：在今河南济源北。

⑨温：在今河南温县西稍南。

⑩苗贲(bēn)皇：楚斗椒之子，宣公四年楚灭若敖氏，逃奔晋国，晋以苗邑赐之，因以为氏。苗，在今河南济源西南。

⑪见晏桓子：苗贲皇出使经过野王，见到晏桓子。

⑫不逮：不及。

⑬举言群臣不信，诸侯皆有贰志：指诸侯有二心，是因为晋群臣不讲信用。苗贲皇本意指晋君，不敢直指，托言群臣。举，皆。

⑭不得礼：不被礼待。

⑮左右：指齐君近臣。沮：阻止。

⑯若绝君好，宁归死焉：意谓与其因为我们不去而断绝友好关系，不如去了之后回去被处死。

⑰犯难：冒险。

⑱善逆彼以怀来者：应盛情款待他们，使来晋国的人怀恋思念。若，应该。

⑲以信齐沮：使齐人阻止前来的预言得到证实。

⑳既过：已经做错。过，错误。

㉑久之：久扣齐使不放。

㉒反者：指高固。得辞：得逃归之理由，指有了借口。

㉓将焉用之：苗贲皇之意，是要晋景公以信用折服诸侯。

㉔缓之，逸：有意放松了看管，晏桓子先逃回。

㉕晋师还：诸侯参加盟会，有军队随从。晋盟会之师回国。

【译文】

齐顷公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参加盟会。到了敛盂这个地方，高固先逃回齐国。夏，诸侯在断道会见，准备讨伐背晋亲楚的国家。同时在卷楚订立盟约，而拒绝齐人参加。晋人在野王抓住了晏弱，在原地抓住蔡朝，在温地抓住南郭偃。苗贲皇出使，途中见到晏桓子。回到晋国，对晋景公说："晏子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们侍奉我们的先君，都唯恐赶不上，都是因为晋国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有二心。齐君是担心不能得到礼遇，所以不出来，而派四个臣子来。齐君的左右有人劝阻他，说：'国君不去，晋人一定会抓走我们的使者。'所以高固到达敛盂就跑回去了。其他三个人说：'如果因我们不来而断绝了国君间的友好，宁可来了之后回去被处死。'因此他们冒险而来。我们应该好好

地迎接款待他们以使来者留恋，可我们却又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了齐人的劝阻是对的，我们不是已经做错了吗？错了而不改，还又扣住齐使者久久不放，以造成他们的后悔，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让先逃回去的人有了理由，又伤害了来参加会见的人，以使诸侯害怕，这还有什么用呢？”于是晋人有意放松了看守，晏桓子逃回。秋八月，晋军回国。

17.2　范武子将老①，召文子曰②：“燮乎！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③，易者实多④。《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⑤。’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⑥。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⑦。余将老，使郤子逞其志⑧，庶有豸乎⑨。尔从二三子唯敬⑩。”乃请老，郤献子为政⑪。

【注释】

①范武子：士会，初封随，称随武子，后改封范，称范武子，其后子孙皆称范。老：告老退休。

②文子：士会之子士燮。

③以类：合符礼法。类，法。

④易者：反其道而行，指迁怒。易，反。

⑤“君子如怒”四句：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沮、已，止歇。庶，庶几，也许，也许可以。遄(chuán)，速。祉(zhǐ)，喜。

⑥弗已者，必益之：不能止其乱，必增加其乱。

⑦ 惧其益之：郤克使齐受辱发怒，或许能阻止齐国之乱，否则，也可能增加祸乱。

⑧ 逞其志：满足心愿。逞，快，满足。

⑨庶有豸(zhì)：祸乱庶几可以解除。豸，解决。

⑩二三子：指晋国诸大夫。

⑪郤献子为政：郤克代士会为中军帅。

【译文】

范武子准备告老退休，把文子叫来说："燮啊！我听说，一个人的喜怒合乎礼法的是很少的，反其道而行的却很多。《诗》里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庶几可以很快阻止。君子如果喜悦，祸乱或许很快可以停歇。'君子的喜怒，应是用来阻止祸乱的。不能止其乱，必定反增加其乱。郤克或许是想在齐国阻止祸乱吧。否则的话，我担心他会增加祸乱呢。我要告老了，就让郤克满足他的心愿吧，祸乱或许可以解除。你跟随着诸位大夫，一定要恭敬从事。"于是请求告老退休。郤克执政。

17.3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①]。

【注释】

①"凡大子之母弟"五句：按通例，庶出便不得称公子称弟。此几句解释《经》文称公子、称弟的通例。

【译文】

冬，宣公弟弟叔肸死，是宣公的同母兄弟。凡太子的同母兄弟，国君在世就叫公子，不在就称弟。凡称为弟，都是同母兄弟。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①]，晋侯、卫世子臧伐齐[②]。

18.2　公伐杞。

18.3　夏四月。

18.4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3]。
18.5 甲戌[4]，楚子旅卒[5]。
18.6 公孙归父如晋[6]。
18.7 冬十月壬戌[7]，公薨于路寝。
18.8 归父还自晋，至笙[8]。遂奔齐。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宣公十八年当周定王十六年，前591。

②世子：嫡长子。

③戕(qiāng)：杀害。鄫：姒姓国，在今山东枣庄东。

④甲戌：初七。

⑤楚子旅：楚庄王。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楚国国君死去被《春秋》记载从此开始。

⑥公孙归父如晋：公孙归父想借晋国之力铲除三桓势力，请求晋援助。

⑦壬戌：二十六日。

⑧笙：鲁国边境之地，今地不详。

【译文】

鲁宣公十八年春，晋景公、卫国世子臧攻打齐国。

宣公攻打杞国。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到鄫国杀死了鄫子。

初七，楚子旅死。

公孙归父到晋国去。

冬十月二十六日，鲁宣公在路寝去世。

归父从晋国回国，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去了。

【传】

18.1 十八年春，晋侯、卫大子臧伐齐，至于阳谷[1]。齐侯会晋侯盟于缯[2]，以公子强为质于晋。晋师还[3]。蔡朝、南郭偃逃归[4]。

【注释】

①阳谷：齐地，在今山东阳谷北。

②缯(zēng)：地名，在阳谷附近。

③晋师还：齐国求和，晋国撤兵。

④蔡朝、南郭偃逃归：齐与晋结盟，看守松懈，故二人得以逃归。

【译文】

鲁宣公十八年春，晋景公、卫太子臧攻打齐国，到达阳谷。齐顷公在缯地会见晋景公，让公子强到晋国做人质。晋军撤回国。蔡朝、南郭偃逃回。

18.2 夏，公使如楚乞师，欲以伐齐。

【译文】

夏，鲁宣公派人到楚国请求军队，准备以此攻打齐国。

18.3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内虐其君曰弑[1]，自外曰戕[2]。

【注释】

①自内虐其君曰弑：国内杀死国君叫弑。

②戕(qiāng)：他国国君派人来杀死国君叫戕。此解释《经》文惯例。

【译文】

秋，邾人在鄫国杀害鄫子。凡是由国内人杀死国君叫弑，自外来杀害国君叫戕。

18.4　楚庄王卒，楚师不出①。既而用晋师②，楚于是乎有蜀之役③。

【注释】

①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此应接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师”。鲁本请楚发兵，因楚庄王去世而作罢。

②既而用晋师：此即成公二年的鞍之战。此处疑有错简。楚师不出，鲁便求助晋师伐齐。

③蜀之役：在成公二年冬，鲁用晋师，楚认为鲁国背楚亲晋，因此攻袭鲁军。蜀，鲁地，在今山东泰安附近。

【译文】

楚庄王死，楚军不出动。后来就用晋军伐齐，楚国因此有蜀地之战。

18.5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①，有宠②，欲去三桓③，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④，仲也夫⑤。”臧宣叔怒曰⑥：“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⑦。”遂逐东门氏⑧。子家还⑨，及笙，坛帷⑩，复命于介⑪。既复命，袒、括发⑫，即位哭⑬，三踊而出⑭。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⑮。

【注释】

①襄仲之立公：文公十八年，襄仲杀太子恶及视而立宣公。

②有宠：公孙归父为襄仲之子，因此有宠。

③三桓：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个家族，皆出于桓公，故称三桓。此时三桓势力已大，掌握鲁国政权，凌驾于鲁君之上。

④適：同“嫡”。失大援：失去大国的援助。

⑤仲也夫：按，季文子知公孙归父之谋，宣公一死，便欲以“杀嫡立庶”之罪驱逐东门氏。仲，襄仲。

⑥臧宣叔：臧孙许，臧文仲辰之子。

⑦许请去之：臧孙许时为鲁司寇，主行刑，因此请求除去公孙归父。许，臧孙许。

⑧东门氏：襄仲的族号。

⑨子家还：鲁驱逐东门氏时，子家使晋未回国。子家，公孙归父字。

⑩坛：筑土为坛。帷：用帷幕围住土坛。

⑪复命于介：古代礼制，使者出使，得知其君死讯，如果已入所聘之国国境，则仍须完成使命。返国后，在死君灵前复命。公孙归父此时已闻知君死，家被逐，因此在途中为坛帷，让副手坐其中以代宣公，向他报告完成使命的情况。介，归父的副手。使者有上介、众介，上介为副手，众介为助手，此指上介。

⑫袒(tǎn)：左袒，解去左边外衣，露出内衣。括发：以麻束发。古人加冠时，先用锦束发，叫缅(xǐ)；再加安发簪，叫笄(jī)。初遭丧，先去冠，二日后去缅笄，于是以麻束发。此则不能返国，归父亦依其仪行之。

⑬即位哭：归父就自己之位而哭。

⑭三踊：三顿足。古代遭丧，有擗踊之仪。擗犹椎胸，踊犹顿足。男踊女擗，表示哀痛之至。

⑮善之：赞许他，赞许公孙归父仍不失礼仪。

【译文】

公孙归父因为其父襄仲当年立宣公，因此有宠，他准备驱逐三桓，张大鲁公室的势力。他与宣公谋划，然后到晋国聘问，准备借晋人的力量除去三桓。冬，宣公死。季文子在朝廷上说："让我们杀了嫡子而立庶子以致失去大国的援助的，就是襄仲啊！"臧宣叔发怒说："当时不能治襄仲的罪，他的后人又有何罪呢？你如果要除掉他，我臧孙许请求去除掉他。"于是把东门氏全族驱逐出鲁国。公孙归父返回鲁国，到达笙地，筑了土坛并用帷幕围起来，向副手行复命的礼仪。复命仪式结束后，他解去左边的外衣、以麻束发，并按照礼节到规定的位置上哭奠，顿足三次然后才出去。于是逃亡到齐国。《春秋》记载说："归父还自晋。"是赞许他仍不失礼仪。

成公

【题解】

成公，鲁国第二十一任君主。名黑肱，为鲁宣公儿子，母穆姜。前590年承袭鲁宣公即位，时年尚幼。在位十八年间执政为季孙行父、仲孙蔑、叔孙侨如。前573年薨，子襄公姬午立。

鲁成公期间，诸侯争霸继续，晋国的霸业仍然稳固。成公二年，因齐顷公对晋使郤克的不敬，引发了鞍之战。此役齐国大败，齐顷公险些被俘。成公十六年，晋、楚发生鄢陵之战。楚共王亲自参战，结果楚国大败，中军将子反自杀。成公六年，吴寿梦称王。吴国开始崛起。成公七年，吴国开始攻楚，吴入州来，楚子重、子反疲于奔命。此后，楚国不断受到吴国骚扰，不胜其烦，国势大受影响。成公十五年，晋三郤杀伯宗，成公十七年，晋厉公杀三郤，晋国内乱。成公十八年，晋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这一时期，争霸斗争仍然激烈，但各国内部的纷争也不断加剧。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1]，公即位[2]。

1.2 二月辛酉[3]，葬我君宣公。

1.3 无冰[4]。

1.4 三月，作丘甲[5]。

1.5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6]。

1.6 秋，王师败绩于茅戎[7]。

1.7 冬十月。

【注释】

①元年：鲁成公元年当周定王十七年，前590。

②公：即鲁成公姬黑肱，其时年尚幼。

③辛酉：二十七日。

④无冰：古代有在周正二月取冰、藏冰之礼。若天气暖和，不能结冰，则无法行此礼。

⑤丘甲：周制，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每甸出车一乘，戎马四匹，牛二十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鲁国每甸所赋令每丘出之，是为重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则云"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不同于公田制农夫出同等的军赋"，视之为军赋改革，且与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联系。

⑥晋侯：即晋景公。赤棘：晋地名，今地不详。

⑦茅戎：戎人的一支，其地在今河南修武。

【译文】

鲁成公元年春周历正月，成公即位。

二月二十七日，安葬我国国君鲁宣公。

没有结冰。

三月，制定丘甲制。

夏，臧孙许和晋景公在赤棘结盟。

秋，周王室的军队被茅戎打得大败。

冬十月。

【传】

1.1 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①，单襄公如晋拜成②。刘康公徼戎③，将遂伐之。叔服曰④："背盟而欺大国⑤，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⑥，败绩于徐吾氏⑦。

【注释】

①瑕嘉：即文公十三年《传》的"詹嘉"。平戎于王：杜预以为此乃调停文公十三年周、戎之间因郩垂之役引起的仇怨。

②单襄公：周王卿士。

③刘康公：王季子，谥号康公。食采邑于刘，在今河南偃师。徼戎：乘讲和时戎人不防备之际进行袭击，侥幸败之。

④叔服：周王室内史。

⑤大国：此指晋国。

⑥癸未：十九日。

⑦徐吾氏：茅戎一支，此指其所在地。

【译文】

鲁成公元年春，晋景公派遣瑕嘉调解周天子和戎人的冲突，单襄公去晋国拜谢调解成功。刘康公打算乘戎人不备以侥幸取胜。叔服说："背弃盟约而又欺骗大国，这一定会失败。背弃盟约就是不祥，欺骗大国就是不义，神明、百姓都不会帮助我们，将要如何去取胜？"刘康公没有听从，于是就去进攻茅戎。三月十九日，在徐吾氏地方被打得大败。

1.2 为齐难故①,作丘甲。

【注释】

①齐难:宣公十七年断道之盟,鲁、晋诸国联盟,以齐为敌。十八年,鲁又向楚国乞师,欲伐齐;楚未出师,故须防齐国之侵。

【译文】

鲁国为了防备齐国入侵,定出丘甲的制度。

1.3 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

【译文】

鲁国听说齐国准备邀楚军前来进攻,夏,和晋国在赤棘结盟。

1.4 秋,王人来告败。

【译文】

秋,周定王的使者来我国报告战败的情况。

1.5 冬,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①,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②,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③,乃可以逞④。”

【注释】

①修赋:整顿军赋,即实施作丘甲的政令。缮完:修治城郭。

②争盟:争当盟主。

③难:祸难。

④逞：解除祸难。

【译文】

冬，臧宣叔命令整顿军赋、修治城郭、完成防御设施，说："齐国和楚国结成友好，我国最近和晋国订了盟约。晋国和楚国争夺盟主，齐国的军队一定会来攻打我国。虽然晋国进攻齐国，楚国必然去救它，这就是齐、楚两国一起与我为敌。预计到祸难而有所防备，祸难就能得以解除。"

二年

【经】

2.1 二年春[1]，齐侯伐我北鄙[2]。

2.2 夏四月丙戌[3]，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4]，卫师败绩。

2.3 六月癸酉[5]，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6]，齐师败绩。

2.4 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7]，及国佐盟于袁娄[8]。

2.5 八月壬午[9]，宋公鲍卒[10]。

2.6 庚寅[11]，卫侯速卒[12]。

2.7 取汶阳田。

2.8 冬，楚师、郑师侵卫。

2.9 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13]。

2.10 丙申[14]，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注释】

①二年:鲁成公二年当周定王十八年,前589。

②齐侯:指齐顷公。

③丙戌:二十九日。

④孙良夫:卫国大夫,孔林父之父。新筑:卫地名,在今河北魏县南。

⑤癸酉:十七日。

⑥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又称宣伯。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伐鄋瞒获长狄侨如,因以名己子。公孙婴齐:又称仲婴齐,谥声伯,叔肸之子。鞍:齐地名,在今山东济南。

⑦己酉:二十三日。

⑧袁娄:即爰娄,在今山东淄博。

⑨壬午:二十七日。

⑩宋公鲍:宋文公。

⑪庚寅:初五。

⑫卫侯速:即卫穆公。

⑬公子婴齐:即子重,楚国令尹。蜀:鲁地名,在今山东泰安附近。

⑭丙申:十二日。

【译文】

鲁成公二年春,齐顷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夏四月二十九日,卫国的孙良夫率军与齐军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

六月十七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合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与齐顷公在鞍地交战,齐军大败。

秋七月,齐顷公派国佐到诸侯军中。二十三日,各国与国佐在袁娄结盟。

八月二十七日,宋文公鲍去世。

九月初五，卫穆公速去世。

收取汶水以北的田地。

冬，楚军、郑军侵袭卫国。

十一月，鲁成公与楚国公子婴齐在蜀地相会。

十二日，鲁成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会盟。

【传】

2.1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①]。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②]，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③]，无入而封[④]。"弗听，杀而膊诸城上[⑤]。齐侯亲鼓，士陵城[⑥]。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⑦]。

【注释】

①龙：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②门：攻城。

③而：你。

④封：边境。

⑤膊(pò)：暴露，陈尸于城上。

⑥陵城：登上城墙。

⑦巢丘：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

【译文】

鲁成公二年春，齐顷公进攻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地。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龙人把他擒获。齐顷公说："不要杀，我和你们盟誓，不进入你们的境内。"龙人不听，杀了卢蒲就魁，暴尸城上。齐顷公亲自击鼓，兵士爬上城墙。三天，占领了龙地。就此向南侵袭，到达巢丘。

2.2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将侵齐[1]，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2]，则如无出[3]。今既遇矣，不如战也。"

【注释】

①石稷：即石成子，石碏四世孙。甯相：甯俞子。向禽将：名禽将。侵齐：《史记·卫康叔世家》："穆公十一年，孙良夫救鲁伐齐。"则司马迁认为卫侵齐为救鲁。

②不能：指不能战。

③如：应当。

【译文】

卫穆公派遣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将率兵侵袭齐国，和齐军相遇。石稷打算撤回，孙良夫说："不行。带领军队攻打人家，遇上敌人就回去，怎么对国君交代呢？如果知道打不过，就应当不出兵。如今既然和敌军相遇，不如一战。"

夏，有……[1]

【注释】

①此处原文阙脱，所缺或为叙述新筑战事。

【译文】

夏，有……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1]，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2]，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3]。"且告车来甚众[4]。齐师乃止，次于鞫

居⑤。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⑥，桓子是以免。

【注释】

①少须：指坚持一阵顶住敌军。须，等待。

②陨：损失。

③子以众退，我此乃止：石稷见其他人不愿继续抵抗，就让大军先撤退，自己留下抵挡。

④且告车来甚众：此为石稷通告军中以安定军心。且，同时。车来甚众，指从新筑来的援军战车。

⑤鞫(jū)居：古地名，不知其详，或曰在今河南封丘。

⑥新筑人：指新筑大夫。孙桓子：指孙良夫。

【译文】

石稷说："军队战败了，您如不坚持顶一阵，恐怕会全军覆灭。您丧失了军队，如何回报君命？"大家都不回答。石稷又说："您，是国家的卿。损失了您，对国家是一种耻辱。您带着众人撤退，我留下来抵挡。"同时向全军通告大批援军的战车已来到。齐军于是停止前进，驻扎在鞫居。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援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得免于难。

既①，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②，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③，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④，信以守器⑤，器以藏礼⑥，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⑦，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注释】

①既：事过之后。

②曲县：周礼，诸侯之乐，室内三面悬乐器，形曲，谓之“曲县”。也叫轩县、曲悬。大夫仅左右两面悬挂，曰“判县”。县，指悬挂着的钟、磬等乐器。繁（pán）缨：古代天子、诸侯所用辂马的带饰。繁，马腹带。缨，马颈革。仲叔于奚请“曲县”、“繁缨”，是以大夫而僭越用诸侯之礼。

③器：指车马服饰乐器等物件。名：爵位名号。二者是人君用以明等级、指挥、统治臣民的工具。

④名以出信：有某种爵号，即赋予某种威信。

⑤信以守器：有某种威信，即能保持其所得器物。

⑥器以藏礼：制定各种器物，以示尊卑贵贱，体现当时之礼。藏，体现。

⑦平：治理。

【译文】

战后，卫国人把城邑赏给仲叔于奚。仲叔于奚辞谢，而请求得到诸侯用的曲县、用繁缨饰马朝见，卫穆公同意了。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几个城邑。只有器物和名号不能假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所掌管的。名号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持器物，器物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百姓，这是政事的大纲。如果把名位、礼器假借给别人，就是授予人政权。政权丢失，国家也会跟着灭亡，这是无法阻止的。”

2.3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①，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②。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③。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④，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⑤，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

之[6]。季文子帅师会之。

【注释】

①不入：指不入国都。

②主郤献子：以郤克为主人。郤克为中军帅、执政大臣，皆曾为齐顷公母所笑，与齐有怨，发誓报仇，因此二人通过他的关系请求出兵。

③赋：兵员数量。

④先君：指晋文公。先大夫：指先轸、狐偃等先辈大夫。肃：敏捷。

⑤役：仆役。

⑥道：做向导。

【译文】

孙桓子回到新筑，不进国都，就到晋国请求出兵。臧宣叔也到晋国请求出兵。两人都通过郤克向晋景公请求。晋景公答应派兵车七百辆。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我军的兵车数。因为有先君的明察和先大夫们的敏捷才能，所以得胜。我郤克和先大夫们相比，连做他们的仆役都嫌无能，请派八百乘兵车。"晋景公同意了。郤克率领中军，士燮辅佐上军，栾书率领下军，韩厥做司马，出兵救援鲁国和卫国。臧宣叔迎接晋军，并作为向导开路。季文子率领军队和他们会合。

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1]，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2]。"

【注释】

①徇：陈尸示众。

②分谤：分担责任。

【译文】

到达卫国境内，韩厥将要杀人，郤克飞车赶去，准备救下那个人。等赶到时，已经杀了。郤克让人赶快把死者尸体在军中示众，告诉自己的御者说："我用这样的做法来分担人们对韩厥的非议。"

师从齐师于莘①。六月壬申②，师至于靡笄之下③。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④，诘朝请见⑤。"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⑥。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⑦。'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⑧。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⑨，禽之而乘其车⑩，系桑本焉⑪，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⑫。"

【注释】

①莘：卫地名，在今山东莘县北。为从卫至齐之要道。

②壬申：十六日。

③靡笄：山名，即今山东济南千佛山。

④不腆：不厚。

⑤诘朝：次日早晨。

⑥晋与鲁、卫，兄弟也：晋、鲁、卫皆是姬姓诸侯国，故云。

⑦大国：指齐国。释憾：发泄愤恨。敝邑：鲁、卫自称。

⑧舆师：众多军队。

⑨桀：举起。

⑩禽：同"擒"。

⑪桑本：连根的桑树。本，根。

⑫贾：买。

【译文】

晋、鲁、卫联军在莘地追上齐军。六月十六日，军队到达靡笄山下。齐顷公派人请战，说："您带领贵国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将以不强大的军队，请求和你们在明天早晨相见决战。"郤克回答说："晋和鲁、卫是兄弟国家，鲁、卫前来告诉我们说：'大国不分日夜到敝邑土地上发泄气愤。'寡君于心不忍，派我们这些下臣们来向大国请求，不要使我们的军队过久地停留在贵国。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用不着再劳动您的命令。"齐顷公说："大夫允许决战，正是寡人的愿望；如果你不允许，也要兵戎相见的。"齐国的高固冲入晋军中，举起石头投掷晋军，抓获晋兵而抢坐上他的战车，把桑树根系在车上，遍行齐军中，说："需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多余的勇气！"

癸酉①，师陈于鞍。邴夏御齐侯②，逢丑父为右③。晋解张御郤克④，郑丘缓为右⑤。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⑥。"不介马而驰之⑦。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⑧！"张侯曰⑨："自始合⑩，而矢贯余手及肘⑪，余折以御，左轮朱殷⑫，岂敢言病⑬。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⑭？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⑮。此车一人殿之⑯，可以集事⑰，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⑱，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⑲，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⑳。

【注释】

①癸酉：十七日。

②邴夏：齐国大夫。

③逄丑父：齐国大夫。

④解张：晋国大夫。

⑤郑丘缓：晋国大夫，郑丘为复姓。

⑥翦灭：消灭。朝食：早饭。

⑦不介马：马不披甲。介，甲。

⑧病：身负重伤，意指不能再坚持。

⑨张侯：指解张。张是其字，侯是其名。

⑩合：交战。

⑪矢贯余手及肘：意谓张侯中两箭，一箭贯手，一箭贯肘。贯，穿。

⑫殷(yān)：赤黑色。

⑬岂敢言病：《荀子·议兵篇》："将死鼓，御死辔。"意谓各尽力于职责，故解张不敢言病。

⑭子岂识之：你哪里知道呢？杨伯峻云："虽同在一车中，主将不知车右下推车，足见主将受伤甚重而又专心于击鼓。"

⑮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孙子·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⑯殿：镇守。

⑰集：完成。

⑱擐(huàn)：穿。

⑲右援枹(fú)而鼓：右手拿鼓槌代郤克击鼓。援，引。枹，鼓槌。

⑳华(huà)不注：山名，在今山东济南。

【译文】

十七日，齐、晋两军在鞍地摆开阵势。邴夏为齐顷公驾车，逄丑父为车右。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为车右。齐顷公说："我们姑

且消灭了这些人后再吃早饭。”马不披甲，飞驰而出。郤克受了箭伤，血流到鞋子上，但是鼓声没有停歇过，说：“我受了重伤了！”解张说：“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了箭杆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都染成深红色，哪里敢说受伤？您还是忍着点吧！”郑丘缓说：“从一开始交战，只要遇到险阻，我必定下车推车，您哪里知道呢？不过您真是受了重伤了！”解张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我们的旌旗和鼓声，前进后退都要听从旗鼓的指挥。这辆战车有一个人镇守着，就可以完成战斗任务。怎能因为受伤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身披盔甲，拿起武器，本来就是抱定必死的决心。现在受伤还没到死的程度，你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用左手总揽马缰，右手拿起鼓槌击鼓，马失去控制一直向前不能停止，军队也就跟着冲上去。齐军大败，晋国追赶齐军，绕华不注山跑了三圈。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①]：“且辟左右[②]。”故中御而从齐侯[③]。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④]。”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⑤]，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⑥]。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⑦]，从韩厥，曰：“请寓乘[⑧]。”从左右，皆肘之[⑨]，使立于后。韩厥俛[⑩]，定其右。逢丑父与公易位[⑪]。将及华泉[⑫]，骖绊于木而止[⑬]。丑父寝于轏中[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⑮]，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絷马前[⑯]，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⑰]，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⑱]，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⑲]，臣辱戎士，敢告不敏[⑳]，摄官承乏[㉑]。”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㉒]。郑周父御佐车[㉓]，宛茷为右[㉔]，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㉕]，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

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注释】

①子舆:韩厥之父。

②且辟左右:古代军制,天子、诸侯亲为元帅,或其他人为元帅,立于兵车之中,在鼓之下。若非元帅,则御者在中,本人在左。韩厥为司马,应在车左,主射。辟,躲避。

③中御:站在车中央,代替御者。

④射其御者,君子也:邴夏所谓"君子"指身份较高。

⑤谓之君子而射之:齐顷公所谓"君子"指道德高尚。

⑥越:坠。

⑦綦毋(qí wú)张:晋国大夫,姓綦毋名张。

⑧寓乘:搭乘。寓,寄。

⑨肘之:用肘将綦毋张向后推,不让他立于左右,以免被杀。

⑩俛:同"俯"。

⑪逢丑父与公易位:韩厥未曾见过逢丑父和齐侯,不能分辨其面貌。古代兵服,国君与将佐相同,故易位即足以欺骗敌人。

⑫华泉:华不注山下之泉。

⑬骖(cān):左右两旁的马。絓(guà):绊住。

⑭辗(zhàn):栈车。用竹木制成的车子。

⑮肱(gōng):小臂。

⑯韩厥执絷(zhí)马前:执絷为当时军帅见敌国君主之礼。絷,绊马索。

⑰奉觞加璧:敬酒献玉。

⑱属:适合,恰当。戎行:兵车的行列。

⑲忝(tiǎn):羞辱。

⑳不敏:当时惯用谦词,不才。

㉑摄官承乏：此为当时辞令，实际意为将执行任务，俘虏齐侯。摄，代理。承乏，谦词，表示某事由于缺乏人手，只能由自己承当。乏，缺乏人手。

㉒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意即让齐顷公就此逃走。

㉓郑周父：齐国大夫。佐车：诸侯的副车。

㉔宛茷：齐国大夫。

㉕任患：担当祸患。

【译文】

韩厥梦见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交战不要站在战车左右两侧。"因此韩厥就在中间驾车追赶齐顷公。邴夏说："射那个驾车人，他是个君子。"齐顷公说："认为他是君子而射他，这不合于礼。"射车左，车左死在车下。射车右，车右死在车里。綦毋张丢了战车，跟上韩厥说："请让我搭乘您的战车。"上车后准备站在车左或车右，韩厥用肘推他，使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弯下身子，放稳车右的尸体。逢丑父和齐顷公乘机互换位置。快到华泉时，骖马被树木绊住了，车停了下来不能前进。前几天，逢丑父睡在栈车里，有一条蛇爬到他身边，他用手臂去打蛇，被蛇咬伤，没有声张，因此这时不能用臂推车，被韩厥赶上。韩厥握着马缰走到马前，下拜叩头，捧着酒杯加上璧献上，说："寡君派遣臣下们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军队久留齐国的土地。'下臣不幸，正好在军中服役，不能逃避责任。而且也怕奔走逃避会成为两国国君的耻辱。下臣勉强充当一名战士，谨向国君禀告我的无能，但由于人手缺乏，不得不承当这个职位。"逢丑父让齐顷公下车，去华泉取水。郑周父驾驭副车，宛茷为车右，载上齐顷公使之免于被俘。韩厥献上逢丑父，郤克准备杀死他。逢丑父喊叫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代替他的国君受难的人，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这里，还要被杀死吗？"郤克说："一个人不怕牺牲自己来使自己的国君免于祸患，我杀了他是不吉利的。赦免他用来勉励事奉国君的人吧。"于是赦免了逢丑父。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1]。每出，齐师以帅退[2]。入于狄卒[3]，狄卒皆抽戈楯冒之[4]。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5]。遂自徐关入[6]。齐侯见保者[7]，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8]，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9]？"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10]？"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11]。予之石窌[12]。

【注释】

①三入三出：指齐顷公三次出入晋军，企图救出逢丑父。杨伯峻曰："第一次入、出晋师，第二次入、出狄卒，第三次入、出卫师。狄卒、卫师皆晋之友军。"

②齐师以帅退：齐顷公每自敌军出，齐军均拥护之后退。

③狄卒：指参加晋军的狄人步卒。

④狄卒皆抽戈楯(dùn)冒之：狄卒皆抽戈与盾以护卫齐顷公。楯，同"盾"。冒，遮拦，庇护。

⑤免：不加伤害。

⑥徐关：地名，在今山东临淄。

⑦保者：守卫城邑的人。

⑧辟：使行人避开。

⑨锐司徒：官名，主管锋利军械。锐司徒为女子之父。

⑩可若何：还要怎样。意谓不必再担心了。

⑪辟司徒：官名，主管军中营垒之事。辟，同"壁"。

⑫石窌(liù)：齐地名，在今山东长清东南。

【译文】

齐顷公免于被俘以后，寻找逢丑父，在晋军中三进三出。每次出来的时候，齐军都簇拥着护卫他后退。冲入狄人的军队中，狄人士兵都拿

起戈和盾护卫他。冲入卫军中，卫军也不让他受伤害。于是，齐顷公就从徐关进入齐都。齐顷公见到守城军队，说："你们努力吧！齐军战败了！"齐顷公的前卫让一女子让路，这个女子问："国君免于祸难了吗？"说："免了。"又问："锐司徒免于祸难了吗？"说："免了。"女子说："如果国君和我父亲都免于祸难了，还要怎么样？"便跑开了。齐顷公认为她知礼，不久后查问，才知道她是辟司徒的妻子，便赐给她石窌作为封邑。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①，击马陉②。

【注释】

①丘舆：在今山东益都西南。

②马陉：在丘舆之北。

【译文】

晋军追赶齐军，从丘舆进入齐国，攻打马陉。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①。"不可，则听客之所为②。"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③。"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④。'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⑤？先王疆理天下⑥，物土之宜⑦，而布其利⑧。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⑨。'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⑩。

四王之王也[11]，树德而济同欲焉[12]。五伯之霸也[13]，勤而抚之[14]，以役王命[15]。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16]。《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17]。’子实不优[18]，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19]，师徒桡败[20]，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21]，背城借一[22]。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注释】

①宾媚人：即国佐。纪甗(yǎn)、玉磬：二者均为齐灭纪国时获得的珍宝。甗，古代炊器。磬，乐器。

②客：指晋国。

③封内：境内。东其亩：古代多南亩，若田垄改为东西向，道路也随之东西向，晋在齐之西，日后兵车入齐境时易于通行。亩，此指田垄。

④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引《诗》见《诗经·大雅·既醉》。匮，竭尽。锡，赏赐。类，同类的人。

⑤非德类：不符合道德法则。

⑥疆：定疆界。理：分地理。

⑦物：考察。

⑧布其利：做有利于生产的布置。布，布置。

⑨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引《诗》见《诗经·小雅·信南山》。意谓我划定疆界，分别地理，南向东向开辟田亩。

⑩阙：过失。

⑪四王之王(wàng)：指舜、禹、汤、武统一天下。四王，指舜、禹、汤、武。

⑫树德：树立德政。济：满足。同欲：诸侯共同的愿望。

⑬五伯：指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韦，周之齐桓公、晋文公。

⑭勤：勤劳。抚之：安抚其他诸侯。

⑮役王命：服役于天子之命。

⑯无疆：无止境。

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引《诗》见《诗经·商颂·长发》。意谓推行宽仁之政，百种的幸福都将聚集在他身上。布，施行。优优，和缓宽大的样子。遒，聚集。

⑱不优：即“不优优”。

⑲震：威严。

⑳桡（náo）败：失败。

㉑余烬：烧残的灰，比喻残余的军队。

㉒背城借一：在自己的城下决一死战。

【译文】

齐顷公派遣宾媚人把纪甗、玉磬和土地送给战胜诸国以求和，指示他“如果对方不同意讲和，就听任他们怎么办”。国佐献上财礼，晋国人不同意，说：“一定要以萧同叔子作为人质，而且把齐国境内的田陇全都改成东西走向。”国佐回答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从对等地位来说，也就是晋国国君的母亲。您在诸侯中发布重大命令，反而说：‘一定要把他的母亲作为人质才能取信。’将怎样对待周天子的命令呢？而且这样做，就是用不孝来号令诸侯。《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他永远把自己的孝思分给同类的人。’如果以不孝来号令诸侯，那恐怕不符合道德准则吧！先王把天下的土地划分疆界、区分地理，因地制宜，以获取应得的利益。所以《诗》说：‘我划定疆界、分别地理，南向东向开辟田亩。’如今您让诸侯定疆界、分地理，却说‘把田垄全部改成东向’而已，只考虑方便自己兵车通行，不顾土地是否适宜，恐怕不符合先王的政令吧！违反先王的遗命就是不合道义，怎么能做住

诸侯的盟主呢？晋国在这点上确实是有过失的。四王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是因为他们能树立德行，满足诸侯的共同愿望。五伯之所以成就霸业，是因为他们勤劳而安抚诸侯，共同为天子效命。如今您要求会合诸侯，来满足自己没有止境的欲望。《诗》说：'政事的推行宽大和缓，各种福禄都将积聚到你身上。'您如果不肯宽和施政，而丢弃一切福禄，这对诸侯又有什么害处呢？如果您不肯答应讲和，寡君命令我使臣，还有一番话要说：'您带领贵国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邑只能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犒劳您的随从。畏惧贵国国君的威严，我们的军队战败了。承蒙您惠临为齐国求福，如果不灭亡我们的国家，让齐、晋两国继续过去的友好关系，那么先君留下的破旧器物和土地，我们是不敢爱惜的。您如果又不允许，我们就只能请求收拾残兵败将，背靠自己的城墙决一死战。如果敝邑侥幸取胜，也还是会依从贵国的。如果不幸而败，岂敢不唯命是从？'"

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①，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②，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藉口③，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注释】

①纾难：解除祸患。纾，缓。

②赋舆：指兵车。

③若苟有以藉口：意谓若稍有所得。若苟，同义词连用，如果。

【译文】

鲁、卫两国劝谏郤克说："齐国痛恨我们了！他们死去和溃散的，都

是宗族亲戚。您如果不肯答应，他们必然更加仇恨我们。即使是您，还有什么可希求的？如果您得到齐国的宝器，我们得到土地，又解除了祸患，这荣耀也就很多了。齐国和晋国都是上天眷顾的国家，难道一定只有晋国永久胜利吗？”晋国人答应了鲁、卫的意见，回答说：“下臣们率领兵车来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有所交代能让我们可以向国君复命，就是国君的恩惠了。岂敢不唯命是从？”

禽郑自师逆公[①]。

【注释】

①禽郑自师逆公：鲁公从鲁国来与晋军相会，禽郑从军中出迎。禽郑，鲁国大夫。

【译文】

禽郑从军中去迎接鲁成公。

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①]，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②]。公会晋师于上鄍[③]，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④]，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⑤]，皆受一命之服。

【注释】

①爰娄：地名，在今山东临淄。

②汶阳之田：汶水之北的田地。僖公元年，鲁已将汶阳之田归于季氏。齐后又取之，今又归鲁。

③上鄍(míng)：齐、卫二国交界之地，在今山东阳谷。

④三帅：指郤克、士燮与栾书。先路：天子、诸侯乘车叫路，卿大夫接受天子、诸侯所赐之车也叫路。三命之服：卿大夫所受的最高

等级的礼服。三命，诸侯任命卿，有一命、再命、三命之分。三命是最高等级的命令，表示尊贵。

⑤司马：指韩厥。司空：主管军事工程之官。舆帅：主管兵车之官。候正：主管侦察谍报之官。亚旅：上大夫的别称。

【译文】

秋七月，晋军和齐国国佐在爰娄结盟，让齐国归还我国汶阳的田地。成公在上鄍会见晋军，赐给晋军三位主将先路和三命的车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都接受了一命的车服。

2.4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①，益车马②，始用殉③，重器备④。椁有四阿⑤，棺有翰桧⑥。

【注释】

①蜃炭：用蜃烧成灰。蜃，大蚌蛤。或曰，蜃指用蜃烧成的灰。炭，指木炭，在棺椁外置炭是当时贵族丧葬习惯。此二物用以吸湿。

②益车马：增加车马的数量。益，增加。古代天子、诸侯用车马随葬。

③殉：用人殉葬。

④重(chóng)器备：增加随葬用品。重，增加。器备，指用品。

⑤椁(guǒ)：棺外套棺。四阿：本古代天子宫室宗庙建筑形式，墓穴仿此，用于椁上。

⑥翰：棺木旁的装饰。桧(guì)：棺木上的装饰。两种装饰皆天子所用。

【译文】

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使用蜃炭，增加陪葬的车马，开始用活人殉葬，用很多器物陪葬。椁有四阿，棺有翰、桧等装饰。

君子谓："华元、乐举[①]，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②]，是以伏死而争[③]。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④]，死又益其侈[⑤]，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⑥]？"

【注释】

①华元、乐举：皆为宋国执政大臣。

②烦：乱。去惑：解除惑乱。

③伏死而争：冒死谏诤。

④纵其惑：任其作恶。

⑤益其侈：指为其厚葬。

⑥何臣之为：即"为何臣"。

【译文】

君子说："华元、乐举，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作为臣子，是为国君去烦乱解迷惑的，因此要冒死谏诤。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时放纵他去作恶，死了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置于邪恶中，算是什么臣子？"

2.5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①]，哭于大门之外[②]。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注释】

①三子：指郤克、士燮与栾书。

②哭于大门之外：邻国官员奉命来吊，吊者应进门升堂哭吊。但郤克等三人未奉晋君之命，于率军队返国复命途中，顺便吊唁，因而不能依常礼，只在大门之外哭吊。

【译文】

九月，卫穆公去世，晋国三位主将从战地率兵返国途中前往吊唁，在大门之外哭吊。卫国人迎接他们，女人们在门内哭，送行时也是如此。以后别国官员来吊唁就依此例直到下葬。

2.6 楚之讨陈夏氏也①，庄王欲纳夏姬②。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③；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④。'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⑤，巫臣曰："是不祥人也⑥。是夭子蛮⑦，杀御叔⑧，弑灵侯⑨，戮夏南⑩，出孔、仪⑪，丧陈国⑫，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⑬，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⑭。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⑮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⑯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之父⑰，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⑱，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⑲。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⑳。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

【注释】

①楚之讨陈夏氏：楚庄王因夏徵舒弑陈灵公而讨之。事在宣公十一年。

②夏姬：夏徵舒的母亲。

③讨罪：指讨伐夏徵舒弑君之罪。

④明德慎罚：引文见《尚书·康诰》。意谓文王能宣扬道德，小心惩罚，因此创立周王朝。

⑤子反：指公子侧。

⑥是：此，指夏姬。

⑦夭子蛮：使子蛮早死。夭，早死。昭公二十八年《传》说夏姬杀三夫，子蛮或是其第一个丈夫。

⑧御叔：夏姬第二个丈夫，夏徵舒之父。

⑨灵侯：指陈灵公，因与夏姬通奸而被夏徵舒所杀。

⑩夏南：即夏徵舒。

⑪出孔、仪：孔宁、仪行父亦与夏姬通奸，夏徵舒弑灵公，二人因此逃奔楚国。

⑫丧陈国：楚讨伐夏徵舒，因而灭陈，后又复陈。以上事见宣公十一、十二年《传》。

⑬襄老死于邲：襄老在宣公十二年邲之战中被知庄子荀首射死。

⑭黑要(yāo)：襄老之子。

⑮"巫臣使道焉"三句：意谓巫臣派人示意夏姬，让她先设法回其娘家郑国，然后巫臣聘她为妻。道，通"导"。

⑯"又使自郑召之"三句：巫臣又让郑国召夏姬回国，对她说回国可以得到襄老尸体。

⑰知䓨之父：即知庄子荀首。邲之战，知䓨被楚人俘获。

⑱中行伯之季弟：荀首是中行伯荀林父的小弟弟。

⑲此子：指知䓨。

⑳王子：指楚公子穀臣，为荀首俘虏，见宣公十二年《传》。

【译文】

楚国攻打陈国夏氏时，楚庄王想收纳夏姬。申公巫臣说："不行。

君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如今收纳夏姬，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叫做淫，淫便要受到重大处罚。《周书》说：‘宣扬道德，谨慎惩罚。’文王因此而创立周朝。宣扬道德，是说要致力于提倡它；谨慎惩罚，是说要致力于避免它。如果出动诸侯的军队，反而得到重大处罚，就不是谨慎避免了。君王还是考虑一下吧！”楚庄王便打消了收纳夏姬的想法。子反想要娶夏姬，巫臣说：“这是个不吉利的人啊！她使子蛮早死，使御叔被杀，灵侯被弑，夏南遭戮，孔宁、仪行父逃亡在外，陈国因此被灭亡，有什么不吉利的能与她相比？人生在世实在很不容易，如果娶了夏姬，恐怕也将不得好死吧！天下美貌的女人很多，为何一定要娶她？”子反也打消了娶夏姬的想法。楚庄王把夏姬给了连尹襄老。襄老在邲之战中被杀死，没有找到尸首。他的儿子黑要和夏姬私通。巫臣派人向夏姬示意，说：“你回到郑国去，我娶你为妻。”又派人从郑国召她，说：“襄老的尸首可以得到，但一定要亲自来迎接。”夏姬把这话报告楚庄王。楚庄王询问巫臣的意见。巫臣回答说：“这话应该可信。知罃的父亲，是晋成公的宠臣，又是荀林父的弟弟，新近做了中军佐，和郑国的皇戌交情很好，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他一定会通过郑国归还王子和襄老的尸首而要求交换知罃。郑国人担心邲之战得罪了晋国，必然要讨好于晋国，他们一定会答应。”楚庄王就打发夏姬回郑国。将要动身时，夏姬对送行的人说：“得不到襄老的尸首，我就不回来了。”巫臣在郑国聘她为妻，郑襄公同意了。

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①，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②。申叔跪从其父③，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④，而又有《桑中》之喜⑤，宜将窃妻以逃者也⑥。”及郑，使介反币⑦，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⑧，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郤至⑨，以臣于

晋。晋人使为邢大夫[10]。子反请以重币锢之[11]，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12]。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13]。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14]。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

【注释】

①阳桥之役：见下文。阳桥，鲁地名，在今山东泰安西北。

②尽室：带走全部家室和财产。

③申叔跪：申叔时之子。

④夫子：指巫臣。有三军之惧：巫臣因军事使命去齐国，应慎戒从事，所以说"三军之惧"。

⑤《桑中》之喜：暗指巫臣与夏姬的私约。桑中，本卫国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诗经·国风·鄘风》有《桑中》篇，为民间男女幽会的恋歌。

⑥宜：殆，大概，恐怕。

⑦介：副使。

⑧齐师新败：此指鞍之战，齐败于晋。

⑨郤至：郤克的族侄。

⑩邢：晋邑名，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⑪锢：禁锢，等于说永不录用。

⑫自为谋：为自己打算。指娶夏姬而逃。

⑬为吾先君谋：指劝庄王不娶夏姬。

⑭盖：覆盖，在此意为保护。

【译文】

到了楚共王即位，将要发动阳桥战役，派巫臣去齐国聘问，同时把出兵的日期告诉齐国。巫臣带上全家及一切家财前往。申叔跪跟着他的父亲将要到郢都去，碰上巫臣，说："奇怪呀！这个人有肩负军事重任

的戒惧之心，却又有‘桑中’幽会的喜悦之色，大概是要带别人的妻子私奔吧！”到了郑国，巫臣派副使带回财礼，就带着夏姬走了。他原准备逃亡到齐国，齐国新近战败，巫臣说：“我不住在不打胜仗的国家。”于是逃亡到晋国，通过郤至的关系，作了晋国的臣子。晋国人让他做邢地的大夫。子反请求送重礼要求晋国不要录用巫臣，楚共王说：“别那样做！他为自己打算是有罪过的，他为我的先君打算则是忠诚的。忠诚，便使国家巩固，所能保护的东西就多了。而且他如果能有利于晋国，即使送去重礼，晋国会同意永不录用吗？如果对晋国没有好处，晋国将会丢弃他，哪用得着我们求他永不录用呢？”

2.7 晋师归，范文子后入①。武子曰②：“无为吾望尔也乎③？”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属耳目焉④，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注释】

①范文子：指士燮。

②武子：士会，士燮父亲。

③望：盼望。

④属耳目：众人耳目都集中于我一个人。属，专注。

【译文】

晋军回到国内，范文子最后进城。他的父亲范武子说：“你不知道我也在盼望你吗？”范文子回答说：“军队打了胜仗，国内的人们高兴地迎接他们。先进城的人，一定格外受到人们的注意，这是代替统帅接受荣誉，所以我不敢走在前面。”武子说：“你这样谦让，我认为可以免于祸害了。”

郤伯见[①]，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②]，劳之如郤伯[③]。对曰："庚所命也[④]，克之制也[⑤]，燮何力之有焉！"栾伯见[⑥]，公亦如之，对曰："燮之诏也[⑦]，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注释】

①郤伯：指郤克。

②范叔：范文子。

③劳：慰劳。

④庚所命：荀庚将上军，未出战，士燮为上军佐，应受命于上军将。庚，指荀庚，荀林父之子。

⑤克之制：郤克为中军帅，节制上军。

⑥栾伯：指栾书。下军帅。

⑦燮之诏：《国语·晋语五》作："书也受命于上军，以命下军之士。"燮，士燮。诏，指示。

【译文】

郤克进见，晋景公说："这是您的功劳啊！"郤克回答说："这是国君的教导，诸位将帅的功劳，下臣有什么功劳呢？"范文子进见，晋景公像对郤伯一样慰劳他。范文子回答说："这是荀庚的命令，郤克的节制，我士燮有什么功劳呢？"栾书进见，晋景公也这样慰劳他。栾书回答说："这是士燮的指示，将士们效命，我栾书有什么功劳呢？"

2.8 宣公使求好于楚[①]。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②]，会晋伐齐[③]。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将起师，子重曰："君弱[④]，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5]。’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6]：‘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7]，而善用之。’”乃大户[8]，已责[9]，逮鳏[10]，救乏[11]，赦罪，悉师[12]，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13]，皆强冠之[14]。

【注释】

①宣公使求好于楚：宣公十八年鲁曾派使者去楚国乞师伐齐。

②受盟于晋：指去年与晋盟于赤棘。

③会晋伐齐：即本年之鞍之战。

④君弱：时楚共王年仅十二三岁。

⑤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意谓有了众多的人才，文王才得以安宁。

⑥属：嘱托。

⑦惠恤其民：体恤百姓。

⑧大户：清理户口。

⑨已责：免除积欠的赋税。已，止。责，同“债”。

⑩逮鳏(guān)：施舍及于鳏夫。鳏，丧偶的男人。

⑪乏：生活困难者。

⑫悉师：出动全部军队。

⑬二君弱：指蔡景公、许灵公二人年少。

⑭强冠之：不到成年，却勉强举行冠礼。为车左、车右，一定要在行冠礼以后。

【译文】

鲁宣公曾派遣使者到楚国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由于楚庄王去世，鲁宣公也去世，没能建立友好关系。鲁成公即位，接受了晋国的盟约，会

同晋国攻打齐国。卫国人不派使者去楚国聘问，也接受了晋国的盟约，随晋国攻打齐国。因此楚国的令尹子重发动阳桥战役来救齐国。将要发兵时，子重说："国君年幼，臣下们又比不上先大夫，军队人数众多然后才可以取胜。《诗》说：'有众多的人才，文王才借以得到安宁。'文王尚且使用众多人才，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再说先君庄王把国君嘱托给我们说：'如果没有德行播及远方，不如加恩体恤百姓，而好好地使用他们。'"于是楚国就清查户口，免除拖欠的赋税，施舍鳏夫，救济困乏，赦免罪人，动员全部军队，楚王的警卫军也全部出动。彭名驾驭战车，蔡景公作为车左，许灵公作为车右。两国国君还没有成年，都勉强为他们举行冠礼。

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①。使臧孙往，辞曰："楚远而久，固将退矣。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②，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③，皆百人。公衡为质④，以请盟，楚人许平。

【注释】

①蜀：鲁地，在今山东泰安附近。

②孟孙：即孟献子仲孙蔑。

③执斫：木工。执针：裁缝。织纴(rèn)：织布工。

④公衡：鲁成公之子。

【译文】

冬，楚军侵袭卫国，接着从蜀地进攻我国。鲁成公派臧孙到楚军中求和。臧孙辞谢说："楚军远离本国为时已久，本来就要撤退了。没有退兵的功劳而得到这份荣誉，下臣不敢。"楚军进攻到达阳桥，孟孙请求前往，送给楚军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以公衡作为人质，请求结盟。

楚国人答应讲和。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①]。卿不书，匮盟也[②]。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故曰匮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③]。'其是之谓矣。"

【注释】

①右大夫：秦国官名。说(yuè)：人名。

②匮盟：缺乏诚意的会盟。

③不解(xiè)于位，民之攸塈(jì)：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意谓在高位的人不懈殆，百姓才能得到休息。解，通"懈"。攸，语助词，无义。塈，休息。

【译文】

十一月，鲁成公和楚国公子婴齐、蔡景侯、许灵公、秦国右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以及齐国的大夫在蜀地结盟。《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这是因为这次结盟缺乏诚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害怕晋国而偷偷和楚国结盟，所以说"结盟缺乏诚意"。《春秋》没有记载蔡景侯、许灵公，是因为他们乘坐楚国的战车，这叫做失去身份。君子说："身份是不可以不谨慎对待的啊！蔡、许两国国君，一旦失去身份，就不能排列在诸侯之中，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诗》说：'在高位的人不懈怠，百姓就能得到休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楚师及宋,公衡逃归。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数年之不宴[①],以弃鲁国,国将若之何?谁居[②]?后之人必有任是夫!国弃矣。"

【注释】

①衡父:即公衡。宴:安宁。

②居:语末助词,表疑问。

【译文】

楚军到达宋国,公衡逃了回来。臧孙许说:"公衡不肯忍耐几年的不安宁,因此抛弃鲁国,国家将怎么办?谁来承担祸患?他的后代一定会有人承担祸患的!他抛弃了国家!"

是行也[①],晋辟楚[②],畏其众也。君子曰:"众之不可以已也[③]。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④],周十人同者,众也。"

【注释】

①是行:指阳桥之役。

②辟:避开。

③已:止。

④《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昭公二十四年《传》亦引《大誓》,作"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大誓》,即《泰誓》,《尚书》篇名,今存者为伪书。

【译文】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晋军避开楚军,是因为畏惧楚军人数众多。君子说:"大众是不可以不重视的。楚国大夫执政,尚且可以利用大众来

战胜敌人，何况是贤明的国君而善于使用大众的呢？《大誓》所说商朝亿万人离心离德，周朝十个人同心同德，就是说使用大众的重要性。”

2.9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①，淫湎毁常②，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③，侵败王略④，王命伐之，告事而已⑤，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⑥。今叔父克遂⑦，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⑧，所使来抚余一人⑨，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⑩，余虽欲于巩伯⑪，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⑫？夫齐，甥舅之国也⑬，而大师之后也⑭，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⑮，抑岂不可谏诲⑯？”士庄伯不能对⑰。王使委于三吏⑱，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降于卿礼一等。王以巩伯宴⑲，而私贿之⑳。使相告之曰㉑：“非礼也，勿籍。”

【注释】

①式：用。

②淫：淫于女色。湎：沉湎于酒。毁常：败坏常规制度。

③兄弟：指同姓诸侯。甥舅：指异姓诸侯。

④略：法度。

⑤告事：报告讨伐情况。

⑥淫慝：凶恶奸邪。

⑦克：能够。遂：成功。

⑧命卿：经天子任命的卿。

⑨余一人：周王专用的自称。

⑩奸：违反。

⑪欲：好，喜欢。

⑫其：犹“岂”，难道。忝：辱。叔父：指晋侯。

⑬夫齐，甥舅之国也：当时王后是齐女。

⑭大师：即太师，此指齐国始祖吕尚，也就是姜太公。

⑮宁：岂。不：语助词，无义。从：同“纵”。

⑯不可谏诲：不可救药。

⑰士庄伯：即巩朔。

⑱使委于三吏：让三吏接待巩朔。三吏，指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

⑲以：与。

⑳私贿：告庆之礼本无赠礼，现赠以礼品，故曰私贿。

㉑相(xiàng)：相礼者，司仪。

【译文】

晋景公派遣巩朔到周进献齐国的俘虏，周定王不肯接见他，派单襄公辞谢，说：“蛮夷戎狄，不遵奉天子的命令，沉湎酒色，败坏纲常，天子命令讨伐他们，就有了进献俘虏的礼仪。天子亲自接受并加以慰劳，这是用来惩罚不敬、勉励有功。如果兄弟甥舅之国侵犯败坏天子的法度，天子命令讨伐他，只要向天子报告一下情况就行了，不用进献俘虏，这是用来尊敬亲近、禁止邪恶。如今叔父能成功，在齐国建立功勋，却不派遣曾受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所派来安抚我的使者，却只是巩伯，他在王室中又没有担任职务，这事违背了先王的礼制。我虽然喜爱巩伯，但又岂敢废除旧典来羞辱叔父？齐国和周室是甥舅之国，而且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难道是齐国放纵了私欲以激怒了叔父？或是齐国已经不可谏诤和教诲了呢？”巩朔不能回答。周定王把接待的事情交给三公，让他们按照诸侯战胜敌人派大夫来朝告庆的礼仪接待他，比接待卿的礼节低一等。周定王和巩伯饮宴，私下送给他财礼，让相礼者告诉他说：“这是不合于礼制的，不要记载在史册上。”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正月[1]，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2]。

3.2 辛亥[3]，葬卫穆公。

3.3 二月，公至自伐郑。

3.4 甲子[4]，新宫灾[5]。三日哭[6]。

3.5 乙亥[7]，葬宋文公[8]。

3.6 夏，公如晋。

3.7 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9]。

3.8 公至自晋。

3.9 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10]。

3.10 大雩。

3.11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啬咎如[11]。

3.12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

3.13 卫侯使孙良夫来聘。

3.14 丙午[12]，及荀庚盟。

3.15 丁未[13]，及孙良夫盟。

3.16 郑伐许。

【注释】

①三年：鲁成公三年当周定王十九年，前588。

②晋侯、宋公、卫侯、曹伯：指晋景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

③辛亥：二十八日。

④甲子：十二日。

⑤新宫：鲁宣公庙。灾，遭天火。

⑥三日哭：依礼，先君庙遭火焚，须哭三日。

⑦乙亥：二十三日。

⑧葬宋文公：去年八月宋文公去世，今年二月始葬，相距七月，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可见宋文公僭用天子之礼。

⑨公子去疾：即子良。

⑩棘：地名，在今山东肥城。

⑪啬咎如：赤狄的一支，隗姓。在今河南安阳西南。

⑫丙午：二十八日。

⑬丁未：二十九日。

【译文】

鲁成公三年春，周历正月，鲁成公会合晋景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攻打郑国。

二十八日，安葬卫穆公。

二月，鲁成公从伐郑的战役中回国。

十二日，鲁宣公庙遭天火。哭泣三日。

二十三日，安葬宋文公。

夏，鲁成公去晋国。

郑公子去疾率军攻打许国。

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秋，叔孙侨如率军围攻棘邑。

举行求雨的祭祀。

晋郤克、卫孙良夫攻打啬咎如。

冬十一月，晋景公派荀庚来我国聘问。

卫定公派孙良夫来我国聘问。

二十八日，与荀庚订立盟约。

二十九日，与孙良夫订立盟约。

郑国攻打许国。

【传】

3.1　三年春，诸侯伐郑[①]，次于伯牛[②]，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③]，使东鄙覆诸鄤[④]，败诸丘舆[⑤]。皇戌如楚献捷。

【注释】

①诸侯：即晋与鲁、宋、卫、曹等国。

②伯牛：郑地名，在郑国西部，今地不详。

③公子偃：郑穆公儿子子游。

④覆：埋伏。鄤(màn)：郑地名，在郑国东部，今地不详。

⑤丘舆：郑地名，在郑国东部，今地不详。

【译文】

鲁成公三年春，诸侯联军进攻郑国，驻扎在伯牛，这是讨伐邲地战役郑国欺骗晋国之罪，于是就从东边侵袭郑国。郑国的公子偃率军抵御，命令东部边境的军队在鄤地设下埋伏，在丘舆击败了敌军。皇戌去楚国进献俘虏。

3.2　夏，公如晋，拜汶阳之田。

【译文】

夏，鲁成公去晋国，拜谢晋国让齐国退还汶阳的田地之事。

3.3　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

【译文】

许国依仗与楚国友好而不事奉郑国,郑国的子良攻打许国。

3.4 晋人归公子穀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①],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②],使归即戮[③],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④],各惩其忿[⑤],以相宥也[⑥],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⑦],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穀。”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⑧];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⑨],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⑩],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⑪]。虽遇执事[⑫],其弗敢违[⑬]。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注释】

①治戎:交战。

②衅鼓:以血涂鼓,祭鼓,古代有以俘囚祭鼓者。此处指处死。

③即戮:回去就被诛戮。

④纾:缓解,指得到平安。

⑤惩:抑止。忿:愤怒。

⑥宥(yòu):赦免。

⑦不与及：指两国都为社稷，并非为己。

⑧外臣：卿大夫对异国国君自称外臣。首：荀首，知罃的父亲。

⑨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荀首不但是知罃之父，且是荀氏小宗宗子，于本族成员有杀戮之权，然先须得国君同意。宗，宗庙。

⑩宗职：家族世袭的官职。

⑪以修封疆：参与边境的战事。

⑫执事：指楚王。

⑬其：将，作副词。违：逃避。

【译文】

晋国人把公子榖臣和连尹襄老尸首归还给楚国，要求换回知罃。当时荀首已经任中军佐，所以楚国人答应了。楚共王为知罃送别，说："你怨恨我吗？"知罃回答说："两国交战，下臣没有才能，不能胜任职务，所以做了俘虏。君王的左右没有用我的血来祭鼓，而让我回国接受杀戮，这是君王对我的恩惠。下臣实在没有才能，又敢怨恨谁呢？"楚共王说："那么你感激我吗？"知罃回答说："两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安宁，各自抑止自己的愤怒，求得互相原谅，两边都释放俘虏，建立友好关系。两国友好，下臣不曾与谋，又敢感激谁呢？"楚共王说："你回去，用什么报答我？"知罃回答说："下臣既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君王也不值得感恩，没有怨恨没有恩德，就不知道该报答什么。"楚共王说："尽管这样，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想法。"知罃说："承君王的福佑，我这被囚的下臣能够回到晋国，寡君如果加以诛戮，死且不朽。如果由于君王的恩惠而受到赦免，把下臣赐给君王的外臣荀首，荀首向我君请求而把下臣杀戮在自己的宗庙中，也死得其所。如果得不到我君诛戮的命令，而让下臣继承宗子的职位，按次序承担晋国的政事，率领部分军队保卫边疆，虽然碰到君王的左右，我也不敢违背礼义回避，竭尽全力以至于死，没有二心，以尽到为臣的职责，这就是所报答于君王的。"楚共王说："晋国是不能够与它相争的呀！"于是就对知罃重加礼遇后放他回晋国去。

3.5 秋，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棘不服，故围之。

【译文】

秋，叔孙侨如包围棘邑，占取了汶阳的田地。由于棘人不服从，所以包围了棘。

3.6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廧咎如溃，上失民也[①]。

【注释】

①上失民：指廧咎如首领失去百姓的拥护。

【译文】

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进攻廧咎如，讨伐赤狄人的残余。廧咎如溃败，这是由于他们的首领失去百姓的拥护。

3.7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①]，其位在三[②]。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③]？"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④]，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注释】

①中行伯：即荀庚，荀林父之子。

②其位在三：指荀庚为上军帅，为第三，列于中军帅郤克、中军佐荀首之后。

③先：指先接待而结盟。

④中：中卿。

【译文】

冬十一月，晋景公派遣荀庚前来我国聘问，并重温过去的盟约。卫定公也派遣孙良夫前来我国聘问，并重温过去的盟约。鲁成公向臧宣叔询问说："中行伯在晋国，位次排列第三；孙良夫在卫国，位次是上卿，应该让谁在前？"臧宣叔回答说："次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位次的上下如此，这是古代的制度。卫国对晋国来说，称不上是次等国家。晋国为盟主，应该让它先行礼。"二十八日，和晋国结盟。二十九日，和卫国结盟。这是合于礼的。

3.8 十二月甲戌①，晋作六军②。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③，赏鞍之功也。

【注释】

①甲戌：二十六日。

②作六军：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此时增设新中、上、下三军，扩大为六军。

③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六人在鞍之战中有功，提升为新三军的将佐。上、中、下三军原各有将佐，计六卿；今增置新三军，亦各有将、佐，增六人为卿。

【译文】

十二月二十六日，晋国编成六个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

赵旃都做了卿，这是为了犒赏他们在鞍之战中的功劳。

3.9　齐侯朝于晋，将授玉[①]。郤克趋进曰[②]："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③]，寡君未之敢任[④]。"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⑤]，韩厥曰："君知厥也乎[⑥]？"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⑦]，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⑧]。"

【注释】

①授玉：古代诸侯相见，有授玉受玉之礼，此时正要举行授玉仪式。

②趋进：快步进入。

③妇人之笑：即宣公十七年郤克为齐顷公母所笑之事。

④寡君未之敢任：按，郤克此语犹在发泄其被笑之怨。任，担当。

⑤视：仔细看。

⑥知：认识。

⑦登：上堂。

⑧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意谓两君如今在堂上宴会和好，正是我在作战中奋勇追逐之目的。爱，惜。

【译文】

齐顷公到晋国去朝见，将要举行授玉仪式。郤克快步走进来说："这一次，国君是因为妇人的嬉笑而受辱，寡君不敢受礼。"晋景公设宴招待齐顷公。齐顷公注视着韩厥。韩厥说："国君认识我韩厥吗？"齐顷公说："服装换过了。"韩厥登上台阶，举起酒杯说："下臣在战斗中不惜一死，为的就是两位国君现在在这个堂上和睦共处啊。"

3.10　荀罃之在楚也[①]，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②]。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③]，如实出己，

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④。"遂适齐。

【注释】

①荀罃：即知罃。

②褚(zhǔ)：装衣物的大口袋。

③视：看待。

④诬：骗。

【译文】

荀罃在楚国时，有个郑国商人准备把他藏在装衣物的大口袋里带出楚国。已经商量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把他放回来了。这个商人到晋国去，荀罃待他很好，好像他真的救了自己一样。商人说："我没有那样的功劳，岂敢接受这样的实惠？我是小人，不能这样来欺骗君子。"于是就到齐国去了。

四年

【经】

4.1 四年春①，宋公使华元来聘②。

4.2 三月壬申③，郑伯坚卒④。

4.3 杞伯来朝⑤。

4.4 夏四月甲寅⑥，臧孙许卒。

4.5 公如晋。

4.6 葬郑襄公。

4.7 秋，公至自晋。

4.8 冬，城郓⑦。

4.9 郑伯伐许[8]。

【注释】

①四年：鲁成公四年当周定王二十年，前587。

②宋公：即宋共公。

③壬申：此日应为二月二十五日，《经》文日月有误。

④郑伯坚：即郑襄公。

⑤杞伯：即杞桓公。

⑥甲寅：初八。

⑦郓：鲁地名，在今山东郓城东。郓有东郓、西郓，此为西郓。

⑧郑伯：指郑悼公。

【译文】

鲁成公四年春，宋共公派华元来我国聘问。

三月壬申日，郑襄公坚去世。

杞桓公来我国朝见。

夏四月初八，臧孙许去世。

鲁成公去晋国。

安葬郑襄公。

秋，鲁成公从晋国回国。

冬，修筑郓地城墙。

郑悼公攻打许国。

【传】

4.1 四年春，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1]。

【注释】

①嗣君：指宋共公。

【译文】

鲁成公四年春，宋国的华元来我国聘问，是为他们新继位的国君通好。

4.2 杞伯来朝，归叔姬故也[①]。

【注释】

①归叔姬故：杞伯要休弃叔姬，先来朝鲁，说明原因。

【译文】

杞桓公来我国朝见，是为了要休弃叔姬回鲁国的缘故。

4.3 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①]'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

【注释】

①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引《诗》见《诗经·周颂·敬之》，意谓做事必须认真严肃，天监临在上而无所不照，获得与保守天命极不容易。敬，戒慎。显，明。思，语气词，无义。不易，即"难"。

【译文】

夏，鲁成公去晋国。晋景公会见成公，不恭敬。季文子说："晋景公一定难以免除祸患。《诗》说：'处事谨慎又谨慎，天理昭彰不可欺，保全国运实在不容易！'晋景公的命运决定于诸侯，怎么可以不恭敬呢？"

4.4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1]，曰：'非我族类[2]，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3]？"公乃止。

【注释】

①史佚：西周初年的史官。

②族类：种族。

③其：犹"岂"，难道。字：爱。

【译文】

秋，成公从晋国回到鲁国，想要向楚国请求和好而背叛晋国。季文子说："不行。晋国虽然无道，但尚不能背叛。晋国国家广大、群臣和睦，而且靠近我国，诸侯听他的命令，不能有二心。《史佚之志》有这样的话：'不是我相同的种族，他的心意必然不同。'楚国虽然土地广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他怎么肯爱护我们呢？"成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4.5 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1]，许人败诸展陂[2]。郑伯伐许，取钼任、泠敦之田[3]。

【注释】

①公孙申：即叔申。疆：划定界限。

②展陂：地名，在今河南许昌西北。

③钼任(rén)、泠敦：皆为地名，在今河南许昌。

【译文】

冬十一月，郑国的公孙申率军划定所占许国田地的疆界，许国人在展陂打败了他。郑悼公攻打许国，占领了钼任、泠敦的田地。

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以救许伐郑，取汜、祭[①]。

【注释】

①汜（fán）：应作汜（sì），郑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祭：郑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北。

【译文】

晋将栾书率领中军，荀首作为副帅，士燮为上军副帅，去救援许国，攻打郑国，占领了汜地、祭地。

楚子反救郑，郑伯与许男讼焉[①]。皇戌摄郑伯之辞[②]，子反不能决也，曰："君若辱在寡君[③]，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④]。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⑤]。"

【注释】

①讼：两人争是非曲直。

②摄：代。

③辱在寡君：屈驾去问候寡君。在，问候。

④成：平息争讼。

⑤侧：即公子反之名。

【译文】

楚国的子反率军救援郑国，郑悼公和许灵公在子反面前互相指责对方，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子反无法判定谁是谁非，说："二位国君如果肯屈驾去问候寡君，寡君和他几个臣子共同听取两国国君的意见，是非曲直就可以判明了。否则，我不足以确定哪一国有理。"

4.6 晋赵婴通于赵庄姬[①]。

【注释】

①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婴,又名楼婴,赵婴齐。是赵衰之子,赵盾之异母弟。赵庄姬,晋成公之女,赵盾之子赵朔之妻。赵朔谥号"庄",因此称庄姬。按,此句应与下年《传》"原、屏放诸齐"云云连读。

【译文】

晋国的赵婴和赵庄姬私通。

五年

【经】

5.1 五年春王正月[①],杞叔姬来归。

5.2 仲孙蔑如宋。

5.3 夏,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②]。

5.4 梁山崩[③]。

5.5 秋,大水。

5.6 冬十有一月己酉[④],天王崩[⑤]。

5.7 十有二月己丑[⑥],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⑦]。

【注释】

①五年:鲁成公五年当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

②谷: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③梁山:在今陕西韩城,离黄河不远。据《传》,梁山崩塌,黄河因之壅塞。

④己酉：十二日。

⑤天王：即周定王。

⑥己丑：二十三日。

⑦虫牢：郑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北。

【译文】

鲁成公五年春周历正月，杞叔姬被休回国。

仲孙蔑去宋国。

夏，叔孙侨如在谷地与晋荀首相会。

梁山发生山崩。

秋，发大水。

冬十一月十二日，周定王去世。

十二月二十三日，成公会同晋景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悼公、曹宣公、邾定公、杞桓公一起在虫牢结盟。

【传】

5.1　五年春，原、屏放诸齐[①]。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②]。我亡，吾二昆其忧哉[③]！且人各有能有不能[④]，舍我何害？"弗听。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⑤]，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⑥]："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⑦]？"祭之，之明日而亡。

【注释】

①五年春，原、屏放诸齐：此句接上年《传》末句"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原，赵同，亦称原同、原叔。屏，赵括，亦称屏括、屏季。原、屏为同母兄弟，与赵婴、赵盾是异母兄弟。

②栾氏不作：指栾书等人不会作乱。栾氏，指栾书等人，此时栾书

将中军，为晋国执政。作，作乱。

③吾二昆：指赵同、赵括二人，均为赵婴之兄。昆，兄。

④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句意谓我虽乱伦，但能保护赵氏，而原、屏却不能。

⑤士贞伯：又称士贞子、士渥浊、贞伯。

⑥既而告其人：于礼，士贞子不当告赵婴，但于私可以己意告其使者。其人，指赵婴派去询问的人。

⑦亡：通“无”。指免于受罚。或曰，亡即逃亡、放逐之意。

【译文】

鲁成公五年春，赵同、赵括把赵婴放逐到齐国。赵婴说：“有我在，所以栾氏不敢作乱。我走后，我的两位兄长恐怕就有忧患了。再说人们各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赦免我又有什么坏处？”赵同、赵括不听。赵婴做梦梦见天使对他说：“祭祀我，我保佑你。”他派人去向士贞伯请教。士贞伯说：“我不知道。”不久士贞伯又告诉别人说：“神灵保佑仁爱的人，而降祸给淫邪的人。淫邪而没有受到惩罚，这就是福了。祭祀了难道就能免除祸患？”赵婴祭祀了神，第二天就被放逐。

5.2 孟献子如宋，报华元也。

【译文】

孟献子去宋国，是回报华元对鲁国的聘问。

5.3 夏，晋荀首如齐逆女，故宣伯饫诸谷①。

【注释】

①宣伯：叔孙侨如。饫(yùn)：给在野外的行人赠送粮食。

【译文】

夏，晋国的荀首去齐国迎亲，所以宣伯在谷地馈送食物给他。

5.4 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①]。伯宗辟重[②]，曰："辟传！"重人曰[③]："待我，不如捷之速也[④]。"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⑤]，降服[⑥]，乘缦[⑦]，彻乐[⑧]，出次[⑨]，祝币[⑩]，史辞以礼焉[⑪]。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

【注释】

①传(zhuàn)：传车，古代驿站专用的车辆，每到一中途站换车换马，御者继续前进，速度极快。伯宗：晋国大夫。

②重：重车，装载货物的车。以人力拉行。

③重人：押送重车之人。

④捷：走捷径。

⑤不举：饮食不杀牲，菜肴简单，不奏乐。

⑥降服：不着华丽衣服，穿白衣、戴白绢帽。

⑦缦：无彩饰的车。

⑧彻乐：不奏音乐。

⑨出次：离开寝宫，住于郊外。

⑩祝币：太祝陈列献神的礼物。祝，太祝，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

⑪史辞：太史读祭神文辞。

【译文】

梁山发生山崩，晋景公用传车召见伯宗。伯宗在路上叫装载货物

的重车让道，说："为传车让路！"押送重车的人说："与其等我让道，不如走捷径来得快。"伯宗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绛城人。"伯宗问起绛城的事情。押车人说："梁山发生山崩，打算召见伯宗商量。"伯宗问："应该怎么办？"押车人回答说："山因为有了腐朽的土壤而崩塌，又能怎么办？山川是国家的根本，所以遇到山崩川竭，国君就要为此减膳撤乐、穿素服、乘坐没有彩饰的车子、不奏音乐、离开寝宫住到郊区、太祝陈列献神的礼物，太史宣读祭文，以礼祭祀山川之神。这样做就可以了，即使是伯宗来还能怎么样？"伯宗邀请押车人一起去见晋景公，他不同意。于是伯宗就把押车人的话告诉了晋景公，晋景公照着做了。

5.5 许灵公愬郑伯于楚①。六月，郑悼公如楚，讼，不胜。楚人执皇戌及子国②。故郑伯归，使公子偃请成于晋。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③。

【注释】

①许灵公愬郑伯于楚：此去年事。愬，控告。

②楚人执皇戌及子国：皇戌代郑伯申诉，不胜，故楚人执之。子国，郑穆公之子公子发。

③垂棘：晋地名，在今山西潞城北。

【译文】

许灵公向楚国控告郑悼公。六月，郑悼公去楚国争讼，没有获胜，楚国人拘留了皇戌和子国。所以郑悼公回国后，派遣公子偃到晋国要求讲和。秋八月，郑悼公和晋国的赵同在垂棘结盟。

5.6 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①，华元享之。请鼓噪以出，鼓噪以复入，曰："习攻华氏。"宋公杀之。

【注释】

①公子围龟：字子灵，宋文公之子。杜预以为他是代华元在楚为质者。

【译文】

宋国的公子围龟在楚国当人质后回到宋国，华元设享礼招待他。围龟请求打鼓呼叫出华元的大门，又打鼓呼叫着进去，说："我这是演习进攻华氏。"宋共公把他杀了。

5.7 冬，同盟于虫牢，郑服也。诸侯谋复会[1]，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2]。

【注释】

①复会：再次会见。

②向为人：卫大夫，宋桓公后人。

【译文】

冬，鲁成公和诸侯们在虫牢结盟，是因为郑国顺服晋国。诸侯商议再次聚会，宋共公派向为人以发生子灵事件为由辞谢了。

5.8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译文】

十一月十二日，周定王去世。

六年

【经】

6.1 六年春王正月[1]，公至自会[2]。

6.2　二月辛巳[3]，立武宫[4]。

6.3　取鄟[5]。

6.4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

6.5　夏六月，邾子来朝[6]。

6.6　公孙婴齐如晋。

6.7　壬申[7]，郑伯费卒[8]。

6.8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

6.9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6.10　冬，季孙行父如晋。

6.11　晋栾书帅师救郑。

【注释】

①六年：鲁成公六年当周简王元年，前585。

②会：指虫牢之会。

③辛巳：十六日。

④武宫：纪念武功的建筑。

⑤鄟(zhuān)：鲁国的附庸国，在今山东郯城东北。

⑥邾子：即邾定公。

⑦壬申：初九。

⑧郑伯费：即郑悼公。

【译文】

鲁成公六年春周历正月，成公从虫牢之会回国。

二月十六日，建立武宫。

占领鄟国。

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侵袭宋国。

夏六月，邾定公来我国朝见。

公孙婴齐去晋国。

初九，郑悼公费去世。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袭宋国。

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冬，季孙行父去晋国。

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传】

6.1 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①，授玉于东楹之东②。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③！视流而行速④，不安其位，宜不能久⑤。"

【注释】

①子游：公子偃的字。相：相礼。

②授玉：古代诸侯相见，有授玉受玉之礼。东楹：古代堂上有东西两大柱，叫东楹、西楹，两楹之中叫中堂。

③自弃：不尊重自己。行授玉礼，如宾主身份相当，授受玉应在两楹之间。如宾身份低于主人，授受玉在中堂与东楹之间，即在东楹之西。晋景公与郑悼公皆一国之君，依当时常礼，应授受玉于两楹之间。郑悼纵以为晋景为霸主，不敢行平等身份之礼，亦当在中堂与东楹之间。今晋景安详缓步，而郑悼则快步又过谦，竟至东楹之东授玉，尤见自卑。

④视流：谓其东张西望。流，如流水。

⑤宜：殆，大概。

【译文】

鲁成公六年春，郑悼公去晋国拜谢晋同意讲和之事，子游任相礼，

在东楹的东边行授玉之礼。士贞伯说："郑悼公恐怕要死了吧？自己太不尊重自己！目光流动不停而走路又快，很不安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大概不能活多久了。"

6.2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礼也。听于人以救其难①，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注释】

①听于人以救其难：鞌之战是鲁向晋请求出兵，故军事行动均听命于晋人。

【译文】

二月，季文子由于鞌之战的功勋建立武宫，这是不合于礼的。听从别人的指挥来解救本国的灾难，不能标榜武功。建立武宫要靠自己取胜才行，不是靠别人的功劳。

6.3　取鄟，言易也。

【译文】

占领鄟国，《春秋》用"取"字，是说事情完成得很容易。

6.4　三月，晋伯宗、夏阳说①，卫孙良夫、甯相，郑人，伊、雒之戎②，陆浑③，蛮氏侵宋④，以其辞会也。师于鍼⑤，卫人不保⑥。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师还，卫人登陴⑦。

【注释】

①夏阳说(yuè):晋国大夫。

②伊、雒之戎:居于今伊河、洛河之间的戎人。

③陆浑:即《传》的陆浑之戎。允姓之戎人,原居于陆浑,在今甘肃敦煌西。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之于伊川。

④蛮氏:即昭公十六年的戎蛮。今指居于河南临汝一带的少数民族。

⑤鍼(qián):卫邑名,离卫都帝丘不远,在今河南濮阳附近。

⑥不保:不设防。卫有孙良夫、甯相率师参加联军,故联军驻扎在其郊外,卫不加守备。

⑦师还,卫人登陴:此侵宋回国之师疑仅晋师及卫师,其余郑师等不必再经卫回国。此时卫人登城设防。陴,城上的女墙。

【译文】

三月,晋国伯宗、夏阳说,卫国孙良夫、甯相,郑国人,伊、雒的戎人,陆浑,蛮氏侵袭宋国,是因为宋国拒绝参加盟会。军队驻扎在鍼地,卫国人不设防。夏阳说想袭击卫国,说:"虽然未必能攻入都城,多抓一些俘虏回去,国君即使怪罪也不至于死。"伯宗说:"不行。卫国因为相信晋国,所以军队驻扎在郊外而不加防守。如果袭击他,是背信弃义。虽然能多抓些卫国俘虏,但晋国因此失去了信义,用什么去获得诸侯的拥戴?"于是就停止了行动。军队回国。卫国人登上了城墙守卫。

6.5 晋人谋去故绛①。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②,沃饶而近盬③,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④。公揖而入⑤。献子从。公立于寝庭⑥,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⑦。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⑧,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⑨。不如新

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⑩，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⑪，晋迁于新田⑫。

【注释】

①故绛：指以前的晋都绛，即翼：在今山西翼城。

②郇：在今山西临猗西南。瑕：在今山西芮城南。

③盬(gǔ)：古盐池名，今叫解池。

④仆大夫：官名，掌管宫中之事。

⑤揖而入：按当时礼，朝毕，国君遍揖群臣后退入路门内。

⑥寝：即路寝，也叫正寝，是君主处理政事的宫室。

⑦恶：污秽脏物。覯(gòu)：通"构"，成，积聚。

⑧垫隘：羸弱。

⑨沉溺：湿气，指风湿病。重：通"肿"。腿(zhuì)：脚肿。

⑩近宝，公室乃贫：孔颖达认为国都近宝，百姓都将弃农就商，贫富兼并悬殊。贫者无以供官府，富者又不能多征，国家赋税将因之减少。近宝，指上文的"近盬"。

⑪丁丑：十三日。

⑫新田：晋国新都绛(旧都称故绛)，在今山西侯马。

【译文】

晋国人计划离开故都绛城，大夫们都说："一定要住在郇、瑕氏的地方，那里肥沃富饶且靠近盐池，国家有利，国君快乐，不可以失掉那地方。"此时韩献子正为新中军将，且兼任仆大夫。晋景公朝罢向群臣作揖而后退入路门，韩献子跟着。晋景公站在正寝外边的庭院里，对韩献子说："怎么样?"韩献子回答说："不行。郇、瑕氏土薄水浅，污秽肮脏的东西容易积聚。污秽的东西容易积聚，百姓就愁苦，百姓愁苦便身体羸

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生风湿脚肿的疾病。不如迁到新田去，那里土厚水深，住在那里不会生病，有汾水、浍水带走产生的污秽物，而且百姓顺从教导，子孙十代可以安享其利。深山、大泽、森林、盐池，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百姓就容易骄傲放荡。靠近宝藏，大家争利，国家财富就少。不能说是快乐。”晋景公听了很满意，依从了他的话。夏四月十三日，晋国迁都到新田。

6.6 六月，郑悼公卒。

【译文】

六月，郑悼公去世。

6.7 子叔声伯如晋①。命伐宋。

【注释】

①子叔声伯：指公孙婴齐。

【译文】

子叔声伯去晋国，晋国命令鲁国攻打宋国。

6.8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

【译文】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袭宋国，是奉了晋国的命令。

6.9 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译文】

楚国的子重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顺服晋国的缘故。

6.10　冬，季文子如晋，贺迁也①。

【注释】

①贺迁：指祝贺晋国迁都新田。

【译文】

冬，季文子去晋国，是为了祝贺晋国迁都。

6.11　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①。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②，御诸桑隧③。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武子④，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曰⑤："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⑥，是迁戮也⑦。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⑧。成师以出⑨，而败楚之二县⑩，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⑪，不如还也。"乃遂还。

【注释】

①绕角：在今河南鲁山东南。

②申、息之师：楚国的两支强劲部队。申、息，指楚国的申县和息县。

③桑隧：在今河南确山东。

④武子：指栾书。

⑤知庄子、范文子：即荀首和士燮。

⑥此：指蔡地。

⑦迁戮：把杀戮移到别人身上。此指侵蔡。

⑧令：善。

⑨成师：整顿军队。

⑩楚之二县：指申、息二县之师。

⑪已：太。

【译文】

晋国的栾书救援郑国，和楚军在绕角相遇。楚军撤退，晋军就侵袭蔡国。楚国公子申、公子成带领申、息二县的军队去救援蔡国，在桑隧抵抗晋军。赵同、赵括想要出战，向栾武子请求，栾武子打算答应。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劝谏说："不行。我们来救援郑国，楚军不与我们交战，我们于是到了这里，这是把杀戮转移到别人头上。不停止杀戮，又激怒楚军，战争一定不能得胜。即便战胜，也不是好事。整顿军队出国，仅仅打败楚国两个县的军队，有什么光荣呢？如果不能打败他们，那耻辱就太大了，还不如撤回去。"于是晋军就回国去了。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①]，将酌于民者也[②]。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③]。'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④]。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注释】

①大政：执政大臣。

②酌于民：斟酌百姓的意见行事。

③三人占，从二人：语见《尚书·洪范》，意谓三人占卜，各人的判断未必相同，听从两个相同的。

④钧：通“均”，平均，相当。

【译文】

此时，军中将领想出战的占多数，有人对栾武子说：“圣人的愿望和大众相同，所以能成功。您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您是执政大臣，应当斟酌百姓的意见。您的辅佐十一人，不想出战的，不过三个人。想出战的人可以说是多数。《商书》说：‘三个人占卜，听从相同的两个人。’因为是多数的缘故。”栾武子说：“各人的美德相同，才服从多数。美德，是大众服从的主导。现在有三位卿这样认为，可以说是多数了。依从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

七年

【经】

7.1　七年春王正月①，鼷鼠食郊牛角②，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7.2　吴伐郯③。

7.3　夏五月，曹伯来朝④。

7.4　不郊，犹三望。

7.5　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7.6　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⑤，同盟于马陵⑥。

7.7　公至自会。

7.8　吴入州来⑦。

7.9　冬，大雩。

7.10　卫孙林父出奔晋⑧。

【注释】

①七年：鲁成公七年当周简王二年，前584。

②鼷(xī)鼠：一种极小的鼠，咬人及牛马的皮肤成疮。郊牛：准备用于郊祭的牛。

③吴伐郯：吴，姬姓诸侯国。建都于吴，即今江苏苏州。此时吴国君主是寿梦。郯，国名，己姓少皞氏的后裔，故城在今山东郯城西南。按，吴见于《经》始于此。

④曹伯：曹宣公。

⑤戊辰：十一日。

⑥马陵：卫地名，在今河北大名东南。

⑦州来：国名，在今安徽凤台。

⑧孙林父：孙良夫之子，谥号为“文”。

【译文】

鲁成公七年春周历正月，鼷鼠咬坏郊祭用牛的角，占卜另外选定用牛。鼷鼠又咬坏那只牛的角，于是不用牛祭祀。

吴国攻打郯国。

夏五月，曹宣公来我国朝见。

不举行郊祭，仍然望祭三处。

秋，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成公会合晋景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莒子、邾子、杞桓公救援郑国。八月十一日，一起在马陵结盟。

成公从马陵之会回国。

吴国人攻入州来国。

冬，举行求雨的祭祀。

卫国孙林父逃亡到晋国。

【传】

7.1 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1]，蛮夷入伐[2]，而莫之或恤[3]，无吊者也夫[4]！《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5]。'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6]，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君子曰："知惧如是，斯不亡矣。"

【注释】

①中国：当时华夏各国的总称。振旅：军队胜利归来称振旅。

②蛮夷：指吴国。

③恤：忧虑。

④吊(dì)者：善君。此指霸主。吊，善。

⑤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引《诗》见《诗经·小雅·节南山》。意谓上天不仁，动乱频仍没有安定的时候。

⑥上：霸主。

【译文】

鲁成公七年春，吴国进攻郯国，郯国和吴国讲和。季文子说："中原诸国不能震慑蛮夷，蛮夷打了进来，却没有人对此感到担忧，这是因为没有霸主的缘故吧！《诗》说：'上天不仁，祸乱频仍没有安定的时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有在诸侯之上的霸主却不善，还有谁不受到祸乱？我们离灭亡不远了。"君子说："像这样知道戒惧，就不会灭亡了。"

7.2 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见，且拜师。

【译文】

郑国的子良相礼郑成公一起去晋国，朝见晋景公，同时拜谢去年晋

国出兵救郑的事。

7.3 夏，曹宣公来朝。

【译文】

夏，曹宣公前来我国朝见。

7.4 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氾[①]。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②]，囚郧公钟仪[③]，献诸晋。八月，同盟于马陵，寻虫牢之盟，且莒服故也[④]。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⑤]。

【注释】

①氾(fàn)：指南氾，在今河南襄城。

②军：包围。

③郧公钟仪：郧县县尹名钟仪。郧，诸侯国名，在今湖北安陆。此时当已被楚所灭，故有县尹。

④莒服：莒本属齐，齐服晋，莒也服晋。

⑤军府：军用储藏库，用以囚禁战俘。

【译文】

秋，楚国的子重攻打郑国，军队驻扎在氾地。诸侯救援郑国。郑国的共仲、侯羽包围楚军，囚禁郧公钟仪，把他献给晋国。八月，鲁成公和众诸侯一起在马陵结盟，重温在虫牢的盟约，同时是因为莒国顺服的缘故。晋国人把钟仪带回国，囚禁在军府。

7.5 楚围宋之役[①]，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②]，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③]，

以御北方[④]。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⑤]，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⑥]，而分其室[⑦]。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⑧]，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⑨]，曰：“尔以谗慝贪婪事君[⑩]，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⑪]。”

【注释】

①楚围宋之役：宣公十四年九月至十五年五月，楚围宋九个月，因华元夜登子反之床告以宋情而与宋平。

②吕：古国名，姜姓，故城在今河南南阳西。此时则早灭于楚。

③是以为赋：申、吕就靠这些田地供给军赋。

④以御北方：申、吕二县在楚国北边，申、吕不存，不能抵御北方诸侯，晋、郑必南侵。

⑤取：同“娶”。

⑥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皆巫臣族人。清尹，楚国官名。

⑦室：家族的财产，包括土地、人口、房屋、器具等。

⑧沈尹：楚沈县尹。王子罢（pí）：可能是楚共王的兄弟。

⑨二子：子重、子反。

⑩谗慝：奸邪。

⑪罢（pí）：疲劳，衰弱。

【译文】

楚国包围宋国那一次战役，楚军回国，子重请求取得申邑、吕邑田地作为赏田。楚庄王答应了。申公巫臣说：“不行。申、吕两地之所以为城邑，就是靠这些田地供给军赋，以抵御北方。如果让私人占有这些

田地，这就不能成为申邑和吕邑。晋国和郑国一定会进逼到汉水。”楚庄王便撤回了命令。子重因此而怨恨巫臣。子反想娶夏姬，巫臣阻止他，结果自己反而娶了夏姬逃到晋国，子反因此也怨恨巫臣。到了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了巫臣的族人子阎、子荡和清尹弗忌以及襄老的儿子黑要，并且瓜分他们的家产。子重取得了子阎的家产，让沈尹和王子罢瓜分子荡的家产，子反取得黑要和清尹弗忌的家产。巫臣从晋国写信给子反、子重两人，说：“你们用邪恶贪婪事奉国君，杀了许多无罪的人，我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

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①。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②，舍偏两之一焉③。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④。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⑤。吴始伐楚、伐巢、伐徐⑥。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⑦。

【注释】

①寿梦：据《史记·吴太伯世家》，是吴国自太伯以来的第十九位国君。季札的父亲。

②两之一卒：合两偏成一卒之车，即兵车三十辆。

③舍偏两之一：留其卒之一偏，即留下十五辆给吴。

④“与其射御”四句：意谓巫臣帮吴国训练军队，教吴军车战，使其成为楚国东部最危险的敌人。

⑤行人：外交官。

⑥巢：国名，偃姓，今安徽巢县东北有居巢古城址，即古巢国。徐：嬴姓诸侯国，在今安徽泗县西北。

⑦上国：中原诸国。

【译文】

巫臣请求出使吴国，晋景公同意了。吴王寿梦很喜欢他。于是巫臣就使吴国和晋国通好，带领了晋国的三十辆兵车去吴国，留下十五辆给吴国。送给吴国射手和御者，教吴国人使用兵车，教他们安排战阵，教他们背叛楚国。巫臣又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吴国，让他担任吴国的行人。吴国开始进攻楚国、进攻巢国、进攻徐国，子重奉命奔驰救援。马陵盟会时，吴军攻入州来国，子重从郑国奉命赶去救援。就这样，子重、子反一年之中七次奉命奔驰以抵御吴军。那些从属于楚国的蛮夷，吴国全部加以攻取，因此开始强大起来，得以和中原诸国通问往来。

7.6 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卫侯如晋，晋反戚焉①。

【注释】

①戚：卫地，在今河南濮阳北。

【译文】

卫定公厌恶孙林父。冬，孙林父离开卫国逃亡到晋国。卫定公去晋国，晋国把戚地还给卫国。

八年

【经】

8.1 八年春①，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8.2 晋栾书帅师侵蔡。

8.3 公孙婴齐如莒。

8.4 宋公使华元来聘。

8.5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

8.6 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8.7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2]。

8.8 冬十月癸卯[3]，杞叔姬卒[4]。

8.9 晋侯使士燮来聘。

8.10 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人代郯。

8.11 卫人来媵[5]。

【注释】

①八年：鲁成公八年当周简王三年，前583。

②召伯：召桓公，周王室卿士。

③癸卯：二十三日。

④杞叔姬：杞叔姬于成公五年被休弃回鲁，今死。

⑤来媵：据礼，一国国君之女嫁与另一国国君，其他同姓国应送女子陪嫁。此指鲁共姬嫁与宋共公，卫国来送女陪嫁。媵，送陪嫁之女。

【译文】

鲁成公八年春，晋景公派遣韩穿来我国通知有关汶阳之田的事，叫我国把田地归还给齐国。

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侵袭蔡国。

公孙婴齐去莒国。

宋共公派华元来我国聘问。

夏，宋共公派公孙寿来我国送聘礼。

晋国杀死它的大夫赵同、赵括。

秋七月，周简王派召伯来我国赐给成公仪物命服。

冬十月二十三日，杞叔姬去世。

晋景公派士燮来我国聘问。

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郯国。

卫国人送来陪嫁之女。

【传】

8.1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①，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②，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③。今有二命④，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⑤？《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⑥。'七年之中⑦，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⑧，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⑨，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简⑩。'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⑪，是以敢私言之。"

【注释】

①饯：设酒食送行。

②制义：处理事务合乎道义。

③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鞌之战后，晋逼齐把汶阳之田归还鲁国。用师于齐，指鞌之战。

④二命：不同的命令。

⑤解体：涣散，瓦解。

⑥"女也不爽"四句：引《诗》见《诗经·国风·卫风·氓》，是一首弃妇诗。意谓女方毫无过失，始终如一；男方行为有过错，行事没

有定准，行为前后不一致。罔极，无准则。二三，前后不一致。

⑦七年之中：鞌之战在成公二年，距今七年。

⑧妃耦：配偶。

⑨以：用。

⑩犹之未远，是用大简：引《诗》见《诗经·大雅·板》。意谓谋略没有远见，我因此竭力规劝。犹，同"猷"，谋划。简，仅作"谏"。

⑪行父：季文子之名。

【译文】

鲁成公八年春，晋景公派遣韩穿来鲁国通知关于汶阳之田的事，要求我国把田地归还给齐国。季文子设宴为韩穿饯行，和他私下交谈，说："大国处理事务合乎道义因而成为诸侯盟主，因此诸侯感怀德行害怕受到讨伐，没有产生叛离的异心。大国说汶阳之田，是敝国原来的领土，因而对齐国用兵，让齐国把田地还给敝邑。现在又有不同的命令，说：'把田地归还给齐国。'信用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完成命令，这是小国所盼望而感怀的。信用不能得知，道义无所树立，四方的诸侯，怎能不离心涣散？《诗》说：'我做妻子没有过失，是你男子太无情。是是非非没有标准，前后不一败坏德行。'七年当中，忽而给予忽而夺走，还有比这更前后不一的吗？一个男人前后不一，尚且要失去配偶，何况是霸主？霸主应该唯德是用，却前后不一，他怎么能长久得到诸侯的拥护呢？《诗》说：'谋略缺乏远见，因此极力劝谏。'行父我害怕晋国没有深谋远虑而失去诸侯，所以大胆私下和您说这番话。"

8.2 晋栾书侵蔡①，遂侵楚，获申骊②。楚师之还也，晋侵沈③，获沈子揖初④，从知、范、韩也⑤。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⑥。'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是行也，郑伯将会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

【注释】

①晋栾书侵蔡：事见成公六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

②申骊：楚国大夫。

③沈：诸侯国名，在今河南平舆。

④沈子揖初：指沈国国君，名揖初。

⑤从知、范、韩：栾书听从荀首等三人的建议。知、范、韩，指知庄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韩献子韩厥。

⑥恺悌君子，遐不作人：引《诗》见《诗经·大雅·旱麓》，意谓恭敬随和的君子，为什么不起用人才。遐不，何不。作人，起用人才。

【译文】

晋国栾书率军侵袭蔡国，接着又侵袭楚国，俘虏了申骊。楚军回国时，晋军又侵袭沈国，俘虏了沈国国君揖初，这是听从了荀首、士燮、韩厥等人意见的结果。君子说："从善如流，这是多么恰当啊！《诗》说：'恭敬随和的君子，为什么不起用人才？'这就是求取善人啊！起用人才，这就有功绩了。"这次行动，郑成公准备会合晋军，经过许国，攻打许国国都的东门，俘获很多。

8.3 声伯如莒，逆也。

【译文】

声伯去莒国，是为自己迎亲。

8.4 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①]。

【注释】

①共姬:鲁成公姊妹,穆姜所生,嫁与宋共公,称共姬。

【译文】

宋国华元来我国聘问,为宋共公聘共姬为夫人。

8.5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①],礼也。

【注释】

①公孙寿:宋司城荡之子,让司城一职于子荡意诸。纳币:送聘礼给女家。

【译文】

夏,宋共公派公孙寿来我国送聘礼,这是合乎礼的。

8.6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①]。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②]。以其田与祁奚[③]。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④],宣孟之忠[⑤],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⑥]。夫岂无辟王[⑦],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⑧]。'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⑨]。

【注释】

①栾、郤为征:栾氏、郤氏为庄姬之谮作证。征,通"证"。

②武:赵武,赵朔与赵庄姬所生。从:跟随。畜:养。公宫:晋景公之宫。

③以其田与祁奚:田为氏族之主要财产,赵氏被灭,故晋侯收其田赏于他人。祁奚,晋国大夫,字黄羊。

④成季：赵衰。

⑤宣孟：赵盾。

⑥令王：贤明的君王。

⑦辟王：指昏君。辟，邪僻。

⑧不敢侮鳏寡：句见《尚书·康诰》。

⑨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按，《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相当曲折精彩，与此不同，即后来各种戏剧影视《赵氏孤儿》之底本。然全采战国传说，不是信史。

【译文】

晋国的赵庄姬为了赵婴被放逐的缘故，在晋景公面前诬陷赵同与赵括，说："赵同、赵括将要作乱。"栾氏、郤氏为她作证。六月，晋国讨伐赵同、赵括。赵武跟随庄姬寄住在晋景公宫中，免于被杀。晋景公把赵氏的田地赐给祁奚。韩厥对晋景公说："以赵衰的功勋，赵盾的忠诚，却没有继承他们爵位的后代，做好事的人就要害怕了。三代时的贤明君王，都能够几百年保持上天赐予的禄位。这几百年中间难道就没有邪僻的人？但都靠着他祖先的贤明得以免除祸难。《周书》说：'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就是用这样的做法来发扬道德。"于是晋景公立赵武为赵氏继承人，归还他赵氏的田地。

8.7 秋，召桓公来赐公命[①]。

【注释】

①召桓公：召公，周王室卿士。赐命：天子赐予诸侯爵服等赏命，是赏赐诸侯的一种荣宠。

【译文】

秋，召桓公来我国向鲁成公颁赐仪物命服。

8.8 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①]，曰："城已恶[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③]？"对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④]？唯然[⑤]，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⑥]。勇夫重闭[⑦]，况国乎？"

【注释】

①渠丘公：即成公十四年《经》的莒子朱。莒为夷国，国君无谥号，以地名为号。渠丘，莒国地名，在今山东莒县北。池：护城河。

②恶：坏。

③虞：企望。此指觊觎。

④蔑有：无有。

⑤唯然：正因为这样。

⑥或思或纵：有的小国考虑预防故得存，有的小国放纵不备故亡国。

⑦重闭：重重关闭门户。

【译文】

晋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去吴国，向莒国借路。巫臣和渠丘公站在护城河边，说："城墙坏得太厉害了！"渠丘公说："敝国偏僻简陋，处在蛮夷之地，有谁会把敝国作为觊觎的目标呢？"巫臣说："想开辟疆土以利于自己国家的狡诈之人，哪个国家没有？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了这么多大国，不过受觊觎的小国有的警惕防备而得存，有的放纵不备而灭亡。勇敢的人尚且要层层关闭好内外门户，何况国家？"

8.9 冬，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

【译文】

冬，杞叔姬去世。由于她被杞君休弃回国，所以《春秋》加以记载。

8.10 晋士燮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公赂之，请缓师。文子不可[①]，曰：“君命无贰，失信不立[②]。礼无加货[③]，事无二成[④]。君后诸侯[⑤]，是寡君不得事君也[⑥]。燮将复之[⑦]。”季孙惧，使宣伯帅师会伐郯。

【注释】

①文子：即士燮。

②失信不立：不能完成使命为失信，失信则难以自立。

③礼无加货：除规定的礼物外，不得再有所馈赠。

④二成：两头都满意。意谓出师与缓师，二者只取其一。言外拒绝缓师。

⑤后：鲁不出兵，是后。

⑥不得事君：意谓将与鲁绝交。

⑦复之：以此向晋侯复命。

【译文】

晋国的士燮来我国聘问，告知要进攻郯国，因为郯国奉事吴国。鲁成公送给他财礼，请求迟些时候再出兵。士燮不答应，说：“国君的命令不能违背，失去信义就难以自立。除规定的礼物外，不应该增加财币，出师缓师不能两全其美。国君后于诸侯出兵，这样寡君就不能事奉国君了。我将如此向寡君回报。”季孙听了这话很害怕，派宣伯率军会合晋军攻打郯国。

8.11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译文】

卫国人送女来鲁国作为共姬的陪嫁，这是合乎礼的。凡是诸侯女儿出嫁，同姓诸侯送女作为陪嫁，异姓的不送。

九年

【经】

9.1 九年春王正月①，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

9.2 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②。

9.3 公至自会。

9.4 二月伯姬归于宋③。

9.5 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④。

9.6 晋人来媵。

9.7 秋七月丙子⑤，齐侯无野卒⑥。

9.8 晋人执郑伯。

9.9 晋栾书帅师伐郑。

9.10 冬十有一月，葬齐顷公。

9.11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⑦，莒溃。楚人入郓⑧。

9.12 秦人、白狄伐晋。

9.13 郑人围许。

9.14 城中城⑨。

【注释】

①九年：鲁成公九年当周简王四年，前582。

②蒲：卫地名，在今河南长垣。

③伯姬：嫁于宋后称共姬。

④致女：古代诸侯女儿出嫁三月，派大夫聘问，称致女。

⑤丙子：七月无丙子，此为七月中某一日。

⑥齐侯无野：即齐顷公，无野是其名。

⑦庚申：十七日。

⑧郓：鲁地，鲁有东西二郓，此为东郓，在今山东沂水东。郓当时属莒。

⑨中城：内城，指鲁都曲阜的内城。

【译文】

鲁成公九年春周历正月，杞桓公来我国迎接叔姬的尸体回国。

鲁成公会合晋景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成公、曹宣公、莒渠丘公、杞桓公，一起在蒲地结盟。

鲁成公从蒲之会回国。

二月，伯姬出嫁到宋国。

夏，季孙行父去宋国慰问伯姬。

晋国人送女来作陪嫁。

秋七月丙子日，齐顷公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禁郑成公。

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冬十一月，安葬齐顷公。

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十七日，莒国溃散。楚国人攻入郓地。

秦国人、白狄攻打晋国。

郑国人包围许国。

修筑鲁都内城城墙。

【传】

9.1　九年春，杞桓公来逆叔姬之丧[①]，请之也[②]。杞叔姬卒，为杞故也[③]。逆叔姬，为我也[④]。

【注释】

①丧：已入棺的尸体。

②请之：因鲁国的请求，杞桓公来迎丧。

③为杞故：叔姬之死，是由于为杞所弃绝。

④为我：即鲁请之。

【译文】

鲁成公九年春，杞桓公来鲁国接回叔姬的灵柩，这是应我国的请求而来。杞叔姬去世，是由于被杞国遗弃的缘故。杞桓公来接回叔姬的灵柩，是为了我国的颜面。

9.2　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①]。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德则不竞[②]，寻盟何为？"范文子曰："勤以抚之，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③]，德之次也[④]。"是行也，将始会吴，吴人不至。

【注释】

①马陵之盟：在成公七年。

②竞：强。

③柔服：笼络顺服者。

④德之次：晋国不能修德而强争诸侯，比德等而下之。

【译文】

由于晋国让鲁国把汶水以北的田地归还齐国的缘故，诸侯对晋国

产生了叛离之心。晋国人畏惧，在蒲地和诸侯相会，以重温在马陵的盟约。季文子对范文子说："晋国德行已经衰弱，重温旧盟做什么？"范文子说："用勤勉来安抚诸侯，用宽厚来对待诸侯，用坚强来驾驭诸侯，用盟誓来约束诸侯，笼络顺服的而讨伐有二心的，这也是次一等的德行。"这一次会议，晋国准备开始与吴国会见，吴国人没有来。

9.3 二月，伯姬归于宋。

【译文】

二月，伯姬出嫁到宋国。

9.4 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①]。

【注释】

①邓：诸侯国名，曼姓，其地在今河南祁县。庄公十六年为楚文王所灭。

【译文】

楚国人送重礼要求郑国归服他们，郑成公和楚国公子成在邓地相会。

9.5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①]。穆姜出于房[②]，再拜，曰："大夫勤辱[③]，不忘先君[④]，以及嗣君[⑤]，施及未亡人[⑥]。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⑦]。

【注释】

①《韩奕》之五章:《韩奕》为《诗经·大雅》篇名,第五章写韩姞嫁与韩侯,生活安乐快活。季文子以此说明伯姬在宋快乐。

②穆姜:宣公夫人,伯姬之母。房:古代宫室,路寝之北中间叫室,东西两房叫房。

③勤辱:辛劳。

④先君:指宣公。

⑤嗣君:指成公。

⑥施(yì):延及。未亡人:古代寡妇自称之辞。

⑦《绿衣》之卒章:《绿衣》为《诗经·国风·邶风》中的一篇,其最后一章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两句,意谓想念我的故人,正合我的心意,借此表示对伯姬的思念以及表明季文子所赋正合心意。

【译文】

夏,季文子去宋国慰问伯姬,回国复命,鲁成公设宴招待他。季文子赋《韩奕》的第五章,穆姜从房里出来,两次下拜,说:"大夫辛勤,不忘记先君以及嗣君,延及我这个未亡人,先君也是如此期望你的。谨拜谢大夫加倍的辛勤。"又赋《绿衣》的最后一章后才进去。

9.6 晋人来媵,礼也。

【译文】

晋国人送女来作陪嫁,这是合乎礼的。

9.7 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①。

【注释】

①铜鞮(tí)：在今山西沁县南，此地有晋国别宫。

【译文】

秋，郑成公去晋国。晋国人讨伐他叛晋顺服楚国，在铜鞮拘捕了他。

9.8　栾书伐郑，郑人使伯蠲行成[1]，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2]。

【注释】

①伯蠲：郑国大夫。

②使在其间：使者可来往于两国之间。

【译文】

晋国栾书攻打郑国，郑国人派遣伯蠲求和，晋国人把他杀了，这是不合乎礼的。两国交兵，使者可以在其间往来。

楚子重侵陈以救郑[1]。

【注释】

①侵陈以救郑：此前陈国已弃楚从晋，因此子重侵陈。

【译文】

楚国的子重侵袭陈国以救援郑国。

9.9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1]，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2]。召而吊之[3]。再拜稽首。问其族[4]，对曰："泠人也[5]。"公曰："能乐乎？"对

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6]。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7]，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8]，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9]。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10]，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11]。名其二卿[12]，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13]。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14]，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注释】

①南冠：楚式帽子。絷(zhí)：拘囚，拘捕。

②税：通"脱"，解开刑具。

③吊：慰问。

④族：此指世官。

⑤泠人：亦作伶人，乐官。

⑥南音：南方各地乐调，此指楚乐。

⑦固：再三。

⑧奉：事奉。

⑨婴齐：令尹子重。侧：司马子反。

⑩土风：本乡本土的乐调，此指南音。

⑪抑：发语词，无义。无私：晋景公问楚君，钟仪答以楚君为太子时之事，表明楚君自幼而贤，以此表示其称赞楚君非出阿谀之私。

⑫名其二卿：依时礼，下对上才称名。钟仪在晋景公前直呼子重、子反之名，是尊敬景公的表现。

⑬敏：通达事理。

⑭盍：何不。

【译文】

晋景公视察军用仓库，见到钟仪。问看管的人说："戴着南方人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主管官吏回答说："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晋景公让人把他释放出来，召见他，并表示慰问。钟仪再拜叩头。晋景公问他世系职业，他回答说："是乐官。"晋景公说："能够奏乐吗？"钟仪回答说："这是我先人所掌管的职务，我岂敢从事其他工作呢？"晋景公让人给钟仪琴，他弹奏的是南方的乐调。晋景公说："你们的君王怎么样？"钟仪回答说："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晋景公再三问他，他回答说："他做太子时，师保奉事他，每天早晨向婴齐请教，晚上向侧请教。我不知道别的事。"晋景公把这件事告诉范文子。文子说："这个楚囚是个君子。言辞中举出先人的职官，这是不忘根本；奏乐奏家乡的乐调，这是不忘故旧；列举楚君做太子时之事，这是没有私心；对二卿直呼其名，这是尊崇国君。不忘根本，是仁；不忘故旧，是守信；没有私心，是忠诚；尊崇国君，是敏达。用仁来处理事情，用信来坚持，用忠来完成，用敏来执行。哪怕再大的事情也能成功。国君何不放他回去，让他结成晋、楚之间的友好。"晋景公听从了范文子的话，对钟仪重加礼遇，让他回国去替晋国求和。

9.10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①，众溃，奔莒。戊申②，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③。"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④，莒溃。楚遂入郓，莒无备故也。

【注释】

①渠丘城恶：见成公八年《传》。

②戊申：初五。

③而：你，你们。

④庚申：十七日。

【译文】

冬十一月，楚国子重从陈国出发攻打莒国，包围了渠丘。渠丘城池破败，大众溃散，逃亡到莒城。初五，楚军攻入渠丘。莒国人俘虏了楚公子平。楚国人说："不要杀他，我们放回你们的俘虏。"莒国人把公子平杀了，楚军包围了莒城。莒城的城墙也破败，十七日，莒国溃败。楚军就进入郓城，这是由于莒国没有设防的缘故。

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①]，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②]，而楚克其三都[③]，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④]。'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注释】

①备豫不虞：防备意外。

②浃(jiā)辰：由戊申到庚申，恰经历地支一遍，即十二日。浃，遍。辰，指从子到亥十二辰。

③三都：指渠丘、莒与郓。

④"虽有丝、麻"六句：引《诗》不见今《诗经》，杜预《春秋左传注》认为是逸诗。菅(jiān)、蒯(kuǎi)，皆草本植物，丝、麻、菅、蒯都可以用来编织鞋子绳索，但有上等、下等之分。姬、姜，指美女。蕉萃，即"憔悴"，面容枯槁。代匮，更替着缺乏，或缺此，或缺彼。匮，缺乏。

【译文】

君子说："凭借地处偏僻而不设防备，这是罪中的大罪；防备意外，这是善中的大善。莒国凭借地处偏僻而不修治城郭，十二天之间，楚军攻克了它的三个城邑，这是由于没有防备的缘故啊！《诗》里说：'虽然有了丝和麻，不要丢弃菅和蒯；虽然有了美人，不要丢掉憔悴人。凡是君子，没有不碰上缺此少彼的时候。'说的就是防备不可以停止。"

9.11 秦人、白狄伐晋，诸侯贰故也①。

【注释】

①贰：二心。晋国失盟主之德，尤其是逼鲁国返汶阳之田于齐国，莒国受楚国侵伐而不救，使诸侯对晋国产生二心，于是秦国与白狄乘机伐晋。

【译文】

秦国人、白狄攻打晋国，是由于诸侯对晋国产生了叛离之心的缘故。

9.12 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①，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注释】

①公孙申：即叔申，郑国大夫。

【译文】

郑国人包围许国，这是向晋国表示他们并不急于救出郑成公。这是公孙申出的计谋，他说："我们出兵包围许国，假装打算另立国君的样子，而暂时不派使者去晋国，晋国一定会放我们国君回来。"

9.13　城中城，书，时也。

【译文】

修筑内城城墙，《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合乎时令。

9.14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①]，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②]。

【注释】

①公子辰：据下年《传》，字子商，官太宰。

②结成：缔结和约。

【译文】

十二月，楚共王派公子辰到晋国，回报钟仪的使命，请求恢复友好关系，缔结和约。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①]，卫侯之弟黑背帅师侵郑[②]。

10.2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

10.3　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③]。

10.4　齐人来媵。

10.5　丙午[④]，晋侯獳卒[⑤]。

10.6　秋七月，公如晋。

10.7　冬十月。

【注释】

①十年：鲁成公十年当周简王五年，前581。

②黑背：即《传》之子叔黑背，卫穆公子，定公弟，以子叔为氏。

③晋侯：时晋景公疾，晋人立太子为君，为晋厉公。

④丙午：初六。

⑤晋侯獳(nòu)：晋景公。

【译文】

鲁成公十年春，卫定公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袭郑国。

夏四月，五次占卜定郊祀的日期，都不吉利，于是不举行郊祀。

五月，鲁成公会合晋厉公、齐灵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攻打郑国。

齐国人送女来作陪嫁。

六月初六，晋景公獳去世。

秋七月，鲁成公去晋国。

冬十月。

【传】

10.1　十年春，晋侯使籴茷如楚[①]，报大宰子商之使也[②]。

【注释】

①籴茷(dí fèi)：晋国大夫。

②子商：公子辰。

【译文】

鲁成公十年春，晋景公派遣籴茷去楚国，这是回报太宰子商出使晋国。

10.2　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

【译文】

卫国的子叔黑背侵袭郑国，是执行晋国的命令。

10.3　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①]。三月，子如立公子繻[②]。夏四月，郑人杀繻，立髡顽[③]。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④]，子然盟于脩泽[⑤]，子驷为质[⑥]。辛巳[⑦]，郑伯归。

【注释】

①叔申之谋：即上年《传》所谓"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②子如：即公子班。

③髡(kūn)顽：据襄公七年《经》、《传》，为郑成公太子郑僖公。

④子罕：郑穆公之子公子喜。襄钟：郑襄公庙的钟。

⑤子然：郑穆公之子。脩泽：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南。

⑥子驷：郑穆公之子公子騑。

⑦辛巳：十一日。

【译文】

郑国的公子班听说了叔申的计谋。三月，公子班立公子繻为国君。夏四月，郑国人杀死公子繻，立髡顽为国君。公子班逃亡到许国。栾武子说："郑国人立了国君，我们抓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处？不如攻打郑国，把他们的国君送回去，以此求和。"这时晋景公生病。五月，

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国君，会合诸侯进攻郑国。郑国的子罕把郑襄公宗庙中的钟献给晋国，子然和诸侯在脩泽结盟，子驷作为人质。十一日，郑成公回到国内。

10.4 晋侯梦大厉[①]，被发及地[②]，搏膺而踊[③]，曰："杀余孙[④]，不义。余得请于帝矣[⑤]！"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⑥]。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⑦]。"公疾病[⑧]，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⑨]。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⑩]，曰："彼[⑪]，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⑫]，膏之下[⑬]，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⑭]，达之不及[⑮]，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⑯]，使甸人献麦[⑰]，馈人为之[⑱]。召桑田巫，示而杀之[⑲]。将食，张[⑳]，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㉑]，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注释】

①晋侯：指晋景公。厉：恶鬼，也叫厉鬼。

②被(pī)：同"披"。

③搏膺：捶胸。踊：跳跃。

④杀余孙：当指成公八年晋侯杀赵同、赵括事。孙，后代。据此，则大厉是赵氏祖先的幻影。

⑤得请于帝：指鬼已诉于上帝，上帝允许他为子孙报仇。

⑥桑田：地名，在今河南灵宝。桑田本虢邑，晋灭虢后并入晋。

⑦不食新：意谓景公将死在尝新麦之前。新，新麦。

⑧疾病：病重。

⑨医缓:秦国名医。名缓。为:诊治。

⑩疾为二竖子:疾病变为两个小孩。竖子,小孩。

⑪彼:指秦医缓。

⑫肓(huāng):胸腹之间的横膈膜。

⑬膏:心脏下方有脂肪处。

⑭攻:指炙。

⑮达:指针。

⑯欲麦:即食新。

⑰甸人:主管藉田,并供给野物。

⑱馈人:为诸侯主持饮食之官。为之:煮好新麦。

⑲示而杀之:示以新麦,见其预言不准。

⑳张:通“胀”,肚子发胀。

㉑小臣:宦官。

【译文】

晋景公梦见一个大恶鬼,长发拖到地上,捶胸跳跃,说:“你杀了我的子孙,这是不义。我已经请求为子孙复仇,已经得到上帝的允许了!”鬼毁坏了宫门及寝门走进来。晋景公害怕,躲进内室,厉鬼又毁掉了内室的门。晋景公醒来,召见桑田的巫人问吉凶。巫人叙述的情况与晋景公的梦境一样。晋景公问:“怎么样?”巫人说:“国君吃不到新收的麦子了!”晋景公病重,向秦国请求良医。秦桓公派医缓去晋国为他诊治。医缓还没有到达,晋景公又梦见疾病变成两个小孩,一个说:“他是个良医,我们恐怕会受到他的伤害,往哪儿逃好呢?”另一个说:“我们待在肓之上,膏之下,他能拿我们怎么样?”医缓来了,说:“病已不能治了,在肓之上,膏之下,艾灸不能用,针刺够不着,药力也达不到,不能治了。”晋景公说:“真是好医生啊。”于是赠送给他丰厚的礼物让他回去。六月初六,晋景公想吃麦饭,让甸人献上新麦,馈人烹煮。做好后召桑田巫人来,让他看了煮好的新麦饭,然后把他杀了。景公

将要进食，突然肚子发胀，便上厕所，跌进厕坑里死了。有个宦官早晨梦见背着晋景公登天，到了中午，他把晋景公从厕坑里背出来，于是就以他作为殉葬。

10.5 郑伯讨立君者，戊申[①]，杀叔申、叔禽[②]。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③]？"

【注释】

①戊申：初八。

②叔禽：叔申之弟。

③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意谓忠诚本是美德，但所忠之人不合适。其人，指郑成公。

【译文】

郑成公讨伐拥立新君的人，六月初八，杀了叔申、叔禽。君子说："忠诚是美德，但所忠的对象不合适，反害己身，何况本人又不善呢？"

10.6 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籴茷未反。

【译文】

秋，鲁成公去晋国。晋国人把成公留住，让他给晋景公送葬。当时籴茷还没有回来。

10.7 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①]，故不书，讳之也。

【注释】

①辱之：以此为辱。

【译文】

冬，安葬晋景公。鲁成公送葬，诸侯没有一个到场的。鲁国人以此为辱，所以《春秋》不加记载，这是有意隐讳。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①]，公至自晋。

11.2 晋侯使郤犨来聘[②]，己丑[③]，及郤犨盟。

11.3 夏，季孙行父如晋。

11.4 秋，叔孙侨如如齐[④]。

11.5 冬十月。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成公十一年当周简王六年，前580。

②晋侯：指晋厉公。郤犨(chōu)：郤克从兄弟。

③己丑：二十四日。

④叔孙侨如：宣伯。

【译文】

鲁成公十一年春周历三月，成公从晋国回来。

晋厉公派郤犨来我国聘问，二十四日，与郤犨订立盟约。

夏，季孙行父去晋国。

秋，叔孙侨如去齐国。

冬十月。

【传】

11.1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

【译文】

鲁成公十一年春，周历三月，鲁成公从晋国回来。晋国人认为成公与楚国通好，所以扣留了他。成公请求接受盟约，晋国才让他回国。

11.2 郤犨来聘，且莅盟。

【译文】

郤犨来我国聘问，同时参加结盟。

11.3 声伯之母不聘[①]，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②]。"生声伯而出之[③]，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④]，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⑤]。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⑥]，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⑦]，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⑧]，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⑨]，将何以终？"遂誓施氏[⑩]。

【注释】

①声伯：公孙婴齐。不聘：没有举行媒聘之礼就和叔肸同居。《礼记·内则》云"聘则为妻"，不聘则为妾。

②姒(sì):妯娌,古代妯娌之间年长者为姒,年幼者为娣。穆姜为鲁宣公夫人,声伯之父叔肸与宣公为同胞兄弟,则穆姜与声伯之母为妯娌。穆姜认为声伯之母非明媒正娶,因此不当她为嫂嫂。

③出:被遗弃。

④外弟:指其母与管于奚所生儿子。下句外妹指其母与管于奚所生之女。

⑤施孝叔:鲁惠公五世孙。

⑥俪:配偶。

⑦郤氏亡:成公十七年,郤氏被灭。

⑧己:自己。伉俪(kàng lì):夫妻、配偶。

⑨字:养育。人:他人,指郤氏。

⑩誓施氏:发誓再不与施氏为夫妻。

【译文】

声伯的母亲嫁过来时没有举行媒聘之礼,穆姜说:"我不能称一个小妾为嫂嫂。"声伯的母亲生了声伯后,就被遗弃,嫁给了齐国的管于奚。她生了两个孩子后又守寡,便靠声伯过日子。声伯让外弟担任大夫,而把外妹嫁给施孝叔。郤犨前来聘问,向声伯求鲁女为妻。声伯把他外妹从施孝叔那儿夺走,嫁给郤犨。他外妹对丈夫说:"鸟兽尚且不肯丢失配偶,你打算怎么办?"施孝叔说:"我不能为你而死去或逃亡。"声伯的外妹就跟着郤犨走了,在郤家生了两个孩子。郤氏被灭,晋国人又把她送还给施孝叔。施孝叔在黄河边迎接她,把她的两个孩子丢进河里。她发怒说:"自己不能保护配偶而让她离开,又不能够养育别人的孤儿而杀死他们,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好结果?"于是就发誓再也不做施氏的妻子。

11.4　夏,季文子如晋报聘,且莅盟也。

【译文】

夏，季文子去晋国回报聘问，并参加结盟。

11.5 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1]，且与伯舆争政[2]，不胜，怒而出。及阳樊[3]，王使刘子复之[4]，盟于鄄而入[5]。三日，复出奔晋。

【注释】

①周公楚：周公阅的后代。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的后裔族人。

②伯舆：周王室卿士。

③阳樊：即隐公十一年《传》之樊地，在今河南济源，此时为晋邑。

④刘子：刘康公。

⑤鄄：周邑，今地不详。

【译文】

周公楚讨厌周惠王、周襄王族人的逼迫，同时又和伯舆争夺政权，没有取胜，发怒而离开。到达阳樊，周简王派刘康公去请他回来，在鄄地订立盟约后入进国都。三天后，周公楚再次离开逃亡到晋国。

11.6 秋，宣伯聘于齐，以修前好[1]。

【注释】

①以修前好：鞍之战以前之友好关系。

【译文】

秋，宣伯到齐国聘问，以重修以往的友好关系。

11.7 晋郤至与周争鄇田[1]，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

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2]，苏忿生以温为司寇[3]，与檀伯达封于河[4]。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5]。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6]，狐氏、阳氏先处之[7]，而后及子。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晋侯使郤至勿敢争。

【注释】

①鄇（hóu）：温的别邑，在今河南武陟西南。

②抚：有。

③苏忿生：周武王时为司寇。

④檀伯达：檀为周邑，在今河南济源。伯达封于此，因此叫檀伯达。封于河，檀与温都在黄河北，且近于河，所以说封于河。

⑤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鲁庄公十九年周室五大夫之乱，苏子叛王，先逃于卫，大概后来又逃到狄，又与狄不和。僖公十年，狄人伐灭之，苏子奔卫。

⑥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此事见僖公二十五年。王子带之乱，周襄王逃至氾，晋文公护送其入于王城，襄王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

⑦狐氏：狐溱，僖公二十五年晋使之为温大夫。阳氏：指阳处父，温曾为阳处父采邑。

【译文】

晋国的郤至和周王室争夺鄇的田地，周简王命令刘康公、单襄公到晋国争讼。郤至说："温地，过去就是我的封邑，所以我不敢丢失。"刘康公、单襄公说："以前周朝战胜商朝，让诸侯拥有封地。苏忿生拥有温地担任司寇，和檀伯达被封在黄河边。苏氏投奔狄人，又和狄人不和逃到卫国。襄王为了慰劳文公而赐给他温地，狐氏、阳氏先住在这里，后来

才轮到你。如果要追溯过去，那么它是周天子属官的封邑，您怎么能得到它?”晋厉公下令使郤至不敢再争。

11.8　宋华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栾武子。闻楚人既许晋籴茷成[①]，而使归复命矣。冬，华元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

【注释】

①闻楚人既许晋籴茷成：事在前一年春。

【译文】

宋国华元和楚令尹子重友好，又和晋国栾武子相善，他听说楚国人已经同意晋国籴茷求和，而让他回国复命。冬，华元去楚国，接着去晋国，安排晋、楚两国和好的事情。

11.9　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①]。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②]，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③]。晋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④]，所以质信也[⑤]。会所[⑥]，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何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

【注释】

①令狐：在今山西临猗西。在黄河东。

②王城：秦地，在今陕西大荔东。在黄河之西。

③史颗：秦国大夫。

④齐：同“斋”，盟誓前须斋戒，以表示诚信。

⑤质信：以保证信用。

⑥会所：约定盟会的地点。

【译文】

秦、晋两国和好，准备在令狐相会。晋厉公先到，秦桓公不肯渡过黄河，驻扎在王城，派史颗与晋厉公在河东订立盟约。晋国的郤犨则和秦桓公在河西订立盟约。范文子说："这样的结盟有什么好处？斋戒盟誓，是为了保证信用。约定会见地点，是信用的开始。连开始都不遵从，盟约可以相信吗？"秦桓公回去就背弃了和晋国的友好盟约。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①，周公出奔晋②。

12.2 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③。

12.3 秋，晋人败狄于交刚④。

12.4 冬十月。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成公十二年当周简王七年，前579。

②周公：即周公楚。

③琐泽：晋国地名，在今河北涉县。

④狄：指白狄，此时赤狄已灭。交刚：今地所在不详。

【译文】

鲁成公十二年春，周公离开周都逃亡到晋国。

夏，成公与晋厉公、卫定公在琐泽相会。

秋，晋国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冬十月。

【传】

12.1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①]。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

【注释】

①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周公楚奔晋在去年夏,《经》文记在今年,因周于今年春才来报告。

【译文】

鲁成公十二年春,周简王的使者来我国通告周公楚的祸难。《春秋》记载说:"周公离开周都出逃到晋国。"凡是从周朝外逃的不能称为"出",这是周公楚自己要出逃,所以才用"出"字。

12.2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①]。癸亥[②],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③],道路无壅[④],谋其不协,而讨不庭[⑤]。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⑥],无克胙国[⑦]。"郑伯如晋听成[⑧],会于琐泽,成故也。

【注释】

①公子罢(pí)、许偃:皆为楚国大夫。

②癸亥:初四。

③交贽:指使者往来。贽,使者聘问所带的礼物。

④壅:堵塞。

⑤不庭:不朝。此指不服晋、楚的诸侯。

⑥俾(bǐ):使。队:同"坠"。

⑦胙国:保佑国家。

⑧郑伯如晋听成:晋、楚和好,郑作为楚的盟国,去晋受命。听,受。

【译文】

宋国华元成功使晋、楚两国和好。夏五月,晋国的士燮会见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初四,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誓词说:“凡是晋、楚两国,不以兵戎相见,要好恶相同,一起救济灾难危困,无保留地救援饥荒祸患。如果有危害楚国的,晋国就攻打它;对晋国,楚国也是这样做。两国使者往来聘问,道路没有阻隔,共同协商对付不顺服的国家,讨伐背叛的诸侯。谁要是违背盟约,神灵就要诛杀他,使他的军队颠覆,不能享有国家。”郑成公去晋国听受和约,和诸侯在琐泽相会,这是由于晋、楚和好的缘故。

12.3 狄人间宋之盟以侵晋,而不设备。秋,晋人败狄于交刚。

【译文】

狄人乘晋国人在宋国与楚国结盟的机会侵袭晋国,自己却又不加防备。秋,晋国人在交刚打败了狄人。

12.4 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①。郤至将登②,金奏作于下③,惊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④,寡君须矣⑤,吾子其入也!”宾曰⑥:“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贶之以大礼⑦,重之以备乐⑧。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⑨,焉用乐?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若让之以一矢⑩,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世

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11]，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12]。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13]，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14]。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15]。'及其乱也，诸侯贪冒[16]，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17]，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18]。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19]。'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从？"遂入，卒事[20]。归，以语范文子。文子曰："无礼必食言，吾死无日矣夫！"

【注释】

①县：悬挂钟鼓。

②登：登堂。

③金奏：奏九种《夏》乐，先击钟镈，后击鼓磬，叫做金奏。金，指钟镈乐器。杨伯峻以为"此金奏，应是奏《九夏》之一之《肆夏》。据襄四年《传》，《肆夏》本是天子享元侯乐曲，春秋时诸侯相见亦用此乐曲。稍后，诸侯卿大夫亦有用此乐曲者"。

④日云莫：意谓时间已经不早。云，语助词，无义。莫，同"暮"。

⑤须：等待。

⑥宾：指郤至。

⑦贶（kuàng）：赐予。

⑧备乐：指金奏。

⑨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意谓晋、楚两君只有战争才相见。无，语首助词，无义。加遗，同义词连用。加、遗，赠与。

⑩让：借为"饷"，用酒食招待。此指用箭来款待。

⑪间:闲暇。

⑫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享礼设有酒食,但并不吃喝,只是用来教导恭敬节俭。宴礼则宾主一起吃喝,以表示慈爱恩惠。

⑬朝:白天谒见叫朝。夕:晚上谒见叫夕。

⑭扞城:干城。干,盾牌。干和城都比喻捍卫者,此作动词,捍卫。

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引《诗》见《诗经·国风·周南·兔罝》,意谓赳赳武士,是公侯的卫士。

⑯贪冒:同义词连用,贪、冒,贪婪。

⑰寻常:八尺曰寻,一丈六尺曰常。指尺寸之地。尽其民:驱使人民从事战争而死亡。

⑱腹心、股肱、爪牙:皆同义词,得力的助手。

⑲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引《诗》见《诗经·国风·周南·兔罝》,意谓赳赳武士,是公侯的得力助手。郤至将"公侯干城"与"公侯腹心"相对,此古人"断章取义",不必与《诗经》原意相合。

⑳卒事:完成会盟之事。

【译文】

晋国的郤至去楚国聘问,同时参加盟会。楚共王设享礼招待他,子反担任相礼,在地下室悬挂钟鼓等乐器。郤至将要登堂,下面击起了钟镈鼓磬,郤至惊慌地退了出来。子反说:"时间不早了,寡君在等着,请您还是进去吧!"郤至说:"贵国君王不忘记我们先君之间的友好关系,推爱及于下臣,赐我以盛大的礼仪,再加上成套的音乐。如果上天降福,让我们两国国君相见,还能增加什么礼节呢?下臣不敢接受。"子反说:"如果上天降福,让我们两国国君相见,也只能用一支箭彼此相赠,哪里用得着奏乐?寡君在等着,请您还是进去吧!"郤至说:"如果用一支箭来款待,这是祸患中的大祸患,还说什么降福?当天下大治的时候,诸侯在完成天子使命的闲暇之时,就互相朝见,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享、宴的礼仪。享礼用来教导恭敬俭约,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恩惠。恭

敬俭约用来推行礼仪,慈爱恩惠用来施行政教。政教凭借礼仪来完成,百姓因此得以休养生息。百官承担政事,白天朝见,不在晚上相会,这是公侯所用以捍卫他们百姓的措施,所以《诗》说:'赳赳武士,是公侯的卫士。'等到动乱的时世,诸侯贪图私利,侵夺的欲望无所顾忌,为了争夺尺寸之地而致百姓于死亡之地,网罗他的武士,作为自己的心腹、股肱、爪牙。所以《诗》说:'赳赳武士,是公侯的得力助手。'天下有道,那么公侯就能做百姓的捍卫者,制约好他的心腹。天下动乱就出现相反情况。现在您的话,是动乱之道,不能用来作为行动的准则。然而您是主人,我郤至岂敢不服从?"于是就进去,把事情办完。郤至回去把情况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说:"无礼的人,必然说话不算数,我们离死的日子不远了。"

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1]。

【注释】

①赤棘:晋地名,今地不详。

【译文】

冬,楚国公子罢去晋国聘问,同时参加盟会。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在赤棘结盟。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1],晋侯使郤锜来乞师[2]。

13.2 三月,公如京师。

13.3 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

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13.4 曹伯卢卒于师[3]。

13.5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13.6 冬，葬曹宣公。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成公十三年当周简王八年，前578。

②郤锜：又称驹伯。

③曹伯卢：即曹宣公。

【译文】

鲁成公十三年春，晋厉公派郤锜来我国请求出兵。

三月，成公去京师。

夏五月，成公从京师离开，于是会合晋厉公、齐灵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成公、曹宣公、邾国人、滕国人攻打秦国。

曹宣公卢在军中去世。

秋七月，成公从伐秦的前线回国。

冬，安葬曹宣公。

【传】

13.1 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1]。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2]，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3]，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注释】

①将事：处理事务。

②嗣卿：郤锜父郤克为景公上卿，郤锜为厉公卿，故云。

③惰：即“将事不敬”。

【译文】

鲁成公十三年春，晋厉公派郤锜来我国请求出兵，处理事务时态度不恭敬。孟献子说：“郤氏恐怕要灭亡了吧！礼仪，是身体的躯干；恭敬，是身体的基础。郤子却没有基础。而且他的父亲是先君的卿，他又是国君的卿，接受命令来请求出兵，打算以此保卫国家，但却怠惰，这是抛弃国君的命令。他不灭亡还能怎样？”

13.2 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①，请先使②。王以行人之礼礼焉③。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④。

【注释】

①宣伯：叔孙侨如。欲赐：想要得到周王的赏赐。

②先使：先出使去通报。

③王以行人之礼礼焉：按普通使节的礼节接待他，不加赏赐。

④介：成公的副使。

【译文】

三月，鲁成公去京师。宣伯想要得到周王的赏赐，请求先去通报。周简王以对待行人的礼仪来接待他。孟献子跟着成公。周简王把他作为成公的副使，重重地赏赐他。

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①，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②，所谓命也③。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④。能者养以之福⑤，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⑥，小人尽力，

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⑦]。敬在养神[⑧]，笃在守业[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⑩]，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注释】

①成子：成肃公。受脤(shèn)于社：古代出兵祭社，祭毕，以社肉颁赐诸人，谓之受脤。

②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古人以为人是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的。中，中和之气。

③命：生命。

④定命：固定、福佑生命。

⑤之福：致福。之，作动词用。

⑥勤礼：勤于礼法。

⑦敦笃：敦厚笃实。

⑧养神：供奉鬼神。

⑨守业：各安本分。

⑩执膰(fán)：祭祀宗庙后把祭肉分发给有关人员。

【译文】

鲁成公和诸侯朝觐周简王，接着跟着刘康公、成肃公会合晋厉公攻打秦国。成肃公在社神庙接受祭肉的时候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百姓得到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因此就有了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福佑天命。有能力的人保持这些准则可以得到福分，没有能力的人败坏这些准则就足以取祸。所以君子勤于礼法，小人竭尽能力。勤于礼法莫过于恭敬，竭尽能力莫过于敦厚笃实。恭敬在于供奉神灵，笃实在于各安本分。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祭祀有分配祭肉之礼，战争有接受祭肉之礼，这是侍奉神灵的关键所在。现在成子在接受祭肉时懒惰不恭，这是丢弃他的生命了，他恐

怕回不来了吧?”

13.3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1],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2]。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3]。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4]。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5]。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6],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7],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8]。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9]。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10]。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11],蔑死我君[12],寡我襄公,迭我崤地[13],奸绝我好[14],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15],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16],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崤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17]。天诱其衷[18],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19]。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20],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21]。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22]。东道之不通[23],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注释】

①戊午:初五。吕相:晋大夫魏锜之子,亦称魏相,因食邑为吕,故又称吕相。成公十一年,秦、晋二国在令狐结盟,至期,晋厉公先

到，而秦桓公却临时变卦，不欲前往，后秦又挑唆白狄和楚国伐晋。晋得知此事，便派吕相使秦，数秦之罪，与之绝交。

②昏姻：婚姻，指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

③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指晋骊姬之乱。献公的夫人骊姬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遂设计陷害太子申生及其他公子，致使公子重耳逃奔狄、齐等国，公子夷吾逃奔梁、秦等国。

④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晋献公去世后不久，秦国即护送夷吾回晋国即位，是为晋惠公。古代唯有国君才有资格主持国家祭祀，故"奉祀于晋"即"为晋之国君"。

⑤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晋惠公回国即位后，背信弃义，没有兑现他当初对秦许下的诺言，秦穆公兴兵伐晋，战于韩原，晋大败，惠公被俘。事见僖公十五年。按，韩之战是晋咎由自取，非秦之错。这是晋人强词夺理。

⑥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惠公死后，其子怀公即位，这时秦穆公又护送公子重耳回国夺取君位，是为晋文公。集，成就。

⑦"文公躬擐甲胄"五句：此事《春秋》三传都不见记载。

⑧郑人怒君之疆埸(yì)，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围郑事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当年流亡到郑国时，郑文公没有给他应有的礼遇，城濮之战，郑与楚联盟，晋文公即位后，遂邀秦穆公兴师问罪。郑并未侵犯秦之边境，吕相所言，实为诬枉之词。又，当时围郑的只有晋、秦二国军队，所谓"帅诸侯"，亦为不实之词。怒，此作"侵犯"解。埸，边界。

⑨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郑烛之武说秦王，秦与郑盟而独自退兵。

⑩"诸侯疾之"六句：欲攻秦军的是狐偃，无所谓"诸侯"。此亦晋国的夸大之词。绥静，安抚，说服。克，能够。大造，大功。

⑪不吊(dì)：不祥，不善。

⑫蔑死我君：一本作“蔑我死君”，文义较通顺。

⑬迭我崤地：僖公三十二年，秦过晋而伐郑，并未侵犯晋之崤山，相反，倒是晋军于崤山伏击了秦师，故“迭我崤地”亦为诬枉之辞。迭，通“轶”，突然进犯。

⑭奸绝：断绝，拒绝。奸，通“扞”，排斥。

⑮殄灭我费（bì）滑：秦袭郑不成，回师时遂把滑国灭掉。费滑，滑国。费，滑国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

⑯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指郑、滑二国，二国与晋同为姬姓，又是同盟关系。

⑰即楚谋我：楚臣斗克本囚于秦，秦在崤山败于晋侯，遂释斗克，以求与楚结盟。即，接近。

⑱天诱其衷：当时习惯语，意指天保佑我。诱，本义是诱导、开导，此作“开”解。衷，内心。

⑲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因楚成王为其子所杀，遂使秦楚结盟不成。

⑳康公，我之自出：这里指秦康公乃晋之外甥。康公之母穆姬乃晋献公女儿。

㉑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令狐之役在文公七年。晋襄公死后，群臣因太子夷皋年幼，欲立晋文公之子、襄公庶弟公子雍为君。时公子雍客居于秦，晋遂派人往迎，秦康公亦派兵护送。后襄公夫人极力要立太子夷皋（即晋灵公），群臣只好依从，并派兵在令狐抵拒秦军和公子雍，史称“令狐之役”。吕相这里说“荡摇我边疆”乃片面之词。蝥贼，本指两种食禾苗的害虫，此指晋之公子雍。令狐，晋地名，在今山西临猗。

㉒“入我河曲”五句：河曲之战在文公十二年。秦人欲报令狐之役，而有此战。河曲，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涑（sù）川，河名，流经山西西南部，最后注入黄河。王官，晋地名，在今山西闻喜。羁

马，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

㉓东道之不通：此指秦晋两国断绝邦交关系。晋在秦的东边，故云。

【译文】

夏，四月初五，晋厉公派吕相与秦断绝交往，说："自从我国献公与秦穆公相互友好以来，二国协力同心，又用盟誓加以明确，用婚姻加深关系。后来上天降灾祸给晋国，文公逃亡齐国，惠公逃亡秦国。不幸，献公去世，但穆公仍不忘旧日恩德，使我国惠公能回到晋国主持祭祀。但没能将这一大功业完成好，于是导致了韩原之战。穆公对俘获惠公一事心中颇为后悔，因而又促成我国文公回国即位，这些都是穆公的功劳成就。我国文公亲自披甲戴胄，跋涉山川，穿越险阻，征伐东方的诸侯，让虞、夏、商、周的后代，都到秦国朝见，这样我们也可以算是报答了秦国往日的恩德了。郑国人侵犯国君的边境，我国文公率领诸侯与秦国一起包围郑国。可是秦国大夫不征询我国寡君的意见，擅自和郑国订了盟约。诸侯对这事都很憎恨，都准备与秦国拼死一战。文公担心，赶紧说服诸侯，使秦军得以安然回国，这说明我晋国是大有功于秦国的。不幸，文公去世。秦穆公不肯来吊唁，蔑视我已故的国君，欺负我们襄公，突袭我国崤地，断绝与我国和好，攻打我国边境城堡，灭掉我国的盟友滑国，离间我们兄弟之邦，扰乱我们同盟之国，妄图颠覆我国家。我襄公没有忘记秦君旧日的恩德，但又惧怕国家遭到灭亡，因而才有崤之战。我国国君仍然希望向穆公解释我们的罪过，但穆公不答应，而勾结楚国算计我国。幸亏老天开眼，楚成王丧命，使穆公对我晋国的算计没能得逞。穆公、襄公去世，康公、灵公即位。秦康公是我晋国的外甥，却又想削弱我晋国公室，颠覆我国家，率领我晋国的败类，前来骚扰我国边疆。所以我国才发动了令狐之役。秦康公仍不悔悟，又侵入我河曲，攻打我涑川，掳掠我王官，损害我羁马，我晋国所以又发动了河曲之战。秦国往东的道路不通畅，就是由于秦康公与我们断绝友好关系而造成的。

“及君之嗣也[①]，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②]，利吾有狄难[③]，入我河县，焚我箕、郜[④]，芟夷我农功[⑤]，虔刘我边陲[⑥]。我是以有辅氏之聚[⑦]。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⑧]，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⑨]。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⑩]，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⑪]，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⑫]：“余虽与晋出入[⑬]，余唯利是视。”不穀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⑭]。’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⑮]，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⑯]，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注释】

①君：此指秦桓公。

②不惠称盟：不肯举行盟会。称，举。

③有狄难：指宣公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国事。按，把“灭狄”说成“有难”，这也是吕相故意歪曲事实。

④箕：晋城邑，在今山西蒲县东北的箕城。郜(gào)：晋城邑，在今山西祁县西。

⑤芟(shān):本义是"除草",这里作割除、抢割解。

⑥虔刘我边陲:屠杀我国边界人民。虔刘,劫掠,杀戮。陲,边疆,边地。

⑦辅氏之聚: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晋,晋败秦军于辅氏。辅氏,晋地名,在今陕西大荔东。

⑧伯车:秦桓公之子。名铖,又称后子。

⑨我寡君:此指晋厉公。令狐之会:在成公十一年。

⑩白狄:狄族的一支,居住在今陕西北部一带。州:此指雍州,古九州之一。包括今陕西、甘肃二省及青海的一部分。

⑪狄应且憎:狄人一方面接受秦人警告,一方面憎恶秦人这种行为。

⑫秦三公:指秦穆公、康公、共公。楚三王:指楚成王、穆王、庄王。

⑬与晋出入:指与晋来往。

⑭以惩不壹:按,此时晋、楚已经和解,所以楚将秦之谋告晋。

⑮承宁:止息,安定。

⑯不佞:当时习语,不才,不敏。

【译文】

"等到国君继位后,我国君景公伸长脖子西望说:'秦国大概会安抚我们吧!'可是国君仍不肯加恩结盟,反而利用我国有赤狄作乱的机会,侵入我黄河沿岸的县邑,焚烧我箕、郜两城,抢割、毁坏我国的庄稼,杀戮我边境的人民,所以我国将兵卒聚于辅氏,以抵御秦军。国君对两国灾祸的漫延也感到后悔,求福于先君献公、穆公,派伯车来我国,命令我景公说:'我和你共同和好,抛弃怨恨,重新恢复旧日的恩德,以追念前人的功业。'盟约尚未达成,景公就去世了。所以寡君又有与贵国国君的令狐的盟会。可是贵国国君又萌不良之心,背弃了盟誓。白狄与贵国国君同住在雍州之内,他们是贵国国君的仇敌,但却是我晋国的婚姻亲属之国。贵国国君传来命令说:'我与你晋国共同征讨狄。'寡君不敢

顾念婚姻的关系，畏惧贵国国君的威灵，因而接受你的使臣传来的命令。但贵国国君又分心倾向于狄，对狄人说：'晋国准备征伐你们。'狄人表面应和但心中却很憎恨，因而将这话告诉我们。楚人也憎恨贵国国君的前后不一，也来告诉我们说：'秦人违背令狐的盟会，却来要求和我们结盟，并对着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明白宣誓道："我虽然与晋国往来，但我是唯利是从。"我厌恶秦国无专一道德，因而将他的话揭露出来，以惩治他的言行不一。'诸侯全都听到这些话，因而对秦国感到痛心疾首，都来亲近我寡君。寡君率领诸侯以听从贵国国君的命令，所要求的仅仅是友好。贵国国君如果友好仁慈地顾念诸侯，哀怜我寡君，赐予我们以盟约，那可真是我寡君的愿望。我们将接受贵国国君的命令，使诸侯安宁并让其退走，哪里还敢谋求战乱。贵国国君若不愿施予恩惠，寡人不才，也就无法叫诸侯退兵了。我大胆地将我们的意见全都陈述于贵国国君的办事人员，以便让办事人员予以认真考虑。"

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①]，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锜佐之。韩厥将下军，荀罃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郤毅御戎[②]，栾鍼为右[③]。孟献子曰："晋帅乘和[④]，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⑤]，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⑥]。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⑦]。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⑧]，及侯丽而还[⑨]。迓晋侯于新楚[⑩]。

【注释】

①道：引导。

②郤毅：郤至之弟，又称步毅。

③栾鍼：栾书之子。

④晋帅乘和：指晋军上下团结一致。帅，军帅。乘，车上的甲士。

⑤丁亥：初四。

⑥麻隧：秦地名，在今陕西泾阳北。

⑦成差：秦国大夫。不更女父：不更为秦国爵名，女父为其名，也为大夫。刘劭《爵制》云“不更者为车右”，此不更或即车右。

⑧师遂济泾：据《国语·鲁语下》，当时诸侯军队俱不肯渡泾水，晋叔向见鲁叔孙豹，鲁军始先渡河，各国军队乃随之渡河。泾，泾水。

⑨侯丽：秦地名，在泾水南岸，今陕西泾阳，或曰在今陕西礼泉。

⑩迓：迎。新楚：秦地名，在今陕西大荔。

【译文】

秦桓公和晋厉公在令狐结盟后，又召来狄人和楚人，想引导他们进攻晋国，诸侯因此与晋国和睦。晋国的栾书率领中军，荀庚作为辅佐；士燮率领上军，郤锜作为辅佐；韩厥率领下军，荀罃作为辅佐；赵旃率领新军，郤至作为辅佐。郤毅驾驭战车，栾鍼作为车右。孟献子说：“晋国的将领和甲士上下团结一致，军队必然能建立大功。”五月初四，晋军率领诸侯的军队和秦军在麻隧作战，秦军大败，俘虏了秦国的成差和不更女父。曹宣公在军中去世。军队于是渡过泾水，到达侯丽然后回去，在新楚迎接晋厉公。

成肃公卒于瑕[1]。

【注释】

①瑕：晋地名，在今山西芮城南。

【译文】

成肃公在瑕地去世。

13.4 六月丁卯夜[①]，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②]，不能[③]，杀子印、子羽[④]。反军于市，己巳[⑤]，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⑥]，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駹、孙叔、孙知[⑦]。

【注释】

①丁卯：十五日。

②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郑公子班奔许已十年，此时入郑。訾，郑国地名。当在郑国南部，今地不详。大宫，郑国祖庙。

③不能：不得入太宫。

④子印、子羽：皆郑穆公子。

⑤己巳：十七日。

⑥子驷：即公子騑。郑穆公之子。

⑦子如：即公子班。子駹(máng)：子如之弟。孙叔：子如之子。孙知：子駹之子。

【译文】

六月十五夜，郑国的公子班从訾地请求进入祖庙，没有获得同意，就杀了子印、子羽，回来驻扎在市上。十七日，子驷率领国内的人们在祖庙结盟，人们于是跟着子驷把公子班的军营全部烧毁，杀了公子班及子駹、孙叔、孙知。

13.5 曹人使公子负刍守[①]，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②]。秋，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其役之劳[③]，请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将亡[④]，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惧[⑤]，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⑥]。

【注释】

①负刍：曹宣公庶子。

②欣时：也是曹宣公庶子。

③其役：伐秦之役。

④子臧：公子欣时字。

⑤成公：曹成公，即负刍。

⑥致其邑：把采邑还给成公。

【译文】

曹国人派公子负刍守国，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宣公的尸体。秋，公子负刍杀了曹宣公的太子而自立为国君，诸侯就请求讨伐他。晋国人因为伐秦战役疲劳，请求等以后再说。冬，安葬曹宣公。安葬以后，公子欣时准备离开曹国，国人都要跟着他逃亡。曹成公负刍才感到恐惧，承认罪过，而且请求子臧留下来不要出走。子臧这才返回来，把采邑还给曹成公。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①]，莒子朱卒[②]。

14.2 夏，卫孙林父自晋归于卫。

14.3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

14.4 郑公子喜帅师伐许[③]。

14.5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④]。

14.6 冬十月庚寅[⑤]，卫侯臧卒[⑥]。

14.7 秦伯卒[⑦]。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成公十四年当周简王九年，前577。

②莒子朱：即成公八年《传》之莒渠丘公，名季佗。莒子朱在位三十二年，死后子密州即位，称黎比公。

③公子喜：郑穆公子，字子罕。

④妇姜氏：姜氏即齐女。时宣公夫人尚在，于姜氏为婆婆，所以称为“妇”。

⑤庚寅：十六日。

⑥卫侯臧：即卫定公。

⑦秦伯：即秦桓公。

【译文】

鲁成公十四年春周历正月，莒渠丘公朱去世。

夏，卫国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秋，叔孙侨如去齐国迎亲。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攻打许国。

九月，侨如带着成公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冬，十月十六日，卫定公臧去世。

秦桓公去世。

【传】

14.1　十四年春，卫侯如晋，晋侯强见孙林父焉[1]。定公不可。夏，卫侯既归，晋侯使郤犨送孙林父而见之。卫侯欲辞，定姜曰[2]：“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3]，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4]？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5]，不亦可乎？”卫侯见而复之。

【注释】

①晋侯强见孙林父：成公七年，孙林父因卫定公讨厌他而逃亡到晋国，晋厉公有意让卫国君臣二人相见，是想让卫定公接纳孙林父回国。

②定姜：卫定公夫人。

③先君宗卿：孙氏出于卫武公，与卫君同宗，孙良夫又是当时的卫国执政大臣，所以说“先君宗卿”。先君，指卫定公之父卫穆公。宗卿，此指孙林父之父孙良夫。

④愈：胜过。

⑤宗卿：此指孙林父。因曾承袭孙良夫执卫国之政。

【译文】

鲁成公十四年春，卫定公去晋国，晋厉公坚持要卫定公接见孙林父，卫定公不答应。夏，卫定公回国后，晋厉公派郤犨送孙林父去见他。卫定公想要推辞，定姜说：“不行。孙林父是先君宗卿的后人，大国又为他求情，如果不答应，国家将会灭亡。虽然讨厌他，总比亡国强些吧？国君还是忍耐一下吧！安定百姓而赦免宗卿，不也是可行吗？”卫定公便接见了孙林父，并且恢复了他的官职和采邑。

卫侯飨苦成叔[1]，甯惠子相[2]。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3]。故《诗》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4]。’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5]。”

【注释】

①苦成叔：郤犨。苦成，地名，在今山西运城东，是郤犨采邑。

②甯惠子：卫国大夫甯殖。

③省：省察，检查。

④"兕(sì)觥(gōng)其觩(qiú)"四句：引《诗》见《诗经·小雅·桑扈》，意谓兕觥交错的享宴中，只有不骄不傲，才能聚集万福。兕觥，犀牛角制成的酒杯。觩，兽角弯曲貌。旨酒，甜酒。思，语助词，无义。彼，通"匪"。交，骄傲。求，聚集。

⑤取祸之道：按，此为成公十七年晋杀三郤伏笔。

【译文】

卫定公设享礼招待苦成叔，甯惠子任相礼。苦成叔表现出傲慢的神色。甯惠子说："苦成叔恐怕要被灭亡了吧！古代举行享礼，是用来观察威仪、省察祸福的，所以《诗》说：'弯弯角杯，柔和甜酒。不骄不傲，聚集万福。'现在这个人态度傲慢，是取祸之道啊！"

14.2 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①。

【注释】

①称族，尊君命也：此解释《经》称"叔孙侨如"之意：尊重国君的命令，所以称他的族名"叔孙"。

【译文】

秋，宣伯到齐国迎亲。《春秋》称他的族名"叔孙"，是因为尊重国君的命令。

14.3 八月，郑子罕伐许①，败焉。戊戌②，郑伯复伐许。庚子③，入其郛④。许人平以叔申之封⑤。

【注释】

①子罕：即公子喜。

②戊戌：二十三日。

③庚子：二十五日。

④郛：外城。

⑤叔申之封：即成公四年叔申划定的许国疆界。

【译文】

八月，郑国子罕攻打许国，战败。二十三日，郑成公再次攻打许国。二十五日，攻入许国外城。许国人以承认叔申划定的许国疆界为条件与郑国讲和。

14.4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①，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②，微而显③，志而晦④，婉而成章⑤，尽而不污⑥，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注释】

①舍族：指《经》文不称"叔孙"。

②称：说，记述。指其遣词造句。

③微而显：指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

④志而晦：指记载史实而意义深远。

⑤婉而成章：指表达婉转曲折而顺理成章。

⑥尽而不污：指记事穷尽而无所歪曲。

【译文】

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而来。《春秋》不称他族名，是由于尊重夫人。所以君子说："《春秋》的记载，言辞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史实而意义深远，表达婉转而顺理成章，记事穷尽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编撰？"

14.5 卫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为大子[①]。冬十月，卫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见大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饮[②]，叹曰："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乌呼！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③]。"大夫闻之，无不耸惧[④]。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⑤]，尽置诸戚[⑥]，而甚善晋大夫[⑦]。

【注释】

①孔成子：卫国孔达之子孔烝鉏。敬姒：卫定公妾。衎(kàn)：卫献公名。

②内：同"纳"。酌饮：依古礼，死者殡后，妻妾皆应粗食饮水。此酌饮指饮水。

③鱄(zhuān)：衎的同母弟。

④耸：通"悚"，惧。

⑤舍：放置。重器：贵重之器。通常指祭祀之器。卫：卫国都城。

⑥戚：本孙氏采邑，孙林父逃亡到晋国，晋国将戚归还卫国。孙林父返国，卫侯又将戚还给他。

⑦而甚善晋大夫：此为襄公十四年孙林父、甯殖逐卫献公伏笔。

【译文】

卫定公有病，让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的儿子衎作为太子。冬十月，卫定公去世。夫人姜氏哭丧后休息，看到太子并不哀伤，就连水也喝不下去，叹息说："这个人啊，不仅将要败坏卫国，而且必然从我这个未亡人身上开始动手。天啊！这是上天降祸给卫国吧！让我不能得到鱄来主持国家的机会。"大夫们听到以后，无不感到恐惧。孙文子从此不敢把他的宝器放在都城，而都放在戚邑，同时尽量和晋国的大夫们交好。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①],葬卫定公。

15.2 三月乙巳[②],仲婴齐卒[③]。

15.3 癸丑[④],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⑤]。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

15.4 公至自会。

15.5 夏六月,宋公固卒[⑥]。

15.6 楚子伐郑[⑦]。

15.7 秋八月庚辰[⑧],葬宋共公。

15.8 宋华元出奔晋。

15.9 宋华元自晋归于宋。

15.10 宋杀其大夫山[⑨]。

15.11 宋鱼石出奔楚[⑩]。

15.12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䲡、邾人会吴于钟离[⑪]。

15.13 许迁于叶[⑫]。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成公十五年当周简王十年,前576。

②乙巳:初三。

③仲婴齐:鲁仲遂之子,公孙归父之弟。

④癸丑:十一日。

⑤宋世子成:其时宋共公病,故其世子与盟。

⑥宋公固：即宋共公。

⑦楚子：楚共王。

⑧庚辰：初十。

⑨山：即荡泽，官司马，公孙寿之孙。

⑩鱼石：公孙目夷之曾孙，官左师。

⑪钟离：诸侯国名，地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时在吴、楚交界处，或已灭。此钟离当是属于吴国的一部分。鰌(qiū)：人名。

⑫叶：地名，在今河南叶县。

【译文】

鲁成公十五年春周历二月，安葬卫定公。

三月初三，仲婴齐去世。

十一日，成公会合晋厉公、卫献公、郑成公、曹成公、宋世子成、齐国佐、邾国人，一起在戚地结盟。晋厉公把曹成公抓起来送往京师。

成公从盟会回国。

夏六月，宋共公固去世。

楚共王攻打郑国。

秋八月初十，安葬宋共公。

宋国的华元出逃到晋国。

宋国的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山。

宋国的鱼石出逃到楚国。

冬十一月，叔孙侨如会合晋国士燮、齐国高无咎、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子鰌、邾国人在钟离与吴国人相会。

许国迁移到叶地。

【传】

15.1 十五年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①]。执而归诸京师。

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2]。

【注释】

①讨曹成公:曹成公之罪是杀宣公太子而自立为君。

②“凡君不道于其民”五句:此为解释《经》文“晋侯执曹伯”之意,说明《经》文记载诸侯被逮捕的义例。这就是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

【译文】

鲁成公十五年春,诸侯们在戚地会盟,是为了讨伐曹成公。把曹成公抓起来送到京师。《春秋》记载说:“晋侯执曹伯。”这是因为曹成公没有危害他的百姓。凡是国君对百姓无道,诸侯讨伐且逮捕了他,就说“某人执某侯”,否则就不这样记载。

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1],子臧辞曰:“《前志》有之[2],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3]。’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注释】

①子臧:曹公子欣时。

②《前志》:古书名。

③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意谓圣人能进能退,能上能下,通达节操;其次者只能保守节操;下等的唯名利是图,无节操可言。

【译文】

诸侯准备让子臧进见周王而立他为曹国国君。子臧辞谢说:“《前志》有这样的话,说:‘圣人通达节义,其次者保守节义,最下者失去节

义。'做国君,不合乎我的节义。我虽然比不上圣人,又岂敢失去节义呢?"于是逃亡到宋国。

15.2 夏六月,宋共公卒。

【译文】

夏六月,宋共公去世。

15.3 楚将北师[①],子囊曰[②]:"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申叔时老矣,在申,闻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

【注释】

①北师:指侵袭郑、卫。

②子囊:楚庄王之子,楚共王弟公子贞。

【译文】

楚国准备向北方出兵,子囊说:"刚刚与晋国结盟而背弃盟约,恐怕不可以吧?"子反说:"敌情有利于我们就前进,管它什么盟约?"申叔时已经年老,住在采邑申地,听说这件事后说:"子反一定难以免于祸难。信用是用来保持礼义的,礼义是用来庇护自身的,信用、礼义都没有了,想免于祸难行吗?"

楚子侵郑,及暴隧[①],遂侵卫,及首止[②]。郑子罕侵楚,取新石[③]。

【注释】

①暴隧:即暴,在今河南原阳。

②首止:卫地名,在今河南睢县东南。

③新石: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叶县。

【译文】

楚共王侵袭郑国,到达暴隧,于是又入侵卫国,到达首止。郑国的子罕侵袭楚国,攻取了新石。

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①,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注释】

①庸:用。

【译文】

晋国的栾武子想要报复楚国,韩献子说:"不用,让他们加重自己的罪过,百姓就会背叛他们。失去了民心,谁为他们打仗?"

15.4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①,公孙师为司城②,向为人为大司寇③,鳞朱为少司寇④,向带为大宰⑤,鱼府为少宰⑥。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⑦,敢赖宠乎⑧?"乃出奔晋。

【注释】

①华喜:华父督的玄孙。

②公孙师：宋庄公孙。

③向为人：宋桓公后代。

④鳞朱：鳞矔孙。

⑤向带：宋桓公之后。

⑥鱼府：宋桓公之后。

⑦不能治官：指不能尽职。

⑧赖宠：以得到宠信为利。赖，利。

【译文】

秋八月，安葬宋共公。在这时，华元任右师，鱼石任左师，荡泽任司马，华喜任司徒，公孙师任司城，向为人任大司寇，鳞朱任少司寇，向带任太宰，鱼府任少宰。荡泽要削弱公室的力量，杀了公子肥。华元说："我担任右师，国君与臣下的教导，这是师所职掌的。现在公室衰落我却不能拨正，我的罪过大了。做官不能尽到职责，岂敢以倚仗得到宠信而取利呢？"于是出逃到晋国。

二华，戴族也[①]；司城，庄族也[②]；六官者，皆桓族也[③]。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④]，国人与之[⑤]，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⑥]。右师讨，犹有戌在[⑦]，桓氏虽亡，必偏[⑧]。"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⑨]。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大夫山。"言背其族也[⑩]。

【注释】

①戴族：指宋戴公之后。族，氏族。

②庄族：指宋庄公之后。

③六官者，皆桓族也：六官，指鱼石、荡泽、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桓族，指宋桓公之后。

④多大功：华元自文公十六年为右师执政以来，已三十余年，就《左传》所记大功主要有宣公十五年之劫子反以解宋围，以及成公十二年谋求晋、楚之成等。

⑤与：拥戴。

⑥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不让华元回国，恐怕国人会群起而攻，桓族可能会被全部消灭。

⑦戌：向戌，即合左师，也是桓族。

⑧偏：一部分。

⑨河：黄河。

⑩言背其族：此说明《经》文不称子山族名的缘故：荡氏本宋公族，反欲削弱、危害公室，故书其名，不书其氏，以示其罪。族，宗族。

【译文】

华元、华喜，是戴公的族人；司城公孙师，是庄公的族人；其他六大臣都是桓公的族人。鱼石准备阻止华元逃亡，鱼府说："右师如果回来，一定会讨伐荡泽，这样就会没有我们桓氏一族了。"鱼石说："右师如果能回来，即使允许他讨伐，他也一定不敢。而且他建立了许多功勋，国人拥护他，他不回来，我担心我们桓氏一族在宋国无立身之地了。右师如果讨伐，还有向戌能免，桓氏一族即使灭亡，也必然只是灭亡掉一部分。"鱼石亲自在黄河边上劝阻华元别走。华元请求讨伐荡泽，鱼石答应了，华元这才回来。派遣华喜、公孙师率领国内的人们进攻荡氏，杀了荡泽。《春秋》记载说"宋杀其大夫山"，称名而不称族，是说荡泽背弃了自己的宗族。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①。华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

"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2]。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骋而从之[3]，则决睢澨[4]，闭门登陴矣[5]。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6]，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

【注释】

①睢上：离宋都不远的濉河边。

②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指从华元的眼神和说话中，知其并非真心挽留他们。

③骋而从之：五人驱车跟随华元。

④睢澨(shì)：睢河的堤防。

⑤陴(pí)：墙。

⑥老佐：宋戴公五世孙。

【译文】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离开都城居住在睢水边。华元派人劝阻他们，不听。冬十月，华元亲自去劝阻他们，他们还是不同意，华元就回来了。鱼府说："现在不听从华元的话，以后就不能进入国都了。右师眼睛转动很快而且说话很急，他已另有打算了。如果不接纳我们，现在就要疾驰而去了。"他们登上山头一看，就看到华元疾驰而去。众人驱车跟着他，他已经掘开睢水堤防，关闭城门，登城设防了。左师、二司寇、二宰就逃亡到楚国。华元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安定国人。

15.5　晋三郤害伯宗[1]，谮而杀之，及栾弗忌[2]。伯州犁奔楚[3]。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4]，不亡何待？"

【注释】

①三郤：郤锜、郤犨、郤至。伯宗：晋国大夫，孙伯纠之子。

②栾弗忌：晋国大夫，伯宗党羽。

③伯州犁：伯宗之子。

④骤：屡次。先后杀害两人，故曰“骤”。

【译文】

晋国的三郤陷害伯宗，诬陷他使他被杀，连带杀了栾弗忌。伯州犁逃亡到楚国。韩献子说：“郤氏恐怕难以免除祸难吧！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先后加以杀害，不灭亡还等什么？”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①。’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注释】

①盗憎主人，民恶其上：为当时俗语，言主人未得罪盗贼，而盗贼憎恨主人；统治者未得罪百姓，而百姓常厌恶统治者。

【译文】

当初，伯宗每次朝见，他的妻子一定会劝诫他说：“‘盗贼无缘故地憎恨主人，百姓无缘故地讨厌统治者。’您喜欢直言不讳，一定会蒙受祸难。”

15.6　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

【译文】

十一月，诸侯与吴国在钟离相会，这是开始和吴国往来。

15.7　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1]，楚公子申迁许于叶[2]。

【注释】

①辛丑：初三。

②楚公子申迁许于叶：许迁之后，其本土被郑占有，郑人称之为“旧许”。此后许成为楚的附庸。

【译文】

许灵公害怕郑国的逼迫，请求把国家迁到楚国去。十一月初三，楚国公子申把许国迁到叶地。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1]，雨，木冰[2]。

16.2　夏四月辛未[3]，滕子卒[4]。

16.3　郑公子喜帅师侵宋。

16.4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5]。

16.5　晋侯使栾黡来乞师[6]。

16.6　甲午晦[7]，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8]。楚子、郑师败绩。

16.7　楚杀其大夫公子侧[9]。

16.8　秋，公会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10]，不见公。

16.9　公至自会。

16.10　公会尹子[11]，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

16.11 曹伯归自京师[12]。

16.12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13]。

16.13 冬十月乙亥[14]，叔孙侨如出奔齐。

16.14 十有二月乙丑[15]，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16]。

16.15 公至自会。

16.16 乙酉[17]，刺公子偃。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成公十六年当周简王十一年，前575。

②木冰：气象学之雾凇，今北方人又称树挂，冷却的雨滴或云雾滴在树木上结成冰。《经》文作者认为是异常现象，因此加以记载。

③辛未：初五。

④滕子：滕文公。

⑤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此为前575年5月9日的日全食。丙寅朔，初一。

⑥栾黡(yǎn)：栾书之子，一称栾桓子、桓主。

⑦甲午晦：六月二十九日。晦，每月最后一天。

⑧鄢陵：即隐公元年《传》之鄢，在今河南鄢陵北。

⑨公子侧：子反。

⑩沙随：宋地名，在今河南宁陵北。

⑪尹子：尹武公，周王卿士。

⑫曹伯：曹成公。

⑬苕(tiáo)丘：晋地名，今地不详。

⑭乙亥：十二日。

⑮乙丑：初三。

⑯扈：郑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

⑰乙酉：二十三日。

【译文】

鲁成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下雨，沾附在树上凝结成冰。

夏，四月初五，滕文公去世。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袭宋国。

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晋厉公派栾黡来我国请求出兵。

六月二十九日，晋厉公与楚共王、郑成公在鄢陵交战。楚共王、郑国军队战败。

楚国杀死本国大夫公子侧。

秋，成公与晋厉公、齐灵公、卫献公、宋国华元、邾国人在沙随相会，晋厉公不肯接见成公。

成公从沙随之会回国。

成公会同尹武公、晋厉公、齐国国佐、邾国人攻打郑国。

曹成公从京师回国。

九月，晋国人拘捕了季孙行父，安置在苕丘。

冬十月十二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十二月初三，季孙行父与晋国郤犨在扈地结盟。

成公从盟会回国。

二十三日，杀死公子偃。

【传】

16.1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①]。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

【注释】

①武城：在今河南南阳北。汝阴：汝水之南，在河南郏县与叶县之间。

【译文】

鲁成公十六年春，楚共王从武城派公子成以割让汝水以南田地为条件向郑国求和。郑国背叛晋国，子驷前往武城与楚共王结盟。

16.2　夏四月，滕文公卒。

【译文】

夏四月，滕文公去世。

16.3　郑子罕伐宋，宋将钼、乐惧败诸汋陂[1]。退，舍于夫渠[2]，不儆[3]，郑人覆之[4]，败诸汋陵[5]，获将钼、乐惧。宋恃胜也。

【注释】

①将钼、乐惧：皆宋国大夫。汋陂：宋地名，在今河南商丘。

②夫渠：离汋陂不远。

③儆：警戒。

④覆：伏兵袭击。

⑤汋陵：地名，在今河南宁陵南。

【译文】

郑国的子罕进攻宋国，宋国的将钼、乐惧在汋陂打败了他。宋军退兵，驻扎在夫渠，不加警备。郑军设伏兵袭击，在汋陵打败宋军，俘虏了将钼、乐惧。宋国败在仗恃打了胜仗而不加戒备。

16.4　卫侯伐郑，至于鸣雁[1]，为晋故也。

【注释】

①鸣雁：地名，在今河南杞县北。

【译文】

卫献公攻打郑国，到达鸣雁，是为了晋国而出兵。

16.5　晋侯将伐郑，范文子曰[①]：“若逞吾愿[②]，诸侯皆叛，晋可以逞[③]。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④]。”栾武子曰[⑤]：“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郤锜将上军，荀偃佐之[⑥]。韩厥将下军，郤至佐新军，荀罃居守[⑦]。郤犨如卫，遂如齐，皆乞师焉。栾黡来乞师，孟献子曰[⑧]：“有胜矣。”戊寅[⑨]，晋师起。

【注释】

①范文子：即士燮，亦称范叔。

②逞吾愿：满足我使晋国政治安定、国家强盛的愿望。逞，意为满足。

③逞：作“行、做”解释。

④立俟：站着就能等得到、看得见。

⑤栾武子：即栾书。

⑥荀偃：字伯游，即中行献子，一称中行偃，荀林父之孙，荀庚之子。

⑦荀罃：即知罃，一称知武子，知庄子荀首之子。居守：留守国内。

⑧孟献子：仲孙蔑。

⑨戊寅：此指四月十二日。

【译文】

晋厉公准备征讨郑国，范文子说：“如果满足我的愿望，那么只有当诸侯全都背叛我们时，我们才能出兵征讨。如果只有郑国背叛而我们

也同样出兵，那么晋国的忧患，马上就会到来。”栾书说：“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失去诸侯的拥护，一定得征伐郑国。”于是出兵伐郑。栾书率中军，士燮辅佐他。郤锜率上军，荀偃辅佐他。韩厥率下军，郤至辅佐新军，荀罃留守晋都。郤犨前往卫国，接着去齐国，都是为了请求出兵援助。栾黡也前来我国请求出兵，孟献子说：“晋国胜算在握了。”四月十二日，晋军出发。

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①]。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②]，令尹将左[③]，右尹子辛将右[④]。过申[⑤]，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⑥]，战之器也[⑦]。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⑧]，求无不具，各知其极[⑨]。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⑩]。’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庬[⑪]，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⑫]，而食话言，奸时以动[⑬]，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⑭]，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⑮]，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

【注释】

①姚句（gōu）耳：郑国大夫。

②司马：楚官名。此司马为公子侧，字子反。

③令尹：楚官名。此令尹为公子婴齐，字子重。

④右尹：楚官名。子辛：即公子壬夫，字子辛。

⑤申：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北。

⑥详：通“祥”，指用心精诚专一。

⑦器：器用，手段。

⑧周旋：举动。逆：悖逆。

⑨极：标准，原则。

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引《诗》出《诗经·周颂·思文》，意谓周祖先后稷安置众民，无不合乎准则。烝，众。

⑪敦：富厚。厖(máng)：大，富足。

⑫齐：同“斋”，斋戒，古代盟誓前须斋戒沐浴。

⑬奸时以动：鄢陵之战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正是春耕季节，故云“奸时以动”。

⑭恤：忧虑。厎(zhǐ)：往。

⑮志：心志，此指思虑。

【译文】

郑国人听说有晋军进犯，就派人向楚国报告，大夫姚句耳也一同前往。楚共王率兵救郑，由司马子反率中军，令尹子重率左军，右尹子辛率右军。经过申地时，子反拜见了申叔时，问：“这次交战，结果会怎样？”申叔时回答说：“道德、刑罚、赤诚、义理、礼法、信用，都是战争取胜的必备条件。道德用来施予恩惠，刑罚用来纠正邪恶，赤诚用来事奉神灵，义理用来获取利益，礼法用来顺应时势，信用用来保有万物。人民生活富裕，道德就自然纯正；使用人民若于国有利，则办事就会有节制；顺应时势，事情就会成功。上下和睦，行为处事就不会受阻，凡是有所求的都无不具备，各人都懂得行事的准则。所以《诗》上说：‘先王治理我民众，让他们无不懂得行为的准则。’因而神灵降下幸福，一年四季都没灾害，人民生活富足，同心协力，听从指挥，无不尽心尽力，服从上面的命令，甘愿牺牲生命以弥补国家的损失。这就是战争之所以取胜的

原因。现在楚国，对内抛弃他的人民，对外弃绝友好国家，亵渎斋戒盟誓之事，说过的话不兑现，违背农时而兴师动武，以百姓的疲劳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民不懂得什么是信义，进退都可能获罪。士卒对奔赴前线心感忧虑，还有谁肯卖命送死？你努力自勉吧，我不会再见到您了。”姚句耳先回到郑国，子驷问他，他回答说：“楚师行军甚速，经过险要地段时也不加整饬。行军过速，就会考虑不周，不加整饬，就会失去应有的队形队列。考虑不周，队列丧失，凭什么作战？我怕楚军靠不住。”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①。”武子曰：“不可。”

【注释】

①多：足够。

【译文】

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就要到达，士燮想撤军回去，说：“我们假装逃避楚军，这样可以缓解国内的忧患。会合诸侯，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把这留给有能力的人吧。如果我们群臣能和衷共济事奉国君，那也就足够了。”栾书说：“不行。”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①，惠公不振旅②；箕之役③，先轸不反命④；邲之师⑤，荀伯不复从⑥。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⑦，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

患，自非圣人[8]，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注释】

①韩之战：指僖公十五年的秦晋韩之战，晋国战败，惠公被俘。韩，晋地名，在今陕西韩城南。

②不振旅：失败。振旅，治兵而归，胜利而归。

③箕之役：指鲁僖公三十三年的晋狄箕之战，晋军主帅先轸战死。箕，地名，在今山西太谷东。

④不反命：没有活着回来。

⑤邲之师：指宣公十二年的晋楚邲之战，晋国战败。邲，郑地名，在今河南郑州。

⑥不复从：也指失败。从，周旋。

⑦亟(qì)：屡次。

⑧自非：若非。

【译文】

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士燮不想交战，郤至说：“韩之战，惠公不能凯旋而归；箕之战，先轸未能回军复命；邲之战，荀伯战败，不能再与楚军周旋。这些都是晋国的耻辱。以上先君的事情您也见过吧。现在我们如果躲避楚军，这是又给晋国增添耻辱。”士燮说：“我们先君之所以屡次征战，这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是强国，如果不尽力征战，子孙将被削弱。现在秦、狄、齐三强国已经归服了，敌手只有一个楚国。唯有圣人才能做到国内外均无忧患，我们不是圣人，国外安宁必然出现国内的忧患。何不放过楚国，把它当做引起戒惧的外部国家呢？”

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范匄趋进[1]，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2]，而疏行首[3]。晋、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郤至曰：“楚有六间④，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⑤；王卒以旧⑥；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⑦；陈不违晦⑧；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注释】

①范匄（gài）：士燮之子，一称范宣子。时年尚幼，故其父称之为“童子”。

②塞井夷灶，陈于军中：古代军中须凿井垒灶以取水炊饭，由于楚军逼近，晋军阵地变小，故范匄建议塞井夷灶，列阵于军中。陈，同“阵”。

③疏行首：将行列间道路隔宽。行首，行道。古人作战，行列欲其疏阔，如《司马法·定爵篇》“凡陈行惟疏”，《淮南子·道应训》“疏队而击之”。

④间：间隙，空子。

⑤二卿相恶：二卿指子反和子重。二人不和，故战败后子重逼子反自杀。

⑥旧：旧家子弟。

⑦蛮：指楚王带来的楚国南方的蛮族军队。

⑧陈不违晦：古代迷信，晦日不宜布阵作战，但楚军却不回避，故郤至说这也是楚军的一间。

【译文】

六月二十九日，这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楚军在清晨逼近晋军并摆开阵势。晋军吏为此担心。范匄跑进营帐，说：“填掉井铲平灶，在军中摆

开阵势，并使行列间道路疏阔。晋、楚都是上天所眷顾的国家，怕什么？”士燮拿起戈赶走他，说：“国家的存亡是由天决定的，小孩懂得什么？”栾书说：“楚军轻浮急躁，我们只要固守营垒以等待，三天后楚军必退。等其退时再出击，必获全胜。”郤至说：“楚军有六处弱点，这次的机会不可丢失：两位卿相互仇视；楚王的亲兵都是旧家子弟；郑军虽摆开阵势，但军容不整；虽有南蛮军队，但并未摆开阵势；布阵而不避开晦日；士卒在军阵中喧哗说话，两军相遇后喧哗更甚，各自想着逃脱的后路，全无斗志。旧家子弟未必都是精兵，晦日布阵犯了天忌，我军必定能打败楚军。”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①，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②。王曰：“骋而左右③，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④。”“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⑤！”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⑥，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⑦。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⑧，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⑨，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⑩。’国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注释】

①巢车：一种高大的兵车，如树上的鸟巢，可以登之而瞭望敌人。宣公十五年《传》又谓之“楼车”。

②大宰：官名，掌王族事务。大，同“太”。伯州犁：晋大夫伯宗之子，因其父被杀而奔楚。

③骋而左右：晋国兵车向左右两方驰骋。这句是楚王的话。按，以下这段凡不加“曰”的，皆楚王所说，凡加“曰”的，皆伯州犁回答的话。

④虔卜于先君：古代行军，必将前代国君主位载在车上同行。此乃在先君主位前诚心问卜。

⑤左右：春秋时，一般的兵车，将领居左，车右居右。

⑥苗贲皇：原为楚臣，斗椒之子，宣公四年奔晋。

⑦王族：与下文的“王卒”，均指楚王的亲兵。

⑧萃：聚集。

⑨《复》䷗：复卦，《震》卦在下，《坤》卦在上。

⑩南国蹴（cù），射其元王中阙目：这两句是史官根据《复》卦的卦象、卦爻辞而作的归纳。蹴，同“蹙”，窘迫。元王，最高之王。

【译文】

楚共王登上巢车瞭望晋军，子重叫太宰伯州犁侍立与楚共王后面。楚共王问：“战车时左时右地奔驰，这是何故？”伯州犁回答说：“这是在召集军吏。”“全都聚集于军帐之中！”说：“这是在一同谋划军务。”“帐幕拉开了。”说：“这是在虔诚地向先君问卜。”“帐幕又撤去了。”说：“就要发布命令了。”“喧哗得很，连尘土都飞扬起来了。”说：“即将填井平灶布列行阵。”“全都登上战车，但将领和车右又都拿着兵器下来了。”说：“要去听取主帅的誓师号令。”“要出战了吗？”说：“还不知道。”“上了战车，可是将领和车右又全都下车了！”说：“要作战前的祈祷。”伯州犁将晋厉公亲兵的情况禀报给楚共王。苗贲皇站在晋厉公旁边，也将楚共王亲兵的情况禀报给晋厉公。晋厉公左右的人都说：“楚国的杰出人才，全在军中，而且人数众多，这是不可抵挡的。”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国的精兵，仅仅是中军的亲兵而已。请将我们的精兵分成两部分，分别攻击

他们的左右军，再集中三军攻其亲兵，必能大败楚军。”晋厉公进行占筮，史官说：“吉利。得到《复》卦，该卦意思说：‘南国艰难窘迫，射他的元首，中其一目。’国君窘迫，国王受伤，楚国此时不败还要拖到何时?”晋厉公遵从占筮结果出战。

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违于淖①。步毅御晋厉公②，栾鍼为右③。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栾、范以其族夹公行。陷于淖，栾书将载晋侯，鍼曰：“书退④，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⑤，慢也；离局⑥，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

【注释】

①违：避开。

②步毅：即郤毅，郤至之弟，郤克的同族。

③栾鍼：栾书之子，栾黡之弟。

④书退：《礼记·曲礼》上“君前臣名”，古代在国君前群臣之间皆直呼其名，故栾鍼于其父栾书也直呼其名。

⑤失官：若元帅载国君于己车，必将抛弃自己作为元帅的职责。

⑥离局：离开自己的部属。

【译文】

晋军的前面有一个泥坑，晋军全都左右绕行，避开泥坑。步毅为晋厉公驾车，栾鍼为车右。彭名为楚共王驾车，潘党为车右。石首为郑成公驾车，唐苟为车右。栾氏、范氏带领着他们的家族士兵左右夹护着晋厉公前进。战车陷入泥坑之中，栾书准备让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战车，栾鍼说：“栾书你走开，国家有许多重大任务，哪能由你一人独占。而且侵夺他人职责，这是冒犯；丢弃本人职守，这是怠慢；离开自己的部属，这

是错误的。这三条罪过，都是不可触犯的。”于是他托起晋厉公的坐车，将它推出泥坑。

癸巳[1]，潘尫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2]，彻七札焉[3]。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4]。诘朝尔射[5]，死艺[6]。”吕锜梦射月[7]，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8]。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弢[9]。以一矢复命。

【注释】

①癸巳：这是上文“甲午晦”的前一天，即六月二十八日。以下补叙癸巳日的事情。

②潘尫之党：即潘尫之子潘党。养由基：楚国名将，善射。蹲甲：把甲积叠起来。

③彻：穿透。七札：革甲内外厚薄复叠七层。札，编织甲的皮革。

④大辱国：楚共王认为为将应有勇有谋，而潘、养二人仅以“彻七札”的匹夫之勇就说“何忧于战”，显然是“不尚智谋”的表现，因而楚共王发怒，骂他们是“大辱国”。

⑤诘朝：第二天早晨。

⑥死艺：只凭射艺，恐怕要死在这武艺上。

⑦吕锜：即晋国的魏锜。

⑧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古代以日比天子，以月比臣、诸侯，周天子与晋侯均姬姓，故云“日也”，楚王芈姓，为异姓诸侯，故云“月也”。

⑨弢（tāo）：弓衣，盛弓的套子。

【译文】

六月二十八日，楚大夫潘尪的儿子潘党与楚大夫养由基堆叠起皮甲衣比赛射箭，二人都射透七层皮甲。他们拿着这些皮甲给楚王看，说："君王有两位如此能耐的臣子，还担忧什么与晋交战？"楚王发怒道："太羞辱国家了。明天早上，你们要是射箭，就会死在这射技上面。"这天晚上，晋将吕锜做梦朝月亮射箭，射中了，但后退时又掉入泥坑里。他为这个梦进行占卜，占梦的人说："姬姓，是太阳。异姓，是月亮，必定是楚王。你射中他，但后退时又掉入泥坑里，你也必死无疑。"到第二天交战时，吕锜射中楚共王眼睛。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要他去射吕锜，他一箭射中吕锜的脖子，吕锜伏在弓套上死去。养由基拿着剩下的一支箭去复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①。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②，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③，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④。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⑤，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⑥，不敢拜命。敢告不宁⑦，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⑧。"三肃使者而退。

【注释】

①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快步走。这是臣见君时的恭敬表现。

②工尹：官名。襄：人名。问：春秋时，向某人问候时，一般须送上礼物以表示情意。

③韎(mèi)：赤黄色。韦：熟牛皮。跗(fū)注：当时的军服，衣裤相连，裤脚系在踝跗之上。

④不穀：不善。这是春秋时诸侯国君的谦称。

⑤君:此指楚共王。外臣:古代臣子在他国国君之前自称"外臣"。文中工尹襄代表楚共王,故郤至亦自称"外臣"。

⑥间:参与。蒙:披着,穿着。

⑦宁:通"慭",受伤。

⑧肃:肃拜。古代的一种行礼方式,身略俯折,与今之作揖相似。本古代妇女所行礼节,男子则以拜或顿首等以示恭敬。无论拜与顿首,都必须折腰。而古礼,甲胄之士不拜,故只行肃拜之礼。

【译文】

郤至三次遇到楚共王的亲兵,每次见到楚共王时都要下车,脱去头盔,疾走如风。楚共王派工尹襄送给他一张弓,说:"正当战事激烈之时,有个身穿金黄色皮军装的人,他真是个君子。见到不穀就快步走。他莫非受伤了?"郤至接见楚军来客,脱下头盔并接受楚共王的问候,说:"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随寡君来作战,托楚君的威灵,参与披戴铠甲和头盔,所以无法拜受君王慰劳的旨意。我冒昧地告诉您,我并没受伤,对于君王的问候,我感到惭愧,因为战事的缘故,我冒昧地向您作揖行礼。"他向使者作了三次揖后才退去。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①]。"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②],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石首曰:"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③]。"乃内旌于弢中。唐苟谓石首曰:"子在君侧,败者壹大[④]。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请止。"乃死。

【注释】

①不可以再辱国君:吕锜已射中楚共王一目,羞辱过一个国君;若

追及郑成公，是羞辱第二个国君，故韩厥说："不可以再辱国君。"

②谍：侦察兵，此指轻兵。辂(yà)：迎战，此指拦击。

③卫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闵公二年，卫与狄战于荧泽，卫军大败，卫懿公因不去其旗，被狄人认出而被杀。卫懿公，春秋初年卫国国君，名赤。荧，荧泽，地名，在黄河之北，今河南淇县。

④败者壹大：指战败者应专心一意保护国君。壹，专心一意。大，此指国君。

【译文】

晋韩厥追赶郑成公，他的御者杜溷罗说："赶快追赶！他的御者屡屡回顾，心不在驭马，可以赶上。"韩厥说："不能再羞辱国君了。"因而停止了追击。郤至追赶郑成公，他的车右茀翰胡说："派遣轻兵拦击，我从后面登上他的车将他俘获抓下。"郤至说："伤害国君是要受处罚的。"也停止了追击。郑成公的御者石首说："卫懿公就是因为不拿掉车上的旗帜，所以才在荧泽打了败仗。"他们于是把旗帜放进弓套里。车右唐苟对石首说："您在国君的旁边，战败者应一心保护国君。这方面我不如您，您带着国君逃走，我请留下。"唐苟因此而战死。

楚师薄于险，叔山冉谓养由基曰①："虽君有命②，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囚楚公子筏。

【注释】

①叔山冉：楚之勇士，复姓叔山，名冉。

②君有命：楚共王曾责潘党、养由基二人"尔射，死艺"，言外之意即禁止其射箭。

【译文】

楚军在一险要地段受到晋军的逼迫，叔山冉对养由基说："虽然有

国君的禁令,但为了国家,你也一定要射箭!"养由基便箭射晋军。他连发二箭,所射尽死。叔山冉捉住晋人,又将他向晋军投去,投中战车,折断车前横木。晋军这才停止追击。晋军俘获、囚禁了楚国的公子筏。

栾鍼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①。'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②。'曰:'又如何?'臣对曰:'好以暇③。'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请摄饮焉④。"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⑤,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⑥,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⑦?"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

【注释】

①夫旌,子重之麾也:栾识子重之旗帜,盖由楚军被俘者所供。旗帜上书姓氏,是战国以后制度。

②整:整齐,严整。

③暇:从容。

④摄饮:栾鍼为晋厉公车右,不能离开,故请求派人代为献酒。摄,代。

⑤榼(kē):装食物的器具。承:奉。

⑥御持矛:侍于侧而持矛,指为晋厉公的车右。御,侍。

⑦识(zhì):记。此指记忆力强。

【译文】

栾鍼看见子重的旗帜,向晋厉公请求道:"楚人说'那面旗帜是子重的旗帜。'那个人大概就是子重。从前下臣出使楚国时,子重问晋人勇

武的表现。下臣回答说：'喜欢部队整饬周密。'又问：'还有什么？'下臣回答说：'喜欢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战，不派使者，不能说是整饬周密；遇到战事就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派人代下臣向子重进酒。"晋厉公答应了。派使者拿着食盒和酒，到子重那里，说："寡君缺乏人才，让栾鍼持矛侍立于寡君之侧，所以无法来犒劳你的随从人员，派我来代为进酒。"子重说："那位先生曾跟我在楚国交谈过，必定是为了那次交谈的缘故，他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了。"收下酒并喝下。送走使者后又重新擂鼓。

旦而战，见星未已。子反命军吏察夷伤①，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②，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③，明日复战。"乃逸楚囚④。王闻之，召子反谋。穀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注释】

①夷：创伤。

②展：排列。

③蓐食：厚食，战前让士卒饱餐。一说，黎明清晨，尚未起床，就在寝席被蓐上吃早饭，极言进食之早。申祷：再次祈祷求胜。

④乃逸楚囚：故意放松警惕，让楚军俘虏逃走。按，晋军"逸楚囚"的目的，是想借楚囚的口告诉楚王：晋军亦早有准备。

【译文】

这天，从清晨开始交战，到晚上星星出来了还没结束。子反命令军吏去查点伤员，补充士卒战车，修理甲胄和兵器，排列好兵车战马，天亮

鸡鸣时就进食，要绝对服从命令。晋人很担心。苗贲皇向军中传令说：“检阅战车，补充士卒，喂饱战马，磨快兵器，整顿军阵，巩固行列，早早地进食，再三地祈祷，明日再战。”晋人故意放走楚军俘虏。楚共王听了这些俘虏的报告后，忙召子反商量。子反的小臣穀阳竖献酒给子反，子反喝醉了，不能去见楚共王。楚共王说：“天败楚国啊！我不能坐以待毙。”因而连夜逃走。

晋入楚军，三日谷。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①]，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唯命不于常’[②]，有德之谓。”

【注释】

①戎马：晋厉公的车马。

②惟命不于常：语出《尚书·周书·康诰》。意谓天命之所在并非一成不变的。常，不变的规律。

【译文】

晋军攻入楚军营垒，一连三天，吃缴获来的楚军粮食。士燮站在晋厉公兵车的马前，说：“国君年幼，诸臣无才，凭什么取得这种战果？国君要警惕啊！《周书》说‘天命之所在并非一成不变的’，说的是有德者才能享有天命。”

楚师还及瑕[①]。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②]，君不在[③]。子无以为过，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谓子反曰：“初陨师徒者[④]，而亦闻之矣！盍图之[⑤]？”对曰：“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王

使止之，弗及而卒。

【注释】

①瑕：随国地名，随为楚之附庸国，故楚军得以在瑕地歇息。

②先大夫：指子玉，子反的父亲。

③君不在：子玉在城濮之战中为令尹、中军之帅，败于晋军，时楚成王不在军中，故失败的责任应由子玉承担，而这次楚共王在军中，故下文共王说“不穀之罪也”。

④初陨师徒者：此指子玉。陨，损失。

⑤盍图之：按，子重要子反考虑一下子玉的下场，其用意是逼其自杀。

【译文】

楚军撤回到瑕地，楚共王派人对子反说：“先大夫使楚军覆败，当时国君不在军中。您不要认为自己这次有过错，这是不穀的罪过。”子反对来人拜了两拜，叩头说：“国君赐臣以死，臣虽死而不朽。臣的士卒确实有溃败逃奔的，这是臣的罪过。”子重派人对子反说：“当初那位使楚军受挫的人，你大概也听说过了吧，你何不考虑考虑？”子反回答说：“即使没有先大夫那件事，可是有大夫命令侧考虑，侧岂敢不义而偷生？侧损失了君王的军队，岂敢忘记先大夫的自杀？”楚共王派人去制止，但还没赶到，子反就自杀了。

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①]。卫侯出于卫，公出于坏隤[②]。宣伯通于穆姜[③]，欲去季、孟[④]，而取其室。将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难告[⑤]，曰：“请反而听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钼趋过[⑥]，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坏隤，申宫儆备[⑦]，设守而后行，是以后。使孟

献子守于公宫[8]。

【注释】

①高无咎:高固之子。

②坏隤:鲁地名,在今山东曲阜。

③宣伯:叔孙侨如。穆姜:鲁成公之母。

④季、孟:指季文子和孟献子。

⑤晋难:即晋国让鲁国出兵会同伐郑。

⑥公子偃、公子钼:二人皆为成公庶弟。

⑦申宫:即司宫,即守宫。申,司。儆备:即加强戒备。

⑧使孟献子守于公宫:按,季文子随从成公率兵去会晋伐郑,孟献子留守公宫,可见成公无意于去此二人。前言"请反而听命"托辞而已。

【译文】

作战的时候,齐国国佐、高无咎到达军中。卫献公从卫国出来,鲁成公从坏隤出来。宣伯和穆姜私通,想要去掉季、孟两人而占取他们的家财。成公将要出行,穆姜送他,让他驱逐季文子和孟献子。成公以要应晋国要求出兵的事敷衍她,说:"请等我回来后再听取您的命令。"穆姜很生气,公子偃、公子钼快步走过,穆姜指着他们说:"你不同意,这两个人都可以是国君。"鲁成公便在坏隤等待,防护宫室,加强戒备,设置守卫后出行,所以迟到了。他让孟献子在公宫留守。

16.6 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侯待于坏隤以待胜者。"郤犨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1]。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2],晋侯不见公。

【注释】

①主东诸侯：主持东部诸侯如齐、鲁等的招待事宜。

②诉：诽谤。

【译文】

秋，诸侯在沙随相会，商议进攻郑国。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侯在坏隤等着，以观望谁是胜利者。"郤犨率领新军，并且担任公族大夫，主持对东方诸侯的接待联络事务。他从宣伯那里收取贿赂而在晋厉公面前毁谤鲁成公，晋厉公因此不肯接见鲁成公。

16.7　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①]，国人曰：'若之何？忧犹未弭[②]。'而又讨我寡君，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③]，是大泯曹也[④]。先君无乃有罪乎？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⑤]。君唯不遗德刑，以伯诸侯。岂独遗诸敝邑[⑥]？敢私布之。"

【注释】

①即世：去世。曹宣公死于成公十三年。

②忧：指曹宣公死，太子为负刍所杀。弭：止息。

③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指成公十五年子臧因曹成公被持而奔宋。镇，重。

④泯：灭。

⑤列诸会：即"列之于会"。之，指先君曹宣公。会，指宣公十七年断道会盟等。

⑥遗：失。

【译文】

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自从我国先君宣公去世，国内的人们说：'怎么办？忧患还没有消除。'而贵国又讨伐我国寡君，因而使主持我们

曹国国政的公子臧逃亡，这是在大举削弱我们曹国。莫非是由于先君有罪？可是如果有罪，那么国君又让他参加会盟了。国君正因为不丢失德行和刑罚，所以才能称霸诸侯。难道唯独丢弃敝邑？谨在此私下向国君表达真情。”

16.8　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1]。将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2]。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扬[3]，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4]。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后食。

【注释】

①尹武公：即《经》文的尹子。

②申守：即前文“申宫儆备”。

③督扬：郑地名，在郑国东部。

④子叔声伯：鲁国的公孙婴齐。叔孙豹：叔孙侨如之弟。

【译文】

七月，鲁成公会合尹武公和诸侯进攻郑国。成公将要出行，穆姜又像以前一样命令成公。成公又在宫中设了防备以后才出行。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郑国西部，我国的军队驻扎在督扬，不敢经过郑国。子叔声伯派叔孙豹请求晋军前来迎接我军，又在郑国郊外为晋军准备饭食。晋军为迎接我军而来到。声伯等着他们四天没有吃饭，直到让晋国的使者吃了饭以后自己才吃。

16.9　诸侯迁于制田[1]。知武子佐下军[2]，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3]。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4]。戊午[5]，郑子罕宵军之[6]，宋、齐、卫皆失军[7]。

【注释】

①制田：郑地名，在今河南新郑东北。

②知武子：即荀罃。鄢陵之役留守晋国，此次出军。

③鸣鹿：地名，在今河南鹿邑西。

④颍上：颍水之旁，在今河南禹州。

⑤戊午：二十四日。

⑥宵军：夜间出兵。

⑦失军：溃不成军。

【译文】

诸侯的军队迁移到制田。知武子作为下军副帅，率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到达鸣鹿。于是就侵袭蔡国。还没有回兵，诸侯又迁移到颍上。七月二十四日，郑国的子罕发动夜袭，宋国、齐国、卫国都溃不成军。

16.10　曹人复请于晋，晋侯谓子臧："反，吾归而君。"子臧反，曹伯归。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①。

【注释】

①致：交出。卿：指所任卿职。不出：不出仕。

【译文】

曹国人再次请求晋国，晋厉公对子臧说："你回去吧，我让你们国君回国。"子臧回国，曹成公也回来了。子臧把他的封邑和卿的职位全部交出去而不再做官。

16.11　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

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1]。’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我毙蔑也[2]，而事晋，蔑有贰矣[3]。鲁不贰，小国必睦。不然，归必叛矣[4]。”

【注释】

①蔑从晋：意谓即令亡国，不从晋国。蔑，不。

②蔑：仲孙蔑，即孟献子，当时留守公宫。

③蔑：无。

④归必叛：指季孙行父归鲁必叛晋。

【译文】

叔孙侨如派人告诉郤犨说：“鲁国有季氏、孟氏，就好像晋国有栾氏、范氏，政令就是由这些宗族制订的。如今他们商议说：‘晋国的政令出自多门，不能服从。宁可事奉齐国和楚国，哪怕亡国，也不要跟从晋国了。’晋国如果要在鲁国行使自己的意志，请拘留季孙行父并把他杀了，我杀了仲孙蔑事奉晋国，这样就没有背叛晋国的人了。鲁国不背叛晋国，其他小国必然亲附晋国。不这样，季孙行父回国后就必然背叛晋国。”

九月，晋人执季文子于苕丘。公还，待于郓[1]，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犨曰：“苟去仲孙蔑而止季孙行父，吾与子国，亲于公室[2]。”对曰：“侨如之情[3]，子必闻之矣。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4]，鲁必夕亡。以鲁之密迩仇雠[5]，亡而为仇，治之何及？”郤犨曰：“吾为子请邑[6]。”对曰：“婴齐，鲁之常隶也[7]，敢介大国以求厚焉[8]！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

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9]。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10],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乃许鲁平,赦季孙。

【注释】

①郓:鲁地名,在今山东郓城东。鲁有二郓,此为西郓。

②吾与子国,亲于公室:即让你持鲁国之政,且亲声伯甚于鲁公室。国,国政。

③侨如之情:指叔孙侨如与穆姜通奸及欲夺季、孟财产的事。

④之:指季、孟二人。

⑤密迩:紧靠,靠近。仇雠:指齐、楚诸国。

⑥请邑:请求封邑。

⑦常隶:指地位低下的小臣。此为声伯谦辞。

⑧介:依仗。厚:厚禄,指封邑。

⑨二君:指宣公和成公。

⑩虚其请:意谓拒绝他的请求。

【译文】

九月,晋国人在苕丘拘捕了季孙行父。成公回国,停留在郓地,派子叔声伯向晋国请求放回季孙。郤犨说:“如果除掉仲孙蔑而留下季孙行父,我让你任鲁国执政,对你比对公室还亲。”声伯回答说:“侨如的情况,您一定听到了。如果去掉仲孙蔑和季孙行父,是大大削弱鲁国而加罪寡君。如果还不弃鲁国,而承蒙您向周公求福,让寡君能够事奉晋君,那么这两人就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如果除掉他们,鲁国晚上一定灭亡。鲁国靠近晋国的仇敌,灭亡鲁国便帮助了仇敌,那时还来得及

补救吗?”郤犨说:“我为您请求封邑。”声伯回答说:“婴齐我是鲁国的小臣,岂敢仗恃大国以求取厚禄?我奉寡君的命令前来请求,如果所请得到应允,您对我的恩赐就很多了,我还求什么?”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在鲁国,辅助过两个国君。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难道他不是个忠臣吗?听信奸邪而丢弃忠良,怎么向诸侯交代?子叔婴齐接受国君的命令而没有私心,为国家谋划也忠心不二,为自己打算而不忘国君。如果拒绝他的请求,这是丢弃善人啊!您还是考虑一下吧!”于是就允许鲁国讲和,赦免了季孙行父。

冬十月,出叔孙侨如而盟之①,侨如奔齐。十二月,季孙及郤犨盟于扈。归,刺公子偃,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②。

【注释】

①出:放逐。盟之:与诸大夫盟。

②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立叔孙豹为叔孙氏之后。

【译文】

冬十月,放逐叔孙侨如,并和大夫们设立盟誓,侨如逃亡到齐国。十二月,季孙和郤犨在扈地结盟。回到国内,杀死了公子偃,把叔孙豹从齐国召回,让他继承叔孙氏官职。

齐声孟子通侨如①,使立于高、国之间②。侨如曰:“不可以再罪。”奔卫,亦间于卿。

【注释】

①声孟子:齐灵公之母,宋国女。

②高、国:指高氏、国氏,为齐国世袭上卿。

【译文】

齐国的声孟子和叔孙侨如私通，让他位于高氏、国氏之间。侨如说："不能再犯罪了。"便逃亡到卫国，也位于各卿之间。

16.12　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①]。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②]！位于七人之下[③]，而求掩其上[④]。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⑤]，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⑥]。'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注释】

①伐：功劳。

②温季：即郤至。温为其采邑。

③位于七人之下：郤至时仅是新军佐，其上尚有栾书、士燮、郤锜、荀偃、韩厥、荀罃、郤犨等七人。

④掩：盖过。

⑤阶：阶梯。

⑥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两句本逸书，后人编入《古文尚书》之《五子之歌》。意谓怨恨不只在明处，尚须注意不易见的细微怨恨，要谨慎其细微处。

【译文】

晋厉公派遣郤至去宗周进献对楚国作战的战利品，郤至和单襄公说话，屡次夸耀自己的功劳。单襄公对大夫们说："郤至恐怕要被杀吧！他的官位在七人之下，而想要盖过他的上级。聚集怨仇，是祸乱的根本。多招怨恨而自造祸乱的阶梯，怎么还能据有官位？《夏书》说：'怨恨难道只是在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倒更要防备。'这是说在细微之

处也要谨慎从事。如今郤至把看不到的怨恨公开化了，难道可以吗？”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①]，卫北宫括帅师侵郑[②]。

17.2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

17.3 六月乙酉[③]，同盟于柯陵[④]。

17.4 秋，公至自会。

17.5 齐高无咎出奔莒。

17.6 九月辛丑[⑤]，用郊。

17.7 晋侯使荀罃来乞师。

17.8 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

17.9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

17.10 壬申[⑥]，公孙婴卒于狸脤[⑦]。

17.11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⑧]。

17.12 邾子玃且卒[⑨]。

17.13 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17.14 楚人灭舒庸[⑩]。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成公十七年当周简王十二年，前574。

②北宫括：卫成公曾孙。

③乙酉：二十六日。

④柯陵：郑地名，在郑国西部，今河南临颍北。

⑤辛丑：十三日。

⑥壬申：十一月无壬申，恐记日有误。

⑦狸脤：地名，今地不详。

⑧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此为前574年10月22日之日全食。

⑨貜且(jué jū)：邾定公名。

⑩舒庸：群舒之一，偃姓国，在今安徽舒城一带。

【译文】

鲁成公十七年春，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袭郑国。

夏，成公会合尹武公、单襄公、晋厉公、齐灵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邾国人攻打郑国。

六月二十六日，一起在柯陵结盟。

秋，成公从盟会回国。

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九月十三日，举行郊祭。

晋厉公派荀罃来我国请求出兵。

冬，成公会合单襄公、晋厉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郑国。

十一月，成公从伐郑的前线回国。

壬申日，公孙婴齐在狸脤去世。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邾定公貜且去世。

晋国杀了本国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楚国人灭亡舒庸。

【传】

17.1　十七年春，王正月，郑子驷侵晋虚、滑[①]。卫北宫括救

晋，侵郑，至于高氏[2]。夏五月，郑大子髡顽、侯獳为质于楚[3]，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郑。

【注释】

①虚：晋邑名，在今河南偃师。滑：费滑，姬姓国，在今河南偃师。后被秦灭，又归于晋。

②高氏：地名，在今河南禹州西南。

③侯獳：郑国大夫，与僖公二十八年《传》的曹国大夫侯獳不是同一人。

【译文】

鲁成公十七年春，周历正月，郑国子驷侵袭晋国的虚、滑两地。卫国的北宫括救援晋国，侵袭郑国，到达高氏。夏五月，郑国太子髡顽和侯獳到楚国作人质，楚国公子成、公子寅戍守郑国。

17.2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1]。

【注释】

①戏童：地名，又称戏，在今河南巩县、登封一带。曲洧：即今河南洧川。

【译文】

鲁成公会合尹武公、单襄公以及诸侯攻打郑国，从戏童打到曲洧。

17.3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1]，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2]，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3]，士燮卒。

【注释】

①祝宗：卿大夫之家有祝史，主持宗庙祷祝，祝宗为祝只之长。

②祝：诅咒。

③戊辰：初九。

【译文】

晋国的范文子从鄢陵战役回国后，让他的祝宗祈求让他早点死去，说："国君骄侈而战胜了敌人，这是上天加重他的毛病，祸难将要到来了。爱我的人只有诅咒我，让我快点死去，不要遭受祸难，这是范氏的福气。"六月初九，范文子去世。

17.4　乙酉，同盟于柯陵，寻戚之盟也①。

【注释】

①戚之盟：在成公十五年。

【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诸侯一起在柯陵结盟，是重温戚地的盟约。

17.5　楚子重救郑，师于首止①。诸侯还。

【注释】

①首止：地名，在今河南睢县东南。

【译文】

楚国子重援救郑国，军队驻扎在首止。诸侯退兵回国。

17.6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①，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②。鲍牵见之③，以告国武子④，武子召庆克而谓之⑤。庆克久不

出，而告夫人曰："国子谪我[6]！"夫人怒。国子相灵公以会，高、鲍处守。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7]。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而立公子角[8]。国子知之[9]。"秋七月壬寅[10]，刖鲍牵而逐高无咎[11]。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12]。齐人来召鲍国而立之[13]。

【注释】

①庆克：齐国大夫，庆封之父。

②蒙衣：为当时妇女外出的习俗。庆克当时是男扮女装。辇：人力推挽的车。闳(hóng)：宫中夹道之门，巷门。

③鲍牵：鲍叔牙曾孙。

④国武子：国佐。

⑤谓：告诉。

⑥谪：责备。

⑦闭门而索客：灵公将返，关闭城门，检查旅客，本警戒预防措施。

⑧公子角：齐顷公之子。

⑨知之：参与其事。

⑩壬寅：十三日。

⑪刖(yuè)：砍足，古代的一种酷刑。

⑫高弱：高无咎之子。卢：高氏采邑，在今山东长清西南。

⑬鲍国：鲍牵之弟，谥文子，此时在鲁国。

【译文】

齐国的庆克和声孟子私通，与一妇人同穿女衣一起坐辇进入宫中的巷门。鲍牵见到了，报告了国武子。武子把庆克召来，告诉他这件事。庆克躲在家里很久不出门，而报告声孟子说："国子责备我。"声孟子发怒。国武子作为齐灵公的相礼参加会盟，高无咎、鲍牵留守。等到

齐灵公回国，将要到达都城时，高、鲍关闭城门，检查旅客。声孟子诬陷说："高、鲍两人打算不接纳国君进城，立公子角为君，国佐参与了这件事。"秋，七月十三日，齐灵公砍去鲍牵的双脚，放逐了高无咎。高无咎逃亡到莒国。高弱带领卢地百姓发动叛乱。齐国人来我国召回鲍国，让他继承鲍氏的职位。

初，鲍国去鲍氏而来为施孝叔臣①。施氏卜宰②，匡句须吉③。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与匡句须邑，使为宰，以让鲍国，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实吉④。"对曰："能与忠良，吉孰大焉！"鲍国相施氏忠，故齐人取以为鲍氏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⑤，葵犹能卫其足。"

【注释】

①施孝叔：鲁惠公五世孙。

②卜宰：占卜选择家臣之长。

③匡：鲁国邑名。句须：匡邑宰，因以匡为氏。

④子：指匡句须。

⑤鲍庄子：鲍牵。知：同"智"。葵：古代人常吃的一种蔬菜，往往不等叶老便摘下来食用，让它再长嫩叶而不伤其根。

【译文】

当初，鲍国离开鲍氏而来我国做施孝叔的家臣。施氏占卜决定家宰人选，匡句须吉利。施氏的家宰有一百家的采邑。施氏给了匡句须采邑，让他担任家宰，他却把这职位让给鲍国，并把采邑也给了鲍国。施孝叔说："占卜确定你是吉利的。"匡句须回答说："能够给忠良，还有比这再大的吉利吗？"鲍国辅助施氏很忠诚，所以齐国人让他回国作为鲍氏的继承人。孔子说："鲍牵的智慧还不如葵菜，葵菜尚且能保护自己的脚。"

17.7　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1]，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2]。十一月，诸侯还。

【注释】

①庚午：十二日。

②汝：汝水，当时为楚、郑两国交界线。

【译文】

冬，诸侯进攻郑国。十月十二日，包围郑国都城。楚国公子申救援郑国，军队驻扎在汝水边上。十一月，诸侯退兵回国。

17.8　初，声伯梦涉洹[1]，或与己琼瑰[2]，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3]。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4]。"言之，之莫而卒[5]。

【注释】

①洹：洹水，即今安阳河，在河南境内。

②琼瑰：似玉的美石制的珠子。

③惧不敢占：古人死后，口含石珠。声伯疑为凶梦，故不敢卜问。

④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声伯最初以为是凶梦，如今从属既多，且相随三年，故认为琼瑰满怀，可能应验在此，认为是吉梦，因敢于占卜而又云无伤。众，从属。

⑤之莫：即"至暮"。

【译文】

当初，声伯梦见自己趟过洹水，有人给自己琼瑰，他吃下去，哭出来

的眼泪都成了琼瑰，落满了怀抱。他接着唱道："渡过了洹水，赠给我琼瑰。回去吧！回去吧！琼瑰装满我怀内！"声伯醒来后心中害怕，不敢占梦。这次从郑国回来，十一月壬申日，到达狸脤而占此梦，说："我害怕会死，所以不敢占卜。如今这么多人跟随我已经三年了，没有妨碍了。"说了这件事，到晚上就死了。

17.9 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帅师围卢。国佐从诸侯围郑，以难请而归。遂如卢师，杀庆克，以谷叛[1]。齐侯与之盟于徐关而复之[2]。十二月，卢降。使国胜告难于晋[3]，待命于清[4]。

【注释】

①谷：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②徐关：地名，在今山东临淄。

③国胜：国佐之子。

④清：齐国邑名，在今山东聊城西。

【译文】

齐灵公任命崔杼为大夫，派庆克辅佐他，率领军队包围卢地。国佐跟随诸侯包围郑国，以齐国发生祸难为由请求回国。于是就去包围卢地的军队中，杀死庆克，率领谷地百姓发动叛乱。齐灵公与国佐在徐关订立盟约后恢复了他的官职。十二月，卢地投降。齐灵公派遣国胜去晋国报告发生的祸难，让他在清地等候命令。

17.10 晋厉公侈，多外嬖[1]。反自鄢陵[2]，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废也[3]，怨郤氏，而嬖于厉公。郤锜夺夷阳五田[4]，五亦嬖于厉公。郤犨与长鱼矫争田[5]，执而

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既，矫亦嬖于厉公。栾书怨郤至[6]，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7]，欲废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8]："此战也，郤至实召寡君[9]。以东师之未至也[10]，与军帅之不具也[11]，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12]。'"公告栾书，书曰："其有焉！不然，岂其死之不恤，而受敌使乎[13]？君盍尝使诸周而察之[14]！"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觇之[15]。信。遂怨郤至。

【注释】

①外嬖：此指下文的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人。

②反自鄢陵：指上一年晋与楚战于鄢陵之后返回晋国。

③胥童：胥克之子。胥克之废：宣公八年，郤缺因胥克有蛊疾而废其下军佐。胥克，晋文公时大臣胥臣之孙。

④夷阳五：又作夷羊五，复姓夷羊，名五。

⑤长鱼矫：复姓长鱼，名矫。

⑥栾书：亦称栾武子、栾伯。

⑦不从己而败楚师：按，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主帅栾书主张先固守而后再出击，时为新军之帅的郤至则主张速战，厉公用郤至之谋而败楚，故栾书对郤至颇为不满。

⑧公子茷：晋、楚鄢陵之战中，晋俘楚公子茷以归。

⑨寡君：此指楚共王。

⑩东师：此指齐、鲁、卫等东方诸侯国军队，他们与晋均为同盟关系。

⑪军帅之不具：晋师有上、中、下、新，共四军，本应有八位将佐。但当时荀蓾以下军佐留守晋都，郤犨以新军将往各国求援，因而参战的将佐实际上只有六位。

⑫孙周：晋襄公的曾孙，名周，即后来的晋悼公。

⑬受敌使：指鄢陵之战中，楚共王派使者问候郤至，并送给他一把弓。

⑭使诸周而察之：时孙周在周侍奉单襄公。按，晋自献公之后，群公子一律居外，而不留在国内，故孙周在周而不在晋。

⑮觇（chān）：伺察。

【译文】

晋厉公很奢侈，有许多宠幸的臣子。从鄢陵回来后，想罢免所有的大夫，然后立自己左右的宠臣。胥童因为父亲胥克被罢免，因而怨恨郤氏，他自己则颇得厉公宠幸。郤锜夺去了夷阳五的田地，夷阳五后来也得宠于厉公。郤犨与长鱼矫争夺田地，郤犨将长鱼矫抓起来戴上镣铐，把他和他的父母一同绑在一根车辕上，事后不久，长鱼矫也得到了厉公的宠爱。栾书怨恨郤至，因为他不赞同栾书的谋略竟然打败了楚军，因而想撤郤至的职。他让楚公子茷跟厉公说："那次鄢陵之战，是郤至把寡君请来的。因为当时东方诸侯国军队还没到，晋军将佐也未到齐，因而郤至说：'此战晋必败，我借此机会立孙周为君来侍奉国君。'"厉公把这话告诉栾书，栾书说："也许有这回事，不然的话，他难道会不考虑一下死的危险，而接受敌方使者的礼物？国君何不试着派他出使周王室而观察他一下。"郤至到周王室聘问，栾书叫孙周去见郤至。厉公派人侦察，果然有郤至和孙周会面的事。厉公于是很恨郤至。

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①，后使大夫杀。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公曰："季子欺余。"

【注释】

①与妇人先杀而饮酒：按当时之礼，国君与大夫射猎时，妇人不得参与。

【译文】

晋厉公有一次打猎时，和女人一道先射杀禽兽并饮酒助兴，然后才叫众大夫去射杀。郤至奉献上射杀死的一头野猪，宦官孟张要夺他的野猪，郤至将他射杀死了。厉公说："郤至在欺负我。"

厉公将作难，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①]。"公曰："然。"郤氏闻之，郤锜欲攻公，曰："虽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壬午[②]，胥童、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无用众，公使清沸魋助之[③]，抽戈结衽[④]，而伪讼者。三郤将谋于榭[⑤]。矫以戈杀驹伯、苦成叔于其位[⑥]。温季曰："逃威也[⑦]！"遂趋。矫及诸其车，以戈杀之。皆尸诸朝。

【注释】

①庸：功劳，成功。

②壬午：二十六日。

③清沸魋(tuí)：厉公的宠臣。

④抽戈结衽：长鱼矫与清沸魋两人各抽戈，衣襟相结。

⑤榭：建于台上的房子。

⑥驹伯：郤锜。苦成叔：郤犨。

⑦逃威也：上文郤至说"待命而已"，言愿受君命而死，而此时长鱼矫、清沸魋以戈相威胁，乃出于私恨，而非君命，他不愿这样死

去，故曰“逃威也”。威，威胁。

【译文】

晋厉公准备发动祸难，胥童说：“一定要先除掉三郤，三郤家族大，仇家多。除掉大家族，国君就不会受逼迫；讨伐仇多恨大之人，容易成功。”厉公说：“对。”郤氏家族听到这消息，郤锜想攻打厉公，说：“我们即使死了，国君也必定危险。”郤至说：“人之所以能立身于世，靠的是信义、明智、勇敢。信义使人不会背叛国君，明智使人不会残害人民，勇敢使人不会发动祸乱。失去这三者，谁还会拥护我们？因叛乱而死只会招来更多的怨恨，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国君拥有臣子，他杀了臣子，你能说国君什么？我如果有罪，那么我现在死已经晚了！国君如果杀害无罪之臣，那么他将失去他的人民，他想平安无事，办得到吗？我们还是听候处置的命令吧！接受国君赐予的禄位，才能集聚成郤氏族党，有了族党却与国君的命令相抗争，没有什么罪过会比这更大！”十二月二十六日，胥童、夷羊五率领甲兵八百名，准备攻打郤氏家族。长鱼矫请求不要动用这么多人，厉公就派清沸魋帮助他。长鱼矫和清沸魋各自抽戈在手，将衣襟系起来，装出吵架争斗的样子。三郤准备在榭里和他们二人商谈。到商谈时，长鱼矫用戈将郤锜、郤犨杀死在座位上。郤至说：“这是用武力威胁，我快逃吧。”于是快步跑出。长鱼矫追到他的坐车，就用戈杀了他。三人的尸体全都陈列于朝廷殿堂上。

胥童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①]。矫曰：“不杀二子，忧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对曰[②]：“人将忍君。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③]。御奸以德，御轨以刑。不施而杀，不可谓德；臣逼而不讨，不可谓刑[④]。德刑不立，奸轨并至。臣请行。”遂出奔狄。公使辞于二子，曰：“寡人有讨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无辱[⑤]，其复职位。”皆

再拜稽首曰："君讨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虽死，敢忘君德。"乃皆归。公使胥童为卿。

【注释】

①中行偃：即荀偃，字伯游，又称中行献子。

②对曰：主语应当是栾书和中行偃。

③轨：通"宄"，犯法作乱。

④"不施而杀"四句：意为对朝廷外的平民动乱，应先施恩惠；对朝廷内的臣子威逼国君，则应立即以武力讨伐。

⑤辱：指胥童劫持栾书、中行偃之事。

【译文】

胥童带着甲兵在朝廷殿堂上劫持了栾书、中行偃。长鱼矫说："不杀掉这两个人，忧患一定会延及到国君身上。"厉公说："一天之内把三位卿的尸体陈列于朝廷殿堂上，我不忍心再增加了。"栾书和中行偃回答说："可是他人会对国君忍心的。下臣听说动乱发生在朝廷之外的叫奸，发生在朝廷之内的叫轨。用德行来对付奸，用刑罚来对付轨。对百姓不先施恩惠就加以杀戮，不能说是有德行；臣子威逼国君却不加以讨伐，不能说是用了刑罚。德行与刑罚如不能建立，奸和轨就会一同出现。请让下臣出走吧。"他们于是投奔到狄人那里。厉公派人向栾书、荀偃二人说："寡人讨伐郤氏，郤氏已经伏罪了。二位大夫不会再有可羞辱之事了，请二位还是恢复原来的职位吧。"二人拜了又拜，叩头说："国君讨伐有罪之人，又免去下臣的死罪，这是国君的恩惠啊。我们二位臣子就是死了，也不敢忘记国君的恩德。"二人于是全都回去了。厉公叫胥童做卿。

公游于匠丽氏①，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匄②，士

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3]，吾能违兵[4]。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5]，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注释】

①匠丽氏：晋厉公的宠臣。

②士匄（gài）：晋大臣，士燮之子，又称范匄，范宣子。

③孟姬之谗：成公八年，孟姬谗杀赵同、赵括，栾氏、郤氏也乘机诬陷赵氏。孟姬，又称赵庄姬，晋成公之女，赵盾之子赵朔之妻。

④吾能违兵：在孟姬之谗时，韩厥极力为赵氏说话，使晋君终于立赵武（赵盾之孙）为赵氏继承人。违兵，不肯用兵。言外之意即：我对赵氏尚不肯用兵，何况对国君。

⑤杀老牛莫之敢尸：古人认为牛有功于人，因而当牛衰老无用之时，也没人敢主张将其宰杀掉。尸，主。

【译文】

晋厉公到匠丽氏那里游玩，栾书、中行偃乘机把他抓了起来。二人去请士匄，士匄推辞不来。又去请韩厥，韩厥也推辞不来，说："过去我由赵氏抚养长大，孟姬谗害赵氏时，我都能做到不参与用兵。古人有过这样的话：'即使是宰杀老牛，也没人敢做主。'何况是国君？你们几个人连国君都不能事奉，又哪能用得上我呢？"

17.11　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1]，伐驾[2]，围釐、虺[3]，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注释】

①道：引导。巢：国名，偃姓，今安徽巢县东北有居巢古城址，即古

巢国。

②驾:地名,在今安徽无为。

③鳌:地名,在今安徽无为。虺:地名,在今安徽庐江。

【译文】

舒庸人由于楚军的战败,引导吴国人包围鳌地,进攻驾地,包围鳌地和虺地,因此就依仗着吴国而不设防。楚国公子橐师入侵舒庸,灭亡了舒庸。

17.12 闰月乙卯晦[①],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民不与郤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②]。"

【注释】

①晦:古称每月的最后一天为"晦"。

②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称晋,表明杀三郤与胥童符合晋国人民的意愿。这是《左传》作者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

【译文】

闰十二月乙卯日,这天是月底的最后一天,栾书、中行偃杀掉胥童。人民不拥护郤氏,胥童引诱厉公作乱,故而《春秋》一并写作:"晋杀其大夫。"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①],晋杀其大夫胥童。

18.2 庚申[②],晋弑其君州蒲[③]。

18.3 齐杀其大夫国佐[④]。

18.4 公如晋[⑤]。

18.5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6]。

18.6　公至自晋。

18.7　晋侯使士匄来聘[7]。

18.8　秋，杞伯来朝。

18.9　八月，邾子来朝。

18.10　筑鹿囿[8]。

18.11　己丑[9]，公薨于路寝。

18.12　冬，楚人、郑人侵宋。

18.13　晋侯使士鲂来乞师[10]。

18.14　十有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11]。

18.15　丁未[12]，葬我君成公。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成公十八年当周简王十三年，前573。

②庚申：初五。

③州蒲：指晋厉公。

④国佐：即国武子。

⑤公如晋：指晋悼公新即位，鲁成公前往朝贺。

⑥彭城：今江苏徐州。

⑦晋侯：晋厉公前已被杀，此晋侯乃晋悼公。

⑧鹿：地名。囿：帝王蓄养禽兽的园林。

⑨己丑：初七。

⑩士鲂（fáng）：晋国大夫，士会之子，食邑于彘，又称彘季。

⑪仲孙蔑：即孟献子。虚朾（chēng）：又名虚，宋地名，在今河南延津东。

⑫丁未：二十六日。

【译文】

鲁成公十八年春周历正月，晋国杀了本国的大夫胥童。

初五，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君主晋厉公州蒲。

齐国杀了本国的大夫国佐。

鲁成公去晋国。

夏，楚共王、郑成公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复回国进入彭城。

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晋悼公派士匄来我国聘问。

秋，杞桓公来我国朝见。

八月，邾宣公来我国朝见。

修筑鹿囿的围墙。

初七，鲁成公在路寝去世。

冬，楚国人、郑国人侵袭宋国。

晋悼公派士鲂来我国请求出兵。

十二月，仲孙蔑会合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邾宣公、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

二十六日，安葬我国国君鲁成公。

【传】

18.1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①，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②。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③，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④。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⑤！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⑥，共而从君⑦，神之所福也。"对曰："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

听。”庚午[8]，盟而入，馆于伯子同氏[9]。辛巳[10]，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11]。周子有兄而无慧[12]，不能辨菽麦[13]，故不可立。

【注释】

①程滑：晋国大夫。

②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晋厉公在匠丽氏被捉，即在此被杀。依古代礼制，被杀之君不葬于先君墓址内，匠丽氏在翼地，因此葬厉公于晋国旧都翼。又依礼，诸侯死，随葬之车七乘，今只有一乘，是不以国君之礼对待，只简单草率埋葬了厉公。

③士鲂：士会之子，食邑于彘，又称彘季。周子：孙周，晋悼公。

④清原：晋地名，在今山西稷山东南。

⑤岂非天乎：按，归之于天，表示并非群臣推戴之力。

⑥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成公十六年《传》云“晋政多门”，悼公未即位，即表示将收回政权。

⑦共：通“恭”，恭敬。

⑧庚午：十五日。

⑨伯子同：晋国大夫。

⑩辛巳：二十六日。

⑪不臣者：指厉公死党如夷羊五之属以及不尽臣责的人。

⑫无慧：即白痴。

⑬菽麦：豆与麦。比喻极易识别的事物。

【译文】

鲁成公十八年春周历正月初五，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派程滑杀死晋厉公，葬在翼地的东门外，只用了一辆车随葬。派遣荀罃、士鲂去京师迎接周子回国立为国君，这时周子才十四岁。大夫们在清原迎接他，周子说：“我开始的愿望并没有想要这样。现在虽然到这地步，难道不是上

天的意志吗？不过人们要求有国君，是为了让他发布命令。立了国君后又不服从，要国君有什么用？各位要我做国君是在今天，不要我做国君也在今天说清楚，恭敬而服从国君，这是神灵所保佑的。”大夫们回答说：“这是下臣们的愿望，岂敢不唯命是听。”十五日，周子与大夫们订立盟约后才进入国都，住在伯子同氏家里。二十六日，周子在武宫朝见，放逐了不合臣道的大夫七人。周子有个哥哥是白痴，分不清豆类和麦子，所以不能立为国君。

18.2 齐为庆氏之难故，甲申晦[①]，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②]。师逃于夫人之宫[③]。书曰：“齐杀其大夫国佐。”弃命[④]，专杀[⑤]，以谷叛故也。使清人杀国胜。国弱来奔[⑥]，王湫奔莱[⑦]。庆封为大夫[⑧]，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

【注释】

①甲申晦：正月二十九日。

②士：掌刑之官。华免：人名。内宫之朝：齐侯休息、安寝之宫的前堂。朝，内宫前堂。

③师：指在内宫之朝的众人。

④弃命：指抛弃会师伐郑之命而先归。

⑤专杀：专权杀人，指杀庆克。

⑥国弱：国胜之弟。

⑦王湫：国佐党羽。

⑧庆封：与下句之庆佐皆为庆克之子。大夫：齐国的大夫相当于诸侯之卿。

【译文】

齐国由于庆氏祸难的缘故,正月二十九日,齐灵公派士华免用戈在内宫的前堂把国佐杀死,众人逃进了夫人的宫里。《春秋》记载说:"齐杀其大夫国佐。"这是由于国佐废弃国君的命令,专权杀人,带领谷地百姓叛乱的缘故。灵公让清地的人杀死国胜。国弱逃亡到我国,王湫逃亡到莱地。齐灵公任命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后来,齐灵公让国弱回国,要他继承国氏宗嗣,这是合于礼的。

18.3 二月乙酉朔[1],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2],逮鳏寡,振废滞[3],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4]。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5],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6],使修士蒍之法[7]。弁纠御戎[8],校正属焉[9],使训诸御知义[10]。荀宾为右,司士属焉[11],使训勇力之士时使[12]。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13]。祁奚为中军尉[14],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15],张老为候奄[16]。铎遏寇为上军尉[17],籍偃为之司马[18],使训卒乘亲以听命[19]。程郑为乘马御[20],六驺属焉[21],使训群驺知礼。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22],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23],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注释】

①二月乙酉朔:二月初一。

②施舍:赐予财物。已责:免除百姓对国家拖欠的债务。责,同

"债"。

③振废滞:起用被免职和长期没有升迁的贤良。

④魏相:吕相,魏锜之子。魏颉:魏颗之子。

⑤韩无忌:韩厥长子。

⑥右行辛:或曰为晋文公时贾华之后,又称贾辛。

⑦士芳之法:士芳曾为晋献公司空。

⑧弁纠:栾纠。

⑨校正:掌马之官。

⑩诸御:驾驭一般兵车的御者。相对于驾驭国君兵车的御戎而言。

⑪司士:主管车右之官。

⑫勇力之士:此指车右的预备队。车右一般选勇力之士充任。时使:至战时选用为车右。

⑬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以前各军将佐之御者都有定员定人,此时则取消此定员定人,而立军尉兼代。卿,指各军将佐。共,通"供",配备。

⑭祁奚:祁黄羊。

⑮魏绛:魏犨之子。谥为庄子。

⑯候奄:即成公二年《传》的候正,主掌侦察之官。

⑰铎遏寇:复姓铎遏,寇为其名。

⑱籍偃:籍谈之父。

⑲亲:和睦亲近。

⑳乘马御:国君乘车的仆御。

㉑六驺(zōu):六闲之驺。闲即马厩,每闲有马二百一十六匹。六闲之驺有一百零八人,由程郑率领。驺,官名,主管驾车与卸车。

㉒方:常规。

㉓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旅、师、正皆为军职。正大于师,师大于旅,为各军各部门之长。

【译文】

二月初一，晋悼公在朝廷上即位。开始任命百官，赏赐众人，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欠债，施惠遍及鳏夫、寡妇，起用被废黜和长居下位的贤良，救济贫困，援救灾难，禁止邪恶，减轻赋税，宽恕罪过，节约器用，按时用民，个人的欲望不与农时相冲突。派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让他们教育卿的子弟恭敬、节俭、孝顺、友爱。任命士渥浊为太傅，让他学习范武子治国的法度。任命右行辛为司空，让他学习士𫇭建都城宫室的法度。任命弁纠驾驭战车，主管马的校正归他管辖，让他训练御者们明白道义。任命荀宾作为车右，司士官归他管辖，让他训练勇士们待时而用。规定卿不用固定的御者，设立军尉兼管这些事。任命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辅佐他。魏绛为中军司马，张老为中军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让他训练步兵车兵和睦亲近，听从命令。任命程郑为乘马御，国君的六驺归他管辖，让他训练马匹知道礼仪进退。凡是各部门的长官，都是百姓赞誉的人。举拔的人不失职，做官的人不改变常规，任命的爵位不超过德行，师不凌驾于正之上，旅不逼迫师，百姓没有怨言，所以晋国又成为诸侯的领袖。

18.4　公如晋，朝嗣君也①。

【注释】

①嗣君：此指新君晋悼公。

【译文】

鲁成公去晋国，是去朝见新国君晋悼公。

18.5　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①。遂会楚子伐宋，取朝

郏[2]。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3]，取幽丘[4]，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宋人患之。西钼吾曰："何也？若楚人与吾同恶[5]，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矣。大国无厌，鄙我犹憾[6]。不然，而收吾憎[7]，使赞其政，以间吾衅，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8]，以塞夷庚[9]。逞奸而携服[10]，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11]，非吾忧也。且事晋何为？晋必恤之。"

【注释】

①曹门：宋国都城西北门。

②朝郏：地名，在今河南夏邑。

③子辛：公子壬夫，曾任楚国右尹、令尹。皇辰：郑国大夫。城郜：在今安徽萧县。

④幽丘：亦在今安徽萧县。

⑤同恶：指同恶鱼石等人。

⑥鄙我：以我为其边鄙。

⑦吾憎：指宋所憎恶的鱼石等人。

⑧崇诸侯之奸：指尊崇鱼石等人。披其地：指楚国夺取彭城封给鱼石。披，分。

⑨塞夷庚：夷，平。庚，道路。彭城为各国间往来之要道，今由楚国派兵驻扎，故云塞其通道。

⑩逞奸：使鱼石等乱臣得快其意。携服：使本来服楚之国渐生离心。携，叛离。

⑪庸：功，此指利益。

【译文】

夏六月，郑成公侵袭宋国，到达宋国曹门外。接着就会合楚共王攻打宋国，占领了朝郏。楚国子辛、郑国的皇辰入侵城郜，占取了幽丘。一起进攻彭城，把宋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送回宋国，用三百辆战车留守后回国。《春秋》记载说“复入”，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本国人迎接他回国而拥立他，称为“入”；让他恢复原来的职位，称为“复归”；诸侯送他回国的，称为“归”；用不正当手段回国的，称为“复入”。宋国人担心这件事。西鉏吾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楚国人和我们同仇敌忾，施恩德给我们，我们本来是会事奉他们的，不敢有三心二意。现在这个大国的欲望没有个止境，即使把我国作为他们的边邑还会觉得不满足。否则，收留我们所讨厌的人，让他们辅助政事，等候机会打击我们，也是我们的祸害。如今他们却尊崇诸侯的乱臣，而且分给他们土地，阻塞了各国之间的通道，使乱臣得以快意而使服从他们的国家离心，触犯诸侯而威胁吴国、晋国，我们的利益就多啦，这不是我们的忧患。而且事奉晋国是为了什么？晋国必然会来救助我们。”

18.6 公至自晋。晋范宣子来聘①，且拜朝也。君子谓：“晋于是乎有礼。”

【注释】

①范宣子：范匄，士匄。

【译文】

鲁成公从晋国回国。晋国的范宣子来我国聘问，同时答拜成公对晋君的朝见。君子说：“晋国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

18.7 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

杞伯于是骤朝于晋而请为昏[①]。

【注释】

①骤:疾速。

【译文】

秋,杞桓公前来我国朝见,慰劳成公,同时询问晋国的消息。成公把晋君贤明的情况告诉他。杞桓公因此很快朝见晋国并请求通婚。

18.8 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老佐卒焉。

【译文】

七月,宋国的老佐、华喜包围彭城,老佐死于这次战役中。

18.9 八月,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译文】

八月,邾宣公前来我国朝见,这是由于他新即位而来进见。

18.10 筑鹿囿,书,不时也。

【译文】

鲁国建造鹿囿的围墙,《春秋》记载,是因为不合时令。

18.11 己丑,公薨于路寝,言道也[①]。

【注释】

①言道：指合于正常情况。

【译文】

初七，鲁成公在路寝中去世，这是说属于正常情况。

18.12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①]，必先勤之[②]。成霸、安强[③]，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④]，遇楚师于靡角之谷[⑤]。楚师还。

【注释】

①得人：得到诸侯拥护。

②勤：劳。

③安强：抑制强楚。

④台谷：地名，今地不详。

⑤靡角之谷：地名，在彭城附近。

【译文】

冬十一月，楚国的子重救援彭城，攻打宋国。宋国的华元去晋国告急。这时韩献子执政，说："想要得到诸侯的拥护，一定要先为他们付出勤劳。成就霸业，抑制强楚，从宋国开始。"晋悼公率军从台谷出发以救援宋国，与楚军在靡角之谷相遇，楚军退回国内。

18.13 晋士鲂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①]，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②]，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③]，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④]，礼也。"从之。

【注释】

①问师数：问出多少军队。臧武仲：臧孙纥，臧宣叔之子。

②知伯：荀䓨。

③彘季：士魴。

④班爵：爵位次序。

【译文】

晋国的士魴前来我国请求出兵。季文子向臧武仲询问出兵的数量，臧武仲回答说："攻打郑国的战役，是知伯来请求出兵的，他是下军佐。如今士魴也是下军佐，出兵数与攻打郑国时相同就可以了。事奉大国，不要弄乱来使的爵位次序，同时加等对待，这是合于礼的。"季文子听从了他的建议。

18.14 十二月，孟献子会于虚朾，谋救宋也。宋人辞诸侯而请师以围彭城。孟献子请于诸侯，而先归会葬。

【译文】

十二月，孟献子和诸侯在虚朾相会，策划救援宋国。宋国人辞谢诸侯，而请求出兵包围彭城。孟献子向诸侯请求，先回国参加成公的葬礼。

18.15 丁未，葬我君成公，书，顺也。

【译文】

十二月二十六日，安葬我国国君成公，《春秋》这样记载，是表示诸事顺当。

襄公

【题解】

襄公，鲁国第二十二任君主，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前 572 年即位，即位时年仅四岁，在位三十一年。前 542 年死，子昭公稠立。襄公即位时年幼，但朝廷中有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辅佐，虽然也存在大族专权的情况，但国内局势相对平稳。外交上，鲁国注意有礼、有利、有节，较好地处理了与晋国及其他诸侯国的关系。襄公十一年，鲁国作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孔子出生。

襄公时期，晋楚争霸，晋国较有优势，是有力的盟主。襄公十一年，晋国已九合诸侯，诸侯国大都归顺，晋国基本稳定了霸主地位。但是，齐、秦等国仍然不服，继续发生冲突，终于在襄公十八年爆发平阴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晋国率领诸侯共同讨伐齐国，齐国败北。此后几年齐国对晋国的态度时有反复。襄公二十七年，各诸侯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

在晋、楚争霸的斗争中，晋国在晋悼公时期政治清明，上下团结，楚国无法与之抗衡。晋平公时期国君生活淫逸，政治不如悼公时期，但朝廷多国家栋梁，因此仍然保持盟主地位。至襄公后期，晋国公室卑弱，已呈现政在大夫的端倪。

郑国作为小国处于晋、楚两大国之间，由于重要的战略位置，一直是两国争夺的焦点。这种情况下，郑国周旋于大国之间，艰难地争取生存空间。襄公十一年萧鱼之会，郑国终于归服晋国。襄公三十年，子产为政，终于安定郑国。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①]，公即位[②]。

1.2 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③]。

1.3 夏，晋韩厥帅师伐郑，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④]。

1.4 秋，楚公子壬夫帅师侵宋[⑤]。

1.5 九月辛酉[⑥]，天王崩[⑦]。

1.6 邾子来朝[⑧]。

1.7 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⑨]。晋侯使荀罃来聘。

【注释】

①元年：鲁襄公元年当周简王十四年，前572。

②公即位：襄公即位，时年仅四岁。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

③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诸侯应宋之请，围宋彭城。事见成公十八年《经》、《传》。

④鄫（zēng）：郑地，在今河南睢县东南。

⑤公子壬夫：即成公十八年《传》的子辛，子反之弟。

⑥辛酉：十五日。

⑦天王崩：周简王去世。

⑧邾子来朝：邾宣公朝鲁。

⑨公孙剽：卫定公弟子叔黑背之子。

【译文】

鲁襄公元年春周历正月，襄公即位。

仲孙蔑会同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率领的军队围困宋国彭城。

夏，晋国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仲孙蔑会同齐国崔杼、曹国人、邾国人、杞国人率领的军队驻扎在鄫地。

秋，楚公子壬夫率领军队入侵宋国。

九月十五日，周简王驾崩。

邾宣公前来朝见。

冬，卫献公派公孙剽前来聘问，晋悼公也派荀罃前来聘问。

【传】

1.1 元年春己亥[①]，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②]。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③]，谓之宋志。彭城降晋[④]，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⑤]。齐人不会彭城，晋人以为讨。二月，齐大子光为质于晋。

【注释】

①己亥：正月无己亥，“己亥”当为“乙亥”之误。乙亥即正月二十五日。

②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此时彭城已为鱼石所据，彭城后又归宋，《经》书“宋彭城”，是后来追记。

③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此时虽为鱼石所据，但不承认它属于鱼石，故仍将其列于宋国名下。不登，不记载。叛人，指鱼石等人。

④彭城降晋：彭城投降晋国，晋后来又将彭城归还宋国，事见襄公二十六年声子之言。

⑤瓠(hù)丘：壶丘，在今山西垣曲东南。

【译文】

鲁襄公元年春正月二十五日，诸侯包围宋国彭城。此时彭城已不是宋国的地盘，但彭城后来又归宋，《春秋》这是后来的追记。当时是为宋国收复彭城而讨伐鱼石，所以说“宋彭城”，而且不记载叛人的名字，这是宋人的意愿。彭城投降晋国，晋人将占据彭城的原宋五大夫鱼石等人带回去，把他们安置在瓠丘。齐人不参加彭城之役，晋人因此要讨伐它。二月，齐太子光到晋国当人质。

1.2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①，入其郛②，败其徒兵于洧上③。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鄫④，以待晋师。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⑤。晋侯、卫侯次于戚⑥，以为之援。

【注释】

①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韩厥为中军帅，荀偃为副帅，故《经》文仅记韩厥一人。

②郛：郭，外城。

③徒兵：步兵。洧(wěi)：洧水。今曰双洎河。源出河南登封，东流入贾鲁河。

④东诸侯：即鲁、齐、曹、邾、杞等国。

⑤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陈为楚盟国,故连及侵陈。焦、夷,二地本为陈地,焦当今安徽亳州,夷在亳州东南。

⑥戚:卫地,在今河南濮阳北。

【译文】

夏五月,晋国韩厥、荀偃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郑国,攻入它的外城,在洧水边击败了郑国步兵。当时东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鄫地,等待晋师的到来。晋军从郑国率领驻扎于鄫的诸侯之师入侵楚国的焦、夷以及楚之盟国陈国。晋悼公、卫献公驻扎在戚地,作为后援。

1.3 秋,楚子辛救郑[①],侵宋吕、留[②]。郑子然侵宋[③],取犬丘[④]。

【注释】

①子辛:即公子壬夫。

②侵宋吕、留:侵宋以救郑。吕、留,皆宋邑名。吕,在今徐州东南。留,在今沛县东南,徐州北。

③子然:郑穆公子。

④犬丘:在今河南永城西北。

【译文】

秋,楚国子辛出兵救郑,入侵宋国吕、留二地。郑国子然也侵入宋国,占领了犬丘。

1.4 九月,邾子来朝,礼也。

【注释】

①九月,邾子来朝,礼也:邾宣公因襄公即位来朝。此时周天子崩,

依礼诸侯当守丧，应暂停朝聘之礼。因天子新丧，讣告未到，诸侯不知而仍行朝聘之礼，故仍书之曰“礼也”。

【译文】

九月，邾宣公前来朝见，这是履行礼仪。

1.5 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1]，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2]，礼之大者也。

【注释】

①子叔：公孙剽。知武子：荀罃。

②阙：过失。

【译文】

冬，卫国子叔、晋国知武子前来聘问，也是符合礼仪的。凡是诸侯新君即位，小国要来朝见，大国要来聘问，从而得以继续以往的友好关系，取得彼此相互信任，以及商议国事和弥补过失，这是礼仪中的大事。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正月[1]，葬简王。

2.2 郑师伐宋。

2.3 夏五月庚寅[2]，夫人姜氏薨[3]。

2.4 六月庚辰[4]，郑伯睔卒[5]。

2.5 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6]。

2.6 秋七月，仲孙蔑会晋荀罃、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2.7 己丑[⑦]，葬我小君齐姜。

2.8 叔孙豹如宋[⑧]。

2.9 冬，仲孙蔑会晋荀罃、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⑨]。

2.10 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注释】

①二年：鲁襄公二年当周灵王元年，前571。

②庚寅：十八日。

③夫人姜氏：即后文所说齐姜，成公夫人，谥齐。

④庚辰：应为七月初九。按，杨伯峻注，“庚寅距庚辰五十日。杜注，‘庚辰，七月九日’，是也。”

⑤郑伯睔(gùn)卒：郑成公去世。睔，郑成公名。

⑥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三国之晋、宋率师者名位不高，唯甯殖为卫卿，因此特举出甯殖名。诸侯趁郑丧期进攻郑国。一说谓鲁成公二年，“卫侯速卒”，而当年楚师郑师即侵卫。此次郑丧，卫亦率师侵之，以牙还牙，故书其主帅名。

⑦己丑：十八日。

⑧叔孙豹：穆叔。杨伯峻注，“叔孙豹于是始参与鲁政”。

⑨遂城虎牢：指诸侯在虎牢筑城以逼郑。虎牢，即隐公元年的“制”地，在今河南荥阳。

【译文】

鲁襄公二年春周历正月，安葬周简王。

郑军攻打宋国。

夏五月十八日，夫人姜氏去世。

七月初九，郑成公睔去世。

晋军、宋军、卫国甯殖率领军队侵袭郑国。

秋七月,仲孙蔑同晋荀罃、宋华元、卫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在戚相会。

七月十八日,葬我国夫人齐姜。

叔孙豹到宋国。

冬,仲孙蔑和晋荀罃、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戚相会,于是在虎牢筑城。

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申。

【传】

2.1 二年春,郑师侵宋,楚令也①。

【注释】

①郑师侵宋,楚令也:杨伯峻注:“彭城本宋地,楚取之以纳鱼石等。”去年彭城降晋,因此楚命令郑国攻宋。

【译文】

鲁襄公二年春,郑军侵袭宋国,这是楚国的命令。

2.2 齐侯伐莱①,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②,皆百匹,齐师乃还。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③。

【注释】

①莱:国名,在今山东昌乐东南。

②正舆子:莱国贤大夫。夙沙卫:齐灵公幸臣,曾任齐国少傅。索马牛:精选的牛马。索,选择。

③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伐莱之事,可见齐灵公贪鄙。后

来齐灵公废太子光而立牙，并使夙沙卫为少傅，终乱齐国。事见襄公十九年《传》。灵，谥号。《谥法》，不勤成名曰灵，任本性，不见贤思齐。属于恶谥。

【译文】

齐灵公攻打莱国，莱国人派正舆子贿赂夙沙卫精选的马、牛各一百匹，于是齐军撤兵。君子由此而知道齐灵公之所以谥为“灵”的缘故。

2.3 夏，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檟[1]，以自为榇与颂琴[2]，季文子取以葬[3]。

【注释】

①穆姜：鲁宣公夫人，成公之母。檟(jiǎ)：即楸(qiū)，木材细密，可制器具及棺木。

②榇(chèn)：内棺，这里泛指棺材。颂琴：一种古琴。穆姜制以殉葬。

③季文子取以葬：季文子将穆姜的梓棺及颂琴拿来安葬齐姜，有报仇之意。成公十六年，穆姜与叔孙侨如私通，欲去季、孟，因成公不许而未遂。穆姜此时已无权势，被软禁于东宫。

【译文】

夏，齐姜去世。当初，穆姜派人选择质地上乘的檟木，用它们为自己做了一副棺材和颂琴，季文子把它们拿来安葬齐姜。

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1]。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2]。《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3]。’季孙于是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4]。《诗》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5]。’”

【注释】

①姑:婆婆。古代称丈夫的父母为舅姑,即公婆。

②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齐姜为成公夫人,穆姜是齐姜的婆婆,将穆姜的棺木与颂琴给齐姜下葬,作者认为此举于礼不顺。

③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引《诗》出《诗经·大雅·抑》。哲,明智,有智慧。

④且姜氏,君之妣(bǐ)也:姜氏,指穆姜。君,指鲁襄公。妣,祖母,穆姜为鲁襄公祖母。后文"祖妣"并列指祖父、祖母。

⑤为酒为醴,烝畀(zhēng bì)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引《诗》出《诗经·周颂·丰年》。作者引此诗,意在说明后人本应向祖妣献礼才是,今季文子亏姑以成妇,于礼不合。烝,进。畀,给予。洽,协合。孔,很。偕,普遍。

【译文】

君子指出:"这是不符合礼的。礼不能有所不顺。媳妇是奉养婆婆的,亏损婆婆以成就媳妇,没有比这更大的不顺了。《诗》说:'只有明哲的人,才可以把好话告诉他,让他顺德而行。'季孙在这件事上是不明智的。况且穆姜还是国君襄公的祖母啊。《诗》说:'酿造美酒与甜醪,献给祖父母。用以谐和各种礼仪,祖父母将会普降福气。'"

2.4 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①。召莱子,莱子不会②,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③。

【注释】

①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杨伯峻注:"《礼记·檀弓下》云,'妇人不越疆而吊人'。出国境吊丧尚且不可,出国境送丧更不合当时之礼。"诸姜,与齐同姓嫁给齐大夫的妇女。宗妇,同姓大夫的妻子。

②召莱子，莱子不会：莱为齐毗邻小国，齐召莱君，让他与诸姜、宗妇一同去鲁国送葬，此有意凌蔑莱国，莱君因此不来。

③晏弱：即晏桓子。东阳：齐边境城邑。

【译文】

齐灵公派遣嫁给大夫的宗女和同姓大夫的妻子前来送葬。召莱子同去，莱子不来，所以晏弱在东阳筑城以胁迫他。

2.5 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①]。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②]，非异人任，寡人也[③]。若背之，是弃力与言[④]，其谁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注释】

①子驷请息肩于晋：郑此时服从楚国，楚国对郑国要求甚多，郑不堪重负，所以子驷请求顺服晋国以解除对楚国的负担。子驷，公子騑（fēi）。

②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指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共王为晋吕锜射中眼睛事。

③非异人任，寡人也：即非任异人，指楚共王伤目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郑成公自己。

④力：功劳。言：自己的誓言。

【译文】

郑成公生病，子驷请求顺服晋国以解除对楚国的负担。成公说："楚君由于郑国的缘故，他的眼睛都被箭射中，承受这样的灾祸不是为了别人，正是为了寡人我啊。如果背弃楚国，这是丢弃楚国的功劳和自己的誓言，还会有谁亲近我们？能让我免于犯错的，就全在于各位了！"

秋七月庚辰[1]，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2]，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3]。晋师侵郑，诸大夫欲从晋。子驷曰："官命未改[4]。"

【注释】

①庚辰：初九。

②子罕：公子喜，郑穆公之子。当国：主持国事。

③子国：公子发，郑穆公之子。

④官命未改：指郑成公不愿弃楚之言。官命，指成公之令。春秋时，旧君死，新君第二年改元。此时成公虽死，但没下葬，新君不得发布新命令，因此说"官命未改"。

【译文】

秋七月初九，郑成公睔去世。当时子罕主持国事，子驷处理政务，子国为司马。晋军侵犯郑国，大夫们想要顺从晋国。子驷说："国君的命令还没有改变。"

会于戚，谋郑故也。孟献子曰[1]："请城虎牢以逼郑[2]。"知武子曰[3]："善。鄫之会，吾子闻崔子之言，今不来矣[4]。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5]。寡君之忧不唯郑[6]。蕾将复于寡君，而请于齐[7]。得请而告[8]，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请，事将在齐[9]。吾子之请，诸侯之福也[10]，岂唯寡君赖之。"

【注释】

①孟献子：即鲁卿仲孙蔑。

②虎牢：本属郑国西北边境的险要之地，此时为晋所占。

③知武子:即知罃,又名荀罃。

④鄫之会,吾子闻崔子之言,今不来矣:鄫之会在去年,孟献子曾参加。知罃虽未与会,而晋有韩厥、荀偃,故知罃可知会议情况。会上齐崔杼可能有于晋不满之言。

⑤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滕、薛、小邾皆近齐小国,听命于齐。

⑥寡君之忧不唯郑:意谓忧郑之外更忧齐。若齐、郑、楚联盟,晋则难以称霸。

⑦罃将复于寡君,而请于齐:以此报告晋君,并请齐相会,以考验齐国。

⑧得请而告:得齐允许,便告诉诸侯共同在虎牢筑城。

⑨事将在齐:将伐齐。事,指战事。

⑩诸侯之福:意谓能够在虎牢筑城,足以使郑降服,楚不能争,可免于战争。

【译文】

诸侯在戚相会,是为了讨论对付郑国的办法。孟献子说:"请在虎牢筑城来逼迫郑国。"知武子说:"好主意。鄫地的盟会,您是听到齐国崔杼的话的,现在他果然不来了。滕、薛、小邾也都不到会,这都是由于齐国的缘故。我们国君的忧患不仅仅是郑国。我将向我的国君汇报,同时向齐国发出会见的请求。如果请求得到同意,便告知诸侯共同在虎牢筑城,这是您的功劳。如果不被同意,战事就将在齐国发生。您的请求,是诸侯的福气,岂独我国国君依靠它。"

2.6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①]。

【注释】

①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穆叔,叔孙豹。襄公新立,使叔孙豹聘于宋,以示通好之意。

【译文】

穆叔到宋国聘问，向他们通报新君即位。

2.7 冬，复会于戚，齐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会，知武子之言故也[①]。遂城虎牢，郑人乃成。

【注释】

①齐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会，知武子之言故也：因知罃说“事将在齐”，齐人害怕，所以率滕、薛、小邾参加会见。崔武子，崔杼。

【译文】

冬，再次在戚地相会，齐国崔武子以及滕、薛、小邾等国的大夫都与会了，这是由于知武子那一番话的缘故。于是在虎牢筑城，郑国人于是与晋媾和。

2.8 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①]，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

【注释】

①以逼子重、子辛：逼迫子重、子辛，欲夺其权势。

【译文】

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大量收受小国的贿赂，以威逼子重、子辛，楚国人便把他杀了。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申。”

三年

【经】

3.1 三年春①，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吴②。

3.2 公如晋③。

3.3 夏四月壬戌④，公及晋侯盟于长樗⑤。

3.4 公至自晋。

3.5 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⑥，同盟于鸡泽⑦。

3.6 陈侯使袁侨如会⑧。

3.7 戊寅⑨，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

3.8 秋，公至自会。

3.9 冬，晋荀罃帅师伐许。

【注释】

①三年：鲁襄公三年当周灵王二年，前570。

②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吴：公子婴齐，即子重。按，吴楚争强自此开始。

③公如晋：襄公即位后第一次朝晋。

④壬戌：二十五日。

⑤长樗(chū)：在晋国都的郊外。

⑥己未：二十三日。

⑦鸡泽：古地名。在今河北邯郸东北。

⑧陈侯使袁侨如会：陈国想背楚投晋，所以派袁侨参加鸡泽之会。

⑨戊寅：六月无戊寅，应为七月十三日。

【译文】

鲁襄公三年春，楚国公子婴齐率师攻打吴国。

襄公前往晋国。

夏四月二十五日，襄公和晋悼公在长樗结盟。

襄公从晋回国。

六月，襄公和单顷公以及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郑僖公、莒犁比公、邾宣公并齐国太子光相会。二十三日，在鸡泽结盟。

陈成公派袁侨到会。

七月十三日，叔孙豹和各国大夫以及陈国袁侨结盟。

秋，襄公自盟会回国。

冬，晋荀罃率军攻打许国。

【传】

3.1　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①，克鸠兹②，至于衡山③。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④。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

【注释】

①简之师：经过挑选的军队。

②鸠兹：吴邑。在今安徽芜湖东南。

③衡山：吴地名。即横山，今安徽当涂东北。

④组甲：用丝带子联缀的铠甲，车兵服用。被练：用帛联缀的铠甲，步卒服用。

【译文】

鲁襄公三年春，楚国子重攻吴，组织起一支经过挑选的军队，攻下鸠兹，到达衡山。派邓廖率领穿组甲的车兵三百人、穿被练的步兵三千

人侵袭吴国。吴人拦腰攻击楚军，俘获邓廖。逃脱的不过组甲八十人、被练三百人。

子重归，既饮至三日[①]，吴人伐楚，取驾[②]。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③]。"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④]。

【注释】

①饮至：出征奏凯，至宗庙祭祀宴饮庆功之礼。

②驾：楚邑，在今安徽无为。

③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子重伐吴，吴反攻子重，两相比较，楚损失更惨重。

④心疾：指精神病。

【译文】

子重回国，举行凯旋饮至之礼三天后，吴国攻打楚国，夺取了驾。驾是上等城邑，邓廖也是楚国良将。君子认为："子重在这次战役中所得到的不如所失去的。"楚国人由此怪罪子重。子重对此很烦恼，便得了精神错乱症而死去。

3.2 公如晋，始朝也[①]。夏，盟于长樗。孟献子相，公稽首[②]。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③]。"孟献子曰："以敝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

【注释】

①公如晋，始朝也：襄公始朝霸主。

②孟献子相，公稽首：襄公此时仅六七岁，所以需由孟献子作为相礼者。

③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鲁君只有对周王才行稽首礼，知武子表示晋悼公不敢当。

【译文】

襄公前往晋国，这是初次去朝见。夏，在长樗结盟。孟献子作为相礼者，襄公行稽首大礼。知武子说："有天子在那里，而有辱贵君行稽首大礼，我的国君感到害怕。"孟献子说："由于敝国地处东海边，紧挨着仇国，敝国国君唯有希望贵君支持，岂敢不行稽首之礼？"

3.3 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①]，将合诸侯。使士匄告于齐曰[②]："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③]，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④]，请君临之，使匄乞盟。"齐侯欲勿许，而难为不协，乃盟于耏外[⑤]。

【注释】

①欲修吴好：晋见吴逐渐强大，足以困楚，故欲与吴国修好。

②士匄：范匄，范宣子。

③不易：这里指诸侯间的纠纷。易，平安。

④不协：实暗指齐国多有异志。见去年七月戚之会《传》文及注可知。

⑤耏（ér）外：在齐都临淄西北郊近耏水处。耏，耏水，即时水。

【译文】

晋国因为郑国顺服了，而且想要和吴国修好，准备会合诸侯。派士匄告知齐国说："敝国君派我前来，是由于近来诸侯间纠纷不少，对意外变故又没有戒备，敝国君愿意和几位兄弟相见，共同商量解决彼此间的

不和睦，请国君您光临，派我先来请求结盟。”齐国君本想不答应，又不敢表示心怀异志，就在耏水边结盟。

3.4 祁奚请老[①]，晋侯问嗣焉[②]。称解狐，其仇也[③]，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④]。”于是羊舌职死矣[⑤]，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⑥]。”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

【注释】

①祁奚：祁黄羊，又称祁大夫。祁奚此时为中军尉。

②嗣：接替者。

③称解(xiè)狐，其仇也：解狐与祁奚有私仇。称，举荐。仇，仇家。

④午：祁午，祁奚的儿子。

⑤羊舌职：叔向父亲，此时为佐中军尉。

⑥赤：羊舌赤，字伯华，羊舌职之子。

【译文】

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询问接替的人。举荐解狐，这是他的仇家，将要任命时解狐死了；又问谁可胜任，回答说：“祁午可以。”这时羊舌职死了，晋悼公问：“谁可以代替他？”回答说：“羊舌赤可以。”于是任命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为副职。

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①]。’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②]，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③]。’祁奚有焉。”

【注释】

①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引文出自《尚书·洪范》。

②一官：指中军尉。三物：指得举、得位、得官。

③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引《诗》出《诗经·小雅·裳裳者华》。意谓祁奚有这样的善德，故其所举荐的人也有类似的善德。杜预《春秋左传注》："唯有德之人能举似己者。"

【译文】

君子认为："祁奚在这件事上可以算能举荐贤才了。推荐自己的私仇，不是谄媚。安排儿子，不是偏私。推举副手，不为结党。《商书》说：'不偏私不结党，先王正道浩浩荡荡。'这说的就是祁奚啊！解狐能得到推举，祁午得到任命，伯华获得官位，设立一个官位而成就三件事，这是由于能够举荐贤人的缘故啊！因为他贤明，所以能够举荐他的同类。《诗》说：'正因为有这美德，因而所举荐的人也像他那样。'祁奚就是如此。"

3.5 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①]。己未[②]，同盟于鸡泽。

【注释】

①单顷公：即《经》之单子，周王卿士。

②己未：二十三日。

【译文】

六月，襄公会见单顷公与诸侯。二十三日，一起在鸡泽结盟。

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①]，吴子不至[②]。

【注释】

①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要由此会与吴国结好，因此派人迎接吴子。吴子，吴王寿梦。淮上，淮水北，约在今安徽凤台境内。

②吴子不至：吴国因路远未能赴会。

【译文】

晋悼公派荀会在淮河边迎接吴王寿梦，吴王寿梦没来。

3.6 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①。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②，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③。秋，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④。

【注释】

①楚子辛为令尹，侵欲于小国：侵害勒索小国，贪鄙无厌，因此小国厌楚。侵欲，侵吞贪求。

②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陈国亦背楚投晋，因此请求加盟。袁侨，袁涛涂四世孙。

③和组父：晋大夫。

④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陈请服也：鸡泽之盟本已结束，因陈国请盟，因此诸侯与陈国再次结盟。

【译文】

楚国子辛任令尹，不断侵害勒索小国。陈成公为此派袁侨到会请求加盟，晋悼公派和组父把这事向诸侯通告。秋，叔孙豹和诸侯的大夫以及陈袁侨再次结盟，这是由于陈国请求顺服的缘故。

3.7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①，魏绛戮其仆②。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

杀魏绛,无失也[3]!”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4],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5],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6],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7]。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8],至于用钺[9]。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10]。”公跣而出[11],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12],敢以为请。”

【注释】

①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此指在鸡泽之会上扬干乱行。乱行,扰乱军队行列。曲梁,在鸡泽附近。

②魏绛戮其仆:魏绛时为中军司马,主管晋军军法,故能行戮。不能戮扬干,故戮其仆。仆,车夫。

③必杀魏绛,无失也:羊舌赤时为中军尉佐,职位高于司马,故晋侯可以命其杀魏绛。

④辟:逃避。

⑤来辞:自己前来供状解释。

⑥仆人:接受官员紧急奏事之官。

⑦斯:同“司”,担任的意思。

⑧致训:事前不能教导众人。

⑨钺(yuè):大斧。这里指大刑。

⑩司寇:国家的司法官。

⑪公跣(xiǎn)而出:古人入室脱履,出室要穿上。悼公恐魏绛自杀,来不及穿履,故赤脚而出。跣,赤足。

⑫重(chóng):再。

【译文】

晋悼公弟弟扬干在曲梁扰乱军队的行列,魏绛杀了他的车夫。悼公发怒,对羊舌赤说:"会合诸侯是引以为荣的事,现在扬干受到羞辱,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侮辱?一定要杀掉魏绛,不要耽误了!"羊舌赤回答:"魏绛并没有二心异志,事奉君主不避危难,有了罪不逃避惩罚,他会来供状解释的,何必劳驾您下命令呢?"话刚落地,魏绛就来了,把一封信交给传事官后,就要拔剑自杀。士鲂、张老劝阻了他。悼公读信,信上说:"以前君主缺少使唤的人,派我担任司马。我听说军旅以服从命令为武,军中之事以宁死不犯军纪为敬。您会合诸侯,下臣岂敢不敬?君主的军队有不服从军令的,办事的人有不严肃执行军法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害怕自己因不严肃执行军法而犯死罪,所以处理了扬干,这罪过无可逃避。我没能事先进行教导,以至于要动用大刑。我的罪很重,哪里敢不服从刑罚,而使君主发怒?请求回去死在司寇那里。"悼公光着脚跑出来,说道:"我的话,是出于对兄弟的亲爱。你杀死扬干的车夫,是执行军法。我有弟弟,却没有教育好,使他犯了军令,这是我的过错。请别让我错上加错,拜托你了!"

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①,与之礼食②,使佐新军③。张老为中军司马④,士富为候奄⑤。

【注释】

①反役:从鸡泽之役归来。

②礼食:国君在太庙宴请臣子称"礼食"。

③佐新军:司马位为大夫,佐新军则位列于卿。

④张老为中军司马:张老本是候奄,此是提升。

⑤士富:士会的别族。

【译文】

晋悼公由此认为魏绛能够用刑罚来治理人民，从盟会回国，就在太庙设宴款待他，并提拔他为新军副帅。张老任中军司马，士富当候奄。

3.8 楚司马公子何忌侵陈，陈叛故也。

【译文】

楚国司马公子何忌侵袭陈国，是因为陈国背叛楚国的缘故。

3.9 许灵公事楚，不会于鸡泽。冬，晋知武子帅师伐许。

【译文】

许灵公事奉楚国，不参加鸡泽会盟。冬，晋国知武子率领军队攻打许国。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①]，陈侯午卒[②]。

4.2 夏，叔孙豹如晋[③]。

4.3 秋七月戊子[④]，夫人姒氏薨[⑤]。

4.4 葬陈成公。

4.5 八月辛亥[⑥]，葬我小君定姒。

4.6 冬，公如晋。

4.7 陈人围顿[⑦]。

【注释】

①四年：鲁襄公四年当周灵王三年，前569。己酉：三月无己酉，此处记载当有误。

②陈侯午卒：陈成公去世。

③叔孙豹如晋：回报荀罃聘鲁，叔孙豹到晋聘问。

④戊子：二十八日。

⑤姒(sì)氏：成公妾，襄公母。即下文"小君定姒"，定为谥号。

⑥辛亥：二十二日。

⑦顿：靠近陈的小国。

【译文】

鲁襄公四年春周历三月己酉，陈成公去世。

夏，叔孙豹前往晋国聘问。

秋七月二十八日，夫人姒氏去世。

安葬陈成公。

八月二十二日，安葬我国夫人定姒。

冬，襄公前往晋国。

陈国军队包围顿国。

【传】

4.1 四年春，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①]。韩献子患之[②]，言于朝曰："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③]。今我易之，难哉[④]！"

【注释】

①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去年楚公子何忌率师侵陈，陈不服，因此楚师仍驻扎在繁阳。繁阳，蔡地名。在今河南新蔡北。

②韩献子:即韩厥,时为中军帅,当政。

③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相传当时天下分为九州,文王得其六州,仍率领背叛商朝的国家去事奉纣王,是因时机未到。

④今我易之,难哉:认为晋未能服楚,此时接受楚的叛国陈不是时候。

【译文】

鲁襄公四年春,楚军因为陈国背叛的缘故,还驻扎在繁阳。韩献子为此感到担忧,在朝廷上说:"文王率领背叛商朝的国家去事奉纣王,是因为他知道时机未到。现在我们改变文王的做法,未能服楚而接受楚的叛国陈,想要成功称霸难哪!"

4.2 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①]。陈人不听命。臧武仲闻之,曰:"陈不服于楚,必亡。大国行礼焉,而不服,在大犹有咎,而况小乎[②]?"夏,楚彭名侵陈[③],陈无礼故也。

【注释】

①闻丧乃止:当时人以为乘丧期伐人,是为无道。

②"大国行礼焉"四句:楚不伐陈丧是知礼,陈不因此而归服楚是无礼。咎,灾祸。

③彭名:楚国大夫。

【译文】

三月,陈成公去世。楚国准备攻打陈国,听到陈国有丧事便停止了军事行动。陈国不听从楚国的命令。臧武仲听说了这种情况,说道:"陈国不肯顺服楚国,一定灭亡。大国按礼行事,小国却不顺服,这么做

对大国来说尚且有灾祸，何况小国呢？”夏，楚国彭名攻打陈国，这是由于陈国无礼的缘故。

4.3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①。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②，不拜。工歌《文王》之三③，又不拜。歌《鹿鸣》之三④，三拜⑤。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⑥，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⑦，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⑧，而重拜其细⑨，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⑩，天子所以享元侯也⑪，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⑫。《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⑬？《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⑭，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⑮。’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⑯，咨难为谋。’臣获五善⑰，敢不重拜？”

【注释】

①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知罃聘鲁在襄公元年。穆叔，即叔孙豹。

②金奏：奏九种《夏》乐，先击钟镈，后击鼓磬，叫做金奏。《肆夏》之三：乐章名，其辞今亡。三，三章，据《国语·鲁语》记载这三章为《肆夏》、《樊遏》、《渠》。

③工：乐工。《文王》之三：指《诗经·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三曲。

④《鹿鸣》之三：指《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曲。

⑤三拜：每奏完一曲，穆叔一拜谢，共三拜谢。

⑥行人：外交官。

⑦藉：进献。

⑧大：指《肆夏》之三和《文王》之三。

⑨重(chóng)拜：一、再、三拜。细：指《鹿鸣》之三。

⑩《三夏》：即《肆夏》之三曲。

⑪元侯：诸侯之长。

⑫及：参预，与闻。

⑬《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鹿鸣》中有“我有嘉宾”等句，穆叔认为这是晋侯用来嘉奖鲁君的，因此拜谢。

⑭《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四牡》中有“岂不怀归，王事靡盬”等句，是慰劳使臣的诗。

⑮咨：询问。周：忠信之人。

⑯事：政事。诹(zōu)：咨询。

⑰五善：指咨、询、度、诹、谋五种善道，都指询问。

【译文】

穆叔去往晋国是为了回报知武子的聘问，晋悼公设享礼招待他。钟镈奏《肆夏》等三章，穆叔不拜谢。乐工歌唱《大雅》中《文王》等三篇，穆叔又没拜谢。歌唱《小雅》中《鹿鸣》等三篇，穆叔三次拜谢。韩献子派行人子员去问他，说：“您奉国君的命令，光临敝国。我国按先王的礼仪，用音乐来招待您。您舍弃重大的音乐而再三拜谢细小的乐歌，敢问这是什么礼仪？”穆叔回答道：“《肆夏》三曲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领袖的，使臣不敢听赏。《文王》是两国国君相见的音乐，使臣不敢参预。《鹿鸣》是贵国国君用来嘉奖我国国君的，岂敢不拜谢这嘉奖？《四牡》是贵国国君用来慰劳使臣的，哪敢不再拜？《皇皇者华》，是贵国国君借以教导使臣说：‘一定要向忠信的人咨询。’下臣听说：‘向善人访求询问就是咨，咨询亲戚就是询，咨询礼仪就是度，咨询事情就是诹，咨询困难就是谋。’下臣得到这五种善道，岂敢不再拜？”

4.4 秋，定姒薨。不殡于庙[①]，无榇[②]，不虞[③]。匠庆谓季文子曰[④]："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⑤]，不终君也[⑥]。君长，谁受其咎？"

【注释】

①殡：停棺待葬。

②榇(chèn)：内棺。

③虞：祭礼，也叫反哭。死者葬后，送殡者返回祭祀并安死者之灵。虞祭时必哭，故称反哭。此时襄公年幼，权在季文子手中，季文子于是不以夫人之礼葬定姒。

④匠庆：名庆的木匠。或即鲁大匠，掌管宫室土木建造的官员。

⑤不成：不以夫人之礼安葬。

⑥不终君：使国君不能为其生母送终而尽其情。

【译文】

秋，定姒去世。不把棺木停放在祖庙，没有内棺，没举行虞祭。木匠庆对季文子说："您是正卿，而夫人的丧事不完备，这使国君不能为他母亲送终。国君长大后，谁将受到责罚？"

初，季孙为己树六槚于蒲圃东门之外[①]。匠庆请木，季孙曰："略[②]。"匠庆用蒲圃之槚，季孙不御[③]。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④]，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蒲圃：鲁国场圃名。

②略：简略，指不必选良木。季文子不愿献出槚木，故如此说。

③御：阻止。

④《志》:古书名。

【译文】

当初,季文子在蒲圃东门外为自己种了六棵槚树。木匠庆请示用来给定姒做棺木的木料,季文子说:"简单点吧。"木匠庆使用了蒲圃的槚树,季孙未加阻止。君子说:"《志》所说的'多作不合礼仪的事,祸患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4.5 冬,公如晋听政[①],晋侯享公。公请属鄫[②],晋侯不许。孟献子曰:"以寡君之密迩于仇雠,而愿固事君,无失官命[③]。鄫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④],阙而为罪[⑤],寡君是以愿借助焉!"晋侯许之。

【注释】

①听政:听取晋国对给晋贡赋数额的要求。

②请属鄫:请求晋侯同意以鄫国为鲁之附庸。鄫,姒姓国,在今山东枣庄东。

③官命:指晋君之令。

④褊(biǎn):狭小。

⑤阙:指贡赋不足。

【译文】

冬,襄公到晋国听取晋国的贡赋要求,晋悼公设享礼款待。襄公请求把鄫国作为鲁国的属国,晋悼公没答应。孟献子说:"敝国君紧挨着仇国,却愿意一心一意事奉晋国,没有耽误您的命令。鄫国没有向贵国司马交纳贡赋,而您的左右执事却不断向敝国索求,敝国狭小,不能满足需求便是罪过,我国国君因此想得到鄫国作为帮助!"晋悼公答应了。

4.6 楚人使顿间陈而侵伐之[①]，故陈人围顿。

【注释】

①顿：靠近陈的小国，姬姓，在今河南项城西。间陈：钻陈国的空子。

【译文】

楚国让顿国乘陈不备而侵袭陈国，所以陈国人包围顿国。

4.7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①]，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②]。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③]。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④]：'有穷后羿……'[⑤]"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⑥]，因夏民以代夏政[⑦]。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⑧]。弃武罗、伯困、熊髡、尨圉[⑨]，而用寒浞[⑩]。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⑪]。伯明后寒弃之[⑫]，夷羿收之[⑬]，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⑭]，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⑮]。树之诈慝[⑯]，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⑰]，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⑱]，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⑲]。靡奔有鬲氏[⑳]。浞因羿室[㉑]，生浇及豷[㉒]，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㉓]。处浇于过[㉔]，处豷于戈[㉕]。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㉖]，以灭浞而立少康[㉗]。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㉘]，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㉙]，命百官，官箴王阙[㉚]。

于《虞人之箴》曰[31]：'芒芒禹迹[32]，画为九州[33]，经启九道[34]。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35]，德用不扰[36]。在帝夷羿，冒于原兽[37]，忘其国恤[38]，而思其麀牡[39]。武不可重[40]，用不恢于夏家[41]。兽臣司原[42]，敢告仆夫[43]。'《虞箴》如是，可不惩乎[44]？"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

【注释】

①无终：国名，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嘉父：无终国君名。《春秋》对蛮夷或小国之国国君常称子。孟乐：无终使臣。

②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国此时国力强盛，声威大振，戎人因此也来请和。魏庄子，即魏绛。

③诸华：指中原诸国。

④《夏训》：夏书。

⑤有穷后羿(yì)：这里是魏绛的话还没讲完，晋悼公突然插问。有穷，夏代国名。后，君主。羿，国君名。

⑥钽(jū)：古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东。穷石：即穷谷，在今河南洛阳南。

⑦因夏民以代夏政：相传禹之孙太康荒淫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儿子相立，后羿遂推翻相而夺取王位。因，依靠。

⑧原兽：田兽，田猎。

⑨武罗、伯困、熊髡(kūn)、龙圉(máng yǔ)：四人都是后羿的贤臣。

⑩寒浞(zhuó)：后羿相。寒，本为部落名，在今山东潍县。寒浞以部落名为氏。

⑪伯明：寒国国君。谗：奸诈。

⑫伯明后寒：即寒后伯明，寒国国君伯明。后，君王。

⑬夷羿：后羿。

⑭行媚于内：指浞与后羿妻妾通奸。

⑮虞：同“娱”。

⑯慝(tè)：邪恶。

⑰悛(quān)：悔改。

⑱亨：同“烹”，煮。

⑲穷门：穷国城门。或曰穷门即穷石。

⑳靡：夏朝人，曾事奉羿。有鬲(gé)氏：部落名。地在今山东德州东南。

㉑室：妻妾。

㉒浇(ào)及豷(yì)：浞和后羿妻妾通奸所生两个儿子。

㉓斟灌：部落名。在今山东范县北。斟寻：也是部落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北。

㉔过：部落名。在今山东掖县西北，近海。

㉕戈：部落名。在宋、郑之间。

㉖烬：遗民。

㉗少康：夏后相之子，相传他在有鬲氏的帮助下，攻杀寒浞，恢复了夏朝统治。

㉘后杼：少康子。

㉙辛甲：本为殷商大臣，后为周太史。大史：即太史。

㉚箴(zhēn)：规诫。阙：过失。

㉛虞人：掌管田猎之官。

㉜芒芒：邈远的样子。禹迹：大禹治水的痕迹，指中国国土。

㉝画：分。

㉞九：泛指多数。

㉟攸处：所处。

㊱德：指人与兽的本质而言。用：因。

㊲冒：贪恋。

㊳国恤：国家的忧患。

㊴麀(yōu)牡：泛指各种禽兽。麀，雌鹿。牡，雄兽。

㊵武：田猎。重：多次，意即过度。

㊶用不恢于夏家：意谓因此使国家灭亡。用，因。恢，扩大。

㊷兽臣：虞人自称。司：主管。原：原兽，田猎。

㊸仆夫：这里不敢直言告诉君主，以仆夫代称。

㊹惩：引以为戒。

【译文】

无终国国君嘉父派孟乐到晋国去，通过魏绛献上虎豹皮，请求晋国和各部落戎人媾和。晋悼公说："戎狄不认亲情而贪婪，不如攻打他们。"魏绛说："诸侯才归顺，陈国刚来讲和，都在观察我们的行动。我们有德，他们就亲近我们；否则就将背叛我们。劳动军队去打戎人，一旦楚国进攻陈国，我们肯定无法救援，这就是丢弃陈国。这样中原诸国一定会背叛我们。戎人犹如禽兽，得到戎而失去中原，恐怕不合适吧？《夏训》有这样的话：'有穷后羿……'"晋悼公说："后羿怎么样呢？"魏绛回答说："从前正当有夏衰落的时候，后羿从钼迁徙到穷石，借用夏朝民众的力量夺取了夏朝政权。倚仗自己精于射箭，他不致力于治理百姓，而沉湎于打猎。废弃武罗、伯困、熊髡、尨圉而任用寒浞。寒浞本是伯明氏的奸诈子弟。寒君伯明抛弃了他，却被后羿所接纳，信任并重用他，作为自己的辅相。寒浞在内宫对女人献媚，在外广布恩惠以收买人心。愚弄民众，而且引诱后羿沉迷于田猎。扶植奸诈邪恶者，由此夺取了后羿的家和国，朝廷内外都顺从归附。后羿还不知悔改，当他准备从狩猎处回家时，手下人把他杀死并煮了他，强迫他的儿子吃。后羿的儿子不忍心吃，又被杀死在有穷国的城门。在这种局面下，靡逃亡到了有鬲氏部落。寒浞霸占了后羿的妻妾，与她们生了浇和豷，仗着他的奸邪诈伪而不对百姓施德。派浇出兵，消灭了斟灌氏、斟寻氏。把浇安置在过，让豷住在戈。靡从有鬲氏那里收容二国遗民，用他们消灭了寒浞而

拥立少康。少康在过灭掉了浇，后杼在戈灭掉了豷，有穷氏因此而灭亡，这都是因为失去贤人的缘故啊。当初辛甲任周太史时，命令百官都来劝诫天子的过失。《虞人之箴》中就说：'大禹走过的邈远辽阔的大地，划分为九州，开辟了众多的道路。民众有住处有宗庙，野兽有丰盛茂密的青草，人兽各有所处，互不干扰。后羿身居帝位，却一心贪恋打猎，忘记国家的忧患，想的只是飞禽走兽。田猎之事不能太频繁，那样做不利于扩大夏朝国力，其后果是导致国家的灭亡。我主管的是田猎之事，谨以此规劝君主的左右。'《虞箴》都这样说，能不引以为戒吗？"当时晋悼公爱好打猎，所以魏绛委婉地说了这件事。

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①，贵货易土②，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③，民狎其野④，穑人成功⑤，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⑥，甲兵不顿⑦，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⑧，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⑨，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注释】

①荐居：逐水草而居。荐，草。

②易土：轻视土地。

③耸：恐惧。

④民狎其野：习居其边野而心安。狎，习。

⑤穑人：疑为当时管理边鄙农田之人。

⑥师徒：指将士。勤：劳。

⑦顿：疲劳。

⑧德度：道德法度。

⑨说：同“悦”。

【译文】

晋悼公说：“那么就没有比跟戎人修好更好的对策吗？”魏绛回答：“与戎人讲和有五个好处：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财宝而轻土地，可以向他们收买土地，这是其一。边境不再恐惧，民众安心于农事，农夫可获收成，这是其二。戎狄事奉晋国，四边邻国都受到震动，诸侯们慑服于我们的威严，这是其三。用德行安抚戎人，将士免去辛劳，武器不被损坏，这是其四。有鉴于后羿失国的教训，而使用道德法度，远方国家来朝，近邻国家安定，这是其五。请国君您好好考虑考虑吧！”晋悼公很满意魏绛这一番话，就派他与各部戎人媾和，又致力于治理民事，打猎合乎时令。

4.8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①]，侵邾，败于狐骀[②]。国人逆丧者皆髽[③]。鲁于是乎始髽，国人诵之曰[④]：“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⑤]，朱儒是使[⑥]。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注释】

①臧纥：鲁国臧孙纥。晋国已同意以鄫为鲁的附属国，鲁因此救鄫。

②狐骀（tāi）：古地名。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③逆：迎接。髽（zhuā）：古代妇女丧服的露髻，用麻束发。

④诵：讽刺。

⑤小子：指襄公，当时他有生母定姒之丧，故称。

⑥朱儒：即“侏儒”，矮人，这里指臧孙纥，他身材矮小。

【译文】

冬十月，邾国、莒国攻打鄫国。臧孙纥出兵救鄫，侵袭邾国，在狐骀

被打败。鲁国人去迎接死亡将士以麻系发。鲁国从此有了以麻系发的丧葬习俗,民众编了首歌谣讽刺说:"穿狐裘的臧孙纥,让我国败在狐骀。我们国君小孩子,派个侏儒去打仗。侏儒啊侏儒,使我们败给了邾。"

五年

【经】

5.1　五年春①,公至自晋。

5.2　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②。

5.3　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③。

5.4　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④。

5.5　秋,大雩⑤。

5.6　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⑥。

5.7　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

5.8　公至自会。

5.9　冬,戍陈⑦。

5.10　楚公子贞帅师伐陈⑧。

5.11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世子光救陈。

5.12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陈。

5.13　辛未⑨,季孙行父卒⑩。

【注释】

①五年:鲁襄公五年当周灵王四年,前568。

②公子发:郑国大夫,子产之父。

③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鄫已是鲁国的附属国，所以派太子巫与叔孙豹前往朝晋。

④善道：古地名。在今安徽盱眙北。

⑤雩(yú)：为求雨举行的祭礼。

⑥公子壬夫：楚令尹子辛。

⑦戍陈：诸侯各国都派兵戍守陈国，以防楚国进攻。《经》文特别记载了鲁国。

⑧公子贞：楚庄王之子子囊。

⑨辛未：二十日。

⑩季孙行父：季文子。

【译文】

鲁襄公五年春，襄公从晋国回国。

夏，郑僖公派公子发来鲁国聘问。

叔孙豹、鄫世子巫去晋国。

仲孙蔑、卫孙林父和吴国人在善道会晤。

秋，举行了盛大的求雨祭礼。

楚国杀了自己的大夫公子壬夫。

襄公在戚与晋悼公、宋平公、陈哀公、卫献公、郑僖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悼公、薛伯、齐太子光、吴国人、鄫国人相会。

襄公从盟会回国。

冬，派兵到陈国防守。

楚国公子贞带兵攻打陈国。

襄公和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郑僖公、曹成公、齐太子光救援陈国。

十二月，襄公从救陈战地回国。

二十日，季文子去世。

【传】

5.1 五年春，公至自晋。

【译文】

鲁襄公五年春，襄公从晋国回国。

5.2 王使王叔陈生诉戎于晋[①]，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

【注释】

①王叔陈生：周王卿士。诉：控告。

【译文】

周灵王派王叔陈生到晋国控告戎人侵凌周王室，晋国人拘禁了他。士鲂到京师，向周灵王说明王叔与戎人相勾结。

5.3 夏，郑子国来聘[①]，通嗣君也。

【注释】

①子国：公子发。

【译文】

夏，郑国子国前来聘问，通报郑僖公即位之事。

5.4 穆叔觌鄫大子于晋[①]，以成属鄫。书曰："叔孙豹、鄫大子巫如晋。"言比诸鲁大夫也[②]。

【注释】

①觌(dí):相见。

②比诸鲁大夫:鄫已为鲁的附属国,所以其国的太子就等同于鲁国大夫。

【译文】

穆叔在晋国和鄫国太子会晤,以完成鄫附属于鲁国的手续。《春秋》记载说:"叔孙豹、鄫国太子巫到晋国去。"这样说是由于鄫国已是鲁国附属国,鄫国太子的身份和鲁国大夫相当。

5.5 吴子使寿越如晋①,辞不会于鸡泽之故②,且请听诸侯之好③。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

【注释】

①吴子:名乘,字寿梦。寿越:吴国大夫。

②辞:解释并表示歉意。

③听:听从。

【译文】

吴国君派寿越去晋国,就未参加鸡泽盟会一事加以解释并表示歉意。同时请求听从命令与诸侯交好。晋国准备为此会合诸侯,使鲁、卫二国先与吴国会面,并告知盟会时间。因此孟献子、孙文子和吴国人在善道相会。

5.6 秋,大雩,旱也。

【译文】

秋，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礼，是因为天旱。

5.7 楚人讨陈叛故[①]，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

【译文】

楚国人质问陈国背叛自己的缘故，陈国说道："是由于令尹子辛侵害小国以满足私欲。"便杀了子辛。《春秋》记载："楚国杀了其国大夫公子壬夫。"是由于他贪婪。

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不刑[①]。《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②]。'已则无信，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夏书》曰：'成允成功[③]。'"

【注释】

①于是：对于此事。不刑：惩处不当。

②周道挺挺，我心扃扃(jiǒng)；讲事不令，集人来定：所引《诗》已佚失，今本《诗经》未收。周道，大路。挺挺，笔直的样子。扃扃，明察的意思。讲事，谋事。集人，聚集贤人。

③成允成功：做好信用才能完成功业。按，此为逸书，后来被收入《古文尚书·大禹谟》。

【译文】

君子说："楚共王在这件事上用刑不当。有《诗》说：'大路笔直，我心明察；遇事处理不当，应聚集贤人共同商定。'自己不讲信用，却用杀人来立威，不是很成问题吗？《夏书》说：'做好信用才能完成功业。'"

5.8 九月丙午[①]，盟于戚，会吴，且命戍陈也。穆叔以属鄫为不利[②]，使鄫大夫听命于会。

【注释】

①丙午：二十三日。

②穆叔以属鄫为不利：鄫为鲁附属国，鲁需保卫鄫，负担加重。

【译文】

九月二十三日，诸侯在戚地会盟，是为了和吴国相会，并且要求诸侯戍守陈国。穆叔认为把鄫国作为属国对鲁不利，就让鄫国大夫以独立国家身份出席会议听取盟主命令。

5.9 楚子囊为令尹。范宣子曰："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①]？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冬，诸侯戍陈。子囊伐陈。十一月甲午[②]，会于城棣以救之[③]。

【注释】

①往：归于楚。

②甲午：十二日。

③城棣：古地名。在今河南原阳北。

【译文】

楚国子囊任令尹。范宣子说："我国将要失去陈国了！楚国人讨伐有二心的人而立子囊，必定会改变以往的做法而很快攻打陈国。陈国与楚国邻近，民众终日惶急，能不归附楚国吗？保有陈国，对我国没什么意义，放弃陈国反而更好。"冬，诸侯戍守陈国。子囊攻打陈国。十一月十二日，诸侯在城棣相会以援救陈国。

5.10 季文子卒[①]。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②],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③]。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注释】

①季文子卒:季文子久执鲁国之政,历宣、成、襄三世。

②宰:家臣之长。庀(pǐ):备具。

③无重:无双份。器备:一切用具。

【译文】

季文子去世。按大夫礼仪入敛,襄公亲自前来看视。家宰收集家中器皿作为葬器,家中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以粮食饲养的马,没有收藏金器玉器,没有双份的用具。君子由此而看到季文子对公室的忠心。他辅佐了三代君主,却没有私人积蓄,能不说是忠心吗?

六年

【经】

6.1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①],杞伯姑容卒[②]。

6.2 夏,宋华弱来奔[③]。

6.3 秋,葬杞桓公。

6.4 滕子来朝。

6.5 莒人灭鄫。

6.6 冬,叔孙豹如邾[④]。

6.7 季孙宿如晋[⑤]。

6.8 十有二月,齐侯灭莱。

【注释】

①六年：鲁襄公六年当周灵王五年，前567。壬午：初二。

②杞伯姑容：杞桓公，名姑容，在位七十年，为春秋诸侯在位最长久者。

③华弱：华椒之子。

④叔孙豹如邾：鲁与邾讲和。

⑤季孙宿：季文子之子，继承父职为卿。

【译文】

鲁襄公六年春周历三月初二，杞桓公姑容去世。

夏，宋国华弱被逐，逃奔鲁国。

秋，杞国安葬桓公。

滕成公朝鲁。

莒国人灭亡鄫国。

冬，叔孙豹前往邾国。

季孙宿去往晋国。

十二月，齐灵公灭了莱国。

【传】

6.1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译文】

鲁襄公六年春天，杞桓公去世，开始在讣告上写他的名字，是因为同盟国的缘故。

6.2 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①]，长相优[②]，又相谤也。子荡怒[③]，以弓梏华弱于朝[④]。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梏于朝[⑤]，

难以胜矣!”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

【注释】

①狎:亲昵。

②优:调戏。

③子荡:即乐辔。

④梏:用弓套住脖子,像戴枷似的。

⑤司武:司马。指华弱。成公十八年,宋司马老佐死于围彭城之役,华弱应是之后代之。

【译文】

宋国华弱与乐辔从小关系亲密,长大互相嘲戏又相互诽谤。乐辔发怒,在朝堂上用弓套住华弱的脖子。平公见了,说道:“官居司马却在朝堂上被套着脖子,难以在征战中取胜了!”就驱逐了他。夏,宋国华弱逃奔鲁国。

司城子罕曰①:“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②,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子荡射子罕之门,曰:“几日而不我从!”子罕善之如初③。

【注释】

①司城:司空。

②专:专横。戮:羞辱。

③子罕善之如初:意谓子罕虽心有是非,而终不敢触怒恶人。

【译文】

司空子罕说:“同罪而不同罚,这是不合刑法的。专横地在朝廷上侮辱人,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也把乐辔逐出国。乐辔一箭射在子

罕的门上,说道:"用不着几天你也会落到和我一样的下场!"子罕于是善待乐辔如初。

6.3 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

【译文】

秋,滕成公来鲁国朝见,这是他首次朝见襄公。

6.4 莒人灭鄫,鄫恃赂也①。

【注释】

①莒人灭鄫,鄫恃赂也:鄫为鲁附属国,必送财物与鲁,因此依仗鲁而不防备。其实上年戚之会,鲁已让鄫独立,因此鲁未能救援鄫国。

【译文】

莒国灭了鄫国,这是由于鄫国仗着已经给鲁送过财物而没加防备的缘故。

6.5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注释】

①且修平:襄公四年,鲁曾为救鄫而与邾战,败于狐骀,如今鄫已亡于莒,故鲁与邾修好。

【译文】

冬,穆叔到邾国,聘问,并且讲和。

6.6　晋人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晋见，且听命。

【译文】

晋国人以鄫国被灭一事来问责我国，说："为什么让鄫亡国？"季武子到晋国觐见，并表示愿听凭处置。

6.7　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①]。

【注释】

①莱恃谋：指襄公二年"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

【译文】

十一月，齐灵公灭莱国，这是由于莱国倚仗着用了谋略而未加以防备的缘故。

于郑子国之来聘也[①]，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②]，堙之环城[③]，傅于堞[④]。及杞桓公卒之月[⑤]，乙未[⑥]，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⑦]，齐师大败之。丁未[⑧]，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⑨]。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⑩]，而灭之。迁莱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⑪]。

【注释】

①于郑子国之来聘也：指子国聘鲁的那一年，即去年。

②甲寅：去年四月无甲寅，恐记日有误。

③堙(yīn)：堆土成山。

④堞：陴，女墙。

⑤杞桓公卒之月：杞桓公卒在今年三月。则围城达一年之久。

⑥乙未：十五日。

⑦王湫：齐国佐党羽，成公十八年，齐杀国佐时逃奔莱国。棠：莱国城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⑧丁未：二十七日。

⑨陈无宇：陈桓子，陈敬仲玄孙。襄宫：齐襄公庙。杨伯峻曰："襄公至灵公已八代，依旧礼，襄公庙应早已不存。且何故不献于他庙而独献于襄公之庙？疑'襄'当作'惠'……惠公曾于鲁宣七年及九年伐莱，故献莱宗器于其庙。"

⑩十一月丙辰：按照《经》文，应为十二月初十。

⑪高厚：高固儿子。定其田：勘察划定莱国土地。齐既灭莱，当将其土地分与齐人，先由高厚、崔杼勘定其疆界。

【译文】

在郑国子国前来聘问的那一年，四月，晏弱在东阳再次筑城，接着包围了莱国。四月甲寅，沿着莱国都城堆土为山，紧紧挨着女墙。在杞桓公去世那一月的十五日，王湫领兵和正舆子以及棠邑军队迎战齐军，被齐师打得大败。二十七日，攻入莱国。莱共公浮柔逃往棠邑。正舆子、王湫逃奔莒国，莒国人杀了他们。四月，陈无宇把莱国宗庙里的宝器献到襄公庙。晏弱包围棠邑，十二月初十，攻灭棠邑。把莱国民众迁往郳地。高厚、崔杼去勘察划定莱国土地，以便分配。

七年

【经】

7.1 七年春①，郯子来朝②。

7.2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7.3 小邾子来朝。

7.4 城费[3]。

7.5 秋,季孙宿如卫。

7.6 八月,螽。

7.7 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4],及孙林父盟。

7.8 楚公子贞帅师围陈[5]。

7.9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6]。郑伯髡顽如会[7],未见诸侯,丙戌[8],卒于鄵[9]。

7.10 陈侯逃归。

【注释】

①七年:鲁襄公七年当周灵王六年,前566。

②郯(tán):国名。己姓,或云嬴姓,在今山东郯城。

③费:地名。季氏私邑。

④壬戌:二十一日。

⑤公子贞:即子囊。

⑥鄬(wéi):郑地名。约在今河南鲁山。

⑦髡(kūn)顽:郑僖公名。

⑧丙戌:十六日。

⑨鄵(cào):郑地名。郑僖公中途被杀,没能参加鄬之会,《经》文不言"弑"而说"卒"。

【译文】

鲁襄公七年春,郯国国君前来朝见。

夏四月,三次为郊祭占卜都不吉利,于是不用牺牲。

小邾穆公前来朝见。

在费筑城。

秋，季孙宿前往卫国。

八月，蝗虫成灾。

冬十月，卫献公派孙林父来鲁国聘问。二十一日，与孙林父订立盟约。

楚国公子贞带兵包围陈国。

十二月，襄公在鄬地和晋悼公、宋平公、陈哀公、卫献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相会。郑僖公髡顽赴会，没有和诸侯相见，十六日，在鄵去世。

陈哀公逃回国。

【传】

7.1　七年春，郯子来朝，始朝公也。

【译文】

鲁襄公七年春，郯国国君来鲁朝见，这是他首次朝见襄公。

7.2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①，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②，宜其不从也。"

【注释】

①启蛰(zhé)：古代节气名。在雨水前，为夏正正月之中气。

②今既耕而卜郊：据《夏小正》"正月农及雪泽"，则古代耕田似乎在今农历正月。鲁国用周正，四月相当于农历二月，已经耕过田了。

【译文】

夏四月，三次为郊祭占卜都不吉利，于是不用牺牲。孟献子说："我从今而后才知道卜和筮的灵验。郊祭祭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因此一到启蛰节气就举行郊祭，然后开始耕作。现在已经耕作才为郊祭举行占卜，难怪神明不同意了。"

7.3 南遗为费宰①。叔仲昭伯为隧正②，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③。"故季氏城费。

【注释】

①南遗：季氏家臣。宰：县宰。

②叔仲昭伯：名带，惠伯之孙。隧正：掌徒役之官。

③而：你。

【译文】

南遗担任费邑县宰。叔仲昭伯任隧正，想讨好季氏，因而向南遗献殷勤，对南遗说："您去提出在费邑筑城的要求，我多派给你劳役。"因此季氏在费筑城。

7.4 小邾穆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译文】

小邾国穆公前来朝见，也是首次朝见襄公。

7.5 秋，季武子如卫，报子叔之聘①，且辞缓报，非贰也。

【注释】

①报子叔之聘：回报子叔在襄公元年的聘鲁。子叔，卫国大夫公孙剽。

【译文】

秋，季武子到卫国去，回报子叔的聘问，并解释所以晚来回报的原委，说明不是出于对卫国有二心。

7.6　冬十月，晋韩献子告老[①]。公族穆子有废疾[②]，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③]。'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④]。'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⑤]！与田苏游[⑥]，而曰好仁。《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⑦]。'恤民为德，正直为正[⑧]，正曲为直[⑨]，参和为仁[⑩]。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⑪]。立之，不亦可乎？"庚戌[⑫]，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⑬]。

【注释】

①告老：退休。

②穆子：即下文的无忌，韩厥长子，此时为公族大夫。废疾：久治不愈的疾病或残废。

③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引《诗》见《诗经·国风·召南·行露》。《行露》本为男女婚姻诉讼之诗，这里仅取其中二句借以说明自己有病，不能早晚跟随国君。谓，奈何。行，道路。

④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引《诗》见《诗经·小雅·节南山》。表明自己有病，不能躬亲办事，因此不能取信于众。

⑤起：无忌弟，谥宣子。

⑥田苏：晋国贤人。

⑦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引《诗》见《诗经·小雅·小明》，意思是谦恭谨慎于职守，喜爱那正直的人，神灵将会听到，赐给你大福。靖，谦恭。共，通“恭”。介，帮助。景，大。

⑧正直：正己心。

⑨正曲：正他人之曲。

⑩参和：德、正、直三者合而为一。

⑪介：大。

⑫庚戌：初九。

⑫公族大夫：公族大夫不止一人，这里是指担任首席公族大夫。

【译文】

冬十月，晋国韩献子告老退休。公族大夫穆子无忌患有残疾，准备让他继任为卿。无忌推辞说：“《诗》上说：‘难道不想早晚赶着前来，无奈路上露水太大。’又说：‘有事不能亲临，就不能取信于众。’我不具备这方面的才干，让给别人，这样可以吧？请任命起吧！他和田苏交往，田苏称道他‘好仁’。《诗》说：‘谦恭谨慎地做好本职之事，喜爱正直之人，神明将会听到这一切，赐给你大福。’体恤人民是德，校正己心是正，纠正他人之曲是直，德、正、直三者合而为一是仁。这样做，神明将会听到这一切，赐给你大福。任命起，不是很合适的吗？”初九，让韩起朝见，韩献子于是退休。晋悼公认为韩无忌有仁德，便让他担任首席公族大夫。

7.7　卫孙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寻孙桓子之盟[①]。公登亦登[②]。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③]！”孙子无辞，亦无悛容[④]。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诗》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⑤]。’谓从者也。

衡而委蛇必折[6]。”

【注释】

①孙桓子:即孙良夫,孙文子之父,成公三年聘鲁并结盟。

②公登亦登:按礼仪规矩,国君和贵宾登阶上殿,国君先登二级,然后贵宾登一级。现在鲁襄公登阶,孙林父随之同登,是无礼的行为。

③安:止。使脚步稍停。

④悛:改悔。

⑤退食自公,委蛇(wēi yí)委蛇:引《诗》见《诗经·国风·召南·羔羊》。原意为退朝回家吃饭,从容自得。这里是说只有顺从于君主的人才会从容自得。委蛇,从容自得的样子。

⑥衡:专横。

【译文】

卫国孙文子前来聘问,同时答谢季武子的解释,并重温孙桓子和我国结盟的友好关系。襄公登上台阶,孙文子也并肩而登。叔孙穆子相礼,快步上前说:“诸侯间相会,我国国君的地位不比卫君低,所以从来没有走在卫君后面。现在您不走在我国国君后面,我国国君不知道因什么过错而受此轻蔑。您还是稍停一下吧!”孙文子没有解释,也没有愧悔的样子。穆叔说道:“孙文子必会逃亡。作为臣子却自以为可以和国君并肩,有过错而不思悔改,这是逃亡的根本原因。《诗》说:‘从朝堂回家吃饭,从容又自得。’说的是小心顺从的人。这样专横而且满不在乎,必定要遭受挫折。”

7.8 楚子囊围陈,会于鄬以救之。

【译文】

楚国子囊包围陈国，诸侯在鄬地会面准备救援陈国。

7.9 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①]。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鄬，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简公生五年[②]，奉而立之。

【注释】

①焉：指子罕。子罕及下文子丰都是郑穆公儿子，是僖公长辈。

②简公：僖公之子。

【译文】

郑僖公当太子的时候，在鲁成公十六年，和子罕前往晋国，对子罕无礼。又和子丰去楚国，同样也无礼。在他即位元年，到晋国朝见。子丰准备向晋国控告并废黜他，子罕阻止了他。等到将要去鄬地与诸侯相会时，子驷相礼，又对子驷无礼。侍者劝谏，僖公不听，侍者又劝谏，僖公就杀了侍者。到了鄵地，子驷派人在夜间杀死僖公，而以生疟疾而死讣告诸侯。简公当时五岁，被立为郑国国君。

7.10 陈人患楚[①]。庆虎、庆寅谓楚人曰[②]："吾使公子黄往而执之[③]。"楚人从之。二庆使告陈侯于会，曰："楚人执公子黄矣！君若不来，群臣不忍社稷宗庙，惧有二图[④]。"陈侯逃归。

【注释】

①陈人患楚：楚国围陈。

②庆虎、庆寅：陈国执政大夫。

③公子黄：哀公弟。

④二图：将改立国君。

【译文】

陈国人忧虑楚国的围攻。庆虎、庆寅对楚国人说："我们让公子黄到你们那儿，请拘捕他。"楚国人听从了。庆虎、庆寅让人到会上报告陈哀公说："楚国人抓了公子黄！国君如果不回来，群臣不忍心国家被楚国灭亡，恐怕会有别的图谋。"陈哀公逃回国了。

八年

【经】

8.1 八年春王正月①，公如晋。

8.2 夏，葬郑僖公。

8.3 郑人侵蔡，获蔡公子燮。

8.4 季孙宿会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于邢丘②。

8.5 公至自晋。

8.6 莒人伐我东鄙。

8.7 秋九月，大雩。

8.8 冬，楚公子贞帅师伐郑。

8.9 晋侯使士匄来聘③。

【注释】

①八年：鲁襄公八年当周灵王七年，前565。

②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

③士匄：即范宣子。

【译文】

鲁襄公八年春周历正月，襄公到晋国。

夏，安葬郑僖公。

郑国军队侵袭蔡国，俘获蔡国公子燮。

季孙宿和晋悼公、郑简公、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邾国人在邢丘相会。

襄公从晋国回来。

莒国军队攻打我国东部边境。

秋九月，举行祈雨的盛大祭祀。

冬，楚国公子贞领兵攻打郑国。

晋悼公派士匄来我国聘问。

【传】

8.1 八年春，公如晋，朝，且听朝聘之数。

【译文】

鲁襄公八年春，襄公到晋国朝聘，同时听取晋国要求朝贡礼物的数目。

8.2 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谋子驷。子驷先之。夏四月庚辰[①]，辟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②]。孙击、孙恶出奔卫[③]。

【注释】

①庚辰：十二日。

②辟:罪。借口有罪。

③孙击、孙恶:二人是子狐之子。

【译文】

郑国公子们由于僖公死,谋划杀死子驷。子驷抢先下手。夏四月十二日,借口某个罪名杀掉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孙击、孙恶出逃到卫国。

8.3 庚寅[①],郑子国、子耳侵蔡[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③],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④],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⑤]。”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⑥],而有正卿[⑦]。童子言焉[⑧],将为戮矣[⑨]。”

【注释】

①庚寅:二十二日。

②子耳:子良之子。

③子产:公孙侨,子国之子。不顺:不随从附和。

④楚人来讨:蔡、楚为盟国,侵蔡必引起楚人讨伐。

⑤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产认为郑国介于晋、楚二大国之间,无论从谁,皆不得安宁。

⑥大命:发兵兴师的命令。

⑦正卿:指子驷,当时他专国政。

⑧童子:此时子产年纪尚幼,父亲可称其子为“童子”。

⑨将为戮矣:《荀子·臣道篇》引逸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亦明哲保身之意。

【译文】

二十二日，郑国子国、子耳攻打蔡国，掳获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很高兴，唯独子产不随声附和，说："小国没有文治德行，却有武功，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楚国人前来讨伐，我们能够不顺从吗？听从楚国，晋国的军队又必然来攻。晋、楚两国都来攻打郑国，从今以后郑国至少在四五年内不得安宁了。"子国对他发怒道："你知道什么？国家有发兵的重大命令，自有正卿做主。小孩子谈论这些，将会有杀身之祸。"

8.4 五月甲辰①，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甯殖、邾大夫会之。郑伯献捷于会，故亲听命②。大夫不书，尊晋侯也。

【注释】

①甲辰：初七。

②郑伯献捷于会，故亲听命：此会一般由各国大夫参加，郑简公要到会献伐蔡的俘虏，因此亲自听命。

【译文】

五月初七，在邢丘相会，晋国颁布朝聘财物的数目，要诸侯的大夫们到会听取命令。季孙宿、齐国高厚、宋国向戌、卫国甯殖、邾国大夫参加会见。郑简公要在会上奉献俘虏，所以亲自前来听取命令。《春秋》没有记载各国大夫的名字，是出于对晋悼公的尊重。

8.5 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①。

【注释】

①疆鄫田：莒人已灭鄫，鲁国入侵其西境，所以莒国攻打鲁国东境，

以划定鄫地疆界。

【译文】

莒国侵犯我国东境,以划定鄫地疆界。

8.6 秋九月,大雩,旱也。

【译文】

秋九月,举行盛大求雨祭礼,是因为天旱。

8.7 冬,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①],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晋[②]。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③]。’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④]。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⑤]。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⑥],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⑦],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⑧],不亦可乎?”

【注释】

①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据襄公二十二年《传》,子驷曾随襄公朝晋,晋悼公不以礼待,所以子驷欲从楚。

②子孔:穆公之子。子蟜:公孙虿(chài),谥桓子,子游之子。子展:公孙舍之,谥桓子,子罕之子。

③“俟河之清”四句:这是逸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意为黄河自古浑浊,传说五百年才清一次,因此说人生短暂,难待河清。“兆云询多,职竞作罗”,意为占卜实在太多,等于为自己编织罗网。兆,占卜。云,语助词。询,信,实在。职,当。竞,语助词。

④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子驷想要一个人专断，所以这样说。滋，益，更加。

⑤纾：缓和。

⑥共：通“供”。

⑦二竟：郑楚、郑晋边境。竟，通“境”。

⑧罢：疲乏。

【译文】

冬，楚国子囊攻打郑国，讨伐他侵袭蔡国。子驷、子国、子耳意欲顺从楚国，子孔、子蟜、子展想要等待晋国的救援。子驷说：“《周诗》这样说：‘等待黄河清澈，人生能有多长寿命？占卜实在太多，等于为自己编织罗网。’主意太多，百姓则多数不能跟从，事情更不可能成功。百姓现在处于危急之中，暂且顺从楚国以缓解我国百姓的苦难。晋国军队到了，我们再顺从晋国。恭恭敬敬地献上财物，等待他人的到来，这是小国的求生之道。把牺牲玉帛，放在二国边境上，以等待强有力者来庇护百姓吧。这样一来敌寇不造成祸害，百姓不疲乏劳困，不也是可行的吗？”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五会之信[1]，今将背之，虽楚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2]，鄙我是欲[3]，不可从也。不如待晋。晋君方明，四军无阙[4]，八卿和睦[5]，必不弃郑。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舍之闻之[6]：‘杖莫如信[7]。’完守以老楚[8]，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

【注释】

①五会：指襄公三年会于鸡泽，五年会于戚，又会于城棣，七年会于郑，八年会于邢丘。

②无成：无终，无好结果。

③鄙我是欲：意谓楚国想要将我国变成其边邑。鄙，边鄙之地。

④四军：中、上、下、新四军。无阙：兵员配备完整。

⑤八卿：四军将佐。据襄公九年《传》，八卿为荀罃、士匄、荀偃、韩起、栾黡、士鲂、赵武、魏绛。

⑥舍之：子展名。

⑦杖莫如信：没有比信用更值得倚仗的了。杖，凭恃，依靠。

⑧完守：整治守备。老楚：使楚军疲惫无士气。

【译文】

子展说："小国用以事奉大国的，是靠讲信用。小国不讲信用，兵祸战乱将时时到来，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五次盟会树立的信用，现在打算背弃掉，即便楚国会来救援，又有什么用呢？楚国的亲近对我国不会有好结果，它是要把我国纳入其边界，决不可顺从。不如等待晋国。晋国国君正当贤明，四军兵员配备完整，八卿和睦相处，一定不会丢弃郑国。楚军大老远前来，粮食很快就将吃完，必定很快撤兵回国，怕什么呢？我听说：'没有比信用更值得倚仗的了。'整治守备以使楚军疲惫无士气，坚守信用以等待晋国，不也是可行的吗？"

子驷曰："《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①。'请从楚，騑也受其咎②。"

【注释】

①"谋夫孔多"六句：引《诗》见《诗经·小雅·小旻》。意思是出主意的人很多，所以不能有所成。发言的人挤满庭院，谁敢承担过错？一边走路一边和人商量，因此无所得。孔，很。集，成就。匪，彼。行迈，走路，行、迈为同义词连用。道，道路。

②騑：子驷名。

【译文】

子驷说："《诗》说：'出主意人的很多，所以不能有所成。发言的人挤满庭院，谁敢承担过错？就如一边走一边和路人商量，当然是无所得。'请顺从楚国吧，我来承担责任。"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骈告于晋[①]，曰："君命敝邑：'修而车赋[②]，儆而师徒[③]，以讨乱略[④]。'蔡人不从，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⑤]，以讨于蔡，获司马燮，献于邢丘。今楚来讨曰：'女何故称兵于蔡[⑥]？'焚我郊保[⑦]，冯陵我城郭[⑧]。敝邑之众，夫妇男女[⑨]，不遑启处[⑩]，以相救也。翦焉倾覆[⑪]，无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⑫]，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⑬]。不敢不告。"

【注释】

①王子伯骈：郑国大夫。

②车赋：车乘。

③儆(jǐng)：戒备。

④乱略：叛乱侵夺。略，乱。

⑤赋：军赋，指兵力。

⑥称兵：举兵。

⑦郊保：郊外的城堡。保，同"堡"。

⑧冯陵：攻犯，侵略。冯、陵，同义词。

⑨夫妇男女：指全部居民。夫妇，已嫁娶者。男女，未嫁娶者或鳏夫寡妇。

⑩遑:闲暇。启处:安居休息。启,小跪。处,安坐。

⑪翦焉:将要倾覆的样子。

⑫夫人:人人。

⑬孤:郑简公自指。

【译文】

于是和楚国媾和,派王子伯骈向晋国报告,说:"贵国国君命令敝国:'整备你们的战车,让你们军队保持戒备,去讨伐动乱。'蔡国人不顺从,敝国人不敢安居,集中了全部兵力,去攻打蔡国,擒获其司马公子燮,奉献给了邢丘的盟会。现在楚国前来讨伐,说:'你们为什么对蔡国用兵?'焚毁了敝国郊外的城堡,侵犯我们的城郭。敝国民众,无论男女老少,无暇休息片刻,互相救援。国家即将倾覆,无处控告求助。民众死亡逃难的,不是父兄,就是子弟,人人哀愁悲痛,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庇护。民众意识到已经山穷水尽,只好接受楚国的盟约,寡人和几位臣子无法禁止,不敢不向贵国报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员对之曰①:"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②,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谁敢违君?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唯君图之!"

【注释】

①知武子:即荀䓨,时任晋国中军帅。

②行李:即行人,使者。

【译文】

知武子派外交使节子员回答说:"贵国君主接到楚国讨伐的命令,也不派一名使节告诉敝国国君,却马上向楚国顺服。这是你们所希望的,谁敢反对?敝国君主将要带领诸侯和你们在城下相见,请你们国君好好准备吧!"

8.8 晋范宣子来聘[①]，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②]。季武子曰[③]："谁敢哉！今譬于草木[④]，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⑤]。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⑥]。宾将出，武子赋《彤弓》[⑦]。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⑧]，以为子孙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⑨]，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注释】

①范宣子：即士匄，时任中军佐。

②《摽(piào)有梅》：《诗经·国风·召南》中诗篇名，本意是说求婚男子应及时行事，士匄借此希望鲁国及时出兵讨郑。摽，落。

③季武子：当时襄公年幼，享宴中季武子相礼。

④譬于草木：因赋《摽有梅》，所以季武子说以草木为喻。

⑤寡君在君，君之臭(xiù)味也：意思是晋国君是花木，鲁国君只是其所发出的气味，比喻两国形同一体。臭味，气味。

⑥《角弓》：《诗经·小雅》中诗篇名。季武子取其中兄弟婚姻，互相不要疏远之意。

⑦《彤弓》：《诗经·小雅》中诗篇名。本意为天子赐给有功诸侯的诗歌，这里借以希望晋悼公继承文公的霸业。

⑧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周王策命晋侯为侯伯，并赐之彤弓等。

⑨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士匄曾祖郤缺在文公时任卿，士匄自己继承士会、士燮为卿。

【译文】

晋国范宣子前来聘问，并拜谢襄公的朝见，报告准备向郑国用兵。襄公设享礼款待，范宣子即席赋《摽有梅》诗句。季武子说："谁敢不及

时呢！现在用草木作比喻，对于贵国国君来说，敝国国君只是其气味罢了。高高兴兴地接受命令，哪儿会拖延时间呢？”季武子赋《角弓》诗句。宾客将要退席，季武子又赋《彤弓》诗句。范宣子说：“城濮一战，敝国先君文公在衡雍奉献战功，在襄王那里接受了彤弓，作为子孙的宝藏。我是先君官员的后嗣，岂敢不接受您的命令？”君子认为范匄懂得礼仪。

九年

【经】

9.1　九年春①，宋灾②。

9.2　夏，季孙宿如晋。

9.3　五月辛酉③，夫人姜氏薨④。

9.4　秋八月癸未⑤，葬我小君穆姜。

9.5　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十有二月己亥⑥，同盟于戏⑦。

9.6　楚子伐郑。

【注释】

①九年：鲁襄公九年当周灵王八年，前564。

②灾：天火叫灾，即不知起因的火。

③辛酉：二十九日。

④姜氏：穆姜，鲁成公母亲，下文称“小君”。

⑤癸未：二十三日。

⑥己亥：十二月无己亥，此应为十一月初十。

⑦戏：即戏童。在今河南巩县、登封一带。

【译文】

鲁襄公九年春，宋国发生火灾。

夏，季孙宿到晋国去。

五月二十九日，夫人穆姜去世。

秋八月二十三日，安葬我国夫人穆姜。

冬，襄公会合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成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齐太子光讨伐郑国。十一月初十，诸侯在戏地结盟。

楚共王攻打郑国。

【传】

9.1 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①。使伯氏司里②，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③；陈畚挶④，具绠缶⑤，备水器；量轻重⑥，蓄水潦⑦，积土涂⑧；巡丈城⑨，缮守备⑩，表火道⑪。使华臣具正徒⑫，令隧正纳郊保⑬，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⑭，官庀其司⑮。向戌讨左⑯，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⑰，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⑱，工正出车⑲，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钼吾庀府守⑳。令司宫、巷伯儆宫㉑。二师令四乡正敬享㉒，祝宗用马于四墉㉓，祀盘庚于西门之外㉔。

【注释】

①乐喜：即子罕。为司城以为政：以司城之职主持国政。

②伯氏：宋大夫。司里：管辖城内街巷。里，里巷。

③彻小屋，涂大屋：拆除小屋，留出空地以隔火；大屋以泥涂上，使不易烧着。

④陈：陈列。挶(jū)：抬土的器具。

⑤绠(gěng):汲水绳索。缶(fǒu):汲水器。

⑥量轻重:按各人力量大小分配任务。

⑦蓄水潦:在水塘里蓄上水以备汲取。水潦,水塘。

⑧涂:泥土。

⑨丈城:城郭四周。

⑩缮守备:修理防守之具,戒备因火灾发生内患外寇。

⑪表火道:标记火道,使人知趋避。火道,起火时焚烧的方向。

⑫华臣:华元之子,时为司徒。具正徒:调集常备的徒卒。

⑬隧正:一隧之长。隧,五县为隧。纳郊保:调集远郊城堡的徒卒。

⑭华阅:华元之子,继承华元为右师。讨:治,管理。右官:右师所管属官。

⑮庀(pǐ):治理。

⑯向戌:向戌时为左师。

⑰乐遄:为司寇,主管刑法。

⑱皇郧:文公十一年《传》中皇父充石的后人,为宋国司马。校正:主管马匹。

⑲工正:掌管战车。

⑳西钮吾:为太宰。庀:同"庇",保护。府守:国库。

㉑司宫:宫内宦官之长。巷伯:主管宫中巷、寝门户的宦官。儆:戒备。

㉒二师:右师与左师。乡正:宋都有四乡,每乡一乡正,即乡大父。敬享:祭祀群神。

㉓祝宗:祝史之长。用马于四墉:杀马以祭四城神灵。墉,城。

㉔祀盘庚于西门之外:盘庚是殷商十世之君,宋人为远祖。他曾迁都于今河南安阳安阳河两岸之殷墟,宋都今商丘,殷墟在其西北,故祀于西门之外。

【译文】

鲁襄公九年春，宋国发生火灾。乐喜以司城之职主持国政。他派伯氏管辖城中所有街巷，凡是火没烧到的地方，统统把小屋拆掉，大屋涂上泥巴；预备运土器具，备好打水的绳、罐，备齐贮水器；根据各项工作的轻重安排人力，把水塘蓄满水，堆积灭火的沙土；巡视城防，修缮守卫工具，标明火势发展的趋向。派华臣调集常备的徒卒，命令隧正调集郊外各城堡士兵，奔赴火灾现场。派华阅主管右师属官，令他们恪尽职守。向戌主管左师属官，同样要恪尽职守。派乐遄管好刑器，属官也各守其职。派皇郧命令校正牵出马匹，工正推出战车，准备好衣甲兵器，守卫好武器库。派西钼吾保护好府库守备。命司宫、巷伯加强宫内警戒。左、右师命令四乡的乡正祭祀群神，祝宗在四城用马祭祀神灵，在西门外祭祀盘庚。

晋侯问于士弱曰①："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②，何故？"对曰："古之火正③，或食于心④，或食于咮⑤，以出内火⑥。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⑦。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⑧，祀大火，而火纪时焉⑨。相土因之⑩，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⑪，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⑫。"公曰："可必乎⑬？"对曰："在道⑭。国乱无象⑮，不可知也。"

【注释】

①士弱：士渥浊之子，谥庄子。

②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宋因火灾而知天道。

③火正：上古火官名，职掌祭火星，为五行官之一。火正为祝融。

④食：配食，祔祭。心：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

⑤咮(zhòu):星宿名,柳宿的别名。

⑥出内火:杨伯峻曰:"有二义,一谓心宿二见与伏;一谓心宿二见,陶冶用火。"

⑦咮为鹑火,心为大火:柳宿即鹑火星,心宿为大火星。

⑧阏(è)伯:相传为高辛氏苗裔。

⑨火纪时:根据大火星的移动轨迹而定时节。

⑩相土:殷商先祖。

⑪阅:观察。衅:征兆。

⑫日:往日。

⑬必:肯定。

⑭在道:意思是上述经验不一定,在于国家治乱之道。

⑮国乱无象:国家动乱,上天不给预兆。

【译文】

晋悼公向士弱询问说:"我听说,宋国因发生了火灾,从而知天道,这是什么缘故呢?"士弱回答说:"古时候火正祭火星时,有的用心宿配祭,有的用柳宿配祭,因为火星运行于这两个星宿之间。因此柳宿又称鹑火,心宿又称大火。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并用火星来确定时节。相土继承了他的做法,所以商朝祭祀的主星是大火。商人考察他们祸乱败亡的预兆,一定从火灾开始,所以过去自以为掌握了天道。"悼公说:"可以肯定吗?"回答说:"不,还得看有道还是无道。国家动乱而上天不显示相应的预兆,那是无法预知的。"

9.2 夏,季武子如晋,报宣子之聘也①。

【注释】

①宣子之聘:范宣子聘鲁在去年。

【译文】

夏天，季武子去晋国，这是为了回报范宣子的聘问。

9.3 穆姜薨于东宫[1]。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2]。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3]。君必速出[4]。"姜曰："亡[5]。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6]。'元，体之长也[7]；亨，嘉之会也[8]；利，义之和也[9]；贞，事之干也[10]。体仁足以长人[11]，嘉德足以合礼[12]，利物足以和义[13]，贞固足以干事[14]。然，故不可诬也[15]，是以虽《随》无咎[16]。今我妇人，而与于乱[17]，固在下位，而有不仁[18]，不可谓元。不靖国家[19]，不可谓亨。作而害身[20]，不可谓利。弃位而姣[21]，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22]？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23]，弗得出矣。"

【注释】

①穆姜薨于东宫：穆姜是襄公祖母，与叔孙侨如私通，曾逼成公去季孙、孟孙，不果，后被迫迁于东宫即被打入冷宫。参见成公十六年《传》。

②《艮》之八䷳：《艮》之八即《艮》卦变为《随》卦，除第二爻不变外，其余五爻都变了。

③《随》，其出也：史官根据卦名的含义做解释，认为《随》卦是随人而行，有出走之象。

④君：指穆姜。

⑤亡：不。

⑥《随》，元、亨、利、贞，无咎：这是《随》卦卦辞。

⑦元，体之长也：元，首，它处于身体最高处。

⑧亨，嘉之会也：亨是享宴中主宾相会。亨，享。

⑨利，义之和也：利是道义的总和。

⑩贞，事之干也：诚信坚强是办好事情的根本。贞，信。干，本体。

⑪体仁足以长人：体现了仁就足以领导别人，才够得上“元”。

⑫嘉德足以合礼：有嘉德足以协调礼仪，才够得上“亨”。合，通“洽”，协调。

⑬利物足以和义：利物足以总括道义，才够得上“利”。利物，利人。

⑭贞固足以干事：诚信坚强足以办好事情，才够得上“贞”。按，以上是穆姜根据《随》卦卦辞指出元、亨、利、贞的意蕴。

⑮然，故不可诬也：这样，本不可以欺骗。然，这样。故，通“固”。诬，欺骗。

⑯是以虽《随》无咎：只有具备元、亨、利、贞四德，即便得到《随》卦也不会有灾祸。

⑰与于乱：指想要除去季氏、孟氏及欲废掉鲁成公。

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处在下位而参与作乱。下位，古代男尊女卑，妇女处下位。不仁，指参与作乱。

⑲不靖国家：乱鲁而让国家不得安定。靖，安定。

⑳作而害身：如此作为，终被囚于东宫，是害了自身。

㉑弃位而姣：穆姜本应在夫死后守未亡人之道，当守太后之仪，反而修饰美色，私通叔孙侨如，是“弃位而姣”。姣，美，好。

㉒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穆姜自己也意识到四德均无，不能“无咎”，不可能离开东宫。

㉓必死于此：穆姜自料必死于东宫。

【译文】

穆姜在东宫去世。当初住进去的时候，曾占筮预测吉凶，得到《艮》卦变为八。太史说：“这叫做《艮》卦变为《随》卦。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能很快出去。”穆姜说：“不。这卦象在《周易》里说：‘《随》，元、

亨、利、贞，没有灾祸。'元，是躯体的最高处；亨，是嘉礼中的宾主相会；利，是道义的总和；贞，是诚信为事情的主体。体现了仁就足以领导别人，有嘉德足以协调礼仪，有利于众人就足以总括道义，本体坚固足可办好事情。这些本来都是不能欺骗的，因此虽然得到《随》卦而没有灾祸。现在我身为妇人而参与作乱，处在低下的地位而有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说是亨。做乱而自害身，不能说是利。不守本分而打扮得娇艳招摇，不能说是贞。有上面所说这四种德行的，即便得到《随》卦而可以没有灾祸。我四德俱无，难道能合于《随》卦的卦义吗？我自取邪恶，能够没有灾祸吗？肯定要死在这里，不可能出去了。"

9.4　秦景公使士雃乞师于楚①，将以伐晋，楚子许之。子囊曰："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②，举不失选③，官不易方④。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⑤，其士竞于教⑥，其庶人力于农穑⑦。商工皂隶，不知迁业⑧。韩厥老矣，知罃禀焉以为政⑨。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⑩，使佐中军。韩起少于栾黡，而栾黡、士鲂上之，使佐上军⑪。魏绛多功，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⑫。君明臣忠，上让下竞⑬。当是时也，晋不可敌⑭，事之而后可。君其图之！"王曰："吾既许之矣⑮。虽不及晋⑯，必将出师。"秋，楚子师于武城⑰，以为秦援。秦人侵晋，晋饥，弗能报也⑱。

【注释】

①士雃(qiān)：秦国大夫。

②类能而使之：按人的能力区别使用。

③举不失选：举拔人才，得其所选。

④官不易方：任用官员不改变政策。方，法术，这里指政策、政令。

⑤不失守：不失职守。

⑥其士竞于教：士都努力于教训。

⑦庶人力于农穑：庶人致力于农事。

⑧迁业：改变职业。

⑨禀：继承，这里指韩厥退休后知䓨接替他担任中军将。

⑩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范匄虽然年少，但中行偃让他高于自己。

⑪韩起少于栾黡，而栾黡、士鲂上之，使佐上军：中行偃让范匄佐中军，自己将上军。栾黡宜任上军佐，但他让于士鲂，士鲂又让于韩起。

⑫魏绛多功，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魏绛本应将新军，但他让给了赵武，自己为新军佐。

⑬下：指士、庶人、工商、皂隶。竟：努力。

⑭晋不可敌：晋国国内安定，上下团结，无法与之对抗。

⑮吾既许之：我已经答应秦国出兵。

⑯虽不及晋：虽然不如晋国强大。

⑰武城：楚地，今河南南阳北。

⑱晋饥，弗能报也：晋国因饥荒不能还击。但明年还是伐秦。

【译文】

秦景公派士雃向楚国请求出兵，准备攻打晋国，楚共王答应了。子囊曰："不行。目前我国不能和晋国对抗。晋国君主根据各人的能力加以使用，举荐人才没有不恰当的，任命官员没有改变政策法令。卿能把职位让给善人，大夫不失职守，士努力教育民众，百姓致力于农事。各行各业安心本职不想改变职业。韩厥已经退休，知䓨继承其职当政。范匄比中行偃年轻，但中行偃让他地位在自己之上，让他辅佐中军。韩起比栾黡年轻，而栾黡、士鲂使他排位在自己之上，让他辅佐上军。魏绛

功劳很多,却认为赵武贤能而甘愿做他的辅佐。国君贤明臣下忠诚,在上者谦让在下者努力。在目前这个时候,晋国是不可战胜的,只能事奉他为妙。请您认真考虑!"共王说:"我已经答应秦国了,我国虽然比不上晋国,但也一定要出兵。"秋天,楚共王驻军于武城,充当秦国的后援。秦国侵袭晋国,晋国正遭受饥荒,无力还击。

9.5 冬十月,诸侯伐郑①。庚午②,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罃、士匄门于鄟门③。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④。滕人、薛人从栾黡、士鲂门于北门⑤。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⑥。甲戌⑦,师于氾⑧,令于诸侯曰:"修器备⑨,盛糇粮⑩,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⑪,围郑。"

【注释】

①诸侯伐郑:去年郑与楚讲和,又据襄公二十二年《传》子产之言得知,这年六月郑国曾朝楚,因此晋国讨伐郑国。

②庚午:十一日。

③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罃、士匄门于鄟(zhuān)门:这里指鲁、齐、宋军队跟随晋中军攻东门。鄟门,郑都城的东门。

④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卫、曹、邾军队随晋上军攻郑西门。梁,郑都城的西门。荀偃、韩起将上军。

⑤滕人、薛人从栾黡、士鲂门于北门:滕、薛军队随晋下军攻郑北门。

⑥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杞、郳军随晋新军砍伐道路两旁的栗树。郳,即《经》中的小邾。行栗,道路两旁的栗树。斩行栗,或开路,或用来做器材。

⑦甲戌：十五日。

⑧氾(fán)：东氾水，在今河南中牟西南。

⑨器备：攻守之器。

⑩糇(hóu)粮：干粮。

⑪肆眚(shěng)：宽赦有罪的人。肆，宽免。眚，过错，罪。

【译文】

冬十月，诸侯攻打郑国。二十一日，季武子、齐国崔杼、宋国皇郧随从荀罃、士匄进攻鄟门。卫国北宫括、曹国和邾国人马随从荀偃、韩起攻打师之梁门。滕国和薛国军队跟从栾黡、士鲂进攻北门。杞国、小邾国人马随同赵武、魏绛砍伐路边的栗树。十五日，军队驻扎在氾水边上，晋悼公命令诸侯道："整修好作战器械，备足干粮，把老人小孩送回去，把有病的人留在虎牢，赦免有罪的人，包围郑国。"

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①："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②。不然，无成。"知武子曰③："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④。吾三分四军⑤，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⑥。暴骨以逞⑦，不可以争。大劳未艾⑧。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十一月己亥⑨，同盟于戏，郑服也。

【注释】

①中行献子：即荀偃。

②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荀偃主张待楚军援郑时与楚决战，败楚而使郑国最终服晋。

③知武子：即知罃。

④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同意郑求和的请求，楚国一定会因讨

伐郑国而疲惫。敝,疲惫。

⑤三分四军:晋有中、上、下、新四军,而分为三部,轮番作战。

⑥犹愈于战:胜过围郑等待楚军决战的做法。

⑦暴骨以逞:决战必有死亡,以白骨暴露于野求得一时的快意。

⑧大劳未艾:更大的疲劳还没有完结。艾,止息。

⑨己亥:初十。

【译文】

郑国人害怕了,便求和。荀偃说:"完成对郑国的包围,等待楚国人来救郑的时候再和他交战。不然的话,就没有真正的顺服。"知䓨说:"应同意他们结盟的请求然后退兵,让楚国攻打郑国而困乏。我们把四军分为三部分,会同诸侯精锐部队共同迎击前来的楚军,对我们来说不疲乏,楚国人却承受不了。这比与楚国决战来得好。暴露骸骨以求一时的快意,不能用这样的方法与楚军争强。更大的疲劳还没有结束。君子用智,小人用力,这是先王的规制。"诸侯也都不想作战,于是就答应郑国媾和。十一月初十,诸侯在戏地结成同盟,因为郑国已经顺服了。

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①,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②,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③,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④。"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⑤。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⑥,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⑦,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⑧,无所厎告⑨。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⑩,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⑪。"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⑫。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

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⑬，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⑭，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⑮，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

【注释】

①公子騑：即子驷。公子发：即子国。公子嘉：即子孔。公孙辄：即子耳。公孙虿：即子蟜(jiǎo)。公孙舍之：即子展。门子：卿的嫡子。

②士庄子：即士弱。载书：盟书。

③而：如果。

④有如此盟：依照盟书所记处罚。

⑤介居：夹处。

⑥乱：战乱。要：要挟。

⑦歆：祭祀时神灵先享受其气。禋(yīn)祀：祭祀。

⑧垫隘：困顿，羸(léi)弱。

⑨无所厎(zhǐ)告：无处诉说。厎告，转达话语。子驷对晋以兵相逼表示不满。

⑩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意思是谁有礼而且强大，可以保护郑国，郑国就服从他。

⑪改载书：荀偃反对子驷的话，所以提出修改盟辞。

⑫昭大神要言：盟约已经报告神灵了。要言，指盟约。

⑬要：要挟。

⑭息师：休整军队。

⑮休和：安逸和睦。

【译文】

将要结盟时，郑国的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

公孙舍之和大夫、卿的嫡子都跟随郑简公。晋国士庄子制作盟书，说："从今天盟誓以后，郑国如果不对晋国唯命是听，或者有别的想法，就将同这份盟书所说的那样。"公子騑快步上前说："上天降祸郑国，让我国夹处两个大国之间。大国不对我们友好，反而以战乱逼迫我国结盟，使我们的鬼神不能得到祭祀，我们的人民不能享受土地出产之物，不分男女夫妇都那么辛苦羸弱，无处哭诉。从今日结盟以后，郑国要是不完全服从对我们有礼以及强大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反而敢有别的打算的话，也如同这份盟书所记的一样。"荀偃说："修改这盟书。"公孙舍之说："已经把盟誓清楚报告给神明了。要是可以改动，大国也就可以背叛了。"知罃对荀偃说道："实在是我们没有德行，反而用盟约来要挟别人，岂是合乎礼仪的！不合礼仪，凭什么主持盟会？暂且结盟而退，修养德行、休整军队后再来，一定能得到郑国，何必非要在今天不可呢？如果我们没有德行，人民将会抛弃我们，岂止是郑国？如果能够安逸和睦，远方的人将会归附，还要凭借郑国干什么？"于是结盟后回国了。

9.6　晋人不得志于郑①，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②，门其三门③。闰月戊寅④，济于阴阪⑤，侵郑。次于阴口而还⑥。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⑦，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注释】

①晋人不得志于郑：由上面子驷、子展的话，可以看出郑国并不完全服晋，因此说不得志于郑。

②癸亥：初五。

③门其三门：再进攻东、西、北门，独留下南门不攻，显然是用以待楚兵的到来。

④闰月：杜预认为应是“门五日”之误，应可信从。戊寅：二十日。

⑤阴阪：洧水渡口，在今河南新郑西稍北。

⑥阴口：在阴阪北面，阴阪对岸。

⑦师老而劳，且有归志：晋军连续作战已疲惫，无心再战。

【译文】

晋国没有能使郑国完全顺服，所以带领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十二月初五，攻打郑国都的三面城门，攻了五天。十二月二十日，在阴阪渡河，侵袭郑国。驻扎在阴口然后班师。子孔说：“晋军可以攻击，他们长期在外很疲劳了，而且萌生了撤回的念头，一定能大败他们。”子展曰：“不行。”

9.7 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①。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②，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③。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④。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⑤？”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⑥，以金石之乐节之⑦，以先君之祧处之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⑨。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曰：“诺。”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⑩，假钟磬焉，礼也。

【注释】

①问公年：问鲁襄公年龄。

②会于沙随之岁：在成公十六年。

③是谓一终，一星终也：一终，一星终，即十二年。星指木星，即岁星。岁星十二年行一周天。

④冠而生子，礼也：冠，古代由童子变为成人所举行的礼节，冠礼之后才能结婚生子。

⑤盍：何不。冠具：行冠礼的用具。

⑥祼(guàn)享之礼：有祼之仪式的享礼。祼，以配上香料煮成的酒倒于地，使受祭者闻到香气。

⑦节之：表示有节度。

⑧以先君之祧(tiāo)处之：冠礼必须在祖庙举行。祧，祖庙。

⑨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行，道路。未可具，不能具备冠礼之具。

⑩成公：卫成公。

【译文】

襄公送晋悼公，晋悼公为襄公在黄河边设宴，打听襄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相会那年，我们国君出生。"晋悼公说："那就是十二年了！这叫做一终，就是岁星运行了一周天。国君十五岁即可生孩子。行冠礼后生子，是合乎礼仪的，贵国国君可以举行冠礼了！大夫何不准备好行冠礼的用品？"季武子回答说："国君行冠礼，一定要用祼享这种礼仪，用钟磬的音乐来节度，还要在前代君主的宗庙中举行。现在敝国君正在行途中，无法具备行冠礼的器具。请在到达兄弟国家以后向他们借用吧。"晋悼公说："可以。"襄公回国途中，到达卫国，在卫成公庙里举行冠礼，借用了钟磬，这是符合礼仪的。

9.8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①]，口血未干而背之[②]，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③]，神弗临也[④]。所临唯信[⑤]。信者，言之瑞也[⑥]，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⑦]，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罢戎入盟[⑧]，同盟于中分[⑨]。楚庄夫人卒[⑩]，王未能定郑而归[⑪]。

【注释】

①大国：指晋国。

②口血未干：指刚结盟不久，因为结盟必歃(shà)血。

③要盟：要挟之盟。质：诚信。

④临：降临。

⑤所临唯信：诚信之盟，神才降临。

⑥瑞：符信，凭证。

⑦明神不蠲(juān)要盟：明神认为要盟不清洁。蠲，清洁。

⑧罢戎入盟：罢戎入郑国都城结盟。罢戎，楚国大夫。

⑨中分：郑国都城中里名。

⑩楚庄夫人：楚共王之母。

⑪王未能定郑而归：共王因母亲去世，未能安定郑国便匆忙回国。

【译文】

楚共王攻打郑国，子驷准备和楚国讲和。子孔、子蟜说："和大国结盟，口血还没干就背弃它，行吗？"子驷、子展说："我们的盟约本来就说：'只服从强国。'如今楚国军队打来了，晋国不救援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了。盟誓的话，岂敢背弃？况且在强力要挟下形成的盟誓没有诚信，神灵不会降临。神灵只降临有诚信的盟会。信用是言语的凭证，善良的主体，所以神灵会降临。明察一切的神认为在受要挟的情况下举行的盟会不干净，背弃它是完全可以的。"于是和楚国媾和。楚国派公子罢戎进入郑国结盟，双方在中分盟誓。楚庄王夫人去世，共王没能安定郑国就匆匆回国了。

9.9 晋侯归，谋所以息民①。魏绛请施舍②，输积聚以贷③。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④，亦无困人⑤，公无禁利⑥，亦无贪民⑦。祈以币更⑧，宾以特牲⑨，器用不作⑩，车服从给⑪。行之期年⑫，国乃有节⑬。三驾而楚不能与争⑭。

【注释】

①谋所以息民：谋求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办法。

②施舍：赐予恩惠。

③输积聚以贷：把积聚的财物运出来借给百姓。输，转运。

④国无滞积：财货流通，都散给了百姓。

⑤亦无困人：百姓也没有困乏者。

⑥公无禁利：不禁止百姓牟利。

⑦亦无贪民：也没有贪心的百姓。

⑧祈以币更：祈祷以币代替牺牲。币，指皮、裘、缯、帛等物。

⑨宾以特牲：招待宾客只用一种牲畜。特，牲一头。

⑩器用不作：不作新器，只用旧物。

⑪从给：够用即可。

⑫期年：一周年。

⑬有节：有法度，走上正轨。

⑭三驾：三次兴师，指襄公十年师于牛首，十一年夏师于向，秋观兵于郑国东门。驾，驾兵车。

【译文】

晋悼公回国后，谋求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对策。魏绛请求施予恩惠，把积聚的财物拿出来借给百姓。从悼公以下，有积蓄的，全都拿了出来。国内不再有不流通的财物，也没了困乏的民众，公家不禁止百姓牟利，也没有贪婪的百姓。祈祷时用财币代替牺牲，待客只用一种牲畜，新的器物不再制作，车马服饰只求够用。这样实行了一年，国家便有了法度。三次出兵楚国都不能和晋国抗衡。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①]，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2]。

10.2 夏，五月甲午[3]，遂灭偪阳[4]。

10.3 公至自会。

10.4 楚公子贞、郑公孙辄帅师伐宋。

10.5 晋师伐秦。

10.6 秋，莒人伐我东鄙。

10.7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

10.8 冬，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10.9 戍郑虎牢[5]。

10.10 楚公子贞帅师救郑。

10.11 公至自伐郑。

【注释】

①十年：鲁襄公十年当周灵王九年，前563。

②柤(zhā)：楚地，在今江苏邳县北稍西的泇口。

③甲午：初八。

④偪(fū)阳：妘姓小国，在邳县。

⑤戍郑虎牢：晋军屯驻在郑国的虎牢。

【译文】

鲁襄公十年春，襄公会同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成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齐太子光在柤地与吴国人相会。

夏五月初八，灭了偪阳。

襄公从柤之会回国。

楚国公子贞、郑国公孙辄率领军队攻打宋国。

晋国军队进攻秦国。

秋，莒国军队侵袭我国东部边境。

襄公会合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齐太子光、滕成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攻打郑国。

冬，盗贼杀死郑国公子骈、公子发、公孙辄。

戍守郑国虎牢。

楚国公子贞统率军队救援郑国。

襄公从攻打郑国前线回国。

【传】

10.1 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①。

【注释】

①吴子寿梦：名乘。晋约诸侯会吴，意在联吴制楚。

【译文】

鲁襄公十年春，诸侯在柤相会，这是为了会见吴王寿梦。

三月癸丑①，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②，不敬。士庄子曰："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③！"

【注释】

①癸丑：二十六日。

②钟离：古地名。在今安徽凤阳东稍北。

③不免：不免于祸。这是在为襄公十九年齐杀高厚、二十五年太子光（后为齐庄公）被崔杼所杀埋伏笔。

【译文】

三月二十六日，齐国高厚作为太子光的相礼，与诸侯先期在钟离会见，表现得不恭敬。士庄子说："高厚相礼太子来和诸侯会面，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二人却都表现出不恭敬，这是丢弃国家，恐怕将不免于祸！"

夏四月戊午[5]，会于柤。

【注释】

①戊午：初一。

【译文】

夏四月初一，在柤相会。

10.2　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1]。荀罃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2]。丙寅[3]，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4]。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5]。县门发[6]，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7]。狄虒弥建大车之轮[8]，而蒙之以甲，以为橹[9]。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10]。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11]。"主人县布[12]，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13]。队[14]，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15]。主人辞焉，乃退[16]。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17]。

【注释】

①封宋向戌：宋一向事晋，而向戌为宋国贤臣，因此请将偪阳送给向戌作为封邑。

②固请：荀偃等坚决要求。

③丙寅：初九。

④秦堇(jǐn)父：鲁国孟孙氏家奴。辇：用人拉车。重：辎重车。如役：到达战地。

⑤诸侯之士门：因城门开启，诸侯军队乘机进攻。

⑥县(xuán)门：内城闸门。发：放下。

⑦郰(zōu)人纥抉之以出门者：郰人纥高举城门让攻入城里的士卒出来。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纥，叔梁纥，鲁国郰邑大夫，孔子之父。抉之，高举内城闸门。

⑧狄虒(sī)弥：鲁国人。建大车之轮：把大车轮子立起来。大车，平地载重之车，其轮高古尺九尺，轮周则过二丈八尺。

⑨橹：大盾。

⑩队：百人为队。这是冲锋陷阵的步兵。

⑪《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郰人纥、秦堇父与狄虒弥都是勇武之士，所以这样称赞他们。引《诗》见《诗经·国风·邶风·简兮》。

⑫主人：指偪阳守将。县布：把长布从城上垂下来。

⑬堞：女墙。绝：割断。

⑭队：同"坠"。

⑮苏而复上者三：秦堇父苏醒后再缘布登城，反复三次。

⑯主人辞焉，乃退：偪阳人赞赏其勇，不再悬布。

⑰带其断以徇于军：秦堇父以断布为带在军中显示其勇。

【译文】

晋国荀偃、士匄请求攻打偪阳，再把他作为宋国向戌的封邑。荀䓨说："这座城很小但很坚固，即便攻下也算不上勇武，而攻不下可就要被人耻笑。"荀偃、士匄一再请求。初九，包围偪阳，攻不下来。孟氏的家臣秦堇父用人力拉了辎重车来到战场。偪阳人打开城门，诸侯的军队乘机冲进去。内城闸门放下，郰邑大夫叔梁纥双手托着闸门让攻进城的人马撤出。狄虒弥把大车轮子拆下立起，蒙上皮甲，作为大盾牌。他

左手持盾，右手执戟，领一队步兵进攻敌人。孟献子说："这就是《诗》上所说的'有力如虎'的人啊。"偪阳里的人把布从城上垂下来引诱对方，秦堇父拉着布登城，爬到接近城垛时，守城者把布割断。秦堇父跌落城下，守城人又把布垂下来，秦堇父苏醒又往上爬，前后重复了三次。守城人表示钦佩，便不再垂布，退下城去。秦堇父把断布作为带子，在军营夸示了三天。

诸侯之师久于偪阳，荀偃、士匄请于荀罃曰："水潦将降①，惧不能归，请班师②。"知伯怒③，投之以机④，出于其间⑤，曰："女成二事⑥，而后告余。余恐乱命⑦，以不女违。女既勤君而兴诸侯，牵帅老夫以至于此⑧，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⑨，曰：'是实班师，不然克矣⑩。'余羸老也，可重任乎⑪？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⑫！"五月庚寅⑬，荀偃、士匄帅卒攻偪阳，亲受矢石⑭。甲午⑮，灭之。书曰"遂灭偪阳"，言自会也⑯。

【注释】

①水潦：雨季。

②班师：退兵。班，还。

③知伯：即荀罃，这时为中军帅。

④机：发箭的弩机。

⑤出于其间：从二人中间飞过。

⑥女：同"汝"。二事：指攻占偪阳、封赐向戌。

⑦乱命：将帅各执己见。

⑧老夫：知罃自称。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知罃曾经参战，其时必已成年。至此又历三十四年，计其年当在五十以上，故自称

"老夫"。

⑨易余罪:归罪于我。易,施,延及。

⑩是实班师,不然克矣:是荀罃要退兵,不然已经攻克了。按,这是荀罃假设荀偃、士匄二人归罪自己的设辞。

⑪重(chóng)任:再次承担罪责,因为在邲(bì)之战中荀罃曾被俘,这次任主帅再不攻克,就是"重任"了。

⑫必尔乎取之:一定要在限期内攻下,不然以你们抵罪。尔乎,于尔。

⑬庚寅:初四。

⑭亲受矢石:亲自出马冲锋攻城。矢,箭。石,也是守城武器。

⑮甲午:初八。

⑯书曰"遂灭偪阳",言自会也:意思是自相之会后即攻占偪阳。

【译文】

诸侯人马长时间滞留偪阳,荀偃、士匄向荀罃请求说:"雨季快到了,恐怕到时候不能回去,请下令退兵吧。"荀罃发怒,把弩机向他们扔过去,从两人中间穿过,说道:"等你们把两件事办成了再来跟我说话。当初我怕我们之间意见不一致而乱了军令,因此没有违背你们的意愿。你们既已劳动了国君、调动了诸侯的军队,连我这老头子都被拉到这里,既不坚持进攻,又想要回去后归罪于我,说:'实在是荀罃要撤兵,不然早已攻下了。'我已老弱,岂能再次承担罪责?要是七天不能攻克,一定要以你们的脑袋抵罪!"五月初四,荀偃、士匄率步兵攻打偪阳,二人亲冒箭石战斗在第一线。初八,攻占偪阳。《春秋》记载说"遂灭偪阳",指的是从柤地相会之后就开始攻打偪阳。

以与向戌,向戌辞曰:"君若犹辱镇抚宋国,而以偪阳光启寡君①,群臣安矣,其何贶如之②?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③,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乃予宋公。

【注释】

①光启寡君：使我的国境扩大疆土。光启，即广启，扩大疆土。

②何贶(kuàng)如之：所受赏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贶，赐予。

③兴诸侯以自封：调动诸侯军队为自己夺得封地。

【译文】

晋国要把偪阳封给向戌，向戌辞谢说："如果承蒙贵国国君镇抚宋国，而以偪阳来扩大敝国君的疆土，群臣们就放心了，还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赏赐呢？如果只是专门赐给下臣我，那就成了下臣劳动诸侯的军队而为自己求取封地，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的呢？我谨以一死来相请。"于是把偪阳交给了宋平公。

宋公享晋侯于楚丘[①]，请以《桑林》[②]。荀䓨辞[③]。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④]。鲁有禘乐[⑤]，宾祭用之[⑥]。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⑦]？"舞[⑧]，师题以旌夏[⑨]。晋侯惧而退入于房[⑩]。去旌[⑪]，卒享而还。及著雍[⑫]，疾[⑬]。卜，桑林见[⑭]。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⑮]。荀䓨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⑯]。犹有鬼神[⑰]，于彼加之。"晋侯有间[⑱]，以偪阳子归，献于武宫[⑲]，谓之夷俘[⑳]。偪阳，妘姓也。使周内史选其族嗣[㉑]，纳诸霍人[㉒]，礼也。

【注释】

①楚丘：即宋都商丘，在今山东曹县东南。

②《桑林》：桑林本是桑山之林，商汤曾在此处祷雨，后殷商及宋国奉为圣地，立神以祀之。殷因有《桑林》之乐，乃天子之乐，宋国沿用了。

③荀䓨辞：荀䓨认为不敢当而辞让。

④诸侯宋、鲁，于是观礼：诸侯之中，宋为殷王之后，鲁为周公之后，都用的是天子礼乐，所以可以观礼。

⑤禘(dì)乐：禘祭时所用之乐。禘，三年大祭。

⑥宾祭用之：大祭与享大宾时都用此乐。

⑦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既然宾能享鲁国禘乐，那晋悼公也能享《桑林》之舞。

⑧舞：舞《桑林》。

⑨师题以旌夏：意谓乐队首领举旌夏引乐人以入。师，乐队之帅。题，标志。旌夏，一种旌旗。以雉羽缀于竿首，羽又染以五色。

⑩房：指正屋东西两旁的屋子。

⑪去旌：撤除旌夏，仍舞《桑林》。

⑫著雍：晋国地名。

⑬疾：晋悼公生病。

⑭桑林见：这里指占卜晋悼公的疾病，从卜兆里看到桑林之神。

⑮欲奔请祷：想折回宋国祈祷。

⑯我辞礼矣，彼则以之：我们已经辞去《桑林》之礼，是宋国人还在用它。以，用。

⑰犹：假如。

⑱有间：不经祈祷而病愈。

⑲武宫：晋武公庙，晋国作为太庙，大事必在太庙举行，献俘也在太庙。

⑳夷俘：讳言中国，所以称其为夷。

㉑选其族嗣：不用偪阳子的近亲，而选取其宗族中的后嗣。

㉒霍人：晋邑，在今山西繁峙东郊。

【译文】

宋平公在楚丘设享礼招待晋悼公，请求使用《桑林》乐舞。荀罃谢绝了。荀偃、士匄说："诸侯中的宋国、鲁国，可以在那里观看礼仪。鲁国

有禘乐，宴请重要宾客或重大祭祀使用。宋国用《桑林》乐舞招待国君，不也是可以的吗?"乐舞开始，乐队首领手举旌夏之旗带领乐队进来。晋悼公因害怕而退入厢房。撤去旌夏，悼公才参加享礼到结束，然后回国。到达著雍，悼公生病。占卜，从卜兆中发现是桑林神在作怪。荀偃、士匄要奔往宋国去祈祷请求。荀罃不同意，说："我们已经辞谢这一礼仪了，是他们一定要这么做。如果有鬼神的话，应该把灾祸加给他们。"晋悼公病愈，带着偪阳国君回国，奉献于武宫，称之为夷人俘虏。偪阳是妘姓国。悼公让周内史选择妘姓宗族中的后人，把他们安顿在霍人，这是合乎礼仪的。

师归，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①]。生秦丕兹[②]，事仲尼。

【注释】

①以秦堇父为右：秦堇父有勇力，让他任车右之职。

②秦丕兹：或曰其即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秦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秦商，鲁人，字丕兹"。

【译文】

军队回国，孟献子让秦堇父担任车右。秦堇父生下秦丕兹，拜孔子为师。

10.3　六月，楚子囊、郑子耳伐宋[①]，师于訾毋[②]。庚午[③]，围宋，门于桐门[④]。

【注释】

①楚子囊、郑子耳伐宋：楚、郑联军伐宋，其实是在向晋国挑衅。

②訾毋：宋地，在今河南鹿邑南。

③庚午：十四日。

④桐门：宋国北门。

【译文】

六月，楚国子囊、郑国子耳讨伐宋国，驻兵于訾毋。十四日，包围宋国，进攻桐门。

10.4 晋荀罃伐秦，报其侵也①。

【注释】

①报其侵：报复去年秦国对晋国的侵犯。

【译文】

晋国荀罃攻打秦国，报复它入侵晋国。

10.5 卫侯救宋，师于襄牛①。郑子展曰："必伐卫，不然，是不与楚也。得罪于晋，又得罪于楚，国将若之何？"子驷曰："国病矣②！"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国，必亡。病，不犹愈于亡乎？"诸大夫皆以为然。故郑皇耳帅师侵卫③，楚令也④。

【注释】

①襄牛：卫国东部边境，在今山东范县。

②病：困乏。

③郑皇耳：郑皇戌儿子。

④楚令：侵卫也是奉楚国的命令。

【译文】

卫献公援救宋国，屯兵襄牛。郑国子展说："一定要进攻卫国，不然的话，就是不听从楚国。得罪了晋国，又得罪了楚国，难以想象国家将

会怎么样?”子驷说:“国家已经很困乏了!”子展说:“得罪二个大国,国家必亡。困乏难道不比亡国强吗?”大夫们认为子展的话有道理。所以郑皇耳率领军队进攻卫国,这也是奉了楚国的命令。

孙文子卜追之①,献兆于定姜②。姜氏问繇③。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④。”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⑤。

【注释】

①孙文子:即孙林父,时为卫国的执政。卜追之:为追逐郑国军队而占卜。

②定姜:卫定公之妻,献公之母,成公十四年曾劝卫定公接纳孙林父。

③繇(zhòu):兆辞。兆是烧灼龟壳的裂纹,各有占辞。

④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这三句为繇辞,意思是兆如山陵,有人出国征伐,将丧其英雄,说明卫军追赶郑军将大吉。

⑤孙蒯:孙林父之子。

【译文】

孙文子用占卜决定是否追赶郑国,把卜兆拿给定姜看。定姜问繇辞怎么说。孙文子说:“征兆如同山陵,有人出外征战,将丧其英雄。”定姜说:“出征者丧失其雄,这对御敌者是吉利的。大夫请考虑吧!”卫国人追逐郑军,孙蒯在犬丘擒获了郑国的皇耳。

10.6 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①。还,围萧②。八月丙寅③,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竞已甚④。周犹不堪竞,况郑乎⑤?有灾,其执政之

三士乎[⑥]！"

【注释】

①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楚、郑伐宋之后侵鲁。

②萧：宋国城邑，在今安徽萧县北稍西。

③丙寅：十一日。

④竞：相争。已：太。

⑤周犹不堪竞，况郑乎：以周天子之尊尚且不堪屡屡用兵，何况郑国。

⑥有灾，其执政之三士：因为当时郑简公年幼，有灾必定降于三位执政者身上。三士，指子驷、子国、子耳三人，这是在为下面三人被杀埋下伏笔。士，春秋时期卿大夫也称为士，到了战国，高级官吏泛称士大夫。

【译文】

秋七月，楚国子囊、郑国子耳袭击我国西部边境。回兵时包围了萧地。八月十一日，攻占萧。九月，子耳侵犯宋国北部边境。孟献子说："郑国恐怕要有灾难了！军队征战太频繁了。周天子尚且经不起一再用兵，更何况郑国呢？要有灾祸的话，恐怕将落在执政的三位大夫头上吧！"

10.7 莒人间诸侯之有事也[①]，故伐我东鄙。

【注释】

①间：钻空子，乘机。有事：指当时晋、楚相争，鲁、宋等都卷入。

【译文】

莒国乘诸侯有战事的空子，侵犯我国东部边境。

10.8 诸侯伐郑。齐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师,故长于滕[①]。己酉[②],师于牛首[③]。

【注释】

①齐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师,故长于滕:这是解释《经》文中齐国太子光所以会排在滕国国君的前面,是由于晋悼公要与楚争霸,一定要借助齐国的力量,故以太子光先到为理由把他排在前面。

②己酉:二十五日。

③牛首:郑地,在今河南通许稍北。

【译文】

诸侯攻打郑国。齐国崔杼让太子光先到达军队,所以名次排在了滕国国君的前面。七月二十五日,军队驻扎在牛首。

10.9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①],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②]。尉止获[③],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④]:"尔车非礼也[⑤]。"遂弗使献[⑥]。初,子驷为田洫[⑦],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⑧],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⑨],因公子之徒以作乱[⑩]。

【注释】

①尉止:郑国大夫。

②御诸侯之师:抵御驻扎在牛首的各国军队。黜其车:减少其所率的兵车。

③获:俘获敌人。

④抑:压抑,有意限制。

⑤尔车非礼:你的战车过多,超过规定。

⑥弗使献:不让献俘。

⑦田洫(xù):田间沟洫及田塍。

⑧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子驷修筑水沟田塍侵占了以上四氏之田。

⑨五族:指尉止与上述四氏,他们都怨恨子驷。不逞:不快。

⑩公子之徒:指襄公八年子驷所杀子狐、子熙、子侯、子丁等的党羽。

【译文】

起初,子驷和尉止有争执,在将要抵御诸侯军队的时候减少了尉止的兵车。尉止俘获敌人,子驷又和他争功。子驷压制尉止说:“你的兵车过多不合礼制。”于是不让他献俘。当初,子驷开挖田沟,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的田地都受损,因此这五族汇聚一伙对子驷不满的人,依托公子的徒党发动叛乱。

于是子驷当国[①],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②],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③]。子孔知之,故不死[④]。书曰“盗”,言无大夫焉[⑤]。

【注释】

①于是:当此之时。当国:掌握国政。

②戊辰:十四日。

③如:往。北宫:诸侯之宫有东宫、西宫、北宫。西宫为君臣治事场所。

④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事先知道此乱,但不告,只是自己免于难。子孔,公子嘉。

⑤书曰“盗”,言无大夫焉:尉止等五人都是士,没有卿大夫参与此

乱，因此《经》文记载为“盗”。

【译文】

这时子驷执掌国政，子国任司马，子耳任司空，子孔任司徒。冬十月十四日，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带领叛贼攻入宫门，清晨在西宫的朝堂攻打执政，杀死子驷、子国、子耳，劫持郑简公进入北宫。子孔事先知道这件事，所以免于一死。《春秋》记载说“盗”，是说没有大夫参与这次叛乱。

子西闻盗①，不儆而出②，尸而追盗③，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④。子产闻盗⑤，为门者⑥，庀群司⑦，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⑧，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⑨，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⑩。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⑪。

【注释】

①子西：公孙夏，子驷之子。

②儆：戒备。

③尸：收敛尸骨。

④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西家臣及婢妾大多逃走，器物丧失，所以无法授甲追盗。

⑤子产闻盗：子产之父子国也被杀。

⑥为门者：设置守门人，严禁出入。

⑦庀（pǐ）群司：配齐所有官员。

⑧成列而后出：以私族之兵列队而出。

⑨子蟜：公孙虿。

⑩盗众：指上述“群不逞”之人。

⑪尉翩:尉止之子。司齐:司臣之子。

【译文】

子西听说有叛乱,不加戒备就出来了,收敛好其父尸骨就去追赶叛乱分子。叛乱进入北宫,他便回去,打算准备好武器再来。结果家臣妾婢多已逃走,器具也大多丢失。子产听说发生叛乱,安排好守门人,设置了所有官员,关闭府库,谨慎收藏,完善守备,把人马布列成队后才出门,共有兵车十七辆,收敛尸骨后再去北宫攻打暴徒。子蟜率领其他国人来帮他,杀掉尉止、子师仆,叛乱分子尽数杀死。侯晋出奔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出奔宋国。

子孔当国①,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②。大夫、诸司、门子弗顺③,将诛之④。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⑤。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⑥?”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⑦,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⑧,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⑨,众而后定。

【注释】

①子孔当国:子孔接替子驷执政。

②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载书,盟书。辟,法令。位序、听政即盟书的内容,规定官员各守其位,听取执政的法令,实际是子孔想要独专国政。

③大夫:指诸卿。诸司:各主管部门。门子:指卿的嫡子。顺:顺从。

④将诛之:子孔想诛杀不顺从者。

⑤请为之焚书:请求烧掉载书。

⑥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众人为政，国家难以治理。

⑦专欲：个人的专权、欲望。

⑧所欲：当国政。

⑨仓门：郑国都的东南门。按，这里特意在仓门而不在朝内烧载书，是为了让远近的人都能看到。

【译文】

子孔掌握国政，制作了盟书，规定官员要各守其位，听取执政的法令。大夫、官员以及卿的嫡子都不肯顺从，子孔准备加以诛杀。子产阻止他，请他把盟书烧掉。子孔不同意，说："制作盟书是为了使国家安定，因为众人发怒就烧了它，这岂不成了众人在当政，国家不就难于治理了吗？"子产说："众人的怒气难以触犯，专权的想法难以实现，把这两件难办的事放在一起来安定国家，是很危险的做法。不如焚毁盟书使大家安定，这样你得到你所想得到的，众人也可以放心，这不很好吗？专权的愿望行不通，冒犯大伙会发生祸乱，你一定要顺从他们！"便在仓门外烧毁盟书，众人也就安定了下来。

10.10　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①]，士鲂、魏绛戍之。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②]。郑及晋平。

【注释】

①晋师城梧及制：晋在梧与制筑城以逼郑。梧，在虎牢附近。制，即虎牢。

②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虎牢本郑国重镇，此时晋占领。晋准备等郑屈服后归还。《经》文曰"郑虎牢"，表明晋国的用意。

【译文】

诸侯的军队修筑虎牢城戍守在那里。晋国军队在梧和制两地筑城，由士鲂、魏绛戍守。《春秋》上说“戍郑虎牢”，其实这时它被晋国占领，不是郑国的领土，这样说是表示将要回归郑国了。郑国和晋国媾和。

10.11　楚子囊救郑。十一月，诸侯之师还郑而南①，至于阳陵②。楚师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栾黡曰：“逃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将独进。”师遂进。己亥③，与楚师夹颍而军④。子蟜曰：“诸侯既有成行⑤，必不战矣。从之将退，不从亦退⑥。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⑦，不如从楚，亦以退之⑧。”宵涉颍，与楚人盟⑨。栾黡欲伐郑师，荀罃不可，曰：“我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郑何罪⑩？不如致怨焉而还⑪。今伐其师，楚必救之。战而不克，为诸侯笑。克不可命⑫，不如还也！”丁未⑬，诸侯之师还⑭，侵郑北鄙而归。楚人亦还。

【注释】

①还：环绕而行。

②阳陵：郑地，在今河南许昌西北。

③己亥：十六日。

④颍：颍水。

⑤成行：完成退兵准备。

⑥从之将退，不从亦退：服晋与否，晋及诸侯军皆退。从，指服晋。

⑦犹：同样。

⑧不如从楚，亦以退之：不如同样用服楚的办法让楚国退兵。

⑨宵涉颍，与楚人盟：怕晋知道，故夜里渡过颍水和楚国结盟。

⑩我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郑何罪：我们既然不能保护郑国，那么郑国要服楚，就不能责怪郑国。

⑪致怨：郑国服楚，楚国如果诛求无厌，郑国必然怨楚。

⑫克不可命：胜利难以肯定。

⑬丁未：二十四日。

⑭诸侯之师还：晋国不敢与楚国争，只好退兵。

【译文】

楚国子囊援救郑国。十一月，诸侯的军队绕过郑国往南去，到达阳陵。楚国军队不退。荀罃准备撤兵，说道："现在我们避让楚军，楚军一定会骄傲起来，他们骄傲就可以和他们交战了。"栾黡说："避让楚军，是晋军的耻辱。会合诸侯却反而增添耻辱，还不如一死！我要单独进兵。"军队就向前挺进。十六日，和楚军隔着颍水驻军。子蟜说："诸侯都已经做好撤军的准备，一定不会再和楚国作战了。顺从晋国要退兵，不顺从也要退兵。诸侯退走了，楚国一定会包围住我们。同样是要退军，不如顺从楚国，以便让楚国也退兵。"于是在夜里渡过颍水，和楚国人结盟。栾黡要攻打郑军，荀罃不同意，说："我们确实无法抵御楚国，又不能保护郑国，那么郑国又有什么罪呢？不如把郑国人的这份怨恨转到楚国然后回国。现在攻打他们，楚国一定来解救。交战而不能取胜，就会被诸侯笑话。既然胜利没有把握，那还不如回去吧！"二十四日，诸侯军队撤回，侵袭了郑国北部边境而回。楚国军队也退兵了。

10.12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①。王右伯舆②，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③。不入，遂处之④。晋侯使士匄平王室⑤，王叔与伯舆讼焉⑥。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⑦，士匄听之。王叔之宰曰："筚门闺窦

之人而皆陵其上[8]，其难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9]，牲用备具[10]，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11]，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底乎[12]？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13]，政以贿成[14]，而刑放于宠[15]。官之师旅[16]，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17]？唯大国图之[18]！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19]？”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20]，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21]，王叔氏不能举其契[22]。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23]。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24]。

【注释】

①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叔陈生、伯舆，二人都是周王的卿士。争政，争权。

②右：支持。

③杀史狡以说焉：史狡为陈生所厌恶，陈生准备出奔晋国，周王杀史狡来取悦陈生。说，同“悦”。

④不入，遂处之：王叔陈生不回京师，就住在黄河边。

⑤平：调和。

⑥王叔与伯舆讼：二人在士匄跟前争曲直。

⑦宰：家臣之长。瑕禽：伯舆所属大夫。坐狱：他们作为双方诉讼代理人，当面争论是非。

⑧筚门闺窦：这里指伯舆乃微贱之家。筚门，柴门。闺窦，小户。陵：凌驾。

⑨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平王东迁时，伯舆之祖等七姓大臣跟随。

⑩牲用：牺牲。备具：准备齐全。

⑪骍（xīng）旄：赤牛，用为牺牲。杜预《春秋左传注》曰：“举骍旄者，

言得重盟,不以犬鸡。”

⑫来东底(zhǐ):来到东方住下。底,至。按,以上是瑕禽驳斥伯舆本是微贱的说法。

⑬王叔之相:王叔辅助朝政。

⑭政以贿成:把持朝政,贿赂公行。

⑮刑放于宠:由宠臣专刑。

⑯师旅:泛指军队及政府部门。

⑰吾能无筚门闺窦乎:意思是由于王叔为政贪污,因此伯舆贫困。

⑱大国:指晋国。

⑲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在下位虽有理而不能直,则不可谓公正。

⑳左:不支持。

㉑合要:对证讼词。

㉒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拿不出证词。契,讼词的契卷。

㉓不书,不告也:因为此事没告诉鲁国,所以《经》文没有记载。

㉔单靖公:单顷公儿子。相王室:代替王叔相王室。

【译文】

王叔陈生和伯舆争夺执政权。周灵王支持伯舆,王叔陈生发怒而出奔。到了黄边河,周灵王请他回国复位,并杀了史狡来讨好他。王叔陈生不肯回去,就在河边住了下来。晋悼公使士匄来调停王室纠纷,王叔陈生和伯舆提出诉讼。王叔陈生的家宰和伯舆一边的大夫瑕禽在周王的朝堂上争辩是非曲直,士匄听取他们的申诉。王叔陈生的家宰说:“蓬门小户的卑贱人却要凌驾于他上面的人,在上者就很难办了!”瑕禽说:“当日周平王东迁,我们七姓大臣跟从平王,牺牲全都备齐,平王信赖他们,赐给赤牛为牲品的重盟,说:‘世世代代不要失去职守。’如果是蓬门小户人家,能来到东方安居下来吗?况且天子又凭什么信赖他们呢?现在自从王叔辅佐天子后,政事全凭贿赂才能办成,任用宠臣来专施刑罚。各有关官员,富到无法形容,我们能不变成蓬门小户吗?请大

国好好想一想吧！在下者有理不能申诉辩白，那么什么叫做公正呢?”士匄说:“凡是天子所支持的，我国国君也支持他;天子所反对的，我国国君也同样反对他。”让王叔和伯舆相互对证，王叔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词来。于是王叔逃奔晋国。《春秋》不记载，是因为没告诉我国的缘故。单靖公就做了卿士，由他辅佐王室。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①，作三军②。

11.2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

11.3 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③。

11.4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

11.5 秋七月己未④，同盟于亳城北⑤。

11.6 公至自伐郑。

11.7 楚子、郑伯伐宋。

11.8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会于萧鱼⑥。

11.9 公至自会。

11.10 楚人执郑行人良霄⑦。

11.11 冬，秦人伐晋⑧。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襄公十一年当周灵王十年，前562。

②作三军：鲁国本来无中军，只有上、下二军，皆属于公室。现重新

改组编制，增立中军，是为三军。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

③公孙舍之：字子展。帅师侵宋：郑国侵宋是为了激怒晋国。

④己未：初十。

⑤亳(bó)城：郑地，在今河南郑州。

⑥萧鱼：郑地，在今河南许昌。

⑦良霄：即公孙辄子，字伯有。

⑧秦人伐晋：秦国用伐晋来救郑国。

【译文】

鲁襄公十一年春周历正月，建立三军。

夏四月，四次为郊祭占卜都不吉利，于是不举行郊祭。

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攻打宋国。

襄公会同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齐国太子光、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成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攻打郑国。

秋七月初十，共同结盟于亳城北。

襄公自讨郑战场回国。

楚共王、郑简公进攻宋国。

襄公会合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齐国太子光、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成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攻打郑国，在萧鱼相会。

襄公从萧之会回国。

楚国擒获郑国使节良霄。

冬，秦国人攻打晋国。

【传】

11.1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①]：“请为三军，各征其军[②]。”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③]。”武子固请之[④]，穆子曰：“然则盟诸[⑤]？”乃盟诸僖闳[⑥]，诅诸五父

之衢[7]。

【注释】

①告叔孙穆子：季氏想作三军，不向襄公请示，一则因襄公年尚幼，二因三家强大，叔孙氏世为司马，掌军政，因此先告叔孙穆子。

②各征其军：三家各有一军。

③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此时季武子尚年少，穆子为政，但季氏世为鲁上卿，穆子因此说不久政权将由你执掌。同时古时诸侯大国有三军，作三军便要按大国等级向霸主纳贡，穆子担心鲁国负担不了。

④武子固请之：季武子有自己的打算，坚持作三军。

⑤然则盟诸：穆子提议盟誓取信。诸，“之乎（于）”的合音。

⑥僖闳（hóng）：鲁僖公庙的大门。

⑦诅诸五父之衢：诅，盟誓时祭神，诅咒不守盟誓者将受祸。五父之衢，道路名，在今曲阜。按，既盟又诅，可见三家互有猜疑。

【译文】

鲁襄公十一年春，季武子打算组建三军，告诉叔孙穆子说：“请组编为三个军，各家率领一个军。”穆子说：“国政将来要由你来执掌，你肯定承担不了。”武子执着地请求，穆子说：“那就为此设个盟誓如何？”于是就在僖公庙的门口盟誓，在五父之衢立下咒誓。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1]。三子各毁其乘[2]。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3]。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4]。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5]。

【注释】

①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即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各有其一。三家各得一军之指挥权和编制权。有军队，就有兵员，也有了军赋，也就有了政治上的实力，此所谓“三分公室”。

②三子各毁其乘：三家原来各有私家车，现在各自毁除而并入自己管辖的一军中。

③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季氏释放其属邑奴隶为自由民，服兵役者免税，不服者加倍征税。

④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孟孙氏使其中的一半即少壮者为奴隶兵。若子若弟，或自由民之子，或自由民之弟。若，或。

⑤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叔孙氏仍将私乘全编为奴隶兵，不如此则不改置。按，以上说明三家“毁其乘”的做法各自不同。

【译文】

正月，编定三个军，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各家掌握一军。三家各自把自己原有的私家车兵并入。季氏让他私族军队中的成员，凡服兵役的人免除征税，不服兵役的加倍征税。孟氏使自己私族军队中一半的人即少壮者留下当兵，他们或为自由民之子，或是其弟。叔孙氏使其私族兵全部编入军中，不然的话就不改置。

11.2　郑人患晋、楚之故①，诸大夫曰：“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②。晋疾，楚将辟之③。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④，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⑤。”子展曰：“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⑦。”大夫说之，使疆埸之司恶于宋⑧。宋向戌侵郑，大获。子展曰：“师而伐宋可矣⑨。若我伐宋，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听命焉，且告于楚。楚师

至，吾乃与之盟，而重赂晋师，乃免矣⑩。”夏，郑子展侵宋。

【注释】

①郑人患晋、楚之故：郑国国都在今河南新郑，北临晋国，南接楚地，西经周室可达关西秦地，东边是宋、陈等国。控制郑国，既可北上，又可南下。晋、楚争霸，必争郑国，因此自襄公以来，郑国几乎年年有战事。

②晋不吾疾：晋国不急于控制郑国。疾，急。

③辟：逃避。

④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如何才能使晋国下死力攻打我使我顺服。

⑤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郑国大夫考虑如何使晋国能与楚国决一死战，打败楚国，然后坚定依附晋国。固与，坚决亲附。

⑥骤：屡次，频繁。

⑦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子展主张故意激起晋怒而来攻，楚不能抵挡，郑国便可亲附晋国。

⑧使疆埸（yì）之司恶于宋：让边境官员向宋国挑起事端。疆埸，边境。

⑨师：出师。

⑩乃免：免于年年遭兵患而亡国。

【译文】

郑国人担心晋国和楚国不断来侵，大夫们说：“不顺从晋国，国家几乎灭亡。楚国比晋国弱，而晋国并不急于要我国顺服。要是晋国态度积极，楚国会避让晋国的。怎样才能让晋国下死力攻打我们，楚国不敢抵敌，然后我们就可以坚决亲附晋国了。”子展说：“和宋国交恶，诸侯的军队一定会来进攻，我们就和诸侯结盟。楚国军队来了，我们再顺从他们，那么晋国一定大怒。晋国能够一再前来，而楚国却办不到，我国就

可以坚定地亲附晋国。”大夫们都对这办法很满意，便让守边官员向宋国挑衅。宋国向戌入侵郑国，俘获很多。子展说：“可以出兵攻打宋国了。如果我们出兵打宋国，诸侯的军队一定会拼命来打我们，我们就服从他们，并且向楚国报告。楚兵到来，我们又和他们结盟，同时以重金贿赂晋军，就可以免除祸患了。”夏，郑国子展侵袭宋国。

11.3 四月，诸侯伐郑。己亥①，齐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②，晋荀罃至于西郊③，东侵旧许④。卫孙林父侵其北鄙⑤。六月，诸侯会于北林⑥，师于向⑦。右还，次于琐⑧。围郑，观兵于南门⑨，西济于济隧⑩。郑人惧，乃行成。

【注释】

①己亥：十九日。

②莫：同“暮”。

③至于西郊：晋在郑的西边，所以先到西郊。

④旧许：许国于成公十五年迁于叶，地入于郑，故称“旧许”。在今河南许昌东。

⑤北鄙：卫国在郑的北边，所以先侵北部边境。

⑥北林：郑地，在今河南新郑北。

⑦向：郑地，在今河南尉氏西南。

⑧琐：郑地，在今河南新郑北。

⑨观兵于南门：诸侯军队北行向西，在郑国南门向郑、楚示威。

⑩济隧：水名。在今河南原阳西。

【译文】

四月，诸侯军队攻打郑国。十九日，齐国太子光、宋国向戌先到达

郑国，驻扎在东门。当天晚上，晋国荀罃到达西郊，往东侵袭原属许国的地方。卫国孙林父攻打北部边境。六月，诸侯在北林会面，屯兵向地。又向右绕转，在琐驻扎。包围了郑国，在南门炫耀武力，往西渡过济隧。郑国人害怕了，于是求和。

秋七月，同盟于亳①。范宣子曰："不慎②，必失诸侯。诸侯道敝而无成③，能无贰乎？"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④，毋壅利⑤，毋保奸⑥，毋留慝⑦，救灾患⑧，恤祸乱⑨，同好恶⑩，奖王室⑪。或间兹命⑫，司慎、司盟⑬，名山、名川⑭，群神、群祀⑮，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⑯，明神殛之⑰，俾失其民，队命亡氏⑱，踣其国家⑲。"

【注释】

①同盟于亳：郑国与诸侯在亳结盟。

②不慎：指盟辞不谨慎。

③道敝：因为多次攻打郑国而困顿于道途之中。无成：没有结果。

④毋蕴年：不要囤积粮食而不救郑。蕴，囤积。年，粮食收成。

⑤毋壅利：不要垄断山川之利。

⑥毋保奸：不要庇护别国的罪人。

⑦毋留慝(tè)：不要收留邪恶的人。

⑧灾患：指自然灾害。

⑨祸乱：指权力斗争。

⑩同：统一。

⑪奖：辅助。

⑫间：违犯。

⑬司慎：察不敬的人。司盟：司盟者。按，二司为天神。

⑭名山、名川：大山大川之神。

⑮群神：各种天神。群祀：天神之外受祀祭之神。

⑯七姓十二国：实应为七姓十三国，即，晋、鲁、卫、郑、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齐，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

⑰殛（jí）：诛杀。

⑱队命亡氏：君丧命，族被灭。队，同"坠"。

⑲踣（bó）：灭亡。

【译文】

秋七月，在亳结盟。范宣子说："如果不谨慎，必然失去诸侯的拥护。诸侯在道途中疲于奔命而没能取得成功，能不背叛吗？"于是举行盟誓，盟书上说："凡是我们同盟国家，不要囤积粮食而不互相支援，不要垄断利益不让人分享，不要庇护奸人，不要收留邪恶的人，救济灾荒，平定祸乱，统一好恶，辅助王室。有人违反这些命令，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之神，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祖宗，明察的神灵诛杀他，让他失去百姓，死君灭国，亡国亡家。"

11.4 楚子囊乞旅于秦[1]，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2]。郑伯逆之。丙子[3]，伐宋[4]。

【注释】

①乞旅：求兵。

②将：率领。

③丙子：二十七日。

④伐宋：攻宋以激怒晋国。

【译文】

楚国子囊向秦国求援兵。秦国右大夫詹率领军队跟从楚共王，由共王指挥攻打郑国。郑简公前去迎接。二十七日，进攻宋国。

11.5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1]，告将服于晋，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2]。君若能以玉帛绥晋[3]，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4]，孤之愿也。"楚人执之[5]，书曰"行人"，言使人也[6]。

【注释】

①石㚟(chuò)：良霄的副使。

②怀：亲近。

③绥：安抚。

④震：威胁。摄威：威慑。

⑤楚人执之：楚国怒而囚禁了两人。

⑥书曰"行人"，言使人：《经》文记作行人，是指他们是使者，并非他们的罪过。

【译文】

九月，诸侯全部出兵再次攻打郑国。郑国派良霄、太宰石㚟到楚国去，报告打算顺服晋国，说："我因为国家的缘故，不能对君主您效忠。您如果能够用玉帛结好晋国，不然就用武力对其加以威慑，是寡人的愿望。"楚国囚禁了这两人，《春秋》记做"行人"，是说他们是使者不应该被拘禁。

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1]，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2]，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3]，会于萧鱼。庚辰[4]，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5]，禁侵掠。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6]。公使臧孙纥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7]。"

【注释】

①甲戌：二十六日。

②丁亥：初九。

③戊寅：初一。

④庚辰：初三。

⑤纳：撤回。斥候：巡逻兵与侦察兵。

⑥叔肸(xī)：即羊舌肸，字叔向。

⑦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意思是晋国讨伐小国之罪，稍有所得便赦免其罪，德义如此，小国不敢不承命。藉手，稍有所得。

【译文】

诸侯军队在郑国东门炫耀武力，郑国派王子伯骈前往求和。二十六日，晋国赵武入郑都和郑简公订立盟约。冬十月初九，郑国子展出城与晋悼公结盟。十二月初一，在萧鱼相会。初三，赦免郑国的俘虏，都以礼相待放回国。撤回巡逻兵，禁止抢掠。晋悼公派叔肸通告诸侯。襄公派臧孙纥答复说："凡是我们同盟国家，小国有了罪过，大国出兵讨伐，稍有所得便赦免其罪。敝国国君知道您的命令了！"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①]，广车、軘车淳十五乘[②]，甲兵备，凡兵车百乘[③]，歌钟二肆[④]，及其镈、磬[⑤]，女乐二八[⑥]。

【注释】

①师悝(kuī)、师触、师蠲(juān)：三人都是乐师。

②广车：横阵之车，用来攻击。軘(tún)车：屯守之车。淳(chún)：成对，指广车与軘车相配为一对，各十五对三十乘。

③甲兵备，凡兵车百乘：广车、軘车与其他兵车共百乘。

④钟：古代乐器。二肆：悬钟十六枚为一肆，二肆为三十二枚。

⑤镈(bó)：大钟。磬(qìng)：古乐器，以美石或玉雕成，形状如矩，打击发声。二者都用以配歌钟。

⑥女乐二八：奏乐之女十六人。二八，即二佾(yì)。古乐舞八人为一列，称为佾。

【译文】

郑国献给晋悼公师悝、师触、师蠲三名乐师，成对的广车、軘车各十五辆，并配备了衣甲、兵器。共计送了兵车一百辆，歌钟两架配上相应的镈和磬，女乐二队十六人。

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①，九合诸侯②，如乐之和，无所不谐③。请与子乐之④。"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⑤，君之灵也⑥，二三子之劳也⑦，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⑧！《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⑨。'夫乐以安德⑩，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⑪，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⑫：'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⑭，不能济河⑮。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⑯，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⑰，礼也。

【注释】

①八年之中：和戎在襄公四年，至今已八年。

②九合诸侯：襄公五年会于戚，又会于城棣救陈，七年会于鄬，八年

会于邢丘，九年盟于戏，十年会于柤，又戍郑虎牢，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又会于萧鱼。

③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就像音乐一样和谐。

④请与子乐之：与你共同享受这音乐。

⑤无慝：指都顺从。

⑥灵：威信。

⑦二三子：指中军帅佐以下人等。

⑧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此时郑已归服，魏绛希望晋悼公居安思危。抑，但是，然而。

⑨“乐只君子”六句：引《诗》见《诗经·小雅·采菽》，但文字小有差异。只，语助词。攸，所。殿，镇抚。便蕃，治理。左右，指附近小国。帅从，即“率从”，相率服从。

⑩乐以安德：音乐用来巩固德行。

⑪厉：勉励。

⑫《书》：指的是逸《书》。

⑬规：规劝。

⑭待戎：和戎。

⑮济河：指渡河服郑。

⑯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赏励是国家大典，盟府掌记载之职，应当遵行。盟府，管理盟约、文书档案的官府。

⑰金石之乐：钟磬之乐。

【译文】

晋悼公把乐器与乐队的一半赐给魏绛，说：“你教我与各部戎狄和好以整顿中原诸国。八年里九次会合诸侯，就如音乐一样和谐，没有一处不谐调的。请让我和你共同享用它们。”魏绛辞谢说：“与戎狄和好，是国家的福分；八年里面九次会合诸侯，诸侯没有不顺服的，这是君主的威灵，也和各位大夫的辛劳分不开，微臣哪里出过什么力呢？不过臣

希望君主既安享这份快乐而能居安思危！《诗》说：‘快乐啊君子，镇抚天子的家邦。快乐啊君子，他的福禄和别人共享。治理好附近的小国，使他们相率服从。’音乐是用来巩固德行的，用道义来处置它，用礼仪来推行它，用信用来保持它，用仁爱来勉励它，然后才能做到镇抚邦国，福禄同享，召来远方人，这就是所谓的快乐。《书》说：‘在安定的环境中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有所防备，有了防备就不会有祸患，臣斗胆以此向您提出规劝。”悼公说：“您的教诲，我岂敢不遵照去做。要是没有您，我就不能正确对待戎人，也不能渡过黄河。赏赐是国家的典章，藏在盟府中，是不能够废除的。您还是接受吧！”魏绛从此开始有了金石的音乐，这是合乎礼的。

11.6 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①。鲍先入晋地，士鲂御之②，少秦师而弗设备③。壬午④，武济自辅氏⑤，与鲍交伐晋师⑥。己丑⑦，秦、晋战于栎⑧，晋师败绩，易秦故也⑨。

【注释】

①庶长：秦国官职名。

②士鲂御之：士鲂留守国内，抵御秦兵。

③少秦师：觉得秦军兵力少。

④壬午：初五。

⑤辅氏：在今陕西大荔东。

⑥交伐：夹攻。

⑦己丑：十二日。

⑧栎：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西。

⑨易秦：轻视秦军。

【译文】

秦国庶长鲍、庶长武带兵攻打晋国来救援郑国。鲍先进入晋国领

地，士鲂抵御他们，见秦军人少而不加防备。初五，武从辅氏渡过黄河，和鲍夹击晋军。十二日，秦、晋军队在栎地交锋，晋军大败，这是由于轻视秦军的缘故。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①，莒人伐我东鄙，围台②。

12.2 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③。

12.3 夏，晋侯使士鲂来聘。

12.4 秋九月，吴子乘卒④。

12.5 冬，楚公子贞帅师侵宋。

12.6 公如晋。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襄公十二年当周灵王十一年，前561。

②台：在今山东费县东南。

③郓：鲁地，鲁有东西二郓，此为东郓，在今山东沂水东。此时被莒国所占。

④吴子乘卒：乘，吴王寿梦。寿梦死，子诸樊继立。

【译文】

鲁襄公十二年春周历二月，莒国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台。

季孙宿带领军队救援台，于是攻入郓地。

夏，晋悼公派士鲂来我国聘问。

秋九月，吴王乘去世。

冬，楚国公子贞率军袭击宋国。

襄公到晋国去。

【传】

12.1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取其钟以为公盘[①]。

【注释】

①盘：盛食器或浴器。

【译文】

鲁襄公十二年春，莒国侵犯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台地。季武子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郓地，拿走他们的钟改铸为公室的盘。

12.2 夏，晋士鲂来聘，且拜师[①]。

【注释】

①拜师：拜谢前年出兵攻打郑国。

【译文】

夏，晋国士鲂来鲁国聘问，并拜谢鲁国出兵攻打郑国。

12.3 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①]，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②]，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③]，同族于祢庙[④]。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⑤]。

【注释】

①临于周庙：因为吴祖泰伯、鲁祖周公都是文王之后，所以襄公临于周庙哭吊吴王乘。临，哭吊死者。周庙，周文王庙，也就是下文的宗庙。

②异姓临于外：异姓在城外向其国哭吊。

③祖庙：始封君之庙。

④同族：同一高祖谓同族。祢(nǐ)庙：父庙。

⑤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以上六国都是周公支子，另封为国，都祖周公。

【译文】

秋，吴王寿梦去世。襄公在周文王庙中哭吊寿梦，这是合乎礼的。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的在城外哭吊，同姓的在宗庙哭吊，同宗的在祖庙哭吊，同族的在祢庙哭吊。因此，鲁国为姬姓诸国，在周文王庙哭吊。为邢、凡、蒋、茅、胙、祭六国，在周公庙哭吊。

12.4　冬，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1]，以报晋之取郑也。

【注释】

①杨梁：在今河南商丘东南。

【译文】

冬，楚国子囊、秦国庶长无地攻伐宋国，在杨梁驻兵，是报复晋国从楚国手里夺走郑国。

12.5　灵王求后于齐[1]。齐侯问对于晏桓子[2]，桓子对曰："先王之礼辞有之。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3]。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4]，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5]。'"齐侯许婚。王使阴里结之[6]。

【注释】

①求后：求娶王后。

②问对：询问如何答复。晏桓子：晏弱。

③夫妇所生：指自己的嫡配所生。若而人：若干人。

④姑姊妹：父亲的姊妹。

⑤先守：先君。某公：这里是用谥号称谓。

⑥阴里：周大夫。结：结言，口头约定。

【译文】

周灵王向齐国求婚。齐灵公向晏弱征求应对的意见，晏弱回答说："先王的礼仪辞令中有这样的话。天子向诸侯求婚，诸侯回答说：'有夫人所生的女儿若干人。妾妇所生的女儿若干人。'没有女儿但有姊妹和姑妈的，就说：'先君某公的遗女若干人。'"齐灵公同意了婚事。周灵王派阴里到齐国作了口头约定。

12.6　公如晋朝，且拜士鲂之辱[①]，礼也。

【注释】

①公如晋朝，且拜士鲂之辱：士鲂夏天聘问鲁国，襄公此行也是对士鲂聘鲁的报答。辱，谦辞，屈尊。

【译文】

襄公到晋国朝见，同时拜谢士鲂的聘问，这是合乎礼的。

12.7　秦嬴归于楚[①]。楚司马子庚聘于秦[②]，为夫人宁[③]，礼也。

【注释】

①秦嬴：秦景公妹，楚共王夫人。归于楚：返秦省母后回楚国。

②子庚：名午，楚庄王儿子。

③宁：妇女出嫁后返回母家省亲。

【译文】

秦嬴嫁到楚国。楚国司马子庚到秦国聘问，是为了夫人回娘家的事，这是合乎礼的。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①，公至自晋。

13.2 夏，取邿②。

13.3 秋九月庚辰③，楚子审卒④。

13.4 冬，城防⑤。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襄公十三年当周灵王十二年，前560。

②邿(shī)：妊姓小国名，在今山东济宁南。

③庚辰：十四日。

④楚子审卒：楚共王去世。

⑤城防：鲁地名，在今山东费县东北。世为臧氏食邑。

【译文】

鲁襄公十三年春，襄公从晋国回国。

夏，夺取邿国。

秋九月十四日，楚共王审去世。

冬，修筑防地的城墙。

【传】

13.1 十三年春，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①]，礼也。

【注释】

①书劳：又叫策勋，将功劳写在策上。

【译文】

鲁襄公十三年春，襄公从晋国回来，孟献子把功劳记载于宗庙，这是符合礼的。

13.2 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①]。凡书“取”，言易也[②]，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③]。

【注释】

①师救邿，遂取之：鲁国出兵平乱，乘机灭了邿国。

②凡书“取”，言易：轻易可取，不必用大部队，则记做“取”。

③弗地曰“入”：得其国，但不占有其地叫“入”。

【译文】

夏，邿国发生动乱，国家分裂为三部分。鲁国出兵救援邿国，于是灭了邿国。凡是《春秋》记载为“取”的，是表示轻易可取，动用大部队的称为“灭”，攻破但不占领土地的为“入”。

13.3 荀罃、士鲂卒。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①]，使士匄将中军[②]，辞曰：“伯游长[③]。昔臣习于知伯[④]，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⑤]，士匄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黡，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⑥]，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

佐之[⑦]。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⑧]，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⑨]，以从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⑩]。

【注释】

①蒐(sōu)：打猎及训练军队。绵上：古地名。在今山西翼城西。治兵：阅兵。

②使士匄将中军：士匄本为中军佐，中军将荀罃死后由他递补。

③伯游：荀偃的字。长：能力更强。

④习于知伯：指与荀罃互相了解，能密切配合。

⑤荀偃将中军：晋悼公听从了士匄的建议，让荀偃当中军将。

⑥使赵武将上军：赵武本是新军帅，现在将上军，位由第七跃升为第三。

⑦魏绛佐之：魏绛代士鲂。

⑧难其人：难有合适的人选。

⑨什吏：每军都有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和候奄共五吏，五吏又各有副手，因此合称为"十吏"。什，同"十"。

⑩诸侯遂睦：大夫谦让，唯贤是举，因此大为和睦。

【译文】

荀罃、士鲂去世。晋悼公在绵上打猎并检阅军队，派士匄统率中军，士匄推辞说："荀偃比我强。过去因为下臣和知伯相知，所以辅佐他，并不是由于我能干。请任命荀偃。"于是荀偃率领中军，士匄辅佐他。任命韩起统率上军，韩起辞让给赵武。又任命栾黡，他也辞谢说："下臣不如韩起。韩起希望让赵武在上位，请君主还是听从他吧！"于是任命赵武统领上军，韩起辅佐他。栾黡统率下军，魏绛辅佐他。新军无主帅，晋悼公对这个人选感到为难，便让新军的十个官吏率领徒兵骑兵和所属官员，附属于下军，这是合乎礼的。晋国民众，因此十分和睦团结，诸侯间也由此而和睦。

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汏，弗敢违也[1]。晋国以平[2]，数世赖之[3]。刑善也夫[4]！一人刑善，百姓休和[5]，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6]。'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7]。'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8]。'言不让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9]，小人农力以事其上[10]，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11]。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12]，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13]，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14]，由争善也[15]，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注释】

①栾黡为汏(tài)，弗敢违也：栾黡虽然骄横，也不敢违背而只好谦让。汏，同"汰"，骄横。

②平：团结。

③赖：利。

④刑善：取法于善。刑，法。

⑤百姓：各族各姓。

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引文出自《尚书·吕刑》，意思是在上的一人为善，亿万人都受其利，国家可以长治久安。庆，善。

⑦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仪刑，效法。孚，信任。

⑧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引《诗》见《诗经·小雅·北山》。原意是讽刺周幽王役使不均，唯有自己劳役最多，此借指自夸贤能而不相让。独贤，独多，独劳。

⑨尚能：崇尚贤能。

⑩农力：努力。

⑪懿德：美德。

⑫君子：在位者。称：夸耀。加：凌驾。

⑬伐：夸耀。冯：凭，凌驾。

⑭乱虐：动乱残暴。

⑮争善：争相自夸以为善。

【译文】

君子说："谦让是礼的主体。范宣子谦让，其下属也就都谦让了。连栾黡那样骄横的人，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而和平团结，几世都受益，这是由于取法于善的缘故啊！一个人取法于善，各族各姓都安逸和平，这样的事能不努力去做吗？《书》说：'一个人有善行，亿万人得利，国家就长治久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周朝兴盛时，《诗》上说：'以文王为榜样，万国诸侯都信任。'说的就是取法于善。到了衰败时，《诗》上说：'大夫做事不公平，唯独我派的事最多。'这是说不肯谦让。当处在治世时，君子崇尚贤能而对下谦让，小人努力干活以事奉其上司，所以上下有礼，奸邪馋慝被废黜远离，这是由于不争的缘故，称为美德。到了乱世，君子夸耀自己的功劳而凌驾于小人之上，小人夸耀自己的技艺以凌驾君子，所以上下无礼，动乱暴虐一起发生，这是由于争相夸耀自己之故，称为昏德。国家的衰败，总是从这里开始。"

13.4　楚子疾①，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②，生十年而丧先君③，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④，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⑤，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⑥。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⑦，唯是春秋窀穸之事⑧，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⑨，请为'灵'若'厉'⑩。大夫择焉！"莫对⑪。及五命乃许⑫。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

子囊曰："君命以共[13]，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14]，以属诸夏[15]，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16]。

【注释】

①楚子疾：楚共王生病。

②少主社稷：楚共王十岁就为楚国君主。

③先君：指共王父亲楚庄王。

④师保：古代担任教导贵族子弟职务的官，教导太子的有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应：同"膺"，受。多福：指君主之位。

⑤亡师于鄢：成公十六年楚在鄢陵之战中战败。

⑥弘多：太多。

⑦获保首领以殁于地：意思是得以善终。

⑧春秋：指祭祀。窀穸(zhūn xī)：安葬。

⑨从先君于祢(nǐ)庙：共王死后，先君神主要迁入祖庙，原有祢庙作为新君祭祀共王的祢庙，所以说"从先君于祢庙"。祢庙，父庙。君主埋葬以后，春秋在祢庙祭祀，须先加谥号。

⑩"灵"若"厉"："灵"或"厉"都是恶谥。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若，或。

⑪莫对：群臣不同意，所以没人答应。

⑫五命乃许：命令了五次，群臣才同意谥为"灵"或"厉"。

⑬君命以共：共，通"恭"。意谓共王的命令是表示他的谦恭。

⑭奄征：大举征伐。

⑮属诸夏：使中原各国附属于楚。

⑯大夫从之：大夫们同意子囊的意见。按，以上说明共王为何谥为"共"。

【译文】

楚共王生病，告诉大夫们说："不穀没有德行，幼年时便承担国君重任，出生十年就丧失先君，没能来得及好好学习师保们的教育训导，却承受了过多的福分，因而缺乏德行，在鄢地打了败仗，使国家蒙受耻辱，使大夫们忧虑，罪责够大的了。如果能托大夫们的福，得以善终入土，在诸如春秋祭祀安葬等事情上，能像当年先君那样安置在祢庙中，请谥为'灵'或'厉'。大夫们选定吧！"没人吭声赞同。直到命令了五次才同意。秋，楚共王去世。子囊和大家商议谥号。大夫们说："国君已经有命令了。"子囊说："国君的命令是体现他的谦恭，怎么能因此而诋毁他？我们声威赫赫的楚国，国君在上统治，安抚并统领蛮夷，大举征伐南海，让中原诸国服从于楚国，而国君又已自知其过，能说不是'共'？请谥他为'共'。"大夫们采纳了他的意见。

13.5　吴侵楚①，养由基奔命②，子庚以师继之③。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④，必易我而不戒⑤。子为三覆以待我⑥，我请诱之⑦。"子庚从之。战于庸浦⑧，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君子以吴为不吊⑨。《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⑩。"

【注释】

①吴侵楚：吴国乘楚国国丧侵犯楚国。

②养由基：即养叔，楚国大夫。奔命：应急出战的部队。

③子庚：楚国公子午，这时担任司马。

④谓我不能师：因为丧事而不能整军抗敌。

⑤易：轻视。不戒：丧失警惕，不戒备。

⑥三覆：三批伏兵。覆，同"伏"。

⑦我请诱之：养由基作先锋诱敌。

⑧庸浦：楚地名，在今安徽无为南长江北岸。

⑨吊（dì）：善。

⑩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引《诗》见《诗经·小雅·节南山》。意思是上天认为你不善，动乱就不能平定。这里借以批评吴国乘着楚国国丧而进攻之。昊天，苍天。

【译文】

吴国侵袭楚国，养由基急速奔赴前线迎敌，子庚率军接着跟上。养由基说："吴国乘我国国丧侵犯我国，是认为我们不能出兵，必定会轻视我们而不加戒备。你安排好三支伏兵等着我，我前去诱敌。"子庚同意了。与吴国在庸浦接战，大败吴军，擒获公子党。君子认为吴国不对。《诗》上说："上天觉得你不对，动乱就不会平定。"

13.6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①，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②。

【注释】

①早城：提前筑城。

②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农事过后动工，合于时令，即合于礼。

【译文】

冬，在防筑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合乎时令。本想早点筑城，臧武仲请求等农事完毕再动工，这是合于礼的。

13.7 郑良霄、大宰石臭犹在楚①。石臭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②，而岁习其祥③，祥习则行④。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⑤。今楚实不竞，行人何罪？止郑一卿⑥，以除其逼，使

睦而疾楚[7]，以固于晋[8]，焉用之？使归而废其使[9]，怨其君以疾其大夫[10]，而相牵引也，不犹愈乎[11]？”楚人归之。

【注释】

①郑良霄、大宰石臭(chuò)犹在楚：二人在襄公十一年出使楚国被囚禁。

②卜征五年：为征伐连续占卜五年。征，征伐。

③岁习其祥：五年卜征，每年都吉祥。习，通“袭”，重复。

④祥习则行：每年都吉祥就出兵。

⑤改卜：重新起卜。

⑥止：留住。一卿：指良霄。

⑦以除其逼，使睦而疾楚：良霄刚愎自用，威逼郑国君臣，楚国扣留他，实际是在替郑国除去威逼，郑国内部和睦，怨恨楚国。

⑧以固于晋：服晋之心更加坚固。

⑨废其使：未能完成出使的任务。

⑩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良霄回国，将会既怨国君又恨各位大夫。以，与。

⑪而相牵引也，不犹愈乎：与其扣留良霄不放，不如放他回国，使郑国内部不和睦而互相牵制。

【译文】

郑国良霄、太宰石臭仍被扣留在楚国。石臭对子囊说：“先王为了征伐之事而连续占卜了五年，每年都是吉祥，连续吉祥就出兵。要是有一年不吉祥就更加努力修明德行而重新占卜。现在楚国实在不能与晋国争强，使节又有什么罪过呢？扣留郑国一位卿，这就除去了对郑国君臣的威逼，使他们相互和睦而怨恨楚国，更坚定了他们顺服晋国的决心，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不如放他回国使他完不成使命，从而怨恨其国君、痛恨大夫们，使君臣之间互相牵制，不是更好吗？”楚国放良霄回国。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①，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吴于向②。

14.2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③。

14.3 夏四月，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④。

14.4 己未⑤，卫侯出奔齐。

14.5 莒人侵我东鄙⑥。

14.6 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

14.7 冬，季孙宿会晋士匄、宋华阅、卫孙林父、郑公孙虿、莒人、邾人于戚⑦。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襄公十四年当周灵王十三年，前559。

②叔老：鲁国大夫。向：郑地，在今安徽怀远西。

③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即前559年1月14日之日环食。乙未朔，初一。

④伐秦：晋国报复襄公十一年栎之战。按，秦、晋交兵，自鲁僖公三十三年崤之役开始，经历六十八年，此后《春秋》再不书晋、秦交兵。

⑤己未：二十六日。

⑥莒人侵我东鄙：报复襄公十二年季武子进攻郓之战。

⑦戚:卫孙林父的采邑,在今河南濮阳稍东北。

【译文】

鲁襄公十四年春周历正月,季孙宿、叔老会同晋国士匄、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和小邾国人与吴国人相会于向。

二月初一,日食。

夏四月,叔孙豹会同晋国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北宫括、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及小邾国人联合进攻秦国。

二十六日,卫献公出奔齐国。

莒国进犯我国东部边境。

秋,楚国公子贞带领军队攻打吴国。

冬,季孙宿与晋国士匄、宋国华阅、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孙虿、莒国人、邾国人在戚地相会。

【传】

14.1 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①。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②。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③,以退吴人。

【注释】

①吴告败于晋:晋、吴同盟,因此吴国向晋国报告被楚国打败的事。

②为吴谋楚故:打算伐楚为吴国报仇。

③数(shǔ):责备。吴之不德:吴国乘楚国丧而伐楚是不道德的。

【译文】

鲁襄公十四年春,吴国向晋国通报去年被楚国战败的事。在向地相会,这是为了要替吴国策划攻打楚国的缘故。范宣子责备吴国人不讲道德,以此拒绝了吴国人的请求。

执莒公子务娄，以其通楚使也[1]。

【注释】

①以其通楚使：莒贰于楚，故连年伐鲁。晋因以与楚通使之罪扣留莒公子务娄。

【译文】

逮捕莒国公子务娄，这是因为他派使者和楚国往来。

将执戎子驹支[1]。范宣子亲数诸朝[2]，曰："来！姜戎氏[3]！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4]，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5]。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6]，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7]。诘朝之事[8]，尔无与焉[9]！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10]。惠公蠲其大德[11]，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12]，毋是翦弃[13]。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14]。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15]。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16]，于是乎有崤之师[17]。晋御其上，戎亢其下[18]，秦师不复[19]，我诸戎实然[20]。譬如捕鹿，晋人角之[21]，诸戎掎之[22]，与晋踣之[23]，戎何以不免[24]？自是以来[25]，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26]，以从执政，犹崤志也[27]。岂敢离逷[28]？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29]，以携诸侯[30]，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31]，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32]？不与于会，亦无瞢焉[33]！"赋《青蝇》而退[34]。宣子辞焉[35]，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36]。

【注释】

①驹支:戎部落头目之名。

②朝:盟会的地方也设朝位。

③姜戎氏:瓜州之戎有姜姓、允姓二支,这里是姜姓。

④吾离:姜戎祖父名。瓜州:古地名。在今甘肃敦煌。

⑤被苫(shān)盖,蒙荆棘:这里是形容其贫困。被,同“披”。苫盖,编茅草为衣。蒙荆棘,头戴用荆棘所编的冠。

⑥不腆:不多。

⑦职女之由:都是由于你的缘故。职,当。女,通“汝”。

⑧诘朝:明日。

⑨尔无与:你不要参加明天的会盟。

⑩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指秦穆公称霸西戎。

⑪蠲(juān):昭明,显示。

⑫四岳:尧时诸侯之长,姜姓。裔胄:后代。

⑬毋是翦弃:不要灭亡他们。翦弃,灭亡。

⑭嗥(háo):咆哮。

⑮不贰:不改变做法。

⑯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指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秦国与郑国结盟,并派杞子等三人戍郑。舍,安置。

⑰崤之师:崤之战,在僖公三十三年。

⑱戎亢其下:戎人配合晋军抗秦。亢,同“抗”,抵抗。

⑲不复:战败而回不去。

⑳诸戎实然:所以如此,是诸戎之功。

㉑角之:从正面执其角。

㉒掎(jǐ)之:从后面拖其足。

㉓踣(bó):向前仆倒。

㉔不免:不能免于罪责。

㉕是：指崤之战。

㉖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晋国有战事，诸戎都共同从事，从未间断。

㉗以从执政，犹崤志也：从，追随。犹崤志，还是与崤之战时候一样无二心。

㉘逷(tì)：同“逖”，远。

㉙官之师旅：指晋国群臣大夫。有所阙：有过失。

㉚以携诸侯：使诸侯离心。

㉛贽币不通：财礼不相往来。

㉜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这是驳范宣子责备戎人使得诸侯离晋、言语漏泄。达，通。

㉝瞢(méng)：惭愧。按，以上是驹支历举戎人帮助晋国打败秦国的事实，说明晋国的责难毫无根据。

㉞《青蝇》：《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这里是取其中“恺悌君子，无信谗言”的意思。

㉟辞：道歉。

㊱成恺悌：不信谗。

【译文】

打算拘捕戎部落首领驹支。范宣子亲自在朝堂上责备他，说道：“过来，姜戎氏！当初秦国人在瓜州追赶你的祖父吾离，你祖父吾离身穿蓑衣、头戴荆冠来归附我国先君。我们先君惠公只有不多的田地，还和你们共同平分而食用。如今诸侯事奉我国国君不如以前，这是由于话语泄漏了机密，显然是你们传出去的。明天早晨的事，你们就不要参与了！如果参与，就要把你们逮起来！”驹支回答说：“从前秦国人倚仗人多，贪图土地，驱赶我们各部戎人。惠公显示了他的大德，认为我们戎人各部都是四岳的后裔，不应把我们丢弃不管。于是赐给我们南部边境的田地。这里都是狐狸出没、豺狼乱嚎的荒野之地。我们戎

人砍掉这里的荆棘，赶走狐狸豺狼，成为贵国先君不离弃不背叛的臣下，至今没有二心。当初晋文公与秦国讨伐郑国，秦国人暗地里和郑国结盟而安排了戍守的兵力，于是有崤的战役。晋国在上面抵御，戎人在下面对抗，秦国军队无法撤回，正是我们戎人各部的功劳。譬如捕鹿，晋人抓住了它的角，戎人拖住了它的腿，与晋国一起把它放倒。戎人为何不能免于罪责呢？此后，晋国的各个战役，我各部戎人一个接一个地随时参与，以追随执事，如同崤之战一样。岂敢逃避远离？现在群臣官员恐怕有所失误，使得诸侯离心，反而怪罪我各部戎人！我们各部戎人饮食衣服与中原不同，财礼不相往来，言语不通，还能做什么坏事呢？不参加会见，我们也没什么好惭愧的。”赋了《青蝇》这首诗然后退下。范宣子听完之后表示了歉意，让他参加会见，成就了不信谗言的雅量。

于是子叔齐子为季武子介以会①，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②。

【注释】

①子叔齐子：叔老。子叔婴齐之子。介：副手。

②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晋国减轻鲁国的财礼而更敬重其使者。

【译文】

当时，子叔齐子作为季武子的副手参加了会见，从此晋国减轻鲁国的财礼而更敬重其使者。

14.2 吴子诸樊既除丧①，将立季札②。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③，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④，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⑤。君子曰‘能守节’⑥。君，义嗣也，谁敢

奸君[7]？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8]。”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注释】

①诸樊既除丧：吴王寿梦死于襄公十二年秋七月，到现在丧期已满三年（实际是十七个月）。诸樊，吴王寿梦长子。除丧，除去丧服。

②季札：诸樊之弟，贤而有才。

③曹宣公之卒：曹宣公死于成公十三年。

④不义曹君：指鲁成公十三年负刍杀太子自立为君。曹君，指曹成公负刍。

⑤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事见成公十五、十六年《传》。去之，子臧离开曹国。

⑥能守节：当时子臧曾说“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

⑦君，义嗣也，谁敢奸君：诸樊是嫡长子，继承君位是合法的。奸，冒犯。

⑧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季札愿意学子臧而不失节。

【译文】

吴王诸樊已经服丧期满，准备立季札为国君。季札推辞说：“曹宣公去世的时候，诸侯与曹国人不赞成立曹成公，要立子臧为国君。子臧离开了曹国，所以计划没能实行，便成全了曹成公。君子认为子臧‘能够保持节操’。你是合法的继承人，谁敢冒犯你？作国君，这不符合我的节操。我虽然不才，但愿意追随子臧，以不失节操。”诸樊坚持要拥立他，季札便抛弃家室而去种地，诸樊才不再勉强他。

14.3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1]。晋侯

待于竟[2],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3]。叔向见叔孙穆子[4],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5]。鲁人、莒人先济。郑子蟜见卫北宫懿子曰[6]:“与人而不固[7],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说。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8]。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9]。郑司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10],至于棫林,不获成焉[11]。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12]!”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13]。”乃归。下军从之[14]。左史谓魏庄子曰[15]:“不待中行伯乎[16]?”庄子曰:“夫子命从帅[17]。栾伯,吾帅也[18],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19]。”乃命大还[20]。晋人谓之迁延之役[21]。

【注释】

①以报栎之役也:栎之役在襄公十一年。

②竟:通“境”。

③及泾,不济:诸侯之师不肯渡泾。泾,河水名,有南北二源,会合后经今陕西彬县、泾阳、高陵流入渭河。杨伯峻认为,这里的泾水济渡处当在泾阳南。

④叔向见叔孙穆子:叔向即叔肸(xī),叔孙穆子是鲁国的叔孙豹。

⑤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此诗里有“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等句,叔孙穆子赋此诗,是表示愿意渡泾水,叔向会意,于是回去准备船只。《匏有苦叶》是《诗经·国风·邶风》中篇名。

⑥北宫懿子:即北宫括。

⑦与人而不固:亲附别人而不坚定。

⑧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鲁、莒已先渡河，于是劝诸侯各国也渡河。诸侯之师，指齐、宋、曹、邾、滕、薛、杞及小邾等国。二子，指郑子蟜和卫北宫括。

⑨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秦军在泾水上流放毒，晋兵饮用了毒水，死了很多。

⑩郑司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按，杨伯峻指出，襄公十九年子蟜去世，晋悼公向周王请求赐子蟜以大路行葬之礼，就是因为他的这次行动。

⑪至于棫(yù)林，不获成焉：棫林，秦地名，在泾水西南。不获成，秦不肯屈服求和。

⑫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荀偃要大家听从自己指挥，准备明早决战。塞井夷灶是为了便于布阵。

⑬余马首欲东：栾黡不服气，想要回师。因为秦军在西，所以“欲东”就是撤兵回国。

⑭下军从之：栾黡是下军帅。

⑮左史：官名。杨伯峻指出，这里的左史是随军记述之官。魏庄子：即魏绛。

⑯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即荀偃，他作为中军帅还没有下达退兵的命令。

⑰夫子命从帅：夫子指荀偃。

⑱栾伯，吾帅也：魏绛是下军佐，故云。

⑲多遗秦禽：只会留下人马让秦军来俘获。多，只，适。

⑳大还：全军撤退。

㉑迁延之役：因为拖拉而贻误战机。这里指起初诸侯军队不肯渡泾水，鲁渡河后才在郑、卫的劝说下渡河，之后郑国军队前进了他们才跟着进兵，到了棫林又因将帅不和而大撤退。

【译文】

夏，诸侯各国大夫跟从晋悼公去讨伐秦国，以报复栎地的战役。晋悼公在边境等候，派六卿率领诸侯军队进军。到达泾水，诸侯军队都不愿意渡河。叔向进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一诗，叔向回去就备办船只。鲁国、莒国人马先渡过去了。郑国子蟜去见卫国的北宫懿子，说道："亲附别人却三心二意，没有比这更让人讨厌的了！又如何向国家交代？"懿子赞同他的话。二人去见诸侯的军队，劝他们渡河，于是都渡过泾水并驻扎下来。秦军在泾水上流放毒，诸侯军队的士兵死了很多。郑司马子蟜率领郑国军队前进，各国的军队也就都跟上来，便到达棫林，而秦国仍不肯服输求和。荀偃下令："鸡叫就出兵，填塞水井、铲平炉灶，只看我的马朝哪个方向就前进！"栾黡说："晋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命令。我可要撤兵回国。"便往回走，下军也都跟随他回去。左史对魏绛说："不等荀偃了吗？"魏绛说："正是他命令我们要跟从主帅。栾黡是我的主帅，我要跟从他。跟从主帅就是尊重荀偃他老人家。"荀偃说："我的命令确实错了，现在悔不当初，多留下军队只会让秦军俘虏。"于是命令全部撤军。晋国人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迁延之役"。

栾鍼曰[①]："此役也，报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②]，敢不耻乎？"与士鞅驰秦师[③]，死焉。士鞅反。栾黡谓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杀余之弟也[④]。弗逐，余亦将杀之。"士鞅奔秦[⑤]。

【注释】

①栾鍼：栾黡的弟弟，这时担任戎右。

②二位：指栾黡、栾鍼兄弟俩。戎辂：将帅所乘兵车。路，即辂。

③士鞅：士匄的儿子。

④"余弟不欲往"五句：栾黡认为栾鍼是受士鞅的怂恿才战死的，所以责怪士鞅。而子，你的儿子。而，你，你的。

⑤士鞅奔秦：按，从此栾、范两家结怨。

【译文】

栾鍼说："这次战役，本是为了报复在栎的失败，结果却无功而返，这是晋国的耻辱。我们家有两人这次出任将帅，能不感到耻辱吗？"便和士鞅一起冲进秦军，结果战死。士鞅跑了回来。栾黡对士匄说："我弟弟本不想去，都是你儿子叫他去的。结果我弟弟死了，你的儿子却活着回来，是你儿子杀了我的弟弟。你不把他赶走，我就要杀了他。"士鞅就逃往秦国。

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①。不书，惰也②。向之会亦如之。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③。

【注释】

①仲江：宋国公孙师之子。

②不书，惰也：这是解释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三人都参加讨秦，而《经》文所以只记作齐人、宋人而不记三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们临事怠慢。

③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这次记下北宫括的名字，是由于他积极参与了讨秦战斗。摄，杨伯峻认为，这里作整顿或佐助讲均可通。

【译文】

这时齐国崔杼、宋国华阅、仲江合兵攻秦，《春秋》不记载其名，是由于他们临事怠慢。向地相会的情形也是这样。卫国北宫括在向之会的记载中没有留下姓名，可在这次伐秦有记载，是因为他这次积极参与了战斗。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①，其在盈乎②！"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③？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⑤。"秦伯以为知言⑥，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注释】

①犹：如果。

②盈：栾盈，栾黡之子。

③"武子之德在民"四句：因为栾武子有德，人们会像周人作《甘棠》怀念召公一样思念他，何况他的儿子呢。武子，即栾书，栾黡的父亲。甘棠，传说召公奭在甘棠树下听讼断狱，周人思念他而作《甘棠》之诗，见《诗经・国风・召南》。

④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栾盈的善行没有施及别人，栾书的恩泽也消失了。

⑤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人们怨恨栾黡，其亡将在于此。这是为襄公二十三年栾氏被灭伏笔。章，明显。

⑥知言：有见识的话。知，同"智"。

【译文】

秦景公向士鞅打听："晋国大夫中谁会先灭亡？"回答说："可能是栾氏吧！"景公说："是因为他骄横吗？"回答说："是的。栾黡太过骄横暴虐，如果他可以免于灾祸，这灾祸大概要落到栾盈的头上吧！"景公问："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栾武子对人民有恩德，正如周民众思念召公那样，因爱其人而施及甘棠树，更何况他的儿子呢？但栾黡死后，栾盈的善行未能施及别人，栾武子所施的恩惠人们又已淡忘，而人们对栾

黡的怨恨却越来越大，因而将会在栾盈这里爆发。”景公认为这是有见地的话，便为他向晋国求情，使他回国复位。

14.4 卫献公戒孙文子、甯惠子食①，皆服而朝②。日旰不召③，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④，不释皮冠而与之言⑤。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⑥。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⑦。大师辞⑧，师曹请为之⑨。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⑩。公使歌之，遂诵之⑪。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⑫。”并帑于戚而入⑬，见蘧伯玉⑭，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⑮？虽奸之，庸知愈乎⑯？”遂行，从近关出⑰。

【注释】

①卫献公戒孙文子、甯惠子食：约请孙林父、甯惠子吃饭。戒食，约请吃饭。孙文子，即孙林父。宁惠子，即甯殖。

②皆服而朝：都穿朝服在朝堂等着。

③日旰(gàn)：天晚。

④二子从之：两人跟到园林里。

⑤不释皮冠而与之言：君见臣，臣穿朝服，君应脱去皮帽。卫献公不脱，是有意羞辱二人。

⑥孙蒯入使：孙林父恼怒地回到戚不再去上朝，而让儿子代替他。孙蒯，孙林父之子。

⑦大师：乐官之长。大，同“太”。《巧言》之卒章：《巧言》乃《诗经·小雅》的篇名。其卒章说：“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

为乱阶。"卫献公这是借以暗指孙氏跋扈不臣，又无能耐。

⑧大师辞：太师知道这样会更加激怒孙氏，所以不愿歌唱。

⑨师曹：太师所属的乐人。

⑩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这是插叙师曹"欲歌之"是为报复被鞭打之恨。

⑪公使歌之，遂诵之：怕孙蒯不知其意，又诵读一遍。歌，依谱歌唱。诵，诵读。杨伯峻曰，歌必依乐谱，诵仅有抑扬顿挫。

⑫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孙林父决定先发制人。

⑬并帑(nú)于戚而入：将家众迁入戚地，然后入都攻卫献公。帑，指妻室儿女及子弟臣仆等家众。杨伯峻指出，孙氏家众本分二处，一在采邑戚，一在卫都帝丘。这时为发动叛乱，将家众聚于戚，而后率众如帝丘。

⑭见蘧(qú)伯玉：杨伯峻认为，这是孙林父如都时偶然遇见蘧伯玉，因伯玉见他率领兵众，孙氏不得不和他说。蘧伯玉，名瑗(yuàn)，谥成子，蘧无咎之子。

⑮奸：冒犯。

⑯虽奸之，庸知愈乎：意思是即使废旧君、立新君，哪里能知道新君就胜过旧君呢？庸知，岂知。

⑰遂行，从近关出：蘧伯玉担心遭祸，从最近的关口出国。

【译文】

卫献公约请孙文子、甯惠子吃饭，二人都穿好朝服等在朝堂上。直到太阳快落山了献公还不召见，反而在苑囿里射雁。二人跟到园里，献公不脱下皮帽就和他们说话。二人心中大怒。孙文子回戚地去，而派孙蒯入朝。献公招待他喝酒，让太师歌唱《巧言》的最后一章。太师推辞了，师曹却主动请求替他唱。起初，献公有个宠妾，师曹被派去教她弹琴，师曹鞭打过她。献公发怒，打了师曹三百鞭子。所以师曹想唱这诗，用以激怒孙蒯，达到报复献公的目的。献公让他唱，他就唱了又诵

读了一遍。孙蒯害怕，回去告诉了孙文子。孙文子说："国君忌恨我了，不先下手就会被他杀死。"于是孙文子把所有家属、家众都集中到戚地，然后入都，途中遇见蘧伯玉，跟他说："国君的暴虐，是你所知道的。我很担心国家会倾覆，你看该怎么办？"蘧伯玉："君主控制着国家，臣下哪敢冒犯？即使冒犯他而另立新君，又怎么知道就一定比原来的强呢？"蘧伯玉就离开国都，从最近的边关出境。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①，孙子皆杀之。四月己未②，子展奔齐③。公如鄄④，使子行请于孙子⑤，孙子又杀之。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⑥。鄄人执之⑦。

【注释】

①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氏之兵已迫临公宫，卫献公害怕了，派三人向孙林父求和。子蟜、子伯、子皮，三人是卫国群公子。丘宫，在卫都内。

②己未：二十六日。

③子展奔齐：卫献公打算奔齐，子展为之先行。子展，卫献公弟。

④鄄(juàn)：卫地名，在今山东鄄城。

⑤使子行请于孙子：卫献公再次派人去求和。子行，卫国群公子。

⑥河泽：古地名。今山东聊城。

⑦鄄人执之：逮住卫献公的败兵。

【译文】

卫献公派子蟜、子伯、子皮和孙文子在丘宫订立盟约，结果孙文子把三人都杀死。四月二十六日，子展出逃到齐国。献公到鄄地，派子行去向孙文子求和，孙文子又把他杀了。献公逃往齐国，孙文子追赶他，

在河泽将其亲兵打败。鄄地人则把这些败兵都抓了起来。

初，尹公佗学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①]，公孙丁御公。子鱼曰[②]："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③]？"射两軥而还[④]。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⑤]。"乃反之[⑥]。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⑦]。

【注释】

①二子：尹公佗和庚公差。

②子鱼：庚公差的字。

③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是违背师恩，不射又将被杀，而射更合于礼。

④軥(qú)：车轭下边夹马颈的曲木。

⑤子为师，我则远矣：你因为公孙丁是师傅而不射中，对于我，他只是我的师祖，关系较疏远。

⑥乃反之：回车再追卫献公。

⑦贯臂：公孙丁一箭射穿尹公佗的手臂，卫献公得以逃脱。

【译文】

当初，尹公佗向庚公差学射箭，庚公差向公孙丁学射箭。尹公佗和庚公差追赶献公，而公孙丁为献公驾车。庚公差说："射是背叛师傅，不射又要被杀，以一种礼仪性的方式来射吧。"于是发箭射中车軥而回。尹公佗说："你为了师傅而故意不射中，我和公孙丁的关系就又远了一层。"于是回车再追。公孙丁把缰绳交给献公后便向尹公佗射箭，一箭射穿他的手臂。

子鲜从公[①]，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②]。定姜

曰[③]："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④]。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⑤]，而蔑之[⑥]，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⑦]，而暴妾使余[⑧]，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⑨]。"

【注释】

①子鲜：卫献公同母弟。

②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让祝宗将自己出奔之事告于宗庙，且声明自己无罪。祝宗，古代主持祭祀祈祷者。

③定姜：卫定公嫡夫人，卫献公嫡母。

④诬：欺骗。

⑤有冢卿以为师保：为卿佐即为其师保。冢卿，六卿中掌治国政的人，这里指孙林父、甯殖。师保，古代担任教导贵族子弟职务的官。

⑥蔑：轻视，鄙视。

⑦余以巾栉(zhì)事先君：意谓自己是先君的嫡夫人。巾栉，手巾梳子。

⑧暴妾使余：定姜非卫献公生母，卫献公待她暴虐无礼，如同对待婢妾。

⑨无告：不要。

【译文】

子鲜跟从卫献公。到了边境，献公派祝宗向祖宗神灵报告逃亡，同时告称自己无罪。定姜说："如果没有神灵，报告什么？如果有，就不能欺骗。明明有罪，为何说没有？抛开大臣而与小臣商议，这是第一宗罪。先君有正卿为你作师保，你却蔑视他们，这是第二宗罪。我是先君的妻子，你对我却像对婢妾一样凶暴，这是第三罪宗。你就报告逃亡罢了，不要说自己无罪。"

公使厚成叔吊于卫[1]，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2]，而越在他竟[3]，若之何不吊？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执事[4]，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帅职[5]，增淫发泄，其若之何[6]？'"卫人使大叔仪对[7]，曰："群臣不佞[8]，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9]，而悼弃之[10]，以为君忧。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吊群臣[11]，又重恤之[12]。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贶[13]。"厚孙归，复命，语臧武仲曰："卫君其必归乎[14]！有大叔仪以守[15]，有母弟鱄以出[16]。或抚其内，或营其外，能无归乎？"

【注释】

①厚成叔：鲁国大夫，名瘠。

②不抚社稷：指失去君位。抚，有。

③越：流亡。

④执事：卫国的各位大夫。

⑤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帅职：这里厚成叔对卫献公和孙林父都加以批评。不弔，不善。不敏，不明达。

⑥增淫发泄，其若之何：成公十四年卫献公初立，孙氏闻定姜对献公的评论即将私家宝器移于戚，献公因与孙氏有嫌隙，至此时间积久，终于大发作而驱逐卫献公。增淫，积久。

⑦大叔仪：卫国大夫，谥文子。大，同"太"。

⑧不佞：不才。

⑨不以即刑：不处罚群臣。

⑩而悼弃之：卫献公弃臣逃亡。悼，逃。

⑪辱吊群臣：慰问群臣失君。

⑫又重恤之：又哀怜群臣不明达，未尽职。

⑬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贶（kuàng）：一谢吊失君，又谢哀怜群臣。贶，赠，赐。

⑭卫君其必归乎：预言卫献公将重回卫国。

⑮有大叔仪以守：有大叔仪留守国内。

⑯有母弟鱄（tuán）以出：有子鲜跟从卫献公出亡。鱄，即子鲜。

【译文】

襄公派厚成叔到卫国慰问说："我们国君派我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国君失去君位，逃亡到国外去了，怎么能不来慰问呢？由于是同盟的关系，派我私下对各位说：'国君不明智，臣子不敏达，国君不肯宽恕臣子，臣子又不尽职，时间久了而发作，又应该怎么办？'"卫国派太叔仪回应道："群臣不才，得罪了自己的国君。国君不处罚群臣，而是远远地抛弃了臣子，给贵国国君带来了忧虑。贵国君主不忘与先君的友好，承蒙您前来慰问敝国群臣，又加怜恤。谨此拜谢贵君主的好意，并拜谢对敝国群臣的哀怜。"厚成叔回国复命，对臧武仲说："卫献公应该能够回国的吧！有太叔仪留守国内，又有同母弟鱄一起出亡。这样，有人安抚国内，有人在国外经营事务，能回不去吗？"

齐人以郲寄卫侯①。及其复也②，以郲粮归③。

【注释】

①郲：即莱国，襄公七年为齐所灭。寄：寓居。

②及其复也：卫献公回国在十二年以后，这里提前叙述。

③以郲粮归：卫献公临回国时，把郲地的粮食席卷而归，可见其贪婪。

【译文】

齐国安排卫献公住在郲地。到他复位回国的时候，把郲地的粮食载运回国。

右宰穀从而逃归[1]，卫人将杀之。辞曰："余不说初矣[2]，余狐裘而羔袖[3]。"乃赦之。

【注释】

①右宰穀：卫国大夫。

②余不说初矣：意思是当初跟随卫献公出逃并非乐意。说，同"悦"。

③余狐裘而羔袖：意思是我一身皆善，唯有跟从国君出走这点小恶。狐裘，贵重，比喻善。羔，比喻恶。

【译文】

右宰穀随从献公出奔又逃回卫国，卫国人要杀他。右宰穀辩解道："我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走的，我只是有小过错而已。"卫国便宽赦了他。

卫人立公孙剽[1]，孙林父、甯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2]。

【注释】

①公孙剽：卫殇公，卫穆公之孙。

②听命于诸侯：孙、甯辅佐殇公，听取诸侯的命令。命，杜预《春秋左传注》："听盟会之命。"

【译文】

卫国立公孙剽为君，孙林父、甯殖辅佐，以听取诸侯的命令。

卫侯在郲，臧纥如齐[1]，唁卫侯[2]。卫侯与之言，虐[3]。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4]！其言粪土也[5]，亡而不变，何以复国？"子展、子鲜闻之，见臧纥，与之言，道[6]。臧孙

说[7]，谓其人曰："卫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8]，欲无入，得乎[9]？"

【注释】

①臧纥：鲁国臧武仲名。

②唁：慰问生者。

③虐：态度粗暴。

④其：大概。

⑤粪土：比喻其"虐"。

⑥道：顺。子展、子鲜说话通情达理。

⑦臧孙：即臧纥。

⑧或輓之，或推之：这里以推车作比喻，指子展、子鲜善于辅佐卫献公。輓，在前拉车。

⑨欲无入，得乎：这里为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回国伏笔。

【译文】

卫献公在郲地，臧纥到齐国来慰问他。献公和他交谈，态度粗暴。臧纥出来以后对手下人说："卫国国君大概不可能回国了！他的话就如同粪土，逃亡在外却不悔改，怎么能回国复位？"子展、子鲜听说了，进见臧纥，与他交谈，很通情达理。臧纥很高兴，对手下说："卫国国君一定能回国。这两人一个推一个拉，怎能不回国呢？"

14.5 师归自伐秦[1]，晋侯舍新军[2]，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3]。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4]。于是知朔生盈而死[5]，盈生六年而武子卒[6]，彘裘亦幼[7]，皆未可立也。新军无帅，故舍之[8]。

【注释】

①师归自伐秦：伐秦的诸侯之师回国。

②舍：废除。这里指晋国撤销新军。

③成国：大国。

④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古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晋为大国，三军合于礼制。

⑤知朔：知罃长子。

⑥武子：知罃。

⑦彘裘：士魴之子。

⑧新军无帅，故舍之：知氏、士氏都是晋国的强宗，无人继承卿位，是撤新军的原因。

【译文】

军队攻打秦国归来，晋悼公裁掉新军，这是合于礼的。大国的军队不超过周王军队的一半。周是六军，诸侯中的大国，三军就可以了。当时知朔生了知盈就去世了，知盈出生六年知罃去世，彘裘也还年幼，都不能做继承人。新军没有主帅，所以把它撤销了。

14.6 师旷侍于晋侯①。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②。良君将赏善而刑淫③，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④。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⑤？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⑥。若困民之主⑦，匮神乏祀⑧，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⑨？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⑩，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⑪，使师保之，勿使过度⑫。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⑬，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⑭，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⑮，过则

匡之[16]，患则救之，失则革之[17]。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18]。史为书[19]，瞽为诗[20]，工诵箴谏[21]，大夫规诲[22]，士传言[23]，庶人谤[24]，商旅于市[25]，百工献艺[26]。故《夏书》曰[27]：‘遒人以木铎徇于路[28]。官师相规[29]，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30]。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31]，以从其淫[32]，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33]。”

【注释】

①师旷：晋国乐太师子野。

②其君实甚：卫献公过分。

③刑淫：责罚邪恶。

④盖之如天，容之如地：覆盖百姓如天之高大，容载百姓如地之宽厚。

⑤其可出乎：其，同“岂”。

⑥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国君主持祭祀，是百姓的希望。

⑦若困民之主：使百姓财货匮乏。主，应为“生”，形近而误。

⑧匮神乏祀：鬼神失去祭祀。匮，缺乏。

⑨将安用之：如果国君如此，则不必有君。

⑩司牧：管理牧养，即统治。

⑪贰：卿佐。

⑫使师保之，勿使过度：上天又设立卿佐师保去辅佐国君，使他不超越法度。

⑬“是故天子有公”五句：公、卿、侧室、贰宗，朋友各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辅佐。朋友，或指同宗，或指同师门。

⑭皂、隶：官府奴隶。牧：养牛的奴隶。圉：养马的奴隶。亲昵(nì)：亲近之人。

⑮赏：宣扬。

⑯匡：纠正。

⑰革：更改。

⑱补察其政：观察并补救政令得失。

⑲史为书：太史记录国君言行。

⑳瞽(gǔ)为诗：瞽用诗讽谏。古代以瞽者为乐官，因此指乐师。瞽，眼瞎。

㉑工：乐工。箴谏：规劝匡正的话。

㉒规诲：规谏教导。

㉓士传言：士人通过大夫传达他们的意见。

㉔谤：议论，指责。

㉕商旅于市：商旅在市中议论。商、旅，同义词连用。

㉖百工献艺：百工各就其事提出意见。百工，各种工匠。

㉗《夏书》：这是逸书，《古文尚书》羼入今《胤征篇》。

㉘遒(qiú)人以木铎徇于路：遒人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宣令。遒人，地方宣令之官。木铎，木舌的铜铃。

㉙官师相规：官师自相规劝。官师，大夫。

㉚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平常有谏官，待孟春之月才有遒人巡路之事，在下者可乘此机会进谏。谏失常，恐人君失常度而谏。

㉛肆：任意胡为。

㉜从：同"纵"。

㉝必不然矣：按，本段中师旷认为"民为邦本"，卫人出君，过分的是君而不是卫人。

【译文】

师旷随侍在晋悼公身边。悼公说："卫国人赶走了他们国君，不也太过分了吗？"回答说："也许是国君太过分了。好的国君会奖励善良而

处罚邪恶，抚育百姓如同对待子女，覆盖他们就像天一样，容纳他们就跟地一样。人民尊奉国君，爱戴他就像爱戴父母，景仰他如同景仰日月，敬重他如同敬重神明，畏惧他就像畏惧雷霆，又怎么会赶走他呢？作为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又是民众的希望。要是使百姓财货匮乏，神灵失去祭祀，百姓绝望，国家无人主持，那还要国君何用？为什么不赶走他？上天化育万民并为他们设立国君，是要他治理民众，不使他们失去天性。上天又设立卿佐师保去辅佐国君，不使他超越法度。因此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都有亲近的人，用来互相帮助。好的就表彰，不对就纠正，灾患则援救，错失就改正。从天子以下各自有父兄子弟审察补救其行事的得失。太史作记录，乐师作歌诗，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传达意见，庶人评议，商人在市场议论，工匠呈献技艺。所以《夏书》说：'道人摇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规劝，工匠通过技艺进行谏劝。'正月孟春时就有道人巡行，是为了让人谏劝君主失去常规的行为。上天对民众的关爱实在是够周全了，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胡作非为，放纵其邪恶，而丢弃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

14.7 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①，子囊师于棠②，以伐吴，吴人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③，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穀。

【注释】

①楚子为庸浦之役故：楚国去年在庸浦打败吴军。

②棠：古地名。在今江苏六合西北。

③皋舟：吴险隘之道。要：拦腰截击。

【译文】

秋，楚康王为庸浦战役的缘故，派子囊从棠地出师伐吴，吴国不出

兵迎战，楚军便撤回。子囊断后，以为吴国为不是对手而不加防备。吴国军队从皋舟的险隘拦腰截击楚军，楚军不能彼此相救。吴国打败楚国，俘获了楚国公子宜穀。

14.8 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①]，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②]，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③]，以表东海[④]。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⑤]。今余命女环[⑥]，兹率舅氏之典[⑦]，纂乃祖考[⑧]，无忝乃旧[⑨]。敬之哉，无废朕命！"

【注释】

①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周灵王将娶齐女，所以先赐齐灵公荣宠。赐命，对诸侯赐以荣宠。

②伯舅：对异姓诸侯的称呼。大公：指吕尚，即姜太公。大，同"太"。右：辅佐。

③胙：酬谢。大师：大公。

④以表东海：使之在东海显扬光大。

⑤繄：发语词，无实义。

⑥环：齐灵公名。

⑦兹：借为"孳"，努力不懈。率：遵循。典：常法。

⑧纂：继承。祖考：指祖先。

⑨无忝(tiǎn)乃旧：无愧于祖先。忝，玷辱。

【译文】

周灵王派刘定公赐给齐灵公荣宠，说道："往昔伯舅太公辅佐我先王，成为周室的股肱，百姓的师保。为此世代酬谢太师，让他在东海显扬光大。周王室没有颓败，全仗了伯舅。现在我命令你环，你要孜孜不倦地遵循舅氏的常规，继承你的祖先，不要玷辱他们。你要恭敬啊，不

要废弃我的命令!"

14.9 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①],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②],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③]。'仲虺有言曰[④]:'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⑤],国之道也。'君其定卫以待时乎[⑥]!"冬,会于戚,谋定卫也[⑦]。

【注释】

①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卫人逐其君,悼公问是否应当讨伐。故,事。中行献子,即荀偃。

②卫有君矣:已经立了殇公。

③重:指殇公已定位。

④仲虺(huī):商汤左相。

⑤推亡:推翻灭亡的。固存:巩固存在的。此荀偃意之所在。

⑥待时:待卫国昏乱之时再讨伐。

⑦会于戚,谋定卫也:按,孙林父也参与了此会,即所谓"以听命于诸侯"。

【译文】

晋悼公向荀偃征求对卫国的策略,回答说:"不如根据现状而先安定他。卫国已有国君,讨伐它,不见得能够达到目的,反而要劳动诸侯。史佚有句话说:'在它安定的基础上安抚它。'仲虺有句话说:'已经灭亡的可以欺侮,正在动乱的可以攻取,推翻灭亡的,巩固存在的,这才是治国之道。'国君您还是安定卫国以等待时机吧!"冬,在戚地相会,是为了商议安定卫国办法。

14.10 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1]，齐人始贰。

【注释】

①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此二物为齐国所有，范宣子借观之后不归还。羽，鸟羽。毛，旄牛尾。二物皆可用于舞，也可用作旗杆或仪仗装饰。

【译文】

范宣子向齐国借了鸟羽和旄牛尾而不还，于是齐国开始有二心。

14.11 楚子囊还自伐吴[1]，卒。将死，遗言谓子庚[2]："必城郢[3]。"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4]，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5]。'忠也。"

【注释】

①子囊：公子贞。

②子庚：公子午，继子囊为令尹。

③必城郢：城郢以备吴。

④君薨，不忘增其名：楚共王死时谥其为共。

⑤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引《诗》见《诗经·小雅·都人士》的首章，意思是德行归于忠信，即为万民所瞻仰。这里用来赞扬子囊。

【译文】

楚国子囊攻讨吴国回来，就死了。临终时，留遗言给子庚："必须修筑郢地城墙。"君子认为："子囊忠诚。国君去世，不忘谥他为共，自己将死，不忘保卫国家，能不说是忠吗？忠诚是人民所希望的。《诗》说：'德行归于忠信，即为万民所仰望。'就是说忠诚的意思。"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①],宋公使向戌来聘。二月己亥[②],及向戌盟于刘[③]。

15.2 刘夏逆王后于齐[④]。

15.3 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⑤]。公救成,至遇[⑥]。

15.4 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⑦]。

15.5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⑧]。

15.6 邾人伐我南鄙。

15.7 冬十有一月癸亥[⑨],晋侯周卒[⑩]。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襄公十五年当周灵王十四年,前558。

②己亥:十一日。

③刘:鲁地。在鲁都曲阜城外。

④刘夏:即十四年《传》的刘定公。

⑤成:鲁地。在今山东宁阳东北。也作"郕"。

⑥遇:鲁地,在曲阜和宁阳之间。

⑦郛:外城。

⑧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此为前558年5月31日之日偏食。八月丁巳,八月无丁巳,应为七月初一。

⑨癸亥:初九。

⑩晋侯周卒:晋悼公死,在位十六年,年仅三十岁。

【译文】

鲁襄公十五年春,宋平公派向戌来我国聘问。二月十一日,和向戌

在刘地结盟。

刘夏去齐国迎接王后。

夏，齐灵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成地。襄公救援成地，到达遇。

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修筑成地外墙。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邾国攻打我国南部边境。

冬十一月初九，晋悼公周去世。

【传】

15.1　十五年春，宋向戌来聘，且寻盟①。见孟献子，尤其室②，曰："子有令闻③，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④，且不敢间⑤。"

【注释】

①宋向戌来聘，且寻盟：回报襄公二年叔孙豹聘问，重温襄公十一年亳之盟。

②尤其室：责备他的房子太漂亮。尤，责备。

③令闻：好名声。

④毁之重劳：要毁掉重建，反而加重劳役。

⑤且不敢间：不敢以兄之所为为非。间，非。

【译文】

鲁襄公十五年春，宋国向戌前来聘问，同时重温旧盟。进见孟献子，对孟献子的房屋不满，说："你有好名声，但房屋却修得这么漂亮，不是人们所希望与你的！"孟献子回答说："是我在晋国的时候，我哥哥造的，毁了它反而加重劳役，而且也不敢以哥哥所做为非。"

15.2 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①]。卿不行，非礼也[②]。

【注释】

①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经》称“刘夏逆王后”，《经》、《传》记载不同。官师，指周大夫刘夏。

②卿不行，非礼也：按，此句《经》、《传》文有抵牾。按周朝制度，天子娶妻不亲迎，派上卿代为迎娶。据《经》文，刘夏不是上卿，说“非礼也”成立，而《传》文里的单靖公是卿，不应说“卿不行”，不存在“非礼”的问题。

【译文】

官师随从单靖公到齐国迎接王后。卿没有去，这是不符合礼的。

15.3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①]，公子櫜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②]，公子追舒为箴尹[③]，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

【注释】

①蒍子冯：孙叔敖之侄。

②屈到：屈荡之子。

③追舒：楚庄王之子子南。箴尹：谏官。

【译文】

楚国公子午任令尹，公子罢戎任右尹，蒍子冯任大司马，公子櫜师任右司马，公子成任左司马，屈到任莫敖，公子追舒任箴尹，屈荡任连尹，养由基任宫厩尹，以使国内民众安定。

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①]。官人，国之急也。能官

人，则民无觎心[2]。《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3]。'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4]。"

【注释】

①能官人：恰当地安排官职人选。

②无觎(yú)心：不存非分之想。觎，觊觎，非分之想。

③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引《诗》出自《诗经·国风·周南·卷耳》。本意指采卷耳的妇女把筐放在大路旁，思念远行的丈夫，这里借喻为想念君子，任用贤人。怀，思念。周行，大路。

④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自王以下，各人都在他应该在的行列里，即所谓"周行"。这是《左传》作者附会诗意的解释。古代王畿外围的地方，以五百里为标准，按照距离的远近分为五等，叫五服，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这里的甸、采、卫泛指各级大夫。

【译文】

君子认为："楚国在这件事上称得上善于安排官员。任命官员，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能够合理任命官员，百姓就不会生出非分念头。《诗》说：'嗟叹我所怀念的贤人，要把他们都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就是说能合理地安排官员。王和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各级大夫，各人都在自己应该在的位子上，这就是所谓的'周行'了。"

15.4 郑尉氏、司氏之乱[1]，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2]，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3]。三月，公孙黑为质焉[4]。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5]，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6]。郑人醢之三

人也⑦。

【注释】

①郑尉氏、司氏之乱：襄公十年，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

②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子西之父子驷、伯有之父子耳、子产之父子国都被尉氏、司氏等杀。

③以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以此作为换回“余盗”的礼物。乘，四匹为乘，这里一共一百六十匹。师茷、师慧，二人都是乐师。

④公孙黑为质焉：公孙黑为质于宋。公孙黑，字子皙，子驷之子。

⑤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堵女父、尉翩、司齐及司臣都是尉氏、司氏“余盗”。宋国子罕将堵女父、尉翩、司齐交还给郑国，认为司臣有才能而放走了他。

⑥卞：鲁地，在今山东泗水东。

⑦之三人：指堵女父等三人。之，这。

【译文】

郑国尉氏、司氏的叛乱，其残余的叛乱者逃在宋国。郑国因为子西、伯有、子产的关系，送礼给宋国，送去一百六十匹马和乐师师茷、师慧二人。三月，公孙黑去宋国当人质。宋国的司城子罕将堵女父、尉翩、司齐三人交给郑国，觉得司臣有才而将他放走，托付给季武子，季武子把他安顿在卞地。郑国将堵女父等三人施以醢刑。

师慧过宋朝①，将私焉②。其相曰③：“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④？必无人焉故也⑤。”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⑥。

【注释】

①朝：朝堂。

②私：小便。

③相：古代乐师都是盲人，扶乐师的人叫相。

④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意思是宋国不为子产等三人杀盗，而要等到给财礼之后才送回，是重淫乐而轻千乘之相。千乘之相，指子产等人。淫乐，旧称“郑声淫”，当时人或称郑乐为淫乐。矇，盲人，指乐师。

⑤必无人焉故也：暗指宋国没有明哲的人。

⑥固请而归之：向宋平公坚请送回师慧等。

【译文】

师慧经过宋国朝堂，要小便。扶持他的相说：“这是朝堂。”师慧：“并没有人啊。”相说：“朝堂怎么会没有人啊？”师慧说：“肯定没有人。如果有人，难道会轻千乘之国的国相而重演唱淫乐的盲人？一定没有人。”子罕听说之后，坚决向宋平公请求把师慧等送回郑国。

15.5 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①]。于是乎城成郛[②]。

【注释】

①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齐国因上年范宣子借羽旄不还而怨晋，于是侵犯同盟的鲁国。

②于是乎城成郛：因此筑成地的外城。

【译文】

夏，齐灵公包围成地，是因为叛离晋国的缘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修筑成的外城。

15.6 秋，邾人伐我南鄙[①]。使告于晋，晋将为会以讨邾、

莒[2]。晋侯有疾,乃止。冬,晋悼公卒,遂不克会[3]。

【注释】

①邾人伐我南鄙:邾人也对晋国怀有二心,故伐鲁。

②晋将为会以讨邾、莒:襄公十二、十四年莒人侵鲁,晋都没有加以讨伐,这次打算一同讨莒。

③晋悼公卒,遂不克会:由于晋悼公去世,未能会合诸侯。

【译文】

秋,邾国侵犯我国南部边境。我国派人向晋国报告,晋国准备举行会盟来讨伐邾、莒二国。由于晋悼公病,事情便搁置下来了。冬,晋悼公去世,没能举行会盟。

15.7 郑公孙夏如晋奔丧[5],子蟜送葬。

【注释】

①公孙夏:子西。郑卿。

【译文】

郑国公孙夏到晋国吊丧,又派子蟜前往送葬。

15.8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1],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2]。”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3]。纳此以请死也[4]。”子罕置诸其里[5],使玉人为之攻之[6],富而后使复其所[7]。

【注释】

①玉人:治玉的工匠。

②不若人有其宝:不献不纳,二人各有其宝。

③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越乡必被盗贼所害。意谓地位低下的人藏有宝物一定会遇害。

④请死:请求免于一死。

⑤子罕置诸其里:子罕把献玉者安置在自己居住的里巷。

⑥攻:治理。

⑦富而后使复其所:将玉卖掉,使献玉人富有并让他回归乡里。

【译文】

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玉石,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把玉拿给玉工看过,玉工认为是块宝玉,所以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婪视为宝,你把玉视为宝,如果把玉给了我,你我就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人保有各人的宝物吧。"献玉人叩头禀告说:"小人怀藏玉璧,不可能走出所住乡里。请让我把它献纳给您以免一死。"子罕就把献玉人安置在自己居住的里巷,让玉工加工宝玉,将玉卖出,使献玉人富有以后让他回家去了。

15.9 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①]。

【注释】

①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堵狗是堵女父族人,娶晋国范氏女为妻。郑国杀了堵女父,怕堵狗依靠范氏作乱,所以先夺走其妻送回给范氏,以绝其援。

【译文】

十二月,郑国人抢堵狗的妻子,让她回到范氏娘家去。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①，葬晋悼公。

16.2 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②。戊寅③，大夫盟。

16.3 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④。

16.4 齐侯伐我北鄙。

16.5 夏，公至自会。

16.6 五月甲子⑤，地震。

16.7 叔老会郑伯、晋荀偃、卫甯殖、宋人伐许。

16.8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

16.9 大雩。

16.10 冬，叔孙豹如晋⑥。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襄公十六年当周灵王十五年，前557。

②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jú)梁：此会齐侯不来，派高厚参加，高厚逃归，所以不记齐国。溴梁，溴水的堤梁。溴水在今河南西北部，源出济源，东南流入黄河。溴梁在济源西。

③戊寅：二十六日。

④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邾、莒屡次侵鲁，所以抓走二国国君。

⑤甲子：十三日。

⑥叔孙豹如晋：向晋国报告齐国伐鲁。

【译文】

鲁襄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安葬晋悼公。

三月，襄公和晋平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在溴梁相会。二十六日，诸侯大夫们结盟。

晋国逮捕莒犁比公、邾宣公并带回国。

齐灵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夏，襄公从溴梁之会回国。

五月十三日，发生地震。

叔老会同郑简公、晋国荀偃、卫国甯殖、宋国人进攻许国。

秋，齐灵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成邑。

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

冬，叔孙豹前往晋国。

【传】

16.1 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①，羊舌肸为傅②，张君臣为中军司马③，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④，虞丘书为乘马御⑤。改服、修官⑥，烝于曲沃⑦。警守而下⑧，会于溴梁。命归侵田⑨。以我故，执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齐、楚之使⑩。"

【注释】

①平公：悼公之子彪。

②羊舌肸(xī)：即叔向。傅：平公太傅。《国语·晋语七》叙晋悼公以叔向熟悉《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今彪嗣为晋君，故以之为太傅。

③张君臣：即成公十八年《传》张老之子。

④韩襄：韩厥之孙，韩无忌之子。

⑤乘马御：晋国官名。

⑥改服：脱丧服，穿吉服。修官：选贤能。

⑦烝于曲沃：在曲沃晋国祖庙举行冬祭。烝，冬祭。

⑧警守：在国都布置守备。下：沿黄河而下。

⑨命归侵田：命诸侯皆退回侵占的别国田地。

⑩通齐、楚之使：谴责邾、莒二国使者往来于齐、楚之间。

【译文】

鲁襄公十六年春天，安葬晋悼公。晋平公即位，羊舌肸为太傅，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虞丘书为乘马御。换上吉服，选贤任能，在曲沃举行烝祭。在国都布置守备后就顺黄河而下，在溴梁与诸侯相会。命令诸侯归还所侵占的别国田地。由于我国的缘故，逮捕了邾宣公、莒犁比公，并且说："你们二国使者往来于齐、楚之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①，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②！"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③！"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甯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④。"

【注释】

①温：在今河南温县西南，溴水边。

②必类：唱的诗要和舞蹈相配，并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按，古人舞时必唱诗。

③诸侯有异志矣：荀偃怒高厚公然违反晋平公之命，并且从其诗知

道齐有二心。

④不庭：指不忠于盟主晋国者。

【译文】

晋平公和诸侯在温地宴饮，让大夫们起舞，说："所唱的诗必须和舞蹈相配！"齐国高厚所唱的诗不相配。荀偃发怒，并说："诸侯有叛离的念头了！"叫大夫们和高厚订立盟约，高厚逃回国去。当时，叔孙豹、晋国荀偃、宋国向戌、卫国甯殖、郑国公孙虿和小邾国的大夫订立盟约，说："共同讨伐不顺从的国家。"

16.2 许男请迁于晋[①]。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晋人归诸侯[②]。郑子蟜闻将伐许，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③]。穆叔从公。齐子帅师会晋荀偃[④]。书曰："会郑伯"，为夷故也[⑤]。夏六月，次于棫林[⑥]。庚寅[⑦]，伐许，次于函氏[⑧]。

【注释】

①许男请迁于晋：许都本在今河南许昌东，成公十五年，许灵公为逃避郑国威胁，请楚将许迁于叶。现在请晋迁许，是要叛楚从晋。

②晋人归诸侯：晋国让诸侯各自回国，准备独立讨伐许国大夫。

③郑子蟜闻将伐许，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郑国与许国有宿怨，因此积极参加伐许。

④齐子帅师会晋荀偃：按，以上补叙诸侯返国之前郑、鲁、齐三国的行动。

⑤书曰："会郑伯"，为夷故也：《经》文记叔老会郑伯，然后再记晋荀偃等人，是为了把次序摆平。夷，平。

⑥棫林：许地名，在今河南叶县东北，与襄公十四年《传》中秦地棫

林不是一个地方。

⑦庚寅:初九。

⑧函氏:许地名,在叶县北。

【译文】

许灵公向晋平公请求迁往晋地。诸侯帮助许国迁移,许国大夫们却不同意。晋国让诸侯们回国,打算独立讨伐许国。郑子娇听说要讨伐许国,就辅佐郑简公随同诸侯军队。穆叔跟从襄公。齐子率领军队会合晋国荀偃。《春秋》记载说:"会合郑简公。"是为了把次序摆平。夏六月,军队驻扎在棫林。初九,攻打许国,驻兵于函氏。

16.3 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宋杨梁之役[①]。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②],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③],复伐许而还。

【注释】

①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宋杨梁之役:晋师单独伐楚。按,襄公十二年冬,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

②湛阪:在今河南平顶山北。

③方城:山名,今河南叶县南有方城山。本为楚国北境,后来方城之外又有被楚国所占领的。

【译文】

晋国荀偃、栾黡带兵进攻楚国,以报复在宋国杨梁那一仗。楚国公子格领兵与晋军在湛阪交战,楚兵被打败。晋军便侵袭方城的外边,再次进击许国后班师。

16.4 秋,齐侯围成,孟孺子速徼之[①]。齐侯曰:"是好勇[②],

去之以为之名③。"速遂塞海陉而还④。

【注释】

①孟孺子速：孟献子之子，名速，谥庄子。徼(yāo)之：拦截齐军。

②是：此人。

③去之以为之名：撤围以成全孟孺子好勇之名。

④海陉：齐、鲁间隘道。

【译文】

秋，齐灵公包围成邑，孟孺子速拦截齐军。齐灵公说："这个人喜欢逞勇，我们离开这里成就他的名声吧。"孟孺子就堵塞了险道海陉而后回去。

16.5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①。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②，与民之未息③。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④，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圻父》⑤。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⑥，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⑦。宣子曰："匄在此⑧，敢使鲁无鸠乎⑨？"

【注释】

①且言齐故：齐国再次侵鲁。

②禘祀：指三年丧期之后的吉禘。

③民之未息：刚刚讨伐楚国、许国。

④比执事之间：等到你有空。比，等待。

⑤《圻(qí)父》：《诗经·小雅》的篇名，现在作《祈父》。这里穆叔借

诗中责备祈父不尽其职，使百姓受困苦之句表示对晋国的不满。祈父，官名，掌封畿兵甲的司马。

⑥恤：忧虑。

⑦赋《鸿雁》之卒章：《鸿雁》，《诗经·小雅》的篇名。《鸿雁》末章有“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qú)劳”等句，献子借以表明鲁国已忧困不安。

⑧匄：即士匄，范宣子。

⑨鸠：安宁。

【译文】

冬，穆叔到晋国聘问，并报告齐国侵犯之事。晋国说：“由于寡君还没有禘祀，百姓也没有休养生息，所以不能救援。不是这样的话，是不敢忘记盟誓的。”穆叔说：“由于齐国人时刻在敝国土地上泄愤胡为，所以才郑重其事地来请求！敝国的危急，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大家伸长了脖子望着西方说：‘大概来了吧！’如果要等到你们有空，恐怕就来不及了！”于是进见荀偃，赋《圻父》一诗。荀偃说：“我知道错了！岂敢不跟你们一起忧虑国家大计，而让鲁国陷入这样的境地。”荀偃去见士匄，赋《鸿雁》的末章。士匄说：“有我在此，敢让鲁不得安宁？”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①，邾子牼卒②。

17.2 宋人伐陈。

17.3 夏，卫石买帅师伐曹③。

17.4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④。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

17.5 九月，大雩。

17.6 宋华臣出奔陈。

17.7 冬,邾人伐我南鄙。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襄公十七年当周灵王十六年,前556。庚午:二十三日。

②邾子牼(kēng):即邾宣公,名牼。他去年被晋国抓走,不久放回国。

③卫石买:卫石稷之子。

④桃:鲁地名。在今山东汶上北稍东。

【译文】

鲁襄公十七年春周历二月二十三日,邾宣公牼去世。

宋国攻打陈国。

夏,卫国石买带兵进攻曹国。

秋,齐灵公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桃城。高厚领兵进犯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防。

九月,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

宋国华臣奔亡到陈国。

冬,邾国攻打我国南部边境。

【传】

17.1 十七年春,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卬[①],卑宋也[②]。

【注释】

①司徒卬:陈国大夫。

②卑宋:陈因轻视宋而不防备,因此败。

【译文】

鲁襄公十七年春,宋国庄朝讨伐陈国,俘获司徒卬,陈国由于轻视

宋国而吃败仗。

17.2　卫孙蒯田于曹隧①，饮马于重丘②，毁其瓶③。重丘人闭门而訽之④，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⑤。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夏，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曹人诉于晋⑥。

【注释】

①卫孙蒯田于曹隧：孙蒯越过国境打猎。曹隧，曹国隧地。

②重丘：古地名。在今山东茌平西南。

③毁其瓶：孙蒯毁坏重丘人的瓶子。瓶，汲水器。

④訽：同"诟"，责骂。

⑤为厉：为恶。

⑥曹人诉于晋：按，此为明年晋因此逮住石买、孙蒯做伏笔。

【译文】

卫国孙蒯越境到曹国隧地打猎，在重丘饮马，毁坏了汲水瓶。重丘百姓关起门来责骂，说道："亲自赶走了自己的国君，你父亲做了坏事。你不去忧虑这事，来打猎做什么？"夏，卫国石买、孙蒯进攻曹国，攻重丘。曹国向晋国控诉。

17.3　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①，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②。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③。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④，宵犯齐师，送之而复⑤。齐师去之⑥。

【注释】

①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去年围成因避孟孺子而未遂。

②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齐分二军，一军围桃，一

军围防。防,在今山东费县东北,为臧纥采邑。

③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鲁师畏惧齐师,不敢直接到防地,从阳关出来迎接臧纥,到旅松便停下来。阳关,鲁地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偏南。旅松,鲁地名。距离防不远。

④郰叔纥:孔丘之父。臧畴、臧贾:臧纥兄弟。

⑤宵犯齐师,送之而复:三人与臧纥都在防城里,夜里护送臧纥到旅松,又回防城守卫。

⑥齐师去之:臧纥已经逃离防城,所以齐国撤兵。

【译文】

齐国因为没能从侵犯我国中满足要求,秋,齐灵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桃地。高厚在防邑包围了臧纥。我军从阳关去接臧孙,到达旅松。郰叔纥、臧畴、臧贾带领甲士三百名,夜袭齐军,把臧纥送到旅松然后返回防邑。齐兵离开了鲁国。

齐人获臧坚①。齐侯使夙沙卫唁之,且曰:"无死!"坚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赐不终②,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③。"以杙抉其伤而死④。

【注释】

①臧坚:臧纥族人。

②抑:但,然而。赐不终:谓"无死"。

③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虽赐不终,又故意叫贱人夙沙卫来慰问,是有意羞辱我。姑,借为"故",故意。刑臣,指夙沙卫,是宦官。士,臧坚自称。

④以杙(yì)抉其伤而死:臧坚用小木桩刺进伤口自杀。杙,小木桩。

【译文】

齐国俘获臧坚。齐灵公派夙沙卫去慰问他,并且说:"不要死!"臧

坚叩头说："谨此拜谢国君的好意！然而国君赐命我不要死，却又故意派个受宫刑的臣子来慰问士。"就用杙刺进伤口而死。

17.4　冬，邾人伐我南鄙，为齐故也①。

【注释】

①为齐故也：为了帮助齐国。

【译文】

冬，邾国侵犯我国南部边境，这为了帮助齐国。

17.5　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①，使贼杀其宰华吴。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②。左师惧，曰："老夫无罪。"贼曰："皋比私有讨于吴③。"遂幽其妻④，曰："畀余而大璧⑤！"宋公闻之⑥，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⑦，必逐之！"左师曰："臣也亦卿也⑧。大臣不顺⑨，国之耻也。不如盖之⑩。"乃舍之⑪。左师为己短策⑫，苟过华臣之门，必骋⑬。十一月甲午⑭，国人逐瘈狗⑮，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⑯。

【注释】

①华臣：华阅之弟。弱：以为弱而加以侵害。皋比：华阅之子。

②贼六人以铍(pī)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贼人杀华吴于向戌屋后。铍，两刃的剑。卢门，宋城门。合左师，向戌，合是他的采邑，在今山东枣庄与江苏沛县之间。

③皋比私有讨于吴：谎称皋比私自讨华吴。

④遂幽其妻：囚禁华吴的妻子。幽，囚禁。

⑤畀(bì):给予。

⑥宋公:宋平公。

⑦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华臣此举,不仅欺凌宗室,而且大乱宋国政令。

⑧臣也亦卿也:华臣也是卿。向戌惧怕华臣,所以为其开脱。

⑨不顺:不和顺。

⑩盖:掩盖。

⑪乃舍之:不逐华臣。

⑫策:马鞭。

⑬苟过华臣之门,必骋:向戌不敢与华臣打照面,每过华臣家门,就帮助御者赶马,疾驰而过。骋,快跑。

⑭甲午:二十二日。

⑮瘈(zhì)狗:疯狗。

⑯华臣惧,遂奔陈:华臣心虚,国人追赶疯狗,他以为是追逐自己,于是逃往陈国。

【译文】

宋国华阅去世,华臣认为皋比家族力量微弱,派贼人去杀他的家宰华吴。六名杀手用铍把华吴杀死在卢门向戌家屋后。向戌害怕地说:"我老头子没罪。"贼人说:"是皋比私自讨伐华吴。"把华吴的妻子关起来,说:"把你的大玉璧给我!"宋平公听说后,说:"华臣不仅对其宗室这么残暴,而且使宋国的国政大乱,一定要把他赶走!"向戌说:"华臣也是卿。大臣间不和睦,是国家的耻辱。不如把它掩盖起来。"平公便不再追究此事。向戌为自己预备了短马鞭,只要经过华臣家门前,必定驱马快跑。十一月二十二日,国人驱赶疯狗,疯狗跑进华臣家,国人跟着追进去。华臣害怕了,就逃往陈国。

17.6 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①]。子罕请

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晳[②]，实兴我役。邑中之黔[③]，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④]，以行筑者[⑤]，而抶其不勉者[⑥]，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⑦]。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⑧]，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⑨]。"

【注释】

①妨于农功：周历十一月就是现在的九月，正是农业收获季节。

②泽门之晳：皇国父住在泽门，面孔白晳，因此被称为"泽门之晳"。

③邑中之黔：子罕住在城内，面黑，所以称作"邑中之黔"。

④扑：竹鞭。

⑤行：巡视。

⑥抶（chì）：鞭打。不勉者：不卖力者。

⑦阖庐：房屋。辟，躲避。

⑧区区：形容小。

⑨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子罕认为，国内出现褒贬为官者的歌谣，是不团结出祸乱的根源。

【译文】

宋国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建造一座台，影响了农事。子罕请求等到农事结束后再建，平公不同意。筑台者唱道："住在泽门的白面人，征发我们来服役。住在城里的黑脸汉，实在让我们欣慰。"子罕听到后，亲自拿了竹鞭，巡查筑台者，并鞭打不好好干活的人，说道："我辈小人都有房屋躲避干湿寒暑。如今国君要造一座台你们却不赶快建，又怎么能做其他事情呢？"歌唱的人才停止不唱。有人问子罕这样做的原因，子罕说："宋国区区小国，却有的诅咒有的歌颂，这是祸乱的根源所在。"

17.7 齐晏桓子卒[1]，晏婴粗缞斩[2]，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3]。其老曰[4]："非大夫之礼也[5]。"曰："唯卿为大夫[6]。"

【注释】

①晏桓子：即晏弱，晏婴之父。

②粗缞(cuī)斩：粗布的斩衰。斩缞，最重的一种丧服，用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缝边。

③苴(jū)绖(dié)、带、杖，菅屦(jù)，食鬻(zhōu)，居倚庐，寝苫(shān)，枕草：都是晏婴所行的丧礼。苴绖、带、杖，指苴绖、苴带、苴杖。苴绖，戴在头上的麻带。苴带，系在腰间的麻带。苴杖，竹杖。苴，结子的麻。菅屦，丧服中的草鞋。鬻，粥。居倚庐，住在草棚里。苫，禾秆编的席子。

④其老：晏婴的家宰。

⑤非大夫之礼也：当时士与大夫丧礼各有不同，家宰认为晏婴是以大夫而行士礼。

⑥唯卿为大夫：古代广义的大夫可包括卿。晏婴的意思是只有卿才是大夫，我还够不上大夫的身份。

【译文】

齐国晏弱去世。晏婴穿粗麻丧服，头系麻带，腰系麻带，手拄竹杖，脚穿草鞋，喝粥，住草棚子，睡草垫子，用草做枕头。他的家臣说："这不是大夫的丧礼。"晏婴说："只有卿才是大夫。"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1]，白狄来[2]。

18.2 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3]。

18.3 秋,齐师伐我北鄙。

18.4 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4]。

18.5 曹伯负刍卒于师[5]。

18.6 楚公子午帅师伐郑。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襄公十八年当周灵王十七年,前555。

②白狄来:白狄来鲁通好。

③石买:石买上年伐曹,曹告于晋,所以今年晋国将他逮捕。

④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齐国多次伐鲁而且对晋二心,所以晋国会合诸侯讨齐。

⑤曹伯负刍卒于师:曹成公死于伐齐的军中。负刍,曹成公名。

【译文】

鲁襄公十八年春,白狄来我国。

夏,晋国逮捕卫国使节石买。

秋,齐国军队攻打我北部边境。

冬十月,襄公会和晋平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悼公、滕子、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一起包围齐国。

曹成公负刍在讨伐齐国的军中去世。

楚国公子午带兵进攻郑国。

【传】

18.1 十八年春,白狄始来[1]。

【译文】

鲁襄公十八年春天，白狄第一次来我国。

18.2 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1]，执孙蒯于纯留[2]，为曹故也[3]。

【注释】

①长子：古地名。在今山西长子西郊。

②纯留：古地名。在今山西屯留南。

③为曹故也：去年孙蒯与石买一起攻打曹国。

【译文】

夏，晋国在长子逮住卫国使节石买，在纯留逮住孙蒯，是因为曹国被侵之事。

18.3 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1]。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2]，跪而戴之，奉之以走[3]，见梗阳之巫皋[4]。他日，见诸道[5]，与之言，同[6]。巫曰："今兹主必死[7]，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8]。"献子许诺。

【注释】

①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按，成公十七、十八年荀偃杀晋厉公。

②首队于前：梦见头被晋厉公砍掉。队，同"坠"。

③跪而戴之，奉之以走：把头安上，用两手捧着以防再坠落。

④梗阳：古地名。在今山西清徐。皋：巫名。按，以上是荀偃的梦境。

⑤见诸道：在路上遇见巫皋。

⑥与之言，同：荀偃告诉巫皋自己所做的梦，巫皋同时也梦见荀偃与晋厉公讼争事。

⑦今兹：今年。主：对荀偃的称呼。

⑧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意思是如果东伐齐国，可以有功。事，指战事。

【译文】

秋，齐灵公进犯我国北部边境。荀偃准备讨伐齐国，梦见与晋厉公争讼，没有胜诉，厉公用戈击打他，头被砍掉落下来，他跪着把头安好，捧着头跑走，遇见梗阳的巫皋。一天，在路上遇见巫皋，和他交谈起来，发现巫皋和自己做了同样的梦。巫皋说："今年你一定会死，但要是东边有战事，是可以有功的。"荀偃答应了。

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①]，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②]，负其众庶[③]，弃好背盟，陵虐神主[④]。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⑤]，其官臣偃实先后之[⑥]。苟捷有功，无作神羞[⑦]，官臣偃无敢复济[⑧]。唯尔有神裁之[⑨]！"沉玉而济。

【注释】

①瑴(jué)：又作"珏"或"玨"，玉一双。

②环：齐灵公名。

③负：依仗。众庶：人多。

④神主：指百姓。

⑤曾臣：陪臣。按，天子对神自称臣，诸侯为天子之臣，所以诸侯对于神而言称陪臣。彪：晋平公名。

⑥官臣：负具体职责之臣。先后：辅佐。

⑦无作神羞：不让神灵羞耻。

⑧官臣偃无敢复济：不再渡河而归，表示以死求胜。

⑨有：词头，无实义。

【译文】

晋平公攻打齐国，将要渡过黄河。荀偃用红丝线系着两对玉，祷告道："齐国的环倚仗地势险要，人口众多，背弃友好抛弃盟誓，欺凌虐待百姓。陪臣彪将要率领诸侯去讨伐，他的官臣偃在旁边辅佐。如果得胜有功，就不使神明蒙受羞辱，否则官臣偃不敢再渡河回来。请神灵明鉴！"把玉沉入水中后渡过河去。

冬十月，会于鲁济[①]，寻湨梁之言[②]，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③]，堑防门而守之，广里[④]。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⑤]。"弗听。诸侯之士门焉[⑥]，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⑦]，曰："吾知子[⑧]，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⑨]，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⑩]。子盍图之[⑪]？"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

【注释】

①鲁济：济水流经鲁国处。

②寻湨梁之言：襄公十六年湨梁之盟有"同讨不庭"的盟辞。

③平阴：古地名。在今山东平阴东北。

④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堑，挖壕沟。防门，在平阴南。广里，所挖壕沟宽一里。

⑤不能战，莫如守险：夙沙卫认为防门无险可守，不能对抗晋军。

⑥门：攻打城门。

⑦析文子：齐国大夫子家。

⑧知：相知，了解。

⑨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鲁在齐都临淄西南，莒在齐都东南，则莒从东南向西北、鲁从西南向东北，并攻齐都。乡，通“向”。

⑩君必失国：意谓齐国必定灭亡。

⑪子盍图之：按，范宣子以上所说的几句话意在恐吓齐灵公。

【译文】

冬十月，襄公和晋平公等各国国君在鲁国的济水边会合，重温溴梁会盟的誓言，共同讨伐齐国。齐灵公在平阴抵御，在防门挖了壕沟固守，沟宽达一里。夙沙卫说：“没法和诸侯交战，不如据守险要。”灵公没有采纳。诸侯的甲士攻打防城门，齐军士兵很多战死。士匄告诉子家说：“我了解你，怎敢隐匿真情？鲁国、莒国都请求带一千辆战车从各自国家进攻齐国，我们已经同意了。一旦攻入，贵国国君一定会丢掉国家。你何不考虑出路？”子家把这话告诉灵公，灵公害怕了。晏婴听到后说：“国君本来就没有勇气，现在又听到这话，坚持不了多久了。”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①。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②，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③。使乘车者左实右伪④，以旆先⑤，舆曳柴而从之⑥。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⑦。丙寅晦⑧，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⑨，齐师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⑩：“有班马之声⑪，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⑫。”

【注释】

①巫山：一名孝堂山，在今山东肥城西北。

②斥：侦察。

③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即使军队无法达到的险要之地，也插起大旗为军阵。

④左实右伪：车左实有人，车右为假人。这样原来一车三人，现为二人，多出的人可以多排出兵车。

⑤以旆先：用大旗做先导。

⑥舆曳柴而从之：车后拖着树枝，扬起灰尘，以迷惑对方。

⑦脱归：齐灵公离开齐军，脱身而归。

⑧丙寅晦：二十九日。

⑨乌乌之声乐：乌鸦叫声欢快，表明敌营已经没人。

⑩邢伯：晋国大夫邢侯。中行伯：即荀偃。

⑪班马：马盘桓不前。

⑫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城，指平阴城。按，以上几句写晋军用物候的方法判断敌情。

【译文】

齐灵公登上巫山眺望晋军。晋国派司马侦察山林河泽的险阻，即便大部队无法到达的险要地方，也一定插上旗帜布成稀疏的阵地。让战车上左边站着真甲士右边用假人，打着大旗作先导，车辆后面拉拽着树枝跟进。齐灵公见了，害怕晋军人马众多，便逃离前线回到国都。二十九日，齐军连夜逃走。师旷告诉晋平公说："乌鸦的叫声很欢快，齐军可能已经逃跑了。"邢侯告诉荀偃说："有马徘徊不前的声音，齐军可能已经逃跑了。"叔向告诉晋平公："城墙上有乌鸦，齐军可能已经逃跑了。"

十一月丁卯朔[①]，入平阴，遂从齐师[②]。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③]。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④]。子姑先乎！"乃代之殿。卫杀马于隘以塞道也[⑤]。晋州绰及之[⑥]，射

殖绰，中肩，两矢夹脰[7]，曰："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8]。"顾曰："为私誓[9]。"州绰曰："有如日[10]！"乃弛弓而自后缚之[11]。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12]，皆衿甲面缚[13]，坐于中军之鼓下。

【注释】

①丁卯朔：初一。

②从：追赶。

③隧：山中小路。殿：殿后。

④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夙沙卫是宦官，充当殿后的重任，有辱齐国。

⑤卫杀马于隘以塞道：夙沙卫怀恨在心，杀马塞道以挡住殖绰、郭最二人的退路。

⑥及：赶上。

⑦射殖绰，中肩，两矢夹脰(dòu)：先射一箭中殖绰的肩，又射两箭，从他颈项的两边飞过去。脰，颈项。

⑧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不逃跑还只是被捕，如果逃跑就一箭射死。衷，中心。

⑨为私誓：殖绰要求两人私下里立誓不加伤害。

⑩有如日：指日为誓。

⑪乃弛弓而自后缚之：解下弓弦从后边反捆殖绰的手。

⑫其右：州绰车右。

⑬衿甲：不解甲。面缚：从后边反捆。

【译文】

十一月初一，晋军进入平阴，随即又去追赶齐军。夙沙卫把大车连接起来堵住山中小道并断后。殖绰、郭最说："你来为我国军队殿后，是齐国的耻辱。你还是先走吧！"便代替他断后。卫夙沙杀掉战马堵塞住

险隘小道。晋国州绰赶上齐军，用箭射殖绰，射中他的肩部，两箭又从其脖子的左右边穿过，说道："站住不动，被我军抓获；不站住，就要射中你的心窝。"殖绰回头说道："你私下发个誓。"州绰说："有太阳在上为证！"州绰便卸下弓弦从背后把殖绰捆了。他的车右具丙也放开手中兵器来绑郭最，二人都穿着铠甲反绑着，坐在中军的鼓下。

晋人欲逐归者①，鲁、卫请攻险②。己卯③，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④。乙酉⑤，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邿⑥。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⑦，弗克。十二月戊戌⑧，及秦周，伐雍门之萩⑨。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⑩。孟庄子斩其椭以为公琴⑪。己亥⑫，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⑬。壬寅⑭，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扬门⑮。州绰门于东闾⑯，左骖迫⑰，还于门中⑱，以枚数阖⑲。

【注释】

①晋人欲逐归者：追赶齐国逃兵。

②攻险：攻打据险死守的齐军。

③己卯：十三日。

④京兹：古地名。在山东平阴东南。

⑤乙酉：十九日。

⑥邿：齐地名。在平阴西。

⑦卢：齐地名。在今山东长清西南。

⑧戊戌：初二。

⑨及秦周，伐雍门之萩(qiū)：诸侯军队已经逼近齐都临淄城下。秦周，雍门附近。雍门，齐都西门。萩，梓树。

⑩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追喜杀犬以示悠闲自得。

⑪孟庄子斩其橁(chūn)以为公琴：制琴以作为胜利的纪念品。孟庄子，鲁国大夫孺子速。橁，椿树，木材可做琴。公琴，颂琴。

⑫己亥：初三。

⑬刘难、士弱：都是晋国大夫。申池：在齐城南门外。

⑭壬寅：初六。

⑮扬门：齐城西北门。

⑯东闾：齐东门。按，以上表明齐都四门都被包围。

⑰左骖迫：左边骖马由于拥挤不能前进。

⑱还于门中：不能进去，在东门中盘旋。还，旋转，回旋。

⑲以枚数阖：犹云数阖之枚。州绰用马鞭点数门上的乳钉，表示从容不惧。枚，门扇上乳形钉子。阖，门扇。

【译文】

晋军准备追赶逃走的齐士兵，鲁、卫二国请求攻打险隘。十三日，荀偃、士匄率中军攻克京兹。十九日，魏绛、栾盈带下军占领邿。赵武、韩起统率上军包围了卢地，但没攻下。十二月初二，到达秦周，砍伐雍门的萩树。范鞅攻打雍门，他的车夫追喜在门里用戈杀死一条狗。孺子速砍了橁树制作颂琴。初三，焚烧雍门和西面、南面的外城。刘难、士弱率领诸侯军队焚烧申池的竹子树木。初六，焚烧东部、北部的外城。范鞅攻打扬门。州绰攻打东闾门，左骖马因为路窄无法前进，只在城门洞里盘旋，州绰用马鞭点数城门上的乳钉。

齐侯驾，将走邮棠[①]。大子与郭荣扣马[②]，曰："师速而疾，略也[③]。将退矣[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⑤]，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⑥]。大子抽剑断鞅，乃止[⑦]。甲辰[⑧]，东侵及潍[⑨]，南及沂[⑩]。

【注释】

①邮棠：齐地名。即棠，有说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②大子：太子光。郭荣：齐大夫。扣：拉住。

③师速而疾，略也：疾，攻击奋勇。略，抢夺财物。

④将退矣：诸侯军队没有久战取地的想法。

⑤轻：不持重，即逃走。

⑥将犯之：齐灵公不听，想冲过二人而去。

⑦大子抽剑断鞅，乃止：太子砍断马鞅，则居中的两马与车辕前端的横木分离，不能驾车，齐灵公才停下来。鞅，套在马颈上的皮带。

⑧甲辰：初八。

⑨东侵及潍：晋军往东打到潍水。潍，潍水，发源于山东莒县西北的潍山，经昌邑入海。

⑩南及沂：南抵沂水。沂，沂水，即大沂河，源出山东蒙阴北。

【译文】

齐灵公驾车，打算逃往邮棠。太子和郭荣拉住马，说："敌军行动迅速勇猛，只是在掠夺财物。马上就要退兵了，国君有什么可怕的呢！再说作为一国之主，不能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就会失去民众。您一定要留下来。"灵公想直冲过去，太子拔剑砍断马鞅，才停了下来。初八，诸侯军队向东一直打到潍水，向南到达沂水。

18.4 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①]。使告子庚[②]，子庚弗许。楚子闻之，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③]："国人谓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④]。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⑤]，人其以不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⑥]？"子庚叹曰："君王其谓午怀安乎[⑦]！吾以利社稷也。"见使者[⑧]，稽首而对曰："诸侯方睦于晋，臣请尝之。

若可，君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可以无害，君亦无辱。”

【注释】

①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郑国从襄公十一年萧鱼之会从晋至今，已经八年。子孔想要专权，襄公十年为载书，遭到子产等人的反对。现在想要叛晋而请楚国出兵除掉各位大夫。

②子庚：楚国令尹公子午。

③杨豚尹宜：豚尹，使者。杨是其氏，宜是其名。

④国人谓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指现在不能继承先君的霸业，死后就不能用先君的礼仪祭祀。

⑤师徒不出：自己未尝统帅出兵。

⑥大夫图之！其若之何：按，楚康王主张出兵。

⑦怀安：贪图安逸。

⑧使者：即杨豚尹宜。

【译文】

郑子孔想把大夫们免掉，准备背叛晋国而利用楚军来达到这一目的。他派人告诉子庚，子庚不同意。楚康王听到消息，派豚尹杨宜告诉子庚说：“国人在说寡人主持国家却不出兵打仗，死后就不能用先君的礼仪祭祀。我即位到现在已经五年，军队从未打过仗，人们大概以为我只顾自己安逸，忘记了先君的大业。大夫们考虑一下吧！该怎么办呢？”子庚叹气道：“君王可能是认为我在贪图安逸吧！我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啊。”会见使者，稽首回答说：“诸侯目前正与晋国和睦，请让下臣去试探一下。如果可行，君王就接着来。不行的话，收兵退回，可以没有损害，君王也不会蒙受羞辱。”

子庚帅师治兵于汾①。于是子蟜、伯有、子张从郑伯伐

齐[②]，子孔、子展、子西守[③]。二子知子孔之谋[④]，完守入保[⑤]。子孔不敢会楚师[⑥]。

【注释】

①汾：古地名。在今河南许昌西南，颍水南岸。

②子张：公孙黑肱。

③子孔、子展、子西守：三人留守国内。

④二子：子展、子西。

⑤完守入保：加强守备，入城堡固守。保，同"堡"。

⑥子孔不敢会楚师：子孔的阴谋没能得逞。

【译文】

子庚领军在汾地练兵。这时候子蟜、伯有、子张正跟随郑简公攻打齐国，子孔、子展、子西留守国内。子展、子西察觉子孔阴谋，便加强守备入城坚守。子孔不敢和楚军会合。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①]。右师城上棘，遂涉颍[②]，次于旃然[③]。蒍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④]，右回梅山[⑤]，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⑥]。子庚门于纯门[⑦]，信于城下而还[⑧]，涉于鱼齿之下[⑨]。甚雨及之[⑩]，楚师多冻，役徒几尽[⑪]。

【注释】

①鱼陵：古地名。具体地点不详。

②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楚右军渡颍水前，在上棘筑小城作防备。上棘，古地名。在今河南禹州颍水边上。

③旃然：水名，即索水，源出河南荥阳南。

④蒍子冯：即薳子冯。费滑：古地名。在今河南偃师南之缑氏镇。胥靡、献于、雍梁：这三处都是郑国的地盘。胥靡，在今偃师东。献于，今地不详。雍梁，或曰在今禹州东北。
⑤右回梅山：向右绕过梅山。梅山，在今郑州西南，与新郑接界。
⑥虫牢：古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北。
⑦纯门：郑都外郭门。
⑧信：住二宿。
⑨鱼齿：古地名。在今河南平顶山西北。
⑩甚雨：大雨。
⑪楚师多冻，役徒几尽：天寒多雨，军中役徒几乎都冻死，楚军无功而还。

【译文】

楚军进攻郑国，驻军鱼陵。右翼部队在上棘筑城，又徒步涉水渡过颍水，驻扎在旃然。蒍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人马侵袭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往右绕过梅山，攻打郑国东北，到达虫牢后回师。子庚进攻纯门，在城下住了二宿后回师，在鱼齿山下涉水渡河。赶上大雨，楚军中很多人被冻坏，服杂役的人几乎都死光了。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①，又歌南风。南风不竞②，多死声。楚必无功③。"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④。"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⑤。"

【注释】

①骤：屡次。风：指曲调，如《诗经》中的《国风》。
②不竞：不强劲。
③楚必无功：古人常以乐律占卜出兵吉凶。
④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这里指岁星（木星）在西北，对

南方不利,楚军出征不合天时。天道,岁星所行之道。

⑤在其君之德也:意思是不在天时地利,而在人和。

【译文】

晋国听说楚国发兵,师旷说:"不要紧。我屡次歌唱北方的歌曲,又唱南方的歌曲。南曲不强,多为象征死亡的声音。楚国一定不能成功。"董叔说:"今年岁星多在西北,南边军队不合天时,肯定不会成功。"叔向说:"胜败取决于国君的德行。"

十九年

【经】

19.1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①,诸侯盟于祝柯②。晋人执邾子。

19.2 公至自伐齐。

19.3 取邾田,自漷水③。

19.4 季孙宿如晋④。

19.5 葬曹成公。

19.6 夏,卫孙林父帅师伐齐。

19.7 秋七月辛卯⑤,齐侯环卒⑥。

19.8 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⑦。

19.9 八月丙辰⑧,仲孙蔑卒⑨。

19.10 齐杀其大夫高厚。

19.11 郑杀其大夫公子嘉⑩。

19.12 冬,葬齐灵公。

19.13 城西郛⑪。

19.14 叔孙豹会晋士匄于柯⑫。

19.15 城武城⑬。

【注释】

①十有九年：鲁襄公十九年当周灵王十八年，前554。

②诸侯：指去年围齐各国。祝柯：古地名。在今山东长清东北。

③取邾田，自漷(kuò)水：晋国为鲁取回邾国所占的田地，并以漷水划定鲁、邾疆界。漷水，源出今山东峄城西北，经鱼台东北入泗水。

④季孙宿如晋：拜谢晋国。

⑤辛卯：二十八日。

⑥齐侯环卒：齐灵公去世。

⑦谷：齐地名，在今山东东阿南的东阿镇。

⑧丙辰：二十三日。

⑨仲孙蔑卒：鲁国孟献子死。

⑩郑杀其大夫公子嘉：郑国杀了子孔。

⑪城西郛：鲁国修筑西边外城城墙。

⑫柯：古地名。在今河南内黄东北。

⑬武城：古地名。在今山东嘉祥，靠近齐国。

【译文】

鲁襄公十九年春周历正月，诸侯在祝柯结盟。晋国逮捕了邾悼公。

襄公从讨齐前线归来。

取得邾国田地，从漷水起都归我国。

季孙宿到晋国。

安葬曹成公。

夏，卫国孙林父带兵进攻齐国。

秋七月二十八日，齐灵公环去世。

晋国士匄领兵侵袭齐国，到谷地，听到齐灵公的死讯，便撤军回国。

八月二十三日，仲孙蔑去世。

齐国杀了本国大夫高厚。

郑国杀本国大夫公子嘉。

冬，安葬齐灵公。

修筑都城西边外城。

叔孙豹和晋国士匄在柯会面。

修筑武城城墙。

【传】

19.1 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①]，曰："大毋侵小[②]。"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③]。遂次于泗上[④]，疆我田[⑤]。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⑥]。

【注释】

①督扬：即祝柯。

②大毋侵小：大国不要侵略小国。

③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襄公十七年邾国攻打鲁国。

④泗上：泗水边上。

⑤疆我田：划定鲁国疆界。

⑥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漷水以西的田地，有的是鲁田，被邾占去，有的本来就是邾田。现在以漷水为界，凡漷水以西的田地都归鲁国。

【译文】

鲁襄公十九年春，诸侯从沂水边回来，在督扬结盟，盟誓说："大国不得侵犯小国。"逮捕邾悼公，因为他进攻我国之故。诸侯军队又驻在泗水边，划定我国与邾国边界。取得被邾国占有的田地，从漷水起都归我国所有。

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①]，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贿荀偃束锦[②]，加璧，乘马[③]，先吴寿梦之鼎[④]。

【注释】

①蒲圃：鲁国场圃名。

②束：五匹为一束。

③乘：四马为乘。

④先吴寿梦之鼎：先送束锦等物，再送吴寿梦之鼎。按，因为荀偃是中军帅，所以加赐。

【译文】

晋平公先回国。襄公在蒲圃设享礼招待晋国六卿，赐给他们三命的车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都得到一命车服。送给荀偃五匹锦，加上玉璧，四匹马，再送吴寿梦铜鼎。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①]。济河，及著雍[②]，病，目出[③]。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④]，曰："郑甥可[⑤]。"二月甲寅[⑥]，卒，而视，不可含[⑦]。宣子盥而抚之[⑧]，曰："事吴敢不如事主[⑨]！"犹视。栾怀子曰[⑩]："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⑪]？"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⑫]，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⑬]。"

【注释】

①荀偃瘅(dàn)疽，生疡于头：瘅疽，恶疮。疡，疮。

②著雍：晋地名。

③病，目出：荀偃病危，连眼珠都鼓出来。

④请后:问谁为继承人。

⑤郑甥:指荀吴,其母为郑女,他是郑国外甥。

⑥甲寅:十九日。

⑦而视,不可含:荀偃死后眼睛睁着,口紧闭,不能含玉。含,古人以珠玉放在死者口中。

⑧宣子盥而抚之:士匄为荀偃盥洗并抚尸。

⑨事吴敢不如事主:将像事奉你一样事奉荀吴。

⑩栾怀子:即栾盈。

⑪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恐怕是伐齐之事未完成而死不瞑目。

⑫嗣事:继续从事。

⑬吾浅之为丈夫也:自恨浅薄,不理解荀偃的心志。

【译文】

荀偃生恶疮,头上长了个疮。渡过黄河,到达著雍的时候,病危,眼睛都鼓出来了。大夫先回国的都赶回来。士匄请求见他,不接纳。派人问他谁可以做继承人,回答:"可立郑国女子所生的荀吴。"二月十九日,去世,眼睛睁着,口紧闭无法放入珠玉。士匄替他盥洗后抚摸着遗体,说:"事奉荀吴,怎敢不如事奉您!"还是睁着眼睛。栾盈说:"大概是因为攻打齐国的事还没完成的缘故吧?"便又抚摸着遗体说:"如果您死后我们不继续进攻齐国的话,有河神为证!"荀偃这才合上眼睛,松开嘴巴接受做口含的珠玉。士匄出来后,说道:"作为一个男人,我实在太浅薄了啊。"

19.2 晋栾鲂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①。

【注释】

①晋栾鲂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上面栾盈说将"嗣事于齐",因此晋、卫再次伐齐。

【译文】

晋国栾鲂率军随从卫国孙文子讨伐齐国。

19.3 季武子如晋拜师[①]，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②]，赋《黍苗》[③]。季武子兴[④]，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⑤]！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赋《六月》[⑥]。

【注释】

①季武子如晋拜师：谢晋国讨伐齐国以及为鲁取邾田。

②范宣子为政：范宣子以中军佐升为中军将。

③《黍苗》：《诗经·小雅》的篇名，本是赞美召伯慰劳诸侯，这里借喻为晋国国君关怀鲁国。

④兴：从座位上起来。

⑤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黍苗》的开头两句是"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季武子就是承这两句而说。膏，润泽。

⑥《六月》：《诗经·小雅》的篇名，赞颂尹吉甫辅佐周王出征之事，这里用尹吉甫比晋平公而赞颂之。

【译文】

季孙宿往晋国拜谢出兵，晋平公设享礼款待他。范宣子任执政，赋《黍苗》一诗。季孙宿从座位上起来，再拜叩头说："小国仰望大国，就如百谷仰望润泽的雨水！如果能经常滋润，将会使天下和睦安定，岂止敝国？"他赋了《六月》一诗。

19.4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①]。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②]，诸侯言时计功[③]，

大夫称伐[4]。今称伐，则下等也[5]；计功，则借人也[6]，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7]，铭其功烈[8]，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9]，若之何铭之？小国幸于大国[10]，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11]。”

【注释】

①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季武子用所获齐国兵器铸成林钟，并用铭文记载鲁国的武功。林钟，又称大林。

②天子令德：天子作铭文记载德行而不记功。令，动词，令德即铭德。

③诸侯言时计功：诸侯举动合于时令且有功劳，才作铭文。

④大夫称伐：大夫则记载征伐之劳。

⑤今称伐，则下等也：称伐就是向下等同于大夫。

⑥计功，则借人也：借晋国之力。

⑦彝器：宗庙常用的礼器，如钟、鼎。

⑧功烈：同义词连用。烈，功。

⑨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现在鲁国只是借晋国之力挽救自己的危亡。

⑩小国：指鲁国。幸：侥幸战胜。大国：指齐国。

⑪而昭所获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现在侥幸取胜就铸钟铭功，更会激怒齐国，因此臧武仲反对铸钟。

【译文】

季孙宿把在齐国所得到的兵器熔铸成林钟，铭刻上记述鲁国功劳的文字。臧武仲对他说：“这是不合于礼的。铭文，天子用来记载德行，诸侯用来记载符合时令的举动和建立的功劳，大夫用来记载征伐。现

在记载征伐，那已是降了一等了；如果说是记载功劳，那是凭别人的力量而取胜的，说是记载合乎时令的举动，其实这一仗对民众的妨害太多了，用什么来记入铭文？况且以大国打小国，把缴获他们的东西制成彝器，铭刻上功业告诉子孙后代，是为了宣扬美德而惩戒无礼。现在却是借他人之力来挽救自己的死亡，怎么能铭刻这些呢？小国侥幸胜了大国，反而宣扬所获战利品以激怒对方，这是亡国之道啊。”

19.5 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鬷声姬①，生光，以为大子。诸子仲子、戎子②。戎子嬖。仲子生牙，属诸戎子。戎子请以为大子，许之。仲子曰：“不可。废常③，不祥；间诸侯④，难⑤。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⑥。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⑦，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⑧。”遂东大子光⑨。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⑩。

【注释】

①其侄鬷(zōng)声姬：鬷声姬作为侄女陪嫁。

②诸子：诸妾中姓子的。仲子、戎子：都是宋女。

③常：常规。按，嫡妻无子，立年长者为常，光最长，应立。

④间：触犯。

⑤难：事难成。

⑥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从襄公三年以来，光多次参加盟会与诸侯征伐，所以说是“列于诸侯”。

⑦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光为太子已为诸侯承认，现在要废掉他，是专横而轻视诸侯。黜，摈弃。

⑧在我而已：废立由我，不在诸侯，灵公坚持废光。

⑨遂东大子光：废太子光并把他迁到东部边境。

⑩夙沙卫为少傅：按，以上是补叙以前的事。

【译文】

齐灵公娶鲁国女子为妻，名颜懿姬，没生儿子。随同他陪嫁来的侄女鬷声姬生下光，被立为太子。姬妾中有仲子、戎子。戎子得到宠爱。仲子生下牙，被托付给戎子抚育。戎子请求把牙立为太子，灵公应许了。仲子说："不可以。废除常规，不吉祥；触犯诸侯，难于成事。光立为太子，已经多次参与诸侯盟会的行列。现在无故废掉他，这是专横而蔑视诸侯，用难以成功的事去触犯'废常'这不吉祥的事。国君一定会后悔的。"灵公说："一切由我决定。"就把太子光迁移到东部边境。派高厚做牙的太傅，立牙为太子，任命夙沙卫为少傅。

齐侯疾，崔杼微逆光[①]。疾病而立之[②]。光杀戎子，尸诸朝[③]，非礼也。妇人无刑[④]。虽有刑，不在朝市[⑤]。

【注释】

①微：暗中。

②疾病而立之：乘齐灵公病危，复立光为太子。

③尸诸朝：陈尸于朝。

④妇人无刑：没有专为妇女订立的刑罚条目。

⑤虽有刑，不在朝市：即便犯死刑，也不可暴尸于朝。

【译文】

齐灵公生病，崔杼暗地里把光接回来。灵公病危时，崔杼立光为太子。光杀了戎子，把尸体陈列在朝堂上，这是不合乎礼的。妇女没有专门的刑罚。即便受刑，也不能陈尸在朝堂。

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①]。庄公即位[②]，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③]。以夙沙卫易己[④]，卫奔高唐以叛[⑤]。

【注释】

①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经》文记载灵公七月死，是按庄公即位后的报告而记。杨伯峻则认为，《经》书七月，《传》书五月，是因为齐用夏历，《经》为鲁史，改从周历。壬辰晦，二十九日。

②庄公：即太子光。

③句渎之丘：即谷丘。在齐国境内。

④以夙沙卫易己：太子光认为是夙沙卫教齐灵公废掉自己。

⑤高唐：古地名。在今山东高唐东。

【译文】

夏五月二十九日，齐灵公去世。庄公即位，在句渎之丘逮捕了公子牙。他认定自己被废是夙沙卫出的主意，夙沙卫逃往高唐叛变齐国。

19.6 晋士匄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①]。

【译文】

晋国士匄进攻齐国，到谷地，听到齐灵公的死讯就撤兵了，这是合乎礼的。

19.7 于四月丁未[①]，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②]。范宣子言于晋侯，以其善于伐秦也[③]。六月，晋侯请于王，王追赐之大路[④]，使以行[⑤]，礼也。

【注释】

①丁未：十三日。

②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这是追述四月公孙虿死的事。

③善于伐秦：指襄公十四年伐秦，公孙虿劝诸侯之师渡泾。

④王追赐之大路：周王赐公孙虿大路以为褒奖。大路，天子所赐车的总称。

⑤使以行：出葬时让赐车跟在柩车后。行，行葬。士以上之葬，柩车在前，道车、槁车序从，大夫以上更有遣车。

【译文】

四月十三日，郑国公孙虿死，向晋国大夫发去讣告。士匄告知晋平公，因为公孙虿在攻打秦国的战事中表现突出。六月，晋平公向周灵王请求对公孙虿奖赏，周灵王追赐给他大路，让它跟随出葬的车列，这是合于礼的。

19.8 秋八月，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1]，而兼其室[2]。书曰“齐杀其大夫”，从君于昏也[3]。

【注释】

①洒蓝：齐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城外。

②室：指财货封邑。

③从君于昏也：这是解释《经》文的意思。齐灵公废太子光而改立公子牙，实属昏庸，高厚顺从齐灵公昏聩之令，做公子牙的太傅，因而被杀，是咎由自取。

【译文】

秋八月，齐国崔杼在洒蓝杀了高厚，兼并了他的家财采邑。《春秋》记载“齐国杀了他们的大夫”，这是由于高厚顺从了国君昏聩的命令。

19.9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①]。子孔当罪[②]。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③]。甲辰[④]，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

【注释】

①西宫之难：事在襄公十年，尉止等作乱，子孔知道而不告发。纯门之师：去年子孔欲去诸大夫布专政，招楚来伐，楚子庚门于纯门。

②子孔当罪：上述二个事件中子孔都有责，应当抵罪。

③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孔已听到风声，招集甲士自保。

④甲辰：十一日。

【译文】

郑国子孔执政独断专行。郑国人很担忧，就追究西宫那次祸难和楚国攻打纯门之战的罪责。子孔应该抵罪，他带领自家甲士和子革、子良家的甲士保卫自己。十一日，子展、子西率领国人讨伐他，杀死子孔，瓜分了他的家财采邑。《春秋》记载“郑国杀了他们的大夫”，是因为子孔专横。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①]；士子孔，圭妫之子也[②]。圭妫之班亚宋子[③]，而相亲也；二子孔亦相亲也[④]。僖之四年[⑤]，子然卒。简之元年[⑥]，士子孔卒。司徒孔实相子革、子良之室[⑦]，三室如一，故及于难[⑧]。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为右尹[⑨]。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⑩]。

【注释】

①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之父。宋子，郑穆公妾。

②士子孔，圭妫之子也：士子孔，即公子志。圭妫，郑穆公妾。

③班：位置。亚宋子：次于宋子。

④二子孔：指子孔与士子孔，两人为同父异母兄弟。相亲：其母相亲，两人也相亲。

⑤僖之四年：郑僖公四年即鲁襄公六年。

⑥简之元年：郑简公元年即鲁襄公八年。

⑦司徒孔：子孔，襄公十年前子驷执政时为司徒。子革：子孔胞侄。子良：士子孔之子，也是子孔侄子。

⑧三室如一，故及于难：三家相亲，所以子革、子良的甲士为子孔守，两家也卷入事件中。

⑨子革为右尹：子革后来为楚国右尹，又称为郑丹、然丹，见昭公十二、十三年《传》。

⑩立子产为卿：按，子产始登上郑国政治舞台。

【译文】

子然、子孔，是宋子的儿子；士子孔，是圭妫的儿子。圭妫的位次在宋子之下，但两人关系亲密；两个子孔也关系亲近。郑僖公四年，子然去世。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司徒子孔辅助子革、子良两家，三家亲如一家，所以子革、子良也受牵连而遭难。子革、子良逃往楚国，子革任楚国右尹。郑国让子展主政，子西负责日常政务．立子产为卿。

19.10　齐庆封围高唐①，弗克。冬十一月，齐侯围之，见卫在城上，号之②，乃下。问守备焉，以无备告③。揖之，乃登④。闻师将傅⑤，食高唐人⑥。殖绰、工偻会夜缒纳师，醢卫于军⑦。

【注释】

①齐庆封围高唐：按，因夙沙卫据高唐而叛。

②见卫在城上，号之：叫夙沙卫。

③问守备焉，以无备告：夙沙卫下城，二人隔着护城河对话。齐庄公问守备情况，夙沙卫告诉他无备。

④揖之，乃登：齐庄公向夙沙卫作揖，卫还礼后又登上城墙，准备与齐庄公死战。

⑤傅：缘城进攻。

⑥食高唐人：夙沙卫让高唐人饱吃一顿。

⑦殖绰、工偻会夜缒纳师，醢卫于军：二人夜里垂下绳子让齐军入城。齐军攻入高唐，杀夙沙卫。殖绰、工偻会，都是齐国大夫。

【译文】

齐国庆封包围高唐，没攻下。冬十一月，齐庄公包围了高唐，看见夙沙卫在城上，就高声喊他，夙沙卫就下城来见庄公。问他高唐守备的情况，夙沙卫告诉说没有防备。庄公向他作揖，夙沙卫又返回城上。夙沙卫听说齐军将缘城进攻，就让高唐人马饱吃一顿。殖绰、工偻会夜里垂下绳索让齐军入城，将夙沙卫在军中剁成肉酱。

19.11　城西郛，惧齐也①。

【注释】

①惧齐也：鲁国去年和晋国一起伐齐，又以齐兵器铸钟，所以怕齐国来攻。

【译文】

修筑都城西边的外城，是因为怕齐国报复。

19.12　齐及晋平，盟于大隧①。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

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②]。叔向曰:“肸敢不承命[③]。”穆叔归,曰:“齐犹未也[④],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⑤]。

【注释】

①大隧:古地名。在今山东高唐。

②赋《载驰》之四章:《载驰》是《诗经·国风·鄘风》的篇名,其第四章有“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二句,穆叔借此表示希望晋国能及时救援。

③肸敢不承命:叔向答应救鲁。可见齐虽然与晋盟,但并没有真正服晋。

④齐犹未也:齐国不会停止攻伐。

⑤城武城:防备齐国。

【译文】

齐国和晋国讲和,在大隧结盟。因此穆叔和士匄在柯地相会。穆叔进见叔向,赋《载驰》第四章。叔向说:“我岂敢不接受命令。”穆叔回国后说:“齐国不会就此罢休,不能不小心。”便在武城筑城。

19.13 卫石共子卒[①],悼子不哀[②]。孔成子曰[③]:“是谓蹷其本[④],必不有其宗[⑤]。”

【注释】

①石共子:石买。

②悼子:石买之子石恶。

③孔成子:卫卿孔烝钼,庄叔达之孙。

④蹷(jué):同“蹶”,拔掉。

⑤不有其宗:不能保有其宗族。按,这里是在为襄公二十八年石恶

奔晋作伏笔。

【译文】

卫国石买死，石恶并不悲伤。孔成子说："这叫做丧失了本性，必定不能保全他的宗族。"

二十年

【经】

20.1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①]，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②]。

20.2 夏六月庚申[③]，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渊[④]。

20.3 秋，公至自会。

20.4 仲孙速帅师伐邾[⑤]。

20.5 蔡杀其大夫公子燮[⑥]。蔡公子履出奔楚[⑦]。

20.6 陈侯之弟黄出奔楚。

20.7 叔老如齐[⑧]。

20.8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⑨]。

20.9 季孙宿如宋[⑩]。

【注释】

①二十年：鲁襄公二十年当周灵王十九年，前553。辛亥：二十一日。

②仲孙速：鲁宗族臣，孟庄子，孟孺子速。向：莒国城邑，在今山东莒县南。

③庚申：初三。

④澶渊：在今河南濮阳西北。原为卫地，现晋已取之。

⑤仲孙速帅师伐邾：对邾国攻打鲁国进行报复。

⑥公子燮：蔡庄公之子。

⑦蔡公子履：燮的同母弟。

⑧叔老如齐：鲁国叔老聘齐。

⑨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此应为前553年8月31日之日环食。丙辰朔，初一。

⑩季孙宿如宋：季武子聘宋。

【译文】

鲁襄公二十年春周历正月二十一日，仲孙速和莒国人相会并在向地结盟。

夏六月初三，襄公与晋平公、齐庄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犁比公、邾悼公、滕成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在澶渊会盟。

秋，襄公从盟会回国。

仲孙速领兵进攻邾国。

蔡国杀了大夫公子燮。蔡国公子履逃往楚国。

陈哀公弟弟黄出逃到楚国。

叔老前往齐国。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季孙宿去宋国。

【传】

20.1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庄子会莒人盟于向，督扬之盟故也[①]。

【注释】

①督扬之盟故也：莒多次犯鲁，去年督扬之盟诸侯和解，现在两国再相盟结好。

【译文】

鲁襄公二十年春天，和莒国和好。仲孙速和莒国人相会并在向地结盟，这是由于先有督扬盟会的缘故。

20.2 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①。

【注释】

①盟于澶渊，齐成故也：齐国去年已经和晋国讲和，为此诸侯再盟于澶渊。

【译文】

夏，在澶渊结盟，是由于和齐国讲和。

20.3 邾人骤至①，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②。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③。

【注释】

①邾人骤至：襄公十五、十七年邾国几次攻打鲁国。骤，屡次。

②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邾国认为鲁国连年随同晋国征伐盟会，不能报复。

③孟庄子伐邾以报之：按，上年晋国为鲁国逮捕邾国国君，取得邾国田土，也是对邾伐鲁的报复。

【译文】

邾国人屡次来犯，我国因为连年参加诸侯间的盟会征伐，没能报复。秋，孟庄子讨伐邾国作为报复。

20.4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晋①，蔡人杀之。公子履，其母弟

也，故出奔楚②。

【注释】

①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晋：蔡本是楚的盟国，燮想要以蔡服晋。

②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杨伯峻认为，杜预说公子履与燮同谋，如果真是这样，就应出奔晋国。也许他并未参与，只是担心因为兄弟的关系而受牵连，所以到楚国去以免除嫌疑。

【译文】

蔡国公子燮想让蔡国顺从晋国，蔡国人杀了他。公子履是他的同母弟，所以出逃到楚国。

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逼①，诉诸楚曰："与蔡司马同谋②。"楚人以为讨。公子黄出奔楚③。初，蔡文侯欲事晋，曰："先君与于践土之盟④，晋不可弃，且兄弟也⑤。"畏楚，不能行而卒⑥。楚人使蔡无常⑦。公子燮求从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书曰"蔡杀其大夫公子燮"，言不与民同欲也⑧。"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⑨。公子黄将出奔，呼于国曰："庆氏无道，求专陈国，暴蔑其君⑩，而去其亲⑪，五年不灭，是无天也⑫。"

【注释】

①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之逼：怕公子黄夺其政权。庆虎、庆寅，陈国卿大夫。

②与蔡司马同谋：指与蔡公子燮同谋叛楚服晋。

③公子黄出奔楚：楚国讨伐陈国，公子黄奔楚辩解。

④先君：指蔡文侯之父庄侯，名甲午。践土之盟：在僖公二十八年。

⑤且兄弟也：晋、蔡同为姬姓国。

⑥畏楚，不能行而卒：蔡文侯虽有事晋之心，终因畏楚而不能实现，并在宣公十七年去世。

⑦使：役使。无常：没有一定的准则。

⑧言不与民同欲也：当时蔡国大多数人（主要是士大夫）想要从楚，公子燮则要从晋，所以说"不与民同欲"。

⑨"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经》文称"弟"以示公子黄无罪，罪在陈哀公与庆虎、庆寅。

⑩暴蔑：轻慢。

⑪而去其亲：公子黄是陈哀公亲属。

⑫五年不灭，是无天也：五年之内不灭亡，就是没有天理了。按，襄公二十三年，二庆被杀。

【译文】

陈国庆虎、庆寅害怕公子黄的威逼，向楚国报告："公子黄和蔡国司马共同谋划要顺服晋国。"楚国为此发起讨伐。公子黄出逃到楚国。当初，蔡文侯想顺服晋国，说道："先君参加了践土之盟，晋不应丢弃，况且我们还是兄弟关系呢。"但因为怕楚国，没能施行就去世了。楚国役使蔡国全无常规法度，公子燮要求继承先君遗志以有利于蔡国，没办成就死了。《春秋》记载说"蔡国杀了大夫公子燮"，是说公子燮不能与百姓同意愿；"陈哀公弟弟黄出逃到楚国"，说的是并非他的罪过。公子黄临出逃前，在国都高声呼喊："庆氏无道，想要在陈国专权，轻慢国君，铲除国君的亲属，五年之内不灭亡，就是没有天理了。"

20.5　齐子初聘于齐，礼也①。

【注释】

①齐子初聘于齐，礼也：澶渊之盟，齐、鲁也和好，齐庄公又新即位，

鲁国派叔老聘齐以示友好。齐子，即《经》文的叔老。

【译文】

叔老第一次到齐国聘问，这是合于礼的。

20.6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①。褚师段逆之以受享②，赋《常棣》之七章以卒③。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④。赋《鱼丽》之卒章⑤。公赋《南山有台》⑥。武子去所⑦，曰："臣不堪也⑧。"

【注释】

①报向戌之聘：向戌聘鲁在襄公十五年。

②褚师：官名，这里是以官为氏。段：宋共公之子子石。受享：武子受宋平公的享礼。

③赋《常棣》之七章以卒：七章以卒，第七章与最后一章（即第八章）。《常棣》，《诗经·小雅》的篇名。武子借《常棣》第七、第八章中妻子和兄弟和睦之意，表示鲁、宋两国将和睦相处。

④公享之：襄公设宴招待季武子。

⑤赋《鱼丽》之卒章：《鱼丽》为宴饮宾客之诗，末章称赞食物丰盛，都是时鲜。季武子借以说明聘宋适时。《鱼丽》，《诗经·小雅》的篇名。

⑥公赋《南山有台》：襄公取本诗中"乐只君子，邦家之基"称赞季武子出色完成使命。《南山有台》，《诗经·小雅》的篇名。

⑦去所：离席。

⑧臣不堪也：季武子表示谦让。

【译文】

冬，季孙宿到宋国，这是回报向戌的聘问。褚师段迎接他并让他接

受宋平公的享礼，季孙宿赋《常棣》的第七、第八章。宋国送他一份厚礼。他回国复命，襄公设享礼慰劳，季孙宿赋《鱼丽》的末章。襄公赋《南山有台》一诗。季孙宿离开坐席，说道："下臣不敢当。"

20.7　卫甯惠子疾①，召悼子曰②："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③。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④。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⑤。"悼子许诺⑥，惠子遂卒。

【注释】

①甯惠子：甯殖。

②召：借用为"诏"，告诉。悼子：甯喜。甯殖之子。

③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襄公十四年，甯殖与孙林父一起驱逐了卫献公。

④君入，则掩之：卫献公回国，才能掩盖逐君的罪名。

⑤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甯殖以死后不享受祭祀要挟甯喜，要他迎回卫献公。犹，假如。馁，饿。

⑥悼子许诺：按，这为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回国伏笔。

【译文】

卫国甯殖有病，对甯喜说："我得罪了国君，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的名字已记在诸侯的简策上，写着：'孙林父、甯殖驱逐国君。'只有国君回国才能掩盖这个恶名。你要是掩盖我的罪名，你就是我的好儿子。如果不能，假如有鬼神的话，我宁可挨饿，也不来享受你的祭祀。"甯喜答应，甯殖就死了。

二十一年

【经】

21.1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1]，公如晋。

21.2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2]。

21.3 夏，公至自晋。

21.4 秋，晋栾盈出奔楚。

21.5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3]。

21.6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4]。

21.7 曹伯来朝[5]。

21.8 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6]。

【注释】

①二十有一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当周灵王二十年，前552。

②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庶其逃奔鲁国，以漆、闾丘二地献给鲁国。庶其，邾国大夫。漆，古地名。在今山东邹城。闾丘，在漆东北。

③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这是前522年8月20日之日环食。庚戌朔，初一。

④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已经日环食，十月不应该再有日食，此日食是史官（天文官）误记。庚辰朔，初一。

⑤曹伯来朝：曹武公朝鲁。

⑥商任：古地名。在今河北任县东南。

【译文】

鲁襄公二十一年春周历正月，襄公去晋国。

郝国庶其带着漆与闾丘二地来投奔我国。

夏，襄公从晋国回来。

秋，晋国栾盈出逃楚国。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曹武公来我国朝见。

襄公与晋平公、齐庄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犁比公、郝悼公在商任相会。

【传】

21.1 二十一年春，公如晋，拜师及取邾田也[①]。

【注释】

①拜师及取邾田也：拜谢襄公十八年晋伐齐师及取邾田。

【译文】

鲁襄公二十一年春，襄公到晋国去，拜谢晋国出兵和为鲁国取得邾国田地。

21.2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①]，皆有赐于其从者。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②]？"武仲曰："不可诘也，纥又不能[③]。"季孙曰："我有四封[④]，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⑤]，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⑥]，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⑦]，使纥去之[⑧]，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⑨]，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⑩]，其次皂牧舆马[⑪]，其小者衣裳剑

带[12]，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13]。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14]，壹以待人[15]，轨度其信，可明征也[16]，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17]。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18]。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19]，又可禁乎？《夏书》曰[20]：'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21]。'将谓由己壹也[22]。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23]。"

【注释】

①姑姊：姑母。

②诘：禁止。

③不可诘也，纥又不能：臧纥自称无能力诘盗。

④四封：四方边界。

⑤司寇：主刑官员。

⑥子召外盗而大礼焉：指庶其奔鲁而季武子妻之以鲁公之姑母并与之邑。

⑦而来外盗：接纳外盗。

⑧之：指国内盗贼。

⑨而与之邑：另外赏给庶其封邑。

⑩焉：同"之"，指大盗。

⑪其次皂牧舆马：次一等的给予皂牧舆马。皂，皂役，杂役。牧，牧人。

⑫其小者衣裳剑带：最低等的给予衣裳剑带。

⑬赏而去之，其或难焉：一边赏赐盗贼，一边要除掉盗贼，恐怕很难了。

⑭洒濯其心：洗涤其心，使之知礼仪。

⑮壹以待人：待人以诚。

⑯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轨度，纳之于轨范。信，诚心。征，征信。

⑰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行下效。

⑱惩：警戒。

⑲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上行下效是势所必然。

⑳《夏书》：逸书，《古文尚书》羼入《大禹谟》篇。

㉑"念兹在兹"五句：意思是所思念而为者在于此，所舍弃而不为者在于此，所号令要说者在于此，诚信所行者也在于此。只有天帝才能记下这成功。兹，此，这个，指当时的规范、标准。释，舍弃。名，号令。允，诚信。念功，记功。

㉒将谓由己壹也：《夏书》所说，大概指要由自身来体现标准的一致。将，殆，大概。

㉓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诚信由于自己的一致，然后才可以记录功劳。按，臧武仲在这里意在批评季孙为贪求土地而诚信不一。

【译文】

邾国庶其带着漆、闾丘二地来投奔我国。季孙宿把襄公的姑妈嫁给他，他的随从也都有赏赐。当时鲁国的盗贼很多。季孙宿对臧纥说："你为什么不捕治盗贼？"臧纥说："盗贼无法捕治，我也没有能力捕治。"季孙宿说："我国有四面边境的限制用来禁治盗贼，为什么做不到呢？你官居司寇，捕盗是你的职责，为什么做不到呢？"臧纥说："你把国外的大盗招来，给予优渥的礼遇，又怎么能禁止国内的盗贼呢？你是正卿，把外国的盗贼引来，却要我去除掉国内的盗贼，我怎么可能办得到？庶其在邾国偷盗城邑而来，你把姬氏嫁给他做妻子，还赏给城邑，他的随从也都有赏赐。对大盗，你给他国君的姑妈和大城邑以表示优待，次一等的给予奴隶车马，最差的也给予衣裳剑带，这是在奖赏盗贼。奖赏他们又要除去他们，这恐怕有难度。我听说，在上位的要洗涤自己的心，

专一待人，诚信待人，使它合于法度，有明确的行动做证明，然后才可以治理人民。在上者的所作所为，是人民的榜样。在上者不做而百姓有人做了，由此对他们施以刑罚，就没有人敢不当心。如果在上者做了而百姓也这样做了，这是势所必然的，又怎么能够禁止住呢？《夏书》说：'想要干的就是这个，想丢弃的就是这个，所要命令的就是这个，诚信所在的就是这个，只有天帝才能记下这功劳。'大约说的就是要由自己来体现标准的一致性。诚信出于自己的一致，而后才可以记录功劳。"

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①。

【注释】

①"庶其非卿也"四句：这是解释《经》文。按《春秋》例，非卿不记载其名。庶其献了土地，虽不是卿，但因重视土地而特记其名。

【译文】

庶其不是卿，但他带着城邑来，所以虽然地位卑贱，《春秋》也要加以记载，是因为重视土地。

21.3　齐侯使庆佐为大夫，复讨公子牙之党①，执公子买于句渎之丘②。公子钼来奔。叔孙还奔燕。

【注释】

①齐侯使庆佐为大夫，复讨公子牙之党：齐庄公即位，清除公子牙同党，崔杼、庆佐的势力日益强大。庆佐，崔杼的同党。

②公子买：与下面的公子钼、叔孙还都是齐国的公族。

【译文】

齐庄公任命庆佐为大夫，再次讨伐公子牙的党羽，在句渎之丘逮捕

了公子买。公子鉏逃来我国。叔孙还出逃燕国。

21.4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①],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②]。”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③]。重茧,衣裘,鲜食而寝[④]。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⑤]。”乃使子南为令尹[⑥]。

【注释】

①访:与人商议。申叔豫:申叔时之孙。

②国不可为也:国事没法做好,意思是不能去当令尹。

③阙地,下冰而床焉:挖地,放上冰块再安置床,使寒气更重。

④重茧,衣裘,鲜食而寝:薳子冯用装病来推辞当令尹。重茧,两层棉袍。鲜食,吃得很少。

⑤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虽然很瘦,但血气正常。说明没病。

⑥子南:即公子追舒。

【译文】

夏,楚国子庚去世,楚康王任命薳子冯当令尹。薳子冯向申叔豫请教。申叔豫说:“国家宠臣众多而君王年轻,国家没办法管好。”于是薳子冯以疾病为辞不当令尹。正当大暑天,他挖地,埋进冰块后架上床。身穿两层棉衣,又穿上皮袍,吃得很少,躺在床上。楚王派医生去探视,回来报告说:“虽然很瘦,但血气没亏。”楚王便任命子南为令尹。

21.5 栾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怀子[①]。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②],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③]。桓子卒,栾祁与其老州宾通[④],几亡室矣[⑤]。怀子患之。祁惧其讨也,诉诸宣子曰:“盈将为乱,以范氏为死桓主而专政矣[⑥],曰:‘吾父逐鞅

也，不怒而以宠报之⑦，又与吾同官而专之⑧，吾父死而益富⑨。死吾父而专于国，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⑩。’其谋如是，惧害于主⑪，吾不敢不言。”范鞅为之征⑫。怀子好施⑬，士多归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⑭。怀子为下卿⑮，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⑯。

【注释】

①栾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怀子：栾桓子娶士匄之女。栾桓子，即栾黡。怀子，即栾盈。

②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襄公十四年，诸侯伐秦，栾黡之弟栾鍼主动要求与范鞅冲击秦师，结果范鞅生还而栾鍼战死，栾黡认为栾鍼是受范鞅的怂恿才战死的，所以责怪其父范宣子，迫其驱逐范鞅。范鞅出逃秦国，后回国复位。范氏与栾氏结怨。范鞅，士鞅，范宣子士匄之子。

③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襄公十六年，范鞅与栾盈同为公族大夫。不相能：不能共处。

④栾祁：栾黡妻，士匄女，栾盈母。杨伯峻指出，范氏传为尧的后代，本祁姓。周时妇女举姓不氏，所以叫栾祁。其老州宾：老，室老，大夫家臣之长，名州宾。通：通奸。

⑤几亡室矣：栾氏家财几乎全为州宾侵占。

⑥盈将为乱，以范氏为死桓主而专政矣：栾祁诬陷栾盈，说他认为是范氏弄死栾黡。桓主，栾黡。

⑦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宠报之：范鞅由秦国回晋后，栾黡不怒，反而让他为公族大夫。

⑧又与吾同官而专之：同为公族大夫而范鞅独断专行。

⑨吾父死而益富：范氏更富。

⑩死吾父而专于国，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栾祁诬陷栾盈将以死作难。蔑，无。

⑪主：指范宣子士匄。

⑫范鞅为之征：替栾祁作证。征，证。

⑬好施：好施舍。

⑭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怕栾盈得人心而势力更大，便相信栾祁的话。

⑮怀子为下卿：栾盈当时任下军佐，位居第六。

⑯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范宣子令栾盈到著地筑城乘机赶走他。著，晋国城邑，可能即著雍。

【译文】

栾黡娶范宣子士匄之女为妻，生下栾盈。范鞅因为曾被迫逃亡一事，怨恨栾氏，所以虽然和栾盈同为公族大夫却不能友好相处。栾黡去世后，其妻栾祁和家宰州宾私通，州宾几乎把栾家家产全都侵吞。栾盈感到很烦恼。栾祁害怕他讨伐，向士匄诉说道："栾盈将要发动叛乱，认为是范氏把栾黡弄死从而把持国政，他说：'我父亲赶走范鞅，待他回国以后不但不愤怒反而报以宠信，又和我同任公族大夫官，而他则大权独揽，我父亲去世后他更富了。弄死我父亲而掌国政，我宁可死，也不愿服从他！'他的阴谋就是这样，我担心会伤害您，所以不敢不告知您。"范鞅也证实她的话是事实。栾盈喜好施舍周济别人，很多士人都归附他。士匄害怕归附栾盈的士人众多，就相信了栾祁的话。栾盈任下卿，士匄派他负责修筑著地城墙遂乘机赶走他。

秋，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①。囚伯华、叔向、籍偃②。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③？"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④？《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⑤。"

【注释】

①宣子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以上十人都是晋国大夫，栾盈同党。

②叔向：他并非栾盈同党，因其弟羊舌虎与栾盈同党而牵连入狱。籍偃：当时任上军司马。

③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离，遭遇。知，同“智”。

④与其死亡若何：虽受囚而胜于死亡。

⑤《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叔向认为优游于乱世，能避害而终其寿，就是智。引诗为逸诗，今《诗经》中有和它相近的诗句。

【译文】

秋，栾盈逃往楚国。士匄杀了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囚禁了伯华、叔向、籍偃。有人对叔向说：“你被牵连入狱，是不明智的结果吧？”叔向说：“比起死与逃亡来说又怎么样？有《诗》说：‘优哉游哉，能避害而终寿。’这就是明智啊。”

乐王鲋见叔向曰[①]：“吾为子请[②]！”叔向弗应。出，不拜[③]。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④]。”室老闻之[⑤]，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⑥]，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⑦]，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⑧]，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⑨]。’夫子，觉者也[⑩]。”

【注释】

①乐王鲋：晋国大夫乐桓子。

②请：请求释放。

③出，不拜：乐王鲋出，叔向不拜。

④必祁大夫：只有祁奚能救我。

⑤室老：羊舌氏家臣之长。

⑥不能：做不到。

⑦从君：只会看国君脸色行事。

⑧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襄公三年祁奚请老时推荐其仇解狐、其子祁午和羊舌赤，君子赞曰："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

⑨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引《诗》见《诗经·大雅·抑》。意思是德行公正，则天下顺从。觉，通"梏"。正直，高大。

⑩夫子，觉者也：祁奚是正直的人。夫子，对第三人的敬称，这里指祁奚。

【译文】

乐王鲋去见叔向，说："我可以为你去求情！"叔向没应声。乐王鲋走的时候，叔向也不拜送。叔向的随从都责备他。叔向说："一定要祁大夫才能救我。"他的家宰听说后，对他说："乐王鲋对国君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的，他要去请求赦免你，你不答应。可这是祁大夫所无法办到的，你却说一定要通过他，这是为什么？"叔向说："乐王鲋，只是顺从国君的人，他怎么能行？祁大夫举荐外族人不丢弃仇家，举拔族内人时不失去亲人，他难道会单单把我遗漏掉吗？《诗》说：'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人都会归顺他。'祁大夫正是这样正直的人啊。"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①。"于是祁奚老矣②，闻之，乘驲而见宣子③，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④。'《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⑤。'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⑥，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⑦。犹将

十世宥之[8]，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9]，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10]；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11]；管、蔡为戮，周公右王[12]。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13]？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14]，以言诸公而免之[15]。不见叔向而归[16]。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17]。

【注释】

①不弃其亲，其有焉：乐王鲋怀恨而落井下石，说叔向不弃兄弟，可能同谋。亲，指羊舌虎。

②于是祁奚老矣：祁奚请老在襄公三年，十六年又出为公族大夫，现又已告老退休。

③驲(rì)：传车。杨伯峻指出，当时祁奚住处可能离晋都新绛远，所以乘传，取其快速。

④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引《诗》见《诗经·周颂·烈文》。意思是恩赐我们无边际，子子孙孙保持它。

⑤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引《书》为逸书，今纂入《古文尚书·胤征》篇。意思是圣人有谋略功勋，应当明信而保护。谟，谋略。按，祁奚在这里引诗、书都是用来称赞叔向。

⑥夫谋而鲜过：此即"圣有谟勋"。惠训不倦：此即"惠我无疆"。

⑦社稷之固：国家柱石。

⑧犹将十世宥之：其十代子孙犯罪都要追念其功业而加以赦宥。

⑨壹：指羊舌虎这件事。身：自身。

⑩鲧殛(jí)而禹兴：鲧治水无功，舜将他流放，而用其子禹。这是不以父罪废其子。

⑪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太甲为汤之孙，即位荒淫，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待他改过后复位，自己为相，太甲始终没有

怨色。伊尹,商汤之相。这是君臣不相怨。

⑫管、蔡为戮,周公右王:管叔、蔡叔和周公是三兄弟,管、蔡叛周助殷,周公杀了管、蔡而辅佐成王。这是兄弟不同,不能同罪。按,以上三例都是意在说明不能搞株连。

⑬勉:尽力。

⑭与之乘:因为祁奚是乘传车,不可以朝,所以士匄"与之乘"。

⑮言诸公而免之:劝说晋平公赦免叔向。

⑯不见叔向而归:叔向已被赦免,祁奚不见他就回去了。

⑰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向也不告谢祁奚,只朝晋平公。按,二人都是不讲私情,秉公办事。

【译文】

晋平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责,乐王鲋回答说:"他这人不会背弃自己的亲人,他可能参与了叛乱的策划。"这时祁奚已告老退休,听说此事后,乘坐驿车去见士匄,说道:"《诗》说:'赐给我们的恩惠无边无际,子子孙孙永远保有它。'《书》说:'圣贤有谋略功勋,应当对他信任保护。'说到谋划而少有过错,教诲别人不知疲倦,叔向都具备了,这是国家的柱石啊。即使他的子孙十代有罪都要赦免,用来激励有能力的人。可现在因一点罪过却连自身都无法免罪,国家的栋梁弃之不顾,不也太让人疑惑不解吗?鲧被杀而他的儿子禹受重用;伊尹曾放逐太甲而太甲后来用他为相,并且始终没有怨恨的情绪;管叔、蔡叔被杀,而他们的兄长周公却辅佐成王。为什么要因为一个羊舌虎,而损失一个国家栋梁?您如果做此好事,谁敢不努力?何必要多杀人呢?"士匄听了觉得说得对,就和祁奚一起乘车入朝,劝说晋平公赦免了叔向。祁奚没有去见叔向就回家了。叔向出来后也没有去拜谢祁奚,只是朝见晋平公。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①,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

女。女，敝族也[②]。国多大宠[③]，不仁人间之[④]，不亦难乎？余何爱焉[⑤]！”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⑥]。

【注释】

①不使：不让她侍寝。

②敝：衰败。

③国多大宠：六卿专权，都受大宠。

④不仁人间之：不仁人挑拨六卿。间，离间。

⑤余何爱焉：意思是自己是为羊舌氏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爱，爱惜。

⑥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以上补叙羊舌虎出生及羊舌氏遭此难的预言。

【译文】

当初，叔向的母亲嫉妒叔虎的母亲漂亮而不让她侍寝，她的儿子们都劝谏她。她说：“深山大泽，是产生龙蛇一类妖异的地方。她这么美，我担心她生下龙蛇似的人来祸害你们。你们是衰败的家族。国家受宠信的大族很多，坏人又从中挑拨，想要太平无事不就很难了吗？我自己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便让她去侍寝，生下叔虎。叔虎长得美而有勇力，栾盈很宠爱他，于是羊舌氏家族遭受祸害。

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①]。辞于行人曰[②]：“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③]，将逃罪。罪重于郊甸[④]，无所伏窜，敢布其死[⑤]。昔陪臣书能输力于王室[⑥]，王施惠焉。其子黡不能保任其父之劳[⑦]。大君若不弃书之力[⑧]，亡臣犹有所逃[⑨]。若弃书之力，而思黡之罪，臣，戮余也[⑩]，将归死于尉氏[⑪]，不

敢还矣。敢布四体[12]，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13]！”使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使候出诸轘辕[14]。

【注释】

①周西鄙掠之：西鄙的人劫掠其财物。

②辞于行人：栾盈向周室使者申诉。

③陪臣：诸侯之臣对天子的自称。王之守臣：王室守土之臣，这里指晋平公。

④罪重于郊甸：栾盈被西鄙的人劫掠，委婉地说是重得罪于郊甸。郊、甸，古代城郭外叫郊，郊外叫甸。

⑤敢布其死：冒死进言。

⑥书：栾书。输力：献力，效力。

⑦保任：保、任，同义词，即保持。

⑧大君：指周王。

⑨亡臣犹有所逃：希望周王看在栾书的功劳上庇护自己。

⑩戮余：逃亡之人幸免于被戮杀，故自云戮余。

⑪尉氏：古代刑狱之官。

⑫敢布四体：杜预曰，一说表示无所隐藏，一说将受刑戮。

⑬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晋国驱逐栾盈，周王以为非，自己如果再掠夺之，罪将更大。

⑭候：候人，迎送宾客之官。轘辕：山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北。

【译文】

栾盈经过周，周西部边境的人劫掠了他的财物。栾盈去向周室使者申诉，说：“天子的陪臣栾盈，得罪了天子的守臣，打算逃避惩罚。却又在天子的郊外得罪，无处逃避藏匿，大胆冒死进言。当初陪臣栾书能为王室效力，天子施与恩惠。他的儿子栾黡，不能保住他父亲的功勋。天王如果不忘却栾书的功劳，逃亡在外的陪臣我还有地方逃匿。如果

丢弃栾书的功劳，而计较栾黡的罪过，那么臣本是刑余的人，就将要回国死在狱官手里，不敢再回来了。谨此直诉衷曲，唯天王的命令是听！”周灵王说：“别人有过错而去效仿，那过错就更大了！”命令司徒制止抢掠栾氏财物的人，把抢走的财物归还栾氏。派遣候人把栾盈送过轘辕山。

21.6　冬，曹武公来朝，始见也①。

【注释】

①始见也：曹武公即位三年，第一次朝见襄公。

【译文】

冬天，曹武公前来朝见，这是第一次朝见襄公。

21.7　会于商任，锢栾氏也①。齐侯、卫侯不敬②。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③。会朝，礼之经也④；礼，政之舆也⑤；政，身之守也⑥。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⑦。”

【注释】

①会于商任，锢栾氏也：晋国在商任会诸侯，要求他们不要收留栾盈。锢，禁锢。

②齐侯、卫侯：齐庄公、卫殇公。不敬：实际上是齐、卫两国不想遵守不收留栾盈的盟约。

③必不免：将不免于祸。

④礼之经：礼之常，礼仪的规范。

⑤礼，政之舆也：政载礼而行。

⑥政，身之守也：政事是存身之所。

⑦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政治有失，难以立身。这是在为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杀、二十六年卫殇公被杀伏笔。

【译文】

诸侯在商任相会，是为了禁锢栾氏。齐庄公、卫殇公不想遵从。叔向说："这二国国君肯定不能免于祸难。会盟和朝见，这是礼仪中的规范；礼仪，这是政事的载体；政事，这是存身之所。轻慢礼仪，政事便会有错失；政事错失就难以立身，因此就会发生动乱。"

21.8　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①，皆栾氏之党也。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②。"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③？"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④。"

【注释】

①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四人都是晋国大夫。

②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建议让这二人回来。

③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其勇只为栾氏，不为己用。获，得。

④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如果你待之如栾氏，也将为你所用。按，据后文，范宣子没有采纳乐王鲋的意见。

【译文】

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逃齐国，他们都是栾氏的党羽。乐王鲋对士匄说："何不让州绰、邢蒯回国，他们都是勇士啊。"士匄说："他们是栾氏的勇士，我又能得到什么？"乐王鲋说："您如果像栾氏那样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成为您的勇士。"

齐庄公朝，指殖绰、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①。"州绰曰：

"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②],平阴之役,先二子鸣[③]。"庄公为勇爵[④]。殖绰、郭最欲与焉[⑤]。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⑥]。其可以与于此乎?"公曰:"子为晋君也[⑦]。"对曰:"臣为隶新[⑧]。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⑨]。"

【注释】

①雄:雄鸡。这里用来比喻二人之勇。

②不敏:不才。

③平阴之役,先二子鸣:襄公十八年平阴之役,州绰曾抓获殖绰、郭最二人,因此自比于雄鸡斗胜了先打鸣。这是州绰不服气的话。

④勇爵:勇士的爵位。或曰此为用以觞勇士之饮酒器。

⑤殖绰、郭最欲与焉:二人自以为勇,因此想要有一份。

⑥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于门中,识其枚数:见襄公十八年《传》。

⑦子为晋君也:指那时是为晋国君而不是为齐国。

⑧臣为隶新:初到齐为臣。

⑨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平阴之役州绰曾射中殖绰,因此州绰这话的意思是当时要不是手下留情,早已食其肉寝其皮了。

【译文】

齐庄公上朝,指着殖绰、郭最说:"这是我的雄鸡。"州绰说:"国君认为他们是雄鸡,谁敢说他们不是?不过下臣不才,在平阴之役中,可是比二人先打鸣。"庄公设立勇士的爵位。殖绰、郭最想得到这爵位。州绰说:"东闾之役中,下臣的左骖马由于路窄进不去,在城门洞中盘旋,我都把城门上的乳钉数了个遍。是不是在这里可以有一份呢?"庄公说:"那时是为晋国国君啊。"回答说:"下臣充当国君仆从的时间不长。

但那两个人，用禽兽来打比方的话，下臣早已吃了他们的肉睡在他们的皮上了。”

二十二年

【经】

22.1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①，公至自会。

22.2 夏四月。

22.3 秋七月辛酉②，叔老卒③。

22.4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随④。

22.5 公至自会。

22.6 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⑤。

【注释】

①二十有二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当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

②辛酉：十六日。

③叔老：鲁国大夫子叔齐子。

④沙随：宋地，在今河南宁陵西北。

⑤追舒：楚庄王之子子南。去年为令尹。

【译文】

鲁襄公二十二年春周历正月，襄公从商任之会回国。

夏四月。

秋七月十六日，鲁国大夫子叔齐子去世。

冬，襄公和晋平公、齐庄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犁比公、邾悼公、薛伯、杞孝公、小邾穆公在沙随相会。

襄公从沙随之会回国。

楚国杀死他们的大夫公子追舒。

【传】

22.1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晋[1]。雨，过御叔[2]。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3]！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4]？"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5]，国之蠹也。"令倍其赋[6]。

【注释】

①臧武仲：臧孙纥。

②过：探望。御叔：鲁国御邑大夫。

③焉用圣人：指臧孙纥，他多智，时人称之为圣人。

④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御叔意思是说，我正打算饮酒，而他自己却冒雨出行，聪明何用。

⑤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意思是御叔自己不配出使，反而傲视使者。使人，指臧孙纥。

⑥令倍其赋：将御叔赋税增加一倍以示惩罚。

【译文】

鲁襄公二十二年春天，臧孙纥到晋国去。下着雨，他顺道去看望御叔。御叔在他的封邑里，正准备饮酒，说："要这个圣人有什么用？我将要饮酒，而他却冒雨出行，要这聪明做什么？"穆叔听说了，说道："这个人自己不堪出使，反而傲视出使的人，是国家的蛀虫。"下令把他的赋税增加一倍。

22.2 夏，晋人征朝于郑[1]。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2]，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3]，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4]，晋是以有戏之役[5]。楚人犹竞[6]，而申礼于敝邑[7]。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8]，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9]。"是以不敢携贰于楚[10]。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11]，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12]。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13]？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14]，重之以宗器[15]，以受齐盟[16]。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17]。贰于楚者，子侯、石盂[18]，归而讨之。湨梁之明年[19]，子蟜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20]，与执燔焉[21]。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22]，四月，又朝以听事期[23]。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24]。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25]，岂敢忘职[26]？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27]？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28]，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29]？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30]？委诸执事[31]，执事实重图之[32]。"

【注释】

①晋人征朝于郑：晋国召郑国来朝。

②少正：亚卿。公孙侨：即子产，当时任少正。

③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襄公八年，郑国朝晋国，并献捷于邢丘，这时郑简公仅仅六岁。执事，这里是对晋国国君的敬称。

④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意思是晋国不礼郑君，郑国才朝楚国。

⑤晋是以有戏之役：襄公九年，晋率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等诸侯伐郑，之后同盟于戏。

⑥竞：强。

⑦而申礼于敝邑：楚国多次救援郑国，是对郑国有礼仪。

⑧而惧为大尤：怕犯下大错。尤，过错。

⑨晋其谓我不共有礼：对有礼的楚国不恭敬。共，通“恭”。有礼，指楚国。

⑩是以不敢携贰于楚：其时郑国子驷主张从楚，子产这是掩饰之词。

⑪观衅：即朝，这是委婉掩饰的说法。

⑫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襄公十一年，晋率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等诸侯伐郑，会于萧鱼。

⑬“谓我敝邑”五句：郑国自认为离晋国近，两国同姓，晋国譬如草木，郑国只是它发出来的气味，事晋不敢有二心。差(cī)池，不一致。

⑭土实：土地所出产之物。

⑮重(chóng)：加上。

⑯齐盟：斋盟。

⑰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说明郑国真心服晋。会岁终，朝正，这里指正月朝见霸主。

⑱贰于楚者，子侯、石盂：二人都是郑国大夫，勾结楚国。

⑲溴梁之明年：溴梁会盟在襄公十六年。

⑳尝酎(zhòu)：用醇酒进行尝祭。尝，尝祭。在夏正七月。《礼记·月令》所谓“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酎，连酿三次的醇酒。

㉑与执燔(fán)焉：公孙夏和郑简公朝见晋国，参与了尝祭，祭后分得膰肉。执燔，祭祀宗庙后把祭肉分发给有关人员。燔，通“膰”。

㉒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襄公十八年围攻齐国，二十年盟于澶渊，

是往东使齐国服晋。

㉓四月,又朝以听事期:澶渊之盟在六月,郑国国君又提前二月朝见,以听取结盟的日期。

㉔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表明郑国为晋国奔走不暇,事奉晋国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㉕不虞荐至,无日不惕:不虞,忧患。荐,屡次。惕,戒惧。

㉖岂敢忘职:虽然国家疲惫,忧患屡至,郑国也不忘朝晋之职。

㉗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晋国能够安定郑国,郑国自然会去朝见,何须你征召。辱命,召郑国使朝晋国。

㉘口实:借口。

㉙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晋国若不体恤郑国的忧患,一味逼迫,郑国将成为晋国的仇敌。翦,弃除。

㉚其:犹“岂”,难道。

㉛委:托付。

㉜执事实重图之:希望晋国认真考虑。

【译文】

夏天,晋国征召郑国来朝见。郑国派少正公孙侨应答说:“在晋国先君悼公九年时,我国国君在那时即位。即位八个月,而我国先大夫子驷跟随我国国君朝见晋国,可是贵国对我国国君不尊重。我国国君很是害怕。因为这一次的出行,我国就在二年六月去朝见楚国,晋国由此而发动了戏地战役。这时楚国还很强大,但对我国表现出了应有的礼节。敝国想要顺从贵国,又怕犯下大错,说:“晋国将会认为我们不尊敬有礼仪的国家。”因此不敢背叛楚国。在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随从我国国君朝见楚国,晋于是有了萧鱼战役。认为敝国,近在晋国边上,以草木作比方,晋国是草木,我们只是它的气味罢了,哪里敢有不一致?楚国这时逐渐衰弱,我国国君拿出土地上的全部出产,再加上宗庙中的礼器,来接受盟约。并带领群臣随同晋国参加年终的朝会。对楚国亲

附的，是子侯、石盂，我们回国后就讨伐了他俩。溴梁会盟的第二年，公孙子蟜告老退休，公孙夏随从我国国君来朝见晋国国君，在尝祭的时候拜见，参与了祭祀。过了两年，听说贵国国君准备平定东方，四月，又到贵国朝见，听取结盟的日期。没有朝见的年头，我们没有一年不派使者聘问，也没有一次盟会征伐没参加。由于贵国的政令没有常规，我国疲惫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没有一天不警惕，但哪敢忘掉我们的职责？大国如果能使我国安定，我们会不断来朝见，又何劳你们下令呢？要是不体恤我们的忧患，而以不朝见作为借口，难道不会使我们无法忍受贵国的命令，被你们丢弃而成为敌国？敝国对此十分担心，哪敢忘记国君的命令？我们把一切都交你们，请贵国认真考虑一下。”

22.3　秋，栾盈自楚适齐。晏平仲言于齐侯曰[①]：“商任之会，受命于晋[②]。今纳栾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③]。君其图之。”弗听。退告陈文子曰[④]：“君人执信，臣人执共[⑤]，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⑥]！”

【注释】

①晏平仲：即晏婴。

②商任之会，受命于晋：晋国有禁锢栾氏之命。

③失信，不立：失信将难以立国立身。

④陈文子：名须无，陈完曾孙。

⑤共：通“恭”，恭敬。

⑥君自弃也，弗能久矣：按，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杀。

【译文】

秋，栾盈从楚国去往齐国。晏婴对齐庄公说：“商任会上，我们接受

了晋国的命令。现在接纳栾氏，准备怎么任用他？小国所用以事奉大国的，是信用。失去信用，就无法站住脚。请国君好好考虑一下。”庄公不听。晏婴出来后告诉陈须无说：“做人君的守住信用，当臣子的保持恭敬，忠诚、信用、笃实、恭敬，上下共同保持它，这是天道。国君自暴自弃，不可能长久了！”

22.4　九月，郑公孙黑肱有疾①，归邑于公②。召室老、宗人立段③，而使黜官、薄祭④。祭以特羊⑤，殷以少牢⑥。足以共祀⑦，尽归其余邑。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⑧。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⑨，伯张卒⑩。君子曰：“善戒⑪。《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⑫。’郑子张其有焉⑬。”

【注释】

①黑肱：字子张。

②归邑于公：将封邑归还给郑简公。

③召室老、宗人立段：立段为后嗣。宗人，也叫宗老，掌管宗室礼仪。段，黑肱之子。

④而使黜官、薄祭：子张要段减省家臣，祭祀从简。

⑤特羊：一只羊。

⑥殷：三年一次的盛祭，通常要用太牢。少牢：只用羊、猪。

⑦足以共祀：只留足以供给祭祀的土地。

⑧敬共事君与二三子：希望段恭敬地事奉国君与诸大臣。

⑨己巳：二十五日。

⑩伯张：即子张。

⑪善戒：子张善于警戒。

⑫慎尔侯度，用戒不虞：引《诗》见《诗经·大雅·抑》篇。侯度，公侯的法度。用戒，用来警戒。不虞，不测。

⑬郑子张其有焉：子张能做到如诗所说的慎用法度，以警戒意外。

【译文】

九月，郑国公孙黑肱有病，将封邑归还给郑简公。召集家宰、宗人立段为后嗣，并要他减少家臣、降低祭祀规格。普通的祭祀用一只羊，殷祭只用羊和猪。留下足以供祭祀的田地，其余的全部归还给国君。他说："我听说，生在乱世，地位显贵而能清贫，不向民众索求，可以比他人后消亡。你要恭敬地事奉国君和各位大夫。生存在于能警戒，不在于富有。"二十五日，公孙黑肱去世。君子说："公孙黑肱善于警戒。《诗》说：'谨慎地奉行公侯的法度，用以防备意外的祸患。'公孙黑肱可谓有此德行。"

22.5 冬，会于沙随，复锢栾氏也[1]。栾盈犹在齐。晏子曰："祸将作矣。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2]。"

【注释】

①会于沙随，复锢栾氏也：晋国知道栾盈在齐，因此再召诸侯，重申各国不得收留栾氏。

②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按，为明年齐国攻打晋国伏笔。

【译文】

冬，在沙随相会，是晋国为了重申禁锢栾氏。这时栾盈还在齐国。晏婴说："祸乱将要降临了！齐国将会讨伐晋国，不能不使人担忧。"

22.6 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1]，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2]。楚人患之，王将讨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3]，王每见之，

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4],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5],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6]?”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7],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轘观起于四竟[8]。

【注释】

①观起:楚国大夫。

②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子南偏宠观起,观起也恃宠招权纳贿。杨伯峻曰:“《荀子·强国篇》云:‘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此云未益禄,则观起乃庶人之在官者(语见《孟子·万章下》及《礼记·王制》)。《尚书大传》云:‘庶人木车单马。’今观起有马数十乘,子南之势焰可知。”

③御士:侍御的人。

④三:多次。

⑤不能:不善。

⑥国将讨焉,尔其居乎:楚康王意在试探弃疾的态度。居,不逃走。

⑦泄命重刑:泄漏君命,更加重刑罚。

⑧轘(huán)观起于四竟:将观起车裂并在四方示众。竟,通“境”。

【译文】

楚国观起得到令尹子南的宠信,没增加俸禄,却有能驾几十辆车子的马。楚国人对此深感忧虑,楚康王准备讨伐他。子南的儿子弃疾任康王的御士,康王每次见到他,必定哭泣。弃疾说:“君王已经多次在下臣跟前哭泣了,请允许我问一下是谁的罪过?”康王说:“令尹的不善,你是知道的。国家将要讨伐他,你仍会留下不走吗?”回答说:“父亲被杀儿子不离开,国君还怎么能任用他?泄漏国君的命令而加重刑罚,下臣也不会这么做。”康王便在朝堂上杀了子南,把观起车裂并在四方示众。

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子尸于朝①。"曰："君臣有礼，唯二三子②。"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乎③？"曰："吾与杀吾父④，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⑤？"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注释】

①请徙子尸于朝：古代杀人，陈尸三日。子南之臣要偷盗子南之尸于朝。子，这里指子南。

②君臣有礼，唯二三子：移尸有规定的礼仪，弃疾不愿违命盗尸。二三子，诸大臣。

③行乎：问弃疾是否出走。

④与：与闻，知道而不告。

⑤臣王：仍做楚王之臣。

【译文】

子南的家臣对弃疾说："请让我们把主人的遗体从朝堂上搬出来。"弃疾回答说："君臣间有规定的礼仪，看那几位大夫怎么处理吧。"过了三天，弃疾请求收尸，康王同意了。安葬后，随从问："出走吗？"弃疾说："我参与了杀我父亲的事，出走又有什么地方可去呢？"随从说："那么还当康王的臣子吗？"回答说："抛弃父亲事奉仇人，我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就上吊死了。

复使薳子冯为令尹，公子齮为司马，屈建为莫敖①。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他日朝，与申叔豫言，弗应而退②。从之，入于人中③。又从之，遂归。退朝，见之④，曰："子三困我于朝⑤，吾惧，不敢不见。吾过，子姑告我。何疾我也⑥？"对曰："吾不免是惧⑦，何敢告子？"曰："何故？"对

曰:"昔观起有宠于子南,子南得罪,观起车裂。何故不惧[8]?"自御而归[9],不能当道[10]。至,谓八人者曰:"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11]。知我者,如夫子则可[12]。不然,请止[13]。"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

【注释】

①屈建:屈到儿子子木。

②弗应而退:申叔豫躲避不回答。

③入于人中:申叔豫避入人群中。

④退朝,见之:薳子冯退朝之后往申叔豫家里见他。

⑤三困我:三次不见。

⑥疾:厌恶。

⑦吾不免是惧:害怕不免于祸。

⑧"昔观起有宠于子南"四句:申叔豫此言是希望薳子冯以子南、观起为鉴戒。

⑨自御而归:薳子冯亲自驾车。

⑩不能当道:因心中惶恐,车都不能走在正道上。当道,车行正道。

⑪生死而肉骨也:使死者复生,使白骨长肉,比喻能救人。

⑫知我者,如夫子则可:能像申叔那样理解我的请留下。夫子,指申叔。

⑬不然,请止:否则就作罢。

【译文】

楚康王再次任命薳子冯当令尹,公子𬺈任司马,屈建为莫敖。受到薳子冯宠信的有八个人,都没有禄位而马匹却很多。一天,薳子冯上朝,想和申叔豫说话,申叔豫不吭声就退走。他又追上去,申叔豫钻进人群中去。薳子冯再次追过去,申叔豫就回家去了。退朝后,薳子冯到申叔豫家见他,说道:"你在朝廷上三次让我受窘,我心中恐惧,不敢不

来见你。我有过错，你不妨告诉我。为什么要厌恶我呢？”申叔豫回答说：“我担心的是无法免于祸患，又哪里敢告诉你？”问道：“什么缘故？”回答说：“当初观起得到子南的宠信，结果子南获罪，观起被车裂，怎么能不害怕？”薳子冯亲自驾车而回，车子都无法走在车道上。到家后，对那八个人说：“我刚刚见过申叔，他就是所谓能使死者复生让白骨长肉的人啊。能够像他那样理解我的，就请留下。不然的话，请就此分手。”辞退了这八个人，康王才对他感到放心。

22.7 十二月，郑游贩将归晋①，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②，以馆于邑③。丁巳④，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⑤，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⑥。请舍子明之类。”求亡妻者，使复其所⑦。使游氏勿怨⑧，曰：“无昭恶也⑨。”

【注释】

①游贩：公孙虿儿子，字子明。

②遭逆妻者，夺之：游贩夺人妻子。

③以馆于邑：在其邑留宿不走。

④丁巳：十二月无丁巳日，此日应为十一月十四日。

⑤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游贩父子皆为恶，因此不立良。良，游贩之子。大叔，游吉，游贩弟。

⑥苟：苟且，不慎重。

⑦求亡妻者，使复其所：杀子明者必逃亡，子展让他仍回乡里。

⑧使游氏勿怨：勿怨杀子明者。

⑨无昭恶也：如果再报复更加使子明罪恶昭彰。

【译文】

十二月，郑国游贩准备回晋国去，还没走出国境，碰到迎亲的，他夺走了人家的妻子，就在那里住下了。十一月十四日，那女人的丈夫攻打游贩，杀了他，带着妻子逃走了。子展废黜了游良而立太叔，说道："国卿是国君的副手，民众的主宰，不能不慎重。请舍弃游贩一类的恶人。"寻找妻子被抢的人，让他回到自己乡里生活。告诫游氏不要怨恨报复，说道："不要再显扬游贩的罪恶了。"

二十三年

【经】

23.1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①，日有食之②。

23.2 三月己巳③，杞伯匄卒④。

23.3 夏，邾畀我来奔⑤。

23.4 葬杞孝公。

23.5 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

23.6 陈侯之弟黄自楚归于陈⑥。

23.7 晋栾盈复入于晋，入于曲沃。

23.8 秋，齐侯伐卫，遂伐晋。

23.9 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⑦。

23.10 己卯⑧，仲孙速卒⑨。

23.11 冬十月乙亥⑩，臧孙纥出奔邾。

23.12 晋人杀栾盈。

23.13 齐侯袭莒⑪。

【注释】

①二十有三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当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癸酉朔:初一。

②日有食之:此为前550年1月5日之日环食。

③己巳:二十八日。

④杞伯匄卒:杞孝公去世。

⑤邾畀我来奔:畀我是庶其同党,同样有窃邑叛君之罪,所以逃奔鲁国。

⑥陈侯之弟黄自楚归于陈:襄公二十年公子黄出奔楚国。

⑦雍榆:古地名。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滑县西北。

⑧己卯:初十。

⑨仲孙速卒:鲁国孟庄子死。

⑩乙亥:初七。

⑪齐侯袭莒:攻打晋国之后又侵袭莒国。

【译文】

鲁襄公二十三年春周历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三月二十八日,杞孝公匄去世。

夏,邾国畀我投奔我国。

安葬杞孝公。

陈国杀他们的大夫庆虎和庆寅。

陈哀公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

晋国栾盈又回到晋国,进入曲沃。

秋,齐庄公讨伐卫国,接着攻打晋国。

八月,叔孙豹领兵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

初十,孟庄子去世。

冬十月初七,臧孙纥出逃到邾国。

晋国杀了栾盈。

齐庄公袭击莒国。

【传】

23.1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①]。平公不彻乐[②]，非礼也。礼，为邻国阙[③]。

【注释】

①晋悼夫人：晋平公母亲，杞孝公的姊妹。丧之：为杞孝公服丧。

②彻乐：撤除音乐。

③礼，为邻国阙：按照礼仪，邻国有丧，诸侯应不举乐。晋平公与杞孝公为甥舅关系，不撤除音乐，竟连邻国关系都不如。

【译文】

鲁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去世，晋悼公夫人为他服丧。平公竟然不撤除音乐，这是不合乎礼仪的。按照礼仪，邻国有丧，应该撤除音乐。

23.2 陈侯如楚[①]，公子黄诉二庆于楚[②]，楚人召之[③]。使庆乐往，杀之[④]。庆氏以陈叛。夏，屈建从陈侯围陈。陈人城[⑤]，板队而杀人[⑥]。役人相命[⑦]，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⑧]。楚人纳公子黄。君子谓庆氏："不义，不可肆也[⑨]。故《书》曰：'惟命不于常[⑩]。'"

【注释】

①陈侯如楚：朝楚。

②公子黄诉二庆于楚：襄公二十年，陈庆虎、庆寅畏公子黄夺其政，诬其与蔡公子燮同谋叛楚，楚人以讨，公子黄奔楚自诉。

③楚人召之：楚国召二庆前往对质。

④使庆乐往，杀之：二庆不敢去，派庆乐去。楚国相信公子黄的申诉，杀了庆乐。

⑤陈人城：二庆筑城抗拒。

⑥板队而杀人：夹板坠落，二庆杀死筑工。板，古代筑城，两板夹土打夯，叫板筑。队，同“坠”。

⑦相命：互相传令，即秘密联络。

⑧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二庆的暴虐激起役人反抗。

⑨不义，不可肆也：不可以放纵不义之心。肆，放纵。

⑩惟命不于常：引《书》见《尚书·康诰》。意思是有义则存，无义则亡。这里指二庆之罪当杀。

【译文】

陈哀公去楚国朝见，公子黄在楚国控诉庆虎、庆寅，楚国召二庆来对质。二庆派庆乐前往，结果被楚国杀了。庆氏便让陈国背叛楚国。夏，屈建跟从陈哀公包围陈国。陈国人筑城，夹板坠落，庆氏就杀了那个筑城工。民工们互相转告，各自杀死他们的领工者，并趁势杀死庆虎、庆寅。楚国送公子黄回国。君子认为庆氏：“行动不合道义，不能赦免。因此《书》说：‘天命不会长在。’”

23.3　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①]，以藩载栾盈及其士[②]，纳诸曲沃[③]。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④]。对曰：“不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子必不免[⑤]。吾非爱死也[⑥]，知不集也[⑦]。”盈曰：“虽然，因子而死，吾无悔矣。我实不天，子无咎焉[⑧]。”许诺。伏之而觞曲沃人[⑨]，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⑩]？”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⑪]。”皆叹，有泣者。爵行[⑫]，又言[⑬]。皆曰：“得主，何贰之有？”盈出，遍拜之[⑭]。

【注释】

①齐侯使析归父媵之:派析归父送媵妾给晋女陪嫁。

②以藩载栾盈及其士:将栾盈及其武士一起藏于藩车中。藩,有篷的车。

③纳诸曲沃:此曲沃为栾盈封邑,可能是桃林塞,在今河南陕县西南,并非山西闻喜之曲沃。

④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栾盈要胥午共同发难。胥午,守曲沃大夫。

⑤子必不免:栾氏为天所弃,必定不能免于死。

⑥爱死:惜死。

⑦不集:不能成功。

⑧我实不天,子无咎焉:意思是我虽然不被天所助,你无过错,可因你行事。

⑨伏之而觞曲沃人:胥午藏匿栾盈而宴请众人。

⑩今也得栾孺子何如:胥午想让栾盈和众人见面,先行试探。栾孺子,即栾盈。

⑪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曲沃是栾盈封地,因此说为主而死,虽死犹生。

⑫爵行:互相举杯。

⑬又言:胥午再说此话,看众人是否真心。

⑭盈出,遍拜之:谢众人忠于自己。

【译文】

晋国将要把女儿嫁到吴国,齐庄公派析归父送陪嫁女子到晋国去,他就用篷车载上栾盈及其门下士,把他们安顿在曲沃。栾盈夜里去见胥午,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胥午回答:“不能那么做。上天所废弃的人,谁能使他兴起?你肯定免不了一死。我不是怕死,是明知事情不可能成功。”栾盈说:“尽管如此,依靠你而死去,我不后悔。我确实得不到

上天的保佑，可是你没有错，也许可以靠你而成事。”胥午答应了。他把栾盈藏好后请曲沃人喝酒，音乐演奏起来。胥午说道：“现在栾盈要在这儿的话，各位会怎么办？”回答说：“找到主人而为他死去，虽死犹生。”都在叹息，有的还哭起来。酒过几巡，胥午又提起刚才的话题。大伙儿都说：“要是找到主人，还有什么三心二意的？”栾盈就走出来，对大家一一拜谢。

四月，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1]。初，栾盈佐魏庄子于下军[2]，献子私焉[3]，故因之。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4]，韩、赵方睦[5]。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6]，而固与范氏和亲[7]。知悼子少，而听于中行氏[8]。程郑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9]。

【注释】

①因魏献子，以昼入绛：栾盈靠着魏舒进入绛。魏献子，魏绛之子魏舒。绛，晋国都城，在今山西侯马。

②魏庄子：即魏绛。

③献子私焉：二人相友善。

④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成公八年，赵庄姬谗害原同、屏括，栾氏为之作证，二人被杀。

⑤韩、赵方睦：襄公十三年，韩起让赵武将上军，二人因此和睦。

⑥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襄公十四年伐秦，栾黡违抗荀偃命令，说“余马首欲东”。

⑦而固与范氏和亲：范宣子佐荀偃于中军，二人相亲。

⑧知悼子少，而听于中行氏：知氏与中行氏同祖，因此听从中行氏。知悼子，知䓨之子荀盈。

⑨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以上介绍两派力量，与栾盈为敌的有赵氏、韩氏、中行氏和智（知）氏、范氏及程郑等，支持者仅魏氏与七舆大夫。七舆大夫，晋国下军的将官。

【译文】

四月，栾盈带领曲沃的甲士，借助魏舒的帮助，白天进入绛城。起初，栾盈在下军辅佐魏庄子，与魏舒私交好，所以依靠他。赵氏由于赵原、赵屏被杀的事而怨恨栾氏，这时候韩、赵两方关系正和睦。中行氏因为讨伐秦国战役的事怨恨栾氏，他们本来就和范氏关系亲密。知悼子还年幼，听从中行氏的话。程郑得到晋平公的宠爱。因此唯有魏氏和七舆大夫亲附栾氏。

乐王鲋侍坐于范宣子①。或告曰："栾氏至矣②！"宣子惧。桓子曰③："奉君以走固宫，必无害也④。且栾氏多怨，子为政，栾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⑤。既有利权，又执民柄⑥，将何惧焉？栾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⑦。夫克乱在权，子无懈矣。"

【注释】

①侍坐：范宣子坐，乐王鲋也坐侍。

②栾氏至矣：因为他是大白天进入绛地，所以人们得以知道。

③桓子：即乐王鲋。

④奉君以走固宫，必无害也：把国君控制在自己手中就不要紧了。固宫，晋悼公的别宫。

⑤其利多矣：有利条件多。

⑥民柄：赏罚。

⑦而可强取也：可以用武力强迫魏氏为我所用。

【译文】

乐王鲋侍坐在范宣子旁边。有人来报告:"栾氏来了!"范宣子很害怕。乐王鲋说:"簇拥国君进入固宫,肯定没有危险。况且栾氏怨敌众多,您是执政,栾氏从外边来,您处在掌权的地位,有利的条件很多。既有利有权,又掌握着赏罚百姓的大权,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栾氏所能得到的支持,应该只有魏氏,而我们可以通过武力强迫他。平定叛乱凭的是权力,您不要懈怠。"

公有姻丧[①],王鲋使宣子墨缞冒绖,二妇人辇以如公[②],奉公以如固宫。范鞅逆魏舒,则成列既乘,将逆栾氏矣[③]。趋进[④],曰:"栾氏帅贼以入,鞅之父与二三子在君所矣[⑤],使鞅逆吾子。鞅请骖乘。"持带,遂超乘[⑥]。右抚剑,左援带,命驱之出[⑦]。仆请[⑧],鞅曰:"之公[⑨]。"宣子逆诸阶,执其手[⑩],赂之以曲沃[⑪]。

【注释】

①姻丧:即上文所说晋悼公夫人服杞孝公之丧。

②王鲋使宣子墨缞冒绖,二妇人辇以如公:乐王鲋让范宣子装扮成晋悼公夫人的侍御,与二名妇人乘辇去见晋悼公。缞,粗麻丧服。冒,头巾。绖,腰带。

③成列既乘,将逆栾氏矣:魏舒已列好队,驾好马,做好迎接栾盈的准备。

④趋进:范鞅赶紧跑到魏舒车前。

⑤二三子:诸大夫。

⑥持带,遂超乘:范鞅抓住车上之带跳上魏舒的车。带,挽以上车的带子。

⑦右抚剑，左援带，命驱之出：以武力劫持魏舒离开行列。

⑧仆请：驾车的问去哪里。

⑨之：前往。公：指晋平公。

⑩宣子逆诸阶，执其手：迎接魏舒。

⑪赂之以曲沃：答应将栾盈的封地给魏舒，加以笼络。

【译文】

晋平公有姻亲去世，乐王鲋让范宣子穿着黑色的丧服，戴上麻巾，系上麻带，由二名妇人拉车去晋平公那里，簇拥平公到固宫。范鞅前往迎接魏舒，这时魏舒的军队已经排成行列，登上战车，准备去迎接栾氏了。范鞅赶快上前，说道："栾氏率领叛乱分子进了城，我的父亲和各位大夫都在国君那里，派我来迎接您，请让我作为您的骖乘。"说着就拉住挽带，跳上魏舒的车。他右手拿剑，左手抓紧带子，下令驱车离开队列。车夫问到哪儿去，范鞅说："到国君那儿去。"到了固宫，范宣子在台阶前迎接魏舒，拉住他的手，答应把曲沃给他。

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①。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②，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闭之③。督戎从之。逾隐而待之④，督戎逾入，豹自后击而杀之⑤。

【注释】

①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斐豹犯罪，没为官奴，其罪用红字记载在竹简上。

②而：你。

③乃出豹而闭之：让斐豹出宫后关上宫门。

④逾隐而待之：斐豹跳过短墙，藏在墙下等候督戎。隐，短墙，

矮墙。

⑤督戎逾入，豹自后击而杀之：等督戎也跳墙过来，斐豹从后面击杀了他。按，劫持了魏舒，又杀死力士督戎，栾盈就孤立无援了。

【译文】

起初，斐豹因犯罪被罚为奴隶，用红字记载在竹简上。栾氏有一个力士名叫督戎，国内民众都怕他。斐豹对范宣子说："如果烧掉带红字的竹简，我就杀死督戎。"范宣子大喜，说："你要杀了他，我如果不请求国君焚毁那竹简的话，有当头的太阳作证！"便把斐豹放出宫而后关闭宫门。督戎跟踪在他后面。斐豹翻越一堵矮墙等待督戎，督戎也翻进墙来，斐豹从后面猛击他，杀死了督戎。

范氏之徒在台后①，栾氏乘公门②。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③！"鞅用剑以帅卒④，栾氏退，摄车从之⑤。遇栾乐⑥，曰："乐免之。死，将讼女于天⑦。"乐射之，不中；又注⑧，则乘槐本而覆⑨。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⑩。栾鲂伤。栾盈奔曲沃。晋人围之⑪。

【注释】

①台后：公台之后。

②乘：登。

③矢及君屋，死之：栾氏之箭如果射到国君的房屋，威胁到国君的安全，你就要死。

④鞅用剑以帅卒：用剑率领步兵迎战。

⑤摄车从之：乘车追赶栾氏兵。

⑥栾乐：栾盈族人。

⑦乐免之。死，将讼女于天：如果栾乐不战，可赦免他；要是栾乐

战，范鞅战死，将向上天起诉栾乐，决不赦免其罪。

⑧注：箭上弦。

⑨则乘槐本而覆：栾乐的车轮撞上槐树根而翻车，不能射。

⑩断肘而死：栾乐死。

⑪晋人围之：包围曲沃。

【译文】

范氏手下人藏在台后，栾氏登上了宫门。范宣子对范鞅说："箭要是射到国君的房屋，你就要去死！"范鞅用剑指挥步兵迎战，栾氏败退。范鞅跳上战车追赶，遇到栾乐，范鞅说："栾乐，别抵抗了，不然，我死了也将向上天控诉你。"栾乐用箭射他，没射中；又搭箭瞄准，结果车轮碰上槐树根而翻车。有人用戟钩他，把他的手臂拉断而死。栾鲂受伤。栾盈逃往曲沃，晋军包围了曲沃。

23.4 秋，齐侯伐卫。先驱①，縠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②；申驱③，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挚为右④。曹开御戎，晏父戎为右⑤。贰广⑥，上之登御邢公，卢蒲癸为右⑦；启⑧，牢成御襄罢师，狼蘧疏为右⑨。胠⑩，商子车御侯朝，桓跳为右⑪；大殿⑫，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⑬；烛庸之越驷乘⑭。自卫将遂伐晋⑮。

【注释】

①先驱：前锋军。

②縠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縠荣、王孙挥、召扬都是齐国大夫。

③申驱：次于先驱的第二军。

④成秩御莒恒，申鲜虞之傅挚为右：成秩、莒恒、申鲜虞也都是齐国大夫。傅挚，申鲜虞之子。

⑤曹开御戎，晏父戎为右：曹开、晏父戎这两名齐国大夫任齐庄公的车御与车右。

⑥贰广：国君的副车。

⑦上之登御邢公，卢蒲癸为右：上之登、邢公、卢蒲癸也是齐国大夫。

⑧启：军的左翼。

⑨牢成御襄罢师，狼蘧疏为右：牢成、襄罢师、狼蘧疏都是左军将领。

⑩胠（qū）：军的右翼。

⑪商子车御侯朝，桓跳为右：商子车、侯朝、桓跳是右军将领。

⑫大殿：后军。

⑬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商子游、夏之御寇、崔如是殿军将领。

⑭烛庸之越：也是殿军将领。驷乘：四人同乘一车。按，以上是齐国的兵力部署，齐庄公亲征。

⑮自卫将遂伐晋：先伐卫，目的在于伐晋。

【译文】

秋，齐庄公攻打卫国。先锋部队，穀荣为王孙挥驾驭战车，召扬为车右。第二队，成秩为莒恒驾驭战车，申鲜虞的儿子傅挚为车右。曹开为庄公驾驭战车，晏父戎为车右。庄公的副车，上之登为邢公驾驭战车，卢蒲癸为车右。左翼部队，牢成为襄罢师驾驭战车，狼蘧疏为车右。右翼部队，商子车为侯朝驾驭战车，桓跳为车右。后军，商子游为夏之御寇驾驭战车，崔如为车右，烛庸之越等四人共乘一车殿后。从卫国将要进攻晋国。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①。"崔杼谏曰："不可。臣闻之，小国

间大国之败而毁焉，必受其咎[2]。君其图之！”弗听[3]。陈文子见崔武子[4]，曰：“将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听也。以为盟主，而利其难[5]。群臣若急，君于何有[6]？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将死乎！谓君甚，而又过之[7]，不得其死[8]。过君以义，犹自抑也，况以恶乎[9]？”

【注释】

①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晏婴反对伐卫攻晋。

②小国间大国之败而毁焉，必受其咎：不能乘人之乱而攻之。间，钻空子。大国之败，指晋有栾氏之变。

③弗听：按，齐庄公有意与晋国为敌，先是抗命收留栾盈，继又暗送栾盈回晋国为乱，现在是要乘乱进攻晋国，以雪洗平阴大败的耻辱，因此不听晏、崔二人的劝阻。

④崔武子：即崔杼。

⑤以为盟主，而利其难：既以晋为盟主，就不能以其难为有利可图。

⑥群臣若急，君于何有：有急则顾不上国君了，暗中透露出将杀国君以取悦于晋国。

⑦谓君甚，而又过之：既认为齐庄公不应乘乱伐人，己又将乘此机会弑君，其罪更胜。

⑧不得其死：崔杼有不轨之心，必不得善终。

⑨过君以义，犹自抑也，况以恶乎：以义行超过国君，尚且要自己抑制，何况自己将行恶。按，这里为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杀齐庄公伏笔。

【译文】

晏平仲说：“国君凭借勇力去攻打盟主，如果不能成功，那是国家的福气啊。无德行而取得功勋，其忧患必然累及国君。”崔杼进谏说：“不

能去攻打晋国。我听说，小国乘大国失利而以武力相加，必定会受到灾祸。还是请国君从长计议！”齐庄公不予采纳。陈文子去见崔杼，说：“打算把国君怎么办？”崔杼说：“我向国君进谏，他不听。我国奉晋国为盟主，却乘其危难谋取利益。群臣要是遇到国家有急难，又哪里还会顾及国君？您暂时就不要管这事了。”陈文子退出后，告诉他的随从说：“崔杼恐怕快要死了吧！觉得国君太过分，自己反而比他更甚，不会有善终的。推行道义超过了国君，尚且要自我抑制，更何况是做坏事呢？”

齐侯遂伐晋，取朝歌①。为二队，入孟门，登大行②。张武军于荧庭③，戍郫邵④，封少水⑤，以报平阴之役⑥，乃还。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⑦，获晏牦⑧。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⑨。

【注释】

①朝歌：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

②为二队，入孟门，登大行：攻取朝歌后，兵分两路，一入孟门，一登太行陉。孟门，古地名。在今河南辉县西。大行，即太行陉，古地名。在今河南沁阳西北。

③张武军于荧庭：在此筑营垒。或曰，此是收晋尸而建表木。荧庭，古地名。在今山西翼城东南，西距晋都不过百里。

④郫(pí)邵：古地名。在今河南济源西。

⑤封少水：在少水堆积晋军尸体以作京观，炫耀武功。少水，即沁水，源出山西沁源。

⑥以报平阴之役：平阴之役见襄公十八年《传》。

⑦赵胜：赵旃之子，谥倾子，食采邑于邯郸，又称邯郸胜，邯郸午之父。东阳之师：指晋国太行山以东的军队。

⑧获晏牦：晋国由于栾盈之乱，未能大举反攻。晏牦，齐国大夫，晏婴之子。

⑨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盟主有难，鲁国出师相救，所以称之合于礼。

【译文】

齐庄公于是攻打晋国，占领朝歌。兵分两路，一路攻入孟门，一路登上太行陉。在荧庭筑起营垒，派人戍守郫邵，在少水集中堆积晋军尸体，用以报复平阴之役的耻辱，然后撤回。赵胜率东阳军队追击，俘获晏牦。八月，叔孙豹领兵救晋，驻扎在雍榆，这是合于礼的。

23.5　季武子无適子①，公弥长，而爱悼子②，欲立之。访于申丰曰③："弥与纥，吾皆爱之，欲择才焉而立之④。"申丰趋退，归，尽室将行⑤。他日，又访焉，对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⑥。"乃止⑦。

【注释】

①適子：嫡妻所生之子。適，同"嫡"。

②公弥长，而爱悼子：二人都是姬妾所生。公弥，即公钼。悼子，名纥。

③申丰：季氏家臣。

④弥与纥，吾皆爱之，欲择才焉而立之：不立长而立少，择才只是借口。

⑤尽室将行：申丰知道季武子的意图，怕生事变，因此不答而退，打算全家出走。

⑥其然，将具敝车而行：果真如此，申丰将套车出走。其，如果。

⑦乃止：暂时不立悼子。

【译文】

季武子没有嫡子，庶子中公鉏年长，但他喜爱悼子，想立他为继承人。他去征求申丰的看法，说道："公鉏和悼子，我都很喜欢，我想从中挑选有才干的人立为继承人。"申丰听后立即退出，回家后打算全家出走。过了几天，季武子又去问申丰的意见，申丰回答说："果真如此的话，我将驾车离去。"季武子才暂停此事。

访于臧纥，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①]。既献[②]，臧孙命北面重席，新尊洁之[③]。召悼子，降，逆之[④]。大夫皆起[⑤]。及旅[⑥]，而召公鉏，使与之齿[⑦]。季孙失色[⑧]。

【注释】

①臧纥为客：以臧纥为上宾。

②既献：向宾客献酒。

③臧孙命北面重席，新尊洁之：这一系列做法表明对来者极其尊重。臧孙，即臧纥。北面，是尊位。重席，铺二层席子。新尊洁之，用新的酒杯并加以洗涤。

④召悼子，降，逆之：然后召悼子，臧纥下阶迎接。

⑤大夫皆起：上宾既起，众宾也必须起来。臧纥特意以此造成悼子是合法继承人的印象。

⑥旅：按次序宾主互相敬酒酬答。

⑦而召公鉏，使与之齿：让公鉏与众人按年龄次序排列座位，表明只把他当作一般庶子。

⑧季孙失色：臧纥此举突然，季孙深感意外。

【译文】

季武子又去征求臧孙纥的意见，臧孙纥说："招待我喝酒，我为你立悼子。"季武子请大夫们都来喝酒，尊臧纥为上宾。向宾客敬酒完毕，臧孙纥让在北面铺上二重席子，换上新酒尊并且洗涤洁净。然后召见悼子，他亲自走下台阶迎接他。大夫门见状也都起立迎候。到宾主互相敬酒酬答后，才召见公钼，让他和其他人按年龄大小排列座位。季武子感到很意外，脸色都变了。

季氏以公钼为马正[①]，愠而不出[②]。闵子马见之[③]，曰："子无然[④]！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⑤]。敬共父命，何常之有[⑥]？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⑦]。奸回不轨[⑧]，祸倍下民可也。"公钼然之。敬共朝夕[⑨]，恪居官次[⑩]。季孙喜，使饮己酒，而以具往，尽舍旃[⑪]。故公钼氏富，又出为公左宰[⑫]。

【注释】

①季氏以公钼为马正：以此职安抚公钼。马正，大夫家的司马，主管土地、军赋。

②愠而不出：公钼因恼恨而不出任马正。

③闵子马：闵马父，鲁国大夫。

④无然：不要这样。

⑤不患无所：不怕没地位。

⑥敬共父命，何常之有：敬恭父亲之命，事物不会固定不变，而是会起变化的。

⑦季氏：这里专指悼子。

⑧奸回：奸邪。不轨：不合法度。

⑨敬共朝夕：对其父恭敬，早晚问安。

⑩恪(kè)：谨慎。官次：官职，职位。

⑪季孙喜，使饮己酒，而以具往，尽舍旃(zhān)：季孙让公钼招待自己饮酒，并带去酒器，喝过后把酒器全部留给公钼。具，宴饮的器物。旃，“之焉”的合音。

⑫故公钼氏富，又出为公左宰：公钼后来出任鲁公左宰，果然如闵子马所说的那样。

【译文】

季武子让公钼任马正，公钼因怨恨而不肯上任。闵子马见了，说道：“你不要这样！祸福无门，由人自召。当儿子的，怕的是不孝，而不怕没地位。你能恭敬地按父亲的要求去做，事情怎么可能固定不变呢？如果能够孝顺恭敬，可以远比悼子还富有。如果奸邪而不守规矩，祸患可能要远远大过普通百姓了。”公钼听从了他的话，早晚恭敬地问候请安，恪守自己的职责。季武子很高兴，让他招待自己喝酒，而带了宴会所用的器具前往，酒后把它们全部留给了公钼。因此公钼氏变得很富，又任命他当了鲁公的左宰。

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①。孟氏之御驺丰点好羯也②，曰：“从余言，必为孟孙③。”再三云，羯从之。孟庄子疾，丰点谓公钼：“苟立羯，请仇臧氏④。”公钼谓季孙曰：“孺子秩固其所也⑤。若羯立，则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⑥。”弗应⑦。己卯，孟孙卒⑧。公钼奉羯立于户侧⑨。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钼曰：“羯在此矣⑩！”季孙曰：“孺子长⑪。”公钼曰：“何长之有？唯其才也⑫。且夫子之命也⑬。”遂立羯。秩奔邾⑭。

【注释】

①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因为臧孙助其立悼子，故季孙爱之。

②御驺：养马兼驾车之官。丰点：姓丰名点。羯：孟庄子庶子，孺子秩的弟弟。

③从余言，必为孟孙：将帮助羯立为孟孙氏继承人。

④苟立羯，请仇臧氏：臧孙用计使季孙废长立少，现在丰点也使孟孙废长立少，以报复臧氏。仇臧氏，报复臧氏。

⑤孺子秩固其所也：本当为孟氏继承人。

⑥若羯立，则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季孙当时只是想舍公钼而立悼子，臧孙助其成，现在孺子秩已经定为继承人，季孙能废秩立羯，说明季氏力量比臧孙强。

⑦弗应：季孙不应答。

⑧孟孙卒：仲孙速死。

⑨公钼奉羯立于户侧：古代丧礼，死者尚在室内，丧主立于门边接受宾客吊唁。公钼以此姿态表示羯是孟孙继承人。

⑩羯在此矣：季孙问秩，说明仍以秩为孟氏后。公钼答以"羯在此"，则说明以羯为孟氏后。

⑪孺子长：意思是孺子秩年长，是继承人，应立于户侧。

⑫何长之有？唯其才也：这是用季孙立悼子时说过的话报复季孙。

⑬且夫子之命也：假称这是孟庄子的命令。

⑭秩奔邾：孺子秩不出逃，则有被杀的危险。

【译文】

孟庄子讨厌臧孙纥，但季武子却喜欢他。孟氏的御驺丰点喜欢羯，对羯说："照我的话去做，一定能成为孟氏继承人。"他再三地说，羯听从了。孟庄子有病，丰点对公钼说："要是立羯为继承人，就让他仇恨臧氏。"公钼对季武子说："孺子秩本应立为继承人。但要立了羯，那么季氏就确实要比臧氏的实力大多了。"季武子不作回应。八月十日，孟庄

子去世。公鉏拥立羯站在门边接受宾客的吊唁。季武子到来，进门，哭吊毕，出门，问："孺子秩在哪里？"公鉏说："羯在这里了！"季武子说："孺子秩年长。"公鉏说："有什么年长不年长的？以才能为标准啊。再说这是他父亲的遗命。"于是立羯为继承权人。孺子秩出奔邾国。

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①]。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②]；孟孙之恶我，药石也[③]。美疢不如恶石[④]。夫石犹生我[⑤]，疢之美，其毒滋多[⑥]。孟孙死，吾亡无日矣[⑦]。"孟氏闭门，告于季孙曰："臧氏将为乱，不使我葬[⑧]。"季孙不信。臧孙闻之，戒。冬十月，孟氏将辟[⑨]，藉除于臧氏[⑩]。臧孙使正夫助之[⑪]，除于东门[⑫]，甲从己而视之[⑬]。孟氏又告季孙。季孙怒[⑭]，命攻臧氏。乙亥[⑮]，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⑯]。

【注释】

①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孟孙厌恶你，你还如此悲哀。

②季孙之爱我，疾疢（chèn）也：季孙爱我，就如小病害人，没什么痛苦。疢，小病。

③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孟孙恶我如药石可治病。石，古代以石为针砭，用以治病。

④美疢不如恶石：没痛苦的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药石。

⑤夫石犹生我：药石能治病，使我生。

⑥滋多：更多。

⑦孟孙死，吾亡无日矣：臧孙认为，孟孙恶我，可使我提高警觉；季孙爱我，将使我放纵。现在孟孙死了，我也将亡。

⑧臧氏将为乱，不使我葬：孟孙恨臧孙，以此陷害臧孙。

⑨辟：开掘墓道。

⑩藉除：借用开掘墓道的役夫。

⑪正夫：正徒，常备的徒卒。

⑫除于东门：在东门挖墓道。

⑬甲从己而视之：臧孙又带上甲士去视察。

⑭季孙怒：季孙得知臧孙带有甲士，以为是要攻自己，便相信了孟氏的话。其实臧孙只为防备孟氏。

⑮乙亥：初七。

⑯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臧孙砍断鹿门门栓出逃。鹿门，鲁国都城南城的东门。

【译文】

臧孙纥入门吊唁，哭得很伤心，流了很多眼泪。出门后，他的御者说："孟庄子这么讨厌你，你却哭得这么伤心。要是孙武子死的话，又该怎么悲哀呢?"臧孙纥说："季武子喜欢我，就像是无痛苦而有病；孟庄子讨厌我，则是治我病的药石啊。没痛苦而有病比不上治病的恶石。药石虽苦却能使我生存，无痛的疾病毒害更甚。孟庄子死了，我离灭亡的日子也不远了。"孟氏关起大门，告诉季武子说："臧孙纥将要叛乱，不让我们下葬。"季武子不相信。臧孙纥听到风声，暗做防备。冬十月，孟氏准备开挖墓道，向臧氏处借人工。臧孙纥派出正徒相助，在东门开掘，自己则带领甲士前往视察。孟氏又对季武子说了臧孙纥的坏话。季武子发怒，下令攻打臧氏。十月初七，臧孙纥砍断鹿门的门栓出奔邾国。

初，臧宣叔娶于铸①，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②，穆姜之姨子也③。生纥，长于公宫。姜氏爱之，故立之④。臧贾、臧为出在铸⑤。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⑥，曰："纥不佞，失守宗祧⑦，敢告不弔⑧。纥之罪不及不祀⑨。子

以大蔡纳请，其可[10]。”贾曰：“是家之祸也，非子之过也。贾闻命矣。”再拜受龟。使为以纳请[11]，遂自为也[12]。臧孙如防[13]，使来告曰：“纥非能害也，知不足也[14]。非敢私请[15]！苟守先祀，无废二勋[16]，敢不辟邑[17]！”乃立臧为。臧纥致防而奔齐[18]。其人曰[19]：“其盟我乎[20]？”臧孙曰：“无辞[21]。”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22]。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適立庶[23]。’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24]。’”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关[25]？”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26]，犯门斩关。”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27]，谁居[28]？其孟椒乎[29]！”

【注释】

①铸：古国名，在今山东肥城南。

②继室以其侄：铸国女死，宣叔又以其妻之侄女为继室。

③穆姜之姨子也：其妻之侄女就是穆姜妹妹的女儿。

④姜氏爱之，故立之：臧纥被立为宣叔继承人，也是以庶出得立。按，以上是追述前事。姜氏，即穆姜。

⑤臧贾、臧为出在铸：二人住在舅家铸国。

⑥大蔡：大龟。杨伯峻指出，古代以龟为卜，龟越大，便以为越神灵。

⑦纥不佞，失守宗祧(tiāo)：不能祭祀宗庙。

⑧不弔：不善。

⑨纥之罪不及不祀：是说臧孙氏应该有后嗣。

⑩子以大蔡纳请，其可：臧纥逃亡在邾，因此请臧贾献大龟而请立臧氏后嗣。

⑪使为以纳请：臧贾让臧为为自己请求立嗣。

⑫遂自为也：臧为不为臧贾请，而为自己请。

⑬防：臧孙封邑。

⑭知不足：指自己带甲氏巡视，正好给他们以诬告的把柄。知，同“智”。

⑮非敢私请：请立后非为自己，是为氏族。

⑯无废二勋：不废掉文仲、宣叔二人的功劳。

⑰敢不辟邑：如能立臧氏为后，臧纥愿意让出封邑他往。

⑱臧纥致防而奔齐：献出防地奔齐。

⑲其人：跟随臧纥出奔的人。

⑳其盟我乎：古代对于恶臣，有公布其罪恶、盟于诸大夫以为戒的做法。臧纥随从怕季孙也这样做。

㉑无辞：臧孙真正的罪过，是助季孙废长立少，但季孙不敢说此事，因此盟辞将不好写。

㉒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问盟辞如何写。恶臣，指逃亡在外之臣。盟首，盟辞。

㉓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適立庶：东门遂之罪是杀嫡立庶。他杀了嫡子恶而立宣公，事见文公十八年《传》。东门遂，即襄仲。

㉔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叔孙侨如通于鲁成公母穆姜，欲去季氏、孟氏而取其室，穆姜为其言于成公，且以废成公威胁之。又向晋进谗使之执季文子，后晋人赦免季文子，叔孙侨如奔齐。事见成公十六年《传》。

㉕盍以其犯门斩关：宣布臧孙之罪是犯门斩关。

㉖干国之纪：触犯国家法纪。干，犯。

㉗国有人焉：国内有人才。

㉘居：同“欤”，疑问助词。

㉙其孟椒乎：臧孙知道以犯门斩关盟臧氏者一定是孟椒。孟椒，孟

献子之孙子服惠伯。

【译文】

当初，臧宣叔娶铸国女子为妻，生下贾和为就死了。臧宣叔又将妻子的侄女娶为继室，她就是穆姜妹妹的女儿，生下纥，从小在鲁国公宫长大。穆姜很喜欢他，所以立他为臧宣叔的继承人。臧贾、臧为离开鲁国住在铸国。臧孙纥从邾国派人告诉臧贾，并且送上一只大龟，说道："我不才，不能守祭宗庙，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但我的罪还不到绝祀的程度，您把这只大龟献上，请求立我们家族的继承人，大概能办成。"臧贾说："这是我们家族的不幸，不是您的过错。我谨遵嘱咐。"二次行拜礼后收下大龟。他让臧为去代他传述请求立为臧氏继承人，臧为却请求立他自己。臧孙纥去往防地，派人来报告说："我不是能伤害他人者，只是智谋不足。我不敢为一己之私而提出请求！如果能够保住先人的祭祀，不废二位先人的勋劳，我怎敢不让出封邑！"于是鲁国便立了臧为。臧孙纥献出防邑并奔往齐国。他的随从问："将会为我们设立盟誓吗？"臧孙纥说："盟会不好措辞。"季武子准备为臧氏写盟辞，召见掌管恶臣的外史，问他该怎么写盟辞。回答说："照着盟东门氏那样写，说：'不要有人像东门遂那样不听从国君的命令，杀嫡子而立庶子。'或是照着盟叔孙氏那样写，说：'不要有人像叔孙侨如那样，想要废弃国家的常道，颠覆公室。'"季武子说："臧孙纥的罪过都还没到这程度。"孟椒说："何不归咎于他破坏门禁斩断门栓？"季武子采纳了这说法。于是为臧氏设盟誓，说："不要像臧孙纥那样触犯国家法纪，破坏门禁斩断门栓。"臧孙纥听到盟辞，说："国内有人才啊，会是谁呢？应该是孟椒吧！"

23.6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①]。

【注释】

①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栾盈逃亡齐国后又回国作乱,于是不再视其为大夫。

【译文】

晋人在曲沃攻克栾盈,把栾氏族党斩尽杀绝。栾鲂出逃宋国。《春秋》记载说:“晋人杀栾盈。”不说他是大夫,是说他从国外回国发动叛乱。

23.7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①],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②]。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③],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④]。莒子重赂之,使无死[⑤],曰:“请有盟。”华周对曰[⑥]:“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⑦]?”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⑧]。莒人行成[⑨]。

【注释】

①且于:当时是莒邑,在今山东莒县境内。

②寿舒:古地名。在今山东莒县境内。齐庄公与其军队约定在寿舒集中。

③杞殖、华还:都是齐国大夫。隧:隘道。

④蒲侯氏:古地名。靠近莒的城邑。

⑤莒子重赂之,使无死:莒犁比公遇到这二人,以重礼贿赂他们不要死战。按,二人率军夜自险道入莒郊邑,遇到莒子所帅的大军,势必拼死作战,莒子想要免战请盟,故使无死战。

⑥华周:即华还。

⑦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华还不同意免战。昏而受

命，昨晚才接受的命令。

⑧获杞梁：杞殖战死。获，死获。杞梁，即杞殖。

⑨莒人行成：莒国仍然主动讲和。

【译文】

齐庄公从晋国回来，不入国境，就去袭击莒国。攻打且于城门，大腿受伤而退军。第二天，准备再去进攻，约好军队在寿舒集合。杞殖、华还用战车载着甲士乘夜进入且于的隘道，在莒都郊外宿营。第二天，先在蒲侯氏与莒犁比公相遇。莒犁比公送他俩厚礼，让他们不要死战，说："愿意和你们订立盟誓。"华还回答说："贪财而背弃君命，这也是国君您所憎恶的啊。昨晚刚刚接受命令，现在太阳还没到中天就抛弃了它，还凭什么去事奉国君？"莒犁比公亲自击鼓进攻齐军，并杀死杞殖。莒国主动与齐国媾和。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①，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②？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③。"齐侯吊诸其室④。

【注释】

①遇杞梁之妻于郊：杞梁战死，其妻郊迎灵柩。

②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杞殖如果有罪，则不足以吊唁。

③下妾不得与郊吊：古代贱者才受郊吊，杞殖是齐国大夫，因此其妻不受郊吊。

④齐侯吊诸其室：到死者家里吊唁。按，杞梁之妻后来演变为孟姜女的故事。

【译文】

齐庄公回国，在郊外遇到杞殖的妻子，便派人向她吊唁。杞殖妻拒绝了，说："如果杞殖有罪，岂敢劳驾国君派人吊唁？如果能够免罪，还

有先人的破旧房屋在，下妾不能接受在郊外的吊唁。”于是齐庄公就到她家去吊唁。

23.8 齐侯将为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①]。对曰：“多则多矣[②]！抑君似鼠[③]。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④]，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⑤]，宁将事之，非鼠如何[⑥]？”乃弗与田[⑦]。

【注释】

①与之言伐晋：齐庄公自夸伐晋之功。

②多：指战功。

③抑：但是。

④寝庙：宗庙。

⑤作：起兵。

⑥宁将事之，非鼠如何：趁人之乱而攻伐，是鼠窃狗盗的行为。

⑦乃弗与田：按，臧孙预料齐庄公将有难，有意以鼠讥笑他，激怒齐庄公而使他不给自己田地，以此保持与齐庄公的距离。

【译文】

齐庄公准备封给臧孙纥田地。臧孙纥听说了，去见庄公，庄公向他说起伐晋的事。臧孙纥回答道：“您的功劳确实很多！不过您就像那老鼠。老鼠白天潜伏夜里活动，但不在宗庙里打洞做窝，是因为怕人的缘故。现在您听说晋国动乱而乘机起兵，那不如去事奉他呢，您不是老鼠又是什么？”庄公就没给他封地。

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①]，而不容于鲁国[②]，抑有由也[③]。作不顺而施不恕也[④]。《夏书》曰：‘念兹在兹。’

顺事、恕施也。”

【注释】

①知：同“智”。

②不容于鲁国：臧孙能预知齐庄公将有难而使自己免于祸，但在鲁国却被逼逃亡在外。

③由：原由。

④作不顺而施不恕也：臧孙废长立少，这是做事不顺于事理，所为不合于恕道。

【译文】

孔子说：“要做个智者确实难啊。像臧武仲这样有智慧，却不容于鲁国，是有原因的。所作所为不顺于事理而且不合恕道。《夏书》说：‘想着这个就一心做这个。’这就是说做事要顺乎理合于恕道。”

二十四年

【经】

24.1 二十有四年春[①]，叔孙豹如晋[②]。

24.2 仲孙羯帅师侵齐。

24.3 夏，楚子伐吴。

24.4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③]。

24.5 齐崔杼帅师伐莒。

24.6 大水。

24.7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④]。

24.8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⑤]。

24.9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

24.10 公至自会。

24.11 陈鍼宜咎出奔楚[6]。

24.12 叔孙豹如京师[7]。

24.13 大饥[8]。

【注释】

①二十有四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当周灵王二十三年，前549。

②叔孙豹如晋：赴晋祝贺晋平定栾氏之乱。

③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此为前549年6月19日之日全食。甲子朔，初一。既，尽。

④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七月朔日全食，八月朔不会再日食，当为史官误记。

⑤夷仪：在今山东聊城西。

⑥陈鍼宜：陈鍼子八世孙，陈国二庆同党。

⑦叔孙豹如京师：鲁穆叔聘问周天子。

⑧大饥：《穀梁传》以为五谷都无收成为大饥。

【译文】

鲁襄公二十四年春，叔孙豹去晋国。

仲孙羯率领军队侵袭齐国。

夏，楚康王攻打吴国。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日全食。

齐国崔杼率领军队讨伐莒国。

发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发生日食。

襄公与晋平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犁比公、邾悼

公、滕成公、薛伯、杞文公、小邾穆公在夷仪相会。

冬，楚康王、蔡景公、陈哀公、许灵公攻打郑国。

襄公从夷仪之会回来。

陈鍼宜咎出逃到楚国。

叔孙豹前往京师。

发生大饥荒。

【传】

24.1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①]，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②]，在周为唐杜氏[③]，晋主夏盟为范氏[④]，其是之谓乎[⑤]？”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⑥]。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⑦]。若夫保姓受氏[⑧]，以守宗祊[⑨]，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⑩]。”

【注释】

①死而不朽：指身死而名不朽灭。

②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据昭公二十九年《传》，陶唐氏之后裔刘累学驯龙于豢龙氏，夏以事孔甲，孔甲赐氏曰御龙氏，以更豕韦之后。其所驯之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孔甲。孔甲为久又欲食此味，刘累不能得，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即其后。陶唐氏，尧之后。豕韦氏，祝融之后。杜预《春秋左传注》云：“以刘累代彭姓之豕韦。累寻迁鲁县，豕韦

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承其国为豕韦氏。"相传河南旧滑县治东南五十里有韦乡，即古豕韦国。

③唐杜：国名。杨伯峻认为，今陕西西安东南、长安东北有杜陵，应该就是唐杜故国。

④晋主夏盟：指晋国为中原各国盟主。

⑤其是之谓乎：意思是范氏能保持贵族姓氏，保有世卿世禄，是不朽的业绩。

⑥其言立：其言世代不废弃。

⑦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穆叔认为，所谓的不朽，在于对后世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中。

⑧保姓：世代保持贵族地位。受氏：官世代有功则受氏。

⑨宗祊(bēng)：宗庙。

⑩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如范氏，虽然禄及子孙，也不能说是不朽。

【译文】

鲁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到晋国去。范宣子迎接他，问他说："古人这么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呢？"穆叔没有作答。范宣子说："当初我范匄的祖上，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诸侯盟会的是我范氏，'不朽'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穆叔说："以我所知，这叫做世禄，不是不朽。鲁国有已故大夫叫臧文仲，他死以后，所说的话世代流传。这才称得上不朽！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功立业，再其次是留下言论。'即便逝去久远也不会废弃，这才是不朽。至于保持贵族地位、世代有功，以此来守护宗庙，世代祭祀不断，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这种情况。这只是禄位的显赫，不能称为不朽。"

24.2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①。郑人病之。二月，郑伯

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2]，曰："子为晋国[3]，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4]，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5]。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6]。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7]。诸侯贰则晋国坏[8]；晋国贰，则子之家坏[9]，何没没也[10]！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11]；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12]！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13]。'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14]。'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15]，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16]？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17]。"宣子说，乃轻币。

【注释】

①诸侯之币重：晋国对诸侯所定的贡赋数量很大。

②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子西陪伴郑简公去晋国，子产让他带信给范宣子。子西，郑国大夫公孙夏，公子骓之子。

③为：治理。

④重币：很重的贡赋。

⑤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不患无钱财，只患无好名声。贿，财货。难，患。

⑥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国君聚敛钱财，内部将分裂。贰，离心。

⑦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如果您也如此，则晋国将分裂。

⑧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是盟主，诸侯乱，晋国也将受害。

⑨晋国贰，则子之家坏：晋国内部分裂，则当道之臣受祸。

⑩没没：糊涂，不明白。

⑪夫令名，德之舆也：德靠美名而远传。

⑫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国家才不会崩溃，治国应致力于此。

⑬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引《诗》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意思是君子之乐在于有美德，这是国家的基石。

⑭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引《诗》见《诗经·大雅·大明》，意思是天帝在上，武王不怀二心。

⑮恕思以明德：心存忠厚，对人谅解，就会显出美德。

⑯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jùn)我以生"乎：晋国应该宁可减轻贡赋而使人感激，也不要因掠夺剥削而使人怨恨。浚，剥削，掠夺。

⑰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象因牙齿值钱而毙命。晋国应该考虑到积聚财富的危险。

【译文】

范宣子执政，诸侯的贡赋很重。郑国感到难以承受。二月，郑简公前往晋国。子产托子西给范宣子捎去一封信，信上说："您治理晋国，四邻各诸侯国没有听到您有什么美德，却知道要交很重的贡赋，敝人感到困惑。敝人听说君子掌管国家大政，并不担心缺少财货，而害怕难有好名声。如果诸侯的财货都被集中到国君手里，那么诸侯就会生出二心。如果您把这些据为己有，那么晋国的内部就会生出二心。诸侯有二心，晋国就难以保存。晋国内部有二心，您的家族就会遭劫。您怎么会这么糊涂呢！要这些财货又有什么意义呢？好的名声是美德的载体。德行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石。有好基石，国家就不至于毁坏，难道不应该致力于此吗！有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诗》说：'君子之乐在于有美德，这是国家的基石。'这就是有美德吧！'天帝在上，武王不怀二心。'这就是有好名声吧！心存忠厚，对人体谅，就会显出美德，美德并能远扬，远方的人就归服，邻近的人也安心。宁可减轻贡赋而使人感激

地说'你让我得以生活',也不要因掠夺剥削而使人怨恨地说'你靠掠夺我为生'。象因牙齿值钱而毙命,这是因为人们贪财的缘故啊。"宣子听后很高兴,便减轻了各国的贡赋。

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币故,且请伐陈也。郑伯稽首,宣子辞①。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②,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③,敢不稽首?"

【注释】

①郑伯稽首,宣子辞:不敢接受此重礼。

②介恃:依仗。大国:指楚国。

③请罪焉:请得罪于陈,意思是请求伐陈。

【译文】

这次郑简公去晋国朝见,是为了贡赋太重的缘故,同时请求讨伐陈国。郑简公叩头,范宣子辞谢不敢接受这大礼。子西相礼,说道:"由于陈国倚仗楚国而欺凌敝国,我们国君所以请求向陈国兴师问罪,岂敢不叩头?"

24.3 孟孝伯侵齐,晋故也①。

【注释】

①孟孝伯侵齐,晋故也:去年齐伐晋,鲁国为晋国报复齐国。孟孝伯,即仲孙羯。

【译文】

孟孝伯侵犯齐国,是为了晋国的缘故。

24.4 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1]，不为军政[2]，无功而还。

【注释】

①舟师：水军。

②不为军政：不对军队进行训练。军政，军中政教，如赏罚、训诫等。

【译文】

夏，楚康王率领水军攻打吴国，因为不对军队进行训导，结果没有取得成功而撤兵。

24.5 齐侯既伐晋而惧，将欲见楚子。楚子使薳启疆如齐聘，且请期[1]。齐社[2]，蒐军实，使客观之[3]。陈文子曰：“齐将有寇[4]。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5]。”

【注释】

①请期：问会见的日期。

②社：祭社神。

③蒐军实，使客观之：向楚国显示军力。蒐军实，大检阅。军实，指车徒以及军器。客，指薳启疆。

④齐将有寇：齐国将受到侵犯。

⑤兵不戢，必取其族：夸耀武力，必以武力害己。不戢，不藏。族，类。

【译文】

齐庄公侵犯了晋国，随后又感到害怕，想要和楚康王见面。康王派薳启疆到齐国聘问，同时商量会见的时间。齐国在军中祭祀社神，举行大阅兵，让薳启疆参观。陈文子说：“齐国将会受到侵犯。我听说，不收

藏武力，必然要伤害到自己的族类。”

24.6 秋，齐侯闻将有晋师[①]，使陈无宇从薳启彊如楚，辞[②]，且乞师。崔杼帅师送之，遂伐莒，侵介根[③]。

【注释】

①晋师：指夷仪之师。

②辞：因为有晋国军队，不能与楚王相见，故辞。

③遂伐莒，侵介根：去年齐国与莒国讲和，现在又侵莒，是不守信义。介根，莒国地名，在今山东高密东南。

【译文】

秋，齐庄公听说晋军将要侵袭齐国，便派陈无宇跟随薳启彊到楚国去，提出取消会见，并且请求楚国派兵救援。崔杼带领军队送他，乘机进攻莒国，侵袭了介根。

24.7 会于夷仪，将以伐齐，水，不克。

【译文】

晋国和诸侯在夷仪相会，准备攻打齐国，赶上发大水，没能行动。

24.8 冬，楚子伐郑以救齐[①]，门于东门，次于棘泽[②]。诸侯还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③]，求御于郑[④]。郑人卜宛射犬[⑤]，吉。子大叔戒之曰[⑥]：“大国之人，不可与也[⑦]。”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⑧]。”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⑨]。”二子在幄[⑩]，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⑪]。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⑫]。近，

不告而驰之[13]。皆取胄于櫜而胄[14]，入垒，皆下，搏人以投[15]，收禽挟囚[16]。弗待而出[17]。皆超乘[18]，抽弓而射[19]。既免[20]，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21]？"对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22]。"皆笑，曰："公孙之亟也[23]。"

【注释】

①楚子伐郑以救齐：因陈无宇请求出兵的缘故。

②次于棘泽：楚军攻打郑国都城东门，大军驻扎在棘泽。棘泽，在今河南新郑东南。

③张骼、辅跞：晋国大夫。致楚师：向楚军挑战。

④求御于郑：因郑人熟悉地形，故请郑国派御者。

⑤宛射犬：郑公族。食邑于宛，故曰宛射犬。

⑥子大叔：郑国大夫游吉。

⑦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告诫宛射犬，对晋国的人不能平行抗礼，而应谦卑有礼。与，对当。

⑧无有众寡，其上一也：无论兵众多寡，御者都在车右、车左之上，哪国都是这样。

⑨部(pǒu)娄无松柏：小土山不生大树，小国不能与大国平行。部娄，小山丘。

⑩二子：指张骼、辅跞。

⑪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让宛射犬驾广车，自己乘乘车前进。广车，攻敌的兵车。乘车，平时所乘的战车。

⑫转：轸，车后横木。

⑬近，不告而驰之：宛射犬心中有怨气，车近楚营，不告诉二人，疾驰而入。

⑭胄：头盔。櫜(gāo)：装甲胄的袋子。

⑮搏人以投：抓起敌兵投向其他敌人。

⑯收禽挟囚：将抓获的俘虏捆好，夹在腋下。禽，同“擒”，这里指擒获的楚兵。

⑰弗待而出：宛射犬仍然不等待二人，独自驰车出敌垒。

⑱皆超乘：二人急忙跳上车。

⑲抽弓而射：杨伯峻指出，弓本插于兵车两旁，二人既上车，为抗击追赶的敌兵，所以抽弓射击。

⑳既免：已脱离险境。

㉑胡再不谋：何故两次都不商量。

㉒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不告而驰”是因专注于入敌营，“弗待而出”是由于心中畏惧，所以两次都未商量。这是宛射犬的解释，其实是掩饰之词。

㉓公孙之亟也：二人知其心中怨恨，以性急笑其不能受屈。亟，急。

【译文】

冬，楚康王讨伐郑国以救援齐国，攻打东门，驻扎在棘泽。诸侯回师救郑国。晋平公派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并向郑国提出派给驾车者。郑国占卜派宛射犬，吉利。子太叔告诫宛射犬：“对大国的人，你不能和他们分庭抗礼。”宛射犬回答：“对驾车者来说，不论兵多兵少，御者都在车右、车左之上，哪里都是这样。”太叔说：“不对，小土丘上是长不出松柏来的。”张骼、辅跞在帐篷中休息，让宛射犬坐在外面；自己吃了饭才招呼宛射犬吃饭。让宛射犬驾着攻敌的广车前进，自己则都坐普通的战车。将要到达楚营时，才坐到宛射犬的车上，还都是蹲在后部的横木上弹琴。车子逼近楚营时，宛射犬不告知二人就急速前进。二人都赶紧从袋子里取出头盔戴好，进入敌营，二人都跳下车，把楚兵抓起来抛出去，把俘虏捆好夹在腋下。宛射犬不等这二人就自己驱车而出。二人只得跳上车，抽弓射击追赶的楚军。脱险后，又蹲在车后的横木上弹琴，说：“公孙！同坐一辆车，就是兄弟，为什么两次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宛射犬回答说：“头一次是由于我一心想着冲进去，后一次则是

因为害怕了。”二人都笑了，说道：“公孙的性子真急啊。”

楚子自棘泽还[①]，使薳启彊帅师送陈无宇。

【注释】

①楚子自棘泽还：楚伐郑，目的在转移诸侯之师以救齐，因舒鸠人叛，于是撤兵。

【译文】

楚康王从棘泽回来，就派薳启彊率兵送陈无宇回国。

24.9 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①]。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②]，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③]。舒鸠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薳子曰[④]：“不可。彼告不叛，且请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姑归息民，以待其卒[⑤]。卒而不贰，吾又何求？若犹叛我，无辞[⑥]，有庸[⑦]。”乃还。

【注释】

①舒鸠：楚的属国，故址在今安徽舒城。

②荒浦：舒鸠之地。

③沈尹寿、师祁犁：楚国大夫。让：责备。

④薳子：即薳子冯。

⑤卒：终了，结果。

⑥若犹叛我，无辞：舒鸠如果再背叛，讨伐他就无话可说。

⑦有庸：有功。

【译文】

吴国因为楚国水军侵犯自己的缘故，召唤舒鸠人。舒鸠人便背叛了楚国。楚康王陈兵荒浦，派沈尹寿和师祁犁前往责备舒鸠人。舒鸠国国君恭敬地迎接二人，告诉他们并无背叛之事，并请求接受盟约。二人回见康王复命，康王想讨伐舒鸠国。薳启冯说："不合适。他们告说没有背叛我国，并请求接受盟约，我们去攻打，这是讨伐无罪者。不如暂且回国，让百姓休养生息，静待结果。要是最终没有背叛，我们又有什么别的要求呢？如果还是背叛我国，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我们也能成功了。"于是退兵回国。

24.10 陈人复讨庆氏之党，鍼宜咎出奔楚。

【译文】

陈国又讨伐庆氏的余党，鍼宜咎出逃到楚国。

24.11 齐人城郏①。穆叔如周聘，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②。

【注释】

①齐人城郏：齐国叛晋，于是城郏以讨好天子。郏，郏鄏，王城。

②大路：即大辂，天子所赐之车的总名。

【译文】

齐国在郏地筑城。穆叔到周朝聘，同时祝贺筑城竣工。周灵王赞赏穆叔有礼，赐给他大辂车。

24.12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①。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②。

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3]？"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4]。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5]。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6]。下人而已[7]，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8]，不在程郑[9]。其有亡衅乎[10]？不然，其有惑疾[11]，将死而忧也[12]。"

【注释】

①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按，以代替栾盈。

②公孙挥：即子羽。

③降阶：降级。

④然明：郑国大夫鬷蔑。

⑤亡：逃亡。

⑥得其阶：得到适合其才德的地位。

⑦下人：以位让人，在人下。

⑧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既登高位，自感难保而求降位，是明智之人。

⑨不在程郑：程郑以佞媚得宠而升上卿位，不是明智者。

⑩亡衅：逃亡的迹象。

⑪惑疾：疑心病，指程郑本小人。

⑫将死而忧也：按，此为明年程郑死伏笔。

【译文】

晋平公宠爱程郑，让他作下军佐。郑国行人公孙挥到晋国聘问。程郑向他请教，说："请问怎样才能降级？"公孙挥无法回答，回国后把此事告诉了然明。然明说："这人将要死了。不然的话，就是将要逃亡。地位尊贵而知道戒惧，害怕了而想要降级，从而得到合适的地位。这只要甘居人下就可以了，又问什么呢？再说既已登上高位而要求降级的，

是聪明人，但程郑不属于这种人。他大概已经有了要逃亡的想法了吧？不然的话，就是他有疑心病，将要死了而为自己担心。”

二十五年

【经】

25.1 二十有五年春[①]，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

25.2 夏五月乙亥[②]，齐崔杼弑其君光[③]。

25.3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④]。

25.4 六月壬子[⑤]，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⑥]。

25.5 秋八月己巳[⑦]，诸侯同盟于重丘[⑧]。

25.6 公至自会。

25.7 卫侯入于夷仪[⑨]。

25.8 楚屈建帅师灭舒鸠。

25.9 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⑩]。

25.10 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⑪]，门于巢[⑫]，卒[⑬]。

【注释】

①二十有五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当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

②乙亥：十七日。

③齐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杀死齐庄公。

④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晋国召集诸侯攻打齐国。

⑤壬子：二十四日。

⑥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郑国为了报复去年陈、楚二国侵袭郑国而

讨伐陈国。

⑦八月己巳：应为七月十二日，不是八月。

⑧诸侯：指在夷仪相会的诸侯。重丘：齐地名，在今山东聊城东南。

⑨卫侯入于夷仪：夷仪本来是邢地，卫国灭亡邢国后成了卫地。卫侯，即卫献公。

⑩郑公孙夏帅师伐陈：子西再次进伐陈国。

⑪吴子遏：吴王诸樊。

⑫巢：古地名。在今安徽巢县。

⑬卒：诸樊受伤而死。

【译文】

鲁襄公二十五年春，齐国崔杼领兵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夏五月十七日，齐国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庄公光。

襄公与晋平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犁比公、邾悼公、滕成公、薛伯、杞文公、小邾穆公在夷仪相会。

六月二十四日，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

秋七月十二日，诸侯一起在重丘结盟。

襄公从重丘之会回国。

卫献公进入夷仪。

楚国屈建领兵灭掉舒鸠国。

冬，郑国公孙夏带兵攻打陈国。

十二月，吴王诸樊进攻楚国，攻打巢邑城门，受伤而死。

【传】

25.1　二十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以报孝伯之师也[①]。公患之，使告于晋。孟公绰曰[②]："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③]，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④]，使民不严[⑤]，异于他

日。"齐师徒归[6]。

【注释】

①以报孝伯之师也:报复去年孟孝伯侵齐。

②孟公绰:鲁国大夫。

③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崔杼志在弑君,不在侵鲁。

④不寇:不劫掠。

⑤使民不严:役使百姓不严,意在收买人心。

⑥徒归:空手而归,无所获。

【译文】

鲁襄公二十五年春,齐国崔杼领兵攻打我国北部边境,以报复孟孝伯对他们的进攻。襄公感到担忧,派人向晋国报告。孟公绰说:"崔杼将有大动作,目的不在损害我们,肯定很快回国,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到我国不行掳掠,役使百姓不严厉,和往常不一样。"齐军一无所获地撤兵回去。

25.2 齐棠公之妻[1],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2]。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3]。偃曰:"男女辨姓[4],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5]。"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6]。史皆曰:"吉[7]。"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8],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梨,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9]。'困于石,往不济也[10]。据于蒺梨,所恃伤也[11]。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12]。"崔子曰:"嫠也[13],何害?先夫当之矣[14]。"遂取之。

【注释】

①棠公:齐国棠邑大夫。

②崔武子:崔杼。

③使偃取之:崔杼让东郭偃为自己娶棠姜为妻。

④男女辨姓:指同姓不通婚。

⑤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丁,指齐丁公。桓,指齐桓公,同为姜姓,故不能通婚。

⑥遇《困》䷮之《大过》䷛:《困》卦为《坎》下《兑》上,《大过》卦为《巽》下《兑》上,《困》卦变为《大过》卦,即第三爻由阴爻变为阳爻。

⑦史皆曰“吉”:史仅就《困卦》言之,《兑》为少女,《坎》为中男,以少女配中男,故吉。这是太史为了逢迎崔杼。

⑧夫从风,风陨妻:上面的变卦,是《困》卦的《坎》变为《巽》,《坎》为中男,故曰夫,《巽》为风,是夫变为风。《大过》卦是风吹掉其妻。陈文子根据卦象断言不可娶。

⑨“困于石”五句:这是《困》卦“六三”的爻辞,下面是陈文子的解释。

⑩困于石,往不济也:人走路竟被石头绊倒,前进也没有用。

⑪据于蒺藜,所恃伤也:绊倒而两手抓在蒺藜上,是受到所依靠者的伤害。

⑫“入于其宫”四句:回到家中,将看不到妻子,家破人亡,无可归宿。

⑬嫠(lí):寡妇。

⑭先夫当之矣:意思是棠公已受棠姜之凶而死。先夫,指棠公。

【译文】

齐国棠公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东郭偃是崔杼的家臣。棠公死后,东郭偃驾车送崔杼前往吊唁。崔杼见到棠姜而觉得她很美,让东郭偃把她嫁给自己。东郭偃说:“男女结婚前要辨明姓氏,您是丁公

的后代，下臣出自桓公，同姓不能结婚。"崔杼让人卜筮，得到《困》卦变成《大过》卦。史官都说："吉利。"崔杼把卦象拿给陈文子看，陈文子说："丈夫变为风，风把妻子吹落，不能娶她。而且这卦的《繇》辞说：'被石头所困，以蒺藜为依靠，回到家里，不见他的妻子，凶。'为石头所困，意味着做了不会成功。以蒺藜为依靠，意味着所依靠的对象会使人受伤。回到家中，不见他的妻子，凶，意味着无家可归。"崔杼说："她是个寡妇，有什么妨碍？即便有，他的前夫已经承担了这凶险。"于是娶了她。

庄公通焉[①]，骤如崔氏[②]。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③]？"崔子因是[④]，又以其间伐晋也[⑤]，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⑥]。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⑦]，乃为崔子间公[⑧]。

【注释】

①庄公通焉：齐庄公私通棠姜。

②骤：屡次。

③不为崔子，其无冠乎：意思是不用崔杼之冠，岂无他冠可用。这是庄公目无崔杼，有意侮辱他。不为，不是。其，犹"岂"，难道。

④崔子因是：崔杼因此怨恨齐庄公。

⑤间伐晋：乘晋国有难而攻打它。

⑥不获间：没有找到机会。间，机会。

⑦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庄公鞭打贾举，过后又亲宠他。

⑧乃为崔子间公：贾举为崔杼寻找机会杀庄公。

【译文】

齐庄公与棠姜私通，多次到崔宅。把崔杼的帽子赐给别人，侍者

说："不能这样。"庄公说："不用崔杼的帽子，难道就没有别人的帽子可用了吗？"崔杼因此怨恨庄公，又因为庄公曾乘晋国的内乱而进攻晋国，崔杼说："晋国必然要报复。"他想要杀死庄公以取悦晋国，只是没找到机会。庄公鞭打侍人贾举而又亲宠他，贾举便为崔杼窥察机会。

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①，莒子朝于齐。甲戌②，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③。乙亥，公问崔子④，遂从姜氏。姜入于室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⑥。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⑦。甲兴⑧，公登台而请⑨，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⑩。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⑪，不知二命⑫。"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⑬，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⑭。祝佗父祭于高唐⑮，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⑯。申蒯，侍渔者⑰，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⑱，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⑲。"与之皆死⑳。崔氏杀鬷蔑于平阴㉑。

【注释】

①且于之役：发生在去年。

②甲戌：十六日。

③崔子称疾，不视事：崔杼称病不上朝，意在诱使庄公来崔家。

④公问崔子：庄公果然来问候。

⑤姜入于室：棠姜进入内室，意在将庄公引入彀中。

⑥公拊楹而歌：庄公以此暗示棠姜。拊，拍打。楹，柱子。

⑦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贾举将庄公的随从关在门外。

⑧甲兴：崔杼预先埋伏的甲士一拥而上。

⑨请:请求免死。

⑩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崔杼自己不露面,下人称他病重而不能听取庄公的命令,实际是不准许庄公的请求。

⑪近于公宫,陪臣干掫(zōu)有淫者:由于地近公宫,所以要严防奸盗。近于公宫,指崔宅靠近国君宫室。陪臣,家臣自称。干掫,巡夜捕击不法的人。

⑫不知二命:只知奉崔杼之命捕杀淫者,不知其他。这里是不把庄公视为国君,只当作淫者。

⑬中股,反队:庄公中箭,仍跌到墙里。队,同"坠"。

⑭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以上八人都是庄公的宠臣,不过其中的贾举不是那个侍人贾举。

⑮高唐:齐国别庙所在。在今山东高唐东。

⑯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祭服还没脱就被杀。说,通"脱"。弁,祭服。

⑰侍渔者:主管渔业之官。

⑱尔以帑免:申蒯托他保护自己的家室。帑,指申蒯的妻子。

⑲免,是反子之义也:我如果逃走,是违背了死君之义。

⑳皆:偕,一同。

㉑崔氏杀鬷(zōng)蔑于平阴:庄公之母曰鬷声姬,鬷蔑或其母党,又守平阴,平阴为临淄外围险邑,故崔子杀之。以上包括鬷蔑这些被杀者都是庄公的党羽。鬷蔑,平阴大夫。平阴,在今山东平阴东北。

【译文】

夏五月,莒国由于去年进攻且于的缘故,莒犁比公去齐国朝见庄公。十六日,庄公在北城设享礼招待莒犁比公,崔杼推说有病,不理政事。十七日,庄公来探望崔杼,乘机和姜氏见面。姜氏进入内室,又和崔杼一起从侧门避出去。庄公拍着柱子唱歌。侍人贾举拦住庄公的

随从不让进，自己进去后又把门关上。埋伏的甲士一拥而出，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免死，不被允许；请求结盟，也不答应；请求在太庙自杀，还是不同意。都说："国君的下臣崔杼病得厉害，不能来听取命令。这里离公宫很近，我们只知道巡夜搜捕淫乱者，不知有其他的命令。"庄公爬墙逃跑，甲士们向他射箭，射中大腿，坠落在墙里，便被杀了。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也都被杀死。祝佗父在高唐祭祀，回到都城，复命，还没脱掉祭服便被杀。申蒯是主管渔业之官，退出来，对自己的家宰说："你带着我的妻儿逃命去，我准备一死。"家宰说："如果我逃命，这是违背了您所持的道义之义了。"便和申蒯一起自杀。崔杼又在平阴杀了鬷蔑。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①，其人曰②："死乎③？"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④？"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⑤？"曰："归乎⑥？"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⑦。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⑧。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⑨？且人有君而弑之⑩，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⑪？"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⑫。兴，三踊而出⑬。人谓崔子："必杀之⑭！"崔子曰："民之望也⑮！舍之，得民⑯。"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⑰。

【注释】

①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晏婴得知崔氏之乱而来到崔宅。晏子，即晏婴。

②其人：指晏婴的随从。

③死乎：是否为国君而死。

④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岂独是我一人的国君吗？为什么要为其死。

⑤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我有什么罪要逃亡。

⑥归：回去。

⑦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民之君不可凌驾于民之上，应好好主持国政。

⑧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为臣的，不能只为俸禄，应保养国家。口实，俸禄。

⑨"若为己死"四句：晏婴认为，国君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个人的私欲而死，不必为其死或逃亡。私昵，私下亲昵宠爱的人。谁敢任之，谁能承担此祸。

⑩人：指崔杼。有君：得到国君的信任。

⑪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崔杼弑君不对，但也不必为国君而死，应该分辨公义和私情。焉得，怎么能。庸，何。

⑫枕尸股而哭：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号哭。

⑬兴，三踊而出：当时哭君之礼，三次顿足表示哀痛。兴，哭完起来。

⑭必杀之：杀晏婴。

⑮民之望也：晏婴是民心所向的人。

⑯舍之，得民：不杀晏婴能得民心。

⑰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卢蒲癸、王何都是庄公党羽。

【译文】

晏婴站在崔杼门外，他的随从问他："准备去死吗？"回答说："难道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为什么要死？"又问："那么逃亡吗？"说："他的死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要逃亡？""那么回去吗？"说："国君死了，回到哪里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可用来凌驾在民众之上吗？是让他来主持国政的。当臣子的，岂能只为俸禄，应保养国家。所以国君是

为了国家而死，那么臣子就要为他而死；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那么臣子就要随他逃亡。要是国君是因为自己个人而死，为自己逃亡，不是他所亲昵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这责任？况且别人得到国君信任而把他杀死，我哪能为他而死？哪能为他而逃亡？不过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崔家把门打开，晏婴进入，头枕在庄公尸体的大腿上号哭。然后站起来，顿足三次而后出去。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杼说：“他是民心所仰望的人。放过他，可以得民心。”卢蒲癸逃往晋国，王何出奔莒国。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①，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②，嬖，生景公③。丁丑④，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⑤，曰：“所不与崔、庆者……⑥”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⑦。”乃歃⑧。辛巳⑨，公与大夫及莒子盟⑩。

【注释】

①叔孙宣伯之在齐也：鲁国大夫叔孙侨如在成公十六年出奔齐国。叔孙宣伯，即叔孙侨如。

②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将叔孙侨如女儿送给齐灵公。叔孙还，齐国公子。

③景公：名杵臼，庄公同父异母弟。

④丁丑：十九日。

⑤大宫：齐太公庙。

⑥所不与崔、庆者……：崔、庆二人宣读盟辞，要与盟的人都和自己结党，但没读完，晏婴插话改变了它。

⑦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言外之意指崔、庆

二人不忠于君，不利于社稷，不可与盟。

⑧乃歃：晏婴先歃血定盟。

⑨辛巳：二十三日。

⑩公与大夫及莒子盟：莒犂比公朝齐，因崔氏之乱而未能结盟，现在和齐景公结盟。

【译文】

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时候，叔孙还把他的女儿嫁给齐灵公，受到宠爱，生下景公。十九日，崔杼立景公为国君，自己为相辅佐他，庆封任左相，与国人在太公庙中结盟，说："有不亲附崔氏、庆氏的……"晏婴仰天叹息道："我如果不亲附忠君利国的人，有上帝作证。"于是率先歃血定盟。二十三日，景公与大夫和莒犂比公结盟。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①。其弟又书，乃舍之②。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③。闻既书矣，乃还④。

【注释】

①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太史弟弟仍然秉笔直书，接连二人被杀。

②其弟又书，乃舍之：崔杼不敢再杀。

③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南史氏也欲直书其罪，准备前往。简，竹简。

④闻既书矣，乃还：按，此段记齐国史官都是不畏权势，秉笔直书。

【译文】

太史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杀了太史。太史弟弟接着这样写，因而又连接有两人被杀。太史另一个弟弟又这样记载，崔杼只得放过他。南史氏听说太史都被杀死了，带着同样写好的竹简前

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载之，与申鲜虞乘而出[1]。鲜虞推而下之[2]，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3]，其谁纳之？"行及弇中[4]，将舍[5]。婴曰："崔、庆其追我！"鲜虞曰："一与一，谁能惧我[6]？"遂舍，枕辔而寝[7]，食马而食[8]，驾而行。出弇中，谓婴曰："速驱之！崔、庆之众，不可当也[9]。"遂来奔[10]。

【注释】

①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载之，与申鲜虞乘而出：仓促逃难，闾丘婴用车帷包捆其妻，放在车上逃跑。闾丘婴、申鲜虞都是齐庄公近臣。

②鲜虞推而下之：推闾丘婴妻子于车下。

③匿：藏。昵：亲爱，指其妻。

④弇（yǎn）中：峪名，狭道。

⑤舍：住宿。

⑥一与一，谁能惧我：道狭窄，车不能并行，一对一，不足为惧。与，敌。

⑦枕辔而寝：怕失去马匹。

⑧食马而食：先喂马然后自己才吃饭。

⑨速驱之！崔、庆之众，不可当也：出弇中，路变宽敞，人多便抵挡不住。

⑩遂来奔：二人出奔鲁国。

【译文】

闾丘婴用车上的帷布捆好妻子放到车上，和申鲜虞乘坐一辆车出

逃。申鲜虞将闾丘婴妻子推到车下，说道："国君昏聩而不能匡正，危难不能解救，死了不能殉死，只知道藏匿自己亲昵的人，会有谁接纳我们？"走到狭道中，准备住宿。闾丘婴说："崔、庆他们恐怕要追上我们！"申鲜虞说："一对一，谁能让我们害怕？"就停下住宿，枕着马缰而睡，喂好马才用餐，然后驾车上路。走出狭道后，对闾丘婴说："赶紧走！崔、庆的人多，无法抵挡他们。"于是逃来我国。

崔氏侧庄公于北郭①。丁亥②，葬诸士孙之里③。四翣④，不跸⑤，下车七乘⑥，不以兵甲⑦。

【注释】

①侧庄公于北郭：不殡于祖庙。侧，用砖把棺材围砌住。

②丁亥：二十九日。

③葬诸士孙之里：士孙是人名，用来作里名。按，依礼诸侯应五月而葬，现在只有十三天便把庄公葬了。

④四翣（shà）：按礼，诸侯应该六翣，大夫四翣，葬庄公也只用四翣，是有意贬低他。翣，为一种长柄扇形物，古代本以羽毛为之，葬时随柩车持之两旁而行，葬则置立于墓坑中。

⑤不跸：不戒严清除道路。

⑥下车七乘：齐旧依上公礼，送葬的车本应九辆，今减为七辆；本应用好车，今用粗恶之车，故云下车。

⑦不以兵甲：按礼，古代大出殡有甲兵，国君还应列军阵，现在都没用。按，本段都意在说明崔氏不以国君之礼而只草草埋葬齐庄公。

【译文】

崔杼在城北用砖把庄公的棺材草草围砌住。二十九日，埋葬在士孙里。只用四把长柄羽扇，也不戒严清除道路，送葬只用下车七辆，也没用甲士列出军阵。

25.3 晋侯济自泮[①]，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②]。齐人以庄公说[③]，使隰鉏请成[④]，庆封如师。男女以班[⑤]。赂晋侯以宗器、乐器[⑥]。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⑦]。晋侯许之。使叔向告于诸侯[⑧]。公使子服惠伯对曰："君舍有罪[⑨]，以靖小国，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

【注释】

①晋侯济自泮：晋平公渡过泮水。泮，泮水，源出于泰山分水岭。

②朝歌之役：襄公二十三年，齐趁晋有栾盈之乱伐晋，取朝歌。

③齐人以庄公说：以杀庄公向晋国解释。说，解释。

④隰鉏：齐桓公时大夫隰朋曾孙。

⑤男女以班：男女奴隶分开排列、捆绑，以送晋国。

⑥宗器：祭祀的器具。乐器：钟磬一类。

⑦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晋国军政大小官吏都得到财礼。六正，六卿。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都是军中官职。百官之正长、师旅，晋国各部门长官及其属官。

⑧使叔向告于诸侯：告知齐国服晋。

⑨有罪：指齐国。

【译文】

晋平公渡过泮水，与诸侯在夷仪会合，攻打齐国，以报复朝歌战役。齐国以杀庄公来向晋国解释，派隰鉏来请求媾和，庆封来到军中。男女奴隶分列并捆绑好送给晋国。送给晋平公宗庙的祭器、乐器。从晋国的六卿、五吏、三十帅、三军的大夫，到各部门的长官、属官，以及留守国内的人，都得到礼物。晋平公同意讲和。派叔向告知诸侯。襄公派子

服惠伯回复说:“晋君赦免有罪的齐国,以安定小国,这是晋君的恩惠。敝国君遵命了!”

25.4 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1],将使卫与之夷仪[2]。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3]。

【注释】

①卫侯:指卫献公,襄公十四年逃到齐国。

②将使卫与之夷仪:晋国强迫卫国分出夷仪的一部分给献公居住。

③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想得到卫国的五鹿,便扣留卫献公的妻室为质。

【译文】

晋平公派魏舒、宛没去齐国迎接卫献公,准备让卫国把夷仪给献公居住。崔杼扣留卫献公的家小,要求得到五鹿。

25.5 初,陈侯会楚子伐郑[1],当陈隧者,井堙木刊[2]。郑人怨之。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3],遂入之。陈侯扶其大子偃师奔墓[4],遇司马桓子,曰:“载余!”曰:“将巡城[5]。”遇贾获[6],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7]。公曰:“舍而母[8]!”辞曰:“不祥[9]。”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注释】

①陈侯会楚子伐郑:事在去年冬天。

②当陈隧者,井堙(yīn)木刊:陈军经过之处,井被塞,树被砍。隧,道路。堙,堵塞。刊,除。

③突:突然进攻。

④奔墓：逃到墓地。

⑤将巡城：司马回答正要巡城，不载二人。

⑥贾获：陈国大夫。

⑦载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车：贾获让其母、妻下车，将车交给陈哀公。

⑧舍而母：让贾获母亲同载。舍，安置。

⑨不祥：男女同车不祥。

【译文】

起初，陈哀公会同楚康王进攻郑国，凡是陈军经过之处，水井被填树木被砍。郑国人对此怨气很大。六月，郑国子展、子产率领战车七百辆讨伐陈国，夜里对陈国都城发起突击，便攻进城。陈哀公扶着太子偃师逃往墓地，路遇司马桓子，说："让我们上车吧！"司马桓子回答："我要去巡城。"又遇到贾获，正载着母亲、妻子，贾获让母亲、妻子下车，把车给哀公坐。哀公说："也让你母亲坐车上吧！"贾获推辞说："男女同车不吉利。"便和他的妻子扶着母亲逃往墓地，也得免于难。

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①。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②，拥社③，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④。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⑤。子美入，数俘而出⑥。祝祓社⑦，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⑧。

【注释】

①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只为服陈，所以不让军队入公宫掳掠。

②免（wèn）：穿上丧服。

③拥社：怀抱土地神神主。

④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百官及众将佐男女等人分别自捆绑以待命，表示顺服。

⑤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此外臣于战胜时见敌国君之礼。承饮，捧着酒杯。

⑥子美入，数俘而出：清点俘获数目，并不准备带回。子美，即子产。

⑦祝袚(fú)社：郑军入陈，怕触怒陈国鬼神，因此祝告社神，袚除不祥。袚，除去。

⑧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陈国自以为已亡国，郑则收其人民、兵马，并驻其土地而又归还。与陈军入郑的"井堙木刊"不同，郑入陈国，秋毫无犯，示其有礼。司徒、司马、司空都是郑国官员。致，送还。节，兵符，指军权。

【译文】

子展命令军队不得进入哀公的宫室，他和子产亲自守在门口。陈哀公派司马桓子向郑国献上宗庙的祭器。陈哀公穿上丧服，捧着土地神的木主，让手下众男女分别排列并自捆绑，在朝堂等待处置。子展手持绊马索入见陈哀公，再拜叩头，捧杯向陈哀公敬酒。子产进来，清点完俘虏的人数就退出去了。郑国人向土地神祝告除灾祛邪，司徒归还百姓，司马交还符节，司空归还土地，便回郑国。

25.6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齐成故也。

【译文】

秋七月十二日，诸侯一起在重丘结盟，这是因为与齐国讲和的缘故。

25.7　赵文子为政[①]，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②]。穆叔见

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3]。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4]。若敬行其礼[5]，道之以文辞[6]，以靖诸侯，兵可以弭[7]。"

【注释】

①赵文子为政：范宣子士匄已死，赵武代为执政。

②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减轻诸侯的贡赋，以重礼待诸侯。

③少：稍，略。弭（mǐ）：消除。

④武也知楚令尹：赵武和楚令尹关系亲近。楚令尹，指楚国的屈建。

⑤若敬行其礼：晋国依礼而行。

⑥道之以文辞：外交辞令有礼。道，辞令。

⑦以靖诸侯，兵可以弭：晋国有弭兵的愿望，为后面襄公二十七年晋、楚二国弭兵伏笔。

【译文】

赵文子执政，下令减轻诸侯的贡赋，以重礼相待。穆叔进见，赵文子对穆叔说："从今以后，战争应该可以稍稍平息了。齐国崔氏、庆氏新近掌握国政，将会力求与诸侯改善关系。我和楚令尹交好。要是恭敬地依礼而行，施以有礼的外交辞令，以此安定诸侯，战争就可以止息。"

25.8 楚薳子冯卒，屈建为令尹[1]，屈荡为莫敖[2]。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3]，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4]，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5]。子强曰："久将垫隘，隘乃禽也[6]，不如速战！请以其私卒诱之[7]，简师，陈以待我[8]。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9]，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禽。"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

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⑩,傅诸其军⑪,简师会之⑫。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⑬。

【注释】

①楚薳子冯卒,屈建为令尹:此事在重丘之盟以前。屈建,即下文的子木。

②屈荡:此屈荡不是宣公十二年提到的屈建祖父屈荡。

③离城:舒鸠城西。

④子木遽以右师先:右师先出动。遽,急。

⑤吴人居其间七日:在楚军左、右师之间七天。

⑥久将垫隘,隘乃禽也:时间长了,将士疲弱,势必被擒。垫隘,疲弱。禽,擒拿。

⑦以其私卒诱之:以私卒诱敌。私卒,各将领的家兵。

⑧简师,陈以待我:正规部队选择精兵,摆开阵势等待。

⑨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根据情况而救助。

⑩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吴军回头追赶楚方的私卒。

⑪傅诸其军:迫近楚军。傅,迫近。

⑫简师会之:正规军和私卒会合攻打吴军。

⑬楚灭舒鸠:子强等五人打败吴师后,又和屈建一起围灭舒鸠国。

【译文】

楚国薳子冯去世,屈建任令尹,屈荡任莫敖。舒鸠国最终还是背叛了楚国。令尹屈建率兵讨伐,到达离城,吴国出兵救援舒鸠人。屈建急忙让右翼军先出动,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率领左翼人马撤退。吴国军队在楚国左、右翼军队之间待了七天。子强说:“时间久了兵士将会疲弱,疲弱就将束手就擒,不如速战!我请求带领家兵去引诱他们,你们挑选精兵,摆开阵势等我的消息。如果我打胜了就前进,要是败逃也看情况采取行动,才能免于被俘。不然的话,肯定要被吴国俘

虏。”屈建采纳了他的建议。子强等五人带着家兵先去袭击吴军，吴军败逃，后来登山眺望，看见楚兵没有后援，就又来追赶楚军，当快要靠近时，楚国精兵和子强等人的家兵会合起来，吴军大败。于是包围了舒鸠，舒鸠溃败。八月，楚国灭亡舒鸠。

25.9 卫献公入于夷仪[①]。

【注释】

①卫献公入于夷仪：按，此句为下面从夷仪与甯喜说事做铺垫。

【译文】

卫献公进入夷仪。

25.10 郑子产献捷于晋[①]，戎服将事[②]。晋人问陈之罪[③]。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④]。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⑤]，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⑥]，而封诸陈，以备三恪[⑦]。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⑧]。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⑨]，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⑩]，蔡人杀之[⑪]，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⑫]。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⑬]。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⑭]。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⑮]，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⑯]，我是以有往年之告[⑰]。未获成命[⑱]，则有我东门之役[⑲]。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⑳]。陈知其罪，授手于我[㉑]。用敢献功[㉒]！”晋人曰：“何故侵小[㉓]？”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㉔]。且昔天子之地一圻[㉕]，列国一同[㉖]，自是以衰[㉗]。今大国多数

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28]？”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29]。城濮之役[30]，文公布命[31]，曰：‘各复旧职[32]！’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33]。不敢废王命故也[34]。”士庄伯不能诘[35]。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注释】

①郑子产献捷于晋：献伐陈之功，请求认可。

②戎服将事：穿着军服处理事情。

③晋人问陈之罪：责问以何罪伐陈。去年郑曾请伐陈，晋人未许。

④昔虞阏(è)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虞阏父，人名。虞舜后人。陶正，主管陶业的官职。先王，指周武王。

⑤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武王嘉奖他能作器物，又是虞舜的后人。赖，善，嘉奖。神明，指虞舜。

⑥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把长女太姬嫁给他儿子。庸，乃。元女大姬，武王长女。胡公，虞阏父儿子。

⑦三恪：周封黄帝、尧、舜的后人，以表示诚敬。

⑧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陈是周的外甥，至今依赖周朝。

⑨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事见鲁桓公五年。陈桓公死后，子弟争位，于是乱。其出，指陈桓公之子厉公，是蔡女所生。

⑩五父：陈桓公弟五父佗，由郑庄公所立。

⑪蔡人杀之：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

⑫奉戴：奉事拥戴。

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陈庄公、宣公也都是依靠郑国帮助而继位。

⑭“夏氏之乱”四句：宣公十年，夏徵舒杀陈灵公，陈成公午流亡晋

国，得到郑国的帮助才返国即位。播荡，流离失所。按，以上说明郑国对陈国一向有恩。

⑮蔑：抛弃。

⑯亿逞：满足。

⑰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去年郑简公告晋请求伐陈。

⑱未获成命：去年晋国没答应。

⑲则有我东门之役：不讨伐陈国，于是去年陈与楚国一起攻打郑国东门。

⑳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国如此无道，才开启郑国伐陈之心。

㉑授手：即"授首"，有罪得到惩罚。

㉒用敢献功：以上子产历数陈国背恩侵郑之罪，说明伐陈原因。

㉓何故侵小：郑大陈小，盟辞常称"大无侵小"，所以晋国以此责问。

㉔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有罪就应该给予惩罚。辟，刑罚。

㉕一圻(qí)：方圆千里。

㉖一同：方圆百里。

㉗自是以衰(cuī)：以此递减。衰，差降。

㉘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国也是大国，如果不侵小也不成其大。

㉙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郑武公、庄公为周平王、桓王的卿士。

㉚城濮之役：在僖公二十八年。

㉛文公：指晋文公。

㉜各复旧职：这样的话，郑国国君仍然是周王的卿士。

㉝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郑文公戎服帮助周王接受晋国所献的楚国俘虏。

㉞不敢废王命故也：意谓穿着戎服是天子所命。

㉟士庄伯：士弱。诘：责问。

【译文】

郑国子产向晋国奉献从陈国缴获的战利品，他穿着军服处理事务。晋国质问陈国有何罪过。子产回答说："往昔虞阏父任周朝的陶正，为周先王效力。周先王嘉奖他能制作器物于人有用，而且是虞舜的后裔，就把长女太姬许配给虞阏父的儿子胡公，封在陈地，以示诚敬。所以陈国是我周朝的外甥，至今还依赖着周朝。桓公死后陈国动乱，蔡国想要扶立蔡女所生的人，我国先君庄公拥力五父佗，蔡国又杀了他，我国又和蔡国拥戴厉公登位。直到庄公、宣公，都是我国所拥立的。夏徵舒动乱，成公流亡，又是我们帮助他回国，这是您所知道的。现在陈国忘记周朝大德，丢弃我国的大恩，抛掉我们这姻亲，倚仗楚国人多，欺凌我国，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国有去年请求攻打陈国的报告，但是没有得到贵国的同意，于是有陈国进攻我国东门的战役。凡是陈国军队所过之处，水井被填，树木被砍。我们实在担心被削弱，而让太姬蒙羞，幸亏上天厌恶他们，开启我们攻打陈国的念头。陈国自知罪过，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我们大胆地献上俘获！"晋国说："为什么进攻小国？"回答说："周先王有命令，只要有罪，就要给予惩处。再说从前天子的土地只有方圆千里，诸侯各国的土地不过方圆百里，并依此递降。现在大国多达方圆数千里，要是没侵犯小国，怎么能到这地步呢？"晋国说："为何穿着军服？"回答说："我国先君武公、庄公是平王、桓王的卿士。城濮战役时，贵国文公发布命令，说：'你们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务！'命令我国文公穿着军装辅佐周王，以接受楚国俘虏。所以我们不敢废弃周王的命令。"士庄伯无法反驳。向赵文子汇报。赵文子说："他的言辞合乎情理，违背情理不吉利。"于是接受了郑国献上的战利品。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

【译文】

冬十月，子展担任郑简公的相礼随同去晋国，拜谢晋国接受郑国所献陈国的战利品。子西又讨伐陈国，陈国与郑讲和。

仲尼曰："《志》有之[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②]。'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③]！"

【注释】

①《志》：古书。

②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语用来表达心志，文采用来修饰语言。足，完成。

③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晋国成为霸王，郑国进入陈国，非善言就不能成功。孔子称赞子产言辞谨慎得体。

【译文】

孔子说："《志》上有这样的话：'言语用来表达心志，文采用来修饰语言。'不说话，谁能知道他的心志？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到远处。晋国成为盟主，郑国进入陈国，不是（子产）善于辞令也不会成功。要慎重地使用言辞啊！"

25.11 楚蒍掩为司马[①]，子木使庀赋[②]，数甲兵。甲午[③]，蒍掩书土田[④]，度山林[⑤]，鸠薮泽[⑥]，辨京陵[⑦]，表淳卤[⑧]，数疆潦[⑨]，规偃猪[⑩]，町原防[⑪]，牧隰皋[⑫]，井衍沃[⑬]，量入修赋[⑭]，赋车籍马[⑮]，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⑯]，礼也。

【注释】

①蒍掩:蒍子冯之子。又作“薳奄”。

②庀(pǐ)赋:治理军赋。

③甲午:初八。

④书土田:记载土地、田泽的情况。

⑤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

⑥鸠薮(sǒu)泽:聚集水泽的出产。鸠,聚集。薮,水少的泽地。

⑦辨京陵:区别、测量各种高地。

⑧表淳卤:标出盐碱地。淳卤,盐碱地。

⑨数疆潦:计算水淹地。按,盐碱地和水淹地可以减轻赋税。疆,即“强”。疆潦,土性刚硬,受水则潦。

⑩规偃猪:规划蓄水池塘。偃,同“堰”。猪,同“潴”。偃猪,陂池。

⑪町(tǐng)原防:划分小块田地。町,作动词。原防,堤防间的狭小耕地。

⑫牧隰皋:在低下沼泽地放牧牛羊。隰皋,低下沼泽地。

⑬井衍沃:在肥沃平整土地上划定井田。衍沃,肥沃平整的土地。

⑭量入修赋:计量全国收入,制定赋税制度。

⑮赋车籍马:用所收赋税来准备战车和马匹。赋、籍,作动词,都指税收。

⑯既成,以授子木:子木为令尹,所以交付给子木。按,令尹屈建这次所进行的赋税制度的整顿改革,重在量入为用,一律按土地占有征取军赋。这样一来,楚国仍保持了强大的国力。

【译文】

楚国蒍掩任司马,屈建让他征收赋税,清点盔甲兵器。十月初八,蒍掩记载土泽地田的情况,度量山林的木材,聚集水泽的产品,区别高地山陵的情况,标明盐碱地,计算水淹地,规划蓄水池的建立,划分小块地,在沼泽地放牧,在平坦肥沃的田地划定井田,根据收入制订赋税多

少，规定百姓缴纳的战车、马匹数，以及战车、步卒所用武器、盔甲和盾牌数。办妥以后，把它们移交给屈建，这是合乎礼的。

25.12 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①。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②。我获射之，必殪③。是君也死，疆其少安④。"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

【注释】

①舟师之役：在去年夏天。

②若启之，将亲门：意即打开城门引诱他进入。

③殪(yì)：死。

④是君也死，疆其少安：诸樊一死，楚国边境可得安宁。

【译文】

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以报复舟师之役。吴兵攻打巢邑城门。巢牛臣说："吴王勇敢但轻率，如果打开城门，他将会亲自冲入。我们乘机用箭射他，一定能射杀。这个人一死，我国边疆就可以稍稍安定了。"听从了他的意见。吴王真的冲进来，牛臣藏在短墙后面用箭射他，他被射死了。

25.13 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辞曰："先大夫芳子之功也①。"以与芳掩。

【注释】

①先大夫芳子之功也：去年楚国打算讨伐舒鸠，薳子冯请退兵，等舒鸠背叛楚国再攻打。现在攻灭舒鸠，是薳子冯出谋的成功。

【译文】

楚康王因为屈建攻灭舒鸠有功而奖赏他。屈建辞谢道："这是已去世的大夫芀子冯的功劳。"就把赏赐给了芀掩。

25.14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①，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②。"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③。"

【注释】

①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去年然明曾预言程郑将死。

②鹰鹯(zhān)：老鹰。

③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产意即以前只见然明面貌丑陋，如今才了解他才智出众。蔑，鬷蔑，即然明。其相貌丑陋。

【译文】

晋国程郑死了，子产于是开始了解然明，向他询问治国方略。然明告诉他："看待人民有如自己的儿子。见到不仁的人就诛灭他，犹如老鹰追赶鸟雀一样。"子产很高兴，把这些话告诉了子太叔，并且说："以前我见到的只是然明的外貌，如今我看清他的心地了。"

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①。行无越思②，如农之有畔③，其过鲜矣。"

【注释】

①"政如农功"四句：治政如农活，应该朝夕考虑它。

②行无越思：先思后行。

③畔：田埂，借指界限。

【译文】

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国政就像农事，日夜想着它，开始深思熟虑接着又想法去取得成功，早晚都照想的做。先思后行，就如农田有田埂那样。这样，过错就会少了。"

25.15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甯喜言[①]，甯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②]，曰："乌乎！《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甯子可谓不恤其后矣[③]。将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终也[④]，思其复也[⑤]。《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⑥]。'《诗》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⑦]。'今甯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⑧]，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⑨]。九世之卿族[⑩]，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

【注释】

①卫献公自夷仪使与甯喜言：请求返国复位。

②大叔文子：即大叔仪。

③《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甯子可谓不恤其后矣：引《诗》见《诗经·国风·邶风·谷风》，意思是我自身还不能被容，何暇顾念后人。意思是甯喜自身尚不能被容，何暇顾及后人。躬，自身。说，通"阅"，容。遑，暇。恤，顾念。

④思其终也：应想到结果。

⑤思其复也：应想到下次能够再做。

⑥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这里所引《书》为逸书，意思是开始慎重，最终也不怠慢，结果便不会困顿。

⑦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引《诗》见《诗经·大雅·烝民》，意思是专诚事君。解，通“懈”。一人，借指国君。

⑧耦：下棋的对方。

⑨必不免矣：襄公二十年甯殖死时，说自己得罪献公，让甯喜为他补救，甯喜因为个人打算答应复献公位，大叔仪预言甯喜必将有祸。

⑩九世之卿族：甯氏出自卫武公，到甯喜已经九代。

【译文】

卫献公从夷仪派人和甯喜商谈复位的事，甯喜答应了。太叔文子听说了，说道：“啊呀！《诗》所说的‘我自身还不被人容纳，怎能顾及我的后人’，甯喜可称得上不考虑自己的后代了。这怎么可以呢？恐怕肯定不行的。君子行事，要想到结果，要考虑下次能再做。《书》说：‘慎重地开始而不怠慢于结果，最终就不会窘迫。’《诗》说：‘早晚都不懈怠，全心全意奉事一人。’现在甯喜看待国君不如下棋那样慎重，他怎么能免于灾祸呢？棋手举棋不定，就无法战胜对手，何况在安置国君时犹豫不决呢？他肯定免除不了灾难。传承了九世的卿族，就此一下子被消灭，真是可悲呀！”

25.16　会于夷仪之岁[①]，齐人城郏[②]。其五月，秦、晋为成[③]。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④]，成而不结[⑤]。

【注释】

①会于夷仪之岁：指去年会于夷仪。

②齐人城郏：也在去年。

③秦、晋为成：二国讲和。

④伯车：秦公弟弟鍼。

⑤不结：不巩固。按，此本与下年“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如晋修

成”一段为一体，被割裂置此。

【译文】

在夷仪相会那一年，齐国在郏地修筑城墙。当年五月，秦、晋二国讲和。晋国的韩起到秦国参加盟会，秦伯车到晋国参加盟会，虽然讲和却不牢固。

二十六年

【经】

26.1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①]，卫甯喜弑其君剽[②]。

26.2 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③]。

26.3 甲午[④]，卫侯衎复归于卫[⑤]。

26.4 夏，晋侯使荀吴来聘[⑥]。

26.5 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⑦]。

26.6 秋，宋公杀其世子痤[⑧]。

26.7 晋人执卫甯喜。

26.8 八月壬午[⑨]，许男宁卒于楚[⑩]。

26.9 冬，楚子、蔡侯、陈侯伐郑[⑪]。

26.10 葬许灵公。

【注释】

①二十有六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当周灵王二十五年，前547。辛卯：初七。

②卫甯喜弑其君剽：甯喜杀卫殇公。

③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以戚邑投奔晋国。

④甲午：二月初十。

⑤卫侯衎复归于卫：卫献公返国复位。

⑥荀吴：荀偃之子，奉命聘鲁。

⑦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晋国会合诸侯以讨伐卫国。澶渊，在今河南濮阳西北。原为卫地，现晋已取之。

⑧宋公杀其世子痤(cuó)：宋国太子痤被逼自杀。

⑨壬午：初一。

⑩许男宁卒于楚：许灵公去世。

⑪楚子、蔡侯、陈侯伐郑：为许国攻打郑国。

【译文】

鲁襄公二十六年春周历二月初七，卫国甯喜杀其国君剽。

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发动叛乱。

二月初十，卫献公衎又回到卫国为国君。

夏，晋平公派荀吴来鲁国聘问。

鲁襄公与晋国人、郑国良霄、宋国人、曹国人在澶渊相会。

秋，宋平公杀太子痤。

晋国拘禁卫国甯喜。

八月初一，许灵公宁在楚国去世。

冬，楚康王、蔡景侯、陈哀公攻打郑国。

安葬许灵公。

【传】

26.1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①]，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③]，何以黜朱于朝[④]？"抚剑从之[⑤]。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⑥]，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⑦]。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⑧]。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⑨]。"拂衣从之[⑩]。人救之[⑪]。平公曰："晋其庶

乎[12]！吾臣之所争者大[13]。”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14]，不务德而争善[15]，私欲已侈，能无卑乎[16]？”

【注释】

①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此文应同上年《传》末章连读。

②当御：当值。

③班爵同：职位级别相同。

④黜：退，不用。

⑤抚剑从之：以武力威胁叔向。抚，持。

⑥集：成功。

⑦三军暴骨：指发生战争。

⑧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子员无私心，子朱则不是这样。易，违反。

⑨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叔向认为子朱有私心是为国不忠，所以道义在自己这边，凭此就可以抵御他。御，抗御。

⑩拂衣从之：准备和他搏斗。拂衣，振衣，撩衣。

⑪救：劝止。

⑫晋其庶乎：大约可以大治。

⑬吾臣之所争者大：臣下能为大问题而争。

⑭臣不心竞而力争：不竞争于心而竞争于力。

⑮不务德而争善：都以己为善。

⑯私欲已侈，能无卑乎：师旷认为，臣下竟为私欲而以武力争，只怕公室地位要降低了。

【译文】

鲁襄公二十六年春，秦景公的弟弟鍼到晋国议和，叔向命令召唤行人子员来接待。行人子朱说：“是我在当班。”连说三次，叔向都没理他。子朱发怒，说：“我的职务、地位都和子员相同，为何在朝廷上黜退我？”

便持剑跟了上去。叔向说："秦、晋两国不和已经很久！今日的事情，如果幸而成功，晋国赖以安定。不成功的话，就会发生战争。子员沟通二国的话没有私心，你却常常不是这样。以邪恶事奉国君的人，我是能够抗御的。"就撩起衣服迎了上去。大家把他们劝解开了。晋平公说："晋国该要大治了吧！我的臣下所争执的是大事。"师旷说："公室的地位怕要降低。臣下不以心智竞争而诉诸武力，不致力于德行而争执是非，私欲已经膨胀，公室的地位能不降低吗？"

26.2 卫献公使子鲜为复[①]，辞。敬姒强命之[②]。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③]。"敬姒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甯喜言[④]，甯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⑤]。"故公使子鲜[⑥]。子鲜不获命于敬姒[⑦]，以公命与甯喜言，曰："苟反[⑧]，政由甯氏，祭则寡人[⑨]。"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⑩]，敢闻其入[⑪]？"遂行，从近关出[⑫]。告右宰榖[⑬]。右宰榖曰："不可。获罪于两君[⑭]，天下谁畜之？"悼子曰[⑮]："吾受命于先人[⑯]，不可以贰。"榖曰："我请使焉而观之[⑰]。"遂见公于夷仪。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⑱]，而无忧色，亦无宽言[⑲]，犹夫人也[⑳]。若不已，死无日矣[㉑]。"悼子曰："子鲜在。"右宰榖曰："子鲜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为[㉒]？"悼子曰："虽然，不可以已。"

【注释】

①子鲜：献公同母弟弟鱄(zhuān)。为复：为自己求复君位。

②敬姒：献公与子鲜的母亲。

③君无信，臣惧不免：献公不讲信用，所以子鲜不愿为他求复位。

④献公使与甯喜言：即上年《传》所谓"卫献公自夷仪使与甯喜言"。

⑤必子鲜在，不然，必败：子鲜贤明，得国人信任，所以要子鲜在场。

⑥故公使子鲜：按，以上补叙为何让子鲜为复。

⑦子鲜不获命于敬姒：敬姒强令子鲜为献公复位活动，又没有具体的指示。

⑧反：回国。

⑨政由甯氏，祭则寡人：献公只求恢复君位，政事仍由甯喜主持。祭，祭祖先宗庙，由国君主祭。

⑩瑗不得闻君之出：襄公十四年孙氏逐献公，蘧伯玉“从近关出”。瑗，蘧伯玉名瑗。

⑪敢闻其入：蘧伯玉反对让卫献公复位。

⑫遂行，从近关出：按，《论语·卫灵公》载孔子之言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捲）而怀之。”蘧瑗两次从近关出国，或即孔子所谓“卷而怀之”之事。

⑬右宰穀：卫国大夫。

⑭获罪于两君：前逐献公，今又杀殇公。

⑮悼子：即甯喜。

⑯吾受命于先人：指襄公二十年甯殖吩咐甯喜一定要复献公之位。

⑰我请使焉而观之：先去观察献公的态度，再决定可否让他复位。

⑱淹恤：避难。

⑲亦无宽言：没有宽容的言语。

⑳犹夫人也：献公还是老样子，没有改悔之心。夫人，那人。

㉑若不已，死无日矣：预言献公回国必将进行报复。已，停止，指停止让献公复位。

㉒多而能亡，于我何为：子鲜在，至多不过自己逃亡，于我无益。

【译文】

卫献公指使子鲜操办复位的事，子鲜拒绝了。敬姒一定要他答应。子鲜回答道：“国君不讲信用，下臣担心不免于祸难。”敬姒说：“即使这

样，你也看在我的份上去办吧。"子鲜答应了。当初，献公派人和甯喜商量这事，甯喜说："一定要由子鲜在场，不然必定办不成。"因此献公指使子鲜操办。子鲜没从敬姒那儿得到具体指示，就将献公的命令告诉甯喜，说："如果回国，国政由甯氏主持，祭祀则由我本人主持。"甯喜告诉了蘧伯玉。伯玉说："我不知道国君出走之事，哪敢与闻他的回国？"于是出走，从最近的边境出国。甯喜把这事告诉了右宰穀。右宰穀说："不能这样做。得罪了两个国君，天下谁会接纳你？"甯喜说："我接受了先人的遗命，不能够违背。"右宰穀说："我请求出使去观察一下。"就在夷仪进见献公。回来说："国君在外避难已经十二年了，却没有忧愁的神色，也没有宽容的话语，而是依然故我。如不终止计划，我们将离死不远了。"甯喜说："有子鲜在。"右宰穀说："子鲜在又有什么用？他至多不过自己逃亡，又能为我们做什么事？"甯喜说："尽管如此，但不能停下来了。"

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①]。二月庚寅[②]，甯喜、右宰穀伐孙氏[③]，不克。伯国伤[④]。甯子出，舍于郊[⑤]。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召甯子，甯子复攻孙氏，克之[⑥]。辛卯，杀子叔及大子角[⑦]。书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⑧]。臣之禄，君实有之[⑨]。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⑩]。

【注释】

①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戚地是孙氏封邑，所以孙林父在戚。孙嘉、孙襄，孙林父的两个儿子。居守，留守在卫国都城家中。

②庚寅：初六。

③甯喜、右宰穀伐孙氏：孙林父、孙嘉都不在，只有孙襄一人在，甯喜与右宰穀乘机攻打。

④伯国：即孙襄。

⑤甯子出，舍于郊：因攻孙氏不胜，准备逃亡。

⑥国人召甯子，甯子复攻孙氏，克之：乘孙襄死，孙氏哀丧之时再进攻。

⑦子叔：卫殇公剽。其父为子叔黑背，此或以其父之号称之为子叔。

⑧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孙林父以戚邑投奔晋国，也是有罪，《经》文特称其为"叛"。

⑨臣之禄，君实有之：臣下的俸禄，是国君所给予的。禄包括封邑。

⑩专禄以周旋，戮也：孙林父以封邑作为私有而事奉大国，其罪应当受到诛戮。按，这是作者对孙氏叛卫的议论。专禄，指孙林父带着戚邑投晋。

【译文】

孙林父在戚地，孙嘉去齐国聘问，孙襄在都城家中留守。二月初六，甯喜、右宰穀攻打孙氏，没能攻克。孙襄受了伤，甯喜退走郊外。孙襄死了，孙家人在夜里号哭。都城的人召唤甯喜，甯喜再次进攻孙氏，这次成功了。初七，杀了卫殇公和太子角。《春秋》记载说"甯喜杀了他的国君剽"，这是说罪过在于甯氏。孙林父带着戚地投奔晋国。《春秋》记载说"入于戚以叛"，是归罪于孙氏。臣下的俸禄，是国君所给予的。合于义则进，不合于义则全身引退。以封邑作为私有而事奉大国，其罪应当受到诛戮。

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①]。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

而已[②]。公至，使让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③]，吾子独不在寡人[④]。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⑤]。"对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负羁绁以从扞牧圉[⑥]，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⑦]。臣不能贰[⑧]，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从近关出。公使止之[⑨]。

【注释】

①书曰"复归"，国纳之也：复归，复其位。国纳之，国人让他回来。

②"大夫逆于竟者"六句：写卫献公对迎接者的三种不同态度，显出献公心胸狭窄。颔，点头。

③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诸位大夫都向我报告卫国消息。二三子，诸位大夫。

④在：关心，问候。

⑤"古人有言曰"四句：献公引古人的话，说明不抱怨不应抱怨的人，那么我现在所怨恨的，就是该怨恨的人。去年太叔文子曾反对甯喜接纳献公，献公因此怨恨。

⑥不能负羁绁以从扞牧圉：不能跟从国君避难以保护财物。

⑦有出者，有居者：出者，指献公。居者，指殇公。

⑧臣不能贰：不能事二君。

⑨乃行，从近关出。公使止之：之，指太叔文子。按，献公回国后责怨旧臣，报复异己，是"无信"而不改其本性。

【译文】

二月初十，卫献公返国。《春秋》说"复其位"，是国人让他回来的。到边境迎接的大夫，献公拉着他们的手跟他们说话。对于在大路上迎接的大夫，献公仅仅站在车上向他们作揖。在城门迎接的，点点头而

已。献公回城后，派人责备太叔文子说："寡人流亡在外，诸位大夫都使寡人早晚了解卫国的情况，唯独你不关心寡人。古人说：'不抱怨不应抱怨的人。'那么我现在所怨恨的，就是该怨恨的人。"太叔文子回答说："下臣知罪了。下臣不才，不能跟从国君避难以保护财物，这是下臣的头条罪状。有在国外的，有在国内的。下臣不能事奉两个国君，传递内外消息来事奉您，这是下臣第二桩罪状。有两条罪状，岂敢忘记一死？"于是出走，从近处城门出关。献公派人阻止他。

26.3 卫人侵戚东鄙①，孙氏诉于晋，晋戍茅氏②。殖绰伐茅氏③，杀晋戍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文子曰："厉之不如④。"遂从卫师，败之圉⑤。雍鉏获殖绰⑥。复诉于晋⑦。

【注释】

①卫人侵戚东鄙：卫献公派兵攻打戚邑东境。按，戚在卫都帝丘东约八十里。

②茅氏：古地名。在戚邑东境。

③殖绰：齐国勇士，齐庄公被杀后逃到卫国。

④文子曰："厉之不如"：孙文子斥责孙蒯还不如那三百个被杀的厉鬼。厉，恶鬼。文子，孙林父，孙蒯之父。

⑤遂从卫师，败之圉：孙蒯为父亲的言语所刺激，于是追逐殖绰。圉，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东。

⑥雍鉏：孙氏家臣。

⑦复诉于晋：孙氏再次向晋国控诉，于是晋国讨伐卫国。

【译文】

卫人侵袭戚邑东部边境，孙林父向晋国控诉，晋国派兵戍守茅氏。殖绰攻打茅氏，杀死晋国守军三百人。孙蒯追赶殖绰，却不敢攻击。孙林父说："你真是连厉鬼都不如！"孙蒯终于追上卫军，并在圉地打败了

对方。雍鉏俘获了殖绰。孙林父再次向晋国控诉。

26.4 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①]，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②]；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③]，礼也。臣之位在四[④]，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⑤]。"

【注释】

①甲寅朔：初一。

②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先赐先路，再赐八邑。古礼，轻礼先赏。先路，天子、诸侯乘车叫路，卿大夫接受天子、诸侯所赐之车也叫路。三命之服，卿大夫所受的最高等级的礼服。

③自上以下，降杀以两：从上而下，礼数以二的数目递降。

④臣之位在四：子产之上还有子展、伯有、子西，子产位在第四，依次序子产不敢得六邑。

⑤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子产谦让而不失礼。预言子产将要执政。

【译文】

郑简公赏赐攻入陈国的功劳，三月初一，设享礼宴请子展，赐给他先路、三命的车服，又赐给八座城邑；赐给子产次路、再命的车服，赐给他六座城邑。子产推辞城邑，说："从上到下，按礼依次以二数递减。下臣排位第四，况且这是子展的功劳，下臣不敢接受这种赏赐和礼仪，请求辞去城邑。"郑简公坚持要给他，于是接受三座城。公孙挥说："子产大约将要执政了，他谦让而不失礼。"

26.5　晋人为孙氏故，召诸侯，将以讨卫也。夏，中行穆子来聘[1]，召公也[2]。

【注释】

①中行穆子：即《经》文的荀吴。

②召公也：来聘的目的是召鲁襄公参加澶渊盟会。

【译文】

晋国因为孙林父的缘故，召集诸侯，打算攻打卫国。夏，荀吴来我国聘问，是为了召请襄公赴会。

26.6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1]，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2]。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颉[3]，公子围与之争之[4]，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5]。"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6]？"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7]。"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8]。"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颉归。

【注释】

①雩娄：古地名。在今河南商城东、安徽金寨北。

②城麇(jūn)：古地名。今址不详。

③穿封戌：楚国大夫。

④公子围：即后来的楚灵王，此时为王子。

⑤囚：指俘虏皇颉。

⑥君子也，其何不知：君子指皇颉。称其为君子，说他什么都清楚，是在暗示皇颉。

⑦贵介：地位高贵。介，大。

⑧弱：抵挡不住，意思是被王子俘获。

【译文】

楚康王、秦国人侵袭吴国，到达雩娄，听说吴国已有防备而退兵。顺道攻打郑国。五月，到达城麇。郑国皇颉在城麇戍守，出城与楚兵交战，被打败。穿封戌逮住皇颉，公子围和他争功，要伯州犁做评判。伯州犁说："那就问一下俘虏吧。"便让俘虏站在前面。伯州犁说："他们所争夺的是你，你是个君子，会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举起手，说："那一位是王子围，国君尊贵的弟弟。"手向下指，说："这人是穿封戌，是方城外的县尹。究竟是谁俘获你的？"俘虏说："我碰上王子，战他不过被擒。"穿封戌大怒，抽出戈追打王子围，没能追上。楚国人带着皇颉归国了。

印堇父与皇颉戍城麇①，楚人囚之，以献于秦。郑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②，子大叔为令正③，以为请④。子产曰："不获⑤。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⑥。若曰：'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⑦。'其可。"弗从，遂行。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⑧。

【注释】

①印堇父：郑国大夫。

②郑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从印氏那里取财物向秦赎印堇父。

③令正：起草文件的官。

④以为请：拟定请赎的辞令。

⑤不获：肯定不能赎回印堇父。

⑥"受楚之功"四句：出卖楚国所献俘虏而贪求郑国财物，有失国家体统，秦国不会这样干。按，这是说明"不获"的原因。

⑦"拜君之勤郑国"三句:秦国虽然出兵,但并未和郑军交战。所以子产欲把请词改写成"若不是秦国助郑,楚军恐怕仍兵临郑国城下",这样秦国必释放印堇父。

⑧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改派使者持币前往,按子产的话说,秦国才放回印堇父。说明子产辞令的严谨。

【译文】

印堇父与皇颉一起戍守城麇,楚国人抓住他,献给秦国。郑国向印堇父家要了一份财物向秦国请求赎回印堇父,子太叔是令正,照这意思拟定的文书。子产说:"这样是不可能得到印堇父的。秦国接受楚国奉献的俘虏,却接受郑国的财物,不能说合乎国家体统,秦国不会这样做的。而如果说:'感谢国君帮助郑国。如果不是国君施恩,楚军恐怕还在我国城下。'这才可以。"子太叔没接受这建议,就去了。秦国没同意释放。再派使者带着礼品,按照子产的话去说,果然接回了印堇父。

26.7 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①。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②。赵武不书,尊公也③。向戌不书,后也④。郑先宋,不失所也⑤。

【注释】

①疆戚田:划定戚地的疆界。

②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名为划定戚地疆界,实为扩大戚地。懿氏,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西北,戚邑西北。六十,指六十邑。

③赵武不书,尊公也:《经》文写"晋人",不写"赵武",是因为将晋国大夫与襄公并列,有辱襄公身份。

④向戌不书,后也:《经》文不记向戌的名字,是因为他迟到。

⑤郑先宋,不失所也:因向戌迟到,郑国如期到达,所以列郑于宋国之上。

【译文】

六月，鲁襄公和晋国赵武、宋国向戌、郑国良霄、曹国人在澶渊相会以讨伐卫国，划定戚邑的疆界。划取卫国西部边境懿氏的六十座城邑给孙林父。《春秋》不记载赵武的名字，是由于尊重襄公。不记载向戌的名字，是因为他迟到了。把郑国排在宋国前面，是因为郑国准时到会。

于是卫侯会之[①]。晋人执甯喜、北宫遗[②]，使女齐以先归[③]。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④]。

【注释】

①于是卫侯会之：卫献公参加澶渊盟会。

②北宫遗：北宫括之子。

③使女齐以先归：让女齐带着甯喜、北宫括先回晋国。女齐是晋国大夫司马侯。按，甯氏二人杀殇公又攻孙氏，因此抓走他们。

④士弱：晋国主管刑狱的大夫。

【译文】

这时卫献公也到会。晋国人逮捕了甯喜、北宫遗，派女齐把他们先押回去。卫献公到晋国，晋国将他拘禁并关在士弱那里。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①]，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②]。国景子相齐侯[③]，赋《蓼萧》[④]。子展相郑伯，赋《缁衣》[⑤]。叔向命晋侯拜二君[⑥]，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⑦]。"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⑧]，正其违而治其烦[⑨]，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⑩]，若之何？"叔向告赵

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11]，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12]，子展赋《将仲子兮》[13]，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郑七穆[14]，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15]。"

【注释】

①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齐、郑二国为卫献公说情。

②《嘉乐》：《诗经·大雅》篇名，又作《假乐》。晋平公取诗中"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等诗句，赞美齐、郑二君。

③国景子：齐国大夫国弱。

④《蓼萧》：《诗经·小雅》篇名。国弱取诗中"孔燕岂弟，宜兄宜弟"诗句，指出晋、卫为兄弟之国，晋国应该宽大为怀。

⑤《缁衣》：《诗经·国风·郑风》篇名。子展借诗中"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灿兮"诗句，希望晋平公能因齐景公、郑简公亲自到来，释放卫献公。

⑥命：告诉。

⑦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齐、郑二国君赋诗，意在请求释放卫献公，叔向知道晋平公不愿意释放，故意曲解齐、郑二国君赋诗之意。宗祧，宗庙。

⑧恤其患而补其阙：忧诸侯之患而补诸侯之缺。恤，忧。

⑨正其违而治其烦：纠正诸侯违礼之行并治其乱。违，违礼。烦，乱。

⑩今为臣执君：指为孙林父而抓卫献公。为臣执君，增加其乱，非盟主所为。

⑪晋侯言卫侯之罪：晋平公以卫国杀晋国戍卒三百人作为辩解。

⑫《辔之柔矣》：逸诗。《逸周书·大子晋篇》引《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当即此诗。这里是以柔辔御烈马比喻晋国应该宽政安定诸侯。

⑬《将仲子兮》:《诗经·国风·郑风》篇名。子展取诗中“畏人之多言”告诫晋平公:卫献公虽然有罪,但大家仍会认为晋国是“为臣执君”。

⑭七穆:指郑穆公后代七个家族。按,郑穆公有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在卿位,所存当政者只剩七族,称为七穆。七穆中子展公孙舍之为罕氏,子西公孙夏为驷氏,子产公孙侨为国氏,伯有良霄为良氏,子太叔游吉为游氏,子石公孙段为丰氏,伯石印段为印氏。

⑮子展俭而壹:子展节俭而专一,所以罕氏能后亡。子展,子罕之子。

【译文】

秋七月,齐景公、郑简公为卫献公的事到晋国去,晋平公设享礼一起招待他们。晋平公赋《嘉乐》。国景子任齐景公相礼,赋《蓼萧》。子展任郑简公相礼,赋《缁衣》。叔向让晋平公拜谢二国国君,说:“我们国君谨此拜谢齐国国君安定我先君的宗庙,拜谢郑国国君对我国忠心不贰。”国景子让晏婴私下去对叔向说:“晋国国君在诸侯中宣扬其美德,同情他们的忧患而补正其缺失,纠正他们的错误而治理他们的动乱,因此才为盟主。可如今他为了臣下而抓捕国君,该怎么办呢?”叔向把这些话告诉赵文子,赵文子又告诉给晋平公。晋平公列举卫献公杀晋国戍卒的罪状,让叔向告知齐、郑二国国君。国景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平公于是答应释放卫献公。叔向说:“郑穆公的七支后代,罕氏大概是最后灭亡的。子展俭朴而专一。”

26.8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①,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②,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入夕③,共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④。姬纳诸御⑤,嬖,生佐⑥。恶而婉⑦。大子痤美而很⑧,合左师畏而恶之⑨。寺人惠墙伊戾为大子

内师而无宠⑩。

【注释】

①芮司徒：宋国大夫。

②共姬：宋共公夫人伯姬。

③平公：共姬之子。入夕：傍晚问候请安。

④尤：绝美。

⑤姬纳诸御：共姬将弃送给平公做侍妾。

⑥佐：宋元公。

⑦恶而婉：面貌丑恶，但性情温顺。

⑧大子痤美而很：太子痤貌美而心地狠毒。

⑨合左师畏而恶之：向戌讨厌太子痤。合左师，即向戌。

⑩惠墙伊戾：内师的名字。惠墙是氏，伊戾是名。内师：太子宫内宦官之长。

【译文】

当初，宋国芮司徒生了个女儿，皮肤发红并长着毛，芮司徒把她抛弃在大堤之下，共姬的侍妾捡了回来，取名为弃。长大后容貌美丽。平公一天晚上入宫给共姬请安，共姬留他吃饭。平公看到弃，发现她非常漂亮。共姬就把她给了平公当侍妾，受到宠爱，生下佐。佐长相很丑但性格温顺。太子痤相貌英俊但性情狠毒，向戌对他又怕又恨。宦官惠墙伊戾是太子的内师，但不受宠。

秋，楚客聘于晋，过宋。大子知之①，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女乎②？"对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贰心乎③？纵有共其外，莫共其内④，臣请往也。"遣之。至，则欿，用牲，加

书，征之[5]，而骋告公[6]，曰："大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曰："为我子[7]，又何求?"对曰："欲速[8]。"公使视之，则信有焉[9]。问诸夫人与左师[10]，则皆曰："固闻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11]。"召而使请[12]，曰："日中不来，吾知死矣。"左师闻之，聒而与之语[13]。过期[14]，乃缢而死。佐为大子。公徐闻其无罪也，乃亨伊戾[15]。

【注释】

①大子知之：太子痤与楚客相识。知，相识。

②夫：代词，那人，指太子痤。女：你。

③"小人之事君子也"五句：意思是不论主人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不敢有二心。

④纵有共其外，莫共其内：伊戾是宦官，因此以太子虽然有人在外侍候，但恐没人在内侍候为理由请求前往。共，通"供"。

⑤至，则欿(kǎn)，用牲，加书，征之：这是伊戾伪造太子与楚客结盟的证据，并加以验证，以陷害太子。欿，用牲，加书，指挖坑于地，加盟书于牺牲之上。欿，通"坎"。

⑥骋：驰马。

⑦为我子：已是太子。子，嗣子，太子。

⑧欲速：想快点即位。

⑨则信有焉：确有结盟的证据。信，确实。

⑩夫人：佐的母亲弃。左师：即向戌。

⑪唯佐也能免我：佐性情温和诚实，能为他作证。

⑫召而使请：召佐为之请免。

⑬左师闻之，聒(guō)而与之语：向戌惧恨太子痤，故意和佐长谈以拖延时间。聒，说话絮絮不休。

⑭过期：过约定的时间而佐没来。

⑮亨：同“烹”。

【译文】

秋，楚国使者去晋国聘问，途经宋国。太子因与其是老相识，便请求在野外设宴招待他，平公同意让他前往。伊戾请求跟随前去。平公说：“太子不是不喜欢你吗？”伊戾回答道：“小人事奉君子的规矩是，他讨厌你，你不应该离得太远；他喜欢你，你不应该过分亲近，恭敬地等候指令，岂敢有三心二意呢？即便有人在外边侍候太子，却没人在里面侍候，下臣请求前往。”平公便派他去。到了郊外，伊戾挖了个坑，杀了只牲口作牺牲，又放了份盟书在上面，检查好后，驰马回来告诉平公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和楚国使者结盟了。”平公说：“他已是我的继承人了，还想要什么？”伊戾说：“想尽快即位。”平公派人查看，果真有此事。平公问夫人和左师向戌，他们都说：“的确听说过。”平公把太子囚禁了起来。太子说：“只有佐能帮我免于灾祸。”让人去请佐向平公求情，并说：“如果他中午不来，我就只有一死了。”向戌听说了，就去和佐絮语闲聊。过了中午，太子就上吊死了。佐被立为太子。平公慢慢得知痤其实无罪，就把伊戾煮杀。

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①，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②？”圉人归③，以告夫人。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献④。”左师改命曰“君夫人”⑤，而后再拜稽首受之。

【注释】

①步马：蹓马。

②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弃本出身低微，现在为君夫人，向戌假

装不知道，是提醒她不得无视自己。

③圉人：即步马者。

④君之妾弃使某献：称“君之妾”、直称自己的名字“弃”，是表示自知地位卑下而尊左师。可见弃很知趣。

⑤左师改命曰“君夫人”：向戌得到贿赂，便向使者改称“君夫人”。

【译文】

向戌遇见夫人弃的遛马人，问他是谁，回答说：“是君夫人家的。”向戌问：“谁是君夫人？我怎么不知道？”遛马人回去后，把这话告诉夫人。夫人派人给向戌先送上玉，又送去锦缎与马匹，说：“国君的侍妾弃派我把这些送给您。”向戌便改口称弃为“君夫人”，而后再拜叩头接受了礼物。

26.9 郑伯归自晋，使子西如晋聘[1]，辞曰：“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2]，使夏谢不敏[3]。”君子曰：“善事大国。”

【注释】

①使子西如晋聘：回聘答谢。

②寡君来烦执事，惧不免于戾：担心失敬于大国而得罪。戾，罪过。

③夏：子西的名字。

【译文】

郑简公从晋国回来，派子西去晋国聘问，致辞说：“寡君来麻烦执事，害怕失敬而不免于罪过，他派下臣夏来表示歉意。”君子说：“郑国善于事奉大国。”

26.10 初，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1]，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2]。伍举娶于王子牟[3]，王子牟为申公而亡[4]，楚人曰：“伍

举实送之[5]。"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6]，班荆相与食[7]，而言复故[8]。声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9]。"

【注释】

①子朝：蔡公子朝。

②伍举：伍子胥祖父椒举。声子：子朝之子，即公孙归生。

③王子牟：即申公子牟。

④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担任申公时获罪逃亡。

⑤伍举实送之：认为伍举与此事有牵连。送，护送。

⑥遇之于郑郊：遇伍举。

⑦班荆：拔草而铺于地以代席，坐在上面。班，布，铺。荆，草名。

⑧而言复故：谈论重返楚国的事。故，事。

⑨吾必复子：必能使伍举回楚国。按，以上是追述前事。

【译文】

当初，楚国伍参与蔡太师子朝是好朋友，他的儿子伍举和声子关系融洽。伍举娶王子牟女儿为妻，王子牟任申公时获罪逃亡，楚国人说："是伍举护送他逃走的。"伍举便出奔郑国，并准备逃往晋国。声子赴晋途中，与伍举相遇于郑国郊外，坐在草地上共同进食，并谈到重返楚国的事。声子说："你走吧！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来。"

及宋向戌将平晋、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1]。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2]，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3]。如杞、梓、皮革[4]，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5]？"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

刑不滥[6]。’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7]。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8]。无善人，则国从之[9]。《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0]。’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11]。’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12]。’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13]，恤民不倦[14]。赏以春夏，刑以秋冬[15]。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16]，此以知其劝赏也[17]。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18]，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19]，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20]，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21]。子仪之乱，析公奔晋[22]。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23]。绕角之役[24]，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25]。若多鼓钧声[26]，以夜军之[27]，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28]。郑于是不敢南面[29]。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之父兄谮雍子[30]，君与大夫不善是也[31]，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32]，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33]。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34]，简兵蒐乘[35]，秣马蓐食[36]，师陈焚次[37]，明日将战。’行归者[38]，而逸楚囚[39]。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40]。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41]。子反与子灵争夏姬[42]，而雍害其事[43]，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44]，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45]。吴

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46]，楚罢于奔命[47]，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48]，晋人与之苗[49]，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50]，中行、二郤必克二穆[51]。吾乃四萃于其王族[52]，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熸[53]，子反死之[54]。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55]。"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56]，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57]。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禄爵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58]。

【注释】

①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晋、楚弭兵在明年，这里先作疏通工作，声子也参加。

②故：事，情况。

③皆卿材也：晋国大夫都是当卿的人才。

④杞、梓：都是树木名。

⑤夫：彼，指代晋国。族姻：国君的宗族和亲戚，指晋国的贵族。

⑥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不僭越，刑不泛滥，赏罚都应该恰当。

⑦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赏赐过分，邪恶的人也可能得到；刑罚过滥，好人恐怕也因此被罚。

⑧与其失善，宁其利淫：与其失去好人，不如利于坏人。

⑨无善人，则国从之：国无善人，则国家也将从此灭亡。

⑩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引《诗》见《诗经·大雅·瞻卬》，意思是说

国无能人，国家就会遭受灾害。殄瘁，困苦。

⑪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所引《夏书》为逸书，《古文尚书·大禹谟》袭用此文，意思是与其杀无辜，不如对罪人失于刑罚。不经，不用常法。

⑫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引《诗》见《诗经·商颂·殷武》，意思是说商汤赏不过分，刑不滥用，所以天命统治下国，大建其福，安享其禄。怠，懈怠。皇，通"遑"，闲暇，指不敢偷闲。封，大。

⑬劝赏而畏刑：尽量多用赏而少用刑。

⑭恤民：忧民，为百姓操心。

⑮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赏刑各有季节。

⑯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yù)赐：古时治者将行赏，便加膳，加膳之后可把剩余菜肴赐给下边。饫，饱足。

⑰此以知其劝赏也：以此表示乐于行赏。

⑱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不杀牲，不用盛馔，食时不奏乐，都是表示哀伤。举，丰富饮食，兼以乐助食。

⑲三者：指劝赏、畏刑、恤民。

⑳谋主：主要策划者。

㉑所谓不能也：楚国不能用其才。

㉒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文公十四年，公子燮与子仪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人挟持楚庄王离开郢都去商密，被庐戢梨及叔麇诱杀。

㉓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置析公于国君戎车后边，作为谋主。

㉔绕角之役：成公六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

㉕楚师轻窕，易震荡也：楚军轻佻，容易动摇军心。

㉖若多鼓钧声：故作大举进攻的声势以恐吓楚军。钧声，相同声音。

㉗军之：全军同时进攻。

㉘“晋遂侵蔡”五句：成公六年，楚师还后，晋遂侵蔡，侵楚，获申骊；八年，又侵沈，获沈子揖初。

㉙郑于是不敢南面：郑国服于晋国，不再南面事楚。

㉚谮（zèn）：诬陷。

㉛善是：正确判断是非。

㉜鄐（chù）：古地名。在今河南温县附近。

㉝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成公十八年，楚纳宋国叛臣鱼石等于彭城，宋告急于晋，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楚师还。

㉞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老、幼者及孤儿、病人，都可回家。兄弟二人在军中，可回一人。反，返回。

㉟简兵蒐乘：精选徒兵，检阅车兵。

㊱秣马蓐食：喂饱马，让士兵吃饱。

㊲师陈焚次：摆好阵势，烧掉帐篷，表示决一死战。陈，同“阵”。次，行军至某处留驻三宿以上。此指住宿的帐篷。

㊳归者：即老幼孤疾等。

㊴而逸楚囚：放松看守，故意让楚囚逃跑以通风报信。

㊵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襄公元年，楚师还后，彭城降晋，晋人将鱼石等五位宋国叛臣带回晋国，安置在瓠丘。鱼石，宋国叛臣。

㊶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楚国不能救彭城，陈国及东夷各国都叛楚。东夷，楚国东边各个小国。子辛死之，子辛并非死于是役，襄公五年，楚国讨伐陈国之叛，杀令尹子辛。

㊷子反与子灵争夏姬：宣公十一年，楚讨陈夏徵舒，杀之。当时子反欲纳夏徵舒之母夏姬，申公巫臣劝止，而己与夏姬相约嫁娶。成公二年，巫臣借聘齐之机至郑会夏姬，遂奔晋。子灵，申公巫臣。

㊸而雍害其事：子反怨巫臣，成公七年，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雍，通“壅”。雍害，破坏，加害。

㊹邢：即今河南温县平皋故城。

㊺“扞御北狄”五句：成公七年，申公巫臣得知族人被害，家产被分于是报复楚国。

㊻驾：古地名。在今安徽无为。棘：古地名。在今河南永城南。州来：古地名。在今安徽凤台。

㊼罢：疲惫。

㊽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宣公四年，伯贲以若敖氏之族攻楚庄王，被打败，遂灭若敖氏。伯贲，宣公四年作“伯棼”，又称斗越椒，子越，为若敖氏之族长，时为楚司马。

㊾苗：晋国地名，在今河南济垣。

㊿栾：栾书，当时统率中军。范：士燮，当时任中军佐。易行：交换位置。

51中行：即荀偃，当时任上军佐。二郤：郤锜、郤至，当时郤锜将上军，郤至佐新军。二穆：指子重、子辛，都是楚穆王后人。子重为左军帅，子辛为右军帅。

52四萃：四面集中攻击。

53夷：受伤。当时晋国吕锜射中楚共王眼睛。熸(jiān)：火熄灭，比喻士气不振。

54子反死之：以上鄢陵之战，见成公十六年《传》。

55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按，声子以上所举四人四事，都是楚才晋用，反害楚国的例子。

56得戾：得罪。

57以比叔向：爵禄可和叔向相比。

㊿椒鸣：伍举儿子，伍奢弟弟。

【译文】

当宋国向戌准备调解晋、楚两国关系的时候，声子出使晋国，从晋国回来时去楚国。令尹子木和他交谈，问起晋国的情况，并说："晋国大夫和楚国比谁更贤明？"声子回答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他们的大夫却是贤能的，都是任卿的材料。就如杞、梓、皮革，是从楚国运去的。虽然楚国有良材，却被晋国所用。"子木说："他们难道就没有国君的宗族和亲戚吗？"声子回答说："虽然有，但是更多的是使用楚国人才。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过分而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会奖励了坏人；刑罚滥用，担心会牵连好人。如果不幸而出现过分，那就宁可多赏而不滥罚。与其对好人处理不当，宁可让奸人沾光。没有好人，国家将跟着受害。《诗》说：'良臣贤士都跑光了，国家就会受到伤害。'说的就是国家没有好人的情况。所以《夏书》说：'与其杀无罪者，还不如放过有罪的，让他逃过刑罚。'这是因为怕失去好人。《商颂》有这样的话：'不过分不滥用，不敢懈怠与偷懒。向下国发布命令，大力培植其福。'这是汤所以获得上天赐福的原因。古时治理人民者乐于赏赐而慎用刑罚，操心民情不知疲倦。在春夏进行赏赐，到秋冬才施以刑法。因此将要行赏时，就加膳，加膳之后可以把剩余的食品赏赐给下边，从而让人明白他是乐于赏赐的。将要动刑，为此而减膳，减膳就要撤去音乐，由此而知道他是怕用刑罚。早起晚睡，早晚亲自临朝办理国事，由此而知他在为百姓操心。这三件事，是礼仪的大关键。有礼仪就不会失败。现在楚国滥用刑罚，大夫们四处逃命，而成为所去国家的谋士，为之出谋划策，来危害楚国，到了无法制止挽救的地步，这就是楚国不能用其才的情况。子仪之乱，析公逃往晋国。晋国人把他安置在国君戎车的后面，让他当谋士出谋献策。绕角之役时，晋军快要逃跑了，析公说：'楚军轻佻，容易被威慑震住。如果增加鼓一起敲击，趁夜晚全军出击，楚军必定溃逃。'晋国人采纳了他的意见，楚军果然当夜溃败。

晋国于是侵袭蔡国，攻打沈国，并俘获其国君，在桑隧打败申邑、息邑军队，擒获申丽而班师。郑国这时再不敢服从他南面的楚国。楚国失去中原诸侯，都是析公造成的。雍子父兄诬陷雍子，国君与大夫不能正确辨明是非曲直，雍子只好逃往晋国，晋国把鄐地给他住，并以他为自己的谋士。彭城之役时，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晋国军队打算逃走，雍子对军队发布命令说：'把年老年幼的都打发回家，独生子和病人也离开，一家有二人服役的，也遣返一人，精选步兵检阅车兵，喂饱马，让士兵都吃饱，排好军阵，烧掉军帐，明日将要决一死战。'于是让该回去的都回去了，又故意放松看守，将楚国俘虏放跑。楚师当夜溃败，晋军收复彭城并将它归还宋国，押解着鱼石回国去。楚国失去东夷，子辛战死，都是雍子所起的作用。子反与子灵争夺夏姬而破坏子灵的婚事，子灵逃往晋国，晋人给他邢地，让其为谋士。子灵献计抵御北狄，与吴国通好，动员吴国背叛楚国，教他们乘车、射箭、车战，派他的儿子狐庸担任吴国外交官。吴国这时便攻打巢地，夺取驾地，攻克棘地，进入州来，楚军疲于奔命，直到今天还是楚国的祸患，这一切都是子灵所做的。若敖之乱，伯贲的儿子贲皇逃往晋国，晋国封给他苗地，让他做谋士出谋划策。鄢陵之役，楚军清晨直逼晋军，摆设阵势。晋军准备逃走。苗贲皇说：'楚军的精良，在于中军的王族，如果填塞水井填平炉灶，摆开阵势抵挡他们的进攻，栾书、士燮改用家兵去诱敌，中行和郤锜、郤至一定能战胜对方的子重、子辛。我们再把军队从四面集中起来攻击楚国的中军王族，一定能够大败他们。'晋国听从他的意见，楚军果然大败，楚康王受伤，军队士气低落，子反战死。郑国叛楚，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都是苗贲皇所起的作用。"子木说："的确是这样的。"声子说："现在还有更甚于此的。椒举娶了申公子牟女儿，子牟得罪逃亡，国君和大夫对椒举说：'是你送他逃跑的。'椒举害怕而出奔郑国，伸长脖子望着南方，说道：'希望能赦免我。'可楚国并没放在心上。现在椒举已到晋国。晋人准备给他封邑，而且和叔向的待遇一样。他要是出谋危

害楚国，岂不是祸患？”子木害怕，报告给楚康王，增加了椒举的禄爵，让他回国官复原职。声子派椒鸣到晋国接他回来。

26.11 许灵公如楚，请伐郑[①]，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②]？”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③]。不如使逞而归[④]，乃易成也[⑤]。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⑥]，若何从之[⑦]？”子展说[⑧]，不御寇。十二月乙酉[⑨]，入南里[⑩]，堕其城。涉于乐氏[⑪]，门于师之梁[⑫]。县门发[⑬]，获九人焉[⑭]。涉于汜而归[⑮]，而后葬许灵公。

【注释】

①许灵公如楚，请伐郑：郑、许二国有宿怨，襄公十六年郑简公又亲自出马带兵随同晋国攻许，许国因此怨恨。

②不伐郑，何以求诸侯：不讨伐郑国，将失去诸侯的拥护。

③昧于一来：冒昧而来。

④使逞而归：让楚国满足快意。

⑤乃易成也：楚国满足，易于讲和。

⑥“夫小人之性”五句：子产认为，主张御楚者不过是见有机会就表现血气之勇，贪求在祸乱中得利，以此满足其本性罢了。以此追求虚名的人，并非为国家利益考虑。衅于勇，借机表现其勇。衅，动。啬于祸，以祸贪利。啬，贪。小人，指想要抵御楚国的郑人。

⑦若何从之：为何听从他。子产反对御楚。

⑧说：同“悦”。

⑨乙酉：初五。

⑩入南里：郑国不抵抗，楚国进入南里。南里，郑国地名，在今河南新郑。

⑪乐氏：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

⑫师之梁：郑国城门。

⑬县门发：楚军攻门，郑军放下内城门的闸板坚守。县门，古时守城之闸板，安装于内城门，无事则悬起，寇至则下之。

⑭获九人焉：楚兵在城外俘获九名郑国人。

⑮涉于氾而归：楚军从氾城下涉汝水南归。氾，指南氾，在今河南襄城南，汝水流经氾城下。

【译文】

许灵公去楚国，请求楚国出兵伐郑，说："如果不派军队，我就不回去了。"八月，在楚国去世。楚康王说："不讨伐郑国，怎么能得到诸侯的拥护？"冬十月，楚康王攻郑。郑国准备抵抗，子产说："晋、楚准备讲和，诸侯即将和好，楚王实是冒昧来犯。不如让他快意而归，和议就容易达成了。小人的本性是喜欢表现血气之勇，贪求在祸乱中获得好处，以满足其本性并求取虚名，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怎么能听他的呢？"子展同意他的意见，就不派兵御寇。十二月初五，楚军进入南里，拆毁了城墙。从乐氏渡过洧水，攻打师之梁城门。内城的悬门放下，楚军抓获没能进城的九名郑国人。楚军又从氾城下涉汝水南归，然后安葬许灵公。

26.12　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①]。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②]。

【注释】

①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数月前齐侯、郑伯亲为卫献公向晋平公求情，晋平公答应放而一直未放，直到卫国嫁女才放了卫

献公。

②平公之失政也：晋平公此举有失常道。

【译文】

卫国嫁卫姬到晋国，晋国才把卫献公释放回国。君子由此看出晋平公失去治国常道。

26.13 晋韩宣子聘于周。王使请事[①]。对曰："晋士起将归时事于宰旅[②]，无他事矣。"王闻之，曰："韩氏其昌阜于晋乎[③]！辞不失旧[④]。"

【注释】

①请事：问事，问何事来聘。

②晋士起将归时事于宰旅：前来向天子奉献贡品。士，诸侯大夫入天子之国自称士。起，韩宣子名字。宰旅，冢宰所属之官，这里代指天子。

③昌阜：昌盛。

④辞不失旧：周朝衰微，韩起仍然不失旧礼，天子因此嘉许他必能昌盛。

【译文】

晋国韩起到宗周聘问。周灵王派人询问来意。韩起回答说："晋国的士韩起前来向宰旅献上贡品，此外并无他事。"周灵王听了，说："韩氏恐怕将会在晋国昌盛发达吧！他依然保持着以往的辞令。"

26.14 齐人城郏之岁[①]，其夏，齐乌馀以廪丘奔晋[②]，袭卫羊角[③]，取之。遂袭我高鱼[④]。有大雨，自其窦入[⑤]，介于其库[⑥]，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⑦]，

诸侯弗能治也[8]。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晋侯曰："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9]。今乌馀之邑，皆讨类也[10]，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11]。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12]。"晋侯使往[13]。

【注释】

①齐人城郏之岁：襄公二十四年。

②乌馀：齐国大夫。廪丘：古地名。在今山东范县东南。廪丘本卫邑，或齐取之以与乌馀，故乌馀得以之奔晋。

③羊角：古地名。在今山东鄄城西北与范县交接处。

④高鱼：古地名。在今山东郓城北，羊角城东，鄄城东北。

⑤有大雨，自其窦入：下雨开窦，乌馀乘机率众由窦入城。窦，城里排水道。

⑥介于其库：进入高鱼兵库，取出甲胄装备士兵。

⑦范宣子卒：范宣子即士匄，死于襄公二十五年。

⑧诸侯弗能治也：不能惩治乌馀。

⑨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诸侯相侵，盟主应出面讨伐，并归还侵夺之地。

⑩今乌馀之邑，皆讨类也：乌馀之邑都是侵夺而来，应加以讨伐。

⑪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作为盟主，不可贪乌馀之地。

⑫胥梁带：晋国大夫。无用师：不用兵就可完成任务。

⑬晋侯使往：按本段本与下年《传》之首章为一体，被割裂置此。

【译文】

齐国修筑郏城那一年，夏，齐国乌馀带着廪丘叛逃到晋国，并且侵袭卫国的羊角，占领了它。随后又攻打鲁国高鱼。碰上大雨天，乌馀人

马从城墙的水洞钻进去，打开城里的武库装备自己，登上城墙，攻下了高鱼，又攻取宋国的城邑。这时范宣子已经去世，诸侯没能制裁乌馀。等到赵文子执政，才惩治。赵文子对晋平公说："晋国是盟主。诸侯如有互相侵犯，就应征讨他并归还他所侵占之地。现在乌馀所有的城邑，都在讨伐之列，而我国却贪图它，这就不是盟主所应有的做法了。请把它归还给诸侯吧。"平公说："好的。谁能担当这一使命？"赵文子说："胥梁带能不用军队而完成任务。"晋平公便派胥梁带前去办理。

二十七年

【经】

27.1 二十有七年春①，齐侯使庆封来聘②。

27.2 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③。

27.3 卫杀其大夫甯喜。

27.4 卫侯之弟鱄出奔晋④。

27.5 秋七月辛巳⑤，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⑥。

27.6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⑦。

【注释】

①二十有七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当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

②齐侯使庆封聘：齐景公新即位，派庆封聘鲁通好。

③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诸侯会于宋，召开弭兵大会。

④卫侯之弟鱄出奔晋：甯喜被杀，子鲜逃亡晋国。鱄，即子鲜。

⑤辛巳：初五。

⑥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弭兵大会完成，十三个诸侯国结盟。

⑦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即前546年10月13日之日全蚀。

【译文】

鲁襄公二十七年春，齐景公派庆封来鲁国聘问。

夏，叔孙豹和晋国赵武、楚国屈建、蔡国公孙归生、卫国石恶、陈国孔奂、郑国良霄及许国人、曹国人在宋国会盟。

卫国杀死本国大夫甯喜。

卫献公弟弟鱄出奔晋国。

秋七月初五，叔孙豹和各国诸侯大夫在宋订盟。

冬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传】

27.1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①]。使乌馀具车徒以受封[②]。乌馀以众出，使诸侯伪效乌馀之封者，而遂执之[③]，尽获之[④]。皆取其邑，而归诸侯[⑤]。诸侯是以睦于晋。

【注释】

①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胥梁带想智取乌馀，所以让各失地的诸侯准备好车兵、徒兵，来接受土地，行动必须秘密。按，此段应与上年《传》末章连读。丧邑者，失地的诸侯国。周，行动秘密。

②使乌馀具车徒以受封：诈请乌馀来受地。

③使诸侯伪效乌馀之封者，而遂执之：让齐、鲁等国假装把土地送给乌馀，乘机逮住乌馀。效，献。

④尽获之：乌馀随从也都被抓。

⑤皆取其邑，而归诸侯：将乌馀所夺诸侯之地归还给诸侯。以廪丘

归齐，以羊角归卫，以高鱼归鲁。

【译文】

鲁襄公二十七年春，胥梁带让失去城邑的各诸侯国准备好车兵、步兵前来接受城邑，要求行动须秘密。让乌馀也备好车兵步卒来受封。乌馀带领部众出来，胥梁带要诸侯装做向乌馀献上封地，乘机逮捕了乌馀，他身边的人也无一漏网。把他侵占的城邑，统统归还给诸侯。因此诸侯都顺服晋国。

27.2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①，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②。'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③，不敬。为赋《相鼠》④，亦不知也。

【注释】

①庆季：即庆封。

②服美不称，必以恶终：古人衣着、车马、装饰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因此当时人认为超越等级，必有恶果。

③叔孙与庆封食：设便宴招待庆封。

④《相鼠》：《诗经·国风·鄘风》的篇名，其中有"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句，叔孙赋此以讥刺庆封，庆封也不明白，可见他愚昧无知。此事为明年庆封逃亡做铺垫。

【译文】

齐国庆封来鲁国聘问，他的车子十分华美。孟孙对叔孙说："庆封的车，不显得太漂亮了吗？"叔孙说："我听说：'车马服饰的漂亮和人不相称，必将得到恶果。'华美的车子又有什么用？"叔孙招待庆封宴饮，庆封表现得很不恭敬。叔孙为此赋《相鼠》，庆封也不知道是在讽刺自己。

27.3　卫甯喜专[1]，公患之。公孙免馀请杀之[2]。公曰："微甯子，不及此[3]。吾与之言矣[4]。事未可知[5]，只成恶名，止也。"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甯氏[6]。弗克，皆死[7]。公曰："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8]！"夏，免馀复攻甯氏，杀甯喜及右宰穀，尸诸朝。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9]。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10]。欲敛以亡[11]，惧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12]。

【注释】

①卫甯喜专：甯喜把持朝政。

②公孙免馀：卫国大夫。

③微甯子，不及此：靠甯喜之力才得以返国。

④吾与之言矣：当初有"政由甯氏，祭则寡人"的约言，见上年《传》。

⑤事未可知：指杀甯喜未必能成功。

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甯氏：卫献公终究容不得"政由甯氏"，默许免馀杀掉甯氏。

⑦弗克，皆死：公孙无地和公孙臣都死了。

⑧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献公出亡时，公孙臣之父为孙氏所杀。死余，为我而死。

⑨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石恶受命赴宋国参加弭兵大会。

⑩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石恶也是甯氏一党，于是给甯喜尸体穿好衣服，枕尸体而哭。

⑪欲敛以亡：准备大敛甯喜后逃亡。

⑫惧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石恶想逃亡，又怕受祸，只好先受命赴宋。

【译文】

卫国甯喜专权，卫献公很不满。公孙免馀请求杀掉甯喜。献公说："没有甯喜我就不会有今天。我和他曾有约定。事情成功与否没把握，只会得到坏名声，不能做。"公孙免馀说："下臣去杀他，国君您不要参与。"于是和公孙无地、公孙臣商量，让他们去攻讨甯氏。没能成功，二人都战死。献公说："公孙臣没罪，他们父子都是为我而死！"夏，免馀又攻甯氏，杀甯喜和右宰穀，把他们的尸体陈列在朝堂。石恶将要参加宋国的盟会，受命出使。给甯喜尸体穿上衣服，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号哭。想把甯喜入殓后逃亡，又担心无法免祸，便说："我已受命要走了。"就动身去宋国。

子鲜曰："逐我者出，纳我者死[①]。赏罚无章，何以沮劝[②]？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③]？且鱄实使之[④]。"遂出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⑤]。托于木门[⑥]，不乡卫国而坐[⑦]。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⑧]，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⑨]。将谁诉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公丧之如税服终身[⑩]。

【注释】

①逐我者出，纳我者死：孙林父逐卫献公，逃亡晋国；甯喜纳卫献公，被杀。

②沮：止，止恶。劝：勉，勉励为善。

③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献公失信无刑，难以治国。

④鱄实使之：当初子鲜劝甯喜接纳献公。

⑤止使者而盟于河：子鲜拒绝使者的挽留，并指河为誓，表示决不

返回。

⑥托于木门：子鲜寓居木门，发誓终身不仕。托，寄寓而不仕。木门，晋国城邑，在今河北河间西北。

⑦不乡卫国而坐：子鲜不肯面对卫国而坐，表示深恶痛绝。乡：通“向”。

⑧仕而废其事：指废弃自己的职责。

⑨昭吾所以出也：再出仕，等于宣扬了自己逃亡的原因。

⑩公丧之如税服终身：子鲜死后，卫献公为他服丧一直到死。税服，即缌服，一种稀疏细布所制的丧服。

【译文】

子鲜说：“驱逐我们的出逃在外，接纳我们的又已死去。赏罚没有章法，用什么来止恶劝善？国君失其信用，国家没有正确的刑罚，要维持下去不是太难了吗？何况这事其实是我让甯喜做的。”便出奔晋国。献公派人劝止他，不听。到黄河边，献公又派人挽留。他不让使者再前来，面对黄河发誓。他寓居在木门，不肯面对卫国的方向坐。木门大夫劝他出来做官，他不同意，说：“做官而不努力做事，这是罪过，尽力去做，则把我出亡之事彰明于世。我的苦衷又能向谁诉说呢？我不能够立于别人的朝廷上了。”于是终身不再做官。他去世后，卫献公为他服丧到死。

公与免馀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①]，臣弗敢闻[②]。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惧死之速及也[③]。”公固与之，受其半。以为少师。公使为卿，辞曰：“大叔仪不贰，能赞大事，君其命之[④]。”乃使文子为卿[⑤]。

【注释】

①下有上禄，乱也：免馀为大夫，不能有上卿的爵禄，否则将有祸乱。

②臣弗敢闻：谢绝不受。

③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惧死之速及也：甯喜多邑而死，免馀引以为戒。

④大叔仪不贰，能赞大事，君其命之：上年《传》太叔仪曾说“臣不能贰”，因此建议任命太叔仪。

⑤文子：太叔仪。

【译文】

献公赐给公孙免馀六十座城，公孙免馀辞谢道：“只有卿才能有百座城邑，下臣已六十了。官居下位而有上位的禄封，将有祸乱，下臣不敢接受。而且甯喜正是因为城邑过多，所以被杀，下臣也怕死期会很快到来。”献公坚持要给他，只接受一半。献公任命他为少师。又要他任卿职，他辞谢说：“太叔仪忠心耿耿，能主持大事，请国君任命他吧。”于是任命太叔仪为卿。

27.4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①]。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②]，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③]。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注释】

①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宋国向戌和赵文子、子木相友善，并想为自己取得名誉，因此力促弭兵大会的召开。弭兵，停止战争。以为名，取得名声。按，弭兵之意，各诸侯国早已有之。襄公二十五年晋国赵文子就说过“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此时晋、齐等国因内部斗争消耗了国力，无法大规模对外用兵，楚国受吴国牵制，也无力和晋国争雄，因此具备弭兵的条件。

②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战争残害民众，又耗费财用。蠹，蛀虫。

③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战争未必能长久停止，但不可不答应。

④携吾民矣：百姓将对执政者有怨言离心。

【译文】

宋国向戌与晋国赵文子友好，又和楚国令尹子木有交情，想以消除诸侯之间的争战博得名声。他来到晋国，把这想法告诉了赵文子。赵文子和各位大夫商议，韩起说：“战争是对民众的残害，又是消耗国家财力的蠹虫，是小国的大灾难。有人想制止战争，即便办不成，也要答应他。要是不答应，楚国就将应许他，以此号召诸侯，那么我们将失去盟主的地位。”晋国答应了向戌。向戌来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到齐国，齐国感到为难。陈文子说：“晋、楚都答应了，我们怎么能阻止这事？而且人家说‘停止战争’，我们不同意，那就会使我国民众生出二心，将怎么使用他们？”齐国也答应了。又告知秦国，秦国也赞成。于是遍告各小国，在宋国举行盟会。

五月甲辰①，晋赵武至于宋。丙午②，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③，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④。司马置折俎，礼也⑤。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⑥。戊申⑦，叔孙豹、齐庆封、陈

须无、卫石恶至。甲寅[8]，晋荀盈从赵武至[9]。丙辰[10]，邾悼公至。壬戌[11]，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12]。丁卯[13]，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14]。戊辰[15]，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16]。"庚午[17]，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18]，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19]。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20]？"壬申[21]，左师复言于子木[22]，子木使驲谒诸王[23]。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24]。"秋七月戊寅[25]，左师至[26]。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27]，以齐言[28]。庚辰[29]，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30]。

【注释】

①甲辰：二十七日。

②丙午：二十九日。

③丁未朔：初一。

④为介：做副手，陪客。

⑤司马置折俎，礼也：把熟牲切成小块盛于俎上，这合乎诸侯享卿之礼。

⑥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向戌很得意于自己的弭兵之举，宴享赵武时辞藻甚美，后来孔子见到这次礼仪的记载，认为辞藻修饰太多。举，记录。

⑦戊申：初二。

⑧甲寅：初八。

⑨晋荀盈从赵武至：晋国以赵武为主，荀偃十天后到。

⑩丙辰：初十。

⑪壬戌：十六日。

⑫成言：征询和约条件。

⑬丁卯：二十一日。

⑭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当时楚国令尹屈建在陈国。

⑮戊辰：二十二日。

⑯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请晋、楚二国的附属国属晋的朝楚，属楚的朝晋。

⑰庚午：二十四日。

⑱晋、楚、齐、秦，匹也：四大国地位对等。

⑲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晋不能指挥齐，楚也不能指挥秦。

⑳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楚能让秦朝于晋，则晋必能让齐朝于楚。赵武有意以此为难楚国。

㉑壬申：二十六日。

㉒左师：即向戌。

㉓驲(rì)：传车。谒诸王：报告楚王。

㉔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楚国提出“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要求，即要原先分别从属于晋、楚的中小国家现在同时负担向晋、楚二国朝贡的义务。原来从属晋的侯国占多数，这样对晋不利。由于晋国的反对，楚国同意免去齐、秦，其他各国仍“交相见”。

㉕戊寅：初二。

㉖左师至：向戌从陈国回来。

㉗子皙：楚国公子黑肱。

㉘以齐言：商定同意盟辞，到时不能再反悔争讼。

㉙庚辰：初四。

㉚以藩为军：虽是盟会，诸侯仍各带有军队，只是不互相表示敌意。藩，藩篱，不筑营垒，仅以篱笆为营墙。

【译文】

五月二十七日，晋国赵文子到达宋国。二十九日，郑国良霄到。六月初一，宋国设享礼招待赵文子，叔向为副主宾。司马把煮好的熟肉切好放在俎上，这是合于礼的。后来孔子看到这次礼仪的记载，认为宾主间文辞修饰过多。初二，叔孙豹、齐国庆封、陈国须无、卫国石恶也到了。初八，晋国荀盈随赵文子之后到达。初十，邾悼公到。十六日，楚国公子黑肱先来，与晋国商议和约条款。二十一日，宋国向戌到陈国，与子木商谈有关楚国的条件。二十二日，滕成公到。子木对向戌说："请晋、楚二国的服从国互相交换朝见。"二十四日，向戌把子木的意见回复给赵文子。赵文子说："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如楚国不能指使秦国一样。楚国国君要能让秦国国君屈尊到敝国，我们国君岂敢不坚持向齐国提出这种请求？"二十六日，向戌又向子木转告此话，子木派人坐传车请示楚康王。康王说："除去齐、秦二国，其他国家要互相朝见。"秋七月初二，向戌到达。当晚，赵文子和公子黑肱谈妥盟书的条款，统一了口径。初四，子木从陈国到达。陈国孔奂、蔡国公孙归生也来到。曹、许二国的大夫都来了。各国军队以藩篱为分界。

晋、楚各处其偏[①]。伯夙谓赵孟曰[②]："楚氛甚恶，惧难[③]。"赵孟曰："吾左还[④]，入于宋，若我何[⑤]？"辛巳[⑥]，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⑦]。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⑧]。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⑨]。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⑩]，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⑪]？志以发言[⑫]，言以出信[⑬]，信以立志[⑭]，参以定之[⑮]。信亡[⑯]，何以及

三[17]?"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18]。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19]。食言者不病[20],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21],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22],则夫能致死[23]。与宋致死[24],虽倍楚可也[25]。子何惧焉?又不及是[26]。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27],吾庸多矣[28],非所患也。"

【注释】

①晋、楚各处其偏:晋在北,楚在南,各在两头。

②伯夙:即荀盈。

③楚氛甚恶,惧难(nàn):伯夙发觉楚国心怀不轨,气氛不对,担心楚国发难攻晋。难,祸难。

④左还:向左而行。还,旋转,回旋。

⑤入于宋,若我何:赵孟认为,有事就跑进宋国都城,不怕楚人发难。

⑥辛巳:初五。

⑦楚人衷甲:楚国心怀不轨,暗中穿甲做好战斗准备。衷甲,在外衣里穿上铠甲。

⑧固请释甲:伯州犁主张以信用服诸侯。释甲,脱去铠甲。

⑨事利而已:事情有利于我则可,不必讲信义。

⑩大宰:即伯州犁。

⑪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意谓弃信必不能得志。

⑫志以发言:有意志于是发之于语言。志,指意志、思想。

⑬言以出信:有语言则必须有相应的行动,才产生信用。

⑭信以立志:言行相符,其志才得以树立。

⑮参以定之：志、言、信三者俱备才能安定。参，通“三”。
⑯信亡：楚与向戌本来有约言，现在要动武，是无信。
⑰何以及三：按，此为明年子木死伏笔。
⑱单毙其死：无信的人必定没有善终。单，通“殚”，尽。毙，踣，仆倒。
⑲捷：成功。
⑳不病：不能害人。
㉑僭：诈伪。济：利用。
㉒且吾因宋以守病：我们为楚所困，则进入宋国都城。病，指为楚所困。
㉓则夫能致死：这样晋军人人能拼死命。夫，指晋军。
㉔与宋致死：宋军也能拼命。
㉕虽倍楚可也：楚军再增一倍也不怕。按，以上是从楚军进攻考虑。
㉖又不及是：此句是叔向估计楚国不敢贸然进攻。
㉗称兵：举兵。
㉘庸：用，好处。

【译文】

晋、楚人马各自驻扎在两头。伯夙对赵文子说：“楚军的气氛很不好，怕会发动袭击。”赵文子说：“我们从左边绕过去，进入宋都，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初五，将在宋国西门外会盟，楚人贴身穿着铠甲。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却对他们不讲信用，恐怕不合适吧？诸侯希望得到楚国的信任，所以前来表示顺服。如果不守信，就是丢弃让诸侯顺服的东西了。”坚持请求脱去铠甲。子木说：“晋、楚之间相互无信用已经很久了，只做对我们有利的事就行了。如果获得成功，又要什么信用？”伯州犁退了出来，告诉别人说：“子木快死了，用不了三年。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愿而背信弃义，目的能实现吗？有意愿便发而为言语，说出话就

形成信用，有了信用便可以实现意愿，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着的。没了信用，又怎么能活三年呢？”赵文子对楚国人身穿甲衣感到不放心，把此事告诉叔向。叔向说：“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普通人一旦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行，一概不得好死。如果会合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的事情，必定不会成功的。说话不算数的人不可能对人产生危害，这不会是你的祸患。以信用召集他人，却用虚伪待人，必然没人听他的，怎么能危害我们？而且我们依凭宋国来防御他们制造的威胁，那么人人都会拼命。我们和宋国拼死抗争，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抵挡得了。你又担心什么呢？何况事情未必就会到这个地步。说是要消除战争而把诸侯召来，却发动战事来危害我们，我们将得到的好处可就多了，你不要担心。”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①。”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②，皆不与盟③。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④；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⑤。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

【注释】

①视邾、滕：由于“交相见”，中小国家要负担双重贡赋，因此季武子以襄公之命告诉叔孙豹，将鲁国等同于邾、滕小国，以求减轻贡赋。

②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齐、宋请求以邾、滕作为自己的属国，不再向晋、楚朝贡。

③皆不与盟：邾、滕因此失去独立国地位，不参与盟会。

④私：私属之国。

⑤乃盟：鲁国和宋、卫相等，于是参加盟会。

【译文】

季武子派人以襄公的名义告诉叔孙豹，说："把我国的地位等同于邾、滕二国。"不久齐国提出把邾国作为其属国的要求，宋国则提出滕国为属国，都不参加结盟。叔孙豹说："邾、滕是人家的私属；我们是诸侯国，为什么要和他们等同起来？宋、卫二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于是参加结盟。《春秋》因此不记载其族名，是说叔孙豹违背了命令的缘故。

晋、楚争先①。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②，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③，非归其尸盟也④。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⑤，楚为晋细，不亦可乎⑥？"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

【注释】

①晋、楚争先：二国争先歃血，实际是争当盟主。

②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许多诸侯国时而服楚，时而服晋，因此楚国也有主持盟会的时候。狎，更替。

③只：语尾助词，无意义。

④尸盟：主盟。

⑤小国固必有尸盟者：小国主持会盟的琐细事务。固必，当然。

⑥楚为晋细，不亦可乎：叔向用这话宽慰赵孟，实际上准备作出让步。细，指歃血为盟琐细的具体事务。

【译文】

晋、楚二国争着要先歃血。晋国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盟主，从

来没有先于晋国歃血的国家。”楚国人说:“你说过晋、楚是对等的国家,如果总是晋国在先,这是意味着楚国弱于晋国。再说晋、楚轮流主持诸侯盟会已经很久了,怎么能总由晋国当盟主?”叔向对赵文子说:“诸侯归服的是晋国的德行,不是归服它是否主持盟会。您致力于修明德行,不要去争歃血的先后。而且诸侯结盟,小国本来就要为主盟做具体事务,让楚国为晋国做具体琐细的事务,不就行了吗?”于是让楚国先歃血。《春秋》记载把晋国放在前面,这是由于晋国有信用。

壬午①,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②,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③,子木亦不能对也④。

【注释】

①壬午:初六。

②客:上宾。

③使叔向侍言焉:叔向在旁边帮着答对。

④子木亦不能对也:晋、楚相争激烈,互不相让。

【译文】

初六,宋平公同时设享礼招待晋、楚二国大夫,赵文子为主宾,子木和他交谈,赵文子无法应对。让叔向在一旁帮着回应,结果子木也不能应对。

乙酉①,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②。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③?”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④。”子木归,以语王⑤。王曰:“尚矣哉⑥!能歆神、人⑦,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⑧。”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⑨,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

以当之，不可与争[⑩]。”

【注释】

①乙酉：初九。

②蒙门：宋国都东北门。

③范武子之德何如：士会以贤闻名诸侯，所以屈建问赵孟。范武子，士会。

④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士会以诚事鬼神。无愧辞，没有言不由衷的话。

⑤王：指楚康王。

⑥尚：高尚。

⑦能歆神、人：使神享其祭，人怀其德。歆，享。

⑧五君：指晋文公、襄公、灵公、成公和景公五位国君。

⑨宜晋之伯也：晋国该为盟主。

⑩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晋国多贤臣，楚国自愧不如。

【译文】

初九，宋平公和诸侯国大夫们在蒙门外结盟。子木问赵文子：“范武子的德行怎么样？”赵文子回答：“此人治理家事井井有条，对晋国来说没有需要隐瞒的事情。他的祝史祭祀时对鬼神很真诚，没有言不由衷的话。”子木回国后，把这话告诉了楚康王。康王说：“范武子真是位高尚的人！能够让神、人都高兴，难怪他能辅佐五世国君成为盟主。”子木对康王说：“晋国的确够格当诸侯的领袖，有叔向辅佐正卿，楚国没人能和他匹敌，不能和他们相争。”

晋荀盈遂如楚莅盟[①]。

【注释】

①晋荀盈遂如楚莅盟：晋、楚重新结好。弭兵之盟，前后花了二个月时间，终于在晋、楚等国中达成协议。按，据杨伯峻统计，弭兵后，晋、楚怠于大规模出兵侵伐，不被侵伐者，宋凡六十五年，鲁凡四十五年，卫凡四十七年，曹凡五十九年；然小战仍有。

【译文】

晋国荀盈便到楚国参加结盟。

27.5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①，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②。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③，武亦以观七子之志④。"子展赋《草虫》⑤，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⑥。"伯有赋《鹑之贲贲》⑦，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⑧，况在野乎⑨？非使人之所得闻也⑩。"子西赋《黍苗》之四章⑪，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⑫？"子产赋《隰桑》⑬，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⑭。"子大叔赋《野有蔓草》⑮，赵孟曰："吾子之惠也⑯。"印段赋《蟋蟀》⑰，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⑱，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⑲？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⑳？"

【注释】

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晋国赵武一行从宋返国，经过郑国国境，受到郑简公的宴享招待。垂陇，古地名。在今河南郑州。

②二子石：指印段、公孙段，二人的字都是子石。

③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àng)：七大夫跟随郑简公宴享赵武，是特别尊重赵武，因此赵武请各人赋诗，以完成

郑简公的恩赐。贶，赐。

④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古人有赋诗言志的习惯，通过赋诗表达各人之志。

⑤《草虫》：《诗经·国风·召南》篇名。诗中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句，子展借此称赞赵武为君子。

⑥抑武也，不足以当之：赵武自认为不足以当君子。抑，但。

⑦《鹑之贲贲》：《诗经·国风·鄘风》篇名。《诗序》认为此诗为讥刺卫宣姜淫乱而作，所以赵武说是“床笫之言”。伯有取其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以讥刺郑简公。

⑧床笫(zǐ)之言：指男女枕边的情话。阈(yù)：门坎。

⑨况在野乎：垂陇之宴在野外。

⑩非使人之所得闻也：赵武含蓄批评伯有赋诗不得体。使人，赵武自指。

⑪《黍苗》之四章：《黍苗》是《诗经·小雅》篇名。其中第四章歌颂召伯营治谢邑之功，子西以赵武比召伯。

⑫寡君在，武何能焉：赵武归功于晋平公。

⑬《隰桑》：《诗经·小雅》篇名。诗中有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的意思，其中有“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句，子产借以表示尽心事晋与仰慕赵武。

⑭武请受其卒章：《隰桑》末章写心中不忘所喜爱的人，赵武以此表示对子产的感谢与称赞。

⑮《野有蔓草》：《诗经·国风·郑风》篇名。其中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句，子太叔借以表示与赵武相见的喜悦。

⑯吾子之惠也：赵武表示感谢子太叔。

⑰《蟋蟀》：《诗经·国风·唐风》篇名。以诗中“无以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句来表示应能戒惧而不荒唐，眼光四

顾，讲礼仪。

⑱《桑扈》：《诗经·小雅》篇名。取其君子有礼有文采，因此能受天之福的含义。

⑲“匪交匪敖”，福将焉往：《桑扈》末章说“彼交匪敖，万福来求”，意思是不骄不傲，福禄能跑到哪儿去？

⑳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能以诗中所说行事，必能保住福禄。按，郑国诸臣除伯有外，都是志在称美赵孟，以联络晋、郑二国的友谊，因此赵孟或是谦虚不受，或是回敬几句好话。

【译文】

郑简公在垂陇设享礼宴请赵文子，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随从郑简公。赵文子说：“七位跟从国君，这是给我的莫大宠荣。请各位都赋诗以完成国君的恩赏，我也借此了解七位的心志。”子展赋《草虫》，赵文子说：“真好啊，这位是人民的主人！不过我没有资格承受这褒美。”伯有赋《鹑之贲贲》，赵文子说：“床笫之间的话语不应传出门外，更何况是在野外呢？这不是应该让人听到的。”子西赋《黍苗》的第四章，赵文子说：“是因为我们国君在，我又有什么能力呢？”子产赋《隰桑》，赵文子说：“我只敢接受那最后一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文子说：“这是您赐予的恩惠。”印段赋《蟋蟀》，赵文子说：“真好啊，这位是保住家族的大夫！我有希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赵文子说：“‘不求侥幸不骄傲’，福禄还能跑到哪里去？如果能按照这话去做，即便想拒绝福禄，又哪儿能行呢？”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①。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②，其能久乎？幸而后亡③。”叔向曰：“然，已侈④，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⑤。”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⑥。印

氏其次也,乐而不荒[29]。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7],后亡,不亦可乎!”

【注释】

①伯有将为戮矣:按,赵孟预料伯有将有难。

②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伯有赋诗取“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其诗有诬蔑怨恨其君的意思,又是在宾客面前炫耀。

③幸而后亡:即使侥幸不被杀,也一定逃亡。

④已侈:太骄奢。已,太,甚。

⑤所谓不及五稔(rěn)者,夫子之谓矣:叔向预言伯有不及五年必被杀。五稔,五年。

⑥在上不忘降:子展所赋之诗有“我心则降”,说明他虽处在上位而不忘记降抑自己。

⑦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印氏赋诗有“好乐无荒”句,说明他也能谨慎检束。

⑧不淫以使之:不过分役使百姓。淫,过分。

【译文】

宴会结束后,赵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要受诛戮之祸了。诗是用来表达心志的,他心里在诬蔑国君,而又公开抱怨,并以此作为对宾客的荣宠,他能长久吗?能够侥幸多活些日子,将来也是一定要流亡的。”叔向说:“不错,他太骄奢了,所谓不到五年这句话,指的就是他这种人。”赵文子说:“其他大夫都是可以传承数世的人。子展或许是最后灭亡的,他在上位而不忘降抑自己。印氏也许仅次于他,欢乐而不放纵。欢乐用来安定民众,又不过分地役使百姓,他比较迟衰亡,不也是正常的吗?”

27.6 宋左师请赏[1],曰:“请免死之邑[2]。”公与之邑六十。

以示子罕[3]。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4]。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5]。天生五材[6]，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7]？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8]。圣人以兴，乱人以废[9]。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10]！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11]。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12]。"削而投之[13]。左师辞邑[14]。

【注释】

①宋左师请赏：向戌有奔走发起弭兵之功，于是请赏。

②请免死之邑：弭兵盟会，晋、楚相争激烈，如不成功，向戌不免于死，因此他说臣下免于一死，请赐给城邑，其实也是表功的意思。

③以示子罕：向戌将所得赏邑的文书向子罕炫耀。

④"凡诸侯小国"六句：小国所以生存，是大国以武力相威胁，才使它们上下慈爱和睦，安定团结。慈和，慈爱和睦。

⑤"无威则骄"四句：没有外来威胁，必定骄傲而生内乱，从而导致亡国。

⑥五材：指金、木、水、火、土。

⑦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器材料用金、木，铸造用水、火，又取于土地，是五材皆用。

⑧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战争是威胁不法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

⑨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圣人因战争而兴起，作乱者因战争而被废弃。

⑩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子罕认为战争不可能真正清除。

⑪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子罕认为兵不可弭，所以向戌奔走弭兵，是欺骗之道，不但无功，反而有罪。诬道，欺诈术。蔽，蒙蔽。

⑫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向戌没受到惩罚，已属便宜，又求赏赐，可见心不知足。

⑬削而投之：古代文书写在竹简上，子罕削其字而投于地，表示反对。

⑭左师辞邑：向戌原自诩有功，不料受到子罕一顿批评，只好辞去赏邑。

【译文】

向戌向宋平公请赏，说道："我有幸做成此事免于一死，请赐给城邑。"平公给他六十座城邑。向戌把赏赐的简册给子罕看。子罕说："凡是诸侯中的小国，晋、楚就用武力来威慑，小国害怕了就能上下慈爱和睦，上下慈爱和睦了便能使国家安定，以事奉大国，小国才因此得以生存。不受到威慑就会骄傲，骄傲便要发生动乱，动乱就必然被消灭，因此而灭亡。上天生育五种材料，人民都要用到，缺一不可，谁又能够去除武器？战争的设置已经很久远了，是用来威慑不法行为和昭明文德的。圣人依靠它而兴起，作乱者因为它而遭废弃。兴起和废弃、生存和灭亡、昏愦与贤明的办法，都由战争而来，而你却想去除它，这不是在骗人吗！以欺骗的手段蒙蔽诸侯，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不受到大的讨伐已是幸运，现在又去求赏，真是太贪得无厌了。"就把简册上的文字删削后扔到地上。向戌于是推辞不接受赐给的城邑。

向氏欲攻司城[①]。左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②]？"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③]。'乐喜之谓乎[④]！'何以恤我，我其收之[⑤]。'向戌之谓乎[⑥]！"

【注释】

①向氏欲攻司城：子罕任司城，向氏族人要攻子罕以为向戌出气。

②"我将亡"四句：向戌认为子罕指出过失，于己有大德，故阻止族人攻子罕。

③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引《诗》见《诗经·国风·郑风·羔裘》，意思是那个人是邦国中主持正义的人。司，主。

④乐喜之谓乎：称赞子罕正直不阿。乐喜，即子罕。

⑤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引《诗》为逸诗，意思是用什么赐我，我都将接受。

⑥向戌之谓乎：赞扬向戌能知过，又乐于接受批评。

【译文】

向戌族人要去攻打子罕。向戌说："我将要灭亡，是他保存了我，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又怎么可以去攻打他呢?"君子说："'那个人，他是国家主持正义的人。'说的就是子罕这样的人吧！'你拿什么赐给我，我都打算收下它。'说的就是向戌这样的人吧！"

27.7　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①]，娶东郭姜[②]，生明。东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③]，与东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废之，而立明。成请老于崔[④]，崔子许之，偃与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⑤]。"成与强怒，将杀之，告庆封曰："夫子之身[⑥]，亦子所知也，唯无咎与偃是从，父兄莫得进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⑦]。"庆封曰："子姑退，吾图之。"告卢蒲嫳[⑧]。卢蒲嫳曰："彼，君之仇也[⑨]。天或者将弃彼矣。彼实家乱，子何病焉？崔之薄，庆之厚也[⑩]。"他日又告[⑪]。庆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难，吾助女[⑫]。"

【注释】

①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崔杼妻子在生下成和强后就死了。寡，古代无夫无妻通称寡。

②娶东郭姜：襄公二十五年，崔杼不顾占卜结果不吉而娶东郭偃的寡姐。东郭氏为姜姓，故曰东郭姜。

③东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东郭姜带了前夫棠公的儿子棠无咎进门。孤，指东郭姜前夫之子。因其生父已死，故云。

④成请老于崔：崔成准备居住在崔邑终老。崔，古地名。在今山东济阳东稍北。

⑤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是宗庙所在，应归宗主。宗主，这里是崔明。按，东郭偃是崔明的舅舅，棠无咎是崔明的同母异父兄长。

⑥夫子：指崔杼。

⑦大恐害夫子，敢以告：二人向庆封求援。

⑧告卢蒲嫳(piè)：庆封将成、强的话告诉自己的下属大夫卢蒲嫳。

⑨彼，君之仇也：崔杼杀齐庄公。彼，指崔杼。

⑩崔之薄，庆之厚也：暗示崔杼家乱，正可利用，崔败，则庆封专权。家乱，家族内出乱子。

⑪他日又告：成、强又告诉庆封。

⑫“苟利夫子”四句：庆封假意告诉二人，愿意帮助他们除掉棠无咎与东郭偃，若有危难，将去救助。

【译文】

齐国崔杼生下崔成和崔强后妻子去世，又娶东郭姜，生崔明。东郭姜带着前夫的儿子棠无咎嫁到崔家，和东郭偃一起辅佐崔氏。崔成有病被废，立崔明为继承人。崔成请求在崔邑生活到老，崔杼答应了，东郭偃与棠无咎不肯给，说：“崔是宗庙所在地，理应归宗主居住。”崔成与崔强大怒，准备要杀他们，告诉庆封说：“我父亲的情况，您是知道的，他

只听从棠无咎与东郭偃的话，父老兄长都说不上话。我们很担心对他老人家产生危害，特地向您报告。”庆封说：“你们先回去，待我慢慢想办法解决。”庆封把这事告诉了卢蒲嫳。卢蒲嫳说：“他是国君的对头。上天大概要抛弃崔氏了。这其实是其家族的内乱，你伤什么脑筋？崔家没落，正是庆家强盛之时。”过不久崔成他们又来诉说。庆封说：“只要对你父亲有利，一定要把他们除掉。有什么困难，有我帮助你们。”

九月庚辰①，崔成、崔强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②。崔子怒而出，其众皆逃，求人使驾，不得。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③，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犹可④。”遂见庆封。庆封曰：“崔、庆一也⑤。是何敢然？请为子讨之。”使卢蒲嫳帅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⑥。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杀成与强，而尽俘其家，其妻缢⑦。嫳复命于崔子，且御而归之。至，则无归矣。乃缢⑧。崔明夜辟诸大墓⑨。辛巳⑩，崔明来奔，庆封当国。

【注释】

①庚辰：初五。

②朝：指大夫之朝，这里指崔氏之朝。

③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圉人只管养马，现在只好让他套车，由宦官驾车。

④崔氏有福，止余犹可：这是崔杼的话，意思是希望祸只及于己身，不要再延续下去以至灭族。

⑤崔、庆一也：崔、庆亲如一家。

⑥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崔氏家众加固短墙以抵抗。堞，短墙。

⑦遂灭崔氏，杀成与强，而尽俘其家，其妻缢：庆封乘机消灭崔氏，

东郭姜上吊自杀。

⑧至,则无归矣。乃缢:崔杼已无家可归,猛然醒悟中了庆封的圈套,便上吊自杀。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娶东郭姜的繇辞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应验于此。

⑨崔明夜辟诸大墓:崔明避于墓,所以没死。

⑩辛巳:初六。

【译文】

九月初五,崔成、崔强在崔氏朝堂上杀死了东郭偃、棠无咎。崔杼怒气冲冲地出走,他的手下人都已四散逃命,崔杼找人驾车都找不到。只好让养马人套车,由宦官驾车而出,并留下话:"崔氏如果有福的话,灾祸就到我本身为止吧。"便去见庆封。庆封说:"崔、庆本是一家。他们怎么敢这么做?请允许我为您去讨伐他们。"就派卢蒲嫳带领甲士去攻打崔氏。崔家加固了围墙上的短墙坚守。卢蒲嫳攻不下来,庆封让国人来助攻,就灭了崔氏,杀死崔成与崔强,掠取崔家所有的人口和财物,崔杼妻子上吊自杀。卢蒲嫳向崔杼复命,并驾车送他回家。崔杼到家一看,已经无家可归了。便上吊死了。崔明连夜避难到墓地。初六,崔明逃奔鲁国,庆封执掌了齐国大权。

27.8 楚薳罢如晋莅盟,晋将享之。将出,赋《既醉》①。叔向曰:"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②!承君命,不忘敏③。子荡将知政矣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

【注释】

①《既醉》:《诗经·大雅》篇名。诗中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等句,这里借以赞美晋平公为太平君主。

②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称赞薳罢,预言薳氏以后将长享禄位。

③承君命,不忘敏:薳罢赋《既醉》,既谢享礼,又赞美晋平公,将出而赋,甚得其时,更体现其聪敏。

④子荡将知政矣:预见薳罢很快将在楚国执政。子荡,即薳罢。

【译文】

楚国薳罢到晋国参加盟会,晋平公设享礼招待他。将要退席时,薳罢赋《既醉》。叔向说:"薳氏后代在楚国长盛不衰,是理所当然的啊!秉承国君的命令,能够不忘敏捷应对。薳罢将要执国政了。能敏捷地奉事国君,就必定能教养民众,国政还能落到哪里去呢?"

27.9 崔氏之乱①,申鲜虞来奔②,仆赁于野,以丧庄公③。冬,楚人召之,遂如楚为右尹。

【注释】

①崔氏之乱:指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

②申鲜虞来奔:襄公二十五年,申鲜虞有勇有谋,甩掉追兵,与闾丘婴一起奔鲁。

③仆赁于野,以丧庄公:申鲜虞出逃鲁国,在郊外雇佣了仆人,为齐庄公服丧。

【译文】

崔氏叛乱时,申鲜虞逃来鲁国,在郊外雇人为仆,为庄公服丧。冬,楚国召他前往,申鲜虞便到楚国当了右尹。

27.10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①。

【注释】

①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辰即斗柄。斗柄指申，于周正当为九月，《经》文记作十二月，《左传》作者认为《经》文有误，这是由于主持历法官员的过错，两次应置闰而未置，所以产生差错。

【译文】

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这时斗柄指着申，是主管历法者的失误，应该两次置闰月却都没有置闰。

二十八年

【经】

28.1 二十有八年春①，无冰②。

28.2 夏，卫石恶出奔晋③。

28.3 邾子来朝。

28.4 秋八月，大雩。

28.5 仲孙羯如晋④。

28.6 冬，齐庆封来奔⑤。

28.7 十有一月，公如楚。

28.8 十有二月甲寅⑥，天王崩⑦。

28.9 乙未⑧，楚子昭卒⑨。

【注释】

①二十有八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当周灵王二十七年，前545。

②无冰：周历春正月应是夏历冬十一月，无冰反常，所以加以记载。

③卫石恶出奔晋：石恶为甯喜同党，逃亡晋国。

④仲孙羯：即鲁国孟孝伯。

⑤齐庆封来奔：齐人攻庆氏，庆封逃亡鲁国。

⑥甲寅：十六日。

⑦天王崩：周灵王去世。

⑧乙未：十二月无乙未，记日有误。

⑨楚子昭卒：楚康王去世。

【译文】

鲁襄公二十八年春，没有结冰。

夏，卫国石恶出逃到晋国。

邾悼公来鲁国朝见。

秋八月，举行盛大的求雨雩祭。

仲孙羯前往晋国。

冬，齐国庆封逃来鲁国。

十一月，襄公去楚国。

十二月十六日，周灵王去世。

乙未，楚康王昭去世。

【传】

28.1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①]：“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②]，以有时灾[③]，阴不堪阳[④]。蛇乘龙[⑤]，龙，宋、郑之星也[⑥]。宋、郑必饥[⑦]。玄枵，虚中也[⑧]。枵，耗名也[⑨]。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⑩]？”

【注释】

①梓慎：鲁国大夫。

②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xiāo)：据梓慎推算，这年的岁星应在星纪，而观察所得，实在玄枵，所以说过头到了玄枵。岁，岁星，即木星。淫，过。星纪、玄枵，古人为了量度日、月、行星的位置和

运动，把黄道带按照由西到东的次序分为星纪、玄枵等十二等分，叫十二次，每次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十二次主要用于记木星位置。

③以有时灾：有天时不正常之灾。

④阴不堪阳：古人认为寒冷为阴，温暖为阳。时节应有冰而无冰，即应寒而暖，所以是阴不胜阳。

⑤蛇乘龙：古人以岁星为木，木为青龙，龙指岁星。玄枵有女、虚、危三宿。虚、危古以为蛇。岁星次于玄枵，是龙行疾而失位，出于虚、危宿下，是龙在下而蛇在上，所以说蛇乘龙。

⑥龙，宋、郑之星也：岁星是宋、郑二国的星宿。古人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野，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古人因此将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作为各对应地方的吉凶预兆。

⑦宋、郑必饥：以上由天象应地气来推断宋、郑二国必有饥荒。实际上冬暖无冰，土中害虫不能消灭，土壤干燥，必然影响耕种，与天上星宿之象无关。

⑧玄枵，虚中也：玄枵有女、虚、危三宿，虚宿在中。

⑨枵，耗名也：凡物虚耗叫枵，肚饥叫枵腹，因此，枵是消耗的别称。

⑩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按，以上又由玄枵之名说明宋、郑必饥。

【译文】

鲁襄公二十八年春，没有结冰。梓慎说：“今年宋、郑二国大概要发生饥荒吧！岁星当在星纪，却走过了头到达玄枵，这是因为有天时不正的灾难，所以阴气不敌阳气。蛇位在龙的上面，龙是宋、郑二国的星宿。所以宋、郑必定会发生饥荒。玄枵的中间是虚宿。枵是消耗的名称。土地空虚而百姓消耗，怎么会不发生饥荒呢？”

28.2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①]。

【注释】

①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陈、蔡等国原属楚国，依照上年在宋会盟时的约定朝晋。北燕，姬姓燕国，都城在蓟，即今北京市。胡，有姬姓胡与归姓胡二国，这是归姓胡，故城在今安徽阜阳。

【译文】

夏，齐景公、陈哀公、蔡景侯、北燕懿公、杞文公、胡子、沈子、白狄去晋国朝见，这是为了遵从在宋国所订盟约。

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于晋[①]？"陈文子曰："先事后贿，礼也[②]。小事大，未获事焉[③]，从之如志，礼也[④]。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⑤]，未可忘也。子其劝行[⑥]！"

【注释】

①我不与盟，何为于晋：去年弭兵大会，齐、秦没参加，所以庆封反对朝晋。

②先事后贿，礼也：朝晋必送贡礼，庆封反对朝晋，是出于惜财，因此陈位子认为应先事奉大国，然后才考虑财礼的事。

③未获事焉：指齐国没参加宋国之盟。

④从之如志，礼也：晋为大国，还是顺从大国的意图行事为好。

⑤重丘之盟：襄公二十五年，晋攻齐，齐赂晋国，盟于重丘。

⑥劝行：劝国君出行。

【译文】

齐景公将要上路，庆封说："我们没有参加结盟，为什么要去晋国朝见？"陈文子说："先考虑大事再考虑财货，这是合于礼的。小国事奉大国，即使没有参与盟誓，但顺从大国的意愿，也是合乎礼的。我国虽然没有参加盟会，岂敢背叛晋国呢？重丘的盟会，不能忘记。您还是劝国君去吧！"

28.3 卫人讨甯氏之党，故石恶出奔晋。卫人立其从子圃①，以守石氏之祀，礼也②。

【注释】

①从子：兄弟的儿子。圃：从子名。

②以守石氏之祀，礼也：石恶的先人石碏对卫国有大功，于是立圃以继承石氏之祀。

【译文】

卫国人讨伐甯氏同党，因此石恶出逃到晋国。卫国立其侄子圃，以保存石氏的祭祀，这是合于礼的。

28.4 邾悼公来朝，时事也①。

【注释】

①时事也：邾悼公朝鲁，属于四时朝聘，与宋之盟无关。

【译文】

邾悼公来鲁国朝见，这只是按时令而行的礼节。

28.5 秋八月，大雩，旱也。

【译文】

秋八月，举行盛大的求雨雩祭，是由于旱情严重。

28.6 蔡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①，君使子展廷劳于东门之外②，而傲。吾曰犹将更之③。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④。君小国，事大国⑤，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⑥？若不免，必由其子⑦。其为君也，淫而不父⑧。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⑨。"

【注释】

①日：往日。指前往晋国时。

②廷（wàng）：前往。劳：慰劳。

③更：改，指改变傲慢无礼的态度。

④乃其心也：本性难改。

⑤君小国，事大国：小国，指蔡国。大国，指郑国。郑国大于蔡国。

⑥将得死乎：意思是岂将得死乎，也就是不得善终。得死，指善终。

⑦若不免，必由其子：若不免于祸难，则由儿子起。

⑧淫而不父：蔡景侯与太子班之妻通奸，不是当父亲者应有的。

⑨如是者，恒有子祸：为襄公三十年蔡太子班杀蔡景侯伏笔。子祸，由儿子发动的祸乱。

【译文】

蔡景侯从晋国回国，进入郑都。郑简公设享礼宴请，他却表现得不恭敬。子产说："蔡景侯恐怕要不免于祸难吧！前几天他路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在东门外犒劳他，他就态度傲慢。我还以为他会改正的，现在回程，接受享礼仍然这么不恭敬，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

事奉大国，反而以不恭敬和傲慢为本性，能有好死吗？如果不能免于祸难，那一定是由儿子引起。他作为国君，淫荡而不像父亲的样子。我听说过，像这样的人，必然会有来自儿子的祸乱。”

28.7 孟孝伯如晋，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

【译文】

孟孝伯去晋国，报告将为履行在宋国所订盟约而去楚国朝见。

28.8 蔡侯之如晋也，郑伯使游吉如楚。及汉，楚人还之①，曰：“宋之盟，君实亲辱②。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驲奔问诸晋而以告③。”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④，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⑤。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⑥，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⑦。今执事有命曰：‘女何与政令之有⑧？必使而君弃而封守⑨，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⑩。’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⑪？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惧。不然，其何劳之敢惮⑫？”

【注释】

①及汉，楚人还之：游吉到汉水，楚国让他转回去。

②宋之盟，君实亲辱：指郑简公亲自参加弭兵大会。

③吾将使驲奔问诸晋而以告：楚国对郑简公没有亲自前来表示不满，因此托辞问晋国郑国君是否应该来朝。

④“宋之盟”五句：意即弭兵之盟，本应让小国得到安定。休，福禄。

⑤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弭兵大会双方以晋、楚为主，所以子

太叔这样说。

⑥皮币：指聘礼所用礼物。皮，狐貉之皮。币，缯帛之类。

⑦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因为国内有饥荒，所以郑简公无法亲自朝楚。下执事，不直接称说楚国君，而谦称“下执事”。

⑧女何与政令之有：游吉不足以参与郑国的政令。女，你，你的。

⑨而：你，这里指郑国。封守：疆土守备。

⑩以逞君心：让楚国君快意。

⑪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如果一定要郑国君亲自朝楚，楚国才能快意，那么郑国一定唯命是听。

⑫“无乃非盟载之言”六句：一定要郑国君前来，只怕违犯盟书的规定，使楚国失德。否则，郑国君必不畏任何劳苦，前来朝楚。这里，子太叔委婉地批评楚王贪而傲，恃强凌弱。

【译文】

蔡景侯去晋国时，郑简公派游吉到楚国。到达汉水时，楚国让游吉回去，说：“宋国的盟会，贵国国君亲自到会。如今却派你来，我们国君说你先回去吧！我国将派人乘传车到晋国问清楚再告知你们。”游吉说道：“宋国的盟会上，贵国国君命说将会有利于小国，使小国国家安定，安抚人民，按礼仪承接上天的赐福，这是贵国君颁布的法令，也是我们小国所希望的。由于今年饥荒，我们国君派我带了礼物，前来贵国朝聘。现在贵国却说：‘你怎么能参与郑国的政令？一定要让你的国君扔下国土，跋山涉水，蒙霜冒露前来，以使我国国君快意。’我们小国对贵国国君充满了希望，哪敢不唯命是从呢？不过这并不符合盟约的规定，会使贵国国君由此而失德，也对你们有所不利，我们对此有顾虑。否则，岂敢害怕劳苦呢？”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①，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

《复》☷☳之《颐》☶☳[2]，曰：'迷复，凶[3]。'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4]，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5]？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6]。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7]，吾乃休吾民矣[8]。"裨灶曰[9]："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10]，以害鸟帑，周、楚恶之[11]。"

【注释】

①贪昧于诸侯：贪图诸侯的进奉。

②在《复》☷☳之《颐》☶☳：《复》卦是《震》下《坤》上，《颐》卦则《震》下《艮》上。

③迷复，凶：《复》卦变《颐》卦，即上爻由阴爻变为阳爻。这里用《复》卦上的六爻辞，意思是迷路往回走，不吉利。

④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实践。弃其本，指不修德。

⑤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这里用爻辞来评论楚康王，意思是他不修德而忘本，因此不能免祸。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迷了路才想回来，希望回到自己所喜爱的地方，然而忘掉了原来的路径，结果是无处可归。

⑥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预言楚康王必死，郑君前往，必定是去给他送葬。

⑦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指楚国失道已远，没有近十年时间，不能争霸。几，近。

⑧吾乃休吾民矣：楚国不能再为害，不必惧怕。

⑨裨(pí)灶：郑国大夫。

⑩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即今年《传》首段岁星不在星纪而在玄枵。旅，行，运行。

⑪以害鸟帑，周、楚恶之：二十八宿中，南方为朱雀七宿。以十二次

为纲，周、楚是十二次中鹑火、鹑尾的分野，岁星运行到玄枵，将危害鸟尾，周、楚要有灾祸。因此裨灶预言周灵王和楚康王将死。鸟，即朱雀。帑，鸟尾。

【译文】

游吉回国，向郑简公复命。他告诉子展说："楚康王快要死了。他不修明政事德行，却一味贪图诸侯的进奉，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想活得长久，怎么可能呢？《周易》有这样的情况，在《复》☷☳变成《颐》☶☳，说：'迷入歧途不能回复，有凶险。'说的就是楚康王吧！想实现他的愿望，却丢弃了自己的根本，想回来却找不着地方，这就叫迷复，能够没有凶险吗？国君尽管前往吧，去为楚康王送葬，让楚国人痛快一下。楚国没有近十年，无法称霸诸侯，我们可以让民众好好休养生息了。"裨灶说："今年周灵王和楚康王都将死去。岁星失去它应有的位置，却运行到明年的地方，会危及鸟尾，周朝、楚国都将有灾。"

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①。外仆言曰②："昔先大夫相先君适四国③，未尝不为坛。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④，无乃不可乎？"子产曰："大适小，则为坛；小适大，苟舍而已⑤，焉用坛？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⑥，赦其过失，救其灾患，赏其德刑⑦，教其不及⑧。小国不困，怀服如归。是故作坛以昭其功，宣告后人，无怠于德⑨。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⑩，请其不足，行其政事⑪，共其职贡⑫，从其时命⑬。不然，则重其币帛⑭，以贺其福而吊其凶⑮，皆小国之祸也，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⑯。"

【注释】

①舍不为坛：古代国君到他国朝聘，应除草筑坛以受郊劳，现在只搭帐篷而不筑坛。

②外仆：官名，主管设坛和为舍。

③先大夫相先君：泛指郑国以前的君臣。四国：四方之国。

④今子草舍：不除草而为舍。

⑤苟舍：草草地设置帐篷。

⑥宥：宽宥，赦免。

⑦德刑：德行与典范。刑，法。

⑧教其不及：教育它所未想到的。

⑨宣告后人，无怠于德：大国去到小国，于是筑坛以宣扬它的功德，并昭示后人应努力进德修业。按，这是筑坛的目的。

⑩说：解释，解说。其：指大国。

⑪请其不足，行其政事：请求得到所缺乏的东西并奉行它的命令。

⑫共其职贡：小国要对大国缴纳贡品。共，通“供”，供给贡品。

⑬从其时命：服从大国不时之命。

⑭币帛：指一切贡赋。

⑮以贺其福而吊其凶：大国有喜有祸，都将向小国追加额外贡赋。

⑯“皆小国之祸也”四句：小国去朝大国，对小国来说，都是祸患，无须筑坛以宣扬，只让子孙知道就可以了。按，郑国是被迫朝楚，所以子产这样说。

【译文】

九月，郑国游吉去晋国，报告郑简公将到楚国朝见，以履行在宋国订立的盟约。子产相礼郑简公前往楚国。搭建帐篷而不设坛。外仆进言说：“从前先大夫辅相先君前往四方各国，从不曾不设坛。从那以后都是照此办理的。现在您不除草就搭建帐篷，恐怕不可以吧？”子产说：“大国到小国去，就要筑坛；小国前往大国，只要草草搭建帐篷就行了，

哪里用得着筑坛？我听说，大国去小国有五样好处：原谅其罪过，赦免其过失，救助其灾难，奖励其德行与典范，教导其不完善之处。小国因此而不困乏，感念和顺服大国犹如回到家一样。因此要筑坛以显扬其功劳，昭示后人，不要在修明德行上懈怠。小国去大国有五样坏处：向大国解释自己的罪过，索要自己缺少的东西，奉行大国的命令，奉献贡品，听从大国下达的不时之命令。不然，就是将加重小国进贡的财物，用来祝贺其喜事和吊唁其凶祸，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哪里用得着筑坛来显扬自己的灾祸？把这些告诉子孙，不要显扬祸患就行了。”

28.9 齐庆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①，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嫳氏②，易内而饮酒③。数日，国迁朝焉④。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⑤，故反卢蒲癸⑥。癸臣子之⑦，有宠，妻之⑧。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⑨：“男女辨姓。子不辟宗⑩，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⑪？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⑫？”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⑬。使执寝戈而先后之⑭。

【注释】

①齐庆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庆封虽然专朝政，却不理事，一概交与庆舍。田，打猎。耆，同“嗜”。庆舍，庆封之子。

②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嫳氏：将妻室宝物尽数搬移到卢蒲嫳家。内实，妻室宝物。

③易：交换。内：妻妾。

④国迁朝焉：庆封虽然不理政，但仍然专权，因为居住在卢蒲氏处，诸大夫只好到卢蒲氏家朝见他。

⑤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亡人，避崔杼之难者。贼，崔氏之党。告，告于庆氏。反，返回。令告发者返国。

⑥故反卢蒲癸：卢蒲癸曾为齐庄公的车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卢蒲癸奔晋。现在让卢蒲癸返回。

⑦癸臣子之：卢蒲癸做了子之的家臣。子之，庆舍的字。

⑧有宠，妻之：庆舍将女儿嫁给卢蒲癸。

⑨士：也指家臣。

⑩子不辟宗：古代同姓不婚。庆氏和卢蒲氏都姓姜。不辟宗，不回避同宗。辟，回避。

⑪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指庆舍要将女儿嫁给我，我何必避开。焉，疑问助词。

⑫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春秋时赋诗言志，各取所需，不顾本义断章取义。这里用赋诗做比喻，如果有求于庆氏，不顾辨姓与否。

⑬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卢蒲癸与王何都是庄公党羽，襄公二十五年崔杼之乱时王何奔莒。此时卢蒲癸说通庆舍，让王何回来，并且都受到宠信，准备为庄公报仇。

⑭使执寝戈而先后之：二人都为庆舍的近卫，或在其先，或在其后。寝戈，一种护卫用的武器。

【译文】

齐国庆封喜好田猎并且贪杯嗜酒，把政务都交给庆舍去处置，自己带着妻妾财宝搬到卢蒲嫳家去住，互换妻妾喝酒。几天后，官员们都改到卢蒲嫳家去朝见庆封。他还让逃亡在外而知道崔氏余党的人，如果前来告发就允许他回来，于是就让卢蒲癸回来了。卢蒲癸还做了庆舍的家臣，受到宠信，庆舍把女儿嫁给他。庆舍的家臣对卢蒲癸说："男女婚姻时应该辨别是否同姓。你却不避同宗，这是为什么？"卢蒲癸说："同宗的人不避我，我怎么能独独去避开呢？就如同赋诗时断章取义一样，我得到我所要的就行了，哪里顾得上是不是同宗？"卢蒲癸又说通庆舍，让王何回国，二人都得到宠信。庆舍让他们持寝戈在前后护卫自己。

公膳日双鸡[1]，饔人窃更之以鹜[2]。御者知之[3]，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4]。子雅、子尾怒[5]。庆封告卢蒲嫳[6]。卢蒲嫳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7]。"使析归父告晏平仲[8]。平仲曰："婴之众不足用也，知无能谋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9]。"子家曰[10]："子之言云[11]，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车[12]。子车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13]。"陈文子谓桓子曰[14]："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15]。"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注释】

①公膳：卿大夫在朝办事用餐，公家供给卿大夫伙食。

②饔(yōng)人：主烹饪之事者。更之以鹜：将鸡换成鸭。鹜，家鸭。

③御者：送饭的人。

④则去其肉，而以其洎(jì)馈：饔人、御者有意挑拨诸大夫和庆氏的关系，于是偷换伙食。洎，肉汁。按，这可能是卢蒲癸、王何的主意。

⑤子雅、子尾：二人都是齐惠公的孙子。

⑥庆封告卢蒲嫳：公膳之事，当国者有责任。所以子雅、子尾怒，庆封知道后告诉卢蒲嫳。

⑦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古时杀兽，食其肉而寝其皮。这里意思是杀掉二人。

⑧使析归父告晏平仲：庆封想拉晏婴一起攻子雅、子尾。

⑨"婴之众不足用也"四句：按，这是晏婴不愿参与庆封之谋，托辞拒绝，但答应不泄密。

⑩子家：即庆封。

⑪云：如此。

⑫子车：齐国大夫。

⑬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人各有以事君，各人用不同方式事君。佐，子车名。按，子车也拒绝与庆封同谋。

⑭桓子：陈文子之子陈无宇。

⑮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陈桓子预言庆氏必败，唯陈氏可以得利。庄，临淄城大街名。

【译文】

朝廷供应卿大夫的伙食标准是每天两只鸡，管伙食的偷偷换成了鸭子。上菜的知道了，就把肉拿走而只留下肉汤。子雅、子尾大怒。庆封告诉了卢蒲嫳。卢蒲嫳说："这两人就好比是禽兽，我要睡在他们的皮上了。"庆封派析归父告知晏婴。晏婴说："我的手下不堪使用，我的智慧也无法出谋划策。但我决不会泄漏此事，可以设盟发誓。"庆封说："你已经这样表态了，还要盟誓做什么？"庆封又告知北郭子车。子车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事奉国君，这事不是我所能做到的。"陈文子对儿子陈无宇说："祸乱即将发作，我们能得到什么呢？"陈无宇回答："可以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木头一百车。"陈文子曰："你要谨慎地保住它。"

卢蒲癸、王何卜攻庆氏，示子之兆[①]，曰："或卜攻仇，敢献其兆[②]。"子之曰："克，见血[③]。"冬十月，庆封田于莱[④]，陈无宇从。丙辰[⑤]，文子使召之，请曰："无宇之母疾病，请归[⑥]。"庆季卜之[⑦]，示之兆，曰："死。"奉龟而泣，乃使归[⑧]。庆嗣闻之[⑨]，曰："祸将作矣。"谓子家："速归，祸作必于尝，归犹可及也[⑩]。"子家弗听，亦无悛志[⑪]。子息曰[⑫]："亡矣！幸而获在吴越[⑬]。"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⑭]。

【注释】

①兆：龟甲的裂纹，由此判断吉凶。

②或卜攻仇，敢献其兆：二人准备攻庆氏，故意托言别人要攻打仇家让庆舍断吉凶。

③克，见血：庆舍预言不但可成功，而且能得到仇人的血。

④莱：古地名。在今山东昌邑东南。

⑤丙辰：十七日。

⑥无宇之母疾病，请归：陈文子知道要出事，以妻子病重为名，将儿子召回。

⑦庆季：庆封。

⑧“示之兆”四句：庆封占卜之后给陈无宇看，无宇故意说是死兆，言其母必死，又捧着龟甲哭泣，庆封只好让他回去。这是陈无宇担心庆封不放他回去有意做戏。

⑨庆嗣：庆封族人。

⑩速归，祸作必于尝，归犹可及也：庆嗣由陈无宇之行知道必有祸事发生，因此劝庆封赶紧回朝。尝，秋祭。

⑪悛（quān）志：悔改之意。

⑫子息：庆嗣字。

⑬亡矣！幸而获在吴越：庆封必逃亡，能逃到吴越算是侥幸。

⑭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陈无宇由莱地回临淄，渡潍河后便破坏了船和桥梁，以断绝庆封的归路和对他的救援。戕，破坏。发，即拆毁。梁，桥梁。

【译文】

卢蒲癸、王何为进攻庆氏而占卜，把卦象给庆舍看，说：“有人为攻打仇人而占卜，请你看看征兆如何。”庆舍说：“能成功，见到了血。”冬十月，庆封在莱地打猎，陈无宇随从。十七日，陈文子派人把陈无宇叫回来，陈无宇向庆封请求说：“我母亲病重，请允许我回去。”庆封为陈无宇

占卜，把卦兆给他看，陈无宇说："这是死的卦象。"捧着龟甲大哭，庆封就让他回去了。庆嗣听说了，说道："祸乱将要发生了。"对庆封说："赶紧回去，祸乱必将发生在尝祭的时节，回去还来得及制止。"庆封不听，也没有悔改之意。庆嗣说："他将要逃亡了！幸运的话能逃到吴国或是越国。"陈无宇渡过河后，把船凿沉桥梁折毁。

卢蒲姜谓癸曰①："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②。"癸曰："诺。"十一月乙亥③，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④。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⑤？"遂如公⑥。麻婴为尸⑦，庆奊为上献⑧。卢蒲癸、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⑨。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⑩。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⑪。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⑫。子尾抽桷，击扉三⑬，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⑭。犹援庙桷，动于甍⑮。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⑯。遂杀庆绳、麻婴⑰。公惧⑱，鲍国曰："群臣为君故也⑲。"陈须无以公归，税服而如内宫⑳。

【注释】

①卢蒲姜：卢蒲癸的妻子，庆舍的女儿。

②"夫子愎(bì)"四句：卢蒲姜支持丈夫，又知道庆舍性情刚愎，献计由自己故意劝阻庆舍不要去参加尝祭，庆舍必不听从，由此给卢蒲癸制造机会。夫子，指庆舍。愎，刚愎自用。

③乙亥：初七。

④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庆舍准备亲临祭事。

⑤谁敢者：庆舍果然不听，认为无人敢胡作非为。

⑥遂如公：至公所，即到太公庙。

⑦麻婴：齐国大夫。尸：古时祭祀以活人代替受祭者，这个人称为“尸”。

⑧庆奊(xié)：齐国大夫。上献：即上宾，在属吏中遴选。《仪礼·有司彻》“上宾洗爵以升”。亦曰宾长。

⑨庆氏以其甲环公宫：庙在宫内，庆氏派甲士围住公宫。

⑩圉人：养马者。优：俳优，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

⑪“庆氏之马善惊”五句：庆氏士兵都释甲束马，饮酒观优，因此毫无准备。善，喜欢，容易。束马，系住马不让奔跑。鱼里，里名。这里指优在鱼里表演，众人都前往观看。

⑫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庆氏之兵都解甲，四族之兵于是取而穿上。栾，子雅。高，子尾。陈，陈须无，即陈文子。鲍，鲍国。

⑬子尾抽桷(jué)，击扉三：抽桷击扉是动手的暗号。桷，这里指槌子。扉，门扇。

⑭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王何砍掉庆舍的左肩。

⑮犹援庙桷，动于甍(méng)：庆舍虽受伤，还抽房椽，把房屋都拉动了。桷，方形椽子。甍，栋梁。

⑯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庆舍力大勇猛，重伤之下仍搏斗而死。俎，盛肉祭器。壶，盛酒器。

⑰遂杀庆绳、麻婴：二人都是庆氏同党。庆绳，即庆奊。

⑱公：指齐景公。

⑲群臣为君故也：意思是为公室利益而除庆氏，不是作乱。

⑳税服而如内宫：脱了祭服送齐景公回内宫。税，通“脱”。

【译文】

卢蒲姜对卢蒲癸说：“有事情而不告诉我，必然不能成功。”卢蒲癸

把情况告诉了她。卢蒲姜说："我父亲为人刚愎，没人劝阻他，他将不出来。就让我去劝阻他。"卢蒲癸说："好吧。"十一月初七，在太公庙举行尝祭，庆舍将到场主持。卢蒲姜把情况告诉了他，并且阻止他前往，庆舍不听，说："谁敢作乱？"便到太公庙去了。麻婴充当祭尸，庆奊任上献。卢蒲癸、王何手持寝戈侍卫。庆氏带着甲士包围住公宫。陈氏、鲍氏的养马人演戏。庆氏家的马容易受惊，甲士们都解下身上的甲衣拴好马，在那儿喝酒，又到鱼里看戏。栾、高、陈、鲍家的人都把庆氏家人解下的甲衣穿上。子尾抽出槌子，敲击门板三下，卢蒲癸从后面刺击庆舍，王何用戈朝庆舍砍去，砍下他的左肩。庆舍仍能拽着庙宇的椽子，连屋梁都被扯动了。又用俎、壶掷人，把人打死后自己才死去。众人便杀了庆绳、麻婴。齐景公很害怕，鲍国说："群臣是为了国君而杀死这些人的。"陈文子护着景公回到宫中，脱去祭服后进入内宫。

庆封归，遇告乱者[1]。丁亥[2]，伐西门，弗克。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3]，弗克。反，陈于岳[4]，请战，弗许，遂来奔。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5]。展庄叔见之[6]，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7]。"叔孙穆子食庆封[8]，庆封氾祭[9]。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10]。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馀予之朱方[11]，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12]。子服惠伯谓叔孙曰："天殆富淫人[13]，庆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14]。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15]。"

【注释】

①庆封归，遇告乱者：庆封原先在莱地打猎，从莱回齐都。

②丁亥：十九日。

③伐内宫：陈、鲍及齐景公都在内宫。

④岳:杨伯峻指出,《山东通志》称岳里在临淄南街,未必可信。里巷狭小,不足以列阵,岳应该也是大街。

⑤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庆封的车子很华丽,光彩照人。

⑥展庄叔:鲁国大夫。

⑦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庆封车美,必定是大肆聚敛搜刮,人受其害,憔悴不堪,这样,庆封必亡。

⑧食:设便宴招待。

⑨氾祭:古人饮食前必先祭,氾祭是遍祭诸神,非礼所宜,表明庆封不知礼。

⑩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穆子让乐工诵《茅鸱》讥刺庆封,他也听不出来,可见其愚蠢。工,乐师。《茅鸱》,逸诗,内容是讥刺不敬者。

⑪句馀:吴王馀祭。朱方:古地名。在今江苏镇江东丹徒南。

⑫富于其旧:庆封居朱方,比在齐国时更富。

⑬淫人:淫恶的人。

⑭淫人富谓之殃:淫人得富必有祸殃。

⑮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zhān):这里为昭公四年杀庆封伏笔。旃,"之焉"的合音。

【译文】

庆封在回来的路上,遇到前来报告动乱的人。十九日,庆封攻打西门,没能攻下。又去攻北门,攻克了。进入城里,攻打内宫,没攻下。回兵在岳布阵,提出决战,没有得到回应,于是逃来鲁国。庆封献给季武子一辆车,十分华美,光彩照人。展庄叔见了,说:"车这么漂亮,人民必定憔悴,他出亡在外是必然的。"叔孙穆子宴请庆封,庆封在宴会上先遍祭群神。叔孙穆子很不高兴,让乐工为他诵读《茅鸱》,庆封也听不懂。不久齐国人来责备鲁国收留庆封,庆封便逃到吴国。吴王句馀把朱方给了他,庆封召集其族众住在那里,比原先还要富有。子服惠伯对叔孙

穆子说："上天大概是专门要让坏人富起来，你看庆封又富了。"叔孙穆子说："善人富有是奖赏，坏人富有则是灾殃。上天大概要降灾给他，所以让他们聚拢一起全部歼灭掉吧。"

28.10 癸巳[①]，天王崩[②]。未来赴，亦未书，礼也[③]。

【注释】

①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

②天王崩：周灵王死，子景王贵立。

③未来赴，亦未书，礼也：周灵王死于十一月，因当月未来讣告，《经》文于十一月未加记载，这是合于礼的。按，这里是在解释《经》文。

【译文】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天子驾崩。没有发来讣告，《春秋》也没有记载，这是合于礼的。

28.11 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鉏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渎之丘[①]。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②]。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③]，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④]。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⑤]。在外，不得宰吾一邑[⑥]。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⑦]。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⑧]，使无黜嫚[⑨]，谓之幅利[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与北郭佐邑六十，受之。与子雅邑，辞多受少。与子尾邑，受而稍致之[⑪]。公以为忠，故有宠。释卢

蒲婴于北竟⑫。

【注释】

①“崔氏之乱”五句：这是襄公二十一年齐庄公复讨伐公子牙同党的事。齐庄公为崔杼所立，故溯其源曰“崔氏之乱”。贾在句渎之丘，襄公二十一年《传》作“执公子买于句渎之丘”，应是“买”与“贾”形近而误。

②“及庆氏亡”四句：公子钼、叔孙还、公子贾等都返回，并归还他们的器物封邑。

③邶殿其鄙：即邶殿之郊鄙，很广阔。邶殿，齐国大邑，在今山东昌邑。“其”在这里作“之”用。

④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庆氏贪得封邑的欲望满足了，结果却是逃亡。

⑤足欲，亡无日矣：晏子意谓不义所得，必有灾祸。

⑥在外，不得宰吾一邑：如果逃亡在外，就连一邑也保不住。

⑦“且夫富”四句：布帛的幅度有定制，不可改变，一个人的富有也是如此。富、幅谐音，晏婴用来作比。

⑧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民都喜欢生厚用利，却必须端正道德加以限制。生厚，生活享受丰厚。用利，器物财货富饶。幅，引申为限制。

⑨使无黜嫚：不可不足，也不可过分。黜，不足。嫚，过分。

⑩谓之幅利：限制其利，不可纵欲奢侈。

⑪受而稍致之：接受后又全部送还。稍，尽。

⑫释卢蒲婴于北竟：卢蒲婴为庆封同党，所以放逐于北部边境。释，放逐。竟，通“境”。

【译文】

崔氏动乱，公子们四丧逃亡，所以公子钼在鲁国，叔孙还在燕国，公

子贾在句渎之丘。到庆氏灭亡后,把他们全都召回,归还他们的日常器物,把封邑也归还他们。赐给晏婴邶殿边境六十座城邑,晏婴辞谢不接受。子尾说:"富裕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为何唯独你不要?"晏婴回答说:"庆氏的封邑满足了他的欲望,所以逃亡。我的城邑的确还没有满足欲望,但加上邶殿六十邑,就可满足欲望了。欲望满足,离逃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如果逃亡在外,连一座城邑也不能保住。不接受邶殿城邑,并非讨厌富裕,正是怕失去富裕。何况富有就如布帛有一定的尺寸,给它设定一定的幅度,让它不能改变。民众总是想生活富足,器用丰富,所以要端正道德观念来加以限制,使它既不缺乏也不过分,这就是所谓限制欲望。欲望过分了就会败坏。我不敢贪多,就是所谓限制。"于是赐给他北郭佐邑六十座,他接受了。也赐给子雅城邑,他辞掉大多数,只接受少量地盘。赐给子尾城邑,他接受而后又全部还给景公。景公觉得子尾忠诚,所以宠信他。把卢蒲嫳流放到北部边境。

求崔杼之尸,将戮之,不得。叔孙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乱臣十人①,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②。"既,崔氏之臣曰:"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柩③。"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④,齐人迁庄公⑤,殡于大寝⑥。以其棺尸崔杼于市⑦,国人犹知之⑧,皆曰:"崔子也。"

【注释】

①武王有乱臣十人:相传武王有十个治世之臣。乱,治。

②不十人,不足以葬:意思是崔杼不得人心。武王有治臣十人而得天下,崔杼连十个和他同心的人都没有,因此尸体必定能找到。

③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柩:崔杼有大璧,其家臣以得璧为条件,愿献出崔杼尸体。拱璧,大璧。

④乙亥：应为已亥，初一。

⑤齐人迁庄公：迁葬庄公。

⑥殡于大寝：齐庄公葬前先殡于路寝。

⑦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杼杀庄公，又不以礼葬庄公，于是用崔杼的棺材装上崔杼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以显示他的罪恶。其，指崔杼。

⑧知：认识。

【译文】

寻求崔杼的尸体，打算戮尸，但找不到。叔孙穆子说："一定能找到，武王有十个治世臣子，崔杼有吗？他没有十个这样的人，就一定不能安葬。"不久，崔氏家臣说："如果把崔氏的大璧给我，我就献出他的棺材。"于是得到了崔杼的尸体。十二月初一，齐国迁葬庄公，停棺在大寝。把崔杼的棺材装上其尸体暴露在街市，国人还能认识，都说："这是崔杼。"

28.12　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①]。公过郑，郑伯不在[②]，伯有廷劳于黄崖[③]，不敬。穆叔曰："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④]。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⑤]？郑人不讨，必受其辜[⑥]。济泽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⑦]。敬可弃乎[⑧]？"

【注释】

①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诸侯朝楚。

②公过郑，郑伯不在：郑简公已在楚国。

③伯有廷劳于黄崖：异国之君过境，不入国都，东道国大夫应到郊外慰劳。黄崖，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北。

④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伯有不被治罪，必成为郑国的祸害。戾，罪。

⑤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不敬就不能保持祖宗的家业。

⑥郑人不讨，必受其辜：不讨伯有，必有祸乱。辜，祸殃。

⑦“济泽之阿”五句：水边的薄土，阿泽中的蘋藻，虽然菲薄，仍可作为祭品；由少女作祭尸，神能享用，就在于恭敬。济，渡口。泽，水草相交的地方。阿，水崖，这里指水边薄土。行，道路。潦，积水。蘋藻，蘋草水藻。置诸宗室，将蘋藻作为祭品，献于宗庙。季兰，季女，少女。

⑧敬可弃乎：伯有不敬，必不免祸。这为襄公三十年郑国杀伯有伏笔。

【译文】

为践行在宋国订立的盟约，鲁襄公和宋平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去朝见楚国。襄公路过郑国，郑简公不在国内，由伯有到黄崖慰劳襄公，举止不恭敬。穆叔说：“伯有如果不在郑国获罪，郑国必有大灾祸。恭敬是民众的主心骨，他却丢弃了，怎么继承先人保守家业？郑国人不讨伐他，必定会受到他的连累。渡口水泽边的薄土、道路积水中所生的浮蘋水藻，放在宗庙中当祭品，少女作为祭尸而被接受，是由于恭敬。恭敬岂是可以丢弃的？”

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①]：“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②]！”子服惠伯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③]。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④]？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⑤]。”荣成伯曰[⑥]：“远图者，忠也。”公遂行[⑦]。宋向戌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⑧]？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⑨]。”宋

公遂反。

【注释】

①叔仲昭伯：鲁国大夫叔仲带。

②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此行为楚国，不是为康王一人。

③小人从迩：小人只看眼前。迩，近。

④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饥寒都顾不上，更无暇顾及以后。惠伯主张回去。遑，暇。

⑤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叔仲带之言可听从，子服惠伯却如刚学习的人，没远见。穆子赞同叔仲带的意见。

⑥荣成伯：荣驾鹅，宣公弟叔肸曾孙。

⑦公遂行：群臣争论结果，为长远考虑，襄公仍去楚国。

⑧“我一人之为”四句：楚康王既死，楚国一时必不能为害他国，所以向戌认为可以暂不朝楚。

⑨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让国内百姓休息整顿，以防备楚人。

【译文】

襄公达到汉水时，楚康王去世。襄公打算回国。叔仲昭伯说：“我们是为了楚国而来的，岂是为康王一人？还是去吧！”子服惠伯说：“君子有远虑，小人只考虑眼前。饥寒都顾不上了，谁还能顾及以后？不如先回去吧。”叔孙穆子说：“叔仲昭伯可以被专门任用了，子服惠伯只是初学者。”荣成伯说：“考虑长远的人，是忠诚者。”襄公于是继续前进。宋国向戌说：“我们是为了一个人而来，不是为楚国而来。饥寒都顾不上，谁能顾及楚国？姑且回去，让民众休养生息，等立了新国君后再戒备他们。”宋平公就回国了。

28.13　楚屈建卒①，赵文子丧之如同盟，礼也②。

【注释】

①屈建卒：令尹子木死。

②赵文子丧之如同盟，礼也：襄公二十七年弭兵大会，晋国以赵武为主，楚国以屈建为主，楚国虽有衷甲之举，晋国不计前嫌，吊丧时如同对待同盟国一样。

【译文】

楚国屈建去世，赵文子去吊丧就如对待同盟国一样，这是合乎礼的。

28.14　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①]，故书之，以徵过也[②]。

【注释】

①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周灵王实死于癸巳，使者误以甲寅告。

②故书之，以徵(chéng)过也：《经》文记以甲寅，以惩戒使者之过。徵，通“惩”，罚。

【译文】

周朝使者来告知周灵王去世的事，问其死期，回答说是十二月十六日，所以《春秋》就这样记载，用以惩戒其过错。

二十九年

【经】

29.1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①]，公在楚[②]。

29.2　夏五月，公至自楚。

29.3　庚午[③]，卫侯衎卒[④]。

29.4 阍弑吴子馀祭[⑤]。

29.5 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29.6 晋侯使士鞅来聘。

29.7 杞子来盟。

29.8 吴子使札来聘[⑥]。

29.9 秋九月，葬卫献公。

29.10 齐高止出奔北燕[⑦]。

29.11 冬，仲孙羯如晋[⑧]。

【注释】

①二十有九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当周景王元年，前544。

②公在楚：襄公上年十一月朝楚未归。

③庚午：初五。

④卫侯衎卒：卫献公死。卫献公，前576年即位，但前558—前547年之间，由卫殇公执政。扣除这十二年，卫献公共在位二十一年。

⑤阍(hūn)弑吴子馀祭：吴王馀祭被守门人杀死。阍，守门人。

⑥吴子使札来聘：吴国开始和鲁国通好，馀祭在被杀之前派季札聘鲁，季札在赴鲁途中，所以还不知道馀祭被杀的事。札，也叫季札，吴王寿梦第四子，因封邑在延陵、州来二地，又称延陵季子或延州来季子。

⑦齐高止出奔北燕：齐国驱逐高止。

⑧仲孙羯如晋：鲁国为回报士鞅聘鲁，派孟孝伯到晋国去。

【译文】

鲁襄公二十九年春周历正月，襄公在楚国。

夏五月，襄公从楚国回国。

六月初五，卫献公衎去世。

看门人杀死吴王馀祭。

仲孙羯会同晋国荀盈、齐国高止、宋国华定、卫国世叔仪、郑国公孙段、曹国人、莒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和小邾国人修筑杞国都城的城墙。

晋平公派士鞅来鲁国聘问。

杞文公来鲁国结盟。

吴王馀祭派季札来鲁国聘问。

秋九月，安葬卫献公。

齐国高止出逃到北燕。

冬，仲孙羯去晋国。

【传】

29.1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①]。

【注释】

①释不朝正于庙也：鲁国国君每年正月有朝庙告朔之礼。现在襄公不在，国内仍行此礼。《经》文记“公在楚”，是解释襄公不在祖庙听政的原因。

【译文】

鲁襄公二十九年春周历正月，襄公在楚国，这是解释为什么不去太庙朝正的原因。

楚人使公亲襚[①]，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②]。”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③]。楚人弗禁，既而悔之[④]。

【注释】

①楚人使公亲禭(suì)：禭是外国使臣吊邻国国君丧所行之礼，楚国让襄公行此礼，是将他当作使臣，有意羞辱他。禭，为死者穿衣。

②祓(fú)殡而禭，则布币也：祓殡而后行禭礼，与朝而布币无异。祓殡，祓除不祥之祭。布币，陈列朝聘的皮币。

③乃使巫以桃茢(liè)先祓殡：据《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则桃茢祓殡，乃君临臣丧之礼。桃茢，以桃枝作帚，扫除凶邪。茢，苕帚。

④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楚人起初不知其意，未加制止，后来发现受愚弄，后悔莫及。本来是要羞辱鲁国，反而被鲁国所辱。

【译文】

楚国让襄公亲自为康王的尸体穿衣，襄公对此很不高兴。穆叔说：“先举行为殡葬而祓除不祥的祭祀然后再给死者穿衣，这就等于朝聘时送礼物了。”于是让巫者用桃枝作苕帚先祓除不祥。楚国人没加制止，后来又为此而后悔。

29.2 二月癸卯①，齐人葬庄公于北郭②。

【注释】

①癸卯：初六。

②齐人葬庄公于北郭：上年十二月，齐人将庄公之棺殡于正寝，现在出葬。因为不是善终，所以葬于外城北边。

【译文】

二月初六，齐国人在北面的外城安葬庄公。

29.3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

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郏敖即位[1]。王子围为令尹[2]。郑行人子羽曰："是谓不宜，必代之昌[3]。松柏之下，其草不殖[4]。"

【注释】

①郏敖：楚康王之子熊麇。

②王子围：楚康王的弟弟。

③是谓不宜，必代之昌：预言王子围必将取代郏敖。

④松柏之下，其草不殖：王子围强霸如松柏，郏敖幼弱如小草，必不长久。此为昭公元年王子围杀郏敖预设伏笔。

【译文】

夏四月，安葬楚康王，襄公和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送葬，送到西门外，诸侯国大夫都送到墓地。楚国郏敖即位。王子围任令尹。郑国行人子羽说："这就叫做不恰当，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而昌盛。松柏的下面，草是长不好的。"

29.4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1]，使公冶问[2]。玺书追而与之[3]，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4]。"公冶致使而退[5]，及舍，而后闻取卞[6]。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7]。"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8]？"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9]？"公与公冶冕服[10]。固辞，强之而后受[11]。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12]，乃归。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13]，而终不入焉[14]。曰："欺其君，何必使余[15]？"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16]。及疾，聚其臣[17]，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18]。且无

使季氏葬我。”

【注释】

①卞：原是鲁国公室之邑，在今山东泗水东。

②公冶：季氏家臣。问：问候襄公。

③玺(xǐ)书追而与之：公冶已走，追送玺书给他，让带去给襄公。玺，印章。按，秦朝以前尊卑印章都可称为玺。

④“闻守卞者将叛”四句：这是玺书的内容。季武子想要占卞邑，就乘襄公不在国内之机占取，所谓“守卞者将叛”是季武子强占卞邑的借口。

⑤致使：表达使命，既问安，又交信。

⑥及舍，而后闻取卞：公冶本不知信中内容，回到休息处才得知，应是襄公看信后传到他的耳里。

⑦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意思是季氏想要卞邑，却不明说，而找借口，是对国君表示疏远。这是襄公愤怒的话语。而季氏专权逼君，襄公也无可奈何。

⑧吾可以入乎：怕季氏有不轨行为，因此发问。

⑨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冶认为国内无人敢拒绝襄公。

⑩公与公冶冕服：赏给公冶卿服玄冕。

⑪固辞，强之而后受：公冶坚决辞谢，襄公强迫他，他才接受。可见他洁身奉公。

⑫《式微》：《诗经·国风·邶风》篇名，其中有“式微式微，胡不归”句，荣成伯以此劝襄公回国。

⑬公冶致其邑于季氏：退还季氏所送之邑，表示不再为其家臣。

⑭而终不入焉：不入季孙家，不做季氏家臣。

⑮欺其君，何必使余：公冶明白季孙问候襄公起居是假，致书告取卞是真，而取卞邑是欺君，自己受使也被欺骗。

⑯“季孙见之”四句：按，公冶以此表示对季氏的不满。

⑰臣：这里指为公冶服务的人。

⑱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公冶自认为替季孙送信是为季孙欺骗国君，襄公赏给自己冕服，并非因为自己有德，而是惧怕季氏，因此拒绝以冕服入殓。

【译文】

襄公回国，到达方城。季武子攻占了卞邑，派公冶去问候襄公。公冶走后，又以印封好书信派人追上公冶，让他交给襄公，信中说：“听到守卞人要叛变，下臣率领部下讨伐，已经占领了卞邑。谨此报告。”公冶拜见襄公后退出，到了住处以后才知道攻取卞邑之事。襄公说：“想要得到它却借口说它叛变，只能说对我表示疏远。”襄公问公冶道：“我可以入境吗？”公冶回答说：“国君拥有国家，谁敢违背国君？”襄公奖励公冶冕服。公冶坚决推辞，襄公坚持要给才接受了。襄公想不进入国境，荣成伯赋《式微》一诗，襄公才回国。五月，襄公从楚国回来。公冶把自己的封邑还给季武子，就再也不进季氏的家门。他说：“他要欺骗国君，何必派我去？”季孙去见他，公冶则和季孙氏像往日一样交往；不见面的时候，便始终不提到季氏。到病危时，公冶召集身边人，说道：“我死后，一定不要用冕服入殓，因为这不是靠德行得来的奖赏。同时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29.5 葬灵王①，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②。伯有曰：“弱③，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④？《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⑤。’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⑥？”遂使印段如周。

【注释】

①葬灵王：鲁襄公没参加会葬，所以《经》文未记载。

②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郑简公正在楚国，上卿子展留守国内，于是派印段参加。

③弱：年少。

④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年少总比没人去好。莫，没人。

⑤王事靡盬（gǔ），不遑启处：引《诗》见《诗经·小雅·四牡》，意思是王事应当细致，没有工夫安居。这里借用来表示坚定地事奉晋、楚二国，也就是捍卫王室。靡，无。盬，不细致。启处，安居。

⑥“坚事晋、楚”四句：子展认为，坚事晋、楚也是维护王室，派印段前往也不能算是违反常例。蕃，通“藩”，捍卫。无旷，没有缺失。

【译文】

安葬周灵王，郑国上卿子展因国事在身不能去，派了印段前往。伯有说：“他太年轻，不行。”子展说：“与其没人去，派个年轻的不是比无人去好吗？《诗》说：‘王家差事做不完，哪有时间去休息。’东西南北，谁敢安居？坚定地事奉晋国、楚国，用以捍卫王室。王事无缺失，管他什么常例？”就派印段到宗周去。

29.6　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译文】

吴国人讨伐越国，抓回了俘虏，让他做看门人，去看守船只。吴王馀祭来观看船只，看门人用刀杀死馀祭。

29.7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①]。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②]。

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3]，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4]，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5]，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6]。司城氏贷而不书[7]，为大夫之无者贷[8]。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9]，宋之乐[10]，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11]！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12]，其以宋升降乎[13]！"

【注释】

①郑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为上卿。

②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没到麦收闹饥荒，百姓陷入困境。

③子皮以子展之命，饩(xì)国人粟，户一钟：还在子展丧期，因此子皮以子展之命分粮。饩，赠送粮食。一钟，合今天的一又十分之三石。

④罕氏：子展、子皮为罕氏。

⑤邻于善：接近于善，指输粟于民的善行。

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因子罕之请，宋平公和大夫都借粮给百姓。

⑦不书：不写契约，表示不求归还。

⑧为大夫之无者贷：子罕又为缺少粮食的大夫借粮给百姓。

⑨郑之罕：子展、子皮为罕氏。

⑩宋之乐：宋子罕为乐氏。

⑪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指二氏都能长掌二国之政。

⑫施而不德，乐氏加焉：乐氏施舍于民，而不求百姓感激，是更胜一筹。

⑬其以宋升降乎：乐氏将长盛不衰，与宋国同命运。

【译文】

郑国子展去世，子皮继承他的职位。当时郑国饥荒，还没到麦收时节，百姓困乏。子皮用子展的遗命，送给国人粮食，每户一钟，由此得到郑国民众的拥护，所以罕氏一直执掌国政，担任上卿。宋国的司城子罕听说了，说道："与善为邻，这是百姓的期望。"宋国也饥荒，子罕向宋平公请求，拿出公室的粮食借给人民；让大夫都借粮给百姓。司城子罕借粮给百姓而不立借条，并替没粮可借的大夫代为放粮。于是宋国没有挨饿的人。叔向听说后，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大概会是最后消亡的，两家都将会长久执掌国政吧！因为百姓归服于他们。施恩而不求感激，乐氏显得更胜一筹，他家大概会与宋国同盛衰吧！"

29.8 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①。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②，孟孝伯会之。郑子大叔与伯石往。子大叔见大叔文子③，与之语。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④！"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⑤，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⑥。诸姬是弃，其谁归之？吉也闻之，弃同即异⑦，是谓离德。《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⑧。'晋不邻矣，其谁云之⑨？"

【注释】

①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晋平公母亲为杞国女，平公是杞国外甥，所以杞国迁都淳于，即今山东安丘，平公为之修城。

②知悼子：荀盈。

③大叔文子：卫大夫大叔仪。

④甚乎，其城杞也：太叔文子认为，晋平公召集诸侯为舅家修城太过分。

⑤晋国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这里指责晋国不考虑周室之衰而只想保护夏朝的残余。周宗，指周室，它已衰微。夏肄，杞为夏之后。肄，余。屏，蕃屏，保护。

⑥其弃诸姬，亦可知也已：周室为姬姓之本，晋国不恤周宗，其他姬姓诸国也必将被弃。

⑦弃同即异：晋国的行为，是弃同姓之国而亲近异姓之国。即，就，亲近。

⑧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引《诗》见《诗经・小雅・正月》，这里指晋国应该先亲近近亲之国，婚姻之国才会和它友好。协比，亲附。孔，甚。

⑨晋不邻矣，其谁云之：晋国既不以近亲为亲，谁还能和它友好？这是诸侯对晋国表示不满。

【译文】

晋平公是杞国女子所生，所以整修杞国的城墙。六月，知悼子会合各诸侯国大夫修筑杞城，孟孝伯前往参加。郑国子太叔和伯石也去。子太叔见到太叔文子，与他交谈。文子说：“为杞国修城的事做得太过分了！”子太叔说：“拿他怎么办呢！晋国不顾念周朝宗室的衰微，却保护夏朝的残余，他将抛弃各姬姓国，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了。各姬姓国被抛弃，又会有谁归服于他？我听说过，抛弃同姓接近异姓，这叫做离德。《诗》说：‘亲附近亲与同姓，姻亲往来周旋忙。’晋国不亲近同姓近亲，还有谁来和他友好交往？”

29.9　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①]。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②]，司徒侈[③]，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④]。”

【注释】

①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高子容，高止。宋司徒，华定。知伯，晋国荀盈。女齐，晋国大夫司马侯。

②专：独断专权。

③侈：奢侈。

④“专则速及”四句：为今年秋天高止逃亡燕国和昭公二十年华定出奔陈国伏笔。及，及于祸。侈将以其力毙，奢侈将由于力尽而自毙。

【译文】

齐国高子容与宋国司徒来见知伯，女齐作相礼。宾客出门后，司马侯对知伯说：“这两人都将难以避免祸难。子容专横，司徒奢侈，都是败亡家族的罪魁祸首。”知伯说：“何以见得？”女齐回答说：“专横会很快遭殃，奢侈则因自己力量强大而致死，专横则人们将消灭他，他们遭难的日子快要到了。”

29.10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①。公享之，展庄叔执币②。射者三耦③。公臣不足，取于家臣④。家臣，展瑕、展王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

【注释】

①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拜谢鲁国为杞国筑城。

②展庄叔执币：主人劝宾客饮酒，宾送上束帛，名叫酬币。展庄叔，鲁国大夫。币，束帛。

③射：这里指宴饮之中的射礼，叫燕射。三耦：三对人。二人为耦。古代天子与诸侯射六耦，诸侯与诸侯射四耦，此诸侯与卿大夫

射，则三耦。依古礼，三耦先射，每射四箭；然后主人与宾射。

④公臣不足，取于家臣：三耦要六人，并要习于礼仪又善射的。公室已经找不到六个这样的人，只好在家臣中选取，表明鲁国公室衰微，私家势力之盛。

【译文】

范献子来鲁国聘问，拜谢帮助修筑杞国城墙。襄公设享礼款待，由展庄叔捧着礼物。参加射礼的要三对人。公臣不够数，就从家臣中选取。家臣中展瑕、展王父为一对；公臣中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对，鄫鼓父、党叔为一对。

29.11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①，弗尽归也②。晋悼夫人愠曰③："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④。"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⑤，皆姬姓也，晋是以大⑥。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⑦，谁得治之？杞，夏余也，而即东夷⑧。鲁，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晋。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⑨？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⑩，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⑪。如是可矣，何必瘠鲁以肥杞⑫？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⑬？"

【注释】

①司马女叔侯：即女齐，官司马。上文称司马侯，下文又称叔侯。治杞田：让鲁国归还以前所侵占的杞国田地。

②弗尽归也：鲁国没有全部归还。

③晋悼夫人：即晋平公的母亲，杞国女。愠(yùn)：怒，怨。

④齐也取货。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晋悼夫人以为女齐一定是

受了鲁国之贿,鲁国才不全部归还杞田。尚,《尔雅·释诂》:“右也。”佑助。

⑤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这八个国家都先后被晋国灭。焦,古地名。在今河南三门峡东。杨,古地名。在今山西洪洞东南。

⑥晋是以大:晋国灭此八国,才成为大国。

⑦武、献以下,兼国多矣:晋国到武公、献公大量兼并小国,开始强盛。

⑧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杞国接近东夷,行夷礼。

⑨以杞封鲁犹可,而何有焉:即使将杞国封给鲁国,也不必可惜。女齐认为,不应该心目中只有杞国。

⑩职贡不乏,玩好时至:职贡,贡物。玩好,各种玩物。

⑪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鲁国公卿大夫不断朝晋,晋国府库没有哪一个月不接受鲁国贡品。

⑫瘠(jí):瘦弱,这里引申为削弱。

⑬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意即先君如果有知,只会责怪夫人,不会责怪我。女齐认为自己做的事并没错。

【译文】

晋平公派司马女齐前来鲁国办理退还鲁国所占杞国土地的事,女齐没让鲁国将土地尽数归还杞国。晋悼夫人发火说:“女齐一定得了鲁国的好处。如果先君有知,绝对不会同意他这样做。”平公告诉了女齐。女齐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都是姬姓国,晋国由此而得发展壮大。如果不是掠取小国,将从哪里取得土地?武公、献公以来,兼并的国家很多,谁能够退还?杞国是夏朝的残余,而靠近东夷。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与晋国和睦。把杞国封给鲁国都是可以的,为何心中只有杞国?鲁国对我们晋国,朝贡不断,玩物时时送来,公卿大夫络绎来朝,史书记载不绝,国库没有一月没收到他们的财物。这就可以了,何必要削弱鲁国来养肥杞国呢?再说先君如果有知的话,就宁可让夫人自己

去办,哪里用得着老臣我?"

29.12 杞文公来盟[1]。书曰"子",贱之也[2]。

【注释】

①杞文公来盟:鲁国归还所侵之田,所以来结盟拜谢。

②书曰"子",贱之也:杞文公用夷礼,因此《经》文称为"子",以示鄙贱。

【译文】

杞文公来鲁国结盟。《春秋》称他为"子",是鄙视他。

29.13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1]。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2],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3]!"

【注释】

①说:同"悦"。

②宗卿:与国君同宗的世卿。

③祸必及子:昭公四年,叔孙穆子为其儿子竖牛所害。

【译文】

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聘问,会见叔孙穆子,很喜欢他。他对叔孙穆子说:"您怕要不得好死吧!喜欢行善却不懂得选择善人。我听说君子应当致力于选择善人。您任鲁国宗卿,掌管国家大政,举拔人不慎重,怎么能维持得下去?祸患必然要降到您的身上!"

请观于周乐[1]。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2],曰:"美

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3]。”为之歌《邶》、《鄘》、《卫》[4]，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5]。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6]！”为之歌《王》[7]，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8]？”为之歌《郑》[9]，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10]。是其先亡乎[11]！”为之歌《齐》[12]，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13]！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14]。”为之歌《豳》[15]，曰：“美哉，荡乎[16]！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17]！”为之歌《秦》[18]，曰：“此之谓夏声[19]。夫能夏则大[20]，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21]！”为之歌《魏》[22]，曰：“美哉，沨沨乎[23]！大而婉[24]，险而易行[25]，以德辅此，则明主也[26]。”为之歌《唐》[27]，曰：“思深哉[28]！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29]？非令德之后[30]，谁能若是？”为之歌《陈》[31]，曰：“国无主，其能久乎[32]！”自《郐》以下，无讥焉[33]。为之歌《小雅》[34]，曰：“美哉！思而不贰[35]，怨而不言[36]，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37]。”为之歌《大雅》[38]，曰：“广哉，熙熙乎[39]！曲而有直体[40]，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41]，曰：“至矣哉[42]！直而不倨[43]，曲而不屈[44]，迩而不逼[45]，远而不携[46]，迁而不淫[47]，复而不厌[48]，哀而不愁，乐而不荒[49]，用而不匮[50]，广而不宣[51]，施而不费[52]，取而不贪[53]，处而不底[54]，行而不流[55]。五声和[56]，八风平[57]。节有度[57]，守有序[59]，盛德之所同也[60]。”

【注释】

①请观于周乐：鲁为国公之后，所以有天子之乐，季札请求聆听观看周朝的音乐和舞蹈。

②工：乐工。歌：弦歌，用各国的乐曲伴奏。《周南》、《召南》：《诗

经·国风》的前两篇。南，乐名。一说周公旦、召公奭之风化自北而南，从岐周被于江、汉，南方之国亦可谓南。

③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美哉，是赞美其音乐。始基之矣，"二南"产生的时代较早，所以季札认为从"二南"中可以听出周的教化已经奠基了。未，指尚未尽善。勤而不怨，指民虽劳而不怨。按，季札观乐，是把音乐看成政治的象征，从各国的"风"（民歌）的乐调，判断它们的政治情况，从四代乐舞的姿态，体察出舜、禹、汤、武四位帝王的政教业绩，以下所论，都是由此而发。

④《邶》（bèi）、《鄘》（yōng）、《卫》：分别指《诗经·国风》中的《邶风》、《鄘风》和《卫风》。邶，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淇县东北到河北南部一带。鄘，也是周代诸侯国名，今河南新乡的鄘城即古鄘国。卫，同样是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淇县。按，这三地本是三国，武王灭纣，分其地为三监，三监叛周，周平王平叛后将邶、鄘并入卫国。所以季札后面的评论单指卫。

⑤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渊乎，这时候赞叹其声音的深远。忧而不困，指民虽有忧思，但还没到困穷的地步。

⑥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由音乐的优美深远联想到康叔、武公二君的贤能。康叔，周公弟弟。武公，康叔九世孙，二人都是卫国的贤君。

⑦《王》：指《诗经》中的《王风》，是东周洛邑王城的乐曲。

⑧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王风》是忧伤宗周陨灭的诗歌。季札认为它虽有忧思，但无恐惧之意，或许是周室东迁以后的诗。

⑨《郑》：指《诗经》中的《郑风》。

⑩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季札认为由此可知郑国风化日衰，政情可见，因此百姓不能忍受。细，指民歌反映男女恋情过于琐

碎。已，太。弗堪，受不了。

⑪是其先亡乎：由此预言郑国将先灭亡。郑亡于前376年，即周安王二十六年，韩哀侯灭郑，韩徙都于郑，故战国韩亦称郑。

⑫《齐》：指《诗经》中的《齐风》。

⑬美哉，泱(yāng)泱乎！大风也哉：齐是大国，季札论其音乐有大国之风。泱泱，宏大的声音。大风，绰绰宏大的大国之风。

⑭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齐为姜姓国，姜太公是其远祖。季札认为这种声音象征着齐国可以做东海一带诸侯的表率，齐国大有希望。大公，太公。

⑮《豳》(bīn)：指《诗经》中的《豳风》。按，今本《诗经》中《豳风》是十五国风中最后一国。豳为周的旧国，在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

⑯荡乎：博大的样子。

⑰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周公遭管、蔡之变，东征三年，为成王陈述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业。季札认为，此音乐欢乐而有节制，不是荒淫无度之音，或许为周公东征后的诗。淫，过度，没有节制。

⑱《秦》：指《诗经》中的《秦风》。

⑲夏声：也就是指西周王畿的声调。按，秦地在今陕、甘一带，本是西周旧都。

⑳夫能夏则大：这里指《秦风》既为京声，自然声音宏大。夏，即大。

㉑其周之旧乎：秦国处在西周旧地域。

㉒《魏》：指《诗经》中的《魏风》。按，魏指古魏国，在今山西芮城，闵公元年为晋献公所灭。

㉓沨(féng)：音节轻飘浮泛。

㉔大而婉：声音虽大而委婉曲折。

㉕险：狭隘、迫促，这里指乐歌的节拍急促。易行：指乐调易于使转，并不艰涩难歌。

㉖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季札观乐时，魏国早已为晋国所灭，所以此乐乃是晋乐的风格。此句仍然以音乐为政治教化的象征，指音乐如此，正如政治方面德教不足；如果有人用德教来辅助，一定是一位贤君。

㉗《唐》：指《诗经》中的《唐风》。唐为唐叔虞始封之地，在今山西太原。

㉘思：忧思。

㉙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尧本封陶，后迁徙于唐，古唐为尧旧都。季札认为，其乐反映了唐尧时代的旧风俗，所以忧思深远。

㉚令德：美德。后：指尧的后裔。

㉛《陈》：指《诗经》中的《陈风》。陈国之地在今河南开封以东、安徽亳州以北。

㉜国无主，其能久乎：陈乐淫靡放荡，说明国无贤君，将不能长久。哀公十七年，楚国灭陈，距此仅六十五年。

㉝自《郐》(kuài)以下，无讥焉：因为国家微小，季札不再加以分析评论。《郐》，指《诗经》中的《郐风》，下面还有《曹风》。郐，古国，在今河南密县。讥，评论。

㉞《小雅》：指《诗经·小雅》。雅，王畿的音乐。《小雅》多是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后的作品。

㉟美哉！思而不贰：思文、武之德，无背叛之心。

㊱怨而不言：虽有怨恨而不敢尽情倾吐。

㊲先王：指周代文、武、成、康诸王。

㊳《大雅》：指《诗经·大雅》，大部分是周初的作品。

㊴熙熙：和美，融洽。

㊵曲而有直体：乐曲音节表面曲折柔缓而内容刚劲有力。

㊶《颂》：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部分，是祭祀的

乐歌。

㊷至矣哉：尽善尽美。

㊸直：正直无私。倨：倨傲不逊。

㊹曲而不屈：婉顺而不屈挠。

㊺迩而不逼：亲近而不逼促。

㊻远而不携：疏远而不离异。

㊼迁而不淫：虽有变异而不淫乱。淫，乱。

㊽复而不厌：多反复重叠而不使人厌倦。

㊾哀而不愁，乐而不荒：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过分。荒，过度。

㊿用而不匮：乐调表现出道德宏大，可用之无穷。匮，穷困。

51广而不宣：宽广而又不夸张炫耀。

52施而不费：如施惠于人而不损耗。

53取而不贪：如有征收而不贪婪。

54处而不底：声音好似静止了，实则并未停滞。处，不动。底，停滞。

55行而不流：此句意思正与上句相对。流，放荡。按，从“直而不倨”以下都是形容《颂》的乐调之美。

56五声：指宫、商、角、徵(zhǐ)、羽。和：和谐。

57八风：八方之气，这里指乐曲协调。

58节有度：八音和谐。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

59守有序：乐器交相鸣奏，有一定次序，不互相干扰。

60盛德之所同也：这里仍以音乐作为政治的象征，意思是文、武、周公同有如此的盛德。

【译文】

公子札请求观赏周朝乐舞。于是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召南》，公子札说：“真美妙啊！周朝的教化已经开始奠定基础了，不过还没到

尽善，但民众已经勤劳而不埋怨了。”为他歌唱《邶风》、《鄘风》、《卫风》，公子札说：“真美妙啊，这样地深厚！虽有忧思但不至于困穷。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它应该是《卫风》吧！”为他歌唱《王风》，公子札说：“真美妙啊！虽有忧思但不至于恐惧，它该是周室东迁以后的诗吧？”为他歌唱《郑风》，公子札说：“真美妙啊！它的音节过于琐细，人民受不了啦。它恐怕要先灭亡吧！”为他歌唱《齐风》，公子札说：“真美妙啊，这样深广宏大！这是大国的音乐吧！做东海诸侯表率的，该是太公的国家吧！国家的前程不可限量。”为他歌唱《豳风》，公子札说：“真美妙啊，如此坦荡博大！欢乐而有节制，它是周公东征的歌吧！”为他歌唱《秦风》，公子札说：“这就叫做西方的夏声。能发出夏声，自然声音洪亮，而且洪亮到极点了，它应是周朝的旧乐吧！”为他歌唱《魏风》，公子札说：“真美妙啊，多么轻飘浮泛！声音虽大而委婉曲折，节拍局促却容易歌唱，如果再用道德加以辅佐，就是贤明的君主了。”为他歌唱《唐风》，公子札说：“思虑很深啊！也许是陶唐氏的遗民吧！不然怎么会忧思这么深远呢？不是美德者的后代，谁能这样？”为他唱歌《陈风》，公子札说：“国家没有主人，怎么能长久呢！”从《郐风》以下公子札不再加以评论。为他歌唱《小雅》，公子札说：“真美妙啊！虽有忧思却无背叛之心，虽有怨恨而不形于言语，莫不是周德衰落时的音乐吧？还有先王的遗民在啊。”为他歌唱《大雅》，公子札说：“真宽广啊，多和美啊！柔婉曲折而本体则刚劲有力，那该是表现文王的美德吧！”为他歌唱《颂》，公子札说：“美极了！正直而不倨傲，柔婉曲折而不卑下靡弱，亲近而不冒犯，疏远而不离心；变化多端而不淫乱，反复重叠而不使人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放浪过度，使用而不会匮乏，宽广而不夸张炫耀，施予而不耗损，收取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滞，流动而不放荡。五声和谐，八风协调。节拍有一定的尺度，乐器鸣奏有一定的顺序，这都是盛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

见舞《象箾》、《南籥》者①,曰:"美哉!犹有憾②。"见舞《大武》者③,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④!"见舞《韶濩》者⑤,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⑥。"见舞《大夏》者⑦,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⑧?"见舞《韶箾》者⑨,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⑩。观止矣⑪!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⑫。"

【注释】

①《象箾(xiāo)》、《南籥(yuè)》:两种舞蹈名。象,武舞。箾,舞者所持的竿子。"象箾"是执竿而舞。南,文舞。籥,似笛的乐器。"南籥"是持籥而舞。二者都是歌颂文王的乐舞。

②憾:有遗憾,感到美中不足。

③《大武》:武王的乐舞。

④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未致太平,所以季札见《象箾》、《南籥》而说"犹有憾"。武王时周室开始兴盛,因此见《大武》而称颂"周之盛"。

⑤《韶濩(hù)》:商汤的乐舞。

⑥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季札认为,汤虽伟大,但汤伐桀,未免有失君臣之义。弘,伟大。惭德,缺点。

⑦《大夏》:夏禹的乐舞。

⑧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禹勤劳于民事,不自以为功,非禹不能成此大业。不德,不自以为德。

⑨《韶箾》:虞舜的乐舞。

⑩"德至矣哉"六句:季札认为,从《韶箾》可知舜之德崇高到极点,如天之覆盖一切,地之周载万物。舜之德无以复加了。帱

(dào),覆盖。蔑,没有。

⑪观止矣:观乐至此,实在是达到顶点了。

⑫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尽善尽美已到最大限度,再有别的音乐,也不想再欣赏了。按,杨伯峻引姜宸英《湛园札记》云:“季札观乐,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歌者何国之诗也。闻声而后别之,故皆为想像之辞,曰:‘此其《卫风》乎!’‘其周之东乎!’至于见舞,则便知其为何代之乐,直据所见以赞之而已,不复有所拟议也。”

【译文】

公子札见到跳《象箾》、《南籥》舞,说:“真美妙啊!不过还有遗憾。”见到跳《大武》舞,说:“真美妙啊!周朝兴盛时大约就是这样的吧!”见到跳《韶濩》舞,说:“圣人这么伟大,尚且有所惭愧,当圣人真难啊。”见到跳《大夏》舞,说:“真美妙啊!勤劳于民事而不自以为功,不是大禹,谁能做得到?”见到跳《韶箾》舞,说:“德性到达顶点了,真伟大啊!就好像天无所不覆盖,地无所不承载。即使是再高的德性,也没办法在此之上增加什么了。观乐到此,已达到顶点了!如果还有其他乐舞,我也不想再欣赏了。”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①。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②,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③。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④。

【注释】

①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季札为馀祭与鲁通好。嗣君,指夷昧。

②说:同“悦”。

③子速纳邑与政:建议晏婴将封邑和政权归还给国君。

④栾、高之难：发生在昭公八年。

【译文】

公子札出国聘问，是因为新君嗣立而与各国通好。于是就到齐国聘问，与晏婴很谈得来，对晏婴说："您赶快把封邑与政权交还给国君。没有封邑和政权，才能免于灾祸。齐国的政权将会有所归属，不得到归属，祸难就不会停止。"因此晏婴通过陈桓子交出了政权与封邑，在栾、高发起的动乱中幸免于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①。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②。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注释】

①与之缟（gǎo）带，子产献纻（zhù）衣焉：二人互赠礼物。缟带，白绢大带。缟，白色生绢。纻衣，麻织衣服。

②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伯有放肆刚愎，明年为驷氏所杀。执政，指伯有。

【译文】

公子札到郑国聘问，见到子产，如同旧相识那样。送给子产白绢大带，子产回送他麻布衣服。公子札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放肆刚愎，祸难将要降临了。国政必然会落到您的手中。您执政，要用礼仪谨慎从事。不然的话，郑国将衰败。"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鳝、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①，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卫如晋，将宿于戚②。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③。夫子获罪

于君以在此[4]，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5]。君又在殡[6]，而可以乐乎？”遂去之[7]。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8]。

【注释】

①蘧瑗（yuàn）：即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鳍（qiū）：即史鱼。公叔发：即公叔文子。公子朝：杨伯峻指出，此人不是昭公二十年《传》中的那个公子朝，梁玉绳《史记志疑》疑乃“公孙朝”之误。

②戚：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是孙文子的封邑。

③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孙林父驱逐卫献公，现在又奏钟作乐，所以说发动变乱而没有德行，必然遭到诛戮。辩，通“变”。

④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指孙林父据戚而叛。

⑤燕之巢于幕上：帐幕随时可撤，燕筑巢其上，非常危险。幕，帐幕。

⑥君又在殡：这时卫献公死而未葬。

⑦遂去之：不在戚留宿。

⑧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孙文子知过能改，不再作乐。

【译文】

公子札到卫国，喜欢蘧瑗、史狗、史鳍、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公子札说：“卫国的君子很多，不会有祸患。”从卫国前往晋国，将在戚邑住宿。听到敲钟声，他说：“奇怪啊！我听说，发动变乱而没有德行，必定会受到诛戮。这个人得罪国君因而呆在这里，害怕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他住在这里，就如同燕子在帐幕上筑巢。国君还没有安葬，怎么可以作乐呢？”便离开了戚邑。孙林父听到了，终身不再作乐。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1]，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2]！"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3]，大夫皆富，政将在家[4]。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5]。"

【注释】

①赵文子：赵武。韩宣子：韩起。魏献子：魏舒。

②晋国其萃(cuì)于三族乎：预言晋国政权将集于韩、赵、魏三家。萃，聚集。

③良：良臣。

④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大夫富，必然厚施于民，政权将由公室落入大夫手中。

⑤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叔向耿直，恐不免于难，季札劝他戒备。按，季札出使各国，作者借此分析各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

【译文】

公子札到了晋国，很喜欢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国政将会集中在三族了！"喜欢叔向。将离开时，对叔向说："您好好努力吧！国君过分放纵而良臣很多，大夫都很富有，国政将归于大夫。你喜欢直言不讳，一定要设法让自己免于祸难。"

29.14　秋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1]。乙未，出[2]。书曰"出奔"，罪高止也[3]。高止好以事自为功[4]，且专，故难及之。

【注释】

①齐公孙虿：子尾。公孙灶：子雅。

②乙未，出：九月初二被逐。乙未，初二。

③书曰“出奔”，罪高止也：《经》文记载为出奔而不写被逐，是认为罪在高止。

④高止好以事自为功：高止喜欢生事且自以为功。

【译文】

秋九月，齐国公孙虿、公孙灶把该国大夫高止放逐到北燕。初二，高止出境。《春秋》记载说他“出逃”，是归罪于高止。高止喜欢生事而且居功，又专横，所以招来祸难。

29.15 冬，孟孝伯如晋，报范叔也①。

【注释】

①范叔：即士鞅。

【译文】

冬，孟孝伯去晋国，这是为了回报范叔的聘问。

29.16 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①。十月庚寅②，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请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良敬仲也③。十一月乙卯④，高竖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置旃⑤。

【注释】

①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高止被逐，其子高竖据卢而叛。卢，古地名。在今山东长清西南、平阴东北。

②庚寅：二十七日。

③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良敬仲也：因敬仲贤良，因此立酀。敬仲，

高偃。鄰，高偃。良，贤。

④乙卯：二十三日。

⑤晋人城绵而置旃：晋国让高竖在绵居住。绵，即绵上，也称介上，在今山西介休东南。旃，“之焉”的合音。

【译文】

由于高氏受到惩罚的缘故，高竖占据卢邑发动叛乱。十月二十七日，闾丘婴率军包围卢邑。高竖说：“如果让高氏在齐国有后代，我就交出卢邑。”齐国人立敬仲曾孙鄰为高氏继承人，这是因为钦佩敬仲。十一月二十三日，高竖交出卢邑而出逃到晋国，晋国在绵地筑城安置他。

29.17　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①]，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②]。”子皙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③]？”伯有将强使之。子皙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④]。十二月己巳[⑤]，郑大夫盟于伯有氏[⑥]。裨谌曰[⑦]：“是盟也，其与几何[⑧]？《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⑨]。’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⑩]。”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⑪]？举不逾等，则位班也[⑫]。择善而举，则世隆也[⑬]。天又除之[⑭]，夺伯有魄[⑮]，子西即世，将焉辟之[⑯]？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⑰]。不然，将亡矣[⑱]。”

【注释】

①公孙黑：即子皙。

②世行也：伯有认为，既然世代为行人，就应使楚。世行，世代为行人，即外交使者。

③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子皙认为，无危难则去，有危难则止，

无所谓世代为使者。

④和：和解。

⑤己巳：初七。

⑥郑大夫盟于伯有氏：为调解而在伯有家结盟。

⑦裨(pí)谌(chén)：郑国大夫。

⑧其与几何：即"其几何与"，指此盟不能长久。

⑨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意思是君子多次结盟，动乱反而因此增添。

⑩必三年而后能纾：三年后子产平定郑国大族之乱。纾，解除。

⑪焉辟子产：指政必归子产。辟，避开。

⑫举不逾等，则位班也：只要不越级，按次序应由子产执政。班，次序。

⑬择善而举，则世隆也：选择善人选用，子产是为世人所尊重者。隆，尊重。

⑭除之：为子产清除道路。

⑮夺伯有魄：伯有将不得善终。为人作恶，称为天夺魄。

⑯子西即世，将焉辟之：按班次，伯有之后应为子西，而他已死，所以子产必执政。

⑰戾：安定。

⑱不然，将亡矣：按，子产明年执政，这里为之渲染铺垫。

【译文】

郑国伯有派公孙黑去楚国，公孙黑推辞说："楚、郑二国正交恶，却让我前往，这等于杀我。"伯有说："你家世代都是外交使者。"公孙黑说："可以去就去，有危难就不去，与世代办外交有什么关系？"伯有想强迫他去。公孙黑大怒，打算讨伐伯有氏，大夫们为两人劝和。十二月初七，郑国大夫们在伯有家里结盟。裨谌说："这次结盟，能维持多久呢？《诗》说：'君子频繁结盟，动乱反而滋长。'现在这样正是滋长动乱的做

法。祸乱不会停止，一定要到三年后才能解除。”然明说：“国政又将落到谁的手中？”裨谌说：“善人代替坏人，这是天命，国政怎能避开子产？如果举拔人才不超越等级，按班次就应该是子产。如果选择善人并加以举荐，那么子产正是为世人所尊重的人。上天又替子产扫除了障碍，夺去伯有的魂魄，子西又去世，执政的人哪里能避开他呢？上天降祸郑国很久了，一定是要子产来平息祸难，这样郑国才可以得到安宁。不然的话，郑国就要灭亡了。”

三十年

【经】

30.1 三十年春王正月[①]，楚子使薳罢来聘。

30.2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②]。

30.3 五月甲午[③]，宋灾，宋伯姬卒[④]。

30.4 天王杀其弟佞夫。

30.5 王子瑕奔晋。

30.6 秋七月，叔弓如宋[⑤]，葬宋共姬。

30.7 郑良霄出奔许[⑥]，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

30.8 冬十月，葬蔡景公。

30.9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⑦]。

【注释】

①三十年：鲁襄公三十年当周景王二年，前543。

②固：蔡景侯之名。

③甲午：初五。

④宋灾，宋伯姬卒：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被烧死。宋伯姬，宋共公

夫人。

⑤叔弓：叔老之子，鲁宣公弟叔肸曾孙。

⑥良霄：即伯有。

⑦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子、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宋国遭火灾，诸侯会于澶渊商量援助宋国。澶渊，在今河南濮阳西北。原为卫地，后晋取之。

【译文】

鲁襄公三十年春周历正月，楚国郏敖派薳罢来鲁国聘问。

夏四月，蔡国太子般杀死国君固。

五月初五，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被烧死。

周景王杀其弟弟佞夫。

王子瑕逃往晋国。

秋七月，叔弓到宋国，参加宋共姬的葬礼。

郑国良霄出奔许国，又由许国回到郑国，郑国人杀了良霄。

冬十月，安葬蔡景公。

晋国人、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在澶渊会面，这是为了宋国火灾的缘故。

【传】

30.1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罢来聘，通嗣君也[①]。穆叔问王子围之为政何如[②]。对曰："吾侪小人，食而听事[③]，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④]？"固问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将有大事[⑤]，子荡将与焉助之，匿其情矣[⑥]。"

【注释】

①楚子使薳罢(pí)来聘,通嗣君也:楚国郏敖即位,薳罢为新君通好。

②王子围:即后来的楚灵王,此时为令尹。

③食而听事:吃饭听使唤。

④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薳罢推脱,不愿谈王子围之为政。不给命,不足以完成使命。戾,罪过。

⑤大事:指杀王夺位。

⑥子荡将与焉助之,匿其情矣:由薳罢隐匿不告,可知他一定参与了王子围之谋。昭公元年,王子围杀郏敖自立,这里为伏笔。子荡,即薳罢。

【译文】

鲁襄公三十年春周历正月,郏敖派薳罢来鲁国聘问,是为新立的国君通好。穆叔问他王子围为政怎么样,薳罢回答说:"我辈小人物吃饭听使唤,还担心难以完成使命,而不免于获罪,哪里还能参与政事?"再三问他,薳罢始终不说。穆叔对大夫说:"楚国令尹将要有大举动,薳罢将参与其间,所以帮着隐匿实情。"

30.2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叔向问郑国之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①]。驷、良方争,未知所成[②]。若有所成,吾得见,乃可知也[③]。"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对曰:"伯有侈而愎[④],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虽其和也,犹相积恶也,恶至无日矣[⑤]。"

【注释】

①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意思是今年可见分晓。

②驷、良方争，未知所成：驷、良相争，未能调停平息。驷，驷氏，即子皙。良，良氏，即伯有。成，和，调解。

③若有所成，吾得见，乃可知也：郑国内大族争斗是个严重问题，因此子产认为，只有驷、良等大族争斗平息，才能预知政事的前景。

④伯有侈而愎：伯有放肆而刚愎。

⑤恶至无日矣：虽已结盟，但怨仇未解，总有一天爆发。这为今年秋伯有逃亡伏笔。

【译文】

子产相礼郑简公去晋国，叔向向他问起郑国的政务。子产回答说："就在今年我便可以将形势判断清楚了。子皙、伯有正在争斗，不知道能否调解。如果能和解，我能由此作出判断，那就可以知道了。"叔向说："不是已经讲和了吗？"子产回答说："伯有放肆而刚愎，子皙喜欢凌驾于别人之上，两人互不相让。虽说讲和，其实仍然在累积恶感，爆发的日子不远了。"

30.3 二月癸未[①]，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②]，绛县人或年长矣[③]，无子而往，与于食[④]。有与疑年，使之年[⑤]。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⑥]，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⑦]。"吏走问诸朝[⑧]。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⑨]。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⑩]。七十三年矣[⑪]。"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⑫]。"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⑬]。"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⑭]。召之，而谢过焉[⑮]，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⑯]，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⑰]。敢谢不才。"遂仕之，使助为政。辞

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18]，而废其舆尉[19]。

【注释】

①癸未：二十二日。

②舆人：众人，指筑杞的晋国人。按，筑杞城在去年。

③或：有人。

④无子而往，与于食：无儿子代服劳役者，虽年老也只好亲自去筑杞城。夫人赏役卒饭吃，他也在场。

⑤有与疑年，使之年：有人怀疑其年龄太大，于是问他年纪。

⑥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老人生于正月初一甲子日。

⑦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老人活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在最近这一个甲子中，又到了癸未，共二十天，是一个甲子的三分之一。按，古代用干支记日，六十天为一周期，称为一个甲子。其季，其余。

⑧吏走问诸朝：小吏不知是多少岁，因此问于朝廷。

⑨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在文公十一年。

⑩“是岁也”五句：文公十一年《传》记叙叔孙得臣，即庄叔，俘获长狄侨如，以侨如命名儿子宣伯。宣伯弟弟叔孙豹、叔孙虺也是以敌俘名字命名。

⑪七十三年矣：绛老人生于文公十一年，即前616年，到今年虚岁七十四，实岁七十三。

⑫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亥字篆文作“[illegible]”，上半为“二”，下半的“[illegible]”，均像数码的“六”字。古人筹算，六或摆作“⊥”，或摆作“丅”，总之，一横为五，一竖为一，五加一为六。“[illegible]”都是六之数字所构成。所以说是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把二移下成“[illegible]”，是数码的二万六千六百六十。

⑬有六旬：又六十日。

⑭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问老人谁是其县大夫，原来是赵武下属。

⑮召之，而谢过焉：之，指老人。谢过，道歉。

⑯虞：忧患。

⑰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以不能及早发现老人，择才而使为歉。由，任用。泥涂，田间野处。

⑱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老人为君复陶，同时也为绛县师。复陶，管理衣服的官。杨伯峻认为是办理免役之事。县师，掌管地域的官。

⑲废其舆尉：舆尉征发老人，因此罢免其职。

【译文】

二月二十二日，晋悼夫人赐给修筑杞国城墙的役夫酒饭，绛县人中有个老人，没有儿子，自己前往修城，也参加了酒席。有人怀疑他的年龄，让他报出年纪。他说："下臣是小人，不知道记住年龄。只知道下臣出生那年，是正月初一甲子，如今已经过去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最末一个甲子到今天刚好过了三分之一。"官吏到朝廷去请教那老人的岁数。师旷说："是鲁国叔仲惠伯在承匡会见郤成子那一年。这一年，狄人进攻鲁国，叔孙庄叔那时在咸地打败狄人，俘获了长狄侨如和虺、豹，就都用俘虏的名字来给儿子取名。到现在已经七十三年啦。"史赵说："亥字是'二'字头'六'字身，把'二'下移到身上，就是他在世的天数了。"士文伯说："那么就是二万六千六百六十旬了。"赵孟问绛县的大夫，原来正是他的下属。赵孟把老人召来，向他道歉，说："我没有才能，却担负国君委任的重职，由于晋国忧患重重，没能任用你，使你埋没在田间野处，这是我的过错。谨致歉意。"于是让他为官，使他辅助自己执政。老人以年老为由谢绝了。便给他田地，让他为国君管理衣服，担任绛县师，而罢免了绛县的舆尉。

于是鲁使者在晋，归以语诸大夫。季武子曰："晋未可媮也①。有赵孟以为大夫②，有伯瑕以为佐③，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④，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⑤。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⑥。"

【注释】

①媮(tōu)：这里指轻视。

②有赵孟以为大夫：赵武为上卿，主晋国大政。

③伯瑕：即士匄，士文伯。

④咨度：咨询、作顾问。

⑤师保：太子的师傅，这里作动词。

⑥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季武子认为，晋国多良臣，因此能长久保住盟主地位，只有尽力事奉晋国才好。

【译文】

这时鲁国使者正在晋国，回国后把此事告诉了大夫们。季武子说："晋国不可轻视啊。有赵孟执政，有伯瑕辅佐，有史赵、师旷供咨询，有叔向、女齐以为国君的师保。他们的朝廷上君子很多，怎么能轻视晋国呢？要尽力事奉他们才行。"

30.4 夏四月己亥①，郑伯及其大夫盟②。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

【注释】

①四月己亥：四月不当有己亥日，当是史官记载有误。

②郑伯及其大夫盟：因驷氏与良氏相争，郑简公与大夫结盟。

【译文】

夏四月己亥，郑简公和大夫们订立盟约。君子由此知道郑国的祸难不断。

30.5 蔡景侯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①。大子弑景侯。

【注释】

①通焉：蔡景侯与儿媳通奸。

【译文】

蔡景侯替太子般娶楚国女，却和楚女私通。太子杀了景侯。

30.6 初，王儋季卒①，其子括将见王②，而叹。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③，过诸廷，闻其叹，而言曰："乌乎！必有此夫④！"入以告王，且曰："必杀之！不戚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⑤。不杀，必害。"王曰："童子何知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⑦。佞夫弗知。戊子⑧，儋括围芮⑨，逐成愆⑩。成愆奔平畤⑪。五月癸巳⑫，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佞夫⑬。括、瑕、廖奔晋⑭。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⑮。

【注释】

①儋季：周灵王的弟弟。

②括：儋季之子。

③御士：侍御之士。

④必有此夫：指儋括有野心，想占有朝廷大权。

⑤不戚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其父刚死，无悲哀而有大愿

望，目光不定，四处张望，趾高气扬，必有他心。戚，哀伤。视躁，四处张望。

⑥童子何知：灵王未理会单愆期的话。童子，指单愆期，大概当时尚年少。按，以上是灵王未死之事。

⑦王子佞夫：周灵王之子，景王之弟。

⑧戊子：二十八日。

⑨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⑩成愆：蒍邑大夫。

⑪平畤(zhì)：周邑，在今洛阳附近。按，儋括想立王子佞夫，因此围蒍作乱。

⑫癸巳：初四。

⑬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五人都是周大夫。

⑭括、瑕、廖奔晋：王子瑕与廖为儋括同党。

⑮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此次周王室之乱，罪魁是儋括，王子佞夫本人并不知情，杀佞夫实为冤枉。《经》文如此记载，意在归罪周王。

【译文】

起初，周灵王的弟弟儋季去世，儋季儿子儋括将要进见灵王，却叹气。单国的公子愆期担任灵王的侍御，经过朝廷，听见儋括的叹气，说："啊！他一定是想占据这里吧！"就进去告诉灵王，并说："一定要把他杀掉！父亲死了，他不哀伤，却野心勃勃，四处张望，趾高气扬，他的心思在别的地方了。不杀他必然造成危害。"灵王说："小孩子知道什么！"到灵王去世，儋括想立王子佞夫。佞夫自己并不知道。二十八日，儋括包围蒍地，赶走成愆。成愆逃到平畤。五月初四，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了佞夫。儋括、瑕、廖逃往晋国。《春秋》记载："周景王杀死弟弟佞夫。"这是说罪责在周王。

30.7　或叫于宋大庙[①]，曰："嘻嘻，出出[②]！"鸟鸣于亳社[③]，如曰"嘻嘻"[④]。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⑤]。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⑥]。

【注释】

①叫：呼喊。大庙：宋国始封君微子之庙。

②嘻嘻，出出：象声词，皆为鸟叫声。

③亳社：殷社。

④如曰"嘻嘻"：按，以上是宋国发生火灾之前的两件怪异之事。

⑤宋伯姬卒，待姆也：火起，宋伯姬必等保姆来后才走，结果被烧死。姆，指保姆，女师傅。

⑥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未婚女应待保姆而后行动；已婚之妇则可便宜行事。宋共公死于成公十五年，宋伯姬守寡已三十四年，年纪已大。君子之意是讥伯姬不知权变。女子未嫁叫女，已嫁叫妇。

【译文】

宋国太庙中有大声呼喊的声音，说："嘻嘻，出出！"鸟在亳社鸣叫，叫声如同"嘻嘻"。五月初五，宋国发生大火灾。宋共姬被烧死，她是为了等保姆。君子认为宋共姬"奉行的是当闺女而不是当媳妇的原则。闺女要等待保姆，已出嫁的媳妇就可以随机应变了"。

30.8　六月，郑子产如陈莅盟。归，复命。告大夫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①]，公子侈[②]，大子卑[③]，大夫敖[④]，政多门[⑤]，以介于大国[⑥]，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⑦]。"

【注释】

①弱植：根基不牢。

②公子：指公子留。

③大子卑：太子偃师卑弱，不受宠。

④敖：傲慢。

⑤政多门：政事不由一人，而是各行其是。

⑥介：间，处于。

⑦不过十年矣：按，此为昭公八年楚灭陈国伏笔。

【译文】

六月，郑国子产到陈国参加盟会。回国复命后，告诉大夫们说："陈国是将要灭亡的国家，不可与它亲近。他们积聚粮食，修缮城墙，依仗这二者，却不安抚民众。国君根底浅薄，公子过分放纵，太子卑微，大夫傲慢，政出多门，又处于大国之间，能不灭亡吗？要不了十年了。"

30.9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①]。

【注释】

①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按礼，鲁国不必派卿参加宋共姬葬礼，因哀怜伯姬被火烧死，特派叔弓参加。

【译文】

秋七月，叔弓到宋国去，是去参加共姬的葬礼。

30.10　郑伯有耆酒，为窟室[①]，而夜饮酒，击钟焉[②]。朝至，未已[③]。朝者曰："公焉在[④]？"其人曰："吾公在壑谷[⑤]。"皆自朝布路而罢[⑥]。既而朝[⑦]，则又将使子皙如楚[⑧]，归而饮酒。庚子[⑨]，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

之[10]，遂奔许。

【注释】

①窟室：地下室。

②击钟焉：击钟奏乐。

③朝至，未已：伯有通宵达旦饮酒作乐，众大夫来朝伯有，伯有饮酒尚未停止。

④公：指伯有。伯有之家臣尊称伯有为公，朝者亦因其称以问。

⑤壑谷：指窟室，含有讽刺的意思。

⑥皆自朝布路而罢：朝者只好分散回去。布路，分散。

⑦既而朝：伯有与群臣朝国君。

⑧则又将使子皙如楚：上年伯有曾强使子皙使楚，子皙不去。

⑨庚子：十一日。

⑩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伯有逃到雍梁时酒醒，才知道发生了事变。雍梁，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西南、长葛西北。

【译文】

郑国伯有嗜好喝酒，造了间地下室，整夜饮酒，还敲钟奏乐。众大夫来朝见他，他还不肯停杯。朝见的人问："主人在哪里？"伯有手下人说："我们主人在沟壑里呢。"大夫们都四散回去了。不久朝见郑简公，又提出派子皙出使楚国，回家后又饮酒。七月十一日，子皙率领驷氏家族的甲士攻打伯有家，并放火烧了他家。伯有逃到雍梁，酒醒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出奔许国。

大夫聚谋，子皮曰："《仲虺之志》云[1]：'乱者取之，亡者侮之[2]。'推亡固存，国之利也[3]。'罕、驷、丰同生[4]。伯有汰侈，故不免[5]。"人谓子产就直助强[6]。子产曰："岂为我徒[7]？

国之祸难，谁知所敝[8]？或主强直，难乃不生[9]。姑成吾所[10]。”辛丑[11]，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不及谋而遂行[12]。印段从之[13]。子皮止之[14]。众曰：“人不我顺，何止焉[15]？”子皮曰：“夫子礼于死者，况生者乎[16]？”遂自止之。壬寅[17]，子产入。癸卯[18]，子石入[19]。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20]，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21]，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22]。

【注释】

①仲虺：商汤左相。

②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意思是攻取动乱的，欺负灭亡的。

③推亡固存，国之利也：子皮的意思是应消灭伯有。推，借为“摧”，摧毁。固，巩固。

④罕、驷、丰同生：三家本是同母兄弟。罕，罕氏子皮。驷，驷氏子皙。丰，丰氏公孙段。

⑤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生，伯有孤立，又汰侈，所以必亡。汰，骄傲自大。

⑥人谓子产就直助强：时人认为子皙直，三家强，于是建议子产支持这一边。

⑦岂为我徒：子产既不与驷氏同党，又不与良氏同党。徒，同党。

⑧敝：同“弊”，停止，指祸难平息。

⑨或主强直，难乃不生：主持国政的人强大而正直，就不会有祸难。现在三家与伯有都不能如此，因此子产对双方都不支持。

⑩成：定，保住。所：指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地位。

⑪辛丑：十二日。

⑫不及谋而遂行：子产怕有变，未及和大夫们商量就出走了。

⑬印段从之：印段认为子产贤良，所以一同出走。

⑭子皮止之:子皮挽留子产。

⑮人不我顺,何止焉:因为子产收伯有氏的死者,三家之众反对挽留子产。

⑯夫人礼于死者,况生者乎:子产此举是有礼,不是偏袒伯有氏。

⑰壬寅:十三日。

⑱癸卯:十四日。

⑲子石:即印段。

⑳乙巳:十六日。

㉑大宫:太庙,始封君桓叔之庙。

㉒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郑简公与众结盟,反对伯有。师之梁,郑国城门。

【译文】

大夫们聚集在一起商议怎么办,子皮说:"《仲虺之志》说:'动乱的就攻取它,灭亡的就欺侮它。'摧毁灭亡的巩固存在的,是对国家有利的。罕氏、驷氏、丰氏本是同胞兄弟。伯有骄傲又放肆,所以不免于祸难。"有人劝子产靠近正直的帮助强盛的。子产说:"他们莫非是我的同伙?国家的祸难,谁能知道该怎么平息它?要是主持国政的人强大而正直,祸难就不会发生。先保持自己的立场再说吧。"十二日,子产收敛伯有家族死者的尸体葬埋了,没和大夫们打招呼就离开都城。印段跟随着他。子皮阻止子产。大家说:"他既然不肯顺服我们,劝阻他做什么?"子皮说:"他对死去的人尚且有礼,更何况对生者呢?"便亲自劝止子产。十三日,子产进入国都。十四日,印段也进入国都。两人都在子晳家和大夫们订立盟约。十六日,郑简公和大夫们在太庙订立盟约,在师之梁门外和国人订立盟约。

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①,怒。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喜,曰:"子皮与我矣②。"癸丑③,晨,自墓门之渎入④,因马师

颉介于襄库[5]，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以伐之[6]。皆召子产[7]。子产曰："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8]。"伯有死于羊肆[9]，子产禭之[10]，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11]，既而葬诸斗城[12]。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13]。杀有礼，祸莫大焉[14]。"乃止。

【注释】

①盟己：因己而盟。伯有以为郑人是想共同抵抗自己。

②子皮与我矣：伯有知道子皮没有派兵攻自己，误以为是支持自己。

③癸丑：二十四日。

④墓门：郑国城门。渎：排水洞。

⑤因马师颉介于襄库：通过颉用襄库的皮甲来装备士兵。马师颉，子羽之孙。

⑥驷带：子西之子，子皙同宗。

⑦皆召子产：驷氏、伯有都召子产。

⑧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子产反对同室操戈，哪一方都不卷入。伯有、驷带都是穆公曾孙，则兄弟辈；子产、子皙、伯石都是穆公孙，亦兄弟辈。

⑨羊肆：即羊市，卖羊的街市。

⑩禭之：为伯有尸体穿衣。

⑪敛：大敛，将尸体装入棺材。

⑫既而葬诸斗城：子产安葬伯有。斗城，地名，在今河南通许东北。

⑬国之干也：国家的支柱。

⑭杀有礼，祸莫大焉：子产敛伯有有礼，不可攻。

【译文】

伯有听说郑国人盟誓共同对付自己，大怒。又听说子皮的甲士没参与攻打自己，很高兴，说："子皮站在我一边。"二十四日清晨，伯有等人从墓门的出水洞潜入，通过马师颉从襄库取得衣甲装备，带人攻打旧北门。驷带率领国人讨伐伯有。双方都召请子产。子产说："兄弟却到了这个地步，我顺从上天所护佑的一方。"伯有死在羊市，子产给他的尸体穿衣，枕着他的大腿号哭，收敛入棺，停放在街市伯有部下的家中，接着又安葬在斗城。驷氏想攻打子产，子皮怒斥道："礼是国家的主干。攻杀有礼的人，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驷氏才停止行动。

于是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复命于介①。八月甲子②，奔晋。驷带追之，及酸枣③。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④。使公孙肸入盟大夫。己巳⑤，复归⑥。

【注释】

①复命于介：使副手入都代为复命。介，游吉的副手。

②甲子：初六。

③酸枣：古地名。在今河南延津西南。

④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结盟时沉珪玉于河表示信用。子上，即驷带。

⑤己巳：十一日。

⑥复归：游吉回国。

【译文】

当时游吉出使晋国归来，听说国内发生祸难，就不入境，让副手回来复命。八月初六，游吉逃往晋国。驷带追赶他，在酸枣赶上。游吉和驷带立盟，把两件玉珪沉入黄河表示诚意。游吉派公孙肸入都与大夫们订立盟约。十一日，游吉回到国内。

书曰："郑人杀良霄。"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1]。

【注释】

①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伯有是逃亡于外后再回来的，已失去大夫之位，所以不称其为大夫。按，这是解释《经》文。

【译文】

《春秋》记载说："郑国人杀了良霄。"不称良霄为大夫，是说他从国外回来，已经不具有大夫身份。

于子蟜之卒也[1]，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2]。子羽曰[3]："其莠犹在乎[4]?"于是岁在降娄[5]，降娄中而旦[6]。裨灶指之[7]，曰："犹可以终岁[8]，岁不及此次也已[9]。"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10]，其明年乃及降娄[11]。

【注释】

①子蟜：即公孙虿。死于襄公十九年。

②莠(yǒu)：狗尾草。

③子羽：即公孙挥。

④其莠犹在乎：以莠比喻伯有，指其不能长久。

⑤于是岁在降娄：当时岁星正运行到降娄。岁，岁星。降娄，也叫奎类，十二星次之一。

⑥降娄中而旦：公孙虿死于襄公十九年周历四月，葬时当在七月，此时降娄在中天而天亮。

⑦之：指降娄。

⑧终岁：指岁星绕日一周，约需十二年。

⑨岁不及此次也已：指伯有活的时间不会再等到岁星回到降娄了，即不会超过十二年。

⑩及其亡也，岁在娵訾(jū zī)之口：岁星此时正过娵訾，尚未到降娄。娵訾，十二星次之一。

⑪其明年乃及降娄：以上由天象说明裨灶预言正确。

【译文】

子蟜去世后，将要安葬，公孙挥与裨灶清晨去子蟜家会商办理丧事。路过伯有家，看到门上已经长草。公孙挥说："这棵草还能存在多久呢？"这时岁星在降娄，降娄在天空中顶时天亮了。裨灶指着说："还可以让岁星绕行一周，不过他到不了岁星再到这里就会枯萎了。"到伯有被杀时，岁星正好处在娵訾口上，第二年才到达降娄。

仆展从伯有[①]，与之皆死。羽颉出奔晋，为任大夫[②]。鸡泽之会[③]，郑乐成奔楚，遂适晋。羽颉因之，与之比而事赵文子[④]，言伐郑之说焉。以宋之盟故[⑤]，不可。子皮以公孙钽为马师[⑥]。

【注释】

①仆展：郑国大夫，伯有同党。

②羽颉出奔晋，为任大夫：逃到晋国后为任大夫。羽颉，即马师颉，助伯有伐北门。任，晋邑，在今河北任县东南。

③鸡泽之会：在襄公三年。

④比：勾结。

⑤宋之盟：弭兵大会之盟。

⑥公孙钽：子罕之子，代替羽颉。

【译文】

仆展跟从伯有，和伯有一起战死。羽颉逃往晋国，担任任地大夫。鸡泽之会时，郑国的乐成出逃楚国，又前往晋国。羽颉接近他，和他相勾结一起事奉赵文子，提议攻打郑国。因为有宋国盟约的制约，赵文子没有采纳。子皮让公孙鉏担任马师。

30.11 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蒍掩而取其室[①]。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②]，而虐之[③]，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④]，而王之四体也[⑤]。绝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体[⑥]，以祸其国，无不祥大焉[⑦]。何以得免[⑧]？"

【注释】

①蒍掩：蒍子冯之子。为楚贤臣，参见襄公二十五年《传》。

②封殖：扶植，培养。

③虐：残害。

④偏：佐，辅佐。

⑤而王之四体也：司马也是王的股肱之臣。

⑥艾(yì)：斩除。

⑦无：发语词，无义。

⑧何以得免：公子围弑郏敖为楚灵王，昭公十三年，被杀。

【译文】

楚国公子围杀了大司马蒍掩而占有他的家财。申无宇说："公子围肯定不免于祸难。善人是国家的栋梁。公子围执掌楚国大权，应该培植善人，反而加以残害，这是祸害国家。再说司马就如令尹的半边身子，有如国君的四肢。杀死国家的栋梁之材，去掉身子的半边，砍掉国

君的手脚，如此祸害国家，真是极大的不祥。他又怎么能免于祸难呢？”

30.12 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①]。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②]，会于澶渊[③]。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④]。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⑤]，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⑥]。’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⑦]。’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⑧]。不书鲁大夫，讳之也[⑨]。

【注释】

①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商量支援宋国财物以救灾。归，同“馈”。

②北宫佗：北宫括之子。

③澶渊：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西北。

④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此次会后却没馈送宋国什么财物，因此《经》文不记与会卿大夫姓名，以示批评。

⑤宠：尊荣。名：指氏族与名字。

⑥文王陟(zhì)降，在帝左右：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文王有信，或升或降，都在天帝左右。陟，升。

⑦淑慎尔止，无载尔伪：这是逸诗，意思是要谨慎你的行动，不要表现你的虚伪。淑，善。止，举止。

⑧尤之：责备诸侯之卿大夫。

⑨不书鲁大夫，讳之也：鲁国叔孙豹其实参加了澶渊之会，《经》文不加记载，是为之隐讳。按，以上是解释《经》文的意思。

【译文】

为了宋国火灾之故，诸侯国大夫们相会，商量资助宋国财物。冬十月，叔孙豹会同晋国赵武、齐国公孙虿、宋国向戌、卫国北宫佗、郑国罕虎以及小邾国的大夫，在澶渊相会。因为结果并没给宋国财物，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参加会议的人。君子说："信用能不谨慎对待吗！澶渊之会连上卿的名字都不记载，就是因为不守信用！诸侯上卿，相会而不守信，尊贵与姓名全都丢掉了，不能不守信用就是这样啊。《诗》说：'文王或升或降，都是在天帝的左右。'说的就是讲信用。又说：'好好地谨慎你的举止，不要做出虚伪事。'说的是不守信用。"《春秋》记载说"某人某人会于澶渊，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这是表示责备。不记载鲁国大夫，是在为之隐讳。

30.13　郑子皮授子产政[①]。辞曰："国小而逼[②]，族大宠多[③]，不可为也[④]。"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⑤]？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⑥]。"

【注释】

①郑子皮授子产政：伯有死后，子皮执政，因子产贤能，让与子产。

②逼：逼进大国。

③族大宠多：郑国公族盛大，而恃宠专横的人甚多。

④不可为：不可治。按，子产辞谢。

⑤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皮愿意率公族以听命于子产。虎，罕虎，即子皮。

⑥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国不在于小，只要善治，可以宽舒缓和。这是子皮打消子产的顾虑。

【译文】

郑国子皮把国政交给子产。子产推辞说："国家小而逼近大国，公

族庞大，受宠者多，没法治理。”子皮说：“我带领众人听你的命令，谁敢冒犯你？你好好地辅佐国政吧。国家不在于小，小国能事奉大国，国家就能宽舒缓和。”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①]，赂与之邑[②]。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③]？”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④]。非我有成，其在人乎[⑤]？何爱于邑，邑将焉往[⑥]？”子大叔曰：“若四国何[⑦]？”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⑧]？《郑书》有之曰[⑨]：‘安定国家，必大焉先[⑩]。’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⑪]。”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⑫]。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⑬]。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⑭]。

【注释】

①有事伯石：有政事让伯石去办。伯石，即公孙段，字子石。

②赂与之邑：给伯石田邑作为报赏。

③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大家为国出力，伯石为何特别奖赏？

④要(yāo)：求。

⑤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只要事情成功，就达到目的，赏邑只是一种手段。其，难道。

⑥何爱于邑，邑将焉往：虽赏之田邑，田邑却不会跑掉，仍在郑国。爱，爱惜。

⑦若四国何：子太叔担心这样做将被邻国所笑。

⑧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赏之田邑，是使大夫相顺从，团结一致，邻国没理由责怪。

⑨《郑书》：指郑国的史籍。

⑩必大焉先：即“必先大”。大，大族。

⑪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先安定大族，再观其后果。

⑫请命：请求重新发布命令，愿就任卿位。

⑬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可见伯石虚伪矫情。

⑭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子产恶其虚伪，又怕他作乱，因此加以笼络。按，以上都是子产安抚大族的政策。

【译文】

子产执政，有事要伯石去办，就送给他城邑。子太叔说：“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为何唯独送他城邑？”子产说：“人没欲望其实很难。我使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好让他们为国办事，并以此要求他们把事办好。这不是我的成功，难道还是他人的成功？为什么要舍不得城邑，城邑还能跑到哪里去？”子太叔说：“要是周边邻国议论怎么办？”子产说：“我这样做不是分裂国家，而是使大家和睦，各国又什么可非议的呢？《郑书》有这样的话：‘安定国家，一定要优先考虑大族。’先安定大族，以观察其结果。”不久，伯石因害怕而交出了城邑，但子产最终还是给了他。伯有死后，子产让太史命令伯石为卿，伯石推辞。太史走后，伯石却又请求重新发布任命。再次下命令，伯石又推辞。这样往返了三次，伯石才接受任命入朝拜谢。子产由此厌恶伯石的为人，但还是让他居于仅次于自己的职位。

子产使都鄙有章①，上下有服②，田有封洫③，庐井有伍④。大人之忠俭者⑤，从而与之⑥；泰侈者因而毙之⑦。

【注释】

①子产使都鄙有章：国都与乡间一切事情都有一定的规章。都，国都。鄙，乡野。

②上下有服:各有职责。服,职责。

③田有封洫(xù):子产作封洫,是清理田亩,划定田界,将侵占他人的土地归还原主的一项经济政策。封,田界。洫,灌田水沟。

④庐井有伍:将居民按照户口有一定的安排,使房舍和耕地互相适应。庐,房舍。

⑤大人:指卿大夫。

⑥与之:亲近他,举拔他。

⑦泰侈者因而毙之:骄傲放肆者依法惩办,赏罚分明。泰侈,汰侈。

【译文】

子产使国都与乡间的一切事物都有章法,上下各司其责,田地有疆界和沟渠,耕地房舍合理配套。大夫中忠诚俭朴的,就听从他亲近他;骄横放肆的就惩罚他。

丰卷将祭[①],请田焉[②]。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③]。”子张怒,退而征役[④]。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⑤],三年而复之[⑥],反其田、里及其人焉[⑦]。

【注释】

①丰卷:郑穆公后裔,字子张。

②田:田猎。猎取祭品。

③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国君祭祀时才用“鲜”,群臣只要一般祭品齐备就可以了。鲜,指新杀的动物。给,指一般的供应。

④子张怒,退而征役:子张招聚兵众,准备攻打子产。子张,丰卷。

⑤子产请其田、里:子产请求国君不没收丰卷的田、里。里,住宅。

⑥三年而复之:三年后让丰卷回国。

⑦入：指三年的收入。

【译文】

丰卷将要祭祀，请求让他打猎获得祭品。子产不批准，说："唯有国君祭祀才用新杀的动物，其他人只要普通的祭品齐备就行了。"丰卷大怒，退出后就召集兵卒。子产要逃往晋国，子皮拦住了他，而驱逐丰卷。丰卷出逃晋国。子产请求不要没收丰卷的田产、房舍，三年后便把丰卷召回，并把田地、房舍和三年来的收入都归还给他。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①，取我田畴而伍之②。孰杀子产，吾其与之③！"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④；我有田畴，子产殖之⑤。子产而死，谁其嗣之⑥？"

【注释】

①取我衣冠而褚之：指骄奢逾制的衣冠不敢用。褚，即"贮"，储藏。

②取我田畴而伍之：指把田亩进行重新划分、安排。畴，耕地。

③与之：助之，帮助杀子产。按，以上舆人之诵，表明部分贵族对子产改革政策的反对。

④诲：教诲。

⑤殖：繁殖，增产。

⑥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的政治措施取得成就，受到众人歌颂。而，如果。嗣，继承。

【译文】

子产从政一年，人们评议他，说："将我的衣冠藏起来，把我的田地重安排。谁要杀子产，我一定跟从他！"三年后，又有评议，说："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增产。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

三十一年

【经】

31.1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①]。

31.2 夏六月辛巳[②]，公薨于楚宫[③]。

31.3 秋九月癸巳[④]，子野卒[⑤]。

31.4 己亥[⑥]，仲孙羯卒[⑦]。

31.5 冬十月，滕子来会葬[⑧]。

31.6 癸酉[⑨]，葬我君襄公。

31.7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⑩]。

【注释】

①三十有一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当周景王三年，前542。

②辛巳：二十八日。

③公薨于楚宫：鲁襄公去世。

④癸巳：十一日。

⑤子野：鲁国公子。

⑥己亥：十七日。

⑦仲孙羯：即孟孝伯。

⑧滕子来会葬：滕成公来参加鲁襄公葬礼。

⑨癸酉：二十一日。

⑩密州：莒国君犁比公。

【译文】

鲁襄公三十一年春周历正月。

夏六月二十八日，鲁襄公在楚宫去世。

秋九月十一日，子野死。

十七日，仲孙羯死。

冬十月，滕成公来鲁国参加襄公葬礼。

二十一日，安葬我国国君襄公。

十一月，莒国人杀死该国国君密州。

【传】

31.1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会[①]。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②]。且年未盈五十[③]，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④]，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⑤]！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⑥]，君子也[⑦]。晋君将失政矣[⑧]，若不树焉[⑨]，使早备鲁[⑩]，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⑪]！"孝伯曰："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与季孙语晋故，季孙不从。及赵文子卒[⑫]，晋公室卑，政在侈家[⑬]，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⑭]。鲁不堪晋求[⑮]，谗慝弘多[⑯]，是以有平丘之会[⑰]。

【注释】

①穆叔至自会：从澶渊之会返鲁。

②其语偷，不似民主：赵孟本为晋国执政，但听他说话毫无远虑，不像个掌权的人。偷，说话毫无远虑。

③且年未盈五十：赵孟约生于成公二年，至此才四十七八岁。

④谆谆：说话唠叨絮絮不休的样子。

⑤韩子：韩起。

⑥树善：结好。

⑦君子也：韩起有君子之德，必不会忘记鲁国的结好。

⑧晋君将失政矣：晋国大夫日益强大，国君将渐渐失去治国权力。

⑨树：树善。

⑩使早备鲁：让韩起早点为鲁国着想。

⑪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齐、楚两国不足以让鲁国依附，一旦晋国大权落入大夫手里，鲁国将陷入困境。

⑫及赵文子卒：赵文子死于明年。

⑬侈家：即上面说的“多贪，求欲无厌”的大夫。

⑭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晋国政局正如穆叔所料。图诸侯，继续为诸侯霸主。

⑮鲁不堪晋求：鲁国难以负担晋国的贡赋要求。

⑯谗慝：奸邪小人。弘多：很多，同义词连用。

⑰是以有平丘之会：平丘之会在昭公十三年，晋国执季孙意如。

【译文】

鲁襄公三十一年春周历正月，穆叔从澶渊盟会回国。见到孟孝伯，告诉他说：“赵孟快要死了。他说话毫无远虑，不像个主持国政的人。而且他年龄还不满五十，却唠唠叨叨像八九十的人，活不久了。要是赵孟死了，掌权的恐怕是韩起吧！您何不跟季孙去说，这个人可以早日和他搞好关系，他是个君子。晋国国君将失去政权，如不早日搞好关系，让他早些为鲁国着想，到时候大权落到大夫手里，韩起性格软弱，大夫又大多贪婪，要求和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齐、楚两国又靠不住，鲁国恐怕就危险了！”孟孝伯说：“人的一生能有多长？谁能不得过且过？早晨好好的也许就活不到晚上，哪里用得着早做准备？”穆叔出来告诉别人说：“孟孙将要死了。我告诉他赵孟在得过且过，他可比赵孟更甚。”穆叔又和季孙说起晋国的情况，季孙也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到赵孟死后，晋国公室地位卑下，国政掌握在奢侈的大夫手里，韩起执政，不能使诸侯拥护晋国。鲁国无法负担晋国的要求，奸邪小人又多，于是就有平丘之会。

31.2　齐子尾害闾丘婴[①]，欲杀之，使帅师以伐阳州[②]。我问师故。夏五月，子尾杀闾丘婴，以说于我师[③]。工偻洒、渻灶、孔虺、贾寅出奔莒[④]。出群公子。

【注释】

①害：恐其为害。闾丘婴：齐大夫。襄公二十年崔杼之乱，闾丘婴奔鲁，庆封灭崔氏后返齐。

②阳州：此时为鲁地，在今山东东平。

③说：解释。

④工偻洒、渻(shěng)灶、孔虺、贾寅出奔莒：四人都是闾丘婴同党。

【译文】

齐国子尾担心闾丘婴为害，想杀了他，便让闾丘婴领兵去攻打阳州。我国质问出兵的理由。夏五月，子尾杀死闾丘婴，以此来向我国做出交代。工偻洒、渻灶、孔虺、贾寅逃往莒国。把公子们都放逐了。

31.3　公作楚宫[①]。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②]。'君欲楚也夫[③]，故作其宫。若不复适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注释】

①楚宫：襄公到楚国去，喜欢其宫室，回来效仿而建的宫室。

②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必听从百姓的要求；国君的私欲，天则不一定听从。这里穆叔引用《大誓》的话，有批评襄公的意思。《大誓》，已逸。

③欲楚：喜欢楚国。

【译文】

襄公建造楚国式宫殿。穆叔说："《大誓》说：'民众所希望的，上天一定满足他。'国君是喜欢楚国吧，所以建造这样的宫殿。如果不再去楚国，一定会死在这座宫殿里。"六月二十八日，襄公在楚宫去世。

叔仲带窃其拱璧①，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②，由是得罪③。

【注释】

①拱璧：襄公的大玉璧。

②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叔仲带将大玉璧送给御者，后来又取了回去。

③由是得罪：鲁国因此鄙视叔仲带，所以其子孙不得志于鲁国。

【译文】

叔仲带偷走襄公的大璧，给了御者，就放在他的怀里，出宫后又从御者怀里取走，由此而被鲁国人鄙视。

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①，次于季氏②。秋九月癸巳，卒，毁也③。

【注释】

①胡：归姓国。敬归：鲁襄公妾。

②次于季氏：子野住在季氏家里。

③卒，毁也：子野哀痛过度而死。

【译文】

立胡国女子敬归的儿子子野为国君，暂时住在季氏家里。秋九月

十一日死了，是由于哀伤过度。

31.4 己亥，孟孝伯卒。

【译文】

九月十七日，孟孝伯死。

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1]。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2]。年钧择贤[3]，义钧则卜[4]，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5]？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6]，是谓不度[7]。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8]。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9]。

【注释】

①娣：妹妹。公子裯(chóu)：即鲁昭公。

②"大子死"五句：都是庶子，就立年长者。

③年钧择贤：年纪相当则选贤者。钧，通"均"。

④义钧则卜：同样贤能就以占卜选择。义，贤能。

⑤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子野不是嫡子，也未必一定要立其母亲妹妹的儿子。適，同"嫡"。娣之子，公子裯。

⑥在戚：父母死。嘉容：面有喜色。

⑦不度：不孝。《礼记·祭统》孔《疏》引《孝经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诸侯曰度"。

⑧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到襄公下葬已换三次孝服，孝服的衣襟还

是蹭蹋得像破旧衣服一样，说明他嬉戏无度如儿童。三易衰，到襄公下葬已换三次孝服，这是不合礼节的。衰，孝服。衽，衣襟。

⑨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预言昭公不得善终。按，昭公二十五年逃亡齐国。

【译文】

立敬归之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裯为君。穆叔不同意，说："太子死了，有同母弟就立同母弟，没有的话，就在庶子中立年长的。年龄相当就选择贤能的，同样贤能就通过占卜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规矩。死去的并非嫡子，何必要立其母亲妹妹的儿子？再说这个人居丧而不哀伤，服孝期间面有喜色，这叫做不孝。不孝之人很少有不造成祸患的。要是立了他，必定给季氏带来忧患。"季武子不听，最终还是立了裯。到安葬襄公的时候，三次给裯换丧服，他还是把丧服的衣襟蹭蹋得跟旧衣服一样。这时昭公已经十九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贪玩，君子由此而知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31.5 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①。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②，而哀已甚③，兆于死所矣④。能无从乎⑤？"

【注释】

①惰：不恭敬。

②怠于其位：滕成公"惰"，这是在临吊之位上表现懈怠。

③而哀已甚：多涕是哀伤太过分的表现。

④兆于死所矣：滕成公有将死的先兆。死所，指会葬。

⑤能无从乎：为昭公三年滕成公死伏笔。从，从死。

【译文】

冬十月，滕成公前来参加葬礼，表现得不恭敬却流了很多眼泪。子

服惠伯说："滕成公将要死了。他在临吊的位子上表现懈怠，却过分的悲哀，他的死兆已经在葬礼中表现出来了。他能不跟着死吗？"

31.6 癸酉，葬襄公。

【译文】

十月二十一日，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①。士文伯让之②，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③，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④，高其闬闳⑤，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⑥。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⑦，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⑧，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⑨？寡君使匄请命⑩。"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⑪，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⑫。逢执事之不间⑬，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⑭。不敢输币⑮，亦不敢暴露⑯。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⑰，非荐陈之，不敢输也⑱。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⑲。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⑳，宫室卑庳㉑，无观台榭㉒，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㉓；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㉔，圬人以时塓馆宫室㉕；诸侯宾至，甸设庭燎㉖，仆人巡宫㉗，车马有所㉘，宾从有代㉙，巾车脂辖㉚，隶人、牧、圉，各瞻其事㉛；百官之属，各展其物㉜；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㉝；忧乐同之，事则巡之㉞；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㉟。宾至如归，无宁灾患㊱；不畏寇盗，

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37]，而诸侯舍于隶人[38]，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39]；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40]。宾见无时，命不可知[41]。若又勿坏[42]，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43]？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44]。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45]！”文伯复命[46]。赵文子曰：“信[47]。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48]，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49]。晋侯见郑伯，有加礼[50]，厚其宴好而归之[51]。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52]！子产有辞，诸侯赖之[53]，若之何其释辞也[54]？《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55]。’其知之矣。”

【注释】

①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拆毁客馆的围墙，将车马赶进去。

②士文伯：即士匄。《广韵》引《世本》：“司功氏，士匄弟佗为晋司功，因官为氏。”则士匄此时或亦为司功，诸侯宾馆是其所职掌。让：责问。

③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因盗贼很多，若客馆破旧，将无法保证诸侯宾客的安全。

④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特意修好宾馆。

⑤闬（hàn）、闳（hóng）：都指门。

⑥以无忧客使：外宾可不用担心寇盗为患。

⑦从者：指郑国的随从。戒：戒备，防备寇盗。

⑧完：借用为“院”，也指墙。葺（qì）：修补。

⑨共命：供给所求。

⑩寡君使匄请命：请问毁垣的理由。匄，士文伯名匄。

⑪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晋国随时要小国贡纳物品。诛求，责求。

⑫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国不敢安生，搜尽国内财富以作朝聘之礼。

⑬不间：无暇。

⑭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晋国又不通知何时接见。

⑮不敢输币：因晋国君未接见，不能献纳贡品。

⑯暴露：指礼品日晒夜露。

⑰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其，如果。府实，府库中的物品。

⑱非荐陈之，不敢输也：不经一定的仪式，又不敢进献。荐陈，将贡品陈列于庭，此时要举行一定的仪式。

⑲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贡品日晒雨淋，虫咬朽坏，将加重郑国之罪。朽，腐烂。蠹，虫咬坏。

⑳侨：子产名。文公：晋文公。

㉑卑庳(bì)：同义词连用，指低矮。

㉒无观台榭：没有供游观的台榭。

㉓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文公把客馆修得又高又大，如同自己的路寝。寝，路寝，古代天子、诸侯的正厅。

㉔司空以时平易道路：道路按时修整。司空，周为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

㉕圬(wū)人以时塓(mì)馆宫室：房间按时涂饰。圬人，泥工。塓，涂墙。

㉖甸：即甸人，管理柴薪者。庭燎：古代庭中照明的火炬。

㉗巡宫：巡视客馆。

㉘车马有所：马厩已修好，车马有地方安置。

㉙宾从有代：外宾的仆从有人代为服役。

㉚巾车：管理车辆的官。脂辖：用油脂涂轮轴。

㉛隶人、牧、圉，各瞻其事：各人负责各自的差事。隶人，洒扫房舍、清除厕所的人。牧，看守牛羊的人。圉，看马的人。瞻，照管。

㉜百官之属，各展其物：百官陈列各种物品招待外宾。

㉝而亦无废事：虽接见迅速，外交仪式仍然齐备，并不废除。

㉞事则巡之：有意外情况，格外注意警卫巡行。事，指意外事件。

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对外宾热心指教，尽量照顾。

㊱宾至如归，无宁灾患：文公如此礼遇外宾，何来灾患。宁，语助词。

㊲铜鞮(dī)之宫：晋国君离宫。铜鞮宫在今山西沁县南。

㊳而诸侯舍于隶人：诸侯外宾住在隶人的房舍。

㊴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门小，车又不能越墙而入。

㊵天厉：瘟疫。不戒：不能预防。

㊶命：指晋国君接见之命。

㊷若又勿坏：不坏馆垣。

㊸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子产反诘士匄有何指教。

㊹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鲁国有丧，郑国同哀。意思是晋国不应该以鲁丧为借口不接见。按，晋、郑同鲁都是姬姓，故鲁君去世，郑、晋都要表示忧戚。

㊺敢惮勤劳：按，子产这番话是批评晋国内政不修，以致"盗则公行"；对小国掠夺和压榨，又骄横奢侈，对诸侯无礼。

㊻复命：向国君复命。

㊼信：子产的话有道理。

㊽赢：受，指接待。

㊾使士文伯谢不敏焉：晋国表示歉意。

㊿晋侯见郑伯，有加礼：礼节特别隆重。

51厚其宴好而归之：宴会更加隆重，回赠更加丰厚。宴，宴礼。好，好货。

㊾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外交辞令不可忽视。辞，辞令。

㊿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子产善辞令，诸侯得其利。

㊿释辞：废弃辞令。

㊿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引《诗》见《诗经·大雅·板》，意思是辞令和谐，人民团结；辞令愉快，人民安定。叔向引这段诗句称赞子产善辞令，而且知道辞令的重要。辑，和谐。协，今作"洽"，融洽。绎，喜悦。莫，安定。

【译文】

襄公去世那个月，子产相礼郑简公到晋国去，晋平公因为鲁国有丧事，没有会见。子产派人把招待外宾的宾馆围墙全部拆毁，把车马都赶进馆舍。士文伯责备他，说："我国由于政事刑罚没搞好，以致寇盗很多，这对于屈尊来存问的诸侯臣属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派官吏把宾馆修缮好，大门造得高高的，墙垣筑得厚厚的，以使来宾无忧。现在您拆毁了它，虽然您的随从能做好警戒，别国的宾客又怎么住呢？由于敝国忝为盟主，所以修缮馆舍，筑好围墙，以接待宾客，您把它们都毁掉，又如何满足宾客的需要呢？我们国君派我来向你请教。"子产回答说："由于敝国狭小，又夹在大国之间，大国随时要敝国进贡财物，所以我们不敢安居，搜尽敝国的财物，前来朝见。恰逢你们不得空，没能得见，又没有得到明示，不知什么时候能接见。既不敢献纳财物，又不敢把它们放在露天。如果献纳，这些财物是国君府库里的物品，不经过一定的仪式，我们不敢献纳。如果放在露天，又怕时而干燥时而潮湿，或被虫咬，使东西朽坏，从而加重敝国的罪责。我听说晋文公当盟主的时候，宫室低小，没有可供观览的台榭，却把接待诸侯的宾馆建得高大宽敞，宾馆就如同国君的路寝正厅。修缮馆舍的仓库、马厩，司空按时平整道路，泥水匠按时粉刷馆舍宫室墙壁；诸侯的宾客来了，甸人在庭院中点起火把，仆人巡视客馆，车马有安置的场所，宾客的仆从有专人替代，管车官员给车轴加好油，管洒扫的隶人和养牛羊、看马的，各司其

责；百官各人陈列其礼品；文公不让宾客耽搁，也没有失礼的事情；与宾客忧乐与共，有意外情况就加以安抚；对宾客热情教导，所缺乏的给予周济照顾。宾至如归，不但没有灾患，不怕盗贼，也不怕干湿。如今贵国的铜鞮宫绵延数里，而把诸侯安顿在像给下人住的地方，大门进不去车，又无法越墙进入；盗贼公然横行，而天灾又无法防止。宾客进见没有一定的时间，国君的命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出。如果不拆毁围墙，就没有地方藏贡品而加重罪责。谨此请问贵执事对我们有什么指教？虽然贵国国君遭到鲁国丧事，可这同样也是敝国感到忧戚的事。如果能让献纳财礼，我们愿把围墙修好再离开，这就是国君的恩惠了，岂敢害怕辛劳？”士文伯回去复命。赵文子说：“他说的是实情。是我们德行有亏，用下人住的房屋接待诸侯，这是我们的过错。”派士文伯去赔礼道歉。晋平公接见郑简公，礼仪有加，厚加款待，赠送了丰厚的礼物，然后让他们回去了。于是新建了接待诸侯的宾馆。叔向说：“辞令不能废弃就如这个例子！子产善于辞令，诸侯因此获益，为何要放弃辞令呢？《诗》说：‘辞令和谐，民众团结；辞令动听，百姓安定。’子产懂得这道理。”

31.7 郑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适晋告，礼也①。

【注释】

①郑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适晋告，礼也：弭兵大会规定诸侯“交相见”，因此印段使楚，行前先向晋国报告此事。

【译文】

郑子皮派印段前往楚国，行前去晋国报告此事，这是合于礼的。

31.8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①。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

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2]。去疾奔齐，齐出也。展舆，吴出也[3]。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钽”，言罪之在也[4]。

【注释】

①犁比：莒国君密州之号。

②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舆自立为君。因，依靠。

③展舆，吴出也：展舆之母为吴女。此为展舆明年奔吴伏笔。

④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钽”，言罪之在也：解释《经》文的意思，认为罪在莒君。买朱钽，莒犁比公。

【译文】

莒犁比公生去疾和展舆。已经立展舆为太子，又把他废除了。犁比公残暴，国人忧闷发愁。十一月，展舆依靠国人攻打犁比公，杀了他，自立为君。去疾逃往齐国，因为他是齐女所生。展舆是吴女所生。《春秋》记载“莒国人杀死他们的国君买朱钽”，是说罪责在于犁比公。

31.9　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1]，通路也[2]。赵文子问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3]？巢陨诸樊[4]，阍戕戴吴[5]，天似启之，何如？”对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6]，非启季子也。若天所启，其在今嗣君乎[7]！甚德而度[8]。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9]。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10]。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11]。”

【注释】

①屈狐庸：申公巫臣儿子。成公七年至吴为行人。

②通路也：沟通两国往来之路。

③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问季札是否立为国君。延州来季子，即季札。

④巢陨诸樊：襄公二十五年，吴王诸樊死于攻巢之役。

⑤阍戕戴吴：襄公二十九年馀祭被守门人所杀。戴吴，即馀祭。

⑥是二王之命也：诸樊、馀祭二王之死，是命运所定。

⑦今嗣君：指吴王夷昧。

⑧甚德而度：甚有品德，行有法度。

⑨“德不失民”四句：吴王夷昧有德有度，得民拥护。

⑩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指夷昧及其子孙能长久保有吴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僚为馀昧之子，公子光，即吴王阖庐，为诸樊之子，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传太子夫差而灭于越。而据《世本》，公子光是夷昧之子。《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曰夷昧生光而废之，僚是夷昧的庶兄。

⑪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按，相传季札曾多次让国，为后人所称道。

【译文】

吴王派屈狐庸到晋国聘问，是为了沟通两国的友好关系。赵文子问他说：“延州来季子是否一定会被立为国君呢？巢地战役死了诸樊，守门人杀死戴吴，上天似乎为季子打开了做国君的大门，结果怎么样？”屈狐庸回答说：“季子不会立为国君。你所说的只是二位君王的命运不佳，并非打开季子当国君的大门。如果上天打开大门，应该是在现在继立国君的身上吧！他很有德行而且合乎法度。有德行的人不会失去人民的拥护，有法度就不会办错事。人民亲附而事情有次序，他才是上天所为之打开大门的人。享有吴国的，一定是这位国君的子孙。季子是讲究节操的人，即便把国家交给他，他也不会当国君。”

31.10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1]，宋之盟故也[2]。

过郑，印段迋劳于棐林[3]，如聘礼而以劳辞[4]。文子入聘[5]。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6]！《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7]。'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8]？"

【注释】

①北宫文子：北宫佗。卫襄公：卫献公之子。

②宋之盟故也：指弭兵大会规定的"交相见"。

③迋劳：前往慰劳。棐林：即北林，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

④如聘礼而以劳辞：仪节如聘问之礼，而用郊劳之辞。

⑤文子入聘：北宫文子入郑回报印段之劳。

⑥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郑国此时正值子产执政，实是称赞子产贤能，必将安定郑国。其，恐怕。

⑦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引《诗》见《诗经·大雅·桑柔》，本意为天气闷热，谁能不去洗澡。这里以此比喻礼对于政的重要。

⑧"礼之于政"四句：礼仪对于政事，如天热必须洗澡。以礼治国，国可长久。

【译文】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礼卫襄公前往楚国，是为了履行在宋国订立的盟约。路过郑国，印段在棐林慰劳他们，行聘问之礼，用郊劳的辞令。文子进入郑国国都聘问。郑国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太叔出来迎宾。聘礼结束后，北宫文子出来，对卫襄公说："郑国有礼仪，他们几代都将有福，大概不会被大国讨伐了！《诗》说：'谁能忍受炎热，谁能不去洗澡。'礼对于政事，就如天热要洗澡一样。通过洗澡以消除酷热，还会有什么祸患？"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①，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②，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③，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④。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⑥。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⑦。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

【注释】

①子大叔美秀而文：子太叔貌美举止文雅，谈吐又有文采。文，谓习典章制度诗乐。

②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子羽是个出色的外交官。为，指政令。公孙挥，即子羽。

③辨：明察。族姓：家族姓氏。班位：禄秩爵位。贵贱：指身份。能否：才能高低。

④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裨谌喜静不喜闹，考虑问题要到野外去，才能有收获。野，郊外。邑，城里。

⑤多为辞令：多拟几份外交辞令稿。

⑥而告冯简子使断之：谋划之后，让冯简子判断，再作最后决定。

⑦“事成”四句：以上综述子产执政有方，量才使用，择能而使，以证实北宫文子的话。

【译文】

子产从政，选择贤能者加以使用。冯简子能决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有文采；子羽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政令，明辨各国大夫的家族姓氏、爵禄职位、身份贵贱、能干与否，又善于辞令；裨谌能够出谋划策，他在野外思考便能有正确的判断，在城里就不行。郑国一旦有和诸侯交往的

事情，子产就向子羽询问四方诸侯的情况，并让他多准备几份外交辞令；和裨谌乘车到野外，让他思考良策；然后告诉冯简子让他作出决断；计划完成，就交给子太叔去办理，与来宾交往应对，所以很少有办错事的。这就是北宫文子所说的有礼。

31.11 郑人游于乡校[①]，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②]？"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③]。岂不遽止[④]？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⑤]，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⑥]，不如吾闻而药之也[⑦]。"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⑧]。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⑨]？"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⑩]。"

【注释】

①乡校：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场所。

②毁乡校何如：众人在乡校议论行政得失，然明建议毁掉乡校。

③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只有多行忠善以减少怨恨，不可用威势来防止怨恨。

④岂不遽止：作威防怨，怨可以马上止住。遽，马上。

⑤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子产以防水打比方，河水大决口，伤人一定多。大决，河水大决口。

⑥不如小决使道：开小口使水流通。即发扬舆论，让意见随时说出来。道，引导。

⑦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舆论既出，取之以作药。这是子产所主张的

实行贵族内部的民主政治。

⑧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然明称赞子产。蔑，名鬷蔑，即然明，这里是他自指。信可事，实在可以成事。

⑨“小人实不才”四句：按照子产主张行事，郑国就有希望了。

⑩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这时才十一岁，这话应是后来称赞子产时才说的。

【译文】

郑国人休闲时就到乡校相聚，在那里议论执政得失。然明对子产说：“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呢？人们早晚休息时到那里走走，评议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照办；他们不赞成的，我就改正，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我听说凭借忠善可以减少怨言，没听说用威势可以防止怨恨。用强硬办法难道不能立刻把人们的口堵住？但就如预防河水决口一样。如果大决口，伤害人必定很多，我没办法解救。不如开小口加以引导，不如让我听到批评后作为药石来改正。”然明说：“我从今以后知道您的确能成大事。我实在没能力，如果真按您的想法去做，郑国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岂止我们几个大臣得到好处?”孔子后来听说了子产那番话，说道：“由此看来，人们说子产不仁，我才不相信呢。”

31.12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①。子产曰：“少②，未知可否。”子皮曰：“愿③，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⑤。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⑥。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⑦？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⑧？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⑨。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⑩，其为美锦不亦多乎⑪？侨闻学

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12]。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13]，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14]？”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15]。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16]。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17]：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18]。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19]。”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20]？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21]。”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22]。

【注释】

①尹何：子皮家臣。为邑：治理私邑。

②少：尹何年少。

③愿：为人老实。

④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皮认为，若派尹何学为邑宰，会更增进他行政的能力。

⑤人之爱人，求利之也：爱其人，总要对他有利。

⑥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年少而授予政事，就像让不会拿刀的人割东西，必将自伤。

⑦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爱人反而伤人，人必疏远你。

⑧“子于郑国”五句：子产由子皮举荐为政，子皮犹如国家栋梁，栋梁一断，屋椽也会崩塌，自己也将受到影响。榱(cuī)，屋椽。厌，压。

⑨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既是美锦，是不会让人用它练习做衣服的。锦，有彩色花纹的绸缎。学制，学裁缝。

⑩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大官和封邑是自身的庇护，更不能让人来练习治理。庇，庇护，依赖。

⑪其为美锦不亦多乎：让毫无经验的人去学做大官，比让不会裁缝的人去剪裁美锦还要糟糕。

⑫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先经训练再为政，而不是借做官的机会来学习为政。

⑬射御贯，则能获禽：御，指驾车。贯，通“惯”，娴熟。禽，走兽的总称。

⑭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不会驾车的人去射猎，恐怕一心只考虑是否翻车被压，无暇顾及猎获了。按，子产的话多比喻，这里仍然是用比喻说理。

⑮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君子有远虑，其了解的一定是大的远的；小人只是看见眼前的小的。

⑯“衣服附在吾身”四句：衣服在身，我知爱惜，官职、采邑，反而疏远轻视了。

⑰他日：往日。

⑱“子为郑国”四句：原来认为你治理国事，我治理家事，有所托庇就可以了。为，治理。

⑲虽吾家，听子而行：今后连家事都听你的。

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意思是人心各有打算，我不能干预你的家事。

㉑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意思是只是心里认为不妥，因此以实相告。抑，表转折，不过。

㉒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子产知无不言，忠于国事；子皮虚心改过，支持子产。

【译文】

子皮想让尹何管理封邑。子产说：“尹何太年轻，不知道行不行。”

子皮说："这个人忠厚老实，我喜欢他，他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去学习一下，他就更知道该怎么治理了。"子产说："可不行。喜欢一个人，是希望对他有利。现在您爱一个人，就把政事交给他去办理，就像还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割东西，会对他造成很大伤害的。您这样爱人，只会伤害他，那么谁还敢求得您的喜爱呢？您对于郑国，是栋梁，如果栋梁折断椽子也就崩塌，我将被压在下面，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呢？您有漂亮的缎锦，是不会让人用它来学裁剪的。大官、大邑，是您身家性命的庇护，反而让人去学着治理，岂不是比让不会裁缝的人去剪裁美锦更糟糕吗？我听说要学习以后再做官，没听说过把做官作为学习手段的。如果这样做去，一定有所伤害。譬如打猎，熟悉了射箭驾车，就能获得猎物，如果不曾驾车射箭，那他一心害怕车翻被压，哪有时间顾及猎获呢？"子皮说："说得太好了！我实在考虑不周。我听说君子致力于重大、长远的事务，小人只知道小的、眼前的。我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衣服穿在我身上，我知道爱惜它，大官、大邑恰恰是用以护身的，我却疏远轻视它。没有你这番话，我还不明白。以前我说过：你治理郑国，我管理我的家，让我有所依托庇护，这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还不行。请从现在起，即便是我的家事，也听你的。"子产说："人心不相同，就像人的面目各不相同一样，我哪敢说您的面目就跟我的一样呢？不过我是觉得这有危险，所以就实言相告。"子皮觉得子产是个忠诚的人，就把郑国的国政托付给他，子产因此能够致力于郑国的管理。

31.13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1]，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2]，将有他志[3]。虽获其志，不能终也[4]。《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5]。'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6]。'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

以终[7]。”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8]。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9]，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10]。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11]。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12]。《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13]。’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14]。’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15]。《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6]。’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17]，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18]。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19]，蛮夷帅服[20]，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21]。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22]。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23]，进退可度[24]，周旋可则[25]，容止可观[26]，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27]，动作有文[28]，言语有章[29]，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30]。”

【注释】

①令尹围：王子围，后来的楚灵王，此时为令尹。

②令尹似君矣：令尹围已有国君的威仪。

③将有他志：必将杀王自立。

④虽获其志，不能终也：指令尹围的野心虽然能实现，但不能善终。

⑤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引《诗》见《诗经·大雅·荡》，意思是虽有好的开头，却很少能有好的结果。

⑥敬慎威仪，惟民之则：引《诗》见《诗经·大雅·抑》，意思是不要

滥用威仪,它是百姓的准则。

⑦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百姓所不效法的人,位居于百姓之上,必不能善终。不则,不效法的人。

⑧仪:仪容、举止、言语等。象:仿效。

⑨则而象之:作为准则并仿效。

⑩令闻:好名声。

⑪保族宜家:保护家族,家庭和睦。

⑫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上下都如此,因此国家巩固。

⑬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引《诗》见《诗经·国风·邶风·柏舟》,意思是人各有威仪,不可随便退让。棣棣,雍容娴雅的样子。选,屈挠退让。按,《邶》、《鄘》、《卫》都是卫诗。

⑭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引《诗》见《诗经·大雅·既醉》,意思是朋友之间互相辅助,所用的就是威仪。

⑮"《周书》数文王之德"五句:文王有威仪,因此大国惧怕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恩德。按,这里的《周书》指逸《书》。

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引《诗》见《诗经·大雅·皇矣》,意思是文王行事,唯顺着天帝的准则并加以仿效。

⑰纣囚文王七年:相传商纣囚文王于羑里,七年后才释放。

⑱可谓爱之:诸侯都爱文王。

⑲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文王两次伐崇,崇国降服。

⑳蛮夷帅服:蛮夷相继归服。

㉑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天下赞颂文王,并以之为准则。

㉒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文王之法,成为规范,大家都仿效。

㉓施舍可爱:施舍可使人爱他。

㉔进退可度:进退可作为法度。度,法度,准则。

㉕周旋: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

㉖容止可观:行为举止值得观看。

㉗声气可乐:声音气度可使人高兴。

㉘有文:有修养。

㉙有章:有条理。

㉚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所谓威仪,应可畏可爱,可度可则,可观可法,可象可乐,归为一点,即应有德。文王有德,故有威仪。如楚令尹围,非真有威仪。

【译文】

卫襄公在楚国,北宫文子见到令尹围的举止仪表,对卫襄公说:"令尹像国君一样了,他将要有其他的打算。不过他虽然能满足愿望,却不能善终。《诗》说:'都可以有开头,却很少有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实在太难,令尹他将不免于祸难。"卫襄公说:"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北宫文子回答说:"《诗》说:'举止行为要谨慎,因为人民以此为标准。'令尹举没有威仪,人民就不仿效。人民所不效法的人,却居民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卫襄公说:"说得好! 那么什么是威仪呢?"北宫文子回答说:"有威严使人敬畏叫做威,有仪表可让人效仿叫做仪。国君有国君的威仪,臣下就会敬畏并拥护他,以他为榜样而效仿他,所以能保有他的国家,美名流芳百世。臣子有臣子的威仪,他的下属就敬畏并拥护他,所以能保住他的官职,保护家族使家庭和睦。依此类推都是如此,所以上上下下能相互巩固。《卫诗》说:'威仪安祥,不可随便。'是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都有各自的威仪。《周诗》说:'朋友之间相互辅助,所用的就是威仪。'是说朋友之道一定要用威仪来教导。《周书》列举文王的美德,说:'大国怕他的力量,小国感他的恩德。'是说怕他并拥护他。《诗》说:'无识无知,顺着天帝的准则。'是说以他为榜样而效仿他。纣囚禁文王七年,诸侯都跟他一起去坐牢,纣于是害怕而释放了文王,可称得上诸侯爱戴文王了。文王攻打崇国,两次出兵,崇

国降服，蛮夷也相继归服，也称得上诸侯爱戴文王了。文王的功绩，天下赞诵歌舞，可称得上以他为榜样。文王的举措，至今仍然被奉为法则，可称得上被人仿效。这就是因为他有威仪啊。因此君子在位使人敬畏，赏赐给人让人拥戴，进退可以作为法度，行礼揖让可以作为准则，仪容举止值得观摩，做事可以让人效法，德行可以视为典范，声音气度可以使人高兴，举止文明优雅，言语有条有理，这样对待下人，就叫做有威仪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左传 中
作者=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页数=1534
SS号=13201709
出版日期=2012.10
出版社=北京市：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左传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译注

【下册】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8833-5
9 787101 088335 >
定价：156.00元（全三册）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经典名著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译注

左传 下

中華書局

左传下

下册目录

昭公 …… 1535

元年 …… 1536

二年 …… 1583

三年 …… 1592

四年 …… 1613

五年 …… 1641

六年 …… 1662

七年 …… 1675

八年 …… 1702

九年 …… 1713

十年 …… 1723

十一年 …… 1735

十二年 …… 1747

十三年 …… 1769

十四年 …… 1806

十五年 …… 1815

十六年 …… 1826

十七年 …… 1842

十八年 …… 1854

十九年 …………………………………… 1867
二十年 …………………………………… 1877
二十一年 ………………………………… 1908
二十二年 ………………………………… 1923
二十三年 ………………………………… 1936
二十四年 ………………………………… 1953
二十五年 ………………………………… 1961
二十六年 ………………………………… 1990
二十七年 ………………………………… 2012
二十八年 ………………………………… 2027
二十九年 ………………………………… 2041
三十年 …………………………………… 2053
三十一年 ………………………………… 2061
三十二年 ………………………………… 2071
定公 …………………………………… 2082
元年 ……………………………………… 2083
二年 ……………………………………… 2092
三年 ……………………………………… 2095
四年 ……………………………………… 2099
五年 ……………………………………… 2123
六年 ……………………………………… 2133
七年 ……………………………………… 2142
八年 ……………………………………… 2146
九年 ……………………………………… 2160
十年 ……………………………………… 2170
十一年 …………………………………… 2184
十二年 …………………………………… 2186

十三年 …………………………………… 2190
十四年 …………………………………… 2198
十五年 …………………………………… 2207
哀公 …………………………………… 2214
元年 …………………………………… 2215
二年 …………………………………… 2225
三年 …………………………………… 2236
四年 …………………………………… 2243
五年 …………………………………… 2249
六年 …………………………………… 2253
七年 …………………………………… 2266
八年 …………………………………… 2276
九年 …………………………………… 2286
十年 …………………………………… 2291
十一年 …………………………………… 2296
十二年 …………………………………… 2314
十三年 …………………………………… 2322
十四年 …………………………………… 2331
十五年 …………………………………… 2348
十六年 …………………………………… 2360
十七年 …………………………………… 2375
十八年 …………………………………… 2386
十九年 …………………………………… 2389
二十年 …………………………………… 2390
二十一年 …………………………………… 2394
二十二年 …………………………………… 2395
二十三年 …………………………………… 2397

二十四年 …………………………………… 2399
二十五年 …………………………………… 2403
二十六年 …………………………………… 2410
二十七年 …………………………………… 2419

昭公

【题解】

昭公，鲁国第二十三任国君，名裯，一作稠，襄公之子，齐归所生。前541年即位，时年十九岁。在位二十五年，寄居于齐、晋八年，共三十二年。前510年死于乾侯（晋地，在今河北成安）。弟宋立，是为定公。

昭公时期，公室进一步衰弱，鲁国的实际当政者为季孙氏。昭公五年，季孙氏废除中军，四分公室，季氏得其二，叔孙、孟孙各得其一，公室更加衰弱了。昭公为人无情无能，有贤臣子家羁而不能用，在内不能整顿国政，在外失信于诸侯，终于昭公二十五年被逼逃亡国外，最后死于异国。

昭公时期，诸侯国普遍出现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局面。各国内部纷争不断，内乱不已。同时，周王室也更加没落，周景王去世后，王室陷入诸王子争立的混乱，导致周敬王数年间不能安居于王城。

这一时期晋国霸业已衰，楚国意欲凌驾于晋国之上，在昭公元年虢之会上抢占风头，又于昭公四年大会诸侯于申，甚至企图问鼎周室。但是，楚国君臣骄横轻敌，肆意攻伐，多行不义，并不能取信于诸侯，同时遭到了新崛起的吴国的有力打击。晋国国君生活奢侈，民力凋敝，虒祁宫落成后，诸侯有贰心。为示威于诸侯，昭公十三年，晋国主持了平丘之会。同为政权下移，但晋国卿相较有德行与能力，能够顾全大局，他们苦苦撑持了晋国的盟主地位。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①],公即位。

1.2 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②]。

1.3 三月,取郓[③]。

1.4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

1.5 六月丁巳[④],邾子华卒[⑤]。

1.6 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⑥]。

1.7 秋,莒去疾自齐入于莒[⑦]。莒展舆出奔吴。

1.8 叔弓帅师疆郓田[⑧]。

1.9 葬邾悼公。

1.10 冬十有一月己酉[⑨],楚子麇卒[⑩]。

1.11 楚公子比出奔晋[⑪]。

【注释】

①元年:鲁昭公元年当周景王四年,前541。

②虢:指东虢,周文王弟虢叔所封。后为郑国所灭,周平王即以其地与郑国。在今河南郑州。

③郓:地名,在今山东沂水东北。

④丁巳:初九。

⑤邾子华卒:邾悼公死。

⑥大卤:古地名。在今山西太原西南。

⑦莒去疾自齐入于莒:去疾去年因展舆弑君自立而奔齐,今年

返国。

⑧叔弓帅师疆郓田：鲁国今春占据郓，接着为郓田划定疆界。

⑨己酉：初四。

⑩楚子麇(jūn)卒：楚王郏敖去世。

⑪公子比出奔晋：公之围杀楚王郏敖，公子比逃晋。

【译文】

鲁昭公元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即位。

叔孙豹和晋国赵武、楚国公子围、齐国国弱、宋国向戌、卫国齐恶、陈国公子招、蔡国公孙归生、郑国罕虎、许国人、曹国人在虢会见。

三月，占领郓邑。

夏，秦景公弟弟铖出逃到晋国。

六月初九，郝悼公华去世。

晋国荀吴带兵在大卤打败狄人。

秋，莒国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国展舆逃往吴国。

叔弓领兵划定郓地田地的疆界。

安葬郝悼公。

冬十一月初四，楚国君郏敖去世。

楚国公子比出逃晋国。

【传】

1.1 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①]。伍举为介[②]。将入馆[③]，郑人恶之[④]，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⑤]。既聘，将以众逆[⑥]。子产患之，使子羽辞[⑦]，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⑧]！"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⑨]："君辱贶寡大夫围[⑩]，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⑪]。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⑫]。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

也[13]。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14]。不宁唯是[15]，又使围蒙其先君[16]，将不得为寡君老[17]，其蔑以复矣[18]。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19]。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20]。小国失恃，而惩诸侯[21]，使莫不憾者[22]，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23]。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24]，其敢爱丰氏之祧[25]？”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橐而入[26]。许之。

【注释】

①且娶于公孙段氏：公子围将娶公孙段家女儿。

②伍举：楚国大夫椒举。介：副使。

③将入馆：入城住于客馆。

④郑人恶之：知道楚人不怀好意。

⑤乃馆于外：只让楚人住在城外。

⑥既聘，将以众逆：聘问之礼毕，楚人准备率兵众进城迎亲。众，兵众。

⑦子产患之，使子羽辞：子产担心楚人乘机侵郑，因此拒绝其进城。

⑧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shàn)听命：古人迎亲，须在祖庙迎娶，子产拒绝楚人进城，因此在城外除地为墠，代替公孙段氏祖庙以行婚礼。墠，为供祭祀之用而清除的地面。

⑨令尹：即公子围。

⑩君辱贶寡大夫围：虽是娶丰氏女，但言及郑国君，表示有礼。贶，赐。寡大夫围，谦称公子围。

⑪将使丰氏抚有而室：丰氏已答应将女儿嫁给公子围。丰氏，公孙段。抚，有。室，妻子。

⑫围布几(jī)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为表诚意，公子围祭告父祖

之庙而来娶妇。布,陈列。几筵,这里代指祭神之物。几,凭靠的小桌。筵,竹席。庄,楚庄王,公子围祖父。共,楚共王,公子围之父。

⑬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如果野外迎娶,等于弃郑国君之赐于草野。君,指郑国君。莽,草深。

⑭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公子围也不能享受上卿之礼。

⑮不宁唯是:不仅如此。宁,语助词。

⑯又使围蒙其先君:来前已告于祖庙,现在不得迎娶于女家之庙,是欺骗祖先。蒙,欺骗。

⑰将不得为寡君老:意思是这样一来我将不能再做国君的上卿了。老,天子诸侯大夫之臣之长皆曰老。

⑱其蔑以复矣:将无法返国。

⑲小国无罪,恃实其罪:依恃大国而不设防备,即小国之罪。

⑳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与楚国结亲,是想仰仗大国安定自己,不希望楚国借以侵郑。按,子羽明言楚人包藏祸心。

㉑而惩诸侯:使诸侯因此戒惧楚国。惩,戒惧。

㉒憾:怨恨。

㉓壅塞不行:楚君的命令不能通行。

㉔敝邑,馆人之属也:郑国就等于楚国的客馆。馆人,守客馆者。

㉕其:难道。祧(tiāo):祖庙。

㉖请垂櫜(gāo)而入:楚国打消侵郑念头。垂櫜,口袋向下,表示内无兵器。櫜,装兵器的口袋。

【译文】

鲁昭公元年春,楚国公子围到郑国聘问,并娶公孙段家女子为妻。伍举作为副使。楚国人将要进入宾馆,郑国人厌恶他们,派行人子羽对他们婉言拒绝,于是就住在城外。聘问完毕,公子围准备带众多人马入

城迎亲。子产为此感到担心，派子羽辞谢，说："由于敝国狭小，不足以容纳您的随从，请求在郊外建墠听取您的命令！"公子围派太宰伯州犁回复说："承蒙贵君赐给敝国大夫围恩惠，对围说要将丰氏女儿嫁给你做妻子。围陈列祭品，在庄王、共王的庙中祭告后才前来。如果在野外将她赐给他，这是把贵君的赏赐扔在草丛里了。这样将使敝国大夫无法享受上卿之礼。不仅仅如此，又使围欺骗了他的先君，将不能再担任我们国君的卿了，恐怕还无法回去复命。请大夫好好考虑一下。"子羽说："小国没有罪过，但如倚靠大国而不加防范就是罪过。我们打算依靠大国使自己安定，无奈大国可能包藏祸心来图谋我国。小国失去依靠，而使诸侯引起警戒，全都怨恨大国，对贵君的命令采取抗拒的态度，使它行不通，这是我们所担心的。否则，敝国就等于是贵国的宾馆，哪敢舍不得丰氏的宗庙？"伍举知道对方已有防备，就请求倒垂弓袋入城。郑国人答应了。

正月乙未[①]，入，逆而出[②]。遂会于虢，寻宋之盟也[③]。祁午谓赵文子曰[④]："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⑤]。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子木之信称于诸侯，犹诈晋而驾焉[⑥]，况不信之尤者乎[⑦]？楚重得志于晋[⑧]，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⑨]。再合诸侯[⑩]，三合大夫[⑪]，服齐、狄，宁东夏[⑫]，平秦乱[⑬]，城淳于[⑭]，师徒不顿[⑮]，国家不罢[⑯]，民无谤讟[⑰]，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午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⑱]。"文子曰："武受赐矣[⑲]。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于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⑳]。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穮是蓑，虽有饥馑，必有丰年[㉑]。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

未能也[22]。《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23]。'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24]，楚不为患[25]。"楚令尹围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26]，晋人许之。

【注释】

①乙未：十五日。

②入，逆而出：公子围入城，在祖庙迎娶新妇。入，入城入庙。逆，迎妇。

③遂会于虢，寻宋之盟也：公子围与诸侯国的大夫会见，重温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盟会的友情。

④祁午：祁奚儿子。

⑤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宋弭兵之会，楚人先歃。

⑥诈晋：指宋之盟时楚人衷甲。驾：凌驾。

⑦不信之尤者：指公子围。

⑧重：再次。

⑨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赵武于襄公二十五年执政。

⑩再合诸侯：指襄公二十五年会诸侯于夷仪，二十六年会于澶渊。再，两次。

⑪三合大夫：指襄公二十七年会于宋，三十年会于澶渊，这次又会于虢。

⑫服齐、狄，宁东夏：襄公二十八年齐景公、白狄曾朝晋国。东夏，华夏东方的国家，指齐国。

⑬平秦乱：指崤之战后秦、晋不和，襄公二十六年两国和解。

⑭城淳于：襄公二十九年修杞之淳于城。淳于，古地名。在今山东安丘东北。

⑮顿：疲惫。

⑯罢：疲惫。

⑰讟(dú)：怨言。

⑱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按，祁午历数赵武政绩，希望此次会见不能让楚人得志。

⑲武受赐矣：接受祁午的意见。

⑳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jiàn)，非所害也：晋国坚持守信，楚国肯定不能伤害晋国。僭，不守信，超越本分。

㉑"武将信以为本"六句：以农夫为喻，只要辛勤耕作，必有丰收；晋国坚持仁信，必受诸侯拥护。穮(biāo)，耘田除草。蔉(gǔn)，给苗培土。

㉒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守信必不会居于人下，只怕自己还不能做到这样。

㉓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引《诗》见《诗经·大雅·抑》，意思是说，没有过错，不伤害人，没有不成为典范的。贼，戕害。鲜，少。则，准则，典范。

㉔吾不能是难：难在不能做到这一点。

㉕楚不为患：按，赵武坚持以信得诸侯。

㉖楚令尹围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楚国怕晋国先歃血，于是请求用牺牲，不歃血，仅仅宣读一下旧盟约后将盟书放在牺牲上。旧书，指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约。

【译文】

正月十五日，公子围进入郑国都城，迎亲后出城。就在虢会见，重温在宋国的盟约。祁午对赵文子说："在宋国的盟会，楚国占了晋国的先。现在楚国令尹不守信用，是诸侯们所知道的。你要是不加戒备，怕又会像在宋国那样。子木的信用著称于诸侯，尚且欺骗晋国而凌驾在晋国之上，又何况眼前这个尤其不守信用的人呢？楚国如果再次压在晋国之上，是晋国的耻辱。您辅相晋国作为盟主，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其间两次会合诸侯，三次会合大夫，使齐国、狄人归服，东方诸侯安定，

平定秦国造成的动乱，修筑淳于城，军队不劳顿，国家不疲弱，人民不抱怨，诸侯无怨言，上天无大灾，这都是您的功绩。我担心您已经有了好名声，而以耻辱结束。您实在不能不加以戒备。”赵文子说：“我接受您的教诲了。不过在宋国的盟会，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爱人之心，这是楚国所以凌驾在晋国之上的原因。如今我还是抱定爱人之心，要是楚国又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就不是他所能伤害的了。我将以信为本，并照此行事。就好比农夫，只要勤于除草培土，即便出现饥荒，也一定丰收。而且我听说，能守信用的人不会处在别人的下风，只怕我还是不能做到守信用啊。《诗》说：‘不弄虚作假不害人，很少不被当做典范。’这是由于守信用的缘故。能成为他人准则的人，不会处于人下。我难在不能做到这一点，楚国不可能成为祸患。”楚国令尹围请求用牺牲，仅仅宣读旧的盟书，然后放在牺牲上面，晋国同意了。

三月甲辰①，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②。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③！”郑子皮曰：“二执戈者前矣④！”蔡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⑤？”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⑥。”郑行人挥曰⑦：“假不反矣⑧！”伯州犁曰：“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⑨。”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⑩？”齐国子曰⑪：“吾代二子愍矣⑫！”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⑬。”卫齐子曰⑭：“苟或知之，虽忧何害⑮？”宋合左师曰：“大国令，小国共。吾知共而已⑯。”晋乐王鲋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⑰。”

【注释】

①甲辰：二十五日。

②楚公子围设服离卫：陈设国君的仪仗服饰，两个卫兵拿着戈并排

侍立。离,并排。按,公子围只是令尹,这里用国君礼仪是僭越。

③君哉:如同国君。

④二执戈者前矣:按礼,国君前行,有执戈卫士二人前导。这里指公子围已用国君的礼仪。

⑤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指公子围既造王宫而居,有二执戈卫士在前并不奇怪。按,这是讥讽的话。蒲宫,用蒲苇屏蔽成王宫。

⑥辞而假之寡君:指公子围那些仪仗,是临行前向国君请求而借来的。按,以上这些诸侯大夫的议论,已经暗示公子围有篡位野心,所以伯州犁出来为他掩饰。

⑦郑行人挥:即子羽。

⑧假不反矣:这是承接伯州犁的话。假,借。反,归还。

⑨子姑忧子晳之欲背诞也:指襄公三十年郑国子晳杀伯有作乱。背诞,违命作乱。伯州犁反唇相讥,要子羽只为郑国考虑,不必为公子围担心。

⑩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楚国公子弃疾还在,公子围即便当上国君,也不能没有忧虑。当璧,指楚国公子弃疾。昭公十三年《传》载,楚共王无嫡子,乃埋璧于大室之庭,祈于神,当璧而拜者为神所立。命五宠子拜,公子弃疾当璧。

⑪齐国子:即国弱。

⑫吾代二子愍(mǐn)矣:伯州犁后来被楚灵王(即公子围)所杀,楚灵王也不得善终,所以国弱说替他俩担心。愍,忧虑。

⑬不忧何成,二子乐矣:这里公子招承接国弱的话,认为二人不忧而乐,其事必不成。

⑭卫齐子:即齐恶。

⑮苟或知之,虽忧何害:能事先知道,虽有忧难,也无损害。

⑯大国令,小国共。吾知共而已:宋国左师向戌不愿正面评论公子围,只是说,大国发令,小国恭敬,我只知道恭敬罢了。共,通“恭”。

⑰《小旻(mín)》之卒章善矣，吾从之：《小旻》，《诗经·小雅》篇名。《小旻》最后一章以暴虎冯河、临渊履冰为喻，说不敬则有危险。按，作者假借诸大夫的议论，预示公子围的野心及其结局，而乐王鲋的话是不赞成诸大夫公开讥评公子围。

【译文】

三月二十五日结盟。楚国公子围用国君的仪仗服饰，两名卫兵持戈侍立。叔孙穆子说："楚国公子围的仪仗服饰真华美，已经与国君一样了！"郑国子皮说："他用两名侍卫持戈前导了！"蔡国子家说："他住在蒲宫，有两名侍卫前导不也是可以的吗？"楚国伯州犁说："这是这次出行时求得我们国君的允许借来的。"郑国行人子羽说："借了就不会再还了！"伯州犁说："你还是去担忧你们国家的子晳想要违命作乱吧。"子羽说："公子弃疾还在，借了不归还，你难道没有忧虑吗？"齐国国弱说："我在替二位担心啊！"陈国公子招说："不忧愁又怎么能办成事，不过这二位可高兴了。"卫国齐恶说："如果事先知道了，即便有忧患又有什么危害？"宋国向戌说："大国发布命令，小国恭敬地听命。我只知道恭敬地听命。"晋国乐王鲋说："《小旻》最后一章说得好，我就照着它来做。"

退会，子羽谓子皮曰："叔孙绞而婉①，宋左师简而礼②，乐王鲋字而敬③，子与子家持之④，皆保世之主也⑤。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⑥，子招乐忧⑦，齐子虽忧弗害⑧。夫弗及而忧⑨，与可忧而乐⑩，与忧而弗害⑪，皆取忧之道也，忧必及之⑫。《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三大夫兆忧⑬，能无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谓矣⑭。"

【注释】

①叔孙绞而婉:叔孙穆子的话恰切而婉转。

②宋左师简而礼:向戌说恭事大国的话无所臧否,是为有礼。简,无所臧否。

③乐王鲋字而敬:乐王鲋知道自爱,不冲撞别人,是恭敬。字,爱。

④子与子家持之:子皮和蔡国公子归生说话得体。子,指子皮。子家,蔡国公子归生。持,指说话无可无不可。

⑤皆保世之主也:上述各人将可保持几代的爵位。

⑥国子代人忧:国弱说"代二子愍",是替他人忧虑。

⑦子招乐忧:公子招以忧为乐。

⑧齐子虽忧弗害:齐恶虽然知道忧虑却不当作危害。

⑨夫弗及而忧:忧不及己而代人忧。

⑩可忧而乐:应忧而乐。

⑪忧而弗害:有忧而不以为害。

⑫皆取忧之道也,忧必及之:以上三种情况,是真正取忧之道,所以必招忧惹祸。按,以上是子羽评论各位大夫的话。

⑬兆忧:有了忧虑的征兆。

⑭言以知物,其是之谓矣:察言而知祸福之类,就是说的这种情况。物,类。按,后来在昭公八年陈招杀太子,昭公二十年齐恶之子齐豹被灭,哀公六年国弱之子国夏奔鲁,都应验了子羽的预言。

【译文】

散会后,子羽对子皮说:"叔孙穆子言辞恰当而委婉,宋国向戌简明而合乎礼,乐王鲋自爱而尊重别人,您和子家说话得体,都是可以保全爵禄世代不衰的人。齐、卫、陈三国大夫大概却要不免于祸患了吧?国弱替别人担忧,公子招以高兴代替忧虑,齐恶虽然有忧虑却没意识到危害。与自己无关却忧虑,该忧愁反而高兴,以及有忧虑却没意识到危害,都是导致忧虑的根由,忧患必定会到来。《大誓》说:'人民所愿望

的，上天一定听从。'三位大夫有了忧虑的预兆，忧虑能不到来吗？通过话语预知事物的结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1.2 季武子伐莒，取郓。莒人告于会。楚告于晋曰："寻盟未退[1]，而鲁伐莒，渎齐盟，请戮其使[2]。"乐桓子相赵文子[3]，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4]。使请带焉[5]，弗与。梁其胫曰[6]："货以藩身[7]，子何爱焉？"叔孙曰："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8]。是祸之也，何卫之为？人之有墙，以蔽恶也[9]。墙之隙坏[10]，谁之咎也？卫而恶之，吾又甚焉[11]。虽怨季孙，鲁国何罪[12]？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13]？然鲋也贿，弗与，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与之[14]，曰："带其褊矣[15]。"赵孟闻之，曰："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16]；图国忘死，贞也[17]；谋主三者，义也[18]。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请诸楚曰："鲁虽有罪，其执事不辟难[19]，畏威而敬命矣[20]。子若免之，以劝左右可也[21]。若子之群吏，处不辟污，出不逃难[22]，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难而不守[23]，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谁从之？鲁叔孙豹可谓能矣，请免之，以靖能者。子会而赦有罪，又赏其贤[24]，诸侯其谁不欣焉望楚而归之，视远如迩[25]？疆埸之邑[26]，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27]，引其封疆[28]，而树之官，举之表旗[29]，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30]，犹不可壹[31]。于是乎虞有三苗[32]，夏有观、扈[33]，商有姺、邳[34]，周有徐、奄[35]。自无令王，诸侯逐进[36]，狎主齐盟[37]，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38]，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焉[39]？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40]？

莒之疆事，楚勿与知[41]。诸侯无烦[42]，不亦可乎？莒、鲁争郓，为日久矣[43]。苟无大害于其社稷，可无亢也[44]。去烦宥善[45]，莫不竞劝[46]。子其图之！”固请诸楚，楚人许之，乃免叔孙[47]。

【注释】

①寻盟未退：重温宋国弭兵之盟尚未结束。

②渎齐盟，请戮其使：此时鲁国叔孙豹参加虢之会，因此楚国请求诛杀鲁国使者。渎，亵渎。齐盟，即斋盟，盟前必先斋戒，故名。

③乐桓子：即乐王鲋。相：相礼。

④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乐王鲋想向叔孙豹索取贿赂，因此替他向赵武请求免戮。

⑤使请带焉：乐王鲋不好明言，以要叔孙豹的腰带作暗示。

⑥梁其胫：叔孙家臣。

⑦藩：保卫。

⑧我以货免，鲁必受师：个人行贿免戮，国家将被伐。

⑨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喻意自己卫国，就如墙可挡住坏人。

⑩隙：裂缝。

⑪卫而恶之，吾又甚焉：我本来为保卫社稷，现在反而使它受伐，罪过更重。

⑫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季孙伐莒，应怨季孙，鲁国无罪。

⑬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叔孙氏出使，季孙氏守国，有多年的历史了，职有所分，即使受戮，无所怨恨。自襄公二十一年后，盟会聘问，皆书叔孙，仲孙偶然参与，《经》未尝书季孙，已十余年。

⑭裳帛：裙帛。裳，下身穿的衣裙，古代男女皆着。

⑮带其褊(biǎn)矣：腰带太狭小，只好撕下做裙子的帛相赠。褊，狭小。按，叔孙豹既不肯贿赂免戮，又能权变。

⑯思难不越官,信也:临难不忘职守,甘受灾祸,是有诚意。信,诚。

⑰图国忘死,贞也:为国而不惜一死,是贞。贞,坚定。

⑱谋主三者,义也:考虑问题从忠、信、贞出发,是义。

⑲执事:指叔孙豹。

⑳畏威而敬命矣:畏楚威,敬楚命。

㉑子若免之,以劝左右可也:宽宥叔孙豹,可以勉励他人。左右,指楚国群臣。

㉒处不辟污,出不逃难:处,指在国内。出,指在国外。辟,躲避。污,指困难之事。

㉓难而不守:遇困难而不能坚守。

㉔又赏其贤:指赦免叔孙豹。

㉕诸侯其谁不欣焉望楚而归之,视远如迩:这样一来,楚国虽然远离中原,诸侯却觉得亲近。

㉖疆埸(yì):边境。

㉗王:指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文王。伯:指五霸,即夏昆吾、商大彭、豕韦、周齐桓公、晋文公。令:政令。

㉘引:正,划定。

㉙而树之官,举之表旗:为划定疆界设置官员,树立标志。表旗,界碑之类。

㉚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制定章程法令,不得相侵犯,越境则受罚。制令,边界章程。过,越境。

㉛犹不可壹:如此尚不能固定列国境界而一成不变。

㉜三苗:国名。相传舜征伐三苗而道死于苍梧。

㉝观、扈:二古国名,观国在今山东范县境内,扈国在今陕西户县北。

㉞姺(shēn):即有莘氏,在今山东曹县境北。邳(pī):古国名,在今江苏邳县。

㉟徐、奄:二古国名。古徐国在今江苏泗洪南,古奄国在今山东曲阜东。按,三王以下诸国,为历代反抗当时王朝的诸侯,意指三王五霸强盛时,尚有诸侯相争。

㊱诸侯逐进:诸侯争相扩张。逐,追逐,竞争。

㊲狎主齐盟:交替主盟。狎,更替。

㊳恤大舍小:慎重考虑大事,不过问小事。大,大事,指篡弑灭亡之祸。小,小事,指边境纠纷。

㊴辩:治理。

㊵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意思是楚之邻国有机可乘,楚国也不会为顾念弭兵之盟而不攻打它们。吴、濮,楚的邻国。有衅,有隙可乘。

㊶勿与知:不必过问。

㊷无烦:不因伐鲁而劳烦。

㊸莒、鲁争郓,为日久矣: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城郓,可知郓属鲁;成公九年楚伐莒入郓,则郓又已属莒,可见两国争郓日久。

㊹亢:庇护。

㊺去烦宥善:不劳诸侯,赦免善人叔孙豹。

㊻莫不竞劝:如此则人人努力为善。

㊼固请诸楚,楚人许之,乃免叔孙:此次盟会,已是完全由楚国主持,莒人告于会,实则告于楚。晋国赵文子坚持向楚请求,才赦免了叔孙豹。

【译文】

季武子攻打莒国,夺取郓邑。莒国人向盟会报告。楚国告诉晋国说:"重温旧盟还没结束,鲁国却攻讨莒国,亵渎盟约,请把使者杀掉。"乐桓子相礼赵文子,想向叔孙豹索取财物,然后为他说情。派人向叔孙豹索要他的腰带,叔孙豹不给。梁其胫说:"财物是用来护卫身体的,你何必舍不得呢?"叔孙豹说:"诸侯相会,是为了保卫国家。如果

我通过贿赂免除自身灾难，鲁国一定会被进攻。这是为鲁国带来祸患，谈得上什么卫国？人所以要有围墙，是为了阻挡坏人的入侵。墙有了缝隙或损坏，这是谁的过错呢？为保卫国家反而使它受到攻击，我的罪过就更大了。虽然季孙应该怨恨，但鲁国有什么罪？叔孙出使季孙守国，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这样，我又能去抱怨谁呢？不过乐王鲋贪财，我不给，他一定不会罢休。”于是召见来使，从下裙上扯裂一块丝帛给他，说：“身上的腰带恐怕太狭窄了。”赵文子听说了，说：“身临祸患而不忘国家，这是忠；临难而不放弃职守，这是信；为国考虑而忘死，这是贞；考虑问题从这三样出发，这是义。一个人有了这四种优点，又怎么可以被杀戮呢？”便向楚国请求说：“鲁国虽然有罪，但他的使者不避祸难，畏惧贵国的威势而恭敬地遵命。您如果赦免了他，可以用来劝勉您的左右。如果您的官员在国内不躲避困难以处理的事情，在国外不逃避祸难，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忧患的产生，在于遇到麻烦而不去解决，碰到祸难而不能坚守，祸患就是由此而来的。能够做到以上这两点，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不安抚贤能的人，又有谁会听从您？鲁国叔孙豹可以算得贤能了，请赦免他，以安抚贤能者。您召集诸侯聚会而赦免有罪的，又奖励那贤能的，诸侯有谁会不高兴地向着楚国而归顺，视远方的楚国如同近邻？边境上的城邑，时而归这国，时而归那国，哪有固定不变的？尽管三王五霸有政令，划定了疆界，并且设置官员防守，建立标志，明白地记载在法令上，越境就有刑罚，还依然不能一成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虞时有三苗，夏时有观氏、扈氏，商时有姺氏、邳氏，周时有徐国、奄国。自从没有了英明的天子，诸侯争相扩张，交替主持盟会，哪里又能划一不变呢？关注大事忽略小事，这就足可以为盟主，哪用得着去计较那些小事？边境被侵削，哪一个国家没有？主持盟会的，有谁能处理？吴、濮之间要是有机可乘，楚国的大夫们岂会顾及盟约？莒国疆界之事，楚国不要去过问。让诸侯们不必劳烦出兵，不也是好事吗？莒、鲁争夺郓邑，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对他

们的国家没有大的危害，大可不必去庇护。免除烦劳，赦免善人，其他人就没有不争相努力的。请您好好考虑一下吧！”坚决请求楚国，楚国答应了，于是赦免叔孙豹。

1.3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②。事毕，赵孟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③！虽可，不终④。"赵孟曰："何故？"对曰："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⑤。不义而强，其毙必速。《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⑥。'强不义也⑦。令尹为王，必求诸侯。晋少懦矣，诸侯将往⑧。若获诸侯，其虐滋甚⑨。民弗堪也，将何以终？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⑩。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⑪！"

【注释】

①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大明》首章歌颂文王明德显扬天下，公子围借以比附炫耀自己。《大明》，《诗经·大雅》篇名。

②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小宛》第二章暗指君臣如果纵欲骄奢，失仪败德，将致灭亡。赵孟借以告诫令尹。《小宛》，《诗经·小雅》篇名。

③其可哉：令尹野心也可能成功。其，或许。

④不终：不得善终。

⑤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以强凌弱而心安理得，不义。

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引《诗》见《诗经·小雅·正月》，写周幽王宠爱褒姒，最终被犬戎所杀。宗周，西周镐京，这里指西周王朝。褒姒，周幽王后。

⑦强不义也：西周虽赫赫强盛，不义却足以使它灭亡。

⑧晋少懦矣，诸侯将往：此次虢之会由楚国出面主持，莒也向楚求救，可见晋国霸业已逐渐衰弱，叔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少懦，渐渐衰弱。

⑨若获诸侯，其虐滋甚：楚得诸侯，暴虐将更甚。

⑩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以不义强取君位，必以不义作为常道。

⑪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楚国令尹以荒淫暴虐为常道，多行不义，必不能长久。按，此为昭公十三年楚灵王被杀伏笔。

【译文】

楚国令尹设享礼宴请赵文子，赋《大明》第一章。赵文子赋《小宛》第二章。宴会结束后，赵文子对叔向说："令尹自以为是国君了，你认为怎么样？"叔向回答说："楚王弱，令尹强，大约是会成功的吧！不过虽然成功，不会善终。"赵文子说："为什么？"叔向回答说："强大的战胜弱小的而心安理得，强大者就不合道义。不合道义而强大，一定很快灭亡。《诗》说：'赫赫宗周多兴旺，褒姒一笑就灭掉。'这是因为虽强但不义的缘故。令尹当了楚王，必然要谋求诸侯拥护。晋国比以前虚弱了，诸侯将会去投靠楚国。楚国获得诸侯的拥护，势必更加暴虐。人民无法承受，怎么能够善终？用强力取得君位，以不义而获胜，也一定会以此作为治国之道。把荒淫暴虐作为常道，是不可能长久的！"

1.4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①]。子皮戒赵孟[②]，礼终，赵孟赋《瓠叶》[③]。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④]。穆叔曰："赵孟欲一献[⑤]，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⑥]。赵孟辞[⑦]，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⑧]。"乃用一

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9]。穆叔赋《鹊巢》[10]。赵孟曰："武不堪也[11]。"又赋《采蘩》[12]，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13]？"子皮赋《野有死麇》之卒章[14]。赵孟赋《常棣》[15]，且曰："吾兄弟比以安[16]，尨也可使无吠[17]。"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18]，举兕爵[19]，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饮酒乐。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20]。"

【注释】

①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虢之会后三人经过郑国，郑简公同时宴请他们。

②戒：通知享礼日期，通知时也有礼节。

③《瓠(hù)叶》：《诗经·小雅》篇名。杨宽《古史新探》以为"叙述低级贵族举行饮酒礼的情况"。按，赵孟借此诗告诉子皮享宴饮食可从简。

④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子皮通知穆叔享礼时间，同时告诉穆叔赵孟赋诗的情况。

⑤一献：古代享礼，先由主人敬酒，叫献；次由宾回敬，叫酢；再由主人先酌酒自饮，随即劝客同饮，叫酬。献、酢、酬合称一献。只要一献，其他食品仪节可以相应减少从简。一献，为士饮酒之礼。

⑥具五献之笾(biān)豆于幕下：子皮仍然准备得非常丰盛。笾，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果脯的竹器。豆，木制的盛肉类礼器，形似高脚盘。幕下，东房。《仪礼·特牲馈食礼》："设洗于阼阶东南，壶禁在西序，豆笾铏在东房。"

⑦赵孟辞：赵孟提出只用一献，现在用五献，过于丰盛，所以推辞不受。

⑧冢宰：指子皮。

⑨礼终乃宴：古人享宴，先用享礼，享后再宴。如果享礼隆重，如九献、七献，则宾客向主人还敬次数相应增多，作乐与酬币亦繁重，为时长，宴礼将隔日举行；此次享礼只用一献，时间不长，因此享礼完毕即行宴礼。

⑩《鹊巢》：《诗经·国风·召南》篇名。诗中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等句，穆叔借以称赞赵孟能治理晋国。杨伯峻以为："穆叔意或比赵孟为鹊，以己为鸠。大国主盟，己得安居，免于楚之请杀之也。"

⑪武不堪也：赵孟表示自己不敢当。

⑫《采蘩》：《诗经·国风·召南》篇名。蘩，白蒿。穆叔又赋此诗表示蘩菜虽然菲薄，借以敬献公侯。

⑬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意思是小国献蘩，贡品菲薄，大国并不嫌弃，爱惜而用之，又岂敢不服从大国的命令？这是穆叔自己解释赋诗的意思。穑，通"啬"，爱惜。

⑭《野有死麇(jūn)》：《诗经·国风·召南》篇名。其卒章云："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子皮以此喻指赵孟能以义安抚诸侯，而不以无礼相欺凌。麇，獐子。

⑮《常棣》：《诗经·小雅》篇名。赵孟赋此诗借以答谢，意思是兄弟之国本应相亲团结。

⑯吾兄弟比以安：兄弟亲密又安好。比，亲密。

⑰尨(máng)也可使无吠：《野有死麇》中有"无使尨也吠"的诗句，赵孟借指兄弟相安，便不会有惊扰。尨，多毛的狗。

⑱兴，拜：宴礼时坐席上，现在起而后拜。兴，起来。

⑲兕(sì)爵：以兕牛角做的酒杯。兕，雌犀牛。爵，古代酒杯，形似雀。

⑳吾不复此矣：赵孟很满意，但认为不再会见到这样的欢乐了。

【译文】

夏四月，赵文子、叔孙豹、曹国大夫进入郑国，郑简公设享礼一起款待他们。子皮正式通知了赵文子，通知礼仪结束，赵文子赋《瓠叶》。子皮又去通知叔孙豹，同时告诉他赵文子赋诗事。叔孙豹说："赵文子只想要一献，你们就依从他吧！"子皮说："我们哪敢呢？"叔孙豹说："这是他自己所希望的，又有什么不敢？"到举行享礼时，郑国在东房准备了五献的器物用具。赵文子推辞了，私下对子产说："我已经向执政请求过了呀。"于是只用一献。赵文子为主宾，享礼结束后就宴饮。叔孙豹赋《鹊巢》。赵文子说："我可不敢当。"叔孙豹又赋《采蘩》，说："小国献上蘩，大国爱惜而加以使用，岂敢不服从大国的命令？"子皮赋《野有死麕》最后一章。赵文子赋《常棣》，并说："我们像兄弟一样安好，就可以让狗不叫唤了。"叔孙豹、子皮和曹国大夫从座位上起来，下拜，举起兕角酒杯，说："小国仰赖着您，知道可以免于罪过了。"大家酒喝得很高兴。赵文子出来后，说："我不会再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快乐了。"

1.5 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①]，馆于洛汭[②]。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③]！吾与子弁冕端委[④]，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⑤]？"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⑥]？"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为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⑦]！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⑧]。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⑨]。神怒，不歆其祀[⑩]；民叛，不即其事[⑪]。祀、事不从，又何以年[⑫]？"

【注释】

①天王:周景王。刘定公:刘夏,周朝臣子。颍:本属周邑,后属郑国,在今河南登封东。

②洛汭:洛水曲流处,在今河南巩县西。

③"美哉禹功"四句:洛水流经洛阳,北入黄河,刘定公因见洛水、黄河而赞美大禹治水之功,意思是,禹的功德深远,没有他,我们早成鱼鳖了。

④弁冕:卿大夫的礼帽。端委:礼服。

⑤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刘定公劝赵孟继承大禹之功,造福安抚百姓。绩,继承。庇,庇护。

⑥"老夫罪戾是惧"五句:我苟且度日,朝不虑夕,唯恐犯下罪过,哪能考虑到长远之事?这是赵孟自谦之辞。侪,同辈分的人。偷,苟且。

⑦谚所为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俗话说老了会聪明些,可老态昏聩也跟着来了。赵孟这时年未满五十,而似八九十岁的人,正是如此。耄,八十、九十曰耄,同时也有昏乱之意。

⑧"为晋正卿"五句:赵孟为晋国正卿,主盟诸侯,却将自己等同于隶人。民为神之主,不恤抚百姓,是抛弃了神灵和百姓。

⑨不复年:见不到明年,指将死。

⑩不歆:不享受祭品。

⑪不即其事:不干事情。不即,不就。

⑫祀、事不从,又何以年:按,本年冬,赵孟死,这里为他预言。

【译文】

周景王派刘定公到颍地慰劳赵文子,让他住在洛水边。刘定公说:"大禹的功绩真辉煌啊!他伟大的德行流传千古。没有大禹,我们都要变成鱼了吧!我和您戴着礼帽穿着礼服,治理人民、面对诸侯,都是大禹的力量。您何不也远承大禹的功德,大力庇护人民呢?"赵文子回答

说:“老夫唯恐犯下罪过,哪里能想得那么长远?我辈苟且度日,早晨顾不上晚上,哪里能够作长远考虑呢?”刘定公回去后,告诉景王说:“谚语所谓老年人富有智慧可糊涂也降临了,说的就是赵文子这样的人吧!他担任晋国正卿,领导诸侯,却把自己等同于那些下贱的人,早晨不考虑晚上的事,抛弃了神明和人民。神明生气人民背叛,怎么能够长久?赵文子过不了今年了。神怒,不会享用他的祭祀;人民背叛,不肯为他做事。祭祀和事功都不能办理,又怎么能过得了年?”

1.6 叔孙归,曾夭御季孙以劳之[①]。旦及日中不出[②]。曾夭谓曾阜曰[③]:“旦及日中,吾知罪矣[④]。鲁以相忍为国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⑤]?”阜曰:“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⑥]?贾而欲赢,而恶嚣乎[⑦]?”阜谓叔孙曰:“可以出矣!”叔孙指楹曰[⑧]:“虽恶是,其可去乎?”乃出见之。

【注释】

①曾夭:季孙家臣。

②旦及日中不出:叔孙豹怨恨季孙伐莒,使自己在虢之会上几乎被戮,所以季孙从早晨等到中午,叔孙豹都不出来见他。

③曾阜:叔孙家臣。

④旦及日中,吾知罪矣:季孙久候不见,既不发怒,又不离开,是知罪的表示了。

⑤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对外能忍让,对内又何必不忍让呢?外,指虢之会。内,指对内,现在。

⑥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叔孙出使在外数月,季孙在此一个早晨,又算得了什么。庸,何。

⑦贾(gǔ)而欲赢,而恶嚣乎:譬如商贾欲求赢利,还厌恶市场的喧

嚣之声吗？贾，商人。嚣，喧嚣。

⑧楹(yíng)：厅堂大柱，赖以支持房屋，这里喻指季孙。

【译文】

叔孙豹回国，曾夭为季孙驾车来慰劳他。叔孙豹从早上直到中午都不出来。曾夭对曾阜说："从早上直到中午了，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鲁国是靠互相忍让来治理国家的。在国外能忍让，在国内却不能忍让，那又何必呢？"曾阜说："他在外劳累了几个月，你们在这里等一个早上，又算得了什么？商人要想赢利，还害怕市场的喧嚣吗？"曾阜对叔孙豹说："可以出去了！"叔孙豹指着堂上的柱子说："虽然厌恶它，但能把它去掉吗？"便出来见季孙。

1.7　郑徐吾犯之妹美①，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②。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③。"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④。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⑤。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⑥。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⑦。夫夫妇妇⑧，所谓顺也。"适子南氏⑨。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⑩，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⑪，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⑫。"

【注释】

①徐吾犯：郑国大夫，复姓徐吾。

②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二人争娶徐吾犯的妹妹。公孙楚，即子南，郑穆公孙。聘，定婚。公孙黑，即子皙。委禽，送聘礼。按，上古聘礼用雁。

③唯所欲与：应该由女子自己选择丈夫。

④皆许之:二人同意由女选择。

⑤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盛饰,装扮华丽。布币,陈设彩礼。币即贽币,初见时礼品,男用玉帛或禽鸟,陈于堂上。按,是以此取悦于女。

⑥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子南表演左右开弓射箭,然后一跃上车出去。按,子南已聘,所以不再纳币。

⑦抑子南,夫也:但子南威武,才是个大丈夫。抑,然而。夫,是大丈夫。

⑧夫夫妇妇:丈夫要像个丈夫,妻子要像个妻子。前一夫、妇都是名词,指其身,下一夫、妇是述语。

⑨适:嫁给。

⑩櫜甲:这里是把皮甲穿在外衣里面,即衷甲。

⑪冲:十字路口。

⑫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子皙櫜甲见子南,本蓄意动武,不得逞而受伤,反而说子南有异志以自我掩饰。

【译文】

郑国徐吾犯妹妹长得很美,公孙楚已经聘她为妻,公孙黑又派人强行送去聘礼。徐吾犯害怕了,告给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政事混乱,不是你的忧患。你妹妹愿意嫁谁就嫁谁。”徐吾犯向公孙楚、公孙黑二人提出,让妹妹自己来择婿。二人都答应了。公孙黑打扮得漂漂亮亮到徐家,在堂上放好礼物就退出。公孙楚穿着戎服到来,左右开弓射了箭,就跳上车走了。徐吾犯妹妹从屋里观察他们,说:“公孙黑确实很漂亮,而公孙楚才是真正的大丈夫。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才是所谓顺。”于是嫁给公孙楚。公孙黑大怒,不久在衣服里边穿着皮甲去见公孙楚,想要杀死公孙楚而娶其妻。公孙楚知道后,持戈追赶公孙黑。到了交叉路口,用戈击打公孙黑。公孙黑受伤逃回,告诉大夫们说:“我好心好意去见公孙楚,没想到他有不良的念头,所以打伤了我。”

大夫皆谋之。子产曰:“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①]。”乃执子南而数之,曰:“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②]。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③]。今君在国,女用兵焉[④],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⑤];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⑥],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⑦],不事长也;兵其从兄[⑧],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⑨]。’勉[⑩],速行乎,无重而罪!”

【注释】

①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直钧,各有理由。幼贱,乃少且位低。楚,即子南,公孙楚。按,子皙欲夺子南已聘之妻,不得,又欲杀子南,子南不过自卫而伤之。子皙分明无理,但子产以子皙大族,故以子南伤之为无理。

②奸:触犯。

③所以为国:国之大节,治国之道。

④用兵:子南以戈击子皙,是用兵。

⑤奸国之纪,不听政也:用兵伤人,是触犯法纪。纪,法纪。

⑥嬖大夫:下大夫。

⑦忌:敬畏。

⑧兵:用兵。从兄:堂兄。

⑨宥女以远:宽宥其罪,逐于远方。

⑩勉:尽力,是劝勉之辞。

【译文】

大夫们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子产说:“双方都有理,年幼地位低的有罪,所以罪在公孙楚。”于是逮住公孙楚宣布他的罪状,说:“国家大节有五项,你都违犯了。要畏惧国君的威严,听从他的政令,尊重

显贵者，事奉年长者，奉养亲眷，这五条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条件。现在国君在国都里，你却动用武器，这是不畏惧国君的威严；干犯国纪，这是不听从政令；公孙黑是上大夫，你只是下大夫，却不甘居于其下，这是不尊重显贵者；年幼而不恭敬，是不事奉年长者；用武器对付堂兄，这是不奉养亲属。国君说：‘我不忍心杀你，赦免你让你到远方去。’你还是勉力吧，赶快上路，不要再加重自己的罪责了！”

五月庚辰①，郑放游楚于吴②。将行子南，子产咨于大叔③。大叔曰：“吉不能亢身④，焉能亢宗⑤？彼，国政也，非私难也⑥。子图郑国，利则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⑦，夫岂不爱？王室故也。吉若获戾，子将行之⑧，何有于诸游⑨？”

【注释】

①庚辰：初二。

②游楚：即子南。

③子产咨于大叔：子产征求太叔游吉的意见。咨，咨询，征求意见。大叔，即游吉，子南兄长的儿子，游氏宗主。古代一族之人皆须听宗主之命，所以大叔虽为子南的侄子，子南也须听命。所以子产征求其意见。

④亢：保护。身：自身。

⑤宗：家族。

⑥彼，国政也，非私难也：子南、子皙之事，是国家政事，不是私人之难。

⑦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周成王年少，管叔、蔡叔挟殷纣之子武庚以作乱，周公伐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蔡，《说文》作“𣪠”，流放。

⑧行之:执行刑罚。

⑨何有于诸游:不必顾虑游氏诸人。按,明年子产终于杀了公孙黑。

【译文】

五月初二,郑国放逐公孙楚到吴国。准备让他动身前,子产向太叔征询意见。太叔说:"我连自身都无法保护,哪里能护佑宗族?他的事情属于国政,并非私家危难。你为郑国着想,有利的就去办,何必有什么疑虑呢?当初周公杀了管叔而流放蔡叔,难道不爱他们?是为了王室的缘故啊。我要是获罪,你也将照办,何必顾及游家其他人呢?"

1.8 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①。其母曰:"弗去,惧选②。"癸卯③,鍼适晋,其车千乘④。书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罪秦伯也⑤。

【注释】

①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因受到秦桓公的疼爱,在秦景公时与秦景公如两君并列。后子,秦桓公之子,秦景公同母弟弟鍼。

②弗去,惧选:其母怕景公加害于鍼。选,遣,这里指放逐。

③癸卯:二十五日。

④鍼适晋,其车千乘:鍼的随车千乘,可见其权宠豪富。

⑤罪秦伯也:《经》文这样记载,是责怪秦景公不能容纳其弟的意思。

【译文】

秦国后子得到秦桓公的宠爱,在秦景公时就如同二君并列。他的母亲说:"你要是不离开,恐怕会放逐你。"五月二十五日,后子到晋国去,随行车辆有千辆。《春秋》记载说:"秦景公弟弟鍼逃往晋国。"这是

把罪责归于秦景公。

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①，十里舍车，自雍及绛②。归取酬币，终事八反③。司马侯问焉④，曰：“子之车，尽于此而已乎？”对曰：“此之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女叔齐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归。臣闻君子能知其过，必有令图。令图，天所赞也⑤。”

【注释】

①造舟：列船作浮桥。

②十里舍车，自雍及绛：从雍到绛，每隔十里停车若干。雍，秦国国都，在今陕西凤翔。绛，晋国国都，在今山西侯马。

③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后子享晋平公用最隆重的九献之礼。九献要用酬币九次，起初已经带来一次，后来又回去取币八次。酬，参见前文“一献”解。酬币，主人劝酒时奉献的礼物。

④司马侯：即下文的女叔齐，晋大夫。

⑤“秦公子必归”五句：司马侯认为，后子能知其过，必能返回秦国。昭公五年，秦景公死，后子终于归返秦国。令图，好的打算。赞，赞助。

【译文】

后子设享礼款待晋平公，在黄河上用船搭成桥，每十里停放一批车辆，从雍都直到绛都。又回去取奉献的礼物，到享礼结束一共往返了八趟。司马侯问他，说：“你的车辆全都在这里了吗？”后子回答说：“这已经太多了！如果比这要少，我哪里会见到你呢？”司马侯把这话告给平公，并且说：“秦国公子铖肯定能回国。下臣听说君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必定有好的打算。有了好的打算，上天就会帮助他。”

后子见赵孟。赵孟曰:“吾子其曷归[1]?”对曰:“鍼惧选于寡君,是以在此,将待嗣君[2]。”赵孟曰:“秦君何如?”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3]?”对曰:“何为[4]? 一世无道,国未艾也[5]。国于天地,有与立焉[6]。不数世淫,弗能毙也[7]。”赵孟曰:“天乎[8]?”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9]?”对曰:“鍼闻之,国无道而年谷和熟[10],天赞之也[11]。鲜不五稔[12]。”赵孟视荫[13],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14],其与几何?”

【注释】

①曷:何时。

②将待嗣君:待新君继位再回国。

③亡乎:国君既无道,秦国是否会灭亡。

④何为:为何会灭亡。

⑤艾:绝。

⑥国于天地,有与立焉:立国于天地,必有辅助之者。与立,辅助的人。

⑦不数世淫,弗能毙也:没有连续几代国君放纵乱政,国家不会灭亡。

⑧天乎:指国君短命。

⑨其几何:何时而死。

⑩年谷和熟:指粮食丰收。

⑪赞:辅佐。

⑫鲜:少。五稔:五年。

⑬荫:日影。

⑭玩岁而愒(kài)日:得过且过又荒废时日。

【译文】

后子去见赵文子。赵文子说:“你估计什么时候回国?”后子回答说:“我担心遭到我们国君的放逐,所以留在这里,等待着继位的国君登基。”赵文子说:“秦国国君怎么样?”后子回答说:“无道。”赵文子问:“那么国家会灭亡吗?”后子回答说:“为什么会灭亡呢? 一代国君无道,国家还不至于陷入绝境。国家立于天地间,就一定有辅助的人。不是几代国君都荒淫无道,国家是不会灭亡的。”赵文子问:“秦公会短命吗?”后子回答说:“会的。”赵文子问:“那要到什么时候?”后子回答说:“我听说过,国无道但年成丰收,是上天在帮他。少则不过五年。”赵文子看了看太阳的影子,说道:“早晨在晚上未必能在,谁能等到五年?”后子出来后告诉别人说:“赵文子快要死了。作为人民的主宰,既混日子又荒废时日,他还能活多久?”

1.9 郑为游楚乱故[①],六月丁巳[②],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③],实薰隧[④]。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子产弗讨[⑤]。

【注释】

①游楚:即子南。

②丁巳:初九。

③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六位卿大夫在闺门结盟。闺门,郑国城门。

④薰隧:门外道路名。

⑤子产弗讨:按,这时子皙仍然强大,时机未到,所以子产未加讨伐。

【译文】

郑国因为公孙楚作乱的缘故，六月初九，郑简公和大夫们在公孙段家设立盟誓，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下在闺门外结盟，地点在薰隧。公孙黑强行加入盟约，让太史记下他的名字，并称为“七子”。子产没有讨伐他。

1.10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①]。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②]，所遇又厄[③]，以什共车[④]，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⑤]。”乃毁车以为行[⑥]，五乘为三伍[⑦]。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⑧]，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⑨]，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⑩]，以诱之。翟人笑之[⑪]。未陈而薄之，大败之[⑫]。

【注释】

①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中行穆子重用步兵，打败了敌人。中行穆子，即荀吴。无终，国名，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大原，大卤，在今太原西南。崇，尚，重视。卒，步兵。

②徒：步兵。

③厄：险要之地。

④以什共车：以十个精锐之兵当一车。

⑤“困诸厄”四句：如果我们以十兵当一车，又困敌于险隘之地，必能一胜而再胜，因此魏舒请求全部改为步兵。诸，“之于”的合音。

⑥毁车：弃车不用。行：步兵的行列。

⑦五乘为三伍：每乘三人，五乘十五人，改编为三个伍。伍，战斗的最小单位，五人为伍。

⑧即卒：参加步兵行列。

⑨五陈：五种阵法。相离：互相呼应。离，通"丽"，附丽。

⑩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两、伍、专、参、偏，都是步兵阵法名，可能是临时设置的。前拒，作前锋。杨伯峻曰："两者，两个伍，十人也；伍者，或一伍，或伍为五之讹，五人或二十五人也；专，独也，一也，即一伍，五人也；参，通三，三伍十五人也；偏，《司马法》及《周礼·小司徒》，百人为卒，宣十二年《传》谓卒为二偏，则偏五十人，杜《注》亦如此。则五阵不过百许人耳。"

⑪翟人笑之：五阵人数不多，不合常规，所以狄人笑之。翟，同"狄"。

⑫未陈而薄之，大败之：狄人未及布阵，晋军迫近攻击，大败狄军。按，以上追记败狄原因。

【译文】

晋国中行穆子在大原打败无终国和各部狄人，这是由于重视了步兵的作用。将要交战时，魏舒说："他们是步兵我们是车兵，两军相遇的地方又地形狭隘，用十个人当一辆战车，必然会取胜。如果我们以十兵当一车，又困敌于险隘处，步兵能一胜再胜。请全部将车兵改为步兵，从我的部队开始。"便毁坏战车改为步兵行列，五辆战车的人改编为三个伍。荀吴的宠臣不肯编入步兵，于是杀了他示众。设立五种阵法互相配合，两在前面，伍在后面，专作为右翼，参作为左翼，偏作为前锋，用来诱敌。狄人讥笑他们。晋军趁对方还没布阵就迫近了他们，结果大败狄人。

1.11 莒展舆立，而夺群公子秩[①]。公子召去疾于齐[②]。秋，齐公子钼纳去疾，展舆奔吴[③]。叔弓帅师疆郓田[④]，因莒乱也。于是莒务娄、瞀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厖与常仪靡奔齐[⑤]。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⑥]，弃人也夫[⑦]！人可弃乎？《诗》曰：'无竞维人[⑧]。'善矣。"

【注释】

①秩：俸禄。按，古代秩禄，或以田，或以谷。

②公子召去疾于齐：群公子召唤去年奔齐的去疾。

③展舆奔吴：展舆母亲是吴女，所以他投奔吴国。

④叔弓：鲁国宗室子叔敬叔。叔老之子。疆郓田：划定郓田的疆界。按，此后郓一直为鲁所有，后昭公二十五年奔齐，齐侯取郓，让昭公住在这里。

⑤于是莒务娄、瞀(mào)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厖(páng)与常仪靡奔齐：莒务娄、瞀胡、公子灭明，三人都是展舆的党羽。大厖、常仪靡，莒国二邑。

⑥莒展：指展舆。

⑦弃人：指夺群公子秩禄，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

⑧无竞维人：引《诗》见《诗经·周颂·烈文》，意思是，要强大只有靠人拥护。无，发语词，无义。竞，强。

【译文】

莒国展舆即位，削减了公子们的俸禄。公子们把去疾从齐国召回来。秋，齐国公子鉏送去疾回国，展舆逃往吴国。叔弓领兵划定郓地田土的疆界，是由于莒国内乱的缘故。这时莒国的务娄、瞀胡及公子灭明带着大厖与常仪靡二地投奔了齐国。君子说："莒国展舆不能立为国君，是因为丢弃人！人哪里可以丢弃呢？《诗》说：'要强大唯有靠人。'说得太对了。"

1.12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

焉，曰："寡君之疾病[1]，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2]。'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3]，伯曰阏伯，季曰实沈[4]，居于旷林[5]，不相能也，日寻干戈[6]，以相征讨。后帝不臧[7]，迁阏伯于商丘[8]，主辰[9]。商人是因[10]，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11]，主参[12]，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13]。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14]，梦帝谓己[15]：'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16]，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17]。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18]。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19]，为玄冥师[20]，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21]，宣汾、洮[22]，障大泽[23]，以处大原。帝用嘉之[24]，封诸汾川[25]，沈、姒、蓐、黄[26]，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27]。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28]。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29]。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30]。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31]。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32]。今无乃壹之[33]，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34]，其生不殖[35]。美先尽矣，则相生疾[36]，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37]，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38]。今君内实有四姬焉[39]，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40]。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

【注释】

①疾病：病重。

②实沈、台骀(tái)：二神名。

③高辛氏：即帝喾。

④伯曰阏(è)伯，季曰实沈：伯，季，都是排行。最长曰伯，最少曰季。

⑤旷林：古地名。或曰即旷野。

⑥日寻干戈：意即经常打仗。寻，用。

⑦后帝：即尧。臧：善。

⑧商丘：宋地。

⑨主辰：主祀商星。辰，大火星，又名商星。

⑩因：沿袭下来。

⑪大夏：地名，今山西太原。

⑫参(shēn)：参宿。按，参、商二星此出彼没，两不相见。

⑬季世：末世。

⑭邑姜：周武王后，齐太公女儿。震：通“娠”，怀孕。大叔：周成王弟弟唐叔虞，晋国始祖。

⑮己：指邑姜。

⑯属诸参：唐属于参星的分野。

⑰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手掌上有纹似“虞”的字形，就起名为“虞”。文，同“纹”。按，这一段是承上文追叙唐叔虞出生时的灵异。

⑱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叔虞封唐侯，子燮父改为晋侯，晋也是参星的分野。

⑲金天氏：即少皞(hào)帝。裔子：后代。

⑳玄冥师：水官之长。

㉑业其官：继承水官的世业。

㉒宣：疏导。汾、洮：汾水、洮水。

㉓障:筑堤防。

㉔帝:指颛顼。用:因此。

㉕汾川:汾水流域。

㉖沈、姒、蓐、黄:台骀后裔建立的四个小国,都在晋国境内。

㉗今晋主汾而灭之矣:晋国为汾水流域之主,并灭了那四国。

㉘抑此二者,不及君身:但二者与晋平公的疾病无关。二者,指参神实沈和汾神台骀。

㉙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yǒng)之:有水旱瘟疫,就祭台骀这样的山川之神。疠疫,传染病。禜,古代禳灾之祭。为禳风雨、雪霜、水旱、疠疫而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神。

㉚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遇到气候不合时令,就祭实沈这样的星辰之神。杨伯峻指出,祭日月星辰与山川之神其实都是因为水旱疠疫,都是禜。子产分别说,是因为台骀为山川之神,实沈为星辰之神。

㉛"朝以听政"四句:一天的时间分为四段,应按时工作和休息。修令,确定政令。

㉜"于是乎节宣其气"四句:四时有劳有逸,以调节、通畅人体精神、血气的运行,不至于使它闭塞而使身体衰弱,否则,将心里糊涂,百事昏乱。节宣,有节制地散发。壅闭湫(qiū)底,壅塞。露,羸弱。兹,如此。百度,各事的节度。

㉝壹之:混同四时,作息无度。

㉞内官:妃嫔姬妾。

㉟不殖:不昌繁。

㊱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同姓通婚,必选甚美者,美集于一人之身,就会得病。

㊲二者:一指四时混乱,一指同姓通婚。

㊳大司:大事。

㊴今君内实有四姬焉：晋平公的姬妾中有同是姬姓的女子四个。内实，宫内姬妾。

㊵弗可为：病不可治。

【译文】

晋平公有病，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去聘问，并问候病情。叔向询问子产，说道："我们国君病重，卜人说：'是实沈、台骀在作怪。'太史不知道是何方神灵。请问这是什么神呀？"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他们住在旷林，互相不服气，整天拿起武器，互相攻打。帝尧看不过去，把阏伯迁移到商丘，用大火星来定时节。商朝人于是沿用这办法，因此大火星就成了商星。把实沈迁移到大夏，以参星定时节，唐国人于是沿用这办法，服事了夏朝、商朝。唐国末代国君叫唐叔虞。当武王夫人邑姜怀着太叔时，梦见天帝对她说：'我给你的儿子命名为虞，将把唐国给他，属于参星，繁衍养育他的子孙。'到太叔出生，他的手掌有文字'虞'，就取名为虞。到成王灭掉唐国后就封太叔在唐地，所以参是晋国的星宿。由此看来，实沈是参星之神。往昔金天氏有个后裔叫昧，担任水官长，生下允格、台骀。台骀能继承父亲的官职，疏导汾水、洮水，筑堤防堵住大泽，让人民居住在广阔的高原上。颛顼帝因此嘉奖他，把他封在汾水流域，沈、姒、蓐、黄四国，世代守着他的祭祀。现今晋国有了汾水流域而灭掉沈、姒等国。由此看来，台骀是汾水之神。不过这两位神不会降祸到贵国国君身上。山川的神灵，遇到水旱瘟疫这些灾祸，就向他们祭祀禳灾。日月星辰的神灵，遇到雪霜风雨不正常，也向他们祭祀禳灾。至于贵国国君的身体，不过是由于劳逸、饮食、哀乐这些问题的缘故，山川星辰的神明，又怎么能够降祸于他呢？我听说，君子有四段时间：早晨用来听政，白天用来访问调查，晚上用来修订政令，夜里用来安歇身子。这样就能有节制地宣泄气血，不让他有所堵塞而损伤身体，使心里不爽快，而使百事昏乱。现在莫非是贵国国君把精力全部用在一个地方，结果就生出疾病来。我又

听说，国君的姬妾不能有同姓的，不然子孙不能昌盛。美貌者集中到一个人那儿，那样就要产生疾病，君子所以厌恶这一点。因此《志》说：'买妾不知道她的姓，就用占卜来决定。'违背这两点，古人是非常注意避免的。男女婚姻要辨别姓氏，这是礼仪的大事。如今国君的宫内有四名姬姓女子，大约他的病就是源于此吧？如果是由于这两点，病可就没治了。去掉这四名姬姓女子还可挽回，不然一定会加重病情。"叔向说："说得真好啊！我闻所未闻。这些话都说得很对。"

叔向出，行人挥送之①。叔向问郑故焉②，且问子皙。对曰："其与几何③？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④，弗能久矣⑤。"

【注释】

①行人挥：子羽。

②郑故：郑国政事。故，事。

③其与几何：即"其几何欤"，指子皙不能长久。

④怙富：仗恃其富有。

⑤弗能久矣：明年子皙被杀。

【译文】

叔向退出，行人子羽送他。叔向问郑国的政事，并问起公孙黑的情况。子羽回答说："他还能活多久呢？无礼而好凌驾于人，仗着富有而瞧不起地位比他高的人，他活不久了。"

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①。"重贿之②。

【注释】

①博物:知识渊博。

②重贿:赠以厚礼。

【译文】

晋平公听了子产一席话,说:"真是博学多闻的君子啊。"送给子产一份厚礼。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1],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2]。非鬼非食,惑以丧志[3]。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4]。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5]。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6]。五降之后,不容弹矣[7]。于是有烦手淫声[8],慆堙心耳[9],乃忘平和[10],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11],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12],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13]。天有六气[14],降生五味[15],发为五色[16],征为五声[17]。淫生六疾[18]。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19],序为五节[20],过则为灾[21]: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22],雨淫腹疾,晦淫惑疾[23],明淫心疾[24]。女,阳物而晦时[25],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26]?"

【注释】

①和:秦医之名。

②是谓近女室,疾如蛊:亲近女人,蛊惑得病。蛊,蛊惑。

③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疾病不是由于鬼神、饮食而起,是沉溺于女色,丧失心志。

④节之:并非不可近女色,但应有节制。

⑤五节：指先王之乐有五声的节制。

⑥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声有迟有速，有本有末，互相调节，使音调中和，然后降于无声。

⑦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五声降而无声，不可再弹。

⑧烦手：繁复的手法。淫声：过度之音，靡靡之音。

⑨慆(tāo)：淫，指怠惰。堙：堵塞。

⑩平和：平和之声，即中声。

⑪烦：过度。

⑫琴瑟：比喻女色。

⑬慆心：烦荡心志。

⑭六气：即下文阴、阳、风、雨、晦、明。

⑮五味：辛、酸、咸、苦、甘。

⑯五色：白、青、黑、赤、黄。

⑰五声：宫、商、角、徵、羽。

⑱淫生六疾：滋味、声色过度，则发生六种疾病。

⑲四时：一说为春夏秋冬，一说为一日有朝昼夕夜。

⑳五节：五声之节。

㉑过则为灾：六气也有时分与顺序，过头便成灾。

㉒末：四肢。

㉓晦淫惑疾：夜里没有节制则惑乱。惑，心志惑乱。

㉔明淫心疾：白天没有节制则成心病。心疾，思虑烦多，心劳成疾。

㉕女，阳物而晦时：女阴男阳，女子随男子而成家室，生育子孙，所以是阳之物。男女同寝在夜里，所以说晦时。

㉖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医和最后指出，晋平公的病是沉溺于女色，荒淫过度。不节，贪色过度。不时，近女色不分晦明。

【译文】

晋平公向秦国请求派医生来，秦景公派了医和来为平公看病，医和

说："您的病已经无可救药了。这就是亲近女色，病同蛊惑。既不是因为鬼神也不是饮食所致，而是被迷惑丧失心志。国家的良臣将要死去，天命不能保佑。"晋平公说："女色不可接近吗？"医和回答说："要有节制。先王的音乐，就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有五声作为节制。有快慢本末来互相调节，从中和之声逐渐下降。五声都下降而停止之后，就不能再弹了。这时再弹就会有复杂的手法和靡靡之音，使人听了心怠耳烦，忘了中和之声，所以君子不听这种音乐。其他事物也是这样。一到过度，就要停止，不要因此而得病。君子亲近妻室，也应有礼仪节度，不可使自己心志佚荡。天有六种气象，因而产生五味，表现为五色，应验为五音。过了头就产生六种疾病。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分为四时，以五声的节奏为顺序，过分了就成为灾祸：阴过了头就生寒疾，阳过了头就生热病，风过了头就使手脚出毛病，雨过了头就生腹疾，晦过了头就生迷乱疾病，明过了头就生心病。女色属于阳物而表现在晚上，女色过度就生内热蛊惑之疾。现在国君既不节制、又不分昼夜，能够不病吗？"

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①？"对曰："主是谓矣②！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③，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④。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⑤，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⑥。谷之飞亦为蛊⑦。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⑧。皆同物也⑨。"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归之。

【注释】

①谁当良臣：医和前面说"良臣将死"，所以赵孟问"谁是良臣"。

②主是谓矣：指的是您。主，指赵孟。医和自称为宾，称赵孟为主。

③阙：缺失。

④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有灾祸而不改变其做法，必受其灾祸。灾祸，此指晋平公好色。

⑤御：禁止。

⑥于文，皿虫为蛊：从字形上解释，器皿里生虫子叫蛊。文，字。

⑦谷之飞亦为蛊：谷积久所生飞虫也叫蛊。

⑧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周易》的《蛊》卦，上《艮》下《巽》，《艮》为山，《巽》为风，是风吹落山木之象。《艮》又为少男，《巽》又为长女，又是女人迷惑男人之象。按，这是引用《蛊》卦来解释蛊疾。

⑨同物：同类事物。

【译文】

退出后，医和把情况告诉了赵文子。赵文子说："谁相当于良臣？"医和回答说："说的就是您了！您辅相晋国，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晋国没有内乱，诸侯没有缺失，可以算得上是良臣了。我听说，国家大臣光荣地受到国家的信任和爵禄，承担国家重任，有灾祸兴起，却不能改变它，就一定会受到连累。现在国君女色过度以至于生病，将不再能为国家图谋操心，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祸难吗？您无法制止，我所以这样说。"赵文子问："什么叫做蛊？"医和回答说："沉迷惑乱于某事。在文字上，器皿生虫为蛊。谷子生出的飞虫也叫蛊。在《周易》中，女人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都叫做《蛊》。它们是同类事物。"赵文子说："真是好医生啊。"赠给他丰厚礼物送他回国了。

1.13　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栎、郏①。郑人惧。子产曰："不害。令尹将行大事②，而先除二子也。祸不及郑，何患焉？"

【注释】

①公子黑肱:公子围的弟弟子皙。犨、栎、郏:三地本是郑国城邑,这时已经属于楚国。分别在今河南叶县西、新蔡北、三门峡西北。

②行大事:弑君自立。

【译文】

楚国公子围派公子黑肱、伯州犁在犨、栎、郏三地筑城。郑国害怕了。子产说:"不要紧。令尹将要做出大事,因而要先除掉这二人。祸害不会到达郑国,担心什么呢?"

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①],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②]。右尹子干出奔晋[③],宫厩尹子皙出奔郑[④]。杀大宰伯州犁于郏。葬王于郏,谓之郏敖[⑤]。使赴于郑,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⑥],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⑦]。"

【注释】

①入问王疾,缢而弑之:公子围借探望楚王之机绞杀楚王。

②幕及平夏:楚王二子。

③右尹子干:即王子比。

④宫厩尹子皙出奔郑:子皙在外筑城,于是逃郑。

⑤郏敖:即楚王麇。敖,或以为即"獒",今之酋长;或以为丘陵,某敖即某陵。

⑥应为后之辞:发讣告时关于继承人的措辞。

⑦共王之子围为长:伍举更改讣辞,称公子围为楚共王长子,应该

继位，以掩饰篡弑之事。

【译文】

冬，楚国公子围将到郑国聘问，伍举担任副使。还没出国境，听说楚王有病就返回了。伍举就往郑国聘问。十一月初四，公子围回到国都，进宫探视楚王的病，趁机把楚王勒死了，并且杀了楚王的两个儿子幕与平夏。右尹子干逃往晋国，宫厩尹子晳出逃到郑国。公子围又把太宰伯州犁杀死在郏地。把楚王安葬在郏地，称为郏敖。派人到郑国发讣告，伍举问使者关于继承人的措辞，使者回答说：“寡大夫围。”伍举更正说：“共王的儿子围是老大。”

子干奔晋，从车五乘，叔向使与秦公子同食[①]，皆百人之饩[②]。赵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厎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③]。公子以国[④]，不闻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国，强御已甚[⑤]。《诗》曰：‘不侮鳏寡，不畏强御[⑥]。’秦、楚，匹也[⑦]。”使后子与子干齿[⑧]，辞曰：“鍼惧选，楚公子不获[⑨]，是以皆来，亦唯命。且臣与羁齿，无乃不可乎[⑩]？史佚有言曰：‘非羁，何忌[⑪]？’”

【注释】

①同食：食禄相同。

②百人之饩：一百人口粮的数目，大约是田百亩。

③厎(zhǐ)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对来奔者授食禄，以德行为依据，德相同则以年龄为依据，年龄相同以地位为依据。厎，致。厎禄，得禄。钧，通“均”。

④公子以国：同为公子来奔，以其国之大小为据。

⑤强御：指秦公子鍼强横。

⑥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引《诗》见《诗经·大雅·烝民》。

⑦匹：对等。

⑧齿：并列。

⑨不获：得不到信任。

⑩且臣与羁齿，无乃不可乎：后子鍼先来，已仕晋为臣，因此以主人自居。子干刚来，犹如羁旅之客。

⑪非羁，何忌：后子借史佚的话，说明自己不是客人，不必受到如此恭敬的对待，于是辞谢和子干同列。

【译文】

子干逃到晋国，随从的车子有五辆，叔向让他和秦国公子后子食禄相同，都是供应一百个人的口粮。赵文子说："秦国公子富有。"叔向说："颁发俸禄是根据德行，德行相同则根据年龄，年龄相同就根据地位。对公子要根据他的国家，没听说根据富有程度的。况且后子带着一千辆车离开他的国家，太过强横了。《诗》说：'不欺侮鳏寡，不害怕强暴。'秦、楚是相等的国家。"便让后子和子干等同，后子谢绝说："我因为怕被放逐，楚国公子是得不到信任，所以都来投奔晋国，也就唯命是听。而且下臣与宾客并列，恐怕不行吧？史佚有句话说：'不是宾客，为什么如此恭敬？'"

1.14　楚灵王即位[①]，薳罢为令尹，薳启强为大宰。郑游吉如楚，葬郏敖，且聘立君。归，谓子产曰："具行器矣[②]。楚王汏侈[③]，而自说其事[④]，必合诸侯[⑤]。吾往无日矣[⑥]。"子产曰："不数年未能也[⑦]。"

【注释】

①楚灵王：即公子围，即位后改名为熊虔。

②具行器矣：准备为盟会所用的行装器具。

③汏(tài)侈：骄傲放纵。

④自说：自我得意。说，同"悦"。

⑤必合诸侯：游吉由楚灵王行状预言他必将会合诸侯。

⑥吾往无日矣：指不必多久便将参加楚国的盟会。

⑦不数年未能也：子产预言还得几年。昭公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

【译文】

楚灵王即位，薳罢担任令尹，薳启强任太宰。郑国游吉去楚国，参加郏敖的葬礼，并且聘问新国君。回国后，对子产说："快准备行装吧。楚王骄横放纵，而且沾沾自喜，必定要会合诸侯。我过不了多久就又要去楚国了。"子产说："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办不到。"

1.15 十二月，晋既烝①，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馀②。甲辰朔③，烝于温④。庚戌⑤，卒。郑伯如晋吊，及雍乃复⑥。

【注释】

①烝：冬祭。

②会：同"禬(huì)"，祈求消灾除病的祭祀。孟子馀：即赵衰，赵武的曾祖。

③甲辰朔：初一。

④温：古地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⑤庚戌：初七。

⑥郑伯如晋吊，及雍乃复：郑简公吊唁赵氏，因赵氏辞谢，仅到雍地便返回了。

【译文】

十二月，晋国举行了烝祭，赵文子到南阳去，准备会祭孟子馀。初

一，在温地举行烝祭。初七，赵文子去世。郑简公到晋国吊唁，到达雍地就返回了。

二年

【经】

2.1 二年春[1]，晋侯使韩起来聘。

2.2 夏，叔弓如晋。

2.3 秋，郑杀其大夫公孙黑。

2.4 冬，公如晋，至河乃复[2]。

2.5 季孙宿如晋[3]。

【注释】

①二年：鲁昭公二年当周景王五年，前540。

②公如晋，至河乃复：晋国少姜死，鲁昭公前往吊唁。晋国辞谢，昭公中途返回。

③季孙宿如晋：昭公中途返回后，由季孙宿前往晋国送丧服。

【译文】

鲁昭公二年春，晋平公派韩起来鲁国聘问。

夏，叔弓到晋国去。

秋，郑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孙黑。

冬，昭公去晋国，到达黄河边便返回了。

季孙宿到晋国去。

【传】

2.1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1]。观书于大史氏[2]，见《易》、《象》与《鲁春秋》[3]，曰："周礼尽在

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4]。”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5]。韩子赋《角弓》[6]。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7]。”武子赋《节》之卒章[8]。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9]，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10]。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注释】

①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鲁昭公即位，韩起奉命前来聘问祝贺，同时报告自己代赵武子将中军，执掌国政，礼貌周到，合于礼。

②大史：即太史，掌管文献、档案、国史、册书等。

③《易》：指《周易》。杨伯峻指出，此书的六十四卦与《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十翼则是战国至西汉的作品，韩起不及见。《象》：即哀公三年《传》“命藏《象魏》”之《象魏》，因其悬挂于象魏，故以名之，也省称《象》。象魏也名魏阙，又曰观，为宫门外悬挂法令俾众周知的地方。这里指鲁国历代的政令。《鲁春秋》：指鲁国史书。

④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起所见《鲁春秋》，可能从周公旦与伯禽开始叙起，由于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所以说周礼尽在鲁国。又加以当时礼崩乐坏，只有鲁国备周礼，所以韩起由此称赞周公之德与周之成就王业。

⑤《绵》之卒章：《绵》是《诗经·大雅》篇名，是称颂周文王的诗歌。末章称文王有四贤臣，因此能兴盛不衰。季武子赋此诗，以晋平公比周文王，以韩起比四贤臣，加以赞颂。

⑥《角弓》：《诗经·小雅》篇名。韩起取其中“兄弟昏姻，无胥远矣”

的诗句，意指兄弟之国本应相亲相善。

⑦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季武子表示客气的话，感谢韩起以兄弟之义弥合两国的关系。

⑧《节》之卒章：《节》，指《诗经·小雅·节南山》。季武子以此诗的末章称赞晋国之德可以畜养万邦。

⑨封殖：培植。

⑩《甘棠》：《诗经·召南》篇名。召公曾息于甘棠树下，人们于是作诗赞美他。

【译文】

鲁昭公二年春，晋平公派韩起来鲁国聘问，并且通告他因执掌国政而来相见，这是合于礼的。韩起到太史氏那里参观藏书，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道："周礼都在鲁国了，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与周朝所以能成就王业的缘故了。"昭公设享礼款待他，季武子赋《绵》的最后一章。韩起赋《角弓》。季武子下拜，说："谨此拜谢您为敝国弥补缝合，我们国君有希望了。"季武子赋《节》的最后一章。享礼结束后，在季氏家宴请韩起。季氏家有棵美树，韩起称赞它。季武子说："我怎敢不好好培植这棵树，以不忘《角弓》。"就赋了《甘棠》一诗。韩起说："我可不敢当，我哪里比得上召公。"

宣子遂如齐纳币①。见子雅②。子雅召子旗③，使见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④。"见子尾⑤。子尾见强⑥，宣子谓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⑦，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⑧。"

【注释】

①宣子遂如齐纳币：聘鲁之后，韩起为晋平公聘娶少姜而使齐送聘礼。

②子雅:齐国大夫公孙灶。

③子旗:子雅之子栾施。

④非保家之主也,不臣:韩起预言子旗将败家。不臣,不像个臣子。

⑤子尾:齐国大夫公孙虿。

⑥见强:让强拜见韩起。强,子尾之子高强。

⑦夫子:指韩起。

⑧有以知之:说话是有根据的。昭公十年,齐国陈、鲍二氏攻栾、高,栾施、高强奔鲁,这里预为伏笔。

【译文】

韩起就到齐国为晋平公聘娶少姜纳聘礼。他拜见子雅。子雅叫来儿子子旗,让他拜见韩起。韩起说:"这不是能保住家业的人,他不像个臣子。"韩起又进见子尾。子尾让儿子强拜见他,韩起像评价子旗一样评价强。齐国的大夫大多嘲笑韩起,只有晏婴相信他的话,说:"那人是个君子。君子有信用,他说话是有根据的。"

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①],宣子赋《木瓜》[②]。

【注释】

①《淇澳》:《诗经·国风·卫风》篇名,赞美武公。北宫文子借以称韩起有武公之德。

②《木瓜》:《诗经·国风·卫风》篇名。韩起借此诗表示将要厚报以结两国关系之好。

【译文】

韩起又从齐国到卫国聘问。卫襄公设享礼招待,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

2.2 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①。齐陈无宇送女②，致少姜③。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④。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⑤。少姜为之请曰："送从逆班⑥，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⑦。"

【注释】

①韩须如齐逆女：为晋平公迎娶少姜。韩须，韩起之子。逆，迎接。

②陈无宇：即陈桓子。

③致：护送到达目的地。

④晋侯谓之少齐：姜为母家姓，晋平公改以齐国名称她，以示宠异。

⑤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按当时礼，齐国应该派卿送女。陈无宇只是上大夫，晋平公认为陈无宇非卿，因此在中都扣押了他。中都，晋地。

⑥送从逆班：少姜为之辩解，意思是晋国来迎接的非卿，齐国也不派卿护送。

⑦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韩须只是公族大夫，而齐国因为敬畏大国，特派上大夫护送，才有此混乱。这里少姜仍然委婉地请求释放陈无宇。

【译文】

夏四月，韩须去齐国迎亲。齐国陈无宇送亲，护送少姜到晋国。少姜得到晋平公的宠爱，晋平公称她为少齐。晋平公认为陈无宇不是卿，在中都把他逮了起来。少姜为他求情说："送亲的地位应和迎亲的相当，齐国敬畏大国，还有所改易，所以发生了误会。"

2.3 叔弓聘于晋，报宣子也①。晋侯使郊劳②。辞曰："寡君使弓来继旧好，固曰：'女无敢为宾③！'彻命于执事④，敝邑弘

矣[5]，敢辱郊使？请辞。”致馆[6]。辞曰：“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7]，臣之禄也。敢辱大馆？”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8]；卑让，礼之宗也[9]。’辞不忘国[10]，忠信也；先国后己[11]，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12]。’夫子近德矣。”

【注释】

①叔弓聘于晋，报宣子也：为报答韩起聘问，叔弓回访晋国。

②郊劳：使者到别国聘问，受聘之国派卿士到郊外迎接、慰劳。

③女无敢为宾：你不能接受迎宾之礼。

④彻命：传达命令。

⑤弘：受惠很大。

⑥致馆：让叔弓住客馆。

⑦使成：使命完成。

⑧忠信，礼之器也：忠信为载礼之器。

⑨卑让，礼之宗也：卑让为礼之根本。

⑩辞不忘国：口称为国继旧好，是不忘国。

⑪先国后己：先称敝邑之弘，后言臣之禄，是先国后己。

⑫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引《诗》见《诗经·大雅·民劳》。意思是谨慎保持威仪，以亲近有德之人。叔向以此称赞叔弓为近德之人。

【译文】

叔弓到晋国聘问，是回报韩起的聘问。晋平公派人到郊外迎接犒劳。叔弓辞谢说：“我们国君派下臣来是为了继续以往的友好，强调说：‘你可不敢以宾客自居！’只要把我们国君的意思上达给您，敝国就受恩多了。岂敢有劳使者郊劳？请允许辞谢。”请叔弓住进宾馆。他又辞谢说：“我们国君派下臣来继续过去的友好关系，友好能保持，就是下臣的

福气了。怎敢住在高大的宾馆里?”叔向说:“叔弓真是个懂礼的人!我听说:‘忠诚信用,是礼的载体;谦卑逊让,是礼的根本。’他言辞不忘国家,是忠诚信用;先国家后自己,是谦卑逊让。《诗》说:‘不要滥用威仪,以亲近有德的人。’叔弓已经接近贤德了。”

2.4 秋,郑公孙黑将作乱,欲去游氏而代其位①,伤疾作而不果②。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③。子产在鄙④,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⑤。使吏数之⑥,曰:“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⑦,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⑧,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矫君位⑨,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将至⑩。”再拜稽首,辞曰:“死在朝夕,无助天为虐⑪。”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作凶事,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请以印为褚师⑫。子产曰:“印也若才,君将任之;不才,将朝夕从女⑬。女罪之不恤⑭,而又何请焉?不速死,司寇将至⑮。”七月壬寅,缢⑯。尸诸周氏之衢,加木焉⑰。

【注释】

①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想除掉游吉而代其职位。游氏,指游吉,游氏宗主。欲去游氏,必伐其宗主。

②伤疾作而不果:去年被公孙楚击伤,伤痛发作,未能作乱。

③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驷氏与诸大夫都要杀公孙黑。驷氏,公孙黑的氏族。驷氏亦欲杀公孙黑,因诸大夫皆恶之,恐其祸族。

④鄙:边境。

⑤遽(jù):传车,驿车,速度很快。

⑥数之:列举公孙黑的罪状。

⑦伯有之乱：伯有之乱见襄公三十年《传》，当时公孙黑率族兵进攻伯有。

⑧昆弟争室：和公孙楚争夺徐吾犯妹妹。

⑨矫：假称，指让太史书曰“七子”一事，见上年《传》。

⑩不速死，大刑将至：子产以三罪逼公孙黑自杀。大刑，死刑。

⑪死在朝夕，无助天为虐：公孙黑因创伤复发，自认不久将死，无需逼己自杀以助天虐待自己。

⑫请以印为褚师：公孙黑请求任命印为褚师。印，公孙楚之子。褚师，古代管理市场的官吏。

⑬将朝夕从女：不久也将受刑。

⑭恤：忧虑。

⑮司寇：行刑官。

⑯七月壬寅，缢：七月初一，公孙黑上吊自杀。

⑰尸诸周氏之衢，加木焉：暴公孙黑之尸于周氏之衢，将其罪状写在木头上放在尸体上。

【译文】

秋，郑国公孙黑打算发动叛乱，想要除掉游氏而代替他的职位，因伤病发作而未能作乱。驷氏与大夫们想杀了他。子产在边境，听到这消息，怕赶不及制止内乱，就乘坐驿车回都。派官吏历数公孙黑的罪状，说：“伯有那次动乱，因为要应付大国的事，没有讨伐你。你有作乱之心，不能满足，国家无法容忍你。你擅自讨伐伯有，是你的第一条罪状。兄弟争抢妻室，是你的第二条罪状。薰隧盟会，你假托君位，是你的第三条罪状。有这三条死罪，怎么能容忍你？不快些去死，就要对你执行死刑。”公孙黑再拜叩头，推托说：“我早晚要死，没必要帮着上天来虐待我。”子产说：“人谁不死？凶恶的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作了凶事，就是凶恶的人。不帮助上天，难道反而帮助凶恶的人不成！”公孙黑请求让儿子印担任褚师。子产说：“印如果是个人才，国君将任用他；如

果不成器,将会很快跟从你去死。你不考虑自己的罪过,又提出什么请求?不赶快去死,司寇马上就到。”七月初一,公孙黑上吊自杀。郑国人把他的尸体陈放在周氏之衢,把写着罪状的木牌放在他的尸体上。

2.5 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请君无辱①!”公还。季孙宿遂致服焉②。

【注释】

①非伉俪也,请君无辱:少姜不是晋平公正妻,不敢劳驾昭公亲临吊丧,于是派士文伯来辞谢。伉俪,妻子,配偶。按,依当时之礼,纵诸侯嫡配之丧,诸侯亦无亲吊者。

②致服:送下葬的丧服。

【译文】

晋国少姜去世,昭公去晋国吊唁,到了黄河,晋平公派士文伯来辞谢,说:“少姜不是正妻,请您不必光临!”昭公回国。便派季孙宿到晋国送去下葬的衣服。

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①,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②,君求以贪③。国则不共④,而执其使。君刑已颇⑤,何以为盟主?且少姜有辞⑥。”冬十月,陈无宇归。

【注释】

①君使公族逆之:派公族大夫韩须迎少姜。

②不共:不恭敬。

③以贪:太过分。以,通“已”,太。

④国则不共：晋国派韩须迎娶已是不恭。

⑤君刑已颇：君主的刑罚太偏。颇，偏。

⑥且少姜有辞：少姜生前曾请求释放陈无宇，所以更应放人。

【译文】

叔向向晋平公为陈无宇求情："他有什么罪？国君派了公族大夫去迎亲，齐国派出上大夫送亲，还说不恭敬，国君的要求也太过分了。自己的国家不恭敬，反而逮捕别国的使者。国君的刑罚太偏颇，又怎么当盟主？而且少姜也替他求过情。"冬十月，陈无宇回国。

十一月，郑印段如晋吊。

【译文】

十一月，郑国印段到晋国吊唁。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①，滕子原卒②。

3.2　夏，叔弓如滕③。

3.3　五月，葬滕成公。

3.4　秋，小邾子来朝④。

3.5　八月，大雩。

3.6　冬，大雨雹。

3.7　北燕伯款出奔齐⑤。

【注释】

①三年：鲁昭公三年当周景王六年，前539。丁未：初九。

②滕子原：滕成公。

③叔弓如滕：为滕成公送葬。

④小邾子来朝：小邾穆公朝鲁。

⑤北燕伯款：燕简公。

【译文】

鲁昭公三年春周历正月初九，滕成公原去世。

夏，叔弓到滕国去。

五月，安葬滕成公。

秋，小邾穆公来鲁国朝聘。

八月，举行求雨的雩祭。

冬，下大冰雹。

燕简公款出逃到齐国。

【传】

3.1 三年春王正月，郑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与张趯见之[①]。梁丙曰："甚矣哉，子之为此来也[②]！"子大叔曰："将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③]。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④]。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于守適[⑤]，唯惧获戾，岂敢惮烦？少姜有宠而死，齐必继室[⑥]。今兹吾又将来贺，不唯此行也。"张趯曰："善哉，吾得闻此数也[⑦]！然自今子其无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⑧]。此其极也，能无退乎[⑨]？晋将失诸侯，诸侯求烦不获。"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张趯有知，其犹在君子之后乎[⑩]！"

【注释】

①梁丙、张趯(tì):晋国二位大夫。

②甚矣哉,子之为此来也:卿来为妾送葬,太过分了。

③“令诸侯三岁而聘”四句:意谓诸侯朝会无定期。昭公十三年《传》,叔向曰:“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每年相聘),间朝以讲礼(三年一朝),再朝而会以示威(六年一会),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十二年一盟),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

④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朝聘时以昭明礼义,发布命令,盟会时以商量补救缺失。此外不再有额外的命令。

⑤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于守適:按照文、襄之制,夫人之丧仅士吊大夫送葬,现在不敢如旧礼制选择适位之人来,而派卿来吊送妾葬,是礼数超过正夫人了。嬖宠,指少姜,得到晋平公的宠幸。守適,指正夫人。適,同“嫡”。数,礼数。

⑥齐必继室:齐国必须继续嫁女给晋国。

⑦数:朝会吊丧的礼数。

⑧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大火星夏末黄昏出现于天空,暑气将退;冬末早晨出现于天空,寒气渐消。火,大火星。

⑨此其极也,能无退乎:如大火星出现寒暑将消一样,盛极必衰。晋国霸权现在已经极盛,也必将衰退。

⑩君子之后:君子之列。

【译文】

鲁昭公三年春周历正月,郑国游吉去晋国,为少姜送葬。梁丙与张趯见游吉。梁丙说:“您竟然为这事来晋国,实在太过分了!”游吉说:“我能不这么做吗!当初晋文公、晋襄公领袖诸侯的时候,以不麻烦诸侯为宗旨。命令诸侯三年聘问一次,五年朝见一次,有事就会面,有冲突就结盟。国君去世,大夫吊唁,卿参加葬礼;夫人去世,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只要能够足以昭明礼仪、发布命令、商议补救缺失就足够

了,没有额外的命令。现在连宠妾的丧事,诸侯国都不敢选派地位相当的人来,而且礼数超过正妻,我们唯恐获罪,哪敢怕麻烦?少姜得到国君的宠爱而死了,齐国必定会继续把女子嫁过来。今年我又要来祝贺了,并非仅仅来这一次。"张趯说:"说得好,让我知道这样的礼数!不过您从今以后大概会没事了。就好比大火星吧,它运行到天空正中,寒暑就将消退。现在就是国君的顶点了,能不消退吗?晋国将会失去诸侯的拥戴,以后诸侯就是想求得麻烦都得不到了。"二位大夫退出。游吉告诉身边人说:"张趯明白事理,他应当排在君子的行列里吧!"

3.2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书名①。

【注释】

①同盟,故书名:滕成公自襄公五年于戚、九年于戏、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渊、二十五年于重丘,凡与盟者六次,为同盟国;襄公卒,原来会葬;其葬,鲁卿亦往会,相亲好如此。所以《经》文记下他的名字。

【译文】

正月初九,滕成公原去世。因为是同盟国,所以《春秋》记下他的名字。

3.3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①,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②,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③。不腆先君之适以备内官④,焜耀寡人之望⑤,则又无禄,早世陨命⑥,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⑦,徼福于大公、丁公⑧,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适及遗姑姊妹若而人⑨。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

董振择之[10],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11]。'"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缞绖之中,是以未敢请[12]。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13],岂唯寡君,举群臣实受其贶,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14]。"

【注释】

①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即前文所说"齐必继室"。

②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将按时朝聘贡奉财礼。质币,财礼。

③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国君不能亲自前来。

④不腆:当时常用的谦词,不厚富。先君之適:指少姜,可能为齐庄公嫡夫人所生。备内官:谦虚之辞,指少姜聊充内官之数。

⑤焜耀:照亮。

⑥则又无禄,早世殒命:不意少姜过早死去。

⑦收:安抚。

⑧徼福:求福。大公、丁公:齐国先君。

⑨遗姑姊妹:指齐景公的大姑小姑。非齐灵公嫡妻所生。遗,余。若而人:若干人。

⑩董振:慎重。

⑪寡人之望也:齐国希望晋平公再娶齐女。按,这是全用委婉的外交辞令来申述。

⑫在缞绖之中,是以未敢请:服丧期间,未敢请求再娶齐女。缞绖之中,服丧期间。

⑬内主:指正夫人,为内官之主。

⑭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齐君称受大公、丁公之福,因此叔向也自称晋国自唐叔以下都会因受宠惠而称赞齐国。唐叔,晋国之祖。

【译文】

齐景公派晏婴请求再次把女子嫁到晋国去，说："我们国君派下臣婴说：'寡人愿意事奉贵国国君，从早到晚，不知疲倦，按时奉献财礼，但由于国家多难，不能亲自前来。将区区先君的嫡亲女儿备充国君的内宫，使寡人感到荣耀，可她没有福分，早早去世，寡人很失望。国君如果不忘先君的友好关系，惠顾齐国，安抚寡人，求福于太公、丁公，光辉照耀敝国，镇定按抚敝国，那么还有先君的亲生女儿及遗姑姐妹若干人。国君如果不嫌弃敝国，而派使者从中慎重选择，以充姬妾，这是寡人所希望的。'"韩起派叔向答复说："这正是我们国君的愿望啊。我们国君不能独立担任国家大事，没有正妻，但还在服丧期间，所以不敢提出这种请求。贵国国君有赐命，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惠了。如果能加恩顾念敝国，安抚晋国，赐给晋国正宫夫人，岂止我们国君，所有臣子都受到恩赐，从唐叔以下列祖列宗，都会因受宠惠而赞美。"

既成昏[①]，晏子受礼[②]，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③]，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⑤]，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⑥]。釜十则钟[⑦]。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⑧]。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⑨]。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⑩]。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⑪]。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⑫]。国之诸市，屦贱踊贵[⑬]。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⑭]。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⑮]。"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⑰]。道殣相望[⑱]，而女富溢尤[⑲]。民闻公命，如逃寇

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20]，降在皂隶。政在家门[21]，民无所依。君日不悛[22]，以乐慆忧[23]。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24]？《谗鼎之铭》曰[25]：'昧旦丕显，后世犹怠[26]。'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27]？"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28]。肸又无子[29]，公室无度[30]，幸而得死，岂其获祀[31]？"

【注释】

①成昏：订婚。

②受礼：接受享礼。

③季世：末世，衰微之世。

④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预言齐国将被陈氏所取代。

⑤四量：四种量器名，即豆、区（ōu）、釜、钟。

⑥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为区，一区，一斗六升。四区为釜，一釜六斗四升。这是由小量升至大量，从升至釜，各用四进制。自，用。登，成为。

⑦釜十则钟：十釜为一钟，十进制，一钟为六斛四斗。

⑧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这三量都加一，即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这样一来钟也加大，一钟为八斛。三量，指豆、区、釜。登，增加。

⑨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以陈氏之量器出借，用公家之量器回收，这样借出的多，收回的少，以此收买人心。

⑩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shèn）、蛤（gé），弗加于海：山上木料运往市面卖，价格与在山上相同；海产在市面卖，和海上一样，都不加价。这同样是陈氏收买人心的做法。如，前往。蜃、蛤，

海产。

⑪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室重赋敛，人民劳动所得，二分纳于公室，一分作为自己衣食之用。

⑫三老：上寿、中寿、下寿，指八十以上的老人。或曰指致仕的老臣。

⑬屦(jù)贱踊(yǒng)贵：刑罚苛刻，受刖足之刑的人多。屦，麻、葛等制成的鞋子。踊，古代受刖刑的人所穿的一种特制鞋子。

⑭燠(yù)休：优恤，抚慰。此指陈氏对痛疾之民厚加赏赐。

⑮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指陈氏即将获得齐国政权，其祖先神灵已同来受享。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四人都是陈氏先祖。相，随。胡公、大姬，陈氏始受封立国的国君和夫人。

⑯"戎马不驾"四句：晋国衰弱，不能征讨诸侯，兵车组织瘫痪；各大族离散，卿大夫不过问军事，不在军伍之中；公室的戎车上没有甲士，步卒的队伍中也没有官长。军纪废弛，已不能使诸侯畏服。

⑰滋侈：更加奢侈。

⑱殣(jìn)：饿死的人。

⑲女富溢尤：宠妾家里却豪富得太过分。女，国君的嬖宠。尤，过。

⑳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氏都是晋国旧贵族，本皆姬姓。其中栾枝、郤缺、胥臣、先轸、狐偃五氏皆卿，续简伯、庆郑、伯宗皆大夫。

㉑政在家门：晋国政权此时已掌握在韩、赵诸家手中。

㉒悛(quān)：悔改。

㉓以乐慆(tāo)忧：以娱乐度过忧患。慆，过，度过。

㉔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公室的卑微必将到来。其，肯定的假设词。

㉕谗鼎：古代大鼎名。

㉖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意思是人君每日早起，从事光明大业，可以大显赫。但后世之君犹有懈怠政事的。昧旦，天将明未明时，黎明。丕显，大显赫。

㉗子将若何：指叔向你自己将怎样避开这个危难。

㉘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与叔向同祖者共十一族，现在只有羊舌氏还在。羊舌氏，叔向本族。

㉙无子：没有贤能子孙。

㉚无度：无法度。

㉛岂其获祀：言已必不得享祀。其，将。

【译文】

订婚以后，晏婴接受晋国的享礼，叔向和他饮宴，互相交谈。叔向问："齐国怎么样啊？"晏婴说："已经到了末世了，我不知道齐国什么时候将属于陈氏了。国君抛弃人民，使人民归附于陈氏。齐国向来有四种量器，就是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依四进位，直到成一釜。十釜就成一钟。陈氏的前三种量器都是加大四分之一，钟就变大了。他们用自家的量器放贷，而用国家的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材运到市上，卖价和在山上一样；鱼、盐、蜃、蛤，价格也不高于海边。人民的劳力分为三份，二份所得交给国家，只有一份供应自己的衣食。国库里堆聚的财物朽烂长虫，而老人们却在挨饿受冻。国内市场上，鞋子便宜而踊昂贵。民众有苦痛，陈氏就给予慰问资助。百姓爱戴陈氏如同自己的父母，犹如流水一样归附陈氏，想不得到人民的拥护，又怎么可能？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这几人跟随着胡公、大姬，已经在齐国了。"叔向说："不错。即便是晋国的公室，现在也到了末世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将士，军队里没有军官。百姓疲惫不堪，宫室却更加奢侈。道路上饿殍相望，国君宠姬娘家却富得流油。人民听到国君的命令，如同躲避寇仇一样。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家，已经沦

为低贱的隶役。国政掌握在私家手里,人民无所依靠。国君没有一天想到要悔改,而是用欢乐来度过忧患。公室卑弱到了如此地步,还能有多少的时光?《谗鼎之铭》说:'黎明即起致力于声名显赫,子孙后代还会懈怠。'何况从不思想悔改,能维持长久吗?"晏婴说:"那您打算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完了。我听说,公室将要卑弱,它的宗族像树的枝叶一样先落,然后公室随着完结。我这一宗总共十一族,现在只剩下羊舌氏还在了。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没有法度,我有幸得到善终就不错了,难道还会得到祭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①,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②。"辞曰:"君之先臣容焉③,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⑤,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⑥?"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⑦,有鬻踊者⑧。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⑨。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⑩。'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湫(jiū)隘:低湿狭小。嚣:喧嚣嘈杂。尘:尘土飞扬。

②更:更换。爽垲(kǎi):明亮干燥。

③君之先臣容焉:先人已居于此。先臣,指晏婴先人。

④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吾德不足以继承先世,居先人之宅已太奢侈。

⑤得所求:因为近市,买东西方便。

⑥敢烦里旅:不敢烦劳众人为自己筑新居。里旅,众人。

⑦于是:当时。繁于刑:用刑过多。

⑧鬻:卖。

⑨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见前文关于"踊贵屦贱"的谈话。

⑩君子如祉,乱庶遄(chuán)已:引《诗》见《诗经·小雅·巧言》,意思是说君子行福,则祸乱庶几可以速止。如,行。祉,福。遄,速。已,止。

【译文】

起初,齐景公想让晏婴换一所住宅,说道:"你的住宅靠近闹市,低湿狭小,喧闹嘈杂,尘土飞扬,无法居住,请让我为你换个高爽的房子。"晏婴辞谢说:"国君的先臣就住在这里,下臣不足以继承祖业,住在这里已经是奢侈了。况且小人住得靠近市场,早晚可以随时得到所需要的,这是小人的好处,哪里敢烦劳众人为我建造新房?"景公笑着说:"你靠近市场,了解物品的贵贱吗?"晏婴回答说:"既然感到便利,怎么会不知道呢?"景公问:"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当时景公滥用刑罚,街市上有卖踊的。所以回答说:"踊贵鞋贱。"此前晏婴已经告诉了景公,所以和叔向交谈时提起这件事。景公为此而减省了刑罚。君子说:"仁德之人所说的话,产生的好处真大呀!晏婴一句话,使得齐景公减省了刑罚。《诗》说:'君子降下福祉,祸乱将很快被制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①。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②,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③。'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④。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⑤?"卒复其旧宅,公

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注释】

①反，则成矣：晏婴从晋国回来，新居已建成。

②“既拜”五句：因景公拆掉里中邻家扩大晏婴的住宅，现在晏婴毁新居，恢复邻家旧屋，让旧宅的居民仍回原屋居住。拜，向景公拜谢新宅。毁之，毁去新宅。里室，里中的邻家。

③非宅是卜，唯邻是卜：选择居宅，不是卜其吉凶，而是要选择邻居。

④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邻人居住于此，已先卜邻，不可违背。二三子，指邻人。

⑤“君子不犯非礼”四句：去俭就奢是非礼，违卜迁居是不祥，既不可有非礼之举，也不可做不祥之事。

【译文】

等到晏婴去晋国，景公改建了晏婴的住宅，晏婴回国时，房子已经建成了。晏婴拜谢过景公，又把新居拆毁，建好邻居的房屋，一切都跟原来的一样，然后让邻居们搬回来，并说：“谚语说：‘不是建住宅要占卜，唯有邻里才要占卜。’各位已经都为选择邻居占卜过了，违背占卜的结果是不吉祥的。君子不去干不合礼仪的事，小人不违犯不吉祥的事，这是古往今来的制度。我难道敢违背吗？”最终还是恢复了自己的旧宅，景公不允许，晏婴通过陈桓子向景公请求，才被准许。

3.4 夏四月，郑伯如晋，公孙段相[1]，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2]，曰：“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3]。赐女州田[4]，以胙乃旧勋[5]。”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礼，其人之急也乎[6]！伯石之汏也[7]，一为礼于晋，犹荷

其禄[8]，况以礼终始乎？《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9]？’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公孙段：郑国大夫伯石。

②策：赐命之书。

③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郑僖公即位那年，子丰曾和他一起前往晋国，见襄公七年《传》。子丰，公孙段的父亲。

④州：古地名。在今河南温县。隐公十一年周桓王将州赐予郑国，后被晋国所得。

⑤胙：酬报。

⑥礼，其人之急也乎：礼仪是人所急需的。

⑦伯石之汰也：伯石欲为卿而伪让者三，子产恶之，见襄公三十年《传》。汰，骄傲。

⑧荷其禄：得到了福禄。指得到州田。

⑨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引《诗》见《诗经·国风·鄘风·相鼠》。

【译文】

夏四月，郑简公去晋国，公孙段为相礼，很恭敬而且卑躬屈节，没有违背礼仪之处。晋平公很赞赏他，授给他策书，说：“子丰对晋国有过功劳，我听说后一直没忘。赐给你州地的田地，以酬报你家过去的勋劳。”公孙段再拜叩头，接受策书后退出。君子说：“礼仪应该是人所急需的吧！像公孙段这样骄奢的人，偶然在晋国有礼，尚且得到了福禄，何况始终奉行礼仪的人呢？《诗》说：‘人如果没有礼，为什么不赶快死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初，州县，栾豹之邑也[1]。及栾氏亡[2]，范宣子、赵文子、

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③。”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⑤?”文子病之⑥,乃舍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议而自与也⑦。”皆舍之。及文子为政,赵获曰⑧:“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又焉用州?其以徼祸也⑨。君子曰:‘弗知实难⑩。’知而弗从,祸莫大焉。有言州必死!”丰氏故主韩氏⑪,伯石之获州也,韩宣子为之请之,为其复取之之故⑫。

【注释】

①栾豹:栾盈族人。

②栾氏亡:栾氏灭亡见襄公二十三年《传》。

③温,吾县也:温县是赵氏之邑,州本属于温,所以赵文子认为州县应属赵氏。

④自郤称以别,三传矣:州从郤称到赵氏,再到栾豹,已传三家。郤称,晋国大夫。其时划分温与州为二地,郤称得州。

⑤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晋国一分为二的县很多,谁也不可能按划分前的情况去治理它。别县,将一县一分为二。

⑥病之:自感惭愧。

⑦正议而自与:说得公正其实自己想要。按,这样一来,三人都不取州了。

⑧赵获:赵文子之子。

⑨其以徼祸也:如再取州县,是自找祸患。

⑩弗知实难:担心的是不知祸患发生的原因。

⑪丰氏故主韩氏:子丰到晋国,曾住在韩起私宅。丰氏,公孙段的氏族。主,住于其家。

⑫伯石之获州也，韩宣子为之请之，为其复取之之故：韩起想取州田，故意为伯石请求州田，为以后重得州田作准备。昭公七年，丰氏将州归还韩起。

【译文】

当初州县是栾豹的封邑。到栾氏灭亡后，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都想得到州地。赵文子说："温县是我的封邑。"范宣子、韩宣子都说："自从郤称把州县从温县划出至今，已经传了三家了。晋国将一县划分为二，并不只有州县，谁能够收回划出的地盘？"赵文子感到惭愧，就放弃了这种念头。范、韩二人说："我们不能口头上说要公正而把好处留给自己。"于是都放弃州县。到赵文子执政以后，赵获说："可以取州县了。"赵文子说"住口！范、韩二人的话合乎道义。违背道义，会导致祸难。我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县，又哪里用得着要州县？要了是自找灾祸啊。君子说：'不知祸从何处来就很难防止。'知道了而不加以防止，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今后有再说起州县的一定处死！"丰氏来晋国都是住在韩氏那里，公孙段得到州县，就是韩宣子为他请求的，其实这是为自己再次取得州县而做的准备。

3.5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为介[①]。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②]。惠伯曰[③]："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④]。"乃先受馆。敬子从之[⑤]。

【注释】

①介：副使。

②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因为刚好碰上懿伯忌日，叔弓便不进入滕国。懿伯，子服椒之父。忌，忌日。敬子，即叔弓。按，古人于父母逝世纪念日，不做他事，不举音乐，谓之不用。此时两人已至滕、鲁两国相接之郊，入滕境，则子服椒必受滕之郊劳、授

馆等礼仪，故敬子因之不入滕境，为子服椒稽缓一日。

③惠伯：即子服椒。

④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不要因为私家的忌讳而妨碍公家之利。

⑤乃先受馆。敬子从之：惠伯先入滕国住进客馆，叔弓也一同入滕国。

【译文】

五月，叔弓去滕国，参加滕成公的葬礼，子服椒担任副使。到了滕国郊外，正好遇上懿伯的忌日，叔弓便停下不进入国都。子服椒说："执行公务只考虑国家的利益，没有私家的忌讳，请让我先进入。"于是先进城住进宾馆。叔弓听从了他的意见。

3.6 晋韩起如齐逆女。公孙虿为少姜之有宠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①。人谓宣子："子尾欺晋②，晋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齐，而远其宠，宠将来乎③?"

【注释】

①公孙虿为少姜之有宠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公孙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平公，而将齐景公女儿嫁与他人。子，古代男女都可称子。

②子尾欺晋：以己女换景公女，是欺骗晋国的行为。子尾，公孙虿。

③我欲得齐，而远其宠，宠将来乎：不接受公孙虿女儿，是疏远了他，便不可能得齐。宠，宠信的人，指公孙虿。

【译文】

晋国韩起到齐国迎亲。公孙虿因为少姜得到晋平公的宠爱，便将自己的女儿换下国君的女儿嫁到晋国，而把国君的女儿嫁给别人。有人对韩起说："公孙虿欺骗晋国，晋国为什么要接受他的女儿?"韩起说：

"我们想得到齐国的拥护,反而疏远它的宠臣,宠臣会拥护我们吗?"

3.7 秋七月,郑罕虎如晋,贺夫人[①],且告曰:"楚人日征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②]。敝邑之往,则畏执事其谓寡君而固有外心[③];其不往,则宋之盟云[④]。进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⑤]。"宣子使叔向对曰:"君若辱有寡君[⑥],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⑦]。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⑧]。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⑨]!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

【注释】

①郑罕虎如晋,贺夫人:祝贺晋平公新娶齐女。

②楚人日征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灵王新立,郑国还没有去朝聘,楚国于是每日来责问。征,问。

③敝邑之往,则畏执事其谓寡君而固有外心:假如郑国去朝楚,又怕晋国责怪郑国有二心。

④其不往,则宋之盟云:盟约在先,不敢不朝。宋之盟,指襄公二十七年的弭兵之盟,当时楚国提出"晋、楚之从交相见"的盟约。

⑤进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朝与不朝,两边得罪,因此向晋告白。布,陈述。

⑥君若辱有寡君:如果对晋国有真心。

⑦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如此朝楚,也是修宋盟之好,晋国也不必承受罪过了。

⑧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对晋无真心,天天朝晋也不能被信任。猜,猜疑。

⑨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真心事晋,朝楚可不需来告。

【译文】

秋七月，郑国罕虎到晋国去，祝贺晋平公娶夫人，并且报告说："楚国不断来质问敝国不去朝见他们新君的原因。敝国如果前往，又担心贵国认为我们国君原来就有外心；要是不去，可又有宋国的盟约在。去与不去都是罪过。我们国君派下臣来陈述苦衷。"韩起让叔向回复他说："贵国国君如果心里有我们国君，去楚国又有什么妨害？不过是重修在宋国盟会的友好。贵国国君如果是考虑到盟约，我们国君就知道可以免除罪过了。贵国国君如果心中没有我们国君，即使早晚不断光临敝国，我们国君还是会有猜疑的。贵国国君真有我们国君在心中，何必要来告诉我们呢。你们还是去吧！如果心中有我们国君，在楚国就如同来晋国一样。"

张趯使谓大叔曰："自子之归也，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①，曰：'子其将来。'今子皮实来，小人失望②。"大叔曰："吉贱，不获来，畏大国，尊夫人也③。且孟曰'而将无事'，吉庶几焉④。"

【注释】

①粪除：扫除。

②今子皮实来，小人失望：因为游吉吊少姜时说过"又将来贺"，结果是子皮来而游吉不来，所以张趯失望。子皮，即罕虎。

③吉贱，不获来，畏大国，尊夫人也：游吉地位较低，郑国畏惧大国，尊敬夫人，所以派了上卿罕虎来。

④且孟曰"而将无事"，吉庶几焉：当时张趯曾说"然自今子其无事"，游吉也许是应验了此话。孟，即张趯。

【译文】

张趯派人对游吉说："自从您回国后，小人打扫干净先人的居室，说：'您大约要来了。'可如今却是子皮前来，小人感到很失望。"游吉回复说："我地位低下，没资格前来，这是由于害怕大国，尊重夫人的缘故。况且当初您曾说过'你将会没事了'，我也许是被你说中了。"

3.8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①]。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②]，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孙从之[③]。

【注释】

①季武子欲卑之：想不以诸侯之礼接待小邾穆公。

②一睦：指小邾，睦邻友好之国。

③季孙从之：仍然以诸侯之礼接待小邾穆公。按，小邾分别朝鲁庄公、僖公和襄公各一次，现在又来朝。

【译文】

小邾国穆公前来鲁国朝见，季武子想要降格接待。穆叔说："不能这样做。曹国、滕国和两个邾国确实都没忘记和我国的友好，我们恭敬地迎接他们，还担心他们有二心，如果再降低一个友好国家的地位，又怎能迎接其他的友好国家呢？还是同往常一样地接待而且要更加恭敬。《志》说：'能恭敬就没灾祸。'又说：'恭敬地迎接来宾，上天就会赐福。'"季武子听从了。

3.9 八月，大雩，旱也[①]。

【注释】

①大雩,旱也:鲁国大旱,祭祀求雨。杨伯峻指出,《春秋》记载鲁国雩祭有二十一次,仅昭公时就占其七。昭公二十五年旱甚而大雩,足见当时气象之变化。

【译文】

八月,举行求雨的雩祭,是因为大旱。

3.10 齐侯田于莒[①],卢蒲嫳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②]?"公曰:"诺,吾告二子[③]。"归而告之。子尾欲复之[④],子雅不可,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⑤]。"九月,子雅放卢蒲嫳于北燕[⑥]。

【注释】

①莒:在齐国东境。

②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卢蒲嫳是庆封余党,襄公二十八年被放逐于境,这时见齐景公,自言已经衰老,不能再为害。种种,头发短的样子。

③二子:指子雅、子尾。

④子尾欲复之:复卢蒲嫳官位。

⑤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子雅认为,卢蒲嫳工于心计,贼心不死,如果复其官位,必将报复。

⑥子雅放卢蒲嫳于北燕:担心卢蒲嫳再作乱,所以再放逐于北燕。

【译文】

齐景公在莒地打猎,卢蒲嫳求见,哭着请求说:"我的头发都这么短少了,还能做什么坏事?"景公说:"好的,我会说给那两人。"回去后就告诉了子尾和子雅。子尾想让卢蒲嫳回来,子雅不同意,说:"他头发虽短

但心计很多，他也许又想要睡我的皮了。”九月，子雅把卢蒲嫳流放到北燕。

3.11　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①。公惧，奔齐。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②。

【注释】

①比：勾结。外嬖：宠臣。

②罪之也：燕简公失为君之道，所以逃亡，《经》文这样记载，认为罪在简公自己。

【译文】

燕简公有很多宠幸的人，他想把大夫们除掉而立他宠幸的人。冬，燕国大夫们联合起来杀了燕简公宠幸的人。燕简公害怕了，逃往齐国。《春秋》记载：“北燕国君款出逃到齐国。”是归罪于他。

3.12　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①。既享，子产乃具田备②，王以田江南之梦③。

【注释】

①《吉日》：《诗经·小雅》篇名，是周宣王田猎宴宾之诗，楚灵王准备和郑简公一起打猎，于是赋此诗。

②田备：田猎用具。

③以：与，和郑简公。江南之梦：古代云梦泽跨长江南北，这里指长江以南的云梦泽。

【译文】

十月,郑简公到楚国去,子产任相礼。楚灵王设享礼招待,赋《吉日》。享礼结束后,子产便备下打猎的工具,楚灵王和郑简公在江南的云梦泽打猎。

3.13 齐公孙灶卒[①]。司马灶见晏子[②],曰:“又丧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③]!姜族弱矣[④],而妫将始昌[⑤]。二惠竞爽[⑥],犹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注释】

①公孙灶:即子雅。

②司马灶:齐国大夫。

③子旗不免,殆哉:去年韩起曾预言子旗与高强不是保家之主,现在子雅一死,子旗必不免于祸患。殆,危险。

④姜族:指齐国公室。

⑤妫(guī):指陈氏。

⑥二惠:指子雅、子尾,二人都是齐惠公孙。竞爽:刚强明白。

【译文】

齐国公孙灶去世。司马灶见晏婴,说:“又丧失了一位子雅。”晏婴说:“可惜啊!子旗将不免于难,危险了!姜族衰弱了,而妫姓将开始昌盛了。惠公的两个孙子刚强明理还可以维持姜姓,现在又少了一个,姜姓危险了!”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正月[①],大雨雹[②]。

4.2 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3]。

4.3 楚人执徐子。

4.4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4]。遂灭赖[5]。

4.5 九月，取鄫[6]。

4.6 冬十有二月乙卯[7]，叔孙豹卒。

【注释】

①四年：鲁昭公四年当周景王七年，前538。

②大雨雹：鲁国发生大雹灾。

③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这是楚灵王第一次大会诸侯。申，古地名。在今河南南阳。

④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楚灵王会于申之后伐吴，庆封于襄公二十八年逃亡到吴国，此时被杀。

⑤赖：赖国，在今湖北随州东北。

⑥鄫：姒姓国，襄公六年被莒所灭，成为莒邑。在今山东枣庄东。

⑦乙卯：二十八日。

【译文】

鲁昭公四年春周历正月，下大冰雹。

夏，楚灵王、蔡灵侯、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徐子、滕悼公、顿子、胡子、沈子、小邾穆公、宋国太子佐、淮夷在申地相会。

楚灵王逮捕了徐子。

秋七月，楚灵王、蔡灵侯、陈哀公、许悼公、顿子、胡子、沈子、淮夷讨

伐吴国，抓住齐国庆封，杀了他。接着消灭了赖国。

九月，取得鄫地。

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叔孙豹去世。

【传】

4.1 四年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二君待之①。椒举致命曰②："寡君使举曰：日君有惠，赐盟于宋③，曰：'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间④。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⑤。"晋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⑥，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⑦，亦未可知也。晋、楚唯天所相⑧，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⑨。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⑩？"公曰："晋有三不殆⑪，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⑫，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⑬？"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⑭，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⑮。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⑯。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⑰，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⑱；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⑲。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⑳。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㉑。卫、邢无难，敌亦丧之㉒。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㉓，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㉔，殷是以陨，周是

以兴，夫岂争诸侯[25]？”乃许楚使。使叔向对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获春秋时见[26]。诸侯，君实有之，何辱命焉[27]？”椒举遂请昏，晋侯许之[28]。

【注释】

①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二君待之：晋国本为盟主，但楚灵王想取得霸业，于是派伍举到晋国，请求诸侯朝楚。椒举，楚国大夫伍举。二君，许、郑二国国君。

②致命：传达命令。

③日君有惠，赐盟于宋：楚国受晋国之惠，得以参加宋之盟。日，昔日。宋之盟，襄公二十七年向戌弭兵。

④以岁之不易，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间：这是客套话。不易，多难。二三君，指众诸侯。请间，请求在您空闲时向您禀报这件事。间，闲暇。

⑤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晋国若无边境之患，楚国愿意借晋君之宠威以会诸侯。这是外交辞令，意在照会晋国同意。

⑥天或者欲逞其心：上天或许要纵楚灵王为非。

⑦能终：能得善终。

⑧晋、楚唯天所相：晋、楚都得到上天扶助。相，扶助。

⑨而修德以待其归：晋国可自修其德，看看楚灵王归宿如何。归，归宿。

⑩若适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楚灵王如果荒淫暴虐，楚国自将抛弃他，晋国不用争而霸主地位可保。

⑪晋有三不殆：晋国有三个有利条件可以免除危险。殆，危险。

⑫多难：指国内多篡弑之难。

⑬何乡而不济：无往不成。乡，通“向”。

⑭虞：指望。

⑮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说明地形险要不足恃。四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一说南岳指安徽霍山，衡山作南岳是以后的事）、北岳恒山。三涂，指今河南嵩县西南的三涂山。阳城，阳城山，俗名城山岭，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大室，即太室，河南的嵩山。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西。中南，即今陕西西安南的终南山。是不一姓，非一姓所有，统治者屡次更换。

⑯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此言多马也不足恃。冀之北土，指燕、代诸国。兴，强盛。

⑰亨：同"享"。神人：神灵与祖先。人，祖先。

⑱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意谓国多难反而兴盛。

⑲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意谓国无难也可能丧国失地。守宇，疆土。

⑳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庄公八年、九年，齐国因公孙无知弑齐襄公，齐桓公得以即位，齐国至今仍得桓公余荫。仲孙，即公孙无知。

㉑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僖公九年，晋国里克、丕郑在晋献公死后连弑奚齐、卓子，晋国乱。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回国，是为文公。僖公二十八年，文公指挥城濮之战，晋成为盟主。

㉒卫、邢无难，敌亦丧之：闵公二年，狄灭卫国；僖公二十五年，卫灭邢国。

㉓亡于不暇：救亡都来不及。

㉔惠和：仁慈和蔼。

㉕夫岂争诸侯：在于修德，不在于争夺诸侯。

㉖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获春秋时见：这里谦言不能亲自前往。

㉗诸侯,君实有之,何辱命焉:意思是楚国不必来征求意见。

㉘椒举遂请昏,晋侯许之:伍举同时为楚灵王向晋国求婚,晋平公答应了。

【译文】

鲁昭公四年春周历正月,许悼公到楚国去,楚灵王留下他,又挽留了郑简公,再到江南打猎,许悼公参加了。楚灵王派椒举到晋国去要求会合诸侯,让郑简公、许悼公留下等候消息。椒举传达楚灵王的话说:"我们国君派下臣来说:往日国君施恩,赐敝国在宋国参与结盟,说:'晋国、楚国的附属国互相朝见。'由于年来多事,寡人愿与各位国君交好,派下臣来在您空闲时向您禀报这件事。国君如果没有四方边境的忧患,那么愿借国君的威宠请诸侯们到会。"晋平公想不予同意。司马侯说:"不行。楚王正狂妄,上天或许是想满足他的心愿,从而增加对他的怨恨,然后再降给惩罚,这是未可知的事。他或许能够善终,也是说不定的事。晋、楚两国都依靠上天的帮助,不能彼此相争。请国君同意他的要求,而修明德行等待其最后的结果。如果楚王最终有德行,我国都将要事奉他,更何况诸侯呢?如果走向荒淫暴虐,楚国自己会抛弃他,又有谁来和我国相争呢?"晋平公说:"晋国有三个条件可以免于危险,有谁能和我国匹敌?国家地势险要而且多出产马匹,齐、楚二国正在祸难频发,有这三条,何往而不胜?"司马侯回答说:"倚仗险要与多马,并把希望寄托在邻国的祸难上,恰恰是三个危险。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都是九州中的险要之地,它们并不归一姓所有。冀州北面的地区,是马蓄育之地,并无一个强盛的国家。倚仗险要与多马,并不能作为巩固自己的条件,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所以先王致力于修明德行,使神明和人民高兴,没听说致力于地势险要与多马。至于邻国的祸难,是不可以寄以希望的。有的多难反而使国家巩固,开疆辟土;有的无祸难反倒丧失国家,失掉疆土。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祸难上?齐国有仲孙的祸难,却得到了桓公,齐国至今还靠着他的余荫。

晋国有里克、丕郑的祸难，却获得文公，并由此而成为盟主。卫国、邢国并无祸难，敌国却灭亡了它们。所以他人的祸难，是不可以寄予希望的。倚仗上述三条，却不修明政德，挽救灭亡还顾不上，又如何能够得到成功？所以国君还是同意了楚国的要求吧！纣王淫佚暴虐，文王贤惠和顺，殷因此灭亡，周因此兴起，难道在于争夺诸侯吗？”晋平公便同意了楚国使者的要求。派叔向答复说：“我们国君有国家大事要处理，因此不能在春秋两季按时相见。至于诸侯，贵国国君本来就拥有他们，何必再征求意见呢？”椒举于是为楚灵王求婚，晋平公答应了。

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晋君少安，不在诸侯①。其大夫多求②，莫匡其君③。在宋之盟，又曰如一④。若不许君，将焉用之⑤？”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从宋之盟，承君之欢，不畏大国⑥，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⑦，唯是不来⑧。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⑨？”王曰：“然则吾所求者，无不可乎？”对曰：“求逞于人，不可⑩；与人同欲，尽济⑪。”

【注释】

①晋君少安，不在诸侯：晋平公贪图小处安逸，不以诸侯叛服为意。

②多求：贪求私利。

③匡：帮助。

④如一：晋、楚同等，应同样朝贡，即“交相见”。

⑤若不许君，将焉用之：晋国要是不答应，宋之盟还有什么用？

⑥不畏大国：晋国已经同意，不必怕晋国责难。大国，指晋国。

⑦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鲁、卫逼于齐，不得不亲近晋国。

⑧唯是：因此。唯，因。

⑨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楚国威力所及，诸侯不敢不来。

⑩求逞于人，不可：求快己意于人，不可。

⑪与人同欲，尽济：自己所为，应该和大多数人同欲，如此则无不成功。

【译文】

楚灵王询问子产说："晋国会同意我召集诸侯吗？"子产回答说："会答应您的。晋国国君贪图小处安逸，志向不在于诸侯。该国大夫又多贪求，没有谁能匡扶国君。在宋国的盟约又规定了诸侯对待楚国、晋国要同样朝贡。如果不答应您，宋国的盟约又有什么用呢？"楚灵王问："诸侯们会来吗？"子产回答说："一定会来。服从在宋国的盟约，得到您的欢心，不用害怕晋国，为何不来？不来的，大概只有鲁国、卫国、曹国和邾国吧！曹国畏惧宋国，邾国害怕鲁国，鲁、卫二国为齐国所威逼而亲近晋国，因此不会来。其余各国，是您的威力所能达到的，谁敢不到会？"楚灵王说："那么我所要求的，就没有办不到的了？"子产回答说："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愿望，不行；与大多数人愿望相同，就能成功。"

4.2　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曰①："雹可御乎②？"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③，西陆朝觌而出之④。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⑤。其出之也，朝之禄位⑥，宾、食、丧、祭⑦，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⑧。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⑨。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⑩，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⑪。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⑫，公始用之⑬，火出而毕赋⑭。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⑮，县人传之⑯，舆人纳之，隶人藏之⑰。夫冰以风壮，而以

风出[18]。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19]，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20]，疠疾不降[21]，民不夭札[22]。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23]，风不越而杀[24]，雷不发而震[25]。雹之为灾，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26]。”

【注释】

①申丰：季氏家臣。

②御：防止。

③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太阳行至虚宿和危宿，是夏历十二月，在小寒和大寒时节，古人在这时取冰而藏。北陆，指虚宿与危宿二星宿。

④西陆朝觌(dí)而出之：昴宿和毕宿在早晨出现，正是夏历四月，应是清明、谷雨时节，这时取冰而出。西陆，指昴宿与毕宿。觌，显示，显现。

⑤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hù)寒，于是乎取之：前言藏冰用冰之时，这里说藏冰取冰之地。固阴冱寒，寒气凝固。

⑥朝之禄位：指卿大夫等。

⑦宾：迎宾。食：君之膳食。丧：丧礼。祭：祭祀。

⑧其藏之也，黑牡、秬(jù)黍，以享司寒：藏冰时先祭司寒。黑牡，黑色公羊。秬，黑黍。司寒，冬神玄冥。冬在北陆，故用黑色。

⑨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取冰时，以桃弓棘箭置于储冰室的门上以消灾。

⑩食肉之禄：即肉食者，有禄位的官。

⑪命妇：大夫之妻。丧浴：死后擦身。

⑫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藏、取冰都要祭祀。寒，指司寒。献

羔，献羔羊祭祖。

⑬公始用之：国君先用。

⑭火出而毕赋：大火星出现为夏历三月，这时分冰完毕。火，大火星。

⑮山人：主管山林的小官。

⑯县人：县正，遂的属官。按，五县为遂。

⑰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取冰、运输、交付、收藏都由下级官员承担。舆人、隶人，都是低级小官。

⑱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冰由于寒风而更坚固，由于春风而取出使用。

⑲愆阳：阳气过盛。愆，过度。

⑳雷出不震，无灾霜雹：有雷鸣而不伤人，有霜雹而不成灾。

㉑疠疾：传染病、流行病。

㉒夭：短命而死。札：因流行病而死。

㉓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既不藏山谷之冰，又不遍用藏冰。

㉔风不越而杀：风不散而草木凋零。越，飘散。杀，指草木枯萎。

㉕雷不发而震：雷不鸣而击物伤人，阴阳失序，风雷为灾。

㉖《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诗经·国风·豳风》篇名。此诗的末章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等句，吟咏取冰藏冰用冰之事。

【译文】

下大冰雹。季武子向申丰询问说：“冰雹可以防止吗？”申丰回答说：“圣人在上，就没有冰雹。即便有，也不会成为灾害。古时候，太阳行走在虚宿和危宿的位置上就藏冰，昴宿和毕宿出现在清晨时就把冰取出来。当藏冰的时候，在深山穷谷，凝聚着阴寒之气的地方，在这儿取冰。在取出冰的时候，凡是朝廷上有禄位的，在迎宾、膳食、丧事、祭祀时就取用。当藏冰时，用黑公羊和黑黍来祭祀司寒之神。取出来的

时候，用桃木弓、荆棘箭来祓除灾祸。取冰藏冰都有一定的时令。凡是有禄位吃祭肉的官吏，都能用到冰。大夫和妻子死后洗擦身子也要用冰。祭祀司寒之神而藏冰，奉献羔羊而后取用，国君首先使用，大火星出现时分配完毕。从大夫、命妇直到退休有病的，无不分到冰。山人凿冰，县人运送，舆人交纳，隶人收藏。冰由于寒风而坚固，又由于春风而取出。它收藏周密，使用普遍，那么冬天不会过于暖和，夏天不会过于阴寒，春天没有寒冷的风，秋天没有连绵的雨，雷鸣不伤害人畜，霜雹不会造成灾害，瘟疫不会流行，人民不会夭折死亡。现在收藏着河川水池中的冰而放弃不用，风就不发散而使草木凋零，雷不作声而震伤人畜。雹冰所造成的灾害，谁能防止？《七月》最后一章，说的就是藏冰的道理。”

4.3 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①]。郑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②]，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③]。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④]，商汤有景亳之命[⑤]，周武有孟津之誓[⑥]，成有岐阳之蒐[⑦]，康有酆宫之朝[⑧]，穆有涂山之会[⑨]，齐桓有召陵之师[⑩]，晋文有践土之盟[⑪]。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⑫]，君其选焉。”王曰：“吾用齐桓。”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⑬]。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⑭]？”献公合诸侯之礼六[⑮]。子产曰：“小国共职[⑯]，敢不荐守[⑰]？”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⑱]。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⑲]，子产善相小国[⑳]。

【注释】

①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四国都找借口拒绝朝

楚，正与子产预料相合。难，指国家不安定。公，指鲁昭公。时祭，祭祖。

②丙午：十六日。

③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诸侯只归服于有礼者。

④夏启有钧台之享：夏启曾在钧台宴享诸侯。钧台，古地名。在今河南禹州。

⑤商汤有景亳之命：商汤曾在景亳发布命令。景亳，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北。

⑥周武有孟津之誓：周武王两次在孟津会合诸侯，誓师伐纣。孟津，即盟津，古地名，在今河南孟县南。

⑦成有岐阳之蒐：周成王从奄归来，在岐阳田猎。岐阳，即岐山之阳，古地名。在今陕西岐山。

⑧康有酆宫之朝：周康王曾在酆宫朝诸侯。酆宫，文王庙，在今陕西户县东。

⑨穆有涂山之会：周穆王曾在涂山会诸侯。涂山，古地名。据传在今安徽怀远东南。按，以上六王之会，除周武王外，都不知其事件本末。

⑩齐桓有召陵之师：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军队在召陵与楚结盟。

⑪晋文有践土之盟：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与鲁、齐、宋、蔡、郑、卫、莒等诸侯盟于践土。

⑫良：能。此谓向戌与子产习于礼，闻见广。

⑬左师：即向戌。

⑭荐闻：献其所闻，以备采择。

⑮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宋国为公爵，所以献公会合诸侯之礼仪六种。

⑯共职：指事奉大国。共，通“供”。

⑰守：所遵守的典礼。

⑱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郑国是伯爵，所以献伯子男会盟主之礼仪六种。

⑲合左师善守先代：宋国为公爵，向戌所献礼，符合宋国传统的大国地位，是善守先代传统。

⑳子产善相小国：郑国是伯爵，服于大国，子产所献礼，符合敬事大国之道，是善于辅佐小国。

【译文】

夏，诸侯们前往楚国，鲁国、卫国、曹国、邾国果然没到会。曹国、邾国借口国内不安定，鲁昭公以举行祭祀来推辞，卫襄公推托有病。郑简公先在申地等待。六月十六日，楚灵王和诸侯在申地相会。椒举对楚灵王说："下臣听说诸侯不归服别的，只归服有礼者。现今国君刚刚得到诸侯的拥护，对礼仪要慎重。霸业成功与否，就在这次相会。夏启有钧台的宴享，商汤有景亳的命令，周武王有孟津的誓师，周成王有岐阳的田猎，周康王有酆宫的朝会，周穆王有涂山的会见，齐桓公有召陵的会师，晋文公有践土的盟会。国君打算用哪一种形式？宋国向戌、郑国公孙侨在此，他们是诸侯大夫中的佼佼者，国君您就在他们中选用吧。"楚灵王说："我采用齐桓公的方式。"楚灵王派人到向戌和子产那儿询问礼仪。向戌说："小国学习礼仪，大国使用礼仪，我怎敢不进献自己所知道的？"他献上了公会见诸侯的礼仪六种。子产说："小国的职责就是事奉大国，哪里敢不进献所遵守的典礼？"献上了伯子男会见公的礼仪六种。君子认为向戌善于保持先世的礼仪，子产善于辅佐小国。

王使椒举侍于后以规过①，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②？"

【注释】

①规过：纠正过失。

②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向戌、子产二人所献六礼，楚国都未曾实行过，甚是齐备，椒举无从纠正。

【译文】

楚灵王让椒举侍立在自己身后以纠正过失，直到仪式结束椒举也没有纠正过一次。楚灵王问他是何缘故，椒举回复说："这些礼中有六种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又怎么能纠正呢？"

宋大子佐后至，王田于武城[①]，久而弗见[②]。椒举请辞焉。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③]，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④]。"

【注释】

①武城：古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北。

②久而弗见：楚灵王恨宋太子迟到。

③属：适逢。宗祧之事：指为宗庙祭祀田猎的事。

④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不满于宋太子晚到，所以说须等到会诸侯献宗庙礼时才接见。按，这是追记会诸侯前的话。堕币，布币，向宗庙献礼。

【译文】

宋国太子佐迟到了，楚灵王正在武城打猎，很久都不接见他。椒举请楚灵王辞谢他。灵王派人前去，说："不凑巧在武城有宗庙祭祀的事，我们国君将把礼物献于宗庙，谨为不能及时接见而致歉意。"

徐子[①]，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

【注释】

①徐：国名，在今安徽泗县。

【译文】

徐国国君是吴国女子所生，楚灵王认为他有二心，所以在申地抓了他。

楚子示诸侯侈[①]，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②]，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③]。夏桀为仍之会[④]，有缗叛之[⑤]。商纣为黎之蒐[⑥]，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⑦]。今君以汏，无乃不济乎？"王弗听。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谏，不过十年[⑧]。"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⑨]。"

【注释】

①侈：骄纵。

②六王：夏启、商汤、周武、周成、周康、周穆王六人。二公：齐桓公、晋文公。

③用命：听命。

④仍：国名，在今山东金乡。

⑤有缗：即缗国，也是国名，舜之后，姚姓，也在今山东金乡。

⑥黎：小国名，原在山西长治西南，后迁于黎城。

⑦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上举都是暴君，骄侈过甚，诸侯因此都违命不从。

⑧汏而愎(bì)谏，不过十年：子产预言楚灵王霸业必不能长久，郑国不必担心。愎谏，固执己见，不接受别人忠言。

⑨“不十年侈”五句：为恶及远，必为人所弃；行善及远，必能兴盛。昭公十三年，楚灵王自缢而死，这里为之预言。远，这里既指时间，也指地域。

【译文】

楚灵王在诸侯面前表现得很骄纵，椒举说：“六王、二公会合诸侯时，都是向诸侯显示礼仪，诸侯所以服从命令。夏桀在仍地的会见，有缗背叛他。商纣在黎地打猎，东夷背叛他。周幽王在太室举行盟会，戎狄背叛他。这都是由于对诸侯表现出骄纵，诸侯所以背弃他们的命令。现在国君过于骄侈，恐怕不会成功吧？”楚灵王不听从椒举的话。子产见到向戌说：“我不担心楚国了。楚灵王骄横而不听从劝谏，用不了十年就会完蛋。”向戌说：“是的。没有十年的骄奢，他的恶名不能远播，臭名远扬后就会被抛弃。善也是，德行远播后才能兴盛。”

4.4 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宋大子、郑伯先归。宋华费遂、郑大夫从。使屈申围朱方①，八月甲申②，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将戮庆封③，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唯逆命④，是以在此，其肯从于戮乎？播于诸侯，焉用之⑤？”王弗听，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⑥，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⑦。”庆封曰：“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⑧！”王使速杀之⑨。

【注释】

①屈申：屈荡之子。朱方：吴邑，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逃吴，吴王赐封朱方。

②八月甲申：八月不当有甲申日，当为史官误记。

③将戮庆封：据下文，此当指在诛杀之前先羞辱他。戮，羞辱。

④逆命：违逆君命。

⑤播于诸侯，焉用之：楚灵王想公布庆封之罪，杀于诸侯之前，以示其为诸侯讨贼之举。椒举则担心楚灵王本身有瑕，万一庆封宣扬出去，灵王反自取其辱。

⑥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让庆封背着大斧示众于诸侯中。此即前所谓“戮”。

⑦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齐国崔杼弑君，庆封为其同党，因此以弑君罪加于庆封。孤，指齐景公。庆封欺其幼弱。襄公二十五年《传》载盟国人于大宫，其初辞曰“所不与崔、庆者”，国人即大夫，即盟其大夫。无，不要。

⑧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昭公二年，楚灵王杀郏敖自立。兄之子麇，即楚君郏敖。

⑨王使速杀之：庆封果然播灵王之恶，灵王果自取其辱。

【译文】

秋七月，楚灵王率领诸侯攻打吴国。宋国太子、郑简公先回国了。宋国华费遂、郑国大夫随从灵王。楚灵王派屈申包围了朱方，八月甲申，攻克朱方，抓住齐国庆封并把他家灭族。楚灵王准备诛戮庆封，椒举说：“下臣听说没有缺点的人才可以诛戮人。庆封就因为违逆君命，所以逃亡到这里，他怎肯乖乖地受戮？如果他在诸侯中散播您的丑闻，那时该怎么办？”楚灵王不听，让庆封背上斧钺，在诸侯军中游行示众，让他说：“不要像齐国庆封那样杀死国君，削弱国君的孤儿，来和他的大夫们会盟。”庆封说：“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子围那样杀死国君——兄长的儿子麇——而取代他当国君，来和诸侯会盟！”楚灵王赶紧让人把庆封杀掉。

遂以诸侯灭赖①。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榇从之，造于

中军②。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③。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④。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⑤。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⑥。王心不违，民其居乎⑦？民之不处⑧，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

【注释】

①遂以诸侯灭赖：克朱方与灭赖是以两支军同时进行，楚灵王派屈申克朱方，自己率军灭赖。

②中军：指楚灵王所率中军。

③鄢：地名，在今湖北宜城南。

④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楚灵王派二人为许国筑城。斗韦龟，楚国令尹子文的玄孙。

⑤楚祸之首将在此矣：灵王会诸侯，克朱方，灭赖迁许，野心得逞，但申无宇认为楚国之祸也由此开始。

⑥城竟莫校：筑城于外境，而诸侯无一争论异议。校，抗争，抵抗。

⑦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楚王逞其私欲，百姓何能安居？

⑧不处：不能安居。

【译文】

于是又率领诸侯灭掉赖国。赖国国君反绑双手口含玉璧，士袒露肩背，抬着棺木跟着，来到中军。楚灵王询问椒举如何处理，椒举回答说："当初成王攻下许国时，许僖公就是这样的，成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缚，接受他的玉璧，焚毁棺木。"楚灵王按他所说做了。把赖国迁到鄢地。楚灵王想把许国迁到赖地，派斗韦龟和公子弃疾为许国筑城完毕而回。申无宇说："楚国的祸乱开端将在这里了。召集诸侯诸侯就前

来，攻打别国就能攻下，在边境筑城也没人敢有异议。君王的愿望全都得到满足，人民能够安居吗？人民无法安居乐业，谁能忍受得了？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就是祸乱。”

4.5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

【译文】

九月，取得鄫地，是说来得容易。莒国动乱，著丘公立为国君而不安抚鄫地，鄫叛离莒国而来投奔鲁国，所以说“取”。凡是取得城邑而不动用军队就叫“取”。

4.6 郑子产作丘赋①，国人谤之②，曰：“其父死于路③，己为虿尾④，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⑤？”子宽以告⑥。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⑦。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⑧，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⑨，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⑩。’吾不迁矣⑪。”浑罕曰⑫：“国氏其先亡乎⑬！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⑭。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⑮？姬在列者⑯，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⑰。郑先卫亡，逼而无法⑱。政不率法，而制于心⑲。民各有心，何上之有⑳？”

【注释】

①郑子产作丘赋：丘，原为乡鄙奴隶所居，隶属于采邑主，不服兵役，现在由公室令其出军赋、服兵役。

②国人谤之：咒骂子产。

③其父死于路：襄公十年，子产父亲子国被尉止杀死。

④虿：蝎子，尾有毒刺。

⑤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国人咒骂子产以重赋“毒害”国人。

⑥子宽：郑国大夫。

⑦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于国有利，愿以身许国。以，用。

⑧度：制度。

⑨逞：快意，指尽得其欲。

⑩礼义不愆(qiān)，何恤于人言：这是逸诗，意思是于国有利，于礼义无过失，不必担心别人的闲言。愆，过失。

⑪不迁：不变更。

⑫浑罕：即子宽。

⑬国氏：子产父亲子国，以国为氏。

⑭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君子之法以薄取为原则，其流弊尚有厚敛贪财的。凉，薄。

⑮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作法于贪，后果更不堪设想。

⑯姬在列者：姬姓诸国。

⑰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蔡邻近楚，曹、滕临近于宋。逼，邻近大国。

⑱郑先卫亡，逼而无法：郑邻近晋、楚二国。邻近大国，且又无礼仪无法度，必先亡。按，以上都是子宽的预言。

⑲政不率法，而制于心：子宽认为子产作丘赋，不循旧法，只以己意制订。

⑳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宽责备子产以己心制订政令，则民心不同，将无上矣。上，指统治者。

【译文】

郑国子产制订丘赋，国人咒骂他，说：“他的父亲死在路上，他自己毒如蝎子的尾巴，他在国内发布命令，国家将要怎么办?”子宽把这些话告诉了子产。子产说：“这有什么妨害？如果有利于国家，我死生都不

在乎。何况我听说做好事的人不改变他的法度，所以能有所成。百姓不可尽得其欲，法度不可改变。《诗》说：‘在礼义上没有过错，何必担心闲言碎语。’我不会改变了。”子宽说：“国氏恐怕要先灭亡了！君子在薄取的基础上制定法度，还会产生贪婪的后果。在贪婪的基础上制定法度，后果又将怎么样？姬姓列国，蔡国及曹国、滕国大概先灭亡，因为它们邻近大国而且没有礼仪。郑国比卫国先灭亡，是由于逼近大国而无法度。政令不遵循法度，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人民人各有志，怎么会尊崇在上面的人？”

4.7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①，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②，咸尹宜咎城钟离③，薳启彊城巢④，然丹城州来⑤。东国水，不可以城⑥。彭生罢赖之师⑦。

【注释】

①棘、栎、麻：三地都是楚国东部边境之邑。棘，在今河南永城南。栎，在今河南新蔡北。麻，在今安徽砀山东北。

②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楚国沈尹射奔赴夏汭应命。沈，县名，在今安徽临泉。尹，楚国县长叫尹。射，人名。夏汭，西淝河下游入淮水处，在今安徽凤台西南。

③宜咎：本是陈国大夫，襄公二十四年奔楚。钟离：古地名。在今安徽凤阳东北。

④巢：古地名。在今安徽寿州南。

⑤然丹：郑国穆公孙，子然之子，襄公十九年奔楚。州来：古地名。在今安徽凤台。

⑥东国水，不可以城：东部地区水灾，不能筑城。

⑦彭生罢赖之师：停止了赖地军队的筑城。彭生，楚国大夫。罢，结束，停止。

【译文】

冬,吴国讨伐楚国,进入棘、栎、麻三地,以报复楚国攻打朱方的战役。楚国沈尹射受命奔赴夏汭,咸尹宜咎修筑钟离城,薳启彊修筑巢城,然丹修筑州来城。东部发大水,无法筑城。彭生停止了赖地军队的筑城。

4.8 初,穆子去叔孙氏[①],及庚宗[②],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③]。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④]。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⑤],深目而豭喙[⑥],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⑦],无之。且曰:"志之[⑧]。"及宣伯奔齐[⑨],馈之[⑩]。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⑪]。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

【注释】

①穆子去叔孙氏:这是追述成公十六年穆叔避其兄宣伯侨如之难而逃奔齐国时事。侨如嗣立为鲁卿,而与成公母穆姜私通,谋去季孙行父与孟孙蔑。鲁人驱逐了叔孙侨如。穆子,即穆叔,鲁国叔孙豹。

②庚宗:鲁地名,在今山东泗水东。

③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穆叔与这个妇人私通。

④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妇人问穆叔,得知避难之事,哭送穆叔。

⑤上偻(lóu):上身弯曲。

⑥深目:眼睛凹进。豭(jiā)喙(huì):嘴巴像猪。

⑦徒:随从。

⑧志之:嘱咐随从记下"牛"的面貌。

⑨宣伯：即叔孙侨如，也在成公十六年逃奔齐国。

⑩馈：赠食。

⑪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因先人之故，鲁国将保存叔孙氏的宗族，并立为卿。先子，宣伯先人。

【译文】

当初穆子离开叔孙氏出走，到达庚宗，遇见一个女人，让她替自己偷偷弄点吃的，并在她那里留宿。女人问他的去向，告诉她原因，女人哭着送他上路。穆子到了齐国，娶国氏女为妻，生下孟丙、仲壬。穆子梦见天塌下来压着自己，快要顶不住了，回头见到一个人，皮肤很黑而且上身伛偻，眼眶深陷嘴巴像猪，穆子大声呼叫说："牛！快来帮助我！"这才顶住了。早上穆子把手下人全都召来，没有梦中见到的人。穆子吩咐："把那人的模样记下来。"等到宣伯也逃来齐国，穆子送了食物给他。宣伯说："鲁国因为我们先人的缘故，将要保存我们的宗族，必定召你回国。要是召你，你打算怎么办？"穆子回答说："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鲁人召之，不告而归[①]。既立[②]，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③]。问其姓[④]，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⑤]。"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⑥]。"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⑦]。有宠，长使为政[⑧]。公孙明知叔孙于齐[⑨]，归，未逆国姜[⑩]，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⑪]。

【注释】

①鲁人召之，不告而归：穆叔不告诉宣伯便回鲁国。

②既立：穆叔被立为卿。

③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古礼，妇人献雉是表示已有儿子。

④问其姓：问她儿子的情况。姓，子。

⑤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到穆叔回鲁为卿，其儿子已经长大。杨伯峻曰："叔孙豹为鲁卿，当在成公十七年后，襄公二年前，《经》《传》无明文，其召庚宗妇人，又在为鲁卿之后。杜云'襄二年竖牛五六岁'，盖以叔孙豹见《经》之年即为卿之年，未必然也。此等处不必深究。"

⑥唯：恭敬的应答声。《礼记·曲礼上》："父召无诺，唯而起。"

⑦竖：小臣。

⑧为政：主管叔孙家政。

⑨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在齐国时公孙明和穆叔就有交情。公孙明，齐大夫子明。

⑩国姜：即穆叔所娶齐国国氏妻子。

⑪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穆叔怒其妻改嫁子明，所以到孟丙、仲壬长大后才接回鲁国。

【译文】

鲁国召穆子回国，穆子没告诉宣伯就回国了。穆子立为卿之后，在庚宗留宿过的女人向他献上雉鸡。穆子询问儿子的情况，妇人回答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能够拿着雉鸡跟从我了。"穆子召见那孩子，就是梦中所见的人。他没问孩子的名字，大声叫他"牛"，孩子回答说："哎。"于是把手下人都召来，让大家看这孩子，便让他当了小臣。竖牛得到穆子的宠爱，长大后让他主管家政。公孙明和穆子在齐国时交情很好，穆子回国后，没把妻子国姜接来，公孙明娶了国姜为妻，穆子因此发怒，待到二个儿子长大了才把他们接回来。

田于丘莸①，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②。叔孙为孟钟③，曰："尔未际，飨大夫以落之④。"

既具，使竖牛请日[5]。入，弗谒；出，命之日[6]。及宾至，闻钟声[7]。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8]。"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9]。牛又强与仲盟[10]，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11]，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12]。入，不示；出，命佩之[13]。牛谓叔孙："见仲而何[14]？"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15]。"遂逐之，奔齐[16]。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杜洩见，告之饥渴，授之戈[17]。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18]？"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19]。牛弗进，则置虚命彻[20]。十二月癸丑[21]，叔孙不食。乙卯，卒[22]。牛立昭子而相之[23]。

【注释】

①丘莸(yóu)：古地名。今地不详。

②强与孟盟，不可：竖牛强要孟丙盟誓顺从自己，孟丙不肯。

③叔孙为孟钟：穆叔为孟丙铸了一口钟。

④尔未际，飨大夫以落之：穆叔想借此机会使孟丙得到诸大夫的支持。未际，未和诸大夫交际。落，以公猪血衅钟时举行的享宴。

⑤既具，使竖牛请日：享礼准备就绪，由竖牛请穆叔择定日子。

⑥入，弗谒；出，命之日：竖牛入，不报告请日之事，出来后又假传穆叔之命定一日期。

⑦及宾至，闻钟声：落成享宾客，穆叔不知享日，听到钟声而奇怪。

⑧孟有北妇人之客：竖牛有意以公孙明激怒穆叔。北妇人，指国姜。客，指公孙明。

⑨使拘而杀诸外：穆叔不知真情，拘禁孟丙并杀掉。

⑩仲：即仲壬。

⑪公御莱书：昭公御者，名莱书。观于公：在公宫游玩。

⑫使牛入示之：让竖牛将玉环给穆叔看。

⑬入，不示；出，命佩之：假传穆叔之命让仲壬佩戴玉环。

⑭见仲而何：让仲壬见昭公以确立其承嗣地位怎么样？而何，如何。

⑮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仲壬已自己去见昭公了，有佩环为证。

⑯遂逐之，奔齐：穆叔怒逐仲壬，仲壬奔齐。

⑰杜洩见，告之饥渴，授之戈：穆叔被竖牛断了吃喝，于是让杜洩杀了竖牛。

⑱求之而至，又何去焉：当初既找回竖牛，现在又因何要除掉他。

⑲使置馈于个而退：食物并没有送到穆叔房中。个，东西厢房。

⑳置虚命彻：倒掉食物，食具空虚，表示穆叔已吃，然后撤去食具。

㉑癸丑：二十六日。

㉒乙卯，卒：二十八日穆叔饿死。

㉓昭子：穆叔的庶子叔孙婼(ruò)。

【译文】

穆子在丘莸打猎，在这里生了病。竖牛想搅乱家室后占有它，就强行要和孟丙结盟，孟丙不肯。穆子为孟丙铸了一口钟，说："你还没正式与人交往，我为你设享礼宴请大夫的时候举行钟的落成典礼。"孟丙完成了享礼的准备，就让竖牛向穆子请示日期。竖牛进去后，并没请示穆子；出来后假传穆子的命令订定日期。到那天宾客来了，穆子听到钟声。竖牛说："孟丙那里有北边女人的客人。"穆子大怒，准备前去，竖牛阻止了他。宾客走后穆子派人拘捕了孟丙，并把他杀死在郊外。竖牛又强行要和仲壬盟誓，仲壬也不肯。仲壬和昭公的御者莱书在公宫玩耍，昭公赐给他玉环。仲壬让竖牛把玉环拿进去给穆子看。竖牛进去后，并没出示玉环；出来后，假传穆子的话让仲壬佩带。竖牛对穆子说："让仲壬进见国君吧？"穆子说："为什么要引见？"竖牛说："你不引见，他

已经自己去见国君了，昭公赐给他玉环佩戴在身上了。”穆子于是把仲壬放逐，仲壬逃往齐国。穆子病重的时候，命令召仲壬，竖牛表面答应了其实不召。杜洩进见穆子，穆子告诉他自己又饿又渴，授给他戈。杜洩回答说：“找他他来了，又为何要去掉他？”竖牛说：“他老人家病重，不想见人。”杜洩让人把食物放到厢房就退出了。竖牛并不把食物送进去，而是把他们倒掉，命人撤走食具。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子开始没吃东西。二十八日死去。竖牛立昭子并辅佐他。

公使杜洩葬叔孙。竖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使恶杜洩于季孙而去之①。杜洩将以路葬②，且尽卿礼。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③？”季孙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④，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⑤。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⑥。孟孙为司空，以书勋⑦。今死而弗以⑧，是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若命服⑨，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将焉用之？”乃使以葬⑩。

【注释】

①竖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使恶杜洩于季孙而去之：杜洩已经不是同党，竖牛想要通过叔仲昭子与南遗谗害杜洩而让季孙除掉他。叔仲昭子，即叔仲带。南遗，季氏家臣，他们素有勾结，见襄公七年《传》。

②路：即“辂”，这里指周王赐穆叔的车。

③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次卿比正卿待遇高，不合适。冢卿，卿中居首位者，这里指季孙。介卿，次卿，这里指穆叔。

左，不正，不正当。

④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襄公二十四年，齐人城郏。穆叔如周聘，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夫子，指穆叔。

⑤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季孙为司徒，记载姓名。

⑥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穆叔为司马，让工正记载所受车服之器。

⑦孟孙为司空，以书勋：孟孙记载功勋。

⑧今死而弗以：不用路葬。以，用。

⑨命服：国君赐命使用的车服。

⑩乃使以葬：杜洩力争，才以大路葬穆叔。

【译文】

昭公派杜洩安葬穆子。竖牛贿赂叔仲昭子和南遗，让他们在季孙面前说杜洩的坏话从而除掉他。杜洩打算用路车葬穆子，并且全都按照卿的礼仪安葬。南遗对季孙说："穆子没有乘坐过路车，安葬时怎么能用它？而且正卿没有路车，副卿用路车安葬，这不是不合适吗？"季孙说："是这样。"就让杜洩放弃路车。杜洩不肯，说："他老人家受命于朝廷去聘问周天子，周天子念及他往日的功勋而赐给路车，他回国复命时把路车交给国君。国君不敢违背周王的命令又把路车赐给他，并让三名官员把它记载下来。您是司徒，记载姓名。他老人家为司马，让工正记下车服。孟孙为司空，记录功勋。现在他死了，却不能用路车，这是背弃国君的命令。记载藏在公府而不能用路车，这是废弃了三名记载的官员。如果国君命令使用的车服，生前不敢服用，死后又不让用以陪葬，还何时用它？"季孙这才同意将路车葬叔孙。

季孙谋去中军①，竖牛曰："夫子固欲去之②。"

【注释】

①季孙谋去中军：季孙想要削弱公室，扩充势力，图谋废除中军。

②夫子固欲去之：竖牛为讨好季孙，造舆论说穆叔生前曾要撤除中军。

【译文】

季孙打算撤销中军，竖牛说："我家老人早就想撤掉它了。"

五年

【经】

5.1 五年春王正月[①]，舍中军[②]。

5.2 楚杀其大夫屈申。

5.3 公如晋。

5.4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③]。

5.6 秋七月，公至自晋。

5.7 戊辰[④]，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蚡泉[⑤]。

5.8 秦伯卒[⑥]。

5.9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注释】

①五年：鲁昭公五年当周景王八年，前537。

②舍中军：鲁国废除中军。鲁于襄公十一年立中军，今年舍之，前后共二十四年。

③牟娄：古地名。在今山东诸城西。防：古地名。在今山东安丘西南。兹：古地名。在今山东诸城北、安丘西南。

④戊辰：十四日。

⑤蚡泉：莒、鲁两国交界地。

⑥秦伯卒：秦景公去世。

【译文】

鲁昭公五年春周历正月，废除中军。

楚国杀了本国大夫屈申。

昭公到晋国去朝见。

夏，莒国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三地来投奔鲁国。

秋七月，昭公从晋国回来。

十四日，叔弓带兵在蚡泉打败莒国军队。

秦景公去世。

冬，楚灵王、蔡灵侯、陈哀公、许悼公、顿子、沈子、徐国人、越国人攻打吴国。

【传】

5.1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①。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②。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③。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④，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⑤，而贡于公⑥。

【注释】

①舍中军，卑公室也：季孙氏废除中军，公室更微弱了。

②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在施氏家中讨论撤中军之事，在臧氏家立约。施氏，指公子施父之族。臧氏，指公子子臧之族。臧氏当时任司寇，古时兵狱同制，而二家本来就是秉承季孙的意旨行事。

③“初，作中军”七句：见襄公十一年《传》。

④四分公室: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

⑤皆尽征之:全都改为征兵或征税。

⑥贡于公:三家各以所入的一小部分贡于公室。

【译文】

鲁昭公五年春周历正月,废除中军,这是为了削弱公室。讨论废除中军是在施氏家里进行,而立约则是在臧氏家。当初设置中军,是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各家掌握一军。季孙氏掌握的部队全都采用征兵或征税的办法;叔孙氏让壮丁做奴隶兵,老弱者作为自由民;孟孙氏以一半作为奴隶,一半作为自由民。废除中军以后,把公室军队一分为四,季氏得四分之二,其他两家各得四分之一,全都改为征兵或征税,然后把其中的一小部分交给公室。

以书使杜泄告于殡①,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②。"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④。

【注释】

①以书使杜泄告于殡:季孙让杜泄将此事告之于穆叔灵柩前。

②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季孙先是让施、臧二家谋废中军,现在又让杜泄告之于穆叔之殡,意在逃避祸首之责。子固欲毁中军,这是用上年《传》中竖牛的话。

③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穆叔本意并不愿毁中军,故襄公十一年在三分公室前在僖公庙的门口盟誓,在五父之衢立下咒誓。

④帅士而哭之:杜泄痛心穆叔被诬枉而带领手下士民大哭。

【译文】

季孙用策书派杜泄在叔孙的灵柩前告知,说:"您本来就要废除中

军，现在已经实现了，特来向您报告。”杜洩说：“他老人家并不打算废除中军，所以在僖公庙门口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发誓。”杜洩接过策书把它扔在地上，带领手下大哭。

叔仲子谓季孙曰：“带受命于子叔孙曰：‘葬鲜者自西门①。’”季孙命杜洩。杜洩曰：“卿丧自朝，鲁礼也②。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③。群臣惧死，不敢自也④。”既葬而行⑤。

【注释】

①带受命于子叔孙曰：“葬鲜者自西门”：要灵柩出西门，意在卑弱穆叔。鲜，不以寿终。穆叔饥渴三日而死，所以也称为鲜。西门，非朝廷正门。带，叔仲子。

②卿丧自朝，鲁礼也：卿之丧礼应从朝门出。周代之礼，葬前必移柩于宗庙，从朝出正门，由朝之路，出国都之南门。

③未改礼：改变礼仪必有一定程序，季氏无此程序，故云未改礼。而又迁之：季孙只是凭己意随便改变。

④自：服从。

⑤既葬而行：葬穆叔后，杜洩逃走了。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杜洩避季子之难奔于楚”。

【译文】

叔仲子对季孙说：“我曾在叔孙穆子那里接受命令，说：‘安葬不是善终的人要从西门出殡。’”季孙让杜洩从西门出殡。杜洩说：“卿的丧礼从朝门出殡，这是鲁国的礼仪。您执掌国政，礼仪并未改变却不遵从它。臣下害怕被诛戮，不敢服从。”他安葬完叔孙穆子就出走了。

仲至自齐[1]，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不亦可乎[2]？"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3]，司宫射之，中目而死[4]。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

【注释】

①仲至自齐：仲壬上年奔齐，得知穆叔之丧而回鲁国。

②"叔孙氏厚"五句：上年竖牛曾贿赂南遗，因此南遗要季孙假装不知道，以阻止立仲壬。

③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南遗帮助竖牛进攻仲壬。大库之庭，杜预以为即鲁都城内"有大庭氏之虚，于其上作库"。或云大库即长府。藏财货武器的府库。

④司宫射之，中目而死：仲壬被司宫射死。司宫，季孙氏或叔孙氏的内臣。

【译文】

仲壬从齐国回来，季孙打算立他继承叔孙氏。南遗说："叔孙氏强大了，季孙氏就弱。他们家发生内乱，您不要去管，不也是可以的吗？"南遗让国人帮助竖牛在大库的庭院里攻打仲壬，司宫射仲壬，仲壬眼睛被射中后死去。竖牛把东边三十座城邑送给南遗。

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1]，杀適立庶，又披其邑[2]，将以赦罪[3]，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4]。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5]。仲尼曰："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6]。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7]。'《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8]。'"

【注释】

①使乱大从：搅乱了重要的秩序。从，顺。

②又披其邑：竖牛赠南遗三十邑。披，析，分裂。

③赦罪：逃避罪责。赦，宽免罪过。

④塞关：齐、鲁边界上的关口。

⑤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使竖牛身首异处。宁风，齐地，处边境。

⑥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昭子为竖牛所立，他不报竖牛立己之功，反而杀之，实属难能可贵。劳，酬劳。

⑦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不因个人恩怨而行赏罚。

⑧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引《诗》见《诗经·大雅·抑》，意思是品德正直，各国都会归顺。孔子用它来称赞昭子。觉，正直。

【译文】

昭子即位后，召集家族上下人等朝见，说："竖牛祸害叔孙氏，搅乱重大的秩序，杀死嫡子立了庶子，又把封邑分割给别人，想用它来逃避罪责，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行了。一定要赶快杀掉他。"竖牛害怕了，逃往齐国。孟丙、仲壬的儿子把他杀死在齐、鲁边界的关口之外，又把他的头扔在宁风的荆棘上。孔子说："叔孙昭子不酬劳竖牛立己之功，真是难能可贵。周任有句话说：'执政者不赏赐他个人的私劳，不处罚他个人的私怨。'《诗》说：'如有正直的德行，四方诸侯都会来归顺。'"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①]，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②]。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③]。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④]。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⑤]。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⑥]。《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⑦]。日之《谦》，当鸟，故曰

'明夷于飞'[8]。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9]。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10]。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11]。《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12]。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13]。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14]。谦不足,飞不翔[15];垂不峻,翼不广[16]。故曰'其为子后乎'[17]。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18]。"

【注释】

①庄叔:穆叔的父亲叔孙得臣。

②是将行,而归为子祀:将会有出奔,但仍能归国事奉祭祀。行,出奔。穆叔于成公十六年曾逃奔齐国,既而回国代侨如袭叔孙氏爵禄。

③《明夷》,日也:《明夷》,卦名,《离》下《坤》上,《离》为火为日,坤为地,即日在地下,有日将出于地上之象。

④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古代记日,十日为一旬。一日又分为十时。人又分为十个等级。楚丘把人的十等和日的十时相配,所以说十时"亦当十位"。

⑤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人分十等,王为最高等级,公是第二等级,卿是第三等级。

⑥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日中是太阳最高时,以配王;食日(早饭时)稍低,以配第二位的公;旦日(日初出)更低,以配第三位卿。日中、食日和旦日是十时中的三个时名。上、二、三指太阳上升高度级别。

⑦"《明夷》之《谦》"四句:《明夷》卦变为《谦》卦,下卦《离》日变为《艮》山,上卦《坤》地未变,象征太阳初被大地遮住,旋被大山遮

住，还没大放光明，是旦日之象。旦日和卿相配，所以说穆叔将继承爵位，为卿，奉叔孙氏的祭祀。

⑧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离》日变为《艮》山，《离》又为雉，又是雉向山间飞之象。

⑨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明夷》的日是未大放光明，所以雉将垂下翅膀，未能大展翅羽。

⑩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日比君子，日的运行可比君子行路。

⑪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明夷》之日为旦日，居第三位，未到食日，又象征三日不食。

⑫“《离》，火也”七句：《离》变为《艮》，有火焚山之象，山将毁坏。

⑬“于人为言”五句：在人的方面，火似谗言，火焚山似谗言败坏家国。

⑭“纯《离》为牛”四句：《明夷》是《离》下《坤》上，以《坤》配《离》。《坤》又为牛，《离》为火为谗言，则进谗言的人应叫做“牛”。且当此乱世，谗人胜利，所以胜利将归于谗人。纯，相配。

⑮谦不足，飞不翔：谦就是不满足，所以能飞却不能远翔。

⑯垂不峻，翼不广：翅膀下垂，所以不能广远。峻，高。

⑰故曰“其为子后乎”：不广远，不能远行，不会远离，所以会是你的继承人。

⑱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穆叔虽长寿，但有点不得善终。抑，但。亚卿，庄叔父子世为亚卿。少，小。按，以上是楚丘根据卦象结合《明夷》初九的爻辞来预言穆叔的一生。

【译文】

当初，叔孙穆子出生的时候，庄叔用《周易》为他占筮，得到《明夷》变成《谦》，拿给卜楚丘看。楚丘说：“他将出逃，然后又回来为您祭祀。他领着奸邪的人回来，名字叫牛，他最终将饿死。《明夷》是日。日的数目为十，所以有十个时辰，也和十个位次相配。从王以下，第二是公，第三是卿。太阳在中天是第一，食时之日是第二，刚升起是第三。《明夷》

变成《谦》，是已经明亮但升不高，大约相当于刚升起，所以说‘为您祭祀’。日变为《谦》，和鸟相配，所以说‘雉向山间飞翔’。明亮而不高，所以说‘垂下翅膀’。象征太阳的运动，所以说‘君子远走他方’。第三的位子是太阳刚升起，还没到食时所以说‘三天吃不到食物’。《离》是火，《艮》是山。《离》是火，火烧山，山被毁坏。在人是言语，毁坏的言语是谗言，所以说‘有人离开，主人有话’。是说一定会受谗言。与《离》相配的是牛，时世动乱，进谗言的人将得到胜利，胜利了将归向《离》，所以说‘他的名字叫牛’。谦就是不足，所以虽然能飞但不能高翔；翼垂就是不高，所以虽有翅膀但飞不远。所以说‘应该会是你的继承人’。您是亚卿，但继承人虽长寿却有点不得善终。”

5.2　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以屈生为莫敖①，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过郑，郑伯劳子荡于汜，劳屈生于菟氏②。晋侯送女于邢丘③。子产相郑伯会晋侯于邢丘。

【注释】

①屈生：屈建之子。

②过郑，郑伯劳子荡于汜，劳屈生于菟氏：郑简公亲自慰劳二人，以示对楚国特别恭敬。汜、菟氏都是郑地。汜，在今河南襄城南。菟氏在今河南尉氏西北。

③晋侯送女于邢丘：据《仪礼·士昏礼》，父母送女不下堂。晋平公亲自送女，也是敬畏楚国。邢丘，古地名，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译文】

楚灵王因为屈申私通吴国，于是杀了他。任命屈生担任莫敖，让他和令尹子荡到晋国迎亲。路过郑国，郑简公在汜地慰劳子荡，在菟氏慰劳屈生。晋平公亲自把女儿送到邢丘。子产相礼郑简公与晋平公在邢丘相会。

5.3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①]。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 公曰："何为？ 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②]。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③]，不能取也。有子家羁[④]，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⑤]，利人之难[⑥]，不知其私[⑦]。公室四分，民食于他[⑧]。思莫在公，不图其终[⑨]。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⑩]。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⑪]。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⑫]。

【注释】

①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鲁昭公自始至终揖让周旋，都合乎礼仪。自郊劳至于赠贿，聘问之礼的全过程。郊劳，使者到别国聘问，受聘之国派卿士到郊外迎接、慰劳。赠贿，聘问结束，使者要走，赠以礼物。

②是仪也，不可谓礼：仪、礼有别。

③今政令在家：此时鲁国公室衰弱，大权已在三家。家，卿大夫。

④子家羁：鲁庄公玄孙懿伯。

⑤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这里指伐莒取郓违反宋之盟。奸，犯。

⑥利人之难：指去年利用莒乱取鄫。

⑦不知其私：凌虐弱小，却不知自己有私难。

⑧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三家四分公室，百姓只好依赖三家为生。他，指三家。

⑨思莫在公，不图其终：无人思念国君，昭公也不考虑后果。

⑩不恤其所：不忧虑自己地位岌岌可危。

⑪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礼之本在守国、在行

政令、在无失民，礼是治国之本；仪是仪式，是枝节。昭公不重本，却急于追求琐碎的仪节。亟，急。

⑫叔侯：即女叔齐。

【译文】

昭公到晋国去，从郊劳到赠贿，没有失礼的地方。晋平公对女叔齐说："鲁侯不是很善于礼吗？"女叔齐回答说："鲁侯哪里懂得礼？"平公说："为什么这么说？他从郊劳到赠贿，在礼仪上都没有过失，怎么说是不知礼？"女叔齐回答说："这是仪，不能叫做礼。礼是用来保有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人民的。现在政令出于私家，不能取回。有子家羁这样的人才，却不能任用。违反大国的盟约，欺凌虐待小国，利用别人的祸难，却不知道自己将有私难。公室一分为四，人民靠三家大夫养活。无人思念国君，昭公也不考虑后果。身为国君，祸难即将降临，却不忧虑自己地位岌岌可危。礼的根本与枝节就在于此，反而急着学习仪式。说他精通礼，不是差得太远了吗？"君子认为，从女叔齐的看法说明他是懂得礼的。

5.4 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①。大叔谓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币帛，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②。从而不失仪③，敬而不失威④，道之以训辞⑤，奉之以旧法⑥，考之以先王⑦，度之以二国⑧，虽汏侈，若我何？"

【注释】

①索氏：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

②终无不复：太叔怕叔向在楚国有不测，所以叔向回答说将安然返

国。复，返归晋国。

③从而不失仪：顺从主人而不失仪度。

④敬而不失威：恭敬主人而不失晋国尊严。

⑤道：引导。训辞：先贤的语言。

⑥旧法：传统的法度。

⑦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事为准则加以分析考核。

⑧度之以二国：斟酌晋、楚二国的形势而后行事。

【译文】

晋国韩起到楚国送亲，叔向担任副使。郑国子皮、子太叔在索氏慰劳他们。太叔对叔向说："楚王太过骄横，您要小心谨慎。"叔向说："太过骄横，只是他自身的灾祸，哪里能祸害到别人？如果奉献我们的礼物，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威仪，守信用，行礼仪，慎始慎终，不可能不安然回国。顺从而不失礼仪，恭敬而不失威仪，以古圣前贤的语言为前导，奉行以往的法度，参考先王的做法，把握权衡晋、楚二国的利益，即便他骄横，又能奈我何？"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①]，无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②]。若吾以韩起为阍[③]，以羊舌肸为司宫[④]，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对。薳启彊曰："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是以圣王务行礼，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眺有璋[⑤]。小有述职，大有巡功[⑥]。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⑦]；宴有好货，飧有陪鼎[⑧]，入有郊劳，出有赠贿[⑨]，礼之至也。国家之败，失之道也[⑩]，则祸乱兴。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邲[⑪]。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⑫]。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报，而求

亲焉[13]。既获姻亲，又欲耻之，以召寇仇，备之若何？谁其重此[14]？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图之。晋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诸侯而麇至[15]；求昏而荐女，君亲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犹欲耻之，君其亦有备矣。不然，奈何？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16]；羊舌肸之下，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17]，皆诸侯之选也[18]。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19]。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20]。韩赋七邑，皆成县也[21]。羊舌四族[22]，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23]，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24]，因其十家九县[25]，长毂九百[26]，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27]，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伯华谋之[28]，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29]。君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30]，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过也，大夫无辱。"厚为韩子礼。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31]，而不能，亦厚其礼[32]。

【注释】

①得志：满足羞辱晋国的愿望。

②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韩起为上卿，叔向为上大夫。

③以韩起为阍：让韩起看门。阍，守门人。

④以羊舌肸为司宫：派叔向当阉官。羊舌肸，即叔向。司宫，宫内阉官，须加宫刑。

⑤朝聘有珪，享眺（tiào）有璋：聘问、朝见时都有相应的礼器。眺，谒见。珪、璋，朝享之礼所执的玉制礼器。

⑥小有述职，大有巡功：小国有述职的规定，大国有巡功的制度。

小、大，指小国、大国。述职，诸侯朝天子陈述职事。巡功，天子巡视诸侯的治绩。

⑦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不倚不饮以示有礼。机，通“几”，古人跪坐时用以靠着休息。爵，酒器。盈，满。

⑧宴有好货，飧(sūn)有陪鼎：宴会时赠送礼品，陪鼎以示极殷勤。飧，熟食。陪鼎，另加的菜肴。

⑨入有郊劳，出有赠贿：迎送各以其礼。

⑩失之道也：失朝聘宴享之礼仪。

⑪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邲：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役，晋胜楚而轻敌，结果在宣公十二年邲之战败于楚。

⑫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邲之战后，楚胜晋后不做防备，在成公十六年的鄢陵之战中败于晋。

⑬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楚国不能报鄢陵战败之耻，提出婚姻的请求。

⑭重此：负此重责。重，任。

⑮求诸侯而麇至：去年楚国照会晋国而求诸侯，诸侯会于申。麇至，群至。

⑯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五人位在韩起之下，都是晋国三军将佐。赵成，赵武之子。中行吴，荀偃之子。

⑰羊舌肸之下，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八人都是晋国贤大夫。

⑱诸侯之选也：诸侯所应选拔之良臣。

⑲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韩襄现任公族大夫，韩须虽年幼，已出任使臣。韩襄，韩起族人，韩无忌之子。韩须，韩起嫡子。

⑳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箕襄、邢带同为韩起同族，叔禽、叔椒、子羽都是韩起庶子，这几家都是大家族。

㉑韩赋七邑，皆成县也：韩氏收七大县之赋，实力雄厚。成县，大县，可供兵车百乘。

㉒羊舌四族：指铜鞮伯华、叔向、叔鱼、叔虎兄弟。

㉓杨肸：羊舌肸采邑为杨，因此称为杨肸。

㉔杨石：叔向儿子杨食我。

㉕因其十家九县：两族共十一家，封邑共九县。

㉖长毂：兵车。

㉗遗守四千：留守的兵车还有四千乘。

㉘伯华：叔向兄。

㉙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辱其二人，必怒其两族，楚国无法对付。中行伯，即荀吴。蔑不济，没有不成功的。

㉚往遗之禽：送群臣去做晋国俘虏。禽，同“擒”。

㉛敖：同“傲”。

㉜亦厚其礼：楚灵王不能加辱于二人，只好厚礼送他们回国。

【译文】

到了楚国，楚灵王召集大夫们朝见，说：“晋国是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能达到目的，不要顾忌其他。现在到我国来的人，是晋国的上卿、上大夫。如果我们让韩起看门，派叔向做宫内阉官的工作，就足可羞辱晋国，我也就满足了愿望。这么办可以吗？”大夫们都不应答。薳启疆说：“可以。如果我们做好防备，为什么不可以？羞辱普通人都不能没防备，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所以明圣君主致力于推行礼仪，而不想去羞辱别人。朝聘时有珪，宴享进见有璋。小国对大国有朝见，大国对小国有巡察。设置了几而不靠，酒杯倒满酒而不喝；宴会时有好的礼品，吃饭时添加菜肴，宾客入境在郊外慰劳，宾客离境有礼物赠送，这是礼仪的最高要求。国家的败亡，都是因为失去这些礼仪的常规，结果祸乱发生。城濮战役，晋军胜利后对楚国不加戒备，因此在邲地打了败仗。邲地战役，楚军胜利后也没防备晋军，结果在鄢地被打败。自鄢之战以

来，晋国没有疏于防备，并且对楚国很注重礼节，又格外重视两国间的和睦，所以楚国无法报复雪耻，而向晋国求亲。现在已经成为姻亲，又想要羞辱他们，自找仇家，请问我国准备得怎么样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有人来担责，就可以羞辱他们；如果没有人敢担责，君王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晋国事奉君王，下臣以为够可以了：要求诸侯朝见，诸侯就成群结队到来；请求婚姻就进奉女子，国君亲自送亲，上卿和上大夫护送前来。还想要羞辱他们，君王大概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然的话，到时候该怎么办？韩起以下，有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以下，有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这些人都是诸侯国中的佼佼者。韩襄任公族大夫，韩须已能奉命出使。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都是大家族。韩氏食邑七县，而且都是大县。羊舌氏四族，都是强盛的家族。晋国人如果丧失韩起、叔向，五卿八大夫辅佐韩须、杨石，凭借他们十一个家族九个采邑的实力，战车九百辆，其余四十个县留守的兵车四千辆，发扬其武勇，来报复奇耻大辱。伯华为他们出谋划策，中行伯、魏舒统领军队，那就没有不成功的了。君王将会把亲善换成仇怨，实在是以无礼的行为招致敌对，却没应有的防备，让群臣送上门去当俘虏，以满足君王的心愿，又有什么事不可以做的呢？”楚灵王说：“是寡人的过错，大夫不用再说了。”于是对韩起厚加礼遇。灵王企图用叔向所不知道的事物来傲视他，却没能办到，于是也对他厚加礼遇。

韩起反，郑伯劳诸圉①。辞不敢见，礼也②。

【注释】

①圉：古地名。在今河南杞县南。

②辞不敢见，礼也：韩起不敢当国君亲来慰劳，因此辞谢不见。

【译文】

韩起返回晋国，郑简公在圉地慰问。韩起不敢劳动国君亲来慰劳，因此辞谢不见，这是合于礼的。

5.5 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晏子骤见之①，陈桓子问其故，对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②。"

【注释】

①骤：屡次。

②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襄公三十一年，罕虎授子产政，晏婴称赞他能选贤任能。

【译文】

郑国罕虎到齐国，在子尾氏家娶亲。晏婴多次会见，陈桓子询问这样做的原因，晏婴回答说："他能任用善人，是人民的好主宰。"

5.6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牟夷非卿而书，尊地也。莒人诉于晋，晋侯欲止公①。范献子曰："不可。人朝而执之，诱也。讨不以师，而诱以成之，惰也②。为盟主而犯此二者，无乃不可乎？请归之，间而以师讨焉③。"乃归公。秋七月，公至自晋。

【注释】

①晋侯欲止公：当时鲁昭公正朝晋，晋平公想扣留他。

②讨不以师，而诱以成之，惰也：以引诱取得成功，是怠惰，不光彩。

③间：闲暇，有时间。

【译文】

夏，莒国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三地投奔鲁国。牟夷不是卿而在《春秋》中加以记载，是因为看重这些地方。莒国向晋国控诉鲁国，晋平公想扣留昭公。范献子说："不能这样做。人家来朝见反而抓他，这是诱骗。讨伐不用军队，而是靠引诱来达到目的，这是怠惰。身为盟主而犯下这两个过错，难道可以这样吗？请让他回国，等有时间再派军队去讨伐。"于是放昭公回去。秋七月，昭公从晋国回国。

5.7 莒人来讨①，不设备②。戊辰，叔弓败诸蚡泉，莒未陈也。

【注释】

①莒人来讨：莒国攻鲁，讨伐鲁国接受牟夷。

②不设备：莒不设防。

【译文】

莒国派兵攻打鲁国，自己却不加防备。十四日，叔弓在蚡泉打败他们，是趁莒军还没布阵就发起攻击。

5.8 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①。薳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②。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③。闻吴师出，薳启彊帅师从之④，遽不设备⑤，吴人败诸鹊岸⑥。楚子以驲至于罗汭⑦。

【注释】

①棘、栎、麻之役：昭公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栎、麻。

②薳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薳射率军队与楚灵王会师。繁扬，古

地名。在今河南新蔡。

③常寿过：复姓常寿名过，吴仲雍之后。琐：楚地名，在今安徽霍邱东。

④薳启彊帅师从之：薳启彊带兵迎战吴军。

⑤遽不设备：匆忙中没设防。

⑥鹊岸：古地名。在今安徽无为南至铜陵沿长江北岸一带。

⑦驲(rì)：驿车。罗汭：汨罗江，在今湖南省境。

【译文】

冬十月，楚灵王统率诸侯和东夷各国进攻吴国，以报复吴国入侵棘、栎、麻地的战役。薳射率领繁扬的军队和楚灵王在夏汭会师。越国大夫常寿过率领军队和楚灵王在琐地会合。听到吴军出动，薳启彊率领军队迎击，匆忙中来不及设防，吴国军队把他挫败在鹊岸。楚灵王乘驿车赶到罗汭。

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①，楚人执之，将以衅鼓②。王使问焉，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③，曰：'余亟使人犒师④，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⑤。'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欢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⑥，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冯怒⑦，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若早修完⑧，其可以息师。难易有备⑨，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而敝邑知备，以御不虞⑩，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⑪？城濮之兆，其报在邲⑫。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⑬？"乃弗杀。

【注释】

①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派蹶由犒劳楚师。

②衅鼓：古代战争时，杀人或杀牲以血涂鼓行祭。

③守龟：天子诸侯占卜用的龟甲。

④亟：急，赶紧。

⑤尚克知之：或许能预知吉凶。尚，庶几，犹言也许可以。

⑥滋敝邑休怠：则吴国将更加松懈斗志。滋，更加。休怠，懈怠。

⑦冯怒：盛怒。

⑧修完：城郭武器修缮完备。

⑨难易有备：祸难或平安均有所准备。易，平安。

⑩不虞：意外之事，指楚师入侵。

⑪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事之吉凶，并不能定于一。臧否，吉凶。

⑫城濮之兆，其报在邲：城濮之役，楚卜吉，结果败；邲之役，楚胜，吉兆应验在邲之役。

⑬其庸有报志：蹶由来时卜吉，今若被杀，必有吉报，即吴国将战胜楚国。其庸，岂。

【译文】

吴王派他弟弟蹶由犒劳军队，楚国捉住他，准备杀了他取血祭鼓。灵王派人问他，说："你来的时候占卜过是否吉利吗？"蹶由回答说："占卜吉利。我们国君听说贵国国君将要在敝国用兵，用守龟占卜，说：'我打算立刻派人犒劳军队，请以此行来观察楚王怒气的大小，从而加以防备，如果能获胜请赐知。'龟兆显示的是吉利，说：'获胜是可以预知的。'楚王要是高兴，友好地迎接使臣，将使敝国更加懈怠，忘记危险，那么国亡就没多久了。现在贵国国君勃然大怒，如疾雷闪电，暴虐地逮捕使臣，将要用其血涂鼓，那么吴国就知道要好好戒备了。敝国虽然羸弱，但如果早早把城墙、武器修缮好，大概可以挡住楚军的进攻。不论祸难与平安，只要事先有了准备，可以说就是吉了。况且吴

国是为国家占卜吉凶，哪里是为了我一个人？使臣得以血涂抹军鼓，从而使敝国知道戒备，以提防意外事件的发生，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利吗？国家的守龟，有什么事不能占卜出来？再说了，一吉一凶，谁能够就肯定应验在哪一件事情上？城濮战役的征兆责国应是吉兆，结果却应验在邲地战役上。我此次前来的占卜结果，也许会应验吧？”灵王于是不杀蹶由。

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①。薳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②。吴不可入。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③。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蹶由归。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启彊待命于雩娄④，礼也。

【注释】

①莱山：古地名。今河南光山南之天台山或曰即莱山。

②薳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薳射带领繁扬军队首先进入南怀，楚军随后跟从，到达汝清。南怀、汝清都是楚地，当在今江、淮间。

③坻箕之山：在今安徽巢县南，即踟蹰山。

④雩娄：古地名，在今安徽金寨北。

【译文】

楚军渡过罗汭，沈尹赤与楚灵王会合，驻扎在莱山。薳射率领繁扬的军队首先进入南怀，楚军随后跟从，到达汝清。楚国无法攻进吴国。楚灵王于是在坻箕山检阅军队。这次出兵，由于吴国早已做好防备，楚军无功而返，押着蹶由归国了。楚灵王怕吴国进犯，派沈尹射在巢地驻军，薳启彊在雩娄待命，这是合乎礼的。

5.9 秦后子复归于秦，景公卒故也[①]。

【注释】

①秦后子复归于秦，景公卒故也：秦后子于昭公元年奔晋，现在因景公死而返回秦国。

【译文】

秦国后子又回到秦国，是由于秦景公去世的缘故。

六年

【经】

6.1 六年春王正月[①]，杞伯益姑卒[②]。

6.2 葬秦景公。

6.3 夏，季孙宿如晋。

6.4 葬杞文公。

6.5 宋华合比出奔卫。

6.6 秋九月，大雩。

6.7 楚薳罢帅师伐吴。

6.8 冬，叔弓如楚。

6.9 齐侯伐北燕。

【注释】

①六年：鲁昭公六年当周景王九年，前536。

②杞伯益姑卒：杞文公益姑去世。

【译文】

鲁昭公六年春周历正月，杞文公益姑去世。

安葬秦景公。

夏,季孙宿去晋国。

安葬杞文公。

宋国华合比出逃卫国。

秋九月,举行求雨的雩祭。

楚国薳罢领兵讨伐吴国。

冬,叔弓前往楚国。

齐景公进攻北燕。

【传】

6.1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礼也[①]。

【注释】

①吊如同盟,礼也:吊唁如同对盟国一样。杜预《春秋左传注》:"鲁怨杞因晋取其田,而今不废丧纪,故礼之。"

【译文】

鲁昭公六年春周历正月,杞文公去世,鲁国吊唁如同对待同盟国,这是合于礼的。

6.2 大夫如秦,葬景公,礼也[①]。

【注释】

①大夫如秦,葬景公,礼也:古代制度,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所以称合于礼。

【译文】

鲁国派大夫到秦国去,参加景公葬礼,是合于礼的。

6.3　三月，郑人铸刑书[①]。叔向使诒子产书[②]，曰："始吾有虞于子[③]，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④]，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⑤]。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⑥]，纠之以政[⑦]，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⑧]，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⑨]，教之以务[⑩]，使之以和[⑪]，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⑫]，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⑬]，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⑭]。并有争心，以征于书[⑮]，而徼幸以成之[⑯]，弗可为矣。夏有乱政[⑰]，而作《禹刑》[⑱]；商有乱政，而作《汤刑》[⑲]；周有乱政，而作《九刑》[⑳]。三辟之兴[㉑]，皆叔世也[㉒]。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㉓]，立谤政[㉔]，制参辟[㉕]，铸刑书，将以靖民[㉖]，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㉗]。'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㉘]。'如是，何辟之有[㉙]？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㉚]。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㉛]。'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郑人铸刑书：将法令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使用刑有准则。

②诒(yí)：送。

③虞：期望。

④议事以制：衡量事情轻重以断刑。议，通"仪"，拟想，推测，忖度。制，断。

⑤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不预定条文，若有预定条文，民将依据条文争执不已。辟，法。

⑥闲之以义:用道义来防范。闲,防范。

⑦纠之以政:用政令来约束。纠,约束。

⑧劝其从:勉励顺从者。从,顺从教诲者。

⑨耸之以行:用模范行为来加以奖励。耸,相劝。行,模范行为。

⑩教之以务:教给他们专业知识。务,专业知识。

⑪使之以和:和悦慈爱地使用他们。和,和悦慈爱。

⑫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面对百姓严肃而有威严,断罪判刑坚决。临、莅,面对。强,威严。

⑬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让这些人以德、义教民。上,执政的上卿。官,主事官员。长,乡长,一乡之贤。师,乡校掌教导之师。

⑭不忌于上:对上不恭敬。忌,敬。

⑮征于书:征引法律条文。

⑯而徼幸以成之:以求侥幸逃避刑罚。

⑰乱政:犯政令者。

⑱《禹刑》:杨伯峻指出,相传夏有《赎刑》,也作《禹刑》,但未必是禹所作。

⑲《汤刑》:杨伯峻引《墨子·非乐》篇、《吕氏春秋·孝行览》、《韩非子·内储说(上)》等书证实确有商汤有刑之说。

⑳《九刑》:杨伯峻引文公十八年《传》中史克的话和《周书·尝麦解》的记载,证明"周初本有刑书,名曰《九刑》"。

㉑三辟:即上文所说夏、商、周的三刑法。

㉒叔世:衰世。

㉓作封洫:襄公三十年,子产作封洫,清理田亩,划定田界,将侵占他人的土地归还原主。

㉔立谤政:指昭公四年作丘赋,郑人谤之。

㉕制参辟:指子产刑书取法于上述三法。参,通"三"。

㉖靖：安定。

㉗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引《诗》见《诗经·周颂·我将》，意思是效法文王典章，每天安定四方。仪式刑，三字同义连用，即法。

㉘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孚，信。

㉙如是，何辟之有：这样一来，就不必有法律，不必铸刑书。

㉚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有了刑书，字句都要争个明白。锥刀之末，比喻每字每句。

㉛多制：多制定法律。

【译文】

三月，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叔向派人给子产送去一封信，说："原先我对你寄托了期望，现在则不这么想了。以往先王衡量犯罪的轻重来判定刑罚，而不制订刑法，是害怕人民有争竞之心。这样还不能禁止，所以就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制订禄位来勉励顺从的人，用严格的刑罚来威慑放纵的人。担心不能奏效，所以用忠教诲他们，用模范行为来加以奖励，用专业知识教育他们，和蔼慈爱地使用他们，敬重地面对他们，威严地管理他们，坚决地判定他们的罪行，还要访求聪慧睿智的卿相、明察事理的官吏、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爱和惠的教师，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任凭使唤，而不会生出祸乱。人民知道有法律，便对在上者不恭敬。并且怀有争竞之心，征引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以求徼幸逃避刑法，那么就没法治理了。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于是制订《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于是制订《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于是制订《九刑》。三种刑法的制订，都是在各朝的衰世。现在你辅佐郑国后，划定田界水沟，实施备受批评的政事，仿效上述三种刑法制定法律，并把它铸在鼎上，想用这种办法来安定人民，不也是十分困难的吗？《诗》说：'效法文王典章，每天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何必还要

有法律？人民知道了争端的依据，将会抛弃礼仪而征引法律条文，一字一句都要争辩明白。那么，触犯法律的案件就会更多，贿赂到处流行。这样一来，至多到你去世，郑国就将衰败了吧？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会订立更多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复书曰：“若吾子之言①，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②。既不承命，敢忘大惠③！”

【注释】

①若吾子之言：这句话没说完，意思是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我不能。若，顺。

②吾以救世也：挽救当世要紧。

③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子产表示，虽不能接受叔向的话，但不会忘记箴诫之言。

【译文】

子产复信说：“若按照您所说的那样——我才干不足，不能考虑到子孙，我只是考虑如何救世。虽然不能接受您的教导，但哪里敢忘您的大恩大德！”

士文伯曰：“火见①，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②。火如象之，不火何为③？”

【注释】

①火：大火星。

②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大火星应在周历五月出现，这时才三月，大火星未出现，却用火铸刑鼎，铸有引起争端的法

律文字。刑器，指刑鼎。

③火如象之，不火何为：火未出现而用火，其征兆必有火灾。按，晋国大夫士文伯也反对铸刑书。

【译文】

士文伯说：“大火星出现，郑国该发生火灾吧？大火星还没有出来，就用火来铸刑鼎，铸上包含引起争议的法律条文。大火星要是象征这个，怎么可能不发生火灾呢？”

6.4 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①]。晋侯享之，有加笾[②]。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贶[③]。得贶不过三献[④]。今豆有加[⑤]，下臣弗堪，无乃戾也[⑥]。”韩宣子曰：“寡君以为欢也。”对曰：“寡君犹未敢，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贶？”固请彻加，而后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

【注释】

①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去年夏，莒国牟夷逃奔鲁国，鲁得防、兹二地，莒人诉于晋，晋国并未讨伐鲁国，因此季孙宿来晋国拜谢。

②有加笾：宴请季孙，比常礼增加菜肴。笾，宴会、祭祀时用于盛干食品的竹器。

③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贶：晋国不讨伐鲁国，已经满足，不敢奢求赏赐。季孙宿表示谦让。贶，赏赐。

④得贶不过三献：小国朝大国，得赏赐不超过三献。

⑤今豆有加：依例，有加笾必有加豆。豆盛湿物，笾盛干食。豆，高足盘。

⑥下臣弗堪，无乃戾也：不敢当此厚赐，恐怕由此获罪。

【译文】

夏，季孙宿到晋国去，拜谢晋国不追究鲁国接受莒田之事。晋平公设享礼款待，有额外的加菜。季孙宿退席，让行人报告说："小国事奉大国，如果免于被讨伐已经很满足了，不敢奢求赏赐。即便接受，也不能超过三献。现在菜肴有增加，下臣不敢当，这样岂不是罪过。"韩起说："我们国君是以此表达相见的欢悦。"季孙宿回答说："我们国君尚且不敢接受这样的赏赐，何况下臣只是贵国国君的奴仆，怎敢听闻额外赏赐的事？"坚决请求撤去加菜，然后完成享宴。晋国人认为他懂礼，送给他厚重的礼物。

6.5 宋寺人柳有宠[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②]。"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③]，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④]，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⑤]，乃与寺人柳比[⑥]，从为之征[⑦]，曰"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左师[⑧]，左师曰："女夫也[⑨]，必亡。女丧而宗室[⑩]，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⑪]？《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⑫]。'女其畏哉[⑬]！"

【注释】

①宋寺人柳有宠：寺人柳有宠于宋平公。寺人，宦官。

②我杀之：华合比时为右师，欲杀寺人柳以取悦于太子。

③乃坎、用牲、埋书：杀牲、挖坑、置盟书于牲之上，以此伪造结盟现场。

④亡人之族：指襄公十七年出奔陈的华臣。

⑤于是华亥欲代右师：华亥是华合比弟，华合比没出逃前他就想要

取华合比而代之任右师。

⑥比：勾结。

⑦征：证明。

⑧左师：即向戌。

⑨女夫：蔑视人的称呼，指华亥。女，你。

⑩宗室：犹言宗子、宗主。

⑪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华亥的行为，于别人无益，别人也必轻贱之。

⑫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引《诗》见《诗经·大雅·板》，意思是宗族如城垣，不要使城垣毁坏，使自己孤独而害怕。这里把华合比比做华氏的宗子，即华族的城垣。宗子，群宗之子，这里指宗族。

⑬女其畏哉：华亥陷害族兄，日后必有惩罚。按，此为昭公二十年华亥出奔做伏笔。

【译文】

宋国宦官柳受到宋平公的宠爱，太子佐厌恶他。华合比说："我来杀掉他。"柳听说了，便去挖了个坑、杀了牺牲、埋进盟书，而后来报告平公说："合比准备接纳逃亡在外的人，已经在北城外结盟了。"平公派人去查看，果然有这回事，便放逐了华合比。合比出逃卫国。当时华亥想代华合比任右师，便和寺人柳勾结，跟随柳去为他作证，说："听说这事已经很久了。"平公就让他取代华合比的职务。华亥去见左师向戌，向戌说："你这么个人，必定不免于逃亡的下场。你毁坏自己的宗室，对别人又有什么好处？人家又给了你什么？《诗》说：'宗族就像是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使自己孤独而害怕。'你会害怕的！"

6.6 六月丙戌[①]，郑灾。

【注释】

①丙戌:初七。

【译文】

六月初七,郑国发生火灾。

6.7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①。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柤②,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③。以其乘马八匹私面④。见子皮如上卿⑤,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禁刍牧采樵⑥,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艺⑦,不抽屋⑧,不强丐⑨。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⑩。"舍不为暴,主不慁宾⑪。往来如是,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注释】

①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回报去年韩起送亲来楚国之事。

②柤(zhā):郑地。近郑都。

③见如见王:弃疾表示恭敬,见郑简公如见楚王。

④私面:外国使臣以私人身份见国君。

⑤见子皮如上卿:见子皮如见楚国上卿。子皮,罕虎。

⑥刍(chú):割草。

⑦不采艺:不采所种菜果。

⑧不抽屋:不拆房屋。

⑨不强丐:不强行讨取。

⑩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有违犯者,有官职的撤职,是皂、舆、隶的降级。君子,指有官职者。小人,指皂、舆、隶等杂役。降,降级。小人亦有等级,如七年《传》称"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

僚臣仆，仆臣台”。按，以上是弃疾过郑国时所制定的纪律，有违犯者，将受处分。

⑪舍不为暴，主不慁(hùn)宾：寄住于东道国没有暴行，也不使东道主担心。慁，患。

【译文】

楚国公子弃疾到晋国，是回报韩起送亲来楚国。路过郑国，郑国子皮、子产、子太叔随从郑简公在柤地慰劳他，弃疾辞谢不敢劳动国君接见。再三要求，才见。见郑简公如见楚王。把自己驾车的八匹马作为私人进见的礼物。见子皮如同见楚国上卿，送马六匹做礼物；见子产时送了四匹马；见子太叔时送了两匹马。禁止手下割草放牧采摘砍柴，不准进入农田，不准砍树，不准采摘果蔬，不准拆毁民居，不准强行索要。发誓说：“有触犯命令的，有职务的撤职，奴仆降级。”寄宿宾馆不作暴行，主人不受宾客打扰。他往来都是如此，郑国三位卿都看出弃疾将当楚王。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①]。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②]，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③]。’从我而已[④]，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⑤]。’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注释】

①楚人弗逆：不郊迎韩起。

②楚辟，我衷：楚国邪恶我们正派。辟，邪，不正派。衷，正派。

③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引《诗》见《诗经·小雅·角弓》，意思是上以所行教民，民都仿效。胥，都。

④从我而已：根据自己的准则。

⑤圣作则：所引书为逸书，《古文尚书》取入《说命》。意思是圣人做出准则。

【译文】

韩起到楚国去，楚国没有派人郊迎。公子弃疾到晋国边境，晋平公也想不派人郊迎。叔向说："楚国邪恶我国正派，为什么要去效仿邪恶？《诗》说：'你的教导，人民都会仿效。'只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办就是了，哪里用得着去效仿别人的邪恶？《书》说：'圣人作出榜样。'宁可以善人为学习的榜样，怎能去学别人的邪恶呢？普通人做了善事，人民还以他作为榜样，何况国君呢？"晋平公听了很高兴，便郊迎弃疾。

6.8 秋九月，大雩，旱也①。

【译文】

秋九月，举行盛大的求雨雩祭，因为发生了旱灾。

6.9 徐仪楚聘于楚①，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洩伐徐②。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③，而次于乾溪④。吴人败其师于房钟⑤，获宫厩尹弃疾⑥。子荡归罪于薳洩而杀之。

【注释】

①仪楚：徐国太子。徐国本在今江苏泗洪南，昭公三十年被吴所灭，楚迁之于城父，在今安徽亳州东南。

②薳洩：楚国大夫。

③豫章：古地名。指从今安徽霍邱至河南光山一带地域。

④乾溪:古地名。在今安徽亳州东南。

⑤房钟:古地名。在今安徽蒙城西南。

⑥弃疾:斗韦龟之父。

【译文】

徐仪楚到楚国聘问,楚灵王逮捕了他,他逃了回去。楚灵王怕他背叛楚国,派薳泄进攻徐国。吴国出兵救援。令尹子荡领兵讨伐吴国,军队从豫章出发,驻扎在乾溪。吴国人在房钟击败楚军,擒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把他杀了。

6.10 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①]。

【注释】

①吊败:慰问被吴国打败。

【译文】

冬,叔弓到楚国聘问,同时对楚国战败表示慰问。

6.11 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①]。士匄相士鞅逆诸河,礼也[②]。晋侯许之。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③]。晏子曰:“不入[④]。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

【注释】

①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晋国是盟主,齐国请求同意伐燕。

②士匄:晋国大夫士文伯。

③简公:指北燕伯,昭公三年逃奔到齐国。

④不入:简公送不回去。

【译文】

十一月,齐景公去晋国,请求讨伐北燕。士匄辅佐士鞅,到黄河边迎接,这是合于礼的。晋平公同意了齐国的请求。十二月,齐景公便出兵攻北燕,想要把燕简公送回国。晏婴说:"他不可能回去。北燕已经有国君了,人民不会背叛他。我国国君贪财,身边臣子谄媚阿谀,做大事不讲信用,办不成这事。"

七年

【经】

7.1 七年春王正月①,暨齐平②。

7.2 三月,公如楚③。

7.3 叔孙婼如齐莅盟④。

7.4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⑤。

7.5 秋八月戊辰⑥,卫侯恶卒⑦。

7.6 九月,公至自楚。

7.7 冬十有一月癸未⑧,季孙宿卒。

7.8 十有二月癸亥⑨,葬卫襄公。

【注释】

①七年:鲁昭公七年当周景王十年,前535。

②暨齐平:北燕与齐国讲和。

③公如楚:鲁昭公赴楚贺章华台落成。

④叔孙婼如齐莅盟:鲁昭公将赴楚,所以叔孙婼赴齐结盟。

⑤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此即前535年3月18日的日全食。甲辰朔,初一。

⑥戊辰:二十六日。

⑦卫侯恶卒：卫襄公恶去世。

⑧癸未：十三日。

⑨癸亥：二十三日。

【译文】

鲁昭公七年春周历正月，北燕和齐国讲和。

三月，鲁昭公赴楚国。

叔孙婼到齐国参加盟会。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秋八月二十六日，卫襄公恶去世。

九月，鲁昭公由楚国回来。

冬十一月十三日，季孙宿死。

十二月二十三日，安葬卫襄公。

【传】

7.1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①。癸巳②，齐侯次于虢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听命？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④。"公孙皙曰⑤："受服而退，俟衅而动，可也⑥。"二月戊午⑦，盟于濡上⑧。燕人归燕姬⑨，赂以瑶瓮、玉椟、斝耳，不克而还⑩。

【注释】

①暨齐平，齐求之也：这里应和上年《传》末章连读，即齐伐燕，燕人贿赂齐国，齐反而求和。

②癸巳：十八日。

③齐侯次于虢：虢在燕境内，在今河北任丘西北。

④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以先君之敝器谢罪。敝器，谦词，指下文

所说的瑶瓮、玉椟、斝(jiǎ)耳等物。

⑤公孙皙:齐国大夫。

⑥受服而退,俟衅而动,可也:先接受燕的归服,有机会时再动兵。衅,缝隙,这里指机会。

⑦戊午:十四日。

⑧濡上:古地名。在今河北任丘西北。当离齐军驻扎处不远。

⑨燕人归燕姬:嫁燕姬给齐国君。

⑩赂以瑶瓮、玉椟、斝耳,不克而还:燕国送瑶瓮、玉椟、斝耳给齐国,齐国没能送回燕简公。瑶,玉。椟,柜。斝耳,酒器。

【译文】

鲁昭公七年春周历正月,北燕与齐国讲和,是齐国要求讲和。十八日,齐景公住在虢地。燕国人前来讲和,说:"敝国知道罪过,岂敢不听从命令?谨用先君的陈旧器物来谢罪。"公孙皙说:"接受了他们的顺服而退兵,等有机会时再出兵,这是可行的。"二月十四日,在濡水边结盟。燕国把燕姬嫁给齐景公,并送上瑶瓮、玉椟、斝耳,齐国没有送回燕简公,就这么回兵了。

7.2 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①]。芋尹无宇断之[②],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及即位,为章华之宫[③],纳亡人以实之[④]。无宇之阍入焉[⑤]。无宇执之,有司弗与[⑥],曰:"执人于王宫,其罪大矣。"执而谒诸王[⑦]。王将饮酒,无宇辞曰[⑧]:"天子经略,诸侯正封[⑨],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⑩],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⑪]。'天有十日,人有十等[⑫],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⑬]。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⑭]。马有圉,牛有牧[⑮],以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于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16],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17],作仆区之法[18],曰‘盗所隐器[19],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20]。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21]。王事无乃阙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22]。’故夫致死焉[23]。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24],盗有所在矣[25]。”王曰:“取而臣以往[26]。盗有宠,未可得也[27]。”遂赦之。

【注释】

①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当楚灵王还是令尹时,便用国君的旌旗,早有夺位野心。旌,旗的一种,上有飘带,称为旒(liú)。《周礼·夏官·节服氏·疏》引《礼纬·含文嘉》,天子之旗,十二旒,长九仞,诸侯旌九旒七仞,卿大夫旌七旒五仞。

②芋尹:楚国官名。断之:斩断其旌旒。

③章华之宫:在今湖北监利西北离湖上。

④亡人:逃亡者。

⑤无宇之阍入焉:无宇的守门人有罪逃入章华宫。

⑥有司:章华宫的管理人员。

⑦执而谒诸王:把无宇抓去见楚王。

⑧辞:陈述。

⑨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周王治理天下,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土。经、正,同义词,治理。略、封,同义词,指国土。

⑩毛:草,这里指生于地上的物产。

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引《诗》见《诗经·小雅·北山》。普,遍。率,沿着。

⑫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即昭公五年《传》所谓“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古代记日，十日为一旬。一日又分为十时，人分为十个等级。

⑬共：通“供”。

⑭“故王臣公”九句：自王至台共为十个等级，皂以下为各级奴隶。臣，统治。或曰，士为卫士长，皂为无爵之卫士，相当于皂役，舆为众人，隶为罪人，僚为苦刑犯，仆为三代奴戮，台指罪人为奴者。

⑮马有圉，牛有牧：圉、牧比台更下贱。圉，养马者。牧，养牛者。

⑯荒阅：大搜查。

⑰吾先君文王：指楚文王。

⑱作仆区(ōu)之法：指处理逃亡窝藏的规定。仆区，窝藏。

⑲盗所隐器：收藏赃物。

⑳封汝：因执法严，使楚国边界直达汝水一带。

㉑陪台：奴隶。

㉒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sǒu)：纣是天下逃亡者的窝主。逋逃主，逃亡者投奔的主人。萃，集聚。渊薮，鱼与兽类聚居地。

㉓故夫致死焉：人人卖命地讨纣。夫，人。

㉔二文：指周文王和楚文王。

㉕盗有所在矣：暗指楚灵王也是窝主。

㉖而：你。臣：指逃亡之阍。往：去。

㉗盗有宠，未可得也：灵王戏称自己这个盗还居于尊位，未能抓到。盗，灵王自称。

【译文】

楚灵王当令尹的时候，举着楚王用的旌旗去打猎。芋尹无宇斩断旌旗的流苏，说：“一国有两个国君，谁能受得了？”等到即位为楚王，建造章华宫，接纳逃亡的人住在宫内。无宇的守门人也逃到里面。无宇

去抓捕，管理宫殿的官员不给，说："在王宫里抓人，是很大的罪过了。"就把无宇抓去见楚灵王。灵王正要喝酒，无宇解释说："周王治理天下，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土，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疆界以内，什么地方不是国君的土地？吃着地上出产之物的人，谁不是国君的臣子？所以《诗》说：'普天下无论哪里，没有不是君王的领土。四海之内，没有谁不是君王的臣子。'天上有十个太阳，人分为十个等级，在下者事奉在上者，在上者供奉神明。所以王统治公，公统治大夫，大夫统治士，士统治皂，皂统治舆，舆统治隶，隶统治僚，僚统治仆，仆统治台。养马有圉，放牛有牧，各有专司以管理各种事务。现在管宫殿的却说：'你怎么在王宫抓人？'请问我该在哪里抓他？周文王的法令说，'有逃亡者，就进行大搜捕'，所以能得到天下。我国先君文王制订了惩罚窝藏的法令，说'收藏了盗贼的赃物，和盗贼同罪'，所以得到了直达汝水的封地。要是按宫殿管理人的做法，这就无从去抓逃亡的奴隶了。逃亡而放弃搜捕，就会没有陪台了。这样一来国家的工作不就有欠缺了吗？往昔周武王声讨纣的罪行，通告天下诸侯说：'纣是普天下逃亡者的窝主，逃亡者聚集的渊薮。'所以众人下死力攻打他。君王现在希望求得诸侯的拥护却效仿纣，不是行不通吗？如果依照二位文王的法令来捕捉盗贼，盗贼是有地方捕获的。"灵王说："把你的守门人带走吧。至于我这个盗贼现在正受上天宠爱，你还不能抓他。"于是赦免了陈无宇。

7.3 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①]。大宰薳启彊曰："臣能得鲁侯。"薳启彊来召公，辞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婴齐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将使衡父照临楚国，镇抚其社稷，以辑宁尔民'。婴齐受命于蜀[②]。奉承以来，弗敢失陨，而致诸宗祧[③]。日我先君共王引领北望[④]，日月以冀。传序相授，于今四王矣[⑤]。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临我丧[⑥]。孤与

其二三臣悼心失图[7]，社稷之不皇[8]，况能怀思君德[9]？今君若步玉趾，辱见寡君，宠灵楚国[10]，以信蜀之役[11]，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贶矣，何蜀之敢望[12]？其先君鬼神实嘉赖之，岂唯寡君？君若不来，使臣请问行期[13]，寡君将承质币而见于蜀，以请先君之贶[14]。"

【注释】

①落之：举行落成典礼。

②"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婴齐曰"六句：以上事见成公二年《经》、《传》。此年楚公子婴齐侵卫，同时侵鲁于蜀。鲁国求和，以衡父（公衡）为质于楚，后来衡父逃回。辑宁，安宁。

③致诸宗祧：婴齐回楚后，以鲁成公之语祭告于宗庙。

④日我先君共王引领北望：盼望鲁国朝楚。

⑤四王：指共王、康王、郏敖及灵王。

⑥唯襄公之辱临我丧：襄公于二十八年赴楚国参加康王丧礼。杨伯峻指出，襄公临康王之丧，实际上是在郏敖即位之初，而后灵王杀郏敖自立，薳启彊故意诡言不能怀襄公到楚之德，以应上文"于今四王矣"。

⑦孤：即郏敖，康王之子。悼心失图：心中摇摆不定，没了主意。悼，通"掉"。

⑧不皇：不暇。

⑨怀思君德：怀思襄公的恩德。

⑩宠灵：赐宠赐福。灵，福。

⑪以信蜀之役：继续蜀之盟的友好。信，通"伸"。

⑫何蜀之敢望：不敢希望如蜀之盟那样再有人质。

⑬问行期：问鲁国被伐之期，这是以兵相威胁。

⑭寡君将承质币而见于蜀，以请先君之贶：蜀之盟实为楚侵鲁，因鲁送财礼求和而结盟。薳启彊的意思是，昭公如果不来，就只有被伐或送礼求和一条路了。质币，财礼。请，问。

【译文】

楚灵王建成章华台，想和诸侯一起举行落成典礼。太宰薳启彊说："下臣能让鲁国国君来。"薳启彊来鲁国召唤昭公，致辞说："往日贵国的先君成公命令我国先大夫婴齐说：'我没忘记先君的友好关系，将让衡父前往楚国，以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婴齐在蜀地接受命令。从奉命以来，不敢有所怠慢失礼，而祭告于宗庙。往日我先君共王伸长脖子向北眺望，天天盼望贵国国君前来。世代相传，到现在已经历四位君王了。但给我国的恩惠始终没有到来，唯有襄公曾经屈尊光临我国康王的丧礼。孤儿郏敖和身边臣子当时因为丧事正心绪不宁，国家都无暇顾及，又哪有可能去感怀贵国国君的恩德呢？现在国君如果能移步前来，屈尊和我们国君见面，就会使楚国得到恩宠福泽，来重申蜀地的盟约，送来国君的恩惠，我们国君就受到恩宠了，又岂敢想有蜀地盟会那样的做法？先君的鬼神也会嘉许和依赖它，岂止我们国君得到恩惠？国君如果不来，使臣请问出兵的日期，我们国君将带着进见的礼物在蜀地与国君相见，以要求得到当年成公许诺的恩赐。"

公将往，梦襄公祖①。梓慎曰："君不果行②。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③。"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④。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⑤？"

【注释】

①梦襄公祖：昭公梦见襄公为他祭路神。祖，祭路神。

②君不果行：梓慎认为昭公终究去不了。梓慎，鲁国大夫。

③君其不行：梓慎反对昭公赴楚。

④周公祖以道之：《逸周书·作雒篇》谓“武王崩，周公立，相成王，二年作师旅，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盈为淮夷之姓，熊为楚人之氏。则周公或曾适楚。道，引导。

⑤不行，何之：惠伯主张昭公应赴楚。

【译文】

昭公准备前往楚国，梦见襄公为自己祭路神。梓慎说：“国君最终去不了。当初襄公去楚国的时候，梦见周公为自己祭路神而前往。现在襄公祭路神，国君还是不要去。”子服惠伯说：“要去！先君没有去过楚国，所以周公祭路神为他引路。襄公到过楚国，又祭路神来引导国君，不去的话，又去哪里？”

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①。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②。及楚，不能答郊劳③。

【注释】

①师之梁：郑城门。

②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孟僖子担任副手，却不能相礼。孟僖子，鲁国大夫仲孙貜。

③及楚，不能答郊劳：到楚国，孟僖子不能对楚国之郊劳进行答礼。据下文所知，孟僖子不通礼仪。

【译文】

三月，昭公前往楚国，郑简公在师之梁慰劳昭公。孟僖子是副手，不能相礼。到了楚国，不能在对方行郊劳之礼时答礼。

7.4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①]？"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②]。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③]。"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④]，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⑤]，二曰因民[⑥]，三曰从时[⑦]。"

【注释】

①谁将当日食：古人认为，天上日食，地上必有人受其祸，因此问谁将承受此祸。

②"去卫地"四句：士文伯认为，此次日食开始于卫之分野，至鲁国分野才复圆所以灾大发于卫国，而鲁受其余祸。

③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卫丧其君，鲁丧上卿。据《经》，八月，卫襄公死。十一月，季孙宿死。

④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引《诗》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意思是天上日食，地上必有不善。

⑤择人：择贤人。

⑥因民：依靠百姓。

⑦从时：顺从时令。按，士文伯是在以天象劝诫人事。

【译文】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晋平公向士文伯询问说："谁将应验日食降示的灾祸？"士文伯回答说："鲁、卫两国将受祸。不过卫国祸大，鲁国祸小。"平公问："为什么？"士文伯回答说："日食离开卫国分野，达到鲁国分野。这种情况下发生灾祸，鲁国会承受部分灾祸。而大灾难将会落到卫国国君的头上吧？鲁国将会应在上卿身上。"平公说："《诗》所说

的‘那个太阳发生日食,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了’,是什么意思?”士文伯回答说:“这说的是不行善政。国家没有善政,不用善人,便会在日月之灾中自取其咎。所以政事是不能不谨慎的。只要致力于做好下面三件事就可以了:一是选拔贤人,二是依靠人民,三是顺从天时。”

7.5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①。谢息为孟孙守②,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③’。夫子从君④,而守臣丧邑⑤,虽吾子亦有猜焉⑥。”季孙曰:“君之在楚,于晋罪也。又不听晋,鲁罪重矣。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⑦,不如与之,间晋而取诸杞⑧。吾与子桃⑨,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⑩。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⑪?”辞以无山,与之莱、柞⑫,乃迁于桃⑬。晋人为杞取成⑭。

【注释】

①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昭公赴楚,晋国不满,于是以划定杞之田界,为杞取成地,威压鲁国。成,即郕,本是杞田,后为孟孙氏邑。

②谢息:成地宰。

③虽有挈(qiè)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虽小智之人,守着器物也不借与人。挈瓶之知,指小智小慧。挈瓶,汲水瓶器。知,同“智”。

④夫子:指孟僖子,随同昭公赴楚。

⑤守臣:谢息自指。

⑥虽吾子亦有猜焉:即便季孙也将猜疑我。猜,猜疑。

⑦待:抵御。

⑧间晋而取诸杞:等晋国有机可乘时再伐杞取田。

⑨桃:古地名。在今山东汶上东北。

⑩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成地一旦夺回，别人不敢占有，孟氏等于是得到两个成地。

⑪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晋军不来讨伐，鲁国无忧，孟氏得邑，两全其美，你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病，担心，忧心。

⑫辞以无山，与之莱、柞：谢息以桃地无山为由推辞，季孙又给予莱、柞二山。莱、柞，在今山东莱芜的二座山。

⑬乃迁于桃：谢息迁于桃地。

⑭晋人为杞取成：成地归杞。

【译文】

晋国来划定杞国的田界，季孙准备把成地还给杞国。谢息是孟孙管理成邑的守臣，表示不同意，说："人们有话说：'虽然只有小智慧，也知道守着器物不出借，这是合于礼的。'我家主人跟随国君外出，我作为守臣却丢失了他的封邑，即便是您也会猜疑的。"季孙说："国君在楚国，对晋国来说已是罪过。又不听从晋国，鲁国的罪过更重了。晋国军队一定会到来，我们无法抵御他们，不如给了他们，等晋国有机可乘时再从杞国夺回。我给你桃地，成地一旦再夺回，谁敢占有它？这是等于得到两个成地了。鲁国无忧，而孟孙增加城邑，你又担心什么呢？"谢息以桃地无山为由推辞，季孙又给他莱、柞二山，谢息才迁到桃地。晋国为杞国取得成地。

7.6　楚子享公于新台①，使长鬣者相②。好以大屈③。既而悔之。薳启彊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贺？"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④，慎守宝矣，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

【注释】

①新台：章华台。

②长鬣(liè)者：这里指高大健壮的人。

③好以大屈：赠鲁昭公大屈弓。大屈，弓名。

④君其备御三邻：指齐、晋、越将为夺弓而伐鲁。

【译文】

楚灵王在章华台设享礼款待鲁昭公，选派长须大汉任相礼。并把名弓大屈送给昭公。过后又后悔了。薳启彊知道了，就来见昭公。昭公和他谈起这事，薳启彊下拜庆贺。昭公说："为什么拜贺？"薳启彊回答说："齐国和晋国、越国都想得到这张弓很久了。我们国君都没有给别人而给了国君您，您要做好抵御三个邻国进兵的防备，谨慎地守卫这件宝物，下臣岂敢不拜贺？"昭公害怕了，就把大屈归还楚灵王。

7.7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①]，有加而无瘳[②]。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③]，其何厉之有[④]？昔尧殛鲧于羽山[⑤]，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⑥]，实为夏郊[⑦]，三代祀之[⑧]。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⑨]？"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注释】

①并走群望：遍祭本国名山大川。并，遍。望，祭祀名。

②有加而无瘳(chōu)：病情不见好反而加重。瘳，病愈。

③大政：指正卿。

④厉：也是鬼，厉鬼即恶鬼。

⑤昔尧殛鲧(gǔn)于羽山：传说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被杀于羽

山。殛，诛杀。

⑥羽渊：羽山水流汇合处。

⑦夏郊：孔《疏》云："《祭法》云'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言郊祭天而以鲧配，是夏家郊祭之也。"郊，郊祭。

⑧三代祀之：夏、商、周三代都郊祭鲧。

⑨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晋国既为盟主，应辅佐天子祭群神。

【译文】

郑国子产到晋国聘问。晋平公有病，韩起迎接客人，私下对子产说："我们国君卧病，至今已经三个月了，把名山大川都祭祀过了，病却有增无减。如今梦见黄熊进入寝宫大门，这究竟是什么恶鬼呢？"子产回答说："凭着贵国国君的贤明，您又主持国政，哪能有什么恶鬼？昔日尧将鲧诛杀在羽山，他的神灵变成黄熊，进入羽渊，成为受夏朝郊祭的神，夏、商、周三代都祭祀他。晋国是盟主，也许是没有祭祀他吧？"韩起便祭祀鲧，晋平公病逐渐痊愈，赐给子产莒国进贡的两只方鼎。

7.8　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①]，曰："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②]，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③]。"宣子辞。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④]。'施将惧不能任其先人之禄[⑤]，其况能任大国之赐？纵吾子为政而可，后之人若属有疆埸之言[⑥]，敝邑获戾，而丰氏受其大讨。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丰氏也[⑦]。敢以为请。"宣子受之，以告晋侯。晋侯以与宣子。宣子为初言，病有之[⑧]，以易原县于乐大心[⑨]。

【注释】

①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昭公三年晋国将州田赐予公孙段。丰施，郑国公孙段之子。

②今无禄早世：不幸早死。公孙段死于这年正月。

③私致诸子：私下通过韩起送还州田。

④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比喻父亲勤劳创立家业，其子不能继承。析薪，劈柴。

⑤任：承受。

⑥属：副词，会适，碰巧。疆埸之言：指对晋国送州田给郑国有闲话。

⑦建置：扶持。

⑧宣子为初言，病有之：回想当初不取州田之言，今若取之，自感惭愧。初言，指当初与赵文子争州田时的话。

⑨以易原县于乐大心：韩起以州田向乐大心换原县。乐大心，宋国大夫。原县本是晋邑，赐给了乐大心。

【译文】

子产替丰施把州田归还给韩起，说："往日贵国国君因为公孙段能够承担事务，从而赐给他州田，现在他不幸早死，不能够长久享受贵国国君的恩德。公孙段的儿子不敢拥有，又不敢向贵国国君说，所以私下送给您。"韩起辞谢。子产说："古人有话说：'他的父亲砍柴，儿子无法把柴背走。'丰施害怕不能承继其先人的禄位，更何况接受大国的恩赐？即便您执政时没人敢说什么，后来的人要是有关于边界的闲话，敝国获罪，丰氏则将获重罪。您取得州田，这是使敝国免除罪过，而扶持了丰氏啊。冒昧地谨以此向您请求。"韩起便接受了州田，并把这事报告了晋平公。晋平公把它赐给韩起。韩起因为当初说过的话，占有州田感到惭愧，就用它换了乐大心的原县。

7.9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1]。铸刑书之岁二月[2]，或梦伯有介而行[3]，曰："壬子[4]，余将杀带也[5]。明年壬寅[6]，余又将杀段也[7]。"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8]，壬寅[9]，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10]，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11]，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12]。"大叔曰："公孙洩何为[13]？"子产曰："说也[14]。为身无义而图说[15]，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16]。不媚，不信[17]。不信，民不从也。"

【注释】

①"郑人相惊以伯有"四句：伯有于襄公三十年作乱被杀，现在有人传言伯有化为厉鬼而来，众人都逃散。

②铸刑书之岁二月：去年二月。

③介：披甲。

④壬子：去年三月初二。

⑤带：即驷带，伯有仇家，曾助子晳杀伯有，见襄公三十年《传》。

⑥明年壬寅：今年壬寅日。

⑦段：即公孙段，也曾攻打伯有。

⑧齐、燕平之月：今年正月。

⑨壬寅：二十七日。

⑩其明月：今年二月。

⑪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立二人为大夫，以安抚伯有鬼魂。公孙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

⑫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鬼、归同韵，声近，此指鬼魂有所归宿，才不变为厉鬼。

⑬公孙洩何为：子孔于襄公十九年被杀，死后并未为厉鬼，太叔问

何以也要立公孙洩。

⑭说：向百姓解释。

⑮为身无义而图说：意思是伯有无义，本不应立后，因并立两人，可以认为是从继绝世出发，使之有人祭祀，并非惧怕伯有为厉。为身无义，指伯有。

⑯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既为执政，应依当时礼义而行。伯有、子孔为恶被杀，本应无祀，今立二人儿子，是逆当时礼义而行，但又是为了取悦百姓。

⑰不媚，不信：不得百姓欢心，就不能使之信服。

【译文】

郑国人因为伯有鬼魂而受惊扰，说："伯有来了！"都逃跑，慌不择路。铸刑鼎的那年二月，有人梦见伯有身披铠甲走路，说："三月初二，我将杀死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又要杀公孙段。"到去年三月初二，驷带死，国人更加害怕。齐、燕两国媾和那一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去世，国人更加害怕。到第二个月，子产立了公孙洩和良止来安抚伯有的鬼魂，国人才安定下来。子太叔问起子产这样做的原因，子产说："鬼魂有了依归，才不会再当恶鬼，我是在为他找归宿。"太叔说："那为什么要立公孙洩呢？"子产说："是为了向民众解释。立身没有道义而希图高兴，执政官对礼仪有所违背，是要取悦于鬼魂从而取悦于百姓。不取得民众的欢心，民众就不信服。不信服，民众就不会顺从。"

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①]，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②]，既生魄，阳曰魂[③]。用物精多[④]，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⑤]。匹夫匹妇强死[⑥]，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⑦]。况良霄[⑧]，我先君穆公之胄[⑨]，子良之孙[⑩]，子耳之子[⑪]，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

无腆⑫，抑谚曰‘蕞尔国’⑬，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⑭，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⑮。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注释】

①赵景子：赵成，晋国中军佐。

②始化：刚死。化，死。

③阳曰魂：阳气叫做魂。

④物：养生之物。精多：精美丰富。

⑤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魂魄强有力，其现形的能力一直达到神化。

⑥强死：无病横死，不得善终。

⑦淫厉：惑乱肆虐。

⑧良霄：即伯有。

⑨胄：后代。

⑩子良：公子去疾。

⑪子耳：公孙辄。

⑫无腆：不厚。这里意为小国。

⑬蕞(zuì)：很小的样子。

⑭弘：多，丰富。

⑮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良氏为大族，势力雄厚。冯，同“凭”。

【译文】

子产去晋国时，赵景子问起这事，说：“伯有还能变成鬼吗？”子产说：“能。人刚死叫做魄，产生了魄，阳气是魂。生时衣食精美丰富，魂魄就强健，所以有现形的能力，一直达到神化。普通男女不得好死，他的魂魄还能依附在人的身上，成为肆虐的厉鬼。何况伯有是我国先君穆公的后裔，子良的孙子，子耳的儿子，敝国的卿，执政已经三代了。郑

国虽说不富有，或者正如谚语所说的‘蕞尔小国’，但伯有家族三代执掌国政，享用的物品很多，从其中汲取的精粹也很多。他的家族又大，所凭依的势力雄厚。可又不得善终，他能变成鬼，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7.10　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①。齐师还自燕之月②，罕朔杀罕魋③。罕朔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④。子产曰：“君之羁臣⑤，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择？卿违，从大夫之位⑥；罪人以其罪降⑦，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获戾而逃，唯执政所置之。得免其死，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为子产之敏也⑧，使从嬖大夫⑨。

【注释】

①马师氏：公孙鉏之子罕朔，与子皮本为同族。襄公三十年马师颉出奔，公孙鉏代为马师。

②齐师还自燕之月：今年二月。

③罕朔杀罕魋（tuí）：罕朔与罕魋为堂兄弟。

④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此时子产正在晋国，因此问他可安排什么官位。

⑤羁臣：寄居之臣。

⑥卿违，从大夫之位：依礼应降位一等。违，离开本国。

⑦罪人以其罪降：有罪逃离本国，收容国应依其罪降其位。

⑧子产之敏：子产言语恰当。敏，审，恰当。

⑨使从嬖大夫：让罕朔只降一等，随下大夫之位次，而不以罪降级。

【译文】

子皮的族人饮酒无度，因此马师氏与子皮氏关系紧张。齐军从燕

国撤回的那月，罕朔杀了罕魋。罕朔逃到晋国。韩宣子向子产咨询该给罕朔什么官位。子产说："他是贵国国君的寄居之臣，能够免死就很好了，哪里敢挑选什么官位？卿离开他的国家，就随从大夫的班位；有罪的人根据他的罪行降级，这是古来的制度。罕朔在敝国是亚大夫，他的官职是马师，获罪而逃亡，就听凭您的安排。能够免他一死，恩德就很大了，哪里敢要求官位？"韩起认为子产的应答很恰当，便让罕朔随下大夫的班次。

7.11　秋八月，卫襄公卒。晋大夫言于范献子曰："卫事晋为睦，晋不礼焉，庇其贼人而取其地，故诸侯贰[①]。《诗》曰：'鹡鸰在原，兄弟急难[②]。'又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③]。'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④]，况远人，谁敢归之？今又不礼于卫之嗣[⑤]，卫必叛我，是绝诸侯也。"献子以告韩宣子。宣子说，使献子如卫吊，且反戚田。

【注释】

①庇其贼人而取其地，故诸侯贰：襄公二十六年，卫国甯喜杀其君剽，孙林父奔晋献戚邑。卫献公复位，晋又疆戚田，并取卫西境懿氏六十邑送给孙林父，诸侯对此颇有不满。贼人，指孙林父。

②鹡鸰(jí líng)在原，兄弟急难：引《诗》见《诗经・小雅・常棣》。鹡鸰原为水鸟，今落在平原，比喻遇难兄弟应互相救援。鹡鸰，又作鶺(jí)鸰，水鸟。

③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引《诗》也见《诗经・小雅・常棣》，是说死丧是可怕的，兄弟应互相关怀。按，二处引诗都是意在说明兄弟之国应友爱关怀。

④不弔(dì)：不相亲善。

⑤今又不礼于卫之嗣:又对嗣君不礼貌。晋不往吊,是不礼于嗣君。

【译文】

秋八月,卫襄公去世。晋国大夫对范献子说:"卫国事奉晋国恭敬亲近,晋国却不加礼遇,包庇卫国叛贼而占取他们的土地,所以诸侯有二心。《诗》说:'鹡鸰落在原野,遇到急难兄弟互相救援。'又说:'死亡那么可怕,兄弟要互相关怀。'兄弟不和睦,就不相亲善,何况远方的人,谁敢来归顺?现在又对卫国的嗣君不给予礼遇,卫国必然背叛我国,这是断绝诸侯与我国的关系。"范献子把这话告诉韩起。韩起认为说得很对,就派范献子到卫国吊唁,并归还戚地给卫国。

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①]。王使郕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②],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③]?"

【注释】

①请命:诸侯死后请求赐命。

②陟恪:升天。

③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周的先王曾受商王追命,故不敢忘恩而不追命卫襄公。高圉、亚圉,二人都是周的先代,殷时贤诸侯,曾受殷王追命。亚圉,高圉儿子。

【译文】

卫国齐恶向周王报告丧事,并请求赐予恩命。周景王派郕简公到卫国吊唁,并且追命襄公说:"叔父升天,在我先王的左右,以辅佐事奉上帝,我哪敢忘了高圉、亚圉?"

7.12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①]，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②]，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③]，而灭于宋[④]。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⑤]。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⑥]，故其鼎铭云[⑦]：'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⑧]。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⑨]。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⑩]。'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⑪]：'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⑫]。'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⑬]，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⑭]。"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⑮]。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⑯]。'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注释】

①病不能相礼：因不能相礼而惭愧。

②及其将死也：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这里是预叙。

③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孟僖子死时，孔子三十四岁。圣人，指弗父何与正考父。

④而灭于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国华督所杀，其子奔鲁。事在桓公二年。

⑤弗父何：孔父嘉高祖，宋湣公太子，宋厉公兄，让位于宋厉公。

⑥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做了上卿后益加恭敬。正考父，弗父何曾孙，孔父嘉之父。三命，受三命为上卿。兹益，兹，同"滋"。同义词连用。共，通"恭"。

⑦鼎：指考父庙之鼎。

⑧一命而偻(lǚ)，再命而伛(yǔ)，三命而俯：一次比一次恭敬。偻、

伛、俯，都是弯腰恭敬的样子。

⑨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沿着墙快步走，不敢昂首阔步，以示地位愈高愈谦恭。虽如此，人也不敢欺侮。

⑩饘(zhān)于是，鬻(zhōu)于是，以糊余口：用此鼎煮饘粥，表示俭朴。饘，米糊，厚粥。鬻，粥。厚曰饘，稀曰粥。

⑪臧孙纥：即武仲。

⑫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圣人在世不能居大位，其后代必有显贵的。

⑬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我如果能够善终，一定把说和何忌嘱托给孔子。没，指善终。说，南宫敬叔。何忌，孟懿子。二人都是孟僖子儿子。夫子，指孔子。

⑭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学礼知礼，才能安定其地位。按，这是孟僖子临终遗命。

⑮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二人师事孔子应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后。

⑯君子是则是效：引《诗》见《诗经·小雅·鹿鸣》。则，效法。效，仿效。

【译文】

九月，昭公从楚国回来。孟僖子因自己不精通礼仪而感到羞愧，于是学习礼仪，如果有精通礼仪的就跟他学。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召唤属下大夫说："礼是人的主干。无礼就无法立身。我听说将要闻名于世的人名叫孔丘，是圣人的后代，家族在宋国灭亡了。他的先祖弗父何可以当宋国国君而把君位让给了厉公。到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命后当了上卿而更加恭敬，所以他的鼎上铭文说：'一命低头，二命躬身，三命深深弯腰。沿着墙快步走，也没人敢把我欺侮。稠粥在这鼎里煮，稀粥也在这鼎里煮，用来糊口填饱肚子。'他是这样地恭敬。臧孙纥有话说：'圣人里有贤明德行的人，如果不当国君，后代必有闻名于世的

人。'现在将要应在孔丘身上了吧?我如果能够善终,一定要把说与何忌托付给孔丘,让他们师事孔丘,向他学礼,以稳定他们的地位。"因此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孔丘。孔子说:"能弥补过错的,就是君子。《诗》说:'学习仿效君子。'孟僖子可以学习仿效了。"

7.13 单献公弃亲用羁①。冬十月辛酉②,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③。

【注释】

①单献公:周王卿士,单靖公儿子。

②辛酉:二十日。

③襄:即襄公,顷公父亲。成公:献公弟弟。

【译文】

单献公不用亲族而用外来的逃臣。冬十月二十日,襄公、顷公的族人杀死献公立了成公。

7.14 十一月,季武子卒①。晋侯谓伯瑕曰②:"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③?"对曰:"不可。六物不同④,民心不壹,事序不类⑤,官职不则⑥,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⑦。'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⑧。"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⑨?"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⑩。"

【注释】

①季武子卒:季孙宿死。

②伯瑕:即士文伯。

③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季孙宿死，晋平公认为所问日食之言应验，于是又问可否经常如此占验。按，问日食事见上文。

④六物不同：六物各异时。

⑤事序：事之轻重。

⑥不则：不等。

⑦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引《诗》见《诗经·小雅·北山》，意思是有人安然地休息，有人筋疲力尽地为国操劳。燕燕，安居的样子。

⑧岁：一曰木星，一曰即年。时：四时，四季。日：一曰即十天干，自甲至癸。月，一曰为十二月。星：当时天空能见到的星星。

⑨何谓辰：当时对辰有多种概念，所以问辰。概括来说主要有北辰—北极说、大辰—心宿说、三辰—日、月、星说、浃辰—从子至亥十二辰说，以及下文日月之会说等。

⑩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这是士文伯对辰的解释，指以天干配地支组成六十干支来记日。

【译文】

十一月，季孙宿去世。晋平公对伯瑕说："我所询问的日食一事，应验了，可以经常这样占验吗？"伯瑕回答说："不能。六种事物各异于时。民心不一致，事物的轻重不相类，官员的好坏不一样，开始相同结果却不同，怎么可以经常这么看待？《诗》说：'有人悠闲地在家安居休息，有人筋疲力尽地为国事操劳奔命。'他们的结果是这样地不同。"昭公说："什么是六物？"伯瑕回答说："是说岁、时、日、月、星、辰六种。"平公说："很多人跟我说辰而没有一致的解释，那么什么叫做辰？"伯瑕回答说："日月交会叫做辰，所以用来和日相配。"

7.15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①，嬖人婤姶生孟縶②。孔成子梦康叔谓己③："立元④，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⑤。"史朝

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6]。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7],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8]。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9]。”遇《屯》䷂[10]。又曰:“余尚立縶[11],尚克嘉之[12]。”遇《屯》䷂之《比》䷇[13]。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14]?”成子曰:“非长之谓乎[15]?”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16]。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17]。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18]。二卦皆云[19],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20],武王所用也[21],弗从何为?弱足者居[22]。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23]?”故孔成子立灵公[24]。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

【注释】

①姜氏:即宣姜。

②婤姶(zhōu è):襄公宠姬。

③孔成子:名烝鉏,孔达之孙,卫国卿。康叔:卫国始祖。

④元:孟縶之弟,孔成子梦时还没出生。

⑤羁:孔成子之子。圉:又叫仲叔圉、孔文子。史苟:亦作史狗,史朝之子。

⑥梦协:二人梦相合。

⑦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昭公二年。

⑧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孟縶跛足。良,善。

⑨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襄公死,是立元还是立縶,孔成子不能决定,于是占筮,这是命筮之辞,是说元希望享有卫国,主持国政。尚,希望。

⑩遇《屯》䷂：卦名，《震》下《坎》上。

⑪尚：还要。

⑫尚克嘉之：希望得吉兆。尚，希望。嘉，善。按，这是筮立孟縶之辞。

⑬《屯》䷂之《比》䷇：《比》，卦名，《坤》下《坎》上，《屯》初九爻由阳变阴，即由《屯》变为《比》。

⑭"元亨"，又何疑焉：《屯》卦卦辞有"元亨"二字，史朝将元联系到人名，解"亨"为"享"，所以说元应享有卫国，立为卫君。

⑮非长之谓乎：孔成子认为"元亨"之"元"指年长，应立长子孟縶。

⑯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康叔为他命名，就是为长。

⑰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孟縶跛足，不是全人，不能列为宗主，不可为长。非人，非其人。

⑱"且其繇曰"五句：《屯》卦卦辞有"利建侯"句，意思是建国封侯吉利。若立孟縶，只是嗣立，不是建侯，这样，"利建侯"则无所指了。这是利用爻辞说明应立元。

⑲二卦皆云：指两次占卜结果皆云"元亨"。

⑳筮袭于梦：占筮和梦境相合。

㉑武王所用也：《国语·周语下》引《大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则武王曾有卜与梦相协之事，武王从之。

㉒弱足者居：跛足者只有待在家里。此用《屯·初九·爻辞》"盘桓利居"，盘桓即蹒跚，跛行的样子。

㉓各以所利，不亦可乎：跛者利于居家，元则利于建侯，各有其长。史朝再次强调应立元。

㉔故孔成子立灵公：按，以上记述立灵公的经过。灵公，即元。

【译文】

卫襄公夫人姜氏没生儿子，宠姬婤姶生了孟縶。孔成子梦见康叔对自己说："立元，我让羁的孙子圉与史苟辅佐他。"史朝也梦见康叔对

自己说:“我将命令你的儿子苟与孔烝钽曾孙圉辅佐元。”史朝见孔成子,告诉他梦里的事,两梦相合。晋国韩起执政往诸侯国聘问那一年,婤姶又生下一子,名叫元。孟絷脚跛行走不便。孔成子用《周易》来占筮,说:“元希望享有卫国,主持国政。”得到《屯》卦。又说:“我也想立絷,希望得到允许。”得到《屯》卦变成《比》卦。把卦象给史朝看。史朝说:‘元享有’,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孔成子说:“那卦象难道不是‘长’的意思吗?”史朝回答说:“康叔为他取名,就可以说是‘长’了。孟絷不是完人,不能列在宗主里,不能叫做‘长’。而且那繇辞说:‘利建侯’。如果嗣位吉利,还建什么侯?建不是指嗣位。二卦卦象都那么说,您还是立他吧!康叔命名,二卦又告诉了我们,占筮和梦境相合,这是武王采用过的,为什么不依从?腿脚有毛病者适宜居家。国君要主持国家,亲临祭祀,奉养人民,事奉鬼神,参与会见朝聘,又怎么能够待在家中?他们各做有利于自己的事,不是很好吗?”因此孔成子立了灵公。十二月二十三日,安葬卫襄公。

八年

【经】

8.1 八年春[①],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

8.2 夏四月辛丑[②],陈侯溺卒[③]。

8.3 叔弓如晋[④]。

8.4 楚人执陈行人干徵师杀之[⑤]。

8.5 陈公子留出奔郑。

8.6 秋,蒐于红[⑥]。

8.7 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

8.8 大雩。

8.9 冬十月壬午[⑦],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

陈孔奂[8]。

8.10 葬陈哀公。

【注释】

①八年：鲁昭公八年当周景王十一年，前534。

②辛丑：初三。

③陈侯溺卒：陈哀公去世。

④叔弓如晋：叔弓赴晋贺虒(sī)祁宫落成。

⑤干徵师：陈国大夫。

⑥蒐于红：鲁国在此检阅军队。红，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

⑦壬午：十七日。

⑧孔奂：公子招同党。

【译文】

鲁昭公八年春，陈哀公的弟弟招杀了陈国太子偃师。

夏四月初三，陈哀公溺去世。

叔弓到晋国去。

楚国抓了陈国行人干徵师并杀害。

陈国公子留逃往郑国。

秋，鲁国在红地举行阅兵。

陈国杀了本国大夫公子过。

举行求雨大祭。

冬十月十七日，楚军灭亡陈国。逮捕陈国公子招，把他放逐到越国。杀掉陈国孔奂。

安葬陈哀公。

【传】

8.1 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①]。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②]。不然，民听滥也[③]。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④]，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⑤]，怨讟并作，莫保其性[⑥]，石言，不亦宜乎[⑦]？"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⑧]。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⑨]！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⑩]。小人之言，僭而无征[⑪]，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⑫]。'其是之谓乎[⑬]！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⑭]。"

【注释】

①石言：石头说话。魏榆：古地名。在今山西榆次西北。

②冯：依凭。

③滥：失实。

④怨讟(dú)：诽谤，怨言。

⑤民力凋尽：凋，凋敝。尽，财力竭尽。

⑥莫保其性：不能确保自己的基本生活。性，生命，生活。

⑦石言，不亦宜乎：按，以上师旷借石言，对晋平公大兴宫室提出了批评。

⑧虒(sī)祁之宫：宫名，在今山西侯马附近。

⑨子野：师旷的字。

⑩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诚实而有证验，怨恨远离其身，不至于招祸。征，证验。

⑪僭：不信。

⑫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gě)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处休：引《诗》见《诗经·小雅·雨无正》，意思是不会说话使人伤心，话从舌上出来，只能劳累他自己。会说话者可真好，漂亮的话如流水，又会使他安居休息。哿，可，嘉，表称许的意思。俾，使。

⑬其是之谓乎：师旷由论石言而归于谏国君，好似巧言如流，叔向引诗称赞他。

⑭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按，此为昭公十年晋平公死伏笔。夫子，指师旷。

【译文】

鲁昭公八年春，晋地魏榆石头开口说话。晋平公向师旷询问说："石头为什么开口说话？"师旷回答说："石头并不能开口说话，可能是其他东西凭附在上面了。不然的话，就是百姓听错了。不过下臣又听说：'做事不合时宜，激起民众的怨恨诽谤，便有不会说话的物体开口说话。'现在宫殿高大奢侈，人民财力耗尽，怨声载道，不能确保自己的基本生活，石头开口说话，不也是很自然的吗？"当时晋平公正在兴建虒祁宫。叔向说："师旷的话真是君子之言啊！君子的话，诚实而有根据，所以怨言远离其身。小人的话，虚假而没有根据，所以怨言灾祸降临其身。《诗》说：'不会说话多可悲。话从舌上出来，只能劳累他自己。会说话可真好，漂亮的话如流水，又会使他安居休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这座宫殿建成，诸侯必定背叛我国，国君一定会有灾祸，师旷已经预见到了。"

8.2 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①，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二妃嬖，留有宠，属诸司徒招与公子过②。哀公有废疾③。三月甲申④，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⑤，哀公缢⑥。干徵师赴于楚，且告有立

君[7]。公子胜诉之于楚，楚人执而杀之[8]。公子留奔郑。书曰“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罪在招也[9]；“楚人执陈行人干徵师杀之”，罪不在行人也[10]。

【注释】

①元妃：嫡夫人。悼：太子偃师的谥号。

②司徒招、公子过：二人都是陈哀公的弟弟。

③废疾：不治之症。谓有残疾而不能做事。

④甲申：十六日。

⑤辛亥：十三日。《经》文记作“辛丑”，《传》纠正了。

⑥哀公缢：哀公忧愤自杀。

⑦且告有立君：告知又立公子留。

⑧公子胜诉之于楚，楚人执而杀之：以公子招、公子过杀偃师向楚国起诉，楚人杀掉干徵师。

⑨书曰“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罪在招也：《经》文如此记载，意在归罪于公子招。

⑩“楚人执陈行人干徵师杀之”，罪不在行人也：《经》文的意思是干徵师乃无辜被杀。

【译文】

陈哀公夫人郑姬生了悼太子偃师，次妃生了公子留，下妃生了公子胜。次妃得宠，公子留也受宠爱，哀公把他托付给司徒公子招与公子过。哀公患有不治之症。三月十六日，公子招、公子过杀了悼太子偃师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十三日，哀公上吊自杀。干徵师到楚国，并告知立公子留为国君。公子胜向楚国控诉，楚国抓了干徵师并杀掉。公子留逃往郑国。《春秋》记载“陈哀公的弟弟招杀死陈国太子偃师”，是把罪责归于招；“楚国抓了陈国行人干徵师并杀掉”，是说罪不在行人干徵师。

8.3 叔弓如晋，贺虒祁也。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虒祁也。史赵见子大叔[①]，曰："甚哉，其相蒙也[②]！可吊也，而又贺之[③]。"子大叔曰："若何吊也？其非唯我贺，将天下实贺。"

【注释】

①子大叔：即游吉。

②相蒙：相欺骗。

③可吊也，而又贺之：上文师旷论石言，叔向预言"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这本是可吊之事，现在都来贺。

【译文】

叔弓到晋国去，是祝贺虒祁宫建成。游吉相礼郑简公去晋国，也是祝贺虒祁宫建成。史赵去见子太叔，说："太过分了！你们这样互相欺骗！本来是可堪哀吊的事情，你们反而来祝贺。"子太叔说："为什么要哀吊？不仅仅我国前来祝贺，各国也都会来祝贺。"

8.4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①]，革车千乘。

【注释】

①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鲁国此次阅兵，自东而西，规模很大。根牟，鲁国东境，在今山东莒县西南。至于商、卫，到达宋国、卫国边境。商，宋。按，鲁国西南与宋国毗邻，西北与卫国接壤。

【译文】

秋，在红地举行盛大阅兵，从根牟直到宋、卫两国边境，共出动了革车千辆。

8.5 七月甲戌[①]，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②]。丁丑[③]，杀

梁婴[4]。八月庚戌[5]，逐子成、子工、子车，皆来奔[6]，而立子良氏之宰[7]。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8]。"授甲，将攻之[9]。陈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将助之[10]。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则数人告。将往[11]，又数人告于道，遂如陈氏[12]。桓子将出矣，闻之而还，游服而逆之[13]。请命[14]。对曰："闻强氏授甲将攻子[15]，子闻诸?"曰："弗闻。""子盍亦授甲？无宇请从[16]。"子旗曰："子胡然[17]？彼孺子也，吾诲之，犹惧其不济，吾又宠秩之[18]，其若先人何[19]？子盍谓之[20]？《周书》曰：'惠不惠，茂不茂[21]。'康叔所以服弘大也[22]。"桓子稽颡[23]，曰："顷、灵福子[24]，吾犹有望[25]。"遂和之如初[26]。

【注释】

①甲戌：初八。

②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想要控制兼并子尾家政。子旗，栾施。

③丁丑：十一日。

④梁婴：子尾家宰。

⑤庚戌：十四日。

⑥逐子成、子工、子车，皆来奔：三人都是齐国大夫，子尾同党，被逐，都逃奔鲁国。

⑦而立子良氏之宰：子旗为子良氏立家宰。子良，子尾儿子高强。

⑧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孩子已经长大了，子旗要治我家政，是想兼并我们。孺子，小孩子，指子良。

⑨授甲，将攻之：准备先下手攻子旗。

⑩陈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将助之：陈桓子准备助子良家臣攻打子旗。

⑪将往：子旗准备去子良家。

⑫遂如陈氏：子旗始信，不敢去子良家，改去陈氏家。

⑬游服而逆之：脱去戎服，改穿便服见子旗。游服，闲居时的便服。

⑭请命：子旗问陈桓子有何想法。

⑮强氏：高强，即子良。

⑯子盍亦授甲？无宇请从：按，这是陈桓子（无宇）试探子旗的话。

⑰胡然：何故如此。

⑱宠秩：给予高官厚禄，实指为之立宰。

⑲其若先人何：若再出兵攻打，如何面对先人？按，此句上面有省略的话。

⑳子盍谓之：请陈桓子告诉子良不要攻自己。

㉑惠不惠，茂不茂：出自《尚书·康诰》，意思是施惠于不惠者，劝勉不受劝勉的人。茂，劝勉。

㉒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康叔做事宽宏大量。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与子良计较。

㉓桓子稽颡（sǎng）：稽颡，磕响头，本是凶礼中最重的礼节，陈桓子用此表示于心有愧。

㉔顷、灵福子：灵公是顷公之子，灵公和子雅、子尾是堂兄弟，都是齐惠公的孙子。那么，子雅之子栾施（子旗）和子尾之子高强（子良）也是堂兄弟。子旗既提到先人，所以说顷、灵二公将会保佑你。

㉕吾犹有望：希望子旗施惠于己。

㉖遂和之如初：使栾、高两家和好如初。

【译文】

七月初八，齐国子尾去世。子旗想控制子尾的家。十一日，子旗杀了梁婴。八月十四日，放逐子成、子工、子车，三人都逃来鲁国，子旗立了子良氏的家宰。子良家臣说："子良已经成年了，他却要帮助管理我们的家政，是想要兼并我们。"于是发放武器衣甲，准备攻打子旗。陈桓

子和子尾交好，也发放武器衣甲，准备帮助子良家。有人告诉了子旗，子旗不相信。接连有几个人来报告。子旗准备去子良家，又有几个人在途中告诉了他，子旗便到陈氏家去。陈桓子正要领着人马出发，听说子旗来了，就转身回内室，换上家居便服出来迎接子旗。子旗问陈桓子有何用意。陈桓子回答说："听说子良家发放武器衣甲，准备攻打你，你听说了吗？"子旗说："没听说。""你何不也发放武器衣甲？请让我跟你去。"子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只是个孩子，我教导他，还担心他不能成功，所以我又为他立了家宰，再出兵攻打又如何向先人交代？你何不去跟他说说？《周书》说：'施惠给不感恩的人，勉励不受勉励的人。'这正是康叔做事宽宏大量的缘故。"陈桓子磕着响头，说："顷公、灵公会赐福给你，我还希望得到你的恩赐。"于是使两家和好如初。

8.6 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①，宋戴恶会之②。冬十一月壬午③，灭陈。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④。楚人将杀之，请置之⑤。既又请私⑥，私于幄，加绖于颡而逃⑦。

【注释】

①吴：陈惠公，偃师之子。杨伯峻指出，孙吴犹言太孙吴。

②宋戴恶会之：戴恶领兵与楚师会合。戴恶，宋国大夫。

③十一月壬午：《经》为十月壬午，《传》误记。

④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葬：袁克以马、玉殉葬陈哀公。舆嬖，为国君掌乘之宠臣。

⑤请置之：袁克请楚人赦免自己。置，赦免。

⑥私：小便。

⑦加绖于颡而逃：借小便而逃脱。加绖于颡，为哀公服丧。绖，麻

带。颡，额。

【译文】

陈国公子招把一切归罪于公子过而杀掉他。九月，楚国公子弃疾率兵打着陈国悼太子的儿子吴的旗号包围陈国，宋国戴恶带兵和他会合。冬十一月十七日，灭亡陈国。为国君掌乘的宠臣袁克杀了马匹弄坏玉器给陈哀公殉葬。楚国人要杀他，他请求放了自己。接着又要求小便，在帐篷里小便时，把麻带缠在头上逃跑了。

使穿封戌为陈公①，曰："城麇之役，不谄②。"侍饮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③？"对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④。"

【注释】

①使穿封戌为陈公：楚灭陈国后改为楚县，让穿封戌为陈县之长。穿封戌，楚国大夫。

②城麇之役，不谄：指襄公二十六年楚郑战于城麇，穿封戌囚郑皇颉，还是公子的楚灵王与穿封戌争俘一事。

③女其辟寡人乎：你会避让我吗？辟，避让。

④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穿封戌说，如果知道你会弑君自立，当初必定会冒死杀死你，以安定楚国。

【译文】

楚灵王让穿封戌当陈公，说："你在城麇战役时不讨好我。"穿封戌侍候楚灵王饮酒，灵王说："城麇战役时，你要是想到寡人会有今天的话，你大概会对寡人避让的吧？"穿封戌回答说："如果想到您会有今天，下臣一定拼死杀了您来安定楚国。"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①。岁在鹑火，是以卒灭②。陈将如之③。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④。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⑤。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⑥，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⑦。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⑧。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⑨。"

【注释】

①陈，颛顼之族也：陈之祖为舜，舜出于颛顼帝，所以陈也是颛顼的后代。

②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颛顼灭时，岁星在鹑火。鹑火，十二星次之一。

③陈将如之：陈为颛顼之后，也将是岁在鹑火时被灭。

④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岁星只运行于银河间，陈国还不会灭绝。析木之津，在箕宿、斗宿之间的银河。复由，复生。

⑤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预言只有陈氏代齐之后，陈国才会灭亡。

⑥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这一族从幕到瞽瞍，没有因违背天命而被灭绝的。幕，舜的祖先。瞽瞍，舜的父亲。

⑦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舜有明德，其德一直流传到遂。遂，舜的后代。

⑧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舜姓姚氏，胡公满曾事奉周武王，被封于陈，赐姓妫，祭祀虞舜。胡公不淫，即胡公满，陈开国君主。

⑨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指出陈氏代齐，早已有预兆。庄公二

十二年《传》述懿氏卜妻敬仲，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昭公三年《传》又述晏婴言“齐其为陈氏矣”，都是预兆。

【译文】

晋平公询问史赵说：“陈国这就灭亡了吗？”史赵回答说：“没有。”平公问：“什么缘故？”史赵回答说：“陈是颛顼氏的后代。岁星处在鹑火时，颛顼氏由此而最终灭亡。陈也将是这样。岁星现在还在银河之间，所以还会复兴。而且要到陈氏在齐国执掌国政以后陈国才会最终灭亡。从幕到瞽瞍都没有违背天命，舜又增加了美德，并且德行一直落到遂的身上。遂的后人世代保持它。到胡公不淫，所以周朝赐给他姓，让他祭祀虞帝。下臣听说有盛德者享有百代的祭祀。虞的世代还没到这数目。继续保持对虞祭祀的将在齐国，它的预兆已经在那里了。”

九年

【经】

9.1 九年春①，叔弓会楚子于陈。

9.2 许迁于夷②。

9.3 夏四月，陈灾。

9.4 秋，仲孙貜如齐③。

9.5 冬，筑郎囿④。

【注释】

①九年：鲁昭公九年当周景王十二年，前533。

②许迁于夷：成公十五年许曾迁于叶，现在又由叶迁于夷。夷，古地名。在今安徽亳州东南的城父。

③仲孙貜(jué)：即孟僖子。

④郎：古地名。在今山东鱼台东北。囿：园林。

【译文】

鲁昭公九年春，叔弓和楚灵王在陈地相会。

许国迁移到夷地。

夏四月，陈国火灾。

秋，孟僖子前往齐国。

冬，修建郎囿。

【传】

9.1　九年春，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黡会楚子于陈①。

【注释】

①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黡会楚子于陈：楚改陈为县，四国畏楚，于是各派大夫前往会见楚灵王。

【译文】

鲁昭公九年春，叔弓、宋国华亥、郑国游吉、卫国赵黡和楚灵王在陈地相会。

9.2　二月庚申①，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②，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③。迁方城外人于许④。

【注释】

①庚申：二月无庚申，当是记日有误。

②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用州来、淮北两地之田补给许国。州来，古地名。在今安徽凤台淮水以北。

③以夷濮西田益之：将濮水西边的夷田补给城父人。

④迁方城外人于许：许由叶迁于夷，迁后叶地空虚，又迁方城外的人来充实。按，楚灭陈后，许表示对楚国亲附，自请迁于夷。楚国派人主持其事，但一举而动三地百姓，使百姓不得安宁。

【译文】

二月庚申，楚国公子弃疾把许迁到夷地，其实就是城父，取了州来、淮北的田地增补给许，伍举举行仪式授给许悼公田地。然丹把城父人迁到陈地，把夷濮以西的田地增补给城父人。又把方城外人迁到原许国。

9.3 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①]。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②]。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③]："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④]。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⑤]；巴、濮、楚、邓，吾南土也[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⑦]。吾何迩封之有[⑧]？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⑨]，岂如弁髦[⑩]，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⑪]，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⑫]。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⑬]，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⑭]。戎有中国，谁之咎也[⑮]？后稷封殖天下[⑯]，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⑰]！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⑱]。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⑲]？"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⑳]？翼戴天子[㉑]，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㉒]，以宣示其侈[㉓]，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㉔]，子其图之。"宣子说。王有姻丧[㉕]，使赵成如周吊，且致阎田与襚，反颍俘[㉖]。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㉗]，晋人礼而

归之㉘。

【注释】

①甘人：指甘大夫襄。阎嘉：晋国阎县大夫。阎田：周、晋边界地。

②阴戎：即陆浑之戎。颍：周邑，在今河南登封。

③詹桓伯：周大夫。辞：责备。

④我自夏以后稷，魏、骀（tái）、芮（ruì）、岐、毕，吾西土也：周在夏代因后稷之功受封，魏、骀、芮、岐、毕五国是其西部领土。骀，即邰。按，魏、骀等五国在今山西、陕西一带。

⑤蒲姑：在今山东博兴。商奄：在今山东曲阜。

⑥巴：在今四川重庆。濮：在今湖北石首一带。楚：在今湖北江陵。邓：在今河南邓县。

⑦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北部达于今河北、辽宁、黑龙江。肃慎，或说在今黑龙江。按，以上是说周领土的四至。

⑧吾何迩封之有：周领土甚广，没有近的界线，诸侯怎么能与周争地？

⑨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封同母兄弟以土建国，这是为了护卫周室，以防止它废坏坠落。蕃屏，护卫。队，同"坠"。

⑩弁髦：少年时初戴的帽子，成年行冠礼后就抛弃不再用。

⑪先王居梼杌（táo wù）于四裔，以御魑（chī）魅：先王把梼杌迁移到四方边远地方，以抗御山林中的精怪。梼杌，传说是尧时四凶之一。四裔，四方边远地区。魑魅，鬼怪。

⑫允姓之奸：指阴戎的祖先。阴戎本为四凶的后裔。瓜州：古地名。在今甘肃敦煌等边远地区。

⑬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晋惠公于僖公十五年自秦归晋，僖公二十二年春，晋国始迁陆浑之戎。伯父惠公，对晋惠公的尊

称。伯父，天子对于同姓诸侯，无论生死，都称伯父、叔父。

⑭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自此以后，戎人入侵，取周郊甸之地。郊甸，邑外为郊，郊外为甸。焉，于是。

⑮戎有中国，谁之咎也：言外之意是罪在晋国。

⑯封殖：缔造。

⑰伯父：这里指晋平公。

⑱民人之有谋主：周王为天下之共主。

⑲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晋国本应保护周室，如果连晋都不尊重周王，阴戎更目无周王了。余一人，周王自称。

⑳文之伯也，岂能改物：文公称霸尚且不能改正朔，易服色。文，指晋文公。伯，霸。改物，改变服色、正朔等。

㉑翼戴：辅佐拥戴。

㉒暴灭：损害和轻视。宗周：指周天子。

㉓侈：骄横。

㉔直：有理。

㉕王有姻丧：周王又外戚之丧。

㉖且致阎田与襚，反颍俘：送还阎田送去襚，遣返伐颍时俘获的周人。襚，殉葬衣服。

㉗宾滑：周大夫。

㉘晋人礼而归之：晋国放回襄，纠纷和解。

【译文】

周朝甘邑大夫和晋国阎嘉争夺阎地的田地。晋国梁丙、张趯率领阴戎攻打颍地。周景王派詹桓伯责备晋国说："我们在夏朝因为后稷的功劳，封地直到魏、骀、芮、岐、毕，都是我们的西部领土。到武王战胜商朝，蒲姑、商奄，都是我们的东部领土；巴、濮、楚、邓，这是我们的南部领土；肃慎、燕、亳，这是我们的北部领土。我们在近处哪里有与别人交界的领土？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分封同母弟建国，是用来护卫周朝，也

是为了防止周室的毁坏坠落，哪里会像缁布冠那样用过就丢掉？先王让梼杌居住在四方边远地区，用以抵御山林精怪，所以允姓中的坏人住在瓜州。伯父惠公从秦国归来，就引诱他们前来，让他们威逼我们姬姓国家，侵入我们的郊甸，戎人借此占据了这里。戎人占有中原地区，这是谁的过错？后稷缔造了天下，现在却被戎人控制，不是让人难以接受吗！伯父好好想一想吧！我对于伯父，就像衣服有冠冕，木水有根源，人民有谋主。伯父如果撕裂毁坏冠冕，拔掉树根堵塞泉源，专断并抛弃谋主，即便是戎狄，他们心里又哪里会有我这样一个人？"叔向对韩起说："文公即使领袖诸侯，也哪里能改易礼制？他辅佐拥戴周天子，而且十分恭敬。从文公以来，晋国一代代德行衰减，损害轻视周室，来表现自己的骄奢，诸侯背叛我们，不就是很自然的吗！而且周王说得有理，你好好想想。"韩起认为他说得对。正好周景王有姻亲之丧，韩起便派赵成到京师吊唁，并归还阎田，送去襚服，遣返伐颍时的俘虏。周景王也派宾滑逮捕甘邑大夫襄以取悦于晋国，晋国对襄给予礼遇并放他回去。

9.4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①。"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②，火，水妃也③，而楚所相也④。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⑤。妃以五成，故曰五年⑥。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⑦。"

【注释】

①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预言陈将重新受封复国。

②陈，水属也：颛顼水德，陈为颛顼之后，所以隶属于水。

③火，水妃也：水火相辅相成。妃，匹配。

④而楚所相也：楚之祖先祝融，为高辛氏火正，专治火事。相，治理。

⑤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今大火星出现而陈国发生火灾，预兆将逐楚复陈。火出，大火星出现。

⑥妃以五成，故曰五年：以五行来说，阴阳五行与五相配，所以说五年将复陈。

⑦“岁五及鹑火”五句：此年岁星在星纪，五年运行到大梁，此时陈复国。自大梁始，岁星第五次到鹑火，正好历五十二年。岁五及鹑火，岁星五次经过鹑火。按，陈复国于鲁昭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七年灭亡，共五十二年。

【译文】

夏四月，陈国发生火灾。郑国裨灶说：“五年后陈将恢复封邑，封五十二年后被灭亡。”子产问其中的缘故。裨灶回答说：“陈国隶属于水，火是水的配偶，楚国是主治火的。现在大火星出现而陈国发生了火灾，这是驱逐楚国而建陈国的预兆。阴阳五行以五相配，所以说要五年。岁星五次经过鹑火，然后陈国才灭亡，楚国战胜并占有它，这是天道，所以说五十二年。”

9.5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①。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②。膳宰屠蒯趋入③，请佐公使尊④，许之。而遂酌以饮工⑤，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⑥。辰在子卯，谓之疾日⑦，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⑧。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⑨？女弗闻而乐⑩，是不聪也。”又饮外嬖嬖叔⑪，曰：“女为君目，将司明也。服以旌礼⑫，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⑬。今君之容，非其物也⑭，而女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味以行气⑮，气以实志⑯，志以

定言，言以出令[17]。臣实司味[18]，二御失官[19]，而君弗命[20]，臣之罪也[21]。"公说，彻酒。初，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22]，为是悛而止[23]。秋八月，使荀跞佐下军以说焉[24]。

【注释】

①戏阳：古地名。在今河南内黄北。

②晋侯饮酒，乐：荀盈死，晋平公照样饮酒作乐，毫无悲哀的神态。乐，奏乐。

③屠蒯：膳宰名。

④请佐公使尊：请求帮着为平公斟酒。尊，酒杯。

⑤而遂酌以饮工：让乐工喝酒。工，乐工。

⑥女为君耳，将司聪也：古人认为音乐可以聪耳，所以乐工等于君的耳朵。

⑦辰在子卯，谓之疾日：甲子为商纣灭亡之日，乙卯为夏桀灭亡之日，当时人以甲子、乙卯为忌日。辰，日。疾日，忌日。

⑧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忌日，国君罢宴乐，学乐者停止学音乐。

⑨股肱或亏，何痛如之：股肱之臣死去，应比忌日更痛心。股肱或亏，指荀盈死。

⑩女弗闻而乐：不闻此理而奏乐。

⑪嬖叔：宠臣。

⑫服以旌礼：服饰用来表示礼仪。旌，显示。

⑬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事情各有类别，每一类别各有其外貌。物，类。容，容貌。

⑭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卿大夫死亡，应有哀戚之容，现在国君仍然宴饮作乐，所以说非其类。

⑮味以行气：口味使气血流通。

⑯气以实志：气血可充实意志。

⑰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意志充实则言语确定，便可发布命令。

⑱臣实司味：屠蒯为厨工之长，负责调和口味。

⑲二御失官：乐工和嬖叔都失职了。

⑳弗命：不下令治罪。

㉑臣之罪也：屠蒯用责乐工、嬖叔及自己失职来谏劝平公。

㉒知氏：即荀氏，荀盈即知盈。

㉓悛：悔改，停止。

㉔使荀跞佐下军以说焉：平公让荀跞代父为下军佐，以表明自己不废知氏之意。荀跞，荀盈之子知文子。

【译文】

晋国荀盈到齐国迎亲，回国途中，六月，在戏阳去世。停棺在绛地，还没下葬。晋平公喝酒，奏乐。膳宰屠蒯快步入宫，请求帮助平公斟酒，平公同意了。屠蒯就斟了酒给乐工喝，说："你是国君的耳朵，是要使它听力灵敏。在子或卯的日子，称为忌日，国君要撤除宴乐，学乐的人停止演习，这是为了避忌的缘故。国君的卿佐，这是股肱。股肱如果有折损，还有比这更痛心的吗？你不闻此理而奏乐，这是你耳朵不聪。"又让宠臣嬖叔喝酒，说："你是国君的眼睛，是要使国君眼睛明亮。服饰用来表示礼仪，礼仪用来指导行为，凡事都有类别，各类事物通过外貌表达。现在国君的外貌，不是他应有的那种，而你却看不到，这是眼睛不明。"自己也喝了酒，说："口味是用来使气血流通，气血用来使意志充实，意志用来确定言语，言语用来发布命令。下臣的职责是调和口味，两个侍御国君的人失职，而国君没下令治罪，是下臣的罪责。"平公觉得他说得对，就撤掉酒席。起初，平公打算废掉荀盈家族而立他的宠臣，由于屠蒯这番谏劝而改变想法。秋八月，任命荀跞辅佐下军，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9.6 孟僖子如齐殷聘[①],礼也。

【注释】

①殷聘:盛大的聘问。鲁自叔老聘齐,至此二十年,两国之间聘问停止已久,故此聘特为丰盛。

【译文】

孟僖子到齐国进行盛大的聘问,这是合于礼的。

9.7 冬,筑郎囿,书,时也[①]。季平子欲其速成也[②],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③]。'焉用速成,其以剿民也[④]?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⑤]?"

【注释】

①时也:不误农时。

②季平子:即季孙意如,季武子之孙。季武子死后,平子嗣位。

③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引《诗》见《诗经·大雅·灵台》。本指文王造灵台,下令不必急成,结果百姓如同儿子,踊跃而来。昭子借此劝季平子不必急于求成。亟,急。

④剿:劳。

⑤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劝季平子应以民为上。

【译文】

冬,修筑郎囿,《春秋》加以记载,是因为合乎时令。季平子想让它快点建成,叔孙昭子说:"《诗》说:'开始建造不着急,百姓如同儿子自动来。'哪里用得着速成,以使百姓受累呢?没有园林关系不大,没有人民行吗?"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正月①。

10.2　夏，齐栾施来奔。

10.3　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

10.4　戊子②，晋侯彪卒③。

10.5　九月，叔孙婼如晋，葬晋平公④。

10.6　十有二月甲子⑤，宋公成卒⑥。

【注释】

①十年：鲁昭公十年当周景王十三年，前532。

②戊子：初三。

③晋侯彪卒：晋平公去世。

④叔孙婼如晋，葬晋平公：叔孙婼赴晋送葬。

⑤甲子：初二。

⑥宋公成卒：宋平公去世。

【译文】

鲁昭公十年春周历正月。

夏，齐国子旗逃来鲁国。

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率领军队攻打莒国。

七月初三，晋平公彪去世。

九月，叔孙婼到晋国，参加晋平公的葬礼。

十二月初二，宋平公成去世。

【传】

10.1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①。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②，姜氏、任氏实守其地③，居其维首④，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⑤。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⑥，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⑦，吾是以讥之⑧。"

【注释】

①有星出于婺女：有客星出现在婺女宿。婺女，二十八宿中的女宿。

②今兹：今年。岁：岁星。颛顼之虚：指十二星次中的玄枵。

③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姜，指齐姜。任，指薛姓。齐、薛二国为玄枵的分野。

④居其维首：玄枵包括二十八宿中的女、虚、危三宿，女宿（婺女）为玄枵三宿之首。维，星次。

⑤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出现，这是预告灾祸将归于邑姜。妖星，指客星。邑姜，齐太公女儿，晋始祖唐叔母亲。

⑥天以七纪：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每方七宿，所以以七记数。

⑦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当年逢公是戊子日死去，其时客星出现于婺女宿。逢公，殷商时诸侯，居于齐地。登，登天，死去。

⑧吾是以讥之：由逢公之死而占卜得知晋平公死的日期，这是预言晋平公将死。讥，同"乩"。占卜。

【译文】

鲁昭公十年春周历正月，有客星出现在婺女宿。郑国裨灶对子产说："七月初三，晋国国君将死。今年岁星在玄枵，姜氏、任氏据有玄枵

的分野，婺女星是玄枵三宿的首位，而有客星出现，这是预告灾祸将归于邑姜。邑姜是晋国始封君的母亲。上天用七来记数，七月初三逢公去世，客星在那时候出现，我所以根据它而预知。”

10.2 齐惠栾、高氏皆耆酒①，信内多怨②，强于陈、鲍氏而恶之③。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④，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⑤，则亦授甲矣⑥。使视二子⑦，则皆从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⑧，闻我授甲，则必逐我⑨。及其饮酒也，先伐诸⑩？”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陈、鲍焉往⑪？”遂伐虎门⑫。

【注释】

①齐惠栾、高氏皆耆酒：栾、高氏即栾施、高强，二人都是齐惠公曾孙。耆，同“嗜”。

②信内多怨：听信女人之言，积怨甚多。

③强于陈、鲍氏而恶之：栾、高氏势强于陈、鲍且厌恶陈、鲍。

④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陈桓子一面准备迎战，一面亲往鲍氏处。

⑤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途中遇见子良喝醉酒驾车狂奔，陈桓子于是往见鲍文子。

⑥则亦授甲矣：鲍氏也已准备作战。

⑦二子：指栾施、高强。

⑧彼虽不信：因见二子仍在饮酒作乐，毫无作战准备，陈桓子以为传言可能失实。不信，不确实。

⑨闻我授甲，则必逐我：事已至此，栾、高必将驱逐陈、鲍氏。

⑩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桓子建议先发制人。

⑪先得公，陈、鲍焉往：先控制国君，以制服陈、鲍。

⑫遂伐虎门：齐景公路寝南门。

【译文】

齐国惠公的孙子栾施、高强都嗜酒，听信女人之言，积怨甚多，势力强过陈氏、鲍氏并厌恶陈氏、鲍氏。夏，有人报告陈桓子说："栾施、高强将攻打陈氏、鲍氏。"也报告了鲍氏。陈桓子发放武器衣甲给手下然后去鲍氏处，正赶上子良醉酒驾车狂奔，就去见鲍文子，鲍氏也发放武器衣甲给手下了。派人去窥探栾施、高强，则正准备喝酒。陈桓子说："传言虽不确实，但听说我们发放了武器衣甲，必定要放逐我们。乘他们在喝酒，先去攻他们吧？"陈氏、鲍氏这时正和睦，就去攻打栾氏、高氏。高强说："先控制国君，陈、鲍两家还能跑到哪里去？"于是攻打虎门。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①，四族召之，无所往②。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③？""助栾、高乎？"曰："庸愈乎④？""然则归乎？"曰："君伐⑤，焉归？"公召之，而后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銔率，吉⑥，请断三尺焉而用之⑦。五月庚辰⑧，战于稷⑨，栾、高败，又败诸庄⑩。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⑪。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

【注释】

①端委：朝服，这里做动词。

②四族召之，无所往：四族都召晏婴，晏婴不介入任何一族。四族，栾、高、陈、鲍。

③何善焉：陈、鲍没有值得帮助的。

④庸愈乎：栾、高不比陈、鲍好。庸，岂。愈，胜过。

⑤君伐：国君被围攻。

⑥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銔(pī)率，吉：要让王黑举着齐景公的旗帜率

兵反击，占卜吉利。王黑，齐国大夫。灵姑铚，齐景公的旗帜。

⑦请断三尺焉而用之：诸侯之旗比大夫之旗要长，王黑为表恭敬，将旗截断三尺。

⑧五月庚辰：五月无庚辰，当是记日有误。

⑨稷：齐城门。在今山东淄博临淄西。

⑩栾、高败，又败诸庄：栾、高一败再败。庄，临淄城内大街。

⑪鹿门：齐都城门，或曰是东南门。

【译文】

晏婴穿着朝服站在虎门外面，四族都召请他，他哪一边也不去。手下人说："帮助陈氏、鲍氏吗？"晏婴说："他们有什么值得帮助的？""那么帮助栾氏、高氏吗？"晏婴说："他们难道比陈氏、鲍氏好吗？""那么回去吧？"晏婴说："国君遭到进攻，回哪里去？"齐景公召见他，晏婴才进宫。景公为派王黑用自己的旗帜领兵而占卜，吉利，王黑请求将旗截断三尺后再使用。五月庚辰，在稷门交战，栾、高被打败，又在庄街被打败。国人追击他们，又在鹿门打败他们。栾施、高强逃到鲁国。陈、鲍瓜分了两家的资产。

晏子谓桓子："必致诸公[①]！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②]。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③]。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④]。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桓子尽致诸公，而请老于莒[⑤]。

【注释】

①必致诸公：将所取栾、高的财产交齐景公。

②让之谓懿德：能谦让是美德。

③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利益不可强取，应多想到道义。愈，胜。

④蕴利生孽：聚积利益就会生出妖孽。蕴，积聚。

⑤请老于莒：陈桓子告老退休住到莒邑。莒，齐邑。

【译文】

晏婴对陈桓子说："一定要把所取两家财产交给国君！谦让是德行的主干，谦让称为美德。凡有血气的人，都有争竞之心，所以利益不可强取，想到道义才是更胜一筹。道义是利益的根本。蓄积利益会生妖孽。姑且不要让它积聚吧！可以让它慢慢地增长。"陈桓子把从两家得来的财产尽数上交给景公，并请求退休到莒地养老。

桓子召子山①，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屦，而反棘焉②。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③。反子城、子公、公孙捷④，而皆益其禄。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⑤。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⑥。曰："《诗》云：'陈锡载周⑦。'能施也。桓公是以霸⑧。"公与桓子莒之旁邑，辞。穆孟姬为之请高唐⑨，陈氏始大⑩。

【注释】

①子山：与下文的子商、子周都是齐公子，襄公三十一年被子尾所逐。

②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屦，而反棘焉：陈桓子私自送子山器物及其随从者衣服鞋子，将棘邑归还子山。棘，子山原来的采邑。

③夫于：古地名。今山东长山。

④子城、子公、公孙捷：即昭公八年子旗所逐之子成、子工、子车三人。

⑤私分之邑：将私邑分给他们。

⑥国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将自家的粮食分给贫困孤寡之人。

⑦陈锡载周：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文王将得到的赏赐拿出来分给人，于是创建了周朝。

⑧桓公是以霸：齐桓公因善施而称霸。按，陈桓子这些行为，是为了收买人心。

⑨穆孟姬：齐景公母亲。高唐：古地名。今山东高唐东。

⑩陈氏始大：栾、高外逃，陈氏收买人心，又得高唐之地，自此力量更加强大。

【译文】

陈桓子召见子山，私下准备了帐幕、器物、随从的衣服鞋子，并归还棘地。对子商也是如此处理，归还原先的封邑。对子周也是如此处理，并给他夫于。召回子城、子公、公孙捷，都增加了他们的俸禄。凡是公子、公孙中没有俸禄的，私下将自己的封邑分给他们。国内贫困孤寡者，都私下周济粮食。他说："《诗》说：'文王将得到的赏赐拿出来分给人，于是创建了周朝。'这就是能施舍的缘故。桓公因为这样而成为霸主。"景公赐给陈桓子莒的近邑，陈桓子辞谢了。穆孟姬为他请封高唐，陈氏开始强大。

10.3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②。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③。《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④。'佻之谓甚矣⑤，而壹用之⑥，将谁福哉？"

【注释】

①郠(gěng)：莒邑，在今山东沂水。

②始用人于亳社：献俘于殷社时用人做牺牲。亳社，殷社。

③鲁无义：杀人以祭，无义。

④德音孔昭，视民不佻(tiāo)：引《诗》见《诗经·小雅·鹿鸣》，意思是先王德教分明，使百姓不轻薄于礼义。孔，很。昭，明。佻，浇薄，不厚道。

⑤佻之谓甚矣：以人为牺牲，将人比于牛羊，可谓轻薄随便得太过分了。

⑥壹：专门。

【译文】

秋七月，季平子进攻莒国，占领郠地。献上俘虏，开始在亳社用人做牺牲。臧武仲在齐国，听说了，说："周公将会不再享用鲁国的祭祀了吧！周公享用合乎道义的祭祀，鲁国不讲道义。《诗》说：'先王德教分明，使百姓不轻薄于礼义。'鲁国的做法太轻薄了，而又专门这样做，上天将会降福给谁呢？"

10.4　戊子，晋平公卒。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1]。游吉遂如晋。九月，叔孙婼、齐国弱、宋华定、卫北宫喜、郑罕虎、许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2]。

【注释】

①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诸侯死，不必别国诸侯亲吊，所以晋国辞谢。

②叔孙婼、齐国弱、宋华定、卫北宫喜、郑罕虎、许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盟主死，诸侯派大夫会葬。

【译文】

七月初三，晋平公去世。郑简公去晋国，到黄河边，晋国辞谢。游

吉便到晋国去。九月，叔孙婼、齐国国弱、宋国华定、卫国北宫喜、郑国罕虎、许国人、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去晋国，参加平公的葬礼。

郑子皮将以币行[1]。子产曰："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2]，百两必千人，千人至，将不行[3]。不行，必尽用之。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固请以行。

【注释】

①币：指见新君的礼物。

②用币必百两：用一百辆车载物。

③千人至，将不行：千人随行，一时不会返回。不行，不还。

【译文】

郑国罕虎要带上礼品前往。子产说："丧事哪里要用礼品？而且带礼品必定要用一百辆车，一百辆车就要动用千人，千人前往，一时将无法返回。回不来，就会把财物都用光。几次派千人送礼，国家有不灭亡的吗？"罕虎坚持请求这样做了。

既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1]。叔孙昭子曰："非礼也。"弗听[2]。叔向辞之[3]，曰："大夫之事毕矣[4]，而又命孤[5]，孤斩焉在衰绖之中[6]，其以嘉服见[7]，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8]？"皆无辞以见。

【注释】

①新君：平公死，子昭公夷立。

②弗听：众大夫不听。

③辞：婉言谢绝。

④事：指送葬之事。

⑤命孤：使我与诸国大夫相见。孤，新君昭公自称。这是叔向代晋昭公说话。

⑥孤斩焉在衰绖之中：昭公正在丧期中。斩焉，哀痛的样子。斩，悲痛。

⑦嘉服：喜庆的服饰。

⑧大夫将若之何：按，此言无论以嘉服或以丧服见，均不合适。

【译文】

安葬完毕，诸侯国大夫们希望借此拜见新国君。叔孙昭子说："这是不合礼的。"大家不听。叔向婉言谢绝，说："大夫们吊丧的事务已经完成了，又命令要见国君的孤儿，孤儿正哀痛地处在服丧期间，用吉服见各位，却又是丧礼未完；用丧服见，便是重新接受大家的吊唁。大夫们打算怎么办？"众人都没理由再请见了。

子皮尽用其币，归，谓子羽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①]。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②]。《书》曰：'欲败度，纵败礼[③]。'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④]。"

【注释】

①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知理不难，难在实行。

②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因币用尽，后悔当初不听子产的告诫。夫子，指子产。

③欲败度，纵败礼：此为逸《书》，《古文尚书》取入《太甲·中篇》。意思是逞私欲将败坏法度，纵欲则败坏礼义。度，法度。纵，随

心所欲而行。

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子皮善做自我批评。克,克制。

【译文】

罕虎把财礼全部用完,回到国内,对子羽说:"不是知道困难,而是实行很难。子产懂得这一点,我却懂得不够。《书》说:'欲望败坏法度,纵欲败坏礼法。'这是说的我了。子产知道法度和礼仪,我实在是纵容自己的欲望而不能自我克制。"

昭子至自晋,大夫皆见。高强见而退①。昭子语诸大夫曰:"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庆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诸君②,君以为忠,而甚宠之。将死,疾于公宫,辇而归,君亲推之③。其子不能任④,是以在此。忠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犹及之,难不慎也⑤?丧夫人之力⑥,弃德、旷宗⑦,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诗》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⑧。'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高强见而退:子良不敢见昭子。高强,即齐国子良。

②昔庆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诸君:襄公二十八年,庆封逃亡后,赐给子尾很多城邑,他接受后又把城邑全部送还国君。稍,尽。

③疾于公宫,辇而归,君亲推之:子尾死前在公宫得病,国君亲自推车送他。

④任:谓继承其父之志。

⑤难不慎也:怎么能不谨慎呢?难,"奈何"的合音。

⑥夫人:指子尾。力:功劳。

⑦旷宗：使宗庙空废无人祭祀。

⑧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引《诗》见《诗经·小雅·正月》，意思是祸乱不在他人，而在己身。这里指高强是自取其祸。

【译文】

叔孙昭子从晋国回来，大夫们都来进见。高强进见后就退出去了。叔孙昭子对大夫们说："作为人子不能不谨慎啊！从前庆封逃亡，子尾得到很多城邑，他接受后又把城邑全部送还国君，国君以为他忠诚，很宠爱他。快死的时候，在国君宫中得病，用车送他回去，国君还亲自推送。其子不能继承，才在这里。忠是美德，其子不能继承，罪过尚且降临，怎么能不谨慎呢？丧失了先人的功劳，丢弃德行，宗庙空置而得不到祭祀，罪过延及自身，不也是祸害吗？《诗》说：'祸乱不在他人，而在己身。'说的就是这个吧！"

10.5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恶寺人柳[①]，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②]，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③]。

【注释】

①元公：宋平公太子佐。

②及丧，柳炽炭于位：天气寒冷，寺人柳用炭将丧位烧暖，以便于元公坐。位，指太子佐丧位。

③比葬，又有宠：葬后，寺人柳又得到元公的宠信。按，寺人柳善于逢迎，宋元公好恶无常。

【译文】

冬十二月，宋平公去世。起初，元公厌恶寺人柳，想杀了他。到平公丧事时，柳在佐的丧位烧炭烤暖，元公将要来了，就撤去炭炉。到安葬平公后，寺人柳又受到元公的宠爱。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1],叔弓如宋。

11.2 葬宋平公。

11.3 夏四月丁巳[2],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3]。

11.4 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11.5 五月甲申[4],夫人归氏薨[5]。

11.6 大蒐于比蒲[6]。

11.7 仲孙貜会邾子,盟于祲祥[7]。

11.8 秋,季孙意如会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卫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8]。

11.9 九月己亥[9],葬我小君齐归。

11.10 冬十有一月丁酉[10],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11]。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昭公十一年当周景王十四年,前531。

②丁巳:初七。

③楚子虔:即楚灵王,即位后改名虔。蔡侯般:蔡灵侯。

④甲申:初四。

⑤夫人归氏:鲁昭公母亲,胡女,归姓,襄公嫡夫人敬归之妹齐归。

⑥大蒐于比蒲:鲁在比蒲举行盛大阅兵。比蒲,古地名。具体地点不详。

⑦祲祥:古地名。或说在今山东曲阜。

⑧厥慭(yín):又作“屈银”,古地名。或说在今河南新乡。

⑨己亥:二十一日。

⑩丁酉:二十日。

⑪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杀蔡太子有,作为牺牲。

【译文】

鲁昭公十一年春周历二月,叔弓去宋国。

安葬宋平公。

夏四月初七,楚灵王虔诱骗蔡灵侯般前来并在申地把他杀死。

楚国公子弃疾领兵包围蔡国。

五月初四,夫人齐归死。

在比蒲举行盛大阅兵。

孟僖子与邾庄公相会,在祲祥结盟。

秋,季孙意如与晋国韩起、齐国国弱、宋国华亥、卫国北宫佗、郑国罕虎、曹国人、杞国人在厥慭会面。

九月二十一日,安葬我国夫人齐归。

冬十一月二十日,楚国军队灭亡蔡国,抓了蔡国太子有回国,用他做牺牲。

【传】

11.1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译文】

鲁昭公十一年春周历二月,叔弓去宋国,是去参加平公的葬礼。

11.2 景王问于苌弘曰①:“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②,弗过此矣③。

楚将有之,然壅也④。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⑤。”

【注释】

①苌弘:周大夫。

②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shǐ)韦:襄公三十年即岁星行至豕韦那年,般弑君自立,现在岁星又到豕韦,正好一周期。豕韦,星宿名,二十八宿之室宿的别名。

③弗过此矣:蔡凶过不了此年。

④楚将有之,然壅也:预言楚将灭蔡,但楚也将因此聚积其恶行。壅,聚积。

⑤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楚灵王弑君之年,岁星行至大梁,苌弘预言到岁星再行至大梁时,蔡复国,楚将有凶。大梁,十二星次之一。按昭公十三年,岁星再行至大梁,楚灵王亡。

【译文】

周景王问苌弘说:“现今诸侯中哪个吉利?哪个不吉利?”苌弘回答说:“蔡国不吉利。今年是蔡灵侯般杀死其国君的年份,岁星在豕韦,他过不去今年了。楚国将占有蔡国,但楚是在积聚自己的罪恶。岁星到大梁时,蔡将复国,楚国不吉利,这是天道。”

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①,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②,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注释】

①唯蔡于感:蔡为近楚之国,楚常恨蔡不顺服。感,通“憾”,恨。

②丙申：十五日。

【译文】

楚灵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灵侯准备前往，蔡国大夫说："楚王贪婪而不讲信用，对蔡国只有怨恨，现在送的财物多话语甜蜜，这是诱骗我们，不如不要去。"蔡灵侯不肯。三月十五日，楚灵王在申地先埋伏甲兵后设享礼款待蔡灵侯，乘他酒醉抓了他。夏四月初七，杀死蔡灵侯。同时杀死他的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带兵包围了蔡国。

韩宣子问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对曰："克哉！蔡侯获罪于其君①，而不能其民②，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何故不克？然肸闻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③。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将定而国。'陈人听命，而遂县之④。今又诱蔡而杀其君，以围其国，虽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缗，以丧其国⑤。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无咎乎⑥？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⑦。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⑧，是以无拯，不可没振⑨。"

【注释】

①蔡侯获罪于其君：指弑父自立。

②不能：得不到。

③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意思是楚国不讲信用，虽侥幸而得利，也只有一而不可再了。

④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事见昭公八年。这是楚王无信之一。

⑤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按，昭公四年《传》曰"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其亡因宠有施国女妹喜。叔向此言不知何据。

⑥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无咎乎:楚灵王比之于桀、纣,国更小,位更卑,但暴虐超过了桀、纣,所以灾祸必将不免。亟,屡次。

⑦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天借不善的楚君之手伐蔡,不是赐福于楚,而是积楚恶而罚之。假,借。祚,赐福。

⑧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人用五材,材力尽则丢弃。五材,指金、木、水、火、土。敝,丢弃。

⑨不可没振:如五材尽其用而弃之,楚国不能复兴。没,最终。振,兴。

【译文】

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说:“楚国能成功吗?”叔向回答说:“一定能!蔡侯得罪于他的国君,又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上天将借楚国之手处死他,为什么不能成功?不过我听说,不讲信用而得利,可一不可二。楚王打着陈国太孙吴的旗号讨伐陈国,说:‘将要安定你们的国家。’陈国人听从了他的命令,结果却是废国为县。现在又诱骗蔡国而杀了他们的国君,包围蔡国,虽然侥幸成功,必将受到它的祸害,不会很久了。桀战胜有缗而丢掉了他的国家。纣战胜东夷而丧失了自身的生命。楚国国小位卑,但他的屡次残暴超过桀、纣二王,能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坏人,不是赐福给他,是要增加他的凶恶后降罚给他。而且譬如上天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而人加以使用,材力用尽就丢弃了,所以楚国已经无法拯救,最终不可能兴盛。”

11.3 五月,齐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①]。

【注释】

①非礼也:蒐一般在春季举行,今已入夏,有碍农时,又在齐归丧期,所以说非礼。

【译文】

五月，齐归去世，在比蒲举行盛大阅兵，这是非礼的行为。

11.4　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祲祥，修好，礼也。

【译文】

孟僖子和邾庄公相会，在祲祥结盟，修复友好，这是合于礼的。

泉丘人有女①，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②，遂奔僖子，其僚从之③。盟于清丘之社④，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⑤。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⑥。其僚无子，使字敬叔⑦。

【注释】

①泉丘：鲁邑，在今山东宁阳、泗水间。

②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梦以帷幕覆盖孟氏祖庙。

③其僚从之：她的同伴和她一起私奔孟僖子。

④盟于清丘之社：二女与孟僖子盟誓。清丘，离泉丘不远。社，土地庙。

⑤僖子使助薳氏之簉（zào）：以二女为妾，住在薳氏。薳氏，孟僖子别邑。簉，妾。

⑥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孟僖子和泉丘女生了懿子和南宫敬叔。

⑦字：抚养。

【译文】

泉丘人有个女儿，梦见用自己的帷幕覆盖孟氏宗庙，于是私奔到孟

僖子处，她的女伴跟着她。她们和孟僖子在清丘的土地庙盟誓，说："如果有了儿子，不要抛弃我。"孟僖子让她们住在薳氏为妾。孟僖子从祲祥回来，住在薳氏，与泉丘女生了懿子和南宫敬叔两个儿子。女伴没生儿子，让她抚养敬叔。

11.5 楚师在蔡，晋荀吴谓韩宣子曰："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①。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②？"秋，会于厥慭，谋救蔡也。郑子皮将行，子产曰："行不远。不能救蔡也③。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④。蔡必亡矣。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⑤。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⑥。"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弗许⑦。

【注释】

①物以无亲：别人不会来亲附晋国。物，别人。

②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按，这时晋霸日衰，畏惧楚国，面对陈、蔡被楚所灭，晋已无可奈何了。

③行不远。不能救蔡也：救蔡无希望，子皮行而不远。

④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让楚恶贯满盈，再加以惩罚。

⑤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丧失国君而能守住国家的很少。鲜，少。

⑥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或美或恶，或吉或凶，岁星运行一周后必有报应，楚灵王也是如此。复，报应。参见前文苌弘答景王问注解。

⑦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弗许：按，救蔡果不成功。狐父，晋国大夫。

【译文】

楚国军队在蔡国，晋国荀吴对韩起说："不能救陈国，又不能救蔡

国，别人不会来亲附晋国了。晋国的无能，也由此可见了！作为盟主而不为灭亡的国家忧虑，那还用得着这个盟主吗?”秋，诸侯在厥慭相会，讨论援救蔡国的办法。郑国子皮准备参加，子产说：“你走不远。不可能挽救蔡国。蔡国小而不顺服，楚国大而不行德，上天将抛弃蔡国来让楚国蓄积罪恶，满盈时就惩罚它。蔡国一定会亡国了。况且丧失国君而能守住国家的事很少。过三年，楚王就将有灾祸了吧！美和恶在岁星运行一周后必然会有报应，楚王作恶马上要到岁星一周的时间了。”晋国派狐父到楚国为蔡国求情，楚国没有答应。

11.6 单子会韩宣子于戚[①]，视下言徐[②]。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③]，会有表[④]，衣有襘，带有结[⑤]。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⑥]。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⑦]。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⑧]。今单子为王官伯[⑨]，而命事于会[⑩]，视不登带，言不过步[⑪]，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⑫]。不道，不共[⑬]；不昭，不从[⑭]。无守气矣[⑮]。”

【注释】

①单子：单成公。

②视下言徐：目光向下，说话迟缓。

③朝有著定：朝见有固定的位置。

④会有表：会见时诸侯大夫依次设位，作为标记。表，标志。

⑤衣有襘(guì)，带有结：服饰穿戴有一定的礼制。襘，衣衿交结处。带有结，衣带系于腰间。

⑥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说话应使在座者都能听见，有条不紊。事序，事理。

⑦视不过结袷之中，所以道容貌也：目光不低于结袷之间，使仪容端正。

⑧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言语发布命令，仪容表明态度，否则便是有缺失。

⑨王官伯：王官之长。

⑩而命事于会：单子此次来，是要在厥慭之会上宣布王命。

⑪视不登带，言不过步：即上面所说“视下言徐”。言不过步，声音细小，走过一步就听不到。

⑫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视下言徐是单成公的失职。貌，外貌。容，威仪。昭，明白。

⑬不道，不共：仪容不端正，是不恭敬。

⑭不昭，不从：言语不明白，别人就不顺从。

⑮无守气矣：不能保住身体之气，即将死的意思。按，单成公死于本年十二月。这里是预言。

【译文】

单成公和韩起在戚地相会，目光向下，说话迟缓。叔向说：“单子快要死了吧！朝见有规定的位置，会见有标志，衣服有交结，带子有结。会见朝见时说的话一定要让在位的人都听到，用它来表明事情有条不紊。目光不低于结袷之中，用它来端正仪容外貌。言语用来发布命令，仪容外貌用来表明态度，没做到就是有缺失。现在单子身为百官之长，要在会议上宣布周王的命令，却目光低于衣带，声音超过一步远的地方就听不见，仪容不端正，言语就不能让人明白了。不端正就不恭敬，言语不明白，别人就不顺从。他已经没有养生之气了。”

11.7　九月，葬齐归，公不戚①。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②。史赵曰：“必为鲁郊③。”侍者曰：“何故？”曰：“归姓也，不思亲，祖不归也④。”

【注释】

①葬齐归，公不戚：昭公母葬而不哀痛。

②晋士之送葬者：据昭公三年《传》记载“夫人丧，士吊，大夫送葬”，这次晋国也派士参加送葬。

③必为鲁郊：意思是昭公必出奔于国外。

④归姓也，不思亲，祖不归也：昭公为归氏之子，母死不悲哀，其祖必不会保佑他。归，依附。

【译文】

九月，安葬齐归，昭公不悲伤。晋国来参加送葬的士，回国后把这事告给了史赵。史赵说：“鲁公必将寄居鲁国郊外。”侍者说：“为什么？”史赵说：“他是归氏所生，不思念亲人，祖先不会保佑他的。”

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①]；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②]。君无戚容，不顾亲也[③]。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④]。”

【注释】

①君有大丧，国不废蒐：五月大蒐于比蒲。

②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国有丧事而不悲哀，人们将不怕国君。恤，悲哀。忌，敬畏。

③君无戚容，不顾亲也：不思亲不顾亲，是抛弃亲人。

④殆其失国：此为二十五年昭公被逐伏笔。

【译文】

叔向说：“鲁国公室将要没落了吧？国君有重大丧事，国家却不废止阅兵；有三年的服丧期，却一天也没表现出哀戚。国家没有因丧事而悲伤，人民将不敬畏国君。国君没有哀戚之容，是不顾念亲人。国家不敬畏国君，国君不顾念亲人，能够不没落吗？他大概要失去他的国家。”

11.8 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①]。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②]，况用诸侯乎[③]？王必悔之。”

【注释】

①用隐大子于冈山：杀太子以祭冈山。隐，太子谥号。

②五牲不相为用：五种牺牲不能替代使用。五牲，指牛、羊、豕、犬、鸡。不相为用，如祭牛之祖不可用牛。

③况用诸侯乎：何况用诸侯呢。诸侯，指蔡太子。杨伯峻曰：“隐太子虽未即蔡君之位，以太子帅国人以抗楚，可以诸侯待之也。”

【译文】

冬十一月，楚灵王灭亡蔡国，用隐太子做牺牲祭祀冈山。申无宇说：“这不吉祥。五种牺牲不能相互替代，何况用诸侯呢？楚王一定要后悔的。”

11.9 十二月，单成公卒。

【译文】

十二月，单成公去世。

11.10 楚子城陈、蔡、不羹[①]。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②]？”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③]。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④]，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⑤]，五细不在庭[⑥]。亲不在外[⑦]，羁不在内[⑧]。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⑨]！”王曰：“国有大城，何如[⑩]？”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⑪]，宋萧、亳实杀子游[⑫]，齐渠丘实杀无知[⑬]，卫蒲、戚实出

献公[14]。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15]。末大必折，尾大不掉[16]，君所知也[17]。”

【注释】

①不羹：有二城，东城在今河南舞阳北，西城在今河南襄城东南。

②弃疾在蔡，何如：就让弃疾为蔡公一事征询申无宇。

③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郑庄公将子元安置于栎，后来子元与郑昭公争位，便以栎为根据地而取得君位。栎，古地名。今河南禹县。子元，厉公，郑庄公儿子。

④谷：即小谷，古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⑤臣闻五大不在边：五大不宜任封疆大臣。五大，太子、母弟、贵庞公子、公孙、累世上卿。

⑥五细不在庭：五小不宜在朝廷任职。五小，贱者、年少者、疏远者、新人、弱小者。

⑦亲不在外：亲贵大臣不宜出任地方官。

⑧羁不在内：寄居之臣不宜在朝内任要职。羁，寄居之臣。按，以上四句为申无宇所述任官的原则，否则将危及君位。

⑨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弃疾为灵王幼弟，是“大”是“亲”；郑丹是郑国亡臣子革，是“羁”，任楚国右尹。

⑩国有大城，何如：国内有超大的城邑，怎么样。

⑪郑京、栎实杀曼伯：指“郑伯因栎人杀檀伯（曼伯）”，见桓公十五年《传》。

⑫宋萧、亳实杀子游：庄公十二年，宋南宫长万弑宋闵公而立子游，冬，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

⑬齐渠丘实杀无知：齐公孙无知弑齐襄公自立，而虐葵丘大夫雍廪，庄公九年被雍廪杀。渠丘，即葵丘。

⑭卫蒲、戚实出献公：襄公十四年甯殖、孙林父出卫献公。蒲，甯殖采邑。戚，孙林父采邑。

⑮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以上诸事，都是据大城叛乱的例子。

⑯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本细而末大，本将折断；尾大则不能摇摆，比喻臣属势力膨胀，将无法控制。

⑰君所知也：按，昭公十三年，弃疾等凭借陈、蔡叛乱，这里为之伏笔。

【译文】

楚灵王修筑陈、蔡、不羹的城墙。任命弃疾为蔡公。楚灵王向申无宇询问说："让弃疾在蔡地，怎么样？"申无宇回答说："选择儿子没有人比得上父亲，选择臣子没有人比得上国君。郑庄公修筑栎城安置子元，使得昭公不能立为国君。齐桓公修筑谷城安置管仲，齐国至今受其好处。下臣听说五种大人物不安置在边境，五种小人物不安排在朝廷。亲近的人不任外职，寄居的人不任内官。现在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王恐怕要稍加戒备了！"灵王说："国内有超大的城邑，怎么样？"申无宇回答说："郑国的京地、栎地导致杀死曼伯，宋国的萧地、亳地导致杀死子游，齐国的渠丘导致杀死无知，卫国的蒲地、戚地导致放逐献公。由此来看的话，那是有害于国家的。本细而末大，本将折断，尾大则不能摇摆，是君王所清楚的。"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①，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②。

12.2 三月壬申③，郑伯嘉卒④。

12.3 夏，宋公使华定来聘⑤。

12.4 公如晋，至河乃复⑥。

12.5 五月，葬郑简公。

12.6 楚杀其大夫成熊。

12.7 秋七月。

12.8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齐。

12.9 楚子伐徐。

12.10 晋伐鲜虞⑦。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昭公十二年当周景王十五年，前530。

②高偃：即襄公二十九年之高酀，齐国大夫，敬仲玄孙。阳：即唐，古地名。在今河北完县西。

③壬申：二十七日。

④郑伯嘉卒：郑简公去世。

⑤华定：华椒之孙。

⑥公如晋，至河乃复：晋国拒绝昭公朝晋，昭公到黄河返回。

⑦鲜虞：白狄之一族，在今河北正定以北一带，战国时为中山国。

【译文】

鲁昭公十二年春，齐国高偃领兵把北燕伯款护送到阳地。

三月二十七日，郑简公嘉去世。

夏，宋元公派华定来鲁国聘问。

昭公去晋国，到黄河边便返回。

五月，安葬郑简公。

楚国杀了本国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逃到齐国。

楚灵王讨伐徐国。

晋国攻打鲜虞国。

【传】

12.1　十二年春，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①]。

【注释】

①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北燕伯在昭公三年逃到齐国，昭公六年，齐国讨伐北燕，想将北燕伯款送回，未成。这次因唐地民众欢迎北燕伯款，高偃率军把他送到唐地，没有进入燕都。

【译文】

鲁昭公十二年春，齐国高偃把北燕伯款护送到唐地，这是因为唐地民众愿意接纳他。

12.2　三月，郑简公卒，将为葬除[①]。及游氏之庙，将毁焉[②]。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③]，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④]！'"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⑤]。司墓之室有当道者[⑥]，毁之，则朝而堋[⑦]；弗毁，则日中而堋[⑧]。子大叔请毁之，曰："无若诸侯之宾何？"子产曰："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⑨]。"

【注释】

①为葬除：为安葬而清除道路。

②及游氏之庙，将毁焉：想拆除游氏祖庙以通丧车。游氏，子太

叔族。

③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按，子太叔让清除道路的人做出样子好像准备拆庙，其实并不想拆。除徒，清除道路的人。用，拆庙工具。

④不忍庙也！诺，将毁矣：这是子太叔教大家的回答。不忍庙也，因是祖庙，不忍心拆。诺，答应声。将毁矣，既然要拆，也只好拆了。

⑤子产乃使辟之：另择其他路径，避开游氏祖庙。辟，避开。

⑥司墓：管理坟墓的官。

⑦塴(bèng)：下葬。

⑧弗毁，则日中而塴：不拆，丧车要绕道，只好到中午下葬。日中，正午。

⑨礼，无毁人以自成也：礼应以不毁坏别人来成全自己为原则。

【译文】

三月，郑简公去世，准备为下葬而清道。到达游氏祖庙，准备拆毁它。子太叔让手下清道的役夫手持工具站在那儿，而不动手拆庙，说："子产经过你们这儿，问为何不拆掉，就告诉他：'不忍心拆祖庙啊！好吧，就要拆了！'"这样一来，子产就让大家避开游氏的祖庙。司墓的房屋有挡道的，要是拆毁了，早上就可以下葬；不拆毁，就要到正午才能下葬。子太叔提出拆了它，说："不这样对各诸侯国来宾怎么办？"子产说："诸侯来宾能来参加我国的丧礼，哪里会害怕等到中午？不拆，既对来宾没损害，人民又不受害，为什么不去做呢？"就不拆毁房屋，绕道而行，到中午才下葬。君子说："子产在这件事上是知礼的。礼要求不去毁坏别人来成全自己。"

12.3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①。享之，为赋《蓼萧》②，弗知，又不答赋③。昭子曰："必亡④。宴语之不怀⑤，宠光之不

宣[6]，令德之不知[7]，同福之不受[8]，将何以在[9]？”

【注释】

①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华定来为新君通好。

②《蓼(lù)萧》：《诗经·小雅》篇名，是歌咏燕饮诸侯之诗。

③弗知，又不答赋：春秋时期，外交场合常赋诗答对。华定不懂得这首诗，又不赋诗作答，是无知和失礼的表现。

④必亡：预言将逃亡。

⑤宴语之不怀：对诗中所诵的宴会中笑语，不知思念。宴语，《蓼萧》有句云：“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怀，思念。

⑥宠光之不宣：对主人谦称又受宠爱又增光，他不知宣扬。《蓼萧》有句云：“为龙为光。”龙即宠。

⑦令德之不知：对称颂兄弟美德，他全然不知。《蓼萧》有句云：“宜兄宜弟，令德寿凯(恺)。”

⑧同福之不受：对诗中所诵的同享万福，他也不知酬答。《蓼萧》有句云：“万福攸同。”华定不答赋，是不受也。

⑨将何以在：按，昭公二十年，华定出逃。

【译文】

夏，宋国华定来鲁国聘问，是为新君通好。设享礼款待他，为他赋《蓼萧》，华定不知诗意，又不赋诗回答。昭子说：“他必将逃亡。对诗中所述宴会的笑语不知怀念，对主人谦称受宠和增光不知宣扬，赞诵兄弟的美德全然不知，对诗中所说同享万福也不知道酬答，怎么能在这职位呆得长久？”

12.4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1]。公如晋，至河，乃复。取郠之役[2]，莒人诉于晋，晋有平公之丧，未之治也，故

辞公。公子慭遂如晋[3]。

【注释】

①朝嗣君也：晋昭公新即位。

②取郠之役：昭公十年，鲁国攻打莒国，夺取郠地。

③公子慭遂如晋：改派公子慭到晋国。

【译文】

齐景公、卫灵公、郑定公去晋国，是朝见新即位的晋昭公。鲁昭公去晋国，到黄河边便返回。占领郠地的战役后，莒国向晋国控诉，晋国因为有平公的丧事，没有追究，所以这次拒绝鲁昭公。便改派公子慭到晋国去。

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后听命[1]。晋人许之，礼也。

【注释】

①请免丧而后听命：郑简公刚死，还在丧期中，因此子产请求不参加享礼，待丧期满后再听吩咐。

【译文】

晋昭公设享礼招待各国诸侯，子产相礼郑定公，没有参加享礼，请求待丧期满后再听取命令。晋国同意了，这是合于礼的。

晋侯以齐侯宴[1]，中行穆子相[2]。投壶，晋侯先[3]。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4]。寡君中此，为诸侯师[5]。"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6]，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7]。"亦中之。伯瑕谓穆子曰[8]："子失辞[9]。吾固师诸侯

矣，壶何为焉，其以中儁也[10]？齐君弱吾君，归弗来矣[11]！”穆子曰：“吾军帅强御[12]，卒乘竞劝[13]，今犹古也，齐将何事？”公孙傁趋进[14]，曰：“日旰君勤[15]，可以出矣！”以齐侯出[16]。

【注释】

①晋侯以齐侯宴：与齐景公宴饮。以，同“与”。

②中行穆子：即荀吴。

③投壶，晋侯先：晋昭公先投壶。投壶，宴会中的礼制，用来娱乐。它以盛酒的壶口作为目标，用箭投入，中多者胜，负者饮酒。

④有酒如淮，有肉如坻：以称赞酒肉之多兴起。坻，水中高地。

⑤寡君中此，为诸侯师：如果射中，将为诸侯之长。按，杨伯峻指出，淮、坻、师三字古韵部相同，押韵。

⑥渑（shéng）：渑水，出今山东淄博西北古齐城外，西北流，经博兴入时水。

⑦与君代兴：齐将代晋而强盛。

⑧伯瑕：即士文伯。

⑨子失辞：认为穆子言辞不当。

⑩吾固师诸侯矣，壶何为焉，其以中儁也：晋国本来就是诸侯之长，穆子却以投壶卜算晋将统帅诸侯，投中有什么稀奇？投壶胜又有什么用？

⑪齐君弱吾君，归弗来矣：齐景公说“与君代兴”，是以为晋君弱，回去以后不会再来晋国了。

⑫强御：强有力。

⑬竞劝：作战时争相勉励。

⑭公孙傁（sǒu）：齐国大夫。趋进：快步前进。

⑮日旰（gàn）：日晚。勤：疲劳。

⑯以齐侯出：齐国君臣的话，暴露了齐国争霸的野心，引起了晋国

的不满。公孙傁听到这里，怕发生事变，急忙引齐景公退席。

【译文】

晋昭公和齐景公宴饮，荀吴相礼。席中投壶，晋昭公先投。穆子说："有酒似淮水，有肉如高丘。我们国君投中了，将为诸侯长。"果然投中了。齐景公举起箭，说："有酒似渑水，有肉如山陵。寡人投中了，代君而兴盛。"也投中了。士文伯对穆子说："你说错话了。我国本来就是诸侯长了，还投壶做什么，投中又有什么用？齐景公看不起我们国君，他回去就不会再来了！"穆子说："我们军队的统帅坚强有力，士卒争相勉励，现在还跟以前一样，齐国能做什么事？"公孙傁快步进前，说："天晚了，国君已累，可以出去了！"就和齐景公退了出来。

12.5　楚子谓成虎，若敖之余也，遂杀之①。或谮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书曰："楚杀其大夫成虎。"怀宠也②。

【注释】

①楚子谓成虎，若敖之余也，遂杀之：成虎与斗氏同为若敖氏后裔。宣公四年，斗椒作乱，秋七月，楚庄王和若敖氏战于皋浒，灭若敖氏，现在又以若敖氏余党杀成虎。成虎，即成熊，令尹子玉之孙。

【译文】

楚灵王认为成虎是若敖氏的余孽，就把他杀了。有人在楚灵王那里诬陷成虎，成虎知道了，却不能下决心出逃。《春秋》说："楚国杀了本国大夫成虎。"是说成虎留恋优宠的生活，以至被杀。

12.6　六月，葬郑简公①。

【注释】

①六月，葬郑简公：《经》记为五月，《传》加以纠正。

【译文】

六月，安葬郑简公。

12.7 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①。秋八月壬午②，灭肥③，以肥子绵皋归④。

【注释】

①昔阳：古地名。在今河北晋县西。或曰昔阳即鼓国都城。此云“入”，是入而未灭之。

②壬午：初十。

③肥：鲜虞属国。

④绵皋：肥国国君名。

【译文】

晋国荀吴假装要去和齐军相会，向鲜虞借路经过，乘机占领了昔阳。秋八月初十，灭亡肥国，把肥国国君绵皋抓回晋国。

12.8 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①。冬十月壬申朔②，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③。绞奔郊④。

【注释】

①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原公暴虐，众臣成群逃亡。原伯，周大夫原公。舆，众。曹，成群。

②壬申朔：初一。

③跪寻：伯绞弟弟。

④郊：周地。

【译文】

周原伯绞暴虐，他的臣子们成群逃跑。冬十月初一，原地民众赶走伯绞，而立公子跪寻。伯绞逃到郊地。

12.9 甘简公无子①，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②，成、景之族赂刘献公③，丙申④，杀甘悼公⑤，而立成公之孙鳅⑥。丁酉⑦，杀献太子之傅庾皮之子过⑧，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⑨。

【注释】

①甘简公：周卿士。

②成、景：过的先君。

③刘献公：周卿士，刘定公之子。

④丙申：二十五日。

⑤甘悼公：即过。

⑥鳅(qiū)：甘成公。

⑦丁酉：二十六日。

⑧庾皮之子过：庾皮的儿子庾过。

⑨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瑕辛等六人都是周大夫，和庾过都是甘悼公党羽。

【译文】

甘简公没有儿子，立他弟弟过做国君。过准备除掉成、景两族的人，成、景两族人贿赂刘献公，二十五日，杀了甘悼公，而立成公的孙子鳅。二十六日，杀献太子师傅庾皮的儿子庾过，并在市上杀死瑕辛，又杀了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

12.10　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①]。南蒯谓子仲[②]：“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③]。我以费为公臣[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⑤]，且告之故[⑥]。

【注释】

①南蒯（kuǎi）：季氏家臣南遗儿子，季氏费邑宰。

②子仲：公子慭。

③子更其位：让子仲取代季氏为卿。更，取代。

④我以费为公臣：变家臣为公臣。

⑤叔仲穆子：叔仲带之子叔仲小。

⑥且告之故：告知赶走季氏的原因。即季平子不礼。

【译文】

季平子立，对南蒯不加礼遇。南蒯对公子慭说：“我赶走季氏，把他的家产归公，您取代他的职位。我带着费邑做国君的臣子。”公子慭答应了。南蒯告诉了叔仲穆子，并且告知这样做的原因。

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①]。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②]。叔仲子欲构二家[③]，谓平子曰：“三命逾父兄，非礼也[④]。”平子曰：“然。”故使昭子[⑤]。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⑥]，杀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⑦]。若不废君命，则固有著矣[⑧]。”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⑨]。”季孙惧，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谋季氏。慭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⑩]。子仲还，及卫，闻乱，逃介而先[⑪]。及郊，闻费叛，遂奔齐。

【注释】

①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季悼子,季武子之子,季平子之父。悼子之卒,《经》未书,《论语·季氏》"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家俱指季友、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而不数悼子,疑未嗣位为卿。季武子死于七年冬,疑平子以孙继祖。叔孙昭子,叔孙婼。

②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据十年《经》,鲁之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皆率师伐莒,不过季平子为主帅而已。昭子虽未与师,其四分公室所得之师必出,或由叔弓率之,故亦以功受三命。

③叔仲子:即叔仲小。构:挑拨离间。

④三命逾父兄,非礼也:卿以三命为最高等级,叔仲子认为昭子并未参加伐莒,而受三命,超过了父兄辈,这是无功受禄,以此离间季氏和叔孙昭子。父兄,父辈兄辈。

⑤故使昭子:要让昭子自行降职一级。

⑥叔孙氏有家祸:指昭公四年、五年竖牛之乱。

⑦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叔孙昭子为竖牛所立,如果因此来讨伐,昭子表示俯首听命。

⑧若不废君命,则固有著矣:如果承认君命,则所得位次是应当的。著,位次。

⑨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叔孙昭子要和季氏争个是非曲直,令官吏写讼词不要偏袒。

⑩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公子慭赴晋,有求晋国支援除掉季氏的意图。因晋国拒绝昭公入晋,南蒯担心难以成事,于是先发制人,以费邑叛乱,并投奔齐国。

⑪逃介而先:公子慭丢下副使先逃回国。介,副手。

【译文】

季悼子去世时,叔孙昭子受了再命而当了卿。到季平子攻打莒国并

且取得胜利，叔孙昭子又改受三命。叔仲子想挑拨离间二家，就对季平子说："叔孙昭子受三命，超过他的父兄辈了，是不合于礼的。"季平子说："不错。"于是让叔孙昭子自行降级。昭子说："叔孙氏发生过家难，杀死嫡子而立了庶子，所以我才到这位置。如果因家祸而来讨伐我，那就遵命。如果不废除国君的命令，那么本来我就应该有这样的位置。"昭子朝见，命令官吏说："我要和季氏争讼曲直，你记录讼辞时不要偏袒。"季平子害怕了，就把罪责推到叔仲小身上。所以叔仲小、南蒯和公子慭合谋要赶走季平子。公子慭告诉昭公，于是跟随昭公到晋国去。南蒯怕事情不能成功，就带着费邑叛逃到齐国。公子慭回国，到达卫国，听说叛乱发生，就丢下副手先逃回国。到了郊外，听到费邑叛变，就逃往齐国。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①！深思而浅谋②，迩身而远志③，家臣而君图④，有人矣哉⑤！"南蒯枚筮之⑥，遇《坤》䷁之《比》䷇⑦，曰："黄裳元吉⑧。"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⑨？"惠伯曰："吾尝学此矣⑩，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⑪。外强内温，忠也⑫；和以率贞，信也⑬。故曰'黄裳元吉'⑭。黄，中之色也⑮；裳，下之饰也⑯；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⑰；下不共，不得其饰⑱；事不善，不得其极⑲。外内倡和为忠⑳，率事以信为共㉑，供养三德为善㉒，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㉓？且可饰乎㉔？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㉕。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㉖。"

【注释】

①恤恤乎，湫乎攸乎：此句是反复咏叹忧愁。恤，忧愁。湫，借为

"愁"。攸,借为"悠",忧思。

②深思而浅谋:想除去强大的季氏是深思,但想借晋国的力量则是浅谋。

③迩身而远志:身为季氏家臣,却想除去季氏,是身近志远。

④家臣而君图:南蒯说"以费为公臣",是身为家臣却图谋君事。

⑤有人矣哉:意思是如果要这样,须大有为之人,但南蒯不是这样的人。人,人才。

⑥枚筮:不先说所筮的事情进行的占筮。

⑦遇《坤》瘙楙之《比》瘙棫:由《坤》卦变为《比》卦,即六五爻由阴变阳。《坤》,卦名,《坤》下《坤》上。《比》,卦名,《坤》下《坎》上。

⑧黄裳元吉:这是《坤》卦六五爻爻辞。黄裳,染成黄色的下裳。元吉,大吉。

⑨即欲有事,何如:南蒯不明说自己的意思,而是请惠伯解释。即,假如。

⑩吾尝学此矣:曾学《易》。

⑪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筮得此爻,做忠信恭善的事就吉利,否则不吉。按,这是针对南蒯"即欲有事,何如"而回答的话。

⑫外强内温,忠也:以卦来说,《比》外卦为《坎》,坎,险的意思,所以说强。内卦为《坤》,完,顺的意思,所以温。强于外而温于内,是忠。

⑬和以率贞,信也:和,和顺。率,实行。贞,占卜。以和顺来占卜,是信。

⑭故曰"黄裳元吉":言外之意是只有忠信之人得此爻辞才能大吉。

⑮黄,中之色也:黄是内衣的颜色。中,同"衷",内衣。

⑯裳,下之饰也:古代男子着裳,裳就是今天的裙子。

⑰中不忠,不得其色:占卜者内心不忠,就当不起黄的美色。中,指心中。

⑱下不共，不得其饰：在下者不恭敬，就受不起黄裳的衣饰。下，在下位者。共，通“恭”。

⑲事不善，不得其极：做事不善，就不合准则，也不符合元的含义、准则。按，以上用黄、裳、元三字来论断吉凶。

⑳倡和：和谐一致，不想背离。

㉑率事：行事。

㉒三德：指忠、信、极。

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前面南蒯只说“有事”，惠伯明知故问，你有什么事？《易》是不可以用来占验冒险之事的。

㉔且可饰乎：恭敬者得其饰，就看你是否恭敬了。

㉕参成可筮：只有三美具备，才可以合于卦辞的预测。参，通“三”，指三美，即中美（忠）、上美（善）、下美（恭）。

㉖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三美不齐备，虽得吉卦，事也不成。这是惠伯借此反对南蒯反叛季氏。犹，假如。有阙，三美不齐备。

【译文】

南蒯将要背叛季氏的时候，他的同乡有人知道了，经过南蒯家门而叹气，并且说道：“忧愁啊，愁啊忧啊！想做大事却智谋浅薄，身为近臣却又志向远大，作为家臣却要为国君谋划，他是这样的人吗！”南蒯不说明何事而占筮，得到《坤》卦变成《比》卦，爻辞说：“黄裳元吉。”他认为是大吉，把它拿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要做事，是否吉利？”惠伯说：“我曾经学过《易》，如果是占卜忠信的事就可以，不然的话必败。这卦象外面强盛内里温和，是忠诚；用和顺来占卜，这是信。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部的服装，元是善的首位。心中不忠诚，就和颜色不相配；在下而不恭敬，就与服装不相配；做事不善，就和准则不相配。外面和内部和谐就是忠，办事讲信用就是恭，做到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不是这三种德行就当不起爻辞。况且《易》不能够用来占卜冒险之事，你到底要做什么事？并且能否在下位而做到

了恭敬？内心美就能配黄，做事善就能配元，在下而恭敬就能配裳，这三者齐全了才可以合于卦辞的预测。如果有欠缺，卦辞虽然吉利，还是不行的。”

将适费，饮乡人酒①。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②！从我者子乎③，去我者鄙乎④，倍其邻者耻乎⑤！已乎已乎⑥，非吾党之士乎⑦！”

【注释】

①将适费，饮乡人酒：南蒯将去费地，请乡人喝酒。

②我有圃，生之杞乎：杞柳本应生于水旁，现在却生在菜地里，圃不长蔬菜而生杞柳，比喻事所不宜。

③从我者子乎：顺从我的人不失为男子汉。子，男子的美称。

④去我者鄙乎：违背我的人是鄙陋之人。鄙，鄙陋的人。

⑤倍其邻者耻乎：背弃亲人可耻。倍，通“背”。邻，亲人。

⑥已乎：罢了。

⑦非吾党之士乎：不是我们的同伙人。按，乡人用歌谣反对南蒯举事。

【译文】

南蒯准备到费邑去，请乡里的人喝酒。有乡人歌唱说：“我有菜园子，却长满了杞柳！跟随我的是男子汉啊，离开我的是鄙陋者，背弃亲人的人可耻啊！罢了罢了，他不是我们的同伙人啊！”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闻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谓小待政于朝①，曰：“吾不为怨府②。”

【注释】

①待政于朝：仍然上朝等待办公。

②吾不为怨府：昭子不愿为季氏逐叔仲小而结怨于人。怨府，怨恨所聚集之人。

【译文】

季平子想让叔孙昭子驱逐叔仲小。叔仲小听说了，不敢入朝。叔孙昭子派官吏告诉叔仲小到朝廷来准备办公，说："我不想做怨恨积聚的人。"

12.11 楚子狩于州来[1]，次于颍尾[2]，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3]。楚子次于乾溪[4]，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5]，翠被[6]，豹舄[7]，执鞭以出，仆析父从[8]。右尹子革夕[9]，王见之，去冠、被，舍鞭[10]，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11]，四国皆有分[12]，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13]？"对曰[14]："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15]，筚路蓝缕，以处草莽[16]。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17]。齐，王舅也[18]；晋及鲁、卫，王母弟也[19]。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20]？"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21]。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22]。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23]。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24]。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请曰[25]："君王命剥圭以为鏚柲，

敢请命[25]。”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27]？”子革曰：“摩厉以须[28]，王出，吾刃将斩矣[29]。”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30]。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31]。”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32]，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33]。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34]，王是以获没于祗宫[35]。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36]？”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37]。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38]。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39]。’”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40]，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41]。仲尼曰：“古也有志[42]：‘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43]！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注释】

①狩：冬猎。州来：今安徽凤台。

②颍尾：古地名。颍水下游入淮河处，即今安徽颍上的西正阳镇。

③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徐国为吴的盟国，所以围徐以威胁吴国。荡侯等五人都是楚国大夫。

④乾溪：古地名。在今安徽亳州东南。

⑤秦复陶：秦国所送羽衣。

⑥翠被（pī）：翠羽披肩。

⑦豹舄（xì）：豹皮鞋子。

⑧仆：太仆。析父：人名。

⑨右尹子革：子革，即郑丹，又称然丹，郑国大夫子然儿子，襄公十九年逃往楚国。夕：晚上朝见楚王。

⑩王见之，去冠、被，舍鞭：表示对子革的尊重。

⑪熊绎：楚国始封君。吕伋(jí)：齐太公姜尚之子。王孙牟：卫国始封君康叔之子，又称康伯。燮父：晋国唐叔儿之。禽父：即伯禽，周公旦之子，鲁国始封君。康王：即周康王。

⑫四国皆有分(fèn)：五国同事康王，四国都得到周王的宝器。四国，指齐国、晋国、鲁国、卫国。分，珍宝之器。

⑬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九鼎为王权的象征，楚灵王问周鼎，显示出他的野心。鼎，九鼎，周室的国宝。

⑭对曰：这是子革答对。

⑮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楚国熊绎都于丹阳，即今湖北秭归，荆山在其北。荆山，楚国的发祥地，在今湖北南漳，熊绎分封在这里。

⑯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即宣公十二年《传》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筚路，用竹木编成的车。筚，以荆柴编物。路，大车。蓝缕，同“褴褛”，破旧的衣服。

⑰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楚地贫瘠，只能进贡桃弧、棘矢给周王，以祛除不祥。共，通“供”。供御，贡献。

⑱齐，王舅也：周成王母亲为姜太公女儿，所以齐国国君是周王舅舅。

⑲晋及鲁、卫，王母弟也：周公旦、卫康叔为周武王母弟，唐叔为成王母弟。

⑳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意思是楚国已经强大，周与四周诸侯都来事奉楚王，为什么舍不得九鼎？按，子革的话实际含有讽喻。

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我的皇祖伯父原来居住在旧许。昆吾是楚国远祖的哥哥，所以称皇祖伯父。旧许，在今河南许昌，后因迁于叶、夷，原国土为郑所得，所以称旧许。旧许是宅，即“宅旧许”，旧许是从前昆吾所居之地。

㉒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郑国仍占着旧许。

㉓子与有劳焉：修筑城墙，子革也有功劳。

㉔是四国者，专足畏也：仅此四国的兵力，已足使诸侯畏惧。四国，指陈、蔡、二不羹四城。

㉕工尹：官名。路：工尹名。

㉖君王命剥圭以为鏚(qī)柲(bí)，敢请命：要剖开圭玉来装饰斧柄，工尹路请楚灵王指示样式。剥圭，剖开玉。鏚，斧。柲，柄。

㉗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析父认为，子革回答楚灵王之问一味随声附和，顺王之心，是纵容他的野心。响，回声。

㉘摩厉以须：子革将自己的话比做刀刃，意思是刀已磨利，只等机会。厉，同"砺"。须，等待。

㉙王出，吾刃将斩矣：待楚王出来，我的刀刃将要对准要害砍去。言外之意是要劝阻楚灵王不要好大喜功，害民生事。

㉚左史倚相：左史，楚国官名，名倚相。趋过：小跑经过王前，表示恭敬。

㉛《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四部书都是古书，已失传，内容不详。

㉜穆王：周穆王。肆其心：放纵其野心。

㉝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想使自己的车辙马迹无处不有。

㉞祭(zhài)公谋父：周公之孙，武公之子，名谋父，是周王卿士。

㉟王是以获没于祇宫：谋父做诗以谏穆王，打消了穆王的意图，穆王筑祇宫，并善终于祇宫。祇宫，穆王的别宫，在今陕西华县。

㊱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问倚相，他连《祈招》的诗都不知道，更不必说久远之事了。

㊲祈招之愔愔(yīn)，式昭德音：祈招性情平和，不滥用武力，因此显示了周天子的好名声。愔愔，安和的样子。式，语首助词，无义。

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周王的举止，如金似玉一般坚重而完

美。度，仪度，举止。

㊴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使用民力财力，适度而已，不可放纵无度。按，子革用此诗劝灵王应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如放纵其野心，后果将不堪设想。形，衡量。醉饱之心，比喻放纵过度。

㊵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楚灵王已经领悟了子革讽谏的意思，因此吃不下睡不着。

㊶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思量好几天，灵王仍不能克制自己的野心，终于有明年的乾溪之难。克，克制。

㊷志：记载。

㊸"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克制自己，使自己遵循先王的礼法，才是真正的仁人。信，确实。

【译文】

楚灵王在州来打猎，驻扎在颍尾，派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率领军队包围徐国以威胁吴国。灵王驻扎在乾溪，作为后援。下着雪，灵王戴着皮帽，穿上秦国的复陶羽衣，披着翠羽披风，脚着豹皮靴，手持鞭子出去，仆从析父跟着他。右尹子革晚上朝见，灵王看见他，去掉帽子、披风，放下鞭子，对他说："往昔我们先王熊绎和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一起事奉康王，四国都得到了宝器，唯独我国没有。现在我要是派人出使到宗周，请求赐给九鼎作为宝器，周王会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君王的！当年我们先王熊绎居住在偏僻的荆山，筚路蓝缕以开辟荒野，跋涉山林以事奉天子，只能把桃弧、棘矢作为给天子的贡品。齐国是周王的舅舅，晋和鲁、卫是周王的同母弟弟。楚国所以无宝器，而他们都有。现在周和四国都服事君王，将会唯命是从，怎么会舍不得鼎呢？"灵王说："往昔我皇祖伯父昆吾居住在旧许地。现在郑国贪图那里的田地，不肯还给我们。我如果要求他们归还，会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君王的！周王不吝惜鼎，郑国敢舍不得田地？"灵王说："当年诸侯疏远我国而畏惧晋国，现在我们在陈、

蔡、不羹这些大城，兵车都有千辆，你是有功劳的。诸侯会畏惧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畏惧君王的！单是这四座城，就足够他们害怕的了。再加上楚国全国的力量，怎敢不畏惧君王呢！”工尹路请示说：“君王命令剖玉来装饰斧柄，谨请下令怎么做。”灵王进去察看。析父对子革说：“您是楚国有名望的人，如今和君王说话却随声附和，国家将会怎么样？”子革说：“我已磨好刀等着，君王出来，我的刀就要砍下去了。”灵王出来，又和子革说话。左史倚相快步经过。灵王说：“这是个好史官，你要好好对待他。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革回答说：“下臣曾经问过他事情。当初周穆王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周游天下，打算到处留下自己的车辙和马迹。祭公谋父作《祈招》一诗来劝阻穆王的欲望，穆王因此得以善终于祇宫。下臣问他这首诗他却不知道。如果问起更久远的事，他哪里能知道？”灵王说：“你能知道吗？”子革回答说：“能。那诗说：‘祈招和悦安闲，德音宏大深远。想起我们君王的风度，如玉如金般温润坚强。他谋求保存人民的力量，而没有醉饱之心。’”灵王向子革作个揖就进去了，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过了好几天，还是不能自我克制，所以遭到祸难。孔子说：“古时候有句话：‘克制自己回到礼，就是仁。’这话说得真好啊！楚灵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哪里会在乾溪受辱？”

12.12 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①。

【注释】

①晋伐鲜虞，因肥之役也：六月晋军假道鲜虞灭肥，回师乘机伐鲜虞。

【译文】

晋国假道鲜虞灭亡肥国，回师时乘机攻占鲜虞。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1]，叔弓帅师围费。

13.2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2]，弑其君虔于乾溪[3]。

13.3　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

13.4　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4]。

13.5　八月甲戌[5]，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6]。

13.6　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

13.7　公至自会。

13.8　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7]。

13.9　冬十月，葬蔡灵公。

13.10　公如晋，至河乃复。

13.11　吴灭州来[8]。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昭公十三年当周景王十六年，前529。

②公子比：即子干。

③其君虔：即楚灵王。

④刘子：刘献公，周卿士。平丘：古地名。在今河南长垣南。

⑤甲戌：初七。

⑥公不与盟：晋国拒绝昭公参加盟会。

⑦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蔡、陈二国复国。

⑧吴灭州来：州来本是楚邑，现在被吴国攻占。

【译文】

鲁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带兵包围了费地。

夏四月，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乾溪杀死国君虔。

楚国公子弃疾杀了公子比。

秋，鲁昭公同刘献公、晋昭公、齐景公、宋元公、卫灵公、郑定公、曹武公、莒著丘公、邾庄公、滕悼公、薛伯、杞平公、小邾穆公在平丘相会。

八月初七，诸侯在平丘结盟。昭公没参加结盟。

晋国抓了季平子回国。

昭公从平丘之会回国。

蔡平侯庐回到蔡国。陈惠公吴回到陈国。

冬十月，安葬蔡灵公。

昭公到晋国去，到达黄河便返回。

吴国灭了州来。

【传】

13.1　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①，以为囚俘。冶区夫曰②："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③，而共其乏困④。费来如归，南氏亡矣⑤。民将叛之，谁与居邑⑥？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⑦。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⑧。

【注释】

①令见费人执之：季平子下令见到费人就抓。

②冶区夫：鲁国大夫。

③令主：好主人。

④共：通"供"。

⑤费来如归，南氏亡矣：费邑人来投奔季氏，如同回家一样，南氏就只能灭亡。按，冶区夫建议争取费邑民众，孤立南蒯。

⑥谁与居邑：谁会与他住在围城中。按，费人如果叛南蒯，费邑将不攻自破。

⑦"若惮之以威"四句：如果威吓暴虐费人，他们必然嫉恨季氏，背叛季氏，反而为南蒯赢得百姓。

⑧费人叛南氏：季平子采纳冶区夫的建议，果然争取了费人，明年，费人叛南蒯。

【译文】

鲁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包围费地，没有攻下，反被打败。季平子大怒，下令见到费地人就抓，作为囚犯。冶区夫说："不能这样做。要是见到费地人，寒冷的给他衣服穿，饥饿的给他食物吃，当他们的好主人，供给他们缺乏的东西。费地的人就会像回到家一样归顺，那么南氏也就完了。人民如果背叛了他，还有谁和他住在一起？如果以威势来使他们害怕，用愤怒让他们畏惧，人民因憎恨而背叛你，恰恰是为南氏积聚势力。要是诸侯也都这样做了，费地人没有地方可去，不亲近南氏的话，还能到哪儿去呢？"季平子听从了，结果费地人背叛了南氏。

13.2　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①。及即位，夺薳居田②；迁许而质许围③。蔡洧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④，王使与于守而行⑤。申之会，越大夫戮焉⑥。王夺斗韦龟中犨⑦，又夺成然邑⑧，而使为郊尹⑨。蔓成然故事蔡公⑩，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⑪。因群丧职之族⑫，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⑬，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⑭。

【注释】

①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襄公三十年，楚灵王杀薳掩。

②薳居：薳掩族人。

③迁许而质许围：扣留许围为人质。迁许事在昭公九年。许围，许大夫。

④蔡洧（wěi）有宠于王，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蔡洧，蔡国人，楚灭蔡后，洧在楚国为官。楚灭蔡时，蔡洧父亲被楚王所杀。

⑤王使与于守而行：让蔡洧留守国内，楚灵王自己前往乾溪。

⑥越大夫戮焉：昭公四年申之会，越国大夫常寿过被楚灵王侮辱。戮，羞辱。

⑦斗韦龟：令尹子文玄孙。中犨（chōu）：邑名。今地不详。

⑧成然：斗韦龟之子，食邑于蔓，又称蔓成然。

⑨郊尹：治理郊区的官。

⑩故：从前。事：事奉。蔡公：指公子弃疾，楚灵王在昭公十一年灭蔡后封他为蔡公。

⑪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按，楚灵王多行不义，树敌颇多。

⑫因：凭借。群丧职之族：楚灵王时许多丧失职位的亲族。

⑬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启，诱导。按，上述诸人都怨恨楚灵王，于是内外勾结作乱。

⑭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作乱者包围固城，攻克息舟，并筑息舟之城而据守。固城、息舟，楚国二邑。

【译文】

楚灵王当令尹的时候，杀死大司马薳掩，并夺取他的家产。即位以后，又夺取薳居的田地；把许国迁走而扣留许围为人质。蔡洧得到楚灵王的宠爱，灵王灭蔡国时，蔡洧父亲死于这次战争，灵王派蔡洧留守都城自己离城出征。申地会盟时，越国大夫常寿过遭到楚灵王的羞辱。

灵王夺走斗韦龟的中犨邑，又夺去成然封邑，而让他担任郊尹。蔓成然原来事奉蔡公弃疾，所以薳氏家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都是灵王不加礼遇的人。他们借助那些丧失职位的家族，诱使越国大夫常寿过作乱，包围固城，攻克息舟，并在这里修筑城墙据守。

观起之死也[1]，其子从在蔡，事朝吴[2]，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3]。我请试之[4]。"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5]，及郊，而告之情[6]，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7]。观从使子干食[8]，坎，用牲，加书，而速行[9]。己徇于蔡[10]，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11]。"蔡人聚，将执之[12]。辞曰："失贼成军，而杀余，何益[13]？"乃释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14]。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15]。且违上，何适而可[16]？"众曰："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17]，依陈、蔡人以国[18]。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19]，以入楚。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20]。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21]，请藩而已[22]。"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猈先入[23]，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24]。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25]。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26]。使观从从师于乾溪，而遂告之[27]，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劓[28]。"师及訾梁而溃[29]。

【注释】

①观起之死：襄公二十二年，楚杀观起。

②朝吴：蔡国大夫声子之子，楚灭蔡后，依附楚国公子弃疾。

③今不封蔡，蔡不封矣：现在如果不恢复蔡国，蔡国就没希望了。

④我请试之：观从准备响应作乱以图谋恢复蔡国。

⑤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观从假托公子弃疾的名义召二人返回楚国。子干，公子比。子皙，公子黑肱。按，二人都是楚灵王弟弟，昭公元年，子干奔晋，子皙奔郑。

⑥及郊，而告之情：二人到达蔡郊，观从告诉他们真情。

⑦蔡公将食，见之而逃：弃疾起先不知何故，所以吓跑了。

⑧观从使子干食：让子干吃弃疾没吃的食物。

⑨坎，用牲，加书，而速行：观从挖坑杀牲，置盟书于牲之上，伪造公子弃疾和子干结盟的迹象，并迅速公布于众。

⑩己：观从自己。徇：公开宣布。

⑪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观从假说弃疾与二公子结盟，并将率军援助二人入楚。

⑫蔡人聚，将执之：蔡人不信观从的话，准备逮捕他。

⑬失贼成军，而杀余，何益：贼人已走，蔡公军队已组成，杀我无益。贼，指子干、子皙。

⑭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以待所济：如果效忠楚灵王，能为他而死，就应违背蔡公，以观事情的成败，再做决断。如，应当。之，指蔡公。

⑮若求安定，则如与之，以济所欲：求安定就应当襄助蔡公，以求复国。与之，助蔡公。所欲，恢复祖国。

⑯且违上，何适而可：如果违背蔡公，将会无所适从。上，指蔡公弃疾。

⑰邓：古地名。在蔡旧都上蔡，即今河南漯河东南。

⑱依陈、蔡人以国：陈、蔡人都有复国的愿望，所以用复国的许诺来发动陈、蔡人。依，依赖。

⑲四族：薳氏、许围、蔡洧、蔓成然。

⑳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陈、蔡为了播扬诛除无道和复国的名声，想大筑营垒，树起陈、蔡军旗。武军，显示军功的军垒。

㉑役病：修营垒，士卒将疲弊。

㉒藩：藩篱，暂时用篱笆编成工事以驻军。

㉓须务牟、史猈(pí)：楚国大夫，蔡公同党。

㉔正仆人：仆人之长。大子禄、公子罢(pí)敌：都是楚灵王之子。

㉕鱼陂(pí)：古地名。在今湖北天门西北。

㉖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除王宫，清理王宫，驱除灵王亲信。按，弃疾一入国都，先清理王宫，可见其野心。

㉗使观从从师于乾溪，而遂告之：楚灵王在乾溪，为伐徐之师作后援。观从赴乾溪，告知子干等起兵叛王。

㉘先归复所，后者劓(yì)：观从号召众人背叛灵王。复所，恢复其禄位、居室和田产。劓，割鼻刑罚。

㉙师及訾(zī)梁而溃：灵王回师，到訾梁全军溃散。訾梁，訾水上的桥梁，在今河南信阳。

【译文】

观起死的时候，其子观从在蔡地事奉朝吴，说："现在不重建蔡国，蔡国就没有机会复国了。让我来试试看吧。"他假传蔡公弃疾的命令召回子干、子皙，二人到达城郊，观从才告知真情，强行和他们结盟，进兵攻蔡邑。蔡公正要吃饭，见到他们进来便逃走了。观从让子干吃了那些食物，挖了坑，杀了牺牲，把盟书放在上面，而后要他们快走。自己则在蔡地宣布，说："蔡公召回二人，准备送回楚国，已经和他们结盟并送他们走了，即将率军队跟随出发。"蔡地人聚集而来，要抓观从。观从辩解说："已经放走了贼人，组成了军队，把我杀了又有什么用?"蔡地人便放了他。朝吴说："各位如果能为楚王而死，那就违背蔡公，以等待最后的结果。如果希望得到安定，那就应该支持蔡公，以实现共同的愿望。况且违抗在上者，那么又何所适从呢?"大家都说："支持蔡公。"便事奉

蔡公，召见子干、子皙二人在邓地盟誓，用复国的许诺利用陈、蔡两地人的力量。楚国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国朝吴带领陈、蔡、不羹、许、叶等地的军队，依靠薳氏等四族的族人，进入楚国。到达国都郊外，陈、蔡二地的人想宣扬自己的名声，便请求修筑城堡。蔡公知道了，说："这次行动要快。而且役夫已经很疲惫了，用篱笆隔离就行了。"于是编篱笆作为军营。蔡公派须务牟和史猈先进入都城，通过正仆人杀死太子禄和公子罢敌。公子比立为楚王，公子黑肱为令尹，驻扎在鱼陂。公子弃疾任司马，先去清除王宫。派观从前往乾溪军中，把情况告诉他们，并且说："先回去的保留所有待遇，后回去的将受割鼻刑罚。"楚军到达訾梁便溃散了。

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①，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②。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③。"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④？"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⑤。"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⑥。"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⑦。"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焉⑧。"然丹乃归于楚⑨。王沿夏⑩，将欲入鄢⑪。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曰⑫："吾父再奸王命⑬，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⑭，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围以归⑮。夏五月癸亥⑯，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注释】

①自投于车下：摔到车下。

②甚焉：爱子之心更甚于楚灵王。

③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小人老而无子，一旦身死，就必被

抛弃于沟壑之中。暗讽灵王自己也将死于非命,何必还眷恋儿子被杀。小人,侍者自称。

④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杀别人之子太多,才有今日的报应。

⑤请待于郊,以听国人:劝灵王至郢郊听凭国人的处置。

⑥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建议先入大的都邑,再请求诸侯出兵。若,或者。

⑦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由大国出面为楚灵王进行干预。

⑧大福不再,只取辱焉:灵王知道大国也不会支持。大福,指当国君的好运。

⑨然丹乃归于楚:子革也离开灵王归楚。然丹,子革。

⑩夏:汉水的别名。

⑪鄢:楚国别都,在今河北宜城。

⑫芋尹无宇:即申无宇。

⑬吾父再奸王命:指昭公七年申无宇斩断王旌及入章华宫追捕逃犯二事。奸,触犯。

⑭君不可忍:灵王有难,我不可狠心不救。忍,狠心。

⑮乃求王,遇诸棘围以归:申亥遇灵王,和他一起回来。棘围,楚国棘邑之门。

⑯癸亥:二十五日。

【译文】

楚灵王听到儿子们的死讯,不由自主地摔到了车下,说:"别人疼爱儿子,也像我一样吗?"侍者说:"还有过之。小人年老而没有儿子,自己知道将来会落得掉进沟壑而死的下场。"灵王说:"我杀死别人的儿子太多了,怎能不落到这一地步呢?"右尹子革说:"请您等在郊外,由国人来处置。"灵王说:"众怒不可犯啊。"子革说:"或者进入大都城,再向诸侯求救兵。"灵王说:"诸侯都背叛了。"子革说:"要不逃亡到诸侯国去,听

凭大国为君王做主。”灵王说:“大的福分不可能再有,只会自取羞辱。”子革便自己回到楚国。楚灵王沿汉水而下,打算进入鄢都。芋尹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父亲两次触犯王命,灵王没杀他,还有比这更大的恩惠吗?对国君不能忍心不救,恩惠不能背弃,我要跟从灵王。”便去寻找灵王,在棘门相遇,便一起回来了。夏五月二十五日,灵王在芋尹申亥家上吊自杀。申亥用他两个女儿殉死安葬了灵王。

观从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①。”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②:“人将忍子③,吾不忍俟也。”乃行。国每夜骇曰:“王入矣④!”乙卯夜⑤,弃疾使周走而呼曰⑥:“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⑦,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⑧,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⑨。”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⑩,弃疾即位,名曰熊居⑪。葬子干于訾,实訾敖⑫。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使子旗为令尹⑬。

【注释】

①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按,观从看出弃疾有夺位的野心。

②子玉:即观从。

③人将忍子:别人将忍心伤害你。

④王入矣:当时不知道灵王的生死,所以国都里的人常常夜里以灵王回国而相互惊扰。

⑤乙卯:十七日。

⑥使周走:让人走遍各处。

⑦国人杀君司马:杀司马弃疾。

⑧早自图：为自己打算。

⑨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蔓成然逼二人下台。

⑩丙辰：十八日。

⑪弃疾即位，名曰熊居：弃疾为国君，即楚平王。按，楚国国君之名多用“熊”字，弃疾即位后也更名熊居。

⑫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楚国君死后无谥号，多以葬地冠“敖”字，如前面的郏敖和这里的訾敖。实，就是。

⑬子旗：即蔓成然。

【译文】

观从对子干说：“不杀掉弃疾，即便得到国家，还是要受到祸难。”子干说：“我不忍心。”观从说：“人家将会狠心地对待您，我不忍心这样的结果出现。”便出走了。国内民众经常在夜里大呼：“灵王进城了！”十七日夜，弃疾派人四处奔走大喊说：“灵王来了！”国人十分惊恐。又派蔓成然跑去告诉子干、子皙说：“灵王来了，国人杀司马弃疾，马上就要过来了！君王如果及早拿定主意，可以免于受辱。众人的怒火就像水火一样厉害，已无计可施了。”又有人高叫着跑来，说：“大伙儿来了！”子干、子皙都自杀了。十八日，弃疾即位为楚王，改名为熊居。安葬子干在訾地，就是訾敖。又杀了个囚犯，穿上灵王的服装，让尸体在汉水漂流，然后捞上来下葬，用来安定人心。任命蔓成然为令尹。

楚师还自徐①，吴人败诸豫章②，获其五帅③。

【注释】

①楚师还自徐：去年围徐的部队返回。

②豫章：古地名。指从今安徽霍邱至河南光山一带地域。

③五帅：指领兵伐徐的荡侯等五人。

【译文】

楚国军队从徐国回来，吴国在豫章击败楚军，俘获了楚军五名将领。

平王封陈、蔡[①]，复迁邑[②]，致群赂[③]，施舍、宽民[④]，宥罪、举职[⑤]。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⑥]。"对曰："臣之先佐开卜[⑦]。"乃使为卜尹[⑧]。使枝如子躬聘于郑[⑨]，且致犨、栎之田[⑩]。事毕弗致[⑪]。郑人请曰："闻诸道路[⑫]，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⑬]。"对曰："臣未闻命[⑭]。"既复，王问犨、栎，降服而对[⑮]，曰："臣过失命[⑯]，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⑰]。姑归，不穀有事，其告子也[⑱]。"

【注释】

①平王封陈、蔡：复陈、蔡二国，立陈惠公（吴）于陈，立蔡平公（庐）于蔡（今河南新蔡）。

②复迁邑：灵王时被迁徙的都返回原来的居处。

③致群赂：初起事时答应的赏赐，现在都兑现。

④施舍、宽民：布施恩惠，与民休息。

⑤宥罪、举职：赦免罪臣，举拔贤才。

⑥唯尔所欲：虽然观从曾劝子干杀自己，但平王不计前嫌，答应他所有的要求。

⑦佐开卜：担任卜人的助手。

⑧卜尹：卜师。

⑨枝如子躬：楚国大夫。枝如为复姓。

⑩且致犨、栎之田：犨、栎本是郑国之邑，被楚国夺去。平王即位，准备将它们归还郑国，以敦睦邦交。

⑪弗致：子躬并没有把二邑归还郑国。

⑫闻诸道路：道听途说。

⑬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郑国得知平王的意思，要向子躬讨还二邑。

⑭臣未闻命：枝如子躬诡称没得到平王此令。

⑮降服：脱去上衣，表示请罪。

⑯过：罪过。一说，过，犹故，故意。

⑰子毋勤：平王用好话劝慰子躬，不要这样自苦。勤，劳苦。一说，勤，犹辱，指降服。

⑱姑归，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劝慰子躬，以后有事，仍要用他。

【译文】

楚平王重新恢复陈国、蔡国，使被迁徙的人返回迁出的城邑，赏赐有功者，布施恩惠、宽政待民，赦免罪人、举荐贤才。召回观从，平王说："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足。"观从回答说："下臣先人是卜尹的助手。"平王便让他担任卜尹。派枝如子躬到郑国聘问，并且归还犨、栎的田地。但聘问完毕枝如子躬并没把犨、栎二邑交还郑国。郑国人请示说："道路传言说将命我们国君治理犨、栎二地，谨此请命。"枝如子躬回答说："我没听说有这命令。"回到楚国后，平王问起犨、栎二地的事，枝如子躬脱去上衣回复说："下臣有罪，没有遵命归还二地给郑国。"平王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这样自苦。先回去吧，以后寡人有事还会告诉你。"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译文】

过了几年，芋尹申亥把楚灵王的灵柩所在告诉平王，于是将他改葬。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①！"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②："是区区者而不余畀③，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④，故从乱如归⑤。

【注释】

①尚：或许，可能。

②诟：责骂。

③区区：指小小的楚国。畀（bì）：给予。

④王之无厌：灵王野心很大，贪得无厌。

⑤故从乱如归：按，此段补叙楚灵王失败的原因。

【译文】

起初，灵王占卜说："我也许得到天下！"结果并不吉利。他把龟扔到地下，责骂上天并呼喊道："不过区区小国都不给我，我一定要自己夺取。"楚国民众对灵王贪得无厌很不满，所以跟随作乱如同百川归海。

初，共王无冢適①，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②。乃大有事于群望③，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④，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⑤，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⑥，使五人齐⑦，而长入拜⑧。康王跨之⑨，灵王肘加焉⑩，子干、子皙皆远之⑪。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⑫。斗韦龟属成然焉⑬，且曰："弃礼违命，楚其危哉⑭！"

【注释】

①冢適：嫡长子。適，同"嫡"。

②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五人都是宠妾所生，不知立谁为太子合

适。五人，指康王、灵王、子干、子皙和平王。

③大有事：遍祭。群望：名山大川之神。

④当璧：面对玉璧。

⑤既：望祭完毕。

⑥巴姬：共王宠妾。大室：祖庙。

⑦齐：同“斋”，斋戒。

⑧长入拜：按长幼次序而入拜神。

⑨康王跨之：两脚各跨璧的一边。

⑩灵王肘加焉：肘放于璧上。

⑪子干、子皙皆远之：子干、子皙更远离玉璧。

⑫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平王年幼，被人抱进来，两次下拜，都压在玉璧的璧纽上。平王位置正好当璧。弱，幼小。厌，压。纽，璧上穿绳子的鼻子。

⑬斗韦龟属成然焉：斗韦龟知道平王必将为楚国国君，所以将成然托付给平王。

⑭弃礼违命，楚其危哉：康王、灵王都曾为王，共王违背立长之礼，又违背“当璧”之命，是弃礼违命，所以楚国必定危险。

【译文】

当初，楚共王没有嫡子，但宠爱的儿子有五个，拿不定主意该立谁。就遍祭山川，祝祷说：“请神明在这五人中选择，让他主持国政。”就将玉璧向所有的山川神灵展示，说：“正对玉璧下拜的，就是神所立的人，谁敢违背？”事后和巴姬秘密地将玉璧埋在祖庙的庭院里，让五个人斋戒，然后按长幼次序入拜。康王两脚跨在玉璧上，灵王的胳膊压在玉璧上，子干、子皙都离玉璧很远。平王年幼，被人抱进来，两次下拜，都压在玉璧的璧纽上。斗韦龟把成然托付给平王，并说：“抛弃礼仪违背神灵的命令，楚国恐怕危险了！”

子干归[1]，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2]?"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3]? 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4]，一也；有人而无主[5]，二也；有主而无谋[6]，三也；有谋而无民[7]，四也；有民而无德[8]，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9]。晋、楚之从，不闻达者[10]，可谓无人。族尽亲叛[11]，可谓无主。无衅而动[12]，可谓无谋。为羁终世，可谓无民[13]。亡无爱征[14]，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15]，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16]? 有楚国者，其弃疾乎! 君陈、蔡，城外属焉[17]。苛慝不作[18]，盗贼伏隐[19]，私欲不违[20]，民无怨心[21]。先神命之[22]，国民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23]。获神[24]，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25]，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26]? 子干之官，则右尹也[27]。数其贵宠，则庶子也[28]。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29]，将何以立?" 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30]?"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31]。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32]，有莒、卫以为外主[33]，有国、高以为内主[34]。从善如流，下善齐肃[35]，不藏贿[36]，不从欲[37]，施舍不倦，求善不厌[38]。是以有国，不亦宜乎?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39]；好学而不贰[40]，生十七年，有士五人[41]。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42]，有魏犫、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43]，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44]。亡十九年，守志弥笃[45]。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46]。献无异亲[47]，民无异望[48]，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49]? 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

子[50]，国有奥主[51]。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52]，归楚而不逆[53]，何以冀国[54]？”

【注释】

①子干归：子干由晋国回到楚国。

②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都憎恶楚灵王，那么起事当如商贾那样各求所欲，容易成功。同恶，共同憎恶楚灵王无道。

③无与同好，谁与同恶：他人并不和子干一条心，所以也不可能同恶。

④有宠而无人：地位显贵，但没贤人辅佐。

⑤有人而无主：即便有贤人，但缺乏有实力的人为他撑腰做主，做他的支援或内应。主，指有势力的人。

⑥谋：谋略。

⑦无民：没有百姓支持。

⑧无德：不修德，不修仁政。

⑨子干在晋，十三年矣：子干在昭公元年逃亡晋国，至今十三年。

⑩晋、楚之从，不闻达者：晋楚两国中追随子干的人都不是贤人。

⑪族尽亲叛：子干已无亲族在楚国。

⑫无衅而动：无可乘之机，即仓促起事。

⑬为羁终世，可谓无民：子干长年流亡于晋国，缺乏国内百姓的支持。

⑭亡无爱征：子干长年逃亡在外，国内却没有人怀念他。

⑮王虐而不忌：灵王虽然暴虐，但不忌刻，也有宽容的时候。

⑯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子干夺位，存在上述五难，没人能使他成功。君子干，以子干为国君。

⑰君陈、蔡，城外属焉：弃疾据有陈、蔡，方城以外的地方也归属他。城，指方城。

⑱苛：苛刻的政令。慝：邪恶的行为。
⑲盗贼伏隐：弃疾统治的区域里盗贼销声匿迹。
⑳私欲不违：弃疾不以私欲违背礼法。
㉑民无怨心：弃疾政治清明，得到百姓拥护。
㉒先神命之：指"再拜，皆厌纽"。
㉓芈(mǐ)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楚国有乱，常立小儿子为国君，这是叔向认为弃疾将被立为王时所做的分析。芈，楚王族之姓。季，少子。常，常例。
㉔获神：即上文的"当璧而拜"。
㉕居常：弃疾最幼小，立少合于常例。
㉖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弃疾有五利，必被立为国君。
㉗子干之官，则右尹也：子干官不过右尹，地位不如弃疾。
㉘数其贵宠，则庶子也：贵宠不如弃疾。
㉙民无怀焉，国无与焉：百姓不怀念子干，国内也没有同情他的人。
㉚齐桓、晋文，不亦是乎：二人也是庶出，也逃亡在外。
㉛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齐桓公得到僖公的宠爱。卫姬，齐僖公妾。僖，齐僖公。
㉜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齐桓公有贤人辅佐。
㉝有莒、卫以为外主：齐桓公流亡到莒国，卫国是他的舅家，有两国为外援。
㉞有国、高以为内主：国氏、高氏可以为内应。
㉟下善：见人有善，就以身下之。齐肃：有斋戒之事，律己甚严。齐，同"斋"。
㊱不藏贿：不贪财货。
㊲从：同"纵"。
㊳施舍不倦，求善不厌：这就是有德、有民。
㊴献：指晋献公。

㊵不贰:专心致志。

㊶有士五人:指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他们都是贤人。

㊷子馀:即赵衰。子犯:即狐偃。

㊸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杜预《春秋左传注》:"齐妻以女,宋赠以马,楚王享之,秦伯纳之。"四国支持文公,见僖公二十三年《传》。

㊹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栾枝、郤縠、狐突、先轸都支持文公返国。

㊺志:返国之志。

㊻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二君都弃民,民归附文公。惠、怀,晋惠公、怀公。

㊼献无异亲: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只存文公。

㊽民无异望:百姓再没有可寄托希望的人。

㊾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文公获神、有民、令德、宠贵诸利皆备,所以能立为国君。

㊿共有宠子:楚共王有宠子弃疾,子干无宠。共,即楚共王。

(51)国有奥主:子干回国时灵王尚在王位。奥主,指国君。

(52)去晋而不送:子干离开晋国时没人送行。

(53)归楚而不逆:回来时楚国也没有人迎接他。

(54)何以冀国:子干宠贵、令德、有主、有民无一具备,所以没希望享有楚国。

【译文】

子干回到楚国,韩起向叔向询问说:"子干应该能成功吧!"叔向回答说:"很难。"韩起说:"他们有共同的憎恨者而互相需要,犹如市场上的商贾,有什么难的?"叔向回答说:"没人和子干有相同的喜好,谁又和他有共同的憎恶?夺取国家有五难:得到宠爱而无贤人相助,这是第

一；有贤人而缺乏有力者的支持，这是第二；有人做主而缺少谋略，这是第三；有谋略而没有人民的支持，这是第四；有人民拥护而自己没有德行，这是第五。子干在晋国已经十三年了。晋、楚两国中追随他的人，没听说有贤达者，可说是没贤人。族人被灭尽，亲戚也都背叛了他，可说是缺乏有力者。楚国内部没有空子可钻却轻举妄动，可说是缺少谋略。终生在外流亡，可说没有人民的拥护。逃亡在外而没人怀念，可称得上没有德行。楚王暴虐但不忌刻，楚国要拥立子干为国君，有这五难而且要杀死旧国君，谁能办得到？能得到楚国的，恐怕是弃疾吧！他统治着陈、蔡二地，方城外也属他管辖。没有烦苛的政令和邪恶的事情，盗贼潜伏不敢胡来，有私欲但不违背礼法，人民没有怨恨情绪。原先已得到神灵的命令，国民信任他，而且芈姓有乱，总是立小的为国君，这是楚国的常规。他得到神灵保佑，这是第一；有人民的拥护，这是第二；有好的德行，这是第三；受到爱宠地位尊贵，这是第四；合乎立为国君的常规，这是第五。他有五利而远离五难，谁又能够危害他？子干的官职，不过是右尹。论起他的尊贵与受宠程度，则只是庶子。说到神灵的敕命，他可是远离玉璧。他的显贵已经丧失，爱宠已经没有，人民并不怀念，国内没有亲附他的，凭什么可以立为国君？”韩起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庶子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儿子，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作为辅佐，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国氏、高氏作为内应。他从善如流，日常行为严肃庄重，不贪财，不纵欲，施舍财物不知疲倦，追求善行从不满足。所以他享有国家，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我国先君文公，是狐季姬之子，得到献公的宠爱；好学而专心一致，才十七岁，就有贤士五人辅佐他。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左膀右臂，有齐国、宋国、秦国、楚国作为外援，有栾枝、郤縠、狐突、先轸作为内应。流亡十九年，坚守回国志向愈加坚定。惠公、怀公抛弃人民，人民因而追随文公并支持他。献公没有其他的亲人，人民没有别的希望，上天正保佑晋国，又将有谁能代替文公？这两位国君，和

子干不相同。楚共王有宠爱的儿子,国内还有国君在。子干又没有施惠给人民,而且外部没有援助;他离开晋国时没人送行,回到楚国也没人迎接,他凭什么希望享有楚国?"

13.3 晋成虒祁[①],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为取郠故[②],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③]。"乃并征会[④],告于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⑤],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⑥]。

【注释】

①晋成虒祁:虒祁宫落成在昭公八年。

②为取郠故:鲁国占取莒之郠地在昭公十年。

③诸侯不可以不示威:楚灵王与晋争霸,晋不敢与之竞争;楚灭陈灭蔡,晋也不能救;子产谓"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所以晋国想以此向诸侯显示一下威力。

④乃并征会:召集全体诸侯。征,召。

⑤晋侯会吴子于良:晋昭公准备会见吴王。良,古地名。在今江苏邳县。

⑥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吴都在今江苏苏州,因水道不通,吴王辞谢不来,晋昭公返回国内。

【译文】

晋国虒祁宫落成,诸侯前往朝见归来后都产生了二心。因为夺取郠地的缘故,晋国准备率领诸侯军队前来讨伐鲁国。叔向说:"诸侯有离心倾向不能不显示一下我们的威力。"便召集诸侯来会见,并告知吴国。秋,晋昭公要和吴王夷末在良地见面,因为水路不通,吴王推辞不来,昭公便回国了。

七月丙寅[①]，治兵于邾南[②]，甲车四千乘[③]，羊舌鲋摄司马[④]，遂合诸侯于平丘。子产、子大叔相郑伯以会，子产以幄、幕九张行[⑤]，子大叔以四十[⑥]，既而悔之，每舍，损焉[⑦]。及会，亦如之[⑧]。

【注释】

①丙寅：二十九日。

②邾南：邾国南境。

③甲车四千乘：按，晋国大规模阅兵，即所谓"示威于诸侯"。

④羊舌鲋：叔向弟弟。摄：代理。

⑤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子产带幄、幕各九张供住宿。幄、幕，军队的营帐。

⑥子大叔以四十：幄、幕各四十张。

⑦每舍，损焉：每住宿一次，就减少幄、幕一次。

⑧及会，亦如之：到达平丘，子太叔也只剩幄、幕各九张。

【译文】

七月二十九日，在邾国南境阅兵，有甲车四千辆，羊舌鲋代理司马职务，于是在平丘会合诸侯。子产、子太叔辅佐郑定公赴会，子产带了幄、幕各九张，子太叔带了幄、幕各四十张，随即后悔了，每次宿营，就减少一些幄、幕。到达盟会地，也就跟子产的数量一样了。

次于卫地，叔鲋求货于卫，淫刍荛者[①]。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②]，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③]，况卫在君之宇下[④]，而敢有异志？刍荛者异于他日[⑤]，敢请之。"叔向受羹反锦[⑥]，曰："晋有羊舌鲋者，渎货无厌[⑦]，亦将及矣[⑧]。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赐之，其已[⑨]。"客从之[⑩]，未退而禁之[⑪]。

【注释】

①淫刍荛者：放纵晋军砍柴草的人胡作非为。淫，纵。

②箧(qiè)：小箱子。

③携贰：叛离。

④宇下：屋檐下。比喻卫国和晋国相隔很近，受到晋国的庇护。

⑤刍荛者异于他日：对刍荛者胡作非为的委婉说法。

⑥叔向受羹反锦：羹汤非财礼，叔向接受，以示领情；退回锦，以示不受贿。

⑦渎货：贪求财物。渎，通“黩”。

⑧亦将及矣：将有灾祸。

⑨子若以君命赐之，其已：以卫国国君之命赐叔鲋箧锦，事情就可了结。

⑩客：指屠伯。

⑪未退而禁之：屠伯还没走，叔鲋已下令禁止刍荛者。

【译文】

叔鲋在卫地驻扎，向卫国索取财物，放纵打草砍柴的人。卫国人派屠伯送给叔向羹汤和一箱锦，说：“诸侯事奉晋国，不敢有二心，何况卫国就在国君的屋宇下，哪敢有别的想法？这次打草砍柴者的表现和往日不一样，敢请您过问一下。”叔向接受羹汤而退回了锦，说：“晋国有个叫羊舌鲋的人，他贪得无厌，祸难也就要降临了。对于这次的事情，你如果以国君的名义赐给他财物，事情应该就会了结了。”屠伯听从了他的话，还没走，禁止乱砍柴草的命令就下达了。

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①。晋侯使叔向告刘献公曰②：“抑齐人不盟③，若之何？”对曰：“盟以底信④。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虽齐不许，君庸多矣⑤。天子之老请帅王赋⑥，‘元戎十乘，以先启行⑦’，迟

速唯君[8]。"叔向告于齐，曰："诸侯求盟，已在此矣[9]。今君弗利[10]，寡君以为请[11]。"对曰："诸侯讨贰，则有寻盟[12]。若皆用命，何盟之寻[13]?"叔向曰："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14]。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15]；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16]；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17]。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18]。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19]，间朝以讲礼[20]，再朝而会以示威[21]，再会而盟以显昭明[22]。志业于好[23]，讲礼于等[24]，示威于众[25]，昭明于神[26]。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27]。存亡之道，恒由是兴。晋礼主盟[28]，惧有不治[29]。奉承齐牺，而布诸君，求终事也[30]。君曰：'余必废之'，何齐之有[31]? 唯君图之，寡君闻命矣[32]!"齐人惧，对曰："小国言之[33]，大国制之[34]，敢不听从? 既闻命矣，敬共以往，迟速唯君[35]。"叔向曰："诸侯有间矣[36]，不可以不示众[37]。"八月辛未[38]，治兵[39]，建而不旆[40]。壬申[41]，复旆之[42]。诸侯畏之[43]。

【注释】

①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按，齐国已有二心。

②刘献公：周王卿士。

③抑：语首助词，无义。

④底(zhǐ)信：取得信用。底，招致。

⑤"告之以文辞"四句：齐国既不同意寻盟，那么先礼后兵，加以讨伐，晋国可以成功。董，监督。庸，利功。

⑥天子之老：天子之卿，是刘献公自称。王赋：周王的军队。

⑦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引《诗》见《诗经·小雅·六月》，意思是愿率兵先导。

⑧迟速唯君：表示愿佐晋国讨伐齐国。

⑨诸侯求盟，已在此矣：已会诸侯于平丘。

⑩弗利：不以会盟为利，即不参加盟会。

⑪寡君以为请：按，叔向再次请齐国参加盟会。

⑫诸侯讨贰，则有寻盟：诸侯有二心，才需要重温盟约以巩固友好关系。

⑬若皆用命，何盟之寻：齐国以诸侯并无二心为由拒绝寻盟。用命，效命。

⑭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事情而没有贡赋，事情就不能正常办理。业，贡赋。

⑮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虽有贡赋，而无礼节，则失高下之序。

⑯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虽有礼节，而无威严，能分别高下之序而没有恭敬。

⑰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有威严而不昭告神灵，有恭敬也没有明显的信义。

⑱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信义不明则弃威严，无威严则弃礼仪，无礼无经，无经无业，所以百事不成，国家倾覆。而盟以取信，会盟乃理所当然。不终，无结果。倾覆，指国家败亡。

⑲使诸侯岁聘以志业：诸侯每年朝聘，以记住自己的职责。业，职责。

⑳间朝：每隔两年朝觐一次。

㉑再朝而会：六年诸侯会见一次。

㉒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十二年一盟，以显示信义。

㉓志业于好：在聘问的友好关系中记住自己的职责。

㉔讲礼于等：在朝觐中以等级次序来演习礼仪。

㉕示威于众：在会见时向众人显示威严。

㉖昭明于神：结盟时向神灵显示信义。

㉗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聘、朝、会、盟,古制如此,从未缺失。

㉘晋礼主盟:按照旧礼,晋国本应主盟诸侯。

㉙惧有不治:担心事情办不好。

㉚奉承齐牺,而布诸君,求终事也:晋国主盟,谨奉斋牺以布陈于各位诸侯面前,以求好于诸侯,使事情完满结束。齐牺,盟会时的牺牲。齐,同"斋"。布,陈列。

㉛何齐之有:何盟之有。齐,同"斋"。盟会也称斋会。

㉜唯君图之,寡君闻命矣:这就是叔向先"告之以文辞"。闻命,晋国国君听着,等待齐国的答复。

㉝言之:指上面"何盟之有"的话。

㉞制:裁夺。

㉟既闻命矣,敬共以往,迟速唯君:按,齐国害怕,表示愿前往会盟。

㊱诸侯有间矣:从齐国之举看出诸侯与晋国有离心。间,嫌隙。

㊲不可以不示众:需炫耀兵力以巩固盟主的地位。

㊳辛未:初四。

㊴治兵:军事演习。

㊵建:建立旌旗。旆(pèi):旌旗的飘带。不旆,将飘带缠起来。

㊶壬申:初五。

㊷复旆之:又将飘带放开。按,古代兵法,将战则飘带飘扬。

㊸诸侯畏之:诸侯见此,以为晋国将用兵,都畏惧晋国。

【译文】

晋国打算重修旧盟,齐国不同意。晋昭公派叔向禀告刘献公说:"要是齐国不肯结盟,怎么办?"刘献公回答说:"结盟是用来取得信用的。国君如果有信用,诸侯不三心二意,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可以对齐国用文辞告知,用武力督促,即使齐国不同意,国君的功劳就很多了。我作为天子的卿士请求率领天子军队,'大型战车十辆,在前面为您开路',时间迟早一凭国君决定。"叔向告知齐国,说:"诸侯请求结盟,已经

等在这里了。现在贵国国君不以会盟为利,我们国君请您明示理由。”齐国回复说:“诸侯讨伐叛离者,才有重修旧盟的举动。要是全都服从命令,何必再修旧盟呢?”叔向说:“国家的败亡,在于有了事情而无贡赋,事情就不能正常进行。有了贡赋而没有礼仪,规矩就没有秩序;有礼仪而没有威严,虽有秩序也显不出恭敬;有威严而不显扬,有恭敬也不能昭告神灵。不明白显示又抛弃恭敬,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有结果,这是国家倾覆的根源。因此贤明君主订立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一次以记住自己的职责,每隔二年朝见一次以讲习礼仪,六年会见一次以昭示威仪,十二年盟会一次以显示信义。在友好中记住职责,用等级次序讲习礼仪,向百姓显示威严,向神灵昭明信义。自古以来都没有缺失。存亡之道总由此而发生。晋国按照礼仪而主持盟会,唯恐不能办好。谨奉结盟的牺牲展布在诸位国君之前,以求得事情的圆满结束。国君则说:‘我一定要废除它’,那还用得着什么结盟呢?请贵国国君好好考虑,我们国君听凭您的命令!”齐国害怕了,回答说:“小国说出想法,由大国来裁定,怎敢不听从?我们已经听到命令了,会恭敬地前往,时间迟早听凭国君的吩咐。”叔向说:“诸侯对晋国有嫌隙了,不能不向他们展示一下实力。”八月初四,检阅军队,树起旌旗但不舒展旆带。初五,才放开旆带。诸侯害怕了。

邾人、莒人诉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1]。”晋侯不见公,使叔向来辞曰:“诸侯将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2],请君无勤[3]。”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4],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5]。”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6],必可畏也,况其率道[7],其何敌之有[8]?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9]?南蒯、子仲之忧[10],其庸可弃乎[11]?若奉晋

之众，用诸侯之师，因邾、莒、杞、鄫之怒[12]，以讨鲁罪，间其二忧[13]，何求而弗克[14]？”鲁人惧，听命[15]。

【注释】

①我之不共，鲁故之以：二国诉苦，说不能向盟主进贡财物，是因鲁国经常侵犯。共，通“供”。

②不得事君：不能事奉您。这是拒绝鲁君的委婉的外交辞令。

③无勤：不必劳驾。

④蛮夷：指邾、莒二国。

⑤寡君闻命矣：表示对于晋国的告诫并不服气。

⑥无道：不以常道办事。

⑦率道：遵循常道。

⑧其何敌之有：按，以上用兵力威胁。

⑨牛虽瘠，偾（fèn）于豚（tún）上，其畏不死：牛虽瘦，仆倒压在小猪的身上，猪必死无疑。这是比喻晋霸虽衰，但加兵于鲁，不由鲁国不服。偾，仆倒。豚，小猪。

⑩南蒯、子仲之忧：昭公十二年，南蒯、子仲欲出季平子，不克，南蒯以费叛如齐，子仲亦奔齐。

⑪其庸：岂。弃：忘记。

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小国靠近鲁国，常受鲁国欺凌。因，依靠。

⑬间：间隙，动词，利用这间隙。二忧：即南蒯、子仲之忧。

⑭何求而弗克：按，叔向用鲁国外有晋与诸侯之兵，内有南蒯、子仲之乱恐吓鲁国。

⑮鲁人惧，听命：鲁昭公终于不敢前往结盟。

【译文】

邾国、莒国向晋国控诉说：“鲁国不断攻打我们，我们快要被灭亡了。我们不能贡献财物，都是鲁国造成的。”晋昭公不见鲁昭公，派叔向

来辞谢说:“诸侯将在初七结盟,我们国君知道不能够事奉国君了,请国君不必劳动大驾了。”子服惠伯回答说:“贵君听信蛮夷的话,断绝兄弟国家,丢弃周公的后代,也只好听凭贵君了。我们国君听到命令了。”叔向说:“我们国君有甲车四千辆在这里,即使不按常规行事,也肯定是可畏的了,何况是遵循常规办理,还有谁能抵敌?牛虽瘦,压到小猪身上,还怕压不死它?南蒯、子仲的忧患,难道可以忘却吗?如果以晋国的众多人马,动用诸侯的军队,依靠邾国、莒国、杞国、鄫国的愤怒,来讨伐鲁国的罪行,利用贵国南蒯、子仲的忧患,要什么而得不到?”鲁国害怕了,听从了晋国的命令。

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①。令诸侯日中造于除②。癸酉③,退朝④。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⑥。

【注释】

①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齐国顺服,于是结盟。

②造:到达。除:除去杂草筑土为坛,即盟会之处。

③癸酉:初六。

④退朝:初七结盟,初六诸侯先朝晋,朝见后退出。

⑤外仆:主管营舍的官。张:搭帐篷。

⑥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让外仆赶快前去搭,会盟处已经无处可搭帐篷了。按,由此可见子产办事干练,有预见。

【译文】

初七,诸侯在平丘结盟,因为齐国已经顺服了。命令诸侯中午到达盟会地。初六,朝见晋国完毕。子产命外仆赶快去盟会地搭帐篷,子太叔拦住了,让等到明天再搭。晚上,子产听说还没去搭,让赶紧去,已经没有可搭的地方了。

及盟，子产争承[①]，曰："昔天子班贡[②]，轻重以列[③]，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④]。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⑤]，惧弗给也[⑥]，敢以为请。诸侯靖兵[⑦]，好以为事[⑧]。行理之命无月不至[⑨]，贡之无艺[⑩]，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⑪]。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⑫]："诸侯若讨，其可渎乎[⑬]？"子产曰："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⑭]？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⑮]？"

【注释】

①承：贡赋轻重等级。

②班贡：定贡赋的等级次序。班，次序。

③轻重以列：贡赋多少依爵位高低而定。

④甸服：古代王畿外围的地方，以五百里为标准，按照距离的远近分为五等，叫五服，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

⑤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郑国在甸服之外，为男服，不应出公侯的贡赋。

⑥弗给(jǐ)：不能如数供给。给，足够。

⑦靖兵：息兵。

⑧好以为事：以友好为事。

⑨行理：行旅、使者，这里是催问贡赋的使者。

⑩无艺：无极，无限度。

⑪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大国对小国勒索无度，小国危亡将至。

⑫咎：责怪。

⑬诸侯若讨，其可渎乎：意思是现在得罪于晋国，如果晋国来讨伐，无法轻易对付。渎，轻易。

⑭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晋国大夫大多各自为政，自身不能同心同德，苟安都还来不及，哪有可能来讨伐。贰，分歧。偷，苟安。

⑮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不竞亦陵，不竞争则遭受欺凌。按，晋国不断增加诸侯贡赋，子产为反对强权，捍卫郑国的利益而斗争，并取得胜利。

【译文】

结盟时，子产争论进贡物品的轻重等级，说："往昔天子确定贡献的等级次序，轻重是根据地位来决定的，地位尊贵贡赋就重，这是周朝的制度。位置低下而贡赋重的，是甸服。郑伯是男爵，让我国按公侯的标准纳贡，恐怕无法如数交纳，冒昧地请求酌减。诸侯间没有战事，以友好为事。使者传达的命令没有一月没有，贡赋没有限度，小国无法满足，因此而多有得罪。诸侯重温旧盟，是为了保存小国。贡献礼物没有限度，灭亡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决定存亡的制度，就在今天了。"从中午一直争论到傍晚，晋国终于同意了。缔结盟约后，子太叔责备子产说："诸侯如果来讨伐郑国，我们可以轻易地应付吗？"子产说："晋国政出多门，他们苟且偷安还来不及，哪有闲暇来讨伐？不和他们争竞国家也将被欺凌，那还成个什么国家？"

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①，以幕蒙之②，使狄人守之。司铎射怀锦，奉壶饮冰，以蒲伏焉③。守者御之④，乃与之锦而入。晋人以平子归，子服湫从⑤。

【注释】

①晋人执季孙意如：鲁国攻打郑、莒时，季孙执掌鲁国之政，晋国于是拘捕季孙，以示惩罚。

②以幕蒙之：用幕布把季平子遮盖起来。姚鼐《左传补注》云："盖

晋以在行无牢狱，故以幕蒙闭之以为狱，不必裹之也。”

③司铎射怀锦，奉壶饮冰，以蒲伏焉：司铎射怀里藏锦，以壶盛冰水，爬进去送给季平子。司铎射，鲁国大夫。蒲伏，匍匐，爬行。怕被人看见受阻止。

④御：阻止。

⑤子服湫：子服惠伯，曾跟随季平子去晋国。

【译文】

鲁昭公不参加盟会。晋国抓了季平子，用幕布蒙罩着，派狄人看守。司铎射怀里藏了锦，捧着装冰的壶，偷爬了进去。看守人挡住他，司铎射把锦送给看守，才得以进入。晋人押着季平子回国，子服惠伯跟去晋国。

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1]！无为为善矣[2]，唯夫子知我。”

【注释】

①已：完了。

②无为为善矣：无人助我为善。

【译文】

子产回国，还没到，听说子皮去世，哭了起来，并说：“我完了！再也没有人帮助我做好事了，只有他老人家了解我。”

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1]。《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2]。’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3]，礼也。”

【注释】

①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意思是子产在平丘盟会上对晋国所做的斗争，足见他是郑国的柱石。基，基石。

②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引诗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意思是君子所以乐，因其能成为国家的基石。只，语助词，无义。

③艺贡事：制定贡赋的极限。

【译文】

孔子说："子产在这次盟会中的表现，足以为国家的基石了。《诗》说：'君子多快乐，因为他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石。'子产是君子中追求快乐的人。"又说："会合诸侯，确定贡赋的限度，这就是礼啊。"

13.4　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①]，而不警边，且不修备[②]。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③]，及中人[④]，驱冲竞[⑤]，大获而归。

【注释】

①悉起：全部出动，指参加平丘之盟前的演习。

②而不警边，且不修备：鲜虞人麻痹，不警戒边境，也不加强武备。

③著雍：晋地名。

④中人：古地名。在今河北唐县西北。

⑤驱冲竞：驱动冲车与鲜虞人争逐。冲，冲车，用以冲锋陷阵的车。竞，和鲜虞人争逐。

【译文】

鲜虞人听说晋军全部出动，就没有警戒边境，而且不整治武备。晋国荀吴从著雍率领上军侵袭鲜虞，到达中人，驱动冲车和鲜虞人作战，得到许多战利品归去。

13.5 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1]。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2]，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3]，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4]，礼也。

【注释】

①许、胡、沈：都是小国。许，昭公九年迁于夷。胡，妫姓，在今安徽阜阳市和阜阳县境。沈，姬姓，在今安徽阜阳西北。道、房、申：诸侯国，楚国将它们灭亡后改为邑。道，在今河南确山北。房，在今河南遂平。申，姜姓，在今河南南阳。荆，楚。

②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让六国全部迁回原地。按，平王一反灵王所为，恢复被迁的小国，以收揽人心。

③隐大子：太子有。庐：蔡平侯。

④悼大子：即偃师。吴：即陈惠公。

【译文】

楚国灭亡蔡国以后，楚灵王把许、胡、沈、道、房、申各国人都迁到楚国境内。楚平王即位后，分封陈、蔡二国，又将各国迁回原处，这是合于礼的。让隐太子儿子庐回到蔡国，这也是合于礼的。悼太子的儿子吴回到陈国，同样是合于礼的。

13.6 冬十月，葬蔡灵公[1]，礼也。

【注释】

①葬蔡灵公：蔡复国，安葬蔡灵公。

【译文】

冬十月，安葬蔡灵公，这是合于礼的。

13.7 公如晋①。荀吴谓韩宣子曰："诸侯相朝，讲旧好也②。执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③，不如辞之。"乃使士景伯辞公于河④。

【注释】

①公如晋：鲁昭公朝晋，真正目的是请求放回季孙。

②讲旧好：重温过去的友好。

③执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拘捕季孙又让昭公来朝，不是友好的表示。

④士景伯：士文伯儿子弥牟。

【译文】

鲁昭公去晋国。荀吴对韩起说："诸侯互相朝见，是为了重修旧好。现在拘捕了他们的卿而让国君来朝见，这是不友好的，不如辞谢不见。"于是派士景伯在黄河边谢绝鲁昭公前来。

13.8 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①。"

【注释】

①子姑待之：按，鉴于楚灵王滥用民力，频繁对外用兵，终致失国杀身，平王先从休养人民、安定国家做起，不肯轻易出兵。

【译文】

吴国灭亡州来。令尹子期请求讨伐吴国，楚平王没同意，说："我还没有安抚人民，没有祭祀鬼神，没有修治防守设备，没有安定国家，却使用民力，失败了后悔莫及。州来在吴国，就像在楚国一样。你暂且忍耐

一下吧。"

13.9 季孙犹在晋,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①]? 鲁,兄弟也,土地犹大,所命能具[②]。若为夷弃之,使事齐、楚,其何瘳于晋[③]? 亲亲、与大[④],赏共、罚否[⑤],所以为盟主也。子其图之。谚曰:'臣一主二[⑥]。'吾岂无大国[⑦]?" 穆子告韩宣子,且曰:"楚灭陈、蔡,不能救[⑧],而为夷执亲,将焉用之?"乃归季孙。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诸侯而执其老[⑨]。若犹有罪,死命可也[⑩]。若曰无罪而惠免之,诸侯不闻,是逃命也,何免之为[⑪]? 请从君惠于会[⑫]。"宣子患之[⑬],谓叔向曰:"子能归季孙乎[⑭]?"对曰:"不能。鲋也能。"乃使叔鱼[⑮]。叔鱼见季孙曰:"昔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归于鲁君[⑯],微武子之赐[⑰],不至于今。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⑱]? 归子而不归[⑲],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⑳],其若之何[㉑]?"且泣[㉒]。平子惧,先归[㉓]。惠伯待礼[㉔]。

【注释】

①夷之小国:指邾、莒二国。

②所命能具:晋国所命贡赋都能具备。

③使事齐、楚,其何瘳(chōu)于晋:晋国如果丢弃鲁国,鲁国就事齐、楚,对晋国无益。

④亲亲、与大:亲善兄弟的国家,赞助地大的国家。

⑤共:通"供"。否:不供。

⑥臣一主二:道不相合,将去事奉他国,所以一臣必有二主。

⑦吾岂无大国：晋国如果不讲情面，鲁国将去事奉他国。

⑧楚灭陈、蔡，不能救：当时晋国怕楚国，不敢救陈、蔡二国。

⑨老：诸侯之卿，这里指季孙。

⑩死命可也：可奉命而死。

⑪“若曰无罪而惠免之”四句：意谓不在诸侯中公开赦免，不算是赦免。

⑫请从君惠于会：意思是要和晋国公开结盟后才离开。

⑬宣子患之：如果和鲁国结盟之后放回季孙，等于承认当初拘捕季孙是错的，所以韩起感到为难。

⑭归季孙：想个妥善的办法让季孙归鲁。

⑮叔鱼：即叔鲋。

⑯昔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归于鲁君：指襄公二十一年叔虎与栾氏同党而得罪。

⑰微：如果没有。武子：季平子祖父季武子。

⑱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虽是季武子使自己归晋，由祖恩感及子孙，就如同季平子使自己再生一样。

⑲归子而不归：指季平子不返回鲁国。

⑳除：修筑。西河：在今陕西大荔、华阴一带，在黄河以西，离鲁国甚远。

㉑其若之何：暗示晋国将长期监禁季平子。

㉒且泣：叔鱼哭泣，季平子信以为真。

㉓平子惧，先归：不要求结盟便返回鲁国。

㉔惠伯待礼：惠伯不走，等待晋国以礼相送。

【译文】

季平子还在晋国，子服惠伯私下对中行穆子说：“鲁国事奉晋国，怎么就不如夷人小国？鲁国是晋国的兄弟之国，土地也广大，你们所规定的贡赋都能交纳。要是为了夷人而抛弃鲁国，让它去事奉齐、楚二国，

对晋国又有什么好处呢？亲近关系亲密的国家，支持大国，奖赏能贡献财物的国家，惩罚不贡献物品的国家，这才是作为盟主应该做的。您好好想想吧。谚语说：'一个臣子可以选择两个主人。'我们难道没有大国可以投靠？"中行穆子告诉了韩起，并说："楚国灭亡陈国、蔡国，我国不能救援，却为了夷人拘捕亲近国家的人，这又有什么用？"便决定放季平子回国。子服惠伯说："我们国君不知有什么罪，会合诸侯却抓走我们的卿。要是有罪，就请下达处死的命令吧。如果没罪而加恩赦免，可诸侯并不知晓，这是逃避命令，怎么能算赦免呢？谨请国君赐恩公开结盟。"韩起感到为难，对叔向说："你能让季平子回去吗？"叔向回答说："我不能。但叔鲋能做到。"于是派叔鲋前去。叔鲋进见季平子说："以前我得罪了晋君，自己前往归顺鲁君，要是没有季武子的恩赐，我到不了今天。虽然让我这把老骨头回到晋国，但就如同是你使我获得新生，怎敢不为你尽力？让你回国你却不回去，我从官吏那儿听说，将为你在西河修筑馆舍，那时该怎么办？"说着就哭起来。季平子害怕了，就先回国去。子服惠伯在晋国等待以礼遣送。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①]，意如至自晋[②]。

14.2　三月，曹伯滕卒[③]。

14.3　夏四月。

14.4　秋，葬曹武公。

14.5　八月，莒子去疾卒[④]。

14.6　冬，莒杀其公子意恢。

【注释】

①十有四年春:鲁昭公十四年当周景王十七年,前528。

②意如至自晋:季平子由晋回国。

③曹伯滕卒:曹武公去世。

④莒子去疾卒:莒著丘公死。他在位十四年,儿子郊公继位。

【译文】

鲁昭公十四年春,季平子由晋回国。

三月,曹武公滕去世。

夏四月。

秋,安葬曹武公。

八月,莒著丘公去疾死。

冬,莒国杀死本国公子意恢。

【传】

14.1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晋,尊晋、罪己也[①]。尊晋、罪己,礼也。

【注释】

①意如至自晋,尊晋、罪己也:季平子获赦免回国,《经》文不称族氏季孙只称意如,是尊重晋国而归罪自己。

【译文】

鲁昭公十四年春天,意如从晋国回来,《春秋》只称他意如,是尊重晋国而归罪自己。尊重晋国,归罪自己,这是合于礼的。

14.2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①]。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②],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

盟[3]。"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4]。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5],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6],费人不忍其君[7],将不能畏子矣[8]。子何所不逞欲[9]?请送子[10]。"请期五日[11]。遂奔齐[12]。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13]!"对曰:"臣欲张公室也[14]。"子韩皙曰[15]:"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16],齐侯使鲍文子致之[17]。

【注释】

①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与费人盟誓,同心反季氏。南蒯以费叛在昭公十二年。

②司徒老祁、虑癸:季氏家臣。伪废疾:假装发病。废,通"发"。

③请待间而盟:二人装病推迟盟期。间,指病稍稍痊愈。

④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二人依靠百姓想要背叛南蒯的愿望,要求集合他们一起结盟。因,依靠。按,此当是今年之事。

⑤君:指季氏。

⑥子若弗图:不考虑百姓对你的怨恨。

⑦费人不忍其君:不能对季氏忍心。忍,狠心。

⑧将不能畏子矣:不再怕你,指将叛南蒯。

⑨子何所不逞欲:何处不能快意,不必一定在费。

⑩请送子:指将驱逐南蒯。

⑪请期五日:南蒯请求等待五天。

⑫遂奔齐:按,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费叛如齐,大约是去了齐国后又回到费邑,此年离开费邑只身逃奔齐国。

⑬叛夫:叛徒。这是景公对南蒯的戏称。

⑭臣欲张公室也:自己本意是要削弱季氏,强大鲁国公室。这是南

蒯自我掩饰的话。

⑮子韩皙：齐国大夫。

⑯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二人将费地收回鲁国。

⑰齐侯使鲍文子致之：当初南蒯叛，带着费地到齐国，所以齐景公为了讨好鲁国，派鲍文子送还费地。鲍文子，齐国大夫。

【译文】

南蒯将要叛变时，和费邑官吏结盟。司徒老祁、虑癸假装得病，派人向南蒯请求说："臣愿意接受盟约但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而不死，请允许病稍好些再结盟。"南蒯答应了。二人依靠百姓想要背叛南蒯的愿望，就集聚众人一起结盟。于是劫持南蒯说："臣子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君主，因为害怕你而一直拖到今天，已经服从你的命令三年了。你如果不另想办法，费地人不忍心对君主这样，将不再害怕你了。你去什么地方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请让我们送走你。"南蒯请求等待五天。于是出逃到齐国。南蒯一次陪侍齐景公饮酒。景公说："叛徒！"南蒯回答说："臣是想使公室强大。"子韩皙说："作为家臣而想使公室强大，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行了。"司徒老祁、虑癸前来要求归还费地，齐景公派鲍文子去交还费邑。

14.3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①，且抚其民。分贫②，振穷③；长孤幼④，养老疾，收介特⑤，救灾患，宥孤寡⑥，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⑦；礼新，叙旧⑧；禄勋，合亲⑨；任良，物官⑩。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⑪，亦如之⑫。好于边疆⑬，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⑭。

【注释】

①简：选拔，检阅。上国：楚国西部。西方居上流，故谓之上国。

兵：包括一切武备与卒乘。宗丘：古地名。在今湖北秭归。

②分：给予，施舍。

③振：救济。

④长：抚育。

⑤收介特：收容单身汉。介特，单身汉。

⑥宥：宽免，这里指宽免赋税。

⑦诘奸慝，举淹滞：禁治奸邪，举拔沉滞在下的人才。

⑧礼新，叙旧：外人新来，以礼待之；旧有之人，有才者任用之。

⑨禄勋，合亲：奖赏有功者，使宗族和睦。

⑩任良，物官：任用贤良，量才授官。

⑪东国：东部地区。召陵：古地名。在今河南郾城。

⑫亦如之：做法跟然丹简上国之兵一样。

⑬好于边疆：与四方邻国结好。

⑭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杨伯峻曰："十七年长岸之役，非平王本意。至十九年，楚始主动出兵伐濮，城州来，则息民五年矣。"按，楚平王整顿国政，休养生息，结好邻国，以巩固自己的君位和楚国的地位。

【译文】

夏，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选拔检阅西部的军队和装备，并安抚当地民众。令他施舍贫苦，赈济穷人；抚育年幼的孤儿，赡养年老有病的人，收容单身流民，救济受灾的人，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赦免有罪的人；究治奸邪，举拔被埋没的人才；礼遇新来者，抚慰旧有的居民；赏赐有功的人，和睦亲族；任用贤良，物色官吏。又派屈罢在召陵选拔检阅东部的军队和装备，也像然丹的做法一样。和四方邻国交好，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然后才用兵，这是合于礼的。

14.4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①。国人弗顺②，欲立

著丘公之弟庚舆[3]。蒲馀侯恶公子意恢[4]，而善于庚舆，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公子铎因蒲馀侯而与之谋[5]，曰："尔杀意恢，我出君而纳庚舆[6]。"许之。

【注释】

①郊公不戚：父亲死儿子却不哀痛。郊公，著丘公之子。

②弗顺：不服从郊公。

③庚舆：即莒共公。

④蒲馀侯：莒国大夫兹夫。意恢：莒国公子。

⑤因：依靠。之：指蒲馀侯。

⑥出君：驱逐郊公。

【译文】

秋八月，莒著丘公去世，郊公一点也不哀戚。国人都不服从郊公，想立著丘公弟弟庚舆。蒲馀侯厌恶公子意恢，和庚舆友好，郊公厌恶公子铎，和意恢友善。公子铎依靠蒲馀侯而和他商议，说："你杀了意恢，我赶走国君接纳庚舆。"蒲馀侯答应了。

14.5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1]，不知度[2]。与养氏比[3]，而求无厌。王患之。九月甲午[4]，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郧[5]，以无忘旧勋[6]。

【注释】

①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子旗有佐平王夺位之功。见去年《传》。子旗，即下文之斗成然，也称蔓成然。

②不知度：恃功而不知节制。

③养氏：养由基后代。比：勾结。

④甲午：初三。

⑤斗辛：子旗儿子郧公辛。郧：诸侯国名，在今湖北安陆。此时已为楚邑。

⑥旧勋：不仅指子旗佐立之功，也包括思令尹子文斗穀於菟之功。

【译文】

楚国令尹子旗对楚平王有恩德，却不知节制。他和养氏相勾结，并且贪得无厌。平王感到不安。九月初三，楚平王杀死斗成然，灭掉养氏家族。让斗辛住在郧地，表示不忘记过去的功勋。

14.6　冬十二月，蒲馀侯兹夫杀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齐。公子铎逆庚舆于齐，齐隰党、公子钽送之，有赂田[①]。

【注释】

①公子铎逆庚舆于齐，齐隰党、公子钽送之，有赂田：莒国以田贿赂齐国，齐国便支持庚舆返回莒国。

【译文】

冬十二月，蒲馀侯兹夫杀死莒公子意恢，郊公逃往齐国。公子铎从齐国迎接庚舆，齐国隰党、公子钽送行，莒国送给他们田地。

14.7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①]，久而无成[②]。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③]，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④]。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⑤]。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⑥]，鲋也鬻狱[⑦]，刑侯专杀[⑧]，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⑨]，贪以败官为墨[⑩]，杀人不忌为贼[⑪]。《夏书》曰：'昏、墨、贼，杀[⑫]。'皋陶之刑也[⑬]。请从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与叔鱼于市⑭。

【注释】

①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襄公二十六年《传》,声子曰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鄐。《说文》曰:"鄐,晋邢侯邑。"则雍子、邢侯共有鄐田,故二人争田界。邢侯,楚申公巫臣儿子。雍子,也是逃奔到晋的楚国人。

②久而无成:争持很久,调解不成功。

③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士景伯是晋国的狱官,他赴楚后职务由叔鱼代理。

④蔽:判决。

⑤施生:杀死活着的人。戮死:已死者暴尸。

⑥买直:指以女嫁叔鱼而取得胜诉。

⑦鲋:叔鱼。鬻狱:受贿而枉断狱讼,出卖法律。鬻,卖。

⑧专杀:擅自杀人。

⑨己恶而掠美为昏:自己有罪而掠取别人的美名,是昏乱。这里指雍子。

⑩贪以败官为墨:指叔鱼败坏职责,不廉洁。败官,败坏职责。墨,不廉洁。

⑪不忌:无所顾忌,指邢侯。

⑫昏、墨、贼,杀:昏、墨、贼都是死罪。

⑬皋陶之刑也:指犯三罪者处死刑,古已有之。

⑭施:先杀后陈尸。尸:陈尸,暴尸。

【译文】

晋国邢侯和雍子争夺鄐地的田地,很久没有定论。士景伯到楚国去,叔鱼代理他的狱官职务,韩起命令叔鱼审理旧案件,罪在雍子。雍子把女儿嫁给叔鱼,叔鱼便枉断邢侯有罪。邢侯大怒,在朝廷上杀死了

叔鱼和雍子。韩起向叔向询问如何定罪。叔向说:“三人同罪,处死活的人并对已死的暴尸。雍子知道自己的罪过而通过贿赂来胜诉,叔鱼出卖法律,刑侯擅自杀人,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自己有罪恶却掠取别人的美名就是昏,贪婪而败坏职责就是墨,杀人毫无顾忌就是贼。《夏书》说:‘犯昏、墨、贼三种罪行的,处死。’这是皋陶的刑法。请照此办理。”于是杀死邢侯而陈尸,把雍子和叔鱼的尸首陈列在市上。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①。治国制刑,不隐于亲②。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③。曰义也夫④。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⑤,以宽卫国,晋不为暴⑥。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⑦。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⑧。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⑨。杀亲益荣⑩,犹义也夫⑪!”

【注释】

①叔向,古之遗直也:叔向的正直,有古代的遗风。

②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判定罪刑,不因为是亲属而包庇隐藏。

③末减:减轻。

④曰义也夫:由义行义。曰,应作“由”。

⑤平丘之会,数其贿也:指上年叔鱼求货于卫国,叔向批评他“渎货无厌”。

⑥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因叔向批评,叔鱼收敛,才未侵暴卫国。

⑦“归鲁季孙”四句:指上年叔鱼诈称将囚禁季平子,使季平子返回鲁国。

⑧“邢侯之狱”四句:以上就是三数叔鱼之罪。刑书,刑法。颇,偏斜。

⑨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除掉三恶，等于得三利。三恶，指暴、虐、颇。

⑩杀亲：指叔鱼是叔向弟弟。益荣：名声更加显著。

⑪犹义：行义。犹，通“由”。

【译文】

孔子说：“叔向有古人正直的遗风。治理国家制定刑法，不包庇自己的亲人。三次责备叔鱼的罪恶，不为他减轻开脱。这是符合道义的，他可以称得上正直了！平丘盟会，责备叔鱼贪财，从而宽免卫国，使晋国不侵暴。让鲁国季平子回国，称道他的奸诈，以此宽免鲁国，使晋国避免暴虐。邢侯之案，数说叔鱼贪婪，维护法律的正义，使晋国不产生偏差。三次数说叔鱼并除掉三种罪恶，从而增加了三利。杀了亲族使名声更加彰显，这是合乎道义的啊！”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①，吴子夷末卒②。

15.2　二月癸酉③，有事于武宫④。籥入，叔弓卒⑤。去乐，卒事⑥。

15.3　夏，蔡朝吴出奔郑。

15.4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⑦。

15.5　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

15.6　冬，公如晋。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昭公十五年当周景王十八年，前527。

②吴子夷末卒：吴王夷末去世。

③癸酉：十五日。

④有事：指祭祀。武宫：鲁武公（伯禽玄孙）之庙。《礼记·明堂位》："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郑玄《注》："此二庙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庙也。世室者，不毁之名。鲁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孙也，名敖。"

⑤籥（yuè）入，叔弓卒：当奏籥的人进入时，叔弓暴卒。籥，古代管乐器。按，祭祀时必有乐物，其中文舞执羽籥。

⑥去乐，卒事：撤去音乐，继续祭祀完毕。

⑦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这是前527年4月18日的日环食。

【译文】

鲁昭公十五年春，周历正月，吴王夷末去世。

二月十五日，在武宫举行祭祀。舞籥的乐队进来，叔弓去世。于是撤去音乐，继续完成祭祀。

夏，蔡国朝吴逃往郑国。

六月丁巳朔，发生日食。

秋，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进攻鲜虞。

冬，鲁昭公到晋国去。

【传】

15.1 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①，戒百官②。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祲③，非祭祥也，丧氛也④。其在莅事乎⑤？"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⑥。

【注释】

①禘：大祭祀。

②戒：斋戒。

③吾见赤黑之祲(jìn)：赤黑色的妖气出现于宗庙之上。祲，妖恶之气。

④丧氛也：妖气出现是丧事的迷雾。

⑤莅事：主持祭礼的人。

⑥去乐，卒事，礼也：大臣死，撤去音乐以示哀悼。

【译文】

鲁昭公十五年春，将对武公进行禘祭，让百官斋戒。梓慎说："禘祭那天，将会有灾祸发生吧！我望见有赤黑色的妖气，这可不是祭祀的祥瑞，而是丧事的凶气。或许要应验在主祭官身上吧？"二月十五日，举行禘祭，叔弓主祭，舞籥的乐队进来，他却突然去世。于是撤除音乐，继续完成祭祀，这是合乎礼的。

15.2 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①。乃谓之曰："王唯信子，故处子于蔡。子亦长矣②，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请③。"又谓其上之人曰④："王唯信吴，故处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⑤。而在其上，不亦难乎？弗图，必及于难⑥。"夏，蔡人逐朝吴。朝吴出奔郑。王怒，曰："余唯信吴，故置诸蔡。且微吴，吾不及此⑦。女何故去之⑧？"无极对曰："臣岂不欲吴？然而前知其为人之异也⑨。吴在蔡，蔡必速飞。去吴，所以翦其翼也⑩。"

【注释】

①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朝吴本是蔡国大夫，又有功于楚平王，费无极怕他有宠，嫉妒并要除掉他。

②长：年纪已大。

③必求之，吾助子请：为朝吴请求上位。

④其上之人：位在朝吴之上的蔡人。

⑤莫之如：没有能和他比的。

⑥弗图，必及于难：挑唆蔡人对朝吴采取措施。

⑦且微吴，吾不及此：平王夺位，朝吴有功。按，昭公十三年，朝吴先是说服蔡人叛灵王而拥戴平王，又亲帅军入楚。

⑧女何故去之：平王得知朝吴逃亡郑国，责难无极。

⑨前：早。异：有异心。

⑩“吴在蔡”四句：以鸟作为比喻，驱逐朝吴，就像剪除鸟的翅膀，使蔡无法离开楚国而去。

【译文】

楚国费无极嫉妒朝吴在蔡国，想要除去他。便对朝吴说：“楚王只信任你，所以把你安排在蔡国。你年纪也已经不小了，却处在下位，这是耻辱。一定要求得提升，我会帮你提出请求。”又对位处朝吴之上的人说：“君王只信任朝吴，所以把他安排在蔡国，你们都不如他，却位在他之上，不也很难长久吗？不做打算，必将蒙受祸难。”夏，蔡国人驱逐朝吴。朝吴逃到郑国。楚平王发怒，说：“我只信任朝吴，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而且要是没有朝吴，我不会有今天。你为什么要赶走他？”无极回复说：“下臣哪里不想要朝吴？但是我早就知道他已经有异心了。朝吴在蔡国，蔡国必然会很快飞走。赶走朝吴，就是为了剪去蔡国的羽翼啊。”

15.3 六月乙丑[①]，王大子寿卒[②]。

【注释】

①乙丑：初九。

②大子寿：周景王太子。

【译文】

六月初九，周景王太子寿去世。

15.4 秋八月戊寅[①]，王穆后崩[②]。

【注释】

①戊寅：二十二日。

②穆后：太子寿母亲。

【译文】

秋八月二十二日，周景王穆后去世。

15.5 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①]。鼓人或请以城叛[②]，穆子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③]，何故不为？"穆子曰："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④]，民知所适[⑤]，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⑥]。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⑦]？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⑧]。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⑨]。"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⑩]。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⑪]，姑修而城[⑫]。"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⑬]，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⑭]。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⑮]，贾怠无卒[⑯]，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⑰]，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⑱]，有死命而无二心[⑲]，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⑳]。

【注释】

①鼓:姬姓国,白狄一族,当时附属鲜虞,其地在今河北晋县。

②鼓人或请以城叛:鼓人请求带城里人献城投降。

③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不劳军队而得城。

④不愆:不过分。

⑤适:归向。

⑥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假设句,意谓如果有人带着我的城邑背叛,我一定很厌恶他。

⑦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人既以城来,不赏又不行,否则是失信。

⑧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围鼓地应衡量自己的力量而行。

⑨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为得城邑而接近奸邪,是得不偿失。奸,指“赏所恶”和“弗赏,失信”,二者都是奸邪行为。

⑩缮守备:准备应战。

⑪犹有食色:从脸上看出鼓人能吃饱,没有饥荒。

⑫姑修而城:可以修城再战。

⑬勤民:劳民。顿兵:损毁武器。

⑭吾以事君也:以此事君。

⑮邑以贾怠,不如完旧:得邑而买个斗志懈怠,宁可不得邑而保持斗志。旧,指不怠的斗志。

⑯无卒:不会有好结果。

⑰率义:遵循道义行事。不爽:不差。

⑱城可获而民知义所:城可不战而取却不取,是为使民众知道道义的所在。

⑲有死命而无二心:这样一来就能拼命而没二心。

⑳鼓子载(yuān)鞮(dī):鼓国国君。载,同“鸢”。

【译文】

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进攻鲜虞，包围了鼓城。鼓地有人来请求叛变交出鼓城，荀吴没有答应。左右的人说："军队不劳累，又可以得到鼓城，为什么不肯呢？"荀吴说："我从叔向那儿听说：'喜爱、厌恶都不过分，人民知道该怎么做，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叛变，是我们十分憎恶的。别人带着城邑来，我们为什么偏偏喜欢呢？奖赏自己所憎恶的，对所喜爱的又该怎么办？如果不奖赏，又是失信，那么凭什么来庇护人民？有力量就前进，否则就后退，要量力而行。我们不可以因为想得到城邑而接近奸邪，那样所丧失的会更多。"让鼓城人杀掉想叛变者而修缮防御设备。包围鼓城三个月，鼓城有人请求投降，荀吴让鼓城人来见自己，说道："从脸色上看还吃得饱饭，还是去修缮你们的城墙吧。"军吏说："可以得到城邑而不取，劳累人民并损毁兵器，用什么来事奉国君？"荀吴说："我就用这办法来事奉国君。获得一座城邑而使人民懈怠，要城邑何用？得到城邑而换来懈怠，还不如保持原先的状态，换来懈怠不会有好结果，抛弃原先所有不吉祥。鼓城人能事奉他的国君，我也能事奉我的国君。遵循道义而不偏离，喜爱、厌恶不过分，城邑可以获得而人民知道道义的所在，有拼命精神而没有背叛的念头，不也是可以的吗！"鼓城人报告粮食吃完力量用尽，然后占领了它。攻克鼓城而班师，不杀一人，带着鼓国国君鸢鞮回国。

15.6 冬，公如晋，平丘之会故也①。

【注释】

①公如晋，平丘之会故也：平丘之会后，季平子被赦放回鲁国，于是昭公赴晋答谢。

【译文】

冬，鲁昭公到晋国去，是由于平丘盟会的缘故。

15.7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①]。既葬，除丧[②]，以文伯宴[③]，樽以鲁壶[④]。王曰："伯氏[⑤]，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⑥]，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⑦]。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⑧]，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⑨]。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⑩]，拜戎不暇[⑪]，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⑫]？叔父唐叔[⑬]，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⑭]？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⑮]。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⑯]。唐叔受之[⑰]，以处参虚[⑱]，匡有戎狄[⑲]。其后襄之二路[⑳]，鏚钺、秬鬯[㉑]，彤弓、虎贲，文公受之[㉒]，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㉓]，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㉔]，有绩而载[㉕]，奉之以土田[㉖]，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㉗]，明之以文章[㉘]，子孙不忘，所谓福也[㉙]。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㉚]？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㉛]，以为大政[㉜]，故曰籍氏[㉝]。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㉞]，于是乎有董史[㉟]。女，司典之后也[㊱]，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㊲]，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㊳]。"

【注释】

①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晋国派荀跞参加穆后葬礼，籍谈为副使。

②除丧：减轻丧服。

③以文伯宴：周景王与荀跞宴饮。以，与。文伯，荀跞。

④樽以鲁壶：用鲁国所献的酒杯。

⑤伯氏：伯父，这里是对荀跞的尊称。下文叔氏即叔父，是对籍谈的尊称，因为荀跞、籍谈和周王都是姬姓后代。

⑥镇抚王室：指贡献财物给周王室。
⑦揖籍谈：揖让籍谈，让他来回答。
⑧明器：重器宝物。
⑨荐：进献。彝器：礼器和食用之器的总称。
⑩王灵：周王的福祐。
⑪拜戎：对付戎狄入侵。
⑫而：你。
⑬叔父唐叔：周王对同姓诸侯，无论行辈，都称伯父、叔父。
⑭其：岂。分：封赐的器物。
⑮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周文王讨伐密须，获得鼓和大辂，就用来检阅军队。密须，姞姓国，在今甘肃灵台西。
⑯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阙巩国出产的铠甲，周武王曾经用来战胜商朝。阙巩，周初小国。周武王灭之，为周族卿之采邑。
⑰唐叔受之：上述宝物，都赐给唐叔，唐叔带回了晋国。
⑱参虚：指晋国，因为晋国为参星分野。
⑲匡：正，统治。
⑳其后襄之二路：周襄王赐给晋文公大辂、戎辂。
㉑鏚钺：斧钺。秬鬯(chàng)：黑黍酿造的酒。秬，黑黍。鬯，香酒。
㉒文公受之：文公所收之赐，参见僖公二十八年《传》。
㉓东夏：晋文公称霸，征服齐、鲁、郑、宋等国，它们都在晋国东边，所以称东夏。
㉔不废：加以重赏。
㉕载：记载于史册。
㉖奉之以土田：指南阳的田地。
㉗旌：表彰。车服：指襄公赐的二路。
㉘明之以文章：赐给旌旗使之显耀。文章，指旌旗。
㉙子孙不忘，所谓福也：意思是晋国不但得到周王之“分”，也得周

王之“福”。

㉚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杨伯峻引顾炎武《日知录》记载，意思是说忘记了彝器，是“福祚之不登”，哪里配称为叔父？

㉛孙伯黡：籍谈远祖。

㉜大政：孙伯黡任晋国正卿，而正卿主持国家大政。

㉝籍氏：因世代管理典籍，所以以官为氏。

㉞辛有：周朝大夫。二子：次子。董：人名。

㉟于是乎有董史：董入晋，和籍氏共同主管晋国典籍。

㊱司典：指孙伯黡。

㊲宾：指荀跞、籍谈等人。

㊳数典而忘其祖：籍谈既要列举典故，却忘了自己的祖宗。

【译文】

十二月，晋国荀跞去周朝，参加穆后的葬礼，籍谈任副使。安葬后，减换丧服，周景王与荀跞宴饮，用鲁国进献的壶做酒杯。景王说：“伯父，诸侯都有器具进贡以镇抚王室，唯独晋国没有，是什么缘故呢？”荀跞揖让给籍谈来答复。籍谈回答说：“诸侯受封的时候，都从王室这里得到宝器，用以镇抚自己的国家，所以能把彝器贡献给周王。晋国居处深山之中，戎狄和我国为邻，又远离王室，天子的威福不能得到，对付戎人都还来不及，怎么能进献宝器？”景王说：“叔父，你难道忘记了吗？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弟，难道反而没有得到赏赐的宝器吗？密须国的鼓和它的大路，文王得到后因此而举行盛大的阅兵。阙巩国的皮甲，武王得到了因而战胜商朝。唐叔接受了这些，而居住在参星的分野，统治着戎狄人。以后襄王赐给文公二路，鍼钺、黑黍酒，红色弓、勇士，文公都接受了，保有南阳的田地，安抚征伐东部诸侯，不是宝器又是什么呢？有了功勋而不废弃，有了功绩而记载在册，用田地来奉养，用彝器来镇抚，用车服来表彰，用旌旗来显耀，子孙不忘记，这就是福啊。这种福祚都没记住，叔父的心思在哪儿呢？而且往昔你的远祖孙伯黡，管理

晋国的典籍，以主持国家大政，所以称为籍氏。到了辛有的次子董到晋国，在这时就有了董姓的史官。你是管理典籍者的后代，为何忘记了这些?”籍谈无法回答。宾客退出后，周景王说：“籍父的后代恐怕不能再享有禄位了吧！他历数典故却忘了自己的祖宗。”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①！吾闻之：‘所乐必卒焉②。’今王乐忧③，若卒以忧，不可谓终④。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⑤，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⑥。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⑦。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⑧。王虽弗遂，宴乐以早⑨，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⑩。一动而失二礼⑪，无大经矣。言以考典⑫，典以志经⑬。忘经而多言⑭，举典，将焉用之⑮?”

【注释】

①王其不终乎：周景王将不得善终。

②所乐必卒焉：所乐何事，必以何事死。

③乐忧：以忧为乐。周景王有丧事，是忧。

④终：寿终，善终。

⑤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本年有太子寿和穆后两件丧事，景王都该服丧三年。

⑥“于是乎以丧宾宴”四句：在丧期中又宴宾客又求彝器，以忧为乐，太过分了。以，与。丧宾，吊丧的客人。

⑦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嘉奖功勋才求彝器，因丧事而求彝器，不合适。

⑧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虽贵为天子，也应守丧满期。遂服，守丧礼满期。

⑨以早：太早。

⑩大经：根本准则。

⑪失二礼：指求彝器和太早宴乐。

⑫考典：说话要稽考可以为法之典。

⑬志：记载。

⑭忘经：失二礼就是忘经，即忘记准则、规范。多言：即下文的举典，多举典籍。

⑮举典，将焉用之：这是驳景王，认为他是“举典而忘经”。

【译文】

籍谈回国后，把情况告诉了叔向。叔向说：“周景王将不得善终吧！我听说：‘对什么事感到喜乐就将因此而死。’现在景王以忧为乐，如果因为忧愁而死，就不能称为善终。景王一年内有二次服丧三年的丧事，在这种情况下还因为丧事而和来宾宴饮，又要求取彝器，把忧愁当欢乐也太过分了，再说这也不合于礼。诸侯贡献彝器，是由于嘉奖功劳，不是由于丧事。要服丧三年的丧事，即便贵为天子，也是要服满丧期，这是合于礼的。周王即使不能服满丧期，但宴乐过早，也不合于礼。礼是天子的根本规范。做一件事而违反了两项礼仪，他就没了根本准则了。言语用来稽考典故，典籍用来记载规范。忘了规范却说了许多话，列举典故，又有什么用？”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①，齐侯伐徐②。

16.2 楚子诱戎蛮子杀之③。

16.3 夏，公至自晋④。

16.4 秋八月己亥⑤，晋侯夷卒⑥。

16.5　九月，大雩。

16.6　季孙意如如晋[7]。

16.7　冬十月，葬晋昭公。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昭公十六年当周景王十九年，前526。

②齐侯伐徐：齐景公攻打徐国。

③戎蛮子：蛮氏部落首领嘉。戎蛮，在今河南汝南。

④公至自晋：鲁昭公从晋国回来。

⑤己亥：二十日。

⑥晋侯夷卒：晋昭公夷去世。晋昭公，前531年即位，共在位六年。

⑦季孙意如如晋：季平子到晋国参加昭公葬礼。

【译文】

鲁昭公十六年春，齐景公攻打徐国。

楚平王诱使戎蛮国君嘉前来，并把他杀了。

夏，鲁昭公从晋国回来。

秋八月二十日，晋昭公夷去世。

九月，举行盛大的求雨雩祭。

季平子到晋国去。

冬十月，安葬晋昭公。

【传】

16.1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1]。不书，讳之也。

【注释】

①晋人止公：仍然因为鲁国攻打莒国夺取郠地事，晋国扣留鲁

昭公。

【译文】

鲁昭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鲁昭公在晋国，晋国扣留鲁昭公。《春秋》没有记载，是为了隐讳这件事。

16.2 齐侯伐徐。

【注释】

①齐侯伐徐：此条当置于"二月丙申"下。

【译文】

齐景公攻打徐国。

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1]，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2]。

【注释】

①蛮氏：即戎蛮，居住于今河南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无质：无信，不讲信用。

②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又立蛮子嘉儿子，复蛮氏。按，杨伯峻指出，楚平王杀戎蛮子嘉及复立其子事，应另是一《传》，当置于下段"其是之谓乎"后，但错简已久，所以不复移订。

【译文】

楚平王听说蛮氏发生动乱，而且蛮国国君没有信用，就派然丹诱骗戎蛮国君嘉前来并杀了他，于是占领了蛮氏。不久又立嘉的儿子为戎蛮国君，这是合于礼的。

二月丙申①，齐师至于蒲隧②。徐人行成③。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④。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⑤！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⑥，无伯也夫⑦！《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⑧。'其是之谓乎⑨！"

【注释】

①丙申：十四日。

②蒲隧：古地名。在今江苏睢宁西南。

③行成：求和。按，此段本应与"齐侯伐徐"相衔接。

④甲父：古国名，在今山东金乡。

⑤诸侯之无伯，害哉：诸侯没有盟主，是小国的祸害。伯，盟主，霸主。害，成为小国之害。

⑥"齐君之无道也"五句：晋霸衰落，齐国侵犯小国，和三国相会，并盟于蒲隧，没有谁敢于抗御。会之，和三国相会。有成而还，盟于蒲隧。亢，同"抗"，抵抗，抗御。

⑦无伯也夫：这是由于没有霸主的缘故。

⑧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引《诗》见《诗经·小雅·雨无正》，意思是周朝已趋向衰亡，纷乱不止，没有可以栖身处。执政大夫都逃散，有谁知我（百姓）辛劳。宗周，今本作"周宗"。戾，安。肄，劳。

⑨其是之谓乎：意思是晋霸衰落，诸侯无霸，就如宗周被灭的时候一样。

【译文】

二月十四日，齐国军队到达蒲隧。徐国请求讲和。徐国国君和郯国人、莒国人一起和齐景公相会，在蒲隧结盟，送上甲父之鼎作为礼物。

叔孙昭子说:“诸侯没有盟主,危害太大了!齐君无道,兴师攻打远方国家,相会并订立盟约后回国,没有谁能和他抗御的,这都是由于没有盟主的缘故啊!《诗》说:‘周朝已趋向衰亡,没有可以栖身处。执政大夫都逃散,有谁知我百姓辛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16.3 三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①。”孔张后至②,立于客间③,执政御之④;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⑤。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⑥:“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⑦,而不陵我⑧?我皆有礼,夫犹鄙我⑨。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⑩,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⑪,狱之放纷⑫,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⑭,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⑮。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⑯,执政之嗣也⑰。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⑱,有禄于国,有赋于军⑲,丧、祭有职⑳,受脤、归脤㉑,其祭在庙,已有著位㉒,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㉓,侨焉得耻之㉔?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㉕。子宁以他规我㉖。”

【注释】

①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kè):凡参加享礼者,不要发生不恭敬之事。共恪,恭敬。

②孔张后至:主宾都到齐后,孔张才到。孔张,即公孙申,字子张,子孔孙子。

③立于客间:此以晋韩起为主客,其随从为一般宾客。子张为郑

臣，应就其原有之位。

④执政：主持享宴典礼者。御：阻止。

⑤县：钟磬等悬乐器。

⑥富子：郑国大夫。

⑦几：同“岂”。

⑧而不陵我：怎么会不被欺凌。陵，欺凌。

⑨夫：代词，指韩起等晋人。鄙我：贱视我。

⑩衷：恰当。

⑪颇类：偏颇不顺。

⑫放纷：放纵纷乱。

⑬使命之不听：下不服从上命。

⑭罢：使疲惫。

⑮侨之耻也：如有上述事情发生，是我子产的责任。

⑯昆：兄。按，孔张的祖父子孔是郑襄公的哥哥。

⑰执政之嗣也：子孔曾为郑国执政。

⑱立于朝：在朝中有官爵。祀于家：家有祖庙，所以说“祀于家”。

⑲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得到国家的爵禄封邑，战争时负担国家的军赋。赋，指大夫采邑所应出的军赋，即战士、军器等。

⑳有职：有自己的职责。

㉑受脤(shèn)：国君祭祀，将祭肉赐予大夫。脤，祭肉。归脤：大夫家祭，献祭肉给国君。

㉒其祭在庙，已有著位：辅佐国君在宗庙里祭祀，已有规定的位置。

㉓忘其所：忘记自己应处的位子。

㉔侨焉得耻之：子产认为孔张失位，是自取其辱，不是自己的责任。

㉕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产意谓辟邪之人自应用刑罚，不应都由执政负责。

㉖宁：宁可。他：其他的事。规：纠正。

【译文】

三月,晋国韩起到郑国聘问,郑定公设享宴招待他。子产告诫说:“只要在朝廷上有位子的官员,都不要做出不恭敬的事来。”孔张后到,站立在宾客中间,主持典礼者加以制止;又站到宾客后面,又阻止他;他便站到悬挂的钟磬间。宾客由此而嘲笑他。享礼完毕后,富子谏劝子产说:“对大国的人,不可不谨慎,哪有被他们嘲笑而不欺凌我们的?我们都对他们有礼,尚且鄙视我们。国家如果无礼,凭什么求得光荣?孔张没站到他应站的位置,是您的耻辱啊。”子产发怒道:“发出命令不适当,命令发出而不能执行,刑罚偏颇不顺,案件放纵纷乱,会朝不恭敬,使命没人听从,从而被大国所欺凌,让人民疲惫而无功,罪过上身而不知道,这才是我的耻辱。孔张是国君兄长的孙子,子孔的后代,执政大夫的继承人。他接任为大夫,奉命出使,遍历诸侯各国,也受到国人的尊敬,是诸侯们所熟知的。他在朝中有职务,在家中主持祭祀,得到国家的俸禄封邑,分担国家的军赋,丧事与祭祀中有一定的职务,接受祭肉也奉献祭肉,辅佐国君在宗庙祭祀,已有规定的位子,在这位子上已经几代,世代保守着他们的家业,现在却忘了自己的位子,我为什么要为他感到耻辱?别人行为不规范都归罪于执政,这样先王没有刑罚了。你还是用别的事来规劝我吧。”

宣子有环①,其一在郑商②。宣子谒诸郑伯③,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④。”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⑤,晋国亦未可以贰⑥。晋国、韩子,不可偷也⑦。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⑧,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⑨?”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⑩。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⑪。侨闻

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12]。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13]？一共一否，为罪滋大[14]。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15]，何餍之有[16]？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17]。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18]，独非罪乎[19]？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20]？”

【注释】

①环：玉环。

②其一在郑商：玉环一双两只，一只在韩起手里，另外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按，王国维《观堂集林·说环玦》云：“余读《春秋左氏传》‘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知环非一玉所成。岁在己未，见上虞罗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敛，合三而成规。片之两边各有一孔，古盖以物系之，余谓此即古之环也。环者，完也；对玦而言，阙其一则为玦。玦者，缺也。以此读《左氏》，乃得其解。后世日趋简易，环与玦皆以一玉为之，遂失其制。”则所谓“其一在郑商”指组右玉环的三片玉中的一片在郑商手中。

③谒：请。这里指请求玉环。

④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产以玉环不是宫中之物，郑定公不知道为由，拒绝了韩起。

⑤几求：所求不多。

⑥晋国亦未可以贰：不可以二心待晋国。

⑦偷：简慢。

⑧属：恰巧。交斗：挑拨离间。

⑨盍求而与之：子太叔和子羽二人认为，不要为一玉环而得罪晋国。盍，何不。

⑩“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四句：子产正因为要始终事晋，才不给，这也是为了忠实与守信用。

⑪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君子立于朝，不患无财物，只患为官没有好名声。贿，财富。难，患。

⑫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治国不患不能服事大国，抚养小国，只患无礼仪以安定其位。字，抚养。

⑬“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三句：对大国有求必应，拿什么不断满足他们。给，满足。

⑭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欲壑难填，求而不止。今天给了，明天不给，得罪更大。共，通“供”。

⑮无礼以斥之：如不依礼驳斥。

⑯餍：满足。

⑰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不能大国要什么就给什么，否则郑国将沦为晋国的边地，丧失了独立国的地位。且，将。为鄙邑，成为晋国边鄙之地。

⑱贪淫甚矣：贪婪邪恶太过分了。

⑲独：岂。

⑳锐：细小。

【译文】

韩起有只玉环，配对的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手里。韩起请求郑定公帮助，子产不肯给，说：“这不是公家所有的器物，我们国君不知道。”子太叔、子羽对子产说：“韩起也并没有别的要求，对晋国也不能有二心。晋国和韩起都不能怠慢。要是恰巧有奸邪小人从中挑拨离间，再有鬼神助力，惹得晋国和韩起都生气，那时候悔之何及？您何必舍不得一只玉环，让大国憎恨呢，何不设法找到那只玉环给他？”子产说：“我并非怠慢晋国而有三心二意，相反是要始终事奉晋国，不给玉环，正是我对他们忠心诚信的缘故啊。我听说君子不怕没有财富，是怕立身却没

有好名声。我听说治理国家并不难于事奉大国扶持小国，难的是不能按礼仪来安定职位。如果大国的人对小国发号施令，都能满足要求，小国如何供给？一次给了一次不能供给，罪过就更大了。大国的要求，如不依礼加以驳回，他们何厌之有？我国将变成他们边境的一座城邑，可就失去地位了。如果韩起奉命出使，却索求玉环，那就是过分贪婪了，难道不是罪过吗？给一只玉环而造成二项罪责，我国又将失去地位，也使韩起成为贪婪的人，哪能这样做呢？而且我们因为玉环而获罪，不是太不值吗？”

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①，商人曰：“必告君大夫②。”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③，执政弗义④，弗敢复也⑤。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⑥，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⑦，斩之蓬蒿藜藋⑧，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⑨。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⑩。’恃此质誓⑪，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⑫，而谓敝邑强夺商人⑬，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⑭，郑，鄙邑也⑮，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⑯。敢私布之⑰。”韩子辞玉⑱，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⑲？敢辞之。”

【注释】

①既成贾矣：已经成交。

②君大夫：国君和大夫。

③日：往日。起：韩起自称。夫：代词，那个，指玉环。

④弗义：以为不合宜。

⑤弗敢复也：不敢再请求。

⑥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郑封邑本在西周王畿之内（即在今陕西华县），郑桓公时始东迁立国。东迁时，商人一同前往。桓公，郑国始封君，周厉王少子。

⑦庸次比耦：共同合作。艾杀：清除开发。

⑧之：其。蓬蒿藜藿（huò）：各种野草。

⑨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商人不背叛官府，官府不强买东西，不乞求，不掠夺。

⑩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政府不干涉商人的交易。利市，好买卖。宝贿，珍贵财宝。

⑪质誓：守信的盟誓。

⑫今吾子以好来辱：以聘问修好光临郑国。

⑬而谓敝邑强夺商人：要我强迫商人卖给你。

⑭共无艺：供给无度。无艺，无度。

⑮郑，鄙邑也：是将郑国等同于晋国的边邑。

⑯不知所成：不知有何道理和好处。

⑰布：告诉。

⑱辞玉：退回玉环。

⑲徼：求取。

【译文】

韩起从商人那里买到玉环，已经成交了，商人说："一定要告知国君和大夫。"韩起向子产请求说："前些日子我请求得到那只玉环，执政认为不合道义，我就不敢再提起。现在从商人那里买到，商人说一定要让您知道，谨此请求您允许。"子产回答说："往昔敝国先君桓公和商人都是从周迁徙出来，一起并肩整治这块土地，砍去所有杂草，在这里和睦相处。我们世代设有盟誓，以此互相信赖，说：'你不背叛我，我不强买你的货物，不乞求，不掠夺。你有丰厚的利润和珍贵财宝，我也不过

问。'倚仗这种盟誓，所以能互相保全，直到今天。现在承蒙您带着友好情谊辱临敝国，却要敝国强夺商人，是教弊国背弃盟誓，不是不可以的吗！您得到玉环却失去诸侯，您一定不肯这么做。如果大国下达命令，却无限制地要我们供应，那就是把郑国当成晋国的边境城邑了，我们也不会同意的。我要是献上玉环，不知道会有什么好处，谨此私下向您陈述。"韩起退回玉环，说："是我考虑不周，怎敢因求玉环而获得两项罪过？谨请把玉环退还。"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①。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②，起亦以知郑志③。"子齹赋《野有蔓草》④。宣子曰："孺子善哉⑤！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⑥。宣子曰："起不堪也⑦。"子大叔赋《褰裳》⑧。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⑨？"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⑩！不有是事，其能终乎⑪？"子游赋《风雨》⑫，子旗赋《有女同车》⑬，子柳赋《萚兮》⑭。宣子喜曰："郑其庶乎⑮！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⑯，皆昵燕好也⑰。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⑱，可以无惧矣⑲。"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⑳。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注释】

①六卿：即子齹、子产、子太叔、子游、子旗、子柳。饯：送行饮酒。

②二三君子：诸位大臣。赋：赋诗，即指定诗篇，命乐工奏乐。

③起亦以知郑志：诗以言志，韩起希望以此见郑国之志。

④子齹(cuó)：子皮儿子婴齐。《野有蔓草》：《诗经·国风·郑风》篇名。子齹赋此诗，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示和韩起相见很高兴。

⑤孺子：指子齹，因为子皮死于昭公十三年，子齹服丧未满三年，故称孺子。

⑥郑之《羔裘》：《诗经·国风·郑风》篇名。诗中有"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等句，子产以此赞美韩起。

⑦不堪：不敢当。

⑧《褰裳》：《诗经·国风·郑风》篇名。诗中有"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之句，本是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这里借以喻指郑、晋两国关系，意思是晋国如果亲近郑国，郑国也必定亲近晋国；晋国不亲近郑国，郑国将亲近他国。

⑨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有我韩起在此，不敢有劳你去亲近他人。

⑩是：此，指《褰裳》一诗。

⑪不有是事，其能终乎：感谢子太叔以此诗告诫，使两国能善始善终友好下去。

⑫子游：驷带儿子驷偃。《风雨》：《诗经·国风·郑风》篇名。这里取其"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之句，言风雨之中，既见所爱之人，获得安慰的意思。

⑬子旗：公孙段儿子丰施。《有女同车》：《诗经·国风·郑风》篇名。这里取其"洵美且都"句以美好且有风度称赞韩起。

⑭子柳：印段儿子印癸。《萚(tuò)兮》：《诗经·国风·郑风》篇名。这里取其"倡予和女"句以表示韩起倡，我将和之，比喻晋、郑两国关系和洽。

⑮庶：差不多要强盛了。

⑯赋不出郑志：六人所赋诗都出自《诗经·国风·郑风》。郑志，指郑国诗歌。

⑰皆昵(nì)燕好也：是友好的表示。昵，亲近。燕好，快乐友好。

⑱数世之主：可以传位几代。

⑲可以无惧矣：郑国将无所畏惧。

⑳《我将》：《诗经·周颂》篇名。这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几句表示晋国将敬畏天威，志在靖乱，保护小国。

【译文】

夏四月，郑国六卿在郊外给韩起饯行。韩起说：“请各位都赋一首诗，让我也可以借此知道郑国的志向。”子齹赋《野有蔓草》。韩起说：“孺子说得好啊！我看到了希望。”子产赋郑风中的《羔裘》。韩起说：“我可不敢当啊。”子太叔赋《褰裳》。韩起说：“有我在这里，岂敢劳动你去事奉他人呢？”子太叔拜谢。韩起说：“好啊，你说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这回事，也许不能始终保持友好关系吧？”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韩起高兴地说：“郑国应该要强盛了吧！各位以国君的名义赏赐我，赋的诗又不出郑诗之外，都是表示亲热友好的。各位都是可传数世的人，郑国可以无忧了。”韩起向各人献上马匹，并赋《我将》一诗。子产拜谢，让其他五卿也都拜谢，说：“有您安定动乱，我们岂敢不拜谢大德？”

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①]，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②]？”

【注释】

①私觐：私下见面。以玉与马：以二物作为进见的礼物。

②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按，子产用不给韩起玉环，借以规劝韩起不要假公济私，贪求无度，损害郑国的独立地位，韩起表示感激。藉手，借玉和马拜谢。

【译文】

韩起私下拜会子产并送给玉和马匹，说：“您让我放弃那玉环，这是

赐我玉环并免除我的死罪，怎敢不借此薄礼以拜谢？”

16.4 公至自晋[1]。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2]：“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平子曰：“尔幼，恶识国？”

【注释】

①公至自晋：晋国释放鲁昭公回国。

②子服昭伯：子服惠伯儿子子服回。

【译文】

鲁昭公从晋国回来。子服昭伯对季平子说：“晋国的公室将要卑弱了。国君年幼势弱，六卿强大而奢侈骄傲，将由此而习以为常，习惯成了自然，能不卑弱吗？”季平子说：“你还年幼，哪里懂得治国之事？”

16.5 秋八月，晋昭公卒[1]。

【注释】

①晋昭公卒：晋昭公去世。

【译文】

秋八月，晋昭公去世。

16.6 九月，大雩，旱也[1]。

【译文】

九月，举行求雨雩祭大典，是因为天旱。

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1]。斩其木[2],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3],而斩其木,其罪大矣[4]。"夺之官邑[5]。

【注释】

①屠击、祝款、竖柎:三人都是郑国大夫。有事:祭祀。

②斩其木:砍去山上的树木。

③艺:培育,繁殖。

④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向山求雨,本应保护山林,现在反而破坏山林,所以罪更大。

⑤夺之官邑:夺三人的官爵和封邑。

【译文】

郑国大旱,派屠击、祝款、竖柎去桑山祭祀。三人砍伐山上的树木,仍然不下雨。子产说:"祭祀山神,应该养护山林,却去砍伐树木,那罪过就更大了。"于是免去他们的官职,收回采邑。

16.7　冬十月,季平子如晋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犹信[1],子服氏有子哉[2]!"

【注释】

①子服回之言犹信:因为亲自前往晋国,季平子才相信子服回"晋公室将卑"的话。

②子服氏有子哉:称赞子服回,认为子服氏有贤子。

【译文】

冬十月,季平子到晋国参加昭公的葬礼。季平子说:"子服昭伯的话可信,子服氏可有了个好儿子!"

十七年

【经】

17.1 十有七年春[1],小邾子来朝[2]。

17.2 夏六月甲戌朔[3],日有食之。

17.3 秋,郯子来朝。

17.4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4]。

17.5 冬,有星孛于大辰[5]。

17.6 楚人及吴战于长岸[6]。

【注释】

①十有七年:鲁昭公十七年当周景王二十年,前525。

②小邾子来朝:小邾国穆公朝鲁。

③甲戌朔:初一。

④陆浑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⑤有星孛于大辰:彗星出现于大火星旁。孛,彗星。大辰,大火星。

⑥楚人及吴战于长岸:宋陈傅良《春秋后传》云:"于是始书'战',则以吴、楚敌言之也。"长岸,古地名。在今长江裕溪口一带。

【译文】

鲁昭公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鲁国朝见。

夏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秋,郯国国君前来朝见。

八月,晋国荀吴带兵灭了陆浑的戎人。

冬,有彗星在大辰星边出现。

楚国和吴国在长岸交战。

【传】

17.1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1]，穆公赋《菁菁者莪》[2]。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3]？"

【注释】

①《采叔》：现在作《采菽》，《诗经·小雅》篇名。季平子赋此诗取其"君子来朝，何锡与之"，是以穆公比君子，表示欢迎。

②《菁菁者莪》：也是《诗经·小雅》篇名。穆公以此诗作答，取其"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表示朝见鲁国国君，心里高兴。

③不有以国，其能久乎：不有，如果没有。以国，治国，这里指治国人才。按，季平子赞穆公贤能，能答赋，能久有国。

【译文】

鲁昭公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见，昭公与他宴饮。季平子赋《采菽》，穆公赋《菁菁者莪》。昭子说："要是没有这种治理国家的人才，国家能长久吗？"

17.2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1]。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2]，伐鼓于社[3]；诸侯用币于社[4]，伐鼓于朝，礼也[5]。"平子御之[6]，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7]。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8]。日过分而未至[9]，三辰有灾[10]，于是乎百官降物[11]，君不举，辟移时[12]，乐奏鼓[13]，祝用币，史用辞[14]。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15]，瞽奏鼓[16]，啬夫驰[17]，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18]。当夏四月，是谓孟夏[19]。"平子弗从。昭子退，曰：

"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20]。"

【注释】

①祝史请所用币:依礼,日食应祈祷于社,所以祝史请求祈祷所用的祭品。币,指祭品。

②不举:不用丰盛的菜肴。

③伐鼓于社:在土地庙里击鼓。

④用币于社:祭于社。

⑤伐鼓于朝,礼也:古人以为日食是君主有难的征兆,所以要击鼓祈祷祭祀,以示援救,祛除灾难。

⑥御:禁止。

⑦"唯正月朔"五句:季平子认为只有在正(zhēng)月时有日食,才用币。慝,阴气。

⑧在此月也:正月是指正阳之月,即周历六月、夏历四月。季平子错以正(zhèng)月为年初正(zhēng)月,所以太史纠正他。

⑨日过分而未至:太阳过了春分而没到夏至。

⑩三辰:日、月、星。

⑪降物:穿上素服。

⑫君不举,辟移时:避开正寝躲过日食。辟,避开。

⑬乐奏鼓:乐工击鼓。

⑭用辞:宣读文辞。按,古人认为日食是上天所显示的谴责,因此用文辞自责。

⑮辰不集于房:指日食时日月交会不在正常的位置上。按,古人不知日食的原因,以为是日月不安其舍。辰,日月交会。集,安居。房,房舍。

⑯瞽:乐师。

⑰啬夫:乡邑之官。

⑱此月朔之谓也：据《夏书》，月初一日食，乐师应击鼓，啬夫应驾车奔驰，百姓应奔跑，以此消灾。

⑲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孟夏时，阴气消尽，是正阳之月，即正月。

⑳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季平子不同意发币祭社，是乐于见到国君受灾的表现，所以说他有异志。不君君，不以国君为国君。

【译文】

夏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祝史请示祭祀所用的祭品。昭子说："发生日食，天子不进丰盛的饮食，在土地庙击鼓；诸侯用祭品在土地庙祭祀，在朝廷击鼓，这是礼制。"季平子加以阻止，说："不能这样做。只有正月初一，阴气还没有发作，发生日食，才击鼓用祭品，这是合于礼的。其他时候则不这样。"太史说："就是在这一月。太阳过了春分而没到夏至，日、月、星有了灾殃。这时百官穿上素服，国君减少膳食，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乐工击鼓，祝史用玉帛祭祀，太史用辞令祝祷。所以《夏书》说：'日月交会不在正常的位置上，瞽师击鼓，啬夫驾车，百姓奔跑。'就是说的这个月初一的情景。正当夏正的四月，所以称为孟夏。"季平子不采纳。昭子退出说："他有不正当的念头，将不把国君当国君了。"

17.3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①？"郯子曰："吾祖也②，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③；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④；共工氏以水纪⑤，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⑥，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⑦，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⑧；玄鸟氏，司分者也⑨；伯赵氏，司至者也⑩；青鸟氏，司启者也⑪；丹鸟氏，司闭者也⑫。祝鸠氏，司徒也⑬；鴡鸠氏，司马也⑭；鸤鸠氏，司空也⑮；爽鸠氏，司

寇也[16]；鹘鸠氏，司事也[17]。五鸠，鸠民者也[18]。五雉为五工正[19]，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20]。九扈为九农正[21]，扈民无淫者也[22]。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23]，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24]。”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5]，犹信。”

【注释】

①少皞（hào）氏鸟名官，何故也：据定公四年《传》，鲁封于少皞之墟，郯子又为少皞之后，所以昭子问少皞氏何以用鸟名作为官名。少皞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已姓的祖先。

②祖：这里指高祖。

③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黄帝为姬姓之祖，用云纪事，所以设置长官都用云命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这大概是传说。师，长。

④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炎帝氏，即神农氏，为姜姓之祖。火师而火名，孔《疏》引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此说并无实据，仅备一说。

⑤共工氏：传说为古代诸侯的霸主。

⑥大皞氏：即伏牺氏，为风姓之祖。

⑦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挚即位时凤鸟正好来到。挚，少皞氏之名。

⑧凤鸟氏，历正也：凤鸟氏是主历法的官。

⑨玄鸟氏，司分者也：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玄鸟，燕子。分，指

春分、秋分。

⑩伯赵氏，司至者也：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伯赵，伯劳。至，夏至、冬至。

⑪青鸟氏，司启者也：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青鸟，或曰即仓庚鸟，俗称黄莺。启，立春、立夏。

⑫丹鸟氏，司闭者也：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丹鸟，今名锦鸡。闭，立秋、立冬。按，以上四鸟是凤鸟氏的属官。

⑬祝鸠氏，司徒也：祝鸠氏是主教民之官。祝鸠，鹁鸪鸟。司徒，官名，主教民。

⑭鴡(jū)鸠氏，司马也：鴡鸠氏是主法制之官。鴡鸠，王鴡。司马，官名，主法制。

⑮鳲(shī)鸠氏，司空也：鳲鸠氏是主管水土治理之官。鳲鸠，即布谷鸟。司空，官名，主管水土治理之事。

⑯爽鸠氏，司寇也：爽鸠氏是主捕捉盗贼之官。爽鸠，鹰鸷。司寇，官名，主管捕捉盗贼之事。

⑰鹘(gǔ)鸠氏，司事也：鹘鸠氏是主管农事之官。鹘鸠，鹔鸠。司事，官名，主管农事。

⑱鸠民：聚合百姓。鸠，聚集，集合。

⑲五工正：五工之长。五工指木工、陶工、金工、皮工和染工。

⑳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五工正的职责是改善器物用具，统一度量衡，使百姓得到均平。

㉑扈：或作鹱、扈，也是鸟名。九农：指九种农事，如耕耘、收获等。

㉒扈民无淫者也：防止百姓放纵。扈，防止。

㉓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不能记述远古之事，就从近古开始记述。远，指民事以外的云、鸟等。近，指民事。

㉔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颛顼继少皞为帝，不再用龙、鸟为官名，以就近之民事为官名了。不能故，不能照过去办理。

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是周、鲁衰弱，典章缺失，而远方小国仍知前古官名之沿革，保存古代官学，保存先代典制。

【译文】

秋，郯国国君前来朝见，昭公和他宴饮。昭子向他请教，说："少皞氏用鸟名作官名，这是什么缘故呢？"郯国国君说："他是我的祖先，所以我知道。往昔黄帝氏以云记事，所以各部门官长都用云来命名；炎帝氏以火记事，所以各部门官长都用火来命名；共工氏以水记事，所以各部门官长都用水来命名；大皞氏以龙记事，所以各部门官长都用龙来命名。我高祖少皞氏挚即位的时候，凤鸟刚好飞来，所以用鸟记事，各部门官长都用鸟来命名。凤鸟氏就是历正，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祝鸠氏是司徒，鴡鸠氏是司马，鳲鸠氏是司空，爽鸠氏是司寇，鹘鸠氏是司事。这五鸠是聚集百姓的官。五雉是管五种工艺的官，负责改善生活用具，统一度量，让百姓得到均平。九扈是管九项农事的官，制约百姓不让放纵。自从颛顼以来，不能记述久远的事，便从近代开始记述，做百姓的官长而用百姓的事来命名，那就不能按过去的情况来办理了。"孔子听说了，就去拜见郯国国君并向他问学。后来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天子的百官失职，学问就保存在四方边远的小国。'这还是可以相信的。"

17.4 晋侯使屠蒯如周[①]，请有事于雒与三涂[②]。苌弘谓刘子曰[③]："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④]！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⑤]。君其备之！"乃警戎备[⑥]。九月丁卯[⑦]，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⑧]，使祭史先用牲于雒[⑨]。陆浑人弗知，师从之[⑩]。庚午[⑪]，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⑫]。陆浑子奔楚，其众奔甘鹿[⑬]。周大获[⑭]。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

浑，故使穆子帅师⑮，献俘于文宫⑯。

【注释】

①晋侯：晋顷公。屠蒯：晋国膳宰。见昭公九年《传》。

②请有事于雒与三涂：请求在洛水和三涂山祭祀。雒，同“洛”，即洛水。三涂，三涂山，山名，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之北。雒与三涂皆在周，故请于周。

③苌弘：刘子的属官。

④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屠蒯脸色凶猛，大概不是为祭祀，而是要讨伐戎人。容，脸色。

⑤陆浑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陆浑之戎和楚国友好，晋国一定要攻讨。

⑥乃警戎备：加强对戎人的防备。

⑦丁卯：二十四日。

⑧棘津：即孟津。

⑨使祭史先用牲于雒：先用牺牲祭洛水。

⑩陆浑人弗知，师从之：戎人毫无防备，晋军乘机攻过去。

⑪庚午：二十七日。

⑫数之以其贰于楚也：宣布陆浑氏之罪，乃是与楚国有勾结。

⑬甘鹿：古地名。在今河南嵩县西北。

⑭周大获：刘子因先有戒备，所以俘获大批陆浑人。

⑮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故使穆子帅师：出师前韩起梦见晋文公拉着荀吴将陆浑交给他，以为大吉，所以让荀吴率军出征。

⑯献俘于文宫：为答谢吉梦，在晋文公庙里奉献俘虏。

【译文】

晋顷公派屠蒯前往宗周，请求祭祀洛水和三涂山。苌弘对刘子说：“来客容貌凶猛，不是为了祭祀，该是要攻打戎人吧？陆浑氏和楚国关

系密切，一定是为了攻打他们。您还是做好防备吧！”于是对戎人加强戒备。九月二十四日，晋国荀吴率领军队从棘津涉水而过，事先派祭史用牺牲祭祀洛水。陆浑人不知道，晋军就乘机攻过去。二十七日，就灭了陆浑，责备他们和楚国相勾结。陆浑国君逃往楚国，部众出逃甘鹿。周朝俘获了大批陆浑人。韩起梦见晋文公拉着荀吴把陆浑交给他，所以派荀吴带兵出征，而后在文公庙献俘。

17.5 冬，有星孛于大辰①，西及汉②。申须曰③：“彗所以除旧布新也④。天事恒象⑤，今除于火⑥，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⑦！”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⑧。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⑨，必火入而伏⑩。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⑪？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⑫。夏数得天⑬，若火作，其四国当之⑭，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⑮；陈，大皞之虚也⑯；郑，祝融之虚也⑰；皆火房也⑱。星孛及汉，汉，水祥也⑲。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⑳，其星为大水㉑，水，火之牡也㉒。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㉓。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㉔。”

【注释】

①孛：彗星，俗称扫帚星。

②西及汉：扫帚星尾巴的光芒向西射到银河。汉，银河。

③申须：鲁国大夫。

④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扫帚是除旧布新的工具。

⑤天事恒象：天上发生的事常象征吉凶。按，古人常以天象论人事，又以人事命天象。恒，常。

⑥今除于火：现在大火星不见。火，大火星。

⑦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现在彗星过大辰而及银河，是扫帚将大火星扫出了它的位置，而火星被扫出，必散布开来，它重新出现时，这些星宿的分野之国必然发生火灾。

⑧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去年也见彗星，是其征兆。

⑨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去年大火星出现时已见彗星，今年彗星更加明亮。章，明亮。

⑩必火入而伏：大火星秋季始没，彗星必随之潜伏。

⑪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彗星与大火星相处已久，必然发生火灾。其，岂。与，句中语气词，无义。

⑫“火出”四句：夏历三月即商历四月、周历五月，此时黄昏可见大火星。

⑬夏数得天：夏历以立春之月为正月，所以夏历和自然气象适应。

⑭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四国将有火灾。

⑮宋，大辰之虚也：宋国为大火星的分野。

⑯陈，大皞之虚也：大皞氏旧居于陈。

⑰郑，祝融之虚也：祝融为高辛氏火正，旧居于郑。

⑱皆火房也：三国都属于大火星的分野。房，舍。

⑲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彗星扫到天河，天河是水。

⑳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卫国原都帝丘，因过去颛顼帝曾居住，所以称为帝丘。

㉑其星为大水：卫国的分野星是大水。

㉒水，火之牡也：水火相配。牡，雄性。这里以火比做雌，以水为雄。

㉓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子日或壬午日水火相合，这时必有火灾。若，或者。作，有火灾。

㉔见之月：即火见之月，周历五月。按，申须、梓慎以天象人事互解。

【译文】

冬，有彗星在大辰星边出现，往西直到银河。申须说："扫帚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天上发生的事常常显示吉凶，现在扫除大火星，它再次出现时必定布散灾祸。诸侯中也许将有火灾吧？"梓慎说："去年我也见到彗星，这就是它的征兆了。大火星出现时见到它，现在大火星出现时它更加明亮，一定在大火星消失时隐伏。它在大火星的位置已经很久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大火星出现，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夏历的气数与天象相应，如果发生火灾，应该是四个国家承受，会是在宋、卫、陈、郑四国吧？宋国是大辰星的分野，陈国是大皞氏居住的地方，郑国是祝融氏居住的地方，都是大火星所居之处。彗星到达银河，银河是水。卫国是颛顼氏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为帝丘，他的星是大水，水是火的配偶。可能将在丙子或者壬午日发作吧？那是水火相配合的日子。如果大火星消失而彗星隐伏，就一定在壬午日，不会超过它出现的那个月。"

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①。"子产弗与②。

【注释】

①若我用瓘(guàn)斝(jiǎ)玉瓒，郑必不火：裨灶请求以玉器祭神，禳除火灾。瓘斝，玉酒尊。玉瓒，玉勺子。

②子产弗与：子产不同意这样做。

【译文】

郑国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发生火灾。要是我们用瓘斝、玉瓒祭祀，郑国一定不会有火灾。"子产不同意。

17.6 吴伐楚。阳匄为令尹[1]，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2]："我得上流[3]，何故不吉？且楚故[4]，司马令龟[5]，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6]！"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7]。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8]，环而堑之，及泉[9]，盈其隧炭，陈以待命[10]。吴公子光请于其众[11]，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12]。"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13]，曰："我呼馀皇，则对[14]。"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15]。楚人从而杀之[16]，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馀皇以归。

【注释】

①阳匄：楚国令尹子瑕，穆王曾孙。

②司马子鱼：公子鲂。

③我得上流：楚国占据上游，顺江而下，易于取胜。

④故：传统。

⑤令龟：命龟，占卜前先告以所卜之事。

⑥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这是子鱼命龟之辞。其属，指公子鲂的部属。尚，希望。

⑦馀皇：舟名。据后文，知为吴先王之乘舟。

⑧随人：当时随国是楚的盟国。

⑨环而堑之，及泉：楚军守着馀皇船，并环船挖深沟，直到见泉水。

⑩盈其隧炭，陈以待命：道上布满炭，并布好阵势，以防吴军劫船。

⑪吴公子光：吴王夷末儿子阖庐。

⑫藉取之：借众人之力夺回馀皇。救死：免除失去馀皇的死罪。

⑬长鬣者：强壮的人。

⑭我呼馀皇，则对：按，此是公子光与潜伏在舟侧的长鬣者约定以

暗号对答。

⑮迭对：交替回答。

⑯楚人从而杀之：楚军杀死潜伏的吴兵。

【译文】

吴国攻打楚国。阳匄任令尹，为迎战而占卜，显示不吉利。司马子鱼说："我们地处上游，为什么不吉利？况且按照楚国惯例，由司马祝告，我请求重新占卜。"子鱼祝告说："我率领私卒死战，楚军跟上，希望大胜敌军。"显示吉利。在长岸交战，子鱼先战死，楚军跟上，大败吴兵，缴获吴军所乘坐的馀皇船。派随国人和后到的看守它，拖到岸上环绕船四周挖了深沟，直到泉水涌出，在道上填满炭，排好阵势等待命令。吴国公子光与手下人商量，说："丢失先王的乘船，岂止仅是我的罪过，大家也都难逃罪责。希望能依靠大家的力量夺回来，用以救赎死罪。"众人答应了。公子光派了三个强壮的人，潜伏在船旁，说："我呼叫馀皇，你们就回应。"军队夜间迫近船边叫了三次，潜伏的人交替回应。楚军把三人杀了，结果楚军大乱，吴军大败楚军，夺取馀皇船回国而去。

十八年

【经】

18.1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①，曹伯须卒②。

18.2 夏五月壬午③，宋、卫、陈、郑灾④。

18.3 六月，邾人入鄅⑤。

18.4 秋，葬曹平公。

18.5 冬，许迁于白羽⑥。

【注释】

①十有八年：鲁昭公十八年当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

②曹伯须卒：曹平公去世。

③壬午：十三日。

④宋、卫、陈、郑灾：这四国发生火灾。

⑤鄅(yǔ)：妘(yún)姓国，在今山东临沂北。

⑥许迁于白羽：鲁成公十五年，许迁于叶，此后便以叶为都。昭公九年，自叶迁于夷，十一年迁于楚国境内，十三年楚平王复许，仍都于叶，到这时又由叶迁于白羽。白羽，古地名。在今河南西峡。

【译文】

鲁昭公十八年春周历三月，曹平公须去世。

夏五月十三日，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

六月，邾国人进入鄅国。

秋，安葬曹平公。

冬，许国迁移到白羽。

【传】

18.1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①，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②。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③，侈故之以④。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⑤，不亡，何待⑥？"

【注释】

①乙卯：十五日。

②毛得：毛伯过族人。毛伯过：周大夫。

③是昆吾稔(rěn)之日也：乙卯是昆吾恶贯满盈的日子。昆吾，人名，祝融之孙。初封于帝丘，后其国、国君亦称昆吾。稔，指恶贯满盈。

④侈故之以：即“以侈之故”。侈，骄横。

⑤以济侈：即“以侈济”，以骄横成事。

⑥不亡，何待：按，昭公二十六年，毛得逃往楚国，这里为之伏笔。

【译文】

鲁昭公十八年春，周历二月十五日，周毛得杀毛伯过而取代他的职位。苌弘说：“毛得必定要逃亡，这天正好是昆吾恶贯满盈的日子，这是由于骄横的缘故。毛得在天子的都城以骄横成事，不逃亡又怎么可能！”

18.2 三月，曹平公卒。

【译文】

三月，曹平公去世。

18.3 夏五月，火始昏见①。丙子②，风③。梓慎曰：“是谓融风④，火之始也⑤。七日⑥，其火作乎！”戊寅⑦，风甚⑧。壬午⑨，大甚⑩。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⑪，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

【注释】

①火始昏见：大火星开始在黄昏出现。见，同“现”，出现。

②丙子：初七。

③风：刮风。

④融风：东北风。《淮南子·地形训》曰：“东北曰炎风。”高诱曰：“艮气所生也，一曰融风。”张晏曰：“融风，立春木风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

⑤火之始也：火灾将开始。

⑥七日：七天以后。

⑦戊寅：初九。

⑧风甚：风很猛烈。

⑨壬午：十三日。

⑩大甚：风更猛。

⑪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国都城内，其上有库房，地势较高。梓慎登上以观天象。

【译文】

夏五月，大火星开始在黄昏时出现。初七，刮风。梓慎说："这就是所谓的融风，是火灾的开始。七天以后，火灾恐怕就要发作了吧！"初九，风刮得很厉害。十三日，风更大了。宋、卫、陈、郑四国都发生火灾。梓慎登上大庭氏的库房眺望，说："是宋、卫、陈、郑四国起火。"几天以后都来告知火灾。

裨灶曰："不用吾言①，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②，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③？"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④？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⑤，岂不或信⑥？"遂不与，亦不复火。

【注释】

①不用吾言：去年裨灶请求用玉器祭神禳除火灾，子产不同意。

②宝：即裨灶所请用的瓘斝玉瓒。

③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太叔以为子产是因为舍不得这些宝器而不同意裨灶的请求。

④“天道远”四句：天道幽远，人道切近，怎么能由天道而知人道？

⑤是：此人，指裨灶。

⑥岂不或信：意思是裨灶话说多了，只是偶尔说中罢了。

【译文】

裨灶说：“不听我的话，郑国将要再发生火灾。”郑国人请求按裨灶的话去做，子产不同意。子太叔说：“宝物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如果再有火灾，国家差不多要灭亡。可以挽救危亡，您又何必爱惜呢？”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近，两者并不相关，怎么能由天道而知人道？裨灶怎能知晓天道？这人话说多了，难道就没有偶尔说中的？”于是不举行祭祀，也没再发生火灾。

郑之未灾也，里析告子产曰[①]：“将有大祥[②]，民震动，国几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③]。国迁，其可乎[④]？”子产曰：“虽可，吾不足以定迁矣[⑤]。”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⑥]。

【注释】

①里析：郑国大夫。

②祥：变异。

③吾身泯焉，弗良及也：我将死，来不及了。泯，灭，死。良，能。

④国迁，其可乎：里析建议迁都，或可免于火灾。

⑤虽可，吾不足以定迁矣：迁都乃大事，一个人不足以决定。按，子产不信灾异，以此为托辞。

⑥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因里析预见有火灾，建议迁都，所以死后迁走其灵柩。

【译文】

郑国还没发生火灾的时候，里析告诉子产说："将要发生大的变异，百姓震动，国家几乎要灭亡。那时我已经死了，看不到了。把国都迁到别的地方去，可以吗？"子产说："虽然可以，但我一个人无法决定迁都的事。"到火灾发生时，里析已经死了，还没下葬，子产派了三十个役夫把他的灵柩迁走。

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①。使司寇出新客②，禁旧客勿出于宫③。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④。使公孙登徙大龟⑤。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⑥。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⑦。商成公儆司宫⑧，出旧宫人⑨，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⑩。城下之人伍列登城⑪。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⑫，郊人助祝史⑬，除于国北⑭，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⑮。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⑯。三日哭，国不市⑰。使行人告于诸侯⑱。宋、卫皆如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⑲。

【注释】

①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晋人刚来，子产派人辞谢，不让他们入城。杨伯峻指出，晋国在郑国西边，这里却是"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是因为东门是郑国的繁华市区。

②出新客：把新来的晋人送出去。

③禁旧客勿出于宫：防止火灾混乱，旧客不得离开客馆。旧客，已来的诸侯大夫。

④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巡行宗庙，不让火烧近。子宽、子上，都是郑国大夫。子宽是游吉之子游速。屏摄，诸庙牌

位。大宫，郑国祖庙。

⑤使公孙登徙大龟：按，用以占卜的大龟，古人视为国宝，所以搬走不让烧着。

⑥使祝史徙主祏(shí)于周庙，告于先君：将主祏搬走并集中于周厉王庙，以便抢救，并将此事祭告祖先。主祏，神主石函。

⑦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让各府、库管理人员警惕，随时准备救火。儆，戒备。

⑧商成公：郑国大夫。司宫：管理宫殿之官。

⑨旧宫人：先公的宫女。

⑩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xìn)：司马、司寇巡行于火道，一边救火，一边防盗贼趁火打劫。行，巡视。火所焮，火所烧着之处。

⑪伍列登城：列队登城，以防奸人作乱。

⑫野司寇：掌管乡邑刑狱之官。保其征：管好所征发服役的人。

⑬郊人：乡人。

⑭除于国北：在都城北面整地筑祭坛。

⑮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向火神、水神祈祷消除火灾，又在四城祈祷，以求消灭余火。玄冥，水神。回禄，火神。鄘，城。

⑯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登记被烧的房舍，减免其赋税，发给建筑材料。

⑰国不市：市场停止交易，以示悲戚。

⑱使行人告于诸侯：派使者向诸侯各国报告。行人，使者。按，以上是记叙子产救火及灾后优抚工作井井有条。

⑲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意思是陈、许二国不行义，不抚民，所以先亡。按，哀公十年，楚灭陈；定公六年，郑灭许。

【译文】

火灾发生后，子产在东门送走了晋国的公子、公孙。又派司寇把新

来的宾客送走，阻止在郑国的旧客不要离开宾馆。派子宽、子上巡视所有祭祀的宗庙，直到祖庙。派公孙登搬走大龟。派祝史把宗庙中的神主石函迁入周庙，并向先君报告。令府人、库人各自戒备自己的管辖区域。商成公督促司宫戒备，转移先公的宫女，安顿到火烧不到的地方。司马、司寇都到火道上，一边救火，一边防盗贼趁火打劫。城下的人排列队伍登城。第二天，命令野司寇各自管好自己所征发的役夫。郊人帮助祝史在都城北面清理地面建祭坛，向玄冥、回禄祭祷请求灭火，又在四城祈祷。登记被烧毁的人家，宽免其赋税，发给建筑材料。号哭三日，国内市场停业不开。派行人向诸侯通报。宋国、卫国也都是这样做。陈国不救火，许国不慰问灾情，君子由此知道陈、许二国将先灭亡。

18.4 六月，鄅人藉稻①。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②，遂入之，尽俘以归③。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④。邾庄公反鄅夫人⑤，而舍其女⑥。

【注释】

①鄅人：这里指鄅国国君。藉稻：巡行踏勘农田。

②邾人羊罗摄其首焉：羊罗砍下鄅守门者脑袋，手持其头冲入。摄，持。

③尽俘以归：把鄅人全部抓走。鄅国小人少，故能尽俘。

④从帑于邾：鄅国国君虽没被抓，但百姓与其妻室已全部被抓，无家国可归，便也到邾国去。

⑤鄅夫人：据明年《传》，鄅夫人是宋国向戌的女儿。

⑥舍其女：留下鄅国国君的女儿。

【译文】

六月，鄅国国君出城巡察踏勘农田。邾国偷袭鄅国，鄅国人将要关闭城门，邾国人羊罗砍下看门人的脑袋，于是进城，把鄅国人全部俘获

回去。鄅国国君说:“我已无处可去了。”就随同妻小到邾国。邾庄公遣返鄅夫人,而留下他的女儿。

18.5 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①,与之语,不说学②。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③。大人患失而惑④。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⑤。于是乎下陵上替⑥,能无乱乎?夫学,殖也⑦。不学将落⑧,原氏其亡乎⑨!”

【注释】

①往者:鲁国前往参加曹平公葬礼的人。原伯鲁:周大夫。

②不说学:不爱学习,这里指学礼。说,同“悦”。

③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不好学之说多了,必影响其执政者。是说,不好学之说。大人,执政者。

④大人患失而惑:执政者患失其位,不好学,则不明事理。

⑤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不学将无知,又认为无害,于是得过且过,苟且因循,不求真理。

⑥于是乎下陵上替:在下者凌驾于上,在上者政务废弛。陵,凌驾。替,废,弛。

⑦夫学,殖也:学习如同种植。殖,种植。

⑧不学将落:不学则才智日退,如同草木衰落。

⑨原氏其亡乎:原伯鲁不好学,必因此而亡。

【译文】

秋,安葬曹平公。去参加葬礼的鲁国使者见到周原伯鲁,和他交谈,发现他不爱学习。回国后告诉了闵子马。闵子马说:“周朝恐怕要发生动乱吧?一定是先流行了这种观念,然后影响到在位的大夫们。

大夫们害怕丢失官位而不明事理。又说:'可以不用学习,不学习没有坏处。'认为没坏处而不学习,就会得过且过。因此在下者欺凌在上者,在上的政务废弛,能不发生动乱吗?学习就如同种植,不学习就要堕落,原氏恐怕要被灭亡了吧!"

18.6 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①,祓禳于四方②,振除火灾③,礼也。乃简兵大蒐④,将为蒐除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⑥,其庭小,过期三日⑦,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⑧,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⑨。"子产朝,过而怒之⑩。除者南毁⑪。子产及冲⑫,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⑬。"

【注释】

①大为社:大筑社庙。

②祓禳于四方:祭四方之神以解除灾患。

③振除:救治。

④简兵大蒐:精选兵卒,准备大阅兵。

⑤将为蒐除:为阅兵清理场地。

⑥寝:指子太叔的住家。

⑦其庭小,过期三日:子太叔庙、寝之庭小,必须拆除庙或寝,三日期限已过,还没拆除。

⑧除徒:子太叔所派清理场地的士卒。

⑨乃毁于而乡:指拆毁子太叔之庙。乡,通"向"。

⑩过而怒之:怒其不清理场地。

⑪除者南毁:拆庙。

⑫冲:交叉路口。

⑬毁于北方：不让其毁庙而拆其寝室。

【译文】

七月，郑国子产因为火灾的缘故，大规模建造社庙，祭祀祈祷四方神灵，救治火灾，这是合于礼的。于是精选兵卒准备大检阅，将要为此而清理场地。子太叔的家庙在道南，他的家在道北，那儿庭院狭小。清理场地的限期已经超过三天，子太叔让他手下清除场地的徒卒排列在路南庙北，说："子产经过要是命令你们快些清理，你们就朝面对的方向动手。"子产上朝经过这里，发现没清场而发怒，役卒就往南边拆除。子产走到路口，派随从去制止他们，说："拆毁北边的。"

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①。子大叔曰："晋无乃讨乎②？"子产曰："吾闻之，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③？国之不可小④，有备故也。"既⑤，晋之边吏让郑，曰："郑国有灾，晋君、大夫不敢宁居，卜筮走望⑥，不爱牲玉⑦。郑之有灾，寡君之忧也。今执事撊然授兵登陴⑧，将以谁罪？边人恐惧，不敢不告。"子产对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忧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谗慝之间谋之⑨，以启贪人，荐为敝邑不利⑩，以重君之忧。幸而不亡，犹可说也⑪；不幸而亡，君虽忧之，亦无及也。郑有他竟，望走在晋⑫。既事晋矣，其敢有二心？"

【注释】

①子产授兵登陴(pí)：分发武器，派人登上城墙，加强警戒。陴，城上矮墙。

②晋无乃讨乎：先前辞晋公子、公孙，现在又授兵，怕晋国误会为叛晋，会前来责问。

③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小国忘记防备就有危险，要是有灾患，更容易受到大国的入侵。

④国之不可小：国家不可被人轻视。

⑤既：事后。

⑥卜筮走望：占卜占筮，四处祭祀名山大川，为郑国祈求消灾。

⑦不爱牲玉：晋国并不吝惜祭品。牲玉，祭祀所用祭品。

⑧撊(jiǎn)然：忿忿然。

⑨间谋：指谗奸者乘机进行阴谋活动，打郑国的主意。

⑩荐：再次。

⑪幸而不亡，犹可说也：郑国不被灭亡，还可将事情解释清楚。说，解释。

⑫郑有他竟，望走在晋：郑国虽然和其他国家接壤为邻，但所指望奔走的仍然是晋国。

【译文】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给兵卒发武器让登上城墙守卫。子太叔说："晋国怕要来讨伐吧？"子产说："我听说，小国忘了守备就很危险，何况有火灾呢？国家不被轻视，就是因为有防备的缘故。"事后，晋国边境官员责备郑国说："郑国发生火灾，晋国国君、大夫都不敢安居，占卜占筮，四处祭祀名山大川，不吝惜牺牲玉帛。郑国有灾难，也是我们国君所忧虑的。现在你们忿忿然颁发兵器登上城墙，是要向谁问罪？边境的人心存恐惧，不敢不报告。"子产回答说："正如您所说，敝国的灾难，就是贵国国君的忧患。敝国政事失修，上天降下灾难，又怕奸邪小人乘机算计我们，并引诱贪婪恶人，再次对敝国不利，加重国君的忧虑。有幸而不灭亡，还可以解释清楚；不幸而被灭亡了，国君即便担忧，也来不及了。郑国虽然有其他接壤的邻国，但有难时只希望投奔晋国。已经奉事晋国了，岂敢有二心？"

18.7 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许于郑，仇敌也，而居楚地，以不礼于郑[①]。晋、郑方睦，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②]。君盍迁许？许不专于楚[③]，郑方有令政[④]，许曰：'余旧国也[⑤]。'郑曰：'余俘邑也[⑥]。'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⑦]。土不可易，国不可小[⑧]，许不可俘，仇不可启，君其图之[⑨]！"楚子说。冬，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⑩]。

【注释】

①"许于郑"四句：楚平王复许，许国居于叶地。许国与郑国本有宿怨，现在更因恃楚而不事郑国。

②楚丧地矣：叶本为楚地。

③许不专于楚：许国如果迁出楚境，则不为楚国所专有。

④令政：善政。

⑤旧国：许国旧都许昌，后来被郑国占有。

⑥余俘邑也：隐公十一年郑庄公灭许而复存之，许迁之后，仍占有其地。俘邑，战胜而得的城邑。

⑦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对楚国来说，叶是方城外的屏障。蔽，屏障。

⑧国不可小：意谓郑国不可轻视。

⑨君其图之：按，叶是方城外的屏障，许、郑有怨，此时郑、晋结好，如果郑、晋伐许，将会引起楚国的战祸，所以王子胜建议将许迁离叶地。

⑩实白羽：析即白羽。

【译文】

楚左尹王子胜对楚平王说："许国对于郑国而言，是仇敌，却居住在楚国境内，并恃楚而对郑国无礼。晋、郑二国关系正当和睦之际，郑国

要是攻打许国，而晋国帮助郑国，楚国就要丢失国土了。君王何不把许国迁走？许国不为楚国专有，郑国正行善政。许国说：'那儿是我们的旧国都。'郑国说：'那是我国攻下的城邑。'叶对于楚国是方城外的屏障。土地不能轻易给人，国家不能小觑，许国不能作为俘虏，仇隙不能重新挑起，君王还是考虑一下吧。"楚平王很高兴。冬，楚平王派王子胜把许迁到析，就是白羽。

十九年

【经】

19.1　十有九年春[1]，宋公伐邾[2]。

19.2　夏五月戊辰[3]，许世子止弑其君买[4]。

19.3　己卯[5]，地震。

19.4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6]。

19.5　冬，葬许悼公。

【注释】

①十有九年：鲁昭公十九年当周景王二十二年，前523。

②宋公伐邾：由于邾国侵入鄅国，因此伐邾。

③戊辰：初五。

④买：许悼公名。许悼公，前546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

⑤己卯：十六日。

⑥高发：齐国大夫。

【译文】

鲁昭公十九年春，宋元公攻打邾国。

夏五月初五，许国太子止杀死许悼公买。

十六日，发生地震。

秋，齐国高发带兵攻打莒国。

冬，安葬许悼公。

【传】

19.1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1]，令尹子瑕城郏[2]。叔孙昭子曰："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3]。"

【注释】

①阴：这里指阴地的戎人。下阴：古地名。在今湖北光化西，汉水北岸。

②郏：古地名。在今河南三门峡，本是郑国之地，后来属楚国。

③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国虽迁阴城郏，其意不在欺凌诸侯，仅是防御性地保护自己。言外之意是楚平王之政已衰。自完，保护自己。持，维持。

【译文】

鲁昭公十九年春，楚国工尹赤把阴地的戎人迁移到下阴，令尹子瑕在郏地筑城。叔孙昭子说："楚国的意图不在于诸侯了，它仅仅是求自保，以维持它的世代传承罢了。"

19.2 楚子之在蔡也[1]，郹阳封人之女奔之[2]，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3]，费无极为少师[4]，无宠焉[5]，欲谮诸王[6]，曰："建可室矣[7]。"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8]，劝王取之[9]。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10]。

【注释】

①楚子之在蔡也：指楚平王任大夫时曾往蔡聘问。

②郹(jú)阳：蔡国邑名，在今河南新蔡。封人：管理土地边界之官。奔之：与之姘居。

③伍奢：伍举之子，伍员父亲。

④少师：也是太子的师傅，位次于太师。

⑤无宠焉：太子建不喜欢费无极。

⑥欲谮诸王：费无极准备陷害太子建。

⑦可室：可以娶妻。

⑧无极与逆：费无极同往迎亲。

⑨劝王取之：本为太子建娶妻，费无极却劝平王自己娶此女。按，这是费无极陷害太子建所设的圈套之一。

⑩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即本为太子建所娶的秦女，成了楚平王的夫人。

【译文】

楚平王在蔡国时，郹阳封人的女儿私奔到他那里，生下太子建。到平王即位，派伍奢担任太子建的师傅，费无极任少师，但不得太子建的宠信，费无极想要在平王面前陷害他，说："太子建应该娶妻了。"平王为他聘秦国女，派费无极同往迎亲，费无极劝平王自己娶秦女。正月，楚平王夫人嬴氏从秦国来到楚国。

19.3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宁请师[①]。二月，宋公伐邾，围虫[②]。三月，取之。乃尽归鄅俘[③]。

【注释】

①故向宁请师：向宁请宋元公出兵伐邾，为鄅国报仇。向宁，向戌之子。

②虫:邾国邑名,在今山东济宁。

③乃尽归鄅俘:被邾国所俘虏的鄅人全部放回。

【译文】

鄅夫人是宋国向戌的女儿,所以向宁请求出兵攻打邾国。二月,宋元公讨伐邾国,包围了虫邑。三月,占领虫邑。于是全部遣返鄅国被俘者。

19.4 夏,许悼公疟[1]。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2]。"

【注释】

①疟:患疟疾。

②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这是解释《经》文的意思。太子止虽然不是有意毒杀许悼公,但私自进药,同样是未尽心尽力事君,所以仍然说他"弑其君"。

【译文】

夏,许悼公患疟疾。五月初五,喝下太子止的药而去世。太子止逃往晋国。《春秋》记载说:"止杀死他的国君。"君子说:"尽心尽力地事奉国君,不必进药物也是可以的。"

19.5 邾人、郳人、徐人会宋公。乙亥[1],同盟于虫[2]。

【注释】

①乙亥:十二日。

②同盟于虫:邾国被伐之后,四国结盟。

【译文】

邾国人、郳国人、徐国人和宋元公见面。五月十二日，在虫邑结成同盟。

19.6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①]。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②]，迩于诸夏[③]，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④]。"王说，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注释】

①舟师：水师。濮：即南夷。

②伯：通"霸"。

③诸夏：指中原地区诸国。

④"若大城城父"五句：按，费无极其意在将太子建调离楚都。城父，有两处，这里指楚国城邑，在今河南宝丰东。

【译文】

楚平王用水军攻打濮。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国之称霸诸侯，是由于与中原诸国接近，而楚国处在偏僻之地，所以不能和它相争。要是大规模修筑城父城墙，太子派驻那里，用来和北方通好，君王收服南方，就可以获得天下。"平王认为他说得对，就听从了。所以太子建就住到城父。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⑥]。

【译文】

令尹子瑕到秦国聘问，是为了拜谢秦夫人嫁到楚国。

19.7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①，莒子奔纪鄣②。使孙书伐之③。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④。及老，托于纪鄣⑤，纺焉以度而去之⑥。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⑦。师鼓噪⑧，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⑨，齐师入纪⑩。

【注释】

①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国不事奉齐国，所以讨伐。

②纪鄣：在今江苏赣榆北，或在今柘汪与海头之间。

③使孙书伐之：孙书再伐纪鄣。孙书，陈无宇之子，即下文的子占。

④嫠妇：寡妇。

⑤托：寄居。

⑥纺焉以度而去之：老妇纺线搓绳子，绳子之长足与城墙比高，然后藏起来，以待有人外攻时用，为自己报仇。去，藏。

⑦缒：指所垂之绳。

⑧噪：呐喊。

⑨丙子：十四日。

⑩纪：即纪鄣。

【译文】

秋，齐国高发带兵攻打莒国，莒国国君逃往纪鄣。再派孙书攻纪鄣。起初，莒国有个妇女，国君杀了她的丈夫而守寡。到年老后，寄居在纪鄣，纺线编绳达到城墙的高度后收藏起来。待齐国兵到，便把它垂到城外。有人把绳子献给孙书，孙书就派兵在夜里攀绳登城。六十人登城后，绳子便断了。齐军击鼓呐喊，城上齐兵也大喊。莒共公害怕了，打开西门出逃。七月十四日，齐军进入纪鄣。

19.8　是岁也，郑驷偃卒[①]。子游娶于晋大夫，生丝，弱[②]，其父兄立子瑕[③]。子产憎其为人也，且以为不顺[④]，弗许，亦弗止[⑤]。驷氏耸[⑥]。他日，丝以告其舅[⑦]。冬，晋人使以币如郑，问驷乞之立故。驷氏惧，驷乞欲逃，子产弗遣[⑧]。请龟以卜，亦弗予[⑨]。大夫谋对[⑩]，子产不待而对客曰[⑪]："郑国不天[⑫]，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⑬]，今又丧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⑭]，私族于谋，而立长亲[⑮]。寡君与其二三老曰[⑯]：'抑天实剥乱是，吾何知焉[⑰]？'谚曰：'无过乱门[⑱]。'民有乱兵，犹惮过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乱？今大夫将问其故，抑寡君实不敢知，其谁实知之[⑲]？平丘之会[⑳]，君寻旧盟曰[㉑]：'无或失职。'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㉒]？"辞客币而报其使[㉓]，晋人舍之[㉔]。

【注释】

①驷偃：子游。

②弱：年幼。

③其父兄立子瑕：众人立子瑕为驷氏继承人。子瑕，驷乞。按，子游、子瑕是兄弟，子瑕是丝的叔叔。

④子产憎其为人也，且以为不顺：子产厌恶子瑕的为人，并且认为不立子而立弟，不合常理。

⑤弗许，亦弗止：子产不表态，保持中立。表示不干预大夫家政。

⑥耸：恐惧。

⑦其舅：即晋国大夫。

⑧弗遣：不让驷乞走。

⑨请龟以卜，亦弗予：驷氏请求以龟甲占卜，子产也不给。

⑩大夫谋对:商量如何答复晋人。

⑪子产不待而对客:不等大夫商量好就回答晋使。

⑫不天:不被天所保佑。

⑬札:得瘟疫而死。瘥(cuó):病死。夭:短命而死。昏:通“泯”,泯没。

⑭队:同“坠”。宗主:大夫继承者,为一宗之主。

⑮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指立驷乞是族人私自商议,立成年亲属。

⑯二三老:诸位大夫。老,卿大夫。

⑰抑天实剥乱是,吾何知焉:意思是天要搅乱此继承法,立驷乞,我也无可奈何。抑,转折连词,而。剥,乱。

⑱无过乱门:不经过动乱人家的门口,意思是不参与其乱。

⑲今大夫将问其故,抑寡君实不敢知,其谁实知之:郑君不敢与知,他人更不敢过问。意即晋人不应过问。抑,转折词,而。

⑳平丘之会:事在昭公十三年。

㉑寻:重申。

㉒“若寡君之二三臣”五句:如果郑国大臣去世,其继承人还要晋国来干涉,那么郑国还算什么国家?这样郑国就只是晋国的边境城邑。按,子产虽然厌恶驷乞,但坚决反对晋国干涉内政。即世,去世。专制,专断。其位,指继承人。

㉓辞客币:退回礼物,以示拒绝晋人的责问。报其使:回报使者,以示不失礼。

㉔晋人舍之:不敢再追究此事。

【译文】

这一年,郑国驷偃去世。子游娶晋国大夫女儿为妻,生下儿子丝,丝还年幼,他的父兄便立了子瑕为继承人。子产憎恶子瑕的为人,并且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继承顺序,不表态,也不制止。驷氏感到害怕。过了些日子,丝把情况告知他的舅舅。冬,晋国派人带着礼物来郑国,责问

立驷乞的理由。驷氏害怕了，驷乞想出逃，子产不让走。请求用龟占卜，也不给。大夫们商量对策，子产不等商量结果就答复来人说："郑国不得上天保佑，我们国君的几个臣子不幸患病早死，现在又失去我国先大夫驷偃。他的儿子还年幼，家族中有父兄辈担心断绝宗主，便私下和族人商议，立了嫡系中年长的人。我们国君和几位卿大夫说：'或者是上天有意搅乱继承顺序，我能过问什么？'谚语说：'不经过动乱者的家门。'百姓动武作乱，人们还害怕经过那里，何况敢过问上天所降的动乱？如今大夫要问它的缘故，连我们国君也确实不敢过问，还会有谁过问？平丘盟会时，国君重温过去的盟约说：'不要有人失职。'如果我们国君的臣下中有人去世，晋国大夫要专权擅定他们的继承人，就是把郑国视为晋国的边境城邑了，那还成什么国家？"辞退了带来的礼物而回复他的使者，晋国人也没敢再过问。

19.9　楚人城州来。沈尹戌曰[①]："楚人必败。昔吴灭州来[②]，子旗请伐之。王曰：'吾未抚吾民。'今亦如之[③]，而城州来以挑吴，能无败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戌曰："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④]。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⑤]。"

【注释】

①沈尹戌：楚庄王曾孙，叶公诸梁之父。

②昔吴灭州来：事在昭公十三年。

③今亦如之：指如今仍未抚民。

④民乐其性，而无寇仇：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外来干涉侵略。性，生命。

⑤“今宫室无量”五句：沈尹戌认为，平王之政衰败，王室奢侈无度，百姓疲劳转死，寝食不安，而向吴国挑衅，必然失败。日骇，每天惊惧不安。罢，疲惫。转，死后尸体被抛弃。

【译文】

楚国在州来筑城。沈尹戌说：“楚国必败。往昔吴国灭亡州来，子旗请求攻打吴国。楚王说：‘我还没有安抚我的人民。’现在仍然如此，却在州来筑城来挑动吴国，能不失败吗？”侍者说：“君王施舍不知疲倦，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可以说是安抚他们了。”沈尹戌说：“我听说安抚人民的人，在国内节约开支费用，在国外树立德行，人民对生活感到安乐，而没有仇敌。现今宫室的规模无限量增加，人民整天担惊受怕，劳苦疲倦到死还没人收葬，愁苦得连睡觉、饮食都忘记了，这不是安抚他们。”

19.10　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①，国人请为禜焉②，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③；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④。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注释】

①时门：郑城南门。洧渊：洧水发源于今河南登封，经过新郑，有潭，就是洧渊。

②禜(yǒng)：禳灾之祭。

③觌(dí)：相见。

④禳之，则彼其室也：洧渊本是龙所居之室，即使设祭请它离开，也不可能。

【译文】

郑国发生大水灾，龙在时门外的洧渊争斗，国人请求举行禜祭，子产不同意，说：“我们人争斗，龙不看我们；龙争斗，我们为何要去管它

们？祭祷祓除它们，可那里本来就是龙的住所啊。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于是没有祭祀。

19.11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1]，曰：“彼何罪？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2]。舍前之忿可也[3]。”乃归蹶由。

【注释】

①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为蹶由向楚平王进言。蹶由，吴王弟弟，昭公五年楚伐吴，蹶由犒师，被楚灵王扣留。

②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这就是所谓“生家里人的气却到街上给别人脸色看”。指灵王生吴王的气，却迁怒于其弟。

③前之忿：过去灵王对吴的忿恨。

【译文】

令尹子瑕为蹶由向楚平王进言，说：“他有什么罪？谚语所谓的‘在家发怒却到街上给人脸色’，说的就是楚国了。该抛弃前嫌了。”楚国于是放蹶由回国。

二十年

【经】

20.1 二十年春王正月[1]。

20.2 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2]。

20.3 秋，盗杀卫侯之兄絷[3]。

20.4 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

20.5 十有一月辛卯[4]，蔡侯卢卒[5]。

【注释】

①二十年:鲁昭公二十年当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

②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公孙会叛曹,从鄸逃往宋国。公孙会,曹宣公之孙,子臧之子。鄸,曹邑,在今山东菏泽西北。

③盗杀卫侯之兄絷:卫国齐豹杀死公孟絷。盗,指齐豹,卫国司寇,齐恶之子。昭公三十一年《传》曰:"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卫侯之兄絷,卫灵公兄,字公孟,名絷。

④辛卯:初七。

⑤蔡侯卢卒:蔡平公去世。

【译文】

鲁昭公二十年春周历正月。

夏,曹国公孙会从鄸地出逃到宋国。

秋,盗贼齐豹杀死卫灵公哥哥絷。

冬十月,宋国华亥、向宁、华定逃往陈国。

十一月初七,蔡平公卢死。

【传】

20.1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①],日南至[②]。梓慎望氛[③],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④]。蔡有大丧[⑤]。"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⑥]。汏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⑦]。"

【注释】

①己丑:初一。

②日南至:即冬至。按,本应记为周历正月己丑朔日冬至,因为去年十二月后应置闰,史官失记,所以变为周历二月初一冬至。

③梓慎:鲁国日官。望氛:望气以觇吉凶。

④弭：平定。

⑤蔡有大丧：预言蔡平公死。

⑥然则戴、桓也：预言华、向二氏将为乱。戴，戴族，宋戴公后裔，华氏。桓，桓族，宋桓公后裔，向氏。

⑦汏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二氏骄纵奢侈，无礼至极，必为乱。

【译文】

鲁昭公二十年春周历二月初一，冬至。梓慎望气后说："今年宋国将有动乱，国家几乎灭亡，三年后才会安定。蔡国有大丧事。"叔孙昭子说："那么就会落到戴、桓两族头上了。他们骄纵奢侈，无礼到极点，动乱就发生在他们那儿。"

20.2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①]，自以为犹宋、郑也[②]，齐、晋又交辅之[③]，将以害楚，其事集矣[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⑤]，何信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⑥]。未至，而使遣之[⑦]。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⑧]。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⑨]，不能苟贰[⑩]。奉初以还，不忍后命[⑪]，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王曰："而敢来[⑫]，何也？"对曰："使而失命[⑬]，召而不来，是再奸也[⑭]。逃无所入[⑮]。"王曰："归，从政如他日[⑯]。"

【注释】

①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去年费无极建议令太子建居于城父，现在费无极诬蔑他将据守以叛。

②自以为犹宋、郑也：将割据自成一国，像宋、郑那样。

③交：俱，一同。

④集：成功。

⑤一过：指平王夺太子建之妻。多：严重。

⑥奋扬：奋是氏，扬是名。

⑦未至，而使遣之：奋扬知道太子建被陷害，自己还没到城父，先派人通知太子建逃走。

⑧城父人：城父大夫。执己以至：把自己逮捕押回郢都，以示服罪。

⑨不佞：不才。

⑩苟贰：苟且而怀二心。

⑪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既奉王之初命必须好生事奉太子，就不忍再执行后来杀太子的命令。

⑫而：你。

⑬失命：没完成使命。

⑭再奸：二次违犯命令。

⑮逃无所入：无处可逃。

⑯归，从政如他日：楚平王不惩治奋扬，让他回城父，仍为城父司马。

【译文】

费无极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将和伍奢领着方城以外地区的人叛乱，自认为如同宋国、郑国一样，齐国、晋国又一起辅助他们，将会危害楚国，这事要成功了。"平王相信了，就质问伍奢。伍奢回答说："君王有了一次过错已经很严重了，为何要听信谗言？"平王逮捕了伍奢，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还没到达，先派人通知太子逃走。三月，太子建逃往宋国。平王召回奋扬，奋扬让城父大夫把自己押到郢都。平王说："话出自我的口，进入你的耳，是谁告给太子建的？"奋扬回答说："是下臣告诉的。君王命令下臣说：'事奉太子建要如同事奉我一样。'下臣不才，不能苟且违背。奉了起初的命令，就不忍心执行后来的命

令，所以让他逃走了。事后又感到后悔，但也来不及了。”平王说：“你敢回来，究竟因为什么？”奋扬回答说：“接受使命而没有完成，召我再不回来，是再次违背命令，而且也无处可逃。”平王说：“你回去吧，还跟以往那样履行政务。”

无极曰：“奢之子材①，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②。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③：“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④，我能死，尔能报⑤。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⑥；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⑦。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⑧；择任而往，知也⑨；知死不辟⑩，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⑪，尔其勉之！相从为愈⑫。”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⑬！”楚人皆杀之⑭。

【注释】

①奢之子材：伍奢儿子有才能。材，有才能。

②盍以免其父召之：何不以免伍奢死罪来召其子。

③棠君尚谓其弟员(yún)：伍尚时为棠邑大夫，所以称为棠君。员，字子胥，二人都是伍奢儿子。棠地在今河南遂平西北。

④吾知不逮：我的才智不及你。

⑤我能死，尔能报：我归郢都，与父同死；你逃吴，报仇雪恨。

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楚王既以免父死之命来召，不可无人前往。

⑦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父兄被杀，仇不可不报。

⑧度功而行，仁也：估计能成功而去做，是仁。

⑨择任而往，知也：知道伍员才干比自己强，让他逃吴，是明智之

举。知，同“智”。

⑩知死不辟：回去必死，但不躲避。

⑪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兄弟都出逃是弃父，兄弟都死，无人报仇，是废名。

⑫相从为愈：希望伍员听自己的话。

⑬楚君、大夫其旰食乎：伍奢知道伍员必来报仇，楚国君臣连吃饭都不得安稳了。旰食，晚食。

⑭楚人皆杀之：杀伍奢、伍尚父子。

【译文】

费无极说：“伍奢的儿子都有才能，要是到吴国，必定成为楚国的忧患，何不用赦免其父的名义召回他们。他们仁爱，一定会来。不然的话，将成为祸患。”平王派人召他们，说：“回来吧，我赦免你们的父亲。”棠邑大夫伍尚对弟弟伍员说：“你去吴国吧，我打算回去受死。我的才智不如你，我能受死，你能报仇。听到赦免父亲的命令，不能没人回去；亲人被杀戮，不能没人报仇。奔向死亡而使父亲免死，是孝；估计功效而后行动，是仁；选择合适的任务而前往，是明智；明知死而不逃避，是勇敢。父亲不可抛弃，名誉不可废弃，你好好努力吧！希望你听从我的话。”伍尚回去了。伍奢听说伍员不回来，说：“楚国的国君、大夫将要吃不好饭了！”楚国把伍奢父子都杀了。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①。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②。”员曰：“彼将有他志③。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④。”乃见鱄设诸焉⑤，而耕于鄙⑥。

【注释】

①州于：吴王僚。

②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认为伍员只为报私仇而利用

吴国，不可依从。反其仇，报仇。

③彼：公子光。他志：别有用心，指夺位之心。

④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伍员知道公子光不用自己，于是准备为之物色勇士以助成其事，自己退居郊外等待时机。

⑤见：引见。鲑(zhuān)设诸：即鲑诸。

⑥而耕于鄙：伍员自己耕于边鄙之处。按，昭公二十七年，公子光杀吴王僚。

【译文】

伍员逃到吴国，向州于陈说攻打楚国的好处。公子光说："这个人的家族被杀戮，他是想报仇，不能听从他。"伍员说："公子光将有异志。我姑且替他寻求勇士，住在郊外等待机会。"于是向他推荐了鲑设诸，自己则在郊外耕地，等待时机。

20.3 宋元公无信多私①，而恶华、向。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②？"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公子问之③，则执之。夏六月丙申④，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廪⑤。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⑥。癸卯⑦，取大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质⑧。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戚、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⑨。

【注释】

①多私：多私心。

②亡愈于死，先诸：亡，逃亡。先，先下手。按，三人怕元公杀自己，准备先作乱。

③问之：探视疾病。

④丙申：初九。

⑤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廪：廪，谷仓。按，以上八人都是元公同党。

⑥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元公前往请求放人，自己反而被华氏劫持。

⑦癸卯：十六日。

⑧大子栾：即后来的宋景公。辰、公子地：都是元公之子。

⑨与华氏盟，以为质：按，双方互换人质，矛盾暂时缓和。

【译文】

宋元公没有信用而且私心重，还讨厌华氏、向氏。华定、华亥和向宁商量说："逃亡强过死，先下手吗？"华亥假装有病，以诱骗公子们来探视。公子们来探问，被抓了起来。夏六月初九，杀了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在谷仓逮住向胜、向行。宋元公到华氏那里求情，不答应，反而乘机劫持了元公。十六日，得到太子栾和同母弟辰、公子地作为人质。元公也将华亥儿子无戚、向宁儿子罗、华定儿子启扣下，和华氏订盟，双方互换人质。

20.4 卫公孟絷狎齐豹[①]，夺之司寇与鄄[②]。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③]。公孟恶北宫喜、褚师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④]，惧，而欲以作乱。故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作乱。

【注释】

①狎：轻慢。

②夺之司寇与鄄：夺齐豹的官爵和采邑。鄄，齐豹之邑，在今山东鄄城西北。

③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公孟絷跛足，所以有劳役之事，就将官、邑还给齐豹，让他服役，没有劳役便又夺之。

④通：私通。襄夫人宣姜：卫灵公生母。

【译文】

卫国公孟絷轻慢齐豹，夺去他的司寇官职与采邑鄄。有劳役就把它们归还齐豹，没有劳役便又夺走。公孟絷讨厌北宫喜、褚师圃，想把他们赶走。公子朝和襄公夫人宣姜私通，心中害怕，便想发动叛乱。所以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发动了叛乱。

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焉①。将作乱，而谓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②，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③，故不吾远也④。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⑤。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⑥。子行事乎，吾将死之，以周事子⑦，而归死于公孟，其可也⑧。"

【注释】

①齐豹见(xiàn)宗鲁于公孟，为骖乘焉：宗鲁是卫国武士，齐豹将他推荐给公孟絷当骖乘。见，推荐。

②勿与乘：不要和公孟絷同车。

③假吾名：借我以善名，即替我吹嘘，使公孟絷用我。

④不吾远：即"不远吾"，亲近我。

⑤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如果自己为图私利而不愿离开公孟絷，这是不对的。抑，但是。

⑥今闻难而逃，是僭(jiàn)子也：僭，失信，使齐豹之言失信。按，宗鲁不愿临难而逃。

⑦子行事乎,吾将死之,以周事子:请齐豹照旧行事,自己将以死助其成功。周,最终。

⑧而归死于公孟,其可也:既然临危逃命是不守信用,宗鲁表示将为公孟絷而死。

【译文】

起初,齐豹把宗鲁推荐给公孟絷,做了骖乘。将要叛乱时,告诉宗鲁说:"公孟絷不是好人,这是你所清楚的,不要和他同乘一车,我准备杀他。"宗鲁回答说:"我因您而得事奉公孟絷,是您替我吹嘘,所以公孟絷亲近我。虽然他不好,这我也知道。但是我因为对自己有好处,不能离开他,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听说有祸难而逃离,这却是让您失去信用了。您就做您的事吧,我准备为此而死,以完成对您的事奉,并最终为公孟絷殉身,也许这样做好。"

丙辰①,卫侯在平寿②,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③,齐子氏帷于门外,而伏甲焉④。使祝蛙置戈于车薪以当门⑤,使一乘从公孟以出⑥。使华齐御公孟,宗鲁骖乘。及闳中⑦,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⑧,以中公孟之肩。皆杀之⑨。

【注释】

①丙辰:二十九日。

②卫侯在平寿:卫灵公不在都城。平寿,卫邑。

③有事:祭祀。盖获之门:卫国城门。

④齐子氏帷于门外,而伏甲焉:齐子氏,齐豹家人。帷,设帷帐。按,准备伏击公孟絷。

⑤当门:挡住城门。

⑥使一乘从公孟以出：派一部车跟在公孟絷后面，以断其后。

⑦闳中：曲门中。按，祝蛙以薪车挡门，公孟絷从曲门出。

⑧断肱：折断胳膊。

⑨皆杀之：杀宗鲁和公孟絷。

【译文】

六月二十九日，卫灵公在平寿，公孟絷到盖获门外祭祀，齐子氏在门外张起帷帐，里边埋伏了甲兵。派祝蛙把戈藏在车上柴薪里挡住城门，派一辆车跟在公孟絷后面出来。派华齐驾着公孟絷的车，宗鲁为骖乘。到达曲门中，齐氏用戈袭击公孟絷，宗鲁用背部遮挡，被打断胳膊，也击中公孟絷的肩膀。齐氏把他们都杀了。

公闻乱，乘，驱自阅门入①。庆比御公，公南楚骖乘，使华寅乘贰车②。及公宫，鸿骝魋驷乘于公③，公载宝以出④。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⑤。过齐氏，使华寅肉袒⑥，执盖以当其阙⑦。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闭郭门，逾而从公⑧。公如死鸟⑨，析朱钼宵从窦出，徒行从公⑩。

【注释】

①公闻乱，乘，驱自阅门入：卫灵公闻乱急返都城。

②贰车：卫灵公的副车。

③鸿骝(liú)魋驷乘于公：鸿骝魋加入卫灵公的车，一车四人。

④公载宝以出：卫灵公运载宝物出逃。

⑤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褚师子申随卫灵公出逃。

⑥肉袒：光着上身，表示不与齐氏争。

⑦执盖以当其阙：华寅以车盖遮蔽空当，掩护卫灵公。盖，车盖。

⑧寅闭郭门，逾而从公：华寅关闭城门，使追兵无法出城，自己跳墙

而出，跟上卫灵公。

⑨死鸟：卫地名。

⑩析朱钼宵从窦出，徒行从公：析朱钼夜里从下水洞逃出，徒步跟随卫灵公。

【译文】

卫灵公听说发生叛乱，坐上车子，从阅门进入国都。庆比驾车，公南楚为骖乘，派华寅乘坐副车。到达公宫，鸿骝魋也坐上灵公的车，灵公载运宝物出城。褚师子申在十字路口遇见灵公，便跟从灵公出走。经过齐氏处，让华寅光着上身，手持车盖遮挡空当。齐氏用箭射灵公，射中南楚的后背，灵公得以逃出国都。华寅关闭城门，跳出城墙跟从灵公。灵公来到死鸟，析朱钼夜里从城墙的水洞逃出，徒步跟随灵公。

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①。既出②，闻卫乱，使请所聘③。公曰："犹在竟内，则卫君也④。"乃将事焉⑤，遂从诸死鸟。请将事。辞曰⑥："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无所辱君命⑦。"宾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执事⑧。'臣不敢贰⑨。"主人曰："君若惠顾先君之好，昭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有宗祧在⑩。"乃止⑪。卫侯固请见之⑫，不获命⑬，以其良马见⑭，为未致使故也⑮。卫侯以为乘马⑯。宾将掫⑰，主人辞曰："亡人之忧，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⑱。敢辞。"宾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⑲。若不获捍外役，是不有寡君也⑳。臣惧不免于戾，请以除死㉑。"亲执铎，终夕与于燎㉒。

【注释】

①公孙青：齐顷公之孙，字子石。

②既出：已走出齐境。

③使请所聘：因得知卫乱，所以派人请示是否仍然前往聘问。

④犹在竟内，则卫君也：卫灵公未离国境，仍是国君，意思是继续聘问。

⑤乃将事焉：仍行聘问。

⑥辞曰：卫灵公辞谢。

⑦“亡人不佞”四句：卫灵公的意思是逃亡在外，不敢接受齐国聘问。

⑧阿下执事：命令自己等同于卫灵公臣下。阿，比，等同。

⑨贰：违命。

⑩则有宗祧在：受聘应在宗庙，而这是郊野，不合适。宗祧，宗庙。

⑪乃止：公孙青停止聘问。

⑫卫侯固请见之：要见公孙青。

⑬不获命：本要辞谢，不被同意。

⑭以其良马见：不得已，以良马作为礼物见卫灵公。

⑮未致使：未完成行聘礼之使命。

⑯卫侯以为乘马：以公孙青所赠之马为驾车之马。

⑰掫(zōu)：夜里警戒巡逻。

⑱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不敢劳齐国使者巡夜警卫。从者，指公孙青。

⑲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公孙青自谦之辞，意思是自己是齐侯的下臣，也是您卫君所使唤的人。牧圉，养马牛者。

⑳若不获捍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不让巡守，是心目中无齐君。

㉑臣惧不免于戾，请以除死：请答应请求，以免除死罪。

㉒亲执铎，终夕与于燎：公孙青亲自拿着大铃，和卫国人一起巡夜。铎，大铃。

【译文】

齐景公派公孙青到卫国聘问。走出国境，听到卫国动乱，派人请示关于聘问的事。景公说："卫公还在国内，仍是卫国国君。"于是奉命行事，跟到了死鸟。请求按照命令行聘礼。卫灵公辞谢说："逃亡的人无能，失守了国家，流落在草莽，无法让您完成国君的命令。"公孙青说："我们国君在朝廷命令下臣说：'等同于卫君臣下。'下臣不敢违命。"卫灵公说："国君如果惠顾先君的友好关系，光照敝国，镇抚我们的国家，那么有宗庙在那里。"公孙青于是停止了聘问。卫灵公坚决要求见公孙青，公孙青不得已，用好马作为进见礼物，这是因为还没有执行使命的缘故。卫灵公把送来的马用以驾车。宾客准备在夜里设置警戒，主人辞谢说："逃亡者的忧虑，不能落到您的肩上；处在草莽之中，不敢劳动您。谨此辞谢。"宾客说："作为我们国君的下臣，就是国君的牧牛放马人。如果不能担任在外警戒的差使，这就是心目中没有我们国君了。下臣惧怕不能免罪，请求以此免死。"公孙青亲自拿着大铃，整夜和卫国的巡夜人一起守夜。

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①。北宫氏之宰不与闻②，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③。丁巳晦④，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⑤。秋七月戊午朔⑥，遂盟国人。八月辛亥⑦，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出奔晋⑧。闰月戊辰⑨，杀宣姜⑩。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⑪，赐析朱钼谥曰成子⑫，而以齐氏之墓予之⑬。

【注释】

①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北宫子，北宫喜。按，齐氏想和北宫喜结党。

②北宫氏之宰不与闻：不让北宫喜知道。

③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按，北宫氏反而先灭齐氏。

④丁巳晦：三十日。

⑤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北宫氏本与齐氏同盟，现在反灭齐氏，所以卫灵公返国后先和北宫氏盟誓。

⑥戊午朔：初一。

⑦辛亥：二十五日。

⑧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出奔晋：这些人都是齐氏同党。

⑨闰月戊辰：闰八月十二日。

⑩杀宣姜：因为宣姜和公子朝私通。

⑪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北宫喜最后反而灭齐氏，所以死后谥为贞子。

⑫赐析朱钽谥曰成子：析朱钽徒步随卫灵公出逃，所以死后谥为成子。

⑬而以齐氏之墓予之：把齐氏的墓地赐二人。

【译文】

齐氏家宰渠子召见北宫喜。北宫喜家宰不让北宫喜知道，密谋杀死了渠子，并攻打齐氏，灭掉他们。六月三十日，卫灵公进入国都，和北宫喜在彭水边上结盟。秋七月初一，又和国内人结盟。八月二十五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逃往晋国。闰八月十二日，杀死宣姜。卫灵公赐北宫喜谥号叫贞子，赐析朱钽谥号叫成子，而且把齐氏的墓地赐给他们。

卫侯告宁于齐①，且言子石②。齐侯将饮酒，遍赐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③。"苑何忌辞④，曰："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⑤。在《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⑥。'况在群臣？臣敢贪君赐以干先王⑦？"

【注释】

①告宁：报告平定齐豹之乱。

②且言子石：言子石有礼。子石，公孙青。

③二三子之教也：意思是子石有礼，乃是诸位的教导。

④苑何忌：齐国大夫。辞：不受赐酒。

⑤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今日因公孙青受赏，他日如果公孙青有罪，也必然一起受罚。

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意思是虽然是父子兄弟，有罪互不牵连。

⑦臣敢贪君赐以干先王：贪君赏赐，日后必与公孙青共同受罚，这是违反了先王“不相及”的训诫。何忌以此作为不受赐酒的理由。先王，指周成王。成王时封康叔为卫始封君，《康诰》是为训诫康叔所作。

【译文】

卫灵公向齐国报告国内安定，同时赞扬公孙青有礼。齐景公将要饮酒，就遍赐大夫们，说：“这都是诸位教导的啊。”苑何忌辞谢不喝，说：“既然因公孙青而受赏，也必将与他一起受罚。《康诰》上说：‘父子兄弟的罪过互不相干。’何况在群臣之间？下臣岂敢贪图国君的赏赐而冒犯先王？”

琴张闻宗鲁死[1]，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2]？君子不食奸[3]，不受乱[4]，不为利疚于回[5]，不以回待人[6]，不盖不义[7]，不犯非礼[8]。”

【注释】

①琴张：此琴张是孔子同时代人。孔子有学生亦名琴张，二人有别。

②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孔子反对琴张吊宗鲁，认为齐

豹之所以成为坏人，公孟縶之所以被杀，都由于宗鲁。女，同“汝”。

③不食奸：不食奸人之禄。既然公孟縶不善，宗鲁受其禄，便是食奸。

④不受乱：宗鲁知道齐豹要作乱却加以默许，就是受乱。

⑤不为利疚于回：不因为贪利委身于奸邪之人而痛苦。疚，心中痛苦。回，奸邪。

⑥不以回待人：宗鲁既事齐豹，又为公孟縶而死，对于双方，都是以奸邪待人。

⑦不盖不义：齐豹杀公孟縶，宗鲁知道而不告发，并说“以周事子”，是掩盖不义。盖，掩盖。

⑧不犯非礼：不做非礼之事。宗鲁以二心事奉公孟縶，是非礼。按，孔子认为宗鲁在齐豹和公孟縶之间都不是忠臣，不值得吊唁。

【译文】

琴张听到宗鲁的死讯，想前去吊唁。孔子说：“齐豹所以成为盗贼，公孟縶所以被杀，都是由于他，你有什么可吊唁的呢？君子不吃坏人的俸禄，不牵入动乱，不为了私利而受到邪恶的侵蚀，不以邪恶待人，不掩盖不义的事情，不做非礼的事。”

20.5 宋华、向之乱，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郳甲出奔郑[①]。其徒与华氏战于鬼阎[②]，败子城。子城适晋。

【注释】

①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郳(ní)甲：这八人都是宋元公同党，避华、向之乱而外逃。楚建，楚平王太子建，

当时逃亡在宋国。郳甲，小邾穆公之子。

②其徒：八人的党羽。鬼阎：宋国地名，在今河南西华东北。

【译文】

因为宋国华、向的动乱，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郳甲逃往郑国。他们的党羽和华氏在鬼阎交战，公子城被打败。公子城逃往晋国。

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①。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②。华亥患之，欲归公子③。向宁曰："唯不信④，故质其子。若又归之，死无日矣。"公请于华费遂⑤，将攻华氏。对曰："臣不敢爱死，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⑥！臣是以惧，敢不听命？"公曰："子死亡有命⑦，余不忍其诟⑧。"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攻之。戊辰⑨，华、向奔陈，华登奔吴⑩。向宁欲杀大子，华亥曰："干君而出⑪，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⑫。"使少司寇牼以归⑬，曰："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⑭，以三公子为质，必免⑮。"公子既入，华牼将自门行⑯。公遽见之，执其手，曰："余知而无罪也，入，复而所⑰。"

【注释】

①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由于太子栾等群公子在华氏处当人质，华亥与其妻每天必侍候群公子食后自己才得食。

②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元公和夫人也每天要到华氏家中照应群公子，等他们食后才回去。

③华亥患之，欲归公子：华亥以此为苦，想送回群公子。

④不信：宋元公不守信。

⑤华费遂：宋国大司马。

⑥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如攻华氏，华氏将杀太子，忧虑更重。

⑦子死亡有命：认为人质或死或亡，命中注定了。子，太子栾等人质。

⑧诟(gòu)：耻辱。

⑨戊辰：十三日。

⑩华登奔吴：因其父华费遂不听从元公攻华氏之命，于是逃往吴国。

⑪干：触犯。

⑫且归之有庸：放回太子，日后或许有功劳。庸，功劳。

⑬使少司寇轻以归：由轻送回群公子。轻，华亥庶兄。

⑭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指华轻已年长，无法逃到其他国家。

⑮以三公子为质，必免：送群公子回去可证明其不叛。质，信。

⑯华轻将自门行：准备从公门出去。

⑰复而所：恢复华轻官职。

【译文】

华亥和妻子一定要盥洗干净、伺候作为人质的公子们吃完饭自己才吃饭。宋元公和夫人每天必定要到华氏那里，照应公子们吃完饭才回去。华亥以此为苦，想要把公子们送回去。向宁说："正因为国君不讲信用，才把他的儿子抓来当人质。如果又把他们送回，死期就不远了。"元公向华费遂求助，准备攻打华氏。华费遂回答说："下臣不敢爱惜一死，但这样做恐怕是想去掉忧虑却反而使忧虑滋长吧！下臣因此担心，但岂敢不听从命令？"元公说："儿子们或死或亡，命中注定了，我不能忍受华氏的耻辱。"冬十月，元公杀华、向的人质并进攻他们。十三日，华氏、向氏逃往陈国，华登逃往吴国。向宁想杀太子，华亥说："触犯国君而出逃，又杀他儿子，还会有谁接纳我们？还是把他们送回日后或

许有功劳。”便让少司寇华牼送他们回去，说：“你的年纪大了，不能再事奉别人，有三位公子作为见证，一定可以免罪。”公子们进入公宫后，华牼准备从公门出去。元公急忙召见，拉着华牼的手，说：“我知道你没罪，进来吧，恢复你的官职。”

20.6　齐侯疥，遂痁[①]，期而不瘳[②]。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③]。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④]：“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⑤]。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⑥]？”公说[⑦]，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⑧]，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⑨]。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⑩]；言于晋国，竭情无私[⑪]。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⑫]；其家事无猜[⑬]，其祝、史不祈[⑭]。’建以语康王[⑮]。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⑯]。’”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⑰]？”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⑱]，上下无怨，动无违事[⑲]，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⑳]。是以鬼神用飨[㉑]，国受其福，祝、史与焉[㉒]。其所以蕃祉老寿者[㉓]，为信君使也[㉔]，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㉕]，上下怨疾[㉖]，动作辟违[㉗]，从欲厌私[㉘]。高台深池，撞钟舞女[㉙]，斩刈民力[㉚]，输掠其聚[㉛]，以成其违，不恤后人[㉜]。暴虐淫从[㉝]，肆行非度，无所还忌[㉞]，不思谤讟[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㊱]。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㊲]。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㊳]。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㊴]。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㊵]。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㊶]。”公曰：“然则若之何[㊷]？”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㊸]；泽

之萑蒲[44]，舟鲛守之[45]；薮之薪蒸[46]，虞候守之[47]。海之盐蜃，祈望守之[48]。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49]。承嗣大夫，强易其贿[50]。布常无艺[51]，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52]。内宠之妾，肆夺于市[53]；外宠之臣，僭令于鄙[54]。私欲养求[55]，不给则应[56]。民人苦病，夫妇皆诅[57]。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58]，姑、尤以西[59]，其为人也多矣[60]。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61]？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62]。"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63]。

【注释】

①齐侯疥(jiè)，遂痁(shān)：齐景公一身二病。疥，生疥癣。痁，疟疾。

②期：一年。瘳：痊愈。

③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在齐国有很多诸侯派来探病的客人。

④梁丘据与裔款：二人都是齐景公的宠臣。

⑤不敬：不敬鬼神。

⑥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归罪于祝固、史嚚二人，准备杀他们以向诸侯宾客解释。

⑦公说：准备采纳二人的意见。说，同"悦"。

⑧日：往日。宋之盟：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会。

⑨屈建：楚国大夫。范会：晋国士会。

⑩夫子之家事治：家事治理得好。

⑪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对于国事，敢于讲话，竭尽心力而不求私利。

⑫陈信不愧：陈说实情，心不惭愧。

⑬无猜：无可猜疑。

⑭不祈：无求于鬼神。

⑮建以语康王：告诉楚康王。

⑯五君：士会曾辅佐晋国文、襄、灵、成、景五公。

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四句：晏婴提赵武康王之事，是希望景公正直，不要听信妄言，一味迷信，枉杀祝、史。景公不解其意，以为晏婴答非所问，所以再问。

⑱外：国事。内：官中之事。不废：不荒废。

⑲违事：违礼之事。

⑳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陈述实情无诬妄，也就无愧于心了。

㉑是以鬼神用飨：因此享其祭品。用，因。

㉒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得鬼神之福，祝、史也有一份。

㉓蕃祉：多福。

㉔信君：诚信之君。

㉕颇邪：偏颇歪曲。

㉖怨疾：怨恨。

㉗辟违：邪僻背礼。

㉘从欲厌私：放纵侈心，满足私欲。从，同“纵”。

㉙高台深池，撞钟舞女：筑高台，挖深池，奏乐歌舞。指生活奢侈腐化。

㉚斩刈(yì)：暴虐。

㉛输：掠。其聚：百姓的积蓄。

㉜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淫君多行不义，连后代也不顾恤了。

㉝从：同“纵”。放纵。

㉞还忌：顾忌。

㉟谤讟：怨恨。

㊱悛：悔改。

㊲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祝、史以实告神，是报告国君的罪过。

㊳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掩饰过失，数说美德，是虚诈欺骗。

㊴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不陈述实情，只好作虚词以欺骗鬼神。

㊵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鬼神祸其国，祝、史也有一份。

㊶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祝、史欺诈鬼神，成为暴君之使者，必然夭折患病，为鬼神所惩罚。僭嫚，欺诈轻侮。

㊷然则若之何：按，晏婴的话，已经使景公稍微悟到自己政治上的过失，因此征询晏婴有何办法。

㊸衡鹿：管山林的官。

㊹萑(huán)蒲：芦苇，可葺屋编席。

㊺舟鲛(jiāo)：管水泽的官。

㊻薪蒸：木柴。

㊼虞候：管柴薪的官。

㊽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国君垄断山川海泽之利，百姓无法取用。蜃，大蛤。祈望，管海产的官。

㊾"县鄙之人"四句：县鄙之人入都服劳役，一些关卡还对他们横征暴敛。逼介之关，迫近国都的关卡。

㊿承嗣大夫，强易其贿：世袭大夫强买货物。贿，财物。

(51)布常：公布政令。无艺：无准则。

(52)不违：不离开。

(53)肆夺：肆意掠夺。

(54)外宠之臣，僭令于鄙：宠臣在边邑上假传君令。

(55)养求：食物玩好。

(56)应：以判罪作为报复。

(57)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百姓痛苦，怨声载道。

㊳聊、摄：齐国西界，在今山东聊城一带。

㊴姑、尤：齐国东界。姑，大姑河。尤，小姑河。

㊵其为人也多矣：这一地带人口众多。

㊶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虽有一些人善于祝祷，也敌不过千万张嘴的诅咒。

㊷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诛祝、史并不管用，国君修德才是根本。

㊸"公说"六句：景公纳谏，采取宽民政策。去禁，撤销对山海物产的禁令。已责，豁免未偿清的赋税。责，同"债"。

【译文】

齐景公得了疥疮和疟疾，过了一年还没痊愈。诸侯派宾客来问候的很多。梁丘据和裔款对景公说："我们事奉鬼神很丰厚，比先君时还有增多。现在国君病重，成为诸侯的忧虑，这是祝、史的罪过。诸侯不知道，还认为是我们对鬼神不敬。国君何不杀掉祝固、史嚚来向诸侯的来宾做解释?"景公认为他们说得对，就告诉晏婴。晏婴说："往日在宋国的盟会，屈建向赵武了解范会的德行。赵武说：'他老人家的家事治理得很好，在晋国说话坦诚而没有私心。他的祝、史祭祀时陈说实情，并无愧疚；他的家族中没有让人猜疑之事，所以他的祝、史不用向鬼神祈祷。'屈建把这话告给楚康王。康王说：'神和人都没有怨言，难怪他老人家能辅佐五位国君而成为诸侯的领袖。'"齐景公说："梁丘据和裔款认为寡人能够事奉鬼神，所以想杀死祝、史，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晏婴回答说："如果是有德的国君，国家和宫里都没有荒废，上下没有怨言，行动没有违礼之事，他的祝、史就会向鬼神陈说实情，心中也无愧了。所以鬼神享用祭品，国家受到鬼神的福佑，祝、史都有份。他们所以繁衍有福，健康长寿，是因为他们乃诚信国君的使者，他的话对鬼神忠信。他们要是不巧遇上放纵淫佚的国君，国家和宫内的事情偏颇邪恶，上下怨声载道，行动邪僻背理，放纵欲望私心。构筑高台深池，奏

乐歌舞，任意耗用民力，掠夺人民的财产，以铸成过错，不能为后人着想。暴虐放纵，胡作非为，没有顾忌，不顾人民的诅咒，不怕鬼神。神怒民恨，而无悔改之心。他的祝、史说的实话，就只是报告国君的罪过。他掩盖过错虚夸好事，这是虚伪欺诈。真假都没法说，就只能说些空话来讨好鬼神。所以鬼神不享用国家的祭品反而降祸给他们，祝、史也跟着倒霉。他们所以会夭折患病，是因为他们是暴虐国君的使者，他们的话是对鬼神的欺诈轻侮。"景公说："那该怎么办呢？"晏婴回答说："没办法了：山林的树木，都由衡鹿守着；洼地的芦苇蒲草，都被舟鲛守住；草野的柴火，都被虞候管着。海中的盐蛤，都被祈望看守。偏僻地方的人，都要来服劳役，靠近国都的地方还设关卡，横征暴敛。世袭大夫，强买财货。任意发布命令，征收赋税没有节制；宫室经常更新，沉湎淫乐不肯离开。宫内宠妾，任意掠夺；在外的宠臣，在边远地区假传旨令。私人欲望、衣食玩好，不能满足供给就治罪。人民痛苦困乏，夫妇都在诅咒。祝祷有好处，但诅咒也有损害。聊、摄以东以及姑、尤以西地区咒骂的人极多。即便祝、史善于祝祷，又哪能超过这么多人的诅咒？国君如果要杀祝、史，只有修明德行以后才可以。"景公听了很高兴，便让官府放宽政令，拆掉关卡，废除禁令，减轻赋税，豁免拖欠的租税。

20.7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①，招虞人以弓，不进②。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③。"乃舍之④。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⑤。"君子韪之⑥。

【注释】

①齐侯田于沛：齐景公病愈，外出打猎。沛，大泽名。

②招虞人以弓，不进：齐景公以弓招虞人，虞人不理睬。

③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意思是齐景公不以等级招他。

④乃舍之：释放虞人。

⑤守道不如守官：国君召唤，本应前往，现在虞人不进，是恪守官道而弃常道。

⑥君子韪之：君子肯定了此话。

【译文】

十二月，齐景公到沛打猎，用弓召唤虞人前来，虞人不肯上前。景公派人把他抓来。虞人辩解说："当初我们先君打猎的时候，是用红旗召唤大夫，用弓召唤士，用皮冠召唤虞人。下臣没看到皮冠，所以不敢前进。"景公便放了他。孔子说："坚守道义不如坚守官职。"君子肯定了这话。

20.8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①，子犹驰而造焉②。公曰："唯据与我和夫③！"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④？"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⑤，以烹鱼肉，燀之以薪⑥，宰夫和之⑦，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⑧。君子食之，以平其心⑨。君臣亦然⑩。君所谓可而有否焉⑪，臣献其否以成其可⑫；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⑬。是以政平而不干⑭，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⑮。'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⑯，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⑰，二体⑱，三类⑲，四物⑳，五声，六律㉑，七音㉒，八风㉓，九歌㉔，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㉕。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㉖。'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

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27]。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28]？同之不可也如是[29]。”

【注释】

①遄(chuán)台：古地名。在今山东临淄附近。

②子犹：梁丘据。造：来到。

③和：和谐。

④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梁丘据和你，只能称为相同，不能称为和谐。同，相同。

⑤醯(xī)：醋。醢(hǎi)：肉酱。梅：味酸，调味也用梅汁。

⑥燀(chǎn)：炊煮。

⑦宰夫和之：厨师调和其味。宰夫，厨师。

⑧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味道太重或太淡，都由厨师加以调和。齐，同“剂”，调剂。济，增加。泄，减少。

⑨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五味和谐，君子食之，可使内心平静。君子，指有德行的人。

⑩君臣亦然：君臣关系要达到和谐，也应如此。

⑪君所谓可而有否焉：可行之中有不正确的。可，可行，正确的。否，不可行，不正确的。

⑫臣献其否以成其可：臣下应指出其不正确的而使可行的更完善。

⑬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国君认为不可行而其中却不乏正确之处，臣下应肯定其正确之处而去其不可行处。按，以上意谓臣下对于国君所认为的可行与不可行，不应苟同。

⑭不干：不违礼制。

⑮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zōng)嘏无言，时靡有争：引《诗》见《诗经·商颂·烈祖》。意思是调和的羹汤已准备完毕，神灵来享用而无所指责，上下都没有争心。和羹，五味调和的羹汤。戒，备。

平，成。鬷嘏，同“奏假”，招请神灵到来。

⑯五味：辛、酸、咸、苦、甘。五声：宫、商、角、徵、羽。

⑰气：声音由气来发动。

⑱体：奏乐有刚柔阴阳之体。

⑲三类：有《风》、《雅》、《颂》三类。

⑳四物：用四方之物以制成乐器。

㉑六律：审定音乐高低清浊的六种标准，即黄钟、大蔟、姑洗、蕤(ruí)宾、夷则、无射(yì)。

㉒七音：五音再加上变宫、变徵。

㉓八风：八方之风。

㉔九歌：歌九功之德。九功，古谓六府三事为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

㉕“清浊、小大”六句：音乐以气、体等组成，由清浊、小大等调剂。

㉖德音不瑕：引《诗》见《诗经·国风·豳风·狼跋》。意思是有德之声没有瑕疵。

㉗“今据不然”五句：梁丘据对国君只会随声附和。

㉘“若以水济水”四句：梁丘据如此，如同以水调水，索然无味；如琴瑟只弹一音，无人爱听。

㉙同之不可也如是：所以不应该仅是相同。按，晏婴以此劝景公政治上应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求绝对的统一。

【译文】

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婴在遄台随侍，梁丘据驱车前来。景公说：“只有梁丘据和我和谐啊！”晏婴回答说：“梁丘据也只是同罢了，怎么能算是和？”景公说：“和与同有不同吗？”晏婴回答说：“不相同。和就像羹汤，用水、火、醋、醢、盐、梅来烹调鱼肉，用柴火来煮，厨师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太淡就加调料，太咸就冲淡，君子吃后，内心平和。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行其实也有不可行之处，臣子就指出不

可行之处而使之更加完善;国君认为不可行其实也有可行之处,臣子就肯定其可行的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制,人民就没有争竞之心。所以《诗》说:‘调和的羹汤已准备完毕,神灵来享用而无所指责,上下都没有争心。’先王调匀五味、和谐五声,是用来平静内心,助成政事的。声音也跟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组成的;是用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疏密相互调剂的。君子听后,内心宁静。心平就会德和。所以《诗》说:‘德音没有瑕疵。’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他也说行;国君认为不行的,梁丘据也说不行。如果用水去调剂水,谁能吃得下去?如果琴瑟只有一个音调,谁能听得下去?不应该相同的道理也如同这样。”

饮酒乐①。公曰:“古而无死②,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③?昔爽鸠氏始居此地④,季萴因之⑤,有逢伯陵因之⑥,蒲姑氏因之⑦,而后大公因之⑧。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⑨。”

【注释】

①饮酒乐:齐景公饮酒很高兴。

②而:如果。

③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自古以来如果没有死,则现在的欢乐就仍是古人的欢乐,国君您能得到什么呢?

④爽鸠氏:传说为少皞氏司寇,最早在齐地居住。

⑤季萴(cè):传说为虞、夏时诸侯。因之:继承下来。

⑥有逢伯陵:殷时诸侯。姜姓。

⑦蒲姑氏:商、周之际诸侯。

⑧大公:姜太公。

⑨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如果自古以来人都不死,那么始居齐地的爽鸠氏当长享安乐至今,齐地不归你齐景公所有了。按,齐景公向往神仙方士之说,晏婴稽古以驳之。

【译文】

景公饮酒很快乐。景公说:"从古以来要都没有死,那该有多么快乐啊?"晏婴回答说:"从古以来要都没有人死,那么就只有古人的快乐了,国君哪能得到快乐?往昔爽鸠氏最初居住在这地方,季萴沿袭下来,又由有逢伯陵沿袭,再由蒲姑氏沿袭,然后太公沿袭居住。古人没死去,就只有爽鸠氏的快乐,这并不是国君所希望的。"

20.9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①,其次莫如猛②。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③,则多死焉。故宽难④。"疾数月而卒⑤。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⑥。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⑦。

【注释】

①宽:宽大的政策。

②猛:严厉的政策。

③狎:轻视。

④故宽难:按,这里以水、火比宽、猛之政,说明实行宽政更难。

⑤疾数月而卒:子产自襄公三十年执政,至此已二十一年有余。

⑥取:同"聚"。萑苻(pú)之泽:又叫圃田泽,在今河南中牟。

⑦尽杀之,盗少止:太叔实行猛政,盗贼稍稍收敛。

【译文】

郑国子产有病，对子太叔说："我死了，你必定执政。只有有德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不如用严厉的政策。火猛烈，人民望而生畏，所以少有死于火的；水柔弱，人民轻慢而玩弄它，却有很多死于它。因此实行宽政很难。"子产病了几月就死了。太叔执政，不忍行严厉之政而行宽政。郑国盗贼很多，聚集在萑苻泽里。太叔很后悔，说："我早听从子产的话，就不会到今天这地步。"派步兵攻打萑苻泽的盗贼，全部杀掉，盗贼才稍有收敛。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①]，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②]，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③]。'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④]。'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⑤]。'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绒，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⑥]。'和之至也[⑦]。"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⑧]。"

【注释】

①慢：怠慢，无视法纪。

②残：伤残。

③民亦劳止，汔(qì)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引《诗》见《诗经·大雅·民劳》。意思是实行宽政，以抚慰百姓，可使天下安定。止，语尾助词，无义。汔，庶几。

④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引《诗》见《诗经·大雅·民劳》。意思是不要放纵小恶，以警戒不善，镇压暴乱者，因为他们不明法律。诡随，小恶。式，助词。遏，止。惨，乃，曾。

⑤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引《诗》见《诗经·大雅·民劳》。意思是政事正常，才能怀柔远方，亲如一家，安定王室。能，同"如"。迩，近。

⑥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qiú）：引《诗》见《诗经·商颂·长发》。意思是政治不急不缓，不刚不柔，从容不迫，一切福禄都能得到。竞，争。絿，急。遒，聚集。

⑦和之至也：宽猛结合，政事和谐，可达于顶点。

⑧古之遗爱也：称赞子产如古代圣贤，子产之仁爱，有古人之遗风。

【译文】

孔子说："子产的话讲得真好啊！政策宽和了人民就会怠慢，怠慢了就用严厉来纠正。政策严厉会使人民受残害，受到残害又要用宽政来对待。用宽大调剂严厉，用严厉调剂宽大，政事因此调和。《诗》说：'人民已很辛劳，大概应该稍让安康；赐惠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这是说施行宽和的政策。'不要放纵小恶，以约束不良的人；应当制止侵夺暴虐，他们从来不怕法度。'这是说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边远柔服近处，来安定我王。'这是说用和来使国家安定。又说：'不急不缓，不刚不柔，施行政令多宽和，各种福禄就到来。'这时候和谐达到了顶峰。"子产去世后，孔子听说了，流泪说道："他具有古人仁爱的遗风啊。"

二十一年

【经】

21.1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①]，葬蔡平公。

21.2　夏，晋侯使士鞅来聘[②]。

21.3　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③]。

21.4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④]。

21.5　八月乙亥[⑤]，叔辄卒[⑥]。

21.6 冬，蔡侯朱出奔楚。

21.7 公如晋，至河乃复。

【注释】

①二十有一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当周景王二十四年，前521。

②晋侯使士鞅来聘：晋顷公即位后，遣使赴鲁国通好。

③南里：在宋国都城内。

④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这是前521年6月10日之日全食。

⑤乙亥：二十五日。

⑥叔辄：叔弓之子伯张。

【译文】

鲁昭公二十一年春周历三月，安葬蔡平公。

夏，晋顷公派士鞅来鲁国聘问。

宋国华亥、向宁、华定由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发动叛乱。

秋七月初一，日全食。

八月二十五日，叔辄去世。

冬，蔡侯朱出逃楚国。

鲁昭公去晋国，到黄河边便返回。

【传】

21.1 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①]。泠州鸠曰[②]："王其以心疾死乎[③]！夫乐，天子之职也[④]。夫音，乐之舆也[⑤]；而钟，音之器也[⑥]。天子省风以作乐[⑦]，器以钟之[⑧]，舆以行之[⑨]。小者不窕，大者不槬[⑩]，则和于物[⑪]，物和则嘉成[⑫]。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⑬]。窕则不咸，槬则不容[⑭]，心是以感[⑮]，感实生疾。今钟槬矣[⑯]，王心弗堪，其能久乎[⑰]？"

【注释】

①天王:指周景王。无射:大钟名,以律中无射而得名。

②泠:乐官。州鸠:乐官名。

③王其以心疾死乎:预言周景王将死于心病。

④夫乐,天子之职也:音乐为天子所主管。

⑤夫音,乐之舆也:这是以车为比喻,声音是音乐的车子,音乐靠声音而行。

⑥而钟,音之器也:音由乐器发出。

⑦天子省风以作乐:天子考察风俗以作乐曲。省,观察。

⑧器以钟之:各种乐器发声,具备各种乐音。钟,汇聚。

⑨舆以行之:乐音具备,音乐因此而成。

⑩小者不窕(tiǎo),大者不槬(huà):乐器小而音不一定细小,乐器大不一定洪大粗犷。窕,音细小。槬,宽大。按,泠州鸠不赞成天子铸大钟,认为钟过大而音不一定能和,只有适中,才能和谐。

⑪物:泛指人物、事物、器物。

⑫嘉成:美好的音乐产生。

⑬亿:安定。乐:快乐。

⑭窕则不咸,槬则不容:音纤细则不能四处听到,音太响则难以入耳。咸,遍。

⑮感:通"憾",不安。

⑯今钟槬矣:钟声洪大。

⑰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按,明年,周景王死。

【译文】

鲁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打算铸造无射大钟。泠州鸠说:"天子也许要由于心病而死吧!音乐是天子主管的。声音是音乐的车子;而钟是声音的器具。天子考察风俗而制作音乐,各种乐器具备各种乐音,用声音来表达。乐器小而音不一定细小,乐器大而音不一定洪大粗犷,

能使万物和谐，万物和谐就产生美妙的音乐。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在心中，心中安宁就快乐。声音细小就不能传遍四方，过分洪亮又不能忍受，内心因此不安，不安就会生病。现在的钟声过于洪亮，天子内心难以承受，他还能活长久吗？”

21.2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①，位在卑②。大夫送葬者归③，见昭子④。昭子问蔡故⑤，以告。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⑥。《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⑦。’今蔡侯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⑧。”

【注释】

①失位：葬礼中太子朱没有站在嫡子应站的位置上。

②位在卑：太子朱按长幼排列，处于下位。

③大夫：指鲁国大夫。

④昭子：鲁国叔孙婼。

⑤故：事情，情况。

⑥是君也必不终：其为君必不得善终。

⑦不解于位，民之攸塈(jì)：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意思是不懈怠于职守，百姓才得休息。解，通“懈”。塈，休息。

⑧今蔡侯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蔡悼公(即原太子朱)刚刚即位，即处于下位，是不祥之兆，其君位也不能长久。按，本年冬，蔡悼公出奔楚国，这里是预言。

【译文】

三月，安葬蔡平公。蔡国太子朱没有站在应站的位置，他的位次在下位。鲁国大夫送葬完毕回国，进见昭子。昭子询问蔡国的情况，他就以实情相告。昭子叹息说：“蔡国要灭亡了吧！如果不灭亡，这位国君

也一定不得善终。《诗》说：‘在位不懈怠，百姓就能得休息。’现在蔡悼公刚即位，就站在下位，他自身也将失去位子的。”

21.3 夏，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①]。季孙欲恶诸晋[②]，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③]。士鞅怒，曰：“鲍国之位下，其国小，而使鞅从其牢礼[④]，是卑敝邑也。将复诸寡君。”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⑤]。

【注释】

①为政：主持接待士鞅。

②恶诸晋：存心得罪晋国，以难为叔孙。

③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昭公十四年，齐鲍国来鲁国归还费地，鲁国待之以卑礼，现在仍然用这礼节接待士鞅，有意激怒他。

④从其牢礼：当时接待鲍国是七牢的礼节。

⑤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士鞅发怒以后改用十一牢。

【译文】

夏，晋国士鞅来鲁国聘问，叔孙昭子负责接待。季孙存心要得罪晋国，让官吏用接待齐国鲍国归还费地的礼节接待士鞅。士鞅发怒，说：“鲍国的地位卑下，他的国家小，你们让我跟从他所用的七牢礼节，这是轻视敝国。我将向我们国君报告。”鲁国人害怕了，又加上四牢，使用了十一牢。

21.4 宋华费遂生华貙、华多僚、华登[①]。貙为少司马，多僚为御士[②]，与貙相恶，乃谮诸公曰：“貙将纳亡人[③]。”亟言之[④]。公曰：“司马以吾故[⑤]，亡其良子[⑥]。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

之[7]。"对曰:"君若爱司马,则如亡。死如可逃,何远之有[8]?"公惧,使侍人召司马之侍人宜僚,饮之酒,而使告司马[9]。司马叹曰:"必多僚也[10]。吾有谗子,而弗能杀[11],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12]?"乃与公谋逐华貙,将使田孟诸而遣之[13]。公饮之酒,厚酬之[14],赐及从者[15]。司马亦如之[16]。张匄尤之[17],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剑而讯之[18]。宜僚尽以告[19]。张匄欲杀多僚。子皮曰:"司马老矣,登之谓甚[20],吾又重之,不如亡也[21]。"五月丙申[22],子皮将见司马而行,则遇多僚御司马而朝。张匄不胜其怒,遂与子皮、臼任、郑翩杀多僚[23],劫司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24],华、向入。乐大心、丰愆、华轻御诸横[25]。华氏居卢门[26],以南里叛。六月庚午[27],宋城旧鄘及桑林之门而守之[28]。

【注释】

①貙:音 chū。

②御士:为宋元公御士。

③亡人:指逃亡的华亥等。

④亟:多次。

⑤司马:指华费遂,时任大司马。

⑥良子:指上年逃往吴国的华登。

⑦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宋元公听信多僚的谗言,但又不愿再伤华费遂的心而驱逐华貙。

⑧"君若爱司马"四句:您如果爱大司马,就应该让华貙逃亡。华貙不逃将死,逃亡可以免死,再远也无妨。按,多僚仍然唆使宋元公驱逐华貙。

⑨使侍人召司马之侍人宜僚,饮之酒,而使告司马:让宜僚告诉华

费遂将驱逐华貙。

⑩必多僚也：必是多僚为祟。

⑪吾有谗子，而弗能杀：因为宋元公正宠信多僚。

⑫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自己已年老，无可奈何，只有执行君命。

⑬将使田孟诸而遣之：准备在孟诸打猎时让华貙走。

⑭公饮之酒，厚酬之：宋元公请华貙饮酒，并送给厚礼。酬之，饮酒时送劝酒客人礼物。

⑮赐及从者：手下人也得到赏赐。

⑯司马亦如之：因要驱逐华貙，华费遂也赏赐他们。

⑰张匄：华貙家臣。尤：感到奇怪。

⑱子皮：即华貙。承宜僚以剑：把剑架在宜僚的脖子上。讯：问。

⑲宜僚尽以告：全部坦白。把从多僚之谮谗至公与费遂谋逐华貙全部说出。

⑳登之谓甚：华登逃亡，伤大司马之心已甚。

㉑吾又重之，不如亡也：杀多僚将再伤大司马的心，不如自己逃亡。

㉒丙申：十四日。

㉓白任、郑翩：都是华貙的家臣。

㉔壬寅：二十日。

㉕横：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横城。

㉖卢门：宋国东城南门。

㉗庚午：十九日。

㉘宋城旧鄘及桑林之门而守之：修缮旧城及桑林之门据守，以抵御华氏。旧鄘，旧城。桑林之门，城门名。

【译文】

宋国华费遂生下华貙、华多僚、华登。华貙任少司马，多僚当御士，他和华貙关系紧张，便在元公面前说坏话：“华貙打算接纳逃亡的人。”说

了多次。元公说:“司马因为我的缘故,已经失去他的好儿子。死或逃亡是命中注定,我不能再让他的儿子逃亡。”多僚回答道:“国君要是爱司马,那就应当让华貙逃亡。如果能够逃避一死,还计较什么远不远的呢?”元公害怕了,派侍者召来司马的侍者宜僚,给他酒喝,让他告知司马要驱逐华貙。司马叹气说:“一定是多僚干的。我有一个进谗言的儿子,却不能杀他,我又不死。国君又有命令,该怎么办?”便和元公商议驱逐华貙,打算让他到孟诸打猎而打发他走。元公让华貙喝酒,送他厚礼,并且赏赐到跟从的人。司马也这样做。张匄感到奇怪,说:“一定有什么缘故。”让华貙把剑架在宜僚脖子上讯问他。宜僚把内情全部告知。张匄想杀多僚。华貙说:“司马老了,华登的逃亡已经很伤他的心了,我再加重他,还不如逃亡吧。”五月十四日,华貙想进见司马以后就出走,刚好遇见多僚驾车载着司马上朝。张匄控制不住愤怒,就和华貙、臼任、郑翩杀了多僚,劫持司马发动叛乱,并召集逃亡的人。二十日,华氏、向氏回国。乐大心、丰愆、华牼在横地抵御他们。华氏住在卢门,带领南里的人反叛。六月十九日,宋国修缮旧城和桑林之门来防守。

21.5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①]? 祸福何为[②]?”对曰:“二至、二分[③],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④];至,相过也[⑤]。其他月则为灾[⑥],阳不克也,故常为水[⑦]。”于是叔辄哭日食[⑧]。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⑨]。”八月,叔辄卒。

【注释】

①何物:怎么回事。

②祸福何为:日食的祸福如何。

③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④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日月运行，春分、秋分时，黄道和赤道相交点同。

⑤至，相过也：夏至、冬至时，相交点远。

⑥其他月：除二至、二分之外。

⑦阳不克也，故常为水：梓慎认为日食是阴侵阳，阳不胜阴，所以常为水灾。

⑧于是叔辄哭日食：因忧虑灾祸而哭。

⑨非所哭也：不应该哭而哭。

【译文】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元公问梓慎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祸福？"梓慎回答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发生日食，不会成为灾殃。日月的运行，在春分、秋分时，黄道和赤道交点相同；夏至、冬至时，交点相远。其他月份则要发生灾害，是由于阳不胜阴，所以常常发生水灾。"这时叔辄为日食而号哭。叔孙昭子说："叔辄将要死了，不应该哭而哭。"八月，叔辄去世。

21.6 冬十月，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鸣戍宋①。厨人濮曰②："《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③，后人有待其衰④。'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⑤。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⑥。"从之。丙寅⑦，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获其二帅公子苦雉、偃州员⑧。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公欲出⑨，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⑩，君请待之⑪。"乃徇曰："扬徽者⑫，公徒也。"众从之⑬。公自扬门见之，下而巡之⑭，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⑮，齐致死莫如去备⑯。彼多兵矣，请

皆用剑[17]。"从之。华氏北[18],复即之[19]。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20]!"遂败华氏于新里[21]。翟偻新居于新里,既战,说甲于公而归[22]。华姓居于公里,亦如之[23]。

【注释】

①乌枝鸣:齐国大夫。

②厨人濮:宋国厨邑大夫,名濮。

③先人:先发制人。

④后人有待其衰:后发制人,则待敌衰再攻。

⑤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华登与吴师远道而来,疲劳而未安定,应趁早攻之。

⑥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如果华登率军进入南里,军心已定,阵势已列,且与华氏会合,就难以攻破。

⑦丙寅:十七日。

⑧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获其二帅公子苦雂(qín)、偃州员:齐国支持宋元公,派乌枝鸣联合宋军打败吴军,抓获吴军二帅。鸿口,古地名。在今河南虞城西北。

⑨公欲出:宋元公要出逃。

⑩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可为国君死难而不能护送国君逃亡。

⑪君请待之:待决一胜负。

⑫徽:标志,这里指旌旗。

⑬众从之:众人挥动旌旗,表示支持宋元公。

⑭公自扬门见之,下而巡之:元公见众人扬徽,下城巡视。扬门,旧注认为是睢阳(今河南商丘)正东门。

⑮少:少量兵力。致死:拼死。

⑯去备:撤去长兵器。

⑰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以短兵相接。按,用短兵于战阵始见于此。

⑱北：败。

⑲即：就，追击。

⑳“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三句：用裳裙包裹着砍下的头，扛于肩上，伪称华登被杀，以乱华氏军心。

㉑新里：华氏所占之邑。

㉒翟偻新居于新里，既战，说甲于公而归：翟偻新不助华氏，脱下盔甲归附宋元公。说，通“脱”。

㉓华妵（tǒu）居于公里，亦如之：华妵本是华氏，也不战而归附宋元公。

【译文】

冬十月，华登率领着吴国军队来救华氏。齐国乌枝鸣在宋国戍守。厨邑大夫濮说：“《军志》有这样的话：‘先发制人能够摧毁敌人士气，后发制人则要等待敌人士气衰弱。’何不在他们疲劳而且还没安定的时机进攻。如果让他们进来而且稳住以后，那么华氏人马众多，将悔之不及了。”他的话被接受了。十七日，齐军、宋军在鸿口打败吴军，俘获吴军两名将领公子苦雂、偃州员。华登带领其余人马打败宋军。元公想出逃，厨邑大夫濮说：“我是小人，可为国君死而不能送国君逃亡，国君请再等一下。”于是巡行全军说：“挥舞旗帜的，是国君的战士。”众人按他的话挥舞旗帜。元公从扬门上看到，就下来巡视，说：“国家灭亡国君死难，是诸位的耻辱啊，哪里仅仅是我一人的罪过呢？”齐国乌枝鸣说：“使用少量的兵力不如一起拼命，一起拼命就不如撤去防备。对方兵器很多，请都用剑吧。”他的建议被采纳。华氏被打败，宋军、齐军又追上去。厨邑大夫濮用裳裙包裹着一个人头扛在肩上说：“已经杀掉华登了！”于是在新里击败华氏。翟偻新住在新里，开战后，脱下盔甲归附元公。华妵住在公里，也像翟偻新那样做了。

十一月癸未[①]，公子城以晋师至[②]。曹翰胡会晋荀吴、齐

苑何忌、卫公子朝救宋③。丙戌④,与华氏战于赭丘⑤。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⑥。子禄御公子城⑦,庄堇为右。干犨御吕封人华豹⑧,张匄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⑨。将注,豹则关矣⑩。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⑪。”豹射,出其间⑫。将注,则又关矣⑬。曰:“不狎,鄙⑭!”抽矢⑮,城射之,殪⑯。张匄抽殳而下⑰,射之,折股⑱。扶伏而击之,折轸⑲。又射之,死⑳。干犨请一矢㉑,城曰:“余言汝于君㉒。”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㉓。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㉔。大败华氏,围诸南里。华亥搏膺而呼㉕,见华貙,曰:“吾为栾氏矣㉖!”貙曰:“子无我迋,不幸而后亡㉗。”使华登如楚乞师,华貙以车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师而出㉘,食于睢上㉙,哭而送之,乃复入㉚。楚薳越帅师将逆华氏,大宰犯谏曰㉛:“诸侯唯宋事其君㉜。今又争国,释君而臣是助㉝,无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后,既许之矣㉞。”

【注释】

①癸未:初四。

②公子城以晋师至:公子城去年逃往晋国。今还救宋。

③曹翰胡会晋荀吴、齐苑何忌、卫公子朝救宋:晋、齐、曹、卫四国都支持宋元公。卫公子朝去年奔晋,此时已回卫国。

④丙戌:初七。

⑤赭(zhě)丘:宋国地名,有说在河南西华,不确。

⑥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郑翩,华氏同党。鹳、鹅都是战阵名。

⑦子禄:向宜。

⑧吕封人华豹：也是华氏同党。吕，宋城邑，在今江苏徐州北。封人，地方长官。

⑨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华豹直呼公子城的名字，公子城怒其直呼己名，返身交战。

⑩将注，豹则关矣：注，箭上弦。关，引满弓将射。按，华豹的射箭动作比公子城快。

⑪平公之灵，尚辅相余：临战前公子城祈祷平公之灵保佑。平公，公子城父亲。

⑫豹射，出其间：华豹的箭从公子城和子禄之间穿过。

⑬将注，则又关矣：华豹又将射。

⑭不狎，鄙：公子城说华豹不让自己还手，卑鄙。狎，更换。

⑮抽矢：华豹取下箭，让公子城射。

⑯城射之，殪：一箭射死华豹。

⑰殳(shū)：兵器，长丈二。

⑱射之，折股：公子城射断张匄腿。

⑲扶伏而击之，折轸：张匄击公子城，断其车轸。扶伏，同"匍匐"。轸，车厢底的横木。

⑳又射之，死：张匄被射死。

㉑干犨请一矢：干犨求死。

㉒余言汝于君：公子城想救干犨，使他免死。

㉓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不能战死，是犯军中大法。

㉔乃射之，殪：干犨被射死。

㉕搏膺：捶胸。

㉖吾为栾氏矣：襄公二十三年，晋国栾盈作乱而死，华亥说华氏也将败亡。

㉗子无我迋(guàng)，不幸而后亡：意思是今日之事，是否败亡还说不定。迋，恐吓。

㉘华貙以车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师而出:突围而出,送华登。

㉙睢上:睢水岸边,在今河南商丘。

㉚复入:再次冲进南里。

㉛犯:大宰名。

㉜唯宋事其君:当时诸侯多数政权下移,唯有宋国臣民仍然事奉其国君。

㉝今又争国,释君而臣是助:华氏争夺国政,楚国不助宋国国君而助其臣下。

㉞既许之矣:已答应接纳华氏了。

【译文】

十一月初四,公子城带领晋军到来。曹国翰胡会合晋国荀吴、齐国苑何忌、卫国公子朝救援宋国。初七,与华氏在赭丘交战。郑翩希望摆成鹳阵,他的御者希望摆成鹅阵。子禄为公子城驾车,庄堇为车右。干犨为吕地封人华豹驾车,张匄为车右。两车相遇,公子城退了回去。华豹叫:"城啊!"公子城发怒而返身。他刚搭上箭,华豹却已经拉开弓了。公子城说:"愿平公的威灵保佑我。"华豹射出箭,从公子城和子禄之间穿过。公子城刚搭箭,华豹又拉开弓了。公子城说:"不让我还手,真卑鄙!"华豹便从弓上抽下箭,公子城一箭射去,华豹被射死。张匄抽出殳下车来,公子城又射一箭,射断张匄的腿。张匄爬过来,用殳击折公子城的车轸。公子城又向他射箭,张匄也被射死。干犨请求给他一箭,公子城说:"我替你向国君求情。"干犨回答说:"不和战友同死,是犯军中大法的。犯了法而跟随你,国君怎么用得着我?你快射吧!"公子城便射出箭,干犨也死了。各国联军大败华氏,包围住南里。华亥捶打着胸脯大喊大叫,见到华貙,说:"我们成了晋国的栾氏了!"华貙说:"你别吓我,是否失败还说不定。"让华登到楚国求援兵,华貙用十五辆战车、七十名步兵突围而出,在睢水岸边吃好饭,哭着送走华登,又冲入南里。楚国薳越率军要接华氏,太宰犯谏劝说:"诸侯中唯有宋国的臣子事奉

其国君。现在又争夺国政，不管国君而帮助臣子，恐怕不行吧！”楚平王说：“你对我说得迟了，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21.7 蔡侯朱出奔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①]，而谓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②]。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③]。”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朱诉于楚，楚子将讨蔡。无极曰：“平侯与楚有盟，故封[④]。其子有二心[⑤]，故废之。灵王杀隐大子，其子与君同恶，德君必甚[⑥]。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废置在君，蔡无他矣[⑦]。”

【注释】

①取货：求取货物。东国：蔡国隐太子之子，蔡平侯庐之弟，蔡侯朱叔父。

②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朱不听命于楚国，楚国将废朱立东国。

③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这是费无极恐吓蔡人的话。

④平侯与楚有盟，故封：昭公十三年，复蔡时蔡平侯和楚国盟于邓。

⑤其子：指蔡侯朱。

⑥灵王杀隐大子，其子与君同恶，德君必甚：灵王杀东国之父隐太子，平王又杀灵王，东国必与平王同恶灵王而十分感谢平王。

⑦且废置在君，蔡无他矣：废立之权操纵在楚王手里，蔡不敢有他心。按，这是费无极诡言阻止平王讨蔡。

【译文】

蔡侯朱出逃到楚国。费无极得到东国的财物，对蔡国人说：“朱不听从楚国的话，君王将要立东国为君。如果不先顺从楚王的意愿，楚国必定包围蔡国。”蔡国人怕了，驱逐朱而立了东国。朱向楚国控诉，楚平

王准备讨伐蔡国。费无极说："蔡平侯和楚国有盟约，所以封他。他的儿子有二心，所以废掉他。灵王杀了隐太子，隐太子的儿子和君王有共同的仇人，一定非常感激君王。现在又立他为国君，不是很好吗！况且废立大权在君王手里，蔡国不敢有他心了。"

21.8 公如晋，及河，鼓叛晋①。晋将伐鲜虞，故辞公。

【注释】

①鼓叛晋：鼓地叛晋，归附鲜虞。

【译文】

鲁昭公去晋国，刚到黄河边，鼓国背叛晋国。晋国准备攻打鲜虞，所以辞谢了昭公。

二十二年

【经】

22.1 二十有二年春①，齐侯伐莒。

22.2 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22.3 大蒐于昌间②。

22.4 夏四月乙丑③，天王崩④。

22.5 六月，叔鞅如京师⑤，葬景王。

22.6 王室乱⑥。

22.7 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⑦。

22.8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⑧。

22.9 冬十月，王子猛卒⑨。

22.10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⑩。

【注释】

①二十有二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当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

②大蒐于昌间：鲁国在昌间举行春猎。昌间，或曰在今山东泗水县。

③乙丑：十八日。

④天王崩：周景王去世。

⑤叔鞅：鲁国叔弓之子。

⑥王室乱：周王室内乱。

⑦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避乱居于皇。皇，地名，在今河南洛阳东、巩县西南。猛，王子猛。

⑧王城：东周都城，在今河南洛阳。

⑨王子猛卒：王子猛死，周人谥为悼王。

⑩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此为前520年11月23日的日全食。

【译文】

鲁昭公二十二年春，齐景公攻打莒国。

宋国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

在昌间举行大规模阅兵式。

夏四月十八日，周景王去世。

六月，叔鞅到京师，参加周景王的葬礼。

周王室内乱。

刘蚡、单穆公奉悼王猛居住在皇地。

秋，刘贫、单穆公奉悼王猛进入王城。

冬十月，悼王猛去世。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传】

22.1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①]，齐北郭启帅师伐莒[②]。莒

子将战，苑羊牧之谏曰[3]："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4]。大国不可怒也。"弗听，败齐师于寿余[5]。齐侯伐莒[6]，莒子行成。司马灶如莒莅盟[7]，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8]。莒于是乎大恶其君[9]。

【注释】

①甲子：十六日。

②北郭启：齐国大夫。

③苑羊牧之：莒国大夫。苑氏，名牧之，字羊。

④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齐帅级别低，虽然伐莒，但要求不高，不如妥协以满足他们。

⑤寿余：古地名。在今山东安丘。

⑥齐侯伐莒：齐景公发怒，率军亲征。

⑦司马灶：齐国大夫。

⑧盟于稷门之外：齐使莅盟，不于城内，而于城外，是有意辱之。稷门，齐国城门。

⑨莒于是乎大恶其君：莒国国君好战，结果辱国求和，莒国大夫于是讨厌他。

【译文】

鲁昭公二十二年春周历二月十六日，齐国北郭启领兵攻打莒国。莒君庚舆准备迎战，苑羊牧之谏阻说："齐国统帅级别低，他的要求不多，不如对他表示顺服。大国不要去触怒。"莒君庚舆不听，在寿余击败齐军。齐景公讨伐莒国，莒君庚舆求和。司马灶到莒国参加结盟，莒君庚舆到齐国参加结盟，在稷门外盟誓。莒国人由此对其国君大为不满。

22.2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

无宁以为宗羞[①]？寡君请受而戮之[②]。”对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③]，以为君忧，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战，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④]。人有言曰：‘唯乱门之无过[⑤]。’君若惠保敝邑，无亢不衷，以奖乱人[⑥]，孤之望也。唯君图之[⑦]！”楚人患之。诸侯之戍谋曰[⑧]：“若华氏知困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⑨]，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为楚功[⑩]，其亦无能为也已[⑪]。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⑫]？”乃固请出之，宋人从之[⑬]。己巳[⑭]，宋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⑮]，边卬为大司徒[⑯]，乐祁为司城[⑰]，仲几为左师[⑱]，乐大心为右师[⑲]，乐輓为大司寇[⑳]，以靖国人。

【注释】

①无宁以为宗羞：华氏作乱，是宋国宗庙之羞。无宁，无乃，恐怕。

②寡君请受而戮之：意谓楚国愿意接纳华氏，请宋国放走华氏。

③媚：取悦。父兄：指华氏、向氏。二氏皆是公族。

④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楚国如果帮助华、向作战，宋国只好听命。

⑤唯乱门之无过：即昭公十九年《传》所曰“无过乱门”。

⑥无亢不衷，以奖乱人：不保护不善之臣，不奖励作乱者。亢，保护。不衷，不善。

⑦唯君图之：按，宋国不同意楚国之请，以委婉外交辞令拒绝。

⑧诸侯之戍：戍守宋国的诸侯。

⑨若华氏知困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华氏将作困兽之斗，拼死一战，楚国耻于不能救华氏，必急派兵作战。

⑩不如出之，以为楚功：不如放华氏、向氏去楚国，满足楚国的请求。

⑪其亦无能为也已：认为华氏再也不能成为宋患。其，指华氏。

⑫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戍宋本为救宋，华氏如能离开宋国，那么目的就已达到。

⑬宋人从之：让华、向离开宋国。

⑭己巳：二十一日。

⑮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代替华费遂。

⑯边卬为大司徒：代替华定。边卬，宋平公曾孙。

⑰乐祁：即乐祁犁，子罕之孙。

⑱仲几为左师：代替向宁。仲几，仲江之孙。

⑲乐大心为右师：代替华亥。

⑳乐輓：子罕之孙。

【译文】

楚国薳越派人告知宋国说："我们国君听说贵国国君有不肯臣服的臣子造成国君的忧虑，这岂不成为宗庙的羞耻？我们国君请求接走他们而加以诛戮。"宋元公答复说："寡人不才，不能取悦于父兄，给君王带来了忧虑，劳动君王下达命令。但君臣之间每天作战，如果君王说'我一定要帮助臣子'，也只能唯命是听。前人有句话说：'不要经过动乱的门前。'君王要是赐恩保护敝国，不以庇护不忠之人来奖励叛乱者，这是我的愿望。请君王好好考虑一下！"楚国感到忧虑。诸侯派在宋国戍守的大夫商议说："如果华氏明白没有退路而拼死作战，楚国因无法成就此事感到耻辱而迅速出兵参战，这对我们不利。不如让他们出去，以成全楚国的功绩，华氏他们对宋国已经无能为力了。挽救宋国而除掉他们的祸害，还求什么呢？"于是坚持请求放走华氏，宋国人同意了。二月二十一日，宋国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逃往楚国。宋元公任命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卬任大司徒，乐祁任司城，仲几任左师，乐大心任右师，乐輓任大司寇，以安定国人。

22.3 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①，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②。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③，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④。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⑤。"遽归告王，且曰："鸡其惮为人用乎⑥！人异于是⑦。牺者实用人⑧，人牺实难，己牺何害⑨？"王弗应⑩。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⑪。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⑫。戊辰⑬，刘子挚卒，无子，单子立刘蚠⑭。五月庚辰⑮，见王⑯，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⑰。

【注释】

①王子朝：周景王庶长子。宾起：即宾孟，王子朝师傅。

②欲立之：想立王子朝为太子。

③刘献公：周卿士。伯蚠（fén）：即刘狄。单穆公：也是周卿士。

④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王子朝有要继位的话语，伯蚠讨厌他，准备除掉他。乱，不合礼制。

⑤自惮其牺也：牺牲要用毛羽完美的牲畜，所以侍者回答说，雄鸡怕被用作牺牲，所以自断其尾。

⑥用：用为祭品。

⑦人异于是：鸡毛完美为人所宠爱，但必被作为牺牲而杀掉，人则不同，被宠者必贵盛。

⑧实用人：实用于人。

⑨人牺实难，己牺何害：宾孟有感于鸡自断其尾，以鸡为喻，牺牲只是为人使用而已，你既宠爱王子朝，就应早立之，有何妨害？人牺，为人宠爱而被任用。己牺，为己宠爱而任用之。

⑩王弗应：昭公十五年太子寿死后，曾要立王子猛，现在宾孟提议

立王子朝,景王心里同意,但因王子猛的缘故而不置可否。

⑪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景王知道单、刘二人拥护王子猛,想借打猎机会杀单、刘二人。北山,今河南洛阳北邙山。

⑫崩于荣锜氏:还没下手,景王因心脏病发作而死。荣锜,周大夫。氏,家。

⑬戊辰:二十二日。

⑭刘子挚卒,无子,单子立刘蚠:刘献公挚也死,立刘蚠,即伯蚠。

⑮庚辰:初四。

⑯王:指王猛。景王死后,在刘、单的支持下,猛继位。

⑰盟群王子于单氏:怕诸王子有异议,所以在单穆公家结盟。

【译文】

王子朝、宾起得到周景王的宠信,景王和宾起都喜欢王子朝,想立他为太子。刘献公的庶子伯蚠事奉单穆公,讨厌宾起的为人,想去杀了他。又讨厌王子朝的话,认为违背了礼制,想除掉他。宾起到郊外,看见一只公鸡自己弄断尾部羽毛。就问为什么,侍者说:"它这是害怕成为牺牲。"宾起报告景王,并且说:"鸡大概是怕被人用作牺牲吧!人则和它不一样。牺牲是被人利用的,为人宠爱而被用作牺牲很难,但被自己用作牺牲有什么不好?"景王没应答。夏四月,景王到北山打猎,让公卿们都跟去,准备杀掉单穆公、刘献公。景王有心脏病,十八日,死在荣锜家。二十二日,刘献公挚去世,没有嫡子,单穆公立了刘蚠。五月初四,进见周天子,于是进攻宾起,杀了他,与王子们在单氏家结盟。

22.4 晋之取鼓也①,既献而反鼓子焉②。又叛于鲜虞③。六月,荀吴略东阳④,使师伪籴者⑤,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⑥,遂袭鼓,灭之⑦,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⑧。

【注释】

①晋之取鼓也：事在昭公十五年。

②既献而反鼓子焉：在宗庙献俘之后，又让鼓子归国为君。

③又叛于鲜虞：鼓国本属鲜虞，鼓子归国，又叛晋而归于鲜虞。

④略：巡视。东阳：太行山以东，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属于晋国的地方。

⑤籴(dí)：买粮。

⑥昔阳：古地名。在今河北晋县西。

⑦遂袭鼓，灭之：晋国设计袭击并灭掉鼓国。

⑧涉佗：晋国大夫。守之：镇守鼓地。

【译文】

晋国占领鼓国，向宗庙献捷后又让鼓国国君回去。鼓国又背叛晋国而归属鲜虞。六月，荀吴巡视东阳，派军队装作买粮的，背着铠甲在昔阳城门外休息，乘机袭击鼓国，灭了鼓，逮住鼓国国君鸢鞮回国，派涉佗镇守鼓地。

22.5 丁巳①，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②。帅郊、要、饯之甲③，以逐刘子④。壬戌⑤，刘子奔扬⑥。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⑦。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⑧。癸亥⑨，单子出⑩。王子还与召庄公谋⑪，曰："不杀单旗，不捷⑫。与之重盟⑬，必来。背盟而克者多矣⑭。"从之。樊顷子曰⑮："非言也⑯，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单子⑰。及领⑱，大盟而复，杀挚荒以说⑲。刘子如刘⑳，单子亡，乙丑㉑，奔于平畤㉒。群王子追之，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㉓。丙寅㉔，伐之㉕。京人奔山㉖。刘子入于王城。辛未㉗，巩简公败绩于京。乙亥㉘，甘平公亦

败焉㉙。

【注释】

①丁巳：十一日。

②百工：百官。灵、景之族：周灵王、景王子孙。

③郊、要、饯：都是周城邑。

④刘子：伯蚠。

⑤壬戌：十六日。

⑥扬：本为戎人城邑。当距今河南偃师不远。

⑦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单子将周悼王接回自己的家。单子，单穆公单旗。悼王，王子猛。庄宫，古地名。在王城。

⑧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王子还又将悼王劫回庄宫。王子还，王子朝同党。

⑨癸亥：十七日。

⑩单子出：单子因为失去王子猛，所以出逃。

⑪召庄公：召伯奂，王子朝同党。

⑫不捷：事情不会成功。

⑬重盟：再次结盟，因前已盟群王子。

⑭背盟：现在以再盟召单子，是要乘机杀死他，所以说背盟。

⑮樊顷子：樊齐，单、刘同党。

⑯非言：指王子还的话非善言。

⑰遂奉王以追单子：王子还奉悼王令追单子。

⑱领：崿岭，一名轘辕山。

⑲杀挚荒以说：王子还与单子盟，并将劫王子猛一事归罪于挚荒，杀挚荒以作解释。

⑳刘子如刘：自扬回到自己的采邑。刘，古地名。在今河南偃师西南。

㉑乙丑：十九日。

㉒奔于平畤：单子知道王子还之谋，又奔平畤。平畤，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不远处。

㉓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八人皆王子朝党羽，被杀，王子朝奔京。按，还等八人都是王子，即灵、景之族。京，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西南、伊水南。

㉔丙寅：二十日。

㉕伐之：单子伐京。

㉖山：邙山。

㉗辛未：二十五日。

㉘乙亥：二十九日。

㉙甘平公：巩、甘都是周王卿士，都为王子朝所败。

【译文】

六月十一日，安葬周景王。王子朝凭借旧官和百工中被免职的人，与灵王、景王的族人一起发动叛乱。率领郊、要、饯的甲士，驱逐刘蚡。十六日，刘蚡逃往扬地。单穆公到庄宫迎接悼王到自己家。王子还夜里又将悼王接回庄宫。十七日，单穆公出逃。王子还和召庄公商量，说："不杀掉单旗，不能算胜利。再和他结盟，他一定会来。违背盟约而取得胜利的事情是很多的。"召庄公同意了。樊顷子说："这不像话，必定不能成功。"王子还便奉悼王令去追赶单穆公。到达领地，举行盛大的结盟仪式后返回，杀死挚荒以向单穆公解释。刘蚡由扬到刘，单穆公逃亡，十九日，逃到平畤。王子们去追赶他，单穆公杀了公子还、姑、发、弱、鬷、延、定、稠，王子朝逃到京地。二十日，单穆公伐京。京地人逃往山中。刘蚡进入王城。二十五日，巩简公在京地大败。二十九日，甘平公也战败。

叔鞅至自京师[①]，言王室之乱也。闵马父曰[②]："子朝必

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3]。”

【注释】

①叔鞅至自京师：安葬周景王之后返回鲁国。

②闵马父：即闵子马，鲁国大夫。

③天所废：指“群丧职秩者”，本为上天所弃，王子朝依靠他们，必败。

【译文】

叔鞅从京师回国，说起王室的动乱。闵马父说：“王子朝肯定不会成功。他所依靠的人，都是上天所抛弃的。”

单子欲告急于晋。秋七月戊寅[1]，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车，次于皇[2]。刘子如刘。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3]。盟百工于平宫[4]。辛卯[5]，鄩肸伐皇[6]。大败，获鄩肸。壬辰[7]，焚诸王城之市[8]。八月辛酉[9]，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10]。百工叛。己巳[11]，伐单氏之宫，败焉[12]。庚午[13]，反伐之。辛未[14]，伐东圉[15]。冬十月丁巳[16]，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17]。庚申[18]，单子、刘盆以王师败绩于郊[19]，前城人败陆浑于社[20]。十一月乙酉[21]，王子猛卒[22]，不成丧也[23]。己丑[24]，敬王即位[25]，馆于子旅氏[26]。十二月庚戌[27]，晋籍谈、荀跞、贾辛、司马督帅师军于阴，于侯氏，于溪泉，次于社[28]。王师军于氾，于解，次于任人[29]。闰月，晋箕遗、乐徵、右行诡济师取前城[30]，军其东南。王师军于京楚[31]。辛丑[32]，伐京，毁其西南[33]。

【注释】

①戊寅:初三。

②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车,次于皇:让悼王离开王城,以示危急。圃车,周地,离皇不远。皇,在今河南巩县西。

③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守王城以抵御王子朝。王子处,王子猛同党。

④平宫:平王庙。

⑤辛卯:十六日。

⑥鄩肸:王子朝同党。

⑦壬辰:十七日。

⑧焚诸王城之市:在王城之市烧死鄩肸。

⑨辛酉:十六日。

⑩丑:悼王司徒。前城:古地名。王子朝所得之邑,在今河南洛阳东南,伊水东岸。

⑪己巳:二十四日。

⑫伐单氏之宫,败焉:因为司徒丑败,百工叛,攻单氏,反为单氏所败。

⑬庚午:二十五日。

⑭辛未:二十六日。

⑮东圉:古地名。在今河南偃师西南。

⑯丁巳:十三日。

⑰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单、刘向晋国告急,晋国出兵,护送悼王回王城。九州之戎,陆浑之戎。

⑱庚申:十六日。

⑲单子、刘盆以王师败绩于郊:为王子朝同党所败。

⑳前城人败陆浑于社:陆浑戎也被王子朝之众所败。前城人,王子

朝之众。社，周邑。

㉑乙酉：十二日。

㉒王子猛卒：王子猛死，周人谥为悼王。《经》记做“冬十月”，《传》纠正为“十一月”。

㉓不成丧也：《经》不称王“崩”，因为王子猛没有正式即位，所以未行天子丧葬之礼。

㉔己丑：十六日。

㉕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丐。

㉖子旅氏：周大夫。

㉗庚戌：初七。

㉘晋籍谈、荀跞、贾辛、司马督帅师军于阴，于侯氏，于溪泉，次于社：籍谈驻军于阴，荀跞驻军于侯氏，贾辛驻军于溪泉，司马督驻军于社。阴，即平阴，古地名。在今河南孟津北、黄河南岸。侯氏，古地名。即今缑氏镇。溪泉，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

㉙王师军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师分驻三地。氾、解、任人，都在今河南洛阳附近。

㉚箕遗、乐徵、右行诡：都是晋国大夫。济师：部队渡洛水、伊水。

㉛京楚：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附近。

㉜辛丑：二十九日。

㉝伐京，毁其西南：王子朝在京，所以伐京，毁京之西南部。

【译文】

单穆公想向晋国告急。秋七月初三，他带着周悼王到平畤，又去往圃车，住在皇地。刘蚠去刘邑。单穆公派王子处守在王城。与百工在平王庙中结盟。十六日，鄩肸攻打皇地。大败，鄩肸被俘虏。十七日，把鄩肸烧死在王城的市上。八月十六日，司徒丑率领周悼王的军队在前城大败。百工叛变。二十四日，攻打单穆公的住宅，被打败。二十五日，单穆公反来进攻。二十六日，单穆公进攻东圉。冬十月十三日，晋国籍

谈、荀跞率领九州的戎人和焦、瑕、温、原等地的军队，把周悼王送回王城。十六日，单穆公、刘盆所带周悼王的军队在郊地被打败，前城人在社地打败陆浑。十一月十二日，王子猛去世，没有举行天子的丧葬仪式。十六日，周敬王即位，住在子旅氏家。十二月初七，晋国籍谈、荀跞、贾辛、司马督分别率军队驻扎在阴、侯氏、溪泉和社地。周王军队驻扎在汜地、解地和任人。闰十二月，晋国箕遗、乐徵、右行诡统领军队渡过洛水、伊水占领前城，驻扎在前城东南。周王军队驻扎在京楚。二十九日，攻打京地，破坏了它的西南部。

二十三年

【经】

23.1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①]，叔孙婼如晋[②]。

23.2　癸丑[③]，叔鞅卒。

23.3　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④]。

23.4　晋人围郊[⑤]。

23.5　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⑥]。

23.6　秋七月，莒子庚舆来奔[⑦]。

23.7　戊辰[⑧]，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⑨]，胡子髡、沈子逞灭[⑩]，获陈夏啮[⑪]。

23.8　天王居于狄泉[⑫]。尹氏立王子朝[⑬]。

23.9　八月乙未[⑭]，地震。

23.10　冬，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

【注释】

①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鲁昭公二十三年当周敬王元年，前519。

②叔孙婼如晋：鲁国武城人伏击邾军，晋国问罪，叔孙婼赴晋解说。

③癸丑：十二日。

④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晋国扣留叔孙婼。

⑤晋人围郊：围郊讨伐王子朝。郊，周邑。

⑥蔡侯：蔡悼侯，在位共三年。

⑦莒子庚舆来奔：莒共公被逐，逃奔鲁国。莒子庚舆，莒共公，莒著丘公之弟。

⑧戊辰：二十九日。

⑨胡：妫姓国，在今安徽阜阳。鸡父：楚国地名，在今河南固始东南。

⑩胡子髡、沈子逞灭：胡、沈二国国君被杀。

⑪获：杀死。夏啮（niè）：夏徵舒曾孙。

⑫天王居于狄泉：周敬王为避王子朝，居于狄泉。狄泉，即《传》文中的泽邑，在今河南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

⑬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之族。按，书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⑭乙未：二十六日。

【译文】

鲁昭公二十三年春周历正月，叔孙婼到晋国去。

十二日，叔鞅去世。

晋国扣留鲁国使者叔孙婼。

晋国包围郊邑。

夏六月，蔡悼公东国在楚国去世。

秋七月，莒国国君庚舆逃来鲁国。

二十九日，吴国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陈、许六国军队，胡子髡、沈子逞被杀，杀死陈国夏啮。

周敬王居住在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为王。

八月二十六日，发生地震。

冬，鲁昭公去晋国，到黄河，因生病，便回国。

【传】

23.1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师围郊①。癸卯②，郊、鄩溃③。丁未④，晋师在平阴⑤，王师在泽邑⑥。王使告间⑦，庚戌⑧，还⑨。

【注释】

①二师围郊：由于王子朝据于郊，所以王师和晋师联合讨伐。二师，指周王军队和晋国军队。按，此《传》文应与上年《传》文“伐京，毁其西南”连读。

②癸卯：初二。

③郊、鄩溃：郊、鄩二邑都被王子朝占据。鄩，也是周邑，在今河南巩县。

④丁未：初六。

⑤平阴：即上年《传》文中的阴。

⑥王师在泽邑：周敬王随军在泽邑。泽邑，即狄泉。

⑦王使告间：王师自己可以抵御，晋军可以回师。间，本指病好转，这里指王子朝之乱稍平。

⑧庚戌：初九。

⑨还：晋军回国。

【译文】

鲁昭公二十三年春周历正月初一，周天子军队和晋国军队包围郊邑。初二，郊、鄩溃败。初六，晋军在平阴，周天子的军队在泽邑。周天子派人向晋军告知局势好转，初九，晋军回国。

23.2 邾人城翼[1]，还，将自离姑[2]。公孙钽曰[3]：“鲁将御我[4]。”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5]。徐钽、丘弱、茅地曰[6]：“道下，遇雨，将不出[7]，是不归也。”遂自离姑[8]。武城人塞其前，断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师过之，乃推而蹶之[9]，遂取邾师，获钽、弱、地。邾人诉于晋，晋人来讨。叔孙婼如晋，晋人执之。书曰：“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言使人也[10]。晋人使与邾大夫坐[11]。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12]，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注释】

①翼：邾国地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②还，将自离姑：从翼经离姑回国，必经过鲁国武城。离姑，邾国地名，在翼北。

③公孙钽：邾国大夫。

④鲁将御我：经过邻国之境必须借道，现在不借道而经过武城，武城人必然抗御。

⑤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公孙钽提议不经过武城，依沂蒙山南行。

⑥徐钽、丘弱、茅地：三人都是邾国大夫。

⑦道下，遇雨，将不出：山道低下，遇雨将走不出去。

⑧遂自离姑：仍然取道武城。

⑨“武城人塞其前”四句：武城人前面以兵挡路，后面砍树而不砍断，等邾国军队经过，推断树以伏击之。殊，断。蹶，倒。

⑩书曰：“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言使人也：即使诸侯有罪，盟主也不宜逮捕使臣。《经》文称“行人叔孙婼”，就是批评晋国随便逮捕使臣。

⑪坐：古代诉讼双方互相辩论曰坐。

⑫介：副使。子服回：鲁国大夫，当时是叔孙婼副使。

【译文】

邾国在翼地筑城，返程准备取道离姑。公孙鉏说："鲁国将会抗击我们。"想从武城折返，沿山往南走。徐鉏、丘弱、茅地说："山道低下，遇上雨将出不去，这就不能回去。"于是从离姑走。武城人把前面的道路堵住了，后面路旁的树木砍而不让它断倒，邾国军队经过时，武城人推倒树木断其后路，便消灭了邾军，俘获徐鉏、丘弱、茅地。邾国向晋国控诉，晋国前来问罪。叔孙婼到晋国，晋国把他逮捕。《春秋》记载说："晋国拘禁我国行人叔孙婼。"是说他们逮捕使臣是违法的。晋国让叔孙婼和邾国大夫辩论。叔孙婼说："各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本是周朝的制度。邾国还是夷人。我们国君所任命的副使子服回在，请让他和邾国大夫辩论，我这是由于不敢废弃周朝的制度。"叔孙婼终于没和邾国大夫辩论。

韩宣子使邾人聚其众，将以叔孙与之①。叔孙闻之，去众与兵而朝②。士弥牟谓韩宣子曰③："子弗良图④，而以叔孙与其仇，叔孙必死之。鲁亡叔孙，必亡邾。邾君亡国，将焉归⑤？子虽悔之，何及⑥？所谓盟主，讨违命也⑦。若皆相执⑧，焉用盟主？"乃弗与⑨。使各居一馆⑩。士伯听其辞，而诉诸宣子，乃皆执之⑪。士伯御叔孙，从者四人，过邾馆以如吏⑫。先归邾子。士伯曰："以刍荛之难，从者之病，将馆子于都⑬。"叔孙旦而立，期焉⑭。乃馆诸箕⑮。舍子服昭伯于他邑⑯。

【注释】

①将以叔孙与之:准备把叔孙婼交给邾国众人。

②叔孙闻之,去众与兵而朝:按,叔孙婼不带随从武器只身朝见晋国国君,以示赴死。

③士弥牟:即士景伯。

④子弗良图:计谋不善。

⑤邾君亡国,将焉归:当时邾君在晋国,要是鲁国灭亡邾国,邾君无所归,反而增加晋国麻烦。

⑥子虽悔之,何及:到时将后悔不及。

⑦所谓盟主,讨违命也:盟主的职责,乃是讨伐违命之国。

⑧若皆相执:鲁国抓了邾国三位大夫,晋国又使邾人抓叔孙婼。

⑨乃弗与:不将叔孙婼交给邾国人。

⑩使各居一馆:让叔孙婼和子服回各住一客馆。

⑪士伯听其辞,而诉诸宣子,乃皆执之:叔孙婼二人极力辩解,士景伯听后,报告韩起,将叔孙婼和子服回都抓了起来。

⑫士伯御叔孙,从者四人,过邾馆以如吏:士伯故意载着叔孙婼经过邾人居住之馆,以羞辱叔孙婼。

⑬以刍荛之难,从者之病,将馆子于都:晋国以柴草不足,随从人员劳苦为借口,准备将叔孙婼囚禁于别处。都,别邑。

⑭叔孙旦而立,期焉:叔孙婼立以待命。期,待。

⑮箕:古地名。在今山西蒲县东北。

⑯舍子服昭伯于他邑:子服回被软禁于别的地方。

【译文】

韩起让邾国聚集手下人,准备把叔孙婼交给他们。叔孙婼闻讯,屏去随从没带武器前往朝见晋顷公。士弥牟对韩起说:“您想不出好主意,却要把叔孙婼交给他的仇敌,叔孙婼必然因此而死。鲁国失去叔孙婼,必定灭亡邾国。邾国国君没了国家,将会到哪里去?到那时您即便

懊悔，又哪里来得及？所谓盟主，职责是讨伐违背命令的诸侯。如果都互相抓人，又哪里用得着盟主？”韩起便没把叔孙婼交给邾国人，让他和子服回各住一所宾馆。士弥牟听取他们的辩解后，把情况告诉了韩起，于是把他们都抓起来。士弥牟驾车载着叔孙婼，随从的有四个人，经过邾国人的宾馆而到官吏那里去。先让邾国国君回国。士弥牟说：“因为柴草困乏，随从人员太辛苦，准备把你安排到别的城邑。”叔孙婼一早就站在那里等待动身。于是让他住到箕邑。把子服回安排到另外的城邑。

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①]。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②]，曰：“尽矣。”为叔孙故，申丰以货如晋[③]。叔孙曰：“见我，吾告女所行货[④]。”见而不出[⑤]。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⑥]，请其吠狗，弗与[⑦]。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⑧]。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⑨]，去之如始至。

【注释】

①范献子求货于叔孙，使请冠焉：范献子以求冠为借口，向叔孙婼索取贿赂。

②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叔孙婼明知范献子之意，故意让人取范献子的冠做样子，然后送回两顶相同的冠，以塞范献子的口。

③为叔孙故，申丰以货如晋：鲁国想用财物求得晋国赦免叔孙婼。

④所行货：财物送到哪里。

⑤见而不出：叔孙婼让申丰来见自己，即留住他不让出去，拒绝以贿赂求赦免。

⑥吏人：看守叔孙婼的人。

⑦请其吠狗，弗与：叔孙婼不给吠狗，表示连小吏也不贿赂。吠狗，

叔孙婼所养善吠之狗。

⑧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叔孙婼杀吠狗与吏人吃，表示先前并非吝惜不给。

⑨叔孙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所居之处，即便仅仅一天，叔孙婼也必修缮一新。葺，修缮。

【译文】

范献子向叔孙婼索求财货，派人向他讨要帽子。叔孙婼弄来范献子帽子的样子，照着做了两顶送给他，说："都在这里了。"因为叔孙婼被扣留的缘故，申丰带着财物到晋国来。叔孙婼说："来见我，我告诉你要把财物送到哪里。"申丰入见后叔孙婼不让他出来。在箕地和叔孙婼住在一起的吏人向叔孙婼讨要一只善吠的狗，叔孙婼不给。到将回国时，叔孙婼把狗杀了和吏人一起吃。叔孙婼所住的地方，即便只住一天，也一定要修整墙屋，离开的时候就跟刚来时一样。

23.3 夏四月乙酉①，单子取訾，刘子取墙人、直人②。六月壬午③，王子朝入于尹④。癸未⑤，尹圉诱刘佗杀之⑥。丙戌⑦，单子从阪道⑧，刘子从尹道伐尹⑨。单子先至而败，刘子还⑩。己丑⑪，召伯奂、南宫极以成周人戍尹⑫。庚寅⑬，单子、刘子、樊齐以王如刘⑭。甲午⑮，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⑯。秋七月戊申⑰，鄩罗纳诸庄宫⑱。尹辛败刘师于唐⑲。丙辰⑳，又败诸鄩。甲子㉑，尹辛取西闱㉒。丙寅㉓，攻蒯，蒯溃㉔。

【注释】

①乙酉：十四日。

②单子取訾，刘子取墙人、直人：三邑本为王子朝所占据。訾，有东

訾、西訾之分，都在今河南巩县西南。墙、直，二邑名，在今河南新安。

③壬午：十二日。

④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尹，在今河南洛宁。

⑤癸未：十三日。

⑥尹圉：尹文公。刘佗：刘蚠族人，周敬王同党。

⑦丙戌：十六日。

⑧阪道：偏僻山道。

⑨尹道：入尹之道。

⑩单子先至而败，刘子还：因单子败，刘子返回。

⑪己丑：十九日。

⑫召伯奂、南宫极以成周人戍尹：召、南二人为周卿士，戍尹以支持王子朝。

⑬庚寅：二十日。

⑭单子、刘子、樊齐以王如刘：为避王子朝，奉周敬王出居于刘子之邑。

⑮甲午：二十四日。

⑯左巷：近东城之地。

⑰戊申：初九。

⑱鄩罗：周大夫，鄩肸之子。

⑲尹辛：尹氏族人。唐：周地名，在今河南洛阳东。

⑳丙辰：十七日。

㉑甲子：二十五日。

㉒西闱：周地，在今河南洛阳西南。

㉓丙寅：二十七日。

㉔攻蒯，蒯溃：尹氏攻蒯，刘师又败。蒯，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按，此时周敬王居泽邑，王子朝入王城，二王并存。

【译文】

夏四月十四日，单子占取訾地，刘子占取墙人、直人。六月十二日，王子朝进入尹邑。十三日，尹圉诱骗刘佗并杀死他。十六日，单子从偏僻山道、刘子从入尹之道讨伐尹邑。单子先到而被打败，刘子便回兵。十九日，召伯奂、南宫极带领成周军队戍守尹邑。二十日，单子、刘子、樊齐奉周敬王到刘邑。二十四日，王子朝进入王城，住在左巷。秋七月初九，鄩罗把王子朝送到庄宫。尹辛在唐邑打败刘军。十七日，又在鄩地打败他。二十五日，尹辛占领西闱。二十七日，进攻蒯地，蒯地人溃败。

23.4　莒子庚舆虐而好剑[①]，苟铸剑，必试诸人[②]。国人患之。又将叛齐[③]。乌存帅国人以逐之[④]。庚舆将出，闻乌存执殳而立于道左，惧将止死[⑤]。苑羊牧之曰[⑥]："君过之[⑦]！乌存以力闻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⑧]？"遂来奔。齐人纳郊公[⑨]。

【注释】

①莒子庚舆：犁比公之子，著丘公之弟。

②苟铸剑，必试诸人：用杀人来试剑的利钝。

③又将叛齐：去年与齐结盟，现在想叛齐。

④乌存：莒国大夫。

⑤庚舆将出，闻乌存执殳而立于道左，惧将止死：莒子庚舆怕被乌存拦住杀死。

⑥苑羊牧之：莒国大夫。

⑦君过之：要莒子庚舆尽管过去。

⑧乌存以力闻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苑羊牧之估计乌存不至于杀

国君。以力闻，以勇力闻名。

⑨齐人纳郊公：齐国送郊公回莒国去即位。郊公，著丘公之子，昭公十四年奔齐。

【译文】

莒子庚舆暴虐而爱剑，要是铸了剑，必定用人来试剑。国人都怨恨。他又打算背叛齐国。乌存率领国人赶走他。庚舆将出逃，听说乌存持殳站立道左，害怕会把自己截住杀死。苑羊牧之说："国君尽管过去！乌存以勇力闻名就行了，何必靠杀死国君来成名？"莒子就逃来鲁国。齐国把郊公送回莒国即位。

23.5 吴人伐州来[①]，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②]。吴人御诸钟离[③]。子瑕卒，楚师熸[④]。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⑤]，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⑥]'。胡、沈之君幼而狂[⑦]，陈大夫啮壮而顽[⑧]，顿与许、蔡疾楚政[⑨]。楚令尹死，其师熸。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⑩]，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⑪]，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⑫]。诸侯乖乱[⑬]，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⑭]，后者敦陈整旅[⑮]。"吴子从之。戊辰晦[⑯]，战于鸡父[⑰]。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⑱]，三国争之[⑲]。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⑳]，光帅右，掩馀帅左[㉑]。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㉒]。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㉓]，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㉔]，三国奔[㉕]，楚师大奔。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君臣之辞也[㉖]。不言战，楚未陈也[㉗]。

【注释】

①吴人伐州来：昭公十三年，州来属吴，昭公十九年楚国曾城州来，大概后来又取之。

②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此时令尹子瑕有病，虽在军中，但由司马薳越代行其事。奔命，奉楚王之命带兵参战。

③钟离：古地名。在今安徽凤阳稍北。

④熸(jiān)：火熄灭，这里比喻士气低落。

⑤不获已：不得已。

⑥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带兵其威严若胜过感情，兵虽少，也必胜。克，胜过。

⑦狂：浮躁。

⑧顽：顽钝不化。

⑨疾：憎恨。

⑩七国：楚、顿、胡、沈、蔡、陈、许。

⑪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薳越地位较低，不能整齐号令，没有高的威信。

⑫摇心：军心动摇。

⑬乖乱：混乱。

⑭请先者去备薄威：先头部队放松警戒，减少军威以诱敌。

⑮后者敦陈整旅：后面的部队巩固军阵，整顿师旅以应战。

⑯戊辰晦：七月二十九日。按，晦日忌战，吴军则出其不意攻击楚军。

⑰鸡父：楚国地名，在今河南固始东南。

⑱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罪犯囚徒不习作战，用此就是“去备薄威”以诱敌。

⑲三国争之：三国不知是计，争抓俘虏。

⑳中军从王：吴王率中军。

㉑掩馀：吴王寿梦之子。

㉒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为捉俘虏，军阵不整。

㉓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让胡、沈俘虏逃回，以动摇许、蔡、顿军心。

㉔师噪而从之：吴军乘机攻击许、蔡、顿三国军队。噪，鼓噪。

㉕三国奔：许、蔡、顿三国兵士败逃。

㉖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君臣之辞也：胡子、沈子都是国君，君亡等于国灭，所以书二君灭；夏啮为大夫，臣位轻，虽被杀，只称获。

㉗不言战，楚未陈也：楚军未摆开阵势，所以《经》文不说"战"。

【译文】

吴国攻打州来，楚国薳越率军和诸侯军队奉楚平王之命援救州来。吴国在钟离抵御他们。子瑕去世，楚军士气低落。吴国公子光说："诸侯跟从楚国的很多，但都是小国，是畏惧楚国而不得已，所以前来。我听说：'做事要是威严胜过感情，虽然弱小，也一定能成。'胡、沈二国国君年轻而浮躁，陈国大夫啮年富力强但顽钝，顿与许、蔡三国憎恨楚国政令。楚国令尹死了，军队的士气低落。统帅地位低下军内多宠臣，政令不专一。七国同时出兵而不同心，统帅地位低而不能整肃号令，没有高的威信，楚国是可以打败的。如果分兵先攻胡、沈与陈三国军队，他们必然率先逃走。三国被打败，诸侯就军心动摇了。诸侯混乱，楚国军队必然大败。请让先头部队放松戒备收敛威势，后续部队加强军阵整顿军旅。"吴王听从了。七月二十九日，在鸡父交战。吴王用三千名罪囚先攻胡、沈与陈国的军队，三国军队争抢着去抓捕他们。吴国组成三军随后出击：中军随从吴王，公子光带领右军，掩馀率领左军。吴国的罪人有的奔逃，有的停步，三国军队乱了阵脚。吴军进攻，三国军队失败，俘获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吴国释放胡、沈二国的俘虏，让他们逃往许和蔡、顿三国，说："我们的国君死了！"吴军擂鼓呐喊着跟在后面，

许和蔡、顿三国军队奔逃，楚军大败。《春秋》记载说："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国夏啮。"这是对国君和臣下所使用的不同文辞。不说"战"，是因为楚方还没摆开阵势。

23.6　八月丁酉[①]，南宫极震[②]。苌弘谓刘文公曰[③]："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④]。周之亡也，其三川震[⑤]。今西王之大臣亦震[⑥]，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⑦]。"

【注释】

①丁酉：二十七日。

②南宫极震：周地地震，南宫极被压死。

③刘文公：刘蚠。

④先君之力可济也：地震而南宫极死，预兆你父亲刘献公想立王子猛的意愿可以成功。

⑤周之亡也，其三川震：周幽王时，有泾、渭、洛三川都震的预兆。

⑥西王：指王子朝，因在王城。大臣：指南宫极。

⑦东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东，所以称东王。按，苌弘以地震预言王子朝和周敬王的成败。

【译文】

八月二十七日，南宫极死于地震。苌弘对刘文公说："您请努力吧！先君所致力的事可以成功了。周室灭亡的时候，三川发生地震。现在西王的大臣也遇地震而死，是上天抛弃他！东王必将大获全胜。"

23.7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①]。冬十月甲申[②]，吴大子诸樊入郹[③]，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将死[④]，众曰："请遂伐吴以徼之[⑤]。"薳越曰："再败

君师[6],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7]。”乃缢于薳澨[8]。

【注释】

①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楚平王娶秦女,废太子建,建之母归家住于郹,现在其母开启郹城门以招纳吴人。

②甲申:十六日。

③吴大子诸樊:吴王僚太子。

④将死:薳越准备自杀。

⑤请遂伐吴以徼之:乘机攻打吴国以侥幸取胜。徼,同“侥”,侥幸。

⑥再败:救州来已是一败,这次如果再败,是两次失败。

⑦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已失国君夫人,不可不为之而死。

⑧薳澨:古地名。在今湖北京山西,汉水东岸。

【译文】

楚国太子建的母亲住在郹地,召来吴国人为他们打开城门。冬十月十六日,吴国太子诸樊进入郹地,带着楚夫人和她的宝器回国了。楚国司马薳越追赶吴军,但没追上。他准备自杀,大家说:“请就此攻打吴国,也许侥幸能取胜。”薳越说:“再次使国君的军队吃败仗,死有余辜。丢了国君的夫人,不能不为此而死。”便在薳澨上吊自杀。

23.8　公为叔孙故如晋[1],及河,有疾,而复。

【注释】

①公为叔孙故如晋:求晋国释放叔孙婼。

【译文】

鲁昭公因为叔孙婼的事前往晋国,到达黄河,生病,便返回国去。

23.9 楚囊瓦为令尹[①],城郢[②]。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③];天子卑,守在诸侯[④]。诸侯守在四邻[⑤]。诸侯卑,守在四竟[⑥]。慎其四竟,结其四援[⑦],民狎其野[⑧],三务成功[⑨],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⑩]?今吴是惧[⑪],而城于郢,守已小矣[⑫]。卑之不获[⑬],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⑭],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险其走集[⑮],亲其民人,明其伍候[⑯],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⑰],不僭不贪[⑱],不懦不耆[⑲],完其守备,以待不虞[⑳],又何畏矣[㉑]?《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㉒]。'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㉓]?土不过同[㉔],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㉕]?"

【注释】

①囊瓦:子常,楚国子囊之孙,代子瑕为令尹。

②城郢:因惧怕吴国,故再增修郢都城。

③天子守在四夷:天子有德,德及于远方,四夷之国都为王朝守卫。

④天子卑,守在诸侯:天子地位降低,此时以诸侯抵御四夷之侵。卑,指地位降低。

⑤诸侯守在四邻:诸侯亲善邻国,四邻安静,如同为之守卫。

⑥诸侯卑,守在四竟:诸侯地位下降,此时仅守四境以自保全。竟,通"境"。

⑦结其四援:结好四邻,以为援助。

⑧狎其野:安习农事。

⑨三务:春、夏、秋三季耕作之事。

⑩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国无内忧外患,则不必修城以

增强武备。

⑪今吴是惧:现在惧怕吴国。

⑫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城于郢,说明守卫范围连四境都没达到,所以说小。

⑬卑之不获:诸侯卑时守在四境,现在则连四境也不能守了。

⑭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僖公十九年,梁伯好土功,沟公宫,或曰秦来袭,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⑮险:巩固。走集:边境的堡垒。

⑯明其伍候:民有部伍,轮流瞭望侦察。

⑰交礼:交邻的礼节。

⑱不僭不贪:外交上无差失,不贪婪。

⑲不懦不耆:不显得懦弱,也不强横欺人。

⑳不虞:意外事件。

㉑又何畏矣:按,沈尹戌认为,城郢无益,修明政治,安抚百姓,结好邻国才是上策。

㉒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思念祖先,发扬祖德。无、聿,发语词,无义。

㉓监:通“鉴”。若敖、蚡冒、武、文:四人都是楚国先代贤君。

㉔同:方百里。

㉕今土数圻(qí),而郢是城,不亦难乎:现在国土虽大,如果不修德,即便城郢也没用。圻,方千里。

【译文】

楚国囊瓦担任令尹,在郢都增修城墙。沈尹戌说:“囊瓦肯定要丢掉郢都。如果不能守卫,修城是没有好处的。古时候,天子的守卫在四夷;天子地位降低,守卫在诸侯。诸侯的守卫在四方邻国。诸侯的地位降低,守卫在四方边境。谨守四方边境,结交四方援兵,人民就可以安心在野外耕作,春、夏、秋三时的农事得到收获,人民既无内忧,又无外

患，国都哪里用得着增修城墙？现在害怕吴国，而在郢都增修城墙，守卫的地方已经很小了。地位降低以后的那种守卫都办不到，能够不灭亡吗？往昔梁伯在公宫边挖沟而百姓溃散，人民抛弃在上位者，不灭亡还等什么？如果划定疆界，整修田地，巩固边境堡垒，亲近人民，加强瞭望，取信邻国，慎守官吏职责，保持外交礼节，不差失不贪婪，不懦弱不强横，修整防卫设施，以应付意外事件，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诗》说：'思念你的祖先，发扬他们的美德。'难道没看到若敖、蚡冒到武王、文王的先例？他们国土不超过百里见方，警惕四方边境，尚且不在郢都筑城。现在国土超过几千里见方，反而在郢都增修城墙，不也是很成问题吗？"

二十四年

【经】

24.1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①，仲孙貜卒②。

24.2 婼至自晋③。

24.3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④。

24.4 秋八月，大雩。

24.5 丁酉⑤，杞伯郁釐卒⑥。

24.6 冬，吴灭巢⑦。

24.7 葬杞平公。

【注释】

①二十有四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当周敬王二年，前518。丙戌：二十五日。

②仲孙貜卒：鲁国孟僖子死。

③婼至自晋：叔孙婼被晋国释放，返回鲁国。

④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此即前518年4月9日的日环食。乙未朔，初一。

⑤丁酉：初五。

⑥杞伯郁釐卒：杞平公死。

⑦巢：国名，偃姓，今安徽巢县东北有居巢古城址，即古巢国。

【译文】

二十四年春周历二月二十五日，鲁国孟僖子去世。

叔孙婼从晋国回来。

夏五月初一，发生日环食。

秋八月，举行盛大的求雨雩祭。

九月初五，杞平公郁釐死。

冬，吴国灭亡了巢国。

安葬杞平公。

【传】

24.1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①，召简公、南宫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②。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③。"对曰："何害？同德度义④。《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⑤。'此周所以兴也。君其务德，无患无人。"戊午⑥，王子朝入于邬⑦。

【注释】

①辛丑：初五。

②召简公：即召伯盈，召庄公之子。南宫嚚(yín)：南宫极之子。以：带着。甘桓公：甘平公之子。

③甘氏又往矣：忧虑甘氏又归附王子朝。

④同德度义:同心同德在于合乎道义。度,在。

⑤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意谓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有德。夷,语中助词,无义。余,我,指周武王。乱臣,治臣。

⑥戊午:二十二日。

⑦邬:古地名。在今河南偃师南。

【译文】

二十四年春周历正月初五,召简公、南宫嚚带着甘桓公进见王子朝。刘子对苌弘说:"甘氏又去了。"苌弘回答说:"这有什么妨害?同德在于合乎正义。《太誓》说:'纣有亿兆人,但离心离德;我有治世之臣十人,却能同心同德。'这是周所以兴起的原因。君王还是致力于德行,不要担心没有人。"二十二日,王子朝进入邬地。

24.2 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叔孙使梁其胫待于门内[①],曰:"余左顾而欬,乃杀之[②]。右顾而笑,乃止。"叔孙见士伯,士伯曰:"寡君以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③]。不腆敝邑之礼,将致诸从者[④]。使弥牟逆吾子。"叔孙受礼而归。二月,"婼至自晋",尊晋也[⑤]。

【注释】

①梁其胫:叔孙婼家臣。

②余左顾而欬(kài),乃杀之:叔孙以为士弥牟是来杀自己,所以让梁其胫先杀士弥牟。欬,同"咳",咳嗽。

③久子:久留叔孙婼。

④不腆敝邑之礼,将致诸从者:意谓要释放叔孙婼,临行赠礼饯行。

⑤二月,"婼至自晋",尊晋也:《经》文如此记载,表示尊重晋国。

【译文】

晋国士弥牟到箕地迎接叔孙婼。叔孙婼让梁其胫埋伏在门内，说："我向左看并咳嗽，你就把他杀了。向右看而发笑，就不要动手。"叔孙婼接见士弥牟，士弥牟说："我们国君因为是盟主的缘故，所以让你长久留在敝国。备了菲薄的敝国礼物，将要送给您的随从。派我来接您。"叔孙婼接受礼物回国了。二月，《春秋》记载"婼从晋国回国"，是尊重晋国。

24.3　三月庚戌[①]，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②]。士伯立于乾祭[③]，而问于介众[④]。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⑤]。

【注释】

①庚戌：十五日。

②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晋侯派士景伯到王城了解王室之乱。

③乾祭：王城北面。

④介众：大众。

⑤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众人都说王子朝之非，所以晋国辞谢王子朝的使者。

【译文】

三月十五日，晋顷公派士弥牟到王城了解周王室之乱。士弥牟站在乾门北面，向众人询问。晋国于是辞谢王子朝，不接纳他的使者。

24.4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①]。"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②]？阳不克莫[③]，将积聚也[④]。"

【注释】

①将水：梓慎认为日食是阴胜阳，所以将有水灾。

②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昭子认为，日已过春分，而阳气还不能胜阴气，此时阳气积聚，一待日食复圆，阳气迸发，必为旱。

③阳不克莫：即日已过春分而阳不胜阴。莫，同“暮”，即已过其时。

④将积聚也：阳气必然积聚。

【译文】

夏五月初一，日食。梓慎说：“将有水灾。”昭子说：“是旱灾。太阳过了春分而阳气依然不胜阴气，一旦胜过阴气，阳气一定猛烈，能不旱吗？阳气不胜阴气，这是正在积聚阳气。”

24.5 六月壬申[①]，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②]，皆溃。

【注释】

①壬申：初八。

②瑕及杏：二地都是周敬王之邑。瑕，今地不详。杏，在今河南禹州北。

【译文】

六月初八，王子朝的军队进攻瑕和杏二邑，两地军队都被打败。

24.6 郑伯如晋，子大叔相[①]，见范献子。献子曰：“若王室何[②]？”对曰：“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③]？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④]。’今王室实蠢蠢焉[⑤]，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⑥]！《诗》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⑦]。’王室之不宁，晋

之耻也[8]。"献子惧,而与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9]。

【注释】

①子大叔:即游吉。

②若王室何:问对王室之乱的看法。

③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子大叔表示自顾不暇,不敢过问王室之事。老夫,子太叔自称。

④嫠(lí)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寡妇不操心织事,而忧虑宗周陨落,是因为祸患也将及己。这里用比喻表达郑国之忧。嫠,寡妇。纬,织布时的纬线。

⑤蠢蠢:动乱的样子。

⑥吾子其早图之:言外之意是晋国作为盟主,对王室之乱不应袖手旁观。

⑦瓶之罄矣,惟罍(léi)之耻:引《诗》见《诗经·小雅·蓼莪》,意思是瓶中空空无酒,是酒坛子的耻辱。瓶,小酒瓶。罍,大酒坛子。瓶中酒空,表示罍中酒不注入瓶,故曰耻。

⑧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子太叔引《诗》以瓶子喻王室,以酒坛喻晋国,王室之乱,也是晋国的耻辱。

⑨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晋召集诸侯,定于明年商量如何安定王室。按,明年诸侯会于黄父。

【译文】

郑定公去晋国,子太叔相礼,进见范献子。范献子说:"对王室该怎么办?"子太叔回答说:"老夫对自己的国家和家族都不能照顾好,哪敢关心王室之事?况且人们有句话说:'寡妇不操心纺织,却担心宗周的削弱,是害怕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现在王室的确动乱不安,我们小国害怕了。但是,这是大国的忧虑,我辈又哪里知道呢?您还是早做打算

吧！《诗》说：'酒瓶空空，是酒坛子的耻辱。'王室的不安宁，是晋国的耻辱。"范献子害怕了，与韩起商量。于是召集诸侯举行会议，时间定在明年。

24.7 秋八月，大雩，旱也①。

【注释】

①秋八月，大雩，旱也：秋八月即夏历六月，正是农作物需雨时节，却大旱，所以举行雩祭求雨。

【译文】

秋八月，举行求雨雩祭，是因为天旱。

24.8 冬十月癸酉①，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沉于河②。甲戌③，津人得诸河上④。阴不佞以温人南侵⑤，拘得玉者，取其玉，将卖之，则为石。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⑥。

【注释】

①癸酉：十一日。

②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沉于河：按，王子朝以此向河神祈求福佑。

③甲戌：十二日。

④津人得诸河上：船工拾得此宝珪。按，以津人得之，则宝珪当沉于成周东北之盟津。

⑤阴不佞以温人南侵：晋国以温地之兵助敬王，袭击王子朝。阴不佞，周敬王大夫。

⑥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王室安定以后，阴不佞即将此石献与周敬王，敬王给他东訾之地。东訾，今河南巩县东。

【译文】

冬十月十一日，王子朝用成周的宝珪沉入黄河以祈福。十二日，渡口的船工在河边拾到。阴不佞领着温地人往南进击王子朝，拘捕了得到珪玉的人，夺走他的玉，准备卖掉，玉变成了石头。王室安定以后，阴不佞把珪玉献给周天子，周天子把东訾赏赐给他。

24.9 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①。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②，吴踵楚③，而疆埸无备，邑，能无亡乎④？"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⑤，越公子仓归王乘舟⑥。仓及寿梦帅师从王⑦，王及圉阳而还⑧。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⑨。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⑩，几如是而不及郢⑪？《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⑫？'其王之谓乎？"

【注释】

①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楚王派水师巡于吴国边界，准备偷袭。略，巡行。

②吴不动而速之：楚平王此举，是使吴国加速出兵。

③踵：追逐。

④而疆埸无备，邑，能无亡乎：楚平王挑衅吴国，而边境没有防备，只能是劳民失邑。

⑤胥犴（àn）：越大夫之名。豫章：古地名。指从今安徽霍邱至河南光山一带地域。汭（ruì）：水的弯曲处。

⑥越公子仓归（kuì）王乘舟：将座船送给楚平王。归，赠送。

⑦寿梦：越国大夫。

⑧圉阳：楚国地名，在今安徽巢县。

⑨钟离:古地名。在今安徽凤阳东稍北。

⑩二姓之帅:指守巢与钟离的大夫。

⑪几如是而不及郢:平王轻举妄动,如此几次,必然兵临郢都城下。

⑫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引《诗》见《诗经·大雅·桑柔》,这里引用来指平王开了这个祸端,为害无穷,郢都将不保。厉阶,恶之根源。梗,害人。

【译文】

楚平王组织水军巡行吴国边疆。沈尹戌说:"这次行动,楚国必将丢失城邑。不安抚百姓反而使他们疲惫,吴国没有动静却去招惹它,吴国如果紧追楚国,而边境又没有防备,城邑能不丢失吗?"越国大夫胥犴在豫章水边慰劳楚平王,越国公子仓送给平王座船。公子仓和寿梦带兵随从平王,平王到达圉阳就回去了。吴军紧追楚军,而边境守军没有防备,吴军灭掉巢和钟离后回去。沈尹戌说:"丢掉郢都的开端就在这里了。君王一动而失去两地的统帅,照这样来几次,怎么会不使郢都兵临城下?《诗》说:'谁生出了祸端,至今还在祸害?'恐怕说的就是君王吧?"

二十五年

【经】

25.1 二十有五年春①,叔孙婼如宋。

25.2 夏,叔诣会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②。

25.3 有鸲鹆来巢③。

25.4 秋七月上辛④,大雩;季辛⑤,又雩。

25.5 九月己亥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⑦。齐侯唁公于野井⑧。

25.6 冬十月戊辰[9]，叔孙婼卒。

25.7 十有一月己亥[10]，宋公佐卒于曲棘[11]。

25.8 十有二月，齐侯取郓[12]。

【注释】

①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当周敬王三年，前517。

②叔诣：鲁国大夫。黄父：古地名。在今山西沁水西北、翼城东北。

③有鸲鹆(qú yù)来巢：八哥鸟来鲁国筑巢，时以为怪异。《春秋》记此，以为昭公出走之先兆，盖古代迷信。鸲鹆，八哥鸟。

④上辛：上旬的辛日，即辛卯，七月初三。

⑤季辛：下旬的辛日，即辛亥，七月二十三日。

⑥己亥：十二日。

⑦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鲁昭公被逐逃往齐国。孙，逃亡。阳州，本是鲁邑，后为齐国所有，在今山东东平。

⑧唁：慰问。野井：古地名。在今山东齐河东南。

⑨戊辰：十一日。

⑩己亥：十三日。

⑪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元公死于曲棘。曲棘，古地名。在今河南兰考东南、民权西北。

⑫齐侯取郓：据《传》文，今年围郓，明年正月取郓。

【译文】

二十五年春，叔孙婼去宋国。

夏，叔诣在黄父与晋国赵鞅、宋国乐大心、卫国北宫喜、郑国游吉、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相会。

有鸲鹆来鲁国筑巢。

秋七月初三，举行大规模雩祭；二十三日，再次举行雩祭。

九月十二日，昭公被逐逃往齐地，住在阳州。齐景公到野井慰问

昭公。

冬十月十一日，叔孙婼去世。

十一月十三日，宋元公佐在曲棘去世。

十二月，齐景公占领郓邑。

【传】

25.1 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①]。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②]。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③]，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④]，能有礼乎？无礼，必亡。"

【注释】

①桐门右师：即乐大心，官为右师，居桐门。桐门即宋北门。

②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交谈中，乐大心对宋国大夫及司城氏不尊重。卑、贱，鄙视，不尊重。

③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自身尊贵，然后能尊重他人，而不是"卑贱"他人。

④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在他国人面前不尊重本国大夫和自己的宗族，也是不尊重自己。贱其宗，司城氏是乐氏大宗，乐大心贱之即贱其宗。

【译文】

鲁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孙婼到宋国聘问，乐大心去拜访他。交谈中，乐大心看不起宋国大夫，也不尊重司城氏。叔孙婼对随从说："乐大心怕要逃亡了吧！君子尊重自己，然后才能尊重他人，这就是有礼。现在他鄙视本国大夫而又不尊重自己的宗族，这是不尊重自己，能算有礼吗？无礼，必然逃亡。"

宋公享昭子，赋《新宫》[①]。昭子赋《车辖》[②]。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③]，语相泣也[④]。乐祁佐[⑤]，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⑥]，皆丧心也。'心之精爽[⑦]，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⑧]？"

【注释】

①《新宫》：这是逸诗。

②《车辖》：今作《车舝(xiá)》，《诗经·小雅》篇名，是新婚燕饮之诗，歌颂得贤女以配君子。昭子将为季孙迎娶宋元公女，所以赋此诗。

③宋公使昭子右坐：古代宴礼设座，主人坐于堂前东阶，面向西；宾客坐于西阶，面向南。现在为了交谈，让昭子移坐于东阶，坐在宋元公右边。

④语相泣也：交谈中二人都掉泪。

⑤佐：辅佐主持宴会。

⑥哀乐而乐哀：可乐而哀，应哀而乐。

⑦心之精爽：心的精华神明。

⑧何以能久：本年冬，叔孙婼、宋元公都死了。

【译文】

宋元公设享礼招待叔孙婼，赋了《新宫》一诗。叔孙婼赋《车辖》。第二天举行宴会，一起喝酒，很快乐。宋元公让叔孙婼坐在自己的右边，两人说着都哭了。乐祁主持宴会，宴席散后告诉别人说："近期国君和叔孙婼怕都要死了吧？我听说：'该高兴时却悲哀，应悲哀时却高兴，都是丧失心志。'心的精华神明，就叫魂魄。魂魄散失了，怎么可能活得久？"

25.2 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①],生宋元夫人,生子[②],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③]。公若从[④],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⑤]。曹氏告公,公告乐祁。乐祁曰:“与之。如是[⑥],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⑦]。鲁君丧政四公矣[⑧]。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⑨],国君是以镇抚其民。《诗》曰:‘人之云亡,心之忧矣[⑩]。’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⑪]?靖以待命犹可[⑫],动必忧。”

【注释】

①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小邾夫人为季平子庶姑,和公若同母,所以称为公若姊。季公若,鲁国宗室。

②生子:宋元夫人生了女儿。子,指女儿。

③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季平子不亲往迎娶,让叔孙婼代替。

④公若从:季公若随同叔孙婼聘娶。

⑤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告诉曹氏,鲁国将驱逐季平子,不要答应这门亲事。曹氏,即宋元夫人,因小邾国君为曹姓。宋元夫人称季公若为舅。

⑥如是:如果鲁国驱逐季平子。

⑦政在季氏三世矣: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三世专权。

⑧鲁君丧政四公矣:鲁国宣公、成公、襄公、昭公都没有实权。

⑨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没有人民做基础而能行使君权,从来是不可能的。

⑩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引《诗》见《诗经·大雅·瞻卬》,意思是丧失了百姓,是心头的忧虑。人,这里指百姓。云,语中助词,无义。

⑪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季氏势力强大,要驱逐季平子是不可能的。

⑫靖：安静不动。待命：等待天命。

【译文】

季公若的姐姐是小邾国国君夫人，生下宋元公夫人，宋元公夫人生了女儿，要嫁给季平子。叔孙婼到宋国聘问，并且代为迎亲。季公若随从叔孙婼前往，劝宋元公夫人不要将女儿嫁给季平子，告诉她鲁国正要驱逐季平子。夫人把这话告诉了宋元公，元公告诉乐祁。乐祁说："嫁给他吧。要真是这样，鲁国国君必将出亡。国政在季氏手里已经三代了。鲁国国君丧失权力已经历四公。没有民众拥护而能实现志向的，还从来没有过，国君因此才镇抚人民。《诗》说：'丧失了百姓，是心头的忧虑。'鲁君失掉了人民，怎么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安心等待上天的安排还好，有所举动必将自找麻烦。"

25.3　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①]。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②]，曰："明年将纳王[③]。"

【注释】

①谋王室也：商量平定王子朝之乱。

②赵简子：晋国赵鞅。输王粟：送粮食给周天子。具戍人：准备好戍守周敬王王朝的将士。

③明年将纳王：送周敬王回王城。

【译文】

夏，诸侯国在黄父相会，是要商量如何平定王子朝之乱。赵简子下令各诸侯大夫向周王室输送粮食、准备戍守的将士，说："明年要送周王回王都。"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①]。对曰：

"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2]。'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3]。则天之明[4]，因地之性[5]，生其六气[6]，用其五行[7]。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8]。淫则昏乱，民失其性[9]。是故为礼以奉之[10]：为六畜、五牲、三牺[11]，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12]，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13]；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14]；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15]；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16]；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17]；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18]；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19]。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20]。是故审行信令[21]，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22]；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23]，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24]。"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25]，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26]。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27]。大，不亦宜乎[28]？"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注释】

①周旋：应对。

②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为上天的规范，大地的规则，百姓行动的依据。经，规范。

③则：效法。

④天之明：指日、月、星辰，其运行与排列都有规则。

⑤因地之性：地有高下刚柔，是它的本性。因，依循。

⑥六气：阴、阳、风、雨、晦、明。

⑦五行：金、木、水、火、土。

⑧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气形成五种味道，表现出五种颜色，显示为五种声音。

⑨淫则昏乱，民失其性：百姓要是纵情声色气味，便失去本性。

⑩是故为礼以奉之：制定礼来保持本性。

⑪六畜：马、牛、羊、鸡、犬、豕。五牲：牛、羊、豕、犬、鸡。三牺：用以祭天地、宗庙的牛、羊、豕。

⑫九文：九种纹饰。龙、山、华（花）虫、火、宗彝五者皆绣于衣；藻（水草）、粉米（白米）、黼、黻四者绣于裳。六采：青与白、赤与黑、玄与黄。五章：杜预《春秋左传注》："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黻，黑与青谓之黼，五色备谓之绣。"

⑬九歌：歌九功之德。九功，古谓六府三事为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八风：八方之风。七音：五音再加上变宫、变徵。六律：审定音乐高低清浊的六种标准，即黄钟、大蔟、姑洗、蕤(ruí)宾、夷则、无射(yì)。

⑭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地有高下，因此效法地以制定君臣上下关系。

⑮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物有阴阳之分，也用它分夫妇。外内，夫妇。二物，指阴阳。

⑯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上天星月绕日，因此效法它以制定父子亲属关系。昏媾，婚姻关系。姻亚，翁婿、连襟关系。亚，同"娅"。

⑰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由天地四时之变而制定各种政策措施。庸力，指农工管理。行，指日常工作。务，一时的措施。

⑱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yào)杀戮：古人认为，天以

震曜杀伤万物，因此制定刑狱以惩罚百姓。震，雷震。曜，电闪。

⑲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六志秉承六气而生，所以要制礼以制约六志，不使过度。审则宜类，审慎地效法，适当地模仿。六志，好、恶、喜、怒、哀、乐。

⑳喜生于好，怒生于恶：高兴由爱好而生，愤怒因厌恶而来。

㉑审行信令：行动审慎，出令有信。

㉒生，好物也；死，恶物也：生为人所好，死为人所厌恶。

㉓哀乐不失：或哀或乐，都应不失于礼。

㉔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按，子太叔论礼，认为礼不应只是一套盲目遵循的外在仪节、形式，而应有其自身本质的观点和作用。

㉕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礼为维系上下的纲纪，天地的准则。

㉖是以先王尚之：先王以礼为第一等大事。

㉗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人或本其情性以达到礼，或改变其情性以达到礼，能如此的，就叫成人。

㉘大，不亦宜乎：礼的作用如此，所以宏大无比。

【译文】

子太叔拜见赵简子，赵简子向他请教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回答说："这是仪式，不是礼。"赵简子说："请问什么是礼？"子太叔回答说："我听先大夫子产说：'所谓礼，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人民的行动依据。'天地的规范，民众就加以效法。效法天上明亮的星体，依凭大地本性，生出六气，使用地的五行。气是五种味道，表现为五种颜色，显示为五种声音。过头了就昏乱，民众会失去本性。因此要通过礼来奉行：制订六畜、五牲、三牺，来使五味有所遵循；制订九文、六采、五章，来使五色有所遵循；制订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使五声有所遵循；制订君臣上下的规范，以效法大地的准则；制订夫妇内外的规矩，以规范阴阳

二物；制订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翁婿的关系，以象征天象星辰；制订国家政令、农工管理、行为规范，以随顺四时；制订刑罚、威狱，让人民害怕，来模仿雷电的杀戮；制订温和慈祥的举措，以效法上天的生长繁育。百姓有好恶、喜怒、哀乐，他们从六气生出。所以要审慎地效法、恰当地模仿，以制约六志。哀伤便有哭泣，欢乐便有歌舞，高兴便有施舍，愤怒便有战斗；高兴从喜好生出，愤怒从厌恶生出。所以要使行动审慎，政令有信用，用祸福赏罚来制约死生。生是人们喜好的，死是人们厌恶的；喜好的给人带来欢乐；厌恶的使人产生哀伤。哀伤欢乐不失于礼，才能够和天地本性协和，所以能长久。”赵简子说：“礼的宏大真是到了极点！”子太叔回答说：“礼是上下的纲纪，天地准则，人民据以生存，所以先王尊崇它。因此人们能够委屈自己或率由本性以到达礼，就称为成人。它的宏大不就是当然的了吗？”赵简子说：“我将终身谨守这些话。”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①。我于周为客②，若之何使客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④，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事⑤，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⑥，受牒而退⑦。士伯告简子曰：“宋右师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无不祥大焉⑧。”

【注释】

①我不输粟：上文黄父之会，令诸侯输王粟。

②为客：指周王以宾客之礼待之。宋为商后，周待之如宾客。

③使：指使，分派。

④践土：指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盟。

⑤大事：指救周王室。

⑥右师不敢对：按，乐大心自知理亏。

⑦牒：写明输粟具戍任务的文书。

⑧无不祥大焉：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吉利。

【译文】

宋国乐大心说："我们不给天子供给粮食。我国对周来说是宾客，怎么可以役使宾客呢？"晋国士伯说："自从践土会盟以来，宋国有哪一次战事没参加，哪一次盟会没到来？盟誓说'共同为王室操心'，你们怎么能推辞？你奉了国君的命令，前来会商大事，而宋国要背弃盟约，岂不是不可以的吗？"乐大心不敢回答，接受了文书就退出。士伯告诉赵简子说："宋国乐大心必将逃亡。奉了国君命令出使，却想背弃盟约以触犯盟主，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

25.4 "有鸲鹆来巢"，书所无也[①]。师己曰[②]："异哉！吾闻文、成之世[③]，童谣有之，曰：'鸲之鹆之[④]，公出辱之[⑤]。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⑥]。鸲鹆跦跦[⑦]，公在乾侯[⑧]，征褰与襦[⑨]。鸲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⑩]。鸲鹆鸲鹆，往歌来哭[⑪]。'童谣有是，今鸲鹆来巢，其将及乎[⑫]！"

【注释】

①书所无也：鲁国没有这种鸟，现在此鸟来筑巢，以为异事，所以《经》文加以记载。

②师己：鲁国大夫。

③文、成之世：指鲁文公至成公之世。

④鸲之鹆之：以鸲鹆起兴。

⑤公出辱之：国君出国，受到羞辱。按，鹆、辱古音押韵。

⑥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君在外野，有臣下为之送马。外野，远郊。按，羽、野、马古音押韵。

⑦跦跦：蹦蹦跳跳。

⑧乾侯：古地名。在今河北成安东南。

⑨征：求取。褰（qiān）：裤子。襦（rú）：短袄。按，跦、侯、襦古音押韵。

⑩稠父丧劳，宋父以骄：昭公将死于外，所以说丧于辛劳；宋父代昭公即位，所以说以此骄傲。稠父，昭公。宋父，定公。按，巢、遥、劳古音押韵。

⑪鸲鹆鸲鹆，往歌来哭：昭公生时歌唱，死后号哭。按，鹆、哭押韵。

⑫今鸲鹆来巢，其将及乎：古人迷信，以鸲鹆来巢为昭公出走之先兆。又童谣所唱馈马、征褰与襦及公在乾侯，以后皆有其事。

【译文】

《春秋》记载"有鸲鹆来筑巢"，是记下以前所没有的事。师己说："怪事啊！我听说文公、成公的时候，童谣这么唱道：'鸲鹆啊鸲鹆，国君出国受羞辱。鸲鹆的羽毛，国君在郊野，臣下送马到。鸲鹆蹦蹦跳跳，国君在乾侯，讨要裤子和短袄。鸲鹆的老巢，迢迢而路远，稠父死于劳，宋父为此骄。鸲鹆啊鸲鹆，去时歌唱归来哭。'童谣这么唱，现在鸲鹆来筑巢，祸难就要降临了吧！"

25.5 秋，书再雩，旱甚也①。

【注释】

①秋，书再雩，旱甚也：《经》文记两次雩祭，因为极旱。按，周历七月为夏历五月，正值芒种节气，农事急需雨水。

【译文】

秋，《春秋》记载两次举行雩祭，是因为旱得厉害。

25.6　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①]，生甲[②]。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③]。及季姒与饔人檀通[④]，而惧，乃使其妾抶己[⑤]，以示秦遄之妻[⑥]，曰："公若欲使余[⑦]，余不可而抶余。"又诉于公甫[⑧]，曰："展与夜姑将要余[⑨]。"秦姬以告公之[⑩]，公之与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⑪]，而执夜姑，将杀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杀是，是杀余也[⑫]。"将为之请[⑬]，平子使竖勿内[⑭]，日中不得请。有司逆命[⑮]，公之使速杀之。故公若怨平子[⑯]。

【注释】

①季公鸟：季公若的哥哥，季平子庶叔父。

②甲：某甲，其名已佚。

③季公亥：即季公若。公思展：季氏族人。相其室：经管季公鸟的家务。

④季姒：即鲍文子之女，季公鸟妻子。饔人檀：季氏家臣。饔人，管饮食的官。

⑤抶(chì)：鞭打。

⑥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鲁国大夫，其妻秦姬为公鸟的妹妹。

⑦使余：让我侍寝。

⑧公甫：季孙纥之子，季平子的弟弟。

⑨展与夜姑将要余：同样为诬陷公思展与申夜姑之辞。要余，要挟胁迫我与公若通奸。

⑩公之：名鞅。亦季孙纥之子，季平子的弟弟。

⑪卞：古地名。在今山东泗水县东。

⑫杀是，是杀余也：如杀夜姑，是承认季姒的诬告为事实，不仅夜姑被冤枉，自己也被冤枉。

⑬之:指申夜姑。

⑭竖:左右小臣。勿内:不让公若入内,不见他。

⑮逆命:已接受杀夜姑之命。

⑯故公若怨平子:季公若因此和季平子结怨。

【译文】

起初,季公鸟娶齐国鲍文子女儿为妻,生下甲。公鸟死后,季公若和公思展、公鸟家臣申夜姑共同管理季公鸟的家政。后来季姒和饔人檀通奸,怕人知道,便让自己的侍妾打伤自己,跑去让秦遄妻子看伤痕,说:"公若想让我侍寝,我没答应便打我。"又告诉公甫,说道:"公思展和申夜姑要挟我。"秦遄妻子告给了公之,公之和公甫告诉了季平子,季平子把公思展拘禁在卞,并逮住夜姑,准备杀死他。公若哭着哀求,说:"杀他就是杀我。"想为申夜姑求情,季平子吩咐小吏不放他进来,直到中午都没能请求。执行官去领受命令,公之让他快杀了申夜姑。因此季公若怨恨季平子。

季、郈之鸡斗①。季氏介其鸡②,郈氏为之金距③。平子怒④,益宫于郈氏⑤,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注释】

①郈(hòu):鲁国大夫氏。

②介:给鸡头戴上铠甲。

③金距:鸡爪子装上金属套子。距,雄鸡脚后面突出像脚趾的部分。

④平子怒:因斗鸡败而怒。

⑤益宫于郈氏:侵犯郈氏的房屋来扩大自己的宫室。

【译文】

季氏、郈氏玩斗鸡。季氏给鸡套上铠甲,郈氏给鸡安上金属爪子。

季平子因斗鸡失败而发怒，在郈氏住处扩建房屋，并且责备他们。所以郈昭伯也怨恨季平子。

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①，而逃于季氏。臧氏执旃②。平子怒，拘臧氏老③。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④。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⑤。"大夫遂怨平子⑥。

【注释】

①臧昭伯：臧孙赐。会：臧会。为谗：诬陷别人。

②旃(zhān)："之焉"的合音字。

③老：家臣。

④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公室要禘祭襄公，举行万舞本应三十六人，结果只来了二人，其余都被季氏要去举行万舞了。

⑤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不能使昭公祭祀其父襄公以酬谢先君。庸，功。

⑥大夫遂怨平子：礼，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季氏与君同日祭，又矫用乐舞，以私废公，所以大夫怨恨他。按，季氏四处树敌，成了众矢之的。

【译文】

臧昭伯的堂弟臧会在臧昭伯那里诬陷别人，事发后逃到季氏处。臧昭伯从他那儿抓回臧会。季平子发怒，抓了臧氏家臣。将要在襄公庙举行禘祭，跳万舞的只有二人，其余的人都到季氏那里跳万舞了。臧昭伯说："这叫做使国君不能在先君庙中祭祀以酬谢先君。"大夫们便都怨恨季平子。

公若献弓于公为[1]，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2]。公果、公贲使侍人僚柟告公[3]。公寝[4]，将以戈击之，乃走[5]。公曰："执之。"亦无命也[6]。惧而不出，数月不见[7]，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以惧之[8]，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9]。"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10]。告郈孙，郈孙以可，劝[11]。告子家懿伯[12]，懿伯曰："谗人以君侥幸[13]，事若不克，君受其名[14]，不可为也。舍民数世[15]，以求克事，不可必也[16]。且政在焉[17]，其难图也。"公退之[18]。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19]。"乃馆于公宫[20]。

【注释】

①公为：昭公之子务人。

②公果、公贲：都是公为的弟弟。

③公果、公贲使侍人僚柟告公：告诉昭公公若将除掉季氏。僚柟，昭公侍者。

④公寝：僚柟怕泄密，待昭公就寝时报告此事。

⑤将以戈击之，乃走：昭公以戈击僚柟，僚柟跑走。戈，寝戈，就寝时用之以防万一。

⑥亦无命也：昭公口说抓住僚柟，却没正式下命令。

⑦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僚柟害怕，数月不出见昭公。

⑧公执戈惧之：昭公仅仅是吓唬一下僚柟，不是真的要杀他。

⑨非小人之所及也：昭公认为，谋去季氏乃大事，不是僚柟这样的小人所管得着的。按，鲁国公室与三家势不两立，由来已久，昭公同意去季氏，但认为僚柟不能有所作为，几次发怒，只是佯怒而已。

⑩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臧孙与季氏有矛盾，但认为难以成功。

⑪郈孙以可，劝：郈孙以为可行，怂恿昭公行事。

⑫子家懿伯：即子家羁，鲁贤臣，庄公玄孙。

⑬谗人以君侥幸：想让昭公侥幸行事以求成功。谗人，指季公若、郈孙等人。

⑭君受其名：昭公担当恶名。

⑮舍民数世：上文乐祁说“鲁君丧政四公矣”，表明鲁几代以来国政在三家，公室失政，百姓几乎忘记了有个国君。

⑯不可必也：难以成功。

⑰且政在焉：政在季氏。

⑱公退之：昭公不同意子家羁的意见，让他辞出。

⑲不获死：不得好死。

⑳乃馆于公宫：子家羁说既已得知此事，愿意留在公宫以证明自己没有泄密。

【译文】

公若把弓献给公为，并和他一起出外射箭，商议除去季氏之事。公为告知公果、公贲。公果、公贲派侍人僚柟禀告昭公。昭公已睡下，要用戈击刺僚柟，僚柟便跑走了。昭公喊：“抓住他。”但也不下达命令。僚柟害怕不敢露面，几月不去见昭公，昭公也不发怒。又派僚柟去说，昭公拿起戈恐吓，僚柟又跑了。再让僚柟去说，昭公说：“这不是你小人物所过问的事。”公果自己去说，昭公告诉了臧孙，臧孙感到为难。告诉郈孙，郈孙认为可行，怂恿昭公行事。昭公告诉子家羁，子家羁说：“谗邪小人让国君做侥幸的事，要是办不成，国君要蒙受坏名声，这是不能做的。鲁国国君已经几代失去人民的拥戴了，想要成功，没有保证。况且大权在季氏手里，恐怕难以做到。”昭公让他退出。子家羁回答说：“下臣已经知道了这事，消息如果泄漏出去，下臣会不得好死。”于是就住在公宫。

叔孙昭子如阚[1]，公居于长府[2]。九月戊戌[3]，伐季氏，杀公之于门[4]，遂人之[5]。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6]。"弗许。请囚于费[7]，弗许。请以五乘亡[8]，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9]！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10]，为之徒者众矣[11]，日入慝作，弗可知也[12]。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蕴[13]。蕴畜，民将生心[14]。生心，同求将合[15]。君必悔之！"弗听[16]。郈孙曰："必杀之[17]。"

【注释】

①阚：鲁国地名，在山东汶上西。

②长府：藏财货的府库。

③戊戌：十一日。

④公之：季平子的弟弟。

⑤遂入之：进入季平子住宅。

⑥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希望昭公调查清楚再作处理。沂，沂水，源出山东邹城，往西流经曲阜。

⑦费：季氏采邑。

⑧请以五乘亡：只带五辆车子出逃国外。

⑨君其许之：允许季氏流亡。季氏亡，其余党可以逐渐收拾，这是子家羁的策略。

⑩隐民多取食焉：贫困百姓多取食于季氏。隐民，贫困百姓。

⑪为之徒者众矣：许多人得了季氏的好处，成了他的徒众。

⑫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一旦奸人叛乱助季氏，后果难以预料。日入慝作，日暮奸人将起。慝，奸恶之人。

⑬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蕴(yùn)：众怒不平息，会聚积得越

来越厉害。蕰，聚积。

⑭生心：生叛乱之心。

⑮生心，同求将合：生叛心之民与季氏之叛君者必定纠合在一起。

⑯弗听：昭公不听。

⑰必杀之：郈昭伯一定要杀掉季平子。

【译文】

叔孙婼到阚邑，昭公住在长府。九月十一日，攻打季氏，在大门口杀死公之，就进入季氏家。季平子登上高台请求道："国君不察勘下臣的罪过，便派官员用武力讨伐下臣，下臣请求待在沂水边上等候国君调查下臣的罪过。"昭公不答应。季平子请求把自己囚禁于费地，也不答应。请求带上五辆车逃亡，还是不答应。子家羁说："国君还是答应了吧！政令已经很久都由他发布了，贫民大多靠他生存，做他同伙的很多，太阳落山后奸人会不会发动进攻，还难以预料。众怒不能蓄积，蓄积了而不加以疏导，将会越来越严重。怨怒蓄积，民众将生出反叛之心。一旦生出叛心，将会合一起。国君必将后悔的！"昭公不听。郈孙说："一定要杀了季平子。"

公使郈孙逆孟懿子①。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②："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③。凡有季氏与无④，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鬷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⑤。遂逐之⑥。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⑦。见叔孙氏之旌，以告⑧。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⑨。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⑩。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⑪。"公曰："余不忍也⑫。"与臧孙如墓谋，遂行⑬。

【注释】

①公使郈孙逆孟懿子：昭公还想联络孟孙、叔孙二家。孟懿子，仲孙何忌。

②言：问。

③不敢知国：不敢考虑国家大事。

④凡：大概。

⑤公徒释甲执冰而踞：昭公亲兵毫无斗志，都解甲蹲着饮水休息。冰，箭筒的盖子，临时用以取水。

⑥遂逐之：鬷戾之兵驱逐公徒。

⑦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孟氏派人登上自家西北角，观望季氏形势。

⑧见叔孙氏之旌，以告：知道叔孙已援救季氏。

⑨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孟孙氏也捕杀郈氏，进攻昭公。按，孟懿子此时年仅十四，或许是其家臣所为。

⑩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子家羁建议，让臣下假装是劫持昭公不成出逃，这样可以显示昭公是被人所迫，仍留下来。负罪，背负罪名。

⑪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按，子家是主张与三家和解，争取季氏改变态度。

⑫余不忍也：不能忍受三家如此欺君。

⑬遂行：昭公逃亡。

【译文】

昭公派郈孙去迎接孟懿子。叔孙氏司马鬷戾问身边众人："怎么办？"没人能答得上。他又说："我只是家臣，不敢参与国家大事。有季氏和没有季氏，哪一种对我们有利？"大家都说："没有了季氏，也就没有了叔孙氏。"鬷戾说："那么就去救季氏吧！"便率领徒众前往，攻破西北角进入季氏家。昭公的军队正脱了衣甲，手拿箭筒盖喝水。于是把他

们赶走。孟氏派人登上西北角，瞭望季氏家的情况。望见叔孙氏的旌旗，便报告了孟氏。孟氏逮住郈昭伯，在南门的西边杀死他，并攻打昭公的人马。子家羁说："臣下们装做劫持国君的样子，蒙受罪名出逃，国君留下。季平子对国君就不敢不改变态度。"昭公说："我无法忍受。"昭公和臧孙到墓地商量后，就离开了都城。

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将唁公于平阴①，公先至于野井②。齐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阴，为近故也③。"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礼也。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④。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⑤。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⑥，唯命是听。君之忧，寡人之忧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⑦。天若胙君，不过周公。以鲁足矣⑧。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⑨？且齐君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⑩。

【注释】

①平阴：古地名。在今山东平阴东北。

②公先至于野井：昭公越过平阴到野井迎齐景公。

③使有司待于平阴，为近故也：因为平阴距阳州近。按，这是齐景公致歉之辞。

④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昭公有求于人，先迎齐景公，是有礼的表现。物，事。

⑤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齐侯以千社赠昭公，以待昭公讨伐季氏之命。社，二十五家为一社。

⑥敝赋：指齐国军队。

⑦天禄不再：天之禄命不会有两次。意谓既得千社，不能再回

鲁国。

⑧天若胙君，不过周公。以鲁足矣：意思是不能安于得千社，应积极准备返鲁。胙，福佑。周公，指鲁国。

⑨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得齐国千社，等于是人家的臣子，谁还为昭公复位？

⑩弗从：昭公不同意。

【译文】

十一月十三日，昭公逃往齐国，在阳州停留。齐景公准备在平阴慰问昭公，昭公便先到达野井。齐景公说："是寡人的过错。让官员在平阴等待，是为了就近的缘故。"《春秋》记载说："昭公逃亡到齐国，住在阳州，齐景公在野井慰问昭公。"这是合于礼的。将要有求于人，就先自我谦卑，这是合乎礼的好事。齐景公说："从莒国疆界以西，请送上一千社，等待国君的命令。寡人将率领敝国军队跟随执事，唯命是听。国君的忧患就是寡人的忧患啊。"昭公很高兴。子家羁说："上天不会两次赐给禄福。上天要保佑国君，那也不能超过周公。给鲁国就足够了。失去鲁国而得千社成为别人的臣子，谁会再扶立国君？而且齐国国君没信用，不如早点到晋国去。"昭公没听从。

臧昭伯率从者将盟[①]，载书曰："戮力壹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②]，缱绻从公，无通外内[③]。"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羁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为皆有罪[④]。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⑤]。二三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⑥]？陷君于难，罪孰大焉[⑦]？通外内而去君，君将速入[⑧]，弗通何为？而何守焉[⑨]？"乃不与盟[⑩]。

【注释】

①臧昭伯率从者将盟：与跟随昭公的人盟誓，表示坚决跟随昭公。

②信罪之有无：从公者无罪，居留者有罪。信，明确。

③缱绻(qiǎn quǎn)从公，无通外内：臧昭伯的意思是，凡是随昭公出亡的人都要坚决追随昭公，不能和留居国内的人来往沟通。缱绻，坚决。

④而以为皆有罪：子家认为从者、留者都有罪。

⑤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指自己将与国内外联系，取得支持，争取昭公回国，因此要离开昭公奔走。或，或者。

⑥二三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臧氏一帮人好逃亡而恶安定君位，我则相反，所以不可能同好恶。

⑦陷君于难，罪孰大焉：好逃亡是陷国君于危难，其罪更大。

⑧君将速入：赶快回国。

⑨弗通何为？而何守焉：死守此地，有何作为？

⑩乃不与盟：子家羁和臧昭伯等人意见分歧故不参加结盟。

【译文】

臧昭伯率领随从昭公的人准备结盟，盟书说："合力齐心，好恶相同。明确有罪无罪，坚决跟从国君，不与内外交通。"用昭公的名义把盟书给子家羁看。子家羁说："这样的话，我不能结盟。我不才，不能和诸位同心，而认为从者留者都有罪。我想和国内通气，并且想离开国君。各位愿意流亡而不喜欢安定君位，我怎么能和各位同行呢？让国君陷于危难，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要是交通内外而离开国君，使国君能快些返国，为什么不去交流沟通呢？为什么要死守这里呢？"子家羁便没有参加盟誓。

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颡①，曰："子若我何②？"昭子曰："人谁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③？

将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④,所谓生死而肉骨也⑤。”昭子从公于齐,与公言⑥。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⑦。公与昭子言于幄内,曰:“将安众而纳公⑧。”公徒将杀昭子,伏诸道⑨。左师展告公⑩。公使昭子自铸归⑪。平子有异志⑫。冬十月辛酉⑬,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⑭。戊辰⑮,卒。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公徒执之⑯。

【注释】

①稽颡:磕头到地,是凶拜,季平子以此表示对逐昭公的自责。

②子若我何:要我怎么办?

③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以逐君成名,是为可悲。

④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改变态度以事奉昭公。

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季平子表示改悔,愿请昭公回国;叔孙婼如能帮助自己,是使自己再生。生死,使死者复生。肉骨,使枯骨长肉。

⑥昭子从公于齐,与公言:转达季平子的意思。

⑦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不让他人进入公馆,以防泄密。

⑧将安众而纳公:昭子表示先归鲁,安定大众再接昭公回国。

⑨公徒将杀昭子,伏诸道:公徒不想让昭公回国,伏兵于道旁,将杀叔孙婼。公徒,昭公的随从。

⑩左师展:鲁国大夫。

⑪公使昭子自铸归:让昭子绕道回鲁国。铸,古地名。在今山东肥城南。

⑫平子有异志:季平子改变主意,不想接纳昭公。

⑬辛酉:初四。

⑭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叔孙婼知道季平子并非真心接纳昭

公，只是假装悔过罢了，因耻为季平子所骗，所以自杀。齐，同“斋”，斋戒。祈死，求死。

⑮戊辰：十一日。

⑯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公徒执之：左师展想以一乘马车与昭公返回鲁国，被昭公随从逮住，未能如愿。

【译文】

叔孙婼从阚地回来，进见季平子。季平子下拜叩头到地，说：“你要我怎么办？”叔孙婼说：“人谁不死？你由于驱逐国君成名，子子孙孙无法忘怀，不是太可悲了吗？我能把你怎么样？”季平子说：“如果能让我改过重新去事奉国君，就是让死人复生白骨长肉的大恩啊。”叔孙婼跟随昭公到齐国，向昭公说了季平子的话。子家羁命令把凡是到昭公公馆的人都逮起来。昭公和叔孙婼在帐幕里说话，叔孙婼说：“将安定众人而接纳国君。”昭公身边的人准备杀死叔孙婼，埋伏在半道。左师展报告了昭公。昭公让叔孙婼取道铸地回国。季平子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冬十月初四，叔孙婼在寝室斋戒，让祝宗为自己祈祷求死。十一日，叔孙婼死。左师展打算带着昭公同坐一辆马车回去，昭公的兵士逮住了他。

25.7 壬申[①]，尹文公涉于巩，焚东訾，弗克[②]。

【注释】

①壬申：十五日。

②尹文公涉于巩，焚东訾，弗克：尹文公由巩渡洛水而焚东訾。尹文公，王子朝同党。东訾，周敬王的城邑。

【译文】

十月十五日，尹文公从巩邑渡过洛水，放火焚烧东訾，但没能攻克。

25.8 十一月，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1]，梦大子栾即位于庙，己与平公服而相之[2]。旦，召六卿[3]。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4]，以为二三子忧，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灵[5]，获保首领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干者，请无及先君[6]。"仲几对曰[7]："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8]。若夫宋国之法，死生之度[9]，先君有命矣[10]。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队[11]。臣之失职，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12]，君命只辱[13]。"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注释】

①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到晋国商量接纳昭公之事。

②平公：元公父亲。服而相之：穿着朝服辅佐太子栾。

③召六卿：临行前召六卿交代后事。

④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指华、向作乱。父兄，指华、向。

⑤群子：诸位。

⑥唯是楄柎(pián fū)所以藉干者，请无及先君：楄柎，棺中垫尸体的木板。藉，身卧其上。干，身体。按，元公要求一切葬具从简，不超过先君体制。

⑦仲几：宋国左师。

⑧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元公如果自己减损饮宴声色的供奉，群臣不敢过问。昵宴，指亲近声色饮食之事。昵，亲近。

⑨度：制度。

⑩有命：已有成文规定。

⑪弗敢失队：不敢违背。队，同"坠"。

⑫臣不忍其死：不能因失职而受刑。

⑬君命只辱：表示不能执行元公之命。

【译文】

十一月，宋元公准备为鲁昭公之事到晋国去，梦见太子栾在宗庙中即位，自己和宋平公穿着朝服辅佐他。早上，他召见六卿。元公说："寡人不才，不能事奉好父兄辈，给各位带来忧患，是寡人的罪过。如果得到各位的庇佑，能够善终，那些用来装盛我骸骨的葬具，请不要和先君的一样。"仲几回答说："国君如果由于国家的缘故，自己降低饮宴声色的供奉，下臣们不敢与闻。至于宋国的法度，关于死与生的规定，先君已有成命。下臣们用生命来守护，不敢失职。下臣失职，法律是不能赦免的。下臣不愿这样死去，只好不奉行国君的命令了。"宋元公就出发了。十三日，死在曲棘。

25.9 十二月庚辰①，齐侯围郓②。

【注释】

①庚辰：二十四日。

②齐侯围郓：齐国想要夺取郓邑以安置昭公。

【译文】

十二月二十四日，齐景公包围郓邑。

25.10 初，臧昭伯如晋，臧会窃其宝龟偻句①，以卜为信与僭②，僭吉。臧氏老将如晋问③，会请往④。昭伯问家故，尽对⑤。及内子与母弟叔孙，则不对⑥。再三问，不对。归，及郊⑦，会逆。问，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无之⑧。执而戮之⑨，逸，奔郈⑩。郈鲂假使为贾正焉⑪。计于季氏⑫。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诸桐汝之间⑬。会出，逐之⑭，反奔⑮，执

诸季氏中门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门？"拘臧氏老。季、臧有恶[16]。及昭伯从公，平子立臧会[17]。会曰："偻句不余欺也[18]。"

【注释】

①臧会窃其宝龟偻句：窃宝龟占卜。偻句，宝龟名。

②信：诚实。僭：不信，不诚实。

③臧氏老将如晋问：将赴晋问候昭伯。

④会请往：臧会请代家臣而行。

⑤昭伯问家故，尽对：问家事，臧会据实回答。故，事。

⑥及内子与母弟叔孙，则不对：昭伯问妻子和母弟，臧会故意吞吞吐吐不答，似有难言之隐。内子，妻子。

⑦及郊：昭伯返鲁到达郊外。

⑧次于外而察之，皆无之：昭伯有疑心，居于城外查访妻子与母弟，都没有可疑之处。

⑨执而戮之：抓住臧会准备杀掉。

⑩逸，奔郈：臧会逃往郈。逸，逃走。郈，地名。在今山东东平东南。

⑪郈鲂假：郈邑大夫。贾正：掌管物价的官员。

⑫计于季氏：贾正为司徒属官，据昭四年《传》，季武子为司徒，季氏当世袭此职，故臧会送其账本于季氏。计，动词，送账簿。臧会为贾正，这是他的职务。

⑬桐汝：里名。闾：里门。

⑭会出，逐之：待臧会从季氏家出来，追之。

⑮反奔：臧会想逃回季氏家去。

⑯季、臧有恶：按，以上详细补叙季、臧结怨的缘由。

⑰平子立臧会：立臧会为臧氏继承人。

⑱偻句不余欺也：臧会自喜以僭得立。

【译文】

当初，臧昭伯去晋国，臧会偷了他的宝龟偻句，用来占卜应该诚信还是不诚实，结果不诚实吉利。臧氏家臣将到晋国问候臧昭伯，臧会请求派他前往。臧昭伯问起家里的情况，臧会全都一一回答。及问到妻子和同母弟叔孙时，就不回答。再三询问，依然不回答。臧昭伯归来，到郊外，臧会去迎接他。又问起家里的事，还是原先的态度。臧昭伯到了国都，住在外面查访，妻子、弟弟都没有什么不端。臧昭伯抓了臧会要杀他，臧会逃出，跑到郈地。郈鲂假让他做了贾正。一次臧会到季氏家送账本。臧昭伯派了五个人带着戈楯埋伏在桐汝的门里。臧会出来，就上前去追，臧会转身奔逃，在季氏家中门外被抓住。季平子发怒，说："凭什么带着兵器进入我的家门？"就拘禁了臧昭伯的家臣。于是季、臧二家交恶。到臧昭伯随从昭公出逃，季平子就立臧会为臧氏的继承人。臧会说："偻句没有欺骗我啊。"

25.11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复茄人焉①。城丘皇，迁訾人焉②。使熊相禖郭巢③，季然郭卷④。子大叔闻之，曰："楚王将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⑤，弗能久矣⑥。"

【注释】

①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复茄(jiā)人焉：让茄人回州屈居住。州屈，古地名。在今安徽凤阳西。茄，古地名。近淮水的小邑。

②城丘皇，迁訾人焉：迁訾人于丘皇。丘皇，古地名。在今河南信阳南。

③熊相禖(méi)：楚国大夫。郭：外城，这里做动词，筑外城。

④季然：也是楚国大夫。卷(quān)：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⑤忧将及王：民忧则君亦忧。

⑥弗能久矣：按，明年，楚平王死。

【译文】

楚平王派薳射修筑州屈城，让茄人回去居住。在丘皇筑城，把訾人迁去住。派熊相禖在巢筑城，季然在卷筑城。子太叔听说了，说："楚平王将要死了。让人民不能在原来的地方安居，人民必定忧患。这忧患将会波及君王，他不会活很久了。"

二十六年

【经】

26.1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①，葬宋元公。

26.2　三月，公至自齐，居于郓。

26.3　夏，公围成②。

26.4　秋，公会齐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③。

26.5　公至自会，居于郓。

26.6　九月庚申④，楚子居卒⑤。

26.7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⑥。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⑦。

【注释】

①二十有六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当周敬王四年，前516。

②公围成：齐军与昭公军队围攻鲁国成邑。

③鄟陵：今地不详。

④庚申：初九。

⑤楚子居卒：楚平王去世。楚子居，熊居，楚平王。

⑥天王入于成周：晋国出兵送周敬王入王城。

⑦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王子朝及其党羽出逃楚国。

【译文】

鲁昭公二十六年春周历正月，安葬宋元公。

三月，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夏，昭公围攻成邑。

秋，昭公与齐景公、莒郊公、邾庄公、杞悼公相会，在鄟陵结盟。

昭公从鄟陵之会回来，住在郓邑。

九月初九，楚平王居去世。

冬十月，周敬王进入成周。尹氏、召伯、毛伯奉王子朝逃往楚国。

【传】

26.1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①，齐侯取郓。

【注释】

①庚申：初五。

【译文】

鲁昭公二十六年春周历正月初五，齐景公占领郓邑。

26.2 葬宋元公，如先君，礼也①。

【注释】

①葬宋元公，如先君，礼也：上年《传》，宋元公曾遗嘱丧礼从简，低于先君，现在仍用先君之礼安葬。

【译文】

安葬宋元公，规格跟先君一样，这是合于礼的。

26.3 三月，公至自齐，处于郓，言鲁地也①。

【注释】

①公至自齐，处于郓，言鲁地也：这是解释《经》文的意思。说“至自”、“处”，是因为郓本是鲁地，昭公虽未入国都，但已返鲁境，所以用此措词。

【译文】

三月，昭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郓邑，这是在强调郓是鲁地。

26.4 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①。申丰从女贾②，以币锦二两③，缚一如瑱④，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龄⑤：“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⑥。”高龄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⑦。龄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⑧，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⑨。”子犹受之，言于齐侯曰：“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⑩，然据有异焉⑪。宋元公为鲁君如晋，卒于曲棘；叔孙昭子求纳其君，无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鲁耶，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⑫？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⑬。若可，师有济也⑭，君而继之⑮，兹无敌矣⑯。若其无成，君无辱焉⑰。”齐侯从之，使公子钽帅师从公⑱。

【注释】

①命无受鲁货：齐国打算以兵送昭公回国，命令不得接受鲁国礼物。

②申丰、女贾：二人都是季氏家臣。

③两：量词。古代布帛以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二两类似今之二匹。

④缚一如瑱(zhèn)：二人以织锦为币(礼物)，为便于藏带，将织锦捆成如瑱圭形状。瑱，也作“镇”，镇圭，长方形玉。

⑤子犹：梁丘据。高齮(yǐ)：梁丘据家臣。

⑥能货子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庾：申丰、女贾二人想通过高齮贿赂齐景公宠臣梁丘据，使不纳昭公，并答应事后立高齮为高氏继承人，赠送粮食五千庾。庾，古时二斗四升为一庾。

⑦子犹欲之：梁丘据贪财，想要织锦。

⑧百两一布：百两一堆，意指织锦还多。布，列，堆。

⑨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古代送礼，先送轻礼，后送重礼。这里暗示鲁国还有重礼相赠。

⑩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齐国群臣并非不想尽力送昭公归鲁。

⑪异：感到奇怪。

⑫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意思是宋元公及叔孙婼为鲁昭公奔走，都暴卒，所以纳昭公恐怕违背天意，不可为。

⑬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让群臣先随从昭公去伐鲁，以验吉凶。

⑭师有济也：战斗胜利。

⑮而：乃。

⑯兹：因此。敌：抵抗。

⑰若其无成，君无辱焉：如果出师不利，齐景公就不必亲往。梁丘据以此阻拦送昭公回国。

⑱使公子鉏帅师从公：率兵随昭公先伐鲁。公子鉏，齐国大夫。

【译文】

夏，齐景公准备送昭公回国，命令不要接受鲁国的礼物。申丰跟着女贾，用两匹锦做礼品，把它捆扎成瑱的样子，到齐军来。对梁丘据家臣高齮说："如果你能买通梁丘据，就立你为高氏继承人，并送你五千庾粮食。"高齮把锦拿给梁丘据看，梁丘据想要。高齮说："这是鲁国人买的，一百匹一堆，由于道路不通，先把这作为礼物的样品。"梁丘据收下

它，对齐景公说："臣下们对鲁国国君不愿尽力，并非不能奉行君命，只是感到不解。宋元公为鲁君事前往晋国，死在曲棘；叔孙婼谋求让其国君回国，也无疾而死。不知道是上天要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君得罪了鬼神，所以到这地步？国君要是待在曲棘，就派臣下们跟随鲁君向鲁国开战以作试探。如果行，军队获胜，国君便继续前进，就不会有人抵抗了。如果不成功，就不用劳动国君了。"齐景公听从了，派公子鉏领兵随从昭公。

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曰[①]："有都，以卫国也[②]，请我受师[③]。"许之。请纳质[④]，弗许，曰："信女，足矣[⑤]。"告于齐师曰："孟氏，鲁之敝室也[⑥]。用成已甚，弗能忍也[⑦]，请息肩于齐[⑧]。"齐师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⑨]，曰："将以厌众[⑩]。"鲁成备而后告曰："不胜众[⑪]。"

【注释】

①成：本为孟氏邑，在今山东宁阳北。谓平子：此役以季氏为主，且孟懿子年幼，故公孙朝与季平子商议。

②有都，以卫国也：都城用来保卫国家。

③请我受师：请以成邑抵御齐军。

④请纳质：公孙朝为孟氏家臣，怕季氏疑心，提出送上人质以取信。

⑤信女，足矣：季平子表示相信公孙朝，不必纳人质。

⑥敝室：破败宗族。

⑦用成已甚，弗能忍也：孟氏奴役成邑太过分，成邑人无法忍受。

⑧请息肩于齐：诈称成邑不堪忍受孟氏奴役，愿降齐，请齐军攻成。息肩，免除劳役负担。

⑨淄：小汶河，源于山东新泰，至泰安入大汶河。

⑩将以厌众：公孙朝骗齐军，为了不使季氏知道自己已降，故意攻打饮马者以做样子。厌众，满足众人心理。

⑪不胜众：待鲁国准备充分后，公孙朝又告诉齐国说，众人不想投降，拧不过大家，于是不降齐。

【译文】

成邑大夫公孙朝对季平子说："设立都邑，是用来保卫国家的，请让我们抵御敌军。"季平子答应了。公孙朝请求奉上人质，季平子不同意，说："信任你就足够了。"公孙朝告诉齐军说："孟氏是鲁国的破败宗族。使用成邑的人力物力太多了，我们无法忍受，请求归降齐国以得到休息。"齐兵包围了成。成邑人攻讨在淄水饮马的齐军，说："这是做给众人看的。"鲁国准备充分以后，他又告诉齐军说："我们无法说服众人。"

师及齐师战于炊鼻[①]。齐子渊捷从泄声子[②]，射之，中楯瓦[③]，繇朐汰辀，匕入者三寸[④]。声子射其马，斩鞅，殪[⑤]。改驾[⑥]，人以为鬷戾也，而助之[⑦]。子车曰："齐人也[⑧]。"将击子车，子车射之，殪。其御曰："又之[⑨]。"子车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⑩]。"子囊带从野泄[⑪]，叱之。泄曰："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⑫]。"又叱之[⑬]，亦叱之[⑭]。冉竖射陈武子[⑮]，中手，失弓而骂[⑯]。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⑰]，鬒须眉[⑱]，甚口[⑲]。"平子曰："必子强也，无乃亢诸？"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为颜鸣右，下[⑳]。苑何忌取其耳[㉑]，颜鸣去之[㉒]。苑子之御曰："视下！"顾[㉓]。苑子刜林雍[㉔]，断其足。𨇾而乘于他车以归[㉕]。颜鸣三入齐师，呼曰："林雍乘[㉖]！"

【注释】

①炊鼻：古地名。在今山东宁阳。

②子渊捷:字子车,齐顷公孙子。从:追逐。洩声子:鲁国大夫。

③楯瓦:盾中脊背。

④繇朐(qú)汰辀(zhōu),匕(bǐ)入者三寸:子渊捷弓强力猛,射洩声子,箭由軥而上,穿过车辕,射入洩声子的盾脊三寸。繇,同“由”。朐,通“軥”,车轭下面夹马颈的部分。汰,箭激起而过。辀,车辕。匕,箭镞。

⑤斩鞅,殪:洩声子射断子渊捷的马鞅,马也死了。鞅,马颈皮带。

⑥改驾:子渊捷改乘别的车而战。

⑦人以为鬷戾也,而助之:鲁国人误将子渊捷当成鲁国的鬷戾,便来助战。鬷戾,叔孙氏司马。

⑧齐人也:子渊捷声明自己是齐国人。

⑨又之:御者叫子渊捷再射。

⑩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吓走鲁人就行了,不可激怒他们。子渊捷因此不再射。按,齐国人并不力战。

⑪子囊带:齐国大夫。野洩:洩声子。

⑫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洩声子不为报私怨而回骂子囊带,准备与之交战。亢,同“抗”,抵挡。

⑬又叱之:子囊带又叱骂洩声子。

⑭亦叱之:洩声子也叱骂子囊带。按,双方都无心交战,只是相骂。

⑮冉竖:季氏家臣。陈武子:齐国陈无宇之子,字子强。

⑯失弓:陈武子手中箭受伤,弓掉落地上。

⑰白皙:皮肤白皙。

⑱鬒(zhěn)须眉:胡子眉毛黑且密。鬒,黑发,一说是稠发。

⑲甚口:善骂。

⑳林雍羞为颜鸣右,下:林雍羞为车右,下车。林雍、颜鸣都是鲁国大夫。

㉑苑何忌取其耳:割下林雍耳朵以羞辱他。苑何忌,齐国大夫。

㉒颜鸣去之：颜鸣离开。

㉓苑子之御曰："视下！"顾：御者告诉苑何忌注意下边，又看着林雍的脚。

㉔刜（fú）：砍。

㉕鑋（qīng）：一只脚走路。

㉖林雍乘：颜鸣入齐师，高呼以救林雍。杜预《春秋左传注》："言鲁人皆致力于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弃。"

【译文】

鲁军和齐军在炊鼻交战。齐国子渊捷碰上了泄声子，就发箭射他，射中楯脊，箭镞从横木穿过车辕，箭头嵌入盾牌三寸。泄声子射对方的马，射断马颈的皮带，把马射死。子渊捷改乘别的车，鲁国人误认成是鬷戾，就去帮他。子渊捷说："我是齐国人。"鲁兵准备攻击子渊捷，子渊捷射他，射死了。子渊捷的御者说："再射。"子渊捷说："众人只可恐吓一下，但不可激怒他们。"子囊带碰到泄声子，叱骂他。泄声子说："战斗中没有个人间的愤怒，我要回骂就是为我个人了，我将和你对抗。"子囊带又叱骂泄声子，泄声子也回骂他。冉竖箭射陈武子，陈武子被射中手，弓掉地上而大骂。冉竖告诉季平子，说："有一个君子皮肤白皙，须眉黑而密，很会骂人。"季平子说："一定是子强，莫非你和他对抗？"冉竖回答说："称他为君子，哪敢与他交战？"林雍耻于当颜鸣的车右，下车了。苑何忌割了他的耳朵，颜鸣驾车跑了。苑何忌的御者说："看着下面！"眼睛盯着林雍的脚。苑何忌去砍林雍，砍断一只脚。林雍用一只脚跳着，搭上别人的战车跑回来。颜鸣三次冲进齐军，大喊道："林雍来坐车！"

26.5　四月，单子如晋告急。五月戊午[①]，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②]。戊辰[③]，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④]，刘师败绩。

【注释】

①戊午:初五。

②王城之师:指王子朝的军队。尸氏:古地名。在今河南偃师西。

③戊辰:十五日。

④施谷:周地。在今河南洛阳东。杨伯峻引高士奇《地名考略》曰,一谓施谷、萑谷皆大谷之支径。大谷在洛阳东,连亘至于今颍阳废县,长九十里。

【译文】

四月,单子到晋国告急。五月初五,刘地军队在尸氏打败王城的军队。十五日,王城人、刘地人在施谷交战,刘地军队被打败。

26.6 秋,盟于郓陵,谋纳公也[①]。

【注释】

①盟于郓陵,谋纳公也:由齐景公发起,商量送回昭公。

【译文】

秋,在郓陵结盟,商议送昭公回国之事。

26.7 七月己巳[①],刘子以王出[②]。庚午[③],次于渠[④]。王城人焚刘。丙子[⑤],王宿于褚氏[⑥]。丁丑[⑦],王次于萑谷[⑧]。庚辰[⑨],王入于胥靡[⑩]。辛巳[⑪],王次于滑[⑫]。晋知跞、赵鞅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⑬]。

【注释】

①己巳:十七日。

②刘子以王出:因刘军败于施谷,于是奉周敬王由刘邑出逃。

③庚午：十八日。

④渠：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

⑤丙子：二十四日。

⑥褚氏：古地名。也在今河南洛阳东。

⑦丁丑：二十五日。

⑧萑(huán)谷：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东。

⑨庚辰：二十八日。

⑩胥靡：古地名。在今河南偃师东。

⑪辛巳：二十九日。

⑫滑：古地名。在今河南偃师南之缑氏镇。

⑬女宽：又称叔宽，女齐之子。阙塞：即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

【译文】

七月十七日，刘文公奉周敬王逃离刘邑。十八日，驻扎在渠地。王城军队焚毁刘邑。二十四日，周敬王住在褚氏。二十五日，周敬王住在萑谷。二十八日，周敬王进入胥靡。二十九日，周敬王住在滑地。晋国知跞、赵鞅领兵接纳周敬王，派汝宽镇守阙塞。

26.8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①]，曰："大子壬弱[②]，其母非適也[③]，王子建实聘之[④]。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顺，建善则治。王顺、国治，可不务乎[⑤]？"子西怒曰："是乱国而恶君王也[⑥]。国有外援[⑦]，不可渎也[⑧]。王有適嗣，不可乱也[⑨]。败亲、速仇、乱嗣[⑩]，不祥，我受其名。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楚国何为[⑪]？必杀令尹！"令尹惧，乃立昭王[⑫]。

【注释】

①子西：楚平王庶长子宜申。

②大子壬弱：太子壬当时不过七八岁。

③適：同“嫡”。

④王子建实聘之：太子之母秦女本子建所聘，平王听费无极之言而自娶之。事见昭公十九年《传》。

⑤务：必如此行事。

⑥是乱国而恶君王也：太子壬是平王夺媳所生，如果立子西不立壬，是乱国家而暴露君王之丑。

⑦国有外援：指秦国，因为太子壬母亲是秦女。

⑧渎：轻慢。

⑨王有適嗣，不可乱也：太子壬是嫡子，废嫡而立庶，是乱。

⑩败亲：恶君王。速仇：指秦国可能来讨伐。

⑪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也，楚国何为：子西坚决不受王位。

⑫昭王：即太子壬。

【译文】

九月，楚平王去世。令尹子常想立子西，说：“太子壬年幼，其母不是嫡夫人，本是太子建所聘的。子西年长而好善。立年长的顺于情理，立善良的人国家就太平。君王顺理、国家太平，能不这么办吗？”子西发怒道：“这是使国家混乱而张扬君王的恶行。国家有外援，不能轻慢。君王有嫡出的继承人，不能混乱。败坏亲情、招致仇敌、扰乱继承人，这不吉利，我会蒙受恶名。即使用天下来收买我，我也不会去做的，区区楚国又算得了什么？我一定要杀了令尹！”令尹害怕，就立了昭王。

26.9 冬十月丙申[1]，王起师于滑[2]。辛丑[3]，在郊[4]，遂次于尸[5]。十一月辛酉[6]，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7]。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阴忌奔莒以叛[8]。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盟。遂军圉

泽[9]，次于堤上[10]。癸酉[11]，王入于成周。甲戌[12]，盟于襄宫[13]。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14]。十二月癸未[15]，王入于庄宫[16]。

【注释】

①丙申：十六日。

②王起师于滑：周敬王起兵。

③辛丑：二十一日。

④郊：王子朝之邑。

⑤尸：即上文的尸氏。

⑥辛酉：十一日。

⑦召伯盈逐王子朝：召伯盈本是王子朝同党，因见晋国军队攻占巩地，于是倒戈迎敬王。召伯盈，召简公。

⑧阴忌：也是王子朝同党。莒：周邑。叛：反对敬王。

⑨圉泽：周地，在今河南洛阳。

⑩堤上：也是周地，在今河南洛阳。

⑪癸酉：二十三日。

⑫甲戌：二十四日。

⑬盟于襄宫：在襄王庙盟誓。

⑭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留成公般戍守成周，其余的军队回晋国。成公般，晋国大夫。

⑮癸未：初四。

⑯庄宫：在王城中。

【译文】

冬十月十六日，周敬王在滑地起兵。二十一日，在郊地，就驻扎在尸地。十一月十一日，晋军攻克巩地。召伯盈驱逐王子朝。王子朝与召氏家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带着周朝典籍出奔楚国。阴忌逃到莒地叛变。召伯到尸地迎接周敬王，与刘子、单子结盟。就驻扎在圉

泽，住在堤上。二十三日，周敬王进入成周。二十四日，在襄王庙盟誓。晋军派成公般戍守成周，然后班师。十二月初四，周敬王进入庄宫。

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①，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②，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③。'至于夷王④，王愆于厥身⑤，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⑥。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⑦。诸侯释位，以间王政⑧。宣王有志，而后效官⑨。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⑩。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⑪，用迁郏鄏⑫。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⑬。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⑭。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⑮。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⑯，秦人降妖⑰，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⑱。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⑲。'至于灵王⑳，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㉑。

【注释】

①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指平定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

②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成王、康王分封同母兄弟，以保卫周室。

③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不敢专有文、武之功劳，于是分封母弟，且后代一旦荒淫败

坏，陷于危难，则可拯救。按，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号称成康之治。

④夷王：周厉王父亲。

⑤王愆于厥身：身染恶疾。愆，恶疾。

⑥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诸侯各祭其名山大川，为夷王祈福。

⑦“至于厉王”四句：周厉王暴虐，人民不堪忍受，将厉王流放于彘。彘(zhì)，古地名。在今山西霍县。

⑧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指周厉王被逐之后，共伯和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周厉王死后，始归政于周宣王。释位，离开国内的职位。间，参与。

⑨效官：归政于周宣王。

⑩“至于幽王”四句：幽王昏乱，为犬戎所杀，西周灭亡。幽王，宣王之子。不吊，不保佑。不若，不顺。用，因此。愆，失去。

⑪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幽王死后，虢公翰拥立王子馀臣为王，至周平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杀死。王嗣，指周平王，本为太子，幽王死后，为鲁、郑等国拥立，东迁洛阳。携王，王子馀臣。

⑫郏鄏：古地名。今河南洛阳。

⑬兄弟：指分封的诸侯。

⑭“至于惠王”六句：周惠王时发生王子颓之乱，见庄公十六年、十九年《传》。周襄王时发生王子带之乱，见僖公二十四年《传》。二王子作乱时，惠王、襄王出奔。惠王，平王六世孙。颓，王子颓，惠王叔叔。施(yì)，延及。叔带，王子带，襄王弟。

⑮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郑国支持惠王回国，攻灭王子颓；晋国支持襄王回国，攻灭王子带。咸，都。

⑯在定王六年：定王六年为鲁宣公八年。

⑰秦人降妖：秦国出现妖言。

⑱“周其有髭(zī)王”四句:意思是周朝有一长胡子的天子,能尽其职分,使诸侯顺服,其后两代天子都能谨守自己的职分。髭,嘴上的胡须。

⑲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这是王子朝借妖言为自己造舆论,说有人觊觎王位,诸侯却不起来铲除。间王位,乘隙干求王位,指王子猛与敬王。

⑳灵王:定王孙子。

㉑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二王能善始善终。景王,灵王儿子。

【译文】

王子朝遣使报告诸侯说:“昔日武王战胜殷商,成王安定四方,康王与民休养生息,一起分封同母兄弟,以作为周朝的屏障,还说:‘我不能单独安享文王、武王的功业,同时还为了后代一旦荒淫败乱,陷入危难时,可以得到救援。’到了夷王,他恶疾缠身,诸侯无不奔走遍祭境内名山大川,为他的健康祈祷。到厉王时,他的内心乖张暴虐,百姓无法忍受,就让他住到彘地。诸侯离开其君位,来参与王朝的政事。宣王富有智慧,诸侯就把王位奉还给他。到了幽王,上天不保佑周朝,天子昏聩不贤,因此失去王位。携王违背天命,诸侯废黜了他,另立王位继承人,并由此迁都郏鄏。这就是由于兄弟们能为王室效力的缘故啊。到了惠王,上天不让周朝安定,使颓生出祸心,延及于叔带,惠王、襄王出逃避难,离开了国都。这时候便有晋国、郑国都来消灭那些作乱者,以平定王室。这是因为兄弟们能奉行先王的命令。定王六年时,秦国流传妖言,说:“周朝会有个长胡子的天子,也还能够修明自己的职责,诸侯顺服而享有国家,两代都恭敬地谨守本职。王室中有人觊觎王位,诸侯不为王室出谋出力,结果蒙受动乱和灾祸。”到了灵王,生下就有胡子。灵王十分神敏圣明,对诸侯没有做什么错事。灵王、景王都能善终。

“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①。壹行不若②，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③？’帅群不弔之人④，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⑤，贯渎鬼神⑥，慢弃刑法⑦，倍奸齐盟⑧，傲很威仪⑨，矫诬先王⑩。晋为不道，是摄是赞⑪，思肆其罔极⑫。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⑬。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⑭，无助狡猾⑮，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穀，则所愿也⑯。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⑰，而诸侯实深图之。

【注释】

①剥：乱。

②壹行不若：专门倒行逆施。壹，专。

③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意思是立谁为王，本无成法，唯我所立，谁敢干涉。这是王子朝转述单、刘的意思。

④不弔：不善。

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侵吞无厌，贪求无度。

⑥贯：通“惯”，惯于。

⑦慢：轻慢，无视。

⑧倍：通“背”。齐盟：斋盟。

⑨傲很威仪：蔑视威仪。

⑩矫诬先王：意思是先王本要立自己，立敬王是违背景王本意。先王，指景王。

⑪摄、赞：都是赞助之意。

⑫思肆其罔极：指晋国支持、放纵单、刘的无道无厌。肆，放肆。罔极，无限度。

⑬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说自己动荡流离，逃窜在

外，无所归宿。不穀，王子朝自称。未有攸底，未有所止。攸，所。底，至。

⑭兄弟：指同姓诸侯。甥舅：指异姓诸侯。

⑮狡猾：指单、刘及敬王等人。

⑯毋速天罚，赦图不穀，则所愿也：赦，为自己除去忧愁。图，为自己解难。按，王子朝希望诸侯弃敬王而拥戴自己。

⑰先王之经：先王之命。

【译文】

"现在王室动乱，单旗、刘狄搅乱天下，专门倒行逆施，认为：'先王即位有什么常规？我想立谁就立谁，有谁敢来声讨？'带领一群不轨之徒，在王室中制造混乱。他们贪心不足，贪求无度，一贯亵渎鬼神，轻慢蔑弃刑法，违背盟约，蔑视礼仪，诬蔑先王。晋国无道，对他们支持赞助，想要放纵其永不满足的欲望。现在不穀动荡流离，逃窜在荆蛮，没有归宿。如果我的一二兄弟甥舅能顺从上天的法度，不帮助不轨之徒，而听从先王的命令，不招致上天的惩罚，除去不穀的忧患，那正是不穀所希望的。谨此尽情披露内心所想和先王的命令，希望诸侯们深思熟虑。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①，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②。'王不立爱③，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④，单、刘赞私立少⑤，以间先王⑥，亦唯伯仲叔季图之⑦！"

【注释】

①適：同"嫡"。

②年钧以德，德钧以卜：年龄相同则立有德者，德相当则由占卜

而定。

③不立爱:不因偏爱而立之。

④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昭公十五年穆后与太子寿同年去世。

⑤赞私立少:己意偏私而立敬王。

⑥间:违背。

⑦亦唯伯仲叔季图之:王子朝以天子自居,指责敬王篡位,希望诸侯拥立自己。伯仲叔季,泛指诸侯。

【译文】

"往昔先王的命令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择立长子。年纪相当就根据其德行,德行相当就由占卜确定。'天子不立偏爱的人,公卿没有私心,这是古代的制度。穆后和太子寿早年去世,单、刘二人偏私立了年幼者,违反了先王的命令,也请诸侯们好好思虑一番!"

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①,远晋之大②,以专其志③,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注释】

①干景之命:违反景王遗命。景王虽爱王子朝,但前已立王子猛为太子。

②远晋之大:疏远晋国这样的大国。

③专其志:指其一心想做天子。

【译文】

闵马父听到王子朝这番说辞,说道:"文辞是用来实行礼的。王子朝违背景王的命令,疏远晋国这个大国,一心想做天子,真是无礼到了极点,文辞又会有什么用?"

26.10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①]。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②]。天道不谄，不贰其命[③]，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④]。君无秽德，又何禳焉[⑤]？若德之秽，禳之何损[⑥]？《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⑦]。’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⑧]。’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⑨]。”公说，乃止。

【注释】

①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齐侯以为彗星出现有灾，派人祭祷消灾。

②取诬：禳灾只是骗人的做法。诬，欺骗。

③天道不谄，不贰其命：天道不可怀疑，不能使它有所差错。谄，同“慆(tāo)”，疑。贰，当作“忒(tè)”，差。

④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彗星俗称扫帚星，用扫帚来消除天上的污秽。彗，彗星。

⑤君无秽德，又何禳焉：德无污秽，不必怕扫帚。

⑥若德之秽，禳之何损：祭祷也不能减少秽德。

⑦“惟此文王”六句：引《诗》见《诗经·大雅·大明》，意思是文王恭事天帝，以求百福。文王之德，不违天意，因此四方之国归之。翼翼，恭敬的样子。聿，语首助词，无义。不回，不违天意。

⑧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此为逸诗，意思是借鉴夏商，都因乱而亡。监，通“鉴”，借鉴。

⑨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德若不善，祭祷也没用。按，晏婴不信天示，而重人德。

【译文】

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祭祷消灾。晏婴说：“没用处，只能招来

欺罔。天道不可怀疑，不能使它改变运行，为什么要禳祭？况且天上出现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的。国君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祭呢？要是德行污秽，禳祭又能减轻什么？《诗》说：'就是这位周文王，小心翼翼真善良。光明正大事上帝，求取福禄无限量。他的德行顺天命，各国归附民所望。'国君没有违背上天的恶德，四方国家将会前来归顺，对彗星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有《诗》说：'我没什么可作借鉴，要有就是夏后和商。因为政事混乱，百姓终致流亡。'如果德行违背天命而混乱，人民将要流亡，祝史的作为也无法补救。"齐景公认为他说得对，就停止祭祷。

26.11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①。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②？"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③。"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④！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⑤，其取之公也薄⑥，其施之民也厚⑦。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⑧。'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⑨，陈氏而不亡⑩，则国其国也已⑪。"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⑫。在礼，家施不及国⑬，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⑭。"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⑮。君令臣共⑯，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⑰，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⑱；兄爱而友⑲，弟敬而顺；夫和而义⑳，妻柔而正㉑；姑慈而从㉒，妇听而婉㉓：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㉔。"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

也，是以先王上之㉕。”

【注释】

①路寝：齐景公正厅。

②美哉室！其谁有此乎：齐景公直到晚年未立太子，因此叹惜宫室虽美，不知死后为谁所有。

③吾以为在德：有德者将据有此宫室。

④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将代为齐君。

⑤豆、区、釜、钟：都是古代量器。

⑥取之公：在采邑中收取赋税。采邑为公所赐，谦言取之公。薄：谓以公量收税。

⑦其施之民也厚：指陈氏以公量收，以私量贷。陈氏私量比公量大，参见昭公三年《传》。

⑧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引《诗》见《诗经・小雅・车辖》，意思是虽无大德与人，也当博得人们的歌颂。式，当。

⑨后世：指齐君的后代。

⑩而：如果。

⑪国其国：即齐国将为陈氏所有。

⑫已之：阻止陈氏代齐。

⑬在礼，家施不及国：家族的施舍不能扩大到国内。这是针对陈氏的遍施于民而言。

⑭“民不迁”六句：百姓安居乐业，臣子慎守其职，不贪财作福。不变，不变其业。不滥，不失职。不滔，不怠慢。公利，公家之利。

⑮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礼存在长久，有天地则有礼。

⑯共：通“恭”。

⑰姑：婆婆。妇：媳妇。

⑱箴（zhēn）：谏诫。

⑲友：友善。

⑳义：通“宜”，合理。

㉑正：正直。

㉒从：听从规劝。

㉓婉：委婉陈词。

㉔上：崇尚。

㉕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礼可以治理国家，与天地并，所以先王崇尚它，从天地那里继承了礼，以治理百姓。禀，承受。

【译文】

齐景公和晏婴坐在正厅中。景公感叹道：“多美丽的宫室啊！谁将会拥有它呢？”晏婴说：“敢问国君的意思是什么？”景公说：“我认为它将转入有德者的手里。”晏婴回答说：“要按国君所说的，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但对百姓有所施与。豆、区、釜、钟的容量，陈氏从公田中征税时用小的，施与民众时用大的。公室征税多，陈氏施与多，人民都归向他了。《诗》说：‘虽然没有美德给予你，也应唱歌又跳舞。’陈氏的施与，人民已经为之载歌载舞了。您的后代如果稍有怠惰，陈氏又不灭亡，那么国家就变为他的国家了。”景公说：“说得好啊！那该怎么办？”晏婴回答说：“唯有礼可以制止这事发生。要是合于礼，家族的施与就不能扩大到国内，民众不迁移，农夫不搬迁，商贾不改行，士人不失职，官员不怠慢，大夫不占取公家的利益。”景公说：“说得对！但我不能做到了。我现在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了。”晏婴回答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它和天地同样长久。国君发令臣下恭从，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哥哥仁爱弟弟恭敬，丈夫和顺妻子温柔，婆婆仁慈媳妇听话，这是礼。国君发令而没有违背，臣下恭敬而无二心；父亲慈爱而能教诲，儿子孝顺而能箴劝；哥哥仁爱而友善，弟弟恭敬而顺服；丈夫和蔼而合理，妻子温柔而正派；婆婆仁慈而听从规劝，媳妇听话而委

婉陈辞：这是礼中的上乘。”景公说：“好啊！寡人现在知道礼应该加以崇尚了。”晏婴回答说：“先王从天地那里继承了礼，以治理百姓，所以先王崇尚它。”

二十七年

【经】

27.1　二十有七年春①，公如齐②。

27.2　公至自齐，居于郓。

27.3　夏四月，吴弑其君僚③。

27.4　楚杀其大夫郤宛。

27.5　秋，晋士鞅、宋乐祁犁、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会于扈④。

27.6　冬十月，曹伯午卒⑤。

27.7　邾快来奔⑥。

27.8　公如齐。

27.9　公至自齐，居于郓。

【注释】

①二十有七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当周敬王五年，前515。

②公如齐：昭公自郓前往齐国。

③吴弑其君僚：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

④晋士鞅、宋乐祁犁、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会于扈：诸侯商量戍守成周与纳昭公之事。扈，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

⑤曹伯午卒：曹悼公去世。

⑥邾快：邾国大夫。

【译文】

鲁昭公二十七年春，昭公到齐国去。

昭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郓地。

夏四月，吴国杀死本国国君僚。

楚国杀死本国大夫郤宛。

秋，晋国士鞅、宋国乐祁犁、卫国北宫喜、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在扈地相会。

冬十月，曹悼公午去世。

邾快逃来鲁国。

昭公再去齐国。

昭公从齐国回来，还住在郓。

【传】

27.1 二十七年春，公如齐。公至自齐，处于郓，言在外也①。

【注释】

①言在外也：这是解释《经》文的意思。郓地去年为齐所占，昭公虽然住在这里，但已属齐地，"言在外"即指昭公住在国都以外。

【译文】

鲁昭公二十七年春，昭公去齐国。昭公从齐国回来住在郓地，是说他住在国都以外。

27.2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①，使公子掩馀、公子烛庸帅师围潜②。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③，遂聘于晋，以观诸侯④。楚莠尹然、王尹麇帅师救潜⑤，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

马之属以济师[6]，与吴师遇于穷[7]。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8]。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9]。

【注释】

①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去年楚平王死。

②掩馀、烛庸：都是吴王僚同母弟弟。潜：古地名。在今安徽霍山东北。

③延州来季子：即季札，本封延陵，后又封州来，故称延州来。上国：吴对中原各国的尊称。

④遂聘于晋，以观诸侯：与晋国结好，以为援助，并观察诸侯的强弱与态度。

⑤莠尹、王尹：楚国官名。然、麇：二人名。

⑥都君子：居于下边都邑的贵族子弟。王马之属：楚王养马官属。按，二者本不服兵役，因事急而征发他们。济师：增援。

⑦穷：古地名。在今安徽霍邱西南。

⑧沙汭：沙水入淮口，在今安徽怀远东北。

⑨吴师不能退：楚国穷之师在前阻挡，到达潜的军队断了吴军的后路，前后夹攻，吴军进退维谷。

【译文】

吴王想借楚国丧事的机会讨伐它，派公子掩馀、公子烛庸领兵包围潜邑。派延州来季子到中原各国聘问，先去晋国聘问，借此观察诸侯的情况。楚国莠尹然、王尹麇率兵救援潜邑，左司马沈尹戌带领都邑的贵族子弟组成的亲兵和王马的部属去增援，与吴军在穷地相遇。令尹子常带着水军到沙汭后就回师。左尹郤宛、工尹寿带兵到达潜，吴军被阻不能退却。

吴公子光曰："此时也[1]，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

有言曰‘不索，何获’[②]。我，王嗣也，吾欲求之[③]。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④]。”鱄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⑤]？”光曰：“我，尔身也[⑥]。”

【注释】

①时：夺取王位的时机。此时吴国大军在外，国内空虚。

②不索，何获：现在不求取，更待何时？

③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吴王寿梦生四个儿子：诸樊、馀祭、夷昧、季札，兄弟相约兄终弟继，轮到季札时，季札不受，夷昧庶兄僚继父而立。公子光为夷昧之子，认为季札不受，当由自己嗣立。

④季子虽至，不吾废也：即便季札聘晋归来，也无妨害。

⑤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母老子弱，无法处理，就把他们托付给公子光。

⑥我，尔身也：我身即你身。公子光表示接受托付。

【译文】

吴国公子光说：“现在是机会，不能失去。”告诉鱄设诸说：“中原国家有句话说‘不去寻求，怎能得到’。我是王位的继承者，我想得到它。事情要是成功，季札即便回来，也不可能废掉我。”鱄设诸说：“吴王可以杀掉。但我母亲年老儿子幼小，要是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公子光说：“我就是你。”

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①]。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②]。门、阶、户、席，皆王亲也[③]，夹之以铍[④]。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⑤]。执羞者坐行而入[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⑦]。光伪足疾，入于堀室[⑧]。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⑨]，抽剑刺王，铍交于胸[⑩]，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⑪]。

【注释】

①甲:武士。堀室:地下室。

②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吴王僚布置甲士待在道路两旁一直到公子光门口。以此备非常之变。坐,待。

③门、阶、户、席,皆王亲也:由门至阶,由阶至户内之席,都是吴王僚的亲兵。

④夹之以铍(pī):以剑夹着。铍,剑。吴王僚防备森严。

⑤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进食者在门外解衣检查,更换衣服,才能入内。羞者,进食的人。献体,露体更衣。

⑥执羞者:进食者。坐行:膝行。

⑦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吴王僚亲兵用剑夹着进食者,剑刃几乎碰到进食者的身体,然后才将菜递给吴王僚身旁侍者,由侍者献上。

⑧光伪足疾,入于堀室:公子光怕事发被吴王僚亲兵所杀,先避入地下室。

⑨置剑于鱼中:藏剑于全鱼腹中。

⑩铍交于胸:鱄设诸刺王,同时自己也被杀。

⑪阖庐以其子为卿:阖庐任命鱄设诸的儿子为卿。这是公子光继位后的事。阖庐,即公子光。公子光即位后改名阖庐。

【译文】

夏四月,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甲士而设享礼宴请吴王。吴王派甲士遍布道路两边直到公子光家门口。大门、台阶、内室门、酒席边,都是吴王的亲兵,都持剑而立。上菜的人要在门外脱光衣服改换另外的衣服。端菜的人膝行而入,持剑甲士夹着他,剑尖都快要顶到身体,然后递上菜给侍者。公子光假装脚疾,躲进地下室。鱄设诸把剑藏在鱼腹中端进去,抽出剑猛刺吴王,自己也被两旁的剑交叉刺入胸部,结果还是刺死吴王。阖庐任命鱄设诸的儿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1]，民人无废主[2]，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3]？哀死事生[4]，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5]，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墓[6]，复位而待[7]。吴公子掩馀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8]。楚师闻吴乱而还[9]。

【注释】

①先君无废祀：不废弃先君的祭祀。

②民人无废主：百姓不废弃国君。

③"社稷有奉"四句：阖庐杀君自立，既成事实，季札只有承认。

④死：指王僚。生：指阖庐。

⑤立者从之：谁立为君，就服从谁。

⑥复命哭墓：聘晋为吴王僚所遣，所以到吴王僚墓前报告使命。

⑦复位而待：回到原来的位子，等待阖庐之命。

⑧吴公子掩馀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徐、钟吾都是小国。钟吾，古地名。在今江苏宿迁东北。昭公三十年，因接纳吴公子，二国为吴国所灭。

⑨楚师闻吴乱而还：吴乱，楚国径自撤兵。

【译文】

季札回到国内，说："如果先君的祭祀不被废除，民众不废弃君主，社稷之神有人供奉，国家不会倾覆，那么他就是我的国君，我又敢怨恨谁呢？我将哀悼死者事奉生者，以待天命。不是我发起动乱，谁做国君我就服从谁，这是祖先的常规。"于是到吴王僚墓前复命哭泣，回到自己的职位等待命令。吴国公子掩馀逃往徐国，公子烛庸出逃钟吾国。楚军得知吴国内乱便撤军。

27.3　郤宛直而和[①]，国人说之[②]。鄢将师为右领[③]，与费无极比而恶之[④]。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谮郤宛焉[⑤]，谓子常曰："子恶欲饮子酒[⑥]。"又谓子恶："令尹欲饮酒于子氏。"子恶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⑦]。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⑧]。吾无以酬之[⑨]，若何？"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⑩]。"取五甲五兵[⑪]，曰："置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⑫]。"及飨日，帷诸门左[⑬]。无极谓令尹曰："吾几祸子。子恶将为子不利，甲在门矣，子必无往[⑭]！且此役也[⑮]，吴可以得志[⑯]，子恶取赂焉而还，又误群帅，使退其师，曰'乘乱不祥'[⑰]，吴乘我丧，我乘其乱，不亦可乎？"令尹使视郤氏，则有甲焉[⑱]。不往，召鄢将师而告之[⑲]。将师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⑳]。子恶闻之，遂自杀也。国人弗爇[㉑]，令曰："不爇郤氏，与之同罪。"或取一编菅焉，或取一秉秆焉[㉒]，国人投之，遂弗爇也[㉓]。令尹炮之[㉔]，尽灭郤氏之族党，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㉕]。晋陈之族呼于国曰："鄢氏、费氏自以为王[㉖]，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㉗]。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令尹病之[㉘]。

【注释】

①直而和：正直而温和。

②说：同"悦"。

③右领：楚国官名。

④比（bǐ）：勾结。

⑤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谮郤宛焉：费无极勾结鄢将师，设圈套挑拨子常与郤宛的关系。贿，贪求贿赂。

⑥子恶欲饮子酒：说郤宛打算请子常喝酒。子恶，即郤宛，也即子氏。

⑦辱：让令尹屈尊前来。

⑧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令尹光临，恩惠极大。

⑨酬：奉献礼物以为报答。

⑩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为郤宛挑选好的甲兵，以备献给子常。

⑪五兵：五种兵器。

⑫置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这是费无极告诉郤宛如何做。

⑬帷诸门左：郤宛按费无极所教的办，将五甲五兵放在门边帷帐里。

⑭子必无往：暗示郤宛将谋杀子常。

⑮且此役也：指前文楚国救潜抗吴之役。

⑯吴可以得志：楚国本可战胜吴国。

⑰“子恶取赂焉而还”四句：意思是指郤宛退兵，是受了吴人的贿赂，而假意说是吴有内乱，不要乘人之危。

⑱令尹使视郤氏，则有甲焉：子常信谗，相信了费无极的话。

⑲召鄢将师而告之：告诉鄢将师郤宛要害自己。

⑳爇(ruò)：焚烧。

㉑国人弗爇：郤宛得到国人的拥护，国人不焚烧其家。

㉒或取一编菅(jiān)焉，或取一秉秆焉：编菅和秆都是用来烧郤宛的。编菅，盖屋的茅草。菅，茅草。一秉，一把。秆，禾茎。

㉓国人投之，遂弗爇也：国人夺走编菅和秆，不让烧郤宛家。

㉔炮之：焚烧郤宛家。

㉕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以上诸人都是郤宛的同党。阳令终，令尹子瑕阳匄的儿子。晋陈，楚国大夫。

㉖鄢氏、费氏自以为王：当时楚昭王年幼，二人横行无忌，以君王自居。

㉗蒙：欺骗，蒙蔽。

㉘令尹病之：费无极的倒行逆施，已引起众怒，令尹子常感到担心。

【译文】

郤宛为人正直而温和，国人很喜欢他。鄢将师任右领，与费无极朋比为奸而憎恨郤宛。令尹子常贪财而听信谗言，费无极就进谗诬陷郤宛，对子常说："郤宛打算请您喝酒。"又对郤宛说："令尹想到你家喝酒。"郤宛说："我是地位低贱的人，不配令尹屈尊前来。令尹一定要屈尊光临，对我的恩惠实在太大。我没什么可以回报，怎么办？"费无极说："令尹喜好皮甲兵器，你拿出来，我帮你挑选。"郤宛取出五付皮甲、五件兵器，费无极说："把它们放在门口，令尹来了，一定会观看，就乘机送给他。"到了请客的日子，郤宛把甲兵放在门左边的帷幕里。无极对令尹说："我差一点儿害了您。郤宛准备对您下毒手，皮甲都安放在门边了，您千万不要去！况且这次潜地的战役，我国本来可以得胜，但因郤宛接受了贿赂而撤军，又误导各位将领，让他们退兵，说：'乘别人有动乱而进击是不吉祥的。'其实吴国乘我们有丧事，我们乘其动乱，不也是可行的吗？"令尹派人去郤宛家察看，果然有皮甲在。就不去，并召来鄢将师告知情况。鄢将师退出后，就下令进攻郤宛，并且放火烧房。郤宛得知消息，就自杀了。民众不肯放火烧房，鄢将师下令说："不烧郤宛家的，和郤宛一同治罪。"有的人拿来一张盖屋的茅草，有的人拿来一把稻草，民众都把它扔掉了，因此没有烧起来。令尹派人烧了郤宛家，把郤氏族人全都杀掉，还杀了阳令终与他的弟弟完、佗，以及晋陈和他的子弟。晋陈的族人在国都大喊："鄢氏、费氏以君王自居，专权而祸乱楚国，削弱孤立王室，蒙骗楚王和令尹来为自己谋利。令尹已完全相信他们了，国家将要怎么办？"令尹听了很担心。

27.4 秋，会于扈，令成周，且谋纳公也。宋、卫皆利纳公，固请之。范献子取货于季孙，谓司城子梁与北宫贞子曰[①]："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②]。请囚、请亡，于是乎不获，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③]？季氏之复[④]，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启叔孙氏之心[⑤]。不然，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⑥]？叔孙氏惧祸之滥[⑦]，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⑧]。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⑨]，有齐、楚之援[⑩]，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⑪]，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⑫]。故鞅以为难[⑬]。二子皆图国者也[⑭]，而欲纳鲁君，鞅之愿也，请从二子以围鲁。无成，死之[⑮]。"二子惧，皆辞。乃辞小国，而以难复[⑯]。

【注释】

①司城子梁：宋国乐祁。北宫贞子：卫国北宫喜。

②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言外之意是无罪被伐。

③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如果昭公是季氏赶走，季氏必然是早有准备，现在季氏无备，说明不是季氏逐君，是昭公自己出走。

④季氏之复：季氏被伐、请囚、请亡，都没有失去权势和地位。

⑤休公徒之怒，而启叔孙氏之心：止住了昭公亲兵之怒，却启发了叔孙氏之心。休，平息。

⑥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指叔孙氏救季氏时，昭公之兵毫无斗志。

⑦祸之滥：指祸延及自己。

⑧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以上事见昭公二十五年《传》。

⑨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淮夷支持季氏，可打十年。淮夷，鲁国东部夷人。

⑩有齐、楚之援：昭公虽在齐国，但齐国并不真心支持昭公，季氏反而得齐、楚之援。

⑪有列国之权：季氏的权势有如列国诸侯。

⑫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昭公虽出逃，但季氏不敢另立国君，仍然事奉昭公。宣，用。

⑬鞅：范鞅，范献子。

⑭图国者：能为国打算的人。

⑮无成，死之：围鲁失败，就得死难。按，晋国正值卿大夫专权，也正在取代公室，形势与鲁国相似，执政的范献子又得了季氏的贿赂，所以用危言恐吓宋、卫二国，阻拦护送昭公回国。

⑯乃辞小国，而以难复：以事情难办报告晋顷公。

【译文】

秋，诸侯在扈地相会，下令戍守成周，并且商议送回昭公。宋国、卫国都认为送回昭公对自己有利，坚决请求这样做。范献子从季孙那里得到财礼，对司城子梁和北宫贞子说："季孙并不知道有什么罪，国君却攻打他。季孙自请囚禁、逃亡，当时都没有获准，国君又没能战胜他，而是自己出走了。难道没有防备而能赶走国君吗？季氏恢复原位，是上天救了他。平息了昭公亲兵的愤怒，而启发叔孙氏的心意。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人攻打别人反而脱下皮甲手拿箭筒在那里游荡？叔孙氏害怕祸难波及自己，因而自愿站在季氏一边，是上天的意志。鲁国国君请求齐国帮助，三年没有成功。季氏很受民众拥护，淮夷亲附他，已做好十年的准备，有齐国、楚国的后援，有上天的帮助，有民众的支持，有坚守的决心，有列国一般的权势，而不敢专权，事奉国君就如同国君还在国都那样，所以我认为这事很难办。二位都是为国家着想的人，把鲁国国君送回国也是我的愿望，请求随从二位去包围鲁国。要是不成功，就死在那儿。"二人害怕了，都辞谢了。于是辞退小国，而以事情难办回复晋顷公。

27.5 孟懿子、阳虎伐郓[①]。郓人将战,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②],使君亡者,必此众也[③]。天既祸之,而自福也,不亦难乎[④]!犹有鬼神,此必败也。呜呼!为无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晋,公徒败于且知[⑤]。

【注释】

①孟懿子、阳虎伐郓:昭公居郓,二人伐郓,准备抢夺昭公。阳虎,即阳货,季氏家臣。杨伯峻曰:“据昭十一年《传》,孟懿子生,则此年尚不足十六岁,盖阳虎为主,孟懿子以卿位为名耳。疑季氏闻扈之会,谋纳昭公,而昭公居郓,故先伐之。”

②不慆:无可怀疑,指天助季氏。慆、谄二字通用,疑。

③使君亡者,必此众也:料定迎战必败,昭公连郓也保不住。此众,指将迎战的一伙人。

④天既祸之,而自福也,不亦难乎:天不助昭公,而想迎战侥幸求福,实不可能。按,杨伯峻指出,子家羁以昭公之出归于天命,实则当时的形势是,昭公其人实处劣势,其人又不足以有为,看他十九岁仍有童心,并且屡次不采纳子家羁的建议,就可以知道了。

⑤公徒败于且知:昭公属下不听子家羁的劝告,迎战阳虎,果然失败。且知,古地名。在郓地附近。

【译文】

孟懿子、阳虎攻打郓邑。郓邑人准备出战,子家羁说:“天命无可怀疑已经很久了,让国君逃亡的,一定是这些人。上天已经降祸给国君,而要自求其福,不也很难吗!要是有鬼神,这一战必然失败。天哪!没有希望了吧!也许要死在这里了!”昭公派子家羁去晋国,昭公的亲兵在且知被打败。

27.6 楚郤宛之难，国言未已[1]，进胙者莫不谤令尹[2]。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与中厩尹[3]，莫知其罪，而子杀之[4]，以兴谤讟[5]，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杀人以掩谤[6]，犹弗为也。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不亦异乎[7]？夫无极，楚之谗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吴[8]，出蔡侯朱[9]，丧大子建，杀连尹奢[10]，屏王之耳目[11]，使不聪明[12]。不然，平王之温惠共俭，有过成、庄，无不及焉[13]，所以不获诸侯，迩无极也[14]。今又杀三不辜[15]，以兴大谤，几及子矣。子而不图，将焉用之[16]？夫鄢将师矫子之命[17]，以灭三族。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18]。吴新有君，疆埸日骇[19]，楚国若有大事[20]，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21]！"子常曰："是瓦之罪[22]，敢不良图[23]！"九月己未[24]，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说于国。谤言乃止。

【注释】

①国言未已：国内怨言不息。

②进胙(zuò)者莫不谤令尹：有资格分得胙肉者都指责令尹子常。胙，祭肉。诸侯祭祀，祭后必分祭肉给卿大夫。

③左尹：郤宛。中厩尹：阳令终。

④莫知其罪，而子杀之：指二人无辜被杀。莫，无人。

⑤谤讟(dú)：怨言。

⑥掩谤：掩盖谤怨。

⑦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不亦异乎：杀人兴谤，却不考虑补救办法，实在奇怪。

⑧去朝吴：朝吴本是蔡国大夫，又有功于楚平王，费无极怕他有宠，

昭公十五年设计使蔡人逐朝吴。

⑨出蔡侯朱：昭公二十一年，费无极收受蔡侯朱的叔父东国的贿赂，恐吓蔡人，使之出朱而立东国。

⑩杀连尹奢：昭公二十年，费无极诬陷伍奢与太子建将以方城之外叛而杀伍奢与其子伍尚。连尹奢，即伍奢。

⑪屏：遮挡。

⑫聪明：耳听得清为聪，眼看得清为明。

⑬平王之温惠共俭，有过成、庄，无不及焉：平王温和仁慈恭敬节俭超过成王、庄王。

⑭所以不获诸侯，迩无极也：不能称霸，因为亲近费无极。迩，接近。

⑮三不辜：指郤氏、阳氏、晋陈氏。

⑯焉用之：何必用令尹。

⑰矫：假传。

⑱不愆(qiān)位：在位没过错。

⑲疆埸日骇：楚、吴二国边境日益紧张。骇，惊惧。

⑳大事：指战争。

㉑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按，沈尹戌历数费无极的罪状，请杀掉费无极和鄢将师。

㉓瓦：囊瓦，字子常。

㉓良图：好好考虑。

㉔己未：十四日。

【译文】

楚国郤宛的祸难，国内怨言不断，凡有资格分胙肉的人没有不指责令尹的。沈尹戌对令尹子常说："左尹和中厩尹无人知晓其罪，而你却杀了他们，招致怨言，直到现在还没止息。我感到很困惑：仁爱者用杀人来掩盖指责，尚且不可这样做。现在您杀了人而招致指责，却不考虑

补救,这不奇怪吗?况且费无极是楚国的谗佞小人,民众无人不知。他除掉朝吴,赶走蔡侯朱,丧失太子建,杀了连尹奢,蒙蔽君王的耳目,让他耳不聪眼不明。不然的话,平王的温和恭俭,超过了成王、庄王,而没有不及之处,他所以得不到诸侯的拥护,就是因为亲近费无极。现在又杀了三个无辜者,引起极大不满,几乎要拖累您了。您如果不考虑解决,还用您这位令尹干什么?鄢将师假传您的命令,灭了三族。这三族是国家的良材,在位并没有过错。吴国刚刚立了新君,边境日益紧张,楚国如果发生战事,您可就危险了!聪明人去除谗佞者以使自己安全,现在您却喜爱进谗者而使自己危险,您也太过昏聩糊涂了!"子常说:"的确是我的罪过,怎敢不好好考虑!"九月十四日,子常杀了费无极和鄢将师,灭绝其宗族,以取悦于国人,指责的言论才平息下来。

27.7 冬,公如齐,齐侯请飨之①。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飨焉?其饮酒也②。"乃饮酒,使宰献③,而请安④。子仲之子曰重⑤,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子家子乃以君出⑥。

【注释】

①公如齐,齐侯请飨之:昭公属下败于且知,昭公又回到齐国。

②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飨焉?其饮酒也:古代飨礼最隆重,只在诸侯聘问时使用,现在昭公在齐,如同寓公,常在齐国朝廷,所以子家羁认为不必用飨礼,改用宴礼饮酒为好。

③使宰献:诸侯相饮,应该互相酌酒饮客,现在让宰臣向昭公敬酒,是将昭公当臣子看待。

④请安:齐景公请求退席离开,也是对昭公不尊重。

⑤子仲:鲁国公子慭,昭公十二年谋逐季氏失败而逃亡齐国。重,

子仲女儿。

⑥子家子乃以君出：齐景公想让夫人见昭公，也是不恭敬，所以子家羁带着昭公出去，避而不见。

【译文】

冬，昭公前往齐国，齐景公准备设飨礼招待他。子家羁说："每天早晚都在齐国的朝廷上，又设飨礼做什么？还是喝酒吧。"于是喝酒，景公让宰臣给昭公献酒，自己则请求退席。子仲的女儿名重，是齐景公夫人，说："请允许重出来见您。"子家羁就带着昭公退席了。

27.8 十二月，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鲁人辞以难[①]。

【注释】

①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鲁人辞以难：晋国送戍卒到成周，鲁国以国难为由拒绝派戍卒。籍秦，晋国大夫籍谈之子。

【译文】

十二月，晋国籍秦命令诸侯把戍卒送往成周，鲁国托言有祸难而推辞派兵。

二十八年

【经】

28.1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①]，葬曹悼公。

28.2 公如晋，次于乾侯[②]。

28.3 夏四月丙戌[③]，郑伯宁卒[④]。

28.4 六月，葬郑定公。

28.5 秋七月癸巳[⑤]，滕子宁卒[⑥]。

28.6 冬，葬滕悼公。

【注释】

①二十有八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当周敬王六年，前514。

②公如晋，次于乾(gān)侯：昭公到晋国，请求回到鲁国，晋国让他住在乾侯。乾侯，古地名。在今河北成安东南。

③丙戌：十四日。

④郑伯宁卒：郑定公去世。

⑤癸巳：二十三日。

⑥滕子宁卒：滕悼公去世。

【译文】

鲁昭公二十八年春周历三月，安葬曹悼公。

昭公到晋国去，在乾侯停留。

夏四月十四日，郑定公宁去世。

六月，安葬郑定公。

秋七月二十三日，滕悼公宁去世。

冬，安葬滕悼公。

【传】

28.1 二十八年春，公如晋，将如乾侯[①]。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②]，人孰矜之[③]？其造于竟[④]。"弗听，使请逆于晋[⑤]。晋人曰："天祸鲁国，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⑥]，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⑦]？"使公复于竟，而后逆之[⑧]。

【注释】

①将如乾侯：昭公在齐国受辱，所以赴晋国，准备先往乾侯。

②即其安：安养于齐国。

③人孰矜之：既有求于晋，又安居于齐，不会得到人家的同情。矜，怜惜，同情。

④其造于竟：子家羁建议先到边境上等着。造，往。竟，通"境"。

⑤使请逆于晋：昭公要晋国派人迎接自己到晋都。

⑥一个：指使者。在：问候。

⑦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晋国责怪昭公，既然安于齐，应当让齐人相迎，何必让晋人迎接？甥舅，这里指齐国。因为齐、鲁常为婚姻，所以互为甥舅。

⑧使公复于竟，而后逆之：晋国让昭公回到鲁境，然后派人迎至乾侯，并未至晋都。

【译文】

鲁昭公二十八年春，昭公前往晋国，将要到达乾侯。子家羁说："有求于人，却心安理得地住在其他国家，有谁会来同情你？还是在边境等待为好。"昭公不听，派人请求晋国来迎接。晋国人说："上天祸降鲁国，国君淹留在外。国君也不派一个使者屈尊来问候寡人，而是安稳地住在有甥舅之亲的齐国，难道还要派人去齐国迎接国君吗？"让昭公回到鲁国边境上，再派人迎接。

28.2　晋祁胜与邬臧通室①。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②。叔游曰："《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③。'无道立矣，子惧不免④。《诗》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⑤。'姑已，若何⑥？"盈曰："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⑦？"遂执之⑧。祁胜赂荀跞，荀跞为之言于晋侯。晋侯执祁盈。祁盈之臣曰："钧将皆死⑨，慭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⑩。"乃杀之。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⑪。食我，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⑫。

【注释】

①晋祁胜与邬臧通室：祁胜和邬臧互相与对方妻子通奸。祁胜、邬臧，都是祁盈家臣。

②访：征求意见。司马叔游：女叔齐之子。

③恶直丑正，实蕃有徒：意思是嫉恶正直的人多得是。丑、恶，同义词。蕃，众多。徒，同类。

④无道立矣，子惧不免：世道衰乱，谗人得势，只怕不免于祸。

⑤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引《诗》见《诗经·大雅·板》，意思是民众已多邪恶，不要自己再陷于邪恶。辟，邪恶。

⑥姑已，若何：叔游劝祁盈不要干涉此事。

⑦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讨伐自己的家臣，与国事无关。

⑧遂执之：逮捕祁胜、邬臧。

⑨钧将皆死：指杀祁胜与否，都将被杀。钧，同样。

⑩慭(yìn)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祁盈手下人认为晋顷公处理此事不公，将杀祁胜、邬臧。慭，宁肯。吾君，指祁盈。

⑪杨食我：叔向儿子伯石。杨，叔向的采邑。

⑫羊舌氏：杨氏。

【译文】

晋国祁胜和邬臧互相和对方妻子通奸。祁盈准备把他们抓起来，向司马叔游征询意见。叔游说："《郑书》有这样的话：'厌恶刚直丑化正派，这类人实在多得很。'如今无道者在位，你恐怕不免于祸患。《诗》说：'民众之中多邪恶，当心自己别陷入。'姑且缓一缓，怎么样?"祁盈说："祁氏以私家的名义讨伐，这与国家有什么关系?"便把他们抓了起来。祁胜买通荀跞，荀跞为他在晋顷公跟前说好话。晋顷公抓了祁盈。祁盈家臣说："同样是一死，宁可让我们的主人听到祁胜和邬臧的死讯快意一下。"就杀了二人。夏六月，晋国杀祁盈和杨食我。杨食我是祁盈同党，帮助祁盈为乱，所以杀了他。于是灭掉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①]，其母欲娶其党[②]。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③]。"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④]，而亡一国、两卿矣[⑤]，可无惩乎[⑥]？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⑦]，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⑧]。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⑨]，将必以是大有败也[⑩]。昔有仍氏生女[⑪]，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⑫]。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⑬]，贪婪无餍，忿类无期[⑭]，谓之封豕[⑮]。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⑯]。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⑰]。女何以为哉[⑱]？夫有尤物[⑲]，足以移人[⑳]。苟非德义，则必有祸[㉑]。"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㉒]。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㉓]，曰："长叔姒生男[㉔]。"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㉕]，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㉖]。

【注释】

①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娶申公巫臣与夏姬所生的女儿。

②娶其党：娶其娘家女儿。按，羊舌氏本是晋国公族，叔向母亲也是姬姓女，所以叔向父亲是与同姓通婚。

③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叔向父亲妻妾多而庶子少，娶舅家女儿不易生子，所以叔向反对。惩，以为鉴戒。

④子灵之妻：夏姬。子灵，申公巫臣。杀三夫：子蛮、夏徵舒之父御叔、连尹襄老。一君：陈灵公。一子：夏徵舒。

⑤一国：指陈国。两卿：孔宁、仪行父。

⑥可无惩乎：夏姬之恶，足以鉴戒。

⑦甚美必有甚恶：貌甚美，其行必甚恶。

⑧子貉：郑灵公。灵公于鲁宣四年立，即为公子归生所杀。

⑨钟:汇集。是:指夏姬。

⑩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即“甚美必有甚恶”。

⑪有仍氏:古代诸侯。

⑫黰(zhěn)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因为头发黑亮,光可照人,所以称之为玄妻。黰黑,头发密而黑。黰,即“鬒”,黑发。

⑬实有豕心:心地如猪。

⑭忿纇(lèi):暴躁乖戾。纇,通“戾”。无期:无极。

⑮封豕:大猪。

⑯夔是以不祀:夔因为娶了有仍氏女儿而灭亡。

⑰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夏桀、殷纣、周幽王都因美色而亡,太子申生也因骊姬而废。共子,晋国太子申生,谥共。是物,指美色。

⑱何以为:为何再娶夏姬女儿。

⑲尤物:极美的女人。

⑳移人:改变人的心志。

㉑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若非有德之人,娶尤物必有祸殃。按,叔向母亲认为女色为害,反对叔向娶夏姬女儿。

㉒伯石:杨食我。

㉓子容之母:伯华之妻,叔向的嫂子。谒:告诉。姑:叔向母亲。

㉔长叔:指叔向。因为叔向为伯华长弟,嫂子称他为长叔。姒:指叔向的妻子,即夏姬女。按,兄弟之妻,年长者称为姒,年幼者称为娣。长叔姒,即大弟媳妇。

㉕及堂,闻其声而还:未见婴儿,只闻其声。

㉖遂弗视:按,以上补叙杨食我出生的情况。

【译文】

起初,叔向想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他母亲想让他娶自己的族亲。叔向说:“我母亲很多而庶兄弟少,娶舅家女儿不易生子,我引以为

戒。”他母亲说：“巫臣的妻子杀死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使一个国家灭亡、两名卿逃亡，能不作为鉴戒吗？我听说，‘特别漂亮者必然有特别丑恶的行径’，夏姬这个女人是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子貉的妹妹。子貉早死，没有后嗣，而上天把美丽汇集在她身上，必然是要用她来狠狠地败坏别人。往昔有仍氏生下一女，头发稠密乌黑，非常美丽，光彩照人，名为玄妻。乐正后夔娶了她，生下伯封，心地和猪一样，贪婪无餍，暴躁乖戾无比，被称为大猪。有穷后羿灭亡了他，夔因此不能得到祭祀。而且三代的灭亡、共子的被废，都是由于美色。你为什么要娶那个女人呢？具有特别姿色的女人，足以使人改变心性。如果不是极有道德正义的人，娶了这样的女人必然有祸患。”叔向怕了，不敢娶那个女人。晋平公强行让他娶了，生下杨食我。杨食我刚生下时，子容的母亲跑去报告婆婆，说：“大弟媳生了个男孩子。”婆婆前往探视，走到堂前，听到孩子的哭声就转身而去，说：“这是豺狼的声音。豺狼般的孩子必然有野心，不是这个人，没有谁能毁掉羊舌氏。”就不去看视。

28.3 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①。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②，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③。司马弥牟为邬大夫④，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⑤，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⑥，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⑦。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⑧，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⑨；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⑩。

【注释】

①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韩起死，魏舒执政。

②七县：邬（在今山西介休东北）、祁（在今山西祁县东南）、平陵（在今山西文水东北）、梗阳（在今山西清徐）、涂水（在今山西榆次）、马首（在今山西平定东南）、盂（在今山西盂县）。

③三县：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平阳（在今山西临汾）、杨氏（在今山西洪洞东南）。

④大夫：县邑长官。

⑤魏戊：魏舒庶子。

⑥韩固：韩起之孙。

⑦僚安为杨氏大夫：按，以上，魏舒将祁氏、杨氏土地分为十个县，由国家直接派官吏管理，把贵族的采邑变成了国家行政区域，实际上是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

⑧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昭公二十二年二人率师助敬王。司马乌，司马督。

⑨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以上四人都是庶子。余子，卿的庶子。

⑩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魏舒任用县大夫，选贤任能，不徇私情。四人，司马弥牟、孟丙、乐霄、僚安。

【译文】

秋，晋国韩宣子去世，魏献子执政。他把祁氏封地分为七个县，把羊舌氏封地分为三个县。任命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认为贾辛、司马乌曾为周王室效力，所以举拔他们；认为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是庶子中能不失职、可保守家业的人；其余四人，都先接受职务而后拜见魏献子，因为他们是由于贤能而被举荐的。

魏子谓成鱄①："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②？"对曰：

“何也！戊之为人也，远不忘君，近不逼同[3]，居利思义，在约思纯[4]，有守心而无淫行[5]。虽与之县，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6]，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7]。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8]。《诗》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9]。莫其德音，其德克明[10]。克明克类[11]，克长克君[12]。王此大国，克顺克比[13]。比于文王，其德靡悔[14]。既受帝祉，施于孙子[15]。’心能制义曰度[16]，德正应和曰莫[17]，照临四方曰明[18]，勤施无私曰类[19]，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20]，慈和遍服曰顺[21]，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22]。九德不愆[23]，作事无悔，故袭天禄[24]，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25]！”

【注释】

①成鱄：晋国大夫。

②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让魏戊任梗阳大夫，怕有人批评自己“任人唯亲”。

③近不逼同：不以势威逼同事。

④在约思纯：在困穷之中思想纯正，保持操守。约，穷困。

⑤守：指保持礼义。淫行：犯礼行为。

⑥光：通“广”。

⑦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武王分封诸侯，不避亲属。

⑧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举荐人才，唯善是举，不分亲疏。

⑨帝度其心：上帝能知其心。

⑩莫其德音，其德克明：意思是政令清静，便能宣扬其德行。莫，今作“貊”，静。克明，能区分是非。

⑪克类：能区分同类。

⑫克长：能教诲不倦。克君：赏罚严明，人人敬畏。

⑬克顺克比：文王为君，能使四方顺从归附。比，顺从。

⑭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归顺文王，其德行无悔恨。

⑮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文王承受上天之福，延及子孙。祉，福。按，从“唯此文王”至“施于孙子”十二句出自《诗经·大雅·皇矣》，是赞美文王德行纯正，能王大国，赐福子孙。

⑯心能制义：内心能制约于道义。

⑰德正应和：德行端正，反应和谐。

⑱照临四方：德能光照四方。

⑲勤施无私：勤于施舍而无私心。

⑳赏庆刑威：赏不僭，故人以为庆；刑不滥，故人以为威。

㉑慈和遍服：慈祥和顺，别人归服。

㉒经纬天地曰文：经纬相错，织成文彩。

㉓九德：即上文“度”、“莫”等九种德行。不愆：无过失。

㉔袭：承受。

㉕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所举拔魏戊等人，量才选用无私心；司马弥牟等四人，择善而从。魏舒用人，已接近文德，影响深远，成鱄因此请魏舒不必担心“任人唯亲”之讥。

【译文】

魏献子问成鱄说：“我任命魏戊为县大夫，人们会认为我有偏心吗？”成鱄回答说：“哪里会！魏戊的为人，远不忘记国君，近不逼迫同事，处在有利的地位能想到道义，处在困境时保持操守，有守业的心志而没有放荡的行为。让他管理一个县，不也是可以的吗！昔日武王战胜商朝，广有天下，他的兄弟中得到封国的有十五人，姬姓中得到封国的有四十人，都是举拔的亲属。举拔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是善的所在，亲疏都是一样的。《诗》说：‘正是这一位文王，上天使他内心合于道义。道

德高尚政清静，四方宣扬其德行。光明公正施政佳，堪称师长好国君。在此大国当君王，能使四方亲顺服。亲附爱戴周文王，德行高尚不悔怨。接受上天赐福祉，恩惠延及子孙长。'内心能受道义的制约叫度，德行端正反应和谐叫莫，光照四方叫明，勤于施舍而无私心叫类，诲人不倦叫长，赏罚严明叫君，慈祥和顺使人一致归服叫顺，选择善人而跟从叫比，经纬天地叫文。这九种德行不出差错，做事情就没有悔恨，所以承袭上天的福禄，子孙得到荫庇。现在您的举荐，已经接近文德了，影响会很深远的啊！"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辛，来！昔叔向适郑，鬷蔑恶[①]。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②]，立于堂下，一言而善[③]。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鬷明也[④]。'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⑤]，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⑥]，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⑦]。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⑧]。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⑨]。言不可以已也如是[⑩]！'遂如故知[⑪]。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⑫]。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⑬]！"

【注释】

①鬷(zōng)蔑：即下文的"鬷明"，又叫然明。恶：面貌丑。

②从使之收器者，而往：鬷蔑随着收拾器具的人前去，想看看叔向。收器者，收拾器具的人。

③立于堂下，一言而善：鬷蔑只说了一句话，却说得很好。

④必鬷明也：叔向早已闻知鬷蔑之贤，现在闻声而知其人。

⑤贾大夫：贾国大夫。恶：貌丑。

⑥御以如皋：贾大夫为妻子驾车前往皋。皋，沼泽地。

⑦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虽然貌丑，但有才，其妻因此开口笑而说话。

⑧才之不可以已：不可无才。

⑨今子少不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鬷蔑其貌不扬，如果再不说话，我二人将失之交臂了。

⑩言不可以已也如是：以上都是叔向的话。

⑪遂如故知：叔向、鬷蔑二人如旧交。

⑫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因其有功，才举荐他，意思是人不可无能无才。

⑬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勉励贾辛恭敬执行职守，不要出差错，毁了自己的功劳。

【译文】

贾辛将要到祁县上任，拜见魏献子。魏献子说："贾辛，你过来！昔日叔向到郑国去，鬷蔑长得丑，他想观察叔向，便跟随收拾器皿的人前往，站在堂下，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叔向正要喝酒，听到他的话，说：'这一定是鬷蔑。'就走下堂来，拉着鬷蔑的手让他上堂，说：'当年贾大夫长得丑，娶的妻却很美丽，三年不说不笑。贾大夫为她驾车去沼泽地，射野雉，射中了，他的妻子才开始笑着说话。贾大夫说："才能真是不能缺少的，我要是不善射，你就不说不笑了！"现在你相貌不扬，你要是不说话，我差一点儿就错过你了。话语就像这样不能缺少！'于是俩人一见如故。现在你为王室出了力，我所以举拔你。去吧！善保恭敬吧！不要毁掉你的功劳！"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①]，曰："近不失亲[②]，远不失举[③]，可谓义矣。"又闻其命贾辛也，以为忠："《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④]。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

于晋国乎⑤!”

【注释】

①以为义:合于道义。

②近不失亲:魏戊是魏舒的儿子,是亲。

③远不失举:贤者当举而举,是不失举。

④《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永远合于天命,以求取各种福禄,只有忠诚之人才能做到。言,语助词,无义。配命,合于天命。

⑤其长有后于晋国乎:魏舒后代在晋国将长享禄位。

【译文】

孔子听说魏献子举拔贤才的事,认为合乎道义,说:“近的不失去亲属,远的不失去应当举拔的人,可以算得上合乎道义了。”又听到他命令贾辛的话,认为体现了忠诚:“《诗》说‘永远合乎天命,自己求取多种福禄’,这就是忠诚。魏献子的举拔合乎道义,他对贾辛的命令体现忠诚,大概他的后代在晋国将会长享禄位的吧!”

28.4 冬,梗阳人有狱①,魏戊不能断,以狱上②。其大宗赂以女乐③,魏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宽曰④:“主以不贿闻于诸侯⑤,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⑥!”皆许诺。退朝,待于庭⑦。馈入,召之⑧。比置⑨,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⑩,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⑪。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⑫。中置⑬,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⑭?’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⑮。”献子辞梗阳人⑯。

【注释】

①狱:诉讼。

②魏戊不能断,以狱上:诉讼一方是强宗大族,魏戊不能审理,上报魏舒。

③其大宗赂以女乐:以女乐贿赂魏舒。大宗,即诉讼一方。

④阎没、女宽:二人都是晋国大夫。

⑤不贿:不受贿赂,不贪财。

⑥吾子必谏:魏戊请二人谏其父。

⑦退朝,待于庭:魏舒退朝,二人待于魏舒庭中。

⑧馈入,召之:饭菜送来,魏舒请二人吃饭。

⑨比置:饭菜摆上时。比,及。

⑩同辞而对:二人异口同声。

⑪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有人赐我们二人酒,因酒醉,昨天未吃晚饭,现正饿着。

⑫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怕饭菜不够吃而叹。

⑬中置:菜上到一半。

⑭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岂有将军请吃饭而不让吃饱之理?将军,指魏舒,其时将中军。杨伯峻曰:"疑'将军'于春秋虽非一定武职之官名,然独将一军者,俗称为'将军'。"

⑮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指愿君子之心也能像小人之腹,知道满足而不贪贿。君子,暗指魏舒。属厌而已,只需饱足就够了。属,只需。厌,饱足。

⑯献子辞梗阳人:魏舒知道二人在批评自己,于是不受贿赂。

【译文】

冬,梗阳人有诉讼,魏戊不能断案,就把案件上报给魏献子。诉讼一方的大宗送女乐给魏献子,他准备接受。魏戊对阎没、女宽说:"主君以不受贿赂闻名于诸侯,要是接受了梗阳人的礼物,就没有比这更大的

贿赂了。您二位一定要加以劝谏!”二人都答应了。退朝以后,他们等在魏献子的庭院里。饭菜送来,魏献子招呼他们一起吃。饭菜摆上时,二人三次叹气。吃完后,让他们坐下。魏献子说:“我从我长辈那儿听说,谚语称:‘吃饭的时候要忘掉忧愁。’二位在摆上饭菜时三次叹气,这是为什么?”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人赐酒给我们两个人,因而昨天没吃晚饭。饭菜刚送到时,我们担心不够吃,所以叹息。吃到一半,就自责说:‘难道将军让我们吃饭会不够吃?’所以再次叹息。吃完以后,希望以我辈小人的肚腹作为君子的内心,刚好满足就行了。”魏献子便辞退了梗阳人的礼物。

二十九年

【经】

29.1 二十有九年春①,公至自乾侯,居于郓②。齐侯使高张来唁公③。

29.2 公如晋,次于乾侯④。

29.3 夏四月庚子⑤,叔诣卒⑥。

29.4 秋七月。

29.5 冬十月,郓溃⑦。

【注释】

①二十有九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当周敬王七年,前513。

②公至自乾侯,居于郓:晋国不欢迎昭公,他只好重回郓。

③齐侯使高张来唁公:昭公在晋国碰壁,齐景公派人慰问。高张,齐国高偃的儿子。

④公如晋,次于乾侯:在齐国又受辱,昭公再返回乾侯。

⑤庚子:初五。

⑥叔诣:鲁国大夫。

⑦郓溃:郓邑民众反叛昭公。

【译文】

鲁昭公二十九年春,昭公从乾侯回来,住在郓地。齐景公派高张来慰问昭公。

昭公前往晋国,在乾侯停留。

夏四月初五,叔诣去世。

秋七月。

冬十月,郓邑民众反叛昭公。

【传】

29.1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处于郓。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①]。子家子曰:“齐卑君矣[②],君只辱焉[③]。”公如乾侯[④]。

【注释】

①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齐景公派高张来慰问,有讥讽昭公不受晋国欢迎的意思,现在又称昭公为主君,是将昭公比为大夫,有意羞辱他。主君,卿大夫家臣对卿大夫的称呼。

②齐卑君矣:轻视昭公。

③君只辱焉:昭公自取其辱。

④公如乾侯:为齐国所辱,再返回晋国。

【译文】

鲁昭公二十九年春,昭公从乾侯回来,住在郓邑。齐景公派高张来慰问,称昭公为主君。子家羁说:“齐国轻视国君了,国君只是在自取其辱。”昭公前往乾侯。

29.2 三月己卯[①]，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②]。尹固之复也[③]，有妇人遇之周郊[④]，尤之[⑤]，曰："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⑥]，是夫也，其过三岁乎[⑦]？"

【注释】

①己卯：十三日。

②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三人都是王子朝同党。

③尹固之复也：昭公二十六年，尹氏固与王子朝奔楚，后来返回。

④周郊：京师郊外。

⑤尤之：责备尹氏固。

⑥行则数日而反：既逃亡，只几天就返回。

⑦是夫也，其过三岁乎：妇人预言不会超过三年。三年后的今天，果然被杀。其，难道。

【译文】

三月十三日，京城人杀了召伯盈、尹氏固和原伯鲁的儿子。尹氏固回国时，有妇人在周郊外与他相遇，责备他，说："在国内时怂恿别人发动祸乱，出逃没几天又返回，这样的人难道能活过三年吗？"

夏五月庚寅[①]，王子赵车入于鄻以叛[②]，阴不佞败之。

【注释】

①庚寅：二十五日。

②王子赵车：王子朝余党，见召伯盈等被杀而叛乱。鄻（niǎn）：周邑。

【译文】

夏五月二十五日，王子赵车进入鄻地发动叛乱，阴不佞打败了他。

29.3 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①]。公执归马者，卖之[②]。乃不归马。

【注释】

①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季平子送马及衣屦，以示不忘昭公。具，准备。归，通“馈”。

②公执归马者，卖之：昭公抓了送马的，将马卖掉。

【译文】

季平子每年买马，准备好随从的衣服鞋子，送到乾侯去。昭公抓了送马的人，卖掉了马。于是季平子不再送马去。

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①]，堑而死[②]。公将为之椟[③]。子家子曰：“从者病矣，请以食之。”乃以帏裹之[④]。

【注释】

①启服：马名。

②堑而死：掉进坑里而死。

③公将为之椟：为马作棺而葬。

④乃以帏裹之：子家羁请将马肉给随从吃，昭公用帷幕裹马埋葬。《礼记·檀弓下》云：“敝帷不弃，为埋马也。”盖古礼以敝帷裹马。

【译文】

卫灵公派人把自己名叫启服的拉车马送给昭公，马掉到坑中死了。昭公打算给马备棺埋葬。子家羁说：“跟随您的人正难过，请让他们吃马肉吧。”昭公还是用帷幕包马埋了。

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于齐侯[①]，遂入羔裘[②]。齐侯

喜，与之阳谷③。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④。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⑤。"三日，公为生，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⑥。公私喜于阳谷⑦，而思于鲁⑧，曰："务人为此祸也⑨。且后生而为兄，其诬也久矣⑩。"乃黜之⑪，而以公衍为大子。

【注释】

①龙辅：饰有龙纹的美玉。

②遂入羔裘：公衍献龙辅，连羔裘也一起献上。

③阳谷：齐邑。

④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古代妇女临产前，出居于另外房屋。公衍、公为的母亲一同出居于外待产。

⑤偕告：生子时一同向昭公报告。

⑥公为为兄：公为母亲言行不一，目的在争长。

⑦公私喜于阳谷：喜欢阳谷，也偏私于公衍。

⑧思于鲁：回忆在鲁这段往事。

⑨务人：指公为。为此祸：指当初公为与公若谋逐季氏，酿成昭公出奔之祸。

⑩诬也久：欺骗我这么久。

⑪乃黜之：废黜公为。

【译文】

昭公赐给公衍羔裘，派他把龙纹美玉献给齐景公，公衍把羔裘也献了。齐景公很高兴，就赐给他阳谷。公衍、公为出生的时候，二人的母亲一起出居产房。公衍先出生，公为的母亲说："我们一起出来，请一起去报告生子吧。"过了三天，公为出生，他母亲先去报告，公为就做了兄长。昭公私下里喜欢阳谷，又想起在鲁国发生的事，就说："是公为惹出

了这场祸。而且后出生反而当兄长，欺骗的时间也太久了。”便废黜了公为，而把公衍立为太子。

29.4　秋，龙见于绛郊[①]。魏献子问于蔡墨曰[②]：“吾闻之，虫莫知于龙[③]，以其不生得也[④]。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⑤]。”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⑥]？”对曰：“昔有飂叔安[⑦]，有裔子曰董父[⑧]，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⑨]，龙多归之。乃扰畜龙[⑩]，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⑪]，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⑫]，扰于有帝[⑬]，帝赐之乘龙[⑭]，河、汉各二[⑮]，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⑯]。有陶唐氏既衰[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⑱]，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⑲]。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⑳]。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㉑]。惧而迁于鲁县[㉒]，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㉓]。一日失职，则死及之[㉔]。失官不食[㉕]。官宿其业，其物乃至[㉖]。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㉗]。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㉘]，封为上公[㉙]，祀为贵神[㉚]。社稷五祀，是尊是奉[㉛]。木正曰句芒[㉜]，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㉝]。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㉞]。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㉟]，曰：‘潜龙勿用[㊱]。’其《同人》䷌曰[㊲]：‘见龙在田[㊳]。’其《大有》䷍曰[㊴]：‘飞龙在天[㊵]。’其《夬》䷪曰[㊶]：‘亢龙有悔[㊷]。’其《坤》䷁曰[㊸]：‘见群龙无首，吉[㊹]。’《坤》之《剥》䷖

禄曰[45]：'龙战于野[46]。'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47]？"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48]？"对曰："少皞氏有四叔[49]，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50]。使重为句芒[51]，该为蓐收[52]，修及熙为玄冥[53]，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54]。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55]；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56]，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57]。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58]，自夏以上祀之[59]。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60]。"

【注释】

①见（xiàn）：出现。绛：晋国国都，在今山西侯马。

②蔡墨：蔡史墨，晋国太史。

③虫：泛指动物。知：同"智"。

④以其不生得也：不能活捉。

⑤古者畜龙，故国有豢（huàn）龙氏，有御龙氏：古人能畜龙，今人不能活捉龙，是今人不聪明，不是龙聪明。

⑥是何谓也：问二氏的来历。

⑦飂（liù）：即"蓼"，诸侯国名，在今河南唐河南。叔安：国君名。

⑧裔子：远子，玄孙以下的子孙。

⑨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董父能了解龙的嗜好来喂养它。耆，同"嗜"。

⑩扰畜：驯养。

⑪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以豢龙为其官名，后来就以官名为氏。

⑫孔甲：夏少康之后九世君。传说其德顺应天地。

⑬扰于有帝：顺于上帝。

⑭乘龙：驾车之龙。

⑮河、汉各二：驾车之龙为四，黄河之龙二，汉水之龙二。

⑯孔甲不能食(sì),而未获豢龙氏:孔甲自己不能饲养龙,又未找到豢龙氏。食,饲养。

⑰陶唐:尧所治理的地方,这里即指尧。

⑱夏后:孔甲。

⑲以更豕韦之后:以刘累代替豕韦之后。豕韦,祝融之后。以上参见襄公二十四年《传》。

⑳龙一雌死,潜醢(hǎi)以食夏后:刘累悄悄将龙制成肉酱给夏后吃。潜,悄悄。醢,制成肉酱。

㉑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夏后不知是龙,以为味美,想再要。

㉒惧而迁于鲁县:刘累不能再献龙肉,惧而逃走。鲁县,古地名。在今河南鲁山东北。

㉓"夫物"四句:凡事物都有专门官吏管理,官吏不断完善管理方法,时时为此考虑,形成专门职务。方,方法。

㉔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职便有死罪。

㉕失官不食:失去官职也失去俸禄。

㉖官宿其业,其物乃至:官吏长久从事这一职业,所管的生物才会到来。宿,安。

㉗若泯弃之,物乃坻(chí)伏,郁湮不育:如果泯灭丢弃其官职,生物自己就会潜伏不出。泯,灭。坻伏,潜藏不出。郁湮,抑郁不伸展。按,以上以物有其官论畜养龙。豢龙御龙,世不失职,龙就会来到;一旦失职,龙则潜藏。

㉘实列受氏姓:一代一代继承姓氏。

㉙封为上公:封爵为上公。

㉚祀为贵神:祭祀时奉为贵神。

㉛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能世修其业,死后配食五行之神,为后人所尊奉。社,地神。稷,谷神。五祀,木、火、金、水、土五官之神。

㉜正：官长。句：音 gōu。

㉝龙，水物也：龙是生活在水中的生物。

㉞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水官废弃，所以龙不能活捉。

㉟在《乾》䷀之《姤(gòu)》䷫：《乾》卦变为《姤》卦，其初爻由阳变阴。

㊱潜龙勿用：引文为《乾》卦初九爻辞，意思是潜伏的龙不被使用。

㊲《同人》䷌曰：《乾》卦变为《同人》卦，由《乾》卦九二变出。

㊳见龙在田：爻辞的意思是，活着的龙在田地里。

㊴《大有》䷍曰：变为《大有》卦，由《乾》卦九五变出。

㊵飞龙在天：爻辞的意思是，飞舞的龙在天上。

㊶《夬(guài)》䷪曰：变为《夬》卦，由《乾》卦上九变出。

㊷亢龙有悔：爻辞的意思是，伸直身子的龙有所悔恨。

㊸《坤》䷁曰：《乾》卦变为《坤》卦，六爻全由阳变阴。

㊹见群龙无首，吉：爻辞的意思是，群龙出现无首领，吉利。

㊺《坤》之《剥》䷖曰：《坤》卦变为《剥》卦，上爻由阴变阳。

㊻龙战于野：爻辞的意思是，龙在野外战斗。

㊼物之：描述其形。按，蔡墨引用《周易》，由《周易》的记载说明有各种各样的龙，证明龙自古已有，且经常可见，否则不可能如此细致描述其形。

㊽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社稷五祀是哪一代帝王的五官？

㊾四叔：后世子孙四人。

㊿实能金、木及水：四人管理金、木、水。

51使重为句芒：为木官之长。

52该为蓐收：为金官之长。

53修及熙为玄冥：为水官之长。

54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四人帮助穷桑氏成功，所以人们祭祀他们。穷桑，少皞氏的号。

㊺为祝融：为火官之长。

㊻为后土：为土官之长。

㊼田正：田官之长。

㊽烈山氏：传说为神农氏时诸侯，其子叫柱，为五谷神，能种植百谷。

㊾自夏以上祀之：夏朝以前祭祀柱。

㊿弃：后稷，周人始祖。商汤代夏，废柱而以弃代替。

【译文】

秋，龙出现在绛都郊外。魏献子向蔡墨询问说："我听说，虫类中没有比龙更聪明的了，因为人不能生擒活捉它。说它聪明，确实如此吗？"蔡墨回答说："其实是人不聪明，而不是因为龙聪明。古时候畜养龙，所以国内有豢龙氏，有御龙氏。"魏献子说："这二氏，我也听说过，但不知道其来历，这是说的什么呢？"蔡墨回答说："当日飂国有个叔安，他有个后裔叫董父，实在很喜欢龙，能够了解龙的嗜好来给龙喂食，龙大都到他那儿去了。于是就驯服畜养龙，服事帝舜。帝舜赐他姓为董，赐氏为豢龙，封他在鬷川，鬷夷氏就是他的后代。所以帝舜氏世代有养龙的。到了有夏孔甲，顺服天帝，天帝赐给驾车的龙，黄河、汉水的龙各有二条，各有一雌一雄。孔甲不能饲养，又没有找到豢龙氏。陶唐氏衰落了，其后代有刘累，向豢龙氏学习养龙，以事奉孔甲，能够饲养这些龙。夏后嘉奖他，赐氏叫御龙，以代替豕韦的后代。有一条雌龙死了，刘累悄悄地把它做成肉酱给夏后吃。夏后吃后，又派人向刘累要。刘累害怕了就迁居到鲁县，范氏就是他的后代。"魏献子说："现在为何没有龙了？"蔡墨回答说："凡事物，都有管理的官，官创造出管理的方法，从早到晚都在思考。一旦失职，就要丢掉性命。丢了官就不能享有俸禄。官员专心从事他的职守，所管之物就会到来。要是废弃它们，这些生物就会隐伏，抑郁不能生长。所以有管理五行的官，称为五官。他们一代一代继承姓氏，封爵是上公，祭祀时作为贵神。在社神、稷神和五行之

神的祭祀中，对它们尊敬崇奉。木官之长叫句芒，火官之长叫祝融，金官之长叫蓐收，水官之长叫玄冥，土官之长叫后土。龙是水中生物。水官废弃了，所以龙不能生擒。如果不是这样，《周易》就记载：在《乾》卦䷀变为《姤》卦䷫初九爻辞说：'潜伏的龙不能施展才用。'在《同人》卦䷌九二爻辞说：'巨龙出现在田间。'在《大有》卦䷍九五爻辞说：'飞舞的龙在天上。'在《夬》卦䷪上九爻辞说：'伸直身子的龙有所悔恨。'在《坤》卦䷁用九爻辞说：'出现群龙而没首领，吉利。'《坤》卦变为《剥》卦䷖上六爻辞说：'龙在原野上交战。'不是经常见到，谁能描摹它们？"魏献子说："社神、稷神的五祀，是哪一代帝王的五官呢？"蔡墨回答说："少皞氏后世子孙有四人，名叫重、该、修、熙，能够掌管金、木和水。派重当句芒，该当蓐收，修和熙当玄冥，世代不失职，于是帮助穷桑登位，这是其中的三种祭祀。颛顼氏有儿子叫犁，做祝融；共工氏有儿子叫句龙，做后土，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后土就是社神，稷是管田地的官。有烈山氏的儿子叫柱为稷神，从夏朝以上都祭祀他。周朝的弃也是稷神，从商朝以来都祭祀他。"

29.5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①]，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②]，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③]。仲尼曰："晋其亡乎[④]！失其度矣[⑤]。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⑥]，卿大夫以序守之[⑦]，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⑧]。贵贱不愆[⑨]，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⑩]。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⑪]？贵何业之守[⑫]？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⑬]？"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⑭]，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⑮]。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⑯]。其及赵氏，赵孟

与焉[17]。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18]。”

【注释】

①赵鞅：赵武之孙。荀寅：荀吴之子。汝滨：汝水之滨，晋国所占取的陆浑之地。

②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征收铁器用以铸造刑鼎。赋，征收。鼓，容量单位与器皿，一鼓十二斛四百八十斤。

③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铸刑鼎，将范宣子当时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世。范宣子，士匄(gài)，晋平公时执政。

④晋其亡乎：孔子认为铸刑鼎是晋国将亡的征兆。

⑤失其度矣：如此是丧失了法度。

⑥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晋国始封君唐叔受封时遵行西周的制度。经纬，纳入常法，作为准则。

⑦序：位次，等级。

⑧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人民因此尊重贵族，贵族因此能守住家业。

⑨贵贱不愆：贵贱不错乱。

⑩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晋文公坚持唐叔传统，才成为盟主。执秩之官，管理爵禄位次的官。僖公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庐，修唐叔之法。

⑪民在鼎矣，何以尊贵：民察鼎而知刑法，大家只关心鼎上的法律条文，便不会再尊重贵族。在，审察。

⑫贵何业之守：贵族便不能守其家业。

⑬“且夫宣子之刑”四句：文公六年，赵盾执政，在夷地阅兵而制订成文法律，孔子认为它不合旧制。夷之蒐，事在文公六年。乱制，乱法。

⑭干：违反。

⑮法奸:法律的罪人。

⑯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书本已废弃,现在改变传统法律而恢复范宣子刑书,必亡。

⑰其及赵氏,赵孟与焉:赵孟参与其事,必受牵连。赵孟,赵鞅。

⑱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指赵孟参加铸刑鼎为不得已,如能修养德行,可免于祸。按,蔡史墨同样抨击铸刑鼎。

【译文】

冬,晋国赵鞅、荀寅领兵在汝水边筑城,就向晋国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铁,用来铸造刑鼎,铸上范宣子所制订的刑法。孔子说:“晋国将要灭亡的吧!它失掉了自己的法度了。晋国应该遵守唐叔所传下来的法度,作为治理百姓的准则,卿大夫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人民因此能尊重贵人,贵人因此能保守他们的家业。贵贱不错乱,就是所谓法度。文公因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在被庐制定法规,成为盟主。现在废弃这个法度,而铸造刑鼎,百姓都能知道鼎上的条文,还用得着尊重贵人吗?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以保守?贵贱没有了次序,还怎么治理国家?并且范宣子的刑法,是在夷地阅兵时制订的,是晋国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奉为法规呢?”蔡史墨说:“范氏、中行氏大概要灭亡了吧!中行寅是下卿,却违反上峰的命令,擅自铸造刑鼎,作为国家的法律,这是法令的罪人。又加上本已废弃的范宣子的刑书,改变传统的法律,这就要灭亡了。恐怕还要牵连到赵氏,因为赵孟参与了。不过他是不得已的,要是修养德行,还可以免于祸患。”

三十年

【经】

30.1 三十年春王正月①,公在乾侯。

30.2 夏六月庚辰②,晋侯去疾卒③。

30.3　秋八月，葬晋顷公。

30.4　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4]。

【注释】

①三十年：鲁昭公三十年当周敬王八年，前512。

②庚辰：二十二日。

③晋侯去疾卒：晋顷公去世。

④徐子章羽奔楚：徐君章羽逃亡楚国。

【译文】

鲁昭公三十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

夏六月二十二日，晋顷公去疾去世。

秋八月，安葬晋顷公。

冬十二月，吴国灭亡徐国，徐子章羽逃往楚国。

【传】

30.1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书郓与乾侯，非公，且征过也[1]。

【注释】

①不先书郓与乾侯，非公，且征过也：《经》文记载昭公在外，以前都是写"公如"、"至自"。《经》文作者认为，郓人叛昭公，齐、晋不接纳昭公，昭公流亡国外，毫无立锥之地，又不能听取子家羁的忠言，这些都是昭公的过错。记载"公在乾侯"，是为了表明昭公错误之所在。征，表明。

【译文】

鲁昭公三十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春秋》以往不记载昭公

在郓或在乾侯，而现在记载，是认为昭公不对，而且指出他的错误。

30.2　夏六月，晋顷公卒。秋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①]，曰："悼公之丧，子西吊，子蟜送葬[②]。今吾子无贰，何故[③]？"对曰："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④]。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⑤]。事大在共其时命[⑥]，字小在恤其所无[⑦]。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贡[⑧]，与其备御不虞之患[⑨]，岂忘共命[⑩]？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⑪]，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⑫]。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⑬]。大国之惠，亦庆其加[⑭]，而不讨其乏[⑮]，明厎其情，取备而已[⑯]，以为礼也。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⑰]。王吏不讨，恤所无也[⑱]。今大夫曰：'女盍从旧[⑲]？'旧有丰有省[⑳]，不知所从。从其丰，则寡君幼弱[㉑]，是以不共；从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㉒]！"晋人不能诘。

【注释】

①诘：质问。

②悼公之丧，子西吊，子蟜送葬：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去世，郑卿子西吊丧，子蟜送葬。

③今吾子无贰，何故：当时之礼，送葬应重于吊丧，送葬者职位应高于吊丧者，现在游吉一人而兼二职，晋国于是不满。无贰，仅有一人。

④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晋国有礼，诸侯才归服。

⑤小事大，大字小之谓：小、大，指各诸侯国。字，抚爱。

⑥事大在共其时命:小国事奉大国,随时供其所求。

⑦字小在恤其所无:大国抚爱小国,体恤小国的困乏。

⑧共其职贡:按时向盟主交纳贡赋。

⑨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参与其攻伐守备。与,参与。御,抵御。不虞之患,指被攻伐。

⑩共命:共时命,指按时贡献,又求其救助,共同攻战,不致忘吊丧送葬之礼。

⑪嘉好:朝会。聘享:聘问之后一定有享宴,故聘享连文。三军:指战争。

⑫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fú)矣:这里指郑国在以往安定时,晋君去世,郑国先君曾亲自前往送葬。间,指国家安定无事。助执绋,送葬。绋,挽柩车的大绳。送葬者应执绋而行。

⑬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如果国内不安定,恐怕连士、大夫也难以派出。

⑭庆其加:庆,善,表扬。加,加礼。指郑国先君曾亲自送葬这种超乎常礼的礼节。

⑮不讨其乏:国内困难礼数不足时不加以责备。

⑯明厎(zhǐ)其情,取备而已:明察小国的忠诚,礼仪只求大体具备。厎,表达。情,忠诚。备,具备。

⑰我先大夫印段实往:周灵王之丧,郑国派印段送葬,见襄公二十九年《传》。少卿:印段职位在公孙段之下。少卿,下卿。

⑱王吏不讨,恤所无也:周朝并不以印段爵位较低而怪罪。

⑲盍:何不。从旧:依旧制派使者。

⑳丰:指礼数隆重。省:指礼数简约。

㉑则寡君幼弱:郑献公当时年尚幼,即位不足二年,不能亲来。

㉒唯大夫图之:按,游吉继子产之后执政,位为上卿,亲来送葬,于礼并不简薄。晋国的责备,是要郑献公亲自前来送葬,游吉对此

苛求依理辩驳。

【译文】

夏六月，晋顷公去世。秋八月，下葬。郑国游吉到晋国吊唁，并且送葬。魏献子派士景伯去质问游吉，说："悼公的丧事，子西来唁吊，子蟜送葬。现在仅有您一人身兼二职，是什么缘故？"游吉回答说："诸侯所以归服晋国国君，是因为晋国有礼。所谓礼，是说小国事奉大国，大国爱抚小国。事奉大国在于恭敬地按时执行命令，爱抚小国在于体恤小国的困乏。因为敝国处在大国之间，供应该进献的贡品，参加为了应付意外而设的守备，难道会忘记恭敬地执行吊丧送葬的礼节？先王的制度：诸侯的丧事，由士吊唁，大夫送葬；只有朝会、聘问享礼、军事行动，才派卿参加。晋国的丧事，在敝国太平时期，先君曾经亲自来送葬。要是国内不安定，即使是士、大夫也难于派出。承蒙大国的恩惠，对超越常礼的礼节进行嘉赏，礼数不周时也不责备敝国，明察敝国的忠诚，只要求大体具备，就认为合于礼了。周灵王的丧事，我国先君简公在楚国，只是我国先大夫印段前往——他是敝国的下卿。天子的官吏并没有加以责备，是因为体恤敝国的困乏。现在大夫却说：'你们为什么不按旧章办？'旧章有隆重有俭省，不知道应该按照哪一种。如果按照隆重的，那么我们国君年纪幼小，因此不能前来；按照俭省的，那么我就在这里了。请大夫考虑吧！"晋国人没法再责问。

30.3 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钟吾人执烛庸[①]，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②]，而定其徙[③]。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④]，使居养[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⑥]，将以害吴也[⑦]。子西谏曰[⑧]："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⑨]。若好吴边疆[⑩]，使柔服焉，犹惧其至[⑪]。吾又强其仇，以重怒之[⑫]，无乃不可乎！吴，周

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3]。今而始大[14]，比于诸华[15]。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16]。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17]？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18]？其终不远矣[19]。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20]，将焉用自播扬焉[21]？”王弗听。

【注释】

①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钟吾人执烛庸：昭公二十七年吴国公子光杀吴王僚，掩馀、烛庸逃亡徐、钟吾。

②大封：封给大量田地。

③定其徙：确定其徙居之地。

④监马尹：楚国官名。大心：人名。

⑤养：古地名。在今河南沈丘东。

⑥城父：古地名。即下文的夷，在养城东北。胡：古地名。在今安徽阜阳。在养东南。

⑦将以害吴也：楚国收留吴国二公子，大封给土地，是想利用二人以抗吴。

⑧子西：楚国公子申。

⑨用之：使用吴国百姓。

⑩若好吴边疆：吴、楚边界结好。

⑪其：指吴国军队。

⑫吾又强其仇，以重怒之：大封吴国二公子，加重吴国的愤恨。

⑬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吴国始祖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同为姬姓，多年不与中原姬姓诸侯往来。

⑭而：乃，才。

⑮比：相等同。

⑯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阖庐志向远大。甚文，有知识。先王，指太王、王季。

⑰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天将助阖庐暴虐，使吴国灭亡而强大邻国。封，大。

⑱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或者天终究要保佑吴国。

⑲其终不远矣：天意如何，不久可知。

⑳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意即不要触怒吴国，挑起事端，而应安定自己，静待其变。亿，安。归，归宿。

㉑将焉用自播扬焉：不必自己发动，疲劳自己。播扬，发动，劳动。

【译文】

吴王让徐国人逮捕掩馀，让钟吾人逮捕烛庸，二位公子逃到楚国。楚昭王赐给他们大片田地，帮助他们迁移安居。派监马尹大心迎接吴国公子，让他们住在养。派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在那里筑城，把城父和胡地的田地给他们，想用来危害吴国。子西劝谏说："吴王光刚刚即位为君，而亲近他的人民，视民如子，与百姓同辛共苦，是打算利用他们。要是和吴国边境交好，让他们温柔顺服，还担心吴军会来侵犯。我们如果再使他们的仇家强大，而加重其愤怒，恐怕不可以吧！吴国是周人的后裔，被摒弃在海滨，不与中原姬姓各国通好。现在才开始壮大，可以和中原各国相比。吴王光又很有知识，准备使自己和先王等同。不知道是上天将要使他暴虐，让吴国灭亡而使异姓国家扩大疆土呢？还是终究要保佑吴国？它的结果不会太远了。我们何不姑且安定我们的鬼神，抚育我们的百姓，等待结果的到来，哪里用得着劳累自己呢？"楚昭王不肯听从。

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①。己卯②，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③，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④，遂奔楚。楚沈尹戌帅

师救徐,弗及。遂城夷[5],使徐子处之。

【注释】

①防山以水之:堵住山上的水来淹徐国。防,堤岸,这里用作动词。按,这是利用堤岸以水攻城的最早记录。

②己卯:二十三日。

③章禹:即《经》文的章羽。断其发:据传吴国人断发文身。徐君断其发,表示从其俗为吴民,即向吴国投降。

④迩臣:近臣。

⑤夷:即城父。

【译文】

吴王发怒。冬十二月,吴王逮捕钟吾国君,并讨伐徐国,筑堤堵住山上的水灌进城里。二十三日,灭亡徐国。徐子章禹截断头发,带着夫人,迎接吴王。吴王加以慰问后送走了他,让他的近臣跟从他,徐子于是逃往楚国。楚国沈尹戌率兵救援徐国,没有来得及。于是在夷地筑城,让徐子住在那里。

30.4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1],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2]。今余将自有之矣[3],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4]。若为三师以肄焉[5],一师至,彼必皆出[6]。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7]。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8]。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9]。"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10]。

【注释】

①初而言伐楚:昭公二十年,楚杀伍员之父兄,伍员逃至吴时曾建

言伐楚。而，你。

②又恶人之有余之功：又厌恶功劳为他人所有。人，指吴王僚。

③今余将自有之矣：现在伐楚功利为自己所有。

④楚执政众而乖，莫适(dī)任患：楚昭王尚年幼，执政者众多而不和，无人敢承担责任。乖，互相违离。适，当，主。

⑤肄(sì)：突袭。这里指突然袭击而又退却，使楚军劳苦疲惫。

⑥彼必皆出：楚军必全都出来迎战。

⑦道敝：因奔走于道路而疲惫。

⑧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多次出兵骚扰使楚疲敝，用多种方法使楚军失误。亟，屡次。罢，疲惫。

⑨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待楚军疲惫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伍员教阖庐败楚的长期战略方针。

⑩楚于是乎始病：楚国从此疲惫不堪。

【译文】

吴王向伍员询问道："起初你进言攻打楚国，我知道是可行的，但怕派我前去，又不愿意他人占了我的功劳。现在我将自己享有这份功劳了，攻打楚国怎么样?"伍员回答说："楚国执政的人很多而互相不和，没人肯承担责任。如果组织三支军队去骚扰他们，一支军队前去，他们必然全军出动。他们出兵我们就退回，他们收兵我们再出动，楚军必然疲于奔命。多次骚扰使他们疲劳，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失误。他们疲乏以后再派三军一起进攻，一定能大获全胜。"阖庐听从了，楚国从此开始陷于困顿疲乏。

三十一年

【经】

31.1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①，公在乾侯。

31.2　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適历②。

31.3　夏四月丁巳③,薛伯穀卒④。

31.4　晋侯使荀跞唁公于乾侯⑤。

31.5　秋,葬薛献公。

31.6　冬,黑肱以滥来奔⑥。

31.7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⑦。

【注释】

①三十有一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当周敬王九年,前511。

②適历:晋国地名。今地不详。

③丁巳:初三。

④薛伯穀卒:薛君献公死。

⑤唁:慰问。

⑥黑肱以滥来奔:黑肱逃奔鲁国,献滥地。黑肱,邾国大夫。滥,邾国之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⑦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这是前511年11月14日之日全食。

【译文】

鲁昭公三十一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

季孙意如与晋国荀跞在適历相会。

夏四月初三,薛献公去世。

晋定公派荀跞到乾侯慰问昭公。

秋,安葬薛献公。

冬,黑肱带着滥邑来投奔鲁国。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全食。

【传】

31.1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①。

【注释】

①不能外内也：昭公内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齐国、晋国。

【译文】

鲁昭公三十一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这是说他既不见容于国外，又不见容于国内。

31.2 晋侯将以师纳公①。范献子曰："若召季孙而不来，则信不臣矣②，然后伐之，若何③？"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④，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⑤。"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適历。荀跞曰："寡君使跞谓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⑥。子其图之！'"季孙练冠、麻衣、跣行⑦，伏而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⑧？君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⑨。若以先臣之故，不绝季氏，而赐之死⑩。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⑪？"

【注释】

①晋侯将以师纳公：晋定公新即位，打算用武力送昭公回国。

②信不臣：确实不守为臣之道。

③然后伐之，若何：范献子曾受季孙贿赂，所以建议先召季孙，不来再动武力。

④献子使私焉：范献子私下给季孙先报信。

⑤我受其无咎：保季孙无事。

⑥有君不事，周有常刑：意思是将以周朝刑法处置季孙。

⑦季孙练冠、麻衣、跣行：季平子如此打扮，表示自己伏罪。练冠，服丧时所戴白布帽子。麻衣，麻布衣。跣行，赤脚而行。

⑧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自己一心事君，不敢逃脱罪责。

⑨“君若以臣为有罪”至“亦唯君”四句：请囚禁于费地，留待昭公查问。

⑩若以先臣之故，不绝季氏，而赐之死：希望不绝季氏之后，请允许立继承人之后再被处死。

⑪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意思是昭公如果愿意返国，自己愿跟随同归，不敢有二心。季平子这一番话仍然声明自己本无逐君的意图。

【译文】

晋定公打算派军队送鲁昭公回国。范献子说：“如果召见季平子而他不来，那就可以证实他不守臣道了，然后讨伐他，怎么样？”晋国召见季孙，范献子私下派人见季平子，说：“你一定要来，我担保你没事。”季孙意如与晋国荀跞在适历相会。荀跞说：“我们国君派我对您说：‘为何赶走国君？有国君却不事奉，周朝有明确的刑罚。您好好想想吧！’”季平子戴练冠、穿麻衣、赤脚走路，俯伏在地回答说：“事奉国君，是臣下求之不得的，哪敢逃避刑罚？国君要是认为下臣有罪，请求把臣囚禁在费，等待国君的调查，也唯君命是从。如果因为先臣的缘故，不灭绝季氏，而赐臣一死。如果不杀也不放逐臣，是国君的恩惠，臣死也将不朽。要是能跟从国君回国，那么这本来就是下臣的心愿，哪敢有别的念头？”

夏四月，季孙从知伯如乾侯[①]。子家子曰：“君与之归。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②]？”公曰：“诺。”众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③]！”荀跞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跞以君命讨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④]！”公曰：“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⑤]，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⑥]，则不能见夫

人⑦。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⑧！”荀跞掩耳而走⑨，曰：“寡君其罪之恐，敢与知鲁国之难⑩！臣请复于寡君⑪。”退而谓季孙：“君怒未怠⑫，子姑归祭⑬。”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鲁师⑭，季孙必与君归。”公欲从之。众从者胁公，不得归⑮。

【注释】

①季孙从知伯如乾侯：准备迎接昭公返回鲁国。知伯，荀跞。

②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子家羁劝昭公返回鲁国，忍此一惭，可免终身不归之惭。惭，耻辱。

③在一言矣，君必逐之：昭公随从不同意回去，并且认为只要昭公说一句话，就可使晋国驱逐季孙。

④寡君使跞以君命讨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指晋君已责备季孙，季孙不敢有异议，昭公可返鲁。

⑤施(yì)及：延续。亡人：昭公自称。

⑥粪除宗祧：扫除宗庙。

⑦则不能见夫人：不愿见到季平子。夫人，指季平子。

⑧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指河为誓决不见季平子。所，如果。

⑨荀跞掩耳而走：掩耳表示不听昭公所说的话。

⑩寡君其罪之恐，敢与知鲁国之难：意思是晋君只怕负不送昭公回国的责任，现在你们内部有矛盾，就不敢过问了。

⑪臣请复于寡君：荀跞本来就袒护季平子，劝昭公归鲁本来就不是真心，现在昭公如此态度，便要以昭公不肯归鲁报告晋君。

⑫未怠：未平息。

⑬归祭：国君主祭祀，这就是让季平子回去，仍代行君事。

⑭君以一乘入于鲁师：自己单车进入季平子军队，以摆脱随从的阻拦。

⑮众从者胁公，不得归：众随从威胁昭公，昭公最终不能归鲁。

【译文】

夏四月，季平子随从荀跞前往乾侯。子家羁说："国君和他一起回国吧。一时的羞耻不能忍受，难道将忍受终身的羞耻吗？"昭公说："好吧。"众随从说："就在国君的一句话了，国君一定要驱逐季孙！"荀跞以晋定公的名义慰问昭公，并且说："我们国君派下臣以国君的名义声讨季孙意如，季孙意如不敢逃避死罪，请国君还是回国吧！"昭公说："国君施恩顾及先君的友好关系，并延续到我这流亡之人，准备让我回国扫除宗庙以奉事国君，那就不能让我看见那个人。我要是还见那个人，有河神为我作证！"荀跞捂住耳朵跑开，说："我们国君唯恐获罪，岂敢与闻鲁国的祸难！臣请求去回复我们国君。"退出后对季平子说："国君的怒气还没有消停，您暂且回国去主持国政吧。"子家羁说："国君驾一辆车进入鲁军，季平子一定会和国君一起回去。"昭公想要听从。众随从胁迫昭公，结果没能回去。

31.3 薛伯穀卒，同盟，故书①。

【译文】

薛献公穀去世，因为是同盟国，所以载入《春秋》。

31.4 秋，吴人侵楚，伐夷①，侵潜、六②。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③。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④。吴师围弦⑤。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⑥。

【注释】

①夷：上年楚将徐子安置在夷。

②潜:地名。在今安徽霍山南。六:古地名。在今安徽六安。
③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即用伍员“彼出则归”之计。
④南冈:在今安徽霍山北,距沈较近。
⑤弦:古地名。在今河南息县南。
⑥始用子胥之谋也:吴军采用伍员“三师以肄”之计,使楚国军队疲于奔命。子胥,即伍员。

【译文】

秋,吴国入侵楚国,攻打夷地,侵袭潜地、六地。楚国沈尹戌领兵救援潜地,吴军退回。楚军把潜地人迁移到南冈后回师。吴军包围弦地。楚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带领军队救援弦地,到达豫章,吴军又退了回去。这是开始使用伍员的计谋。

31.5 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1]。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2]。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3]。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4];不为利回[5],不为义疚[6]。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7]。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8],作而不义,其书为‘盗’[9]。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10],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11]。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12]。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13]。若窃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无名[14],贪冒之民将置力焉[15]。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16],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17],婉而辨[18]。上之人能使昭明[19],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0]。”

【注释】

①贱而书名，重地故也：黑肱带着滥地逃亡来鲁国，由于重视土地的缘故，虽然黑肱地位低贱，但《经》文也记载其人名地名，使他永远难脱叛国的罪名。

②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时有名还不如无名。

③“以地叛”六句：带着土地叛逃，必记其地名人名，使其不义之举永远被记载，无法消除。名，书写其名。

④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意谓君子行动都应合乎礼义。

⑤不为利回：不为求利而违背礼义。回，违背。

⑥不为义疚：不因为违义而内疚。

⑦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有的人贪求名，有的人想掩盖其名，都是不义的行为。贪求名者却不能留名，掩盖其名者却被记载下来，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⑧守嗣大夫：世袭卿大夫。

⑨作而不义，其书为“盗”：昭公二十年，齐豹杀卫君兄絷，《经》文书之为“盗”。

⑩ 庶其：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奔鲁。牟夷：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娄、防、兹奔鲁。

⑪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以上三人是小国大夫，地位低贱。三人只求利而不愿有名，《经》文却特书其名，使人们警惕。

⑫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卫国齐豹是放肆，庶其等三人是贪。二物，二事，指记齐豹与记庶其等三人这两件事。肆，放肆。

⑬“若艰难其身”四句：对于那些经历艰难困苦而危害上级的人，如果让其名声显扬，则有意作难的人将更加肆无忌惮。险，危。大人，指在上位者。章、彻，同义词，显扬。攻难，作难。

⑭徼(yāo)：追求。无名：不记载其名。

⑮贪冒之民将置力焉：像庶其、牟夷、黑肱那样的人如果不记下他

的名字，则窃地叛国以求利的人便会争相仿效，拼命去干。贪冒，贪婪。置，同“致”。

⑯数：斥责。

⑰称：叙述史事。

⑱婉而辨：婉转而含义有别。

⑲上之人：指在位者。昭明：使《春秋》之义明显。

⑳是以君子贵之：按，以上君子之言，在于阐述《经》文的微言大义。

【译文】

冬，邾国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他地位低下却记下名字，是由于看重土地的缘故。君子说：“名不可以不慎重就如这样：有时有名还不如无名。带上土地叛变，即便地位低下，也一定记载地名，以此来记下带地来的那个人的名，到底是不义，无法消除。因此君子凡有行动就想到礼，办事就想到义；不因为利而背礼，不做不合于义而使自己内疚的事。有人想求名而得不到，有人想掩盖却使名字更章显，这是对不义的惩罚。齐豹任卫国司寇，是世袭大夫，做事不义，被记载为‘盗’。邾国庶其、莒国牟夷、邾国黑肱带着土地出逃，不过是要谋求生存罢了，并不想求名，结果虽然地位低贱却被记下名字。这两件事，就是用来惩罚放肆而去除贪婪的。对于那些处心积虑不惜身历艰难而危害上级的人，如果让其名声显扬，则有意作难的人将会趋之若鹜。要是窃取城邑背叛国君以追求大利却没被记下名字，贪婪的人就会卖力去做。所以《春秋》记载齐豹为‘盗’，记下那三个背叛者的名字，用以惩罚不义，斥责无礼，这真是善于记述啊。所以说：《春秋》的记载隐微但意义显著，委婉却区别明晰。在上者能使《春秋》大义得到发扬，就使善人得到鼓励，恶人产生畏惧，因此君子重视《春秋》。”

31.6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①。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②。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

也[③]?”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④]。入郢必以庚辰[⑤],日月在辰尾[⑥]。庚午之日,日始有谪[⑦]。火胜金,故弗克[⑧]。”

【注释】

①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初一日食。

②裸:赤身露体。转以歌:按歌声节拍跳舞。

③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怕日食与梦有什么关系,所以问。

④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六年之后的这个月吴军进入郢都,但并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按,定公四年十一月(该年闰十月,算上闰月为十二月),吴军入郢。史墨认为日食所示征兆与梦无关,所以只解日食而不解梦。

⑤入郢必以庚辰:必在庚辰日。

⑥日月在辰尾:此时日月行至东方苍龙七宿之尾。

⑦庚午之日,日始有谪(zhé):定公四年庚午,吴败楚于柏举。谪,异常情况。

⑧火胜金,故弗克:庚午之日太阳有异变,所以楚国有灾。但是火胜金,所以吴国最终不能胜过楚国。按,史墨的解释,完全以天象附会人事,《左传》作者只是借以作为后事的伏笔。

【译文】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这夜,赵简子梦见小孩子光着身子按歌声的节拍跳舞。天亮后请史墨占梦,说:“我的梦是这样,今天又发生日食,是什么意思?”史墨回答说:“六年以后到这个月,吴国将要进入郢都吧!但最终也没能取胜。攻入郢都一定在庚辰那天,日月在苍龙宿之尾。庚午那一天,太阳开始有灾。不过火胜过金,所以不能取胜。”

三十二年

【经】

32.1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①,公在乾侯。

32.2 取阚②。

32.3 夏,吴伐越。

32.4 秋七月。

32.5 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③。

32.6 十有二月己未④,公薨于乾侯⑤。

【注释】

①三十有二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当周敬王十年,前510。

②取阚:昭公派徒众夺取鲁国之阚邑。

③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周敬王请筑成周城,晋国会合诸侯修筑成周城墙。世叔申,卫国太叔仪之孙。国参,郑国子产之子。

④己未:十四日。

⑤公薨于乾侯:鲁昭公去世。

【译文】

鲁昭公三十二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

占领阚地。

夏,吴国进攻越国。

秋七月。

冬,仲孙何忌会同晋国韩不信、齐国高张、宋国仲几、卫国世叔申、

郑国国参、曹国人、莒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筑成周城。

十二月十四日，昭公在乾侯去世。

【传】

32.1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①。

【注释】

①不能用其人：昭公不能听取子家羁的忠言，不能用其人。其人，指子家羁。

【译文】

鲁昭公三十二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在乾侯，这是说他既不见容于国外，也不见容于国内，又不能用手下的贤人。

32.2 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①。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②！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③。"

【注释】

①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吴国此时正式兴兵伐越，时越王允常在位。越，越国。

②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距今三十八年，不足四十年。

③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这里仍为《左传》作者借史墨附会天象的话以作预言。岁，指岁星。越得岁，指这年岁星行至十二星次中的星纪，星纪为越国的分野。古人认为，岁星所在，其国有福。而吴国先用兵，必受其灾祸，所以越国反而灭吴。

【译文】

夏，吴国进攻越国，这是对越国用兵的开始。史墨说："不超过四十年，越国将要占有吴国吧！越国正处在岁星所在的方位，而吴国进攻它，必然蒙受岁星所降的灾祸。"

32.3 秋八月，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①，请城成周②。天子曰："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③，以为伯父忧④。我一二亲昵甥舅不皇启处，于今十年⑤。勤戍五年⑥。余一人无日忘之，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⑦。伯父若肆大惠⑧，复二文之业⑨，弛周室之忧，徼文、武之福⑩，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⑪。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⑫。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⑬，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蝥贼远屏⑭，晋之力也。其委诸伯父，使伯父实重图之。俾我一人无征怨于百姓⑮。而伯父有荣施，先王庸之⑯。"

【注释】

①富辛与石张：二人都是周大夫。

②请城成周：王子朝之乱，其余党在王城的仍不少，周敬王为了安全，预防余党再作乱，由王城迁于成周，请晋召集诸侯修筑成周城，使更坚固。王城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成周在今河南洛阳东郊外白马寺东。

③我兄弟：指王子朝之党。

④伯父：指晋定公。

⑤我一二亲昵甥舅不皇启处，于今十年：王子朝之乱至今已近十年。甥舅，指甥舅之国。不皇启处，不安居。皇，通"遑"。闲暇，

空闲。

⑥勤戍五年：昭公二十七年晋国召集诸侯戍周，至今也已五年。

⑦余一人无日忘之，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自己不敢忘记诸侯勤王之劳，并且一直提心吊胆过日子。闵闵，忧愁的样子。岁，丰收。时，收割之时。

⑧肆：布施。

⑨二文之业：指晋文侯曾助周平王、晋文公曾助周襄王。

⑩徼文、武之福：求文王、武王之福。

⑪宣昭令名，则余一人有大愿矣：希望晋国仍能为保卫周室出力。宣昭，宣扬。

⑫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周成王时周公筑成周城，尊崇文治之德。

⑬徼福假灵：徼福、假灵为同义词，求福。

⑭俾（bǐ）戍人无勤，诸侯用宁，蝥（máo）贼远屏：使诸侯之戍可以撤回，坏人远逐，修治文德，周室得以安宁。俾，使。无勤，不再辛劳。蝥贼，本指吃禾苗的害虫，这里喻指坏人。屏，放逐。

⑮征怨：招怨。

⑯而伯父有荣施，先王庸之：先王将因功而酬谢晋国的功绩。施，功绩。庸，功，这里用作动词。

【译文】

秋八月，周敬王派富辛与石张去晋国，请求修筑成周的城墙。天子说：“上天给周降下祸殃，使我的兄弟都生出乱心，以此成为伯父的忧虑。我几个亲昵的甥舅之国也无暇安居，至今已经十年。诸侯派兵戍守也已五年。我本人没有一天忘掉这事，忧心忡忡如农夫盼望好收成，提心吊胆地等待收割。伯父如能布施大恩，重建文侯、文公的大业，舒缓周室的忧患，向文王、武王求取福佑，以稳固盟主的地位，宣扬美名，这就是我本人最大的愿望了。昔日成王会合诸侯修筑成周城，以作为

东都，尊崇文德。现在我想向成王求取福佑威灵，修筑成周城，使戍守的人免于辛劳，诸侯得到安宁，把坏人远远地屏逐，这都是晋国的功劳。谨以此事委托给伯父，请伯父三思。使我本人不致招致怨恨。伯父能建立光荣的功绩，先王会酬谢伯父的。”

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①，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从王命以纾诸侯②，晋国无忧。是之不务，而又焉从事③？”魏献子曰：“善！”使伯音对曰④：“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诸侯，迟速衰序，于是焉在⑤。”

【注释】

①实云：指已说了城成周而罢戍守。

②从王命以纾诸侯：遵从王命不戍周，诸侯负担得以缓解。纾，缓解。

③是之不务，而又焉从事：城成周、罢戍守，于晋于诸侯都更有利。焉，何。

④伯音：韩不信。韩起之孙，谥为简子。

⑤迟速衰序，于是焉在：时间进度及工程任务听从周王调遣。衰序，指工作量的等级次序。衰，差。序，次。

【译文】

范献子对魏献子说：“与其戍守成周，不如增筑城墙。天子已经发话，即使以后有事，晋国可以不参与。服从周王的命令而让诸侯松一口气，晋国也没有忧患。这样的事不致力去做，还做什么？”魏献子说：“好！”派伯音回复说：“天子有命令，岂敢不遵命而奔走告知诸侯，工程进度和工程量的分配，都听从天子的安排。”

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①，寻盟②，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③，卫彪傒曰④："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⑤，非其任也⑥。《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⑦。'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⑧？"

【注释】

①狄泉：即翟泉，在今河南洛阳市内。

②寻盟：重温平丘之盟。

③魏子南面：魏舒自居于君位。

④彪傒：卫国大夫。

⑤干位：魏舒是卿而居君位，是逾越了本位。大事：指天子筑成周之事。

⑥非其任：担当不了。

⑦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引《诗》见《诗经·大雅·板》，意思是对于上天的发怒降灾，不敢玩忽放纵。戏豫，游戏，指玩忽轻慢。渝，变，指天发怒降灾难。驰驱，放纵自恣。

⑧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意思是对于上天之怒，不敢掉以轻心，而要完成天子所交的大事，却越位以颁布命令，必不免有灾祸。按，明年，魏舒未返晋而死。

【译文】

冬十一月，晋国魏舒、韩不信到京师，在狄泉会合诸侯国大夫，重温过去的盟约，并命令筑成周城。魏献子面南而坐，卫国彪傒说："魏献子必有大灾难。僭越本位颁布重大命令，这不是他所能承担的。《诗》说：'恭敬地对待上天的发怒，不敢嬉戏玩忽。恭敬地对待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随意。'更何况敢越位去作大事呢？"

己丑[①]，士弥牟营成周[②]，计丈数[③]，揣高卑[④]，度厚薄，仞沟恤[⑤]，物土方，议远迩[⑥]，量事期[⑦]，计徒庸[⑧]，虑财用[⑨]，书馀粮[⑩]，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⑪]，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⑫]。韩简子临之[⑬]，以为成命[⑭]。

【注释】

①己丑：十四日。

②士弥牟营成周：确定工程方案。

③计丈数：计算应增筑的长度。

④揣：估计。高卑：城墙高低。

⑤仞沟恤：估计沟渠深浅。

⑥物土方，议远迩：考察取土方向和远近。物，相，察看。

⑦量事期：预算完工日期。

⑧计徒庸：计算所用人工。

⑨虑财用：考虑所用器材费用。

⑩书馀粮：记下所需粮食。

⑪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分配给各国工程劳役和长度。

⑫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将以上情况记下来分送各诸侯首领，并汇总到刘文公那里。帅，诸侯大夫。效，送到。刘子，刘文公。

⑬韩简子：即韩不信、伯音。临之：监工。

⑭成命：将以上工程计划作为既定方案，下达给各个参加筑城的诸侯国。

【译文】

十四日，士弥牟规划成周的工程，计算城墙的长度，估计其高低，估量其厚薄，约算沟渠的深度，考察取土的地方和远近，预算完工日期，计算人工，考虑器材费用，记录所需粮食，向诸侯公布，分配各国工役和长度，记下来交给各国大夫，而汇总到刘文公那里。韩简子监工，贯彻执

行这项命令。

32.4 十二月，公疾，遍赐大夫[①]，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②]，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③]。子家子反赐于府人[④]，曰："吾不敢逆君命也[⑤]。"大夫皆反其赐。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⑥]。

【注释】

①大夫：昭公随从。

②琥：祭神玉器。虎形。轻服：细软的上等衣服。

③己未，公薨：十二月十四日，昭公死于乾侯。

④子家子反赐于府人：子家羁归还所得赏赐。府人，管仓库的人。

⑤吾不敢逆君命也：当初接受是为了不违背昭公的好意。

⑥书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昭公死于流亡之地，不是死于宫中，是"失其所"。按，《经》文特记下死在乾侯，表示他死得不是地方。

【译文】

十二月，昭公生病，赏赐所有随从大夫宝物，大夫们不接受。赐给子家羁双琥、一只环、一块璧、轻软的衣服，子家羁接受了。大夫也都接受昭公的赏赐。十四日，昭公死。子家羁把赏赐给自己的物品又送回给库房管理人，说："我之所以接受是不敢违背国君的命令。"大夫们也都把赏赐送回府库。《春秋》记载说："昭公在乾侯去世。"是说他死得不是地方。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何也[①]？"对曰："物生有两、有

三、有五、有陪贰[2]。故天有三辰[3]，地有五行[4]，体有左右[5]，各有妃耦[6]。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7]。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8]。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9]，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10]？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11]。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2]。'三后之姓，于今为庶[13]，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14]。昔成季友，桓之季也[15]，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16]，卜人谒之[17]，曰：'生有嘉闻[18]，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19]。既而有大功于鲁[20]，受费以为上卿[21]。至于文子、武子[21]，世增其业，不废旧绩[22]。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23]，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24]。民不知君，何以得国[25]？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26]。"

【注释】

①"季氏出其君"五句：季氏逐昭公，百姓都顺从季氏，诸侯国也都默认而没有人去问罪惩罚，因此赵简子问史墨，这是为什么。

②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世间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佐之物，并非单一。陪贰，辅佐，匹配。

③三辰：日、月、星。

④五行：金、木、水、火、土。

⑤体有左右：身体有左右。

⑥妃耦：配偶。

⑦贰：辅助的人。

⑧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昭公二十五年《传》中乐祁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

⑨世从其失：世代放纵，贪图安逸。从，同“纵”。失，通“佚”，逸。

⑩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鲁君失政，季氏勤政，百姓都只知季氏，而忘了还有国君。现在昭公死于外，当然不会有人怜惜他。矜，怜惜。

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贵族与庶人不断地转化，古来如此。

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引《诗》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意思是高山深谷也常发生变化。史墨认为，社会也跟自然界一样，这种变化是必然的规律。按，当时诸侯政权下移，如宋国移于华氏，齐国移于陈田氏，晋国移于六卿，鲁国移于三家，已是无法挽回的了。

⑬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虞、夏、商三王的子孙，今天成了平民。

⑭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大壮》卦，《乾》下《震》上，《乾》是天，《震》是雷，雷应在天之上，所以说“雷乘《乾》”。这又象征臣在君上，臣的权势大，欺凌其君。

⑮昔成季友，桓之季也：季友是桓公的小儿子。季氏从季友起开始强大。

⑯震：通“娠”，怀孕。

⑰谒：告，报告桓公。

⑱嘉闻：好名声闻于世。

⑲遂以名之：名为季友。

⑳既而有大功于鲁：闵公二年，季友平庆父之乱立公子申为君，是为鲁僖公。

㉑受费以为上卿：封于费地。

㉑文子：字行父，季友之孙。武子：名宿，文子之子。

㉒世增其业，不废旧绩：文子、武子都是鲁国执政。

㉓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文公十八年，东门遂杀嫡立庶，此后鲁国公族衰微，三桓更加强大。

㉔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三桓中季氏势力最大，季氏执政历时已久。

㉕民不知君，何以得国：百姓都忘了国君，国君不可能得到政权。

㉖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史墨从历史的发展趋势说明季氏执政已久，鲁国公室早已衰弱，如今要限制和削弱季氏，已不可能。器，车服礼器。名，名位。器与名指代政权。

【译文】

赵简子问史墨道："季氏赶走了他的国君，而人民顺服于他，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却没有人去向他问罪，这是什么原因呢？"史墨回答说："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具有辅佐之物。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有辅佐。上天降生季氏，让他辅佐鲁国国君，已经很久了。人民顺服他，不也是很正常的吗！鲁国国君世代放纵淫佚，季氏世代勤劳勤勉，人民已经忘记了国君。即便死在国外，又有谁去怜惜他？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人，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位子，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说：'高高的堤岸变为河谷，深深的河谷变为山陵。'三代帝王的后代如今成为平民，这是您所知道的。在《易》的卦象上，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上，叫《大壮》䷡，这是上天的常道。往昔成季友是鲁桓公的小儿子，文姜的爱子。刚怀孕时占卜，卜人报告说：'生下来有好名声，他的名字叫友，成为公室的辅佐。'等到出生，就如卜人所说的那样，手上有'友'字，就取名为友。后来在鲁国立下大功，得到费地并成为上卿。直到文子、武子，世代增添家业，不废弃祖先的功绩。鲁文公去世，东门遂杀死嫡子立了庶子，鲁国国君从此失去国政，大权掌握在季氏手中，到这代国君已经是第四代了。人民不知道国君，国君又怎么能得到国政？所以当国君的应慎重地对待宝器和名位，不能假借给予人。"

定公

【题解】

定公，鲁国第二十四任国君，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前509年六月即位，前495年死，子哀公蒋立。定公前期，季孙氏专权。定公五年季平子死，季桓子嗣立，季氏家臣阳虎擅权，犯上作乱，操纵鲁国朝政，孔子不仕。定公八年阳虎叛乱，九年阳虎逃奔晋国。其后孔子为鲁司寇，定公十二年，孔子命申句须等败费宰公山不狃，并堕费。

鲁国自僖公以来，世代归服晋国。但此时晋国国内大夫专权，政出多门，内讧激烈，晋国霸业衰落，诸侯多叛。定公十一年，鲁国与郑国媾和，从此背叛晋国。齐、郑、卫、鲁各国之好逐渐形成。

楚国令尹子常贪鄙，诸侯离心。自楚昭王即位以来，无岁不有吴师。吴国在伍子胥的策划下，于定公四年大败楚军，攻入郢都。定公五年，在吴国攻占楚国之际，越国乘机侵入吴国。定公十四年，吴攻越，败之于槜李。数年之间，吴越两国争锋不断。

在诸侯纷争、群龙无首的形势下，秦国与齐国显示了他们的优势。秦国支持了楚国，齐国团结了鲁、郑、卫等诸侯国。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①]。

1.2 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②]。

1.3 夏六月癸亥[③]，公之丧至自乾侯[④]。

1.4 戊辰[⑤]，公即位[⑥]。

1.5 秋七月癸巳[⑦]，葬我君昭公。

1.6 九月，大雩。

1.7 立炀宫[⑧]。

1.8 冬十月，陨霜杀菽[⑨]。

【注释】

①元年：鲁定公元年当周敬王十一年，前509。

②仲几：宋国大夫，鲁昭公三十二年任宋国左师。京师：东周王都，在今河南洛阳。

③癸亥：二十一日。

④公之丧至自乾侯：鲁昭公去年十二月死于乾侯，现在将灵柩迎回鲁国。

⑤戊辰：二十六日。

⑥公即位：六月二十六日，鲁定公即位。

⑦癸巳：二十二日。

⑧立炀宫：季平子重建炀宫庙。

⑨冬十月，陨霜杀菽：降霜而损害豆苗。按，周历十月是今农历八月，没到霜降节气而降霜，而且毁害庄稼，是异常现象，所以记载。

【译文】

鲁定公元年春周历。

三月，晋国在京师拘禁宋国仲几。

夏六月二十一日，昭公的灵柩从乾侯运回国。

二十六日，鲁定公即位。

秋七月二十二日，安葬我国国君昭公。

九月，举行求雨雩祭。

重建炀公庙。

冬十月，降霜损害豆类。

【传】

1.1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①]，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②]。卫彪傒曰："将建天子[③]，而易位以令[④]，非义也。大事奸义[⑤]，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⑥]！"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⑦]，而田于大陆[⑧]，焚焉[⑨]，还，卒于甯[⑩]。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⑪]。

【注释】

①辛巳：初七。

②魏子莅政：魏舒主持政事。莅政，掌管政事。莅，临。

③建天子：为天子筑城使居之。

④易位：指魏舒以大臣身份居君位以命令诸侯大夫。

⑤奸义：违反道义。

⑥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彪傒预言晋国如果不失去诸侯，魏舒必将受惩罚，不免于祸患。

⑦韩简子：晋国韩起之孙。原寿过：周大夫。

⑧大陆：古地名。在今河南获嘉西北，旧名吴泽陂。

⑨焚焉：为了打猎而焚烧草木。

⑩甯：古地名。在今河南获嘉西。

⑪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魏舒死，范献子代为执政。范献子撤去魏舒的柏木外棺，以批评他未复命便去打猎。

【译文】

鲁定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初七，晋国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准备修筑成周城墙。魏舒主持修城事宜。卫国彪傒说："打算为周天子筑城，却逾越本位发号施令，这不合道义。做重大的事情却违背道义，必有大灾祸。晋国要是不失去诸侯，魏舒恐怕不能免于祸患！"这次行动，魏舒把差事交付给韩简子和原寿过，自己跑到大陆打猎，放火赶逐猎物，返程死在甯地。范献子撤除了魏舒的柏木外棺，因为他还没有复命就去打猎。

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①，栽②。宋仲几不受功③，曰："滕、薛、郳，吾役也④。"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⑤。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⑥。"仲几曰："践土固然⑦。"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⑧，以为夏车正⑨。奚仲迁于邳⑩，仲虺居薛⑪，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⑫？"仲几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⑬？为宋役，亦其职也⑭。"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⑮，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⑯。"仲几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⑰？"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⑱，宋罪大矣。且已无辞，而抑我以神⑲，诬我也。'启宠纳侮'⑳，其此

之谓矣。必以仲几为戮[21]。”乃执仲几以归。三月，归诸京师[22]。

【注释】

①庚寅：十六日。

②栽：为筑墙而立板。

③宋仲几不受功：宋国仲几不接受任务。

④滕、薛、郳(ní)，吾役也：仲几想让这三个小国代为服役。

⑤“宋为无道”四句：按，成公二年，宋、薛等国与楚国结盟，襄公二十七年以后，宋、薛或属晋，或属楚，或两属。

⑥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是依践土之盟恢复旧职，还是服从宋国，薛宰表示惟晋国之命是听，实际上是反对为宋国服役。

⑦践土固然：即使依践土之盟复旧职，薛国仍应为宋国服役。

⑧皇祖：远祖。

⑨车正：掌管车服的大夫。

⑩邳(pī)：古地名，在今江苏邳县。

⑪仲虺(huǐ)：奚仲之后。

⑫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薛宰以薛之历史力争，认为若复旧职，薛将接受天子的官位，不必为宋国服役。

⑬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薛宰所说是夏商时事，现在是周代，不以夏商为旧职。异物，异事，是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

⑭为宋役，亦其职也：如果以夏商时事为旧职，那么宋国是商之后，为宋国服役也是复旧职。

⑮晋之从政者新：范献子新任执政。

⑯视诸故府：查考旧档案。故府，收藏档案所。

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结盟必祭告山川鬼神，所以说山川鬼神不会忘记。这是顶撞士弥牟的话。其，难道。

⑱薛征于人，宋征于鬼：薛国以人为证，宋国以鬼为证。征，同“证”。

⑲抑我以神：以神压制我。

⑳启宠纳侮：指本要宠宋，反招来侮辱。

㉑戮：辱。

㉒乃执仲几以归。三月，归诸京师：先将仲几抓走带回晋国，后来觉得不妥，于是送往京师囚禁。

【译文】

孟懿子参加增筑成周城的工程，十六日，开始夯土。宋国仲几不肯接受任务，说：“滕国、薛国、郳国，是代我国服役的。”薛国宰臣说：“宋国所为无道，使我们小国和周断绝关系，带着我们改事楚国，所以我国常常服从宋国。晋文公在践土结盟，说：‘凡是我们同盟国家，各自恢复原来的职位。’是服从践土之盟，还是依从宋国，我们唯命是听。”仲几说：“即便按践土盟约，你们还是应为宋国服役。”薛国宰臣说：“薛的远祖奚仲居住薛地，担任夏朝车正。奚仲迁移到邳地，仲虺住在薛地，任汤的左相。如果恢复旧职，应该是任天子官职，为什么要为诸侯国服役？”仲几说：“三代的事各不相同，薛国怎么能有原先的职位？为宋国服役，也是你们的职责。”士弥牟说：“晋国执政者刚上任，你先接下任务。我回去后查一下故府所存档案。”仲几说：“即使您忘记了，山川鬼神难道也忘了吗？”士弥牟怒，对韩简子说：“薛国用人作证，宋国用鬼作证，宋国的罪过大了。而且他已经无话可说，却用鬼神来压制我们，这是欺骗我们。‘给予宠信却招来侮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定要让仲几受到羞辱。”便抓了仲几带回国。三月，又把仲几送到京师。

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齐高张后，不从诸侯[①]。晋女叔宽曰：“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叔违天[②]，高子违人[③]。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④]。”

【注释】

①齐高张后，不从诸侯：齐国高张迟到，没有赶上各国诸侯城成周之期。

②苌叔违天：天意将弃周，苌弘想迁都以延长周的帝祚，是违天。

③高子违人：高张迟到，是违人。

④众之所为，不可奸也：奸，犯。按，此为哀公三年周杀苌弘、六年高张逃亡伏笔。

【译文】

筑城持续了三旬完工，便遣返诸侯的戍卒。齐国高张晚到，没有赶上诸侯筑城。晋国女叔宽说："周朝苌弘、齐国高张都将不免于祸患。苌叔违背上天，高张违背众人。上天要毁坏谁，没人能保他。众人要怎么做，谁也不能违背。"

1.2 夏，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①]。季孙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尝不中吾志也[②]。吾欲与之从政，子必止之，且听命焉[③]。"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④]。叔孙请见子家子，子家子辞，曰："羁未得见，而从君以出[⑤]。君不命而薨，羁不敢见[⑥]。"叔孙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则群臣之愿也[⑦]。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⑧]。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⑨]。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⑩]。"对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⑪]，羁弗敢知。若从君者，则貌而出者[⑫]，入可也；寇而出者[⑬]，行可也。若羁也，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⑭]，羁将逃也。"丧及坏隤[⑮]，公子宋先入，从公者皆自坏隤反[⑯]。

【注释】

①叔孙成子:叔孙婼之子。

②中吾志:合于我心。

③吾欲与之从政,子必止之,且听命焉:季平子让叔孙成子劝诱子家羁回国共理政事,不要逃往他国。之,指子家羁。止之,留住子家羁,不让他到别国去。听命,凡事都听取子家羁的意见。

④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子家羁不想与叔孙成子见面,所以改变哭丧时间。易几,改变哭丧时间。古代丧礼,初丧应朝夕哭于中庭北面。几,期。

⑤羁未得见,而从君以出:子家羁跟随昭公出国时,叔孙成子还没当卿,所以说"未得见"。

⑥君不命而薨,羁不敢见:昭公没有命令,所以不敢见叔孙成子。这是子家羁不见的托辞。

⑦若公子宋主社稷,则群臣之愿也:意思是昭公之子公衍、公为造成昭公出奔,现在群臣愿奉公子宋为君。公子宋,昭公弟弟定公。

⑧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随昭公出奔的人,谁可以返国,全部由子家羁来定。

⑨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子家羁之父归父在宣公十八年被季氏所逐,无后于鲁,现在季氏愿意为子家氏立后,并请子家羁共襄鲁国政事。

⑩不敢:叔孙成子名。

⑪守龟:占卜用的龟甲。

⑫貌而出:指表面上随君而出,实际却未必忠于君。

⑬寇而出:与季氏结仇而出。

⑭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随昭公出逃,是得到昭公许可;现在不得昭公许可,怎么能返国?

⑮坏隤（tuí）：古地名，在今山东曲阜。

⑯从公者皆自坏隤反：子家羁与随从昭公之人全部逃亡。反，意谓不入国都而往回走。

【译文】

夏，叔孙成子到乾侯迎接昭公的灵柩。季平子说："子家羁屡次与我交谈，没有不合我心意的。我希望与他一起执政，你一定要留住他，而且听取他的看法。"子家羁不肯见叔孙成子，便改变了哭丧时间。叔孙成子请求见子家羁，子家羁辞谢，说："我没有见过您，就跟从国君出走了。国君没有下命令就去世，我不敢见您。"叔孙成子派人告诉他说："实在是公衍、公为让群臣没能事奉国君。如果公子宋主持国家，这是群臣的心愿啊。凡是随从国君出走而可以回国的，全部听凭您的意见。子家氏还没有立继承人，季孙愿意和您共同执掌国政。这都是季孙的愿望，派我来奉告。"子家羁回答说："要是立国君，有卿士、大夫和守龟在那里，我不敢过问。要是说跟从国君出走的，那么表面上跟随出走的，可以回国；与季氏结仇而出去的，可以让他出逃。至于我，是国君同意我出去，却没得到同意回去，我将逃亡。"灵柩到达坏隤，公子宋先入都，跟随昭公的人都从坏隤往回走了。

1.3 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①。季孙使役如阚公氏②，将沟焉③。荣驾鹅曰④："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⑤？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⑥。"乃止。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⑦，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⑧？将焉用之？"乃止。

【注释】

①公即位：鲁定公即位。

②阚(kàn)公氏:鲁国群公墓地名。

③将沟焉:季氏恨昭公,准备在墓地挖一条沟,把昭公的墓与祖墓分开,以示昭公不得进祖墓。

④荣驾鹅:鲁国大夫荣成伯。

⑤自旌:自己彰明其恶。

⑥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即使现在忍心为之,日后也必为此羞耻。

⑦欲为君谥:想加昭公一个恶谥。

⑧自信:自己表白自己厌恨昭公。信,同“伸”。

【译文】

六月二十一日,昭公的灵柩从乾侯运回。二十六日,定公即位。季孙派劳役到阚公氏那儿,打算挖条沟。荣驾鹅说:“国君在世时不能奉事,死后又将他隔离,莫非是要宣扬自己的过错吗?即便您忍心这样做,后世必定为人所耻。”于是不挖沟。季孙向荣驾鹅询问说:“我打算为国君制定谥号,让子孙后代都知道。”荣驾鹅回答说:“生时不能奉事,死后又赠予恶谥,难道是要自我表白对他的厌恶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也终止了。

1.4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①]。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②]。

【注释】

①葬昭公于墓道南:诸墓在墓道北,季平子葬昭公于墓道之南,以与祖墓隔离。

②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后来孔子任司寇时,在昭公墓之外挖沟,以扩大祖墓范围,使昭公墓合入祖墓。

【译文】

秋七月二十二日,把昭公安葬在墓道的南边。孔子当司寇的时候,

在昭公墓外挖沟，使昭公墓与其他国君的墓都连在一起。

1.5 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①]。九月，立炀宫[②]。

【注释】

①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炀公，伯禽之子，继其兄考公立为君。昭公出奔，季平子祈祷于炀公，希望不要让昭公返回鲁国。一说，季氏亦欲废公衍而立昭公之弟，效炀公嗣位故事，故祷之。

②立炀宫：现在昭公死在外面，季平子认为祈祷有效，因此重建炀公庙。一说，定公已即位，故别新立炀宫，以表示兄终弟及，鲁有先例，非己私意。

【译文】

因为昭公出走的缘故，季平子向炀公祈祷。九月，重建炀公庙。

1.6 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①]。

【注释】

①巩简公：周卿士。远人：异族人。按，此本与下年《传》"二年夏四月辛酉，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相连，被割裂置此。

【译文】

周巩简公疏远自己的子弟而喜欢用异族人。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正月[①]。

2.2 夏五月壬辰[②]，雉门及两观灾[③]。

2.3 秋，楚人伐吴。

2.4 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注释】

①二年：鲁定公二年当周敬王十二年，前508。

②壬辰：二十五日。

③雉门及两观灾：雉门失火，延烧到两观。雉门，鲁公宫的南门。

【译文】

鲁定公二年春周历正月。

夏五月二十五日，雉门失火，延烧到两观才熄灭。

秋，楚国进攻吴国。

冬十月，新建雉门和两观。

【传】

2.1 二年夏四月辛酉[1]，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2]。

【注释】

①辛酉：二十四日。

②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此句应与上年《传》的末句连读。贼，刺杀。

【译文】

鲁定公二年夏四月二十四日，巩氏的子弟们刺杀了简公。

2.2 桐叛楚[1]。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2]，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3]。"

【注释】

①桐叛楚：桐世代属于楚国，现在背叛。桐，古国名，在今安徽桐城北。

②舒鸠氏：舒鸠于襄公二十四年叛楚，二十五年被楚所灭。其地在今安徽舒城，在桐北。

③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吴王让舒鸠人引诱楚国攻打吴国，吴国为取悦于楚，假装为楚国伐桐，使楚国对吴国没有疑忌。按，此即伍员所谓“多方以误之”。

【译文】

桐国背叛楚国。吴王派舒鸠氏诱骗楚国人，说：“让楚国派军队逼近我国，我国去攻打桐国，从而让楚国对我国出兵不产生怀疑。”

秋，楚囊瓦伐吴①，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②。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③。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④。

【注释】

①楚囊瓦伐吴：楚国听从舒鸠人的话，出兵伐吴。

②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吴国假装伐桐，故意让战船出现在豫章，而暗地里出兵巢地。按，吴实际准备袭击楚国。

③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吴兵乘楚军不备，击败楚军。军，动词，攻击。

④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公子繁，守巢大夫。按，此役伍员“多方以误之”的策略使楚国不知虚实，防不胜防。

【译文】

秋，楚国的囊瓦进攻吴国，军队驻扎在豫章。吴国让战船在豫章出现，却暗地里出兵巢地。冬十月，吴军在豫章攻打楚军，击败了楚军。

于是包围巢地，并攻占它，俘虏了楚国的公子繁。

2.3 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①]，私出[②]。阍乞肉焉[③]，夺之杖以敲之[④]。

【注释】

①夷射姑：邾国大夫。

②私：小便。

③阍乞肉焉：守门人向夷射姑讨肉。阍，守门人。《仪礼·燕礼》："宾醉，北面坐，取其荐脯以降，奏《陔》。宾所执脯以赐钟人于门内霤。"夷射姑为小便而出，守门人以为其为取脯，故向其乞肉。

④夺之杖以敲之：夷射姑夺过守门人手里的棍子打他。夷射姑无脯，且脯以赐钟人，非与阍，故敲之。按，此本与下年《传》"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门台"云云相连，被割裂置此。

【译文】

邾庄公与夷射姑一起喝酒，夷射姑出外小便。看门人向他讨肉吃，夷射姑夺过对方的棍子并打他。

三年

【经】

3.1 三年春王正月[①]，公如晋，至河，乃复。

3.2 二月辛卯[②]，邾子穿卒[③]。

3.3 夏四月。

3.4 秋，葬邾庄公。

3.5 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④]。

【注释】

①三年:鲁定公三年当周敬王十三年,前507。

②辛卯:二十九日。

③邾子穿卒:邾庄公穿死。

④邾子:邾隐公。拔:古地名。今地不详。《传》文作郯(tán),有人认为在今山东郯城西南。

【译文】

鲁定公三年春周历正月,定公去晋国,到黄河边,就返回了。

二月二十九日,邾庄公穿去世。

夏四月。

秋,安葬邾庄公。

冬,仲孙何忌与邾隐公在拔地结盟。

【传】

3.1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门台,临廷[①]。阍以瓶水沃廷[②]。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③]。"命执之[④],弗得,滋怒,自投于床[⑤],废于炉炭[⑥],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⑦]。

【注释】

①邾子在门台,临廷:邾庄公站在门楼上,下临庭院。门台,门楼。

②阍以瓶水沃廷:守门人用瓶子装水洒在庭院里。

③夷射姑旋焉:诬告夷射姑在这里小便。旋,小便。

④命执之:邾庄公命令把夷射姑抓起来。

⑤自投于床:邾庄公发怒,从坐具上跳下来。床,坐具。

⑥废于炉炭:跌在炉炭上。废,坠,跌。

⑦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邾庄公急躁又有洁癖,自酿其祸而死。卞急,急躁。

【译文】

鲁定公三年春二月二十九日,邾庄公在门楼上,下临庭院。看门人用瓶子盛水洒在庭院里。邾庄公望见了,大怒。看门人说:"夷射姑在这里小便了。"邾庄公下令去抓夷射姑,没抓到,更加生气,自己从床上跳下来,跌倒在炉子的炭火上,皮肉溃烂而死。先用五辆车子、五个人殉葬。庄公性急而爱洁净,所以发生了这种事。

3.2 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①],获晋观虎,恃其勇也。

【注释】

①平中:晋地名。或曰在今河北唐县附近。

【译文】

秋九月,鲜虞人在平中打败晋军,抓获晋国的观虎,这是观虎自恃其勇的结果。

3.3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①]。

【注释】

①盟于郯,修邾好也:鲁、邾两国都是新君,因此结盟修好。郯,即《经》文的"拔"。

【译文】

冬,在郯地结盟,是要重修与邾国的友好关系。

3.4 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①],献一佩一裘于昭王。

昭王服之[2]，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3]。唐成公如楚[4]，有两肃爽马[5]，子常欲之，弗与，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谋，请代先从者[6]，许之。饮先从者酒，醉之，窃马而献之子常。子常归唐侯。自拘于司败[7]，曰："君以弄马之故，隐君身，弃国家[8]。群臣请相夫人以偿马，必如之[9]。"唐侯曰："寡人之过也，二三子无辱[10]。"皆赏之。蔡人闻之，固请，而献佩于子常。子常朝，见蔡侯之徒[11]，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12]。明日礼不毕，将死。"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沉，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13]。"蔡侯如晋，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而请伐楚。

【注释】

①佩：佩玉。

②服：穿戴。

③三年止之：子常将蔡侯扣留了三年。

④唐：楚附庸小国，昭王时灭之，故国在今湖北随州西北。

⑤肃爽：骏马名。

⑥请代先从者：唐国人向楚国请求，派人代替先前去的随从。

⑦自拘：窃马者自己囚禁自己，以示请罪。司败：唐国司寇。

⑧君以弄马之故，隐君身，弃国家：指唐国国君因马而被拘禁。弄，玩。马为供人玩弄之物，所以称为弄马。隐，被拘的委婉说法。

⑨群臣请相夫人以偿马，必如之：有如像肃爽那样的好马，一定让养马人送来偿还唐侯。相，帮助。夫人，指养马者。

⑩寡人之过也，二三子无辱：唐国国君自责。辱，指自拘。

⑪蔡侯之徒：蔡昭侯的随从。

⑫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子常委过于有司，意思是蔡昭侯长留楚国，是有司饯别礼物没准备好。共，通“供”。

⑬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蔡昭侯因佩玉而受辱，因此沉玉发誓与楚国绝交。汉，汉水。济汉而南，指朝楚。

【译文】

蔡昭侯准备了两件玉佩和两件裘衣前往楚国，把一件玉佩、一件裘衣献给楚昭王。昭王穿上裘衣戴上玉佩，设享礼招待蔡昭侯。蔡昭侯也穿戴了另外的一件裘衣和玉佩。子常想要玉佩、裘衣，蔡昭侯不给，被扣留在楚国三年。唐成公到楚国去，有两匹肃爽马，子常想得到，唐成公也不给，同样被扣留在楚国三年。唐国人商议，请求代替原先跟从唐成公的人，楚人允许了。他们让先去的人喝酒，把他们灌醉，盗取肃爽马献给子常。子常便遣返唐成公。盗马人自行捆绑了到唐国司寇那里，说：“国君因为玩马的缘故，自身失去自由，抛弃了国家。群臣们请求帮助养马人来赔马，而且一定跟那两匹肃爽马一样。”唐成公说：“这是寡人的过错，群臣们不要自我羞辱。”对他们全都给予赏赐。蔡国人听说了，也向蔡昭侯提出坚决的请求，把玉佩献给了子常。子常上朝，见到蔡昭侯的手下，命令有关官员道：“蔡国国君所以滞留这么久，是由于你们这些人没有备齐送行的礼品。到明天礼物还备不齐，就要处死你们。”蔡昭侯返国，途经汉水，拿起玉沉到水中，说：“我要是再渡过汉水往南去，有这大江作证。”蔡昭侯前往晋国，以他的儿子元与大夫的儿子作人质，请求晋国出兵攻打楚国。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①，陈侯吴卒②。

4.2 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

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③],侵楚。

4.3 夏四月庚辰[④],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

4.4 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⑤]。

4.5 杞伯成卒于会[⑥]。

4.6 六月,葬陈惠公。

4.7 许迁于容城[⑦]。

4.8 秋七月,公至自会。

4.9 刘卷卒[⑧]。

4.10 葬杞悼公。

4.11 楚人围蔡。

4.12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

4.13 葬刘文公。

4.14 冬十有一月庚午[⑨],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⑩],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⑪],吴入郢。

【注释】

①四年:鲁定公四年当周敬王十四年,前506。癸巳:初六。

②陈侯吴卒:陈惠公死。陈惠公,前533年即位,在位二十八年。

③召陵:古地名。在今河南郾城东。

④庚辰:二十四日。

⑤皋鼬(yòu):古地名,在今河南临颍南。

⑥杞伯成卒于会:杞悼公死于召陵之会。

⑦容城:古地名,在今河南鲁山南。

⑧刘卷:即刘蚠、刘文公,周大夫。

⑨庚午：十八日。

⑩柏举：古地名。在今湖北麻城东北。

⑪庚辰：二十八日。

【译文】

鲁定公四年春周历二月初六，陈惠公吴死。

三月，鲁定公与刘文公、晋定公、宋景公、蔡昭侯、卫灵公、陈怀公、郑献公、许男、曹隐公、莒郊公、邾隐公、顿子、胡子、滕顷公、薛襄公、杞悼公、小邾穆公、齐国夏在召陵相会，侵袭楚国。

夏四月二十四日，蔡国公孙姓带兵灭了沈国，把沈子嘉押回国，杀了。

五月，鲁定公和诸侯在皋鼬结盟。

杞悼公成在盟会时去世。

六月，安葬陈惠公。

许国迁移到容城。

秋七月，鲁定公从盟会回国。

刘文公卷死。

安葬杞悼公。

楚国包围蔡国。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领兵讨伐鲜虞。

安葬刘文公。

冬十一月十八日，蔡昭侯与吴王阖庐与楚国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失败。楚国囊瓦出逃郑国。二十八日，吴军攻入郢都。

【传】

4.1　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①]，疾疟方起，中山不

服[②]，弃盟取怨，无损于楚[③]，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④]。”乃辞蔡侯。

【注释】

①水潦(lào)：雨水成灾。

②中山：即鲜虞。

③弃盟取怨，无损于楚：晋、楚两国已结盟，伐楚只会使晋国弃盟取怨。

④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襄公十六年，晋国打败楚国，侵方城，自此以后，晋对楚用兵，都徒劳无功。勤，劳。按，去年，蔡昭侯用自己及大夫的儿子为质于晋国，坚请伐楚，荀寅因索求贿赂不得，劝范献子拒绝出兵。

【译文】

鲁定公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和诸侯在召陵会合，商议攻打楚国。晋国荀寅向蔡昭公索要财物，没得到。他对范献子说：“国家正处在危急中，诸侯正离心离德，想去袭击敌人，不是很难吗！大雨正下个不停，疟疾流行，中山国不肯臣服，如果背弃盟约而招致怨恨，对楚国没有损害，却会失去中山，不如拒绝蔡昭公。我国自从方城战役以来，都没能在对楚国的战事中获胜，只不过白忙乎一场。”于是拒绝了蔡昭公。

晋人假羽旄于郑[①]，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②]。晋于是乎失诸侯[③]。

【注释】

①假：借。羽旄：羽毛，可作旗杆或仪仗的装饰。

②或旆以会：让下级人员将羽毛装饰在旗尾去参会。

③晋于是乎失诸侯：晋国“或旆以会”是轻视和侮辱郑国，诸侯见晋国如此，都怨恨晋国。

【译文】

晋国向郑国借用羽旄，郑国借给了他们。第二天，晋国用羽旄装饰旌旗参会。晋国由此而失去诸侯的拥护。

将会，卫子行敬子言于灵公曰①："会同难②，啧有烦言③，莫之治也。其使祝佗从④！"公曰："善。"乃使子鱼。子鱼辞，曰："臣展四体⑤，以率旧职⑥，犹惧不给而烦刑书⑦，若又共二⑧，徼大罪也⑨。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⑩。社稷不动，祝不出竟⑪，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⑫。若嘉好之事⑬，君行师从⑭，卿行旅从⑮，臣无事焉。"公曰："行也。"

【注释】

①子行敬子：卫国大夫。

②会同难：朝会难于恰如其分，让各方满意。

③啧(zé)有烦言：议论纷纷，抱怨责备。啧，大声纷争的样子。烦言，气愤或不满的话。

④其使祝佗从：子鱼口才好，因此子行敬子建议让子鱼随行。祝佗，子鱼。

⑤展四体：手脚并用。四体，四肢。

⑥率旧职：继承先人的职位。

⑦烦刑书：指获罪。

⑧共二：从事第二种职务。

⑨徼：求取。

⑩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太祝掌祭祀宗庙之鬼神,所以自称为社稷神的小臣。隶,贱臣。

⑪社稷不动,祝不出竟:社稷不动,祝不出国境。社稷动即国家迁移。竟,通“境”。

⑫“君以军行”四句:国君率军出行,要祭社杀牲衅鼓,太祝才跟随出境。祓(fú)社,祭祀社神。

⑬嘉好之事:指朝会。

⑭师:二千五百人为师。

⑮旅:五百人为旅。

【译文】

将要举行盟会,卫国子行敬子对灵公说:“朝会很难有意见一致的,要是议论纷纷,就不好办了。希望让祝佗跟随!”灵公说:“好的。”于是让子鱼跟随。子鱼推辞,说:“臣勤劳忙碌,以承继先人的职务,还担心完不成任务而被处罚,如果又兼任第二种职务,就要获大罪了。况且太祝是为社稷神而设立的贱职,社稷不动,太祝就不出国境,这是官制所规定的。国君率军出征,祭祀社神,用牺牲的血衅鼓,太祝奉社主跟从,这才走出国境。至于朝会之类的事,国君出行自有一师人马随从,卿出行有一旅人马随从,下臣没有什么事可做。”灵公说:“还是去吧。”

及皋鼬,将长蔡于卫[①]。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闻诸道路,不知信否。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苌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②]?”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③]。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④],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⑤],于周为睦[⑥]。分鲁公以大路、大旂[⑦],夏后氏之璜[⑧],封父之繁弱[⑨],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⑩],辑其分族[⑪],将其类

丑，以法则周公[12]，用即命于周[13]。是使之职事于鲁[14]，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15]，备物、典策[16]，官司、彝器[17]；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18]。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19]，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20]，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21]，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22]。聃季授土[23]，陶叔授民[24]，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25]。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26]。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27]，怀姓九宗[28]，职官五正[29]。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30]，启以夏政，疆以戎索[31]。三者皆叔也[32]，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33]。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34]。管、蔡启商，惎间王室[35]。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36]，以车七乘、徒七十人[37]。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38]。其命书云：'王曰："胡[39]！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40]。"'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41]？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42]，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43]；晋，武之穆也[44]。曹为伯甸，非尚年也[45]。今将尚之，是反先王也[46]。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47]。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48]。'藏在周府，可覆视也[49]。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50]？"苌弘说，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51]。

【注释】

①将长蔡于卫:晋国打算盟会时让蔡国在卫国之前歃盟。

②"蔡叔"四句:苌弘认为,以始祖长幼为次序是合理的。蔡叔,蔡国始封君,周公的哥哥。康叔,卫国始封君,周公的弟弟。

③尚德:贵德而不贵长幼。

④选建明德:选择明德的人而分封建国。

⑤尹天下:治理天下。尹,治理。

⑥于周为睦:诸侯与周室和睦相处。

⑦鲁公:伯禽。大路:即金路,装有铜饰的车,王子母弟出封国以赐之。大旂(qí):画有交龙之旗,建于金路。

⑧璜:玉器。

⑨封父:古诸侯国。在今河南封丘。繁弱:良弓名。

⑩宗氏:指大宗。

⑪辑:集合。分族:指小宗。

⑫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让六族依附周室,服从周公法令。类丑,指附属六族的奴隶。丑,众。

⑬用:因此。即命于周:归附周王朝,听取命令。

⑭使之职事于鲁:让他们在鲁国供职。

⑮之:指鲁国。陪敦:附庸、附属小国。祝:太祝。宗:宗人。卜:太卜,为卜筮之长。史:太史,记史事及掌典籍、星历。

⑯备物:服物,指衣服、织品及器物。典策:周朝的典籍简册。按,所以说周礼尽在鲁国。

⑰官司:卿大夫百官,这里指赐给鲁国应该有的若干卿、大夫、士。彝器:常用器具。

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用《伯禽》来训诫伯禽并封在少皞故城,安抚商奄的百姓。商奄,古国名,在今山东曲阜。《伯禽》,即《伯禽之命》,《周书》中的一篇,已佚。

⑲少帛：即小白，旗名。绮茷(qiàn pèi)：即绮旆，深赤色的旗子。旃(zhān)旌：旗帜。用帛制而无装饰者为旃，用析羽为饰者为旌。大吕：钟名。

⑳封畛(zhěn)：封疆界。土略：也指疆界。

㉑武父、圃田：都是地名。

㉒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取有阎作为卫国国君朝周王的宿邑，取相土之东都作为天子东巡的休息之地。有阎，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附近。相土之东都，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一说在今河南濮阳。相土，殷商之祖。

㉓聃(dān)季：周公之弟，周王司空。

㉔陶叔：司徒。杨伯峻曰："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

㉕命以《康诰》：作《康诰》以告诫康叔。《康诰》，也是《周书》中的一篇。诰，训诫之辞。殷虚：即朝歌，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

㉖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鲁、卫二国都沿用殷商政事，用周朝制度区划土地。皆，指鲁公、康叔二人。启，沿用。疆，作动词，划分疆界。索，法度。

㉗密须：国名，在今甘肃灵台西。阙巩：铠甲名。沽洗：钟名。

㉘怀姓九宗：晋西北怀姓狄人。

㉙职官五正：五官之长。

㉚《唐诰》：诰命篇名，告诫唐叔之辞。夏虚：夏朝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太原西南晋祠即祭祀唐叔的地方。

㉛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国周围都是戎狄，因此晋国用夏朝政事，而按戎人制度区划土地。

㉜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是武王的弟弟，唐叔是成王的弟弟。三者，鲁公、康叔、唐叔。

㉝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以分赐东西来宣扬三人的美德。分

物，即上文分之以某物。

㉞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文、武、成、康四王的儿子中年长者很多，却不得分赐，就因为是崇尚德行而不崇尚年龄。伯，指兄长。叔，指弟弟。

㉟管、蔡启商，惎(jì)间王室：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引诱商纣儿子武庚叛乱。惎间，毒害，叛乱。

㊱蔡蔡叔：流放蔡叔。

㊲以车七乘、徒七十人：给车七辆、奴隶七十人。

㊳"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四句：蔡仲改恶从善，周公举而用之，被命为蔡侯。帅，同"率"，循。

㊴胡：蔡仲名。

㊵尔考：你的父亲，指蔡叔。

㊶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子鱼认为，以德而论，蔡国不应该先于卫国。

㊷五叔无官：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聃五人都没有官职。

㊸曹，文之昭也：曹国始封君叔振铎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弟弟。

㊹晋，武之穆也：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的弟弟。

㊺曹为伯甸，非尚年也：这里以曹、晋相比，曹叔年长于唐叔，而封地更远，说明不以年龄为次序。伯甸，以伯爵居甸服。晋为侯服。《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

㊻今将尚之，是反先王也：现在如果崇尚年龄，是违反先王之制。

㊼"晋文公为践土之盟"五句：践土之盟时，卫成公逃亡在外，由夷叔参加会盟，歃盟时卫国先于蔡国。夷叔，叔武，卫成公同母弟。

㊽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盟书上记载所说歃血之人的次序是：晋文公、鲁僖公、

卫叔武、蔡庄侯、郑文公、齐昭公、宋成公、莒兹丕公。则卫在蔡前。

㊾藏在周府,可覆视也:盟书记载明确,有案可查。

㊿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意思是苌弘既有意恢复文王、武王的法度,就应按文、武旧制办事,尚德不尚年。略,道。

51乃长卫侯于盟:按,经子鱼力争,晋国终于让卫国先于蔡国。

【译文】

到达皋鼬,主持者准备把蔡国位置排在卫国之前。卫灵公派祝佗私下对苌弘说:"道路传言不知是否确实,听说要把蔡国排在卫国的前面,是真的吗?"苌弘说:"是真的。蔡叔是康叔的哥哥,排在卫国前面,不也是可以的吗?"子鱼说:"用先王的标准来看,崇尚的是德行。昔日武王打败商朝,成王平定天下,选择德行修明的人分封,作为周朝的藩篱以捍卫周室。所以周公辅佐王室,以治理天下,诸侯与周朝和睦相处。赐给鲁以大路、大旂,还有夏后氏的璜玉、封父的繁弱名弓,并给予殷朝的六个宗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其大宗,集合其小宗,统领其奴隶,来服从周公的法令,由此而听从周朝的命令。这是让他们在鲁国供职,以宣扬周公美好的德行。赐给鲁国田地附庸小国、太祝、宗人、太卜、太史,还有服用器物、典籍简册,以及百官、彝器;安抚商奄百姓,用《伯禽》来训诫,并封在少皞的故城。赐给康叔大路、少帛旗、綪茷、旃旌、大吕钟,还有殷朝的七个家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疆定界,从武父以南到达圃田北境,从有阎氏那里得到土地以执行王室任命的职务;取得相土的东都以协助周王在东边的巡视。授予聃季土地,授予陶叔人民,用《康诰》来训诫,而封在殷朝的故城。鲁公和康叔都沿用商朝的政策,而按周朝的制度来区划土地。赐给唐叔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还有怀姓的九个宗族、五正的职官。用《唐诰》来训诫,而封在夏朝的故城,沿

用夏朝的政策，按戎人的制度来区划土地。三个人都是天子的弟弟，都有美好的德行，所以用分赐宝物来彰显他们的德行。不然的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哥哥还有很多，却没有得到这些赐予，就因为不是崇尚年龄的缘故。管叔、蔡叔引诱商人，企图危害周王室。周王因此杀了管叔而流放蔡叔，给蔡叔七辆车子、七十名奴隶。蔡叔儿子蔡仲改恶从善，周公举荐了他，让他任自己的卿士，并拜见周王而封为蔡侯。任命书上说：'天子说："胡！你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天子的命令。'凭什么让蔡国排在卫国的前面呢？武王同母弟八个，周公为太宰，康叔任司寇，聃季任司空，其余五人没有官职，哪里是崇尚年龄呢！曹国是文王的后代，晋国是武王的后代。曹国以伯爵做甸服的诸侯，不是崇尚年龄。现在要崇尚年龄，这是违背先王意思的。晋文公召集践土盟会，卫成公不在场，夷叔是他的同母弟，名位依然排在蔡国的前面。盟书说：'天子说，晋国的重、鲁国的申、卫国的武、蔡国的甲午、郑国的捷、齐国的潘、宋国的王臣、莒国的期。'盟书藏在周朝的府库中，可以查对的。您要想恢复文王、武王的制度，却不崇尚德行，打算怎么办？"苌弘认为他说得对，告诉了刘文公，与范献子商量，结盟时便把卫国排在蔡国前面。

4.2　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①。晋赵简子为之临②，甚哀，曰："黄父之会③，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④，无怙富⑤，无恃宠，无违同⑥，无敖礼⑦，无骄能⑧，无复怒⑨，无谋非德⑩，无犯非义⑪。'"

【注释】

①郑子大叔未至而卒：郑国大夫游吉没回到郑国，就死于途中。

②临(lìn)：哭吊死者。

③黄父之会:在昭公二十五年。

④始乱:发动祸乱。

⑤怙富:凭恃富有。

⑥违同:违背共同的意愿。

⑦敖礼:傲视有礼的人。敖,同"傲"。

⑧骄能:恃才骄傲。

⑨复怒:为一事而再次发怒。

⑩无谋非德:不合道德的事不干。

⑪无犯非义:不触犯不义之事。

【译文】

郑国子太叔从召陵返回,还没到达国内就去世了。晋国赵简子为他吊丧号哭,很悲伤,说:"黄父之会上,您对我说了九句话,说:'不要发动祸乱,不要倚仗富有,不要凭仗受宠,不要违背共同的意愿,不要傲视有礼的人,不要仗着有才干而骄傲,不要为同一件事重复发怒,不要谋划不合道德的事,不要触犯不合道义的事。'"

4.3 沈人不会于召陵[1],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

【注释】

①沈:楚国盟国,在今安徽阜阳。

【译文】

沈国不肯参加召陵盟会,晋国派蔡国讨伐它。夏,蔡国灭亡沈国。秋,楚国因为沈国的缘故,包围蔡国。伍员任吴国行人谋划进攻楚国。

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1]。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

以谋楚②。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③。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④。

【注释】

①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昭公二十七年，由于费无极的陷害，郤宛被杀，伯氏为郤宛同党，因此逃离楚国。

②伯州犁之孙嚭(pǐ)为吴大宰以谋楚：按，伍员、伯嚭都为吴国策划对付楚国。

③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昭王即位至今十年，年年有吴军骚扰。

④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晋国虽然合诸侯于召陵，却不讨伐楚国，蔡国于是求助于吴国。因之，依附吴国。

【译文】

楚国杀死郤宛时，伯氏的族人出逃国外。伯州犁的孙子伯嚭任吴国太宰，谋划攻打楚国。楚国自从昭王即位以来，没有一年不受到吴军骚扰。蔡昭侯依附吴国，把儿子乾和大夫的儿子送到吴国当人质。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①，自豫章与楚夹汉②。左司马戌谓子常曰③："子沿汉而与之上下④，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⑤。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⑥："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⑦，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⑧："楚人恶子而好司马⑨。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⑩，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⑪。"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⑬。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⑭，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⑮。"

【注释】

①舍舟于淮汭:吴军到达淮汭,弃船登陆攻击楚国。淮,淮水。汭,河岸凹曲处。

②自豫章与楚夹汉:吴军从豫章进发,与楚军夹汉水对峙。

③左司马戌:沈尹戌。

④沿汉而与之上下:紧守汉水沿岸,上下堵截,不让吴军渡水。

⑤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沈尹戌将以方城外全部楚军抄袭吴军背后,毁坏吴军船只而断其退路。大隧、直辕、冥厄,在今河南、湖北交界的三个关隘。大隧在东,今名九里关;中为直辕,今名武胜关;冥厄亦曰黾塞,在西,今名平靖关。冥厄有大小石门,凿山通道,极为险隘。

⑥武城黑:楚国武城大夫,名黑。

⑦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革车是用胶把皮革粘饰在车表面,不耐雨湿,不可久战。用木、用革,都指兵车。

⑧史皇:楚国大夫。

⑨司马:即沈尹戌。

⑩城口:指大隧等三关。

⑪子必速战!不然,不免:史皇怕沈尹戌独占其功,唆使子常不用沈尹戌的战略。不免,不免于罪。

⑫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没等沈尹戌做好准备,子常先出击。小别,小别山,在今湖北汉川,汉水以北。大别,大别山,在今湖北汉阳东北。

⑬子常知不可,欲奔:子常知道不能战胜吴军,准备撤军逃走。

⑭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国安之时就想执掌政事,有危难时就想逃跑。

⑮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只有拼死一战,才可解脱前罪。说,通"脱"。

【译文】

冬，蔡昭侯、吴王阖庐、唐成公进攻楚国。他们在淮河边弃舟登岸，从豫章进发，与楚军隔汉水对峙。左司马沈尹戌对子常说："您沿着汉水与他们上下周旋，我带领方城外的所有人马去毁掉吴军的战船，再回头堵塞大隧、直辕、冥厄。您渡过汉水进击他们，我从后面进攻，必然把他们打得大败。"商量好就出发了。武城黑对子常说："吴国战车用的是木头，我们的战车蒙着皮革，遇雨不能持久，不如速战。"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讨厌您而喜欢司马。要是司马在淮水毁掉吴国战船，堵塞城口而回兵，那可就是他单独战胜吴国了。您一定要速战，不然将不免于罪责。"子常便渡过汉水摆开阵势，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打了三仗，子常发现不能获胜，想逃走。史皇说："平安无事时您争要权力，有急难就逃走，您想逃到哪里去？您一定要拼死作战，以前的罪责才能全部免除。"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①]。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②]，其臣莫有死志[③]，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④]。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⑤]，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⑥]。"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⑦]。子常奔郑[⑧]。史皇以其乘广死[⑨]。

【注释】

①二师：吴、楚两国的军队。

②瓦：子常的名。

③死志：死战的决心。

④弗许：阖庐不同意夫概王的请求。

⑤臣义而行，不待命：为人臣之道，合于义就做，不必等待命令。

⑥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按，夫概王准备拼死作战，以便吴军攻入郢都。

⑦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军队本无斗志，一战即溃。

⑧子常奔郑：按，楚国对战败之将处罚甚重，如城濮之战子玉自尽，鄢陵之战子反自杀，所以子常不敢回郢都。

⑨史皇以其乘广死：史皇乘子常之车战死。乘广，楚王或楚国主帅所乘坐的兵车。

【译文】

十一月十八日，两军在柏举对阵。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晨向阖庐请示说："楚国囊瓦不仁，他的手下没有拼死作战的决心，我们抢先进攻，他们的士兵必定奔逃；然后大部队跟进，一定能战胜。"吴王不同意。夫概王说："所谓'臣下看到合道义的就去做，不必等待命令'，说的就是这情形。今天我拼死一战，楚国就能攻入郢都。"便带着下属五千人率先攻击子常的人马。子常的士兵溃逃，楚军大乱，吴军大败楚军。子常逃往郑国。史皇在子常车上战死。

吴从楚师，及清发①，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②。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③。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④。五战，及郢。

【注释】

①清发：水名，涢水支流，在今湖北安陆。

②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要是发现免不了一死而拼死战斗，可能反败为胜。

③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夫概王之意为网开一面，楚兵争相逃命，便会丧失斗志。蔑，同“无”。

④“楚人为食”五句：楚军做好饭未及吃，吴国追兵到，楚人赶紧逃跑。吴兵吃了楚军的饭，继续追赶。为食，做饭吃。雍澨，水名，今湖北京山西南有三澨水，此为其中之一。

【译文】

吴军追赶楚军直到清发，准备发起进攻。夫概王说：“困兽犹斗，何况人呢？如果知道免不了一死而拼命，必定会打败我们。要是让先渡过河的楚军以为能逃脱，后面的人就会羡慕他们，这样就没有斗志了。等他们一半过河以后就可以攻击了。”吴王同意了，又打败楚军。楚国人正做饭，吴军赶到，楚军跑了。吴军吃了这些饭食又去追赶，在雍澨又打败楚军。连打五仗，抵达郢都。

己卯①，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②，涉雎③。鍼尹固与王同舟④，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⑤。

【注释】

①己卯：十一月二十七日。

②季芈(mǐ)畀(bì)我：楚昭王妹妹。季为排行。芈，姓。畀我，名。

③涉雎：雎，水名，一名沮水，自今湖北江陵入长江。按，杨伯峻认为楚昭王自纪南城西逃，渡沮水，当在今湖北枝江东北。

④鍼尹固：楚国大夫。

⑤执燧象以奔吴师：把火炬系在象尾上，让象冲入敌阵，以抵御吴军。

【译文】

十一月二十七日，楚昭王带着妹妹季芈畀我逃出郢都，渡过雎水。鍼尹固与昭王同船，昭王命他在大象尾巴点火冲向吴军。

庚辰[1],吴入郢,以班处宫[2]。子山处令尹之宫[3],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4]。

【注释】

①庚辰:二十八日。

②以班处宫:按爵位等级占有楚人宫室。

③子山:阖庐之子。

④夫概王入之:按,《左传》记吴入郢不及伍员,而《淮南子》、《吴越春秋》、《史记》等书皆记伍员亦与此战,《史记·伍子胥列传》更言伍员掘平王之墓而鞭其尸。

【译文】

二十八日,吴军进入郢都,按照官爵尊卑入住宫室。子山住在令尹的宫里,夫概王要攻击他,子山害怕而搬走,夫概王就住了进去。

左司马戌及息而还[1],败吴师于雍澨,伤。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2]。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3]?"吴句卑曰[4]:"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5],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6]。"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7]。

【注释】

①左司马戌及息而还:沈尹戌得知楚军已败,中途折回来。息,古地名。在今河南息县西南。

②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沈尹戌曾在吴国为阖庐之臣,所以耻为吴国擒获。

③免吾首:不使吴国得到我的尸首。

④吴句卑:沈尹戌部下小臣。

⑤实失子：以前疏忽，不知道你贤能而重用你。

⑥不可用：不中用，将死。

⑦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沈尹戌死后，吴句卑把他的尸身藏好，带上他的头逃走。布，铺开。

【译文】

左司马沈尹戌到达息地就退兵，在雍澨打败吴军，自己也负了伤。起初，司马做过阖庐的臣下，所以耻于被吴军擒获。对他部下说：“谁能让吴军得不到我的尸首？”吴句卑说：“下臣地位低贱，不知可以吗？”司马说：“我过去竟然没有重用你，可以的！”又与吴军交战，沈尹戌三次都负伤，说：“我已经不行了。”他死后，吴句卑铺开衣服，割下沈尹戌的头包裹好，藏好他的尸身，然后带着头逃走了。

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①]。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②]，中肩。王奔郧[③]，钟建负季芈以从[④]，由于徐苏而从[⑤]。郧公辛之弟怀将弑王[⑥]，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⑦]？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⑧]。’唯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⑨]；乘人之约[⑩]，非仁也；灭宗废祀[⑪]，非孝也；动无令名[⑫]，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女。”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⑬]。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⑭]。天诱其衷，致罚于楚[⑮]，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⑯]？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⑰]，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⑱]。”楚子在公宫之北[⑲]，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为王[⑳]，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

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21]。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22]？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23]？”吴人乃退。鑢金初宦于子期氏[24]，实与随人要言[25]。王使见[26]，辞曰：“不敢以约为利[27]。”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28]。

【注释】

①云中：即云梦泽，在今湖北安陆。

②王孙由于以背受之：王孙由于以背代昭王受戈击。王孙由于，又称吴由于，楚国公族。

③郧：古地名。在今湖北京山、安陆一带。

④钟建：楚国大夫。

⑤徐苏：因被戈击伤，一时昏迷，后来慢慢苏醒。

⑥郧公辛：斗辛，蔓成然之子。昭公十四年楚平王杀蔓成然。

⑦君讨臣，谁敢仇之：国君诛讨其臣，谁敢记仇怀恨？

⑧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引《诗》见《诗经·大雅·烝民》，意思是遇到软的不吞下去，遇到硬的不吐出来。不侮辱鳏寡的人，也不畏惧强暴的人。“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二句是比喻。茹，食，吞，与“吐”对文。矜寡，鳏寡。

⑨违强陵弱，非勇也：楚平王杀其父时，王是强者，所以其父不违君命而受之。如今楚昭王逃亡在外，是弱者，要是加以凌辱，不是勇者。

⑩约：穷，指昭王正处于困境。

⑪灭宗废祀：弑君之罪，将遭灭族之祸而使宗祀废绝。

⑫动无令名：弑君的行动无美名。动，行动。

⑬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斗辛阻止其弟杀昭王，并保护昭王逃往

随国。

⑭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僖公二十八年《传》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吴、随等都是姬姓，所以吴国以此诱使随人反楚。

⑮天诱其衷，致罚于楚：天意要降罚于楚国。

⑯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吴国以随同为周之子孙，责备随国不应藏匿共同的仇人。窜，藏匿。

⑰奖：助成。

⑱汉阳之田，君实有之：吴人意谓将汉阳田地全部给随国。

⑲公宫：随君之宫。

⑳子期似王，逃王，而已为王：公子结长相似昭王，自荐假扮昭王以应付吴国，让昭王逃走。子期，昭王兄公子结。

㉑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以随国之僻小而得保存，是因有楚国的保护。

㉒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楚国有难时则背弃盟约，如此不守信义，又何以事吴国？

㉓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吴国之患，并不在昭王一人未擒，如能安定楚国民心，随国岂敢不从命？一人，指昭王。鸠，安定。

㉔鑢(lǜ)金：人名，曾是子期家臣。

㉕要言：口头约定，指商定藏匿昭王以及子期代王之事。要，约。

㉖王使见：想召见鑢金并封为王臣。

㉗不敢以约为利：不敢趁昭王困窘时为自己谋利。

㉘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割破子期胸部皮肤，取血与随人结盟，不是剖腹取心。子期本要代王赴难，所以取他的血，表示接受其忠诚。

【译文】

楚昭王徒步渡过睢水，又渡过长江，进入云中。昭王休息时，盗贼

攻击他，用戈打昭王。王孙由于用背挡住戈，击中肩膀。昭王逃到郧地，钟建背着季芈跟从，王孙由于慢慢苏醒后也跟了上来，郧公斗辛的弟弟斗怀要杀死昭王，说："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我杀死他的儿子，不也是可以的吗？"斗辛说："君王诛讨臣子，谁敢仇恨他？君王的命令是上天的意志。如果死于天命，你要仇恨谁？《诗》说：'不吞吃柔软的，不吐出坚硬的。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这只有仁爱者才能做到。躲避强者欺凌弱者，不是勇；乘人之危，不是仁；灭亡宗族，废弃祭祀，不是孝；行动得不到好名声，不是智。你一定要这样做，我将杀了你。"斗辛和弟弟巢陪着昭王逃到随国。吴国人也追到这里，对随国人说："周王在汉川的子孙，都被楚国消灭净尽。上天垂示意愿，降罚于楚国，您却藏匿楚王，请问周室有什么罪？您要是能顾念并报答周室，恩惠延及寡人，以完成上天的心愿，这是您的恩惠。汉水北边的田地，都归您所有。"楚昭王在随国公宫的北面，吴军在公宫南面。子期长相像昭王，就让昭王逃走，自己装扮成昭王，说："把我交给吴人，君王一定可免于难。"随国人为交出子期而占卜，不吉利，就拒绝吴国说："随国偏僻弱小，又紧邻楚国，是楚国保存了我们。两国世代有盟誓，直到现在也没改变。如果楚国有危难而抛弃它，又凭什么事奉君王？你们的问题不只是昭王一人，要是能安定楚国，我国岂敢不听从命令？"吴军于是退兵。鑢金起初在子期氏那里当家臣，曾与随国人约定不交出楚王。昭王让他进见，他推辞说："不敢因为君王处在困境而谋取私利。"昭王割破子期的胸口取血与随国人结盟。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①]。"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②]，以荐食上国[③]，虐始于楚[④]。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⑤]，使下臣告急，曰：

'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6]。逮吴之未定[7]，君其取分焉[8]。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9]。'"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10]。"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11]，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12]。九顿首而坐[13]。秦师乃出。

【注释】

①复：颠覆。

②吴为封豕、长蛇：比喻吴国的贪暴。封，大。

③荐食上国：吴国屡次侵害中原诸侯。荐，屡次。上国，指中原地区的诸侯国。

④虐始于楚：首先侵害到楚国。

⑤越：流亡。草莽：草野之间。

⑥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楚国西界与秦国相接，现在吴国既占有楚国，则成为秦的邻国，这样一来秦国的边境也将不免于祸患。夷，指吴国。

⑦逮：及，乘。

⑧取分：与吴国共分楚国。

⑨"若楚之遂亡"四句：楚国如果被灭亡，将成为秦国之地；如不亡，楚国将世世代代事奉秦国。灵，威灵。抚，存恤。

⑩子姑就馆，将图而告：请申包胥暂且住进客馆，待考虑好后再作答复。

⑪未获所伏：未得安宁居处。

⑫《无衣》：《诗经·国风·秦风》中的一篇，其中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及"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诗句。秦哀公赋此

诗，是表示将出兵救楚国。

⑬九顿首而坐：申包胥行大礼拜谢。古无九顿首之礼，申包胥求救心切，秦肯出师，故特别感谢以至九顿首。顿首，叩头。坐，跪坐。

【译文】

起先，伍员与申包胥是好朋友。当伍员逃亡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灭亡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你能灭亡它，我一定能复兴它。"到了昭王逃亡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求出兵，说："吴国如同大猪、长蛇，一再吞食上国，为害从楚国开始。我们国君失守国家，流亡荒野，派下臣来告急，说：'夷人的本性就是贪得无厌，如果成为国君的邻国，就将是秦国边境的祸患。趁吴国现在还没平定楚国，国君可以前来分割。要是楚国就此灭亡，这里就是国君的土地了。如果以国君的威灵镇抚楚国，当世世代代奉事国君。'"秦哀公派人致谢，说："寡人听到命令了。您姑且在馆舍安顿下来，我们商量后告知。"申包胥回答说："我们国君远避荒野，还没得到安身之处，下臣怎敢到安逸的地方休息？"站在那儿，靠着庭院的墙哭，日夜哭声不断，七天没喝过一勺水。秦哀公为他赋《无衣》。申包胥叩了九次头后才坐下。秦军于是出动。

五年

【经】

5.1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①。

5.2 夏，归粟于蔡②。

5.3 於越入吴③。

5.4 六月丙申④，季孙意如卒⑤。

5.5 秋七月壬子⑥，叔孙不敢卒⑦。

5.6 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注释】

①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此为前505年2月16日之日环食。五年，鲁定公五年当周敬王十五年，前505。

②归粟于蔡：鲁国赠送粮食给蔡国。归，同“馈”，赠送。

③於越入吴：越国进攻吴国。於，发声词。

④丙申：十七日。

⑤季孙意如卒：鲁卿季平子死。

⑥壬子：初四。

⑦叔孙不敢卒：鲁臣叔孙成子死。

【译文】

鲁定公五年春周历三月初一，发生日食。

夏，送粮食给蔡国。

越国攻入吴国。

六月十七日，季平子死。

秋七月初四，叔孙成子死。

冬，晋国士鞅带兵包围鲜虞。

【传】

5.1 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①]。

【注释】

①王人杀子朝于楚：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乱，失败后逃往楚国。现在周人乘楚国战乱杀死王子朝。王人，成周人。

【译文】

鲁定公五年春，成周人在楚国杀死王子朝。

5.2　夏,归粟于蔡,以周亟[1],矜无资[2]。

【注释】

①周:周济。亟:同“急”。

②矜无资:蔡国被楚国包围,饥困,所以鲁国送粮食救急。矜,怜悯。资,粮食。

【译文】

夏,送粮食给蔡国,用来周济急难,哀怜他们缺粮。

5.3　越入吴,吴在楚也[1]。

【注释】

①越入吴,吴在楚也:越国乘吴军在楚国,后方空虚,攻入吴国。

【译文】

越国攻入吴国,这是由于吴军正在楚国。

5.4　六月,季平子行东野[1],还,未至,丙申,卒于房[2]。阳虎将以玙璠敛[3],仲梁怀弗与[4],曰:“改步改玉[5]。”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6]。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7]?”既葬,桓子行东野[8],及费。子洩为费宰,逆劳于郊[9],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洩怒,谓阳虎:“子行之乎[10]?”

【注释】

①行:巡行视察。东野:季氏封邑。

②房:即防,古地名。在今山东曲阜。

③阳虎：季氏家臣。玙璠：鲁国宝玉名，鲁国国君的佩玉。

④仲梁怀：也是季氏家臣。

⑤改步改玉：古代越是尊贵的人，步行越慢越短。人的职位变了，步履之疾徐长短也应该改变，所佩之玉也要改变。阳虎想用玙璠之玉葬季平子，仲梁怀不同意，认为当初昭公出奔，季平子代行公职，故佩玙璠祭祀，现在定公在位，季平子为臣，不能再佩公玉，而应“改步改玉”。

⑥公山不狃(niǔ)：季氏家臣费宰子洩。

⑦彼为君也，子何怨焉：公山不狃告诉阳虎，仲梁怀是为季平子好，不必因此怨恨他。

⑧桓子：季平子之孙季孙斯。

⑨逆劳于郊：在郊外迎接、慰劳。

⑩子行之乎：仲梁怀随同季孙斯巡行，子洩因仲梁怀对自己不敬，便怂恿阳虎说：你现在可以逐仲梁怀了。行，驱逐。

【译文】

六月，季平子巡视东野，回都城，还没到，十七日便在房地去世。阳虎想用玙璠之玉随葬，仲梁怀不给，说：“地位改变了步速佩玉也要跟着改变。”阳虎打算驱逐仲梁怀，告诉了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他是为着主君，你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安葬季平子后，季桓子巡视东野，到达费地。公山不狃任费宰，到郊外迎接慰劳，季桓子对他很敬重。慰问仲梁怀，仲梁怀却表现出不敬。公山不狃发怒，对阳虎说：“你不是要赶走他吗？”

5.5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①。”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②，大败夫概王于沂③。吴人获薳射于柏举④，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⑤，败吴师于军祥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⑦。

【注释】

①吴道:吴国的战术。

②稷:古地名。在今河南桐柏。

③沂:楚国地名,在今河南正阳。

④薳射:楚国大夫。

⑤奔徒:奔跑的散兵。

⑥军祥:古地名。在今湖北随州西南。

⑦子期、子蒲灭唐:唐国跟随吴国伐楚,因此被灭。唐,国名,在今湖北枣阳。

【译文】

申包胥带来了秦军,秦国子蒲、子虎率领战车五百辆来救援楚国。子蒲说:"我不了解吴国的战术。"让楚军先和吴军交战,而从稷地领兵接应,在沂地大败夫概王。吴国在柏举俘获薳射,薳射的儿子收拾败兵跟随子西,在军祥打败吴军。秋七月,子期、子蒲灭亡唐国。

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①]。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溪氏[②]。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③],子期将焚之[④],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⑤]?"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溪[⑥]。吴师大败,吴子乃归。囚闉舆罢,闉舆罢请先,遂逃归[⑦]。叶公诸梁之弟后臧从其母于吴,不待而归[⑧]。叶公终不正视[⑨]。

【注释】

①夫概王归,自立也:夫概王想自立为吴王。杜预《春秋左传注》:"自立为吴王,称夫概王。"因此前文称之为夫概王。

②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溪氏：夫概王被阖庐打败，逃奔楚国，后被封为堂溪氏。堂溪，或作“棠溪”，在今河南遂平西北。

③麇(jūn)：楚国地名，在雍澨附近。

④子期将焚之：焚麇地。一说所焚乃楚师阵亡将士的尸骨。按，去年吴与楚军主力及沈尹戌所率偏师均在雍澨发生战斗，今年又战于此，麇在雍澨附近，故多楚军尸骨。

⑤“国亡矣”四句：焚邑是为了战胜敌人。楚国不亡，那时可按旧规矩来祭祀。父兄死而有知，一定不会反对焚邑。歆，享。旧祀，往日的祭祀。

⑥公婿之溪：即《战国策·楚策一》中所说的浊水，在今湖北襄樊东。

⑦囚闉舆罢，闉舆罢请先，遂逃归：囚禁闉舆罢，因为他请求先走，乘机逃回楚国。闉舆罢，楚国大夫。

⑧叶公诸梁之弟后臧从其母于吴，不待而归：吴军入楚后，后臧母亲被俘虏入吴，后臧跟随入吴。战后后臧丢弃母亲只身逃回楚国。诸梁，叶公子高，沈尹戌儿子。

⑨叶公终不正视：叶公嫌后臧弃母不义，终生不正眼看他。

【译文】

九月，夫概王回国，自立为吴王。领兵和吴王阖庐交战被打败，出逃楚国，后来封为堂溪氏。吴军在雍澨打败楚军，秦军又打败吴军。吴军驻扎在麇地，子期打算放火烧麇地，子西说：“父兄亲人的骸骨暴露在野，不能收敛，又要焚烧掉，这不行。”子期说：“国家要灭亡了！死者如果有灵，以后还可以按旧规矩享受祭祀，哪里会怕焚烧？”最终放火焚烧，又交战，吴军被打败，又在公婿之溪交战。吴军大败，吴王便撤兵回国。囚禁了闉舆罢，闉舆罢请求让自己先走，乘机逃回楚国。叶公诸梁的弟弟后臧跟随母亲到吴国，后来丢弃母亲自己逃回楚国。叶公始终不拿正眼看他。

5.6 乙亥[①],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②],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③],杀公何藐[④]。己丑[⑤],盟桓子于稷门之内[⑥]。庚寅[⑦],大诅[⑧]。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齐[⑨]。

【注释】

①乙亥:二十八日。

②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公父文伯,季桓子堂兄弟。按,阳虎准备作乱,怕二人不从,所以先囚禁二人。

③丁亥:初十。

④公何藐:季氏族人。

⑤己丑:十二日。

⑥盟桓子于稷门之内:阳虎强迫季桓子与自己在稷门盟誓。稷门,鲁国南城门。

⑦庚寅:十三日。

⑧大诅:举行大诅仪式,祭神以加祸于反对阳虎的人。大诅谓参与诅的人很多。

⑨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齐:阳虎作乱。公父歜,公父文伯。秦遄,季平子姑婿。

【译文】

二十八日,阳虎囚禁季桓子和公父文伯,驱逐了仲梁怀。冬十月初十,杀了公何藐。十二日,与季桓子在稷门里边结盟。十三日,举行大诅咒。驱逐公父歜和秦遄,二人都逃往齐国。

5.7 楚子入于郢。初,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①],曰:"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②]?"

【注释】

①争官:指夫概王与子山争处令尹之官事。

②“吴争于楚”五句:吴国人内争,必生内乱,自然撤兵,吴国的失败势在必然。按,这是补叙斗辛的预言。

【译文】

楚昭王进入郢都。起初,斗辛听到吴国人争宫之事,说:“我听说:‘不谦让,就不和睦;不和睦,就不能远征。’吴国人在楚国相争,必定发生动乱;有动乱就必然要撤回,哪里能平定楚国?”

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①。蓝尹亹涉其帑②,不与王舟。及宁③,王欲杀之。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④?”王曰:“善。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⑤。”王赏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⑥。子西曰:“请舍怀也⑦。”王曰:“大德灭小怨⑧,道也。”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⑨?”遂逃赏⑩。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⑪。”以妻钟建,以为乐尹⑫。

【注释】

①成臼:水名,大约在今湖北天门。

②蓝尹亹(wěi):楚国大夫。帑:同“拏”,妻子。

③宁:安定。

④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当初令尹子常就是因为不弃旧怨才遭到失败,君王不可蹈子常覆辙。

⑤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不杀蓝尹亹,并且官复原职,以记住先前的教训。

⑥王赏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九人都随从楚昭王逃难，有功，因此受赏。

⑦请舍怀也：斗怀曾想杀楚昭王，所以子西请求免赏斗怀。

⑧大德灭小怨：斗怀最终听从其兄劝告，使楚昭王免于难，是大德。

⑨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昭公十四年，子旗因拥立楚平王，自以为有大功，贪得无厌，终为平王所杀。所以申包胥不满意子旗，并说难道我又要做子旗吗？尤，怨恨。子旗，蔓成然。

⑩遂逃赏：申包胥不受赏。

⑪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作为女子，本应远离男子。钟建已背过我，所以非嫁他不可。丈夫，指男子。

⑫乐尹：掌管音乐的大夫。

【译文】

楚昭王逃往随国的时候，准备渡过成臼河。蓝尹亹让自己的妻子儿女渡河，而不把船给昭王。等到战事平定以后，昭王想杀蓝尹亹。子西说：“子常就因为老记着过去的仇怨而失败，君王为什么要学他呢?”昭王说：“你说得对。让蓝尹亹官复原职吧，我用这个来记住以往的过错。”昭王赏赐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围、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和斗怀。子西说：“请不要赏斗怀。”昭王说：“大德可以盖过小怨，这是合于道义的。”申包胥说：“我是为了国君，不是为了自身。现在国君已经安定了，我又有什么追求呢？况且我认为子旗做法不对，难道又要学他吗?”便躲开不接受赏赐。昭王打算嫁季芈，季芈告诉说：“作为女人，就是要远离男子。钟建背过我了。”便把季芈嫁给钟建，并让钟建担任乐尹。

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①]。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麇[②]。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③]。子西曰：“不能，如辞[④]。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对

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⑤]。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⑥]。"袒而视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⑦]。"

【注释】

①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楚昭王在随的时候，子西陈设了楚王的车马衣饰，并在脾泄建立了国都，以安定、保护各路军民。脾泄，楚国地名，在今湖北江陵附近，离当时的郢都当不太远。

②王使由于城麇：派王孙由于修麇城。

③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子西问城墙的高厚，王孙由于不知道。

④不能，如辞：不能胜任，就应辞掉这差事。

⑤子使余：是你一定要我去的。

⑥所：处所，这里指伤痕。

⑦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王孙由于意为以背受戈，使王脱险，是我所能；而在脾泄建立国都之事，则非我所能了。言外之意是表白自己忠心无二。

【译文】

昭王在随国的时候，子西制作了楚王的车子、服饰，以安定、保护各路军民，把脾泄作为国都。后来得知昭王所在，就去随从昭王。昭王让由于修筑麇城，然后回来复命。子西问起城墙的高度和厚度，由于不知道。子西说："你不能胜任，就应该辞掉。筑城却不知道它的高度、厚度，又怎能知道工程的范围大小？"由于答复说："我坚决推辞干不了，是您要我去的。本来每人各有干得了、干不了的事。昭王在云中遇到盗贼时，是我用身子挡住了戈，伤疤现在还在。"便脱下衣服露出背让子西看，说："这是我所能办到的。至于您在脾泄所做的事，我也不能做到。"

5.8 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役也[1]。

【注释】

①观虎之役：定公三年，鲜虞击败晋军，擒获晋国大夫观虎。

【译文】

晋国士鞅包围鲜虞，是报复那次观虎的失败。

六年

【经】

6.1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1]，郑游速帅师灭许[2]，以许男斯归[3]。

6.2 二月，公侵郑。

6.3 公至自侵郑。

6.4 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4]。

6.5 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

6.6 冬，城中城[5]。

6.7 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6]。

【注释】

①六年：鲁定公六年当周敬王十六年，前504。癸亥：十八日。

②游速：郑国大夫。

③许男斯：许国国君，男爵，名斯。

④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鲁国派二人到晋国聘问。杨伯峻曰："鲁卿聘晋，始见于僖三十年之公子遂，终于此，共二十四次。此后无闻。"

⑤城中城：鲁国侵郑，怕郑国报复，于是修筑内城。中城，内城。

⑥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郓地靠近齐国，昭公逃亡后，齐取郓以居昭公，所以派二人围攻郓地。仲孙忌，即上文之仲孙何忌。郓，鲁国城邑。

【译文】

鲁定公六年春周历正月十八日，郑国游速带兵灭了许国，抓住许国国君斯回国。

二月，鲁定公进攻郑国。

定公从攻郑前线回来。

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去晋国。

秋，晋国逮捕宋国行人乐祁犁。

冬，筑内城城墙。

季孙斯、仲孙何忌领兵包围郓邑。

【传】

6.1 六年春，郑灭许，因楚败也[①]。

【注释】

①郑灭许，因楚败也：许国处于楚、郑之间，服属于楚国，楚国被吴国打败，许国失去保护，因此郑国灭亡许国。定公四年，许迁于容城，在河南鲁山东南，距许昌不足四百里，故郑能灭之。

【译文】

鲁定公六年春，郑国灭亡许国，是乘楚国失败的机会。

6.2 二月，公侵郑，取匡[①]，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②]。往不假道于卫[③]；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④]。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⑤]。公叔文子老矣[⑥]，辇而如

公[7]，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8]。昭公之难[9]，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10]。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11]。此群臣之所闻也。今将以小忿蒙旧德[12]，无乃不可乎？大姒之子[13]，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14]，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15]？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16]？"乃止。

【注释】

①匡：郑地名，即今河南长垣之匡城。

②郑之伐胥靡：即下文"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胥靡，周地名，在今河南偃师东。

③往：前去伐郑的时候。

④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此时阳虎控制了鲁国大权，有意不向卫国借道，并强迫季、孟二人从卫国都城南门进，东门出，以触怒卫国，使之与三桓结仇。季，季桓子。孟，孟献子。豚泽，卫国东门外小地名。

⑤弥子瑕：卫灵公宠臣。

⑥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公叔发。

⑦辇：人拉的车，这里用作动词，乘车。

⑧尤人而效之，非礼也：责备他人的过错，又去效法他，这是不合乎礼法的。

⑨昭公之难：指鲁昭公为季氏所逐，流亡在外。

⑩"君将以文之舒鼎"五句：鲁昭公流亡时，您曾拿出三件宝物作为礼物，只要哪位诸侯能护送鲁昭公回国，就可以任选其中一种。文，卫文公。成，卫成公。定，卫定公。舒鼎，宝鼎名。昭兆，宝

龟名。鞶鉴，镶有镜子的束衣大带。

⑪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诸侯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将公子和大臣之子作为人质送往该诸侯国。

⑫小忿：小小的怨恨，指鲁人入南门，出东门。蒙旧德：掩盖了过去的恩德。指卫公为纳鲁昭公做的努力。蒙，掩盖。

⑬大姒：太妃，文王妃子。

⑭周公、康叔：鲁、卫两国的始祖。

⑮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如果学那些小人之行，背弃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小人，暗指阳虎。

⑯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老天有意增加阳虎的罪恶，并将严惩他，贤君姑且忍耐一下。

【译文】

二月，鲁定公进攻郑国，占领匡地，是替晋国讨伐郑国进攻胥靡。去时不向卫国借道；到回师时，阳虎让季桓子、孟献子从卫都城南门进，东门出，住在豚泽。卫灵公发怒，派弥子瑕追击鲁军。公叔文子已告老退休，坐辇车去见卫灵公，说："怨恨别人却效仿他，不合于礼。鲁昭公有危难的时候，国君打算拿文公的舒鼎、成公的宝龟、定公的鞶鉴作为礼物，如果有谁能送昭公回国，随便他挑走其中的一件。便是国君的公子和几位重臣的儿子，诸侯要是还不放心，也愿意将他们作为人质。这是群臣都听到的。现在却因为小愤怒而掩盖过去的恩德，不也是不应该的吗？太姒的儿子，只有周公、康叔关系和睦，却学小人而丢弃良好关系，不也是上当受骗了吗？上天将增添阳虎的罪责而使他灭亡，国君姑且等等，怎么样？"卫灵公便停止追击。

6.3　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①。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②。晋人兼享之③。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④，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

君[5]！"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6]？"献子谓简子曰[7]："鲁人患阳虎矣[8]，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9]。"

【注释】

①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向晋国献上二月取匡时的俘虏。

②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季桓子去晋国献俘，兼有聘问晋君与送晋君及夫人财礼之职，鲁国本不必再派人专报夫人之币，阳虎强迫孟懿子作为正卿单独去报晋君夫人之币。孟懿子，仲孙何忌。往报夫人之币，向晋君夫人回送礼物。

③晋人兼享之：晋国设享宴同时招待季、孟二人，而没有分别宴请，是对鲁国二卿的轻视。

④不能居鲁：不能在鲁国立足。

⑤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孟懿子向晋国暗示，阳虎将在鲁国作乱，不容于鲁，逃到晋国，晋可利用他。

⑥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晋君任用官吏，择才而使，我怎么知道将用谁？鞅，士鞅，范献子。

⑦简子：赵鞅。

⑧鲁人患阳虎矣：阳虎必将作乱，鲁国人以之为祸害了。

⑨"孟孙知其衅"四句：孟懿子预知阳虎将为乱，并且认为他必然逃往晋国，所以极力向晋国请求，以驱使阳虎逃往晋国。

【译文】

夏，季桓子去晋国，是去奉献郑国的俘虏。阳虎硬要派孟懿子前去向晋国国君夫人奉献礼物。晋国设享宴一起招待他们二人。孟懿子站在房外，对范献子说："阳虎如果无法在鲁国站住脚，而到晋国来歇歇脚，晋国若不让他任中军司马的话，有先君在作证！"范献子说："我们国君设立官职，要选择合适者担任，我怎么能做主？"范献子对赵简子说：

"鲁国人厌恶阳虎了,孟懿子看出了预兆,认为阳虎必定来晋国,所以强行为他请求禄位,以便他能到晋国来。"

6.4 四月己丑[1],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2],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3]。楚国大惕,惧亡[4]。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5]。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6]。"于是乎迁郢于鄀[7],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8]。

【注释】

①己丑:十五日。

②终累:阖庐之子,夫差之兄。舟师:水军。

③潘子臣、小惟子:楚国舟师之帅。

④楚国大惕,惧亡:朝野惊心,担心再遭亡国之祸。

⑤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子期所率陆军为吴军所败。陵师,陆军。繁扬,古地名。在今河南新蔡北。

⑥乃今可为矣:连遭两次大败,国人警惧,楚国便能治好了。

⑦于是乎迁郢于鄀:楚国从郢迁都鄀。鄀,古地名。在今湖北宜城东南,又名北郢。

⑧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改革政治,因而楚国得以安定。纪,治理。

【译文】

四月十五日,吴国太子终累打败楚国水军,俘获潘子臣、小惟子和大夫七名。楚国大为震惊,担心灭亡。子期率领的陆军在繁扬又打了败仗。令尹子西高兴地说:"现在可以做些事了。"于是把国都由郢迁到鄀,改革政事,以安定楚国。

6.5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1]，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2]。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3]。

【注释】

①儋翩：王子朝余党。

②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儋翩要利用郑国在周境内发动叛乱，郑国于是攻打周室冯、滑六邑，鲁国奉霸主之命，伐郑取匡。

③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为保卫周王室，修筑胥靡城。阎没，晋国大夫。

【译文】

成周儋翩率领王子朝旧部，利用郑国人在成周作乱，郑国这时便攻打冯、滑、胥靡、负黍、狐人与阙外。六月，晋国阎没戍守成周，并且筑胥靡城。

6.6 秋八月，宋乐祁言于景公曰[1]："诸侯唯我事晋，今使不往，晋其憾矣[2]。"乐祁告其宰陈寅[3]。陈寅曰："必使子往[4]。"他日，公谓乐祁曰："唯寡人说子之言[5]，子必往。"陈寅曰："子立后而行，吾室亦不亡[6]。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7]。"见溷而行[8]。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9]，献杨楯六十于简子[10]。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11]。然子死晋国，子孙必得志于宋[12]。"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13]，未致使而私饮酒[14]，不敬二君[15]，不可不讨也。"乃执乐祁[16]。

【注释】

①乐祁:即《经》文中的乐祁犁。

②憾:怨恨。

③乐祁告其宰陈寅:乐祁把上面的话告诉了陈寅。陈寅,乐祁家宰。

④必使子往:陈寅预料,必派乐祁出使晋国。

⑤说:同“悦”。

⑥子立后而行,吾室亦不亡:陈寅知道晋国政出多门,乐祁到晋国,恐怕有难,先立后,以免家族灭亡。立后,立继承人。

⑦知难而行:冒险赴命。

⑧见溷而行:乐祁让乐溷晋见宋景公,立为后,然后出发。溷,乐祁之子。

⑨绵上:古地名。即今山西翼城西之小绵山。

⑩杨楯:黄杨木做的盾,质地坚硬致密。

⑪“昔吾主范氏”五句:晋国此时大夫专权,“政在家门”,乐祁过去事奉范氏,现在却事奉赵氏,并献杨盾,必定惹祸。贾祸,惹祸。

⑫得志于宋:乐祁如果死于晋国,是为国而死,子孙必能在宋国得志。

⑬越疆:越过疆界。

⑭未致使:未完成使命。

⑮二君:晋、宋两国国君。

⑯乃执乐祁:按,范献子嫉恨乐祁事奉赵氏,便以乐祁失节,不敬二君为由,逮捕乐祁。

【译文】

秋八月,宋国乐祁对景公说:“诸侯中只有我国奉事晋国,现在要是不派使节前去,晋国将会怨恨我国。”乐祁告知家宰陈寅。陈寅说:“肯定会让您前往。”过些日子,景公对乐祁说:“寡人愿意听你的话,你一定要前往晋国。”陈寅说:“您立下继承人再去,我们的宗室才不会消

亡。就是国君也明白我们是知难而行。”乐祁把儿子乐溷引见给景公以后就出使了。赵简子迎接他，在绵上请他喝酒，乐祁献给赵简子六十面杨木盾牌。陈寅说：“往日我们事奉范氏，现在您事奉赵氏，又送给礼物，将因杨盾而招致祸患，没法挽回了。不过您死在晋国，子孙一定会在宋国发达。”范献子对晋定公说：“接受国君的命令出使，没有完成使命却私下喝酒，对两国的国君不尊敬，不能不声讨。”于是逮捕了乐祁。

6.7 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①，盟国人于亳社②，诅于五父之衢③。

【注释】

①三桓：孟孙、季孙、叔孙三家。周社：鲁为周公之后，故周社为鲁国的国社。

②亳社：也是鲁国的国社。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亳社。

③诅于五父之衢：五父之衢，在曲阜东南五里。按，阳虎又强迫定公、三家及国人盟誓，使鲁国君臣上下都服从他，从而进一步控制鲁国政权。

【译文】

阳虎又和定公及三桓在周社盟誓，与国人在亳社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

6.8 冬十二月，天王处于姑莸，辟儋翩之乱也。

【译文】

冬十二月，周敬王住在姑莸，是逃避儋翩的叛乱。

七年

【经】

7.1 七年春王正月①。

7.2 夏四月。

7.3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②。

7.4 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

7.5 齐侯、卫侯盟于沙③。

7.6 大雩。

7.7 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④。

7.8 九月，大雩。

7.9 冬十月。

【注释】

①七年：鲁定公七年当周敬王十七年，前503。

②咸：卫地名，在今河南濮阳东南。

③沙：古地名。在今河北大名东。

④国夏：齐国大夫，国佐之孙。

【译文】

鲁定公七年春周历正月。

夏四月。

秋，齐景公、郑献公在咸地结盟。

齐国拘禁卫国行人北宫结并侵袭卫国。

齐景公、卫灵公在沙地结盟。

大规模举行求雨的雩祭。

齐国国夏领兵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九月，再次举行大规模的雩祭。

冬十月。

【传】

7.1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①]。

【注释】

①仪栗：周邑。今地不详。

【译文】

鲁定公七年春二月，周儋翩进入仪栗发动叛乱。

7.2　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①]。

【注释】

①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郓、阳关都是鲁国城邑，曾贰于齐，现在齐归还鲁国，阳虎入居二地并执掌军政大权。

【译文】

齐国归还郓、阳关，阳虎居住在那儿执掌国政。

7.3　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①]。

【注释】

①单武公、刘桓公、尹氏：三人都是周王室大夫。尹氏为儋翩同党。穷谷：周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南。

【译文】

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在穷谷打败尹氏。

7.4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征会于卫[①]。卫侯欲叛晋，诸大夫不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②]。"齐侯从之，乃盟于琐[③]。

【注释】

①征会：召集诸侯会见。

②执结以侵我：卫灵公派北宫结到齐国，暗中请齐景公逮捕北宫结而发兵攻打卫国，可以借此为由与齐结盟。

③乃盟于琐：齐、卫两国结盟。

【译文】

秋，齐景公、郑献公在咸地结盟，邀请卫国参会。卫灵公想背叛晋国，大夫们反对。卫灵公派北宫结到齐国，私下派人对齐景公说："请把北宫结抓起来并侵袭我国。"齐景公听从了，于是在琐地结盟。

7.5 齐国夏伐我。阳虎御季桓子，公敛处父御孟懿子[①]，将宵军齐师[②]。齐师闻之，堕，伏而待之[③]。处父曰："虎不图祸，而必死[④]。"苫夷曰[⑤]："虎陷二子于难[⑥]，不待有司[⑦]，余必杀女。"虎惧，乃还，不败[⑧]。

【注释】

①公敛处父：孟氏家臣。

②宵军齐师：乘夜侵袭齐军。

③齐师闻之，堕，伏而待之：齐军听说鲁军的计划，故意做出松懈、毫无防备的样子，设下埋伏，引诱鲁军。堕，毁坏军容。

④不图祸，而必死：不考虑会引起祸患。而，你，指阳虎。

⑤苫夷：季氏家臣。

⑥二子：指季氏、孟氏。

⑦有司：执法官。

⑧虎惧，乃还，不败：阳虎被公敛处父和苫夷吓住，罢兵回国。

【译文】

齐国国夏攻打我国。阳虎为季桓子驾车，公敛处父为孟懿子驾车，准备夜袭齐军。齐军得知后故作松懈，设下埋伏等待。处父说："阳虎你不考虑这样做的危害，你必死无疑。"苫夷说："阳虎你把他们二人陷于祸难，不等军法官判决，我就一定杀了你。"阳虎害怕了，便撤兵，鲁军才得以不败。

7.6　冬十一月戊午①，单子、刘子逆王于庆氏②。晋籍秦送王。己巳③，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④，而后朝于庄宫⑤。

【注释】

①戊午：二十三日。

②庆氏：驻守姑莸的大夫。

③己巳：十二月初五。

④党氏：周王室大夫。

⑤而后朝于庄宫：周敬王返回周都。庄宫，周庄王庙。

【译文】

冬十一月二十三日，单武公、刘桓公在庆氏那里迎接周敬王。晋国籍秦护送周敬王。十二月初五，周敬王进入王城，住在公族党氏家，然后朝觐庄宫。

八年

【经】

8.1 八年春王正月[①],公侵齐[②]。

8.2 公至自侵齐。

8.3 二月,公侵齐[③]。

8.4 三月,公至自侵齐。

8.5 曹伯露卒[④]。

8.6 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⑤]。

8.7 公会晋师于瓦[⑥]。

8.8 公至自瓦。

8.9 秋七月戊辰[⑦],陈侯柳卒[⑧]。

8.10 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

8.11 葬曹靖公。

8.12 九月,葬陈怀公。

8.13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

8.14 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⑨]。

8.15 从祀先公[⑩]。

8.16 盗窃宝玉、大弓[⑪]。

【注释】

①八年:鲁定公八年当周敬王十八年,前502。

②公侵齐:鲁国攻打齐国,报复去年齐国侵犯鲁国西境。

③二月,公侵齐:鲁国再次攻打齐国。

④曹伯露卒:曹靖公露死。曹靖公,前505年即位,在位四年。

⑤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齐国由鲁国西境进攻鲁国。

⑥瓦：卫地名，在今河南滑县南。

⑦戊辰：初七。

⑧陈侯柳卒：陈怀公柳死。陈怀公，前505年即位，在位四年。

⑨卫侯、郑伯盟于曲濮：郑、卫两国结盟叛晋。曲濮，卫国地名，约在今河南滑县与延津一带。

⑩从祀：顺祀，按即位先后的次序祭祀。先公：指鲁闵公、鲁僖公。文公二年，鲁把僖公的神主升到闵公之上，现将二公位次摆顺。

⑪盗：指阳虎。宝玉、大弓：都是鲁国国宝。

【译文】

鲁定公八年春周历正月，鲁定公进攻齐国。

定公从侵袭齐国前线回国。

二月，定公侵袭齐国。

三月，定公从进攻齐国前线回国。

曹靖公露去世。

夏，齐国国夏带兵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定公在瓦地与晋军会合。

定公从瓦地回国。

秋七月初七，陈怀公柳去世。

晋国士鞅领兵侵袭郑国，顺便进攻卫国。

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带兵攻打卫国。

冬，卫灵公、郑献公在曲濮结盟。

按即位顺序祭祀先公闵公、僖公。

阳虎窃取宝玉、大弓。

【传】

8.1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门于阳州①。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②。"皆取而传观之③。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④，籍丘子钼击之⑤，与一人俱毙⑥。偃且射子钼，中颊，殪⑦。颜息射人中眉⑧，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⑨。"师退，冉猛伪伤足而先⑩。其兄会乃呼曰："猛也殿⑪！"

【注释】

①门：攻打城门。阳州：古地名。在今山东东平。

②颜高：鲁国将领。钧：此指拉力。当时三十斤为一钧，六钧为一百八十斤，合今斤六十斤。

③取而传观之：传看颜高的强弓。

④颜高夺人弱弓：颜高来不及收回自己的强弓，随便夺了把弱弓应战。

⑤籍丘子钼：齐国将领。

⑥与一人俱毙：颜高和另一人都倒地。毙，倒地。

⑦偃且射子钼，中颊，殪：颜高虽然倒地，但卧射子钼，中其脸颊，子钼毙命。

⑧颜息：鲁国将领。

⑨我无勇，吾志其目也：意在射眼，却射中其眉。无勇，不善射。按，这是他自夸之辞。

⑩冉猛伪伤足而先：冉猛装伤想先撤。冉猛，鲁国将领。

⑪殿：殿后。

【译文】

鲁定公八年春周历正月，鲁定公侵袭齐国，攻打阳州城门。军士们排列坐在那儿，说："颜高的弓有六钧力。"都拿了传看。阳州人出城，颜

高夺过别人的弱弓迎战，籍丘子钼击打他，把他和另外一人打倒在地。颜高倒在地上向子钼射出一箭，射中他的脸颊，籍丘子钼毙命。颜息射中一个人的眉，退下来说："我没本事，本来是要射他眼睛的。"军队撤退，冉猛假装伤了脚走在前面。他哥哥冉会便大声喊："冉猛，到后边断后！"

8.2　二月己丑①，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栗②。辛卯③，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④。

【注释】

①二月己丑：实为三月二十六日，"二"疑为"三"之误。

②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栗：单武公、刘桓公讨伐儋翩余党。谷城，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西北。

③辛卯：三月二十八日。

④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平定周王室之乱。简城、盂，都是周地。盂即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

【译文】

三月二十六日，单武公攻打谷城，刘桓公攻打仪栗。二十八日，单武公进攻简城，刘桓公进攻盂地，以安定王室。

8.3　赵鞅言于晋侯曰："诸侯唯宋事晋，好逆其使，犹惧不至。今又执之，是绝诸侯也。"将归乐祁，士鞅曰："三年止之①，无故而归之，宋必叛晋。"献子私谓子梁曰②："寡君惧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③。子姑使溷代子④。"子梁以告陈寅。陈寅曰："宋将叛晋，是弃溷也，不如待之⑤。"乐祁归，卒于大行⑥。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⑦。"乃止

诸州[8]。

【注释】

①三年止之：定公六年，晋国扣留宋国乐祁，至今三年。

②献子：范士鞅。子梁：乐祁。

③寡君惧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晋君怕不能事奉宋君，所以留下了您。

④溷：乐祁儿子。

⑤宋将叛晋，是弃溷也，不如待之：宋国如果背叛晋国，乐溷将不能返国，不如静待时局的转变。

⑥大行：太行山。

⑦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扣留乐祁尸体作为谈判条件。

⑧州：古地名。在今河南沁阳东南。

【译文】

赵鞅告诉晋定公说："诸侯中只有宋国奉事晋国，好好地迎接他们的使节，还担心他不来。现在又拘禁使者，这是弃绝诸侯。"打算把乐祁放回去，士鞅说："扣留了三年，又无故放回去，宋国必定背叛晋国。"士鞅私下对乐祁说："我们国君是担心不能奉事宋君，所以留下了您。您姑且让乐溷来代替您。"乐祁把这话告诉了陈寅。陈寅说："宋国将会背叛晋国，这样做是抛弃了乐溷，不如静待时局的转变。"乐祁返回，死于太行山。士鞅说："宋国一定背叛，不如扣留乐祁的尸体来与宋国讲和。"于是把乐祁尸体扣押在州地。

8.4　公侵齐，攻廪丘之郛[1]。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遂毁之[2]。主人出，师奔[3]。阳虎伪不见冉猛者，曰："猛在此，必败。"猛逐之[4]，顾而无继，伪颠[5]。虎曰："尽客气也[6]。"

【注释】

①廪丘：古地名。在今山东鄄城东北。郛：外城。

②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遂毁之：廪丘人焚毁攻城车，鲁军以湿麻衣救火，攻破外城。主人，廪丘守将。冲，攻城的战车。濡，沾湿。马褐，麻布短衣。

③主人出，师奔：廪丘人出战，鲁国增援部队奔向前去助战。

④猛逐之：阳州之役，冉猛先退，现在被阳虎一激，奋而追击廪丘人。

⑤顾而无继，伪颠：冉猛看后面没有人跟上来，就假装从车上摔下。

⑥客气：假装勇敢。

【译文】

鲁定公侵袭齐国，攻打廪丘的外城。廪丘守军焚毁鲁军的攻城车，有鲁军兵士把麻布短衣弄湿灭火，于是攻破外城。廪丘人出战，鲁国增援部队奔向前去助战。阳虎假装没看见冉猛，说："如果冉猛在这里，一定能打败他们。"冉猛便去追赶廪丘人，回头发现没人跟上来，装作从车上摔下来。阳虎说："全是假勇敢。"

8.5　苫越生子①，将待事而名之②。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③。

【注释】

①苫越：季氏家臣苫夷。

②待事而名：等有大事时给儿子命名。

③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阳州之役鲁国获胜，所以给儿子取名"阳州"。

【译文】

苫越生了个儿子，打算等有了大事以后再取名。阳州战役俘获了

敌军，就把儿子取名为“阳州”。

8.6 夏，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①]。晋士鞅、赵鞅、荀寅救我。公会晋师于瓦[②]。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③]。鲁于是始尚羔[④]。

【注释】

①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按，为报复阳州、廪丘两次战役。

②公会晋师于瓦：晋军救鲁，鲁定公为表示感谢，亲自迎至瓦地。

③“范献子执羔”二句：执羔，手提羔羊作为相见礼物。中行文子，荀寅。雁，大雁，也是相见礼物。

④鲁于是始尚羔：范献子是晋国上卿，鲁定公见上卿以执羔为相见之礼，从此鲁国以羔羊为贵，唯上卿执之为相见之礼。

【译文】

夏，齐国国夏、高张攻打我国西部边境。晋国士鞅、赵鞅、荀寅救援我国。鲁定公和晋军在瓦地会合。范献子手提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手持大雁，作为礼物。鲁国从此开始以羔羊为贵。

8.7 晋师将盟卫侯于郓泽[①]。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②]？”涉佗、成何曰[③]：“我能盟之。”卫人请执牛耳[④]。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⑤]？”将歃，涉佗捘卫侯之手[⑥]，及捥[⑦]。卫侯怒，王孙贾趋进[⑧]，曰：“盟以信礼也[⑨]，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⑩]？”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⑪]。王孙贾使次于郊[⑫]。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⑬]，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⑭]，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⑮]？”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

大夫之子为质'[16]。"大夫曰："苟有益也[17]，公子则往[18]，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19]？"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20]。"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21]，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22]？"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23]，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24]？"乃叛晋[25]。晋人请改盟，弗许[26]。

【注释】

①晋师将盟卫侯于鄟泽：晋军在瓦地与鲁定公相会之后，又与卫国结盟。

②群臣谁敢盟卫君者：去年卫国背叛晋国依附齐国，所以赵简子拟派大夫前往结盟，以羞辱卫国。

③涉佗、成何：晋国大夫。

④执牛耳：诸侯歃血为盟，割牛耳取血，盛牛耳于珠盘，由主盟者持盘，因称主盟者为"执牛耳"。按，会盟之礼，卑者执牛耳，尊者监临，先歃血。晋国虽是大国，但卫灵公是君，涉佗、成何是大夫，所以卫灵公请成何执牛耳。

⑤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卫国不过等于晋国温、原二邑的地位，怎么能跟诸侯相比？

⑥捘（zùn）：推。

⑦及捥（wàn）：血淌到手腕上。捥，同"腕"。

⑧王孙贾：卫国大夫。

⑨信礼：伸张礼仪。

⑩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结盟是为了敦睦邦交，伸张礼仪，卫国国君怎能不依礼而接受此盟？言外之意是晋国

如此无礼，卫国将不接受此盟。其，岂能。

⑪卫侯欲叛晋，而患诸大夫：按，卫国诸大夫反对背叛晋国。

⑫王孙贾使次于郊：让卫国国君住在郊外。

⑬晋诟：受晋国侮辱。诟，耻辱。

⑭改卜嗣：占卜改立新君。

⑮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大夫以为不能委过于卫灵公一人。

⑯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晋国告诉卫灵公，要用其子与大夫之子作人质。而，同“尔”，你。

⑰苟有益：对卫国有利。

⑱则：假如。

⑲负羁绁：背负马笼头、马缰绳。

⑳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工商匠人也是祸患，应一同前往。

㉑行有日：已定了行期。

㉒病何如：会危险到什么程度。

㉓然则如叛之：应当先叛晋国。如，应当。

㉔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有危险后再送人质不迟。

㉕乃叛晋：王孙贾与卫灵公设计激励众大夫及国人，终于使卫国叛晋。

㉖晋人请改盟，弗许：晋国请求重新结盟，卫国不接受。

【译文】

晋军准备与卫灵公在鄟泽会盟。赵简子说：“群臣中谁敢去和卫灵公订立盟约？”涉佗、成何说：“我们能够订盟。”卫国人请晋国人执牛耳。成何说：“卫国就如同我国的温邑、原邑，哪能视同诸侯？”将要歃血时，涉佗推了卫灵公的手，血流到手腕上。卫灵公发怒，王孙贾快步上前，说：“结盟是为了伸张礼仪，卫国国君岂能不依礼而接受这盟约？”卫灵公打算背叛晋国，又担心大夫们不同意。王孙贾让卫灵公住在郊外。

大夫们询问原因，卫灵公将晋国人侮辱的话告诉大家，并说："寡人使国家遭受羞辱，不如占卜另外奉立国君，寡人愿意服从。"大夫们说："这是卫国的祸患，哪里是国君的过错？"灵公说："还有难堪的事，晋国人对寡人说'一定要把你的儿子和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大夫们说："要是对国家有好处，公子如果去，群臣的儿子哪敢不背负马笼头、缰绳跟随前去？"人质将要动身时，王孙贾说："要是卫国有祸难，工匠商人未尝不成为祸患，让他们一同前往才行。"卫灵公把这话告诉大夫们，便要这些人都随行。动身的日子将到，灵公让国人朝见，派王孙贾询问，说："如果卫国背叛晋国，晋国五次进攻我国，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说："五次进攻我国，还有能力迎战。"王孙贾说："那么应当背叛晋国，等到危急时再派人质，怎么能算晚呢？"于是背叛晋国。晋国提出重新结盟，卫国不答应。

8.8 秋，晋士鞅会成桓公侵郑①，围虫牢，报伊阙也②。遂侵卫③。

【注释】

①成桓公：周卿士。

②围虫牢，报伊阙也：定公六年，郑国攻打周阙外等六邑，现在晋国为周王室予以报复。虫牢，古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北。伊阙，周地山名，在今河南洛阳，阙外附近。

③遂侵卫：卫国背叛晋国，一并加以讨伐。

【译文】

秋，晋国士鞅会合成桓公，然后侵袭郑国，包围了虫牢，是要报复伊阙之役。于是乘机进攻卫国。

8.9 九月，师侵卫，晋故也[1]。

【注释】

①师侵卫，晋故也：鲁国奉晋国之命攻打卫国。

【译文】

九月，鲁军攻打卫国，这是由于晋国的缘故。

8.10 季寤、公钼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1]，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2]，叔仲志不得志于鲁[3]。故五人因阳虎[4]。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5]。辛卯[6]，禘于僖公[7]。壬辰[8]，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9]，戒都车曰[10]："癸巳至[11]。"成宰公敛处父告孟孙曰："季氏戒都车，何故？"孟孙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12]，先备诸[13]？"与孟孙以壬辰为期[14]。

【注释】

①季寤：季桓子之弟。字子言。公钼极：季氏族人。公山不狃：季氏费地宰。

②叔孙辄：叔孙氏庶子。

③叔仲志不得志于鲁：叔仲志不被鲁国重用。叔仲志，叔仲带的孙子。

④因：依靠，投靠。

⑤顺祀先公而祈焉：顺祀，即《经》文中的"从祀"。将闵公的位置调整到僖公之前。按，阳虎将作乱，因此祭先公祈福。

⑥辛卯：初二。

⑦禘于僖公：在僖公庙举行大祭。禘，合祭众先公之礼。按，禘应当在太庙举行，这次在僖公庙，杜预《春秋左传注》以为顺祀将僖公的位次后移，阳虎怕得罪僖公神灵，所以在僖公庙举行。或曰这与闵公二年之“吉禘于庄公”一样，禘礼还是在太庙举行，主要是为僖公而举行。

⑧壬辰：初三。

⑨蒲圃：鲁都城东门外的地方。

⑩戒：敕令。都车：都邑里的战车。

⑪癸巳至：癸巳，初四。阳虎准备在初三夜里杀死季桓子，命令战车做好准备，初四起兵攻打季、孟二家。

⑫然则乱也，必及于子：阳虎将作乱，必定殃及孟氏。

⑬先备诸：先做好防备。诸，之乎。

⑭与孟孙以壬辰为期：孟氏比阳虎提前一天（初三）发兵，准备救援季氏。

【译文】

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都不被季氏重用，叔孙辄不被叔孙氏宠信，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个人投靠阳虎。阳虎想除掉三桓，用季寤取代季氏，叔孙辄取代叔孙氏，自己取代孟氏。冬十月，按照即位顺序祭祀先公。初二，在僖公庙举行禘祭。初三，准备在蒲圃设享礼招待季氏而杀他，命令都邑的战车说：“初四都要到。”成地宰臣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季氏命令都邑的战车，是什么缘故？”孟孙说：“我没听说。”处父说：“那就是要发生动乱了，必然会牵连到您，是不是先做准备？”与孟孙约定初三为会合日期。

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①，阳越殿②，将如蒲圃。桓子咋谓林楚曰③：“而先皆季氏之良也④，尔以是继之⑤。”对曰：“臣闻命后⑥。阳虎为政，鲁国服焉，违

之征死[7]，死无益于主。”桓子曰：“何后之有？而能以我适孟氏乎[8]？”对曰：“不敢爱死，惧不免主[9]。”桓子曰：“往也！”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10]。林楚怒马[11]，及衢而骋。阳越射之，不中。筑者阖门[12]。有自门间射阳越，杀之。阳虎劫公与武叔，以伐孟氏[13]。公敛处父帅成人自上东门入[14]，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弗胜；又战于棘下[15]，阳氏败。阳虎说甲如公宫[16]，取宝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寝而为食[17]。其徒曰：“追其将至[18]。”虎曰：“鲁人闻余出，喜于征死[19]，何暇追余？”从者曰：“嘻！速驾！公敛阳在[20]。”公敛阳请追之，孟孙弗许[21]。阳欲杀桓子，孟孙惧而归之[22]。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23]。阳虎入于谨、阳关以叛[24]。

【注释】

①虞人：掌管田猎的官。铍：长矛。

②阳越：阳虎弟弟。

③咋(zhà)：突然。

④良：忠良之臣。

⑤尔以是继之：季桓子发觉有异，暗示林楚帮助自己脱险。继之，继承其传统。

⑥臣闻命后：听到此话已太晚。

⑦违之征死：违命者死。征，招致。

⑧而：同“尔”，你。适：去，前往。

⑨不免主：使主不免于难。

⑩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孟氏假装为公期筑房子，以防备事变。圉人，家奴。公期，孟氏之子。

⑪怒马：奋马，策马。

⑫筑者阖门：林楚、季桓子乘车冲进孟氏宅邸，筑房子的人退回去关上大门。

⑬阳虎劫公与武叔，以伐孟氏：阳虎阴谋败露，劫持鲁定公与武叔。武叔，叔孙不敢之子。

⑭上东门：鲁国东城的北门。

⑮棘下：城内地名。

⑯说：同“脱”。

⑰寝而为食：自己睡下，命人做饭。

⑱追：指追兵。

⑲鲁人闻余出，喜于征（yín）死：鲁国人知道阳虎已逃走，庆幸自己可以晚点死了。征死，缓死。按，可见阳虎荼毒害民之甚。

⑳速驾！公敛阳在：意谓公敛阳必来追赶。公敛阳，公敛处父。

㉑公敛阳请追之，孟孙弗许：按，孟孙害怕阳虎，不敢追击。

㉒归之：孟孙不敢继续收留季桓子，送他回家。

㉓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季寤拿酒一一在季氏庙里祭献，然后逃走。子言，季寤。辨，同“遍”。舍爵，置爵。按，在祖庙里向祖宗一一斟酒祭告，这是古人将出奔告别的礼仪。

㉔阳虎入于讙、阳关以叛：阳虎窃据二地与三家对抗。讙，古地名。在今山东宁阳北。阳关，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译文】

阳虎为前驱，林楚为季桓子驾车，虞人用铍、盾在两边护卫，阳越断后，准备前往蒲圃。季桓子突然对林楚说：“你的先人都是季氏家忠良之臣，你也要继承下去。”林楚回答说：“下臣听到这话已晚。阳虎执掌政事，鲁国人都服从他，违背他就是找死，死了对主人并没好处。”季桓子说：“有什么晚的？你能带着我往孟氏那儿去吗？”林楚回答说：“不敢吝惜一死，而是怕不能使主人免于祸难。”季桓子说：“去吧！”孟氏选了

三百名强壮的男仆，在门外替公期建造房屋。林楚鞭马，冲上大路快速奔驰。阳越射他，没射中。季桓子乘车冲进孟氏宅邸，建房人关上大门。有人从门缝射阳越，射死了他。阳虎劫持鲁定公和武叔，去攻打孟氏。公敛处父带领成邑人从上东门进城，与阳虎在南门内交战，不能取胜；又在棘下交战，阳虎失败。阳虎脱下皮甲前去公宫，拿了宝玉、大弓出来，屯扎在五父之衢，睡下并下令做饭。他的手下说："追兵恐怕要到了。"阳虎说："鲁国人听说我出逃，正庆幸能缓死，哪里有时间来追我？"随从的说："嘿！快套车吧！公敛处父在那里。"公敛处父请求追赶阳虎，孟孙不允许。公敛阳想杀了季桓子，孟孙害怕了，把季桓子送回家去。季寤在季氏祖庙向神主一一斟酒祭告后出逃。阳虎进入讙地、阳关而叛乱。

8.11　郑驷歂嗣子大叔为政[①]。

【注释】

①郑驷歂嗣子大叔为政：驷歂接替子太叔（游吉）执政。驷歂，子然，驷乞之子。

【译文】

郑国驷歂接替子太叔执掌国政。

九年

【经】

9.1　九年春王正月[①]。

9.2　夏四月戊申[②]，郑伯虿卒[③]。

9.3　得宝玉、大弓[④]。

9.4　六月，葬郑献公。

9.5 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5]。

9.6 秦伯卒[6]。

9.7 冬，葬秦哀公。

【注释】

①九年：鲁定公九年当周敬王十九年，前501。

②戊申：二十二日。

③郑伯虿卒：郑献公虿死。郑献公，前513年即位，在位十三年。

④得宝玉、大弓：阳虎归还宝玉、大弓。

⑤齐侯、卫侯次于五氏：两国攻打晋国。五氏，晋国地名，在今河北邯郸西。

⑥秦伯卒：秦哀公死。秦哀公，前536年即位，在位三十六年。

【译文】

鲁定公九年春周历正月。

夏四月二十二日，郑献公虿死。

得到宝玉、大弓。

六月，安葬郑献公。

秋，齐景公、卫灵公驻扎在五氏。

秦哀公死。

冬，安葬秦哀公。

【传】

9.1 九年春，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1]。辞，伪有疾[2]。乃使向巢如晋盟[3]，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谓桐门右师出[4]，曰："吾犹衰绖，而子击钟，何也[5]？"右师曰："丧不在此故也[6]。"既而告人曰："己衰绖而生子，余何故舍钟[7]？"

子明闻之，怒，言于公曰："右师将不利戴氏[8]。不肯适晋，将作乱也。不然，无疾[9]。"乃逐桐门右师[10]。

【注释】

①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按，去年，乐祁死于晋国太行山地区。

②辞，伪有疾：乐大心假装有病，推辞赴晋国。

③向巢：向戌曾孙。

④子明谓桐门右师出：乐大心来到子明家，子明将他赶出。或曰，出谓出国迎尸。子明，乐祁之子溷。桐门右师，乐大心。

⑤吾犹衰绖，而子击钟，何也：子明知道乐大心称病推辞，特以"我还在丧期之中，你却击钟作乐，何故不出国"的话激他。衰绖，丧服。

⑥丧不在此故也：乐祁死于晋，所以说"丧不在此"。

⑦己衰绖而生子，余何故舍钟：子明父丧在身，却照样生孩子，我作为兄弟，为何不能奏乐？

⑧戴氏：指宋国。

⑨不然，无疾：否则，不会称病推辞。

⑩乃逐桐门右师：驱逐乐大心在明年，这里先交代结果。

【译文】

鲁定公九年春，宋景公派乐大心去晋国结盟，并迎接乐祁的灵柩。乐大心推辞，假装有病。景公便派向巢到晋国结盟，并接回乐祁的灵柩。乐大心来到子明家，子明将他赶出去，说："我还穿着丧服，而你敲钟作乐，是为了什么？"乐大心说："是因为灵柩不在这里啊。"然后乐大心告诉别人说："自己在服丧期间生下儿子，我为什么要放弃敲钟作乐？"子明听说了，大怒，对宋景公说："乐大心将要不利于宋国。他不肯去晋国，是准备作乱。不然的话，不会装病推辞。"于是驱逐乐大心。

9.2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①]。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②]。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③]。《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④]。《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⑤]。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⑥]。'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⑦]！子然无以劝能矣[⑧]。"

【注释】

①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歂虽然杀了邓析，却采用他的《竹刑》。邓析，郑国大夫。昭公六年，子产曾铸刑书于鼎，邓析改所铸旧刑书，其刑书后出，写在竹简之上，称《竹刑》。邓析的《竹刑》可能更适用，故驷歂用之。

②子然：驷歂的字。

③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邓析制《竹刑》，对国家有利，就不必计较他无关宏旨的罪过。加，益。

④《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静女》三章虽写美女，但其目的在彤管之上。《静女》，《诗经·国风·邶风》篇名。诗中的"彤管"，本是红色管状的草，古人也解释为赤管笔，用来记事，彰善恶。

⑤《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竿旄》是《诗经·国风·鄘风》中的篇名，篇末有"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二句。君子取作诗者之忠心。

⑥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bá)：引《诗》见《诗经·国风·召南·甘棠》，意思是很茂盛的甘棠树，不剪不砍莫动它，召伯曾经停留在树下。取意思念其人而兼及其物。

⑦不恤：不顾。

⑧子然无以劝能矣：作者批评子然用其人之道而弃其人之身。无以劝能，不能勉励贤能。

【译文】

郑国驷歂杀了邓析，却用他所作的《竹刑》。君子认为："驷歂在这件事上表现不忠。如果有人对国家有利，就可以不责罚他无关宏旨的罪过。《静女》的第三章诗，就是赞赏其中的彤管。《竿旄》'用什么劝告他'，是赞赏他的忠诚。所以，用了他的主张，就不惩罚这人。《诗》说：'甘棠的树荫茂密高大，不要剪它别砍伐，召伯曾经停留在树下。'思念这个人，尚且爱护这棵树，何况用了他的主张怎能不顾惜他的生命呢！驷歂无法劝勉有才能的人了。"

9.3 夏，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①]。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②]。

【注释】

①器用：器物用具。

②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得到器物用具叫"得"，得到生物叫"获"。按，以上解释《经》文用"得"、"获"的区别。

【译文】

夏，阳虎归还宝玉、大弓。《经》文记载说"得"，是由于它们是器物用具。凡是得到器物用具叫"得"，得到生物叫"获"。

六月，伐阳关[①]。阳虎使焚莱门[②]。师惊，犯之而出[③]，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④]，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⑤]："臣尝为隶于施氏矣[⑥]，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能事大国[⑦]，而无天灾，若之何取之？阳虎欲勤齐师也，齐师罢，大臣必多死亡，己于是乎奋其诈谋[⑧]。夫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求容焉[⑨]。亲富不亲

仁,君焉用之[10]?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11]。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12]?"齐侯执阳虎,将东之[13]。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14]。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15]。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16]。追而得之,囚于齐。又以葱灵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17]!"

【注释】

①伐阳关:讨伐阳虎。

②莱门:阳关城门。

③师惊,犯之而出:鲁军惊恐,阳虎乘机突围而出。

④三加:三次出兵攻打。

⑤鲍文子:鲍国,曾为鲁国施氏家臣,后被齐国召回,时已九十余岁。

⑥施氏:鲁国大夫。

⑦能事大国:谨事晋国。大国,指晋国。

⑧奋其诈谋:施展阴谋诡计。意谓阳虎怂恿齐国出兵,好从中渔利。

⑨求容:讨好齐国以求得庇护。

⑩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阳虎只喜欢财富而不讲究道义,不可用。

⑪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意谓阳虎之心本在于颠覆、图谋齐国。

⑫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鲁国除掉阳虎这个祸患,齐国却收留他,无异于引狼入室。

⑬东之:囚禁于齐国东部。

⑭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阳虎本意想西逃晋国,知道齐国必定反其意而行,因此故意说愿东,使齐国西囚之。

⑮尽借邑人之车，锲(qiè)其轴，麻约而归之：阳虎知道自己逃跑时，齐国人必用车追赶，所以遍借城中人的车，将车轴截断，又用麻缠绕伪装起来，再将车归还。锲，截断。

⑯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阳虎在葱灵车上装上衣物，自己躲在衣物之中逃跑。葱灵，一种装载衣物的车。

⑰赵氏其世有乱乎：阳虎好作乱，所以孔子预言赵氏将不得安宁。

【译文】

六月，攻打阳关。阳虎派人焚烧莱门。鲁军被惊扰，阳虎突围而出，逃往齐国，请求派兵进攻鲁国，说："攻打三次，一定能攻占。"齐景公准备答应。鲍文子进谏说："下臣曾经当过施氏的家臣，知道鲁国不能攻取。他们上下仍然和谐，百姓和睦，能够事奉大国，而且没有天灾，怎么可能攻取？阳虎是想劳动齐军，齐军疲劳，大臣必定有很多死亡，他自己就能乘机施展阴谋。阳虎在季氏那里得到宠信，反而要杀季孙，以不利于鲁国，来讨好我们求得庇护。亲近富有而不亲近仁爱，国君哪里用得着他？国君比季氏富有，齐国比鲁国大，这正是阳虎所想要倾覆的啊。鲁国免除了他的祸害，国君却又收留他，不是祸害吗？"齐景公拘捕阳虎，打算把他送往东部囚禁。阳虎表示愿意住在东部，齐景公便又把他囚禁在西部边境。阳虎把当地人的车都借来，截断车轴，用麻布包上后还给车主。他在葱灵车上装满衣物，躲在里边逃走。齐国人追上抓获，囚禁在齐国都城。他又躲在葱灵车里逃脱，逃往宋国，又转逃晋国，投靠赵氏。孔子说："赵氏恐怕将世世代代有动乱了吧！"

9.4　秋，齐侯伐晋夷仪①。敝无存之父将室之②，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③。"先登，求自门出，死于霤下④。东郭书让登⑤，犁弥从之，曰："子让而左，我让而右，使登者绝而后下⑥。"书左，弥先下。书与王猛息⑦。猛

曰:“我先登。”书敛甲[8],曰:“曩者之难,今又难焉[9]!”猛笑曰:“吾从子如骖之靳[10]。”

【注释】

①齐侯伐晋夷仪:齐国为卫国攻打夷仪。夷仪,古地名。在今河北邢台西。

②敝无存:齐国大夫。室之:为之娶妻。之,指敝无存。

③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敝无存自认为定可立功,凯旋后将娶卿相之女。此役,指夷仪之役。高、国,高氏、国氏。

④死于霤(liù)下:敝无存率先登城,跳进城内,企图从里面打开城门出来,结果战死在城楼屋檐下。

⑤让登:抢登。让,通“攘”。

⑥子让而左,我让而右,使登者绝而后下:犁弥怕被东郭书占了先,建议等登上城的人齐了以后再下去。让,让登。绝,尽。

⑦王猛:犁弥。息:战后休息。

⑧敛甲:收拾盔甲,准备与王猛较量。

⑨曩者之难,今又难焉:东郭书对王猛的话不服气。难,为难,过不去。

⑩吾从子如骖之靳:王猛不敢与东郭书争,表示自己只不过如骖马随着服马一样。靳,驾辕的服马。

【译文】

秋,齐景公攻打晋国夷仪。敝无存的父亲打算为他娶亲,被他推辞,让给弟弟,说:“这次战役如果不战死,回来后一定要娶高氏、国氏的女子。”攻城时他率先登上城墙,又想从城门冲出去,战死在城楼檐下。东郭书抢先登城,犁弥跟在后面,说:“你登上去后往左,我上去后往右,等大家都上来后再下去。”东郭书登城后往左去,犁弥却先下城去。战斗结束,东郭书和犁弥在一起休息。犁弥说:“是我先登城的。”东郭书

收拾盔甲，说："上一次你让我难堪，现在又要让我难堪！"犁弥笑着说："我跟着您就如同骖马跟从服马一样。"

晋车千乘在中牟①。卫侯将如五氏②，卜过之③，龟焦④。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⑤。"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⑥，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⑦，其帅又贱⑧，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败之⑨。齐侯致禚、媚、杏于卫⑩。

【注释】

①晋车千乘在中牟：晋国派兵准备反击。中牟，古地名。在今河南汤阴西。

②卫侯将如五氏：卫灵公发兵助齐国。

③卜过之：占卜经过中牟的吉凶。

④龟焦：灼龟而卜，结果龟板烧焦，占卜不成。

⑤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卫国有战车五百辆，可抵晋国的一半；又自夸自己可抵晋国的战车五百辆。

⑥卫虽小，其君在焉：卫灵公亲自出马。

⑦城：指夷仪。

⑧其帅又贱：杜预《春秋左传注》以为统帅是东郭书，地位不高。按，从上下文看，齐军统帅不一定是东郭书。

⑨乃伐齐师，败之：晋国与齐国战。据哀公十五年《传》，齐国丧车五百辆。

⑩齐侯致禚(zhuó)、媚、杏于卫：齐国将三地送给卫国，答谢其出兵相救。禚、媚、杏，齐国西部之地，分别在今山东长清、茌平和禹城。

【译文】

晋国战车千辆驻在中牟。卫灵公准备到五氏去，为经过中牟而占卜，卜龟烧焦了。卫灵公说："可以！卫国的战车相当于他们的一半，寡人也相当一半，对等了。"于是经过中牟。中牟人想攻打卫军。卫国褚师圃逃亡在中牟，说："卫国虽然小，但国君在军中，不可能战胜他们。齐军攻克城邑而骄傲，统帅级别又低下，两军相遇，必定能打败齐军，不如迎战齐军。"于是攻打齐军，打败了他们。齐景公把禚、媚、杏三地送给卫国。

齐侯赏犁弥，犁弥辞曰："有先登者，臣从之，皙帻而衣狸制①。"公使视东郭书，曰："乃夫子也——吾贶子②。"公赏东郭书，辞，曰："彼，宾旅也③。"乃赏犁弥④。

【注释】

①先登者，臣从之，皙帻而衣狸制：犁弥不知道东郭书之名，只记住他的打扮。皙帻，白色头巾。帻，古代包扎发髻的巾。狸制，狸皮斗篷。

②乃夫子也——吾贶子：是这个人——我把赏赐让给您。前句是对别人说的，后句是对东郭书说的。犁弥认出先登者是东郭书。贶，赐。

③彼：指犁弥。宾旅：客卿。犁弥大概由别国初仕于齐国。

④乃赏犁弥：二人谦让，最后赏犁弥。

【译文】

齐景公赏赐犁弥，犁弥辞谢说："有先登城的人，下臣是跟着他，那人头包白色头巾，身披狸皮斗篷。"景公让他去看是不是东郭书，他看了说："正是这一位——我把赏赐让给您。"景公赏赐东郭书，东郭书辞谢了，说："犁弥是客卿。"于是赏给了犁弥。

齐师之在夷仪也，齐侯谓夷仪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①]。"乃得其尸。公三襚之[②]，与之犀轩与直盖[③]，而先归之[④]。坐引者[⑤]，以师哭之[⑥]，亲推之三[⑦]。

【注释】

①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能找回敝无存尸体的，赏赐五家的财富，并免除赋役。

②三襚：三次给尸体穿衣。三襚，迁尸于袭上而衣之，为一襚；小敛又衣之，二襚；大敛又衣之，三襚。

③与之犀轩与直盖：二物以作殉葬。犀轩，以犀牛皮装饰的车。直盖，高盖，即长柄伞。

④先归之：先送尸体回去。

⑤坐引者：让拉灵车的人跪着。

⑥以师哭之：全军为之吊哭。

⑦亲推之三：齐景公以亲自推车三次的重礼为敝无存送葬。

【译文】

齐军在夷仪的时候，齐景公对夷仪人说："得到敝无存尸体的，赏赐五户，免除赋役。"于是得到敝无存的尸体。景公三次为尸体穿衣服，给他犀皮蒙盖的轩车和直柄车盖殉葬，并先把灵柩送回国内。让拉灵车的人跪着拉车，带领全军哭吊，亲自推车三次。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三月[①]，及齐平[②]。

10.2　夏，公会齐侯于夹谷[③]。

10.3　公至自夹谷。

10.4 晋赵鞅帅师围卫。

10.5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4]。

10.6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5]。

10.7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6]。

10.8 宋乐大心出奔曹。

10.9 宋公子地出奔陈。

10.10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会于安甫。

10.11 叔孙州仇如齐[7]。

10.12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弧出奔陈[8]。

【注释】

①十年：鲁定公十年当周敬王二十年，前500。

②及齐平：前年鲁国两次侵齐，现在两国讲和。

③夹谷：古地名。在今山东莱芜。

④郓、讙、龟阴田：三邑即汶阳之田，分别在山东郓城东、宁阳西北及新泰西南。

⑤叔孙州仇：武叔。仲孙何忌：孟懿子。郈：叔孙氏私邑，在今山东东平。

⑥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再次围郈。

⑦叔孙州仇如齐：武叔聘问于齐国。

⑧仲佗、石弧：都是宋国卿。

【译文】

鲁定公十年春周历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夏，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相会。

定公从夹谷回国。

晋国赵鞅带兵包围卫国。

齐国送还郓、讙、龟阴田地给鲁国。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领兵包围郈地。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带兵包围郈地。

宋国乐大心出逃曹国。

宋国公子地逃往陈国。

冬，齐景公、卫灵公、郑国游速在安甫会面。

叔孙州仇去齐国。

宋景公弟弟辰和仲佗、石彄出逃陈国。

【传】

10.1 十年春，及齐平。

【译文】

鲁定公十年春，鲁国与齐国讲和。

10.2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①。孔丘相②。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③。"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④，曰："士兵之⑤！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⑥，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⑦。裔不谋夏⑧，夷不乱华⑨，俘不干盟⑩，兵不逼好⑪——于神为不祥⑫，于德为愆义⑬，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⑭。

【注释】

①祝其，实夹谷：祝其就是夹谷。

②孔丘相：孔子时为鲁国司寇，位至卿，为鲁定公相礼。

③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犁弥建议用莱人武装劫持鲁定

公。莱，姜姓国，在今山东黄县，襄公六年被齐国所灭，成为齐地。

④以公退：保护鲁定公退出。

⑤士兵之：武士抵御莱人。按，诸侯会盟，双方有军队随从保护。

⑥裔夷之俘：莱为齐国所灭，故称之为俘。裔，边远。

⑦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以兵乱盟，不是齐国与诸侯敦睦邦交之道。

⑧裔：指华夏以外的地区。

⑨夷：指华夏族以外的人。

⑩干：犯。

⑪兵：指兵戎之事。好：盟会和好。

⑫于神为不祥：会盟必祭告神明，侵犯则为不祥。

⑬愆义：违反道义。

⑭遽辟之：急令莱夷退出。

【译文】

夏，定公与齐景公在祝其相会，就是夹谷。孔丘任相礼。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知礼却缺乏勇，如果让莱人武装劫持鲁定公，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齐景公同意了。孔丘带着定公退会，喊道："将士们上！两国国君合好，而边远夷人俘虏却用武力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用来命令诸侯的办法。边远地区人不可能图谋中原，夷人不可能扰乱华人，俘虏不可能干犯盟会，武力不可能逼迫友好——这样对待神灵不吉祥，对于德行是丧失道义，对于人是失礼，齐君必定不会这样做的。"齐景公听说了，赶紧让莱人撤下。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①，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②！"孔丘使兹无还揖对③，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④！"

【注释】

①齐师出竟:齐军发兵远征。竟,通“境”。

②有如此盟:按盟书条款加以严惩。

③兹无还:鲁国大夫。

④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孔子提出须归还汶阳之田,并写入盟书。共命,指以甲兵三百乘相从。

【译文】

将要盟誓,齐国在盟书上加了一句话说:“齐军出境,鲁国要是不派出三百辆战车跟随我们,有盟誓为证!”孔丘让兹无还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国汶阳的田地,让我们用来供给需要,也有盟誓为证!”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①,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②,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③。且牺、象不出门④,嘉乐不野合⑤。飨而既具⑥,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⑦。用秕稗,君辱⑧;弃礼,名恶⑨。子盍图之⑩!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⑪。”乃不果享。

【注释】

①故:旧典,传统礼节。

②事既成矣:会盟已完成。

③勤:烦劳。

④牺、象:牛形、象形的酒器,盛大宴会所用。

⑤嘉乐不野合:享礼当在朝庙,不宜在野外。嘉乐,钟磬,指雅乐。

⑥飨:享礼。既具:牺、象、钟、磬尽备。

⑦若其不具,用秕稗也:飨而礼不全,就如不用五谷而用秕稗一样轻率。

⑧君辱：有辱齐君。

⑨名恶：名声不好。按，辱君和名恶都不好。

⑩盍：何不。

⑪不昭，不如其已也：享礼是用来宣扬君德的，否则不如不用。已，停止。

【译文】

齐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定公，孔丘对梁丘据说："齐、鲁两国过去的惯例，您怎么没听说呢？盟会已经结束，却又设享礼，这是给执事增加劳累。而且牺尊、象尊不出国门，雅乐不在野外合奏。设享礼如果全部具备这些，就是抛弃礼法。要是不具备，又像用秕谷稗草那样轻率。用秕谷稗草，是君主的耻辱；抛弃礼法，名声不好。您何不考虑一下！所谓享礼，是用来宣扬德行的。不能昭明德行，就不如不举行。"最终没有设享礼。

10.3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①]。

【注释】

①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阳虎去年逃往齐国，将三邑之田划归齐国，现在齐国才按盟约归还鲁国。

【译文】

齐国派人到鲁国归还郓、讙、龟阴三处田地。

10.4　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①]。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②]，城其西北而守之[③]。宵熸[④]。及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⑤]。"涉佗曰："夫子则勇矣[⑥]，然我往，必不敢启门[⑦]。"亦以徒七十人旦门

焉[8]。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9]。日中不启门[10]，乃退。反役[11]，晋人讨卫之叛故[12]，曰："由涉佗、成何[13]。"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14]。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15]。《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16]。'涉佗亦遄矣哉！"

【注释】

①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去年齐国为卫国攻打晋国的夷仪，现在对卫国进行报复。

②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去年卫灵公帮助齐国进攻五氏。邯郸午，晋国邯郸大夫，名午。寒氏，即去年《经》文的五氏。

③城：筑城。

④宵熸(jiān)：夜间，邯郸午守军全部溃散。熸，消遁，消失。

⑤请报寒氏之役：为报寒氏之战的前仇。

⑥夫子：指邯郸午。

⑦然我往，必不敢启门：卫国人不怕邯郸午，开门与他交战。涉佗认为自己前往攻打，卫国人必惧怕不敢开门。

⑧旦门：黎明攻门。

⑨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到城门下，分左右两边站定，如树木一样，纹丝不动。

⑩日中不启门：直到中午，卫国人不敢开门。

⑪反役：退兵。

⑫晋人讨卫之叛故：晋国围卫无功，只好退兵，恼羞之间，便追查卫国叛晋的原因。

⑬由涉佗、成何：定公八年，晋国与卫国结盟，二人任使者，羞辱卫灵公。

⑭卫人不许：卫国不愿意再与晋国和好。

⑮此之谓弃礼，必不钧：当初侮辱卫君，本是赵鞅的意思，成何说卫国不过如晋国的县邑，涉佗则推卫君手，都是无礼行为。不钧，不一样。

⑯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引《诗》见《诗经·国风·鄘风·相鼠》。胡，何。遄，速。

【译文】

晋国赵鞅包围卫国，是报复夷仪战役。起初，卫灵公在寒氏讨伐邯郸午，在其西北部筑城并派兵把守。城中守军夜里溃散。到晋军包围卫国，邯郸午带七十个人攻打卫国西门，在城门中杀人，说："请让我以此报复寒氏之战。"涉佗说："你算得上勇敢了，但要是我前去，他们肯定不敢开门。"也带着七十个人在黎明去攻城门。走到城门下，左右排列，全部站定，如同树木一样不动。到中午城门还不开，于是退回。退兵后，晋国追究卫国背叛的原因，说："是由涉佗、成何引起的。"于是抓了涉佗向卫国要求媾和。卫国不同意。晋国便杀了涉佗。成何逃往燕国。君子说："这叫做丢掉礼，所以处理肯定不公平。《诗》说：'人要是没有礼，何不早点死。'涉佗算是死得快了！"

10.5　初，叔孙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谏，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贼射之，不能杀①。公南为马正，使公若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马正侯犯杀公若，不能。其圉人曰②："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③，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④。"使如之。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⑤？"遂杀公若。侯犯以郈叛⑥，武叔、懿子围郈，弗克⑦。

【注释】

①公南使贼射之，不能杀：因怨恨公若藐，想暗杀他。公南，叔孙家臣，武叔同党。

②其圉人：武叔的马官。

③称子以告：告诉他是您的剑。

④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拿剑给人，应以剑柄向着对方，圉人准备把剑锋对着公若藐，乘机刺杀他。伪固，伪装固陋不知礼节。

⑤吴王我：以我为吴王。按，公若藐见剑锋向着自己，斥责说，你想像鱄诸刺吴王僚那样刺杀我吗？

⑥侯犯以郈叛：侯犯杀公若未得手，怕叔孙氏加罪，于是据守郈地发动叛乱。

⑦武叔、懿子围郈，弗克：叔孙氏、孟孙氏联合围郈，没攻下。懿子，孟懿子，仲孙何忌。

【译文】

起初，叔孙成子想立武叔为继承人，公若藐坚持劝谏，说："不可以。"叔孙成子立了武叔后就死了。公南派贼人射公若藐，没能杀死他。公南任马正，派公若藐任郈地宰。武叔地位稳定后，派郈邑马正侯犯杀公若藐，还是没能杀死他。武叔的马官说："我持剑经过朝廷，公若藐一定会问：'谁的剑啊？'我告诉他是您的，他一定会观看。我假装不懂礼仪而把剑尖对着他递过去，就可以杀他了。"让他照办。公若藐说："你想把我当吴王吗？"马官杀死公若藐。侯犯占据郈邑叛乱，武叔、懿子包围郈邑，没能攻下。

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①，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②："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③。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④。"叔孙稽首⑤。驷赤谓侯

犯曰："居齐、鲁之际而无事[6]，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齐以临民[7]？不然，将叛[8]。"侯犯从之。齐使至，驷赤与郈人为之宣言于郈中曰[9]："侯犯将以郈易于齐[10]，齐人将迁郈民。"众凶惧[11]。驷赤谓侯犯曰："众言异矣[12]。子不如易于齐，与其死也，犹是郈也[13]，而得纾焉，何必此[14]？齐人欲以此逼鲁，必倍与子地[15]。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门，以备不虞[16]？"侯犯曰："诺。"乃多舍甲焉。侯犯请易于齐[17]，齐有司观郈[18]。将至，驷赤使周走呼曰："齐师至矣！"郈人大骇，介侯犯之门甲[19]，以围侯犯。驷赤将射之[20]，侯犯止之曰："谋免我[21]。"侯犯请行，许之[22]。驷赤先如宿[23]，侯犯殿。每出一门，郈人闭之[24]。及郭门，止之曰："子以叔孙氏之甲出，有司若诛之[25]，群臣惧死。"驷赤曰："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26]。"犯谓驷赤曰："子止而与之数[27]。"驷赤止，而纳鲁人[28]。侯犯奔齐。齐人乃致郈[29]。

【注释】

①二子及齐师复围郈：武叔、懿子借助齐军一起进攻郈。

②工师：掌管工匠的官。

③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侯犯作乱，不仅仅是叔孙家祸，也是鲁国之患。

④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扬水》即《扬之水》，《诗经·国风·唐风》篇名，末章有"我闻有命"四字，表示愿意听命。业，事情。

⑤叔孙稽首：谢其愿受命。

⑥无事：不事奉任何一国。

⑦子盍求事于齐以临民:驷赤劝诱侯犯依附齐国。

⑧不然,将叛:否则郈人将叛。

⑨驷赤与郈人为之宣言于郈中曰:故意散布传言。

⑩易于齐:将郈地换给齐国。

⑪众凶惧:郈人惊恐。

⑫异:态度改变。

⑬子不如易于齐,与其死也,犹是郈也:与其守着郈地,为郈人所杀,不如与齐国交换,所得仍等于这块郈地。

⑭而得纾焉,何必此:如此可缓和祸患,何必死守郈地?纾,祸患缓和。

⑮齐人欲以此逼鲁,必倍与子地:齐国得到郈地,可以胁迫鲁国,所以将加倍赏给土地。

⑯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门,以备不虞:在门边多设置甲胄,以防不测。

⑰侯犯请易于齐:请求与齐国交换郈地。

⑱齐有司观郈:齐国派人考察郈地。

⑲介:披甲。

⑳驷赤将射之:假装要为侯犯射杀郈人。

㉑谋免我:设法使我免于祸难,即助其逃跑。

㉒侯犯请行,许之:郈人同意让侯犯出逃。

㉓宿:齐国地名,在今山东东平,离郈西十余里。

㉔每出一门,郈人闭之:关门以防侯犯回来。

㉕诛之:治罪。指让侯犯带走盔甲将被怪罪。

㉖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驷赤已从宿地返回郈。物,标记。未敢以出,不敢带走。

㉗子止而与之数:让驷赤留下向郈人点交盔甲。

㉘驷赤止,而纳鲁人:驷赤用计使自己留下,接应孟、叔两家军队。

㉙齐人乃致郈:齐将郈地归还鲁国。

【译文】

秋，武叔、懿子与齐军再次包围郈邑，还是没能攻占。叔孙对郈邑工师驷赤说："郈邑并非只是叔孙氏的忧患，也是国家的祸患。打算怎么办？"驷赤回答说："我所要做的事，在《扬水》最后一章的四个字里了。"叔孙向他行礼致谢。驷赤对侯犯说："处在齐、鲁两国之间而不事奉任何一国，肯定无法生存。您何不请求事奉齐国以统治百姓？不然的话，百姓将会反叛。"侯犯听从了。齐国使者到来，驷赤和郈邑人乘机在郈邑散布传言说："侯犯打算用郈邑和齐国交换，齐国将把郈邑民众迁走。"众人惊恐。驷赤对侯犯说："民众的意见跟您有分歧了。您与其死，不如将郈邑和齐国交换，就仍然等于得到郈邑，而能使祸患得以纾缓，何必一定要在这里？齐国想得到郈邑来逼迫鲁国，一定会加倍给您土地。另外您何不多安放些皮甲在门口，以防意外？"侯犯说："好的。"便在门口放置了许多皮甲。侯犯请求用郈邑和齐国交换，齐国官员来巡视郈邑。快要到达时，驷赤派人四处奔走呼喊："齐军来了！"郈邑人大为惊骇，都披上侯犯家门口的皮甲，包围侯犯家。驷赤假装要射他们，侯犯制止说："想办法让我免于祸难。"侯犯请求出逃，大家同意了。驷赤先到宿地，侯犯跟在后面。每走出一道门，郈邑人就关闭这道门。到了外城门，众人拦住侯犯说："你带了叔孙氏的皮甲出去，官员要是怪罪下来，群臣们怕被杀死。"驷赤说："叔孙氏的皮甲有标记，我们没敢带走。"侯犯对驷赤说："您留下帮他们清点皮甲。"驷赤留下，并接纳鲁国人进城。侯犯逃往齐国。齐国于是把郈邑归还鲁国。

10.6　宋公子地嬖蘧富猎[①]，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②]。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③]，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④]。魋惧，将走[⑤]。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⑥]。母弟辰曰[⑦]："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

魋，亦有颇焉[8]。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9]。”公子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弗听。辰曰：“是我迋吾兄也[10]。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11]？”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12]。

【注释】

①宋公子地：宋景公庶母弟。蘧富猎：宋国大夫。

②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将自己的家财分为十一份，赏赐给蘧富猎五份。

③向魋（tuí）：司马桓魋，向戌的曾孙，景公宠臣。

④抶（chì）：鞭打。

⑤将走：将出走。

⑥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景公哭而挽留向魋。

⑦母弟辰：景公同母弟。

⑧颇：偏，不公平，指重蘧富猎轻向魋。

⑨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辰劝公子地依礼出奔以避君，这样景公必然挽留他。

⑩迋（guàng）：通“诳”，欺骗。

⑪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辰责备景公，大臣们如果都逃亡，您将和谁治理国家？

⑫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众人离心，逃往陈国。仲佗，仲几之子。石彄，褚师段之子。按，几人都是宋国有威望的大臣。

【译文】

宋国公子地宠爱蘧富猎，把家财分成十一份，将五份给了蘧富猎。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景公宠爱向魋，向魋看中公子地的白马。景公把马要过来，把马尾、鬣毛染成红色后给了向魋。公子地发怒，派手下人打了向魋一顿并把马夺回来。向魋害怕了，打算逃走。景公关起门来对着向魋哭泣，眼睛都哭肿了。景公同母弟公子辰对公子地说：“您

把家财分给蘧富猎，却看不起向魋，也有偏颇。您应该依礼避让国君，最多不过出国，国君一定会挽留您。”于是公子地出逃陈国，景公并不挽留。公子辰为他求情，景公不听。公子辰说：“这是我欺骗了我哥哥啊。我带着国人出走，您又和谁在一起？”冬，宋景公同母弟公子辰和仲佗、石弧出逃陈国。

10.7　武叔聘于齐[①]。齐侯享之，曰：“子叔孙！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②]？属与敝邑际[③]，故敢助君忧之[④]。”对曰：“非寡君之望也[⑤]。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⑥]，敢以家隶勤君之执事[⑦]？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恶也，君岂以为寡君赐[⑧]？”

【注释】

①武叔聘于齐：答谢齐国归还郈地。

②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意思是郈地如果在鲁国其他国境上，为他国所取，恐怕就不会归还鲁国了。

③际：交界。

④故敢助君忧之：按，齐侯言外之意是此举有德于鲁国国君。君，指鲁国国君。

⑤非寡君之望也：鲁国国君不敢以此为德。

⑥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为了国家疆土的安全，才事奉齐国。

⑦敢以家隶勤君之执事：不敢以敝国家臣之乱惊扰贵国君臣。言外之意是侯犯之乱，齐国也推波助澜。家隶，家臣，指侯犯。

⑧君岂以为寡君赐：您难道以此作为对我们国君的恩赐吗？武叔意谓此举义在讨恶，并非为了得到齐国的赐予。

【译文】

武叔去齐国聘问。齐景公设享礼招待他，说："子叔孙！如果郈地在鲁君的其他国境，寡人又能知道什么呢？这里刚好和敝国交界，所以敢大胆帮助贵国国君分忧。"武叔回答说："这不是我们国君所希望的。我们所以奉事国君，是为了国土社稷，岂敢以家臣的事劳驾国君的执事？不好的臣子，是天下人所讨厌的，您难道以此作为对我们国君的恩赐？"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①，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②。

11.2 夏四月。

11.3 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③。

11.4 冬，及郑平④。叔还如郑莅盟⑤。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定公十一年当周敬王二十一年，前499。

②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辰等人去年由宋国逃奔陈国。萧，宋国地名，在今安徽萧县。

③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乐大心去年由宋国逃奔曹国。

④及郑平：鲁定公六年，鲁国侵郑取匡。现在鲁、郑两国讲和，消弭旧怨。

⑤叔还：叔弓之曾孙。

【译文】

鲁定公十一年春，宋景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

入萧地发动叛乱。

夏四月。

秋，宋国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冬，鲁国与郑国讲和。叔还到郑国参加盟会。

【传】

11.1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萧以叛。秋，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①。宠向魋故也。

【注释】

①乐大心从之，大为宋患：辰等人与乐大心一起据守萧地叛乱，成为宋国的大患。

【译文】

鲁定公十一年春，宋景公同母弟弟辰与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地发动叛乱。秋，乐大心随同叛乱，给宋国带来极大祸患。这是由于景公宠信向魋的缘故。

11.2 冬，及郑平，始叛晋也①。

【注释】

①及郑平，始叛晋也：按，鲁国自僖公以来，世代归服晋国。但此时晋国国内大夫专权，内讧激烈，晋国霸业衰落，诸侯多叛。鲁国与郑国媾和，从此背叛晋国。齐、郑、卫、鲁各国之好逐渐形成。

【译文】

冬，与郑国讲和，开始背叛晋国了。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①],薛伯定卒。

12.2　夏,葬薛襄公。

12.3　叔孙州仇帅师堕郈[②]。

12.4　卫公孟弜帅师伐曹[③]。

12.5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12.6　秋,大雩。

12.7　冬十月癸亥[④],公会齐侯盟于黄[⑤]。

12.8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⑥]。

12.9　公至自黄。

12.10　十有二月,公围成[⑦]。

12.11　公至自围成。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当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

②堕(huī):毁,拆毁其城。

③公孟弜:卫国大夫,孟絷之子。

④癸亥:二十七日。

⑤公会齐侯盟于黄:齐、鲁两国结盟背叛晋国。

⑥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此为前498年9月22日的日环食。

⑦成:孟孙氏私邑。

【译文】

鲁定公十二年春,薛襄公定去世。

夏，安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带兵折毁郈邑城墙。

卫国公孟彄领兵攻打曹国。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兵折毁费邑城墙。

秋，举行求雨的盛大雩祭。

冬十月二十七日，定公与齐景公在黄地结盟。

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

定公从黄地回来。

十二月，定公包围成邑。

定公从成邑前线归来。

【传】

12.1 十二年夏，卫公孟彄伐曹，克郊[①]。还，滑罗殿[②]。未出[③]，不退于列[④]。其御曰："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⑤]？"罗曰："与其素厉，宁为无勇[⑥]。"

【注释】

①郊：曹邑，在今山东菏泽。

②滑罗：卫国大夫。殿：殿后。

③未出：未出曹国国境。

④不退于列：殿后之军应在全军最后，但滑罗不这样。

⑤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殿后之军却走在全军之中，将被认为无勇怕死。

⑥与其素厉，宁为无勇：滑罗料定曹国不敢追来，不必殿后，并认为与其空得勇猛之名，宁可被无勇之名。素厉，空有勇猛之名。

【译文】

鲁定公十二年夏，卫国公孟彄进攻曹国，攻克郊地。回军时滑罗殿后。还没出曹国国境，滑罗就不领兵走在后面。他的御者说："殿后却走在队列里，那是缺乏勇气吧？"滑罗说："与其空有勇猛之名，宁可被人认为缺乏勇气。"

12.2 仲由为季氏宰①，将堕三都②。于是叔孙氏堕郈③。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④。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⑤，登武子之台⑥。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⑦，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⑧。国人追之，败诸姑蔑⑨。二子奔齐⑩，遂堕费。将堕成⑪，公敛处父谓孟孙⑫："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⑬。子伪不知⑭，我将不堕。"

【注释】

①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

②将堕三都：三桓的私邑，季孙氏有费，叔孙氏有郈，孟孙氏有成。三家各以家臣为私邑之宰，于是先后发生了家臣据邑以叛三家之事，如南蒯、阳虎之叛季孙氏，侯犯之叛叔孙氏，所以三都成了三家本身的祸患。仲由因此建议毁掉三家私邑城墙，既可防后患，又能以此强公室。三都，指费、郈、成三地。

③于是叔孙氏堕郈：由武叔率人拆毁郈城。

④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叔孙辄不得志于叔孙氏，与公山不狃同为阳虎同党，抵制堕费，率武装进攻鲁国都城。公山不狃，费地宰。

⑤三子：指季孙、叔孙、孟孙三人。

⑥武子之台：在曲阜城东北五里。武子，季孙宿。

⑦入及公侧：或曰“入”乃“矢”字之误。费人攻台不克，但箭矢已射至公侧。

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孔子这时为鲁国司寇，命令申句须、乐颀二人下台出击，费人失败。申句须、乐颀，鲁国大夫。

⑨姑蔑：蔑地，在山东泗水东。

⑩二子：公山不狃、叔孙辄。

⑪成：邑在鲁国北境，今山东宁阳东北。

⑫公敛处父：成邑宰。

⑬无成，是无孟氏也：按，公敛处父不肯堕成，防备齐人入侵只是借口，目的是要保住这个私邑。

⑭子伪不知：叫孟孙氏假装不知道。

【译文】

仲由任季氏家宰，打算拆毁三都城墙。于是叔孙氏拆毁郈邑。季氏准备拆毁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带领费人袭击鲁国都城。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人进入季氏家，登上武子高台。费人攻打，没有攻克。兵士进入季氏家来到定公身边，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攻击费人，费人战败。国人追赶，在姑蔑打败他们。公山不狃、叔孙辄二人出逃齐国，于是拆毁费邑城墙。准备拆毁成邑城墙，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成邑城墙，齐国人必定直抵我国北门。而且成是孟氏的保障。没有了成邑，就是没有孟氏。您就假装不知道，我打算不拆毁成邑城墙。”

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①。

【注释】

①公围成，弗克：公敛处父抗命不肯堕成，定公亲自领兵围成，仍然没有成功。

【译文】

冬十二月，定公包围成邑，没能攻下。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①，齐侯、卫侯次于垂葭②。

13.2 夏，筑蛇渊囿③。

13.3 大蒐于比蒲④。

13.4 卫公孟驱帅师伐曹。

13.5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⑤。

13.6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⑥。

13.7 晋赵鞅归于晋⑦。

13.8 薛弑其君比。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定公十三年当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

②齐侯、卫侯次于垂葭：齐、卫二国国君率兵驻扎垂葭，准备进攻晋国。垂葭，古地名。在今山东巨野。

③蛇渊囿：地在今山东肥城南汶河北岸一带。囿，园林。

④大蒐于比蒲：鲁国在比蒲举行大阅兵。

⑤晋阳：晋国地名，在今山西太原西南。

⑥士吉射：士鞅之子。朝歌：卫邑名，在今河南淇县。

⑦晋赵鞅归于晋：赵鞅返回晋都。

【译文】

鲁定公十三年春，齐景公、卫灵公驻扎在垂葭。

夏，修建蛇渊囿。

在比蒲举行大阅兵。

卫国公孟彄带兵攻打曹国。

秋,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

冬,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发动叛乱。

晋国赵鞅回到晋国都城。

薛人杀死国君比。

【传】

13.1 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实郹氏[①]。使师伐晋,将济河,诸大夫皆曰不可[②],邴意兹曰[③]:“可。锐师伐河内[④],传必数日而后及绛[⑤]。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⑥]。”乃伐河内。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⑦]。齐侯欲与卫侯乘[⑧],与之宴而驾乘广[⑨],载甲焉[⑩]。使告曰:“晋师至矣!”齐侯曰:“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⑪]。”乃介而与之乘,驱之[⑫]。或告曰:“无晋师。”乃止[⑬]。

【注释】

①实郹(jú)氏:垂葭实际就是郹氏。

②诸大夫皆曰不可:诸大夫皆认为晋国仍然强大,不可贸然攻打晋国。

③邴意兹:齐国大夫。

④河内:古地名。在今河南汲县,本是卫地,这时属晋国。

⑤传必数日而后及绛:传车到晋都绛报信要数日。传,传车,驿传。

⑥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绛得讯组织军队,行军缓慢,至少三个月才能赶到河内,则我已返回河东。按,杨伯峻曰:“此时之黄河,经河南原阳、延津诸县西北而东北流,又经濮阳西而

北，齐、卫皆在河东。”

⑦唯邴意兹乘轩：邴意兹的话得当，齐景公只允许他一个人乘车，以示褒奖。

⑧齐侯欲与卫侯乘：同乘一辆战车。

⑨驾：套好车。乘广：战车名。

⑩载甲：装上甲兵。

⑪比君之驾也，寡人请摄：在饮宴中，卫灵公的战车已卸下，所以齐景公说，等到您的车子套好，我代您的御者驾车。这是齐景公知道晋军未到，故作镇定的话。比，及，等到。摄，代。

⑫乃介而与之乘，驱之：披甲与卫灵公一起登车前进。

⑬乃止：军吏报告晋军没来，齐景公停车。

【译文】

鲁定公十三年春，齐景公、卫灵公驻扎在垂葭，就是郹氏。派兵攻打晋国，准备过黄河，大夫们都说不行，邴意兹说：“可以的。选精兵进攻河内，驿传要好几天才到达绛都。绛都军队没有三个月不能到达黄河，那时我军已经渡过黄河回兵了。”于是攻打河内。齐景公把大夫们车子都收了，只有邴意兹可以坐车。齐景公想和卫灵公同坐一辆车，和他一起宴饮，命人套好乘广车，载上甲兵。使者报告说：“晋兵到来了！”齐景公对卫灵公说：“等到您的车子套好，寡人请求替您驾车。”于是披上甲和卫灵公一起上车，驱车向前。有人报告说：“没有晋军。”这才停车。

13.2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①：“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②。”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③，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④。不如侵齐而谋之⑤。”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⑥。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⑦。使其从

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8]。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9]。"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10]。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11]；荀寅，范吉射之姻也[12]，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13]。董安于闻之[14]，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15]，为后可也[16]。"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17]。请以我说[18]。"赵孟不可[19]。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20]。

【注释】

①邯郸午：赵穿的后代，赵鞅同族，封于邯郸。

②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鲁定公十年，赵鞅包围卫国，卫国人恐惧，献民户五百家给赵鞅，赵鞅安置在邯郸，现在打算把他们迁到晋阳。晋阳，赵鞅封邑。

③卫是以为邯郸：五百家在邯郸，卫国因此与邯郸亲善。

④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迁于晋阳，卫国必然与邯郸关系破裂。

⑤不如侵齐而谋之：先侵齐，引起齐国来报复，这样迁五百家到晋阳，顺理成章。

⑥而归之于晋阳：邯郸午按父兄意见行事。

⑦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赵鞅误会邯郸午违命不从，便将他囚禁在晋阳。赵孟，赵鞅。

⑧使其从者说剑而入，涉宾不可：赵鞅命令邯郸午的随从不得带剑，涉宾坚持带剑。说，通"脱"。涉宾，邯郸午家臣。

⑨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赵鞅准备杀邯郸午，同意邯郸人另立继承人。私有讨于午，邯郸午本是赵鞅同族，讨邯郸午如同处理家中私事。

⑩赵稷：邯郸午之子。

⑪荀寅：中行寅。

⑫荀寅，范吉射之姻也：邯郸午是荀寅外甥，荀寅与范吉射有姻亲关系，杀邯郸午便牵涉到中行氏、范氏二家。

⑬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范、中行二家不围邯郸，准备进攻赵鞅。

⑭董安于：赵鞅家臣。

⑮始祸者死：引发祸端的必须处死。

⑯为后可也：宁可后发制人。

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与其危害百姓，安于宁愿受先发难之罪而被处死。

⑱请以我说：晋定公追究，可杀我以谢罪。

⑲赵孟不可：仍然不同意先发难。

⑳晋人围之：范氏、中行氏包围晋阳。晋人，指范氏、中行氏。

【译文】

晋国赵鞅对邯郸午说："归还我卫国进贡的五百家，我把他们安置在晋阳。"邯郸午答应了。他回到邯郸告诉了父兄，父兄都说："不行。卫国因为这些人而与邯郸亲善，要是安置在晋阳，是断绝和卫国友好往来之路。不如侵袭齐国来达到目的。"于是照办，然后把五百家而送到晋阳。赵鞅发怒，召见邯郸午，把他囚禁在晋阳。让他的随从解下佩剑进入，涉宾不答应。赵鞅派人告诉邯郸人说："这是我私自对邯郸午的惩罚，你们可以按你们的意愿立继承人。"便杀了邯郸午。赵稷、涉宾带领邯郸人叛乱。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范吉射的姻亲，关系和睦，所以不参与包围邯郸，准备发动叛乱。董安于听说了，告诉赵鞅说："先作准备吧？"赵鞅说："晋国有规定，首先挑起祸乱的处死，我们后发制人就行了。"董安于说："与其危害人民，宁可我一个人死。请用我来做解释。"赵鞅不同意。秋七月，范氏、中行氏攻打赵鞅家，赵鞅逃往晋阳，晋国包围了晋阳。

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1]，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2]。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3]，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4]。故五子谋[5]，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6]。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7]。请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注释】

①范皋夷：范氏庶子。

②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知文子宠信梁婴父，想让他为卿以取代荀寅。梁婴父，晋国大夫。知文子，荀跞。

③韩简子：韩起之孙韩不信。中行文子：荀寅。

④魏襄子：魏舒之子魏曼多。范昭子：范吉射。

⑤五子：指范皋夷、梁婴父、知文子、韩简子、魏襄子。

⑥在河：沉于黄河，昭告河神为誓。

⑦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三家同时发难，单独驱逐赵鞅，刑罚不均。三臣，范、中行、赵氏。钧，通"均"。

【译文】

范皋夷不被范吉射宠爱，想在范氏族中发动叛乱。梁婴父得到荀跞的宠信，荀跞想让他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交恶，魏襄子也和范昭子关系紧张。所以五个人合谋，要驱逐荀寅，而让梁婴父替代他；驱逐范吉射，而让范皋夷替代。荀跞对晋定公说："国君命令大臣，首先挑起祸乱的处死，盟书沉在黄河里。如今三位臣子首先挑起祸乱，却单独驱逐赵鞅，刑罚已经不公平了。请把他们都赶走。"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事奉晋定公攻打范氏、中行氏，没能取胜。

二子将伐公[1]，齐高强曰[2]："三折肱知为良医[3]。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4]。三家未睦，可尽克也[5]。克之，君将谁与[6]？若先伐君，是使睦也[7]。"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8]。丁未[9]，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10]。十二月辛未[11]，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

【注释】

①二子将伐公：准备攻打晋定公而叛乱。二子，范氏、中行氏。

②高强：齐国大夫子尾之子，鲁昭公十年逃往鲁国，后又投奔晋国。

③三折肱知为良医：多次折断胳膊，久病成良医。

④我以伐君在此矣：按，昭公十年，齐陈氏、鲍氏攻栾氏、高氏，高强攻齐景公于虎门，败而奔鲁，后奔晋。

⑤三家未睦，可尽克也：三家不和，可各个击破。三家，知、韩、魏。

⑥克之，君将谁与：意思是三家一破，国君自然要依靠范氏、中行氏。

⑦若先伐君，是使睦也：促使对方团结起来。

⑧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知、韩、魏随国人攻打范氏、中行氏。

⑨丁未：十一月十八日。

⑩韩、魏以赵氏为请：韩、魏联名向晋定公提出请求，让赵鞅回到国都。

⑪辛未：十二日。

【译文】

范氏、中行氏打算进攻定公，齐国高强说："臂膀折断几次便成了良医。唯独攻打国君不行，因为民众不会支持。我就是因为攻打国君而

到了这里。三家不相和睦，可以各个击破。战胜他们，国君还会去亲附谁？要是先去攻打国君，这是促使他们和睦。”二人不听，于是进攻晋定公。国人帮助定公，二人失败，三家随着讨伐二人。十一月十八日，荀寅、士吉射逃往朝歌。韩、魏为赵鞅求情。十二月十二日，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订立盟约。

13.3 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①。退，见史鳍而告之②。史鳍曰：“子必祸矣！子富而君贪，其及子乎③！”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④。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鳍曰：“无害。子臣⑤，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难，上下同之⑥。戍也骄⑦，其亡乎。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之见⑧。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与焉⑨。”及文子卒，卫侯始恶于公叔戍，以其富也⑩。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⑪，夫人诉之曰：“戍将为乱⑫。”

【注释】

①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想在家中设宴请卫灵公。公叔文子，公叔发。

②史鳍(qiū)：卫国大夫史鱼。

③及子：将要祸患加身。

④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未能事先听取您的意见，是我的过错。

⑤臣：动词，善尽为臣之礼。

⑥上下同之：无论尊卑都是如此。

⑦戍：知文子之子。

⑧富而不骄者鲜，吾唯子之见：唯见你富而不骄。

⑨戍必与焉：史鳍预言公叔戍必有灾难。

⑩卫侯始恶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卫灵公贪，而公叔戌富，故恶之。

⑪夫人：卫灵公夫人南子，以淫荡出名。

⑫戌将为乱：南子向卫灵公进谗言。按，此本与下年“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云云为一段，被割裂。

【译文】

起初，卫国公叔文子朝见而请求设享礼款待卫灵公。退朝后，见到史鳝，告诉他。史鳝说：“您一定会招致祸患了！您富有而国君贪婪，祸患将要到你身上了吧！”公叔文子说：“是这样。我没有先告诉你，是我的过错。但国君已经答应我了，该怎么办？”史鳝说：“没关系。您谨守臣礼，就可以免于祸。富有而能守臣礼，必能免于难，无论尊卑都一样。您的儿子公叔戌骄傲，大概要逃亡的吧。富有而不骄横的很少，我只见到您一个。骄横而不灭亡的，从来没有。公叔戌必定要蒙受祸难。”到公叔文子死后，卫灵公开始厌恶公叔戌，是因为他富有。公叔戌又打算除掉灵公夫人的党羽，夫人向卫灵公诉说：“公叔戌将要发动叛乱。”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①，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②。

14.2　二月辛巳③，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④。

14.3　夏，卫北宫结来奔。

14.4　五月，於越败吴于槜李⑤。

14.5　吴子光卒⑥。

14.6　公会齐侯、卫侯于牵⑦。

14.7　公至自会。

14.8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⑧。

14.9 天王使石尚来归脤⑨。

14.10 卫世子蒯聩出奔宋。

14.11 卫公孟彄出奔郑。

14.12 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⑩。

14.13 大蒐于比蒲。

14.14 邾子来会公⑪。

14.15 城莒父及霄⑫。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

②赵阳：卫国大夫赵黡之孙，公叔戌同党。

③辛巳：二十三日。

④顿：国名，在今河南项城。牂(zāng)：顿国国君名。

⑤於越：即越国。槜(zuì)李：古地名。在今浙江嘉兴南。

⑥吴子光卒：吴王阖庐死。吴王阖庐，前514年即位，在位十九年。

⑦牵：古地名。在今河南浚县北。

⑧洮：曹国地名，在今山东鄄城西南。

⑨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周敬王派石尚给鲁国送来祭肉。石尚，周大夫。脤，祭社的肉。

⑩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定公十一年，宋公同母弟辰入萧叛乱，现在从萧地逃来鲁国。

⑪邾子来会公：邾国国君与鲁定公会于比蒲。

⑫城莒父及霄：鲁国背叛晋国，支持范氏、中行氏，惧怕晋国报复，因此修筑二城。莒父、霄，二地都在今山东莒县。

【译文】

鲁定公十有四年春，卫国公叔戌逃到鲁国。卫国赵阳出逃宋国。

二月二十三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带兵灭亡顿国，把顿子牂带回国。

夏，卫国北宫结逃来鲁国。

五月，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

吴王光去世。

定公与齐景公、卫灵公在牵地相会。

定公从会见地回国。

秋，齐景公、宋景公在洮地相会。

周敬王派石尚来鲁国送祭肉。

卫国太子蒯聩出逃到宋国。

卫国公孟彄逃往郑国。

宋景公的弟弟辰从萧地逃来。

在比蒲举行盛大阅兵。

邾隐公前来与定公相会。

修筑莒父与霄地城墙。

【传】

14.1　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①。

【注释】

①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此文与上年《传》末段本是一传，应连读。

【译文】

鲁定公十四年春，卫灵公驱逐公叔戍与其同党，所以赵阳逃往宋国，公叔戍逃来鲁国。

14.2　梁婴父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1]。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2]，是安于与谋乱也[3]。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4]。"赵孟患之[5]。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6]。"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7]，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孟盟[8]。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9]。

【注释】

①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让董安于辅佐赵氏，主持赵氏政事，赵氏必得晋国。

②安于则发之：二意谓范、中行之乱是董安于挑起的。

③与谋乱：参与叛乱。

④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意谓请赵鞅将董安于处死。

⑤赵孟患之：赵鞅不愿杀死董安于。

⑥人谁不死，吾死莫矣：死莫，死得迟了。莫，同"暮"。按，董安于愿以一死保护赵氏。

⑦赵孟尸诸市：暴尸市街。

⑧知伯：荀跞。

⑨祀安于于庙：将董安于祔祭于赵氏祖庙。

【译文】

梁婴父厌恶董安于，对知文子说："不杀董安于，让他一直在赵氏那里执掌政事，赵氏必将得到晋国。何不以他首先发难为由，去责问赵氏？"知文子派人告诉赵鞅说："范氏、中行氏虽然的确发动了叛乱，但这是董安于挑起的，这样董安于就是通同策划叛乱的人。晋国有命令，首

先发动祸难的人处死。范氏、中行氏已经伏罪，谨敢以此奉告。”赵鞅感到为难。董安于说：“要是我死而晋国得以安宁，赵氏能安定，我哪里还用活着？人谁不死，我已经死得晚了。”就上吊而死。赵鞅把他的尸首陈列在街市上示众，并告诉知文子说：“您命我杀死罪人，董安于已经伏罪了，谨敢奉告。”知文子与赵鞅结盟。而后赵氏得以安定，在赵氏宗庙中祭祀董安于。

14.3 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①]。

【注释】

①楚灭顿：顿本属楚国的盟国，现在背楚事晋，又与属于楚国的陈国断交，因此被灭。

【译文】

顿子牂想事奉晋国，背叛楚国而断绝与陈国的友好关系。二月，楚国灭亡顿国。

14.4 夏，卫北宫结来奔，公叔戌之故也[①]。

【注释】

①公叔戌之故也：北宫结是公叔戌同党。

【译文】

夏，卫国北宫结逃来鲁国，是因为公叔戌的缘故。

14.5 吴伐越[①]。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句践患吴之整也[②]，使死士再禽焉，不动[③]。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④]，而辞曰：“二君有治[⑤]，臣奸旗鼓[⑥]，不敏于君之行前[⑦]，不敢逃刑，

敢归死[8]。"遂自刭也。师属之目[9],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10],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11]。还,卒于陉[12],去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13]。苟出入,必谓己曰[14]:"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15]。

【注释】

①吴伐越:此时越王允常死,句践即位,吴国乘丧进攻越国,并报复定公五年越侵吴之役。

②句践患吴之整也:担心吴军严整,不易突破。

③使死士再禽焉,不动:越王派敢死队两次冲击吴阵,擒捉吴军,但吴军阵脚不动。

④属剑于颈:将剑架在脖子上。

⑤二君有治:两国交战。治,治军交战。

⑥奸旗鼓:犯军令。

⑦不敏于君之行前:在君王的阵前显示出无能。

⑧不敢逃刑,敢归死:不敢逃避刑罚,应死于阵前。

⑨师属之目:吴军看得目瞪口呆。

⑩灵姑浮:越国大夫。

⑪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阖庐伤大脚指,灵姑浮夺走阖庐的一只鞋。将指,大脚指。

⑫卒于陉:阖庐死于陉地。

⑬夫差:阖庐死,其子夫差继位。

⑭苟出入,必谓己:夫差让臣子提醒自己。

⑮三年,乃报越:三年后,即鲁哀公元年,夫差败越于夫椒。

【译文】

吴国进攻越国。越王句践率兵抵御，在槜李摆开阵势。句践担心吴军军阵严整，派敢死队两次冲击吴军，吴军阵脚不动。又让罪犯排成三行，把剑架在脖子上，致辞说："两国国君用兵，臣子触犯军令，在国君阵前无能，不敢逃避刑罚，谨此自求一死。"便自杀了。吴军将士都注目观看，越王乘机进攻，大败吴军。灵姑浮用戈击打吴王阖庐，阖庐脚拇指受伤，灵姑浮得到他一只鞋。退兵途中，吴王阖庐在陉地死去，距离槜李七里地。夫差派人站在庭院里。只要夫差出入，这些人一定对他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了吗？"夫差就回答说："是，不敢忘记！"过了三年，就向越国报了仇。

14.6 晋人围朝歌①，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梁之间②，谋救范、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③，战于绛中，不克而还。士鲋奔周④，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注释】

①晋人围朝歌：包围朝歌，讨伐范氏、中行氏。

②脾、上梁之间：此处即牵地。

③析成鲋(fù)、小王桃甲：二人都是晋大夫，范氏、中行氏同党。

④士鲋奔周：析成鲋逃入成周。士鲋，析成鲋。

【译文】

晋国包围朝歌，鲁定公与齐景公、卫灵公在脾、上梁之间的牵地相会，商量救援范氏、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领狄军袭击晋国，在绛中交战，不胜而退兵。析成鲋逃往成周，小王桃甲进入朝歌。

14.7 秋，齐侯、宋公会于洮，范氏故也。

【译文】

秋，齐景公、宋景公在洮地相会，是为了救援范氏。

14.8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①。会于洮②，大子蒯聩献盂于齐③，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④？"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⑤："从我而朝少君⑥，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⑦。"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⑧。夫人见其色，啼而走⑨，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⑩。大子奔宋。尽逐其党。故公孟彄出奔郑⑪，自郑奔齐。

【注释】

①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本是宋国之女，与宋朝通奸。嫁到卫国后，仍然思念宋朝，卫灵公于是召宋朝来卫。宋朝，宋国公子，貌美。

②会于洮：齐、宋会于洮。

③蒯(kuǎi)聩：卫灵公太子。盂：地名。

④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jiā)：歌词的意思是母猪已经有了家室，为何还不放过我们漂亮的公猪？歌以嘲弄卫国。娄猪，母猪，喻指南子。艾，美貌。豭，公猪，喻指宋朝。

⑤戏阳速：太子家臣。

⑥少君：小君，指南子。

⑦我顾，乃杀之：顾，回头看，以此为暗号。按，蒯聩受宋国乡人的羞辱，决计杀掉南子。

⑧速不进：戏阳速不动手。

⑨夫人见其色，啼而走：南子发现神情不对，知道太子要杀她，边哭

边跑。

⑩公执其手以登台：卫灵公牵着南子的手登台避祸。

⑪公孟彄：蒯聩同党。

【译文】

卫灵公为了夫人南子召见宋朝。在洮地相会，太子蒯聩向齐国奉献盂邑，路过宋国郊外。乡野人唱歌说："母猪已经有了家室，为何还不放过我们漂亮的公猪？"太子感到羞耻，对戏阳速说："跟随我去朝见夫人，夫人见我时，我回头看，你就杀了她。"戏阳速说："好的。"便去朝见夫人。夫人见太子，太子三次回头，戏阳速不上前动手。夫人见太子脸色不对，哭着逃走，说："蒯聩要杀我。"灵公拉着她的手登上高台。太子逃往宋国。灵公把太子同党全部赶走。所以公孟彄出逃郑国，又从郑国逃到齐国。

大子告人曰："戏阳速祸余①。"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②；若杀夫人，将以余说③。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④。谚曰：'民保于信⑤。'吾以信义也⑥。"

【注释】

①祸余：害我。

②戕：残杀。

③以余说：归罪于我而解脱自己。说，通"脱"。

④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只答应，不动手，以求暂免一死。

⑤民保于信：做人必须有信用。

⑥吾以信义也：以行为合于道义，不必死守诺言。

【译文】

太子告诉别人说："戏阳速害我。"戏阳速告诉别人说："是太子加祸于我。太子无道，让我杀他母亲。我不答应，他就要杀我；要是杀了夫人，将会把罪推到我身上来解脱自己。所以我假装答应而没动手，从而暂免一死。谚语说：'做人必须有信用。'我用道义作为信用。"

14.9　冬十二月，晋人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①]，获籍秦、高强。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②]。

【注释】

①潞：古地名。在今山西潞城东北。

②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郑国帮助范氏，一同被晋军打败。百泉，古地名。在今河南辉县西北。

【译文】

冬十二月，晋国在潞地打败范氏、中行氏的人马，俘获籍秦、高强。又在百泉打败郑国军队和范氏人马。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①]，邾子来朝。

15.2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②]。

15.3　二月辛丑[③]，楚子灭胡[④]，以胡子豹归。

15.4　夏五月辛亥[⑤]，郊[⑥]。

15.5　壬申[⑦]，公薨于高寝[⑧]。

15.6　郑罕达帅师伐宋。

15.7　齐侯、卫侯次于渠蒢[⑨]。

15.8 邾子来奔丧⑩。

15.9 秋七月壬申⑪,姒氏卒⑫。

15.10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⑬。

15.11 九月,滕子来会葬⑭。

15.12 丁巳⑮,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⑯,日下昃⑰,乃克葬⑱。

15.13 辛巳⑲,葬定姒⑳。

15.14 冬,城漆㉑。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定公十五年当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

②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准备郊祭的牛被鼷鼠咬死,改用其他牛卜其吉凶。鼷鼠,一种小鼠。

③辛丑:十九日。

④胡:国名,在今安徽阜阳。

⑤辛亥:初一。

⑥郊:因改卜牛,到五月才举行郊祭。

⑦壬申:二十二日。

⑧公薨于高寝:鲁定公死。高寝,宫名。

⑨渠蒢:古地名。今地不详。

⑩邾子来奔丧:奔鲁定公丧。

⑪壬申:二十三日。

⑫姒氏:鲁定公夫人,鲁哀公母亲。

⑬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为公元前495年7月22日的日全食。

⑭滕子来会葬:滕国国君来鲁国为定公送葬。

⑮丁巳:初九。

⑯戊午：初十。

⑰日下昃(zè)：日西斜。

⑱乃克葬：因下雨，第二天傍晚才下葬。

⑲辛巳：十月初三。

⑳定姒：姒氏。

㉑漆：古地名。在今山东邹城北，本为邾国地，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逃到鲁国，献漆、闾丘等地。

【译文】

鲁定公十五年春周历正月，邾隐公来鲁国朝见。

鼷鼠咬食郊祀用的牛，牛死了，于是另行选牛占卜。

二月十九日，楚昭王灭亡胡国，把胡子豹押回国。

夏五月初一，举行郊祀。

二十二日，鲁定公在高寝去世。

郑国罕达领兵进攻宋国。

齐景公、卫灵公在渠蒢驻扎。

邾隐公前来鲁国吊丧。

秋七月二十三日，定姒去世。

八月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滕顷公前来参加葬礼。

初九，安葬我国国君定公，下雨，没能下葬。初十，太阳偏西时，才完成葬礼。

十月初三，安葬定姒。

冬，修筑漆邑城墙。

【传】

15.1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①]。子贡观焉[②]。邾子执玉高，其容仰[③]。公受玉卑，其容俯[④]。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

皆有死亡焉[5]。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6]。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7]；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8]。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9]，心已亡矣[10]。嘉事不体[11]，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12]。骄近乱，替近疾[13]。君为主，其先亡乎[14]！"

【注释】

①邾隐公：邾国国君益。

②子贡：卫国人，端木赐，孔子弟子。观焉：观二君相见之礼。

③邾子执玉高，其容仰：朝见时邾隐公拿玉姿势过高，脸向上仰着。玉，朝见时拿的玉璧。

④公受玉卑，其容俯：鲁定公接受玉璧时姿势过低，脸向下。二人都不合礼仪。

⑤二君者，皆有死亡焉：二君都有死亡之兆。

⑥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礼是死生存亡的体现。

⑦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人的一举一动，摆动扭转，进退俯仰，都应由礼仪来定。

⑧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朝会、祭祀、服丧、征战，也可以依礼来观察它。

⑨不度：不合礼仪法度。

⑩心已亡矣：心已不在礼上。

⑪嘉事：指朝会。不体：不合于礼。

⑫替：衰废。

⑬骄近乱，替近疾：骄傲引发动乱，衰废预示疾病。

⑭君为主，其先亡乎：子贡预言鲁定公将先死。

【译文】

鲁定公十五年春，邾隐公来鲁国朝见。子贡观礼。邾隐公把玉拿得很高，脸向上仰。鲁定公接受玉时拿得很低，脸下俯。子贡说："从

礼的角度来看，二位国君都有死亡的预兆。礼是生死存亡的体现。左右周旋、进退俯仰，都应该取之于礼；朝会祭祀、丧事战争，也从这里观察。现在是正月里互相朝见，却都不合法度，说明二位国君的心中已没有礼了。朝会不讲礼，怎么能长久？高和仰是骄傲的表现；低与俯是衰废的表现。骄傲接近动乱，衰废接近疾病。我国国君是主人，恐怕要先死吧！”

15.2　吴之入楚也[①]，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②]。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③]。”二月，楚灭胡。

【注释】

①吴之入楚也：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吴入郢。

②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抓走所有靠近胡国的楚国臣民。

③多取费焉：事楚不过多费贡礼罢了。

【译文】

吴军攻入楚国时，胡子把靠近胡国的楚国城邑掳掠一空。楚国安定后，胡子豹又不事奉楚国，说：“国家存亡自有天命，为什么要事奉楚国？只不过多花费财礼罢了。”二月，楚国灭亡胡国。

15.3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①]，是使赐多言者也[②]。”

【注释】

①赐：即子贡。

②多言者：多嘴的人。

【译文】

夏五月二十二日，鲁定公去世。孔子说："赐不幸而说中了，这事使他成为多嘴的人。"

15.4 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①]。

【注释】

①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宋国公子地逃奔郑国，郑国为他讨伐宋国。罕达，郑国大夫。老丘，宋国地名，在今河南开封东南。

【译文】

郑国罕达在老丘打败宋军。

15.5 齐侯、卫侯次于蘧挐[①]，谋救宋也[②]。

【注释】

①蘧挐：即渠蒢。

②谋救宋也：郑国伐宋，齐、卫两国商量救宋。

【译文】

齐景公、卫灵公在蘧挐驻扎，商量救援宋国。

15.6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也[①]。

【注释】

①不称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这是解释《经》文不称姒氏为夫人的原因——未向同盟诸侯发讣告，也没将灵位供在祖姑庙中。

【译文】

秋七月二十三日，定姒死。《经》文不称她为夫人，是因为没发布讣告，并且没有陪祀祖姑。

15.7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①，礼也。

【注释】

①襄事：成事。

【译文】

安葬定公，下雨，没有完成葬事，这是合于礼的。

15.8 葬定姒，不称小君，不成丧也①。

【注释】

①不称小君，不成丧也：不称小君，不称夫人。不成丧，定公死而未葬，定姒死，不发讣告，不供入祖姑庙，因此也不算国葬。

【译文】

安葬定姒，不称她为小君，是因为没有按国君夫人的葬礼来安葬。

15.9 冬，城漆，书，不时告也①。

【注释】

①冬，城漆，书，不时告也：修筑城邑，一般应在农闲时。城漆本在秋季，因有碍农时，到冬天才祭告祖庙，《春秋》因此记载。

【译文】

冬，修筑漆邑城墙，《春秋》记载，是因为没及时祭告祖庙。

哀公

【题解】

哀公，鲁国第二十五任国君，名蒋，一作将，定公之子，夫人定姒所生，前494年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二十七年，哀公为三桓所迫，奔越，第二年回国，死于有山氏家，子悼公宁立。孔子修订《春秋经》文，相传绝笔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句，以下至孔子去世时（哀公十六年）的《春秋经》文，皆出弟子手。《左传》记事至哀公二十七年，另附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事。

哀公时期，鲁国外交还能勉强维护尊严，但是，有孔子这样的国老，有子贡这样的外交家，他们都不被重用。鲁国于哀公七年侵略邾国，随后招致吴国的讨伐。哀公以个人喜好行事，国人失望，同时，三桓专横跋扈，最终导致君臣矛盾激化，哀公逃亡。

这一时期，晋、楚势力衰落，已经无力称霸，东南的吴、越两国形成争霸局面。哀公元年，吴国为报槜李之战，攻入越国，大败句践。越国求和，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告诫，与越国讲和。夫差以为越国从此不足为患，于是挥师北上，争霸中原。在此期间，越王句践忍辱负重，励精图治。哀公十三年，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上与晋国争霸时，句践攻入吴国都城，大败吴师。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夫差自缢。此后，越国号称一时霸主。

元年

【经】

1.1 元年春王正月[1]，公即位。

1.2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2]。

1.3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3]，郊[4]。

1.4 秋，齐侯、卫侯伐晋[5]。

1.5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6]。

【注释】

①元年：鲁哀公元年当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

②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楚国与同盟国包围蔡国。

③辛巳：初六。

④郊：郊祭。

⑤齐侯、卫侯伐晋：齐、卫为救援范氏而攻打晋国。

⑥仲孙何忌帅师伐邾：鲁国孟懿子进攻邾国。

【译文】

鲁哀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哀公即位。

楚昭王、陈闵公、随侯、许元公包围蔡国。

鼷鼠咬食郊祀用的牛，就另外占卜选牛。夏四月初六，举行郊祀。

秋，齐景公、卫灵公攻打晋国。

冬，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进攻邾国。

【传】

1.1 元年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1]。里而栽[2]，广丈，高倍[3]。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4]。蔡人男女以辨[5]，使疆

于江、汝之间而还[6]。蔡于是乎请迁于吴[7]。

【注释】

①楚子围蔡，报柏举也：昭公四年，柏举之战，蔡国和吴国一起攻打楚国，几乎使楚国灭亡。

②里而栽：距离蔡都一里处修筑工事。

③广丈，高倍：堡垒厚一丈，高二丈。

④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筑垒的士卒屯驻于工地，经九日九夜完成。工程的完工与子西的预定计划一样。夫，士卒。素，预定计划。

⑤男女以辨：男女分别列队出降。辨，别。

⑥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楚国命令蔡国迁到江北、汝南之间，蔡人听命，楚军于是撤回。江，长江。汝，汝水。

⑦蔡于是乎请迁于吴：楚军一撤，蔡国叛楚附吴，要求迁到吴国去。

【译文】

鲁哀公元年春，楚昭王包围蔡国，是报复柏举那次战役。靠近蔡都一里构筑堡垒，宽一丈，高加倍。筑垒的士卒屯驻工地，经九日九夜完成，与子西的预定计划相符。蔡国人把男女分别排列捆绑了排队出降，楚昭王让他们迁移到长江、汝水之间就班师回去了。蔡国因此向吴国请求迁移到吴国去。

1.2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1]，报槜李也[2]。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3]，保于会稽[4]，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5]。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6]。'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7]，灭夏后相[8]。后缗方娠[9]，逃出自窦[10]，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11]。惎浇[12]，

能戒之[13]。浇使椒求之[14]，逃奔有虞[15]，为之庖正[16]，以除其害[17]。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18]，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19]。能布其德，而兆其谋[20]，以收夏众，抚其官职[21]。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22]。遂灭过、戈[23]，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4]。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25]，不亦难乎[26]！句践能亲而务施[27]，施不失人，亲不弃劳[28]。与我同壤[29]，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30]，后虽悔之，不可食已[31]。姬之衰也[32]，日可俟也。介在蛮夷[33]，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34]。"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35]，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36]！"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37]。

【注释】

①夫椒：古地名。在今江苏太湖西洞庭山。

②报槜李也：槜李之战在定公十四年，吴王阖庐死于此役。

③甲楯：披甲持盾的士兵。

④会稽：古地名。在今浙江绍兴。

⑤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句践退守会稽山，派文种通过太宰嚭向吴国求和。种，越国大夫文种。大宰嚭，吴国太宰伯嚭。

⑥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树德要不断增长，去害要扫除干净。滋，滋长，增长。

⑦有过浇：寒浞杀羿，因其室而生浇，处浇于过，故称。斟灌、斟鄩：夏朝同姓诸侯。

⑧夏后相：夏启之孙。

⑨后缗：夏后相之妻，有仍氏的女儿。娠：怀孕。

⑩窦:墙洞。

⑪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少康任有仍氏牧正。牧正,牧官之长。

⑫惎(jī):嫉恨。

⑬戒:警戒。

⑭椒:浇的臣子。求之:追捕少康。

⑮有虞:古部落名,相传为虞舜之后,在今河南商丘虞城西南。

⑯庖正:主管膳食的官长。

⑰除其害:逃避自己的祸患。其,己。

⑱虞思:有虞之君,姚姓。妻之以二姚: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

⑲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虞思将纶封给少康,并给他田和奴隶。纶,古地名。在今河南虞城。一成,方十里。按,其时已存在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一井为一里,方十里为一成。旅,五百人。

⑳能布其德,而兆其谋:相传少康为夏朝中兴之主,自此开始广施恩德,实施复国计划。兆,开始。

㉑以收夏众,抚其官职:收拾遗民,安抚官员。

㉒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女艾,少康臣子。谍,侦察,刺探。季杼,少康之子。豷,浇之弟。按,少康准备灭浇。

㉓过:浇的封国。戈:豷的封国。

㉔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少康中兴,恢复夏朝统治及典章制度。旧物,旧事。

㉕或将丰之:天或者将使越兴盛。

㉖不亦难乎:如果与越国讲和,吴国将难以制服它。

㉗能亲而务施:亲民善施。

㉘施不失人,亲不弃劳:善施则得民心,亲民则百姓愿为之效劳。

㉙与我同壤:越与吴同在今江苏、浙江三江五湖之地。

㉚违天而长寇仇：违背天意，保存仇敌。

㉛不可食已：做什么也没用了。食，作为，有为。

㉜姬：指吴国，姬姓。

㉝介在蛮夷：吴居二国之间。蛮夷，指越、楚二国。

㉞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使仇敌壮大，而求当霸主，一定是行不通的。求伯，求当霸主。按，伍员认为与越国讲和是养虎贻患，因此竭力反对。

㉟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国十年生民聚财，十年教育训练。

㊱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伍员预言二十年后吴国将被灭。为沼，宫室废坏成为池沼。

㊲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吴、越二国都未向鲁国报告胜败，所以《经》文不加记载。

【译文】

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国，报了槜李之仇。于是进入越地。越王带着披甲持盾士兵五千人，坚守会稽山，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向吴国求和。吴王准备同意。伍员说："不行。下臣听说：'建树德行莫如不断培植，去除毒害莫如铲除净尽。'昔日有过的浇杀死斟灌而攻打斟鄩，灭亡了夏后相。后缗正怀孕，从城墙小洞逃了出去，回到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后来当了有仍的牧正。少康怨恨浇，能警惕戒备。浇派椒寻找他，少康逃到有虞，做了庖正，以避免受到伤害。虞思把两个女儿嫁她为妻，并封在纶邑，拥有田地一成，部众一旅。少康能广施恩德，开始实施复国计划，收留夏朝的遗民，安抚其官员。派出女艾到浇那儿当间谍，派季杼引诱豷。从而灭亡了过、戈，恢复了禹的功绩，奉祀夏朝的祖先并祭祀上天，恢复夏朝的典章制度。如今吴国不如过国，而越国比少康强大，要是与越国讲和而使它壮大，吴国就将难以制服它！句践能够亲近百姓而致力于施舍，善施则得民心，亲民则百姓愿为之效劳。它和我国同处一块土地，却世代为仇敌。在这种情况下攻克而不占有，打

算让它继续存在下去，是违背天意而滋长仇敌，以后即便后悔，也无法消除祸患了。姬姓的衰亡，已经指日可待了。我国处在蛮夷之间，而使仇敌壮大，用这样的办法来求取霸业，肯定是办不到的。”吴王不听。伍员退出后告诉别人说：“越国十年生殖聚积，又用十年教育训练，二十年之后，吴国也许要成为池沼了！”三月，越国和吴国讲和。吴国进入越国，《经》文不加记载，是因为吴国没有报告胜利，越国也没有报告失败的缘故。

1.3 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①。

【注释】

①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定公十三年，赵稷以邯郸叛，齐、卫二国为救援邯郸，派兵包围五鹿。五鹿，晋国邑名，在今河北大名东。

【译文】

夏四月，齐景公、卫灵公救援邯郸，包围五鹿。

1.4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①。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②。”逢滑当公而进③，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④。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⑤？”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⑥？”对曰：“国之有是多矣⑦，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⑧，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⑨，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⑩。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⑪。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⑫？”

陈侯从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13]。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

【注释】

①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定公四年，吴攻入楚郢都，召陈怀公，让其归附吴国。

②"欲与楚者右"四句：陈怀公根据国人的意愿决定从吴或从楚。陈怀公南面，右为楚，左为吴。从田，有田地的根据田地所在分立左右。从党，以宗族分立左右。

③当公：不左不右，正对着怀公。

④楚未可弃，吴未可从：陈国本是楚的盟国，逢滑认为不可弃楚从吴。

⑤"而晋"四句：陈国是中原诸侯，晋国是诸侯盟主，以晋国为借口推辞吴国的胁迫，或许可行。

⑥国胜君亡，非祸而何：楚国家为吴国所胜，国君逃亡。按，陈怀公有从吴之意，所以以此驳逢滑的"楚未有祸"。

⑦有是：有这种情况，即"国胜君亡"。

⑧视民如伤：不惊动百姓，爱护百姓生命。

⑨土芥：粪土草芥，形容极其轻贱。

⑩艾杀：斩杀。

⑪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吴国穷兵黩武，使国家日益凋敝，人民死亡极多，又从未推行过德政。如莽，如草莽，极言其多。

⑫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灾祸很快将降临吴国。何日之有，有何日，没多久。按，逢滑再论楚国不会灭亡，吴不可从。

⑬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召陈的是阖庐，夫差侵陈是为父报仇。修怨，报仇。

【译文】

吴国攻入楚国的时候，派人召见陈怀公。怀公召集国人征求意见，说："想要依附楚国的站到右边，想要依附吴国的站到左边。陈国人中有田地的按田地所在分立，没有田地的和亲族站在一起。"逢滑面对怀公走上前去，说："下臣听说国家的兴起是由于福分，而灭亡是因为祸难。现在吴国没有福分，楚国没有祸难。楚国不可抛弃，吴国不可相从。晋国是盟主，如果用晋国作为借口来拒绝吴国，怎么样?"怀公说："国家被别国战胜而且国君逃亡，不是祸难又是什么?"逢滑回答说："国家有这样情况的很多，为什么一定不能恢复？小国尚且能恢复，何况大国呢？下臣听说国家的兴起，国君不惊动百姓，爱护百姓生命，这就是它的福分。它的灭亡，国君把人民视同粪土草芥，这就是它的祸难。楚国虽然没有德行，但也不斩杀其人民。吴国因战事频繁而使国家日益凋敝，尸骨暴露多如杂草，又从未推行过德政。上天或许正是在给楚国垂训，而祸难降临吴国，还会有多久呢?"陈怀公听从了他的话。到夫差攻占越国，便重新清算先君的仇怨。秋八月，吴国入侵陈国，这便是重新清算以前的怨仇。

1.5　齐侯、卫侯会于乾侯①，救范氏也。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②，取棘蒲③。

【注释】

①乾侯：晋地名，在今河北成安东南。

②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孔圉，卫国大夫孔烝钼曾孙。按，鲁军参与伐晋。

③棘蒲：古地名。在今河北赵县。

【译文】

齐景公、卫灵公在乾侯相会，是要援救范氏。我军和齐军、卫国孔

围、鲜虞人攻打晋国，占领棘蒲。

1.6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1]，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2]，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3]，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4]，室不崇坛[5]，器不彤镂[6]，宫室不观[7]，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8]。在国，天有灾疠[9]，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10]。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11]，其所尝者，卒乘与焉[12]。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13]，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14]。吾先大夫子常易之[15]，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16]，宿有妃嫱嫔御焉[17]。一日之行，所欲必成[18]，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19]，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20]。夫先自败也已[21]，安能败我[22]？"

【注释】

①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楚大夫害怕吴军侵楚。

②其嗣：指夫差。

③恤不相睦：可虑的是内部不团结。恤，忧虑，担心。

④重席：古人席地而坐，地面有席，重席指用两层席子。

⑤崇坛：起土为高台，用作室基。

⑥彤镂：涂上红漆，雕刻花纹。

⑦不观：不建楼台亭阁。

⑧择不取费：财用不靡费奢侈。按，以上六句是说阖庐生活俭朴。

⑨灾疠：天灾疾病。

⑩共：通"供"，供给。

⑪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士兵吃遍，自己才吃。熟食，指食品。分，

遍，人人有份。

⑫其所尝者，卒乘与焉：他所吃的美食，与战士共享。所尝，指美味。

⑬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体恤百姓，与民同甘共苦。

⑭死知不旷：知道为国而死，不是白死，国家会有优恤。

⑮子常：楚国前任令尹。易：反，反其道而行之。

⑯次：留宿三夜以上。陂池：池沼。

⑰宿有妃嫱嫔御焉：睡有美女陪伴。

⑱所欲必成：想要的一定到手。

⑲珍异是聚，观乐是务：唯知搜聚奇珍，一心追求玩乐。

⑳用之日新：役使百姓没完没了。

㉑夫先自败也已：夫差豪奢无度，荒淫误国，必先自败。

㉒安能败我：按，子西论阖庐、夫差的优劣，预言吴国不会进攻楚国，且将自败。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

【译文】

吴军在陈国，楚国的大夫都感到害怕，说："正因为阖庐能使用他的人民，在柏举把我们打败。现在听说他的继任者比他还要厉害，我们该怎么办呢？"子西说："各位只需担心互相不和睦，不用担忧吴国。昔日阖庐吃饭不用两道菜，居处不坐二层席子，居室不建造在高台上，器用不加涂色雕镂，宫室之中不建楼台亭阁，车船不加装饰，衣服用具取其实用而不讲究华丽。在国内，天降灾祸疫病，就亲自巡视安抚孤寡而救济他们。在军队，等士兵们都有了吃的才敢进食，他吃的一些珍肴美味，兵士们也都有份。他勤恳地体恤人民，并和他们同甘共苦，所以人民不感到疲劳，死了也知道不会白死。我国先大夫子常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打败了我们。现在听说夫差住宿有楼台水榭、水陂池沼，陪睡有嫔妃宫女。即使出行一天，也一定要把想要的东西弄到手，玩赏喜好的东西一定要随身带走。他积聚珍异，一心只在玩乐，把人民看成寇仇，

而役使他们却又没完没了。这是他自己先使自己失败了,怎么能打败我们呢?"

1.7 冬十一月,晋赵鞅伐朝歌[1]。

【注释】

①晋赵鞅伐朝歌:按,讨伐范氏、中行氏。

【译文】

冬十一月,晋国赵鞅攻打朝歌。

二年

【经】

2.1 二年春王二月[1],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2]。癸巳[3],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4]。

2.2 夏四月丙子[5],卫侯元卒[6]。

2.3 滕子来朝[7]。

2.4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8]。

2.5 秋八月甲戌[9],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10]。郑师败绩。

2.6 冬十月,葬卫灵公。

2.7 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11]。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注释】

①二年:鲁哀公二年当周敬王二十七年,前493。

②漷(kuò)东田:襄公十九年,鲁国取漷水西部之田,今取漷水东部之田。漷,漷水,源出今山东峄城西北,经鱼台东北入泗水。沂西田:指邾国在沂水上游的田地。沂,沂水,此指流经曲阜南之沂水上游。

③癸巳:二十三日。

④句绎:地名,在今山东邹城东南。

⑤丙子:初七。

⑥卫侯元卒:卫灵公元死。卫灵公,前534年即位,在位四十二年。

⑦滕子来朝:滕国国君朝鲁。

⑧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赵鞅以武力护送蒯聩回卫国。戚,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北。

⑨甲戌:初七。

⑩铁: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西北。

⑪蔡迁于州来:上年蔡国请求迁于吴,今年迁于州来,州来在今安徽凤台,称下蔡。

【译文】

鲁哀公二年春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兵攻打邾国,夺取漷东以及沂西的田地。二十三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和邾隐公在句绎结盟。

夏四月初七,卫灵公元去世。

滕顷公来我国朝见。

晋国赵鞅领兵把卫国太子蒯聩送到戚地。

秋八月初七,晋国赵鞅与郑国罕达率兵在铁地交战。郑军被打败。

冬十月,安葬卫灵公。

十一月,蔡国迁移到州来。蔡国杀死大夫公子驷。

【传】

2.1 二年春，伐邾，将伐绞[1]。邾人爱其土，故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2]。

【注释】

①绞：邾国邑名，在今山东滕县北。

②邾人爱其土，故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邾国怕失去绞，因此割让漷、沂之田与鲁国订立城下之盟。

【译文】

鲁哀公二年春，鲁国攻打邾国，打算先攻绞地。邾国人爱惜他们的土地，所以用漷、沂的田地作为贿赂而接受盟约。

2.2 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1]。公曰："余无子[2]，将立女[3]。"不对[4]。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5]。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6]，君命只辱[7]。"夏，卫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大子，君命也[8]。"对曰："郢异于他子[9]。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10]。且亡人之子辄在[11]。"乃立辄[12]。

【注释】

①子南：卫灵公之子郢。仆：驾车。

②无子：指太子蒯聩逃亡在外，没有其他嫡子。

③将立女：拟立子南为太子。

④不对：子南不贪君位，所以不回答。

⑤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子南请求改立他人。

⑥三揖：指卿、大夫、士。

⑦君命只辱：子南意谓不与夫人即卿大夫等商量，而私下命太子，将有辱君命。按，子南坚决辞为太子。

⑧命公子郢为大子，君命也：以郢为太子，是先君遗命。

⑨郢异于他子：指自己因母贱而不敢同于灵公其他儿子。

⑩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子南意谓自己服侍灵公至死，没听说有这遗命。

⑪亡人之子辄：指蒯聩的儿子辄。亡人，指太子蒯聩。

⑫乃立辄：辄为灵公嫡孙，继位，是为出公。

【译文】

起初，卫灵公到郊外游玩，子南驾车。灵公说："我没有嫡子，想立你做继承人。"子南不回答。过些日子，灵公又对他说起这件事，子南回答说："我不足以承担国家重任，请您还是改变主意。您的夫人在堂上，卿、大夫、士在下边，这样任命将有辱君命。"夏，卫灵公去世。夫人说："命公子郢为太子，这是国君的命令。"子南回复说："我和其他公子不同。而且我随侍国君直到他去世，要是有这命令，我一定听到。况且还有逃亡太子的儿子辄在。"于是立了辄。

六月乙酉①，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②。宵迷③，阳虎曰④："右河而南，必至焉⑤。"使大子绕⑥，八人衰绖⑦，伪自卫逆者⑧。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⑨。

【注释】

①乙酉：十七日。

②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定公十四年，蒯聩因谋杀南子不成，逃亡宋国，赵鞅因齐、卫二国救范氏、中行氏，与之为敌，因此乘卫灵公之丧，以武力护送蒯聩回卫国。

③宵迷：夜间迷失道路。

④阳虎：定公九年，阳虎逃亡晋国，事赵鞅。

⑤右河而南，必至焉：右渡黄河往南，可到卫国。杨伯峻曰："当时黄河流径自河南滑县东北流经浚县、内黄、馆陶之东。是时晋军尚未渡河，其军当自晋境直东行至今内黄县南，其右为河，渡河而南行即戚，再南行即铁与帝丘。"

⑥绕(wèn)：免冠，用布包裹发髻，为丧礼之一。

⑦衰绖(cuī dié)：丧服，这里用为动词，穿着丧服。

⑧伪自卫逆者：一行人假装从卫国来迎接太子。

⑨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蒯聩等人入居戚城，与出公对峙。这里是用阳虎之计。

【译文】

六月十七日，晋国赵鞅送卫太子蒯聩到戚地。晚上迷了路，阳虎说："往右渡过黄河再往南，一定能到达。"让太子脱帽，用布包发，八个人穿上丧服，伪装成从卫国前来迎接的样子。告诉守门人开了城门，号哭着进入，于是就住在戚地。

2.3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①]。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②]。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③]。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④]。于是乎会之[⑤]，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⑥]。乐丁曰[⑦]："《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⑧]。'谋协，以故兆询可也[⑨]。"简子誓曰[⑩]："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⑪]，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⑫]。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⑬]，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⑭]，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⑮]，下大夫受郡[⑯]，士田十万[⑰]，庶人工商遂[⑱]，人臣隶圉免[⑲]。志父无罪[⑳]，君实图之[㉑]。若其有罪，绞

缢以戮[22]，桐棺三寸[23]，不设属辟[24]，素车、朴马[25]，无入于兆[26]，下卿之罚也[27]。”

【注释】

①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齐国送粮食支援范氏，郑国派兵护送。子姚，罕达。子般，驷弘。

②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郑、范接送粮食时，与赵鞅送蒯聩的军队相遇，赵军阻截。士吉射，范吉射。

③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插上大将旗帜先列好阵，使郑军前锋摸不清底细。旆，旗帜。

④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不知虚实，心有疑虑。

⑤会：交战。

⑥卜战，龟焦：龟板烧焦，不成兆纹。

⑦乐丁：晋国大夫。

⑧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引《诗》见《诗经·大雅·绵》，意思是先开始谋划，然后再占卜。这里借诗意说明卜不成不要紧，先在人谋。

⑨谋协，以故兆询可也：人谋一致，相信故兆也可以。故兆，护送卫国太子时卜得的吉兆。询，信。

⑩誓：临战誓师。

⑪反易天明：违反天命。

⑫寡君恃郑而保焉：本想仰赖郑国平乱。

⑬弃君助臣：背弃晋君而帮助范氏。

⑭经：治，推行。

⑮受县：受封县邑。

⑯受郡：受封郡邑。按，当时县大郡小。

⑰田十万：十万亩田地。

⑱遂：做官。

⑲人臣隶圉：都指奴隶。免：获得自由。

⑳志父：赵鞅。无罪：有功的谦词。

㉑实图之：意思是当赏其功。

㉒若其有罪，绞缢以戮：要是战败，请用绞刑加以诛戮。

㉓桐棺三寸：三寸桐棺为罪人所用。

㉔属：大棺内的小棺。辟：同“椑”，贴身棺。

㉕素车、朴马：用没有装饰的车马运载棺木。

㉖兆：宗族墓地。

㉗下卿之罚也：如果战败，愿以罪人处死，以薄葬作为惩罚。

【译文】

秋八月，齐国人给范氏运送粮食，郑国子姚、子般押送。士吉射前往迎接，赵鞅抵御他们，在戚地相遇。阳虎说：“我们的战车少，把主将的旗帜插在车子上，和子姚、子般的兵车先行对阵。子姚、子般从后面跟上来，他们看到我们的阵势，一定会产生疑惧。这时和他们交战，肯定能大败他们。”赵鞅采纳了他的意见。为作战而占卜，结果龟甲烤焦。乐丁说：“《诗》说：‘开始计划商量，于是占卜刻龟。’谋划一致，服从以往的占卜结果就是了。”赵鞅誓师说：“范氏、中行氏违反天意，斩杀百姓，想在晋国专权擅政而灭亡国君。我们国君依仗郑国保护自己。现在郑国无道，抛弃国君帮助臣子，各位顺从天命，服从国君命令，施行德义，消除耻辱，就在这一次行动了。克敌制胜的，上大夫得到县，下大夫得到郡，士获得十万亩田地，庶人工商可获官职，奴仆隶役获得自由。我要是有功，请国君考虑封赏。如果战败获罪，就处以绞刑，用三寸薄的桐木棺材敛尸，不用属棺和椑棺，用没有装饰的车马运载棺木，不得葬入族墓，这是按照下卿地位所作的处罚。”

甲戌，将战，邮无恤御简子①，卫大子为右②。登铁上③，

望见郑师众，大子惧，自投于车下[4]。子良授大子绥而乘之[5]，曰："妇人也[6]。"简子巡列[7]，曰："毕万，匹夫也[8]。七战皆获[9]，有马百乘[10]，死于牖下[11]。群子勉之[12]！死不在寇[13]。"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14]。罗无勇，麇之[15]。吏诘之，御对曰："痁作而伏[16]。"卫大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17]：郑胜乱从[18]，晋午在难[19]，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20]，备持矛焉[21]。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22]，无作三祖羞[23]。大命不敢请[24]，佩玉不敢爱[25]。"

【注释】

①邮无恤：王良，子良。御简子：为赵鞅驾车。

②卫大子为右：蒯聩任车右。

③铁：又称铁丘，见《经》文。

④大子惧，自投于车下：蒯聩恐惧过度，跌到车下。

⑤绥：挽着上车的绳子。

⑥妇人也：讥刺蒯聩怯懦。

⑦简子：赵鞅。巡列：视察队伍。

⑧匹夫：普通人。

⑨七战皆获：七战都俘获敌人。

⑩有马百乘：因功得赏。

⑪死于牖下：指得以善终。牖，窗。

⑫群子勉之：毕万为晋献公车右，这里以毕万事迹勉励众人。

⑬死不在寇：奋勇作战，未必就死于敌手。

⑭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三人都是晋国大夫。

⑮麇(kǔn)：用绳子绑在车上。

⑯痁(shān)作而伏：御手为赵罗的胆小掩饰。痁，疟疾。

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卫国出自周文王，康叔为始封君，卫襄公为蒯聩祖父。皇祖，君主的远祖。烈祖，开创基业的祖先。文祖，继业守文之祖。

⑱胜：郑声公名。乱从：扰乱常道。

⑲午：晋定公名。

⑳自佚：自求安逸。佚，安逸，安乐。

㉑备持矛：持矛忝居于队列。

㉒集：成就。

㉓无作三祖羞：不给祖先带来羞辱。作，为。

㉔大命不敢请：死生命运不敢强求。大命，指生死。

㉕佩玉：祈祷时以佩玉献神，所以不敢爱惜。

【译文】

八月初七，将要交战，邮无恤为赵鞅驾车，卫太子蒯聩任车右。登上铁丘，望见郑国军队人马众多，蒯聩害怕了，从车上掉下来。子良把绥带递给蒯聩让他拉着上来，说："你像个女人。"赵鞅巡视队伍，说："毕万不过是个普通人，七战都有俘获，后来有了四百匹马，在家中善终。大家努力吧！未必就会死在敌人的手上。"繁羽为赵罗驾车，宋勇任车右。赵罗胆怯，别人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军吏询问原因，繁羽回答说："他疟疾发作所以趴下了。"卫太子祷告说："曾孙蒯聩谨敢求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国的胜作乱，晋国的午处在危难中，不能平定祸乱，派赵鞅来讨伐。蒯聩不敢自我放佚，持矛忝居于队列。谨敢求告不要使我绝筋，不要折骨，不要伤到脸部，以取得胜利，不给三位祖先带来羞辱。死生命运不敢请求，佩玉不敢爱惜。"

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①，获其蜂旗②。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③。大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

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4]。"傅傁曰[5]："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6]。"

【注释】

①毙：仆倒。

②蜂旗：旗名。

③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赵罗胆小，被郑军俘虏。

④可矣：称赞蒯聩先前怯懦，现在勇敢。

⑤傅傁(sǒu)：赵鞅下属。

⑥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傅傁预言这一仗虽胜，但知氏在，仍为赵氏之患。知，指知氏。艾，绝，根除。

【译文】

郑国人击打赵鞅击中肩膀，赵鞅倒在车中，郑国人缴获了他的蜂旗。太子用戈救援赵鞅。郑军败北，俘获温大夫赵罗。太子再次进攻，郑军大败，缴获齐军一千车粮食。赵鞅高兴地说："你变得勇敢了。"傅傁说："虽然打败了郑国，但还有知氏在，忧患还不能消除呢。"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1]。赵氏得而献之[2]。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3]。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献曰："请报主德[4]。"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5]。赵孟曰："国无小[6]。"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7]，今日我上也[8]。"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9]。"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10]，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11]。

【注释】

①公孙尨(páng):范氏家臣。税:征收田税。

②赵氏得而献之:抓住公孙尨献给赵鞅。

③止而与之田:不杀公孙尨,并且归还其周田。

④请报主德:公孙尨夺回蜂旗,献给赵鞅,以报当时不杀之恩。

⑤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子姚、子般、公孙林担任郑军殿后,赵军前锋多被射死。

⑥国无小:不可轻视小国。

⑦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指赵鞅被击中肩膀,倒在车中,虽然口吐鲜血,但击鼓不止。弢,弓袋。

⑧今日我上也:我功为上。

⑨我,右之上也:车右中功最大。

⑩我两靷(yǐn)将绝,吾能止之:王良说自己是名御手,马肚带将断,还能控制住马。靷,马肚带。

⑪驾而乘材,两靷皆绝:王良恐人不信,在地上横一细木,车过一颠,两靷一齐断绝。一说,王良复驾马,装上细小的木头,两靷皆断。

【译文】

起初,周朝人给范氏田地,公孙尨为范氏收税。赵氏族人将他逮住献给赵鞅。军吏请求杀了他。赵鞅说:“他是为了自己的主人,又有什么罪?”制止了军吏并归还其周田。到了铁之战,公孙尨率领步兵五百人夜间攻击郑军,在子姚的帐幕下夺取蜂旗,献给赵鞅说:“请用它来报答主公的恩德。”晋军追击郑军,子姚、子般、公孙林断后射箭,晋军前锋大多被射死。赵鞅说:“对小国也不能小看。”战斗结束,赵鞅说:“我尽管伏在箭袋上吐血,但鼓声不衰减,今天我的功劳最大。”太子蒯聩说:“我在车上救了主公,在车下击退敌兵,我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邮无恤说:“我骖马的两边肚带快要断绝,我还能控制它,我是御者中功劳最

大的。”他便驾车驶过小木头，结果两条革带都断了。

2.4　吴洩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①。师毕入，众知之②。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③。哭而迁墓④。冬，蔡迁于州来⑤。

【注释】

①吴洩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洩庸到蔡国送聘礼，乘机将军队带入蔡都。稍，逐渐。

②师毕入，众知之：吴军尽入，蔡国才发觉。

③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上年蔡国请求迁于吴，中途公子驷等反悔，因此吴国以兵相迫。蔡国于是杀了公子驷来向吴国表示道歉。

④哭而迁墓：号哭着迁移祖坟。

⑤蔡迁于州来：按，蔡国本都上蔡，后迁都新蔡，现在迁于州来。

【译文】

吴国洩庸到蔡国送聘礼，乘机将军队带进蔡国。军队全部进入后，蔡国人才发觉。蔡昭侯告诉大夫们，杀死了公子驷来塞责。哭着把先君的坟墓迁走。冬，蔡国迁移到州来。

三年

【经】

3.1　三年春①，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②。

3.2　夏四月甲午③，地震。

3.3　五月辛卯④，桓宫、僖宫灾⑤。

3.4　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⑥。

3.5 宋乐髡帅师伐曹。

3.6 秋七月丙子⑦,季孙斯卒⑧。

3.7 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吴⑨。

3.8 冬十月癸卯⑩,秦伯卒⑪。

3.9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

【注释】

①三年:鲁哀公三年当周敬王二十八年,前492。

②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蒯聩住在戚地,齐国帮助卫国围戚,反对蒯聩。

③甲午:初一。

④辛卯:二十八日。

⑤灾:天火,即自然发生的火灾。

⑥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鲁国支持范氏,怕晋国来报复,于是修筑启阳城。启阳,古地名。在今山东临沂北。

⑦丙子:十四日。

⑧季孙斯卒:季桓子死。

⑨公孙猎:公子驷同党。

⑩癸卯:十三日。

⑪秦伯卒:秦惠公死。秦惠公,前500年即位,在位九年。

【译文】

鲁哀公三年春,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领兵包围戚地。

夏四月初一,发生地震。

五月二十八日,桓公庙、僖公庙发生火灾。

季孙斯、叔孙州仇带兵修筑启阳城。

宋国乐髡率军攻打曹国。

秋七月十四日，季孙斯去世。

蔡国人流放本国大夫公孙猎到吴国去。

冬十月十三日，秦惠公死。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带兵包围邾国。

【传】

3.1 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①]。

【注释】

①中山：鲜虞族。

【译文】

鲁哀公三年春，齐、卫二国军队包围戚地，戚向中山国求援。

3.2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①]。火逾公宫，桓、僖灾[②]。救火者皆曰："顾府[③]。"南宫敬叔至[④]，命周人出御书[⑤]，俟于宫[⑥]，曰："庀女而不在，死[⑦]。"子服景伯至[⑧]，命宰人出礼书[⑨]，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⑩]。校人乘马，巾车脂辖[⑪]。百官官备，府库慎守[⑫]，官人肃给[⑬]。济濡帷幕，郁攸从之[⑭]。蒙葺公屋[⑮]，自大庙始，外内以悛[⑯]。助所不给[⑰]。有不用命[⑱]，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⑲]。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⑳]，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㉑]。命藏《象魏》[㉒]，曰："旧章不可亡也[㉓]。"富父槐至[㉔]，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沈也[㉕]。"于是乎去表之槁[㉖]，道还公宫[㉗]。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㉘]！"

【注释】

①司铎:官名。

②火逾公宫,桓、僖灾:大火从鲁国都司铎官烧起,越过公宫蔓延到桓公、僖公二庙。

③顾府:众人先注意到财物,因此高呼照顾好府库。府,府库。

④南宫敬叔:孔子弟子南宫阅。

⑤周人:掌管周书典籍之官。御书:送给鲁国国君看的书。

⑥俟于宫:让周人在宫里守候。

⑦庀女而不在,死:交给你保护,如又损失,受死罪。南宫阅首先关心周代典籍。庀,借为"庇",庀女即庇于女(汝)。

⑧子服景伯:子服何。子服昭伯之子。

⑨宰人:主管礼仪之官。

⑩命不共,有常刑:不遵守命令,按规定处罚。景伯命令抢救礼仪之书。

⑪校人乘马,巾车脂辖:校人驾上马,巾车往车轴两头加油,都在整装待命。校人,管马的人。巾车,管车的人。

⑫百官官备,府库慎守:百官各守其职,府库加强戒备。

⑬官人肃给:管食宿的做好各种供应准备。官,同"馆"。

⑭济濡帷幕,郁攸从之:把帷帐用水浇湿,然后顺着火势往前,把附近的房子用湿帷帐盖上。郁攸,火气。

⑮蒙葺公屋:公屋也用湿帷帐盖起来。

⑯自大庙始,外内以悛:从太庙开始,由外到内按次序蒙盖公屋。

⑰助所不给(jǐ):人力物力不足,有人支援。不给,不足。

⑱不用命:不服从命令。

⑲乘车:公车。

⑳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怕被火烧到,季桓子为哀公驾车站在象魏外。象魏,宫门外的楼观。

㉑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人受伤就停止,因为财物是可以再造的。季桓子重人轻物。

㉒《象魏》:象魏是悬挂法令的地方,因此法令又称"象魏"。

㉓旧章:指既定的法令文献。

㉔富父槐:鲁国大夫。

㉕无备而官办者,犹拾沈也:平时没准备,临时让百官仓促办事,有如要拾起地上的汤水一样不可能。沈,汁水。

㉖表:火势所向之处。槁:干枯易燃物。

㉗道还公宫:开辟火巷环绕公宫,断绝火势蔓延。道,隔火的火巷。还,同"环"。按,古代火灾不易扑灭,鲁国人在大火面前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㉘其桓、僖乎:古制五代以上的祖庙应拆毁。鲁桓公于哀公为十世祖,僖公为七世祖。所以孔子听到火灾,猜测是桓、僖二庙,其不拆毁而被大火所焚,也是可能的。按,桓、僖之庙不毁,杨伯峻认为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皆桓公之后,三家用事,尊其始祖;且三家用事始于僖公,故不毁僖庙以报德。

【译文】

夏五月二十八日,司铎发生火灾。火势越过公宫,烧到桓公庙、僖公庙。救火的人都说:"要照看好府库。"南宫敬叔到来,命令周人搬出送给鲁国国君看的书,让他在宫中守候,说:"就交给你了,要是书受损,将处死你。"子服景伯到来,命令宰人运出礼书,等待命令。要是不遵守命令,按规定处罚。校人套上马,巾车给车轴涂上油脂。百官坚守自己的岗位,府库加强看守,官人认真保障供应。用沾湿的帷幕,覆盖火场附近的房屋。公屋也用湿帷帐盖起来,自太庙开始,由外到内按次序蒙盖公屋。随时增援人力物力的不足。有不服从命令,按照规定处罚,决不赦免。公父文伯到来,命令校人套上哀公所乘车。季桓子到来,驾车把哀公送到象魏外面,命令救火的人要是伤了人就停止救火,因为财物

是可以再创造的。命令把《象魏》收藏好，说："旧的典章不能丢失。"富父槐前来，说："没有准备而要百官仓促备办，就如同要收拾起地上的汤水。"于是清除火势蔓延方向的易燃物品，环绕公宫开挖防火道。孔子在陈国，听说火灾，说："恐怕是桓公庙、僖公庙吧！"

3.3　刘氏、范氏世为婚姻①，苌弘事刘文公②，故周与范氏③。赵鞅以为讨④。六月癸卯⑤，周人杀苌弘⑥。

【注释】

①刘氏：周王卿士。

②苌弘：刘文公臣子。

③故周与范氏：周王支持范氏。与，支持。

④赵鞅以为讨：赵鞅责难周王。

⑤癸卯：十一日。

⑥周人杀苌弘：杀苌弘以平息赵鞅之讨。

【译文】

刘氏、范氏世代结为姻亲关系，苌弘事奉刘文公，所以周支持范氏。赵鞅因此而讨伐。六月十一日，周人杀了苌弘。

3.4　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①："无死②！南孺子之子③，男也，则以告而立之④，女也，则肥也可⑤。"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⑥。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⑦，命其圉臣曰⑧：'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卫⑨。康子请退⑩。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⑪。乃讨之⑫。召正常，正常不反⑬。

【注释】

①正常:季桓子宠臣。

②无死:不要为我而死。

③南孺子:季桓子之妻。

④男也,则以告而立之:要是生男孩,就立为嗣。

⑤肥:季康子。

⑥在朝:在鲁国朝廷。

⑦夫子:指季桓子。

⑧圉臣:正常自称,犹如说贱臣。

⑨遂奔卫:正常报告完后,怕被杀害,随即逃亡到卫国。

⑩康子请退:请求退位。

⑪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哀公派共刘探视婴儿,婴儿已被杀死。共刘,鲁国大夫。

⑫乃讨之:缉拿凶手。

⑬正常不反:仍然惧怕季康子而不肯回国。

【译文】

秋,季孙斯有病,命令正常说:“你不要为我而死!南孺子生下的孩子,要是男的,就报告国君立为继承人,要是女的,就可以立肥。”季孙斯死后,季康子即位。安葬后,季康子在朝廷上。南氏生下男孩,正常把小孩用车载上到朝廷去,报告说:“他老人家留有遗言,命令他的贱臣我说:‘南氏要是生的是男孩,就把消息报告国君和大夫而立他为继承人。’现在已经生了,是男孩,谨敢报告。”正常随后逃往卫国。季康子请求退位。哀公派共刘探视婴儿,则已被杀死。于是追捕凶手。召正常来见,正常不肯回国。

3.5 冬十月,晋赵鞅围朝歌,师于其南①。荀寅伐其郛②,使其徒自北门入,已犯师而出③。癸丑④,奔邯郸。十一月,赵

鞅杀士皋夷，恶范氏也[5]。

【注释】

①晋赵鞅围朝歌，师于其南：赵鞅重兵布置在朝歌南，再伐范氏、中行氏。

②荀寅伐其郛：荀寅自城内攻朝歌南门外城。荀寅，中行寅。郛，外城。

③使其徒自北门入，己犯师而出：让部下从北门声东击西，然后自己突围而出。

④癸丑：二十三日。

⑤赵鞅杀士皋夷，恶范氏也：士皋夷，范皋夷。按，此时范氏大势已去，皋夷虽然曾助赵鞅，但终是范氏，所以赵鞅杀之以防后患。

【译文】

冬十月，晋国赵鞅包围朝歌，军队驻扎在城南。荀寅攻打朝歌外城，派他的部下从北门进城，自己则突围而出。二十三日，逃往邯郸。十一月，赵鞅杀了士皋夷，是因为憎恶范氏的缘故。

四年

【经】

4.1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1]，盗杀蔡侯申[2]。

4.2　蔡公孙辰出奔吴[3]。

4.3　葬秦惠公[4]。

4.4　宋人执小邾子[5]。

4.5　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6]。

4.6　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7]。

4.7　城西郛[8]。

4.8 六月辛丑[9],亳社灾[10]。

4.9 秋八月甲寅[11],滕子结卒[12]。

4.10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4.11 葬滕顷公。

【注释】

①四年:鲁哀公四年当周敬王二十九年,前491。庚戌:二十一日。

②蔡侯申:蔡昭侯,名申。蔡昭侯,前518年即位,在位二十八年。

③蔡公孙辰出奔吴:公孙辰是杀蔡侯凶手的同党。

④葬秦惠公:秦惠公死于上年冬十月。

⑤小邾子:小邾国君。

⑥公孙姓、公孙霍:二人都是杀蔡侯凶手的同党。

⑦戎蛮子赤:戎蛮部落首领,名赤。

⑧城西郛:鲁国修筑西边外城,防备晋国入侵。

⑨辛丑:十四日。

⑩亳社灾:鲁国亳社发生火灾。

⑪甲寅:二十八日。

⑫滕子结卒:滕顷公结死。

【译文】

鲁哀公四年春周历二月二十一日,盗贼杀死蔡昭侯申。

蔡国公孙辰出逃到吴国。

安葬秦惠公。

宋国人拘禁小邾国君。

夏,蔡国杀了本国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晋国人拘捕戎蛮子赤并送往楚国。

修筑西边外城。

六月十四日,亳社发生火灾。

秋八月二十八日，滕顷公结去世。

冬十二月，安葬蔡昭侯。

安葬滕顷公。

【传】

4.1 四年春，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①]。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②]。以两矢门之[③]，众莫敢进。文之锴后至[④]，曰："如墙而进，多而杀二人[⑤]。"锴执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锴遂杀之[⑥]。故逐公孙辰而杀公孙姓、公孙盱[⑦]。

【注释】

①承：止。想阻止蔡昭侯前往吴国。

②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公孙翩逐射蔡昭公，昭公避入民家而死。公孙翩，蔡国大夫。家人，普通人家。

③以两矢门之：公孙翩持两矢守门，抵御蔡昭公随从。

④文之锴：蔡国大夫。

⑤如墙而进，多而杀二人：命众人排成人墙前进，公孙翩只有两箭，最多只能杀两人。

⑥锴遂杀之：杀公孙翩。

⑦公孙盱：公孙霍。

【译文】

鲁哀公四年春，蔡昭侯准备到吴国去。大夫们担心他又要迁移，想阻止他。公孙翩追赶并用箭射中蔡昭侯，他进入百姓家中就死了。公孙翩手持两支箭守在门口，大家不敢接近。文之锴后到，说："排成人墙前进，公孙翩最多只能杀二人。"文之锴拿着弓先行，公孙

翩射他，射中肘部。文之锴便杀了公孙翩。因此驱逐公孙辰而杀死公孙姓、公孙盱。

4.2 夏，楚人既克夷虎[①]，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馀、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②]，致方城之外于缯关[③]，曰："吴将泝江入郢[④]，将奔命焉[⑤]。"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⑥]。单浮馀围蛮氏[⑦]，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⑧]。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⑨]。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⑩]，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⑪]："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⑫]，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⑬]。"士蔑请诸赵孟。赵孟曰："晋国未宁[⑭]，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⑮]，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⑯]。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⑰]，以畀楚师于三户[⑱]。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⑲]。

【注释】

①夷虎：背叛楚国的夷族。

②左司马眅(pán)、申公寿馀、叶公诸梁：都是楚国大夫。致蔡：召集蔡国人。致，召集。负函：地名，在今河南信阳。

③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方城之外，方城之外的人。缯关，古地名。在今河南方城。按，楚国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北方。

④泝：逆流而上。

⑤奔命：奔走应命。

⑥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楚国假称要防备吴国入侵，暗中却在当晚下达命令，决定第二天袭击戎夷。昔，通"夕"。梁、霍，二地属于戎夷，梁在今河南临汝西。霍，在梁西南。

⑦单浮馀：楚国大夫。蛮氏：戎蛮，居于今河南临汝一带，其地在霍西。

⑧阴地：古地名。在今河南卢氏。

⑨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楚国司马眅征召丰、析及狄戎之人，进逼上雒。起，征召。丰、析，楚国邑名。丰，在今河南淅川西南，与湖北十堰接界。析，在今河南淅川、内乡。上雒，在今陕西商县。

⑩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楚军分左右翼威胁阴地。菟和、仓野，古地名。菟和在今陕西商县东，仓野在今商县东南。

⑪命大夫：经周王或晋侯特命的大夫，与一般守县邑的大夫不同。按，阴地是晋南要道，如有失则晋都新绛（今山西侯马）将失门户之守，故特命士蔑以命大夫守之。

⑫不废：不废弃两国的盟誓。

⑬将通于少习以听命：楚国逼晋国交出蛮子赤，不然将打通少习山进攻晋都。少习，山名，在今陕西商县东，山下有武关。打通少习山，即可与秦联军，东取阴地，威胁晋都。

⑭晋国未宁：指有范氏、中行氏之难。

⑮九州之戎：在晋国阴地、陆浑一带的戎蛮。

⑯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裂田以卜，是设计诱使戎蛮前来。裂田，分给戎蛮土地。卜，筑城前先占卜。

⑰五大夫：杨伯峻认为，这里应该是只有一人，爵为五大夫。

⑱畀：交给。三户：古地名。在今河南淅川西南。

⑲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假装为蛮子筑城，建立宗主，以引诱蛮氏遗民，然后全部俘虏。

【译文】

夏，楚国人攻克夷虎后，就谋划进攻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馀、叶公诸梁在负函集合蔡国人，在缯关集合方城外的人，说：“吴国将沿江上

溯进入郢都，大家都要奔走听命。"规定以一个夜晚为期限，袭击梁地和霍地。单浮馀包围蛮氏，蛮氏溃败。蛮子赤出奔晋国阴地。司马征集丰、析及狄戎之人，兵临上雒。左翼部队驻军菟和，右翼部队驻军仓野，派人对守阴地的命大夫士蔑说："晋、楚两国有盟约，好恶彼此相同。不废除盟约是我们国君的愿望。不然的话，我们将打通少习山后再来听取你们的命令。"士蔑向赵鞅请示。赵鞅说："晋国还不安宁，怎么能和楚国交恶？一定要赶紧把人交给他们！"士蔑于是召集九州戎人，说打算把田地分割给蛮子并为他筑城，还要为此而占卜。蛮子前来听取占卜结果，士蔑便把他和五大夫都逮住，在三户把他们交给楚军。司马假意要给他们城邑建立宗主，引诱流散的遗民，然后把他们全都俘虏回楚国。

4.3　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甯跪救范氏。庚午①，围五鹿。九月，赵鞅围邯郸②。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③。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④。国夏伐晋⑤，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⑥。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⑦。

【注释】

①庚午：十四日。

②赵鞅围邯郸：上年荀寅逃至邯郸。

③临：古地名。在今河北临城西南。

④弦施逆之，遂堕临：弦施将赵稷迎进临城，赵鞅攻临，拆毁临邑城墙。

⑤国夏：齐国大夫。

⑥邢、任、栾、鄗(hào)、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都是晋国地名。

邢,在今河北邢台。任,在今河北任县东南。栾,在今河北栾城及赵县北。鄗,在今河北高邑及柏乡。逆畤,在今河北完县东南。阴人,在今山西某地。盂,在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吾儿峪。壶口,在今山西长治东南之壶关。

⑦纳荀寅于柏人:国夏与鲜虞人一起将荀寅送回晋地。柏人,晋国地名,在今河北隆尧西南。

【译文】

秋七月,齐国陈乞、弦施、卫甯跪救援范氏。十四日,包围五鹿。九月,赵鞅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投降。荀寅逃往鲜虞,赵稷逃往临地。十二月,弦施接入赵稷,赵鞅拆毁临地城墙。国夏进攻晋国,夺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合鲜虞,把荀寅送到柏人。

五年

【经】

5.1 五年春①,城毗②。

5.2 夏,齐侯伐宋。

5.3 晋赵鞅帅师伐卫③。

5.4 秋九月癸酉④,齐侯杵臼卒⑤。

5.5 冬,叔还如齐⑥。

5.6 闰月,葬齐景公。

【注释】

①五年:鲁哀公五年当周敬王三十年,前490。

②毗(pí):鲁地名,今地不详。

③晋赵鞅帅师伐卫:因为卫国支援范氏、中行氏。

④癸酉:二十四日。

⑤齐侯杵臼卒：齐景公杵臼死。齐景公，前547年即位，在位五十八年。

⑥叔还：鲁国大夫。

【译文】

鲁哀公五年春，修筑毗城。

夏，齐景公攻打宋国。

晋国赵鞅带兵攻打卫国。

秋九月二十四日，齐景公杵臼死。

冬，叔还到齐国去。

闰月，安葬齐景公。

【传】

5.1 五年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初，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言诸昭子，使为柏人①。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对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②，义之经也。臣敢违之？"及范氏出③，张柳朔谓其子："尔从主④，勉之！我将止死⑤，王生授我矣⑥，吾不可以僭之⑦。"遂死于柏人⑧。

【注释】

①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言诸昭子，使为柏人：王生讨厌张柳朔，但又向范氏推荐他为柏人邑宰。昭子，范吉射。

②好不废过，恶不去善：喜欢他但不掩盖他的过错，厌恶他而不抹杀他的优点。

③及范氏出：范氏从柏人逃往齐国。

④从主：跟随主人，指掩护范氏出逃。

⑤我将止死：张柳朔将据城死战，以谢王生知遇之恩。

⑥授我：教我死节的大义。

⑦僭：失去信用。

⑧遂死于柏人：张柳朔拒晋战死，范氏得以逃奔齐国。赵鞅最终战胜范氏、中行氏。

【译文】

鲁哀公五年春，晋国包围柏人，荀寅、士吉射逃往齐国。起初，范氏家臣王生讨厌张柳朔，但向范昭子建议，派张柳朔任柏人宰。范昭子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王生回答说："私仇不涉及公事，喜欢他但不掩盖他的过错，厌恶他而不抹杀他的优点，这是道义的标准。下臣怎敢违背？"到范氏出逃，张柳朔对他儿子说："你跟从主人，努力吧！我准备留下死战到底，王生教我死节大义，我不能对他不讲信用。"就战死在柏人。

5.2 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①]。

【注释】

①中牟：古地名。在今河南汤阴西。

【译文】

夏，赵鞅进攻卫国，这是由于范氏的缘故，于是包围了中牟。

5.3 齐燕姬生子[①]，不成而死[②]，诸子鬻姒之子荼嬖[③]。诸大夫恐其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⑤]。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⑥]？"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⑦]，置群公子于莱[⑧]。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鉏、公子阳生来奔[⑨]。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⑩]？"

【注释】

①齐燕姬:齐景公嫡夫人。

②不成:未成年。

③诸子:诸侯之妾。荼:鬻姒所生之子,为齐景公所宠爱。

④君之齿长矣:年纪大。按,景公在位已五十八年。

⑤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chèn):过多的忧虑则易生病。间,参与。疢,疾病。

⑥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按,景公有意立荼,所以用这话搪塞诸大夫。

⑦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国惠子,国夏。高昭子,高张。按,国、高世代为齐国上卿,所以托孤国、高。

⑧莱:齐国东部边境地名,在今山东黄县东南。

⑨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钼、公子阳生来奔:在莱诸公子都逃亡。

⑩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师,众,指众公子。党,所,哪里。之,往。按,莱人之歌哀众公子流离失所。

【译文】

齐国燕姬生了儿子,没成年就死了,嫔妃鬻姒的儿子荼受到宠爱。大夫们担心他被立为太子,就对景公说:"国君的年龄大了,还没有太子,怎么办?"景公说:"各位沉浸在忧虑中,就会生病。莫如姑且寻欢作乐,何必担心没有国君?"景公生病,派国惠子、高昭子立荼为太子,把公子们安顿到莱地。秋,齐景公死。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往卫国,公子钼、公子阳生逃来鲁国。莱地人歌唱道:"景公死了不参加埋葬,三军大事不参与谋划。公子们啊公子们,你们又能去何方?"

5.4 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①，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②。郑人恶而杀之。子思曰③："《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④。'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鲜矣⑤。《商颂》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⑥。'"

【注释】

①嬖大夫：下大夫。

②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其位为下大夫，却摆设卿大夫的车服。

③子思：子产之子国参。

④不解于位，民之攸塈(jì)：引《诗》见《诗经·大雅·假乐》，意思是不懈怠于自己的职务，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解，通"懈"。攸，所。塈，安宁。

⑤不守其位：僭越失度。

⑥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引《诗》见《诗经·商颂·殷武》，意思是不出错不自满，不懈怠不偷闲，上天才能赋予各种福禄。僭，差错。滥，自满。怠皇，懈怠偷闲。皇，同"遑"，闲暇。子思意谓驷秦违背这个道理，因此受祸。

【译文】

郑国驷秦富而又奢侈，是一个下大夫，却经常在庭院中陈设卿大夫的车子和服饰。郑国人厌恶并杀了他。子思说："《诗》说：'在职位上努力不懈，百姓所以得安宁。'不安于自己的职位而能长久的太少了。《商颂》说：'不敢出错不自满，不敢懈怠和偷懒，上天就能赐予各种福禄。'"

六年

【经】

6.1 六年春①，城邾瑕②。

6.2 晋赵鞅帅师伐鲜虞。

6.3 吴伐陈。

6.4 夏，齐国夏及高张来奔。

6.5 叔还会吴于柤[3]。

6.6 秋七月庚寅[4]，楚子轸卒[5]。

6.7 齐阳生入于齐[6]。

6.8 齐陈乞弑其君荼[7]。

6.9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8]。

6.10 宋向巢帅师伐曹[9]。

【注释】

①六年：鲁哀公六年当周敬王三十一年，前489。

②邾瑕：古地名。在今山东济宁南。

③柤：古地名。在今江苏邳县北。

④庚寅：十六日。

⑤楚子轸卒：楚昭王死。楚昭王，初名壬，后改名轸，前515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⑥齐阳生：齐景公庶子，后立为悼公。去年逃来鲁国。

⑦齐陈乞弑其君荼：杀荼本是朱毛所为，因陈乞迎立阳生，《经》文作者认为祸由陈乞始，故称“陈乞弑其君荼”。

⑧仲孙何忌：鲁国孟懿子。

⑨向巢：宋国大夫。

【译文】

鲁哀公六年春，修筑邾瑕的城墙。

晋国赵鞅率兵进攻鲜虞。

吴国攻打陈国。

夏，齐国的国夏和高张逃来鲁国。

叔还和吴国人在柤地相会。

秋七月十六日，楚昭王轸去世。

齐阳生进入齐国。

齐国陈乞杀死国君荼。

冬，仲孙何忌领兵攻打邾国。

宋国向巢带兵进攻曹国。

【传】

6.1 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①。

【注释】

①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鲜虞与齐国、卫国同救范氏，前年又护送荀寅入柏人，因此赵鞅讨伐鲜虞以示报复。

【译文】

鲁哀公六年春，晋国进攻鲜虞，是为了惩治范氏之乱的事。

6.2 吴伐陈，复修旧怨也①。楚子曰："吾先君与陈有盟②，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③。

【注释】

①吴伐陈，复修旧怨也：哀公元年，陈国与楚国围蔡国，以报复吴、蔡入郢之师。现在吴国进攻陈国，以报复旧怨。

②吾先君与陈有盟：楚、陈之盟在昭公十三年，楚平王礼送陈侯吴归于陈时。

③城父：古地名。在今河南平顶山西北。

【译文】

吴国进攻陈国，是再次清算以往的宿怨。楚昭王说："我们先君与陈国有盟约，不可以不去救援。"于是前往救援陈国，驻扎在城父。

6.3 齐陈乞伪事高、国者①，每朝，必骖乘焉②。所从，必言诸大夫曰③："彼皆偃蹇④，将弃子之命。皆曰：'高、国得君⑤，必逼我，盍去诸⑥？'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⑦。"及朝，则曰："彼虎狼也⑧。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⑨。"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⑩！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⑪，尽去之而后君定⑫。'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⑬？作而后，悔亦无及也⑭。"大夫从之。

【注释】

①齐陈乞伪事高、国者：高张、国夏受命立荼，陈乞想除去二人，所以装出恭顺事奉的样子。陈乞，陈僖子。

②骖乘：同车而作车右，如同二人的卫士。

③必言诸大夫：陈乞向高、国说诸大夫的坏话。

④偃蹇：骄傲。

⑤高、国得君：荼是高、国二人所立，所以得到国君宠爱。

⑥必逼我，盍去诸：诬陷诸大夫要除去高、国。

⑦需，事之下也：犹豫不决乃是下策。需，犹疑。

⑧彼虎狼也：说诸大夫是虎狼。

⑨就之位：回到诸大夫行列。按，陈乞要求回到大夫之位，以便向诸大夫挑拨。

⑩二子：指高、国。祸：将作乱。

⑪国之多难，贵宠之由：诸大夫中有被景公贵宠者，因此国家多难。贵宠之由，由于贵宠。

⑫尽去之而后君定：按，这是陈乞伪造高、国的话。

⑬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按，陈乞挑唆诸大夫先发难。

⑭作而后，悔亦无及：意思是让高、国先动手，诸大夫将后悔莫及。作，指高、国作难。

【译文】

齐国陈乞假装事奉高氏、国氏的样子，每逢上朝，必定和他们同乘一辆车，站在车右的位置。每次跟从，一定要谈起大夫们的事，说："那些人都很骄傲，将会抛弃你们的命令。他们都说：'高氏、国氏得到国君的宠信，必然要逼迫我们；何不除去他们？'肯定要谋算你们，你们要及早考虑对策！考虑对策，不如全部除灭他们。犹豫不决是处事的下策。"到朝廷上，就说："他们都是虎狼。他们看见我在你们的身边，很快就要杀死我了。请允许我站到大夫们的队列去。"又对大夫们说："这两人要作乱了！他们倚仗得到国君的宠信而要谋害你们，说：'国家所以多难，是由于大夫受到贵宠而造成的，全部除去后国君地位才能安定。'已经谋划好了，何不趁着他们还没动手而抢先发难？等到他们行动了可就后悔不及了。"大夫们听从了他的意见。

夏六月戊辰①，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②。昭子闻之，与惠子乘如公③。战于庄，败④。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⑤。

【注释】

①戊辰：二十三日。

②鲍牧：鲍圉之孙。

③昭子闻之，与惠子乘如公：高张、国夏赶往齐侯处。

④战于庄，败：中途与诸大夫相遇并交战，高、国败。庄，齐都临淄城内大街。

⑤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晏圉，晏婴之子。按，陈乞终于赶走高、国二氏。

【译文】

夏六月二十三日，陈乞、鲍牧与大夫们率领甲士进入公宫。高张得知消息，与国夏坐车前往齐侯那儿。在庄街交战，被打败。国人追击他们，国夏逃往莒国，于是和高张、晏圉、弦施逃来鲁国。

6.4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1]，不如死。弃盟，逃仇[2]，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3]！"命公子申为王[4]，不可；则命公子结[5]，亦不可；则命公子启[6]，五辞而后许。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7]，卒于城父。子闾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让群臣[8]，敢忘君乎？从君之命，顺也；立君之子，亦顺也。二顺不可失也。"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9]，逆越女之子章立之[10]，而后还。

【注释】

①再败楚师：定公四年，楚国败于柏举；现在战、退都不吉利，是战败退也败，所以说再败。

②弃盟，逃仇：不救陈是弃盟，不与吴战是逃仇。

③死一也，其死仇乎：同样是死，不如战而死于仇敌。

④公子申：子西。

⑤公子结：子期。

⑥公子启：子闾。

⑦大冥：陈国地名，在今河南项城。

⑧君王舍其子而让群臣：不传位于儿子而让位于三公子。

⑨潜师：秘密转移军队。闭涂：封锁通道，不走漏消息。

⑩越女：楚昭王妾，越王句践之女。章：楚惠王。

【译文】

秋七月，楚昭王在城父，打算援救陈国。为出战而占卜，不吉利；为退兵而占卜，也不吉利。昭王说："那么只有死了。再次让楚军失败，还不如死。抛弃盟约，逃避仇敌，也不如死。同是一死，还是与仇敌战死吧！"命令公子申继位为王，公子申不同意；又命令公子结继位为王，公子结也不同意；于是命令公子启继位为王，公子启推辞了五次才答应。将要交战，昭王生病。十六日，昭王攻打大冥，死在城父。子闾退兵，说："君王舍弃他的儿子而让位于三名公子，怎敢忘记君王呢？服从君王的命令，是顺合情理的；拥立君王的儿子，也是顺合情理的。二重顺服都不能丢掉。"与子西、子期商量，秘密转移军队、封闭有关通路，迎接越国女子所生儿子章，立他为国君，然后撤兵回国。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①，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②。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③！若禜之④，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⑤，而置诸股肱⑥，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⑦？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⑧。

【注释】

①有云如众赤鸟：云彩如一群赤鸟。

②楚子使问诸周大史：楚子派人问周太史是何征兆。

③其当王身乎：意思是凶兆将应验在昭王身上。古人以日比人君。

④禜(yíng)：禳灾之祭。

⑤腹心：昭王自比。

⑥股肱：指令尹、司马。

⑦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我没有大过错，天不会使我夭折。按，楚昭王即位时才七八岁，即位二十七年，不过三十余岁，故曰“夭”。

⑧遂弗禜：不愿移灾于他人。

【译文】

这一年，有云彩如同一群赤鸟，夹着太阳飘飞了三天。楚王派人询问周的太史。周太史说：“那是应当应验在君王的身上吧！要是禳祭，就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王说：“去除腹心的疾病，却把它放到大腿、胳膊上，有什么好处？不穀没有大过错，上天能让我夭折吗？有罪受惩罚，又能转移到哪里？”于是便不禳祭。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①。”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②。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③。江、汉、雎、章，楚之望也④。祸福之至，不是过也⑤。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⑥。”遂弗祭。

【注释】

①河为祟：黄河神作祟。

②大夫请祭诸郊：请在郊野祭黄河神。

③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三代时规定，祭祀不超过境内山川之神。望，本国山川之祭。

④江、汉、雎、章，楚之望也：这四条河水在楚国境内，黄河则不在楚国境内。章，同“漳”，漳水。

⑤祸福之至，不是过也：祸福的降临，不超过境内山川。

⑥河非所获罪也：不是得罪黄河神而得病。

【译文】

起初，楚昭王有病。占卜说："是黄河神在作祟。"昭王不禳祭。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河神。昭王说："三代时的祭祀制度，规定祭祀不跨越本国的山川。长江、汉水、睢水、漳水才是楚国的河川。祸福的到来，不会超过这些神。不穀虽然没有德行，但黄河神不是我所能得罪的。"就不去祭祀黄河神。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①]！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②]。'又曰：'允出兹在兹[③]。'由己率常，可矣[④]。"

【注释】

①知大道：深明大义。

②"惟彼陶唐"六句：出自《逸书》，《古文尚书》辑入《五子之歌》。意思是唐尧能遵循上天之常道，才拥有中原之国。夏桀丧失了常道，扰乱了立国的纲纪，终于灭亡。陶唐，尧。帅，同"率"，遵循。冀方，中国。灭而亡，指夏桀。

③允出兹在兹：也是出自《逸书》，《古文尚书》收入《大禹谟》中。意思是信由己出，那么祸福也在自己。允，信。

④由己率常，可矣：自己遵循天道，必可得天之福。

【译文】

孔子说："楚昭王明白大道理了！他没有失掉国家，就是应该的！《夏书》说：'唐尧能遵循上天之常道，才拥有中原之国。夏桀丧失了常道，扰乱了立国的纲纪，终于灭亡。'又说：'信由己出，那么祸福也在自己。'由自己来遵从天道，这就可以了。"

6.5 八月，齐邴意兹来奔[1]。

【注释】

①邴意兹：高、国同党，所以逃亡鲁国。

【译文】

八月，齐国邴意兹逃来鲁国。

6.6 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1]。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2]，曰："尝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乘[3]，故又献此，请与子乘之[4]。"出莱门而告之故[5]。阚止知之，先待诸外[6]。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7]。"戒之[8]，遂行。逮夜，至于齐，国人知之[9]。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10]，与馈者皆入[11]。

【注释】

①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公子阳生去年逃到鲁国，现在陈乞召他，准备立为齐君。陈僖子，陈乞。

②南郭且于：齐公子钼，逃鲁后住在鲁城南郭。

③不入于上乘：意即所献非良马。

④故又献此，请与子乘之：乘之，乘车试马。按，阳生以再献马邀公子钼，避开家人商量陈乞召回之事。

⑤莱门：鲁都郭门。

⑥阚止知之，先待诸外：阚止，阳生家臣子我。按，阚止想和阳生一起回去。

⑦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不知陈乞何意，所以让阚止返回鲁国，让他侍奉壬。壬，阳生儿子齐简公。

⑧戒之：告诫阚止不使泄密。

⑨国人知之：阳生夜返齐国，本想不让国人知道，但国人还是知道了。

⑩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陈乞让阳生藏在自己家中。子士之母，陈乞妾。

⑪与馈者皆入：陈乞让阳生和送食物的人一同混入宫中。

【译文】

陈僖子派人召公子阳生回国。阳生驾着马车去见南郭且于，说："曾经献马给季孙，但没能列入他的上等行列，所以又来献这马，请和您一起坐上试试。"出了莱门后才告诉他缘故。阚止知道了，先等候在城外。阳生说："事情还没有明朗，你先返回，和壬在一起。"告诫了阚止，就动身了。到夜里，来到齐国，国内人知道他回来了。陈僖子让子士的母亲服侍他，又让阳生和送食物的人一起进入宫中。

冬十月丁卯①，立之②。将盟③，鲍子醉而往。其臣差车鲍点曰④："此谁之命也⑤？"陈子曰："受命于鲍子。"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⑥！"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⑦，而背之也⑧？"悼公稽首⑨，曰："吾子奉义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⑩；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⑪。义则进，否则退，敢不唯子是从？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⑫。"鲍子曰："谁非君之子⑬？"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⑭。去鬻姒⑮，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窦之丘⑯。

【注释】

①丁卯：二十四日。

②立之：立阳生为国君。

③将盟：与诸大夫盟誓。

④差车鲍点：管车的官员名叫鲍点。

⑤此谁之命也：谁命立阳生。

⑥子之命也：鲍牧醉，陈乞于是诬赖鲍牧。

⑦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齐景公宠爱荼，曾经自己衔绳装牛，让荼牵着走。景公摔倒头触地，牙齿折断。君，指齐景公。孺子，指荼。

⑧而背之也：废荼是违背齐景公遗志。背，违背。

⑨悼公：阳生。

⑩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如果我可立为君，则不必责怪鲍牧并杀他。

⑪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如果我不可立为君，则不必杀我。

⑫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无论废荼与立己，都不要发生动乱。

⑬谁非君之子：意思是都是景公儿子，不一定非立荼不可。

⑭胡姬：景公妾。安孺子：荼。赖：古地名。在今山东章丘西北。

⑮去鬻姒：把鬻姒遣送他处。鬻姒，荼的生母。

⑯杀王甲，拘江说，囚王豹于句窦之丘：王甲等三人都是荼的党羽。

【译文】

冬十月二十四日，立阳生为国君。将与诸大夫盟誓，鲍牧喝醉酒前往。他的家臣管车的鲍点说："这是谁的命令啊？"陈乞说："是受命于鲍子。"就硬赖鲍牧说："是您的命令！"鲍牧说："你忘记了国君为孺子当牛而折断自己牙齿的事了吗，现在却要违背先君的意愿吗？"阳生叩头，说："您是秉持道义而行事的人。要是我可以当国君，不必失去一名大夫；如果我不可立为君，则不必杀我。合乎道义就进前，否则就退后，岂敢不唯您命是从？无论废立都不要引起祸乱，就是我的愿望了。"鲍牧说："哪一位不是国君的儿子？"于是接受盟誓。派胡姬带着安孺子到赖地。把鬻姒迁往别处，杀了王甲，拘禁江说，把王豹拘押在句窦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陈子[①]，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②]。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③]。"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④]？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⑤]，少君不可以访[⑥]，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⑦]！不然，夫孺子何罪[⑧]？"毛复命，公悔之[⑨]。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⑩]。"使毛迁孺子于骀[⑪]，不至，杀诸野幕之下[⑫]，葬诸殳冒淳[⑬]。

【注释】

①公：悼公阳生。朱毛：齐国大夫。

②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君位不同于器物，国不可有二君。

③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阳生怕诸大夫再立荼废己，暗示必须杀荼。匮，缺乏。

④君举不信群臣乎：陈乞以为悼公怀疑自己，所以这样问。举，全部。

⑤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齐国本有饥荒之困，又有兵革之忧。

⑥少君：指荼，其时年幼。访：请示，征求意见。

⑦庶亦能容群臣乎：希望悼公能容群臣。

⑧不然，夫孺子何罪：按，陈乞暗示废悼公重立荼并非不可能。

⑨毛复命，公悔之：悼公后悔自己失言。

⑩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意思是杀荼可自作主张，不必问陈乞。大，指国政。小，指杀荼。

⑪骀（tāi）：齐地名，在今山东昌潍。

⑫不至，杀诸野幕之下：中途秘密杀荼于野外帐篷中。

⑬殳冒淳：古地名。今地不详。

【译文】

阳生派朱毛告诉陈僖子，说："没有您，我不会有今天。但国君与器具不同，不能有两个。器具有两个就不会匮乏，国君有两个就会多祸难，我谨敢向您陈述。"陈僖子不回答而哭泣，说："国君难道对群臣都不信任吗？因为齐国有饥荒的困境，而且饥荒后又有兵革之忧，年幼的国君无法请示，所以才访求年长者为国君，大概能对群臣加以容忍吧！不然的话，孺子又有什么罪过？"朱毛向悼公复命，悼公后悔。朱毛说："国君遇到大事向陈僖子征询，小事自己决定就是了。"悼公派朱毛把安孺子迁往骀地，还没到，就把他杀死在野外的帐篷里，安葬在殳冒淳。

七年

【经】

7.1 七年春①，宋皇瑗帅师侵郑。

7.2 晋魏曼多帅师侵卫②。

7.3 夏，公会吴于鄫③。

7.4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④，入邾，以邾子益来⑤。

7.5 宋人围曹。

7.6 冬，郑驷弘帅师救曹。

【注释】

①七年：鲁哀公七年当周敬王三十二年，前488。

②魏曼多：晋国大夫。

③鄫：古地名。在今山东枣庄东。

④己酉：十一日。

⑤入邾，以邾子益来：鲁国俘虏邾隐公益返回鲁国。邾子益，邾隐公。

【译文】

鲁哀公七年春,宋国皇瑗率军进攻郑国。

晋国魏曼多带兵侵袭卫国。

夏,鲁哀公与吴国人在鄫地相会。

秋,哀公攻打邾国。八月十一日,进入邾国,把邾隐公益押回国。

宋国人包围曹国。

冬,郑国驷弘领兵救援曹国。

【传】

7.1　七年春,宋师侵郑,郑叛晋故也。

【译文】

鲁哀公七年春,宋军侵袭郑国,是由于郑国背叛晋国的缘故。

7.2　晋师侵卫,卫不服也①。

【注释】

①晋师侵卫,卫不服也:卫国支持范氏、中行氏,哀公五年曾因此进攻卫国。现在卫国仍然不服气,所以再次讨伐。

【译文】

晋军攻打卫国,是因为卫国不肯顺服。

7.3　夏,公会吴于鄫①。吴来征百牢②,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③。”吴人曰:“宋百牢我④,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⑤,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⑥,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

诸侯，则有数矣[7]。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8]。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9]。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10]。不与，必弃疾于我[11]。”乃与之。

【注释】

①公会吴于鄫：去年，鲁国派叔还会吴于柤，现在鲁哀公亲自和吴人相见。

②吴来征百牢：吴国向鲁国征取百牢的献礼。牢，牲品，牛、羊、豕各一为一牢。

③先王未之有也：先王无此先例。

④宋百牢我：宋国赠送吴国百牢。

⑤鲁牢晋大夫过十：昭公二十一年，鲁国曾赠送晋国士鞅十一牢。牢，做动词，馈送牢。

⑥以大国惧敝邑：倚仗大国的势力来恐吓敝国。

⑦有数：有常数。依礼，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⑧有：又。淫：过分。

⑨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古代以天空为十二次，故以十二为极数。上物，天子享礼之物品。郑玄注：“享诸侯而用王礼之数。”

⑩弃天而背本：百牢超过十二，是弃天；违背周礼，是背本。

⑪弃疾：加害。

【译文】

夏，鲁哀公和吴国人在鄫地相会。吴国前来要求进献百牢，子服景伯回答说：“先王没有过这种先例。”吴国人说：“宋国给了我们百牢，鲁国不能比宋国差。况且鲁国献给晋国大夫超过十牢，献给吴王百牢，不也是应该的吗？”子服景伯说：“晋国范鞅贪婪而抛弃礼仪，用大国来恐

吓敝国，所以敝国给了他十一牢。国君要是用礼来命令诸侯，那么就有规定的数量。如果也抛弃礼，那么就又过分了。周朝统一天下，制定礼仪，上等物品不超过十二，因为这是上天的大数。现在抛弃周礼，而说一定要百牢，那也只能唯执事之命是听了。”吴国人不予理会。子服景伯说：“吴国将要灭亡了，抛弃上天而背弃根本。要是不给，必定会加害于我们。”便给了他们。

大宰嚭召季康子①，康子使子贡辞②。大宰嚭曰：“国君道长③，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④。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⑤？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⑥？大伯端委以治周礼⑦，仲雍嗣之⑧，断发文身，裸以为饰⑨，岂礼也哉？有由然也⑩。”反自鄫，以吴为无能为也⑪。

【注释】

①大宰嚭：伯嚭，吴国太宰。

②康子使子贡辞：季康子不见太宰嚭。

③道长：长途跋涉到此地。

④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害怕大国，因此不敢来见。

⑤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大国不依礼行事，则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不是小国所能预料。量，估量。

⑥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哀公既已亲往，季康子不敢再弃国前来。共命，奉命前来会吴王。老，指季康子。

⑦大伯端委以治周礼：太伯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来推行周礼。大伯，周太王长子，吴国始祖。周太王想立幼子季历，太伯、仲雍同避于江南。端委，周代礼服，这里用作动词。端，玄端之衣，礼

服。委，委貌之冠，礼帽。太伯刚到吴地，穿着周的礼服、戴着周的礼帽，即所谓“治周礼”。

⑧仲雍嗣之：太伯成为当地君长，死后仲雍嗣立。仲雍，周太王次子，太伯之弟。

⑨断发文身，裸以为饰：改从当地风俗，剪断头发，赤身裸体。身上刺画鱼龙，作为装饰。

⑩岂礼也哉？有由然也：仲雍断发文身不合周礼，是有原因不得已而为之。这里借以表示季康子不来见也是不得已。

⑪以吴为无能为也：因为吴国无礼，故认为其不能成就霸业。

【译文】

吴国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去辞谢。太宰嚭说：“国君跋涉了那么远的路途，而大夫却不肯出门，这是什么礼仪？”子贡回答说：“哪里敢把它当礼，只是因为害怕大国。大国不用礼来命令诸侯，而要是不用礼，其后果又怎么能估量？我们国君既然已经奉命前来，他的卿岂敢丢下国家而前来？太伯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来推行周礼，仲雍继承了他，剪掉头发身上刺花纹，赤裸身体作为装饰，哪里是礼呢？是因为有它的原因啊。”从鄫地回来，认为吴国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7.4 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①。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②。大所以保小，仁也③。背大国④，不信；伐小国⑤，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⑥，失二德者，危，将焉保⑦？”孟孙曰：“二三子以为何如？恶贤而逆之⑧？”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⑨。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⑩。知必危，何故不言⑪？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⑫？”不乐而出⑬。

【注释】

①乃飨大夫以谋之：设享礼征求大夫意见。

②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以诚信事奉大国。

③大所以保小，仁也：大国以仁义保护小国。

④背大国：大国指吴国。据下文"夏盟于鄫衍"，则鄫之会约以邾属吴。

⑤小国：指邾国。

⑥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城保民，德保城。

⑦失二德者，危，将焉保：失去诚信与仁义，如何救亡图存？按，子服景伯反对伐邾。

⑧恶（wū）贤而逆之：谁意见正确就支持谁。恶，何。逆，迎合。

⑨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相传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携玉执帛而来的有上万个国家。涂山，其地究在何处，说法很多，古注多以为在会稽，即今浙江绍兴；杨伯峻据《水经注》，以为可能是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

⑩"今其存者"四句：意谓诸侯相攻伐，自古已然。字，养育。

⑪知必危，何故不言：知道伐邾必危为何不说？按，诸大夫不肯附和季康子。

⑫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鲁国德行没有超过邾国，而以武力征服，不可。按，诸大夫赞成子服景伯意见，不同意季孙伐邾。

⑬不乐而出：众人不欢而散。

【译文】

季康子想要进攻邾国，于是设享礼宴请大夫们来商量。子服景伯说："小国所用来事奉大国的，是信。大国所用来保护小国的，是仁。背弃大国，就是不信；进攻小国，就是不仁。人民靠城邑来保护，城邑靠德行来保护，失去了信和仁这两项德行，就危险了，又怎么能保护呢？"孟孙说："各位大夫认为怎么样？何不支持贤明的人？"大夫们回答说："禹

在涂山会合诸侯,手持玉帛的有上万个国家。留存至今的,不过数十个了。这是因为大国不抚恤小国,小国不事奉大国的缘故。知道必定有危险,为什么不说?鲁国的德行和邾国一样,却用大兵来威逼他们,行吗?"宴会不欢而散。

秋,伐邾,及范门[①],犹闻钟声[②]。大夫谏,不听[③]。茅成子请告于吴[④],不许,曰:"鲁击柝闻于邾[⑤],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⑥]?且国内岂不足[⑦]?"成子以茅叛[⑧],师遂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⑨],邾众保于绎[⑩]。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⑪],囚诸负瑕,负瑕故有绎[⑫]。

【注释】

①范门:邾国都外城门。

②犹闻钟声:说明邾国毫无防范。

③大夫谏,不听:大夫谏劝,主张抵抗,邾隐公不听。

④茅成子:邾国大夫茅夷鸿。

⑤鲁击柝(tuò)闻于邾:鲁军击柝声可以听见,说明距离很近。柝,巡夜敲击以报更的木棒。

⑥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求救于吴国,远水救不了近火。

⑦且国内岂不足:邾隐公认为国内力量足以抗拒鲁国。

⑧茅:古地名。在今山东金乡西北。

⑨众师昼掠:鲁军大肆掳掠,夺取财物。

⑩邾众保于绎:邾人退守峄山。绎,古地名。即今山东邹城峄山。

⑪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将邾隐公俘虏回国,在亳社举行献俘仪式。

⑫囚诸负瑕，负瑕故有绎：邾隐公囚在负瑕，负瑕因此有绎人。负瑕，古地名。在今山东兖州西。

【译文】

秋，攻打邾国，到达范门，还听见邾国的钟声。大夫们劝谏，邾隐公不听。茅成子请求向吴国告急，邾隐公还是不答应，说："鲁国敲打梆子的声音都能在邾国听到，吴国远离二千里，没有三个月无法赶到，哪能顾及我们？况且我们国内的力量难道不足够抗御？"成子带着茅地背叛，鲁军于是进入邾国，住在公宫。各路军队白昼抢掠，邾国民众在绎地防守。鲁军又在晚上抢掠，逮住邾隐公益回国，在亳社举行献俘仪式，把他囚禁在负瑕，负瑕因此有绎人。

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①，曰："鲁弱晋而远吴②，冯恃其众③，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④，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⑤。若夏盟于鄫衍⑥，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⑦？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⑧。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⑨。以私奉贰，唯君图之！"吴子从之。

【注释】

①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茅夷鸿送礼向吴国求救。束帛，五匹帛。乘韦，四张熟牛皮。

②鲁弱晋而远吴：鲁国以为晋国弱而吴国遥远。

③冯恃：依恃。

④辟君：以吴君为鄙陋。辟，陋。执事：实际是指吴君。

⑤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鲁国侵犯邾国，也是对吴国威严的挑衅。此意在激怒吴国。

⑥若夏盟于鄫衍：夏天鲁、吴两国有鄫之会。鄫衍，即鄫。

⑦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鲁国背盟伐邾，吴国要是不加干涉，使鲁国实现其所求而不受阻挠，诸侯将对吴国离心。成其所求，实现其所求。

⑧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意谓鲁兵力有战车八百辆，而吴国兵力大于鲁国，鲁是吴的副手。赋，军赋。贰，副手。

⑨私：私属，部属。

【译文】

邾国的茅夷鸿用五匹帛、四张熟牛皮亲自向吴国求救，说："鲁国认为晋国衰弱而吴国遥远，倚仗他们人马众多，违背与国君订立的盟约，瞧不起国君的执事，来欺凌我们小国。邾国不敢爱惜自己，怕的是国君的威信不能树立。君威不立，这是小国所担忧的。如果夏天在鄫衍订盟，秋天就背弃了它，鲁国得到了所想要的却没人干预，四方诸侯又用什么来事奉国君？况且鲁国有战车八百辆，是国君的副手罢了。邾国有战车六百辆，是国君的部属。把自己的部属送给副手，还是请国君考虑吧！"吴王听从了。

7.5　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曰[①]："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郑师救曹，侵宋。

【注释】

①郑桓子思：郑国大夫国参，子产之子。桓为谥号。

【译文】

宋国人包围曹国，郑国的桓子思说："宋国人占有曹国，是郑国的忧患。不能不救援曹国。"冬，郑军为救援曹国而进攻宋国。

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①]，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②]。旦而求之曹，无之[③]。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④]。"及曹伯阳即位[⑤]，好田弋[⑥]，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⑦]，且言田弋之说[⑧]。说之[⑨]。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⑩]。梦者之子乃行。强言霸说于曹伯[⑪]，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⑫]。宋人伐之，晋人不救，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邗[⑬]。

【注释】

①社宫：社，曹之国社。宫，社之围墙。

②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叔振铎请大家等一个叫公孙强的人，众君子同意。以上是梦境。叔振铎，曹国始祖。

③旦而求之曹，无之：在曹国找不到公孙强这个人。

④去之：离开曹国。

⑤曹伯阳：曹国国君。

⑥好田弋：喜欢打猎射鸟。

⑦获白雁，献之：白雁是罕见之鸟，因此献给国君。

⑧且言田弋之说：田弋之说，有关田弋的技巧理论等。按，公孙强乃投曹伯之所好。

⑨说：同"悦"。

⑩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公孙强得国君宠信，任司空以执掌曹国之政。司城，司空。

⑪强言霸说于曹伯：公孙强怂恿曹君称霸。

⑫奸：干犯，侵犯。

⑬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邗：公孙强在曹都附近修

筑黍丘等五个城邑，以抵御宋军。黍丘，当时曹都在今山东定陶，黍丘当在附近。揖丘，在今山东曹县。大城，在今山东菏泽。钟，在今山东定陶。邗，在今山东定陶。按，此本与下年《传》“八年春，宋公伐曹”云云为一段，被割裂。

【译文】

起初，曹国有人梦见一群君子站在曹国国社墙外，商议灭亡曹国。曹叔振铎请求等公孙强来，大家答应了。天亮后他在曹国内访求，并无公孙强其人。他告诫儿子说：“我死以后，你听到公孙强执政，一定要离开曹国。”到曹伯阳即位，喜欢打猎射鸟，曹国边境的公孙强也喜好射鸟，得到一只白雁，献给了曹伯阳，并讲述打猎射鸟技艺。曹伯阳很喜欢他。于是和他探讨国家大事，大为欣赏。公孙强得到宠信，被任命为司城来执政。做梦人的儿子便离开曹国。公孙强向曹伯阳讲说称霸之术，曹伯阳听从了，于是背叛晋国而侵犯宋国。宋国人攻打曹国，晋国人不来救援，公孙强在郊外修筑五座城邑，名叫黍丘、揖丘、大城、钟、邗。

八年

【经】

8.1 八年春王正月[①]，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②]。

8.2 吴伐我[③]。

8.3 夏，齐人取谨及阐[④]。

8.4 归邾子益于邾[⑤]。

8.5 秋七月。

8.6 冬十有二月癸亥[⑥]，杞伯过卒[⑦]。

8.7 齐人归谨及阐。

【注释】

①八年：鲁哀公八年当周敬王三十三年，前487。

②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宋国灭亡曹国。

③吴伐我：吴国为邾国而进攻鲁国。

④讙、阐：鲁国二邑名。讙，在今山东宁阳东北。阐，在讙北。

⑤归邾子益于邾：齐、吴为邾伐鲁，鲁国释放邾隐公益。

⑥癸亥：初三。

⑦杞伯过卒：杞僖公过死。杞僖公，前505年即位，在位十九年。

【译文】

鲁哀公八年春周历正月，宋景公进入曹国，俘虏曹伯阳而回。

吴国进攻鲁国。

夏，齐国人占领讙、阐两地。

把邾隐公益送回邾国。

秋七月。

冬十二月初三，杞僖公过死。

齐国人归还讙、阐两地。

【传】

8.1 八年春，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①]。曹人诟之，不行[②]。师待之[③]。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执曹伯阳及司城强以归，杀之[④]。

【注释】

①褚师子肥：宋国大夫。

②曹人诟之，不行：曹国人辱骂殿军，殿军停下不走。

③师待之：宋军大部队在等待殿军。

④执曹伯阳及司城强以归，杀之：曹国灭国绝祀。

【译文】

鲁哀公八年春，宋景公讨伐曹国，准备撤兵时，让褚师子肥断后。曹国人辱骂褚师子肥，他的军队便停下不走。宋军大部队在等褚师子肥。景公听说了，大怒，命令返回，就灭亡了曹国，逮住曹伯阳和司城公孙强回国，并杀了他们。

8.2　吴为邾故，将伐鲁①，问于叔孙辄②。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③，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④，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⑤。所托也则隐⑥。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⑦。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⑧，不亦难乎？若使子率⑨，子必辞，王将使我。"子张疾之⑩。王问于子洩⑪。对曰："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⑫；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⑬。晋与齐、楚辅之，是四仇也⑭。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⑮？"

【注释】

①吴为邾故，将伐鲁：即应上年邾国茅夷鸿的请求。

②问于叔孙辄：问可伐与否。叔孙辄，本是鲁臣，定公十二年与公山不狃逃奔齐国，后又逃往吴国。

③鲁有名而无情：有大国之名，而无大国之实。情，实。

④违：逃亡。

⑤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尽臣节而又劝吴伐鲁，为吴国效力，则不如去死。未臣，对鲁国未尽臣节。

⑥所托也则隐：吴国如果委以伐鲁之任，应避开。隐，避开。

⑦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人虽离开祖国，不应有所怨恨而祸害祖国。乡，家乡，祖国。

⑧宗国：祖国。

⑨率：在军前作向导。

⑩子张：叔孙辄。疾之：自悔失言。

⑪子洩：公山不狃。

⑫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平时虽无亲近盟国，但危急时必有愿共同死战的援国。

⑬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吴国如果进攻鲁国，诸侯将救鲁国，吴国不一定能获胜。

⑭晋与齐、楚辅之，是四仇也：三国与鲁国成为吴的四个敌国。

⑮“夫鲁”五句：是说吴国进攻鲁国，诸侯将群起而攻吴。

【译文】

吴国因为邾国的缘故，准备攻打鲁国，向叔孙辄咨询。叔孙辄回答说：“鲁国有名而无实，进攻他们，一定可以取胜。”叔孙辄退出后告诉了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这是不合乎礼的。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去敌国。在本国没尽臣礼却去进攻祖国，为敌国奔命，不如去死算了。他们要是有这样的委托，你应该回避。况且一个人流亡在外，不应该因为怀恨而危害乡国。现在您因为小怨恨而要颠覆祖国，不也很难吗？要是派您领兵前导，您一定要推辞掉，吴王将会派我去。”叔孙辄后悔自己错了。吴王向公山不狃询问。公山不狃回答说：“鲁国虽然没有亲近的国家，但肯定有与他共存亡的援国；诸侯会救援它，吴国不会如愿以偿的。晋国和齐、楚两国辅助鲁国，这就是四个敌国了。而且鲁国是齐、晋两国的嘴唇。唇亡齿寒，这道理是国君明白的，他们不去救援还干什么？”

三月，吴伐我，子洩率，故道险，从武城[①]。初，武城人或

有因于吴竟田焉[②]，拘鄫人之沤菅者[③]，曰："何故使吾水滋[④]？"及吴师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⑤]。王犯尝为之宰[⑥]，澹台子羽之父好焉[⑦]，国人惧[⑧]。懿子谓景伯[⑨]："若之何？"对曰："吴师来，斯与之战[⑩]，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⑪]？"吴师克东阳而进[⑫]，舍于五梧[⑬]，明日，舍于蚕室[⑭]。公宾庚、公甲叔子与战于夷[⑮]，获叔子与析朱钼，献于王[⑯]。王曰："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⑰]。"明日，舍于庚宗[⑱]，遂次于泗上[⑲]。微虎欲宵攻王舍[⑳]，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㉑]，卒三百人，有若与焉[㉒]。及稷门之内[㉓]，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㉔]，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㉕]。

【注释】

①子洩率，故道险，从武城：公山不狃故意引吴军走险道，从武城经过。道，引导。武城，古地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南，属沂蒙山区。

②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武城人在吴国边境内种田。

③菅(jiān)：植物名，浸泡其茎，可剥以为绳索。

④何故使吾水滋：种田的武城人拘捕鄫人，责怪他将水弄脏。滋，污黑，污浊。

⑤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被拘的鄫人引导吴军攻武城，以泄愤报复。

⑥王犯：吴国大夫，后逃亡鲁国，为武城宰。

⑦澹台子羽之父好焉：澹台子羽之父与王犯友好。澹台子羽，孔子弟子。

⑧国人惧：国内人不知是鄫人引导吴军攻克武城，惧怕王犯为吴军内应，引吴军攻鲁都。

⑨懿子：孟懿子。

⑩斯：承接连词，乃，就。

⑪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鲁国因为进攻邾国而召来吴军。子服景伯本反对伐邾，因此话中带有气愤揶揄之意。

⑫东阳：鲁地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⑬五梧：也是鲁地名。在东阳西北，在今山东平邑西。

⑭蚕室：古地名。在今山东平邑。按，吴军逐步向曲阜逼近。

⑮夷：鲁地名。距庚宗不远。

⑯获叔子与析朱钼，献于王：公宾庚、公甲叔子、析朱钼，都是鲁国大夫，三人同车，公甲叔子、析朱钼二人战死，吴军得其尸体，献给吴王。

⑰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三人能共存亡，说明鲁国善用能人，还不可征服。

⑱庚宗：古地名。在今山东泗水东。

⑲泗上：古地名。也在今山东泗水。

⑳微虎：鲁国大夫。

㉑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私下令其部属七百人在帐幕外高跳三次，以挑选精兵。

㉒卒三百人，有若与焉：终于选出三百人，有若在其中。卒，最终。有若，孔子弟子。

㉓及稷门之内：三百人行至稷门内。

㉔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三百人不能击败吴军，徒然牺牲这许多壮士。

㉕吴子闻之，一夕三迁：吴国怕微虎偷袭，一夜之间迁移三次。

【译文】

三月，吴国进攻我国，公山不狃前导，有意从险道行军，取道武城。起初，武城有人在吴国边境种田，拘捕了浸泡菅草的鄫国人，问他：“为

什么把我的水弄脏?”到吴军到来,被拘捕的那人为吴军带路去进攻武城,攻下了。王犯曾任武城宰,澹台子羽的父亲与他交好,国人都感到惧怕。孟懿子对子服景伯说:“怎么办?”子服景伯回答说:“吴军前来,就和他们交战,有什么可怕的呢?而且是我们把他们招来的,还有什么要求呢?”吴军攻下东阳继续前进,驻扎在五梧,第二天,驻扎在蚕室。公宾庚、公甲叔子和他们在夷地交战,吴军斩获公甲叔子和析朱鉏,献给吴王。吴王说:“他们同乘一辆车,说明鲁国善用能人,国家不可能被征服。”明天,住在庚宗,接着就在泗水边驻军。微虎想在晚上去攻打吴王的住所,让他所属部众七百人在庭院里跳跃三次,从中选出三百人,有若也在其中。到得稷门内,有人对季孙说:“这些人不足以对吴国造成伤害,反而多死许多国士,不如停止行动。”于是制止了此次行动。吴王听说了,一个晚上搬迁了三处住所。

吴人行成①,将盟,景伯曰:“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②。我未及亏③,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吴轻而远④,不能久,将归矣,请少待之。”弗从。景伯负载,造于莱门⑤。乃请释子服何于吴,吴人许之⑥。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⑦。吴人盟而还。

【注释】

①吴人行成:吴国提议讲和。

②“楚人围宋”四句:宣公十四年至十五年,楚围宋九月,宋华元谓楚将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

③我未及亏:未到宋国那种惨状。

④轻:轻举妄动。远:远征。

⑤景伯负载，造于莱门：见季孙不纳忠言，子服景伯背着盟书跑到莱门，准备离开鲁都。

⑥乃请释子服何于吴，吴人许之：鲁国本想派子服景伯到吴国当人质，吴国已同意。子服何，子服景伯。

⑦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鲁国又提出要以吴王之子姑曹互换人质，吴王不愿姑曹留在鲁国，双方于是取消互换人质。

【译文】

吴国提出讲和，将要结盟时，子服景伯说："楚国包围宋国，宋国人交换儿子充食，劈了骨骸烧饭，尚且没有订立城下之盟。我们还没有大败亏损，反而有城下之盟，这是抛弃国家。吴军轻率远征，不能持久，将要撤兵回去了，请稍等几天。"季孙不听。子服景伯背着盟书，到莱门。鲁国请求把子服景伯留在吴国为质，吴国答应了。鲁国要求让王子姑曹当人质，最后两国都取消互换人质。吴国订盟后回国了。

8.3　齐悼公之来也①，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②。季鲂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与也③。齐侯怒。夏五月，齐鲍牧帅师伐我，取讙及阐。

【注释】

①齐悼公之来也：哀公五年，齐景公死，公子阳生逃亡到鲁国。公子阳生回齐国即位后为齐悼公。

②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悼公即位，前来迎接。

③季鲂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与也：季康子妹妹与季鲂侯私通，以情告知季康子，季康子因此不敢让她去齐国。季鲂侯，季康子的叔叔。

【译文】

齐悼公当年逃亡鲁国时，季康子把妹妹许配给他，悼公即位后要接

她回去。季鲂侯和她私通,她向季康子说出内情,季康子不敢把她交给悼公。齐悼公发怒。夏五月,齐国鲍牧领兵攻打我国,占取讙和阐二地。

8.4 或谮胡姬于齐侯曰①:"安孺子之党也②。"六月,齐侯杀胡姬。

【注释】

①胡姬:齐景公妾。

②安孺子:即荼。

【译文】

有人对齐悼公说胡姬的坏话说:"她是安孺子的同党。"六月,齐悼公杀了胡姬。

8.5 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①。乃归邾子②。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馀讨之③,囚诸楼台,栫之以棘④。使诸大夫奉大子革以为政⑤。

【注释】

①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齐国虽然获得二邑,但仍未得季康子的妹妹,因此打算与吴国一起进攻鲁国。

②乃归邾子:齐、吴讨伐的名义是为邾隐公,所以鲁国送回邾隐公。

③大宰子馀:即太宰伯嚭。

④囚诸楼台,栫(jiàn)之以棘:用荆棘做篱笆围住楼台,以防邾隐公逃跑。栫,用柴木围塞。

⑤大子革:邾国太子,即邾桓公。

【译文】

齐悼公派人去吴国请求出兵，打算攻打我国。于是我国送回了邾隐公。邾隐公回国后仍然无道，吴王夫差派太宰伯嚭去讨伐，把邾隐公囚禁在楼台，用荆棘把四周围住。派大夫们奉立太子革执政。

8.6 秋，及齐平[1]。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2]。齐闾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3]，嬖[4]。

【注释】

①及齐平：齐、鲁两国讲和。

②臧宾如：鲁国大夫臧会之子。

③季姬：季康子的妹妹。

④嬖：委姬得到齐悼公宠爱。

【译文】

秋，与齐国讲和。九月，臧宾如到齐国参加盟会。齐国闾丘明前来参加盟会，并接季姬回国，季姬得到齐悼公的宠爱。

鲍牧又谓群公子曰："使女有马千乘乎[1]？"公子诉之[2]。公谓鲍子："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3]。若有之，则分室以行[4]；若无之，则反子之所[5]。"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6]。半道，使以二乘[7]。及潞，麇之以入[8]，遂杀之。

【注释】

①使女有马千乘乎：鲍牧本不支持立齐悼公（公子阳生），因此煽动公子们取代阳生。马千乘，暗指做国君。

②公子诉之：公子们密报悼公。

③或谮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悼公得到密报，告诉鲍牧，有人说你坏话，请你暂时住到潞地，以待调查了解。潞，齐国地名。或曰，在齐郊外。

④若有之，则分室以行：有其事，可带走一半家产离开齐国。

⑤若无之，则反子之所：无其事，恢复原位。

⑥出门，使以三分之一行：初出门，让鲍牧带三分之一的家产。

⑦半道，使以二乘：到半路，只让他带走两辆车。

⑧麇(kǔn)：捆绑。

【译文】

鲍牧又对公子们说："让你们中有人得到四千匹马好吗？"公子们告诉了齐悼公。悼公对鲍牧说："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暂且到潞地等待调查。要是真有其事，就让你带着一半家产出国；要是并无其事，就让你恢复原位。"到鲍牧出门上路时，则只让他带了三分之一财产。走到半路，又只让他带两辆车。到潞地，就把他捆绑进城，随后便杀掉。

8.7 冬十二月，齐人归谨及阐，季姬嬖故也[1]。

【译文】

冬十二月，齐国归还讙和阐二地，是因为季姬得宠的缘故。

九年

【经】

9.1 九年春王二月[1]，葬杞僖公。

9.2 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2]。

9.3 夏，楚人伐陈。

9.4 秋，宋公伐郑。

9.5 冬十月。

【注释】

①九年：鲁哀公九年当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

②雍丘：古地名。在今河南杞县。

【译文】

鲁哀公九年周历二月，安葬杞僖公。

宋国皇瑗带兵在雍丘消灭郑军。

夏，楚国攻打陈国。

秋，宋景公攻打郑国。

冬十月。

【传】

9.1 九年春，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1]。吴子曰："昔岁寡人闻命[2]，今又革之[3]，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4]。"

【注释】

①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齐、鲁讲和，因此辞谢吴军。

②昔岁寡人闻命：齐国请求吴国派兵事在去年。

③革：更改，改变主意。

④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吴王不满，表示仍将派兵赴齐。明年，吴国讨伐齐国。

【译文】

鲁哀公九年春，齐悼公派公孟绰到吴国辞谢出兵。吴王说："去年寡人遵从你们的命令，现在又要取消，使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将去贵国听取贵君的命令。"

9.2 郑武子剩之嬖许瑕求邑①，无以与之。请外取②，许之，故围宋雍丘③。宋皇瑗围郑师④，每日迁舍⑤，垒合⑥，郑师哭⑦。子姚救之，大败。二月甲戌⑧，宋取郑师于雍丘⑨，使有能者无死⑩，以郏张与郑罗归⑪。

【注释】

①武子剩：郑国大夫罕达，又叫子姚，武为谥号。许瑕：子姚宠臣。

②请外取：许瑕请求取于国外。

③故围宋雍丘：许瑕率军包围雍丘。

④宋皇瑗围郑师：反围许瑕的军队。

⑤每日迁舍：宋军每天换一个地方建筑堡垒。

⑥垒合：堡垒合围郑军。

⑦郑师哭：因被围不得出。

⑧甲戌：十四日。

⑨宋取郑师于雍丘：宋全歼郑军。

⑩使有能者无死：有才能的免死。

⑪郏张、郑罗：人名，即有才能的二人。

【译文】

郑国武子剩的宠臣许瑕请求得到城邑，但没有地方可以给他。许瑕请求到国外去占取，武子剩同意了，所以包围宋国的雍丘。宋国皇瑗包围郑军，每天换一个地方构筑壁垒，使壁垒合围，郑国军士都哭了。武子剩前往救援，大败。二月十四日，宋军在雍丘歼灭郑军，让有才能的人免死，带着郏张和郑罗回国。

9.3 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

【译文】

夏，楚国进攻陈国，是因为陈国亲近吴国的缘故。

9.4 宋公伐郑[1]。

【注释】

①宋公伐郑：郑军已败，宋国再攻郑国。

【译文】

宋景公攻打郑国。

9.5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1]。

【注释】

①吴城邗(hán)，沟通江、淮：吴国在邗筑城，开凿长江、淮河间运河，这就是邗沟。杨伯峻谓其"连通长江与淮水，大致自今扬州市南长江北岸起，至今清江市淮水南岸止，今之运河即古邗沟水"。邗，在今江苏扬州。

【译文】

秋，吴国修筑邗城，沟通了长江、淮河。

9.6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1]，占诸史赵、史墨、史龟[2]。史龟曰："是谓沉阳[3]，可以兴兵。利以伐姜[4]，不利子商[5]。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6]。炎帝为火师[7]，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8]。"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9]。郑方有罪，不可救也[10]。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11]。"阳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12]，曰："宋方吉[13]，不可与也[14]。微子启[15]，帝乙之元子也[16]。宋、郑，甥舅也[17]。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18]？"乃止。

【注释】

①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卦象显示之兆为水流向火。

②占诸史赵、史墨、史龟：请三位解释卦象。史赵、史墨、史龟，都是晋国史官。

③沉阳：阳火下沉。

④利以伐姜：利于攻打姜姓之国。按，齐国为姜姓。

⑤子商：指宋国，宋为殷商之后，子姓。

⑥"盈，水名也"六句：盈是水的名字，子是水的位置，二者势均力敌，不可相犯。盈，即嬴，赵鞅之姓。子，宋国之姓。敌，相当。干，犯。

⑦炎帝为火师：传说炎帝是火神。

⑧水胜火，伐姜则可：可伐齐。

⑨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盈如江河的满潮，不能游水渡过。

⑩郑方有罪，不可救也：郑国因为宠臣求邑伐人，是有罪。

⑪其他：指伐齐。

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阳虎用《周易》占筮可否伐宋救郑，得到《泰》卦变为《需》卦，第五爻由阴变阳。

⑬方吉：正是吉利之时。

⑭不可与：不可为敌。

⑮微子启：商纣庶兄，宋国始祖。

⑯帝乙：商纣父亲。元子：长子。

⑰宋、郑，甥舅也：宋嫁女于郑，是姑舅姻亲。

⑱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泰》卦六五爻辞说：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阳虎据此爻辞论定伐宋不吉。

【译文】

晋国赵鞅为救援郑国而占卜,得到水流向火的卦象,向史赵、史墨、史龟询问吉凶。史龟说:"这叫做阳气下沉,可以起兵。有利于攻打姜氏,而不利于攻打子商。进攻齐国可以,与宋国为敌则不吉利。"史墨说:"盈是水名,子是水位。名和位相当,不能干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战胜火,攻打姜姓则可行。"史赵说:"这就如同河中涨满水,不能游。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郑国不吉利,其他的我不知道。"阳虎用《周易》占筮,得到《泰》卦☷变成《需》卦☵,说:"宋国正吉利,不能与它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宋、郑两国是甥舅关系。福祉是禄命。要是帝乙的长子嫁女儿,同时又有吉利的禄命,我们怎么能得到吉利呢?"于是停止出兵。

9.7 冬,吴子使来儆师伐齐[1]。

【注释】

①吴子使来儆师伐齐:上年齐国请吴国一起攻打鲁国,后来又独自与鲁国讲和,吴国因此怀恨,反而与鲁国合谋进攻齐国。儆师,通告出兵日期。

【译文】

冬,吴王派人通报出兵攻打齐国的事。

十年

【经】

10.1 十年春王二月[1],邾子益来奔。

10.2 公会吴伐齐。

10.3　三月戊戌[2]，齐侯阳生卒[3]。
10.4　夏，宋人伐郑。
10.5　晋赵鞅帅师侵齐。
10.6　五月，公至自伐齐。
10.7　葬齐悼公。
10.8　卫公孟彄自齐归于卫[4]。
10.9　薛伯夷卒[5]。
10.10　秋，葬薛惠公。
10.11　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6]。
10.12　吴救陈。

【注释】

①十年：鲁哀公十年当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

②戊戌：十四日。

③齐侯阳生卒：齐悼公死。齐悼公，前488年即位，在位四年。

④卫公孟彄自齐归于卫：定公十四年，公孟彄逃往齐国，现在从齐国返回卫国。公孟彄，蒯聩之党。

⑤薛伯夷卒：薛惠公夷死。

⑥公子结：子期。

【译文】

鲁哀公十年春周历二月，邾隐公益逃来鲁国。

鲁哀公会合吴国进攻齐国。

三月十四日，齐悼公阳生死。

夏，宋国攻打郑国。

晋国赵鞅领兵进攻齐国。

五月，鲁哀公从攻齐前线回来。

安葬齐悼公。

卫国公孟弨从齐国回到卫国。

薛惠公夷死。

秋，安葬薛惠公。

冬，楚国公子结带兵进攻陈国。

吴国救援陈国。

【传】

10.1　十年春，邾隐公来奔。齐甥也，故遂奔齐[①]。

【译文】

鲁哀公十年春，邾隐公逃来鲁国。他是齐国的外甥，所以接着逃往齐国。

10.2　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①]。

【注释】

①鄎：齐国南部边境地名。

【译文】

鲁哀公会合吴王夫差、邾隐公、郯子攻打齐国南部边境，驻军于鄎地。

10.3　齐人弑悼公，赴于师[①]。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②]。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③]，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注释】

①齐人弑悼公，赴于师：齐国人杀死齐悼公，向联军发讣告。按，以取悦于吴国。

②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尽诸侯哭吊之礼。

③徐承：吴国大夫。

【译文】

齐国人杀死齐悼公，向联军发讣告。吴王夫差在军门外哭吊了三天。徐承率领水军想从海道进入齐国，齐国打败了他们，吴军便撤回。

10.4 夏，赵鞅帅师伐齐，大夫请卜之。赵孟曰："吾卜于此起兵[1]，事不再令，卜不袭吉[2]。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辕[3]，毁高唐之郭[4]，侵及赖而还[5]。

【注释】

①吾卜于此起兵：去年曾占卜伐宋不吉，伐齐吉，至今才起兵。

②事不再令，卜不袭吉：一件事情不能两次占卜，占卜也不一定再次吉利。

③犁、辕：齐国地名。犁，即犁丘，在今山东临邑西。辕，在今山东禹城附近。

④高唐：古地名。在今山东禹城西南。

⑤赖：古地名。在今山东济南东。

【译文】

夏，赵鞅带兵攻打齐国，大夫请求占卜。赵鞅说："我就是因为占卜过而出兵，一件事不能占卜两次，占卜也不一定再次吉利。出发吧。"于是占领了犁和辕两地，折毁高唐外城，侵袭到赖地而回兵。

10.5 秋,吴子使来复儆师[1]。

【注释】

①吴子使来复儆师:伐齐未能得志,吴国派人再次通知出兵日期。

【译文】

秋,吴王夫差派人前来鲁国再次通报出兵日期。

10.6 冬,楚子期伐陈[1]。吴延州来季子救陈[2],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3],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4],务德而安民。”乃还[5]。

【注释】

①楚子期伐陈:陈国亲吴,所以讨伐。

②延州来季子:杜预注以为即季札。并曰:“季子,吴王寿梦少子也。寿梦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岁。寿梦卒,季子已能让国,年当十五六,至今盖九十余。”杨伯峻认为:“此延州来季子未必即季札本人,以近百岁老翁帅师,恐情理所难,或其子孙,仍受延、州来之封,故仍其称乎?”

③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不致力于德政而以武力争夺诸侯,必使生灵涂炭。二君,指吴、楚两国国君。

④我请退,以为子名:延州来季子愿自动退兵,让子期获得战胜的好名声。

⑤乃还:吴军退兵回国。

【译文】

冬,楚国子期攻打陈国。吴国延州来季子救援陈国,对子期说:“两国国君不致力于修明德行,反而以武力争夺诸侯,人民有什么罪过?我

请求退兵，以成全您的名声，请您致力于修德而安定百姓。"于是吴军撤回。

十一年

【经】

11.1 十有一年春[①]，齐国书帅师伐我。

11.2 夏，陈辕颇出奔郑[②]。

11.3 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③]，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④]，齐师败绩，获齐国书。

11.4 秋七月辛酉[⑤]，滕子虞母卒[⑥]。

11.5 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

11.6 卫世叔齐出奔宋[⑦]。

【注释】

①十有一年：鲁哀公十一年当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

②辕颇：陈国大夫。

③甲戌：二十七日。

④艾陵：齐国地名。在今山东莱芜。

⑤辛酉：十五日。

⑥滕子虞母卒：滕隐公虞母死。

⑦世叔齐：太叔疾。

【译文】

鲁哀公十一年春，齐国国书领兵攻打我国。

夏，陈国辕颇出逃郑国。

五月，鲁哀公会合吴国进攻齐国。二十七日，齐国国书领兵与吴军在艾陵交战，齐军被打败，俘获国书。

秋七月十五日，滕隐公虞母去世。

冬十一月，安葬滕隐公。

卫国世叔齐出逃宋国。

【传】

11.1 十一年春，齐为鄎故[1]，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2]，及清[3]。季孙谓其宰冉求曰[4]："齐师在清，必鲁故也[5]。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6]。"季孙曰："不能[7]。"求曰："居封疆之间[8]。"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9]。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10]。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11]。鲁之群室[12]，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13]。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14]。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15]。"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16]。武叔呼而问战焉[17]，对曰："君子有远虑[18]，小人何知[19]？"懿子强问之[20]，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21]。"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22]。"退而蒐乘[23]。孟孺子洩帅右师[24]，颜羽御[25]，邴洩为右[26]。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27]。季孙曰："须也弱[28]。"有子曰[29]："就用命焉[30]。"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31]。五日，右师从之[32]。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33]，曰："事充政重[34]，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35]！"

【注释】

①齐为鄎故：去年鲁、吴、邾、郯伐齐，驻军于鄎地。

②国书、高无丕：齐国大夫。

③清：齐国地名，在今山东东阿，大清河西。

④冉求：孔子弟子，又称冉有。

⑤齐师在清，必鲁故也：齐军集结清地，必为攻打鲁国。

⑥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留守国内，孟孙、叔孙随哀公到边境抵御齐军。一子，指季孙。二子，指孟孙、叔孙。

⑦不能：季孙自料无法调动孟孙、叔孙二人。

⑧居封疆之间：让孟孙、叔孙随哀公守于境内近郊之地。封疆，境内近郊之地。

⑨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孟孙、叔孙不肯听命。

⑩若不可，则君无出：二人不干，那么哀公也不必出战。

⑪不属者，非鲁人也：不参战，简直就不是鲁国人。不属者，不参战的。

⑫群室：住在都邑中的卿大夫之家。

⑬一室敌车，优矣：以一家抵御齐国兵车，足有富余。一室，指季氏，四分公室而有其二，故季孙之兵车独多。

⑭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孟孙、叔孙恨季孙专政，所以不肯尽力打仗。

⑮“当子之身”四句：大不列于诸侯矣，使鲁国完全不配列在诸侯中。按，冉求主张与齐国战，所以用话激季孙。

⑯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季孙入朝，叫冉求跟随前去，冉求在党氏之沟等待季孙。党氏之沟，鲁国宫中地名。

⑰武叔：名州仇。

⑱君子：指武叔。

⑲小人：冉求自称。

⑳懿子：孟懿子，即孟孙何忌。

㉑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意思是自知才力不足，不配发言，

所以不答。虑材而言,考虑了自己的才干才发言。量力而共,估量了力量才出力。共,通“供”。

㉒是谓我不成丈夫也:武叔醒悟冉求是责其不参战,讥讽他不是个大丈夫,故意不答以激二人。

㉓蒐乘:阅兵。

㉔孟孺子泄:孟懿子之子,字泄。

㉕颜羽:孟孙家臣。

㉖邴泄:也是孟孙家臣。

㉗樊迟:孔子弟子樊须。

㉘弱:年少。

㉙有子:冉求。

㉚就用命焉:樊须虽然年少,但能遵守命令。

㉛雩门:鲁都南城西门。

㉜五日,右师从之:孟孙不愿战,五天之后右军才前来。

㉝公叔务人:名公为,鲁昭公之子。保者:守城人。

㉞事充政重:徭役繁多,赋税苛重。

㉟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批评了别人,自己就应尽力为国,虽死无怨。

【译文】

鲁哀公十一年春天,齐国因为鄎地战役的缘故,国书、高无丕领兵进攻我国,到达清地。季孙对家宰冉求说:“齐军在清地,必定是为鲁国而来。怎么办?”冉求说:“一家防守国都,二家跟从国君到边境抵御。”季孙说:“办不到。”冉求说:“那就在境内近郊抵抗。”季孙告诉叔孙、孟孙二人,他们不同意。冉求说:“要是不行,那么国君不要出去。您一人率领军队,背城而战,不肯服从命令的,就不能算是鲁国人。鲁国卿大夫各家的总数,比齐国的战车要多。就是您一家的战车,也多过齐军。您担心什么呢?二家不想出战是正常的,因为大政握在季氏手中。您

在世的时候，齐国进攻鲁国而不能出战，这是您的耻辱，将再也不能自立于诸侯之间了。”季孙让冉求跟他一起上朝，在党氏之沟等候。叔孙喊过冉求问他对出战的看法，冉求回答说：“君子有深远的考虑，小人能知道什么？”孟孙坚持问他，冉求回答说：“小人考虑了才干才说话，衡量了力量才出力的。”叔孙说：“这是说我成不了大丈夫啊。”回去就检阅军队。孟孺子泄率领右军，颜羽驾车，邴泄为车右。冉求率领左军，管周父驾车，樊迟为车右。季孙说：“樊迟太年轻。”冉求说：“他能遵守命令。”季氏的甲士七千人，冉求带领三百名武城人为自己的亲兵。派年老、年幼的守卫宫室，驻扎在雩门外。五天后，右军才前来会合。公叔务人见到守城人就流下了眼泪，说：“徭役繁重赋税又多，在上的人不能谋划，士卒不能忘死，用什么来治理民众？我已经这么说了，怎敢不努力呢！”

师及齐师战于郊①。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②。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③。”如之，众从之④。师入齐军⑤。右师奔，齐人从之⑥。陈瓘、陈庄涉泗⑦。孟之侧后入以为殿⑧，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⑨。”林不狃之伍曰⑩：“走乎⑪？”不狃曰：“谁不如⑫？”曰：“然则止乎⑬？”不狃曰：“恶贤⑭？”徐步而死⑮。

【注释】

①师：指冉求所率左师。

②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齐军攻左师，左师不肯越沟迎战。

③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请冉求再三申明号令，必能过沟。子，指季氏。刻，戒约。

④如之，众从之：依照樊迟的话，众人都越沟而战。

⑤师入齐军：左师攻入齐军。

⑥右师奔，齐人从之：孟氏所率右师本无意作战，全军败逃，齐军紧追不舍。

⑦陈瓘、陈庄：齐国大夫。泗：泗水，流经山东曲阜城北、城西。

⑧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最后入城。孟之侧，孟氏族人。

⑨马不进也：不矜夸自己勇敢而殿后，谦称是由于马走不快。

⑩林不狃：右师里的军士，为伍长。伍：五人为伍，指林不狃的部下兵卒。

⑪走：逃跑。

⑫谁不如：谁不能逃跑。按，林不狃不愿意逃跑。

⑬止：指留下抗敌。

⑭恶贤：留下也无益。恶，何。贤，益处。

⑮徐步而死：徐步，慢慢撤退。按，右师虽有孟之侧、林不狃等勇猛之士，但孟氏不战，终于失败。

【译文】

鲁军左师和齐军在郊外交战。齐军从稷曲发起进攻，鲁军不肯越沟接战。樊迟说："这并非做不到，而是不信任您啊。请再三申明号令然后冲过沟去。"冉求按他的话做了，大家都跟着过沟。左师攻入齐军。鲁军右军奔逃，齐军追赶。陈瓘、陈庄渡过泗水。孟之侧在全军最后殿后，抽箭鞭打他的马，说："是马跑不快啊。"林不狃的部下说："逃走吗？"林不狃说："我们不如谁了？"兵士又说："那么停下来抵御吗？"林不狃说："我们留下有什么作用？"慢慢撤退，结果被杀死。

师获甲首八十①，齐人不能师②。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③，季孙弗许。

【注释】

①师获甲首八十：冉求左师获胜。

②不能师：溃不成军。

③冉有请从之三：多次请追齐军。

【译文】

鲁军左师砍得齐军甲士的脑袋八十颗，齐军溃不成军。夜里，军探报告说："齐军逃跑了。"冉求多次请求追击，季孙都没允许。

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1]，而贤于邴洩[2]。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洩曰：'驱之。'[3]"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4]。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5]。"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6]。孔子曰："义也。"

【注释】

①我不如颜羽：颜羽为御手。

②而贤于邴洩：邴洩是车右。

③"子羽锐敏"四句：颜羽勇敢敏锐善战，邴洩胆小，只喊着"逃吧"。驱之，驱马逃跑。按，孟孺子不想作战，但没喊逃走，所以说自己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洩。

④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公为与汪锜一起战死，都加以殡敛。

⑤殇：葬童子的仪式。

⑥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用矛刺杀齐军，使鲁军冲进齐军阵地。

【译文】

孟孺子对人说："我不如颜羽，却比邴洩贤明。颜羽敏锐，我不想作战但能保持沉默。邴洩说：'逃吧。'"公为和他的爱童汪锜同乘一辆车，都战死，一起加以殡殓。孔子说："能拿着武器保卫国家，可以不用未成

年人礼来安葬他。”冉有用矛对付齐军，所以能够冲入齐军。孔子说：“这是合于道义的。”

11.2 夏，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①。有余，以为己大器②。国人逐之，故出③。道渴，其族辕咺进稻醴、粱糗、腶脯焉④。喜曰：“何其给也⑤？”对曰：“器成而具⑥。”曰：“何不吾谏⑦？”对曰：“惧先行⑧。”

【注释】

①赋封田以嫁公女：在封邑横征暴敛以奉献给陈哀公嫁女儿。

②大器：钟鼎类大型彝器。

③国人逐之，故出：辕颇贪暴，被逐，因此逃亡郑国。

④稻醴：稻米甜酒。粱糗(qiǔ)：小米干饭。腶(duàn)脯：腌肉干。

⑤给(jǔ)：丰富。

⑥器成而具：意思是早知辕颇将被逐，因此大器铸成时，也备好了这些食品。

⑦不吾谏：不谏吾，不早劝阻我。

⑧惧先行：辕咺意谓怕辕颇不听劝，反而先赶走自己。

【译文】

夏，陈国辕颇出逃郑国。起初，辕颇任司徒，征收封邑内田地的赋税来陪嫁陈哀公的女儿。有剩余，就为自己铸造钟鼎等大器具。国人驱逐了他，所以他出逃。路上口渴，他的族人辕咺献上米酒、小米干饭和干肉。辕颇高兴地说：“怎么这么丰富？”辕咺回答说：“您的器物铸成时就准备好了。”辕颇说：“那为什么不谏劝我？”辕咺答复说：“我怕会先被赶走。”

11.3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1]。五月，克博[2]。壬申[3]，至于嬴[4]。中军从王[5]，胥门巢将上军[6]，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陈僖子谓其弟书[7]："尔死，我必得志[8]。"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9]。桑掩胥御国子[10]，公孙夏曰："二子必死[11]。"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12]。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13]。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发短[14]。"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15]。"使问弦多以琴[16]，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17]。"

【注释】

①公会吴子伐齐：鲁国联合吴国进攻齐国报仇。

②博：古地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③壬申：二十五日。

④嬴：古地名。在今山东莱芜西北。

⑤中军从王：吴王亲率中军。

⑥胥门巢：吴国大夫。下文姑曹、展如也是吴大夫。

⑦陈僖子：陈乞。书：陈书，字子占。

⑧尔死，我必得志：如果陈书战死，陈氏在齐国将更得志。

⑨宗子阳：宗楼。相厉：互相勉励努力战死。

⑩国子：国书。

⑪二子：指桑掩胥与国书。

⑫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唱此歌表示必死。《虞殡》，送葬的挽歌。

⑬陈子行：陈逆。具含玉：准备好含玉，表示必死。含玉，古人死后口中含玉。

⑭人寻约，吴发短：俘虏斩首后，以头发联结，计数以论功。吴人头发短，所以要准备绳子来捆绑首级。寻，八尺。约，绳子。按，公孙挥想多杀敌立功。

⑮三战必死，于此三矣：时人认为三战必死，东郭书说自己这已经是参加的第三次战役了，所以必死。

⑯问：带礼品问候人。弦多：齐国人。

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不闻金，指将战死。击鼓进军，鸣金收兵。按，吴军强大，齐人都预料将战败而死。

【译文】

为了在鲁国郊外作战的缘故，鲁哀公会合吴王进攻齐国。五月，攻克博地。二十五日，到达嬴地。中军跟随吴王，胥门巢率领上军，王子姑曹率领下军，展如率领右军。齐国国书率领中军，高无丕率领上军，宗楼率领下军。陈僖子对他的弟弟陈书说："你要是战死，我一定能得志。"宗子阳和闾丘明也互相勉励。桑掩胥为国书驾车，公孙夏说："这两个人一定战死。"将要交战，公孙夏命令他的部下唱《虞殡》。陈子行命令他的部下准备好含玉。公孙挥命令他的部下说："每人准备好八尺绳子，吴国人头发短。"东郭书说："参加三次战斗必定战死，我加这次已经是三战了。"派人送琴问候弦多，说："我不能再见您了。"陈书说："这次我听到的只有鼓声，不会听见收兵的锣声了。"

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①，国子败胥门巢②。王卒助之③，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④。

【注释】

①展如败高子：鲁、吴联军的右军打败齐国上军。

②国子败胥门巢：齐国中军打败联军上军。

③王卒助之：吴王中军帮助胥门巢。

④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鲁哀公率兵参战，所以将战利品慰劳哀公。

【译文】

五月二十七日，两军在艾陵交战。展如打败高无丕，国书打败胥门巢。吴王的军队帮助胥门巢，大败齐军，俘虏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俘获革车八百辆、士兵首级三千颗，献给鲁哀公。

将战，吴子呼叔孙①，曰："而事何也②？"对曰："从司马③。"王赐之甲、剑铍④，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叔孙未能对⑤，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⑥。

【注释】

①叔孙：武叔州仇。

②而事何也：问他担任何职。

③从司马：任司马。从，谦辞。

④剑铍：带剑鞘的佩剑。

⑤叔孙未能对：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按，杨伯峻曰："君赐臣剑，是欲其死，疑古无受剑铍之礼，故叔孙不知所对。下文子贡代对，亦只言受甲。"

⑥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子贡代武叔受甲，拜谢吴王。卫赐，子贡，卫国人，孔子弟子。

【译文】

将要交战时，吴王召唤叔孙，说："你担任什么职务？"叔孙回答说："司马。"吴王赐给他皮甲、剑铍，说："认真奉行你国君交代的事，恭敬不要废弃命令。"叔孙没能回答，卫赐上前，说："叔孙州仇敬受皮甲跟从国君。"代叔孙拜谢吴王。

公使大史固归国子之元①,置之新箧②,褽之以玄纁③,加组带焉④。置书于其上曰:"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⑤?"

【注释】

①公使大史固归国子之元:哀公派太史固将国书头颅送回齐国。元,头颅。

②箧(qiè):箱子。

③褽(wèi)之以玄纁(xūn):以玄纁垫国书的头。褽,垫在下面。玄纁,黑色和浅绛色的帛。古代以玄纁为象征天地之色。纁,浅绛色。

④组带:丝绸带。

⑤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上天知道齐国不善,才使吴国得胜,国书被杀。不衷,不善。下国,指吴国。

【译文】

哀公派太史固送回国书的首级,放置在新盒子里,下面垫着黑和浅红的丝绸,加上绸带。把书信放在盒子上,写道:"上天要是不明白你们的行为不正,怎么能让下国得胜?"

11.4 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①,王及列士皆有馈赂②。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③!"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④。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⑤,不如早从事焉⑥。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⑦,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⑧。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⑨,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⑩。'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⑪,将以

求大⑫，不亦难乎？”弗听。使于齐⑬，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⑭。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⑮。将死，曰：“树吾墓槚⑯，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⑰，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⑱。”

【注释】

①越子：越王句践。

②王及列士皆有馈赂：越王向吴国君臣送礼庆贺。

③是豢(huàn)吴也夫：越国贿赂吴国，如同人豢养牲畜，到时一定杀掉。豢，喂养。

④壤地同而有欲于我：越国与吴国土地相连，始终怀有灭吴之心。

⑤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越国卑屈驯服，乃是为了实现其野心。

⑥早从事焉：早日解决越国。

⑦石田：不可耕种的田地。

⑧越不为沼，吴其泯矣：吴国不灭亡越国，越国必灭亡吴国。为沼，被灭而成为池沼。泯，灭。

⑨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派医生治病而要留病根的。类，同类，指疾病。

⑩其有颠越不共，则劓(yì)殄(tiǎn)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参见《尚书·盘庚中》，意思是狂暴不听命令的，就要劓灭干净，不让他在这里繁殖后代。颠，颠仆。越，逾越。不共，即“不恭”。劓，割除。殄，灭绝。无遗育，无遗种。易种，转生种类。

⑪易之：改变常法。

⑫求大：求得强大。

⑬使于齐：伍子胥为吴王出使齐国。

⑭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鲍氏，后来成为王孙氏。

⑮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从艾陵之役回国，夫差认为伍子胥私通敌国，怀有二心，因此赐属镂剑令其自杀。

⑯槚(jiǎ)：树名，古人常用作棺木。

⑰三年：三年之后。

⑱盈必毁，天之道也：骄傲自满到极点，必然崩毁。盈，满。按，哀公十三年，越国进攻吴国，哀公二十二年，越国灭亡吴国。

【译文】

吴国准备进攻齐国，越王句践率领他的臣子去朝见，吴王和他的大夫们都得到馈赠。吴国人皆大欢喜，只有子胥害怕，说："这是在豢养吴国啊！"他劝谏吴王说："越国对于我国，是心腹之患。与我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而又对我们有欲望。他们的柔弱顺服，是为了达到其目的，我们不如早些下手。在齐国满足心愿，就像获得一块石头田地，没有什么用。越国如果不变成池沼，吴国可就要灭亡了。让医生去治病，却说'一定要留下病根'，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盘庚之诰》说：'如果有狂暴不听命令的，就要剿灭干净，不让他在这里繁殖后代。'这是商朝兴盛的原因。如今君王背道而驰，将要由此达到强盛，不也是很困难的吗？"吴王不听。伍子胥出使齐国，把儿子托付在鲍氏处，后来成了王孙氏。从艾陵战役归来，吴王听说了此事，便派人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要他自杀。伍子胥将死的时候，说："在我的墓前栽上槚木，槚树可以做棺材。吴国大概就要亡国了！三年后它就开始衰弱了。盈满之后必然毁坏，这是上天的常道。"

11.5 秋，季孙命修守备，曰："小胜大[①]，祸也。齐至无日矣[②]。"

【注释】

①小胜大：鲁国小齐国大。

②齐至无日矣：预料齐国必将报复，因此整顿防备。

【译文】

秋,季孙命令整修防卫工事,说:"小国战胜大国,是祸害。齐国不久就会来攻了。"

11.6 冬,卫大叔疾出奔宋[1]。初,疾娶于宋子朝[2],其娣嬖[3]。子朝出[4],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5]。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置于犁[6],而为之一宫,如二妻[7]。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8]。遂夺其妻[9]。或淫于外州[10],外州人夺之轩以献[11]。耻是二者[12],故出。卫人立遗[13],使室孔姞[14]。疾臣向魋[15]。纳美珠焉,与之城钼[16]。宋公求珠,魋不与,由是得罪。及桓氏出[17],城钼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18]。使处巢,死焉[19]。殡于郧[20],葬于少禘[21]。

【注释】

①大叔疾:世叔齐。

②疾娶于宋子朝:世叔齐娶宋子朝女儿。

③其娣嬖:从嫁的姊妹很受世叔齐的宠爱。

④子朝出:子朝逃亡国外。

⑤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孔文子让世叔齐休弃妻子,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孔文子,卫国执政大臣孔圉。

⑥初妻之娣:即受世叔齐宠爱的从嫁姊妹。犁:卫国地名,在今河南范县。

⑦而为之一宫,如二妻:世叔齐休弃前妻,也包括其姊妹。现在他又引诱前妻姊妹,并在犁地建房,金屋藏娇,和孔文子之女一样,如同有两个妻子。

⑧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孔文子想攻打世叔齐,孔子从旁

劝阻。

⑨遂夺其妻：孔文子接回自己女儿。

⑩淫于外州：世叔齐又在外州与其他女子私通。外州，卫地名，今地不详。

⑪外州人夺之轩以献：外州人夺了世叔齐的轩车献给国君。轩，车。

⑫耻是二者：世叔齐以为耻。二者，妻被夺，轩车又被夺。

⑬遗：世叔齐弟弟。

⑭室：妻室，这里用作动词，为妻室。孔姞：孔文子女儿，世叔齐前妻。

⑮疾臣向魋：世叔齐做了向魋的家臣。向魋，宋国司马。

⑯纳美珠焉，与之城鉏：世叔齐送珍珠给向魋，向魋赏给他城鉏。

⑰及桓氏出：向魋在哀公十四年逃亡到卫国。桓氏，向魋。

⑱卫庄公复之：卫庄公让世叔齐回到卫国。

⑲使处巢，死焉：世叔齐死于巢。巢，卫国地名。

⑳郧：卫国地名。在今山东莒县南。

㉑少禘：卫国地名。

【译文】

冬，卫国太叔疾出逃宋国。起初，太叔疾娶宋子朝之女为妻，她的娣妹很得宠。子朝出逃后，孔文子要太叔疾休掉他的妻子而把女儿嫁给他。太叔疾派随从引诱了他前妻的妹妹并把她安顿在犁地，还为她建造了一座宫室，就像有两个妻子一样。孔文子发怒，打算攻打太叔疾，孔子劝止了他。于是孔文子就把嫁为太叔疾妻子的女儿夺了回来。太叔疾又与外州女子通奸，外州人夺了他的轩车献上来。太叔疾对这两件事感到耻辱，所以出逃。卫国人立了太叔遗，让他娶嫂子孔姞为妻。太叔疾做了向魋的家臣。他送给向魋名贵的珍珠，向魋给了他城鉏邑。宋公索取这珍珠，向魋不给，于是得罪了国君。等到桓氏出逃，

城钼人攻打太叔疾，卫庄公又让他回了国。让他住在巢地，就死在那里。棺材停放在郧地，安葬在少禘。

初，晋悼公子慭亡在卫，使其女仆而田①。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②，遂聘之③，生悼子④。悼子即位，故夏戊为大夫⑤。悼子亡，卫人翦夏戊⑥。

【注释】

①仆：驾车。田：打猎。

②懿子：卫国太叔仪之孙。

③聘之：聘娶晋悼公慭的女儿为妻。

④悼子：太叔疾。

⑤夏戊：太叔疾的外甥。

⑥翦：削夺其封邑。

【译文】

起初，晋悼公的儿子慭流亡在卫国，让自己的女儿驾车去打猎。太叔懿子留他喝酒，便聘他女儿为妻，生下太叔疾。太叔疾即位，所以夏戊做了大夫。太叔疾流亡，卫国人削夺了夏戊的官爵封邑。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①，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②。"退，命驾而行③，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④？"文子遽止之⑤，曰："圉岂敢度其私⑥，访卫国之难也。"将止⑦，鲁人以币召之，乃归⑧。

【注释】

①胡簋（guǐ）之事：指祭祀之事。胡簋，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的器皿。

②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孔子反对孔文子攻打世叔齐。

③驾:准备车马。

④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孔子不愿再留居卫国。

⑤文子遽止之:挽留孔子。

⑥圉岂敢度其私:不敢谋自己的私利。

⑦将止:孔子打算留下。

⑧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

【译文】

孔文子准备进攻太叔疾时,向孔子讨教。孔子说:“祭祀的事,我曾经学过。打仗的事,我没听说过。”孔子退出后,命准备车马上路,说:“鸟选择树木,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孔文子急忙阻止他,说:“我怎敢为自己个人谋划,我访求的是防范卫国的祸难啊。”孔子准备留下,鲁国用礼物召请他,于是回国了。

11.7 季孙欲以田赋①,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②。”三发③,卒曰:“子为国老④,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⑤。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⑥;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⑦。如是,则以丘亦足矣⑧。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⑨,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⑩,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⑪,又何访焉?”弗听⑫。

【注释】

①以田赋:季孙实行的征收田亩税及征召军役、军备的改革政策。

②丘不识也:不识,不懂这些。按,孔子意在反对此法。

③三发:问了三次。

④国老:国之元老,对孔子的尊称。

⑤仲尼不对:不作正式答复。

⑥君子之行也,度于礼:君子行事应依礼来考虑。

⑦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施舍要厚,举事适中,赋敛要少。

⑧如是,则以丘亦足矣:丘,丘赋。丘赋比田赋轻,孔子反对横征暴敛。

⑨贪冒:贪婪。

⑩子季孙:对季孙的尊称。行而法:行事符合法度。

⑪苟而行:随便办事,为所欲为。

⑫弗听:季孙不接受孔子的意见。按,此当与下年《传》“用田赋”连读。

【译文】

季孙想按田亩征税,派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我不懂这事。”问了三次,最后说:“您是国家的元老,就等着按您的意见去办,为何您不发表意见?”孔子不正式回答。而在私下对冉求说:“君子办事,要根据礼来考虑;施舍时尽量丰厚,办事时选择适中,征税尽量微薄。这样的话,那么按丘征税也就足够了。要是不根据礼来衡量,而是贪得无厌,那么即便按田亩征收赋税,还是得不到满足。再说季孙如果想合乎法制,那么有周公制定的典章在;要是想随意行事,又何必来征求意见呢?”季孙不听。

十二年

【经】

12.1　十有二年春①,用田赋。

12.2　夏五月甲辰②,孟子卒③。

12.3　公会吴于橐皋④。

12.4 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5]。

12.5 宋向巢帅师伐郑。

12.6 冬十有二月，螽[6]。

【注释】

①十有二年：鲁哀公十二年当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3。

②甲辰：初三。

③孟子：鲁昭公夫人。

④橐皋：吴国地名，在今安徽巢县西北。

⑤郧：古地名。在今山东莒县南。

⑥螽：蝗灾。

【译文】

鲁哀公十二年春，推行依田亩征税制度。

夏五月初三，孟子去世。

鲁哀公和吴国人在橐皋相会。

秋，哀公和卫出公、宋国皇瑗在郧地相会。

宋国向巢率军攻打郑国。

冬十二月，发生蝗灾。

【传】

12.1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

【译文】

鲁哀公十二年春周历正月，推行依田亩征税制度。

12.2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1]。

死不赴，故不称夫人[②]。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③]。孔子与吊[④]，适季氏。季氏不绕[⑤]，放绖而拜[⑥]。

【注释】

①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昭公夫人是吴国女子，鲁、吴同为姬姓国，古礼“同姓不婚”，所以不系以母家姓称“吴姬”或“孟姬”，而称孟子。

②死不赴，故不称夫人：死后不发讣告，所以不称夫人。

③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葬后回祖庙号哭。小君，诸侯妻子。按，以上解释《经》文为何不称夫人，不书葬。

④与吊：参加吊唁。

⑤季氏不绕：季氏仇恨昭公，所以不为孟子行丧礼。绕，脱帽，用布把头发包起来。

⑥放绖(dié)而拜：孔子往季氏家做私人之吊，季氏不行丧礼，孔子于是除去丧服下拜。放绖，脱掉丧服。

【译文】

夏五月，昭公夫人孟子去世。昭公娶的是吴国女子，所以《春秋》不记载她的姓。孟子死后没有发布讣告，所以不称她为夫人。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哭吊，所以不说安葬小君。孔子参加吊唁，到了季氏家。季氏不脱帽服丧，孔子便除掉丧服下拜。

12.3　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①]。公不欲[②]，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③]，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④]，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⑤]。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⑥]？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⑦]。”乃不寻盟[⑧]。

【注释】

①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重温哀公七年吴、鲁会于鄫的盟约。

②公不欲：鲁哀公不愿重修盟约。

③周信：巩固信用。周，巩固。

④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从内心来约束它，用玉帛来供奉它。

⑤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用言辞来结盟，在神明前盟誓，使大家信守盟约。

⑥若犹可改，日盟何益：已有盟约而不信守，每天订盟也没用。

⑦若可寻也，亦可寒也：寻，温暖之义。寒，寒凉之义。寻盟是重温旧好，寒盟则是废弃盟约。按，这是巧妙地利用字义为辞令。

⑧乃不寻盟：哀公七年吴、鲁二国有鄫之盟，八年吴国便进攻鲁国，鲁国有怨恨，因此不愿重温旧好。

【译文】

哀公与吴国人在橐皋相会，吴王派太宰嚭请求重温旧盟。哀公不愿意，派子贡答复说："盟誓是用来巩固信义的，所以要用内心来制约它，用玉帛来奉献给它，用言语来完成它，在神灵前盟誓约束它。我们国君认为只要有了盟约，就不能更改了。要是还可以更改，即便每天结盟又有什么用处？现在您说'一定要重温旧盟'，如果可以重温，那也可以冷落它。"于是没有重温旧盟。

12.4 吴征会于卫①。初，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谋于行人子羽②。子羽曰："吴方无道，无乃辱吾君，不如止也③。"子木曰："吴方无道，国无道，必弃疾于人④。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⑤。往也！长木之毙，无不摽也⑥；国狗之瘈，无不噬也⑦。而况大国乎？"

【注释】

①吴征会于卫：召卫国参加会盟。

②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谋于行人子羽：因为杀了且姚，卫出公不愿参加会盟，怕有危险。且姚，吴国外交官名。子羽，卫国大夫。

③吴方无道，无乃辱吾君，不如止也：按，子羽建议不去参加会盟。

④弃疾：加害。

⑤犹足以患卫：足以祸害卫国。

⑥长木之毙，无不摽（biào）也：大树倒下时，必定击毁周围草木。长木，大树。摽，击。

⑦国狗之瘈（zhì），无不噬也：国狗发狂，见人必咬。国狗，名狗。瘈，发狂。

【译文】

吴国召集卫国参加诸侯的会见。起初，卫国人因杀了吴国行人且姚而害怕，与行人子羽商讨对策。子羽说："吴国正无道，恐怕会侮辱我们的国君，不如不去。"子木说："吴国正无道，国家无道，一定加害于人。吴国虽然无道，仍然足以祸害卫国。还是去吧！高大的树木倒下，必定击毁周围草木；名狗发疯，必定见什么咬什么，何况大国呢？"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①]。吴人藩卫侯之舍[②]。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③]，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④]，子盍见大宰[⑤]？"乃请束锦以行[⑥]。语及卫故[⑦]，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⑧]，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

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9]。夫堕子者得其志矣[10]。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11]。卫侯归，效夷言[12]。子之尚幼[13]，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14]！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15]。”

【注释】

①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鲁、卫、宋三国结盟，而拒绝和吴国结盟。

②藩：包围。

③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会盟结束，盟主应向各会盟国致礼，东道国应馈送食物。侯伯，盟主。地主，盟会所在地的东道国。

④难之：为难卫国国君。

⑤大宰：指吴国太宰伯嚭。

⑥乃请束锦以行：以束锦为见面礼。

⑦语及卫故：子贡为避嫌专为卫国而来，先谈其他，后来才涉及卫国的事。故，事。

⑧其众或欲或否：卫国众大夫有的赞成来，有的不赞成来。

⑨堕党而崇仇：毁弃朋友，抬举仇人。堕，毁。

⑩夫堕子者得其志矣：扣留了卫国国君，不赞成国君来的人意见应验，必然更加得意。

⑪舍：释放。

⑫效夷言：学吴语以示亲吴。夷言，吴语。

⑬子之：卫国公孙弥牟。

⑭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按，子之预言卫出公将会死于夷人之手。

⑮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执焉,被吴国人逮住。说,同“悦”。从之,随同吴人而去。固,必然。按,卫出公最终死于越国。越国与吴国语言相类。

【译文】

秋,卫出公与吴国人在郧地相会。哀公和卫出公、宋国皇瑗结盟,最终拒绝和吴国结盟。吴国人包围了卫出公的住处。子服景伯对子贡说:“诸侯相会,仪式已经完成,盟主向会盟国致礼,东道国送食物,以此互相辞别。现在吴国不向卫国致礼,反而包围其国君的住处来使他难堪,您何不去见太宰?”子贡就请求给五匹锦为礼物而前往。谈到卫国的事情,太宰嚭说:“我们国君愿意事奉卫君,卫君来得晚了,我们国君害怕,所以准备留下他。”子贡说:“卫君来时一定和他的大夫商量过,他们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所以来迟了。那些赞成来的人,是你们的支持者;不愿意他来的人,是你们的仇敌。如果抓了卫君,这是毁弃支持者而抬高了仇敌。这样一来想毁掉你们的人可就得意了。而且会合诸侯却逮捕卫君,谁敢不害怕?毁弃支持者而抬高仇敌,并让诸侯害怕,恐怕难以称霸吧!”太宰嚭同意他的话,就释放了卫出公。卫出公回国后,模仿夷人的语言。这时子之还幼小,说:“国君必定不能免于祸难,他大概要死于夷地的吧!被夷人抓了却喜欢对方的话语,一定会跟他们在一起了。”

12.5 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①。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②。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③。”

【注释】

①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昆虫本应蛰伏地下,此时出现蝗灾,实属罕见,所以季孙问孔子。

②火伏而后蛰者毕:大火星一般夏历十月即不见于天空,大火星下

去后，昆虫也全都蛰伏地下。火，星名，即心宿二，又名大火星。

③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现在大火星还在西方，没有全下去，所以蝗虫未尽，历法失闰，是司历之官的过错。按，以历法说，此年当闰九月，当时应是周历十一月即夏历九月。

【译文】

冬十二月，发生蝗灾。季孙向孔子询问。孔子说："我听说，大火星隐没不见后昆虫也全都蛰伏。现在大火星还在经过西边，这是司历把日子算错了。"

12.6 宋、郑之间有隙地焉①，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钖②。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③。"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④，郑人为之城嵒、戈、钖。九月，宋向巢伐郑，取钖，杀元公之孙，遂围嵒。十二月，郑罕达救嵒。丙申⑤，围宋师。

【注释】

①隙地：闲田。

②弥作、顷丘、玉畅、嵒（yì）、戈、钖（yáng）：六地均在今河南杞县一带。

③勿有是：郑、宋两国都不可占有这六地。

④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平公、元公的族人公子地、公子辰等自萧逃往郑国事在定公十五年。平、元，指宋平公、宋元公。

⑤丙申：二十八日。按，此当与下年《传》"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师"云云连读。

【译文】

宋、郑两国之间有几块空地，名叫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钖。子产和宋国人讲和，说："不要去开发这些土地。"到了宋平公、宋元公的族

人从萧地逃往郑国，郑国人为他们在嵒、戈、钖三地筑城。九月，宋国向巢进攻郑国，夺取钖地，杀死元公的孙子，便包围了嵒地。十二月，郑国罕达救援嵒地。二十八日，包围了宋军。

十三年

【经】

13.1 十有三年春[①]，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嵒。

13.2 夏，许男成卒[②]。

13.3 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③]。

13.4 楚公子申帅师伐陈。

13.5 於越入吴。

13.6 秋，公至自会[④]。

13.7 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13.8 葬许元公。

13.9 九月，螽。

13.10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⑤]。

13.11 盗杀陈夏区夫[⑥]。

13.12 十有二月，螽。

【注释】

①十有三年春：鲁哀公十三年当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

②许男成卒：许元公成死。

③吴子：吴王夫差。黄池：古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南。

④公至自会：鲁哀公从黄池之会返国。

⑤有星孛于东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孛，彗星。

⑥夏区夫：陈国大夫。

【译文】

鲁哀公十三年春，郑国罕达领兵在嵒地歼灭宋军。

夏，许元公成去世。

鲁哀公在黄池会见晋定公、吴王。

楚国公子申带兵攻打陈国。

越国攻入吴国。

秋，哀公从盟会地回国。

晋国魏曼多率兵侵犯卫国。

安葬许元公。

九月，发生蝗灾。

冬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盗贼杀死陈国夏区夫。

十二月，发生蝗灾。

【传】

13.1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师[①]。郑子剩使徇曰[②]："得桓魋者有赏。"魋也逃归[③]。遂取宋师于嵒，获成谨、郜延[④]。以六邑为虚[⑤]。

【注释】

①宋向魋救其师：按，这里应与上年《传》末句连读。

②子剩：罕达。徇：告示全军。

③魋也逃归：向魋得知郑国的告示，吓得弃军逃回国。

④成谨、郜延：宋国将领。

⑤以六邑为虚：将六地毁为废墟，仍然作为两国都不属的空地。

【译文】

鲁哀公十三年春，宋国向魋救援本国军队。郑国子剩派人通告全军："抓到桓魋的有赏。"桓魋便逃回国。于是在嵒地歼灭宋军，俘获成讙、郜延。把六座城邑毁为废墟。

13.2 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①。

【注释】

①单平公：周朝卿士。

【译文】

夏，哀公在黄池与单平公、晋定公、吴王夫差相会。

13.3 六月丙子①，越子伐吴②，为二隧③。畴无馀、讴阳自南方，先及郊④。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⑤。弥庸见姑蔑之旗⑥，曰："吾父之旗也⑦。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⑧。"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⑨。"弥庸不可，属徒五千⑩，王子地助之。乙酉⑪，战，弥庸获畴无馀，地获讴阳。越子至⑫，王子地守。丙戌⑬，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⑭。丁亥⑮，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⑯。

【注释】

①丙子：十一日。

②越子伐吴：越乘吴王不在国内进攻吴国。

③二隧：兵分两路。隧，道。

④畴无馀、讴阳自南方，先及郊：二人队伍先到达吴都郊外。畴无

馀、讴阳，皆越国大夫。

⑤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三人在泓水观望越军。杨伯峻曰："沈钦韩《地名补注》谓胥门西五里有越来溪，越兵自此溪入吴。泓上即今之横山。横、泓声近。横山在今江苏吴县西南。"

⑥姑蔑：越地名，在今浙江衢州。

⑦吾父之旗也：弥庸父亲被越国俘虏，现在姑蔑人举着其父的军旗，但已改署姑蔑。

⑧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弥庸欲报仇，主张出战。

⑨请待之：太子友劝弥庸坚守。

⑩属：集合。

⑪乙酉：二十日。

⑫越子至：越王句践亲率中军赶到。

⑬丙戌：二十一日。

⑭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按，王子地坚守不出，所以没失败。

⑮丁亥：二十二日。

⑯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夫差想要封锁消息，亲自将身边知道败报的七人杀死。

【译文】

六月十一日，越王进攻吴国，兵分两路。畴无馀、讴阳从南方进军，先到吴都郊外。吴国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在泓水边观察越军。弥庸望见姑蔑人的旗帜，说："这是我父亲的旗帜。不能见到仇人而不杀。"太子友说："出战而不能战胜，将会亡国。请等一等。"弥庸不听，率领部属五千人出战，王子地帮助他。二十日，两军交战，弥庸俘获畴无馀，公子地抓获讴阳。越王到来，王子地防守。二十一日，再次交战，越军大败吴军，俘获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二十二日，进入吴国。吴国人向吴王夫差报告战败的消息，吴王担心诸侯听到这消息，

亲手把七个身边知道失败消息的人杀死在帐幕中。

13.4 秋七月辛丑①，盟，吴、晋争先②。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③。"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④。"赵鞅呼司马寅曰⑤："日旰矣⑥，大事未成⑦，二臣之罪也⑧。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⑨。"对曰："请姑视之⑩。"反，曰："肉食者无墨⑪。今吴王有墨，国胜乎⑫？大子死乎？且夷德轻⑬，不忍久，请少待之⑭。"乃先晋人⑮。

【注释】

①辛丑：初六。

②盟，吴、晋争先：争歃血先后，先歃血者为盟主。

③于周室，我为长：吴为太伯之后，故云。

④于姬姓，我为伯：晋国从文公开始历代称霸。伯，通"霸"。

⑤司马寅：晋国大夫。

⑥旰(gàn)：晚。

⑦大事：指会盟。

⑧二臣：指赵鞅与司马寅，二人是谈判代表。

⑨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准备以战来决一高低。长幼，高低。

⑩请姑视之：先观察吴军动静。

⑪肉食者：指当权者。墨：晦暗之色，指脸色。

⑫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吴王脸色晦暗，说明吴国国内必有灾祸。国胜，国家被敌人战胜。

⑬夷：对吴国的蔑称。

⑭请少待之：忍耐一下，稍等片刻。

⑮乃先晋人：最后让晋国领先歃血为盟。

【译文】

秋七月初六，举行盟会，吴、晋两国争着要先歃血。吴国人说："在周王室中，我们是最年长的。"晋国人说："在姬姓中，我们是为首的。"赵鞅召唤司马寅说："天晚了，盟事还没成功，是我们两个臣子的罪过。敲起战鼓整顿行列，我们两个臣子战死，就一定能知道长幼的顺序了。"司马寅回答说："请暂且让我去吴王那里观察一下。"去后回来，说："当权者没有气色晦暗的。现在吴王气色晦暗，国家被战胜了吗？还是太子死了呢？而且夷人秉性轻率，不能长期忍受，请稍忍耐一下。"于是吴国让晋国先歃血。

吴人将以公见晋侯[①]，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②]。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③]。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④]。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⑤]，敝邑将改职贡：鲁赋于吴八百乘[⑥]，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⑦]，而如邾以事晋[⑧]。且执事以伯召诸侯[⑨]，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将囚景伯[⑩]。景伯曰："何也立后于鲁矣[⑪]，将以二乘与六人从，迟速唯命。"遂囚以还[⑫]。及户牖[⑬]，谓大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⑭]，季辛而毕[⑮]，何世有职焉[⑯]，自襄以来[⑰]，未之改也。若不会[⑱]，祝宗将曰[⑲]：'吴实然[⑳]。'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㉑]？"大宰嚭言于王曰："无损于鲁，而只为名[㉒]，不如归之。"乃归景伯[㉓]。

【注释】

①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吴人准备让鲁哀公去见晋定公。

②伯:诸侯之长。侯牧:一方诸侯之长。

③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级别不同,朝见聘问的礼物也不同。

④“故敝邑之职贡于吴”四句:鲁国尊吴国为霸主,所以贡礼超过晋国。职贡,贡献。

⑤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鲁哀公如果去见晋定公,那么晋国就俨然如霸主了。

⑥鲁赋于吴八百乘:以军赋八百乘确定贡品数。

⑦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让鲁哀公去见晋定公,是吴国将自己当成侯,而将鲁国当成子、男,则只能从邾国军赋一半的标准确定贡品数。半邾,邾国军赋为六百乘,半邾为三百乘。

⑧而如邾以事晋:以六百乘来事奉晋国。

⑨执事:指吴王。

⑩既而悔之,将囚景伯:吴国认为被景伯欺骗,所以准备拘禁景伯。

⑪何:景伯的名。立后:立继承人。表示准备一去不返。

⑫遂囚以还:吴拘捕景伯带回吴国。

⑬户牖:古地名。在今河南兰考东北。

⑭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上辛,第一个辛日。有事,指祭祀。按,杨伯峻曰:“鲁固无祭先王之礼,然景伯纯作谎言,云祭‘先王’,则吴之祖亦受祭,可以恐吴。”

⑮季辛而毕:季辛,最后一个辛日。孔《疏》云:“祭礼终朝而毕,无上辛尽于季辛之事,景伯以吴信鬼,皆虚言以恐吴耳。”

⑯世有职:世代担任祭祀职务。

⑰襄:鲁襄公。

⑱不会:不参加祭祀。

⑲祝宗:祭祀之官。

⑳吴实然：是吴国使他不能参加祭祀。

㉑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损焉：吴国既责怪鲁国不恭敬，仅抓走下臣七人，于鲁无损。贱者，景伯与六从者都不是卿，故云。

㉒而只为名：只使吴国留下恶名。

㉓乃归景伯：按，景伯略施小计，得以被释返鲁。

【译文】

吴国人打算带着鲁哀公去见晋定公，子服景伯对使者说："周王会合诸侯，就让盟主率领诸侯进见周王。盟主会合诸侯，就让侯率领子、男进见盟主。从周王以下，朝聘时所献的玉帛也各不相同。所以敝国进贡给吴国的，只会比给晋国更丰厚，而不会不如的，这是因为把吴国作为盟主。现在诸侯相会，君王打算带着我们国君进见晋君，那么晋国就成了盟主了，敝国将改变进贡的数量：鲁国按八百辆战车的数字进贡贵国财礼，要是被当成子、男，就要按邾国战车的半数进贡给吴国，而用如同邾国战车的数字去事奉晋国。况且执事以盟主身份召集诸侯，却以侯的身份结束盟会，这有什么好处呢？"吴国便作罢。过后又后悔了，打算囚禁子服景伯。子服景伯说："我已经在鲁国立了继承人，准备带着两辆车和六个人跟你们走，时间早晚则唯命是听。"吴国便囚禁了子服景伯押回国。到达户牖时，子服景伯对太宰嚭说："鲁国打算在十月的第一个辛日祭祀上帝、先王，最后一个辛日结束，我家世代在祭祀中都有职事，从襄公以来未曾改变过。如果我不参加，祝宗将要祝告说：'这是吴国造成的。'而且贵国认为鲁国不恭敬，却只抓了它七名地位低下的人，这对鲁国又有什么损害呢？"太宰嚭对吴王说："捉了子服景伯对鲁国没有损害，而只是给自己带来坏名声，不如放了他们。"于是放子服景伯回国。

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①]，曰："佩玉繠兮，余无所

系之[2]。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3]。”对曰：“粱则无矣[4]，粗则有之[5]。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6]。”

【注释】

①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申叔仪，吴国大夫。公孙有山氏，鲁国大夫。二人为旧时相识。按，可见吴王不恤士兵，军中缺粮。

②佩玉繠(ruǐ)兮，余无所系之：吴王服饰华丽，我却没有可佩饰的。繠，下垂的样子。

③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吴王有美酒满杯，我们只能干瞪眼。一盛，满杯。褐之父，穿粗布衣的老翁，指贱者。睨，斜视。按，这是用暗语向鲁国讨粮。

④粱：细粮。

⑤粗：粗粮。

⑥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这是用暗语相约，公孙有山答应送粮。庚癸，下等货。《越绝书·计倪内经》将货分为十等，甲乙为高等，庚为下等，癸更下。

【译文】

吴国申叔仪向公孙有山氏讨粮食，说：“佩玉下垂啊，我却没有什么佩饰。美酒一杯啊，我和贱老人干瞅着。”公孙有山答复说：“细粮已经没有了，粗粮还有。如果你登上首山呼喊：‘庚癸啊！’就答应你。”

王欲伐宋，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1]。大宰嚭曰：“可胜也，而弗能居也。”乃归。

【注释】

①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杀死那里的男人而拘禁女人。按，宋国不

参加黄池之会，吴王欲以此处罚。

【译文】

吴王想攻打宋国，杀死那里的男人而拘禁其女人。太宰嚭说："可以战胜，但无法在那里久居。"于是撤兵回国。

13.5 冬，吴及越平[①]。

【译文】

冬，吴国与越国讲和。

十四年

【经】

14.1 十有四年春[①]，西狩获麟[②]。
14.2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③]。
14.3 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④]。
14.4 庚戌[⑤]，叔还卒[⑥]。
14.5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⑦]。
14.6 陈宗竖出奔楚。
14.7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⑧]。
14.8 莒子狂卒。
14.9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卫。
14.10 宋向巢来奔。
14.11 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⑨]。
14.12 秋，晋赵鞅帅师伐卫。
14.13 八月辛丑[⑩]，仲孙何忌卒[⑪]。

14.14 冬,陈宗竖自楚复入于陈,陈人杀之。

14.15 陈辕买出奔楚。

14.16 有星孛⑫。

14.17 饥⑬。

【注释】

①十有四年: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

②西狩获麟:在西部猎获麒麟。麟,麒麟。按,旧注《春秋经》文终止于"西狩获麟",因麒麟是传说中的仁兽,有圣王时才出现,而时无明主,出而被获,孔子伤周道之不兴,故于此绝笔。此句以下至十六年之《经》文,都是鲁国史记之文,孔子弟子为保留到孔子去世之事,录之以继《春秋经》。但旧注并非确论,仅供参考。

③射:小邾国大夫。句绎:古地名。在今山东邹城东南。

④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陈恒(陈常)拘禁齐简公于舒州。舒州,齐国北部边境,在今河北廊坊。一说舒州当作"徐州",即今江苏徐州。

⑤庚戌:四月二十日。

⑥叔还:鲁国大夫。

⑦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这是前481年4月19日的日全食。

⑧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向魋占据曹地叛乱。哀公八年,曹被宋所灭。

⑨壬:齐简公。齐简公,前484年即位,在位四年。

⑩辛丑:十三日。

⑪仲孙何忌:孟懿子。

⑫有星孛:出现彗星。

⑬饥:鲁国发生饥荒。

【译文】

鲁哀公十四年春,在西部打猎捉获一只麒麟。

小邾射带着句绎逃来鲁国。

夏四月，齐国陈恒拘禁国君，把他放置在舒州。

四月二十日，叔还去世。

五月初一，发生日食。

陈国宗竖出逃楚国。

宋国向魋进入曹邑发起叛乱。

莒国君狂去世。

六月，宋国向魋从曹邑出逃卫国。

宋国向巢逃来鲁国。

齐国人在舒州杀死国君壬。

秋，晋国赵鞅领兵攻打卫国。

八月十三日，仲孙何忌去世。

冬，陈国宗竖从楚国又进入陈国，陈国人杀了他。

陈国辕买出逃楚国。

有彗星出现。

发生饥荒。

【传】

14.1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①，叔孙氏之车子钼商获麟②，以为不祥，以赐虞人③。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注释】

①大野：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

②车子钼商：御者子钼商。子氏，名钼商。

③以为不祥，以赐虞人：麟为大家没见过的动物，以为怪，于是赏给虞人。虞人，管理山泽之官。

【译文】

鲁哀公十四年春，在西部大野打猎，叔孙氏的御者子钼商捉获一只麒麟，认为不吉祥，把它赐给虞人。孔子看后，说："是麒麟。"然后收下了它。

14.2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①，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②。"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③？"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④。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⑤。"

【注释】

①以句绎来奔：逃亡到鲁国，献句绎之地。

②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只要子路与我盟约，无须与鲁国盟誓。季路，子路，孔子学生，以诚信著称。要，约，盟约。

③"千乘之国"四句：射竟不相信鲁国的盟誓，而只相信与子路的君子协定，这对于子路并无屈辱。其，指千乘之国，即鲁国。

④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鲁国如果要与小邾国打仗，不管原因如何，我愿为国献身。有事，指战争。故，原因曲直。

⑤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济其言，让他的约言得以落实。济，成。义之，以不臣为义。由，子路之名。按，子路不愿与不臣之人盟约。

【译文】

小邾射带着句绎逃来鲁国，说："要是派子路和我口头约定，我就不需盟誓。"派子路去，子路推辞。季康子派冉有对他说："对千乘之国不

相信其盟誓，却相信您的话，这对您有什么屈辱呢?”子路回答说：“如果鲁国对小邾国发动战事，我不敢询问缘故，可以战死在其城下。现在他不守臣道，我却让他的约言得以落实，这就是认为他的行为合乎义了，我办不到。”

14.3 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①]。及即位，使为政[②]。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③]。诸御鞅言于公曰[④]：“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⑤]。”弗听。

【注释】

①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哀公五年，公子阳生逃往鲁国，其子壬与阚止也一起出奔，陈氏召阳生回国，阳生不知事之成败，留下阚止事壬。阳生后即位为齐悼公。事见哀公五、六年《传》。齐悼公被杀后，立壬为齐简公。阚止，齐国大夫，字子我。

②及即位，使为政：齐简公即位，阚止被任命为执政。

③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陈常忌惮阚止，上朝时总是回头看他。陈成子，陈常。骤，屡次。顾，回头看。

④诸御鞅：齐国大夫。

⑤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劝简公二者择用一人。

【译文】

齐简公在鲁国的时候，阚止得到宠爱。到齐简公即位后，让阚止执政。陈成子怕他，在朝廷上屡屡回头看他。诸御鞅对齐简公说：“陈氏、阚氏不能并列，国君还是选用其一吧。”简公不听。

子我夕[①]，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②]。陈氏方睦[③]，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④]，飨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⑤]。子

我盟诸陈于陈宗[6]。

【注释】

①子我夕：阚止晚上去见简公。

②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阚止道逢陈逆杀人，便捉住他，送进宫中。陈逆，陈氏族人，字子行。

③陈氏方睦：陈氏家族很和睦。

④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让陈乞装病，给他送去洗头的淘米水，并准备了酒肉。潘，淘米水。

⑤飨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把酒肉给看守吃，趁其醉杀死了他，陈逆逃走。

⑥子我盟诸陈于陈宗：陈逆逃走，阚止怕陈氏来要人，主动与陈氏盟誓修好。陈宗，陈氏宗主之家。

【译文】

阚止晚上去朝见简公，陈逆杀人，被阚止遇见，就抓住他带入公宫。陈氏家族正和睦，就让陈逆装病，而送去洗头的淘米水，并备了酒肉，招待看守的人，喝醉后把他们杀死，陈逆逃走。阚止与陈氏族人在陈氏宗主家结盟。

初，陈豹欲为子我臣[1]，使公孙言己[2]，已有丧而止[3]。既[4]，而言之，曰："有陈豹者，长而上偻[5]，望视[6]，事君子必得志[7]，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8]，故缓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9]。"使为臣。他日，与之言政，说，遂有宠[10]。谓之曰："我尽逐陈氏而立女[11]，若何？"对曰："我远于陈氏矣[12]。且其违者不过数人[13]，何尽逐焉？"遂告陈氏[14]。子行曰："彼得君[15]，弗先，必祸子[16]。"子行舍于公宫[17]。

【注释】

①陈豹：陈氏族人。

②使公孙言己：请公孙推荐自己。公孙，齐国大夫。

③已有丧而止：不久因有丧事，搁下此事。已，同“以”。

④既：丧事结束。

⑤长而上偻：高个略有驼背。

⑥望视：仰视。

⑦事君子必得志：善解人意。

⑧吾惮其为人也：怕他为人狡诈。

⑨是其在我也：关键在如何使用。

⑩与之言政，说，遂有宠：阚止与陈豹谈论政事，两人很投机，陈豹因此得宠。

⑪女：同“汝”，你，指陈豹。

⑫我远于陈氏矣：陈豹自谓乃陈氏远支。

⑬违者：指与阚止作对的人。

⑭遂告陈氏：向陈氏告密。

⑮彼得君：阚止得到国君信任。

⑯子：指陈成子。

⑰子行舍于公宫：陈逆先隐藏于简公宫中。

【译文】

起初，陈豹想做阚止的家臣，让公孙推荐自己，不久因为有丧事而中止。丧事过后，公孙对阚止提起此事，说：“有一个叫陈豹的，身材魁梧而有些驼背，眼睛总是朝上看，他事奉君子一定能使人满意，想当您的家臣。我担心他的为人不好，所以没有马上告诉您。”阚止说：“这有什么要紧？这全都取决于我。”让陈豹做了家臣。过些日子，阚止与陈豹讲论政事，很满意，于是陈豹受到宠信。阚止对他说：“我把陈氏全部赶走而立你为继承人，怎么样？”陈豹回答说：“我是陈氏的远支。而且

对您不满的不过几个人，为何要全部赶走他们呢？”随即把此事报告了陈氏。陈逆对陈成子说：“他得到国君的宠信，不先下手，必将加害于您。”陈逆就住进了公宫。

夏五月壬申[1]，成子兄弟四乘如公[2]。子我在幄，出逆之[3]。遂入，闭门[4]。侍人御之，子行杀侍人[5]。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6]，成子迁诸寝[7]。公执戈，将击之。大史子馀曰[8]：“非不利也，将除害也[9]。”成子出舍于库[10]，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11]？”子行抽剑曰：“需，事之贼也[12]。谁非陈宗[13]？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14]！”乃止。

【注释】

①壬申：十三日。

②成子兄弟四乘如公：陈成子兄弟八人分乘四辆车。四乘，四辆车。

③子我在幄，出逆之：子我出来迎接陈成子等人。幄，帐幕，朝中处理政事的地方。

④遂入，闭门：成子入，反将子我挡在门外。

⑤侍人御之，子行杀侍人：齐简公侍从见成子等来意不善，抵抗被杀。

⑥檀台：宫内之地。

⑦成子迁诸寝：成子想将简公押往寝宫。

⑧大史子馀：当为陈氏一党。

⑨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意谓陈成子不是要加害于简公，而是为之除奸。

⑩成子出舍于库：陈成子见简公发怒而出避于库。

⑪何所无君：什么地方没有国君？按，陈成子害怕，准备逃离齐国。

⑫需，事之贼也：软弱迟疑，只会坏事。

⑬谁非陈宗：陈氏族人众多，谁不能做陈氏的宗主。

⑭有如陈宗：向陈氏祖先发誓的话。按，子行对祖先发誓，成子若出奔，一定要杀死他。

【译文】

夏五月十三日，陈成子兄弟八人乘坐四辆车去见齐简公。阚止正在帐幕里，便出来迎接他们。成子等于是进入，而把阚止关在了门外。侍者抵抗他们，陈逆杀死侍者。齐简公正与妇人在檀台饮酒，陈成子把他迁往寝宫。简公拿起戈，准备击打。太史子馀说："他不是要对国君不利，而是要消除祸害。"陈成子出外住到仓库，听说简公还在发怒，便准备出走，说："什么地方没有国君？"陈逆拔出剑说道："迟疑懦弱只会坏事。谁不能做陈氏的宗主？你走我要不杀死你，有陈氏历代宗主作证！"陈成子才留下来。

子我归，属徒①，攻闱与大门②，皆不胜，乃出③。陈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适丰丘④。丰丘人执之以告⑤，杀诸郭关⑥。成子将杀大陆子方⑦，陈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⑧，及耏⑨，众知而东之⑩。出雍门⑪，陈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⑫，豹与余车，余有私焉⑬。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见鲁、卫之士？"东郭贾奔卫。庚辰⑭，陈恒执公于舒州。公曰："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⑮。"

【注释】

①属徒：集合部下。

②闱：宫中小门。

③乃出：子我出逃。

④陈氏追之，失道于弇(yǎn)中，适丰丘：子我迷路，反入陈氏封邑。弇中，古地名。在齐都临淄西南。丰丘，陈氏封邑。

⑤丰丘人执之以告：丰丘人抓住阚止报告陈常。

⑥郭关：齐郭门。

⑦大陆子方：子我家臣。即下文之东郭贾。

⑧以公命取车于道：大陆子方假说奉简公之命在路上拦到一辆车子。

⑨耏(ér)：古地名。在齐、鲁交界处。

⑩众知而东之：众人知道大陆子方乃假借简公之命夺车西逃，便扣其车，逼他东返。众，陈氏族人。

⑪雍门：齐国城门。

⑫逆为余请：陈逆请求免我一死。

⑬余有私焉：我与陈氏有私交。

⑭庚辰：二十一日。

⑮吾早从鞅之言，不及此：简公懊悔不听诸御鞅之劝，先杀陈氏。

【译文】

阚止回到家，集合起部下，攻打公宫的小门和大门，都没能取胜，便出逃了。陈氏追击他，阚止在弇中迷了路，进入丰丘。丰丘人抓住他并报告了陈氏，把他杀死在郭关。陈成子准备杀死大陆子方，陈逆为他求情而赦免了他。大陆子方假托齐简公的命令在路上得到一辆车，到达耏地，众人知道了逼他往东去。他出了雍门，陈豹给他车子，他不接受，说："陈逆为我求情，陈豹给我车子，我和他们有私交。事奉阚止而与他的仇人有私情，怎么去见鲁、卫两国的士？"大陆子方出逃到卫国。二十一日，陈成子在舒州拘禁了齐简公。简公说："我早听从诸御鞅的话，就不至于到这地步。"

14.4 宋桓魋之宠，害于公[①]。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②]。未及，魋先谋公，请以鞍易薄[③]。公曰："不可。薄，宗邑也[④]。"乃益鞍七邑[⑤]。而请享公焉[⑥]，以日中为期，家备尽往[⑦]。公知之，告皇野曰[⑧]："余长魋也[⑨]，今将祸余，请即救。"司马子仲曰："有臣不顺，神之所恶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师不可[⑩]，请以君命召之。"左师每食击钟。闻钟声，公曰："夫子将食[⑪]。"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车往[⑫]，曰："迹人来告曰[⑬]：'逢泽有介麇焉[⑭]。'公曰：'虽魋未来，得左师，吾与之田，若何？'君惮告子，野曰：'尝私焉[⑮]。'君欲速，故以乘车逆子。"与之乘，至[⑯]，公告之故[⑰]，拜，不能起[⑱]。司马曰："君与之言[⑲]。"公曰："所难子者[⑳]，上有天，下有先君[㉑]。"对曰："魋之不共，宋之祸也，敢不唯命是听。"司马请瑞焉[㉒]，以命其徒攻桓氏[㉓]。其父兄故臣曰："不可[㉔]。"其新臣曰："从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颀骋而告桓司马[㉕]。司马欲入[㉖]，子车止之[㉗]，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国[㉘]，民不与也，只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㉙]。六月，使左师巢伐之[㉚]。欲质大夫以入焉[㉛]。不能[㉜]，亦入于曹，取质[㉝]。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㉞]，将若之何？"乃舍之[㉟]。民遂叛之[㊱]。向魋奔卫。向巢来奔[㊲]，宋公使止之，曰："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㊳]。"辞曰："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㊴]。若臣，则不可以入矣[㊵]。"

【注释】

①宋桓魋之宠，害于公：桓魋恃宠骄狂，势力已大，危害公室。桓魋，即向魋。

②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夫人，宋景公母亲。骤，屡次。按，哀公十一年，宋景公曾向桓魋索要太叔疾之珠，未得逞，已怀怨恨，现在又想乘享宴之机铲除桓魋。

③请以鞍易薄：鞍，宋邑，桓魋封邑，在今山东定陶南，在薄附近。薄，即亳，宋公室之地，在今河南商丘北。按，桓魋想趁因易邑享宴景公时作乱。

④宗邑：宗庙所在之地。商汤曾建都于此，故为宗邑。

⑤乃益鞍七邑：加封桓魋七邑扩大鞍的领地。

⑥而请享公焉：桓魋宴请宋景公以示感谢，准备抢先发难。

⑦家备尽往：桓魋将甲兵预先埋伏在筵席周围。

⑧皇野：宋国司马子仲。

⑨余长魋也：从小把桓魋抚育大。

⑩不得左师不可：皇野建议争取向巢，反击桓魋。左师，桓魋哥哥向巢。

⑪夫子：指向巢。

⑫以乘车往：皇野乘车去见向巢。

⑬迹人：猎场中能辨别兽迹的人。

⑭逢泽：沼泽名，在今河南商丘南。介麇：失群的獐子。

⑮尝私焉：打猎为游戏之事，国君不好意思直接说，皇野愿意私下与向巢说。

⑯与之乘，至：皇野假言打猎，诱向巢到宋景公处。

⑰公告之故：宋景公告知真相。

⑱拜，不能起：向巢得知真相后，恐惧跪地，向宋景公磕头不能起立。

⑲君与之言：皇野让宋景公与向巢盟誓。

⑳难子：让你为难。

㉑上有天，下有先君：这是誓词。只为诛讨桓魋，决不为难向巢，有天地鬼神为证。

㉒瑞：发兵的符节。

㉓其徒：皇野的部属。桓氏：桓魋。

㉔不可：意即先前与桓魋并无仇怨，不可攻打。

㉕子颀：桓魋弟弟。桓司马：桓魋。

㉖司马欲入：桓魋想入宫攻打宋景公。

㉗子车：也是桓魋弟弟。

㉘伐国：攻打公室。

㉙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公八年，曹国被宋国灭亡，成为宋邑。桓魋不敢伐国，进入曹地叛乱。

㉚使左师巢伐之：向巢攻曹。

㉛欲质大夫以入焉：向巢不能打败桓魋，怕宋景公发怒，因此要国内大夫做人质，然后回国。

㉜不能：未能实现。

㉝亦入于曹，取质：向巢又进入曹地，取曹人为质。

㉞又得罪于民：以曹人为质，是得罪于民。

㉟乃舍之：释放曹地人质。

㊱民遂叛之：曹人还是背叛向氏。

㊲向巢来奔：向巢怕宋景公怪罪，逃奔鲁国。

㊳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宋景公与向巢有过盟誓，因此挽留他。

㊴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如念及先臣的功业，为桓氏留下后人，是国君的大恩大德。

㊵若臣，则不可以入矣：向巢不愿回国。

【译文】

宋国桓魋受宠，进而威胁到宋景公。景公让夫人几次请桓魋来参加享礼，准备乘机讨伐他。还没来得及实施，桓魋已先对景公下手，请求用鞍地来换薄地。景公说："这可不行。薄地是宋国的宗邑。"便给鞍地增加七座城邑。桓魋请求设享礼宴请景公，时间约定在中午，桓魋自家的甲士都去埋伏了。景公知道内情，告诉司马子仲说："我把桓魋养大了，现在他要祸害我，请赶快救我。"司马子仲说："有臣子不顺服，这是神灵所厌恶的，何况是人呢？怎敢不接受命令。但不能得到左师是不行的，请用国君的命令召见他。"左师每顿饭都敲钟。听见钟声，景公说："他要吃饭了。"吃完后又敲钟。景公说："可以去了。"司马子仲乘车前往，说："迹人前来报告说：'逢泽有失群的獐子。'国君说：'即便桓魋没来，但要是左师在，我就和他一起去打猎，怎么样？'国君难以向您开口，是我说：'我试着私下跟左师说说。'国君想快点，所以派了车来接您。"左师就和司马子仲乘坐一辆车前往，到了宫里，景公告诉他召见的缘故，左师拜伏在地，许久不能站起来。司马子仲说："您可以和他盟誓。"景公说："如果加祸于你，上有天，下有先君作证。"左师回答说："桓魋不恭敬，是宋国的祸患，岂敢不唯命是听。"司马子仲请求符节，用来命令部属攻打桓魋。他的父兄旧臣说："不行。"他的新臣说："听从我们国君的命令。"于是就去攻打桓魋。子颀快马跑去告诉桓魋。桓魋想攻击景公，子车制止了，说："不能事奉国君，反而攻打公室，人民不会支持，只是自己找死。"桓魋便进入曹地反叛。六月，派左师向巢讨伐桓魋。左师要国内大夫做人质，然后回国。没能办到，也进入曹地，取曹地人为人质。桓魋说："不行。既不能事奉国君，又得罪了人民，将要怎么办？"于是释放了曹地人质。曹地人民便背叛了桓氏。向魋逃往卫国。向巢逃来鲁国，宋景公派人制止他，说："寡人和你有盟誓，不能断绝向氏的祭祀。"向巢辞谢说："下臣的罪过太大，全部灭掉桓氏都是应该的。如果因为先臣的缘故而让桓氏有继承人，是国君的恩惠。至于

下臣，是不能回国的了。”

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1]。向魋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2]。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3]。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适吴[4]。吴人恶之，而反[5]。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于鲁郭门之外，阬氏葬诸丘舆[6]。

【注释】

①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司马牛交出封邑及符信，亡命齐国。司马牛，向魋弟弟。珪，封邑的符信。

②向魋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公文氏攻击向魋，目的是为了夺取夏后氏之璜。璜，宝玉。

③陈成子使为次卿：任命向魋为副卿。

④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适吴：司马牛比向魋先到齐国，并得到齐国的封邑。现在向魋入齐，司马牛不愿意与向魋共处，又逃往吴国。

⑤吴人恶之，而反：司马牛返回宋国。

⑥卒于鲁郭门之外，阬氏葬诸丘舆：司马牛最终客死鲁国。阬氏，鲁国人。丘舆，古地名。在今山东费县西。

【译文】

司马牛交出封邑及符信，逃往齐国。桓魋在卫地，公文氏攻打他，向他讨要夏后氏的璜玉。桓魋给他别的玉，然后出逃到齐国。陈成子让桓魋担任副卿。司马牛又交还齐国给的封邑，而迁往吴国。吴国讨厌他，司马牛又回到宋国。赵简子召他去晋国，陈成子也召他，司马牛死在鲁国都城外城门以外，阬氏把他安葬在丘舆。

14.5 甲午[①]，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②]。孔丘三日齐[③]，而请伐齐三[④]。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⑤]？"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⑥]。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⑦]。"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⑧]。"

【注释】

①甲午：六月初五。

②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陈成子杀齐简公，拥立齐平公，从此齐国由陈氏专权。

③齐：同"斋"，斋戒。

④而请伐齐三：三次请求讨伐齐国声讨陈成子。

⑤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鲁国因齐国之侵久已虚弱，如何去攻打齐国？

⑥民之不与者半：齐国有一半的人反对陈成子。

⑦子告季孙：权在季孙，须由季孙决定。

⑧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孔子知道季孙一定不肯发兵，所以不去找季孙，只能以自己有责任，不敢不说来自我解嘲。

【译文】

六月初五，齐国陈成子在舒州杀死其国君壬。孔丘斋戒了三天，然后三次提出攻打齐国的请求。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您要攻打齐国，打算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陈恒杀死其国君，人民有一半不支持他。以鲁国的民众加上齐国不支持他的那一半，可以战胜他。"哀公说："您去告诉季孙吧。"孔子辞谢，退出来后告诉别人说："我由于曾经位列大夫的后面，所以不敢不说。"

14.6　初，孟孺子泄将圉马于成①。成宰公孙宿不受，曰："孟孙为成之病②，不圉马焉。"孺子怒，袭成，从者不得入，乃反③。成有司使，孺子鞭之④。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丧，弗内⑤。袒，免⑥，哭于衢⑦。听共⑧，弗许。惧，不归⑨。

【注释】

①泄：孟懿子之子孟武伯。圉马：养马。成：孟氏封邑。

②为成之病：因为成地贫困。

③从者不得入，乃反：攻不进成地。

④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成地官员来见孟孺子，孟孺子余恨未消，迁怒于成地官员，鞭打来使。

⑤孟懿子卒，成人奔丧，弗内：成地宰来奔丧，孟孺子仍然不接纳。

⑥袒，免：脱去上衣和帽子。

⑦哭于衢：在大街上哭吊。

⑧听共：愿意听命供驱使。

⑨惧，不归：成地宰恐惧，不敢回成邑。按，此当与下年《传》"十五年春，成叛于齐"段连读。

【译文】

起初，孟孺子泄将要在成地养马。成宰公孙宿不同意，说："孟孙因为成邑人贫困，不在这里养马。"孟孺子发怒，攻打成邑，跟从的人不能攻入，就返回了。后来成地官员前来，孟孺子鞭打了他。秋八月十三日，孟懿子死，成地宰臣来奔丧，孟孺子不接纳。成地宰臣脱去上衣和帽子，在大街上哭吊。表示愿意听命供驱使，孟孺子还是不答应。成地宰臣害怕了，不敢回成邑。

十五年

【经】

15.1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1]，成叛。

15.2 夏五月，齐高无丕出奔北燕。

15.3 郑伯伐宋。

15.4 秋八月，大雩。

15.5 晋赵鞅帅师伐卫。

15.6 冬，晋侯伐郑。

15.7 及齐平[2]。

15.8 卫公孟彄出奔齐。

【注释】

①十有五年：鲁哀公十五年当周敬王四十年，前480。

②及齐平：鲁、齐两国讲和。

【译文】

鲁哀公十五年春周历正月，成地反叛。

夏五月，齐国高无丕出逃北燕。

郑声公攻打宋国。

秋八月，举行大规模的求雨雩祭。

晋国赵鞅领兵进攻卫国。

冬，晋定公攻打郑国。

鲁国与齐国讲和。

卫国公孟彄出逃齐国。

【传】

15.1 十五年春，成叛于齐[①]。武伯伐成[②]，不克，遂城输[③]。

【注释】

①成叛于齐：成地背叛孟氏而投靠齐国。按，这应和上年《传》末句连读。

②武伯：孟孺子。

③城输：在输地筑城，以威胁成地。输，古地名，在成地附近。

【译文】

鲁哀公十五年春，成地背叛并投靠齐国。孟孺子攻打成地，没能攻克，便在输地筑城。

15.2 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①]。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②]，及良而卒[③]，将以尸入[④]。吴子使大宰嚭劳[⑤]，且辞曰："以水潦之不时，无乃廪然陨大夫之尸[⑥]，以重寡君之忧[⑦]。寡君敢辞[⑧]。"上介芋尹盖对曰[⑨]："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⑩]，灭厥民人[⑪]。寡君使盖备使[⑫]，吊君之下吏[⑬]。无禄，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陨队，绝世于良[⑭]。废日共积，一日迁次[⑮]。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于门[⑯]。'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⑰]。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⑱]。'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⑲]，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⑳]。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㉑]！以礼防民，犹或逾之[㉒]，今大夫曰'死而弃之'[㉓]，是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㉔]？先民有言曰：'无秽虐士[㉕]。'备使奉尸将命，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㉖]，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㉗]。"吴人

内之[28]。

【注释】

①桐汭:桐水边。桐水发源于今安徽广德,注入丹阳湖。

②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派大夫公孙贞子慰问吴国。

③及良而卒:公孙贞子死于途中。良,吴地名,距吴都不远。

④将以尸入:依据聘礼,使者死于出使国之境而未完成使命,副使应代行使命,并将灵柩运进城内。

⑤吴子使大宰嚭劳:吴王派太宰嚭前往吊唁。

⑥以水潦之不时,无乃廪然陨大夫之尸:怕发大水损坏灵柩。水潦之不时,不时发大水。廪然,大水泛滥的样子。

⑦重:加重。

⑧寡君敢辞:婉谢灵柩入城。

⑨上介:首席副使。芋尹:官名。盖:人名。

⑩荐:屡次。

⑪厥:其。

⑫备使:充当使者。自谦之辞。

⑬下吏:指吴王。

⑭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陨队(zhuì),绝世于良:公孙贞子不幸,遭逢上天之忧,死于良地。使人,使臣。戚,忧愁。队,同“坠”。绝世,弃世。

⑮废日共积,一日迁次:由于公孙贞子之死,筹集殡敛的财物耗费了时间,只好一日搬迁几次,加紧赶路,以免误期。

⑯无以尸造于门:指吴国派太宰嚭谢绝以尸入城。

⑰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陈国国君的使命无法完成。

⑱事死如事生,礼也:事奉死者与事奉生者应该一样,这是礼的规定。

⑲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朝聘中途使臣死去,应奉其

灵柩完成使命,这是礼的规定。

⑳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受朝聘国发生丧事,也有一定的礼节。

㉑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依礼,受朝聘国有丧事,则不让朝聘国奉灵柩完成使命。现在吴国不让芋尹盖"以尸将命",倒像是吴国发生丧事。

㉒以礼防民,犹或逾之:用礼来教化百姓,仍不免有越礼的。

㉓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指不接纳公孙贞子的灵柩。

㉔主:盟主。

㉕无秽虐士:不要将死者看成污秽之物。虐士,死者。

㉖达于君所:指完成使命。

㉗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能完成使命,即使坠入深渊而死,也不怪罪他人。涉人,摆渡人。

㉘吴人内之:经过芋尹盖力争,吴国同意他将灵柩运进吴国城内。

【译文】

夏,楚国子西、子期攻打吴国,到达桐水边。陈闵公派公孙贞子到吴国慰问,到达良地而死,副使准备带着他的尸体进入吴国都城。吴王派太宰伯嚭慰劳陈国使者,并且辞谢说:"因为大雨下得不是时候,恐怕大水会泛滥而损坏大夫的尸体,从而加重我们国君的忧虑。我们国君谨敢辞谢。"首席副使芋尹盖回答说:"我们国君听说楚国无道,屡次进攻吴国,杀灭贵国的人民。我们国君派我充当副使,慰问国君的属下官吏。不幸使臣碰上上天不高兴,生命陨灭,在良地去世。我们为筹集殡敛而花费时日积聚财物,为赶路只好一天搬迁几次。现在君王派来迎接使臣的人说:'不要让尸体进入城门。'这是将我国国君的命令丢弃在杂草丛林中了。况且下臣听说:'事奉死人就如同事奉活人那样,这是礼。'因此朝聘中途而有使臣死去,应奉其灵柩完成使命,已经成为礼的规定,受朝聘国发生丧事,也有一定的礼节。如果不带着尸体完成使命,就成了受聘国遭受丧事而回国了,这恐怕不合适吧!用礼来防范百

姓,尚且有人违背,现在贵国大夫说'死了就丢弃掉',这是抛弃礼。这还怎么成为诸侯的盟主呢?先民有句话说:'不要把死者看成污秽。'小使奉公孙贞子的尸体完成使命,只要我们国君的命令上达君王那儿,即使是坠入深渊,那也是天命,不是君王和摆渡人的过错。"吴国人接纳了他们。

15.3　秋,齐陈瓘如楚[①]。过卫,仲由见之[②],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③],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④]。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⑤]?何必恶焉[⑥]?"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⑦]。"

【注释】

①陈瓘:陈恒之兄,字子玉。

②仲由:子路。

③斫丧:摧残。

④"而他人有之"四句:陈氏即便能摧垮齐国公室,但结局或是被他人渔利,或是陈氏永享国祚,今天还难以预料。飨,享有。

⑤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不如与鲁国结好,等待时机。

⑥何必恶焉:何必与鲁国交恶。

⑦子使告我弟:请子路派人告诉陈恒。

【译文】

秋,齐国陈瓘前往楚国。经过卫国,仲由拜见他,说:"上天也许是把陈氏当做斧头,砍伐公室,然后别人得到它,现在还不能知道;或是陈氏最终享有,现在也不能知道。要是善待鲁国来等待时机,不也是可行的吗?何必与鲁国交恶呢?"陈瓘说:"是这样,我接受您的命令了,您派人去告诉我弟弟。"

15.4 冬，及齐平①。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②，见公孙成③，曰："人皆臣人④，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⑤？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⑥。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⑦？"成曰："善哉！吾不早闻命⑧。"

【注释】

①及齐平：鲁、齐两国达成和议。

②子赣：子贡。介：副使。

③公孙成：成宰公孙宿。

④臣人：臣于人，做别人的臣子。

⑤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齐国虽然重视你，但你能背叛鲁国，齐国也可能背弃你。为子役，为您服役。其，岂能。

⑥多飨大利，犹思不义：享有浩荡君恩，却思不义之举。

⑦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齐国不可信赖，公孙宿不应贪求私利而忘记祖国。宗国，祖国。

⑧吾不早闻命：可惜没早听到子赣这番话。

【译文】

冬，鲁国与齐国讲和。子服景伯到齐国去，子赣为副使，见公孙成，说："人们都是他人的臣下，而有背叛他人的念头。何况齐国虽然为您服役，难道会不三心二意的吗？您是周公的后代，享受到很多巨大的利益，仍然想做不义的事。利益得不到，反而丧失了祖国，那还有什么用？"公孙成说："说得好啊！可惜我没能及早听到这番话。"

陈成子馆客①，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愿事君如事卫君②。"景伯揖子赣而进之③。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

卫[4]，齐为卫故，伐晋冠氏[5]，丧车五百[6]，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7]。吴人加敝邑以乱[8]，齐因其病[9]，取讙与阐[10]。寡君是以寒心[11]。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12]。"成子病之[13]，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14]。

【注释】

①陈成子馆客：让景伯、子赣住进宾馆。

②寡君愿事君如事卫君：卫国已和齐国结好，希望鲁国也能和卫国一样。

③景伯揖子赣而进之：拜请子赣前去对答。

④昔晋人伐卫：定公八年，赵鞅伐卫。

⑤冠氏：古地名。在今河北馆陶和山东冠县一带。

⑥丧车五百：定公九年，齐与晋战，败。

⑦"因与卫地"四句：齐国送给卫国济西等地，约有五百社之多。济，济水。禚、媚、杏，都是地名。社，二十五家为社。书，指记录造成户籍。

⑧吴人加敝邑以乱：哀公八年，吴为邾伐鲁。

⑨齐因其病：趁火打劫。

⑩取讙与阐：也在哀公八年。

⑪寡君是以寒心：齐国对鲁、卫两国没有一视同仁。

⑫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希望齐国能公平对待鲁国，归还侵地。

⑬成子病之：感到愧疚。

⑭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公孙宿仍有戒心，将自己的武装置于嬴地。嬴，古地名。在今山东莱芜西北。

【译文】

陈成子让客人住进馆，说："我们国君派我来报告说，我们国君愿意事奉鲁君如同事奉卫君一样。"景伯作揖示意子赣上前答复。子赣回答说："这正是我们国君的愿望啊。往昔晋国攻打卫国，齐国因为卫国的缘故，进攻晋国的冠氏，丧失了战车五百辆，因此给予卫国土地，从济水往西，禚、媚、杏以南，一共送上五百社的户籍。吴国把动乱加在敝邑，齐国乘我国的困难，占取了讙与阐二地。我们国君所以寒心。如果能够像卫君那样事奉齐君，那本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陈成子感到愧疚，便把成邑归还给鲁国。公孙宿带着兵器皮甲进入嬴地。

15.5 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①，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②，孔文子卒，通于内③。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④。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⑤，服冕、乘轩，三死无与⑥。"与之盟，为请于伯姬⑦。

【注释】

①孔圉：孔文子。

②竖：家奴。

③通于内：浑良夫与孔姬私通。内，指孔文子妻子，蒯聩之姊孔姬。

④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哀公二年，卫国立蒯聩之子辄为国君，蒯聩在晋国的支持下住在戚地。现在孔姬派浑良夫去见蒯聩。

⑤入获国：回国夺取君位。

⑥服冕、乘轩，三死无与：服冕、乘轩，指封其为大夫。冕，大夫之冠。轩，大夫之车。三死无与，赦免三次死罪。按，蒯聩答应事成之后报答浑良夫。

⑦为请于伯姬：浑良夫为蒯聩向孔姬请求支持。

【译文】

卫国孔圉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生下孔悝。孔氏的仆人浑良夫身材魁梧且美貌，孔圉去世后，他和主母私通。太子在戚地，孔姬派浑良夫去见蒯聩。太子对他说道：“如果能设法让我回去得到国家，我会让你服冕服、乘轩车，并赦免三次死罪。”浑良夫与他盟誓，为他向伯姬请求支持。

闰月①，良夫与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②。昏，二人蒙衣而乘③，寺人罗御，如孔氏④。孔氏之老栾宁问之⑤，称姻妾以告⑥，遂入，适伯姬氏⑦。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⑧，大子与五人介⑨，舆豭从之⑩。迫孔悝于厕，强盟之⑪，遂劫以登台⑫。栾宁将饮酒，炙未熟⑬，闻乱，使告季子⑭。召获驾乘车⑮，行爵食炙⑯，奉卫侯辄来奔⑰。

【注释】

①闰月：闰十二月。

②外圃：家外的菜园。

③二人蒙衣而乘：浑良夫与蒯聩化装成妇人，蒙身乘车而出。

④如孔氏：前往孔家。

⑤老：家臣之长。

⑥姻妾：亲家的婢妾。

⑦遂入，适伯姬氏：潜入孔家，到孔姬住处。

⑧杖戈：持戈。

⑨介：披上甲胄。

⑩舆豭从之：想强迫孔悝盟誓，用车拉上猪跟在后头。豭，公猪。按，盟誓要用牛耳的血，临时没牛，用猪代替。

⑪迫孔悝于厕,强盟之:孔氏执政,因此盟誓强迫孔悝驱逐卫出公。厕,墙角。

⑫遂劫以登台:登上孔氏高台,准备起事。

⑬炙:烤肉。

⑭季子:子路。子路是孔悝邑宰。

⑮召获:卫国大夫。乘车:四马拉的坐车,不是兵车,说明不准备抵抗。

⑯行爵食炙:一边行路一边喝酒吃肉。按,示以无惧。

⑰奉卫侯辄来奔:卫出公逃往鲁国。

【译文】

闰十二月,浑良夫与太子入都,住在孔氏的宅外菜园子里。天黑以后,二人用衣巾盖住脸坐上车,寺人罗为他们驾车,到孔家去。孔氏家宰栾宁盘问他们,假称是姻亲家的侍妾,便进去了,见到伯姬。吃过饭后,孔伯姬拿着戈先行,太子和五个人穿上皮甲,用车拉着公猪跟着。把孔悝逼到墙角,强迫他盟誓,然后把他劫持登上高台。栾宁正要饮酒,烤肉还没熟,听说了变乱,派人告诉子路。召获驾着乘车,边走边喝酒吃肉,奉事卫出公辄逃来鲁国。

季子将入①,遇子羔将出②,曰:“门已闭矣③。”季子曰:“吾姑至焉④。”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⑤。”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⑥。”子羔遂出。子路入⑦。及门⑧,公孙敢门焉⑨,曰:“无人为也⑩。”季子曰:“是公孙,求利焉而逃其难⑪。由不然,利其禄⑫,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⑬,曰:“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⑭。”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⑮。”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⑯。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⑰。”结缨而死⑱。孔子闻

卫乱，曰："柴也其来[19]，由也死矣[20]。"

【注释】

①季子将入：子路准备进入国都。

②遇子羔将出：子羔将出逃。子羔，卫国大夫高柴，孔子弟子。

③门：指城门。

④吾姑至焉：想进去救孔悝。

⑤弗及，不践其难：劝子路不要参与其事。弗及，权力不在自己手里。不践其难，不要自找祸难。

⑥食焉，不辟其难：食人之禄，不避其难。

⑦子路入：入城。

⑧及门：到孔氏家门。

⑨公孙敢：孔悝家臣。门焉：守门。

⑩无入为也：意谓孔悝已经与蒯聩盟誓，进入无用。

⑪求利焉而逃其难：求私利而逃避国家之难。责备他为蒯聩守门。

⑫利其禄：食人俸禄。

⑬有使者出，乃入：子路因门开而乘机入内。

⑭虽杀之，必或继之：杀了孔悝，还有他人与太子作战。

⑮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子路鼓动众人纵火焚台，以救孔悝。孔叔，孔悝。

⑯断缨：砍断子路冠带。

⑰君子死，冠不免：虽死而冠不可脱。

⑱结缨而死：子路系好冠带，从容殉难。

⑲柴也其来：高柴是卫大夫，所以不必为孔悝而战，因此会出逃到鲁国来。柴，子羔。

⑳由也死矣：子路是孔悝家臣，所以一定会为他而死。

【译文】

子路将要入城，遇见子羔正要出来，说："城门已经关闭了。"子路说："我姑且前往。"子羔说："权力不在自己手里，不要去遭受祸难。"子路说："吃了他的俸禄，不能躲避祸难。"子羔便出城去。子路进入。到孔氏家门，公孙敢在看门，说："不要进去做什么了。"子路说："这是公孙敢吧，谋求利益却逃避祸难。我不会这样，食人俸禄，就一定要救援他的祸患。"有使者从里边出来，子路便进了门，说："太子哪里用得着扣住孔悝？即便杀了他，还一定会有人接续他。"并且说："太子没有勇气，要是放火烧台，烧到一半，他一定会放掉孔悝。"太子听说，害怕了，让石乞、盂黡下台与子路搏斗，用戈击打子路，把子路的帽带截断。子路说："君子死了帽子也不能脱掉。"把帽带系好而死。孔子听说卫国动乱，说："子羔会逃到鲁国来，子路将死去。"

孔悝立庄公①。庄公害故政②，欲尽去之，先谓司徒瞒成曰："寡人离病于外久矣③，子请亦尝之④。"归告褚师比，欲与之伐公，不果⑤。

【注释】

①庄公：即太子蒯聩，卫出公之父。

②庄公害故政：认为旧臣不可靠。故政，出公旧臣。

③离病：遭难。离，同"罹"。

④子请亦尝之：也尝尝"离病"之苦。按，想先驱逐瞒成。

⑤归告褚师比，欲与之伐公，不果：两人准备联合攻打庄公，未能如愿。褚师比，褚师声子，卫国大夫。按，此当与下年《传》"瞒成、褚师比出奔宋"连读。

【译文】

孔悝立了庄公。庄公认为原来的旧臣不可靠，想全部换掉，先对司

徒瞒成说："寡人在外边遭遇患难很久了，请你也尝一尝。"司徒瞒成回去告诉褚师比，想和他一起攻打庄公，但没能如愿。

十六年

【经】

16.1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①]，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

16.2 二月，卫子还成出奔宋[②]。

16.3 夏四月己丑[③]，孔丘卒[④]。

【注释】

①十有六年：鲁哀公十六年当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己卯：二十九日。

②卫子还成：卫国司徒瞒成。

③己丑：十一日。

④孔丘卒：孔子死。《公羊传》和《穀梁传》说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终年七十二岁。按，《春秋经》结束于此年，本年之后不再有《经》文。

【译文】

鲁哀公十六年春周历正月二十九日，卫国太子蒯聩从戚地进入卫国，卫出公辄逃来鲁国。

二月，卫国子还成出逃宋国。

夏四月十一日，孔丘去世。

【传】

16.1 十六年春，瞒成、褚师比出奔宋[①]。

【注释】

①瞒成、褚师比出奔宋：本段应该与上年《传》末句连读，事连去年。

【译文】

鲁哀公十六年春，瞒成、褚师比出逃宋国。

16.2 卫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①]："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窜于晋[②]。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置诸河上[③]。天诱其衷，获嗣守封焉[④]。使下臣肸敢告执事[⑤]。"王使单平公对曰："肸以嘉命来告余一人[⑥]，往谓叔父[⑦]：余嘉乃成世[⑧]，复尔禄次[⑨]。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⑩]？"

【注释】

①卫侯：庄公蒯聩。鄢武子：卫国大夫肸。

②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窜于晋：指哀公二年奔晋。逋窜，逃窜。

③河上：即戚地。

④获嗣守封焉：回国获得君位。

⑤使下臣肸(xī)敢告执事：蒯聩向周室请求册命，承认其君位。

⑥嘉命：好消息。余一人：周敬王自称。

⑦叔父：指蒯聩。

⑧余嘉乃成世：赞许你继承先世。

⑨复尔禄次：复，恢复。禄次，禄位。按，周王承认其君位。

⑩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得天之福，则应恭敬，不敬则天不赐福，将后悔莫及。方，有，得到。休，赏赐。

【译文】

卫庄公派鄢武子向周朝报告说:"蒯聩得罪了君父君母,逃窜到晋国。晋国因为王室的缘故,不抛弃兄弟,把我安置在黄河边。上天体谅我心,得以继承保有封地。派下臣肸谨向执事报告。"周敬王派单平公回复说:"肸把好消息报告我,回去以后告诉叔父:我赞赏你继承先世,恢复你的禄位。你要恭敬啊!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赐福,不恭敬就不能得到上天的赏赐,那时后悔哪里来得及?"

16.3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①:"旻天不吊②,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③,茕茕余在疚④。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⑤。"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⑥!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⑦,名失则愆⑧。'失志为昏,失所为愆⑨。生不能用⑩,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⑪。君两失之⑫。"

【注释】

①公:鲁哀公。诔(lěi):悼词。

②旻(mín)天:仁悯的上天。不吊(dí):不善。

③不慭(yìn)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上天竟不愿留下国老,使他保护我执政。慭,愿。一老,指孔子,鲁谓孔子为国老。俾,使。屏,保护。余一人,鲁哀公自称。

④茕茕(qióng):孤独的样子。在疚:忧愁成病。疚,病。

⑤尼父,无自律:失去了孔子,使我失去了所效法的榜样。律,法则。

⑥君其不没于鲁乎:预言哀公将不能在鲁国善终。

⑦昏:昏暗,昏昧。

⑧愆:过错。

⑨失志为昏，失所为愆：丧失了意志就会昏乱，失去了本位就是过错。

⑩生不能用：不能重用孔子。

⑪称一人，非名也：天子自称“余一人”，诸侯不可如此自称。哀公自称“余一人”，不合名分。

⑫两失之：失礼又失名。

【译文】

夏四月十一日，孔丘去世。鲁哀公作诔文悼念说：“上天不发慈悲，不肯留下这位国老，让他保护我牢居君位，使我孤苦忧愁成病。呜呼哀哉！尼父啊，我失去了所效法的榜样。”子赣说：“国君将不能在鲁国善终吧！夫子的话这样说：‘礼失去了就要昏昧，名分丧失就是过错。’丧失了意志就会昏乱，失去了本位就是过错。生时不能任用，死了作诔文哀悼他，这是不合于礼的；自称‘余一人’，这是不合于名分的。国君两样都丧失了。”

16.4 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重酬之[①]。大夫皆有纳焉[②]。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③]。载伯姬于平阳而行[④]，及西门[⑤]，使贰车反祏于西圃[⑥]。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⑦]，请追之，遇载祏者，杀而乘其车。许公为反祏[⑧]，遇之，曰：“与不仁人争明[⑨]，无不胜。”必使先射[⑩]，射三发，皆远许为[⑪]。许为射之，殪[⑫]。或以其车从[⑬]，得祏于橐中[⑭]。孔悝出奔宋。

【注释】

①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重酬之：蒯聩设宴招待孔悝，重谢他。平阳，古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南。

②大夫皆有纳焉：又馈赠众大夫。

③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待孔悝醉后，半夜把他送走。

④载伯姬于平阳而行：孔悝将伯姬载至平阳，一起走。

⑤西门：平阳西门。

⑥使贰车反祏（shí）于西圃：到了西门，孔氏母子派人回去取孔氏宗庙神主。贰车，副车。祏，藏宗庙神主的石匣。西圃，孔氏宗庙所在地。

⑦新登于公：新近升为庄公的大夫。

⑧许公为反祏：孔悝久等不见载祏者来，派许公为回去迎接。

⑨不仁人：指子伯季子，背叛孔氏而依附庄公。争明：争强。

⑩必使先射：让子伯季子先射。

⑪许为：即许公为。

⑫许为射之，殪：许公为一箭射死子伯季子。

⑬或以其车从：有人驾上子伯季子的车子跟许公为走。

⑭橐（tuó）：袋子。

【译文】

六月，卫庄公在平阳请孔悝饮酒，重重地酬谢他。大夫们也都有馈赠。等孔悝喝醉后送走他，半夜里就让他上路。孔悝用车载上伯姬从平阳动身，到达西门，派贰车回西圃去取宗庙神主。子伯季子原先是孔氏的家臣，新近成为国君的臣子，请求追赶孔悝，遇到载运宗庙神主的人，杀死他并坐上他的车。许公为去迎接运神主的车，与子伯季子相遇，说："与不仁的人争高下，没有不胜利的。"一定要子伯季子先射，子伯季子射了三箭，都离许公为很远。许公为射了一箭，就把子伯季子射死了。有人乘上子伯季子的车子，在袋子里找到神主。孔悝出逃宋国。

16.5　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①]。又辟华氏之乱于郑[②]。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③]。郑

人复之如初[4]。晋人使谍于子木[5]，请行而期焉[6]。子木暴虐于其私邑[7]，邑人诉之，郑人省之[8]，得晋谍焉，遂杀子木[9]。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10]。叶公曰[11]："吾闻胜也诈而乱[12]，无乃害乎[13]？"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14]。"叶公曰："周仁之谓信[15]，率义之谓勇[16]。吾闻胜也好复言[17]，而求死士，殆有私乎[18]！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19]。子必悔之。"弗从。召之，使处吴竟[20]，为白公。请伐郑，子西曰："楚未节也[21]。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请，许之。未起师，晋人伐郑，楚救之，与之盟[22]。胜怒，曰："郑人在此，仇不远矣[23]。"

【注释】

①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信费无极之谗使城父司马杀太子建，城父司马告太子建，遂自城父奔宋。

②又辟华氏之乱于郑：太子建恰逢宋国华氏之乱，又逃亡郑国。事在昭公二十年。

③乃求复焉：太子建请求回郑国。按，做晋人内应。

④郑人复之如初：郑国人不知内情，待太子建如初。

⑤使谍：晋人派间谍与太子建联系。子木：太子建。

⑥请行而期焉：辞行时与太子建约定袭击郑国的日期。

⑦子木暴虐于其私邑：太子建在郑国自己的私邑中胡作非为。

⑧省之：考察、调查太子建。

⑨遂杀子木：郑杀太子建。按，以上追述前事。

⑩子西欲召之：召胜回楚国。

⑪叶公：子高，沈诸梁。

⑫诈而乱：狡诈且好作乱。

⑬害：成为祸害。

⑭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安置在边境，让胜保卫边境。

⑮周仁之谓信：靠近仁才叫诚信。周，亲。

⑯率义之谓勇：遵循道义才叫勇。率，遵循。

⑰复言：一言既出，必实行之，不管是否合理。

⑱而求死士，殆有私乎：胜好复言，又求死士，怕有私心。死士，敢于拼死的人。

⑲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死，不管义与不义，必拼一死。这是驳子西所谓胜“信而勇”。

⑳吴竟：楚国邻近吴国的边境，不在吴国境内，即指白地，在今河南息县东。

㉑未节：未上轨道，未强盛起来。

㉒楚救之，与之盟：为了与晋国抗衡，楚国反而救郑国。

㉓郑人在此，仇不远矣：胜与郑国有杀父之仇，子西却救郑国并与之盟，所以胜指为敌人。仇，指郑国，也指子西。

【译文】

楚国太子建遭到诬陷的时候，从城父出逃宋国。又避宋国华氏之乱逃往郑国。郑国人对他很好。又到晋国，与晋国人商量攻打郑国，为此要求再回到郑国去。郑国人像当初一样对待他。晋国人派间谍和太子建联系，临回晋国时商定袭击郑国的日期。太子建在他的封邑中暴虐胡为，封邑里的人告发他，郑国人来查问，抓获晋国间谍，于是杀了太子建。太子建儿子名胜，在吴国，子西想召他回国。叶公说：“我听说胜狡诈而且好作乱，恐怕会成为祸害的吧？”子西说：“我听说胜讲求信用而且勇敢，不做不利的事情。把他放在边境，让他保卫国境。”叶公说：“亲近仁叫做信，遵循义叫做勇。我听说胜讲求实践诺言，而寻求不怕死的勇士，恐怕存有私心吧！只是实践诺言，不算信；不怕死，不是勇。您一定会后悔的。”子西不听他的话，召胜回国，让他住在与吴国交界的

地方，号为白公。胜请求攻打郑国，子西说：“楚国还没强盛起来。不是这样的话，我是不会忘记的。”过些日子，胜又提出请求，子西同意了。还没发兵，晋国进攻郑国，楚国救援，与郑国结盟。胜发怒，说：“郑国人就在这里，仇敌离我不远了。”

胜自厉剑①，子期之子平见之，曰：“王孙何自厉也②？”曰：“胜以直闻③，不告女，庸为直乎④？将以杀尔父⑤。”平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⑥。楚国，第我死⑦，令尹、司马，非胜而谁⑧？”胜闻之，曰：“令尹之狂也⑨！得死，乃非我⑩。”子西不悛⑪。胜谓石乞曰⑫：“王与二卿士⑬，皆五百人当之⑭，则可矣。”乞曰：“不可得也⑮。”曰：“市南有熊宜僚者⑯，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⑰。”乃从白公而见之。与之言，说⑱。告之故⑲，辞⑳。承之以剑㉑，不动㉒。胜曰：“不为利谄㉓，不为威惕㉔，不泄人言以求媚者㉕，去之㉖。”

【注释】

①厉：磨。

②王孙：指胜，他本是楚平王孙子。

③胜以直闻：以爽直著称。

④庸：岂，难道。

⑤将以杀尔父：胜恨楚国的执政者子西、子期，因此这样说。尔父，指子期。

⑥胜如卵，余翼而长之：像鸟用翅膀把卵孵化养大一样养育胜。

⑦第：假如。

⑧令尹、司马，非胜而谁：子西不知道胜的本意在为父报仇，误以为他是要夺权，所以说我死后胜即将执政，何必作乱。

⑨令尹：子西。

⑩得死，乃非我：得死，得善终。此指如果子西得善终。乃非我，我乃非人。白公胜立誓必杀子西。

⑪不悛（quān）：不悔悟。

⑫石乞：胜的同党。

⑬王：指楚惠王。二卿士：指子西、子期。

⑭皆五百人当之：一共要五百人才对付得了。皆，共。

⑮不可得也：凑不够五百人。

⑯熊宜僚：勇士。

⑰可以当五百人矣：一个人可抵得上五百人。

⑱说：同“悦”。

⑲告之故：告诉他杀二卿之事。

⑳辞：熊宜僚拒绝。

㉑承之以剑：以剑逼熊宜僚。

㉒不动：仍不答应。

㉓不为利谄：不为利所动。谄，动。

㉔不为威惕：不为威胁所惧。惕，戒惧。

㉕求媚：讨好他人。

㉖去之：白公胜称赞熊宜僚，知道他虽然拒绝，但一定不会泄密，作罢而归。

【译文】

胜亲自磨剑，子期的儿子平见到了，说：“王孙为何亲自磨剑呢？”胜说：“我以直爽闻名，不告诉你，怎么能算得上直爽？我想用这剑来杀你的父亲。”平把这话告诉了子西。子西说：“胜就像蛋，我用翅膀翼护他使他长大。在楚国只要我死了，令尹、司马不是胜还会是谁？”胜听到了，说：“令尹太狂妄了！他要能善终，我就不是人。”子西依然不悔悟。胜对石乞说：“君王和两位卿士共用五百人来对付，就行了。”石乞说：

"没法找到这五百人。"胜说："市南有个熊宜僚，要是得到他，就可以相当于五百人。"石乞于是跟从白公去见熊宜僚。和他交谈，很投机。把找他的目的告诉他，熊宜僚拒绝了。石乞把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仍然不为所动。胜说："不被利所诱，不被威胁所屈服，不会泄漏别人的话去讨好人，我们走吧。"

吴人伐慎①，白公败之。请以战备献②，许之。遂作乱。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③。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④。"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⑤。石乞曰："焚库、弑王。不然，不济。"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库，无聚⑥，将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国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从。叶公在蔡⑦，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⑧。"子高曰："吾闻之，以险侥幸者，其求无餍⑨，偏重必离⑩。"闻其杀齐管脩也，而后入⑪。

【注释】

①慎：古地名。在今安徽颍上。

②请以战备献：白公胜请求进献战利品，乘机作乱。

③子西以袂(mèi)掩面而死：悔不听叶公之劝。袂，衣袖。

④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以勇力事君，也应以勇力而死。

⑤抉：拔取。豫章：樟木。

⑥无聚：无储备。

⑦叶公在蔡：按，蔡国已迁州来，其地被楚国占有，故叶公在蔡。

⑧可以入矣：可以入郢都平乱。

⑨以险侥幸者，其求无餍：冒险以求侥幸成功者，贪婪无厌。

⑩偏重必离：求取无厌则办事不公，不公则众叛亲离。叶公意谓待有机可乘时再进入郢都。偏重，不公平。

⑪闻其杀齐管脩也，而后入：知道白公杀贤臣，起兵讨伐。管脩，齐国管仲之后，后来成为楚国贤臣。

【译文】

吴国攻打慎地，白公胜打败了他们。白公胜请求进献战利品，获得楚惠王的许可。白公胜乘机作乱。秋七月，在朝廷上杀死子西、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子西用衣袖遮住脸死去。子期说："当初我凭勇力事奉君王，不可以有始无终。"拔起一棵樟木杀死人后自己也死了。石乞说："烧掉库房、杀死楚王。不这样的话没法成功。"白公胜说："不行。杀死楚王不吉利，焚烧库房就没了积蓄，凭什么来守国？"石乞说："有了楚国而治理人民，恭敬地事奉神明，就可以得到吉利；并且也会有财物，还担心什么？"白公胜不听。叶公在蔡地，方城以外的人都说："可以进都平乱了。"子高说："我听说，通过冒险侥幸成功的人，他的贪欲没有满足的时候，办事不公民众必定会叛离他。"听说他杀了齐管脩，于是进兵都城。

白公欲以子闾为王①，子闾不可，遂劫以兵。子闾曰："王孙若安靖楚国，匡正王室，而后庇焉②，启之愿也，敢不听从？若将专利以倾王室③，不顾楚国，有死不能。"遂杀之，而以王如高府④，石乞尹门⑤。圉公阳穴宫⑥，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⑦。

【注释】

①子闾：楚平王儿子启，哀公六年楚平王死时曾五次推辞王位。

②而后庇焉：之后庇护我。

③专利：专谋私利。

④而以王如高府：把惠王挟持到高府。高府，楚国离宫。

⑤尹门：镇守高府之门。

⑥圉公阳：楚国大夫。穴宫：在墙上挖洞。

⑦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圉公阳背着惠王逃到昭夫人的宫中。昭夫人，惠王的母亲。

【译文】

白公胜想立子闾当楚王，子闾不答应，白公胜就用武力胁迫他。子闾说："王孙如果安定楚国，整顿王室，然后对我加以庇护，那么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怎敢不听从呢？要是打算专谋私利来倾覆王室，不顾及楚国，我宁死不从。"白公胜便杀了子闾，而带着楚惠王到高府，石乞把守宫门。圉公阳在宫墙上挖了个洞，背着惠王来到昭夫人的宫中。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①]？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②]，日日以几[③]。若见君面，是得艾也[④]。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⑤]，犹将旌君以徇于国[⑥]，而又掩面以绝民望[⑦]，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帅其属，将与白公[⑧]。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国矣[⑨]。弃德从贼，其可保乎？"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⑩]。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⑪]。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余勿言[⑫]。"曰："不言将烹。"乞曰："此事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孙燕奔頯黄氏[⑬]。诸梁兼二事[⑭]，国宁，乃使宁为令尹[⑮]，使宽为司马[⑯]，而老于叶[⑰]。

【注释】

①不胄:不戴头盔。

②望岁:盼望好收成。

③几(jì):同“冀”,期望。

④艾:安心。

⑤其亦夫有奋心:人人有奋战之心。

⑥犹将旌君以徇于国:将打着叶公的旗号,遍告国人。

⑦掩面:古代的头盔两旁长以护面颊,看不清面容。

⑧与:帮助。

⑨微二子者,楚不国矣:楚国在柏举之败后,二人复楚有大攻。二子,子西、子期。

⑩微之:藏匿其尸。

⑪死:通“尸”。

⑫长者:指白公胜。

⑬王孙燕:白公胜的弟弟。頯(kuí)黄氏:吴国地名,在今安徽宣城。

⑭诸梁兼二事:叶公身兼令尹、司马二职。

⑮宁:子西之子子国。

⑯宽:子期之子。

⑰而老于叶:国家安定之后,将二职让给宁、宽二人,叶公自己退休于叶地。按,此是后话,预先交待于此。

【译文】

叶公也赶到了,在北门有人遇见他,说:“您怎么不戴头盔?国人盼望您就像盼望慈祥的父母一样。盗贼的箭矢要是伤害了您,就是断绝了民众的希望,为何不戴头盔?”叶公于是戴了头盔继续前行。又遇到一个人说:“您怎么戴头盔?国人盼望您就像盼望好年成一样,天天等待着。要是望见您的脸,就能安心了。民众知道不会有生命危险,就有奋进之心,还想打着您的旗号在国内巡行,您却把脸遮起来使民众断绝

希望,不也太过分了吗!”叶公于是又脱下头盔行进。遇到箴尹固带领部属,打算去帮助白公胜。叶公说:“如果没有子西、子期这两人,楚国就不存在了。你放弃德行而跟从乱贼,难道能有保障吗?”箴尹固于是随从叶公。叶公派他和国人一起进攻白公胜,白公胜逃到山上自缢而死。手下人把他的尸体藏了起来。活捉了石乞而追问白公胜的尸体下落。石乞说:“我知道它在哪里,但是白公胜不让我说。”叶公说:“不说的话就煮了你。”石乞说:“这样的事成功了就是卿,不成功就要煮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局,有什么妨害?”于是煮死了石乞。王孙燕出逃到頯黄氏。叶公便自己兼任令尹、司马二职,国家安定后,任命宁为令尹,任命宽为司马,自己退休到叶地养老。

16.6 卫侯占梦,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①,不得,与卜人比②,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③。弗去,惧害④。”乃逐大叔遗。遗奔晋。

【注释】

①嬖人:卫庄公宠臣。大叔僖子:太叔遗。

②比:相勾结。

③君有大臣在西南隅:暗指太叔遗。

④弗去,惧害:利用占卜梦而进谗言,指出不除去太叔遗,怕会危害国君。

【译文】

卫庄公占梦,宠臣向太叔遗讨酒,没有得到,就和卜人勾结,告诉庄公说:“国君有大臣住在西南角。您不除掉他,恐怕有危害。”于是驱逐了太叔遗。太叔遗逃往晋国。

卫侯谓浑良夫曰："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①？"良夫代执火者而言曰②："疾与亡君③，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择材焉可也④。若不材，器可得也⑤。"竖告大子⑥。大子使五人舆豭从己，劫公而强盟之，且请杀良夫⑦。公曰："其盟免三死⑧。"曰："请三之后有罪杀之。"公曰："诺哉⑨！"

【注释】

①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宝器尽被辄带走，蒯聩虽然继承君位，却无传国宝器。

②良夫代执火者而言曰：浑良夫与庄公密谋，所以屏退举火把的左右之人。执火者，举火把的侍者。

③疾：太子疾。亡君：出公辄。

④召之而择材焉可也：召他们回来，量才择用。

⑤若不材，器可得也：辄不才，废掉他，宝器可得。

⑥竖告大子：小臣密告太子疾。竖，小臣。

⑦请杀良夫：因良夫言召出公辄，所以太子疾要杀他。

⑧其盟免三死：曾答应免浑良夫三次死罪。

⑨诺哉：答应杀浑良夫。按，此与下年《传》当连读。

【译文】

卫庄公对浑良夫说："我继承了先君职位却没有得到他的宝器，怎么办？"浑良夫取代在一旁拿火烛的人后说道："太子疾和逃亡的国君，都是您的儿子。召回他们然后再择才确定继承人，这就行了。如果他没有才干，废掉他，宝器就可以得到了。"小臣密告了太子。太子派五个人抬着公猪跟从自己，劫持了庄公并强行和他结盟，还要求杀死浑良夫。庄公说："和他订的盟誓上免他三次死罪。"太子说："请在三次免死以后有罪再杀他。"庄公说："好吧！"

十七年

【传】

17.1 十七年春①，卫侯为虎幄于藉圃②，成，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③。大子请使良夫。良夫乘衷甸两牡④，紫衣狐裘⑤。至，袒裘，不释剑而食⑥。大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⑦。

【注释】

①十七年：鲁哀公十七年当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

②虎幄：刻有虎纹的木屋。藉圃：卫国园圃名。

③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找一个名声好的人一起在木屋中吃第一顿饭。令名者，有好名声的人。

④良夫乘衷甸两牡：浑良夫乘卿车。衷甸，大夫之车。两牡，用两匹公马为服马。牡，公马。按，庄公曾许良夫乘大夫之车。

⑤紫衣狐裘：紫衣，君王的服色。按，浑良夫居功，车服等都有僭越。

⑥袒裘，不释剑而食：袒裘、不释剑表现出在君前不敬。袒裘，敞开身上皮袍。按古礼，中衣外加裘，裘外加裼衣，裼衣外加朝衣，浑良夫只能袒朝衣露裼衣，如今他竟自袒至裘衣，露中衣，是大不敬。不释剑，不解下佩剑。古礼非特别恩准，臣见君必须解下佩剑。

⑦大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本段应和上年《传》末句连读。三罪，指紫衣、袒裘、不释剑。

【译文】

鲁哀公十七年春，卫庄公在藉圃建造虎幄，落成后，寻求有好名声

的人与他在这里吃第一顿饭。太子请让浑良夫来。浑良夫乘坐由两匹公马拉着的衷甸车，穿着紫衣狐裘。到达后，敞开狐裘，没解下佩剑就吃起来。太子派人把他拉下去，数说了他的三项罪名就杀死他。

17.2 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①，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句卒②，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③。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④，当吴中军而鼓之⑤，吴师大乱，遂败之⑥。

【注释】

①笠泽：江水名，今江苏、浙江南面和吴淞江平行的一条江。

②越子为左右句(gōu)卒：摆开左右翼进攻。句卒，句曲迂回的军阵。

③鼓噪：击鼓呐喊。

④潜涉：偷渡过河。

⑤当吴中军而鼓之：越王率领的三军向吴国中军正面进攻。

⑥吴师大乱，遂败之：左右句卒分散吴军力量，然后越以三军攻吴中军，吴军败。

【译文】

三月，越王攻打吴国，吴王在笠泽抵抗，两军夹水布阵。越王分兵设左右队，让夜间左右队轮番出击，击鼓呐喊进攻。吴军分兵抵御。越王带三军偷偷渡河，对着吴国中军正面击鼓而攻，吴军大乱，越军便打败了吴军。

17.3 晋赵鞅使告于卫，曰："君之在晋也①，志父为主②。请君若大子来③，以免志父④。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为也'⑤。"卫侯辞以难⑥，大子又使椓之⑦。夏六月，赵鞅围卫。

齐国观、陈瓘救卫[8]，得晋人之致师者[9]。子玉使服而见之[10]，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晋师[11]。'岂敢废命？子又何辱[12]？"简子曰[13]："我卜伐卫，未卜与齐战。"乃还[14]。

【注释】

①君：即蒯聩。

②志父：即赵鞅。

③请君若大子来：卫庄公新即位，晋国强使卫国来朝见。若，或者。

④免志父：免除国君责备赵鞅办事不周的罪过。

⑤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为也"：卫庄公如果不来，晋国国君会以为是赵鞅阻挡不让前来。其，将，恐怕。

⑥卫侯辞以难：以国内未安定加以推辞。

⑦大子又使椓(zhuó)之：太子疾在晋国使者面前诽谤卫庄公。椓，毁谤，告发。

⑧国观：国书之子。陈瓘：字子玉。

⑨得晋人之致师者：擒获晋军挑战者。

⑩子玉使服而见之：让俘虏脱去囚服，穿上原来的衣服再接见他。

⑪无辟晋师：意即齐国决心与晋国对抗到底。辟，同"避"。

⑫子又何辱：按，陈瓘有意放回俘虏，让他们传话，使赵鞅退兵。

⑬简子：赵鞅。

⑭乃还：陈瓘虚声恫吓，赵鞅畏惧，晋军退兵。

【译文】

晋国赵鞅派人告诉卫国，说："国君您在晋国的时候，我是主人。请您或是太子来我国，以免除我的罪责。不然的话，我们国君将会说'是赵鞅让卫国这样做'。"卫庄公以国内不安定为理由推辞了，太子疾又在使者那儿说庄公的坏话。夏六月，赵鞅包围卫国。齐国国观、陈瓘救援

卫国，俘虏了晋国来挑战的人。陈瓘让被俘者穿上原来的衣服后接见他，说："国氏掌握着齐国的实权，命令我说：'不要避让晋军。'我岂敢废弃命令？哪里又用得着劳动您前来赐教呢？"赵鞅说："我为攻打卫国占卜过，但没有为和齐国作战占卜过。"于是撤兵回国。

17.4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①。楚既宁，将取陈麦。楚子问帅于大师子穀与叶公诸梁②，子穀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③，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④。"子穀曰："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⑤，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⑦，实县申、息⑧，朝陈、蔡⑨，封畛于汝⑩。唯其任也，何贱之有⑪？"子高曰："天命不谄⑫。令尹有憾于陈⑬，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⑭。君盍舍焉⑮？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⑯。"王卜之，武城尹吉⑰。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秋七月己卯⑱，楚公孙朝帅师灭陈⑲。

【注释】

①恃其聚：依仗着粮草充足。

②问帅：询问统帅的人选。

③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右领差车与左史老曾辅佐子西、子期伐陈。差车，右领名。老，左史名。

④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统帅出身微贱，则将士轻视他而不服从命令。按，二人都是战俘，故曰贱。

⑤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观丁父是鄀国俘虏，楚武王起用了他。

⑥大启群蛮：征服蛮人各部。

⑦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彭仲爽是申国俘虏，楚文王重用他为令尹。

⑧实县申、息：灭亡申、息，使它们成为楚国的县。

⑨朝陈、蔡：使陈、蔡二国来朝楚国。

⑩封畛(zhěn)于汝：使楚国的疆域直达汝水。

⑪唯其任也，何贱之有：用人唯才，不分贵贱。任，胜任。

⑫不谄：不容怀疑。谄，疑。

⑬令尹有憾于陈：哀公十五年，令尹子西伐吴，陈国却去慰问吴国，因此遗恨未消。

⑭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与：上天有意灭亡陈国，必让子西之子继承父志。

⑮君盍舍焉：何不舍弃右领与左史。

⑯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而无其令德也：右领、左史出身与观丁父、彭仲爽相同，但无二人那样的才德，不宜统率军队。

⑰武城尹：子西之子公孙朝。

⑱己卯：初八。

⑲楚公孙朝帅师灭陈：楚国灭亡陈国。

【译文】

楚国白公胜的动乱，陈国人倚仗自己粮草充足而侵犯楚国。楚国安定后，打算夺取陈国的麦子。楚惠王向太师子穀与叶公诸梁咨询将领的人选，子穀说："右领差车和左史老都曾辅佐令尹、司马攻打陈国，应该可以任用。"叶公说："这两人出身微贱，民众轻慢他们，恐怕不会听从他们的命令。"子穀说："观丁父是鄀国的俘虏，武王让他当军率，结果攻克州、蓼二国，使随、唐二国顺服，领土大大扩张到蛮人各部。彭仲爽是申国俘虏，文王让他当令尹，使申、息二国成为我国的县，让陈、蔡二国前来朝见，疆土拓展到汝水。只要能胜任，微贱又有什么关系？"子高

说："天命不容怀疑。令尹对陈国有遗恨，上天要是灭亡陈国，那必定保佑令尹的儿子去实现。君王何不舍弃右领和左史呢？下臣担心右领和左史有观丁父、彭仲爽这两位俘虏的低贱而没有他们的才德。"楚惠王为此占卜，武城尹公孙朝吉利。于是派他带兵夺取陈国的麦子。陈国人加以抵御，被打败。便包围了陈国。秋七月初八，楚国公孙朝领军灭亡陈国。

王与叶公枚卜子良①，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②。"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③？"他日，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④。

【注释】

①枚卜：不告诉所卜何事，直接占卜。子良：楚惠王的弟弟。

②过于其志：占卜所示超过了让他当令尹的预定期望。志，期望。

③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令尹相当于宰相，超过了便将为王。

④子国：子西之子子宁。

【译文】

楚惠王和叶公为选任子良为令尹而占卜。沈尹朱说："吉利，超过了对他的期望。"叶公说："作为王子而辅助国君，超过了又会当什么？"过些日子，改为占卜子国让他当了令尹。

17.5 卫侯梦于北宫①，见人登昆吾之观②，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③。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④。"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⑤，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⑥。卫侯贞卜⑦，其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⑧。裔焉大国，灭之，将亡⑨。阖门塞窦⑩，乃自后逾⑪。"

【注释】

①北宫：卫庄公的寝宫。

②昆吾之观：宫内的观，在北宫的南面。

③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浑良夫以瓜的初生由小到大为比喻，说自己帮助卫庄公夺取君位。绵绵，不断的样子。

④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卫庄公本来与浑良夫盟誓，免除他的三次死罪，春天却以一时之事而杀了浑良夫，浑良夫因此对天鸣冤。按，这是庄公杀浑良夫以后心虚而做的噩梦。

⑤胥弥赦：卫国筮史。

⑥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卫庄公给胥弥赦封邑，胥弥赦不接受，逃到了宋国。卫庄公无道，胥弥赦不敢说实话，于是不接受封邑而逃亡。置，舍弃。

⑦贞卜：用龟占卜。

⑧如鱼竀(chēng)尾，衡流而方羊：说卫庄公像一条尾巴发红的鱼，横在水中彷徨。竀，通“赪(chēng)”，浅赤色。衡，横。方羊，即“彷徉”，游移不定。

⑨裔焉大国，灭之，将亡：紧靠大国，将被灭亡。裔，边，靠。

⑩阖门塞窦：关门塞洞。

⑪乃自后逾：从后墙逃出。按，以上是贞卜爻辞，预示卫庄公不吉，将败亡。

【译文】

卫庄公在北宫做梦，见到有人登上昆吾之观，披头散发脸朝北边大喊道：“登上这昆吾的废墟，有绵绵不断生长的大瓜小瓜。我是浑良夫，向上天控诉我无辜遭殃。”庄公亲自卜筮，胥弥赦分析说：“没有妨害。”庄公赐给胥弥赦封邑，他没接受，而逃往宋国。卫庄公又占卜，繇辞说：“像鱼尾巴发红，穿过急流而犹豫彷徨。紧靠大国，兴兵来击，就将灭亡。关门塞洞，于是越过后墙。”

冬十月，晋复伐卫[1]，入其郛[2]。将入城，简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3]。’”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4]。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5]。

【注释】

①晋复伐卫：六月围卫没有成功，晋复伐之。

②郛：外城。

③怙乱：乘人之乱。后：后嗣。

④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卫国人赶走卫庄公，与晋国讲和。

⑤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赵鞅立般师为卫国国君。

【译文】

冬十月，晋国又来攻打卫国，进入外城。将要进入内城，赵鞅说：“停下来。叔向有句话说：‘趁着别人内乱灭亡该国的人没后代。’”卫国人驱逐庄公而与晋国讲和。晋国立襄公的孙子般师后回国。

十一月，卫侯自鄄入[1]，般师出[2]。初，公登城以望，见戎州[3]。问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4]？”翦之[5]。公使匠久[6]。公欲逐石圃[7]，未及而难作。辛巳[8]，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阖门而请[9]，弗许。逾于北方而队，折股[10]。戎州人攻之[11]，大子疾、公子青逾从公[12]，戎州人杀之[13]。公入于戎州己氏[14]。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15]，以为吕姜髢[16]。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女璧。”己氏曰：“杀女，璧其焉往[17]？”遂杀之而取其璧。卫人复公孙般师而立之。十二月，齐人伐卫[18]，卫人请平，立公子起[19]，执般师以归，舍诸潞[20]。

【注释】

①卫侯自鄄(juàn)入：卫庄公被赶走，逃入齐国的鄄地。晋军一撤，又从鄄地返回国都。鄄，齐国地名，在今河南濮阳，距卫都帝丘不远。

②般师出：因回避卫庄公而出走。

③戎州：戎人所住的小乡村。

④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姬姓国何故有戎人？

⑤翦之：摧毁戎州村落并掠夺他们的财物。

⑥匠：木匠。一说即百工，工匠的统称。久：长期不休息。

⑦石圃：卫国卿士，石恶的侄子。

⑧辛巳：十二日。

⑨阖门而请：闭门请求议和。

⑩逾于北方而队，折股：爬越北墙，摔下来，摔断了大腿。队，同“坠”。

⑪戎州人攻之：戎人复仇。

⑫公子青：太子疾的弟弟。

⑬戎州人杀之：杀死太子疾、公子青。

⑭己氏：己姓戎人。

⑮髡(kūn)：剃去头发。

⑯以为吕姜髢(tì)：用己氏妻子的美发作夫人的假发。吕姜，庄公夫人，齐国女。髢，假发。

⑰杀女，璧其焉往：杀庄公璧一样可以得到。

⑱齐人伐卫：卫庄公娶齐女，且般师是晋人所立，故伐卫。

⑲公子起：卫灵公之子。

⑳执般师以归，舍诸潞：齐国人带走般师，安置在潞邑。潞，齐国邑名，在齐都郊外。

【译文】

十一月，卫庄公从鄄地进入国都，般师出走。起初，庄公登城远望，

看见戎州。询问情况,左右告诉了他。庄公说:“我是姬姓,何故有戎人?”就毁了戎州。庄公长久使唤木匠不让休息。他并想驱逐石圃,还没来得及就发生了祸难。十二日,石圃借助匠人的力量进攻庄公。庄公关门请求讲和,石圃不答应。庄公爬北墙摔下来,跌断了腿。戎州人攻打他,太子疾、公子青越墙跟从庄公,戎州人杀了他们。庄公进入戎州己氏家。起初,庄公从城上看见己氏妻子的头发很美,就把她头发剃下来,给吕姜做假发。这时他进入己氏家,拿出玉璧,说:“救我活命,我给你玉璧。”己氏说:“杀了你,玉璧又能跑到哪去?”便杀了庄公拿走玉璧。卫国人接公孙般师回来立了他。十二月,齐国攻打卫国,卫国请求讲和,齐国立公子起为卫君,抓了般师回国,安顿在潞地。

17.6 公会齐侯盟于蒙①,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②。齐人怒③。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武伯问于高柴曰④:“诸侯盟,谁执牛耳⑤?”季羔曰⑥:“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⑦;发阳之役⑧,卫石魋⑨。”武伯曰:“然则彘也⑩。”

【注释】

①齐侯:齐简公的弟弟齐平公。蒙:地名,在今山东蒙阴东。

②齐侯稽首,公拜:齐平公磕头,鲁哀公仅是弯腰作揖。

③齐人怒:以为哀公无礼。

④高柴:孔子弟子,熟知礼仪。

⑤执牛耳:指主持盟会的人。

⑥季羔:高柴。

⑦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哀公七年,吴、鲁会于鄫衍。

⑧发阳之役:此役在哀公十二年。发阳,郧地名。

⑨卫石魋:卫国大夫石曼姑之子,时为卫卿。

⑩然则彘也：听了高柴的话，武伯自以为这次该他执牛耳。彘，武伯名。

【译文】

鲁哀公和齐平公在蒙地会盟，孟武伯相礼。齐平公叩头，哀公弯腰作揖。齐国人发怒。孟武伯说："不是天子，我们国君没有叩头的。"孟武伯询问高柴："诸侯会盟，谁执牛耳？"高柴说："鄫衍那次会盟，是吴国公子姑曹；发阳那次会盟，是卫国的石魋。"孟武伯说："那么这次就是我了。"

17.7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①，而夺其兄㔩般邑以与之②。㔩般愠而行③，告桓司马之臣子仪克④。子仪克适宋，告夫人曰⑤："麇将纳桓氏⑥。"公问诸子仲⑦。初，子仲将以杞姒之子非我为子⑧。麇曰："必立伯也⑨，是良材。"子仲怒，弗从⑩。故对曰："右师则老矣，不识麇也⑪。"公执之⑫。皇瑗奔晋⑬，召之⑭。

【注释】

①皇瑗：宋国右师。

②而夺其兄㔩(chán)般邑以与之：麇夺其兄㔩般之邑送给田丙。

③㔩般愠而行：怒而出走。

④桓司马：桓魋。哀公十四年作乱后逃走。子仪克：桓魋家臣。

⑤夫人：宋景公母亲。

⑥麇将纳桓氏：这是子仪克诬陷皇麇的话。

⑦子仲：皇野，皇麇族人。

⑧子仲将以杞姒之子非我为子：子仲拟将非我立为嫡子。杞姒，子仲妻子。

⑨伯：非我之兄。

⑩子仲怒，弗从：因立子之事，皇野与皇麇结下私怨。

⑪右师则老矣，不识麇也：右师年老，不会作乱，皇麇就难说了。按，这是有意陷害皇麇的话。右师，指皇瑗。

⑫公执之：拘捕皇麇。

⑬皇瑗奔晋：皇瑗怕受牵连，逃亡晋国。

⑭召之：宋景公召皇麇回国。按，此当与下年《传》“宋杀皇瑗”一段连读。

【译文】

宋国皇瑗儿子麇有朋友名田丙，麇夺其兄剸般的封邑给了田丙。剸般怒而出走，告诉桓司马的家臣子仪克。子仪克到宋都，告诉夫人说：“麇打算接纳桓氏。”景公向子仲征询。起初，子仲准备立杞姒的儿子非我为嫡子。麇说：“一定要立哥哥，他是个好人才。”子仲发怒，没有听从。所以这时回答说：“右师已经年老，至于麇就难以逆料了。”景公拘捕了麇。皇瑗逃往晋国，宋景公召他回国。

十八年

【传】

18.1　十八年春①，宋杀皇瑗②。公闻其情③，复皇氏之族，使皇缓为右师④。

【注释】

①十八年：鲁哀公十八年当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

②宋杀皇瑗：此段应与上年《传》末句连读。

③公闻其情：过后发现皇瑗父子乃受诬陷。

④复皇氏之族，使皇缓为右师：恢复皇氏宗族，让皇缓继其职。皇

缓，皇瑗的侄子。

【译文】

鲁哀公十八年春，宋国杀死皇瑗。宋景公了解到他的冤情后，恢复了皇氏的家族，任命皇缓为右师。

18.2 巴人伐楚，围鄾[①]。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②]："如志[③]。"故命之[④]。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⑤]？"使帅师而行。请承[⑥]，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⑦]。"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⑧]。君子曰："惠王知志[⑨]。《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⑩]。'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⑪]。'惠王其有焉[⑫]。"

【注释】

①鄾：楚国地名，在今湖北襄阳东北。

②观瞻：楚开卜大夫，观从之后。

③如志：符合预先的愿望。杜预《春秋左传注》："子国未为令尹时，卜为右司马，得吉兆，如其志。"

④故命之：任命子国为右司马。

⑤宁如志，何卜焉：卜子国为司马已得吉兆，不必再卜。宁，子国。

⑥请承：请楚王任命副将。承，助手，副将。

⑦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寝尹吴由于以背受盗戈，尹固为王执燧象，可为副手。寝尹，吴由于。工尹勤，薳固，又称箴尹固。

⑧析：古地名。在今河南内乡、淅川西北。

⑨惠王知志：惠王了解人的心愿。

⑩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所引《夏书》为《逸书》，今收入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意思是占筮之官只有先善断人意，再用龟甲。官占，占卜之官。蔽，断。昆，后。

⑪不烦卜筮：不常卜筮，指不专靠卜筮决断事情。

⑫惠王其有焉：称赞惠王善用人。

【译文】

巴国军队进攻楚国，包围鄾地。起初，要任命子国为右司马而占卜，观瞻说："符合意愿。"所以任命了。到巴军到达，将要占卜主帅。楚惠王说："子国符合意愿，何必再占卜呢？"就命令他领兵出发。子国请求任命副手，惠王说："寝尹、工尹勤都是为先君出过力的人。"三月，楚国公孙宁、寝尹、工尹勤在鄾地打败巴军，所以把析地作为子国的封邑。君子说："楚惠王知人善任。《夏书》说：'占筮之官只有先善断人意，再用龟甲。'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志》说：'圣人不常卜筮。'惠王就能这样。"

18.3 夏，卫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齐①。卫侯辄自齐复归②，逐石圃而复石魋与大叔遗③。

【注释】

①起奔齐：起为齐国所立。

②卫侯辄自齐复归：哀公十五年辄出逃。

③逐石圃而复石魋与大叔遗：石魋、太叔遗本为蒯聩所逐，现在辄将他们召回。

【译文】

夏，卫国石圃驱逐国君起，起逃往齐国。卫出公辄从齐国重新回国，驱逐石圃而恢复石魋和太叔遗原来的官职。

十九年

【传】

19.1 十九年春[①]，越人侵楚，以误吴也[②]。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③]，不及，乃还[④]。

【注释】

①十九年：鲁哀公十九年当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

②越人侵楚，以误吴也：用进攻楚国来迷惑吴国，使吴国放松戒备。

③冥：越国地名，在今安徽广德、浙江长兴之间。

④不及，乃还：越国本为误吴，故迅速撤军，楚军追不上。

【译文】

鲁哀公十九年春，越国侵犯楚国，是为了误导吴国。夏，楚国公子庆、公孙宽追赶越军，到达冥地，没赶上，便回国了。

19.2 秋，楚沈诸梁伐东夷[①]，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②]。

【注释】

①楚沈诸梁伐东夷：楚国攻打东夷，以向越国报仇。东夷，越国东部的夷人，附属于越国。

②三夷：古地名。在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之间。敖：东夷之地，在浙江滨海处。

【译文】

秋，楚国沈诸梁进攻东夷，三夷男女和楚军在敖地结盟。

19.3 冬，叔青如京师[①]，敬王崩故也[②]。

【注释】

①叔青:鲁国大夫叔还之子。

②敬王崩:周敬王死。周敬王,前519年即位,在位四十四年。

【译文】

冬,叔青前往京师,是因为周敬王去世了。

二十年

【传】

20.1 二十年春①,齐人来征会②。夏,会于廪丘③。为郑故,谋伐晋④。郑人辞诸侯⑤。秋,师还。

【注释】

①二十年:鲁哀公二十年当周元王仁元年,前475。

②齐人来征会:征集会盟。杨伯峻曰:"此时晋公室已卑,四卿分权,且争权,早已失霸;楚又患吴、越。齐之陈恒欲因此主盟诸侯以树己声势。"

③廪丘:齐国地名,在今山东范县东。

④为郑故,谋伐晋:哀公十五年,晋国进攻郑国,现在齐、鲁二国准备为郑国报仇。

⑤郑人辞诸侯:郑国不想攻打晋国。

【译文】

鲁哀公二十年春,齐国前来召集会盟。夏,在廪丘相会。因为郑国的缘故,商议讨伐晋国。郑国辞谢了诸侯各国。秋,撤军回国。

20.2 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①,曰:"不改②,必亡。"弗听。出居于艾③,遂适楚。闻越将伐吴。冬,请归平越④,遂归。欲

除不忠者以说于越[5]，吴人杀之[6]。

【注释】

①骤：多次。

②不改：不改弦更张，刷新政治。

③艾：吴国地名，在今江西修水西。

④请归平越：愿意出面与越国和谈。

⑤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铲除奸臣，以讨越国喜欢。

⑥吴人杀之：认为庆忌不自量力，杀了他。

【译文】

吴国公子庆忌屡次谏劝吴王，说："不改的话，吴国必将灭亡。"吴王不听。庆忌出居到艾地，又去楚国。他听说了越国准备攻打吴国的事。冬，请求回国去与越国讲和，于是回国了。他想要除掉不忠者来取悦于越国，被吴国人杀了。

20.3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1]。楚隆曰[2]："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3]，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4]，先主与吴王有质[5]，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6]，吾是以为降。"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7]，若何？"赵孟曰："可乎？"隆曰："请尝之。"乃往。先造于越军[8]，曰："吴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从[9]。请入视之。"许之。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10]，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11]。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12]，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13]，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为大夫忧[14]，拜命之

辱[15]。"与之一箪珠[16]，使问赵孟[17]，曰："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18]。"王曰："溺人必笑[19]，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20]？"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21]。"王曰："宜哉。"

【注释】

①赵孟降于丧食：当时赵鞅死去，无恤正服父丧，服丧期间饮食应简化，又因晋国无力救吴国，所以他的饮食比居丧时还要降等，以示悲悼与自责。赵孟，赵襄子无恤。

②楚隆：赵襄子家臣。

③三年之丧，亲昵之极：服三年丧，已是亲属关系的顶点。

④黄池之役：黄池之盟在哀公十三年。

⑤先主：指赵鞅。质：誓约。

⑥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是说想帮助吴国对抗越国，但晋国自己已衰弱，爱莫能助了。嗣子，赵襄子自称。

⑦使吴王知之：让吴王知道赵襄子的心意。

⑧先造于越军：吴国已被越军包围，楚隆进入吴国必先经过越军营垒。

⑨君志之不从：意愿不能实现。

⑩老：国老。赵襄子是晋国正卿。

⑪陪臣：楚隆自称。展：陈述。谢：谢罪，道歉。共：通"恭"。

⑫齐盟：盟会必斋戒，故称斋盟。齐，同"斋"。

⑬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赵无恤非害怕辛劳，而是力所不及，无法救援吴国。

⑭大夫：指赵襄子。

⑮拜命之辱：拜谢赵襄子之意。

⑯箪(dān):竹制的盒子。

⑰问:赠送。

⑱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这是夫差答楚隆的话,意思是越国句践将活活折磨死夫差,夫差已是求死不得了。

⑲溺人必笑:当时谚语:快被淹死的人反而会笑。

⑳史黯何以得为君子:昭公三十二年,史黯曾预言不及四十年,吴国将被越国灭亡,夫差因此有感而问。史黯,史墨。

㉑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在朝时无人讨厌他,不仕时无人诽谤他,是贤明君子。

【译文】

十一月,越国包围吴国,赵孟正在服丧,把饮食标准比规定又降低了一等。楚隆说:"三年的丧期,是表示亲人间亲密关系的极点,现在您又降等,莫非另有原因吗?"赵孟说:"黄池会盟时,先主与吴王有盟誓,说:'好恶共同承受。'现在越国包围吴国,作为继承人的我想不废弃过去的誓言而帮助吴国,但又不是晋国所能办得到的,所以饮食降等。"楚隆说:"要是让吴王知道您的心意,怎么样?"赵孟说:"可行吗?"楚隆说:"请试一试看。"于是前往。先到越军中,说:"吴国冒犯上国已经多次,听说君王亲自前来讨伐,中原的人们没有不高兴的,唯恐君王的愿望不能实现。请让我进入吴国看看。"越方同意了。楚隆告诉吴王说:"我们国君的国老无恤,派陪臣我楚隆前来,谨敢为他的不恭而陈告谢罪。黄池盟会,主君的先臣志父得以参加盟誓,说:'好恶相同。'现在君王处在危难中,无恤不敢害怕劳累,只是因为晋国力所不能及,所以谨派陪臣我前来禀告。"吴王下拜叩头说:"寡人不才,不能事奉越国,因而成为大夫的忧患,谨此拜谢他的好意。"给了楚隆一盒珍珠,让他送给赵孟,说:"句践想让寡人生活在忧患中,寡人是不得善终了。"吴王又说:"快淹死的人必然强作笑容。我还要问你呢,史黯为什么能成为君子?"楚隆答复说:"史黯在朝廷没人厌恶,不做官也没人说他坏话。"吴王说:"真是恰当啊!"

二十一年

【传】

21.1 二十一年夏五月[1]，越人始来[2]。

【注释】

①二十一年：鲁哀公二十一年当周元王二年，前474。

②越人始来：越国已经战胜吴国，想称霸，第一次遣使来鲁国朝聘。

【译文】

鲁哀公二十一年夏五月，越国首次来鲁国朝聘。

21.2 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1]。齐人责稽首[2]，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3]。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4]。"是行也，公先至于阳谷[5]。齐闾丘息曰[6]："君辱举玉趾，以在寡君之军[7]。群臣将传遽以告寡君[8]，比其复也[9]，君无乃勤[10]。为仆人之未次[11]，请除馆于舟道[12]。"辞曰："敢勤仆人[13]？"

【注释】

①顾：齐国地名，在今河南范县东南。

②齐人责稽首：哀公十七年，齐平公向哀公稽首，哀公仅作揖为答，齐国仍耿耿于怀。

③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鲁国无礼，几年也不觉悟，使齐平公长途跋涉来赴会。皋，迟缓。高蹈，远行。

④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责怪鲁国只知道拘泥于周礼"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而不答齐平公稽首之礼，使齐、邾二国远来。二

国，指齐国、邾国。

⑤阳谷：在今山东阳谷东北。

⑥闾丘息：齐国大夫闾丘明后人。

⑦君辱举玉趾，以在寡君之军：哀公先到阳谷，闾丘息说，有劳鲁君尊驾，先期慰问齐军。在，慰问。寡君之军，指齐军。

⑧传遽：驿站车马。

⑨比：及，等到。其：指传遽。

⑩勤：劳累。

⑪次：客馆，这里指准备客馆。

⑫请除馆于舟道：闾丘息请哀公先在舟道下榻。除馆，设置客馆。舟道，齐国地名。

⑬敢勤仆人：不敢烦劳齐国侍臣。

【译文】

秋八月，鲁哀公和齐平公、邾惠公在顾地结盟。齐国人责备上次鲁哀公不回拜叩头一事，因而唱歌道："鲁国无礼，几年也不觉悟，使我长途跋涉来赴会。只因为他们过于相信儒家的书，造成了齐、邾二国忧患和苦恼。"这次盟会，哀公先到达阳谷。齐国闾丘息说："劳驾国君亲自光临，慰劳我们国君的军队。群臣们将乘坐驿车报告我们国君，等到他们返回，国君未免太劳累。因为仆人还没安排好馆舍，请先在舟道安歇。"哀公辞谢说："怎敢劳动贵国的仆人？"

二十二年

【传】

22.1　二十二年夏四月①，邾隐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②。"越人归之，大子革奔越③。

【注释】

①二十二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当周元王三年,前473。

②吴为无道,执父立子:哀公八年,邾隐公被吴国所囚,吴国立太子革为君。十年,邾隐公奔往鲁国,后来又出奔齐国。

③大子革奔越:越国送邾隐公回国,太子革逃往越国。

【译文】

鲁哀公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隐公从齐国逃往越国,说:"吴国所为无道,拘押父亲而立儿子为君。"越国把邾隐公送回国,太子革逃往越国。

22.2 冬十一月丁卯[①],越灭吴[②],请使吴王居甬东[③],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④]。越人以归[⑤]。

【注释】

①丁卯:二十七日。

②越灭吴:哀公二十年,越围吴,至此已三年,越国终于攻进吴国都城。按,据《左传》,哀公元年夫差败越于夫椒,至此越灭吴,共历二十二年,与哀公元年伍员所谓"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正相应。

③请使吴王居甬东:想将夫差流放甬东。甬东,古地名。今浙江舟山群岛。

④乃缢:夫差自缢而死。

⑤越人以归:越国将夫差尸体带回国。按,越国灭亡吴国后,吴地尽为越国占有。《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则越已与鲁接境。

【译文】

冬十一月二十七日,越国灭亡吴国,想让吴王住到甬东去,吴王辞谢说:"我老了,怎么能事奉君王?"便上吊自杀。越国把他的尸体带回国。

二十三年

【传】

23.1 二十三年春①，宋景曹卒②。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③，是以不得助执绋，使求从舆人④，曰：'以肥之得备弥甥也⑤，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⑥，其可以称旌繁乎⑦？'"

【注释】

①二十三年春：鲁哀公二十三年当周元王四年，前472。

②宋景曹：宋元公夫人，景公之母，小邾国之女，鲁国季桓子外祖母。景，谥。曹，姓。

③肥：季康子名。与有职竞：忙于政事。

④求：冉有。从舆人：也指送葬。舆人，送柩车的贱役。

⑤弥：远。肥是季桓子庶子，所以自称为远甥。

⑥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荐诸夫人之宰：愿以先人的马匹，让冉求献于夫人的家宰之前。不腆，不丰厚，谦虚语。荐，进献。

⑦其可以称旌繁乎：意思是说所献的马不知是否能与夫人华美的马饰相配。称，相称，配得上。繁，马缨。

【译文】

鲁哀公二十三年春，宋国景曹去世。季康子派冉求去吊唁，并送葬，说："敝邑有祭祀社稷之事，使季康子忙于政事，所以不能前来执绋送葬，派我来随从仆役送葬，说：'由于肥忝居远房外甥，愿以先人不多的马匹，让冉求献于夫人的家宰之前，不知是否能与夫人华美的马饰相配？'"

23.2 夏六月，晋荀瑶伐齐[1]。高无丕帅师御之。知伯视齐师[2]，马骇，遂驱之[3]，曰："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4]。"及垒而还[5]。将战，长武子请卜[6]。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7]，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8]，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9]。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10]？"壬辰[11]，战于犁丘[12]，齐师败绩。知伯亲禽颜庚[13]。

【注释】

①荀瑶：荀跞之孙智襄子。

②知伯视齐师：察看齐军虚实。

③马骇，遂驱之：智伯马惊，就势驱马往前冲。

④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也：不往前冲，齐国人将笑我胆小害怕。反，同"返"。

⑤及垒而还：冲到齐军营垒而还。

⑥长武子请卜：请卜战之吉凶。长武子，晋国大夫。

⑦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出征前在宗庙用龟甲占卜过，得吉兆。

⑧英丘：晋国地名，今地不详。

⑨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不是为炫耀武力，只为收复英丘。

⑩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为英丘而攻打齐国，理由充足，不必占卜。

⑪壬辰：二十六日。

⑫犁丘：即隰(xí)，在今山东临邑西。

⑬知伯亲禽颜庚：活捉颜庚。颜庚，齐国大夫涿聚。

【译文】

夏六月，晋国荀瑶攻打齐国。高无丕领兵抗御。知伯察看齐军情

况，马受惊，便驱马向前，说："齐国人认识我的旗帜，不向前会认为我害怕而回转。"到达齐军营垒而回。将要开战了，长武子请求占卜。知伯说："国君报告了天子，而用龟甲在宗庙占卜过，得吉兆，我又何必再卜呢？况且齐国占取我们的英丘，国君命令我来，不是胆敢炫耀武力，而是要收复英丘。用正当的理由讨伐有罪者就完全可以了，何必占卜？"二十六日，在犁丘交战，齐军吃了败仗。知伯亲自擒获颜庚。

23.3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

【译文】

秋八月，叔青去越国，这是鲁国首次出使越国。越国诸鞅前来聘问，是回报叔青的出使。

二十四年

【传】

24.1　二十四年夏四月①，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②，曰："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取谷③；宣叔以晋师伐齐，取汶阳④。寡君欲徼福于周公⑤，愿乞灵于臧氏⑥。"臧石帅师会之⑦，取廪丘。军吏令缮，将进⑧。莱章曰⑨："君卑政暴⑩，往岁克敌⑪，今又胜都⑫，天奉多矣⑬，又焉能进？是躗言也⑭。役将班矣⑮。"晋师乃还⑯。饩臧石牛⑰，大史谢之⑱，曰："以寡君之在行⑲，牢礼不度⑳，敢展谢之。"

【注释】

①二十四年：鲁哀公二十四年当周元王五年，前471。

②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请鲁国出兵助战。

③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取谷：僖公二十六年，鲁国臧文仲求得楚军攻打齐国，夺取谷地。

④宣叔以晋师伐齐，取汶阳：成公二年鞌之战后，齐军失败，鲁国夺得汶阳田地。宣叔，臧孙许。

⑤寡君欲徼福于周公：周公为鲁国的始祖。

⑥愿乞灵于臧氏：臧氏多次战胜齐国，所以希望臧氏领兵。

⑦臧石：臧宾如之子。

⑧军吏令缮，将进：下令做好作战准备，即将进军。

⑨莱章：齐国大夫。

⑩君卑政暴：晋国公室卑弱，政在三家。

⑪往岁克敌：指去年晋国智伯擒获齐国颜庚。

⑫胜都：指取廪丘。

⑬天奉多矣：上天赐予已很多。

⑭躗(wèi)言：虚夸不足信的话，大话。

⑮役将班矣：预言晋军不会进军，将班师回国。

⑯晋师乃还：果然撤退。

⑰饩臧石牛：晋国以活牛慰劳臧石。

⑱大史谢之：礼物不多，晋国太史表示歉意。

⑲以寡君之在行：国君在军中。

⑳牢礼不度：礼物不合礼数。

【译文】

鲁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晋出公准备攻打齐国，派人来鲁国请求出兵，说："往日臧文仲带领楚军进攻齐国，夺取谷地；宣叔领着晋军攻打齐国，占取汶阳。我们国君想获得周公的赐福，也愿意向臧氏求福。"臧

石带兵与晋军会合,夺取了廪丘。军吏命令修缮武器,准备进军。莱章说:“晋国国君卑弱政事暴虐,去年克敌制胜,现在又取得都邑。上天给予的已经很多了,又怎么能前进?这是在说大话。就要班师回去了!”晋军果真撤回去了。晋国送活牛给臧石,太史道歉,说:“由于我们国君在军中,礼物不合礼数,谨此表示歉意。”

24.2 邾子又无道①,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②。何亦无道。

【注释】

①邾子又无道:按,哀公二十二年,越国送邾隐公回国。

②公子何:太子革的弟弟。

【译文】

邾隐公依然无道,越国拘捕了他带回国,而立了公子何。公子何同样无道。

24.3 公子荆之母嬖①,将以为夫人②,使宗人衅夏献其礼③。对曰:“无之④。”公怒曰:“女为宗司⑤,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⑥,孝、惠娶于商⑦,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⑧。”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大子。国人始恶之⑨。

【注释】

①公子荆:鲁哀公庶子。

②将以为夫人:立为正妻。

③宗人衅夏:司礼官,名叫衅夏。献其礼:提供立夫人的礼节。

④无之：没有这种礼节。

⑤宗司：宗人。

⑥武公：指鲁武公，名敖。

⑦孝：鲁孝公，名称。惠：鲁惠公，名弗皇。商：宋。按，以上都是鲁国早期国君。

⑧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按，春秋诸侯盟约中有“无以妾为妻”，可见古本无此礼。此处衅夏实际是反对立公子荆之母为夫人。

⑨国人始恶之：对哀公不满。

【译文】

公子荆的母亲得宠，哀公想立她为夫人，令宗人衅夏献上立为夫人的礼仪。衅夏回复说：“没有这样的礼仪。”哀公发怒道：“你担任宗人，立夫人是国家的大礼，为什么说没有？”衅夏答复说：“周公和武公娶薛国女，孝公、惠公娶宋国女，从桓公以后都娶齐国女，这种礼仪是有的。至于把妾立为夫人，那么确实没有这礼仪。”哀公最终还是立了她，而立荆为太子。国人开始讨厌哀公了。

24.4 闰月[①]，公如越[②]，得大子适郢[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④]，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⑤]。

【注释】

①闰月：闰十月。

②公如越：哀公访越。

③得大子适郢：哀公与适郢相亲善。适郢，越王太子名。

④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季孙怕哀公依靠越国来讨伐自己。

⑤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季孙贿赂太宰嚭，阻止哀公与太子适郢的亲事及友好关系。太宰嚭，本是吴国臣子，吴国灭亡后事奉越国。

【译文】

闰十月，哀公到越国去，与太子适郢关系密切，适郢准备把女儿嫁给他并给予许多土地。公孙有山派人告诉季孙，季孙害怕了，派人通过太宰嚭而送上贿赂，事情才得以中止。

二十五年

【传】

25.1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①]，卫侯出奔宋[②]。

【注释】

①二十五年：鲁哀公二十五年当周元王六年，前470。庚辰：二十五日。

②卫侯出奔宋：卫出公辄外逃到宋国。

【译文】

鲁哀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二十五日，卫出公辄逃往宋国。

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①]。褚师声子袜而登席[②]，公怒。辞曰[③]："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㱿之[④]，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⑤]。褚师出，公戟其手[⑥]，曰："必断而足！"闻之，褚师与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后亡[⑦]。"

【注释】

①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饮酒庆祝灵台落成。

②褚师声子：褚师比。哀公十六年想进攻蒯聩，不成，逃往宋国，此时已返回卫国。袜：穿着袜子。

③辞：解释。

④瞉(hù)：呕吐。

⑤大夫辞之，不可：群臣从旁解说，出公仍然不谅解。

⑥戟其手：手叉腰如戟形。

⑦今日幸而后亡：不被处死，得以逃亡，是为幸运。

【译文】

卫出公在藉圃建造灵台，与大夫们一起饮酒。褚师声子穿着袜子入席，出公发怒。褚师声子解释说："臣脚部有病，和别人不一样。您要是见了，将会作呕，所以不敢脱袜。"出公更加生气。大夫们为他解释，出公仍然不谅解。褚师声子退出，出公把手叉在腰里说："一定要砍断你的脚！"褚师声子听见了，他和司寇亥同坐一辆车，说："今天的事情能落个逃亡就是幸运的了。"

公之入也，夺南氏邑①，而夺司寇亥政②。公使侍人纳公文懿子之车于池③。

【注释】

①南氏：卫子南之子公孙弥牟。

②夺司寇亥政：免了亥的司寇之官。

③公使侍人纳公文懿子之车于池：将公文懿子的车子扔进水池。公文懿子，公文要。

【译文】

卫出公回国的时候，夺走南氏的封邑，也夺了司寇亥的官位。出公

让侍人把公文懿子的车扔进了水池。

初,卫人翦夏丁氏[①],以其帑赐彭封弥子[②]。弥子饮公酒,纳夏戊之女[③],嬖,以为夫人。其弟期[④],大叔疾之从孙甥也,少畜于公[⑤],以为司徒。夫人宠衰,期得罪[⑥]。公使三匠久[⑦]。公使优狡盟拳弥[⑧],而甚近信之[⑨]。故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⑩],皆执利兵,无者执斤[⑪]。使拳弥入于公宫,而自大子疾之宫噪以攻公[⑫]。鄄子士请御之[⑬],弥援其手,曰:"子则勇矣,将若君何[⑭]?不见先君乎[⑮]?君何所不逞欲[⑯]?且君尝在外矣,岂必不反?当今不可[⑰],众怒难犯,休而易间也[⑱]。"乃出[⑲]。将适蒲[⑳],弥曰:"晋无信,不可[㉑]。"将适鄄[㉒],弥曰:"齐、晋争我,不可。"将适泠[㉓],弥曰:"鲁不足与[㉔],请适城钽以钩越[㉕],越有君。"乃适城钽。弥曰:"卫盗不可知也,请速,自我始。"乃载宝以归[㉖]。

【注释】

①夏丁氏:哀公十一年《传》:"悼子亡,卫人剪夏戊。"夏丁氏即夏戊氏。

②帑:家财。彭封弥子:弥子瑕。

③纳夏戊之女:将夏戊的女儿进献给出公。

④期:夏戊的儿子,太叔疾从外甥。

⑤少畜于公:期从小在卫出公那里长大。

⑥夫人宠衰,期得罪:夫人色衰爱弛,期也失宠得罪。

⑦三匠:三种工匠。

⑧公使优狡盟拳弥：出公派伶人与大夫盟，有意羞辱大夫。优狡，伶人，名狡。拳弥，卫国大夫。

⑨而甚近信之：亲近信任拳弥。

⑩故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这些人都对卫出公有怨仇。

⑪斤：斧子。

⑫大子疾之宫：按，太子疾已死于哀公十七年，其宫尚在。

⑬鄄子士：卫国大夫。

⑭子则勇矣，将若君何：虽勇，但无法救国君。

⑮先君：指蒯聩，乱起时不能马上逃走，为戎州己氏所杀，见哀公十七年《传》。

⑯君何所不逞欲：何处不能满足愿望。按，这是劝出公赶快逃亡，不必固守不出。

⑰当今不可：现在要抵御作乱者已不可能。

⑱众怒难犯，休而易间也：意谓叛乱高潮一过，就易于离间他们，再图谋返国。休，安定。

⑲乃出：卫出公辄出逃。按，拳弥不让抵抗，借口众怒难犯，先出逃，之后寻机回国，哄出公出逃。

⑳蒲：靠近晋国的地方，在今河南长垣。

㉑晋无信，不可：拳弥怕卫出公得到晋国的援助，以晋国无信阻止卫出公逃往蒲。

㉒鄄：卫国地名，在齐、晋交界处，在今山东鄄城西北。

㉓泠：靠近鲁国的地方。

㉔鲁不足与：鲁国国小力弱。

㉕请适城钼以钩越：城钼靠近宋国，宋国南边靠近越国，越君正强，可以结援。城钼，在今河南滑县东，靠近宋国。钩，钩连，联系。

㉖弥曰："卫盗不可知也，请速，自我始。"乃载宝以归：拳弥告诫卫

出公带着财宝外逃很容易招来强盗袭击，应迅速离开，拳弥愿意为之先导。骗过卫出公，拳弥便装上财宝回到卫国。

【译文】

起初，卫国翦灭夏丁氏，把他家的财产赐给了彭封弥子。彭封弥子请出公饮酒，献上夏戊的女儿，得到出公的宠爱，立她为夫人。她的弟弟期，是太叔疾的从外甥，从小在出公处长大，被任为司徒。夫人的宠爱衰减，期也得罪了出公。出公役使三种匠人长时间不让休息。出公让优狡和拳弥盟誓，但又对拳弥很是亲近信任。所以褚师比、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依靠三种匠人和拳弥发动叛乱，都手持锐利兵器，没武器的拿着斧头。让拳弥进入公宫，而从太子疾的宫中鼓噪呐喊着攻打出公。鄄子士请求抵御。拳弥拉着他的手，说："你固然勇敢，但将怎么保护国君呢？没看见先君的情景吗？国君到哪里不能满足他的意愿？况且国君也曾经在外面待过，怎么知道一定不能再回来？现在不能硬来，众怒难犯，等安定下来就容易离间他们了。"出公于是出走。打算到蒲地去，拳弥说："晋国没有信用，不能去。"打算到鄄地，拳弥说："齐、晋两国在争夺我们，也不能去。"打算到泠地去，拳弥说："鲁国不足以亲附，请到城鉏以联系越国，越国有能干的国君。"于是逃往城鉏。拳弥说："卫国盗贼的举动不可预料，请赶快走，我走在前面。"于是拳弥载运了宝物回到卫国。

公为支离之卒[①]，因祝史挥以侵卫[②]。卫人病之。懿子知之[③]，见子之[④]，请逐挥。文子曰："无罪[⑤]。"懿子曰："彼好专利而妄[⑥]，夫见君之入也，将先道焉[⑦]。若逐之，必出于南门而适君所[⑧]。夫越新得诸侯，将必请师焉[⑨]。"挥在朝，使吏遣诸其室[⑩]。挥出[⑪]，信，弗内[⑫]。五日，乃馆诸外里[⑬]，遂有宠，使如越请师[⑭]。

【注释】

①支离:战阵名,将军队分散而布阵。

②因祝史挥以侵卫:祝史挥在卫国国都,卫出公想以祝史挥为内应攻打卫都。

③懿子知之:知道祝史挥为内应。

④子之:公孙弥牟,即下文的文子。

⑤无罪:是说祝史挥并无罪。

⑥妄:不法,胡作非为。

⑦夫见君之入也,将先道焉:卫出公有回国的希望,祝史挥必然前去引路,为他效劳。道,引导。

⑧若逐之,必出于南门而适君所:要是驱逐祝史挥,他一定去依附卫出公。

⑨夫越新得诸侯,将必请师焉:预言卫出公一定会向越国请求援兵。

⑩挥在朝,使吏遣诸其室:先驱逐祝史挥的家室。

⑪挥出:祝史挥出逃。

⑫信,弗内:祝史挥在外面住了两晚又想返回,卫国人不让他进城。信,住两晚。

⑬外里:卫出公所住地名,在今河南滑县。

⑭遂有宠,使如越请师:卫出公果然宠信祝史挥,派他前往越国请求援兵。

【译文】

卫出公把士兵布成散阵,借助祝史挥做内应进攻卫都。卫国人感到担忧。公文懿子知道了,进见公孙弥牟,请求驱逐祝史挥。公孙弥牟说:“祝史挥并无罪过。”公文懿子说:“他专权好利而又胡作妄为,要是见到国君将进入国都,将会前往引路。如果驱逐了他,他必定从南门出去到国君那里。越国新近得到诸侯拥戴,一定会去请求越国出兵的。”

祝史挥还在朝廷上，文子就先驱逐他的家室。祝史挥出走，住了二宿，卫国人不接纳他回城。过了五天，他就住到外里，得到卫出公的宠信，派他到越国请求援兵。

25.2 六月，公至自越①。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②。郭重仆③，见二子④，曰："恶言多矣，君请尽之⑤。"公宴于五梧，武伯为祝⑥，恶郭重，曰："何肥也⑦？"季孙曰："请饮彘也⑧！以鲁国之密迩仇雠⑨，臣是以不获从君⑩，克免于大行⑪，又谓重也肥⑫。"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⑬？"饮酒不乐，公与大夫始有恶⑭。

【注释】

①公至自越：鲁哀公去年闰十月访越，现在返回鲁国。

②五梧：鲁国南部边境地，今地不详。

③仆：为鲁哀公驾车。

④二子：指季康子、孟武伯二人。

⑤恶言多矣，君请尽之：郭重诬告季康子、孟武伯二人，说他们不臣之举很多，请哀公加以追究。

⑥武伯为祝：向哀公敬酒。

⑦肥：指郭重身体肥胖。

⑧请饮彘也：季康子暗示武伯失言。饮，罚酒。彘，孟武伯。

⑨鲁国之密迩仇雠：鲁国紧靠着仇敌。指鲁、齐相邻而交恶。

⑩臣是以不获从君：是说季、孟二人因要防备齐国，无法随哀公前往越国。

⑪大行：远行。

⑫又谓重也肥：郭重随国君远行劳累，不宜说他肥胖。

⑬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按，哀公指桑骂槐，责怪三桓经常食言。

⑭公与大夫始有恶：哀公与三家从此互相厌恶。

【译文】

六月，哀公从越国回来。季康子、孟武伯在五梧迎接。郭重为哀公驾车，见了他们两人，回来说道："他们坏话说了很多，国君请加以追究。"哀公在五梧设宴，武伯祝酒，厌恶郭重，说："你怎么这么肥胖？"季孙说："请罚武伯喝酒！因为鲁国紧挨着仇敌，下臣所以不能跟从国君，得以免去远行，可他却说辛苦伴随国君的郭重肥胖。"哀公说："这个人食言多了，怎么能不肥胖呢？"大家虽然饮酒但都不高兴，哀公和大夫们开始不和。

二十六年

【传】

26.1 二十六年夏五月①，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茷纳卫侯②。文子欲纳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③。"师侵外州，大获④。出御之，大败⑤。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⑥。

【注释】

①二十六年：鲁哀公二十六年当周元王七年，前469。

②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宋乐茷纳卫侯：鲁、越、宋三国以武装护送卫出公回国。叔孙舒，鲁国叔孙文子。皋如、舌庸，越国大夫。乐茷，宋国司城子潞。

③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不用多久，必然荼毒百姓，那时百姓将倾心于文子了。

④师侵外州，大获：诸侯联军入侵外州，肆意劫掠。

⑤出御之,大败:卫军抵御联军,大败。

⑥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褚师定子,褚师比父亲。平庄,山陵名。按,卫出公掘坟焚棺以泄愤。

【译文】

鲁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孙舒带兵会合越国的皋如、舌庸、宋国的乐茷送回卫出公。文子想接纳他。懿子说:"国君刚愎而暴虐,过些时候,他必然荼毒百姓,人民就会倾心于您了。"诸侯军队侵袭外州,大肆掠夺。卫军出城抵御,大败。卫出公掘开褚师定子的坟墓,把尸骸在平庄上放火焚烧。

文子使王孙齐私于皋如[①],曰:"子将大灭卫乎?抑纳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无他,纳卫君而已。"文子致众而问焉[②],曰:"君以蛮夷伐国[③],国几亡矣。请纳之。"众曰:"勿纳[④]。"曰:"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⑤]。"众曰:"勿出。"重赂越人[⑥],申开守陴而纳公[⑦],公不敢入[⑧]。师还[⑨]。立悼公[⑩],南氏相之[⑪],以城钼与越人[⑫]。公曰:"期则为此[⑬]。"令苟有怨于夫人者报之[⑭]。司徒期聘于越[⑮],公攻而夺之币[⑯]。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众取之。公怒,杀期之甥之为大子者[⑰]。遂卒于越[⑱]。

【注释】

①王孙齐:卫国大夫王孙贾之子。私:个人私下会见。

②文子致众而问焉:文子召集众人征询意见。

③蛮夷:指越国。

④勿纳:按,卫出公已经失尽人心。

⑤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只要对卫国有好处,文子愿从北门

出去逃离卫国。按,出公当时在南郊,故文子请自北门出,以避出公。

⑥重赂越人:请越国不要干涉。

⑦申开守陴而纳公:卫国人打开城门,作出欢迎卫出公的样子,但城墙上却戒备森严。申开,将几重城门大开。申,重。守陴,守卫女墙。按,越人受赂,故对卫国此举不闻不问。

⑧公不敢入:知道国人并无诚意接纳自己,卫出公不敢进城。

⑨师还:联军退兵。

⑩立悼公:卫国人立悼公。悼公,蒯聩庶弟公子黚。

⑪南氏:公孙弥牟。

⑫以城鉏与越人:割地相报。

⑬期则为此:卫出公认为落得如此结局,责任在司徒期。期,司徒期。

⑭令苟有怨于夫人者报之:卫出公没法责罚司徒期,迁怒于夫人,允许对夫人不满的人进行报复。夫人,司徒期的姐姐,卫出公夫人。

⑮司徒期聘于越:为悼公聘问越国。

⑯币:送给越国的财礼。

⑰期之甥:卫出公与司徒期姐姐所生的儿子,即司徒期的外甥,此时已立为太子。

⑱遂卒于越:卫出公最终死在越国。

【译文】

文子派王孙齐私下和皋如联系,说:“您是打算彻底灭亡卫国呢?还是只把国君送回来?”皋如说:“我们国君的命令没有别的,只是送回卫君罢了。”文子召集大众征询意见,说:“国君领着蛮夷来攻打本国,国家几乎要灭亡了。请接纳他。”大家说:“别接纳他。”文子说:“如果我逃亡而有益于国家,我请求从北门出去。”大家说:“不要出去。”文子重重

地贿赂越国人，大开城门守卫城墙而接纳卫出公，出公不敢进入。越军撤回。卫国人立了悼公，文子辅相他，把城鉏割给越国。卫出公说："这都是司徒期干的。"下令对夫人有怨气的，可以报复她。司徒期去越国聘问。出公攻击他并夺走其所带财礼。司徒期报告越王，越王命令夺回来，司徒期带领众人取回聘礼。出公发怒，杀死司徒期的外甥，也就是所立的太子。卫出公最终死在越国。

26.2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①，未有立焉②。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③，灵不缓为左师④，乐茷为司城⑤，乐朱鉏为大司寇⑥。六卿三族降听政⑦，因大尹以达⑧。大尹常不告⑨，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⑩。国人恶之⑪。司城欲去大尹，左师曰："纵之，使盈其罪⑫。重而无基，能无敝乎⑬？"

【注释】

①公孙周：宋元公之孙子高。得：宋昭公。启：得的弟弟。畜：养。

②未有立焉：未决定立谁为太子。

③皇怀：皇非我堂兄弟。

④灵不缓：子灵围龟的后裔。

⑤乐茷：乐溷儿子。

⑥乐朱鉏：乐挽儿子。

⑦六卿三族降听政：三族分任上述六卿官职，同掌政事。三族，皇、灵、乐三族。

⑧因大尹以达：六卿之政通过大尹上达景公。大尹，景公身边宠臣。

⑨大尹常不告：不报告景公。

⑩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以自己的意愿假传君令。

⑪国人恶之：大尹蒙上蔽下，专擅国政，国人痛恨。

⑫纵之，使盈其罪：先纵后擒，待大尹恶贯满盈再动手。盈，满。

⑬重而无基，能无敝乎：势重而不以仁、德为基础，必败。敝，败。

【译文】

宋景公没有儿子，收养了公孙周的儿子得和启，养在宫内，还没决定立谁为太子。这时皇缓任右师，皇非我任大司马，皇怀任司徒，灵不缓任左师，乐茷任司城，乐朱鉏任大司寇。六卿三族一起听政，通过大尹上达景公。大尹常常不报告景公，而按照自己的欲望假称君命发号施令。国人都厌恶他。司城想除去大尹，左师说："随他去，让他恶贯满盈。权重而没有基础，能够不败吗？"

冬十月，公游于空泽[①]。辛巳[②]，卒于连中[③]。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④]，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⑤]。使召六子[⑥]，曰："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⑦]。"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请二三子盟[⑧]。"乃盟于少寝之庭[⑨]，曰："无为公室不利。"大尹立启[⑩]，奉丧殡于大宫[⑪]，三日而后国人知之[⑫]。司城茷使宣言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⑬]，今君无疾而死，死又匿之，是无他矣，大尹之罪也[⑭]。"

【注释】

①空泽：宋国地名，在今河南虞城南。

②辛巳：初四。

③卒于连中：宋景公死。连中，客馆名。宋景公，前516年即位，在位四十八年。

④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发动甲士千人。

⑤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大尹将景公尸体秘密运回宫中，秘不发丧。空桐，古地名。离空泽不远。沃宫，宋国都城内宫名。

⑥六子：即上文的六卿。

⑦闻下有师，君请六子画：大尹假传君命，以地方上有战事请六卿来商讨。画，商量。

⑧请二三子盟：强迫六卿盟誓。

⑨少寝：小寝，诸侯休息的地方。

⑩大尹立启：立启为太子。

⑪丧殡：棺材。大宫：宋国祖庙。

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知道景公已死。

⑬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蛊惑国君，专权跋扈。

⑭"今君无疾而死"四句：暗指大尹弑君。

【译文】

冬十月，宋景公在空泽游玩。初四，在连中去世。大尹征集了空泽甲士千名，事奉着景公的尸体从空桐入都，进入沃宫。派人召唤六卿，说："听说地方上有战事，请六卿来商讨。"六卿到来，用甲士劫持他们，说："国君有重病，请大家盟誓。"于是在小寝的庭院盟誓，说："不要做对公室不利的事。"大尹立启为国君，将棺柩安顿在祖庙。三天后国人才知道这事。司城乐茷派人在国内散布说："大尹蛊惑国君而专权擅利，如今国君无疾而终，死后他又隐匿丧事，这没有别的可说，就是大尹的罪过。"

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①，己为鸟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门②，尾加于桐门③。曰："余梦美，必立④。"大尹谋曰："我不在盟⑤，无乃逐我，复盟之乎⑥！"使祝为载书⑦。六子在唐盂⑧，将盟之。祝襄以载书告皇非我⑨，皇非我因子

潞、门尹得、左师谋曰⑩："民与我，逐之乎？"皆归授甲，使徇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⑪，与我者，救君者也⑫。"众曰："与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⑬，与我者，无忧不富。"众曰："无别⑭！"戴氏、皇氏欲伐公⑮，乐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⑯。"使国人施于大尹⑰，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⑱。司城为上卿⑲，盟曰："三族共政⑳，无相害也。"

【注释】

①北首：头向北。卢门：宋国都城南门。

②咮(zhòu)：鸟嘴。

③桐门：北门。按，以上为梦境。

④余梦美，必立：得醒后解释梦境，以为自己必将代启为国君。古人认为，生者南向，死者北首，启北首而卧是将死之象。卧于门外是将失国的征兆。得变为乌鸦停在启身上，嘴在南门，尾在北门，是代启得国之象。

⑤我不在盟：少寝之盟是以景公名义盟六卿，并非与大尹盟誓。

⑥复盟之乎：想再与六卿盟誓。

⑦载书：盟书。

⑧唐盂：古地名。离宋国都城不远。

⑨襄：太祝名。

⑩子潞：乐茷。门尹得：乐得。左师：灵不缓。

⑪陵虐公室：欺凌公室。

⑫与我者，救君者也：支持六卿的就是救君的人。

⑬戴：乐氏。

⑭无别：意思是你大尹和那些真要不利于公室的人并无差别。按，

众人不响应大尹。

⑮公：指启。

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乐得意谓伐公甚于凌公。

⑰使国人施于大尹：加罪于大尹。

⑱乃立得：立得为君，即昭公。

⑲司城：乐茷。

⑳三族：即皇、灵、乐三族。

【译文】

得梦见启头朝北睡在卢门外，自己变成大鸟停在他身上，嘴巴搁在南门上，尾巴放在桐门上。他醒来后说："我的梦很好，一定可以立为国君。"大尹和人商议说："我没有参加盟誓，恐怕会赶走我，再跟他们盟誓吧！"让太祝准备盟书。六卿正在唐盂，打算和他盟誓。祝襄把盟书内容告诉了皇非我，皇非我和子潞、门尹得、左师商量说："人民倾向我们，赶走大尹吧？"都回家发放皮甲，派人在国内宣扬说："大尹蛊惑国君，欺凌虐待公室。支持我们的，就是救援国君的人。"大家说："支持。"大尹也宣扬说："戴氏、皇氏想对公室不利，支持我的，不用担心不富。"大家说："你和那些人没有区别。"戴氏、皇氏准备攻打国君启，乐得说："不能那样做。大尹因为欺凌国君而有罪，我们进攻国君，罪过就更大了。"派国人加罪于大尹，大尹事奉着启逃往楚国，于是立了得为国君。司城任上卿，盟誓道："三族共同执政，不要彼此危害。"

26.3　卫出公自城钼使以弓问子赣①，且曰："吾其入乎？"子赣稽首受弓，对曰："臣不识也②。"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孙于陈③，甯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④。献公孙于齐⑤，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⑥。今君再在孙矣⑦，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⑧，则赐不识所由入也⑨。《诗》曰：'无竞

惟人，四方其顺之[10]。’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11]？”

【注释】

①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问，赠送。子赣，子贡。按，出公想请求子贡帮他复国。

②不识：不知道能否回国。

③昔成公孙于陈：僖公二十八年，卫成公奔楚，后来又逃往陈国。孙，通“逊”，逃亡。

④甯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此盟在僖公二十八年。

⑤献公孙于齐：襄公十四年，卫献公被孙林父和甯惠子驱逐，奔齐。

⑥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襄公二十五年，甯惠子之子甯喜在夷仪见卫献公，商议使其返国，二十六年卫献公回国。

⑦今君再在孙矣：两次逃亡。哀公十五年逃鲁，今又逃宋。

⑧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献公逃亡，有子鲜、子展跟随在外，助其复国。成公逃亡，甯武、孙庄在国内愿意接纳他回国。现在出公是内无亲信，外无忠臣。

⑨则赐不识所由入也：出公内外无亲，失尽人心，所以子贡不知道出公如何能回国。赐，子贡，端木赐。

⑩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引《诗》见《诗经·周颂·烈文》，意思是得到贤人便会强大，四方都会顺服。无，语气词。竞，强。顺，今作“训”。

⑪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为君的如能任用贤才，四方臣民都会归顺，复国又有何难？出公已失尽人心，难以再回国了。

【译文】

卫出公从城鉏派人带着弓赠送给子赣，并且说：“我能回国吗？”子

赣叩头接受弓，回答说："臣不知道。"私下对使者说："昔日成公避居陈国，甯武子、孙庄子为他在宛濮结盟然后成公回国。献公避居于齐国，子鲜、子展为他在夷仪结盟然后献公回国。现在国君再次避居在外，国内没听说有像跟随献公那样的亲信，在外没听说有像跟随成公那样的卿，那么我就不知道根据什么他能回国。《诗》说：'得到贤人便会强大，四方都会顺服。'如果能得到这样的人，四方臣民都会以他为主宰，回国又有何难？"

二十七年

【传】

27.1 二十七年春[①]，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②]，封于骀上[③]。二月，盟于平阳[④]，三子皆从[⑤]。康子病之[⑥]，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⑦]！"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⑧]。"

【注释】

①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当周贞定王介元年，前468。

②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越王派舌庸聘鲁，并且以霸主身份让鲁国归还所占邾国田地。舌庸，越国大夫。

③封于骀上：商定以骀上作为鲁、邾两国的疆界。骀上，即鲁襄公四年《传》之狐骀，在今山东滕县。

④盟于平阳：鲁、越两国结盟。平阳，古地名。在今山东邹城。

⑤三子皆从：三人都随哀公参加盟会。三子，季康子、叔孙文子、孟武伯。

⑥康子病之：耻于与蛮夷之邦的越国盟誓；且以公、卿与一个大夫结盟，也是耻辱。

⑦若在此，吾不及此夫：子贡善于外交，要是在这里，鲁国便不会处于这种境地。

⑧他日请念：季孙不能重用子贡，临难时才想起他，因此文子说：以后可要记着他。

【译文】

鲁哀公二十七年春，越王派舌庸聘鲁，并且商谈关于邾国田地的事，商定以骀上作为鲁、邾两国的疆界。二月，在平阳结盟，季康子、叔孙文子、孟武伯三人都随哀公参加盟会。季康子对结盟感到不快，谈到子赣，说："他要是在这里，我不会到这地步！"武伯说："是的。为什么不召他来？"季康子说："本来就要召他。"文子说："以后请记着他。"

27.2 夏四月己亥①，季康子卒②。公吊焉，降礼③。

【注释】

①己亥：二十五日。

②季康子卒：季孙肥死。

③公吊焉，降礼：降礼，礼节降等。按，鲁哀公对季孙本已怀恨在心，因此吊丧时礼节降等。

【译文】

夏四月二十五日，季康子死。哀公去吊唁，礼数降等。

27.3 晋荀瑶帅师伐郑①，次于桐丘②。郑驷弘请救于齐③。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④。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⑤。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⑥。以国之多难，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⑦，毋废前劳⑧！"乃救郑。及留舒⑨，违谷七里，谷人不知⑩。及濮⑪，

雨，不涉。子思曰[12]："大国在敝邑之宇下[13]，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14]。"成子衣制、杖戈[15]，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16]。知伯闻之，乃还，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17]。"使谓成子曰："大夫陈子，陈之自出[18]。陈之不祀，郑之罪也[19]，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20]，谓大夫其恤陈乎[21]？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22]？"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23]，知伯其能久乎[24]！"中行文子告成子曰[25]："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则可尽也[26]。"成子曰："寡君命恒曰：'无及寡，无畏众[27]。'虽过千乘，敢辟之乎[28]？将以子之命告寡君[29]。"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30]。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31]。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32]！"

【注释】

①荀瑶：智襄子。

②桐丘：古地名。在今河南扶沟西。

③驷弘：郑国大夫驷歂之子，字子般。

④陈成子属孤子三日朝：让遗孤三日内朝见国君。属，集合。孤子，阵亡将领的遗孤。

⑤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以一乘车两匹马再加城邑五座封赏遗孤，以激励他们作战。乘车，战车一辆。

⑥隰之役，而父死焉：隰之役在哀公二十三年，颜涿聚，即颜庚战死。

⑦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车而朝：国君以城邑封赏你，你应驾着车去朝见谢恩。

⑧毋废前劳：不可废弃先父的功劳。

⑨留舒：齐国地名，在今山东东阿东北。

⑩违谷七里，谷人不知：齐军行军整肃诡秘，过谷境而谷人毫无知

觉。违，距离。谷，古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⑪濮：濮水，在今河南滑县与延津。

⑫子思：郑国子产之子国参。他与驷弘一同前往齐国求救兵。

⑬大国在敝邑之宇下：晋国已兵临城下。

⑭今师不行，恐无及也：齐军不肯渡河，只怕救援不及。

⑮制：雨衣。杖戈：拄着戈。

⑯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陈成子亲自督促齐军前进，凡是踌躇不前的，亲自用鞭策之使前。

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只伐郑，不与齐国为敌。

⑱大夫陈子，陈之自出：陈氏本是陈国公室贵族，庄公二十二年陈完出逃齐国，这是齐国陈氏之祖。

⑲陈之不祀，郑之罪也：哀公十七年楚国灭亡陈国，不是郑国之罪。这里意在挑拨陈氏与郑国的关系。

⑳察陈衷焉：了解陈国被灭的实情。

㉑其恤陈乎：希望陈成子能体恤陈国的被灭。

㉒若利本之颠，瑶何有焉：如果陈成子不体恤陈国的被灭，与我荀瑶并无关系。利本之颠，以陈国的颠覆为利。本，指陈国。

㉓多陵人：欺人太甚。不在：不会长久。

㉔知伯其能久乎：预言智氏不能长久。其，岂能，难道。

㉕中行文子：晋国荀寅。此时逃亡在齐国。

㉖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晋军将以轻装战车攻击齐军阵门，可能尽歼齐军。厌，压。

㉗无及寡，无畏众：不攻击零星的士卒，也不畏惧敌军众多。及，攻击。

㉘虽过千乘，敢辟之乎：晋军轻车虽有千乘之众，齐军也不回避、害怕。

㉙将以子之命告寡君：陈成子怀疑荀寅有为晋国而威吓齐国之心，所以这样说。

㉚吾乃今知所以亡：现在才知道自己何以会逃亡。

㉛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有才智的人行事，都应考虑到事情的开始、发展和结局，然后才行动。始、衷、终，开始、中间、结局。

㉜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后悔自己无知，不了解成子之心，贸然进言。

【译文】

晋国荀瑶领兵攻打郑国，驻扎在桐丘。郑国驷弘到齐国求救。齐国军队将要出发，陈成子召集阵亡将士的孩子，分三天朝见。设置了一辆车两匹马，再加城邑五座作封赏。召见颜涿聚的儿子晋，说："隰地战役，你父亲战死。由于国家多难，没有抚恤你。现在国君命令把这座城邑封赏你，你应驾车去朝见，不要废弃你父亲的勋劳！"于是出兵救援郑国。到达留舒，离谷地七里，谷地人还不知道。到达濮水，下雨，军队不愿意渡河。子思说："晋国的人马就在敝邑的屋檐底下了，所以告急。现在军队不前进，恐怕来不及了。"陈成子穿着雨衣，拄着戈，站在山坡上，马不行的，就拉它或是鞭打它。知伯听说了，便收兵而回，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但没占卜和齐国作战。"派人对陈成子说："大夫陈氏是从陈国分支出来的。陈国被灭，是郑国的罪过。所以我们国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亡的原因，请问您体恤陈国的被灭吗？要是您觉得宗国覆亡对您有利，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陈成子发怒说："经常欺凌别人的都不能长久，知伯难道能够长久吗？"中行文子告诉陈成子说："有人从晋军来告诉我，晋军打算用千辆轻车，迫近攻击齐军的营门，就可全歼齐军了。"陈成子说："我们国君命令我说：'不要追赶零散的兵士，不要害怕人马众多的。'即便超过一千辆车，我岂敢退避？我将把您的话报告我们国君。"中行文子说："我现在才明白自己所以流亡的原因。君子谋划一件事，对开始、中间、结局都要考虑周详，然后再报告。现在我对这三个环节都不知道就报告了，不也就很难了吗？"

27.4 公患三桓之侈也[1]，欲以诸侯去之[2]。三桓亦患公之妄也[3]，故君臣多间[4]。公游于陵阪[5]，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6]？"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7]。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8]。秋八月甲戌[9]，公如公孙有陉氏[10]。因孙于邾[11]，乃遂如越[12]。国人施公孙有山氏[13]。

【注释】

①侈：盛气凌人。《说文》："侈，掩胁也。"段玉裁《注》云："掩者，掩盖其上；胁者，胁制其旁。凡自多以陵人曰侈，此侈之本义也。"

②欲以诸侯去之：三桓强大，无视公室，哀公对其意见很大，亦恐被杀或被逐，故想借诸侯军队驱逐三桓。

③妄：狂妄昏乱，胡作非为。

④间：矛盾，嫌隙。

⑤陵阪：古地名。在曲阜城东北黄帝陵附近。

⑥及死：好死，寿终正寝。

⑦三问，卒辞不对：孟武伯不回答。

⑧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当时越国强大，俨然为霸主。

⑨甲戌：初一。

⑩有陉氏：有山氏。

⑪因孙于邾：被三桓所迫，鲁哀公先躲进公孙有山氏家，然后逃亡邾国。

⑫遂如越：哀公最后逃亡越国。哀公十六年，子贡曾预言哀公将不没于鲁国，现在果真如此。

⑬国人施公孙：因哀公从有山氏家出走，国人拘捕了公孙有山氏。施，拘捕。

【译文】

鲁哀公忧虑三桓的专横，想借助诸侯的力量除去他们。三桓也担心哀公胡作非为，因此君臣之间有很多隔阂。哀公在陵阪游玩，在孟氏之衢遇到孟武伯，说：“我有件事要向你请教，我能有好死吗?”孟武伯回答说：“下臣无法知道。”问了三次，孟武伯始终辞谢不答。哀公想请越国来进攻鲁国而除去三桓。秋八月初一，哀公到公孙有山氏处。因此而逃亡于邾国，接着就去了越国。国人拘捕了公孙有山氏。

27.5 悼之四年①，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②。”乃先保南里以待之③。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④。郑人俘酅魁垒⑤，赂之以知政⑥，闭其口而死⑦。将门⑧，知伯谓赵孟⑨：“入之⑩。”对曰：“主在此⑪。”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⑫?”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⑬!”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⑭。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⑮。

【注释】

①悼之四年：悼，鲁悼公，哀公之子，名宁。哀公出国，鲁国人立他为君。按，鲁悼公四年为前463年，《左传》编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止，这里附悼公四年后事。

②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驷弘表示愿意屈服，使晋军退兵。下之，表示妥协。行，撤退。

③乃先保南里以待之：驷弘先据守南里，以等待晋军。保，据守。南里，郑国都城外地方。

④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晋军进入南里，郑军且战且退，晋军逼近桔柣之门。桔柣之门，郑国城门。

⑤鄦(xī)魁垒:晋国军士。

⑥赂之以知政:许以卿的地位,让鄦魁垒投降。

⑦闭其口而死:鄦魁垒不答应,郑军塞其口而杀之。

⑧将门:将攻打郑国城门。

⑨赵孟:赵襄子无恤。

⑩入之:荀瑶叫赵孟先攻门。

⑪主在此:赵孟回答,主将在此,何不自己先入? 主,指荀瑶。

⑫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赵襄子本是贱妾的儿子,赵简子废嫡子伯鲁而立他,所以荀瑶讥其貌丑而无勇,何以立为嫡子。恶,貌丑。子,指太子。

⑬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能为社稷忍辱负重,能使赵氏长久不衰,所以立为嫡子。

⑭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jì)知伯,遂丧之:荀瑶轻侮赵无恤,知、赵两家恶感日甚,知伯于是想灭掉赵氏。不悛,不悔改。惎,憎恨。

⑮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鲁悼公十四年(前 453),智伯率领晋国的韩、魏二家围赵襄子于晋阳。韩、魏反而与赵氏联合,杀知伯于晋阳,灭知氏。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势形成。

【译文】

悼公四年,晋国荀瑶带兵包围郑国,还没到,郑国驷弘说:"荀瑶刚愎而争强好胜,我们早些向他表示屈服,他就会退兵了。"于是先在南里设防等候晋军。荀瑶进入南里,攻打桔柣之门。郑国俘获了鄦魁垒,用卿的官职来诱降他,鄦魁垒不答应,郑军塞上其口杀死了他。将要攻打城门,荀瑶告诉赵孟:"你冲进去。"赵孟回答说:"主将您在这里呢。"荀瑶说:"你貌丑而缺乏勇气,怎么会立你为继承人?"赵孟回答说:"因为我能忍受耻辱,也许对赵氏宗族没有危害吧!"荀瑶不知改悔,赵孟由此而怨恨荀瑶,荀瑶便想灭掉赵孟。荀瑶贪婪而刚愎,所以韩氏、魏氏反倒灭亡了他。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已出书目）

诗经
尚书
仪礼
周易
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
孙子兵法
公孙龙子
墨子
晏子春秋
庄子
荀子
列子
鬼谷子
韩非子
商君书
吕氏春秋
淮南子
孔子家语
春秋繁露
新书
法言
抱朴子内篇
颜氏家训
黄帝内经
山海经
左传
战国策
史记
洛阳伽蓝记
贞观政要
大唐西域记
文史通义
楚辞
文心雕龙
搜神记
世说新语
古文观止
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弟子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左传 下
作者=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页数=2427
SS号=13201710
出版日期=2012.10
出版社=北京市：中华书局